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拾叁册目録

師竹堂集三十七卷目録二卷　〔明〕王祖嫡撰　一
青蓮閣集十卷　〔明〕李言恭撰　四〇九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二十四卷　〔明〕費尚伊撰　劉若宰輯　五五一

四庫未收書輯刊

〔明〕王祖嫡撰

師竹堂集三十七卷目錄二卷

明天啟刻本

庚子王師竹先生集序

中陽王庚子胤昌先生以德行文學領袖人倫余偕計時造先生廬承顏接辭有虛往實歸之幸又六年而先生第南宮選庶吉士拜國史余忝先生具員深有蒹葭倚

玉之慚先生所為開余甚至余不能承循則傚出為邊吏學殖日落先生掌握絲綸繪繡衣裳金匱石室之藏埒日星而挾風霜矣生平應酬詩文恒以序楷揭四壁或置方策中不復繕寫草收多逸郎君伯仲猶

草之無何仲季復逸十半伯子裒次垂二十年得其四五付剞劂而以余為先生布衣交委之序蓋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自師保懋經諸大臣坐論代言隆禮典樂燮經修史選士掄才一切文事必以官翰林

者任之而末學固陋為館閣體拾宋儒腐敗之餘唾不中霞誕德請以來反正取材煥然一新迨其流弊雕蟲刻鵠易龍士狗無裨於用先生齊儒道真涵泳聖涯以論撰出入六籍諸子二十一史其據證確其左蓄富其

鍛鍊精其見解超不摸擬前輩而絕
鑊自合不逐趨時好而情事自暢有
冠冕佩玉之度有行雲流水之致
有律呂克諧之韻有雋永不厭之味
古爲大雅今爲大方即其鄉何宗伯
兄弟濟美厥祖馳驅中原莫与方

駕而推遜先生不啻自口出矣讀先生
家庭庸語而知其脩齊之學書疏蔽
杪而知其該博之功至於請復
建文帝名號与
景泰帝兩朝實錄則忠臣孝子人
紀天常世所不敢言者文章莫大乎

是他所敷逸可無論況斌之有是集乎
聞嘗觀之前代与先生同姓三人仲任
氏曰論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
人摭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
辭連篇章者鴻儒節信氏曰詩賦明
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故溫雅以廣

文興喻以盡意非爲篇饒辯屈蹇
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於
於世也仲淹氏之門人曰萬古爲兆人立
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無所不知
爲富貴無以不極爲庖生先生之人与
文考諸三王而不謬矣余因序集及之

以俟傳先生於儒林文苑者取徵
焉且寔伯子罔極之思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王師竹先生文集序

國家史官無專設而寄其職於翰林會典獨以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自是而上極清華之選至為人主師相天下率以史官起家所係綦重矣

王仲淹云書備帝王之制詩顯興衰之由春秋明邪正之迹三者同出於史遷固以下述作紛紛帝王之道不明天人之意不交制理參而不一陳事亂而無緒執是以程今

之史官如庶子王師竹先生仲淹之傳也不腆下邑距先生居二百里而近不及從遊晩得締姻長公思廷讀先生遺集灑然異之先生文本原六藝囊括百氏古法朝章民

情吏治巨細無所不該盖三史胥具爲其辭體要其指雅馴理有一隆事有端緒可以貫天人可以應帝王書之疏通致遠而不誣詩之溫柔敦厚而不愚春秋之比事屬辭

而不亂殆兼有之斌斌乎文在茲矣奚啻稱良史才而已哉仲淹又言文士之行可見或傲而不謹或冶而不典或急以怨或怪以怒或碎或誕或淫或繁或捷或虛而定其

人爲小人爲狷爲狂爲纖爲夸爲鄙爲貪爲淺爲詭盖近世號文人者按其言而核之多不免此先生爲人少思寡欲不爲誇衍不就利不爲害清而無介直而無執太和爲

之表至心爲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内不失眞外不殊俗悉與仲淹論合是以湛爲道德浮爲英華左右風雅鼓吹休明如是今仲淹而在見先生集若爲評目其所稱顔延之王僉任昉之文約以則有君子心以彼六代世衰道喪姑取節焉耳寧足與先生絜短長乎仲淹遭隋季道不施用獨遺文至今爲儒林傳誦先生生右文崇儒之代不得爲人主師相天下如諸史官以功名顯乃其撰著雖仲淹何以加承學之士如欲論世知人斯集固尚友之資也

天啓壬戌孟冬之朔

賜進士第太常寺少卿前禮兵兩科都給事中漢東後學

楊漣頓首撰

卷之一

賦一首
太華賦
頌四首
萬曆紀元頌　河平頌
壽宮頌　修省頌
箴一首
儲帷勸講箴
應　制銘五十六首
太極硯銘　卦硯銘
月硯銘二首　琴硯銘
鼇磯硯銘　鼎硯銘四首
鐘硯銘四首　圓硯銘三首
方硯銘四首　玉硯銘二首
硯銘二十八首　琴銘四首
銀印色池銘

卷之二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人日同劉子良館丈入直因往西苑觀鰲山
恭紀
玄兔詩應　制　玉河氷泮
觀歙龍圖
虜王貢馬恭賦　聖德無外詩
出京夜過蘆溝
同李惟賢大參遊天池紀事
宿圓通寺
羅近溪先生邀游從姑山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風雨大作
遊崆同山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仙關
遇真宮張三丰舊隱處也
邯鄲蕭使君邀飲叢臺
辛巳除夕書懷
送張敬菴侍御之南京畿
梔花嶺為太宰楊公題
初夏即事
送黃思軒年丈　冊封蜀藩
宗伯沈龍江館丈見示先公画竹命題其上

初度日老毋寄扇感賦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大史祖也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除夕書懷　望雨
贈唐活溪年丈擢兖州貳守
放生
送熊陸海館丈謫江西閫幕
七夕　有感擬古三首
已丑元日紀事
慈壽寺與別山禅師話六祖事

生日先阡感懷三首
病　病起出郭
雨中同何仙室丈人周右梅年丈陪趙儕鶴
司理泛舟至釣魚臺
與何啟圖遊靈谷寺
予與啟圖避暑南城樓田子秇貽以雙鴛雛
畜之池中次日啟圖以詩示予率爾奉和
何啟圖宗伯遊太和有贈
王烈婦詩　秋雨識感
山中書所見　田家

送馮琢菴館丈奉　使代藩便歸壽太毋太
夫人
卷之三
七言古詩三十三首
大閱歌　謁　陵篇
駕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念黄河時有衝决
諭輔臣悉心經理仍　命作詩紀之代
恭題　成祖御馬應　制三首
龍駒　棗騮
赤兎　一

奉　詔入直史館恭紀
遼陽大捷　聖諭指授成功　賜文綺白金
紀恩代
進講大寶箴擬栢梁體
元夕同趙滇南館丈李秀巖環衛芧平仲朱
汝修二山人集憲副劉仲脩宅觀燈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丈暨劉玄子進士盛泰
甫山人小集
長安宮人行
三月朔閣試畢同王環伊館丈出憇右闕門

會許純吾侍御邀飲張中貴水亭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蕭鶴泉道人
手談
贈李大將軍惟寅
送大冢宰汝泉趙公之留都
抵汴諸愛所中丞趙用吾侍御招飲憶早渡
河風濤之險有作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賦此
曹葯溪中丞見訪同上江滸坐琵琶亭慨然
有作

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錦繡橋贈別慧上人
訪張洪陽先生留飲別墅桂甚巨先人手植
公生予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富春釣臺
訪張伯起幼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贈張將軍　宿碧雲洞
回山王母宮
送憲伯楚石陳公入賀　萬壽便歸省覲
畢從周贈予日本小刀子詩以謝之
題呂布射戟圖　送岳將軍之遼左
元宵有感　楊花篇
種竹　海雲堂東麓招焦處士
卷之四
七言古詩十一首
寄衣曲　妾命好
城南老父行　送王生之遼左
新正書所見
子秋索新茶以所攜虎丘並中泠餉之
中秋獨坐感懷　非賊婦

九日登南城樓
為傅司野吏部題萬竹草堂
同宗伯何啟圖郡伯沈星吾泛舟瀰河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陪　駕恭祀　長陵
陪　駕恭祀　永陵
陪　駕恭祀　昭陵
扈　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駕幸西壇　孝懿莊皇后挽歌
大行　莊皇帝挽詩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
真定登大佛閣　登崆峒山
希夷峽　宿張超谷
由千尺㠉至南峯絶頂
還家　送畢從周歸休寧
大龜山對月歌楚詞山鬼篇
贈別陸浚川陸與予同游南雍玆以考功郎
　謫倅黄州
金谿道中見梅東王敬甫館丈
阻風泊蘄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武陽驛遇鄧定宇館丈夜話
訪王百穀半偈齋　郭龍渠中丞招飲
無錫舟中遇吳子道時與趙汝師　召用命
　下
雷幕塘侍御以詩招遊焦山倚韻奉荅
金山　得曾將軍子澄書
賢首山房夜雨　種竹
普濟寺次荆川先生韻
深山夜行　山中夜坐
聞砧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龍華泉　重過龍旋寺
謝何啟圖宗伯恵菊
南陽道中　宿白馬寺
早行江渚待渡　新野道中感懐
送唐抑所館丈冊封鄭藩
送公東塘館丈謫澤州
壽盛母八十
送莊梅谷太史奉　使闗西
夏日訪桂菴上人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送劉書川尚寶謫守興國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　召忌者中之謫
　晋藩幕賦贈
送陳別駕之信陽　送鄉人南還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悽然荅謝
蟋蟀　中秋陰雨
苦雨
五言排律十二首
頒曆

郊壇扈 駕 賜觀齋宮温室 賜金椰瓢
銀八寶紀 恩代中堂作
陪祀 帝王廟有作
益王燕勞應教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進春侍班有述
送潘少泉使君遷留都少尹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筵地近龍旋龍華諸
名勝僧苦邀不往閒携有侍兒作此嘲之
亡女生日 送葉棠山之官棗陽

贈趙生會舉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一百九首

元日早朝 慶成宴恭紀
萬壽節習儀朝天宮
承天門候 駕 九日鞏華城候 駕
扈從曉發夜宿山中
駕幸西苑觀穫恭紀
冬至 駕出南郊 雪霽早朝
待漏閣試
象 賜御筆大書紀 恩閣試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 上起立以聽代
上林紅杏雙燕應 制
黃鸚鵡應 制
恭題 宣廟御筆花驄應 制
恭題商喜紫騮馬應 制
題四季耍孩兒應 制
瀛洲亭古栢閣試
二月聞漕舟已過洪入閘
送蕭乾菴年兄奉 使琉球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修分韻
得童字
送吳惺初侍御出按山東
楊方湖侍御按我兩河既督 昭陵工竣陞
海道憲副駐節登州賦此贈別
中秋對月懷趙定宇吳復菴二館丈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登鞏華城樓有懷世昌弟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
齋李夢池劉衡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乙亥除夕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覲
暮秋同龔美諸君宴王氏山亭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送陳侍御督鹺兩淮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南
潼關阻雨盛敏林館丈邀登城樓
渡河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予登
睥睨時陳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
君俱同鄉同年
段太尉祠　驪山懷古
溫泉　乾陵
邠州大佛洞　浩文川中丞招飲貢院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卧龍岡謁諸葛武侯祠
太和絶頂　鄭明府邀遊少林寺
陽羅驛寄張子蓋館丈
富口甘將軍廟　仲冬望夕黄龍洲對月
賈孝徵侍御崔獻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渡江駐滕王閣曹荔溪中丞自德化馳來過
訪適夜分矣識感
南昌館滕王閣師同甫李惟賢二大叅見過
倚檻臨江
同朱雲岳僉憲登麻姑山
東鄉道中
桐廬大雪遇傅慎所侍御戍回舟中夜話
同陸敬承太史謁瀫陽先生靈洞山房
同大司馬嵎崍張公謁岳墳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夕次馬思愚韻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人日小亭黄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
夜分月出得清字
元夕大雪張燈集佼奉何仙室夫人夜宴分
得擅字
春雪簡何啟圖

送宋遜菴補守福州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倡首句因與戴肩吾
程士元諸子共集成之
送林使君守汝南　五日感懷
壽世昌弟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送秦杜村兵憲川中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母
過大王冲　送張涵溟司理汝南
春日侍何丈仙室遊豐泰菴
遊黑龍池值雨

送虞部郎牛唐蘿致政南還
失鶴　無題
贈醫士無錫陳生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送洪穆菴謫倅大同
夏日同李仁卿鄒伯田子秋郡博遊何啟圖
宗伯園池次韻
壽宮保春陵王大司馬
山居漫興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田子秋有贈次韻志

感
子秋改學宮西池為大夫湖語具敘中文甚
工而事甚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泛舟　湖上夜歸呈李郡侯
暮秋啟圖學士招凌波館賞菊
壽璽壁侯太夫人
史館辨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庚申先塋除夕　清明遊西山出郭即事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鎮
中秋邀郡守玻顧張公遊賢隱山寺

詠簷前鐵馬　秋夜
秋懷　劉仲修觀察六十
燕子磯關侯廟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
察韻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韶周子春何啟
圖王拱之集周仲謨宅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
元日臨洺道中
亡室久不克葬辱啟圖丈極力物色得佳壤

馬感激之至情見乎辭

卷之六
七言排律四首
禁中春雨應　制　賜藕餅恭紀代
除夕湖上夜歸　壽仙室何丈六十
七言絕句五十八首
大閱詩十二章應　制
元日　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四首
雲臺峯道人留飲　宿太華絕頂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清明詞二首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
翁紀榮識別五首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同馮正伯集顧與睿第三首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館中詠鶴　楊孝子廬墓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遠謫
五言絕句九首
宿紫霄宮四首
何啟圖許大魚不至走筆促之四首
為李將軍題畫
詞四十二首
奉　旨擬撰詞曲
日　月
風　雲
雪　霜
春　夏
秋　冬

山　水
仁　義
禮　智
孝　弟
忠　信
琴　碁
書　畫
硯　筆
墨　劍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

元輔郭公為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因如
其韻和之
秋夜聽雨
贊七首
張陽和像贊　田子藝像贊
盛泰甫像贊　顏陋菴太醫像贊
畢從周像贊　自像贊
三節贊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一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二

卷之七

序十首
武舉錄序　貴州鄉試錄序代
贈大宗伯宫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金輿山房藁序代　貽安堂集序代
送宮詹瀫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贈太史含虛范先生之山東方伯序
贈大中丞沖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贈周帶川膺功晋秩序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太捷序

卷之八

序十四首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贈敬菴李公祖總憲關内序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贈紉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贈朱蘭室鄉大夫擢守南康序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送迴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送闇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卷之九
序十七首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
孫子註疏序　重刻稽古緒論序代
古今醫統序　刻太上感應篇序
叢疑子夕螢錄序　學圃萱蘇序
童訓序　書跡叢杪序
家庭庸言序　空華錄序
夢占類考序
重刻河南戊午叙齒錄後序
恩榮異數錄　哀榮錄後序
敬思錄序
卷之十
序十三首
贈郡侯玻顒張公上績殊嘉叙
贈郡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贈桂亭綦公首薦序
贈王太初兩臺交薦序
賀鑑峯尢郡侯兩臺交獎序
贈約齋衛先生兩院交獎序
賀田子藝旌薦序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賀坡翁何丈寵錫崇階序
賀　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送北泉趙翁榮還　崇國序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卷之十一
序十二首
送劉石孔之略陽序
贈吳瑞穀司訓應天序
贈張柳池署新城教事序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送程玉峯還新安序
送太湖鄒山人還吳門序
送閔山人南還序　贈盛泰甫序
贈王蘆岡篤行序　李氏一門三節序

卷之十二

序十三首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代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八十壽序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陸先生七十壽序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壽水陽亢老師序　仙室何丈壽序
蔣翁八十壽序　左山趙翁壽序

卷之十三

序十三首

田子秋六秩壽序　壽楊翁赤壇序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劉母詹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祁太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舒太夫人八十壽序
壽焦母八十五序　壽朱母九十序
壽家姊方淑人序　賀伍年伯夫婦並壽序
誥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太淑人王母劉氏壽序

卷之十四

序四首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誥封侯母朱太夫人壽序
劉母王氏榮壽序　壽新安吳母序

記三首

遊華山記　遊汝州崆峒山記
雲夢山水簾洞記

卷之十五

記八首
遊嵩山少林寺記　嵩陽宮記
玉人峯記　黄蓋峯中嶽廟記
遊太和山記　遊從姑山記
遊麻姑山記　遊靈洞山房記
卷之十六
記十一首
遊西湖記二首　遊燕子磯記
山陵扈從記　通政司題名記
瑞燭記　奇石記

丘園記　浮玉亭記
延綠軒記　錦湖記
卷之十七
記十首
北嶽恒山廟碑記代
明因寺碑記　宋楊將軍祠碑記
固始令孟公生祠碑記
晋川劉公去思碑記
新建巡漕察院記　新建興安州城碑記
順德府修城記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襄陽縣重修儒學記
卷之十八
記五首
栢鄉縣學田記代　盧氏縣均田記
固始縣重修春河橋記
羅山李侯救荒記　義會記
紀四首
司馬張公戡定武林民變紀
司馬張公戡定浙鎮兵變紀
紀李翁事　紀夢

卷之十九
傳六首
清白吏劉先生傳　李中丞傳
蕭中丞傳　孟起巖先生傳
烈婦傳　漫記
節婦胡氏傳
卷之二十
傳二首
任母聶孺人傳　汪母鄭夫人傳
行狀三首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

先生行狀

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明廣威將軍竹里府君行狀

卷之二十一

行狀二首

誥封太恭人亡母袁氏行狀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墓誌銘二首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邽野孫公暨配孺人

趙氏合葬墓誌銘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七首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中公墓誌銘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明宕渠張先生墓誌銘

明內江張隱君墓誌銘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八首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

氏合葬墓誌銘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

墓誌銘

明居野王翁暨配孺人朱氏李氏合葬墓誌

銘

明勑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表七首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

表

明戶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叅議村南冉公墓表

明勑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崔公墓表
明南岡李翁墓表
明勑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
氏墓表
明孺人楊氏墓表

卷之二十五
墓表四首
明烈婦汪氏墓表　明孺人童氏墓表
明令人陸氏墓表　亡女王氏墓表

誄二首

王元美先生誄　王敬美先生誄

祭文十首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諡恭靖朱葵亭
祭誥封少師張公　祭張江陵相公代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同館公祭贈太保諡文簡豫所呂老師
又代
祭贈少保諡文莊乾菴馬老師
祭龍山董給諫　祭李遵石給諫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卷之二十六
祭文二十四首
祭大司馬居来張公
祭大中丞近淮董公
祭和石王學憲　祭官諭張子蓋年兄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公祭少司寇朱東源老師
祭贈禮部尚書謚文 丁后溪老師
祭亢水陽老師　祭王清泉年伯
祭孟我疆年兄　祭諸曙海工部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丈
祭都閫程松泉姨丈
祭　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祭　崇內輔趙北泉
祭孝廉胡莘野　祭孝廉段至菴
祭業師馬南村　祭處士胡仁軒
祭賴懷山高士　祭椿菴上人
祭畏菴上人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告墓
禫服祭太恭人

卷之二十七
祭文二十首
祭郭相公太夫人
祭 誥封一品太夫人張毋陶氏
祭 誥封太淑人董毋老夫人
祭 誥封淑人外大毋丁氏暨孝廉述山舅
氏
祭 誥封劉毋唐氏
祭 誥封宜人何毋髙氏
祭 誥封恭人師毋方氏

祭 勑贈孺人馬老夫人楊氏
祭 誥封太恭人陸毋
祭 誥封淑人舅毋何氏
祭 勑封孺人髙氏
祭 誥封太淑人董伯毋劉氏
祭待贈王毋楊氏 祭張毋胡氏
祭表毋劉氏暨茂才廣哥
同毋舅祭胡姨文
祭節婦曾毋祝氏 祭節婦孟大嬸鄭氏
祭陳毋程氏 祭同館劉年嫂

卷之二十八
策二道
武舉程策二道
論四首
人君無所不謹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陰德論
卷之二十九
辯一首
月令辯

說二首
鈌陋說 如保赤子說送門人為令
奏疏五道
論華除附錄疏 亢旱陳言疏
擬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乞休疏 請告疏
卷之三十
表三首
擬 登極賀表 進 世宗皇帝實錄表
擬 上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因 念黃河

時有衡决屬輔臣及時經理仍 命作詩
紀之謝表
致語一首
擬 萬壽聖節請 兩宮聖母宴 致語
露布一首
擬平嶺賊露布
啟十四首
請丁后溪館師 請楊虞坡冢宰代
賀吴環洲督府 請高宗伯館師
請趙瀫陽老師 請丁后翁館師

請同館前輩
請餞陳楚石年丈入賀 萬壽
請王四槐年丈
南城樓新修請王四槐憲副
請陳楚石年丈 請顏嶧皐憲副
請鄭聚井太守 中秋請沈郡伯
卷之三十一
尺牘十二首
上郡守徐公二首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

與大梁道劉公 與撫院裹洪溪
與賑院鍾公 與裹中丞
上史府尊 與王春陵大司馬
與洪肖泉年丈 與撫院裹洪溪
與沈龍江宗伯
卷之三十二
尺牘二十首
與王鳳洲十一首 與王麟洲三首
荅王元馭宫詹二首
上王荊石相公 荅荊石相公二首

荅王龍滙大叅
卷之三十三
尺牘十九首
上亢水陽宗師 與史惺堂太守
荅張崌崍中丞四首
與曽子澄將軍二首
與福州李司理 與李遵石
荅李本寧太史二首
與張陽和三首 與皇甫百泉
與畢松坡大司農 與王百穀

與王育泉
卷之三十四
尺牘二十八首
與馮文㫤年丈　荅李少庄太史
與王鑑川大司馬　與周樂軒年丈
與陳光州雲浦　與陳侍御
與熊陸海館丈　與周中丞
與張玻顒太守　與徐孺東年丈
與羅山劉龍翁太守
與楊少江游擊　與田子藝

與西亭宗正　與孟豐麓中丞
與李霖寰　荅龍貞伯二首
與張周田中丞　與趙儕鶴司理
荅其中丞　與其掌科
荅趙定宇　與曹近陽年丈
與唐凝菴　荅劉復齋館丈
與吴復菴　與戚南塘
卷之三十五
尺牘十七首
與王四梘年丈　荅范鴻泉

荅周新銘　荅王太初朗陵令
與陳芝田年丈　與趙見田年丈
荅何錫川　與畢鍾雲
與閩州士夫辭奠　與張伯起
與張幼于　與馮開之
荅于穀峯太史　與鄧定宇年兄
與蹇理菴憲副　為諸生求解兩院
荅李太承
跋七首
題薛寬私錄後　讀陳侍御疏

蕺抄附餘跋　書虎鈐經後
先將軍遺墨跋　師竹堂記跋
刻金剛經跋
卷之三十六
奉　旨擬撰對聯二百七十七對
卷之三十七
報慶紀行一首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二

師竹堂集卷之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賦一首

太華賦 有序

往有胡僧遍遊海外歷閱區中曁過太華膜拜唄贊久而不去以為名山勝此者高此者廣此者幽此者脩此者深而邃者險而恠者多矣若夫四面神削一霤鬼鑿幻晴空之芙蓉雄天都之雉堞雖在塵寰寔標僊府未有玆山之儷者也余夙攖疢疢雅慕冲虛猥以使節之暇獲恣探討宿最高之

危峯窮無盡之大界未嘗不懊然自失疑蕉鹿柯蟻非真境也及瞑目遐思又復歷歷知非夢遊輒作賦一首私紀其蹟嗚呼斯地斯攬亘古大觀即長卿神化子雲玄奇殫楮腐毫亦莫能狀矧寡陋蕪俚如余者寧不溷太灝之純素資文士之軒渠乎雖然昔賢所賦侈張靡麗實以辭掩余則局促摸擬如惡書臨榻庸繪肖貌彷彿其似而已金天正直庶幾免綺語之訾云爾

槃穹窿之崇顯迫磅礴之圠坱剖洪濛而亡垠別分野而應象眷西顧以誕載睠上公而輔相灝素凝結位寘兌方天漢下傾星宿濫觴湍潮汎涌浩浩湯湯壅閼浤洄潰溢軼防馮夷懍讋馳訴帝傍爰命巨靈東劈首陽屓屭崛崎嵻緣特峙巇嶭崚嶒去天而咫列弁嶂之危垣聳玄霄之堅壘五岳居首三條處中四面成削一線僅通矗凌空之冰梯駕憑虛之彩虹心屢回而惝惝目幾眩而矇矇維決吻攀注霤升曾井窺天竇躡霧穿雲依巖旁岫狀引壁之蝸牛肖登木之鼯鼬撞窮峽既仄徑孤懸澗不盈尺修逦竟阡若鼻齅物如耳屬垣面挨彌高之絕巘趾臨不測之深淵鳥戢羽而畏奮猿斂臂而不前重足次且側身

彳亍纚挽去幘縫偏東褰蹈滑苔而重藺捫巇坎而癉瘃犂溝峪岈車箱踏蹙砭已盡而忽連括將夷而猶屬忪峻眷兮蒼龍迴俥翺兮寘鴻麃赤城之石橋跨碧落之僊蝀碧嶭盤紆巑岏巉嵯鼓調調之天籟御泠泠之罡風美珠簾之濺瀑把玉井之芙蓉顛邇松檜崖躋日月掌壁凝膏盆池澄碧丹竈未熠瓊漿尚潗聯霞洞之滴乳踐雲軿之新轍現叔卿於杪樹醒圖南於鑿穴發清嘯於幽篁度流鈴於穠樾隆崇崋崒厥唯南峯隱蔽光互呼吸天通縱覽塵界蒼蒼濛濛宇宙不盡心目未窮判睧岐梁嵴澠漢隴聚兮

培塿散兮蠛蠓嘅陵谷之變遷終峯巒之揖拱叐叐
睥睥熠熠煌煌歘翻銀濤倏射金光電掣莫竟蛇行
靡常蜿蜒透迤何物爾長絙黃河與清渭羼晴旭而
波揚錯愕疑夢駭忭欲狂遡十洲之曠邈隘六合而
翺翔至若東睎扶桑西睨昧谷海沸金烏崦田玉兔
擅大觀而鮮儔殫群山而稱獨時乎鸞旌鶴馭金支
翠旂異香馥郁靈光陸離青童前導玉女後隨纖嫋
窈窕婉孌旖旎昇岩遵麓逴逴見之遙瞻禮而傾矚
兮林閒靜而掝掝羌低佪而於邑兮裛鬱陶而覛覛
冀恬澹而寡營兮抱一以畜契冥筌而翛舉兮守默

以適覥弱水之淼茫兮疇濟慈船覬閬苑之寥廓兮
孰錫琅冊余將采瑤石之九節兮和以灢澤茹冊丘
之三秀兮飡以璚液伐五粒之巨松兮俯拾琥珀憇
長春之石室兮橫吹玉笛碧雲漸合兮遼空暝色美
人延佇兮搖搖心惻于是歙竹几掩紫扃煮白石餌
黃精牖隙暉晃非燐非螢乍遠乍近忽滅忽熒穿薆
薄而無景度銳嶠而有聲峽口吐月冷浸玉京雖踰
望之漸虧顧澄宇之倍明三峯鼎立萬仞屹嶭羊角
直上天柱高擎儼兜鍪之大將凜鬣髯之神兵迅兮
若摶側兮若崩蒸雲滃翳瞥失厥形千崖怒號衆竅
哀鳴泬漻岑寂怔忡靡寧獨爇松火朗誦黃庭瑤階
步虛若有人聽倦而假寐曙色已聆悄然而思肅然
而迈拂讀殘碑披讐遺簡百千萬刼永墳巍峨七十
二君俱抒望款致兩興雲儲禎祛沴㥁膺封秩功崇
祀典諒少昊之下都亶葶收之別館詎埏宇之隩區
寔鍾毓之流衍亟麗則之萎索負幽閟之探篡旣黷
黷以傷別又眇眇而增懸倘遊岱之無期副名山而
未晚亂曰巉巉太華埒崑崙兮磈磈峻嶽駐軒轅兮
二曜迭運為朝昏兮萬象咸羅肆吐吞兮遡哉鰲極
奠乾坤兮蕞爾蟻垤列兒孫兮九關有路達天門兮

八翼罔拆叩帝閽兮援予之手標掌痕兮睎予之鬉
出沐盆兮暍飲沆瀣滌囂煩兮戲擘菡萏挹芬馨兮
調笑巧讙顧鬖媠兮相與目成獨無言兮緣茲一念
復沉淪兮矢潔好修誓偓佺兮再尋白帝問真源兮
葆我靈灝永弗諼兮

頌

萬曆紀元頌有序

臣惟乾坤肇畫二儀攸判大哉至哉之贊雖裝揚
造化之秘然聖人法天之道體元宰物之妙寓于
茲矣惟天作辟綏謐萬方溥始以来羣龍繼統粤

夫義烓黃序造契結繩堯虞膺籙傳禪正始禹湯
迄武寶歷相承如厥形先首成歲基春靡爽靡忒
所以握長人之權以成王燭之泰和也三代旣渝
大法斯泯迨及漢武乃始建元自兹相沿莫之能
易顧務夸詡實或弗然春王之旨無乃舛乎恭惟
我 皇上恭儉中興神明昌阼追思 王几光撫
瑶圖改元萬曆誕布九有猗歟休哉臣伏繹其義
曆以萬計固上昭 玄眷之罔極下示鴻祚之無
窮然兢兢業業允執厥中永綏天祿為億兆主已
溢言表視前代侈心郊畤拊瑞鳳麟不其陋歟臣

幸生極治之期躬聆 御統之制舞蹈懽忭之餘
謹撰頌詞識此曠際弗懃蕪俚自同巷謳瞽箴知
不可乎其辭曰
粤稽古聖代奮兆貞符基景命開泰運體乾元爰建
始示居尊於我 皇至神聖蘊淵微妙篤敬神龍躍
叶上玄膺舜歷受堯禪極覆載稟正朔浹神人遍海
嶽維萬曆與天同天不息曆無窮於我 皇篤聖孝
事 兩宮隆徽號御平臺召輔臣契都俞諮經綸動
簡編親儁彥時洊寒學靡倦仁天浩同春敷徹崖谷
潤槁枯帝眷德錫福萬神受職靈幽賛適流祉爰饋
禧五星順九土釐天保定受百福福之來日不足於
我 皇德業隆畀法地效天崇維萬曆熙皡始環無
端曆無已延玄筭應無疆神明胤永壽昌臣稽首載
忭舞獻頌詞式終古

河平頌有序

臣謹按黃河之水源于絕域自積石入中國至大
坯而逸放神禹治之其害始息自周以降禹跡湮
沒泛溢旁決其變非一 聖朝定鼎幽燕因此之
舊開會通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而四方
朝貢賔客貨物多出於此黃河趨海之勢橫亘其

間小則淤澱大則隨之而去阻絕粮運不獨決南
岸河南被災決北岸山東受害而已前此治河有
聲如宋禮陳瑄徐有貞盛應期徐恪諸臣皆能殫
攄精慮疏濬成功然未久復塞或至衝激繇斯觀
之雖曰人事亦豈非關天道哉我 皇上虔宗祀
朔迪喆考祥蓋六載於兹星辰順軌川嶽效靈九
夷八蠻罔弗向化惟此河患日厪 聖懷爰命臣
工乘時修治未數月而河平焉總理大吏列狀以
上謹按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伯上應天漢夫天
漢寧則河水平斯上下同流之妙也自非我 皇

上聖德通天幽明同賛疇能臻此稽之往牒河清
有頌夫河清雖瑞然輙爾澄澈不數十里靡利于
民靡資于國且以為休烈宣章珍符靈契昭揭簡
策尒告神祇況茲河之平安道順流如砥如矢蒸
黎奠居漕輓通利不有述作曷示康休臣拜手稽
首作頌以獻媿詞義鄙猥不足以揄揚盛美被之
樂章侈諸来代因以見　聖澤汪濊與大河之流
浩浩無窮云爾其詞曰
維茲大河源發崑崙導厥積石駭奔龍門以疏九道
鈎盤鬲津浡潏漩漫激戾襄陵以赴衆壑兼包並吞

禹迄千載遷決靡常以疏以殺為隄為防怒濤驚浪
日衝夜撞財殫力瘁委之朽壤末流横潰孰究濫觴
明資其力易陸以繼匪給蒼生寔供赤縣維茲湯湯
仰厪　宵旰爰命臣工授以膺筴上下志同神人協
賛　上帝鑒臨用溥洪澤九折縈廻循禹故迹節弭
陽侯波停河伯龍馬負圖神龜載畫鼓枻揚舲恬卧
几席吴秔越稻千里舳艫順流終日無俟衣袽萬艘
迅發兩岸歡呼直如竹箭以達上都既盈倉廩亦裕
室廬　聖心豫說纘禹舊功爰嘉底績庸乎司空司
空曰吁寵靈　帝憑　玄貺永錫　天子是膺夙夜
惕厲秉心謙沖嗟此大河浩浩瀰瀰孰究其終孰遡
其始孰怒如丘孰平如砥昔止祛害茲兼受祉維功
之竣輝映前史前史維何平成再奏沉璧與馬厥功
何陋滔滔天漢涓涓星宿永底安流永承　天祐再
拜獻頌　天子萬壽

壽宫頌有序

皇上聖神御極　沖虛思理無離宫別苑之餙聲色
狗馬之娛惟是預營　壽宫恪遵往制寧直達觀
玄攬通知晝夜而一勞永逸不以艱鉅遺後卓哉
聖慮淵且邃矣大小臣工莫不精白殫攄仰承休

德維天啟閟維地獻寶太峪融結寔稱輿區抑且
容邇　昭陵時遊弓劍太卜諏吉司空庀材川陸
奇琛雲屯鱗集子来趨事悅使忘勞工役將竣所
司請　上親閱廼於九月十日　駕發京師先是
雨霰浹旬届期開霽靈曜麗空纖塵祛道駐蹕鞏
華駿奔稜殿　上布袍角帶恭祀　諸陵已乃周
視　壽宫　天顏喜豫六軍萬姓歡呼踴躍遍滿
崖谷誠千載奇覯也臣不佞猥以宫寮濫竽扈
從目覩巨典不勝慶忭之忱輙忘謭陋濡毫作頌
雖蕪俚之詞不足鳴盛美萬一然不敢為子虛烏

有之說徒滋夸詡庶幾竊效華封之祝云爾頌曰
於爍　皇明茂膺篤祜緜慶鍾祥適啟天府勝埒十
洲秀甲三輔天人允協華夷快覩川浮大木巖貢美
碱百靈效職六丁運斧規訖仙都制標閬圃乃列七
萃乃馭六飛士女父老翹幸郊畿瑞煙紫氣瀰布翠
微稜恩虔祀陟降不違展思齋肅廞薦明黼更衣按
轡躬閱吉壤流水澄澈因山塏爽靡陋靡侈是式是
仰　皇情欣暢爰發內帑懸貴逮賤以次受賞煇映
文綺光搖寶鏹長楊駐蹕細柳連營山空月皦林靜
霜清周廬嚴護遠徼先聲戈矛璀璨刁斗和平豎儒

宿衛目炫心傾緬懷邃后曰軒轅氏恭默問道窈冥
致理咸池象德河圖受祉既肇上治復籍仙紀乘龍
御天不囿甲子美哉橋仙但存虛址於萬斯禩儷懿
吾　皇憂勤旰食澹泊垂裳仁敷四海道冠百王豈
曰舉嬴亦戒厚葬穿泉設機奚啻聖狂　天眷純德
貽茲吉祥多男多福愈熾愈昌河山胥久日月並光
壽宮何為　宸居永康小臣攜翰莫罄揄揚　一人
有慶萬壽無疆

修省頌有序

修省之言昉乎孔子觀易象而繫之辭也天威
莫甚於雷洊而震焉恖滋甚矣聖人以徒懼無益
故繼以修省修言舉省言思也能舉能思必敬必
戒何變之不可弭自漢儒創仁愛之說竊有疑焉
人君事天如子事父父母於子過而不責乃苦他
人以愛其子不幾于遷怒也乎漢儒之意蓋以譴
然一體者以感動之而回護微婉默啓兩端可以
感恩亦可以恃愛可以納約亦可以導諛固不若
恐懼修省之一語不惟明喆之后益憂益勤即中
材以下有所憚而不敢肆其詞危其慮遠矣世儒
談災異不出二途有謂適然也者公孫弘餘烈之

對王安石不足畏之說也其失也媚而恣有謂有
心也者劉向洪範之著京房翼奉類應之占也其
失也誣而鑿言人而不言天責已而不責物衆言
淆亂折諸聖矣恭惟　皇上握圖御極十有六年
敬天勤民有如一日任賢勿貳去邪不疑胡越一
家聲教四達信百年未有之盛際也邇者水旱頻
仍公私胥絀大河南北人至相食芻粟之積相繼
焚毀蠲恤之惠屢施哀痛之　詔數下堯舜憂民
禹湯罪已曷以加諸　聖心未已復諭禮官申飭
中外毋競侈靡以長澆漓毋事宴遊以妨職業大

小臣工莫不震讋隕越濯柀圖惟仰副沖懷共回
天意可謂符周人陟降之詩契孔子修省之旨矣
愚生謭陋筆札是司謹攄冊衷用颺　玄德雖蕪
俚之諆不足模至誠惻怛于萬一而垂之来禩俾
遇災者以　聖訓為師庶幾小補云爾頌曰
於赫　上帝大德曰生雨露霜雪同德異名水旱戹
運堯湯不免五季何時禎祥迭見漢儒拘瑣傅會五
行或應或否亦自難明謂天昭昭聖世何懆謂天懵
懵匹婦奚感懵懵昭昭幽遐孰窺易象一語確乎靡
疑惟我　聖皇恭儉致治齊戒神明憂勤惕厲彼蒼

何意祲戾相仍困踣凋瘵穀屢不登吴越齊豫燕薊
秦晉野無完廬溝饒殘殣草塲甫燼運廪復災休明
盛代胡為来哉惟　上悚側責躬罔後曰予不德萬
方曷咎惟予輔弼爰暨庶僚其務精白期共弭消彼
不蔽體吾忍華服彼不糊口吾忍飫腹一人向隅滿
座不歡緊我蒸黎寧不痛痠袪爾紛華損爾遊宴眚
禮蓄樂毋怠毋玩勤爾職業懋爾訏謨敬　天之怒
毋敢馳驅　聖躬兢兢　聖心翼翼　聖訓洋洋敢
不欽式宋景熒惑殷戊祥桑彼且遄假矧我　聖皇
我聞應天匪文以實厥實維何所其無逸民溺已溺
民饑已饑宜幽達隱惟善莫違儉而又儉敬之愈敬
十二聚民講求荒政　父母宗子一氣潛孚如標之
景如鼓之枹獄紀空虛年書大有五嶽無塵八荒同
壽豐凶一節終始一心方寸馭朽跬步臨深勗哉臣
工是遵是廸竊效瞽箴用垂遐逖

箴

儲帷勸講箴

乾坤父母長子曰震毓德青宮開筵　紫禁睿質性
成亦資古訓於維聖功蒙養叢伽正事正言惟兢惟
慎有疑必質有難必問毋曰穆穆而弗酬應業怠則

荒功勤益進蠱志蕩目必絶必擯賢傳聖經是親是
近毋徒憚浹毋工聲韻敬天勤民窒慾懲忿孰為殷
鑒孰為古鏡惟日孳孳心澄志定如井及泉如陟升
峻巍巍靡躋淵淵靡濬嗟予小臣躬逢　昌運竊附
瞽箴仰瀆　睿聽俯採芻蕘比隆堯舜

奉　旨擬撰銘

太極硯銘

胚混凝堅象兩儀先肇一生水玄之又玄

卦硯銘

乾剛坤貞坎潤離明不出戶庭而山澤位列不下几

席而風雷令行

月硯銘

載爾魄韜爾光內涵河山之影外騰奎壁之章

又

初弦厥形惟玄厥精持盈恭默億載貞明

琴硯銘

可阜可解惟爾形兮以治以察飭爾躬兮

鰲磯硯銘

漸漬瀛海琢磨文囿蓬島若礪永祝　萬壽

鼎硯銘

虔其心實其腹道乃全參三才而立之用乃圓正位疑命萬斯年

又

範鼎形作墨海調化筆端熙帝載

又

鉉金玉膏萬方井寒洌澤無疆

又

惟玄惟默象帝之先安汝止永不遷

鐘硯銘

肖形景陽策勳石鄉兩侯翊衛文治永昌

又

叩之鏗鍧而質匪金紫雲神物爰發鯨音

又

執鑄爾形含章可貞以文致平濯濯厥聲

又

坦其中宏叩之斯鳴萬年寶之大鏞不傾

圓硯銘

去觚為圓大樸既還守其太玄而以永年

又

坤轉乾旋用方體圓法天行健于斯萬年

又

象彼太極函三為一其中則虛斧藻萬物

方硯銘

既剛既方無陂無側爰寘座右以比玄德

又

剛方而直溫潤而澤翕受敷施奠安四國

又

堅不磷方不毀文明天下而安厥止

又

正爾德布爾式王道之行無反無側

玉硯銘

追琢其質温潤而栗君子比德

又

知其白守其黒是以為天下式

硯銘

惟玄默静而正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又

其德方其用剛飛紫霧吐玄光萬斯年壽無疆

又

不水而潤不璞而貞不涸不傾以毗我文明

又

墨為食水為液質蒼璧形方尺貯天澤沛萬國

又

澤其外泓其中静其德豐其功

又

大璞既琢含章可貞久于其道天下文明

又

君子慎動而爾静專故壽以世計而善保其天年

又

四方砥平一德堅貞供奉石渠賛我文明

又

龍淵之精實產玄瑛不水而澤以沛甘霖

又

膚寸為雲勺水為雨雲行雨施惠流澤普

又

漱清泉兮含芳稟玉質兮金剛完堅貞之玄德揚藻麗于文章

又

堅法地玄象天斧藻萬物潤澤八埏

又

知剛處柔知白守黒不下几席而四海咸被其澤

又

與墨為入與水為出涅而不緇滿而不溢質爾晦而文愈章體不動而用無方

又

封邑即墨策勳石鄉如礪之誓爾功不忘

又

貞爾質以能守也虗爾腹以能受也不傾不涸其可久也

又

方不割廉不劌光不燿直不肆是為廟堂之器

又

涵月魄隱星文吸靈露起玄雲

又

大成若缺用不竭大盈若沖用不窮含美若空文在
中

又

匪瑜匪瑾不緇不磷秉一德之堅貞漱六藝之芳潤

又

片石注泉玄流洋溢羲畫堯文胥由茲出

又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濁處極靜篤吾觀
其復

又

非月非星象緯著非山非澤地文示非圭非錫民用
利

又

刋山濬川厥功告成帝錫玄圭天下文明

又

抱此大朴坦而中虛漱芳掞藻左右石渠

又

星文炫秀雲根發潤寶而用之玄功默運

又

溫潤而栗堅剛且貞用宣綸綍如玉如金

又

惟虛故受惟靜故久知白而黑君子之守

琴銘

義桐宣響虞絃被歌君臣相悅天地同和

又

法天地象君臣聖以制器養和平禁邪淫吾以思義

又

鼓之和以平聽之肅而敬宣太和之音鳴泰平之盛

又

志在高山盤石永命志在流水河清誕聖斯其為至
樂之感自然之應

銀印色池銘

於戲以爾赤心不奪于紫又油油與偕故貯之金屋
其潤色圖史為纁素光哉

師竹堂集卷之一

師竹堂集卷之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五言古詩

人日同劉子良館丈入直因往西苑觀鰲山恭
紀

人日喜晴和春融太液波小臣叨侍從載筆侍鑾坡
大官給珍饌應候辛盤薦陛楯休禁郎罘罳肅秘殿
歸極下階行徐徐過武英北瞻青瑣闥西出紫金城
容與循河滸萬歲煙嵐嫵小憇中貴家紅梅照幽圃
古栢繞藤蘿虬枝絳柱摩層軒冊掩映危堞翠嵯峩

瀛海石梁起玉蝀金鰲峙畫鷁出長楊遊龍蕩芳芷
南轉迎和門玄修蹟尚存明農西苑靜寀寞欲銷竟
千尺轆轤懸九級浮屠峻天女散花来綺縠俄成陣
幢蓋倒天吴流蘇引鳳雛晴香傳菡萏餘燼煥燿瑜
璀璨奇峰秀寸寸旃檀搆霞彩射青霄虹光移白晝
羽葆集星橋魚龍混夜潮芳英紅半墮嬌蒂翠全飄
霏微蛤粉垂綽約鮫絲轉天開不夜城花滿長春苑
仙掌露華溥霓裳奏廣寒水邊風瑟瑟雲際珮珊珊
隱隱仙韶闋迢迢迴絳節玉堂蓮炬遥金屋蘭膏結
宸遊奉　兩宮樂與萬方同太平今有象嘉瑞兆年
豐堅儒炫偉麗歸来不成寐誰云藜火然但見燈花
墜祈靈漢祀修異術廣陵遊玄霄延寶籙紫籞有冊
丘雖然一粒粟民間珠百斛願以錦繡棚持作光明
燭海上架山来宮中惜露臺深居昭儉德稽首頌康
哉

玄兎詩應　制

聖世昭靈貺衡星降其精佳哉見明眎迥異常毚彩
美鬚疑易潁濃霧先含英漆凝可鑒光墨潤時流津
肅肅齧瑤卉耿耿射金睛德叶慈烏感瑞同蒼璧陳
秖緣餌靈藥豈是染京塵赫赫我　成祖定鼎勞經

營發祥獻此物壯極標奇珍玆圖無乃是恭玩紫氣
盈吾　皇繼熈洽天下臻和平盡去三窟狡蕩蕩敷
堯仁

玉河氷泮

春風融餘氷石橋瓊沫濺矚彼御溝水縈迴自内院
不獨　聖澤邇況乃　恩波遍遠瀉匡廬泉近淨澄
江練宮桃映紅霞隄柳垂金線有時咽不流猶疑戀
宸眷行人聽此聲年華感飛電緬懷溟渤迴朝宗急
如箭浩浩衍　天潢億載壯赤縣

觀欹器圖

有器置清廟詢之欹是名厥安在中正厥覆由滿盈
哲人觀萬變消息胡昭明持滿貴挹損毋與造物爭
損之而又損永固無危傾三復宣尼言朂哉終身行

虜王貢馬恭賦　聖德無外詩

聖皇御宸極文教敷域中所勤匪遠畧秉心恒忡忡
黠哉控弦虜慕義遥求通神駿簡其良貢之甘泉宫
蹄曳瀚海波鳴逐陰山風玉階集雲錦仙仗輝星瞳
帝閱歸天閑宴勞頒且豐陋彼千金求黷哉貳師功
走馬豈攸好所嘉遠人忠青青塞上草来牧嬉兒童
解鞍息戰士四海春融融小臣侍交戟拜舞攄丹衷

頣謹朽索誡　聖德預無窮

出京夜過盧溝

轂直出東觀街　命辭北闕深夜度盧龍高秋水鳴
咽曠野饒悲風寒空浸孤月斷續塞天雁蕭颯霜林
葉漸覺　神京遠重與清渭别嚴程畏簡書不寐感
明發圖報疇短長謀生計巧拙慨焉惟夙盟聾陶寸
腸結

同李惟賢大叅遊天池紀事

生平慕奇攬鳥向希高蹤泊舟潯陽江坐對香鑪峯
晚宿東林寺微悟西来宗侵晨度虎溪一笑憶遠公
不信廬山高但見蒸雲封雲開露浮屠劍插青芙蓉
翛然神已往况與良友同欻練曳我要短衣扶我筇
木末俯飛鳥天際窺冥鴻縱目錦繡澗如入芳菲叢
講經臺崒嵂試心石巃嵸瀑布濺寒沫竹林鳴剛風
躡雲與披霞小憇膝僅容深壑驚雷雨幽澗迷杉松
攀躋人天外出沒虚無中捫蘿至天池依岫疑鬼工
雪消明鐵瓦日麗雄琳宫登眺凌虗閣大界煙濛濛
屈曲度空翠危仄超長虹拜誦御製碑玄蹟垂無窮
遂躡叢清嘯無乃顛仙逢下觀佛手岩玉液流淙淙
覽之鑑毛髮酌之盪心胸深入窮其源乃與天池通

上方雙寳樹直幹摩青銅枝錯舞鸞鳳根古蟠虬龍
挈可四十圍陰可五百弓樹下坐巨石石隙飛泉冲
振衣而濯足慨焉契予衷絶巘訪老衲閉戶萬事慵
拋經忘夏臘合掌藏機鋒予亦悄無語紫色来高春
歸仍凌虗宿月上諸天空清冷不成寐隱隱聞晨鐘
腥穢非所戀筍蕨亦可供終當謝塵鞅蓮社来相從

宿圓通寺

早向天池飯晚投圓通宿門前石耳峯青黛倚天矗
三更吐孤月清輝淨濯木哀猿叫高嶺山鬼嘯幽谷
長廊閴無人霜風戛脩竹掩關剔佛燈自取離騷讀

羅近溪先生邀遊從姑山

仙真傳麻姑何緣復有從既匪列姬侍或當聯伯仲
支派一脉分靈秀両山共乍覩霞彩爛深入嵐光重
蜃氣結樓閣鬼工鑿巖洞舟壑濃樾護翠壁寒潭空
恠石踞猊象危梁駕蝃蝀乘風躋天柱縹緲欲飛動
盱黎二水交閩粤群峯控茫茫鈌陷界擾擾微塵衆
僉歎華表鶴疇跨秦臺鳳悒悵懷碧雲輾轉發清夢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須達不愛金祇陀不愛地金地両不愛移寘弇州第
石是鷲嶺来水自恒河出一區羅萬象別有維摩室

我本丘壑人偶被微官寄不因使槎泛疇獲慈航濟
酌我以醍醐衣我以薜荔還家向人道口作旃檀氣
未須問二洲且歸讀十記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風雨大作

自採虎丘茶来試慧山泉古寺夜雨急石溜清可憐
正涌羡濺濫旁射驚瓦縣遠攬一鑑開就汲亂珠聯
松枝引活火竹院烹寒煙色映金莖露味勝玉井蓮
礿啜塵襟滌再飲沉痾蠲品隲二云舛功德入乃全
使君閱行後張燈列華筵頗為屏絲竹頗為徹肥鮮
漱石吸清泠枕流聽潺湲共酌曹溪水互參趙州禪

遊崆同山

朝發田山阿暮入崆同岑驚雷瀉絕壁萬壑流哀音
靈光盪胞次空翠沾衣襟窅然氣候殊白晝翳寒陰
蕭蕭六月秋披裘尚不禁寘森羅萬象迥無塵俗侵
緬懷神詰后至道咨何深禺湖杳何許廣成難追尋
劃然發長嘯鸞鳳鳴幽林林際見蘿月坐石彈瑤琴
冲舉且勿問所貴愜素心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白日淪西嶺静院肅清樾寒玉烹階渠凝脂薦山蔌
大界無一塵浩浩海天濶相對已忘言至理終歸訥

昏黑未能寢坐看山吐月

仙關

十洲不可到乘風入仙關瑤草夾玉磴幽絕非人間
不用訪丹訣一覽迴朱顏恐已入天上時時顧空山

遇真宮張三丰舊隱處也

平沙植萬松重樓映霜曉登臨懷真仙極目煙雲杳
金門求遺蹤使軺遍海島禺湖恨無窮茫茫望青鳥

邯鄲蕭使君邀飲叢臺

暮秋傷客抱況復臨高臺寒雲漳水合悲風碣石来
孤城奏絃管廢圃空蒿萊今古邯鄲道趙王安在哉

辛巳除夕書懷

久客寡驩悰况復值除夕寒齋對孤燭悽然憶疇昔我本桑韃子棄之從縫掖謁　帝京國游承明偶通籍中秘嫏儲眷東觀備紬繹敢辭頭白誚靡竟汗青績木雞學繕性金馬聊混跡竭来事供奉袠葛已十易毋弟守田廬兒女在疆埸三處千里隔一夜百感積雖于童僕親轉切年華惜髮短笑勞生鐘鳴歎行役永言兹水懷匪直煙霞癖碧山不負吾人各適所適

送張敬菴侍御之南京畿

於皇重根本建業擬鎬京案牘樵棼絲經綸在時英張公瀛海彥循騶儼神明西江與中土攬轡俱澄清潞波春漲穩晝鷁悠悠行回首玉河橋先聲石頭城烏臺太平隄萬樹黃鸝鳴玄湖錦鱗躍鍾阜彩雲生地勝多遠意吏散寡俗營豈直剖積蠹亦以適官情歸来夔龍侶毋但鷹鸇名　聖主銳理道億載翊昇平

桃花嶺為太宰楊公題

桃源非渺茫幽人良有託曼倩豈滑稽規諷寓詼謔海岱鍾元臣玉衡散華灼秉銓叙流品訏謨資商䕶成蹊本無言盈門頌公博閱世玄都觀大隱平津閣恩深雨露偏報重瓊瑤薄碩言一宮府緊且置丘壑功成奉身退先憂而後樂繡嶺蒸紅霞芳尊恣歡酌異種侈綏山仙實結庚索春色九重多何煩問丹藥

初夏即事

時序條代謝風雨歸殘春夏木千章交坐對峯嶙峋永晝敞齋閣陋巷寡車輪况值休沐期時與藥褁親竭来趨供奉何幸逢昌辰覩茲夔龍侶翻憶羲皇人雅抱庸弗渝金馬堪沉淪

送黃思軒年丈　冊封蜀藩

寓内稱隩區信美惟西蜀青城與錦江夢寐空馳逐銀臺承　簡命玉節光林麓陋漢啓侈靡師周敦親睦登高大夫才所至探秘籙無惜郵筒勞遠寄慰幽獨夔州以後詩為君琅琅讀

宗伯沈龍江館丈見示先公畫竹命題其上

沈翁明高士寓竹寄幽獨放筆何其神胸中有全竹虛堂時把翫塵俗滌萬斛明月泛瀟湘清風坐淇澳遺金未必守遺書未必讀直節遺子孫世世求多福者哉宗伯公手澤不忍觸勤之方寸石價重連城玉過里感山陽披圖愴風木那得子猷悰徒增孟宗哭

我有愛竹癖對此不思肉高人不可見竊用以私淑
翁貽甚宏遠頵公紹芳躅相業垂汗青忠貞頌詒穀

初度曰老母寄扇感賦

旅舍值初度妻孥强驩宴念此劬劳辰清淜淜悽歎
忽傳家信至悲感復歡忭長跪問母安寄我一素扇
云母所自持如母享遐算再拜揚仁風恭持時把玩
三年違菽水寸草憶針線徒懃扇枕心忍障汙塵面
古人郄徵辟終身守貧賤絶裾者誰子棄親甘遠宦
沾襟已盈涕浹背時流汗理我舊斑裳歸歟亦未晏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太史祖也

維楚多隩區郢中標玄宅幽籟䕺巖阿雲颷竟晨夕
南臺有仙翁柱下原通籍嚼月彈青萍汲江煮白石
有子旬宣長有孫文章伯庭枝競奇秀並譽連城璧
緬我五華公别歷多惠澤孤雲一縈念簪紱慨焉擲
福逋良遠患號歸聊自適急流為親退兹道難今昔
皤皤南臺翁蚤受玄元策炯炯兩頰丹湛湛雙瞳碧
八十步蹻健林壑遍芒屐四月值初度純陽此顯迹
飛吟過洞庭君山不盈尺雲軿度翠旂星裾集瑤席
郢曲自寡和鈞天詎能繹予從太史後勝會心私懌
登龍信有緣騎牛識豈易冥阨共鄰壤山川壯行役
膏車從翁遊稱觴竊瓊液俯首視煙霞乾坤任闔闢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人世有殊途至教無二理昧者泥其流攻排恣詆毀
卓哉蒲坂豪尋源析諸子静定悟竺乾中正承闕里
書授柱下玄氣識闢門紫過我瑞雲亭亹亹剖真旨
半生醉夢醒一旦膏肓起苟俾大道明何憚俗儒訾
從此兩忘言冥心遡無始

除夕書懷

客舍歲云暮百感生虛堂　帝京饒佳麗信美非吾
鄉兒女隔千里兄弟各一方悽其苜蓿盤冷落屠蘇

觴悵焉寡歡悰寧獨時序傷檢書伴寒燭禮佛焚清
香攬衣步檐楹星河交輝煌爆竹戀殘夜疎鐘趣曙
光迅曜不自由少年安可常豈不慕放達其如思太
康蹉哉穆叔訓永念何時忘

望雨

驅馬郭門外麥隴何芃芃一春苦亢旱四野憂田翁
仰視九霄上赤日行長空我聞仁聖朝甘雨隨和風
豈兹天道舛無乃人事恫吾　皇方側席引咎恒責
躬　渙號頒九衢震懼奔羣工惟此精誠念上與
高旻通玄澤溥八荒潤槁蘇疲癃頵采大田詠特筆

書年豐

贈唐活溪年丈擢兗州貳守

使君守德州千里足恒產膏地多耕牛荒村無吠犬
上績嘉　北闕少府陟東兗民聞　新命下攀卧情
何繾使君語父老辛苦幸自勉吾亦重去汝封壤且
不遠民聞使君言相視悲以泫此時送征車何時覩
郊晃乃知悃愊吏益民良不淺三復德民謠采詩有
深感

徃歲都下鬻蝛至秋始盛今五月已盈肆矣活
烹生噉備極慘毒捕鼃者斷首剥膚猶然跳躍

而田螺每一筐不止萬億南人嗜之價又廉予
每經所謂兵部窪者不忍視也憶通籍時即買
放之玉河蓋是地　禁中人不敢復捕行之十
餘年茲鬖種種重來於心戚戚焉友人多笑予
傖父作此解嘲併告發慈悲念者

天津鐃鈸蝛舳艫輸　神京壟斷亟射利仲夏市已
盈所貴侑觴詠令乃供鑊鐺百千共一釜眷屬同圍
城火熾湯漸沸輾轉復縱横既在覆盆下那有觳觫
聲膏沫甘糜爛螯甲猶支撐惡少喜生啖寧俟梂與
橙郭索氣尚奮咀嚼口已頳哀哉此微物胡嗜如俟
鯖莫謂𡨋蠢軀貪畏寔同情腹苢先朝魁赴海知歷
形外躁中無腸異彼智術傾雖應三辰次難免五鼎
烹垂涎誰見憐不如雀與鼆都人善捕鼃囊筥兢京
鳴剥膚足猶躍斷首目還瞠田螺數千肉僅可供一
羹嗟予煦煦者少苦疾病攖因之信果報戒殺誓神
明平旦屬童子遠近為經營寘爾於何所玉河清且
泓古有放生池咸若　皇仁宏緬思並育理人物苐
異名忍以口腹欲無量受怖驚聞者譏予迂見者啞
予傖卿但用卿法吾自堅吾盟毋為勸學誤庶幾淂
養生

陸海熊子與予同舉進士讀中秘書聲稱籍甚
居無何以飛語謫判浙鹺既量移常德倅復病
失期再謫西江闔幕人無不為熊子屈乃熊子
意泊如也夫逐臣去婦繾眷舊恩不忍觖絕皆
人倫之正聖人所取以風世者于其行賦此贈
之登髙送遠黯然之懷亦畧可見云

南國有佳人傾城擅一顧承恩入掖庭光彩生行路
羊車恥邀幸蛾眉竟先妬捲涕辭上陽躊躕不能去
永念貫魚寵恐暴當熊譽深惟芳華歇敢怨嬋娟誤
有意訴幽懷無金買詞賦　天王自聖明爲哉保貞

愫

七夕

乞巧迷萬刼惜别憐雙星苟非悟幻質誰能恥浮名林静蘐清籟池定涵虚明守拙亦有意何如忘世情

有感擬古三首

徐君穿木拱季子挂劍去地下未必知寸秉良不易人生貴知心未喻蘭與金三復久歎章千載猶沾襟

二

二月桃李花顔色芳且好春暮委泥沙不如陌上草物理有盛衰不怨郎心薄傷哉白頭吟九原如可作

三

士所貴者心而可許人死匪曰自輕生良欲報知己豫讓斬衣時智氏固已矣此義鬼所欽難語兒女子

己丑元日紀事

屠維赤奮若元朔肇孟陬景熈布瑞麗律轉扇和柔何事黄道昳閶闔氛祲拨占候忌正始仁愛示綢繆厥食僅三分纖缺匪全尨維時玉帛集萬國拜 宸旒聖心切震懼警戒懷殷憂避殿不受賀罷已重以周於 皇秉恭儉典謨恒繹紬是宜錫靈貺召異昧厥由顂應固可厭獻諌良足羞蝕寸若可忽安知不如鈎凡事貴謹微滋蔓難圖籌盛滿鑒霜氷逸豫嚴戈矛容光靡遺灼豈無覆盆幽民方苦饑瘼吏復困誅求炯哉有懿訓撫虐成恩讐常使陽明勝務期陰沴消過也天下見更也宇宙昭小臣備史局紀述師前修伐鼓而用幣胡能假以孚泰階調玉燭昌運肇金甌八荒仰離照億載迓 天庥

慈壽寺與别山禪師話六祖事

能師業負薪食力甘養母一聞般若音如撃須彌鼓馳走謁黄梅舂糧不辭苦半偈悟自性衣鉢授五祖曹溪宗派長宏濟涯且溥憐予火宅居慨慕清凉滸

避喧入化城莊嚴目未覩浮屠侵霄漢七寳散花雨大哉 聖母功恒沙擬未數上人契名理掩關揮玉麈香消寂無言但見西山嫵維摩不二門吾將依五乳八萬信畏途寸秉有淨土

生日先阡感懷三首

人逢初度喜我逢初度悲逝水末由返來日詎可期永念劬勞恩兼懷伉儷思多愁復多病循環無已時此身非木石萬感何能支淒淒松楸傍拭淚讀殘碑祖德弗能述耄耋亦奚為

其二

去年顏尚壯今年巳枯槁歲序苦見侵安淂不速老生平歷艱辛衰暮幸自保誰能後此神為雨憂百草龜鶴與蜉蝣達觀亡遲蚤武公真吾師庶幾以自考

其三

通籍二十載强半居田間匪云甘偃蹇寔以奉慈顏風木既永恨戾㕘亦長潛儉徳擬塞兊晦迹思閉關新愁付白髮舊業饒青山吾家誓墓者高風邈難攀

病

我生三十强日日與病俱飲食居處間未嘗離須史徃有萬里行爾亦隨馳驅黠哉二豎子真如吾僕奴

病乎爾何物亦有知識乎高明鬼瞰室此言良大誣肆爾纏綿厲徃徃侵癯儒祛爾亦匪難豈俟揮錕鋙靈藥搜爾腹神砭攻爾膚吾腹吾膚而言爾者與病為一也我意誠絕爾焉能恃城狐念爾從我久未忍捐窮途舉世咸爾憎吾獨為爾愉辟彼華亭鶴傷翮困海嵎雖不為人珍幸免耳目娛釋氏苦有身莊周悲復蘇吾儒不朽者豈在血肉軀射虎扛鼎輩氣勢雄萬夫聳肩與斗酒不識軒岐徒七日茍不汗委頓付村巫世人有大病素難之所無毒生方寸間致民肝腦塗國蠹身亦危尚何參苓圖病乎不爾嗔爾亦毋予逋從我至願期賞爾以醍醐

病起出郭漫吟示門人陶方二生

城市無佳步出郭天宇曉有如茂林中驟逸樊籠鳥遠近暮山横深淺春波渺萋萋芳草生幽思知多少感此衰病身胡為事後擾飛仙亦小技神遊入極表

雨中何仙室丈人周右梅年兄陪趙儕鶴司理泛舟至釣魚臺

方舟遡流上縈紆入幽窱霏雨結沉陰空濛迷遠眺飛泉千仞瀉奔怒激石竅疑張洞庭樂忽發蘇門嘯清籟萬木振哀響衆壑導天風吹餘韻泠泠轉要妙

釣臺峙急湍虹梁度小艁藉苔漱澄瀾捫蘿對孤嶠遐想垂綸者水石本同調鏗鍧聽不足汨沒良自悼返櫂重回首空山留夕照

與何啟圖遊靈谷寺

晚涼江風清行吟並肩輿松杉十里陰霏微半空雨野服受溪光亂山有佳趣鍾聲度孤雲人語隔煙樹步月澹忘歸問酒石橋去

予與啟圖避暑南城樓田子秫貽以雙鴛雛畜之池中次日啟圖以詩示予率爾奉和

有美雙文禽飛止共朝夕胡為遺兩雛短羽尚淺碧

不能使狐衛駕鶩尤異者養雛于土窟習能使狐衛其子寧敢笑鶡尺淂
非詩人羅獲異如皐射比翼若憐鎩交頸似相喈雖
媿閒鷗清幸免腐鼠嚇放爾之寒塘同栖愜幽適顧
影戢芳姿乘時養彩翮主人鳳池實愛護永不迫

何啟圖宗伯遊太和有贈

玄嶽嶮崿極瓌麗侈徃牘駿奔盡遐陬螘附遍邃谷
巨典掌秩宗幽賛叶雍肅居東蒼赤切拱北冊愫蔫
于時届暮秋灝霊奏成槼攀躋凌鳥道徜徉混魚服
穿雲入天門倒景俯地軸萬壑號罰風千巖兢落木
凝歸白榆界禮 帝黃金屋下憩紫霄宮仍遵王虡

麓已訝函關氣為訪成都卜明馨荷 皇眷中正受
介福

王烈婦詩烈婦太康人給舍王竹溪君兒婦也
夫死以身殉余聞而壯之為作此詩

捐軀固不易處死良尤難而況閨閫質如葦隨狂瀾
烈烈王生妻玉潔氷凝寒夫死誓相從勸諭徒百端
豈不惜此身狥節性所安躍水合雙龍舞鏡羞孤鸞
都下翟氏婦事夫筋力殫夫亡跪柩側二旬不肯餐
親戚諭之食閉口惟悲汍奄息竟仆地並峙嚴雙棺
我時徃弔之低回但辛酸烈烈王生妻兩地芳名完
人生處大塊逝水無迴湍柰何瞬息身臨難多盤桓
正氣在婦女安用儒衣冠貞女恥二夫良驥無雙鞍
所以古烈士白刃甘摧殘耿耿在天地億載心常丹
琅然歌此詩四座慘不歡悲哉毋復歌載歌傷肺肝

秋雨識感

高秋層雲黯窮巷淫雨惡那堪乘夜牕況復聽虛閣
抱疚本不寐閔憂如有約瀟瀟斷仍續浪浪訝且愕
鐵騎千群馳霜鋒萬夫搏洞庭葉亂下匡廬瀑飛泃
風急轉凄切更深尚蕭索寒氣侵短檠哀聲伴殘柝
怨婦泣數行羈臣淚雙落矧伊鮮民懷皇皇重矍矍

悲涕若流泉並爾赴大壑傷哉季路歎九原疇可作

山中書所見

七月深山中舉目田疇靜稻場草三尺破屋蕭條冷
悍吏橫索錢突叫一何猛撫字者何人豈獨天為眚
媿此溫飽身言之發深省

田家

田家多樂事至秋猶湛湛雞肥稻登場野老雜二三
頹然坐樹下白酒羅霜柑我獨騎款段日暮行山南
舉手招我飲就席皆沉酣覩茲山澤人塵網深懷慙
昏黑辭翁去相送煩丁男林深不足怖此路素所諳

馮琢菴館丈奉　使代藩便歸壽大毋太夫人
詞垣榮之為賦此作
聖主篤親睦傳制明光宮詞臣輟日直持節之雲中
雲中舊游地威令稱尊公自歸騎邑田永挂祁連弓
太史有王毋賢哉冠齊東氷蘗厲苦節愛勞成膺功
鶴髮八袠強　鸞章三命恭錦歸稱壽觴　珍賜出
黄封金紫羅階下仙樂曠且融岱脉蓬島接濱派弱
水通緬予蔭桑梓恨不趨歌鍾玉堂侈盛事彤管揚
徽風杳茫瑤池宴重慶真難逢

師竹堂集卷之二

師竹堂集卷之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古詩

大閱歌代中堂作

聖皇九載春三月三日吉歲豐民物和四海晝寧謐
除戎保泰舉舊章大簡師徒　翠華出九斿七萃列
轅門肅道清塵逕　至尊鼓角乘春晴旭暖旌旗拂
曙瑞雲屯瑞雲晴旭山川映一語不譁聽號令魚麗
鵞鸛倐縱横虎翼蛇盤寓奇正組練森森霜雪明砲
火轟轟電雷震閱罷連營集射夫三三比耦爭鳴孤

降胡慣使雕翎箭猛將咸彎金僕姑百步穿楊誇命
中觀者如堵皆歡呼復有六郡良家子少年結客沙
塲裏耀日銀鞍萬馬騰衝星寶劍雙龍起自許横戈
出玉關還思仗鉞靡胡壘一時列隊羨鷹楊衛霍當
年想如此單于使者来　闕庭亦隨耄穉觀郊垧觀
之未竟已褫魄稽顙齒指欽　威靈欽　威靈讋
神武英風雄姿符　烈祖萬全制勝本帝王五材並
用同今古都城父老兢焚香欣欣相告頌維揚已挽
天河為雨露即看沙磧變農桑謀臣不用談三策猛
士何須守四方八表梯航趨禹會兩階干羽坐明堂

稽首共獻　大閲歌車攻吉日詎足多金甌玉燭綿
千祀願慎佳兵繹止戈

謁　陵篇

太行蜿蜒極漠野勢如雲際馳天馬海外十洲未足
奇寰中五嶽風斯下清寧融結　神京北崑崙萬里
来龍脉疊嶂層巒羅四圍晴空幻出芙蓉色天造佳
城鞏　帝圖　九陵相望列仙都玄宮五夜輝珠榛
琩巘千秋閟玉襦玉襦珠𥻘愴　皇情春祀叨陪展
謁行才渡沙河精爽越鬱葱佳氣接昌平璇題寶楔
紅門路異境霏微散香霧寢殿中宵簪珮趨明樓晴

日風雷護瑶草琪花徑轉幽靈區無地不冊丘泉飛
萬壑寒堪浥嵐濕千山翠欲流小臣前歲使關中秦
漢諸陵一望通石盡南山殫地利樹依北斗象天工
下陳遥想三千盛天府徒誇百二雄落日逢人尋往
蹟咸陽原上但悲風不獨繁華易消歇繇来福地鍾
明德不然開闢有此山胡為靈秀今始發華表嵂峋
碣石尊禺湖禁繞桑乾瀲豐碑龍篆並乾坤長隧魚
燈明日月祠官禮竣扃原廟炬焰星光明遠嶠複道
凄凄犀象閒陰崖颯颯飀飀嘯瞻眺低細夜已闌空
山風急不勝寒壯遊自詫躭玄攬此地方知是大觀

高厚難忘　列聖恩餘生何日謁　陵門汀洲極目
迷芳芷囬首蒼梧欲斷魂

駕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念黃河時有衝決
諭輔臣悉心經理仍　命作詩紀之代中堂作

西成萬寶奏美利邊塞無塵閭閻遂　宸游豈是玩
物華要識觀民省方意　鑾輿時駐石景山渾河山
下流潺湲洶湧澎湃勢轉急恍如天漢傾人寰蕞爾
蹄涔尚如此矧伊長河千萬里雷奔聲陋海門潮風
狂險失瞿塘渼潰溢衝決疇與爭恐視桑田任遷徙
日日亟發水衡錢年年頻遣河隄使　聖懷軫念無

時忘丁寧　天語諄且詳得人經理乃要務毋徒禹
跡空茫茫微臣奉　諭良震聾安居曷敢忽利涉任
勞恨不身負薪濟時每愧才非楫恭傳　聖語懋司
空協謀殫力攄河工千艘穩渡桃花水億載常依瓠
子宮淵哉吾　皇濊澤深遐陬僻壤咸謳吟　冲虛
不喜河清頌惕厲真同已溺心吁嗟萬事寧獨河涓
涓不塞将柰何針芒蟻穴恒圖細　聖德神功永不
磨

恭題　成祖御馬應　制

名駒產自渥洼濱隱隱頭角生虬鱗揚鬃萬馬盡辟

易舉足千里無纖塵遠来西極開疆土鄭村馳騁如
彪虎流矢中胸愈奮迅晨皀紫燕何足數偉哉奇駿
遺毫端不獨形妙神亦完雄姿已令景隆走生氣猶
欲踩呼韓恭玩良久歎且愕乾坤再造頌清廓紀異
徒誇天馬歌論功堪繪麒麟閣

右龍駒

嗟棗騮 帝尤惜胡為来乎旣太乙目炯炯兮如懸
鈴口噴紅光沾汗赤應啞八駿不逢時何貴寰中遍
轍跡嗟棗騮靖疆場衝鋒不憚傷鳴鏑人臣食祿而
愛身按圖内省寧自釋嗟棗騮感疇昔小河故壘猶

奕奕

右棗騮

曹霸丹青宛若生曉霞閃閃照人明只今尚説白溝
績漢末空傳赤兎名異質爭看出祝融曾從 赤帝
建奇功屬車此日雖無用朽索兢兢彰 聖衷

右赤兎

奉 詔入直史館恭紀

維 皇御極開昌運上下承休協信順萬幾餘暇澹
無為獨喜縹緗師古訓 緝熙聖學頌常新 睿藻
天章若有神造膝時時咨碩輔沃心日日近儒臣儒
臣需次希清燕咫尺塵凡隔霄漢盛事驚傳白玉堂
恩綸許直明光殿從来藝苑豔瀛洲東觀石渠勝蹟
留豈若吾 皇勤化理賡歌千載與同游微臣學術
慙寡陋駑駘亦逐驊騮後顧影無能奮遠途感 恩
不覺嘶天廐倚馬徒誇敏捷名雕蟲小技未須呈區
區忠孝平生志頤蝎涓埃荅 聖明

遼陽大捷 聖諭指授成功 賜文綺白金紀
恩代中堂作

遼陽劍士雄如虎摧鋒百戰無殘虜殺氣遥連玄菟
城威聲遠讋黃龍府星馳露布奏 神京東顧眞寛

拊髀情敢謂發踪成偉績由来 廟筭仰天成玄工
不宰勞 温諭文綺白金重拜 賜内帑光摇雪作
姿天機瑞映雲爭麗臣心私擬百鍊鋼寵服敬以十
襲蔵感 恩忍作買山計圖報矢贇 垂衣皇辛苦
不獨遼陽鎮佳兵好繹先民訓大賚時宣挾纊仁務
農觧甲休邊郡

進講大寳箴擬栢梁體

欽哉惟辟宅高崇紛賾萬類咸帡幪勿謂宸極天體
隆為君之難日忡忡寧以一人養寰中勿以天下養
其躬禁奢防佚欲靡攻左史右事識益充四時懆舒

三光同聲律身虔臻和沖勿謂無知天至聰勿謂無
害小易叢居僅容膝誠瓊宮味取適口糟丘恫荒禽
荒色鮮克終好音好貨民困窮勿謂已尊傲或乘勿
謂已賢諫弗容漢髙大度文小心欲軼美之罔弗恭
冕旒蔽目視靡曹黈纊塞耳聽靡壅欽哉箴詞治有
功置之座右凜臨戎法言進講攄冊秉顊 帝繹之
虔懷從豈但貞觀相比隆

元夕同趙溟南館丈李秀巖環衛茅平仲朱汝
脩二徵君集憲副劉仲脩宅觀燈登臺望月醉
而賦此

天王萬曆開新紀海隅寧謐謳歌起 帝京自昔稱
蘩華況遇元宵風物美六街雪霽淨車塵遥空雲斂
澄潭水玉盤冉冉碧波中羅襪盈盈明鏡裏憲使風
流自掩門瑶箏錦瑟對金尊鮫綵彩映魚龍戲蛤粉
光懸象馬奔象馬魚龍渾未了銀花絢爛湖山曉脉
脉分紅入夜卮霏霏綴玉浮春沼使君愛客更登臺
臺上還將醉眼開如此良宵如此地登髙真媿大夫
才瓊樓只尺疑天上鳳膏燈外移仙仗春宮萬戶夜
珠圓太乙靈光耿相向使君勛業著西陲解組歸来
髯未絲藝圃盛傳林月曲（劉孝綽有林下月影詩） 歌工争唱竹
枝詞（劉禹錫竹枝詞為絶唱） 遯名范老無人會獨樂温公每自
期（公精舍春帖用二公事） 招隱時留名嶽侶避喧常誦北山移
緬予幸識荆州面唱酬況復偕群彦陽春白雪和應
難良夜髙人重眷戀登髙臺望故鄉故鄉此夕樂未
央明珠翠羽照灦水欲飛無翼川無梁嗟吁乎黄金
築臺傳往昔茫茫平楚成陳跡但願狂歌酒不空四
時佳會皆元夕斗轉參横夜已闌泠泠仙樂下瑶壇
月中想奏霓裳曲直欲乘風上廣寒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丈暨劉玄子進士盛泰南
山人小集因與吕蔡諸國手圍棋憶丁丑是夕
同館會此物故者七人矣愴然有懷

帝京元夕稱佳麗百年況際承平世天街晴暖月倍
明人海魚龍夜潮沸燈市連雲盡画樓樓上珠簾不
下鉤輕霧暗消冊鳳櫳香風遥靄紫貂来綵棚火樹
煥初春此時誰不逐芳塵金張許史恣歡宴俠烈郇
知寄酒人酒人碁品擅絶藝雄姿到處争辟易同時
國手集一堂何事揚州滯小方吾家積薪遇仙姥授
予秘訣非荒唐燈月交輝試數局碁聲如金復如玉
悠然遠韻随天風清音何必絲與竹追憶詞垣舊弟
兄十年曾此共楸枰珠還合浦聊開抱笛聽山陽亦

愴情嗟我重來頭半白首蓿齋中猶作客司業雖貧
饒酒錢為君沽酒酧佳夕佳夕易去可柰何東流之
水無回波此時此會不為樂唾壺擊碎徒悲歌

長安宮人行

行行重行行御溝春水清輕陰三月暮飛絮滿都城
水畔銷塊處一葉隨流去可憐此水無停波千里萬
里迷煙樹人生何事最堪悲女入掖庭男遠戍遠戍
有歸期深宮無見時不聞顏似玉但說鬢成絲歲歲
年年暗中度娥眉始信從來妬感遇愁賡團扇篇攜
幽漫擬長門賦 先帝乘龍去不迴夜深時望集靈

鼎湖尚記遺弓處莫遂攀髯痛若摧 今皇御極
承 先志閒殺霓裳羽衣隊 内庭傳制放宮人點
名各有金錢賜紛紛拜罷立冊墀似夢非真轉自疑
樊籠乍出雖心樂瑣闥初辭亦淚垂回首 大明門
門深似 主恩鬱葱宮樹已不見况復依稀見 至
尊峨峨宮樣粧款款凌波步紅綃翡翠團紫袖鴛鴦
護長安東街親戚迎誰無父母與弟兄車馬攤巷不
得去不能辨貌但呼名水邊樹影雜人影橋上歡聲
間哭聲我見此事長太息古來豔麗傾人國新政恒
存節儉圖重譯窮荒歌 聖德父老相談 武皇之
初年佞倖權閹種種滋蠱惑后庭充斥不復御又向
民間選絕色遂令幽閟干天和旱蝗處處皆盜賊興
亡治亂古今同格心外此更無職我願吾 皇躬玄
默慎終如始無反側關雎之化軼成周 乾健 坤
承立宸極客寄長安媿傳食際時亦欲脩羽翼醉歌
燕市祝華封多福多男壽千億

三月朔閣試畢同王環伊館丈出憇右闕門會
許純吾侍御邀飲張中貴水亭日暮出朝慨焉
有作

鳳閣揮毫出左掖右闕門内中璫宅層軒邃室巧相

連盆池金鯉環奇石内酒珍庖羅几席嘉蔬滿畦手
自摘傾蓋不用投轄留相逢况是高陽客酒酣別逕
叩幽扃鑿翠玲瓏出小亭太液金波浸臥榻建章玉
樹拂踈櫺幾行鶯燕啼清樾百隊鳬鷖戲遠汀嘯歌
不覺日西下濺玉飛珠石隙瀉水光日影蕩空明倚
窓毛骨皆瀟灑腐儒何幸謁 金門中秘圖書恣討
論日享大官慙素飽來遊 禁籞亦 君恩 主上
厲精罷游豫龍舟鳳舸繫閒署苑柳殷勤拂御溝春
風盡日流飛絮魚鑰初傳衛士催長安門外重徘徊
短簑忽憶漁人浦烟雨橫舟花自開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蕭鶴泉道人手談留飲索題

嗟予性癖世所誚獨與楸枰結久要淮南冀北隨奚囊舊譜殘經採奇妙南有鷁鮑北有顏鷹揚虎視雄人寰二子相忌不相識往往變服窺其間區區小技胡乃爾生瑜生亮心何慳鶴泉道人豐且美閉關頗得玄玄旨劍客高僧時往還轟雷掣電須臾起夏日聯鑣何太史尋幽散步天壇裏猋猋長廊旛影高琤琤玉碎間落子敲門直入圍方紙虛牖瀟瀟對殘壘馬服驅秦疾據山淮陰疑趙先背水機心萬刼當自

度真竅鑿開混沌死鶴泉鶴泉且罷兵烹茗閒坐說無生爛柯樵子同局戲隱橘仙人類聚萍月上瑶階天宇靜為予試讀南華經

席上贈李大將軍惟寅

絳灌不能文隨陸不能武嗟乎此道本難全徒使英雄恨千古元勳開國首岐陽分茅累葉俱鷹揚君侯奕世振餘烈金書鐵券多輝光飛將絕技匪人授譎仙天才冠前後龍江居守重干城虎旅專符典禁兵幕府北邊休戰士平津東閣禮儒生德禮迭來頌不伐君侯高誼疇能埒市上驚虛公子車階前欣結王生襪陸沉金馬媿吾儕索米誰知作客懷何當揮麈同開士来訪君家貝葉齋

送大冢宰汝泉趙公之 留都

偉哉名世生天中宦途不愧清獻風凝樞北斗重台望持衡南國原 宸衷古今南國稱佳麗銓曹況近雲霄際流品應同江水澄文昌獨挹鍾山霽秩首周官孰與儔星辰曳履日優游 九重聖主躬玄化八座元臣尚黑頭 聖主元臣契魚水泰交晉接光前史旦夕 徵綸出建章仙舟早發秦淮水

抵汴褚愛所中丞趙用吾侍御招飲憶早渡河

風濤之險席間有作

凌晨渡大河奔雷浴日衝鯨波薄暮駐梁苑金卮銀燭開芳宴一日之間且如此茫茫百歲疇能擬君不見朱仙鎮北高原草云是黃河之故道又不見夷門之外多荒墳不知誰是信陵君悽惻為君歌慷慨為君舞眼前便已成千古但得尊中酒不空浮雲變態何足數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有作

宋至南渡誠可惜萬里長城忍自壞相檜能為偃月謀臣構甘下窮廬拜片紙下獄岳侯死冤血盡染西

湖水英魂天上無不之首丘尢睠湯陰里湯陰古廟
栢森森恢復知同漢相心我昔往来薦蘋藻黃鸝碧
草流哀音玉車張子西川豪髙誼真可薄雲霄生平
忠孝輿侯契夢寐千載成神交蒐侯故實為侯誌汗
青耿耿闡幽秘祠下常衝侠烈冠燈前幾墮英雄淚
吁嗟乎金戈百戦空荒墟低徊不忍讀此書為人臣
子二心者過此流汗應廻車

曹荔溪中丞見訪同上江滸坐琵琶亭慨然有
作

琵琶亭隣古驛破屋蕭蕭黃葉積不盡長江日夜流

多情司馬空陳跡亭中高歌琵琶行江心如弄琵琶
聲音哀調古两悽絶亭空江静難為聽帆檣停泊應
無數就中亦有商人婦坐上寧知詞客心船頭癡望
浮梁路千古恨此潯陽明月依然過女墻天涯淪落
易生感不必琵琶能斷腸

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入山步步拾瑶草才渡虎溪山更好未論海上有三
峰先向寰中探五老瀑布飛流萬壑哀日高十丈峯
雲開幽巖空翠衣盡濕泠泠忽送天風来躡霧穿雲
重回首山靈酹汝一杯酒已知刼外萬緣空何用人
間三不朽白蓮浄社但虛亭落日鳧鷖浴遠汀明日
下山吳越去數峯江上為誰青

錦繡橋贈别慧上人

講經臺畔茅菴結夏臘都忘頭似雪避人常把竹籬
關烹茶自砍松枝爇可怪豐干多饒舌中宵為我剖
真訣萬法非色亦非空一切不生還不滅色空生滅
竟何如吸盡西江向汝說他年記取錦繡橋廬嶽高
僧留偈别

訪張洪陽留飲夜分别墅桂甚巨先人手植公
生子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洪陽先生才絶倫經帷胄學稱名臣直道不慕夔龍
侶雅志甘輿漁樵隣緬予弭棹滕王閣訪君幽齋留
小酌引杯燒燭自情親不覺髙城孤月落君家别業
向江開叢桂先人手自栽未至九秋涼意蔆先聞十
里異香来慶門懸孤喜氣盈桂傍忽報靈芝生禎祥
感召信不偶造物於此何分明仰攀仙桂攬三秀祝
君多男復多壽 國恩庭訓两相成努力秉時翊
明后、

富春釣臺

两山相去僅數丈雲氣嵐光日摩盪峡中一水映翠

微溶溶浄緑好染衣亭臺千尺臨江渚云是披裘釣
魚處幽巖不見有垂綸惟有絲蘿拂孤嶼漁人導我
躋危亭江流逾逦碧山逾青夜深臺上感玄象寥廓何
人應客星

訪張伯起幼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君不見二陸相携同入洛提兵眼底無衛霍保身不
信泥塗龜臨危始憶華亭鶴又不見風流麗藻稱潘
卿閒居賦寓娱親情乾沒頓忘慈母誡遂令千載身
名傾勾吴張氏好兄弟連枝玉樹蒞蒲生辛苦耕田
自食力殷勤奉母無他營伯也公車不肯赴閉門改

竄文選註悼識能令倚相驚新聲解免周郎顧仲兮
年少稱白眉懷瑜握瑾韜清時窮経不主後儒說濡
毫獨撰先秦詞緬予神交十年久早春擬醉君家酒
閶門只尺不相逢解纜吴江重回首君不可馴神龍
儔我亦不肯甘蜉蝣寰中五岳亦云隘與爾同為八
極遊

贈張将軍

我本武冑學為文如雞雖美鶴非群君本儒生乃學
武颷如距兎雄如虎歲暮聯鑣謁　帝京南宮司馬
俱成名已知定遠先投筆尚媿終軍未請纓君歸淮
南我冀北欲逐歸旌猶未得君幟能令酋虜驚我銘
亦可燕然勒都門餞別對斜曛春樹重重間暮雲帶
礪　恩深何以報致身百戰建奇勲

宿碧雲洞

碧雲洞外一玄鶴碧雲洞裏雙石床冷冷徹骨目不
合呼童半夜敲僧房借得袈裟覆兩足床頭松子充
饑糧既飽且煖乃熟睡不覺紅日明仙窓老僧笑問
何所夢瑶臺十二朝元皇

回山王母宫有序

予垂髫時苦多病筮焦氏易林有西遇王母之繇

茫然莫省所謂今年夏奉　使韓藩過涇州則王
母宫在回山上嵐光靈氣映几席間州守河間趙
君邀大行肖岩李年丈偕予登謁憶筮詞廿餘年
矣玆行信定數哉感慨賦此

我生十四十五時尫羸多病愁難醫焦氏易林著神
驗西遇王母昭占詞巫咸上天方朔逝廿年閟旨茫
無知慈航何由濟苦海凡骨豈合娱瑶池星軺西過
涇原道回山秀拔饒芝草瓊樓玉宇出高峯烟霞恍
惚蓬莱島州人云是王母宫地脉遥與崑崙通周穆
漢武曾駐此鸞旌鶴馭親相逢我聞矍然感疇昔齋

沐更衣捫蘿薜卅梯千仞拜金容惘然香案留供後
雲階稽首叩玄關予也何罪来塵寰何繩可以繫白
日何藥可以駐朱顔蟠桃結實今幾度危枝何術能
攀援俟命良久杳無語碧雲暮合愁空山王母不可
見瞬息桑田變瘁神而狥名奚殊逐飛電空同迓照
下瑤臺谷口猶疑入駿来黃竹歌殘青鳥浚涇流東
去幾時迴

送憲伯楚石陳公入賀　萬壽便歸祁陽省覲

豐年簫鼓家家樂民服刑請物咸若使君持憲凛氷
霜村落安眠夜寥廓郊原十里起歡聲彩幟悠揚鐃

吹鳴怪道山川生紫氣使君賫捧上　神京仲秋爽
霽卿雲結　萬壽無疆届　聖節九天閶闔拜　宸
旒華封三祝群生悅　賜金錫宴動承明喜溢　天
顔憶姓名此日趨朝同舞忭當年攬轡頌澄清前驅
負弩出長安道路猶看舊豸冠省覲恩暉晴旭煖庭
幃具慶好承歡承歡日月開嘉醼萊綵宮袍色交絢
駝峯熊掌未足珍上方帶滑仙卮饌壽　君壽親壽
天下此行忠孝疇方駕知公雅志在經綸榮名富貴
何須詫輕別臨岐亦愴情殷勤父老望歸旌楚江莫
遣文魚寄申國應憐竹馬迎

畢生從周年少慕俠在金陵僧舍贈予日本小
刀子詩以謝之

豐城靈氣射霄漢夜夜斗牛光爍爛神物千年鑒茂
先真精一旦開雷煥雌雄會合騰空去寶鍔寒星但
煙霧豺虎魑魅晝成群壯士拔刀殊不怖歐治之後
無神工割雞屠狗汙腥風蕞爾島夷乃奇妙鐔頭一
尺秋霞紅時聞夜半蛟螭吼霜鋒久亦厭群醜海艘
焚盡倭奴奔此物委棄如敝帚畢生好奇輕百金得
之起舞天為陰解逅相逢即相贈感君豪俠衷懷深
東南鬼火悲風送髑髏那入深閨夢嗟爾當年殺幾

何把玩無言心自痛不願爾斬郅支頭不願爾報燕
丹仇何當海隅風塵靜弹鋏松窓伴醉謳

題呂布射戟圖

將軍凝立雄如虎右手蹵弦左持弩一點寒星中小
枝兩行逢逢鳴畫鼓靈也喪氣備也舞十萬貔貅難
用武非關絶藝冠時流自是神謀祐英主嗚呼爾布
信驍雄解紛況有俠士風闗張義烈不為伍恐心回
面甘彎弓一朝技盡為人執轅門縛虎何太急萬人
之勇八尺軀乞憐搖尾何嗟及荆卿匕首刺秦王事
雖不成名亦揚曹瞞當射不能射嗟乎布藝止中戟

送岳将軍之遼左

遠別已黯然秋風兒蕭索把袂悵不獲含酸且酬酢為問遼陽路幾何山海嚴關控沙漠憶昔授業尊公門齠年即許官詞垣我領鄉書師已化筑場媿未報深恩君棄諸生承世業虎符鵲印聲燁燁止知任事身可捐詎意旁觀目先攝桃李無言下作蹊薏苡未載書盈篋荷戈躍馬黄龍外落日寒風麗綵旗先登獨斬大酋旋星馳露布承　恩賚省墓輒假還故鄉松楸滿眼俱荒涼通衢尚識丹霄署（予師任戶部郎中所建坊）舊業今無化日堂（廳事扁武岡王親書）池臺易主不須悲變遷陵谷恒如斯丈夫報國誓馬革匈奴未滅家奚為慷慨激烈萬里行河山帶礪重申盟胡笳羌笛可侑酒莫因聽作斷腸聲我聞飛将饒威名東北雄峙逾長城君依幕府籍百勝磨崖先勒燕然銘有歌莫向離亭賡有淚莫向離觴傾加餐努力懋竹帛轅駒穴鼠真虛生誰言異域無親朋誰言治世銷戈兵　聖明拊髀思頗牧僕射推心托父兄

元宵有感

少年每遇元宵節通夕遨遊不輊輟邇来多病復多愁獨對寒梅更淒絶誰家張宴舞且歌歡娛如此良

夜何城中歲歲華燈盛城外年年荒塜多歲歲年年若轉輪城中城外總微塵不如還學少年態去住逍然任乡身

楊花篇有序

歌姬杜少韋自湖南来偶于席上見之時值春暮楊花粘拂髭鬢杯斝畫失故態姬當筵叙述悽苦感而作此贈之

三月楊花大於掌迷漫晝日無人賞點點隨風入硯池盈盈作雪飄書幌亂紅飛盡可憐春猶藉餘芳伴錦茵主人惜爾留無計席地傳觴意轉親湖南美人氷玉潔腰支裊裊風初歇陽關唱罷怨别離章臺路遠愁攀折自言系出杜韋娘十二琵琶已擅場䰟遊楚国襄王夢妝惱蘇州刺史腸少年不省窺門戶嬌羞每韣歌師怒新聲唱徹柳枝詞弓鞋踏遍梨園路来時嫩葉未藏鴉瞬息柔條已作花身似楊花何處定眼觀柳葉轉思家當筵訴罷風逾急踈簾故捲千條入墮絮愁凝杯斝浮沉陰晝結琴書濕移尊堪笑復堪疑高髻雲鬟變素絲湯餅頓輸何晏面遠山誤認季常眉郢人雅善陽春調楚女愁賡白雪詞白雪陽春和者寡惜春况對傷春者陌頭一望綠依依猶

記河橋曾繫馬美人美人莫深愁楊花楊花且輕留邂逅相逢本飛絮青衫何事淚長流淚沸流慷亦惡天涯感慨今猶昨更與殷勤唱渭城故園楊柳今搖落感君自捧薛濤箋醉中聊贈楊花篇隋隄漢苑君休問古道淒涼咽暮蟬

種竹

吾家子猷雅愛竹我也于此亦不俗古人玩物各有眞豈肯因人成碌碌嗟予性癖甘幽獨平生不帶看花福惟與此君有夙緣朝夕對之勝食肉竹里先生好猶篤手植森森萬叢玉載酒敲門日不空彈琴自

製江陰曲有時長嘯幽篁裏嶰谷遺音尚盈耳翠篠時驚老鳳棲靈根似逐春雷起先生仙去三徑荒蹤離蔓草如人長孫尊無復清遊處舊有草亭在竹內楚何吉陽題竹里清遊四大字煙雨猶存師竹堂咸唐先生有記悲歌醉擊漸離筑琅玕刻句不忍讀奇節清塊若可招歲寒相伴依茅屋復我西園千萬竿紛紛綠雪灑闌干斸開苔蘚通虛牖移却瀟湘入坐看當年已見田橫義今日重交薛客雖嫩篠漸含霄漢勢臨風感舊但辛酸

海雲堂東麓招焦處士

焦山兮青青海濤兮柏空泉咽兮碧磵露泠兮丹楓煙炎熠兮沈幾託遐逝兮雲房欽高躅兮凝佇聆妙響兮蒲叢翳晻靄兮怵黯心繚悷兮未降

若有人兮山之幽紉蘭芷兮臨芳洲光陸離兮映中流鑑貞素兮徠遨遊御虛泠兮菱鳴椽酌寒泉兮蘋為羞蕩嶫嵯兮魚龍愁顛尚羊兮結綢繆

師竹堂集卷之三

師竹堂集卷之四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古詩

寄衣曲 有序

古今寄衣曲多矣大抵悲歌繾惓而致身之義無聞焉豈閨人語應爾耶獨 國初唐肅處敬憶征夫憶征婦二首慷慨激烈無傷別悼遠之態其詩曰征婦憶征夫死生竟何如寧作戰塲骨莫作降人奴征夫憶征婦慷慨不成悲只愁生有賊不恨死無兒吁可以風矣今竊其意作寄衣曲雖詞旨

不倫揆之於誼庶乎不拂焉耳

孤城蕭蕭落寒木半夜霜風入空屋驚心欻起遶階行旋撥殘燈製征服郎瘦郎肥雖非故衣窄衣寬寧信庹牙尺遥思未去身剪刀已斷生歸路嫁君自謂終裙布從軍敢怨良媒誤人生聚散各有時青衫枉泣江州婦破綿敗絮重重補衣者寧知作者苦一毫以上盡君恩普天之下皆王土朝廷念汝寒尚衣進御顔無歡數語挾纊且感泣解衣衣汝心何安寄君衣多添線線多綿柔好酣戰糢糊點點勇血腥捷書飛奏承明殿妾身幾欲赴沙場婦人軍中兵不揚馬革裹屍丈夫事千年文繡永留芳君不見東鄰有衣寄關山惟勸良人及早還又不見西鄰惡少羨裝束錦襖狐裘徒碌碌人生忠義殊奇偉弱草輕塵能有幾可憐桓桓李將軍至今廿作單于鬼塞月悲笳幾處明綈袍戀戀寄秋聲須知海内君臣義莫念閨中兒女情

妾命好 有序

朱淛真以才色配農家子人咸傷之今觀其所著斷腸集殊怨恨揆之人情固無足怪而國風忠厚之意微矣今反其意作妾命好使不得于所天者

讀之感悟而不自處于薄也于人倫其少補乎

人傷妾命薄妾幸妾命好茅屋住深山農家無煩惱郎力田妾採桑炊爨共郎飽蚕老成衣裳終歲不入縣門去且喜生男又生女百年但得不分離即是人生至樂時君不見胡笳聲清且酸黄沙萬里嫁呼韓又不見琵琶妓擅樂部老來流落商人婦紅顔薄命柰若何妾之所得亦已多瓦甌自舉新熟酒郎醉莫愁兒女守

城南老父行

長頸瘦軀如病鶴一月空齋良索寞曉來强起檢藥

方似脫樊籠欲出郭行吟澤畔覺清涼慘淡悲風吼白楊何處哭聲來曠野嗚嗚絮絮斷人腸行行杖策到荒谷舉目蕭條一破屋推扉獨坐白頭翁自補鶉衣向隅哭見予入戶疑且驚予因慰告姓與名始知不是縣衙吏拭淚控訴悲哀情自言家世此鄉住一男耕田一男戍孫女十五未嫁人老妻七十供農具長男有妻次未婚骨肉數口依孤村不知商賈與工匠薄田十畝充饔飧年年生計望升斗女織男耕不憚苦官稅早輸心不憂豆粥菜羹勝醇酒豈知連歲遭荒凶一冬無雪草茸茸自春抵夏已四月旱風炎

日朝朝同石爛泉枯田欲裂十里遠汲泥滓穴一點水如一顆珠望雨何似眼中血今春斗種借富人到秋倍償仍送新把來下秧盡枯死黃犢牽去誰能嗔瓶中粟米無一粒上司催粮風火急人傳又加地畝銀無可柰何只對泣果然吏胥下鄉來奔突叫號山為摧拆屋敗垣逞兇焰督責時刻難遲迴支吾輒轉無人色家私未足供棓尅可憐十五女孩兒賣與鹽商泛越國券成止得二千錢盡為吏胥肩持還牽衣頓足吏不顧茫茫何處呼皇天三日無食饑欲倒滿村瘟疫誰能保老妻子婦相繼亡無衣無棺棄荒草長男十載戍遼西萬里音書隔鼓鼙戰骨多應河上朽登高一望一悽迷只今惟有老夫在東乞西求日昏曛郊原早晚飽鳶烏誰為殘骸掩土塊嗚咽訴罷不勝愁寒蕪落日風颼颼平生恥為兒女態聞言不覺雙淚流老翁老翁且輟已脫衣聊爾供薪水人逢離亂狗不如古往今來盡如此

壬戌四月十七日予有慶午兒之痛閉戶月餘蓬頭垢面幾不可復識親友枉過皆謝不見時旱甚偶步城南邂逅老父感而作此雖詞極鄙俚然皆紀實使良牧者見之安知不與石壕吏捕蛇說諸

篇並增悽惻也嗟夫潯陽老婦區區一身無關世事且使詩人文士掩泣感傷至賦數百言不已矧茲老父流離哀苦有大不同者乎剪燭援筆為之三歎

送王生之遼左謁王四槐憲伯次韻

王生負奇氣仗劍渡遼水匪云事遠游感恩報知己此去遼陽路幾千萋萋芳草媚春煙成功辭賞歸家臥却憶當年魯仲連

新正書所見

冬雪猶較可春雪愁殺我瓶中既無粟爐中又無火

官家擇日已開倉催租如虎驅群羊尋思欲作自盡計一身雖死仍遺粮可憐一女顏如玉十四未省離娘傍商人買去不容别即日舟發之淮陽官租才了貧依舊孤燈破壁雪逾强誰家元夕喧簫鼓通宵唱徹黄金縷幾人歡樂幾人愁獨撥寒灰淚如雨

子秋索新茶以所携虎丘並中泠餉之

華山處士睡正熟玉川先生致短牘開函云苦病相如欲得新茶澆渴腹今春與客遊虎丘雨前自採溪山頭中泠遠汲景純墓（中泠泉在金山寺側郭璞墓傍）珍之不異来瀛洲分水一壺茶半笘活水還須活火煮松聲稍静

傾磁甌甘露醍醐詎如許先生家住西湖濱年年龍井嘗先春玉泉泠泉品第一得無因此思鱸蓴鱸蓴信美未足思天涯萍跡任所之金莖紫茸不須啜忘形痛飲真吾師（先生頗動歸念故藉此留行）

中秋獨坐感懷

中秋明月不常有登樓自取床頭酒世上知心能幾人不辭為爾傾斝斗杯中瀲灔金蛇走桂子紛紛香在手廣寒宮殿幾萬重詎意今宵落吾口玉蟾皦潔還在天舉頭把酒心茫然但得清光貯我腹為澆塵浴挾飛仙飛仙不見徒悲歌滚滚長江催逝波浮生有限真堪惜明月無情可柰何月不常圓人易老萬事不若持杯好賢愚貴賤安在扎月輪常伴叢原草須臾酒盡聞清鐘西巖半墮張壺弓憑虛莫起無窮感天上人間總是空

非賊婦 有序

烈婦事予既為作傳矣復以言太矯激又擬古作樂府一首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誡焉爾

妾夫不為盗乃誣劫盗死生既為冤人死亦為冤鬼前日縛夫去所恃官如矢今日来候夫屍棄城西途面目那能識但集鳶與烏别君時倉皇不能語尚念

衣未澣囹圄受酷暑獄吏横索錢賣牛復賣田嫁君止知鋤與犁不意今作賊人妻君名已賊君身已腐妾名妾身良獨苦不如與君相率叩九閽秪恐三年天不雨

九日登南城樓朋侶凋謝愴然感懷因翻杜意

九日登高非禳辟川原縦眺慰愁積孤城鴈過菊未華遠驛山横日将夕短鬓無心為正冠浮生擾擾只悲歡去年人健今何在手把茱萸不忍看

為司傳野吏部題萬竹草堂

平生愛竹真成癖穠李夭桃詎能易敲門刻句忘覩

蹤汲泉灌笋無朝夕自憐嗜好都棄捐獨于此君有
夙緣草枯木落深山裏琴書枕簟俱蒼然君家住在
湘江曲晝日蕭蕭對寒玉月明清嘯發幽篁逸韻天
空吹斷續山公豈是竹林儔雅性亦慕王子猷一朝
秉銓鑒流品汗青大業垂陽秋沙市萬竿凌碧漢渭
川千畝何足覰頵君永固歲寒盟直節虛心作貞幹
嗟予亦構師竹堂年來荒蕪滹水傍迢遥未報平安
信翠袖天寒望夕陽

同宗伯何啟圖郡伯沈星吾泛舟滹河

往年春初常苦陰今年亢旱春已深遠澗渴水等獲

壁鄰市重糴如遺金農家愁極不能寐坐見田廬幾
更易夜半玄雲忽蔽空飛瀑奔泉四山至捲簾倚檻
眺西樓牛馬不辨惟洪流滄浪短笛聞漁唱麥壠長
鏡聽野謳野謳漁唱雜河滸頃刻黃塵成沃土兩岐
五袴頌循良壯心未銷為起舞循良者誰曰沈公
壘書再錫來天中清勤民事猶家事惠愛而翁即若
翁帶圍之寬為民瘦廉平一念天為通樓船簫鼓豈
遊豫豐年樂事人人同太守之樂不在酒今日為民
盡數斗烏帽斜簪幽嶼花朱轓輕拂遥隄柳晴嵐遠
樹雙眼明片帆落日映孤城潦倒憐予亦共載空慚
擊楫大江行君不見茫茫瀛海安所期令名湮沒誠
可嗤頵將膏雨三春事再詠豳風七月詩

五言律詩

陪 駕恭祀 長陵

地擴分封勝天開再造功 睿姿元聖武宣力盡英
雄 寢殿雲霄上戎衣霜露中小臣倍扈祀感頌意
無窮

陪 駕恭祀 永陵

代邸崇三讓堯文煥四方寬仁同 孝廟神武繼
高皇獨斷垂謨遠無為御極長橋山蒼翠表瞻拜淚

沾裳

陪 駕恭祀 昭陵

今古仙靈閟乾坤淑氣凝岩峯迴千馬下池抱九龍澄
玉匣明珠葆卅崖擁壽藤寒霜香霧裏爭拜漢文陵
昭陵規制視長陵永陵獨畵云

扈 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紺殿俯平川霜林媚夕煙慧燈明淨界寶月上瑤天
西極玄蹤杳南山別夢牽塵緣猶未了那問老僧禪

駕幸西壇

龍墀鼓角傳鳳輦出春田芝蓋晴園日霜戈曉拂天

壇開仙陌草幄引御爐煙瀋賦今誰奏遥聞賜綺筵

孝懿莊皇后挽歌

德履乎潛顯仁風被邇遐乾坤成化育日月繼光華
長信餘彤管玄堂隱絳紗徽音難髣髴流恨入哀笳

其二

凝休昭廣夏崇典正長秋祉肇當熊注神應跨鳳游
扆無来玉珮恍惚駐丹丘六騩玄城迥寒煙起暮秋

其三

擬舉親蠶典鸞輿出内園三盆臺竟寂萬葉樹空繁
霜草秋盈苑雲車晝掩門月氏香可覔無計返仙魂

其四

金所辭清禁瑶階引素旌祖筵悲太姒廣隧導飛瓊
巽命隆徽號坤維永令名淵靈徒悵望縹緲隔蓬瀛

其五

慘淡清河路招摇畫翣悠攀號同萬姓寂寞掩重丘
天曠蒼梧夕風悲玉殿秋茂林饒淑氣仙馭必来遊

其六

未遂東朝養空遺内則圖尊崇熈寶冊恩禮煥瑶襦
鳳逝妝長寂龍騰劍不孤空山秋瑟瑟落日照平蕪

其七

曉日仙輿度豐年瑞穀馨深仁沾草木哀淚滿郊坰
梓檟崇千祀松楸䕶百靈瑶池應不遠夜夜駕雲軿

其八

聖孝隆周典園陵備漢官冊旌千嶂外玉輅五雲端
彤勝山蔵珮幽香谷薦蘭鈴歌悲薤露松澗瀉哀湍

大行　莊皇帝挽詩

碧海鯨波靖黄河虎帳閒玄威伸異域渥澤浹塵寰
惻怛頒　遺詔憂勤想　聖顏秪憐窮谷叟夜夜哭
空山

其二

玉輦遊天上何時返故宫雨迷湘水竹雲暗鼎湖弓
感激生成内凄凉霜露中西山白日匿松栢起悲風

其三

思善門重掩千官擗踊哀遥瞻　皇極幄如警　翠
華来夜月瑶階冷晨風素幔開西飛青雀杳目斷集
靈臺

其四

策士臨軒日臚傳　聖語温腐儒叨作養何以報深
恩魚水元臣契金湯　帝業尊孤燈齋宿夜揮涕倍
銷魂

其五

萬齡同祝　聖五月忽　賔天尚食虛文膳南風輟舜絃治平超往代恭儉耀遺編父老荒村外應談隆慶年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

帝子開芳宴詞臣與勝遊薜蘿迷邃島鷗鷺狎輕舟豈是乘槎客深慙授簡儔忘形欽大雅井轄不須投

其二

利物同靈囿延賢陋雪宮虗無誇閬苑只尺即崆峒杯引流雲外舟行積翠中泠然消暑氣況對大王風

眞定登大佛閣

何代招提境層樓倚碧空輪蹄斜日外湖海一帆中蕭索心多感蒼茫目未窮荆卿千載後易水尚寒風

登崆峒山

涇原弭使節乘興上崆峒不見昇仙處惟餘問道宮斜陽金野濶幽徑玉霄通洞口招玄鶴泠然思御風

希夷峽

避亂身長隱棲神骨尚留玄霄開玉峽碧巘擁冊丘草樹山靈護風雷木客愁誰云同舍利鎮華重天球

宿張超谷次日登華山

躡霧眠仙谷穿雲叩帝閽蔽虧看日月揖拱盡兒孫玉女巖阿麗金天廟貌尊大觀吾願足羽化未須論

由千尺橦至南峯絶頂

雲磴千尋上天窓一線通仰攀猿挂樹俯視馬行空夜度飛虹險神留鑿翠工應嗤韓子怯吾欲駕長風

還家

遠客還家日登堂百感生老親扶杖起幼女繞衣行未訴書千紙先悲鬢數莖不須更秉燭相對有餘情

送從周畢生歸休寧

執手淛濵別蕭蕭落木秋亂山橫遠驛野水送孤舟

情爲江淹重時因宋玉愁何年婚嫁畢好結向平遊

大龜山對月歌楚詞山鬼篇

獨立山之上霜天素月流鏡懸蓬島夜雲歛洞庭秋佳境無如此深林不可留幽篁風颯颯哀怨媚靈脩

贈別陸浚川陸與予同遊南雍玆以考功郎謫倅黄州

白下交偏厚黄州意更親目成堪自慰舌在未須論此地饒詞客憐君作逐臣賜環應有日凝望大江濵

金谿道中見梅柬王敬甫館丈

行半西江路溪橋始見梅亭亭應自愛寂寂爲誰開

歲暮悲羌笛鄉愁散酒杯一枝難寄遠斜月共徘徊

沮風泊蘄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持節辭青瑣連床憶玉堂不知時序易忽訝鬢毛蒼
嶽色交情在江流別恨長王孫憐遠道春草夢池塘

武陽驛遇鄧定宇館丈夜話

海內誰知己江干此遇君孤亭憐歲暮短燭坐宵分
金馬聊堪避銀魚亦可焚明朝岐路別記取北山文

訪王百穀半偈齋

吳江春月淨積雪與波澄為話無生義来參有髮僧
大千容一室半偈了三乘遠寺清鍾落香消繡佛燈

其二

混跡吳門者幽貞不可求卷書辭北闕灑淚向西州
身隱名逾著情真意自投談禪揮玉麈因見晉風流

郭龍渠中丞招飲徐園

古木千章合奇花一徑分池涵茂苑月石抱洞庭雲
析理思玄度興懷感右軍名園宜痛飲況復挹清芬

無錫舟中遇吳子道時與趙汝師　召用命下

得書已云慰相見翻成悲語因避地改鬢緣憂國絲
當君前席日是我歸耕時去去各努力明德以為期

雷慕塘侍御以詩招遊焦山倚韻奉荅

為訪鯨魚窟因陪騘馬来片帆江月近孤嶼海雲開
勝此逃名地深慙作賦才鶴銘千古案磨洗待君裁

金山

布金開寶地浮玉擁高臺帆影尊前落濤聲海上来
江心真菡萏京口小蓬萊半偈留禪室遥天首重回

得曾將軍子澄書

閩海書初至開函坐夜深雖投曾母杼終白不疑金
往事千行淚孤燈萬里心主恩猶未報莫遣二毛侵

賢首山房夜雨

春雨朝何急僧堂夜轉空驚雷爭衆壑敗葉響千峰

小榻諸天上孤燈萬木中塵緣消淨界無語頌玄工

種竹

欲種千竿竹先鋤半畝蔬僻同楊子宅富擬鄭侯居
雅志非棲鳳閒情且釣魚自栽辰日簡莫惜枉吾廬

普濟寺次荊川先生韻

石磴逢僧引荒林喜夜從嵐光迷古閣秋氣爽高峯
對月吟山鬼憂時想卧龍更思投老計一洗俗緣空

深山夜行

回顧蒼茫裏深林覺夜分月光浮遠漢山影接孤雲
宿鳥衝人起啼猿隔嶺聞殷勤喚同伴相逐莫離群

山中夜坐

秋爽木蕭蕭山空夜寂寥嶺輝蟾影潔天遠鴈聲遥問偈參三昧談詩憶六朝病懷涼得藥直欲坐通宵

聞砧

微雨正新晴初聞砧杵鳴淒風傳別院逸響映高城月落聲逾急衣涼夜轉清年年勞素手遠寄玉關情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萬壑秋聲靜千崖月色清歸僧衣屨潤棲鳥羽毛明對此塵心盡因之夜氣生援琴時一奏遺響動蓬瀛

龍華泉

泉水來何遠縈迴勢轉溶寒宵清逼月深窟險藏龍僧舍添新汲雲崖響暮鐘縱觀溟渤迥萬里欲朝宗

重過龍旋寺

重過龍旋寺石橋尚宛然泉聲疑遶榻峯勢欲摩天古殿多秋色疎林逗晚煙追思遊此地一別已經年

謝何啟圖宗伯惠菊

竹葉雖無分籬英尚有情渴調甘谷水夢繞錦官城豔態人心別幽香病眼明頹言持晚節共保歲寒盟

南陽道中

十月南陽道霜風客鬢凋目隨征鴈去魂向故山銷亂竹斜通徑層崖險度橋旅懷堪自遣村外酒旗搖

宿白馬寺

孤村生暝色落木帶愁煙日淡平蕪草天清野渡船偶來白馬寺翻憶赤烏年髀肉悲馳逐僧窓一悵然

早行江渚待渡

西巖孤月墮南浦亂燈明江靜漁歌遠天寒鴈字清煙波終古意蓬鬢故園情何處覓舟子蘆花攪棹聲

新野道中感懷

敝裘風力急曠野氣蕭森落日問程遠前溪流水深青衫羈旅淚白髮倚門心愁極看長劍聊賡梁父吟

贈唐抑所館丈　冊封鄭藩

聖主隆周典詞臣出漢庭琅函金錯落寶節玉光熒攬勝探王屋高吟壯使星經帷資啟沃春水早揚舲

送公東塘館丈謫澤州

歲暮河東去臨岐各愴神莫傷千里謫且保百年身別駕官非冗詞垣跡尚新賜環方計日遲爾鳳池濵

壽戚安八十

桂子三秋茂萱親八袠強詞人歌上壽佳節近重陽白髮持孤操黃華殿衆芳東籬歸未得為爾媿斑裳

送莊梅谷太史奉　使關西便歸壽尊公

蹕輶金門直恭持玉節遊旌旗歌出塞茅土詠分周
雲篆閩山曉星軺隴樹秋大椿千載茂應憶鳳池頭

夏日訪桂菴上人明因寺

度世尚應世出家猶在家案頭窮萬卷門外憶三車
淨水慈雲覆清香慧日斜無勞除綺障久矣悟空華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燕寢凝香地龍墀射策人雄關嚴虎豹高閣待麒麟
列戟青油壯稱觴綵服新耕屯絃管沸塞草自長春

送劉書川尚寶謫守興國

執手河梁別君為去國人一塵仍出守直道豈謀身

漢水逢漁父甘盤識舊臣承明應再召翹首望車塵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　召忌者中之謫晉
藩幕賦贈

嚴程趨晉幕尊酒別燕山金石銷讒口風霜變壯顏
花封絃誦遠薇省簿書閑不用傷淪落　君恩擬賜
環

送陳別駕之信陽

帝里原通籍參軍舊有聲五雲承簡命千里佐專城
自古催科苦勞君撫字情寄言申父老斗酒樂春耕

送鄉人南還

送爾還鄉國因之別恨生鶯花縈古道雲樹拂離旌
日落淮南遠天高薊北情黃山田二頃吾亦欲歸耕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悽然荅謝

追憶懸弧日空堂暮轉辛松楸雲外夢風雨客中身
鬢與年光短人隨宦跡陳感君慰寂寞書寄為沾巾

蟋蟀

蟋蟀緣何事清宵細細吟乍聞疑屋角傾聽又墻陰
不盡羈臣語能盈怨婦襟感時兼抱病為爾總關心

中秋陰雨

此夕稱佳賞孤尊惱客情素娥天亦妬華髮爾何爭

微雨登樓賦淒風搗練聲盈虛知有數獨守太玄經

其二

殷勤把酒問辛苦為誰圓離合同今古陰晴閱歲年
長門粧鏡冷遠塞戍衣單莫怨清光掩輕雲亦偶然

苦雨

秋雨欺寒士經旬不肯晴殘燈千里夢破壁四簷聲
書為窮愁著身因懶病輕無人問幽寂長自掩茆衡

五言排律

頒曆

天子朝冬朔星官候吉躔曆頒〻　金闕曙　制聽玉

階傳洪景開三正歡聲徹八埏龍官頻爕理鳳紀遍
推遷漢署葭灰動堯階蓂莢鮮四時誠玉序列宿信珠
聯元會　皇圖鞏中和　聖德全　渥恩先侍從大
賚遍民廛亭逐陽和轉春隨泰運旋感時何以報犬
馬竭餘年

郊壇扈　駕　賜觀齋宮温室　賜金椰瓢銀
八寶紀　恩代中堂作

漢時卿雲麗周郊旭景暉仙韶聆鳳吹太乙衛龍旂
和煦窺璇室齋明啟御扉纁盈香霧繞蒼璧瑞光圍
椰盌兼金質天花八寶飛吉祥珍禁禦消渴飲薔薇
異數斯為盛奇逢古亦稀孤忠期皦日永以表恩輝

陪祀　帝王廟有作

景德崇嚴祀修禋啟閟宫靈旂風上下葆羽殿西東
百代明良合千官肅穆同祼將承帝命奔走竭愚衷
俎豆陳芳潔精誠冀感通宫縣諧雅奏佾舞象成功
一德歆無間千秋祀不窮馨香隆泰運黍稷永年豐

益王燕劳應教

建國隆周典分茅陋漢封盱江恩澤遠姑嶺瑞雲重
地勝宫門迥陽迴苑草茸緹䋝大庭陳醴席嘉宴起
歌鐘劍佩分清切箴圖仰肅雍簫韶儀鳳鳥曼衍出
魚龍繾綣蘭膏繼殷勤桂醑供銀箏調鴈柱翠釜獻
駝峯促坐情偏浹傳觴禮愈恭小心遵　聖度大雅
冠　皇宗忠孝天資篤清虚秀氣鍾無煩延海岱自
可並喬松疎拙慙專對逶遲慰異逢永言祕鴻寶尚
冀紀玄蹤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玄既隆昌運嵩靈產異才箕裘承世業科第掇掄魁
神解驚中土宏猷耀上台許身元稷契作賦陋鄒枚
史局三長擅經帷一德推成均敷至教邦禮贊淵裁
師傳崇難擬君臣契弗猜　今皇思啟沃舊學日追
陪造膝嘉謨密開誠相業恢周鈞歸旦奭商弼識伊
洫獲讜諸臣別盈庭衆議摧海艘閒傍島塞馬靜無
埃由豫酬孤顧劳謙服九垓銀章須鳳篆御廐賜龍
媒曠遇真千載温綸日幾回陽和隨處布壽域自天
開黄閣清風遠瑶階紫氣来大河為玉液少室即冊
臺不用庚申守何煩甲子催多男看竇桂延世茂王
槐桑梓垂餘蔭駑駘媿下材長途劳策勵化雨荷栽
培冠蓋趨華宴殷勤獻壽杯萬年調玉燭四海詠康
哉

進春侍班有述

北陸凝陰盡東郊淑氣淳晴煙迴苑柳瑞日映階茵
鸞輅珠旂曉龍樓綵勝新土牛呈稔歲金馬進宜春
玉燭傳佳節青陽應吉辰冠裳懃鷺序拜舞頌鴻鈞

送潘少泉使君遷留都少尹

八月揚舲去孤城落木陰朝廷京兆重根本秣陵深
世泰無南北公才裕古今惠柔申伯政佳麗六朝吟
鳳去仙臺迥龍蟠王氣森昔賢多感慨勝地任登臨
媿乏明珠贈徒懷國士心芳蘭江路永凝望欲沾襟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有美西川彥岷峨秀氣鍾窮經先奮跡射策蚤登庸

吏事專城最文章秇苑宗廉平遵孔訓惠直頌申封
治績光千石徵書錫 九重鎬京雄建業 國計仰
司農鍾阜朝霞絢秦淮夜月溶地原誇踞虎人自是
猶龍五載交情重三春別思濃鶯花憐遠道尊酒歎
孤蹤謝樹培棠蔭賢山峙峴峯頭言宏翊贊曠代羨
奇逢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蒞地近龍旋龍華諸名
勝僧苦邀不肯往聞攜有侍兒作此嘲之

古寺千峯裏清鐘雪後天蹇驢堪入畫蘿徑若登仙
老衲聞佳客呼童汲遠泉如何安石屐翻作子猷船
衝虎歸非易驚鷗去可憐王陽元畏險謝朓未稱賢
恐負青樓約應無白社緣煙霞重回首為誦北山篇

亡女生日

生日今思汝他鄉苦病予嬌姿憐索果遠別憶牽裾
道韞能成詠緹縈解上書歸方三載內逝已七年餘
幽谷春蘭折深閨夜月虛毋墳東咫尺猶淂慰離居

送葉崇山之官棗陽

中國詩書冑梁園詞賦才領符之楚邑捧檄下燕臺
兢憚神君至歡呼慈父來遠尋羊峴碣近舉習池杯
白日光嚴穴清風遍草萊璽書徵瑣闥民隱若為裁

贈趙生會舉

燕市初逢爾悲歌意自親黃金求駿地青海射鵰人
馬服書應讀營平蹟未陳誰能安燕雀遐想繪麒麟
說劍真無敵投壺若有神好乘俠少氣萬里靖胡塵

師竹堂集卷之四

師竹堂集卷之五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光射罘罳海日懸香飄合殿奏鈞天華夷共祝無疆壽雲物應書大有年太液波融凝淑氣長楊風細散輕煙泰平元會真奇遘顒上陳思保善篇

慶成宴恭紀

禮隆　大報慶時雍日暖彤墀佩玉瑢合殿香風迴燕雀鈞天廣樂雜魚龍賜酺漢宴無勞紀湛露周歌

喜再逢　宣勸上尊成既醉孤忠感激效華封

萬壽節習儀朝天宫

預祝萬華寶月圓玄元宫殿肅千官天心道協明河直仙掌光凝瑞露簇金鏡錄成思欲獻瓊樓高處不勝寒闌山一點同今夕何日清輝得共看

承天門候　駕

壁薦瑶壇禮報成前驅午夜啟嚴城天街錦樹千官立複道簇星萬炬明冉冉紫霄迴寶輅森森丹陛駐華旌雕蟲應謝揚雄技欲賦甘泉感媿并

九日登華城候　駕

千官九日候　行宫虎旅龍旂望眼中叠嶂煙嵐浮酒綠疎林霜葉上衣紅鄉心暗度關山月寒思遥傳大漠風莫問茱萸誰健否洪鈞壽域八荒同

扈從曉發夜宿山中

天高木落日初晴瑞麗鈎陳扈蹕行父老歡聲爭望幸山川佳氣已先迎秋成雞犬千家静夜肅貔貅萬竈明　聖壽無疆民永賴　玄宫空負子來情

駕幸西苑觀穫恭紀

上林爽靄值秋天西内欣看御仗連百畝黄雲收漢苑千箱玉粒積周廛載歌耒耜豳風詠遠陋膏腴灞

水田　王業艱難垂裕永康衢世世祝堯年

冬至　駕出南郊

南端霽色轉朱旂萬乘迎陽出紫微三殿慶雲隨鳳輦千門晴雪照龍衣明禋禮樂周雍秩繚繞山川漢畤圍獨有揚雄叨扈蹕甘泉歸奏奉　恩輝

雪霽早朝

曉角高城凍未消天街殘月趁趨朝清霜燦爛明宫瓦餘霰霏微綴苑條馥馥瑞煙凝寶座泠泠廣樂奏仙韶春和議賑明時事顒奉　温綸下九霄

待漏闇試

銀燭光凝瑞靄濃遲遲宮漏滴銅龍星懸北極層霄
近月落西山宿霧重立仗豫調天廐馬鳴珂遥聽景
陽鐘求衣華袞思無補慙媿清朝鵷鷺淀

蒙　賜御筆大書紀　恩閣試

帝灑奎章賜輔臣瑶函初捧墨華新共看舞鳳翔天
際忽訝神龍出海濵飛白當年徒筆札淬青淀此賁
絲綸黃扉恭對　恩光渥感激無言誓致身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　上起立以聽代中堂作

琅函肅啓翠華臨講説貞觀意獨深勿極聰明妨蔽
塞常師儉約鑒荒淫觧順敢盡詞臣技前席應孚

聖主心立聽無芳欽大寶日星昭著有　皇箴

上林紅杏雙燕應　制

上林紅杏本仙姿乳燕雙雙煖更宜輕逐曉風迷蛺
蝶微拖香露濕胭脂花間並語疑鶯囀苑外低飛學
鳳儀靈囿春和欣對育不妨長繞萬年枝

黃鸚鵡應　制

奇姿被服麗坤文仙種元非羣羽群中色雅宜金屋
貯黃裳時睚御袍薰性靈慣學宮娥語恩重應忘隴
樹雲清夜長秋宣妙偈普陀岩畔禮慇懃

恭題　宣廟御筆花驄馬應　制

玉墨花驄繫禁林田頭曲臆感恩深雄姿颯爽黃塵
靖　睿思經營白晝陰宛地已能空萬馬燕臺枉自
重千金非緣　御筆圖神駿要識兢兢朽索心

恭題商喜紫騮馬應　制

水淺沙平碧草芊神駒飲齕自迫然貢来尚帶函關
氣牽立全籠御篆煙天廐真龍今再見人間凡馬敢
爭先册青不數開元妙蹀躞應同樂府傳

題四季耍孩兒應　制

百子宫中百戲宜尋芳避暑競新奇錦繃的皪長生
殿玉臂交加太液池麗日喜看縈棣蕚薰風時聽奏

塤箎後星旋拱前星耀卜世綿綿未有期
碧梧金井夜涼生又見同雲滿禁城竹馬斜穿仙桂
馥雪獅巧對瑞梅横剪桐不敢為兒戲讓棗交相篤
友情龍種六宫傳畫史螽斯千載詠芳聲

瀛洲亭古栢閣試

静几幽軒接建章階前老栢欝蒼蒼錦官人去風霜
苦玉署根移歲月長似見虬龍盤古砌忽驚雷雨晴
虗堂誰云材大難為用留取清朝作棟梁

二月閘漕舟已過洪入閘

春煖新渠静不波隋隄楊柳映青莎錦帆二月離洪

險白粲千艘入閘多足餉漫思唐相晏轉漕今有漢
庭何　至尊旰食淫茲慰賑貸無勞議歳和

送蕭乾養年兄奉　使琉球

青瑣仙郎下絳霄麟袍龍節寵光遥月明孤嶼樓船
穩風静炎洲颶浪消　天子威靈馳日域蠻邦景物
攬星軺歸來應陋玄虛賦海晏雄篇頌　聖朝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修分韻得
童字

帝城臺榭鬱相望選勝偏宜白晝長冷浸清漣涵古
木翠流幽石媚新篁千秋俠氣空燕市一曲薰風散

建章休沐恩深貪雅集不妨燒燭漫傳觴

送吳惺初侍御出按山東

攬轡行行出建章陽田驛路日初長花驄先帶霜臺
色峨豸猶含玉署香溟海波澄春寂寂岱峯塵靜曉
蒼蒼年來桑梓關心切願寫瘡痍達　聖皇

楊方湖侍御按我兩河既督　昭陵工竣陞海
道憲副駐節登州賦此贈别

西臺幾載擅高風控制滄溟簡　帝衷豫土省方驚
繡斧　昭陵畫地贊玄工油幢竹部山城静鈴閣憑
闌海市雄重譯只今歸　聖主波澄千里繫艨艟

中秋對月懷趙定宇吳復菴二館丈

木落霜清歛夕煙玉盤冉冉上遥天敲砧西苑憐今
夜吹笛南樓憶去年黑髮妄希靈藥駐白頭誰見逝
波還美人千里音塵絶那得登高不惘然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元老逍遥七袠尊詞臣省覲出金門十洲紫氣迎仙
仗九月黄花釀壽樽浩渺嘉陵延世澤崢嶸棲樂賁
殊恩玄蹤相業無勞頌自有煌煌　帝語温

登肇華城樓有懷世昌弟

野曠蒼茫落日陰危樓縹緲獨登臨風高遠塞飛寒

葉霜冷深閨急暮砧萬里那堪舒病眼一官何事負
初心南雲望斷孤鴻杳把酒憑闌思不禁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齋
李夢池劉衡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風雪連宵撼敝廬玉堂忽枉故人書梁園授簡才應
竭郢地聞歌歎有餘雅興未回王子棹虛懷今御李
公車瓊枝銀燭相輝映獨倚薰篋轉媿予

乙亥除夕

通籍承明五歳除年華來去渺愁予氷消殘角迎春
早香燼空齋坐夜虛肉食漫勞唐舉相谷神常讀老

聃書清朝多病慙無補何日南山卧敝廬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覲

仙郎青瑣重朝端持憲新加獬豸冠羆虎千群臨渭水鶯花三月出長安垂衣此日逢　堯舜破膽從來說范韓黑鬖司徒娛綵服朗陵爭繪畫圖看

暮秋同李龍美諸君宴王氏山亭

菊過重陽尚未開時逢秋暮好登臺遠山不盡寒雲外落木無邊御水隈世態可消長客感賦成況有大夫才與君十日東籬下徐採芳英入酒杯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天官上績簡　宸衷瑞感仙麛產署中紫纈不須神二女畫車先巳兆三公銅牌紀壽年應遠金鉉承恩眷更隆科第綿延元世業湖南歌宴聽秋風

送陳侍御督鹺兩淮

憲節逶迤度潞河即看斥鹵盡恩波漉沙雪積私昏羨煮海風清國計多鹽鐵百年遵筦榷淮揚萬竈起謳歌孤燈辛苦緣封事不寐應知想玉珂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南

璽書恭捧出神州錦纜牙檣擁上游雨過遠蒸雲夢澤月明清嘯武昌樓握籌策久推劉晏轉餉功應首鄭侯聞道東南民力竭素餐徒抱杞人憂

潼關阻雨盛敏[illegible]館丈邀登城樓

雉堞孤懸灌木叢憑闌縱睇起悲風三峯太華重嵐外九曲長河急雨中阡陌總非秦故土冊青遥憶漢離宮只今萬國車書混設險何須百二雄

渡河

津吏初迎曉色開樓船簫鼓渡悠哉函關紫氣三峯近星宿黃河萬里來古岸漫尋盟石處中流遐想濟川才西馳玉節原親睦莫作乘槎漢使猜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予登毗

時陳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同年

天涯兄弟聚邢襄秋暮登高共舉觴故壘百年銷劍戟新城三輔壯金湯碧雲紅葉砧聲急楚木吳山驛路長　聖代只今封事少知君未肯薄淮陽

段太尉祠

太尉荒祠草樹幽停車斜日薦蘋羞槊梟叛卒頭欣戴笏委空堂血尚流死事真堪巡遠並成功未許晟瑊優低佪詞客難為賦千古雄文煥柳州

驪山懷古

華清遺跡亂峯間殂節聊乘半日閒繡嶺春回空寂寞温泉人往自潺湲千秋不復陳金鑑七夕徒憐誓玉環阿濫曲終村笛晩牛羊滿目下驪山

温泉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皇發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惟有悲風吹晩松

乾陵

乾陵雙闕峙高岡象馬夷酋儼列行一代大倫争子姪三朝宏業忽周唐南山枉費秦皇錮西盗終窺呂

后藏無字穹碑誰記述九原重起駱賓王

邠州大佛洞

梁山絶壁俯涇濱寶閣雲間現法輪共詑五丁開石洞仰瞻十丈坐金身莓苔半蝕初唐字香火誰祠避狄人往蹟無勞多感慨茫茫浩刧總飛塵

浩文川中丞招飲貢院

高名十載切躋攀此日登龍一解顔塵上文光迴北斗尊前佳氣對南山升車往績澄三楚開府先聲讋八蠻辛苦為言秦父老中興良弼待公還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獨上高樓俯大荒海天秋色正蒼蒼孤城落木砧聲急遠嶠寒雲鴈影長百歳那堪餘短鬓一尊今又負重陽雍門苦調同千古且挿黄花閲戲場

卧龍岡謁諸葛武侯祠

瘦馬殘陽過石岡人傳丞相有祠堂英君自信忠貞篤庸吏焉知將畧長二表已揮今古淚三分終限魏吴疆可憐後主甘啣璧天上應隨北地王

太和絶頂

太和宫闕在雲間百丈氷梯盡日攀樹色微茫分漢水嵐光縹緲接巴山何須採藥尋三島直欲乘風扣

九闗徐福不來滄海變長天孤鳥自飛還

鄭明府邀遊少林寺

高僧名嶽苦難逢覽勝何緣撰屐從寶界三華饒薜荔晴空二室乡芙蓉仰瞻峻極歌周雅遐想嵩呼侈漢封浩刧人天無色相西來應悔示玄蹤

陽羅驛寄張子薑館丈

使節驅馳宿楚鄉郵亭喜近蓼花傍江空高枕濤聲急月冷中庭樹色蒼老大乾坤孤嶼在銷沉今古逝波長秦淮況是通潮處極目仙舟路渺茫

富口甘將軍廟

富口停舟捫薛蘿將軍祠廟此經過謀禽黃祖威名
壯勇讋曹公戰績多快意吳歈歌欵乃乞靈楚覡舞
娑娑帆檣來往神鴉集捲雪年年作怒波

仲冬望夕黃龍洲對月

夜靜扁舟下豫章澄江明月接微茫鏡中先射黃金
塔天上寒生白玉堂漁火幾家人寂寂闌山一點樹
蒼蒼思鄉懷古情無盡釃酒悲歌坐未央

賈孝徵侍御崔獻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海天高閣占鷗沙返照平蕪望眼賒檻外濤聲驚貝
葉尊前帆影浸蘆花當年誰送潯陽客此日虛隨漢

使槎醉別獨歸江琵琶月明彷彿撥琵琶

渡江駐滕王閣曹荔溪中丞自德化馳來過訪
適夜分矣識感

片帆幸渡南浦津郵亭四壁無居隣王事辭親敢嗟
怨客子畏人多苦辛蔡戟遥臨已夜半醇醪自醉知
情真孤燈脉脉徒感激欲歌行路愁傷神

南昌館滕王閣師同甫李惟賢二大參見過倚
檻臨江

傑江雄文世並傳洪都名勝枕江邊憑虛欲吸千峯
雪眺遠真窮萬里船畫棟朱簾人已去落霞孤鶩景
依然懷歸王粲偏多感況復寒潮送暮年

同朱雲岳僉憲登麻姑山

初辭玉署瀛洲地來訪丹霞小洞天（仙都觀門榜）雙瀑懸
崖飛素練五峯當戶鎖蒼煙方平遺像摧風雨魯國
殘碑閱歲年回首仙壇成往跡何須清淺問桑田

東鄉道中

翠微濃淡上衣裳道出山陰應接忙處處松杉傍溪
屋家家樓閣竹為牆平沙小市邀沽客古木叢祠坐
女郎不聽猿聲腸亦斷天涯東望是吾鄉

桐廬大雪遇傅慎所侍御戍田舟中夜話

風雪舟中共一尊相逢疑欲賦招魂十年死別孤臣
淚萬里生還　聖主恩炎海莫悲容鬢改故園猶幸
菊松存九關虎豹今潛遯壯氣終當叩　帝閽

同陸敬承太史謁瀫陽先生靈洞山房

會心終日狎禽魚林壑幽深自結廬靈洞月明常煮
石危樓雲護好藏書有時開逕延三益獨坐忘言契
六虛　聖主只今資碩輔可容學士碧山居

同大司馬崌崍張公謁岳墳

殘雪方舟渡六橋棲霞祠宇薦山椒金牌鐵騎無勞
問白馬朱旗尚可招南向樹同丞相栢西湖水接伍

胥潮祁連鬱鬱環孤塚麥飰諸陵久寂寥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日湖山物候新竹輿蘭槳混遊人六橋雪霽清波漲三竺煙消翠黛勻梅蕋未逢西驛使柳花遥媚北堂春石渠仙侶應相憶委珮鳴珂散紫宸

元夕次馬思愚韻

魚鑰春開不夜城喜調玉燭泰堦平珠燈影射鰲山曉錦瑟風傳鴈柱清滿地遺鈿香霧杳一天明月彩雲輕芳辰依舊年華改獨折寒梅對短檠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漢庭飛將出明光郡國前驅負弩忙佳麗六朝誇建業元勳千載重岐陽喜看居守增天塹況復登臨近帝鄉恠道鳳臺多絕唱青蓮宗派到君長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柱後勳名舊切雲新提鶚印擁三軍飛霜曾覩吳門練傳檄驚看蜀道文恒嶽天清占象緯滹沱月白靖妖氛泰平千羽 皇風穆馳騎無勞露布聞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幾年遼左樹奇功移節雲中簡命隆絃誦月明刁斗静耕耘風煖戍樓空龍沙萬里勳逾茂馬邑千年地轉雄莫謂承平餘五利安攘原不恃和戎

人日小亭黃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幽亭人日春可憐蠟梅玉梅開相連氷肌雅宜金屋貯芳英故傍白衣妍小牕踈影月半墮誰家哀笛風初傳折來少婦泣如雨征夫遠塞何時還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夜分月出得清字

良宵燈火映山城玉燭光調喜泰平繡佛長齋持半偈老梅殘雪占雙清律吹幽谷回春意歌聽輿人作頌聲太守風流歡未已持杯還待月華明

元夕大雪張燈集伎奉何仙室夫人夜宴分得壇字

山城積雪釀嚴寒窮巷張燈亦自歡翠帶香飄金菡萏紅妝春滿玉闌干占星喜聚耆英會樹幟同推大將壇莫道良宵成小集郡人已作畫圖看

春雪簡何啟圖

樓臺冷落元宵後風雪連綿二月初城上啼烏爭墮地案頭飢鼠亂翻書夜行忍迓幽人棹晝卧寧要縣令車抽秘騁妍方憶爾（見謝莊雪賦）大裘廣廈亦愁予

送宋遜菴公補守福州

閩海雙旌驛路長九仙山色欝蒼蒼嶺陬已奏循良績申國猶分俎豆光華轂郊行春露冕黄堂燕寢晝凝香驅蝗渡虎君家事徵拜應看佐　廟廊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倡首句因與戴肩吾程士元諸子共集成之

畫樓紅杏雨争妍春色多情最可憐繞砌芳菲堪製錦倚闌縹緲擬登仙雲飛南浦簾初捲雨過西山樹欲然莫為傷心輕濺淚前村且雜杖頭錢

送林使君守汝南

薊門晴旭送仙旌驛路争看負弩迎汲黯淮陽傳往

績文翁巴蜀已先聲鄭莊館闢星常聚懸瓠城髙月倍明典郡莫興留滞感漢家良吏每台衡

五日感懷

午日蕭然掩竹扉閒庭時見燕雙飛龍舟誰閲陂塘竭角黍難充市野餞往日回風悲屈子澧蘭沅芷憶湘妃行吟憔悴非吾志獨上危岡一振衣

壽世昌弟

弱冠遊梁志未伸壯年終不赴成均恥隨標榜稱名士甘守清貧作道民奏樂登臺簫引鳳著書閉戸樹成鱗白頭兄弟常相伴蒲酒榴花歲歲新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冷浸瑶階濕欲流參差桂影玉杯浮纎毫可數疑晴晝灝素平分作好秋此夜獨看憐竹院去年同賞憶江樓青天碧海無今古争使愁人不白頭

送秦杜村兵憲川中

魏尚雲中久著名十年捬髀軫　皇情豸冠象簡金臺下憲節油幢玉壘迎落木蕭蕭離思遠寒波渺渺旅懷清延賢幕府收奇績遊客争歌蜀道平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母

揺落星河欲五更山城元旦亦孤清風傳殘角悲無

定春觧寒氷睹有聲辛苦報劉成往事艱難捧檄感餘生　君親恩重頭將白不為年華涕淚横

過大王沖 此地多虎故名

羆乘晚過大王沖落木蕭蕭起怪風沙渚遺踪心頗悸溪山殘血草通紅渡河遥想循良政攘臂空差壯士功歳歉徵求皆赤地可憐猶肆爪牙雄

送張涵濱司理汝南

賢書蚤歳冠山東得意看花春正融遷史儒林推魯國漢廷法吏重張公天中懸望隨車雨海内行揚攬轡風虗已求言逢　聖主好於封事竭孤忠

春日侍何夫仙室遊豊泰菴次韻

汗青未竟歸來晚攬鏡翻驚鬓已華何用浮名誇彩筆久知塵世等空華祇園金布期無盡苦海濤生詎有涯但願年年隨杖屨持經絕勝草黃麻

遊黑龍池值雨

真宰運斤成異境玄工鑿石作靈湫雲生古殿陰常結嵐合群峯翠欲流雷雨只愁神物起參苓聊為病軀留不因雅性躭幽賞未信茲行是勝遊

送虞部郎牛唐麓致政南還

春明門外潞波新暫繫蘭橈意自親欲語汀花薰席

煖多情檣燕送杯頻齊南誰復知三宿林下于今見一人予亦挂冠從此去翠虛高閣結芳鄰

失鶴

遼海飛來歲月深山房賴爾伴孤琴亦知軒寵終非好無恠雞群不可尋飲啄可憐空碧沼遲廻猶想步幽林應同赤壁三更夢一任青霄萬里心

無題

折齒誰云廢嘯歌墜鞭吾亦感嗚珂章臺楊柳情偏切湓浦琵琶泣最多為雨為雲愁北里傾城傾國總南柯獨憐辛苦田家婦老去無由見綺羅

贈醫士無錫陳生

道隱軒岐漸失傳知君秘授得真詮丹爐自製廻生劑竹杖常懸赴急錢南國家留藏器譜上池源接惠山泉憐予久苦膏肓症何惜刀圭為少延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南巖幽桂有芳叢並馬衝泥霧靄濛飛瀑寒生諸壑暝重嵐晝結萬峯同慧雲淨護青蓮地法雨閒聽紫紺宮可信維摩常示病不能花逐下山風

送洪穆菴謫倅大同

蕭蕭落木薊門秋執手河梁思轉悠訖語莫傷慈母

起悲歌且共酒人遊雲中將士知遷客中國兒童頌故侯負弩君無畏遠塞賜環予日望神州

夏日同李仁卿郡伯田子秋郡博遊何啟圖宗伯園池次韻

避暑幽林汎碧潭坐傾河朔半沉酣漫論廣廈搆千萬且喜孤航受兩三翠流雲通海上垂虹斜日映湖南茫茫彼岸求慈筏非馬離龍未易談

壽宫保春陵王大司馬

太和靈秀埒高嵩特毓元臣簡 帝衷千載安攘資偉畧三朝勤苦竭孤忠金莖露賜恩光渥油幕香凝

壽域同莫訝新秋神愈王吾家舊有黑頭公

山居漫興

揺落秋光未足顯黄花紅葉間青杉薄田穀熟聊供秖荒圃蔬肥可慰饞劍敵一人身亦廢舟期九轉骨應凢長天目送孤鴻去千仞危岡拂槳衫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田子秋有贈次韻志感

橐鞬且漫詫登壇甍苡應憐險路難伏闕緹縈逢主聖入關范叔憶身寒生兒但可稱豚犬詒穀誰能比桂蘭往事酸辛頭盡白頻將勳業鏡中看

子秋改學宮西池為大夫湖語具叙中文甚工

而事甚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方塘久傍泮池開一鏡空涵申伯臺小艇忽驚人舉棹中流即有客傳杯窮源直欲乘槎去問字何當載酒來為賞嘉名誰作賦登高原屬大夫才

泛舟

一夜㴐河新水生孤尊短笛放船行雲流幽壑帆檣濕棹入危灘草樹縈極浦遥天心共遠浴鳧飛鷺眼雙明扣舷日暮聞漁唱回首滄浪媿濯纓

湖上夜歸呈李郡侯

別業城東敞竹扉迴塘清樾翠成圍荷翻宿露金魚戲柳拂晴煙畫鷁飛冠蓋百年同蟻聚乾坤五日此漁磯皆山不減環滁勝豈樂欣看太守歸

暮秋啟圖學士招凌波館賞菊即席有作

名園佳菊媚秋光詞客東籬共舉觴霜蕋葳蕤仙子笑露華縹緲羽人裝已憐晚節宜孤介更愛幽姿殿衆芳畢鉉久推調燮手好和甘谷壽吾　皇

壽靈壁侯太夫人

錦帆白粲蔽江來玉帶蟬冠擁節迴西極久膺王母福東征共羨大家才侯鯖羅列供珍饌御醴殷勤上壽杯莫豔元勳盟誓遠慈幃燕喜即蓬萊

史館雍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閭爾慈親八十強寒燈深夜補衣裳安居不用誇金屋珍味時能寄玉堂已見孤貞綿鶴筭還看褒表錫龍光憐予有母年幾若縮地無由捧壽觴

庚申先塋除夕

草屋蕭然少四隣夜深童僕轉相親寒燈耿耿渾無寐孤塚凄凄若有神隙馬令人悲甲子尸蟲由爾訴庚申川原一望悲何極愁見陰風哭野燐

清明遊西山出郭即事

阜城門外草茸茸釀得春光似酒醲寺列西山看聚

蝗峯朝北闕舞飛龍香輪注目迷芳徑麥飯銷魂奠
墓松回首故園何處是暮雲煙樹幾重重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鎮

秋高上谷起歡聲紅葉青山映旆旌飛將到今誇隴
右功臣自昔頌西平令嚴刁斗胡塵靜樂奏鐃歌塞
月明　聖代元勲輝竹帛勒銘不用屬書生

中秋邀郡守玻瓸張公遊賢隱山寺即席作

四時之月惟秋月月到中秋分外明八萬二千工欲
滿一年十五喜先晴光搖遠漢連江白露冷空山徹
骨清太守醉歸人影亂娟娟深夜照蓬瀛

詠簷前鐵馬 時年十四

大宛從征獲貳師爭如鑪冶範形奇突圍獨與西風
戰立杖羞隨上廐儀峽口暮猿悲亦減戍樓殘角韻
因遲千金誰買神駒骨一夜秋簷萬里思

秋夜

城柝敲殘坐夜深蕭疎商籟滿高林生寒暗覺孤燈
結卜雨先愁病骨侵久客漸銷彈鋏念長貧惟有灌
園心尚平雅志何年畢悵想煙蘿寄素琴

秋懷

短墻蟋蟀叫偏能夜靜虛堂斷復仍鄉淚落如金井
葉病懷清似玉壺氷貧逢陰雨猶難遣秋到中年愈
不勝惟有床頭雙劍在寒光高映讀書燈

劉仲修觀察六十

廿載歸田鬢未皤　帝城風物自婆娑高名七子公
稱最大業千秋仲孰多喜值芳辰爭促席閒看花甲
任飛梭然藜天祿成何事頌酒呼盧且嘯歌

燕子磯關侯廟

浩浩長江日夜流將軍祠宇燕磯頭千尋恠石伸英
氣萬疊洪濤鼓壯猷顛沛可憐扶漢主蒸嘗何事對
吳侯興亡一笑皆陳跡極目斜陽數點鷗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察
韻是日談鄧定宇事昨使豫章與定宇有共隱
天池之約故末及之

開府城西故有廬賢峯環抱水雲居蓬牕共坐幽人
艇華轂驚迎憲使車羽客漫疑身是鶴濠梁寧信我
非魚江干舊侶幽盟在木落匡山好著書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器周子春何啟圖
王拱之集周仲謨宅

多病愁登九日臺追歡聊共菊花杯小鬟自是吹簫
侶豪客咸稱作賦才落帽勝遊堪再續沾衣往事不

須哀茱萸但願年年健竹葉何妨夜夜陪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 時以亡室之喪請告南還

除夕天涯强自寬孤燈殘雪不勝寒多愁轉覺流光易久客真成行路難上苑煙嵐先嫵媚中宵星斗尚闌干牛衣共泣人何在獨坐傷心淚暗彈

元日臨洺道中

倏逐征輪淑氣新寒帷處處可怜春青来驛舍山迎客綠發河橋柳媚人三逕關心懷栗里五雲回首戀楓宸白頭東觀成何事未老應慚蚤乞身 未老乞身達士也予故愧之

亡室久不克葬辱啟圖夫極力物色得佳壤焉感激之至情見乎辭

旅櫬經年厝淺沙迷途勞示指南車浮生百歲誰非客廣廈千間此是家狐首聊堪酬素志牛眠詎敢異空華桑田陵谷須臾事感結重泉未有涯

師竹堂集卷之五

師竹堂集卷之六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排律

禁中春雨應　制

微陰曉結綠楊隄淨浥天街碧草齊瑶圃嬌鶯藏濕葉御篟歸燕帶芳泥霏霏宿霧霑袍潤霎霎輕雲壓苑低太液恩波流處遠西清曙色望中迷罘恩懸溜宮鴉靜陛楯休番仗馬嘶此際　皇情應感悅四郊霢霂慰蒸黎

賜藕鮮恭紀 代中堂作

太液青蓮拂翠蘋深根十丈漱芳津鸞刀才薦氷姿潔鳳閣初頒玉腕新春璽飄飄香有跡雪犀點點淨無塵金莖漢室徒虛賜瓊屑仙家未足珍須廣　聖懷求治理誓持素節效絲綸沉痾盡滌　君恩重忍登荷裳乞此身

除夕湖上夜歸

戩林簫鼓動春聲除夕松棚萬戶明已訝清輝流淨練還疑野燒傍高城波光瀲灔文魚躍樹影參差烏雀驚辭臘寒梅同玉映媚人芳草帶煙生誰憐物候添鄉思且逐繁華暢旅情来日畫船重載酒湖山隨

處結新盟

壽仙室何丈六十

六旬花甲延仙籙五月葵心釀壽醴華轂乞身陪洛
社黃扉有子翊虞廷循良上績留淮楚騷雅中興揭
日星健翮又看雙鳳起長年那藉九還靈晴蒸芝鼎
分榴艷曉注蓮卮映竹青酥彌虹梁俯澌水天風深
夜度流鈴

七言絶句

大閲詩十二章應　制

四海雍熙樂治平　九重宵旰詰戎兵翠華未校長

楊獵紫氣先騰細柳營

君王策馬御戎衣赫赫天聲戎九圍神武偃兵占太
史六符端正　帝星輝

曈曨日出曉雲開絳節霓旌北極来昨夜雨師親灑
道天街風静絶纖埃

黃幄金爐龍異香千官扈從列鵷行宮羅血色承新
賜萬朶紅雲捧　王皇

南徼無虞北塞安　一人有道萬民歡兢兢更切除
戎念伏鉞　親登大将壇

司馬傳宣諭六軍十千八陣變風雲旌旗影繞春山
麗鼓角聲嚴大漠聞

控弦十萬羽林郎氣壓强胡兢擅場飛將當年誇射
虎材官今日見穿楊

侍臣詳按賞功圖遍賚諸營日未晡隱隱春雷轟白
晝歡聲大地共嵩呼

貔貅按部隊成雲騏驥聯鑣錦作群從此八方無戰
伐好驅黃犢事耕耘

颭旆鳴鉦壁壘開萬靈擁衛　上之回轅門飛騎翩
翩至報道遼陽露布来

車攻吉日美周詩都試貔劉陋漢儀干羽已徵文德

洽凱歌齊奏武成詞

一統開基頌廟清犁庭三出駿功成吾　皇神武光
前烈億萬斯年保太平

元日　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五更鼓角曉霜清待漏朝房萬炬明魚鑰初傳人尚
静半開左掖侍臣行

會極門循東館廊暗中環珮響丁當鳳簫象管微微
試百囀流鶯繞建章

文昭高閣近星辰千載西山紫氣新朱戸不扃金鎖
放定時鼓下候雞人

過閣前趨中左門瑶階露淨履無痕稜氊轉借閣人
卧片刻安閒亦　主恩
上清寶界獨徘徊俯視白榆玉作堆倦倚闌干東北
望小橋黃幕是平臺
中極遥聞警蹕傳叩頭忙起傍簷旋摳衣仰步斜廊
上定息凝神對樂縣
給舍雙雙導　駕來殿前葆扇一時開金爐香散飛
春霧冊陛鞭鳴震夜雷
罘罳色辨欲天明燦爛卿雲滿禁城歲協仙蓂元會
始祥呈玉燭泰階平

履分罽錦帶雙垂咫尺　天顏管借窺春色九重瞻
喜色承恩惟有近臣知
黍覆黃綾殿正中珠簾高捲日初紅琅函展表才宣
畢一派仙韶奏碧空
履端天慶肇　皇圖萬國冠裳虎拜俱寶座東西嚴
侍從移身奉玉對嵩呼
臚卿跪奏起歌鐘隨　駕貂璫蟒玉重鵷鵲觀前歸
象馬鳳皇池上集夔龍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
仙人何事好樓居夜靜流鈴和步虛不用青藜雲外
杖自餘鴻寶枕中書
捲簾揮麈坐高樓開府歸來尚黑頭拊髀正宜酧
聖主全身那得效留侯
六卿分治首天官赴義廿同敝屣看始信綠波吞七
澤鑑湖枉自重黃冠
春水年年漾綠波桒田清淺幾經過不知二酉藏書
後大業千秋仲孰多
　雲臺峯道人留飰
華峯玉井蓮十丈仙掌金莖露一杯五鼎萬錢非所
願此身只合飰雲臺

　宿太華絕頂
謝句驚人憶謫仙幾回搔首問青天福緣塵世能多
少消得蓮峯一夜眠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桃李無言蹊自成南征薏苡竟誰明五湖歸去扁舟
遠宦海波濤日日生
薊門殘雪氣蕭森執手河梁思不禁遠別莫興淪落
感中條高卧　主恩深
自憐薄命出彤闈漸覺香消舊舞衣額化上林春社
燕年年猶得傍宮飛

清明詞

女伴相邀過野祠香塵款款韻遊絲阿姨自製燕臺曲不學吳儂唱竹枝

賣酒人家花事穠小橋流水對西峯敝衣不是無心典記得慈親手自縫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翁紀榮識别五首

綵服承　恩出玉京潞河波靜正秋清文鷁冉冉天邊下畫鷁悠悠鏡裏行

第一仙郎衣錦田薊門南望曉雲開稱觴莫羨侯鯖

美自有江魚入饌來

縹笙湘瑟度芳洲紅葉青山兩岸秋桂影參差銀漢冷版輿何異廣寒遊

浩渺煙雲入畫圖月明清嘯出菰蒲滇南百戰歸來卧不是黃冠乞鑑湖

鏡波亭檻碧芝榮雲外青霞映水明瑞草由來徵上壽不須辟穀學長生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日暮黃粱尚未炊邯鄲古道謁仙祠紛紛塵土求名者盡是盧生枕上時

同馮正伯集顧與膺第

孤舟遠客傍誰親新月江城正早春火樹莫辭花下醉當年同是看花人

楊柳青青已作條一枝先折贈河橋東風似惜無絲竹故向筵前舞六幺

省署諸郎應列星瑣闈封事動明廷獨憐持節江南者白首抽書未汗青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熊轓虎旅靖氛塵煖日晴煙媚早春為謝攀轅諸父老由來樞筦寄元臣

芳草萋萋淮水清長亭新柳繫離情雄關只在王畿內莫更殷勤唱渭城

胡越于今正一家可憐螳臂敢當車遼陽戰士如虓虎不用停驂式怒蛙

漢家天子選龍媒駿足如雲郡國來漫向渥洼求汗血空群元自產燕臺

當年胡馬肆侵陵驕將憑依勢轉增解拆逆謀成敵愾至今猶說故中丞

開原旗幟逼呼韓憲使威名膽盡寒雨歇閭山消祲厲風清遼海息波瀾

王家世業在青箱兩代何緣將畧長已見文章鳴苑
苑還看動績紀旂常

館中詠鶴

遼海飛來歲月深長從仙館伴幽琴霜翎徐引松間
步清唳常懷雲外心

楊孝子廬墓

欲報昊天罔極恩蓼莪詩廢信銷魂可憐半夜荒丘
雨應為孤兒洗淚痕
人言廬墓非為孝我為楊生一愴然多少華堂歡笑
者松楸冷落自年年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遠謫

登高臨水欲銷魂送別長亭酒一尊莫道春明門外
遠乾坤隨處是　君恩
萬里孤臣去國時風霜兩鬢欲成絲清朝自與懷沙
異不用悲歌續楚詞
諫草爭傳紙價羸古來人貌貴榮名蕭蕭匹馬孤村
路慷慨還如攬轡行
抗疏辭朝亦壯哉萬山秋色馬頭來誰言立仗長揮
斥駿足千金舊有臺

五言絶句

宿紫霄宫

鸞鶴迎仙仗旌幢肅太清瑶階霜月下時聽步虛聲

其二

前巖雙燈明虓虓吼猛虎悲風激高松山空月輪午

其三

道人開夜宴簫韶奏仙子疑是九華堂殷勤認朱李

其四

須借龍為杖來餐棗似爪紫霄一夜夢俯首視煙霞

何啟圖許大魚不至走筆促之

新水高於屋溪魚白似銀花間成小酌應念憶鱸人

其二

清晨走稚子報道長須來坐久轉索寞持竿上釣臺

其三

游鱗荇帶牵吹沫露珠溜不惜膾鸞刀寧憐泣紅袖

其四

山木緣已遍長鋏殫自空主人放生者一任去為龍

為李將軍題畫

並翼棲上林帶得遼陽信晴日陰閒庭雙化黃金印

詞

奉　旨擬撰詞曲 有序

主上沖齡踐阼勤政講學寒暑靡輟中外傳頌久矣
會左右龍仇閹故智 上頗為所惑
慈聖知之誡諭嚴懇竄其尤者數人餘責黜有差輔
臣復極諫 便殿臺省交章而給舍王君守誠至
引撞郎事 上為感悟蠱惑諸具悉令毀棄輔臣
思以翰墨娛 上遂疏史臣更番入直几 禁苑
所藏圖書畫卷 發令題跋殆無虛日 文華講
畢入 大內披閱鑒賞孜孜忘倦聲色玩好無隙
可入矣一日奉 旨撰二十八字詞曲每一字一
曲又發八曲為式予適右頰腫痛註籍服藥以情

懇院長不獲復傳先雜八曲 上亟欲覽力疾勉
成以為餘可弗作忽一日晚傳二十曲限明早進
時街鼓已動而頰侵淫至頸不可忍呻吟拮据至
五鼓幸就以為病中譫語棄去不復視越旬餘於
戶曹館郭生希泰所見一帙則諸史臣詞曲咸載
盖 上發內閣選擇為錄者予倖十收五六漫讀
之不知為己作也夫詩變而為詩餘惟宋人最工
然多托意閨闈寄情花鳥雅致俊才得以自運故
悽婉流麗能動人耳茲義取對 君格專應 制
至于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字東以花間之體即
使秦周康柳為之亦失故步而予章句拘儒雅弗
嫺此矧病軀深夜催促嚴急既寡檢閱之資又乏
閒適之趣乃欲藻秀差强聲律弗舛不甚遠哉雖
然往應制者大都頌爾而伯可諸詞淫褻柔曼類
于俳優賦唐人欝輪袍清平調又每下焉斯秋之
所訶也 上所命題咸倫理之大象形之顯即文房
諸具亦輿几盤匜之意非前代聲色遊豫屬其臣
夸詡而詠調也迺予所作時寓規諷 上不以為
罪猶見錄也豈非詞垣盛事儒臣希遘也哉伏日
曝書偶見此稿謹葺而恭識之其他應 制諸作

另為一編茲不具云

日

化國舒長喜扶桑麗景早出暘谷陽德方亨萬里堯
天晴煦五色呈祥眩目海內外臣民瞻矚乾坤正快
覩容光鍾山漫照神燭○溫生比屋人間有傾葵丹
耿獻曝誠篤永就吾 皇應共效華封三祝頌使多
男壽福曜璽與離明馳逐何須問弭節羲和年光一
任轉轂

右調萬年歡

月

太液波澄看遥空雲歛井梧風歇冉冉氷輪光映玉樓金闕正遇太平時節喜八萬四千工輟銅龍滴夜漏遲遲廣寒仙樂清徹○霓裳按拍更闌見姮娥振珮連袂姑射杵臼靈丸敬上長生寶册頻勸　兩宫瓊液灝氣爽桂飄鸞翩惟願取歲歲年年團圓常如今夕

右調萬年歡

風

搖颺蓬瀛漸蕭蕭汎瀁微拂千頃重譯占祥遠貢神香葱嶺漫道無形無影更橐籥洪鈞玄秉深宫喜燕

雀高翔合殿遠飄寶罳○微涼未迥飛揚陋徒思猛士横汾清冷辨悉雄雌秪是蘭臺詞騁上迓虞廷勝境迎薰把五絃操軫四時應律侑通常送卿雲麗景

右調萬年歡

雲

非霧非煙看紛紛郁郁輪囷飄緲蓊蔚朝躋倏忽氤氳蓬島瑞靄彤庭旋繞方車蓋頃成羽葆仙葩儼玉葉金枝常覆琪花瑤草○呈祥未了濟時喜觸石五岳為霖八表黄兆豐年青應賢良國寶遥想廣成論道翩翩至帝鄉幽窅何須問𪄀食鶉居乘雲萬年不老

右調萬年歡

雪

百花歛萼三白呈祥正是豐年時候密布同雲看頃刻光瑩清晝飛絮繁珠簾透報春色先歸靈囿瓊樓玉宇賞群仙鈞天時奏○宫丸凝寒溜烹試龍團金爐添寶獸黄竹勞歌覆載　洪恩等高厚靖萑苻閒斥堠聽挾纊歡呼介胄騁妍抽秘侑瑶觴永稱萬壽

右調應天長

霜

高秋氣肅太液痕收已見井梧蕭索鶴馭翩翩青女司時來綽約綴寒林霏玉蕚挫物助歲功非虐禁城聽萬戶砧聲夜涼衣薄○凌晨眺高閣黄葉丹楓春容黯焉錯落瞻望瑶階鬱葱葱光凝鳷鵲歲豐登民安樂熙熙西成　皇恩溥博願常玩易訓堅氷時時欽若

右調應天長

春

青陽布煖壽域鴻鈞轉仙桃醉晴絲捲新波溢玉隄淋淋氣輝金殿芳菲日建章宫樹流鶯囀○膏雨盈畿甸雨沛澤乾坤徧世登三曆紀萬賞花陋宋會既醉宜

周燕雍凞樂年年嶶扆承天眷

右調千秋歲

夏

朱明扇穆長養欣生育榴薦紅荷翻綠亂影舞仙槐龍種看新竹微雨過峯贍萬歲懸飛瀑○合殿罏香馥永日縹緗讀清虛境銷炎燠已頒滌暑氷更賜含風服　聖情豫南薰時送虞庭曲

右調千秋歲

秋

濤蘭澄霽木脫炎雲退玉露零金風至飽宜鼓腹歌醉見豐年瑞民相告西成畫出吾　皇賜○喜值虹流會時與華封際咸虎拜綿鳳曆甘谷薦礿英壽斝浮仙桂齊祝讃太平萬萬千千歲

右調千秋歲

冬

玄英寧止嘉候書雲羡玉樹茂鰷苞啓芳殿靄晴暉椒宮詠麗綺豐稔兆天花亂剪瑶池水○皇情軫閶里饑寒恒切己善苑春契晏子十行恩詔下四海春溫裏樂歲暮鳳城雙闕歌鍾起

右調千秋歲

山

峭崿岧嶤看赤霞千疊翠微萬仞含精毓秀輿地咸標重鎮有時布氣宇宙内甘霖飛汎漫說道回首雲低始信舉頭日近○生草木蔵寶瑾更珍禽瑞獸来儀充牣貞明兩曜隱蔽崑崙迭運嵩呼聲震吾　皇萬壽同安静頡不讓卷石土壤巍巍共成神峻

右調漢宮春

水

道一天生漸濫觴涓滴渾淪浩渺趨子歸墟應契化機微杳流坎盈科歎如斯無停昏曉妙有本必貴觀瀾試例秋来行潦○圖書見人文聲洩萬古精英信不愛寶久靖鯨濤頌　聖歡騰嶼島少海呈潤河清上瑞飛馳報看　恩波德澤汪濊萬載永蘇枯槁

右調漢宮春

仁

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臣民依託凡在爾閒均為萬有豈限藩籬隅渥澤旁流洪恩覃布仰荷吾　皇並育粵稽古帝堯如天　當今重見溥博○歲稔人和刑清盜息春臺共登同樂草木山川魚鱉鳥獸在在歌咸若島嶼傾心　氊裘嚮化元氣貫通寥廓信盛世皡

皡相忘難名 聖作

右調永遇樂

義

剖决根心應酬因事惟吾調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天則原不易味酌寒炎雜窮栝棬益信昭然在內妙化裁通變宜民共仰吾 皇盡制○人道漸磨天時舒慘並用疇能偏廢綱紀四方儀刑百辟六合咸歸極監二徑周畫一陋漢民物喜看生遂樂大有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右調永遇樂

禮

青海停波黃沙熄燧萬方共荷昇平嘉會惟時洋洋秩秩稱情經常大典超前代作述備惟 聖惟明笑叔孫綿蕞何為誚魯儒生○百王損益協幽顯見朝廷 郊 廟肅肅寅清三百三千咸趨品節章程不讓已知天下治頌成功人樂和平頣不刊垂萬斯年率 祖攸行

右調慶春澤

智

賦予維均聰明獨秉由來至聖兼全妙用員神能周萬物如天冊穴何人稱戴日羨樗里滑稽堪憐看至今禹迹茫茫遥想當年○吾 皇睿哲同虞舜見好察好問隱惡揚賢建極用中兩端並執無偏鉤距不施良吏顯樂和平鑿井耕田相忘試讀南華記取閑閑

右調慶春澤

孝

五倫百行伊何始罔極恩深莫比怙恃劬勞撫育顧復莫罄詩人詠擬追踪芳軌豈左右承歡但進甘旨古今孰大巍巍獨頌吾 皇美○正值泰平豐稔貢

萬邦玉食 慈顏燕喜問寢龍幃稱觴鶴禁樂事光輝彤史介福蘇祉仰錫類 一人儀刑萬里實婺長明前星共耀歌周姒

右調齊天樂

弟

人生難得惟兄弟記取連枝同氣孔美怡怡詩詠韡韡此語真堪玩味賢哉姜被更春草池塘夜床相對尚論開元聯芳花萼獨何事○天祐 皇家全盛喜塤箎和樂本支百世讓棗推梨親富愛貴至性由来不易蒸和感瑞看俗美鶺鴒風淳虞芮四海雍熙荒

陬遠徽惇恩義

右調齊天樂

忠

乾坤定位相傳久大義孰逃宇宙學校甄陶農桑養育恩德誠同厚況逢奇遇已委質事　君登庸掄秀耿耿丹心庶幾夙夜翊　明后○載思葵藿向日更狗馬戀主豈由人援臨難全軀莅官嫌利微物當知見詬致身匪謬但殫竭勤勞疏附先後千載虞廷賡歌喜起韶音奏

右調齊天樂

信

中孚玩易出令如金石上下惠心兼惠德始諒豚魚可格○四時脗合陰陽至誠配德　穹蒼與國人交維止　緝熙今見文王

右調清平樂

琴

嶧陽古木誰削鳴金玉崔嵬萬丈懸飛瀑更奏杏壇一曲○宓子單父稱賢雍門何用懷然吾　皇時懷民瘼南薰獨撫虞絃

右調清平樂

碁

奕秋小技妙契談兵意虛實衆寡各爭利方紙即分疆埸○翠華便殿時臨緝熙　聖學精深好共夔龍論道莫因鴻鵠移心

右調清平樂

書

蓬萊永日雪繭揮　仙筆鸞翔鳳翥映奎壁元氣淋漓猶濕○銀鉤寶墨相鮮科斗復見千年共識雲章藏處紅光上燭遙天

右調清平樂

畫

珍藏秘府遠陋宣和譜始信良工心獨苦漫道神凝阿堵○丹青巧妙多途爭傳顧陸張吳好繪麒麟名佐還成職貢佳圖

右調清平樂

硯

金聲玉德方寸涵瓊液時近　君王濡寶墨四海共沾玄澤○龍蛇煥發　天章封侯允錫石鄉王靜厚堅朴重文房獨壽無疆

右調清平樂

筆

中山玉兎誰製成毫素夢緣生花徒月露豈若頡皇獨步○遥思諤諤忠勳槖簪執牘殷勤千古光昭信史一時特紀　明君

右調清平樂

墨

龍文烏玉自愛臨池浴晴嵐微滴松煙綠涅盡南山翠竹○隃糜蟠結雙龍玄香暗送天風知在蓬萊深處光縈瑞霧長虹

右調清平樂

劍

玉鐔泥檢秋水芙蓉淺皓靈上徹休祥感紫氣冊霞交閃○銷兵久際　承平風胡薛燭奚評疾視頷觀孟氏短衣好戒莊生

右調清平樂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

形編耿耿遺貞素草滿園陵悲宿露啟　玄宮乘玉輅暮秋蕭索沙河路○仙仗千靈護漸隔迢迢煙霧悵望　慈雲飛度萬姓同哀慕

右調應天長

元輔郭公為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君家故事也予既愛其詞之幽恬有桃花流水之趣而又慕翁之高思一至其地不可得因如其韻和之俾童子扣舷歌焉

芳杜洲中理釣竿綠陰深處弄飛湍青作幛錦為瀾九淵沖勝示鯢桓

不向君王乞鑑湖得魚沽酒共樵夫醉鄉內有蓬壺笑殺三閭非我徒

風雨連宵水滿塘簑衣箬笠漫徜徉歌欸乃和滄浪莫笑狂夫老更狂

方塘寂寞對雙杯問字何人載酒來傾瓦缶厭金罍月落汀洲尚舉杯

怕有漁郎來問津野航常繫古塘濱了官稅整絲綸不管催租突叫人

江湖滿地一漁翁家逐船移浦浦風嚇腐鼠送冥鴻此意玄真諒與同

柴門斜逐蓼花灣江上悠然見遠山餐紫翠枕潺湲一葉煙波自往還

渭水無情日夜流空傳釣叟貴營丘桑海事此悠悠惟有忘機是勝遊

紅蓼白蘋結近隣沙鷗蘆鴈伴閒身耘圃畔釣江濱
蓴菜鱸魚未是貧
巴蜀雪消春水生扁舟處處結幽盟歸去晚片帆輕
認得漁燈隔岸明
苦海茫茫未有涯浮生碌碌等空華眠葦絮飽魚蝦
誰知真樂在漁家
物色當年紀漢庭一絲九鼎薄青冥傍孤嶼撫幽汀
玄象何人應客星

秋夜聽雨

幾陣空階落葉黃四簷風急潤衣裳哀猿巫峽更三

點老戍榆關泣數行聲斷續韻琳琅井梧蕭索楚天
長打蓬門外秋江漲擬起衡泥問客航

右調鷓鴣天

賛

張陽和像賛

制科大魁講幄從官遠宗明道近淋伯安千仞萃崔
萬頃清寒如擊金玉如挹芝蘭所可模者人貌翩翩
爾若夫肫肫孝思烈烈忠肝如水行地如日麗天使
後世忻慕願為執鞭者又豈在於縑素間邪

田子藝像賛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麈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
業毓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大明之田
先生

盛泰甫像賛

汝鬊何鬚汝目何炯約身韋布而不慕乎曳裾奉毋
菽水而寔榮夫列鼎市驚屋左之車門維問字之艇
斯古之孝廉而隱者歟

顏陋菴太醫像賛

汝貌臞臞汝氣于于藉術混世援醫飾儒龍乞砭兮
靈欸昇漢虎求餌兮感失負嵎於乎陋菴斯所以戶

屨常滿而名聞于都也夫

畢徑周像賛

始吾與子唱酬長干也以為詞客者流繼與子嘯歌
燕市也以為酒人者儔迨登太華躋崆峒方舟吳越
而聯榻金焦也又疑挾飛仙以遨遊吾與子莫逆且
不知為何者玆覩厥像其殆嬰情婚嫁而雅志玄草
混迹湖海而系籍丹丘者歟

自像賛

汝心雖慈而力不副汝志雖大而才不足一丘一壑
適若鴻騫冠之紳之拘如猴沐疾病呻吟百年八九

悲愴鬱悒十居五六勉强為善私謂可以告天辛苦
積書庶幾以之貽穀咄若爾者固不為後福之容容
而胡為生平之碌碌耶

三節贊

予友張子厥名大信千里靡竟中隕神駿厥妻李氏
矢志栢舟厥妾丘氏同節相求子女俱無蕉之少艾
金石氷霜不間中外大信之弟大教有聲先兄而卒
妻亦幽貞秉節立孤艱辛萬狀與嫂相依蕭然窮巷
苦心苦日相懋相安如竹松栢不改歲寒親戚官府
亡一問者棹楔表閭乃多富舍予使過里徃拜其廬

固請相見且拜且歎雅以嫂事矧烈如此為生者欽
為死者喜二子而在即遂成名上壽膴仕奚若是榮
嗚呼是榮寧直張氏凡我里人藉光昌已美哉三節
千載猶存更二夫者毋過此

師竹堂集卷之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武舉錄序

萬曆己丑秋九月天下材官介士待試司馬集之澤
宮校步騎射其中的者當以詞臣試籌略於是 上
命臣某偕侍講臣某往而以某官臣某分校之以是
月十三日丁巳 陛辭以十五日己未進諸士鎖院
嚴試之遵 制拔若干人具籍以獻臣以職事當序
諸首簡臣不佞備員史局戴筆事 皇上十有七年

矣四海安瀾萬寓有謐無侍交戟之内見殊方異域
貢琛效欵莫能名狀泰寧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功
臣宿將且奉朝請乃復搜羅武士汲汲焉務戎罷之
除衣袽之戒淵哉 聖心非常情所能測識矣臣竊
自念家世櫜鞬自高王父荷戈從我 太祖行間累
功千戸後又累功萬戸受 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
年矣臣以適子不能承世業戮力疆埸乃棄去習博
士家言雍容鉛槧迹若薄而不為然每思先臣捐軀
百戰未嘗不扼腕腐心痛且恨也幸承乏茲役庶幾
得忠勇之士藉手以報萬一其敢以未學對越俎誘

手臣觀歷科典試者諄諄誨廸懇且盡矣即言亦不
能有所加矣無已則以廉訓可乎廉特身一節爾何
以論將吁此觀人之要今之最切者也自孫子論將
五而不及廉說者謂陰謀詭計時方競尚能兼五美
可效萬全則廉固可略不知非通論也臣不敢泛舉
慱引若伐夏之烈而取愼一介嘐漢之熾而桑僅八
百此非所謂王佐哉次則霍嫖姚不以家為吳司馬
斥還田宅猶曰兩漢名將也李將軍雖極材勇而數
奇無功遺恨致譴宜非諸士所頡學然結髮與匈奴
戰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此豈可易及耶

夫將誠廉則無所希覬而報主之心專無所營殖而
愛士之意篤自奉澹泊而智慮精自處峻潔而威名
振忠貞不二之臣此其選也使貪之說毋乃謚大易
勿用之旨為債師地乎哉　皇上神武布昭威靈變
化薄海內外罔弗震讋而隸尺籍聯什伍者逌脫巾
屢譟所在效尤兇悍悖逆孥戮弗悛然亦有由也彼
棄父毋捐妻子以七尺應募何所為也而朘削之不
已自我致寇柰何以唐藩鎮擬使為將者賞賜不用
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驅之為亂亦不從矣臣故曰
廉者觀人之要今之最切者也或難臣曰唐之汾陽

不彪炳將苑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何也汾陽功
業既盛猜忌易生托以避禍非國之福也　皇上推
心置腹終始保全匪干律扞罔不輕對簿御將之道
卓越千古矣汾陽際此必憂國奉公不問生產為諸
將倡不然相一楊綰且減聲樂矧寬仁恭儉如我
皇上者乎夫汾陽由武舉異等進也忠誠勳略為科
目重者不言而以侈為解是何詳毛瑣而捐夫赫赫
也哉臣又恠古之俠烈以然諾為重小惠片語即以
身許之甚至燔妻子碎支體不恤也諸士良家子則
世世受廛若蔭胄則延賞之典比之封建茲籍名秊

府以次見庸仗鉞擁旄乘陴守鄣深恩渥澤視然諾
小惠奚啻霄壤如此而不感激圖報豈夫也哉矢喪
元之志於死綏移借軀之勇於敵愾急一飯之報於
厚祿較委質之義於私交浔士如此寧直慰　皇上
拊髀側席惓惓至義臣等藉手萬一懍懍不稱任使
懼庶幾幾少釋乎不然肥已瘠人營私負國以科目
為利階以網羅為壟斷强越檢柙弱毀冠裳　皇上
明則日月威則雷霆三尺具存沒有餘辱臣等非人
之譴其何說之逭也宋岳忠武對其君泰平之問直
兩言耳雖不出聖門臨財臨難之旨而分屬文武更

為剴激臣竊以不貪固廉不畏則無所顧戀亦廉之推也諸士第深思而力行之無論霍吳諸人即伊葛之儔何詎不可希慕保億萬載泰平之運名垂竹帛慶流雲仍寧有既乎臣不佞嘗一再分校禮闈所以面晷多士者亦持此誠見夫忠臣良臣未有不潔其身而能致者也諸士懋哉知是舉者為某某同知是舉者為某某監試為御史某某其餘百執事籍具之矣俱以次列於左方

貴州鄉試錄序 代

皇上握符御極于茲十年夙夜孜孜以進賢為急申

布功令振滌濡習德意飈馳海内喁喁嚮風唯是貴陽西南裔壤去神京幾萬里 上所以搜奇仄陋者尤切歲屆壬午復當大比士 巡按監察御史某寔綱紀之四方文學博士應聘咸至以某暨某主考試某某同考試提調則以屬布政司某某而按察司某某司監試焉餘各錯采有差乃進提學某所選士若干三試之得儁三十人籍氏名與文之雅正者為錄以獻某不佞以職事當序諸首簡迺論次御史意諗于多士曰某觀貴州之舉士也蓋歎天地與人交相盛云夫風氣多移運行有漸山川鍾毓發洩有期人士感奮鼓舞有待勢若相懸而機寔相貫者也鴻荒之初渾渾噩噩貴與中土奚別也自清淑之氣肇開聖賢所生帝王所蒞遂為文明之域茲地曰鬼方曰夜郎若照臨不及焉者 高皇帝混一寰宇升諸版籍而後參井之野幽爽闇昧得麗於光明斯非剖洪濛而開日月耶地屬荒服莫淂要領而山川圖誌又禹貢職方所不紀箐穴蒸鬱篠就且難矧云郡縣 文皇帝樹藩設學而後隍池亭候星聯碁布崔崒瀠洄若增而高若濬而深壯哉一都會矣士徙中夏世稱實塞然羅甸八番之陋刻木擊銅吹匏頓地左言雕

結猶夫故也 肅皇帝專科廣額人文丕變我 皇上弘敷賁餙聲教四達貴之文獻寖與上國埒蓋天裴其祥地呈其秀人應其期盛矣哉自載籍以來未之覩也某始應聘入境也竊自念傳稱鄒魯媚于文學其天性然也惟茲逖土矯而習之曷易言媚及獲縱觀其文通經術明世務翩翩稱引澤於理道往往有不盡妝之恨則又肅然北嚮歎曰我 皇上鼓舞之神一至若哉蓋風氣所不能囿疆域所不能限者乎史所稱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翔海表而行鬼區者何以加焉既又自思曰 皇上方以久道

化天下遘奇際盛自茲伊始愈隆愈浹無俟揄揚顧多士以言進御史及百執事所藉以宣 上德意圖報塞萬一者亦惟多士之言爾矣言發于心而寔因乎時者也結繩而後六經毋論已春秋迄于西京雄渾沖粹非後世所能及者則以去古未遠耳貴俗顓蒙淳樸未鑿斯亦去古未遠者也珠聯綺合即匪性嫺然而涵濡 聖化應期而興若戴勝鳴春蟋蟀鳴秋不知其然而然者其不以奇衺險僻相衒貿哢哢藻繢相剽龎也庶幾有可必者乎夫文載道之器也志趨道之的也學致道之準也志向端則學術正學

術正則綜述精斌斌乎慥慥乎措之事業裕如矣是曰真才是曰實用 皇上所籲俊登彥丕隆治理者唯此主司所矢公殫慮與副任使者亦唯此多士辨之哉雖然生齊土者嚮義見異物者多遷言專本業而壹念慮也貴水不涵渟士無貨殖僻在遠徼綺麗鮮接蓋服勞而能儉者一旦去澳渫騁天衢得毋志奪紛華而修忘窮巷者乎澹泊是甘寧靜是勵始終崇庳惟知精白靖共雅志弗渝庶今日資言自獻者可無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協應文明宣豐靈秀蕞爾貴筑人傑兢奮寖為海內重矣其懋之哉是舉也其庶例得備書云

贈大宗伯 宮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大臣去國有道不合而去者有時不可而去者有憂讒畏譏而去者有知止誡盈而去者要之不拂乎義而已矣吾於大宗伯沈先生有感焉先生廉介慱雅起家進士登儲秘館洊歷清華以經術事 上久念親老請急歸迨親歿禫除不起盖八年餘矣 上以舊學特召啓沃是時同儕駸駸卿貳先生猶然宮賛也而不數年晉大宗伯學士加 太子少保中外翕然不以為驟而以為淹也先生感激知遇殫忠盡瘁

事關典禮持正弗撓善先生者微諷之先生正色曰庶民之家一事違禮僭尤隨之柰何邦禮而徇人哉以是名藩巨璫戚畹權貴亡不欲先生去者顧 上任愈專寵愈渥而先生以勞劇病乞骸之疏無月不上 上溫慰勉留至輟尚方珍饌中使相屬於道會先生子喪病益劇又數疏而後得 請賚鎰文綺充斥私第仍給驛歸用需 簡命噫是不為 主恩臣節善始善終者哉先生以 國家大典莫逾 建儲言切且力至是瀕發猶申前議而保躬勤學親賢遠佞尤惓惓陳之君子曰沈先生之去可能也其去而

不忘　君不可能也中古以旋易進難退即退也非
甚不得已則有所要與鼻也求所謂道不合時不可
見機鑒滿而不拂乎義者寥寥久矣先生得　君最
專際時最盛雖有齮齕無間肺腑雖居廊廟無殊丘
壑特以孳孳為　國蹇蹇匪躬力不從心以是求去
宜乎　恩禮有加而中外無議也先生年未六旬神
清氣朗輕釋繗鉅葆嗇天和為他日翊贊地無論
主上不忘先生恐先生亦不忍忘　主上矣不佞以
詞垣後進辱先生知最深　建儲之議不以譾劣與
有聞焉先生居官清若俸之所入及　上賜咸散族

人故舊蕭然不殊寒士此其大者可勿問其他矣嗚
呼使先生優遊泉石慕喬松而薄稷契也已足賢矣
矧　主上不忘先生先生不忘　主上嘉謨茂績方
施未竟也哉先生茲去都人依依不以二疏羨先生
者知二疏志在保身先生志在謀國也

金輿山房藁序代

世之論文者無定權矣或曰文憎命達窮則愈工古
之作者皆意有所欝結不能自通故託文以見志其
情境真也一丘一壑不縈他好鑱心刻腎坐馳萬景
其工力專也若此者王公大人無一焉兼之其可得
乎而或者以為此畸士之憤辭非賞會之篤論也昔
劉勰論文有三而撰造不與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
身彼撰造者文之一技也夫制禮作樂制詩叙頌周
公才美始克具體是寒畯能耶由前之說文之為用
局矣由後之說不文者得以匿瑕而蔵拙其權未定
也若我師殷文通公則兼得之矣公起家詞垣當
肅皇帝朝進侍講幄洊被殊眷為青宮師友之官及
莊皇帝踐祚爰立作相其斧藻廟畧斟酌元氣宏謨
鉅烈垂竹帛而勒鼎彞者固皆經國之業其司獻納
代王言秉直筆髙文大冊焜燿乎金匱石室之蔵者

又皆與功德俱立不朽矣至于詮序景物品隲古今
登臨懷別雕蟲小道是宜公所不屑而乃耽情畢力
爭杪忽於歷下婁水之間體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
悲壯采吳越之婉麗即當代文人號為窮愁著書鑱
心刻腎以自喜者圜視而不敢染指猗與美矣文章
之權非公孰統一之耶或曰士固有一命而不為窮
三公而不為達者公雖位司鼎鉉而黑頭勇退未嘗
當軸處中以盡究其用也用有所未究故欝欝勃勃
洩為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而先
生能不待其用之究以去是以沖襟玄覽噴薄毫素

卓然大家為縉紳先生立赤幟也公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又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集附昔人藏副之意夫物之至堅而弗渝者莫如金能載而致遠者莫如輿惟公文足以當之又易乾為金坤為輿兩間靈秀匪海岱所得私者夫豈偶然也哉中丞邵君刻之湖南而屬予序之予與邵君皆公戊辰典試春官所舉士也

貽安堂集序代

貽安堂集者故太史李文定公遺文也當　肅皇帝時公由史官迄參大政編摩撰述金匱石室秘藏之

外往往傳播人間公是以有代言諸草已相　莊皇帝首秉　國均予百執事以自有之權而公獨斟酌元氣霖雨四海于巖廊之上而已其補袞闕决大疑或不得已而露章言之公是以有數奏諸牘公既以醇德巍第回翔著作之庭士大夫兢欲得公一言以為重而公雅樂與人為善時藉以為規勸未嘗辭公是以有酬應諸藁蓋有以不朽請公文者而公辭之已又戒其子若孫曰吾無意為文不得已而有言慎勿傳然公薨而中外薦紳大夫想望公之遺文者不啻殷奭周呂於是乎門人中丞對泉李公謀于公之子尚寶君秘書君收合散佚得什之一二刻而傳之非公志也或謂公既受　兩朝深知以雅辭攄　隆指其文章一代治體攸繫何可令後世無述焉顧遜而弗居者過或又謂公有治命在而違之亦過是皆不然夫古稱三不朽非有心於不朽者也有心於不朽者其積必薄其發必不遐是烏能不朽也公之大既使天下被天和履地德而無所歸功其一二可見者若順義款封之奏時咸以虜情叵測莫敢任後患而公獨斷而行之至于今北徼晏然烽銷而矢戢者誰之貽也而公不有焉平生講致知之學有契于心

吟美風月翛然塵𡏖之表其于檢式準繩若未數數然者公德且不居矣何有于功功且不居矣何有于言故公之不欲傳乃公之可以不傳者也今士習浮薄無實百世之精神而妄意不朽蔑其實而欲居其名者何可勝道故摛詞操觚悉斷其樸而漓之司世教者有隱憂矣公之文明白正大而不露渾厚深醇而不晦讀其言可以想見其人夫陶窳俗而治之俾返于樸則有公之型範在將于是集乎賴焉故傳之非公志傳之而足以捄世維風公之志也夫廊廟之文先生長者之詞將紹典謨語蓋潤金石而詔來茲

豈與曼辭麗藻角色澤哉予又竊以公之抱損過矣其自出公門殆將二紀以公之靈今獲待罪樞筦方將斤斤遺教以幸無負於任使其於是集之傳得無意乎故述公與刻者之志以為序

送宮詹濲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汝南王生曰觀人之術多矣其大在出處古之人豈無歷徵辟而不就辭榮顯而不居者乎然一有要異之心一時雖得重名而終不可掩不然捧檄而喜為急仕買山而隱為逃名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也予於趙老先生有感焉先生蚤從龍溪王先生遊得

伯安先生之傳身體力行不以此自見予使盱江會近溪羅先生從姑山中謂予曰汝邁篤信澹泊陽明正脉也惜人無知者予出門下得所依皈矣予使竣謁先生靈洞山房以近溪之言叩不覺雪盈數尺當是時先生以直道忤時由侍讀出臬嶺南又謫倅外郡先生豁如也居無何 主上召耆舊錄遺直先生稍遷南太僕丞國子司業又稍遷宮諭掌南詞垣未幾轉北纂修 玉牒未幾又為南大司成未幾晉少詹學士掌府事咸以先生十年之間崎嶇嶺海跋涉山川行且論思翊贊不復南矣未幾而又陟南少宰去先生豁如也夫 祖宗兩都並建而南尤根本要地少宰佐銓甄叙流品秩崇任鉅先生又南都人士所嚴侍而觀法焉者近制政府樞筦往往自南而北矧先生及第迄今二十年持正弗回海內具瞻不啻山斗 主上用耆舊錄遺直恐先生席未煖又復北矣夫官不擇地君子之雅操也仕不憚勞人臣之大節也先生出無所異而處無所要進退之間俾恬靜者勉而躁捷者愧茲行也于世道有關焉寧尋常南北互歷者可槩論哉是時先生門下士官京師者黃生克念陳生朴趙生楫聞王子之言矍然相謂曰先

生大節固不以斯言始白而吾輩蒙先生收錄惓惓以義命廉恥誨則王子斯言宜先生意也其以是而祖先生彰義門外請書諸紳

贈太史含虛范先生之山東方伯序

自聖門分文學政事為二科世儒不察遂謂攻佔俾者寡吏材精綜覈者鮮藻思彼蓋執刀筆鉛槧之末議評兩文學政事機相通而理相貫者也古之學者畎畝誦法若將終身豈學養子於未嫁求合轍於先車哉體用內外聖賢之道固如是也予不侫辛未冡恩儲養當是時海內治平 穆宗方銳意經術廣羅

傷彥逮我　皇上臨御日親儒臣故列詞垣者咸一
時之選予所嚴事而嚮往者莫如范先生先生豐城
人舉戊辰進士其讀中秘書務求經濟實用與人處
亡貴賤覿踈披露肝膽識者已知為名相器先生雖
醇謹和粹手事有不可毅然堅定萬夫靡奪以是竟
忤執政意以修撰陟福建叅議人咸憤惋先生獨喜
謂先正有不就館秩願親民自效者雅忻慕而志未
逮也茲旬宣一方操縱措注俱得自理孰與悠悠石
渠汗青而頭白手哉先生之閩也僉謂供奉親臣必
薄吏事不為不則甫釋博士家言即編摩譔述疇克

攸往而先生精明宏審錢穀訟獄兵旅之類剖决如
流遠近驚以為神居無何督學于粵叅湖藩政
晉長觀察備兵汝南中州諸道汝南最緐且鉅連歲
大侵弱者委溝壑强者嘯萑苻吏緣為姦蠹孔叢出
先生下車延父老問疾苦撫摩休息凡可以滋民生
袪民害者以身任之往亢旱祈禱兵使尊嚴先事肅
拜而已先生獨徒行赤日中往返數里惘愊枯瘁觀
者泣下又多方賑救蔞于至誠人人盡力以故宛蔡
千里白骨再肉而吾申更切則以建牙地也先生嘗
陪推右轄報者以為真申薦紳以書抵予援借寇故

事延父老子弟伏　闕保留者相屬予以理諭遣之
因歎先生得民之深如此今年春初予　請告歸里
歸未旬日則山東方伯之　命下矣合郡皇皇罔知
攸措而州守沈君儼然詣予曰夢斗不佞承乏茲土
與旱厲會匪范先生督誨維持夢斗不足言其如民
何范先生陟去昌論民思夢斗焉依乎願先生一言
擬召之崇羊之覘也予喟然歎曰范先生良相也六
卿且不得私矧外藩哉漢以來宰相多起自外而亦
多剔歷於外我　朝雖不設相特避其名耳而容容
史局馴躋師傅遂謂當然不知輔弼名臣由內而外

外而復入者可按而稽也方其外也以為淪落以為
偃蹇迨其入而以功業顯又以為得力者外也此何
以辨哉先生之出不為淪落偃蹇而盡心吏事乃所
在有聲茲復入也固曰論定安知翊贊宏遠不得力
於外哉彼始終以條氷炫者未可同日語矣予追隨
先生東觀久故所以賠先生者亦史局事沈君述先
生異績甚多兩賢共事宜有味乎其言之予直論其
大者使經世之士知文學政事原非二途而戀鳳池
豔登瀛者之為迷津也

贈大中丞沖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予世橐鞬雖棄去習慱士家言而每飯未嘗不在疆場也今諸塞之難無如遼左不特黠虜狡夷窺伺蹂踐而孤懸一隅逼近三輔士瘠士貧力分財絀有未易枚舉者自寧遠公仗鉞專征屹稱雄鎮而藩臬大吏不相統馭開府重臣文武兼制恩威稍拂機宜頓舛若大中丞沖菴顧公者豈非壯猷元老近代觧儁者哉公經術起家以詞藻主盟秇圃而于閩于粵于滇于越皆以武功顯薊鎮多壘又移公備兵玆地會遼撫臣缺　上念經畧非公不可特晉都御史往蓋異數也公下車索形勝覈尺籍廣詢慱採知兵食俱

寡恭進圖說請加餉以鼓銳氣　上亟俞之軍聲大振往卒自買馬公以馬價市貨易馬給之節省不貲連歲大侵道殣相望公　請自天津由海道運米六萬佐以贖鍰全活不可勝紀廣寧北門外有馬市河衝决洶湧山水暴漲城垣危甚公築隄濬流民始不恐它若綜理錢穀招撫降夷甄別功罪戢安反側修我長筴杜彼妄覬前後斬虜二千有奇而不要不濫則厮養婦女人人能述者也公在鎮四年勛庸茂著上所以寵眷者甚渥而心亦殫矣殊績滿考力請解任　上嘉公不伐恩數有加居無何陟南少司徒蓋優恤勞瘁漸畀樞筦　主聖臣賢千載奇遘矣公將出關將士攀留至不得發寧遠公以書屬王子曰不佞與公同事久公推心置腹私為感泣誨我規我無所不盡凡不佞稍樹尺寸紓　主上東顧憂何者不徼公惠哉公玆行矣不佞何以為懷子其一言奚直慰此瞻戀亦全鎮父老士女意也王子聞而歎曰顧公　社稷臣哉自昔膺戎務者率幸一時之近利而忽百世之永圖或養寇自殖妄殺示威孟子深感于善戰老氏致戒于道家也公仁恕存心忠誠報國所以撫遼者寧無赫奕而不忍鋒鏑之橫及寧任勞怨

而不使區畫之尚遺求知於天而毀譽是非所不計矢心於　上而成敗利鈍所不言干旌西指無論合鎮皇皇如子弟之去父母即黠虜狡夷亦讋服而依依焉者桃李成蹊有味乎其喻之也或曰公之南也何居王子曰此　主上神聖匪夷所思者也留都豐鎬重地脫巾而譟幷罔干紀效尤者數矣則皆以儲畜故也公玆之往先聲所及必曰此遼左馬騰士飽妻孥嬉嬉者也此齒指破膽氊裘從幕者也銷獷悍之積習作忠義之初心長干天塹烏足恃乎夫遼左安則陟公陪京陪京安則陟公輦轂故曰　主上神

聖匪夷所思者也抑又有感焉豎建偉卓必將相調和而後可所謂調和者非以水濟水之謂五味互制八音迭奏者也公與寧遠功業相懋道義相成猶國之志可質神明吞胡之氣可貫金石運籌決勝同德同心信塞垣之盛事汗青之美談也予未識公而知公頗悉於寧遠公之嚼而喋喋如此匪惟闡公之烈慰遼人之思亦以為將相忠告哉

贈周帶川膚功晉秩序

漢陸生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將相非二途也又必安危而始注意不已晏乎斯蓋其

時宜然有為而發匪通論也帶川公弱冠魁中州繼成進士已掄儲秘館矣會以藩姻改司理平反之聲著于歷下無何宗約成例當除豁則　召以辟臺出按淮南風紀大振中外嘖嘖曰周公良相哉乃公兵備廣寧虜適大舉烽燧熾于閭山腥膻瀰乎遼海宿將健卒相顧色動公指授方略分布要害機先借筯明悉聚米談笑樽俎神氣暇暢而捷書已馳至矣蓋自公建節以来諸將稟成筭小戰則小勝大戰則大勝他若行朋馬修鎮城築邊臺除戎器覈錢穀祛冗冒蓋聿新光弼之壘而鷩見順昌之幟矣中外又嘖嘖曰周公良將哉膚功之疊奏也　上心嘉悅白金文綺不啻三錫又由僉臬超晉大叅旄鉞之擁且及樞筦之膺靡遥　寵命甫須驩聲雷動遼左將士擬掄揚盛美末繇而公屬吏郡倅薛君趨侍幕下凡所籌畫悉與聞焉欲溥營平之意知予與公同舉鄉書且以譔述為職遣使乞言用宣凱唱於戲予與公偕計時已將相奇之矣寧俟今日顧予介胄子賦質尪瘁不能負戈行間少圖報塞棄去習文墨又非所長公生大梁慕鄒枚諸詞客日以振藻為事乃武功赫奕如此天之生才信不可強元老壯猷　上所注意

者比隆成周漢事烏論哉雖然自文武之途判也搢管染翰則鄙槖鞬為麁豪大劍長槍則輕縫掖為幺豎相疾互傾頓成氷炭史所欲調停而歎息者可考而知也彼其人直私意耳寧論國家大體哉公與大中丞樂軒公同心同德恒推轂大將軍大將軍亦折節尊禮有金蘭之契此遼左之功所由偉卓而它鎮豔羡以為不可及乎夫將相調和則士豫拊士豫拊則權不分有味哉陸生之言之也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大捷序

我　皇上嗣大歷服十年于茲威稜燀赫北窮沙磧

南畫島嶼東極鴨江西踰葱嶺炎徼荒陬往不得其要領者咸重譯梯航貢琛接踵盖圖溢王會而紀越職方者也惟是東虜背逆天道屡肆蹂踐我 國家一統全盛何論元光元朔長驅深入大創而剪滅之宜無難者顧 皇上仁覆天下蠢爾腥穢亦含血氣不忍殄絶且義取薄伐誠惕佳兵不欲遼左赤子横罹鋒鏑思得智信仁勇之将攻心伐謀坐致全勝庶幾古之人元老云者則大将軍寧遠公者真其人哉公生長兹土曉暢邊務而又忠貞世篤文武兼資力敵萬人機屈群策自結髮與匈奴戰大小百十皆以

寡擊衆以弱為強宣威諸塞拓地千里以故 宸扆倚之為長城縉紳重之為國士行伍愛之如慈母殫裘畏之如飛将晉秩三公剖符五等永河山之誓依日月之光盖自 開基靖難而後元勲宿将始終榮寵未有如大将軍者何其盛也邇者禊郎兒之捷上愈嘉悅廣其食禄延其世賞俾子孫帥緹騎宿衛命下之日遼海若瀋而深閭山若增而高三軍踴躍歡聲如雷大将軍益感激踴踏矢圖報稱大中丞麋延周公伏鉞擁旄填撫兹鎮其交驩大将軍金蘭未擬也大将軍之績公運籌為多公恒不居益推轂大将軍每歎曰李公古名将不過也予何幸同事藉以謐寧疆埸少攄 主上東顧之憂惟兹偉績安可無紀則走使屬予揄揚附背人勒銘奏凱之義予未識大将軍其忠誠勇略則忻慕願為執鞭者何敢以不文辭夫史遷所豔羨闡發非李将軍乎至其數奇隱恨又若惜而文之者何也道家所忌莫重于殺然雷霆霜雪所以成造化也第當與否爾大将軍紀律極嚴而撫循将士推心置腹不佚援枹樂為陷陣自偏裨至大将未嘗妄戮一人每折首獻俘憯然之態溢于詞色嗚呼是心也天鑒之矣世系繇衍愈昌愈熾

旂常輿黍赫奕無窮夫豈偶然之故哉或謂大将軍敦禮如郤縠御衆如穰苴出奇如田單愛士如吴起持重如亞夫畫策如充國不伐如馮異徇國如李晟奉公如祭遵重望如子儀斯人所共知者而開誠如亮不殺如彬則人或未盡知而 上獨知之者信任之專眷遇之渥不疑不御大将軍所繇成功也推誠将将視漢高鼓舞不啻霄壤斯 天王明聖哉中丞公所以賀大将軍者意亦如此

師竹堂集卷之七

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皇上神武御極函夏晏清蠻夷君長梯航重譯畢受纓縻盛矣哉圖溢王會紀越職方三代以旋未之有也蠢兹東虜背逆天道屢肆跳踉　上隆將權罔閒罔御執馘殲醜勲冠諸塞言者猶以遐未盡褻斷斷力爭　上深惟遠攬大振玩愒疆吏上功罪不應對簿切責不少寬藉　明詔中外慎舉文武兼資可畀安攘者臺省疏未及上我憲使四槐公首移開原蓋特知也公繇天官大夫出臬汝南蒞甫數月威布惠流犴狴無寃萑苻絕警一旦奪公去父老皇皇莫知為計而汝郡諸長吏咸公督誨肝鬲相與獲以文法無害尤切依依知不佞分屬治秖誼稱莫逆則託申守李君索不佞言祖公淮瀆憶嘉靖庚戌秋虜犯近郊　肅皇帝赫然震怒更置文武大吏時壓捬髀之思惟時有若大中丞肅菴王公特受　眷遇伏鉞通州經略往蹟犖然具在公為中丞仲子趨庭所聞寧直詩禮六韜金板亦王氏青箱也　皇祖簡中丞公

三十年之前　今上簡憲使公三十年之後父子相繼以武功顯皆東北也可不謂奇哉不佞將家子雖以儒術同公晋乃本業曷敢一念忘適子承先秩捧大司馬檄在遼行間久歸為不佞言屬夷利我貢市為我藩籬自三衛順附迤北建州諸夷判服不常遼左用兵迄無寧月開原古肅慎地頗稱孤懸自王台效順速酋授首部落創讐我勢稍張議者謂今之所急生養耕作元氣復則兵威振營平之筴不可不亟講也自公監我汝南宅務未遑惓惓以屯田為務任勞任怨尺籍不淆移兹以治開原戈鋋化為耒耜士飽馬騰坐收全勝所謂操左券以往者也不佞又聞之天道有乘除人事有損益往中丞公開府通州為逆鸞所中功垂成而罷士論惜之　上宵旰兢兢尤軫東顧遼師積首虜多不靳通侯之賞議者弗予特直以厲戰士明並日月威迅風霆擐甲之夫罔弗感泣奮躍矢圖報塞矧公受　上知攄所蘊畜竟中丞公未竟之烈勛垂竹帛盟重河山天道人事昭焉不爽不尤大奇也哉不佞又聞舊遼陽東鎮要害自委以與虜率為肘腋大患遼人至今憤恨公誠周咨耆宿殫慮慎圖復我故疆俾兩河有金湯之固勢合援

速不戰為功億萬生靈少免鋒鏑奚必鯨鯢戮之遼海京觀埒諸閭山然後為偉伐公仁人也故以此告馳黃龍之露布震玄菟之天聲當有嫺於文詞為公頌者

贈敬菴李先生總憲關內序

人臣之事君也自盡其心而已有所異而暴則心弗純然而獲上之旨聖人重之又何也盡心欲以行道獲上則所以能行道者也惟無所異而後能獲上獲出于異則間而已矣故曰反身而誠誠也者無所異之謂也敬菴李公起家制科藉甚秩圃時掄材儲養

士兢趨之公歎曰仕貴實惠及民柰何以此易彼乃令吳堡吳堡秦隴敝邑也公獨以循良首稱　召寘諫垣公侃侃偉幹屹然玉立侍從中　上已屬目而又言事務切時宜存大體不搏擊為名高嘗一分校禮闈廷魁第三人咸出門下餘多名士公漠然不以文藝見也都諫久而有聲者例二卿寺公又歎曰仕貴實惠及民柰何以此易彼則又出叅河藩政事專蒞汝南中州諸道汝南最劇不易治公酌寬猛袪苛細崇教化重農桑簡文武之吏而以身先之二郡大治　上銳志隆古厲精化理會大計群吏太宰御史大夫兢兢思副德意慎舉天下良吏尤異者僅二十餘人可謂嚴矣公裒然首列中外欣然莫不仰　上綜覈名實遠陋漢宣而又多太宰御史大夫之知人也居無何擢公長泰憲臬盖　上屬意公欲畀崇鉅故首陟以風海內雖曰常格而鼓舞淬礪之盛典遠哉公膏車將發汝南父老依依莫知所措而予郡司理張公適攝郡篆謂予雅知公屬言以贈夫公始而牧邑不異館秩繼而叅藩不異卿寺知盡其心焉爾矣邇牧邑而以循良召叅藩而以卓異舉獲　上知眷獨深且至斯不可謂　聖主純臣千載奇遘也哉

司理君仁恕明允務究實惠其無所異之心與公同也故不拂其請為事赫赫之譽者告予與公同録南宮十有六年矣公名位日崇建樹日茂而予濫竽詞垣蒞無寸補思公不以此易彼之言不覺悔恧汗浹背矣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自公之治汝南也吏畏民懷百廢畢舉盜賊屏跡四野恬然申之父老以為治汝南者惟公一人而已是公之德之政固不能悉數即能悉數亦未足以盡公也其獨有感於其大者焉癸丑之夏師賊嘯聚勢甚

猖獗時承平日久戎器未除一旦有警合省震動公料集精銳激以信義士卒感泣樂為効死家君指揮某以詿誤謫職公檄取軍前授以方畧公以藩臬重臣親經行陣寢食甚薄人所不堪有司設帳供食輒止之曰血戰之徒辛苦莫拯獨厚奉我其何忍乎况羽書交馳　至尊宵旰主憂臣辱服及此哉士卒聞之争相號呼歡聲動地賊亦相戒遁去無何伏誅公之功固昭昭在人耳目也撫臣上捷公力不居曰幸地方無事足矣何功之有以故賞不酧勞朝野共惜公處之澹如也家君每以語某以為天下惟兵最難

古之善兵者得之載籍未足深信及獲事公然後知公之將畧有出于古人者益知載籍之可信也又以今之有位者往往自負人不能屈及臨險冒危驚遑失措又或勢之所迫不得不然身家念重專意茍免如公之慷慨激烈以平賊為任不計利害者誠不易得也則公之所處蓋有古人之所不能為者他日以社稷為任屹然為名臣冠者非公其誰哉初公考校以蘇中郎洪忠宣策諸生如某不肖謬居第一舍弟某亦忝前列公謂某曰以子所對足占自待之不苟其可謂志士也已某汗流浹背以為受知于公若此其何以副公望乎矧公以二公勉某則公之自處可知然則公徒以文云乎哉古謂士為知己者死某於公何能報也公弱冠登進士為御史不避權要天下聳望繼以言事得罪直道不撓公之性則然也今復以直道忤人其始終不渝者哉忌公者欲移公鎮他省不知他省之民猶汝南之民也移汝南之愛於他省是何厚他省而薄汝南哉公歷愈多則聲望愈重是忌公者正所以為愛公者也雖然公以經濟之才中和之德行將輔弼　天子左右斯民盛德大業必有被四海而及萬世者一方一時其何以盡公乎

一方一時且不足以盡公則區區之文又足何補于公哉雖然公不賴于文也以此文而告汝南之民使相慰焉無亦不可乎

贈紉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自古迄今父子名位功業相埒者不可勝紀而好事者又舉其尤異詡為曠際盛典若造物故為是巧以夸燿於世者我　朝玆類更多光掩前代不暇悉數如吾汝南趙氏者不為大奇也哉大冢宰汝泉公以嘉靖乙卯魁鄉書丙辰成進士才二十三爾長君紉蘭亦以萬曆己卯魁鄉書庚辰成進士年相若也冢

宰公二甲為司徒郎紉蘭亦二甲為司冦郎冢宰公出守荆州紉蘭茲守安慶何其符合若斯哉冢宰公以卓異冠群吏　天子賜宴賜金晉秩遂撫全楚未幾恊憲佐銓陟南太宰其所在茂樹偉建人人能述也紉蘭茲守其以卓異冠而賜宴賜金晉秩開府恊憲佐銓而躋天卿也奚俟卜哉趙之先潛德弗耀隂功及人世世不絶天之報之固宜獨其父子妙契若持左券繼此而續曠際盛典不知其奇詡如何寧直汝南大竒也哉或以為冢宰公守荆州未有戎事安慶方震鄰冦人咸以為畏途而曲避主爵感漢人盤

錯利器之説特畀紉蘭而紉蘭獨毅然請行似畧與荆守事小異不知往歳悍王之蠹甚於鋒鏑匪冢宰公殫力拊循漸袪而默銷之荆州之禍未知厥極故冢宰公去荆久至今尸祝如新也安慶鄰冦何足當漢朝歌紉蘭毅然之志所以為拊循銷袪之策者深且豫矣詎知下車捕事群盜不為游釜之魚依人之鳥而他日睆人去思伏臘不與荆俎豆相望乎不佞雅辱冢宰公知幸獲交于紉蘭于其行也既壯之豔之而復異之如此予又聞荆州瀕江安慶亦瀕江是地又相類不獨天時人事已也紉蘭名位功業始終肖冢宰公也益無疑矣

贈朱蘭室鄉丈擢守南康序

自漢宣與良二千石共理之言後專城大郡者或頌或規未有不援此為詞者也夫規者成其美頌者揚其績二者不同其贈人以言則同也然有喜規而惡頌者有喜頌而惡規者有好頌人而不肯規者有能規人而不樂頌者觀其施受人而人品辨矣於戲使民安其田里政平訟理而無愁歎之聲非古之遺愛曷克臻此談何容易哉蘭室朱君筮宰吳橋以良稱陟宛平令赤縣繇鉅百倍他邑負郭膏腴為勳戚中

貴者十九豪民奸吏依憑城社莫谿究詰諸責辦棼沓君應之裕如復以良稱陟地官大夫所以贊大司農者罔弗善久之乃擢守南康或曰朱公兼才也胡弗內夫環千里興革予奪專之在我諸州縣長吏庭參長跪白事不命之起不敢起一行部則朱輪華轂負弩道謁仕宦至二千石可謂尊顯矣誠有味乎漢宣之言夙夜兢惕思以副之元元命脈不斯官共孰共耶太守秩崇稍晉則藩臬開府駸駸六卿柰何重內夫內外胥重亦胥輕得人失人之異也君在內內重茲在外外弗重耶南康距西江諸郡民淳事簡而

匡廬諸峯犟浥郡齋何殊登仙哉君之行也同鄉官都門者謂宜有贈則以屬王子王子匪曰能規雖然頟君思漢宣數語力以副之俾頌我 明得人于漢為盛異日者南康父老采王子言紀君績安知匡廬片石不軼美峴碑哉于是朱君矍然曰不佞何敢覬父老頌請書王子所以規我者之郡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湛泉蕭君任地官大夫有聲久乃陟守臨洮莅任甫數月會虜入境旋驅出當是時御史適按臨洮君以狀白而督府去數千里以遲報為君罪 朝廷雅知

君賢又勢不相及猶重違軍門論調君還單懷數年今春始補守保寧盖優之也昌言乎優凡論調類移簡僻臨洮瀕胡沙磧苦寒雖承平不敢忌備之官者多不攜妻孥保寧古巴西閬中為蜀都會地大俗阜民淳事省而錦屏玉壘諸山環列郡城爭奇獻秀犟浥几席吏散香凝微吟長嘯無所不宜時一行部沃野千里朱轓皁盖雍容峯澗之間應接不暇負弩前驅相屬于道視隴雲關月慘角悲笳情況何如也故曰優之也昔魏尚守雲中勞貰最甚幕府一弗合論罷久之感馮唐言復用且日禦匈奴欲優游内郡若登仙也君以虜入失報註誤論調乃得保寧去戎馬之區就絃誦之所又匪藉人言也豈可謂不遇哉君長于經術憫世儒泥宋傳註昧古蹟義嘗示所撰辨疑錄凡經書未安者條析了了讀之豁暢而令襄垣時不取遺金擬郄鯢莫夜屯難焉以君之學之才之守何鉅弗勝何遠弗到 天子所以大優君者不駸駸乎從茲升哉予與君同領鄉書交游最篤襄垣金事秘弗語人可謂長者予故發之庶世之知君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代葛定菴作

今兵部治周大司馬率屬分職經以四事而課吏獻功焉以事則有鉅細有繁簡以人則有聞望有績勞以官聯則三等而品秩適均焉均之則遷轉之間宜無不同而乃有異焉者鉅細繁簡之說啓之也授之以細而曰不鉅挍之以簡而曰不煩猶之遺烏獲以匹雛假士元以百里也則士安得以自表見而曰我能是我優是以干越俎之嫌也若是則績勞為堅敫而聞望為夜錦矣其初入本兵為郎盖守在職方氏而子安為武庫大夫武庫埒駕部其視武選職方為稍簡而子安盖姚江才素以文學擅東南比入部則

又明習疆埸事毋聽其議論則心竊嚮慕之以為管
生胸中真武庫蓋天下才也居無何而　天子擇守
饒陽當路者乃以子安對夫子安兼材通儒於饒陽
不薄也顧饒陽安得管君夫當今股肱宣力之臣論
名則在內為重外為輕責實則在外為額內為華也
饒陽水陸接武披鄱東北以為藩屏提封六邑以為
疆域民細而俗媮江以西稱劇郡焉益以　王貢珍
罷諸貴幸酷嗜之民匪惟苦幡㫌且苦牽舶邇聞吳
楚間多霪雨大浸稽天即湖伯且假威乘白浪入田
廬中矣魚鱉之民嗸嗸然望父毋手援而靡哺之子

安素所抵掌而扼腕者幸佐方略毋若居武庫時優
游謙讓也且漢史所載閭閻無愁歎怨息之聲者必
歸之二千石良是又惟子安匪異人任也在昔王龜
齡為饒州建法信民救時立政毋論通逖寧家民庶
樂甦即湖盜聞風一旦且遠遁時洪丞相請故學基
以益宅以王持難竟不可得比移去民乃斷橋相留
其視攀轅卧轍下有兩心歟此固子安梓里中一文
學儒者故事攄子安才似不在龜齡下也感時撫事
率作更始當必有槪於中而敷於政者矣視之異日
者武庫之後其鉅細鏃簡何如哉使子安乃能以鉅

且鏃者勝之也則觀風使者必以其績上　天子天
子詔下公車而子安乘軒入國門彼都人士咸嘖嘖
聚觀曰此固曩者武庫君来也若此則又何少於今
日武選職方二部君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張先生之教胄學也敦本實後文執以身率之六館
士感奮懋厲彬彬嚮化大司成亦尊禮不以屬待也
先生偉軀脩髯目光射人而性乃坦夷洞睞肺膈罔
不以臺省期居久之陟倅汝寧咸惜曰嗟乎使張先
生列諫垣必能正色危言大有裨益即出而攬轡風

裁可想茲僅倅也何說哉史某曰不然言貴切時昌
拘語默仕貴盡職奚論內外今　天子講學勤政知
人安民六合為家五兵不試可謂甚盛極治矣以紛
更為敢言以震撼為風力其於烹鮮之戒何也倅贊
守表屬環千里皆所統轄非畀散矣先生專督緝捕
而淮蔡昔所謂勁悍區也東北萑苻一望無際西南
則層巒巨壑亡命淵藪往司捕者渠魁大盜莫敢詰
且玩之養之而鼠竊狗偷及流遺貧窶譸張炫奇酷
訊慘搒誣服不敢辨毋論傷和召殄滋蔓之害不可
勝言如是慕臺省之虗名薄倅不為也者何異指瘍

弗能療而詡大科哉昔渤海寇熾所擊捕甚多弗能止龔遂不事勝之而務安之渤海大治也先生以經術為太學師所作人輒效安知太宰公不仰承　上意以儒者治盜安之而不務勝之邪蔡人吾入天中諸郡枹鼓絕響矣先生勉哉先生瀕行訪予苑西草堂問彌盜狀故告之如此汝寧士夫仕都者聞之謂宜書以贈且知先生茲行切于臺省而後之顯擢大用自蔡始也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予不知詩竊以為宦途亦然

夫詩言志志有邑鬱言以宣之故片語使人魂銷隻字可為泣下豈惟憔悴沉痛與無病而呻吟者不同而其磨鍊閱歷感憤攄洩境界自別鬼神且通之矣士也挾策萬里一命亦以為榮要津美秩孰不欲之顧有遇不遇者其遇者自外之益非望之福順風大壑未足喻也而其不遇也者仆酒見笞按杅致走跋涉畏途汨沒苦海逐子去婦亦不足以喻之嗚呼豈亦有幸不幸乎然歷覽往牒名臣碩彥表樹偉卓多蹶而後起其不然者亦迹愈遠而人愈賢身日摧而名日著雖乘除之理如斯而憂患之助甚大矣茲非窮而後工之明較歟澄源龍君與予同舉進士十年矣其為人嫺于文詞而爽朗凝定可當巨重乃偃蹇郡僚久之不調稍陟河南守復謫倅黃人咸為君不平君豁如也說者謂以君之才之階小渝枘鑿即駸駸膴仕不難君顧謝不能也此可與患得患失者道哉夫通塞脩短倏忽變幻與蕉鹿柯蟻奚殊所不與俱滅者何也即使君終不遇世要必有知君者矧主上明聖綜核鼓舞迥越前代烏知君不蹶而大起表樹偉卓與古名臣碩彥軼美耶君友湯子奇士也亦尚未遇而詩文工甚予未識其人每觀其作輒歎

賞惜之君至黃州葺元之之樓理子瞻之艇暇以予言馳問棘堂當必大　君矣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梧岡君之判夷陵也其同年友信陽王子偕郵趙心堂氏無錫秦舜峯氏往賀焉二君曰梧岡初舉進士坐笞郵吏毛瑣細事耳又奉使乃竟以此判州左矣吾子之賀之也何居王子曰否否夫所謂良驥者非馳騁康莊迅快適意而已下覆車之坂過迴馭之道而疾徐容與不失尺寸可以觀德焉梧岡才甚高年甚少甫薦于鄉遂登高第渥洼之產寧有几步者然

天之蜀君甚大玆授誠左殆試諸峻坂險道爲任重致遠地耳洛陽賈生王佐才也每讀其文輙忻忻慕願爲執鞭所以來浚恒之誚者則用之驟爾使當時君相愛惜成就俾試諸艱待其德性純熟志氣堅定然後大用雖百絳灌執能短之而筮進之士置諸老臣宿將之間其所論列皆在廷不能措一辭者也欲行其志其將能乎故生之弗獲大用當時君相之過也予嘗與梧岡君辨事銀臺情誼最浹君喜談民事至疾苦之狀令人動色斯所謂大受之器也鄙吏之章非吾　君相愛惜成就且廉無它狀鮮弗爲蔞菲

所中君之是行當感激淬礪副　上所以大用之意固知峻坂險道爲重遠之資漢文賈生愧明良之遇矣二君聞予言喜曰吾始爲孫君弗平乃今知玆往將大用也然聞之夷陵荊州鉅郡頗稱難治判無專城之責而與民社之寄君之往也柰何王子曰孫君非百里才別駕之任恐未足展其驥足耳

送廻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余讀兩漢書見其亟稱長者不一而足竊疑長者何關於家國治理乃史氏惓惓若此哉既反覆其事咸惇厚懇惻不言躬行鄙夫狹士與之相接若春和煦物陰慘潛消可振薄俗君子謂其澤流最遠非虛語也每攬其傳則低佪太息思一見其人不可得今接廻川翁庶幾乎古所謂長者哉翁嘉之西河里人三世科第族姓蕃衍舉厚德篤行不隤聲家人擬萬石君稱西河沈云翁少爲博士弟子嫺于文詞聲稱藉甚既以父北軒翁命遊太學復爲大司成古沖李先生器重一時名士咸樂與交翁既數試主司弗利則喟然曰嗟乎君子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耳惡能白首握鉛槧與鄉里小兒兢一日之技耶遂絕意科舉業日與高僧羽客談玄理如是者十年今年謁選

銓曹翁貌既長者書判又高等乃佐忻州翁從弟儀部少河君問何以治忻州翁曰吾少有四方志乃數奇弗售每見閭閻疾苦輙惻然傷之思親民之職以自見忻州河東鉅郡吾佐太守環州境內事皆得蒞之于民最親吾盡吾心焉耳矣儀部君歎息以爲盡心一言可爲親民法先是儀部君父西河翁者早乏嗣以翁弟墨山君爲之後晩得儀部君翁慨然攜弟歸分其貲之半人以爲難性復至孝事繼母盡子道閭里無少長咸得其驩心所至呼曰高階翁來矣高階者翁所居巷也其重於人類如此翁五十有二壯

軒翁八袠髙矣尚善飯健步所擧丈夫子四人皆有聲藝林益大其門戶然皆恂恂若不出口固知長者之風其所繇來遠矣余礿不識翁其館甥太史黃君余同年友也數道翁家世行誼余謁翁長安旅寓古貌古心恍與兩漢長者揖讓堂上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之涖民者豈在喋喋閒哉悃愊之吏何所不可以翁長者日嘿然坐堂上民且感化矧又盡心耶余見河東之治忻州稱最西河之族與石氏並聞人代矣

送閻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凡進士之官郡邑同年同辦事者例有言閻野君最厚余相與從事銀臺者幾三月君喜談民事至閭閻疾苦吏胥狡偽案牒棼賾若懸鑑鑑物毫髮靡遺盖經濟之全才匪徒工鉛槧擅藝圃而已秋八月奉
天子命出宰景陵瀕行肅然過余曰古別贈以言寧直伸繾綣之私為行李之榮已耶有忠告之誼焉友道曰濇惡規喜諛即以令言綰符出宰重之以辭云不為循良吏者寃其實民昌賴焉余書生也盖茲行懍懍懼而景陵密邇　陵寢費冗務緐近多水患子何以教我乎余聞歎曰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君雅樂聞規余又最厚善茲行也忍諛乎哉夫為政有體令體主愛如保赤子愛之謂也君好讀遷固書今觀所紀循良吏也亡甚赫赫也顧所居富所去思彼明察搏擊赫赫著譽者其富與思何如哉寧寬毋急寧容毋苛寧民易我毋民畏我寧遲歲月毋亟旦夕寧為悃愊毋為豪舉行之以誠持之以永即躋斯民于三代可也豈惟軼美漢吏已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學該人已治人之道稍求人知即非實恵保赤子者惟知有赤子爾矣豈緣此致慈愛譽哉　聖天子旁燭無疆尤洞民隱保民之吏部使者必踰常格

特疏聞矣漢制三公卿相往往擢自郡邑矧　明昌之運千載一時也哉君天下才也何有于景陵余復為是說誠慕古忠告之誼君所樂聞者也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自君子贈人以言之說興而後之行者無不有贈然古之贈也規而懋之愛而成之俾奉以周旋若明鏡可以鑑貌良藥可以已疾是謂以德後之贈也直諛而已矣誠諛而已矣則滑稽俳優稱頌便捷取適目前足矣而何以交遊之言為也夫滑稽詼士也俳優賤工也諷諭譎諫未必盡諛也直諛而已也者是滑

稽俳優之所羞也亦何禁其言為也夫諛匪由衷徒
慱一喜施于好名者或可而非施于務實者也施于
泛交者或可而非施于相知者也吁此後之所以無
善贈無善受哉錦沙陸君四明奇士也丁丑得儁南
宮以憂歸歸而讀禮之暇日治吏牘讀兩漢循良率
有味乎其言人有謂陸君曰子將 廷對何不工萬
言取上第或詞賦備館儲不亦嗚珂都市坐躐清顯
乃預計塩米期會也君笑而不荅庚辰成進士愈益
究民事居無何果令合肥同儕率重內輕外君獨沾
沾喜夫君之喜令也毋亦以親民之職易行厥志也

乎然而行厥志有二有揮霍風生畏如神明股慄背
汗舉吾之所欲為亡敢扞閡者有如家人父子聚議
一室無赫赫之譽而舉吾之所欲為亡弗樂趨者此
恩威之辨也君既有味乎循良之蹟其不以悃愊易
遙厲耒耜易鉤鉅明矣矧合肥金斗名區風土淳茂
昔人謂淮西重鎮一道都會 國家兩京並峙尤為
要津以是畀君寧無悚惕省顧思所以副之哉 主
上軫恤民隱一洗資格之陋故進士出宰有懼道焉
綜核嚴而名實審也是故惟懼故殫惟賢故庸惟庸
故秩崇而名顯兢兢者所以成夫沾沾者也陸君勉
哉丁丑予分校禮闈得陸君文異之侈諸同事者曰
此非徒飾輪轅者不可謂不知君也而君不畀百里
盡心吏事不可謂不務實也稱頌便捷安所施哉傳
曰君子愛人以德善贈之謂也又曰惟善人能受盡
言善受之謂也君誠善受必奉茲言以周旋而予也
因陸君而微善贈於来者斯又甚厚幸矣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海內郡縣獨畿內稱難治者何以故重且邇也夫地
重則撫循難周勢邇則枉抑難掩又部使者冠蓋相
望於道非如它省歲一接監司即按牒棼牘餘多休

沐可卧而理也仁軒李君鄚下名士也戊午舉兩河
譽燁燁起顧五上春官不第僉曰咄咄恠哉李君之
學之才竟落落也乃李君澹如無鬱抑之歎今年再
試入彀矣限于額弗果錄於是李君喟然太息曰嗟
乎仕貴行志耳今 天子沖齡神聖勤政講學罔輟
寒暑始集公車適大計群吏綜核嚴審績尤異者至
溫語諭勞錫宴錫金茲非委質者希代之遘哉夫志
弗期行弗行顧曰吾未第盍需焉使需而第為上所
任使有所恃而或渝何貴于第不則河清難俟㬰且
種種矣吾尚及狗馬餘力可以報 主廼按牒銓曹

有平山之　命一時交遊咸壯李君能行所願不惑群議也夫平山臨滹倚恒俗雜人悍士瘠多逋蓋重邇而瘁畿內之甚難焉者然慷慨任俠木彊之俗可變禮義茲得李君涖吾見駸駸乎以樂土稱冠三輔矣除目甫下李君謁予曰子長傳良吏拔葵袪織類皆瑣細而反覆致意乃赫赫者不與也斯非千古苦心哉言未竟色勃勃動予是以知李君之良于吏也嗚呼赫赫者上逮而悃愊者偃蹇古今至痛矣今天子深惟治理慨然成周之隆二三大臣與監于外者咸夙夜兢兢奉　上德意其不以赫赫右悃愊也

明矣李君勗哉繼今奏績首承　温諭重賚擢置諫垣風親民者舍平山令誰也安知後之傳良吏者不有味乎子長之言乎若爾則李君所得多矣第不第奚足道

師竹堂集卷之八

師竹堂集卷之九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主上嘉恵元元釐精政理慨吏治日靡特增甲科制額充郡邑之官辛未錄禮闈者四百人銓曹以次授任繁簡難易遠近各當其材蓋承　上德意務在得人福利氓庶興起太平之效士與茲選罔弗感激砥礪思樹於時甚奇邁也余待試都門已藉藉聞趙君吳中名士也引榜則幸與君連名及辦事銀臺相周

旋者三月出則聯鑣入則共榻時時講究時政至閭閻疾苦之狀輒仰而思俯而歎也余乃知君雅閑當世之務彼藉藉譽君者烏能窺君蘊耶居頃之奉
上命宰仙居事甫聞即過余曰某丞奉家大人誨以忠孝耿耿弗敢忘家大人數不售于有司分教仁和家大父亦七旬有七矣恐官西北迎養弗便茲幸承乏仙居便過浙會城省家大人家大父適屆壽辰並跽捧觴竊沾沾喜焉仙居浙鉅邑夙稱難治則又慄慄懼不知子何以語我俾我弗墮庭訓答　主上任使至意以慰仙居父老子弟也余曰君是行宰天下

之道具矣豈惟仙居夫省親孝也體國忠也天下之道二者盡之矣君曰子謂予是行裕于仙居何也余曰體之而已矣夫君之計偕北上也君父大父不旅次念乎君第不忻然慶乎家信往來不飲食起居詢乎君歸不日夜計程思亟見乎蓋君父大父所以體君者何弗至也夫令之于民亦猶君父大父之于君也故曰如保赤子又曰民之父母豈徒出而導從辟人入而肅然坐堂上使民不敢仰視為也夫誠有父母之道而饑寒疾苦寃欝迫切不一體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君忠孝人也其于民固已能體而余以君

父大父譬之毋亦以愷悌之心此為最切易為感動耶趙君勉哉他日躋膴仕卓然為世名臣基于此矣故曰是行也宰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居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

注左氏者自張蒼賈誼無慮十數家而杜注為當刻左氏者自吳越閩豫無慮十餘處而鄴下為精侍御李惟中氏督學南畿患其不廣也再刻於留臺而本益善矣汝頴古稱多奇自吾鄉仲默先生與李獻吉氏並驅中原閔文日卑萎以左氏樹赤幟學者翕然一變嗣是習博士家言者父兄師友交相淬礪謂工此可立取顯融胡舍是而理不可字句之左氏為故董而至白首不知注為何人傳為何語而程士者認以典淺顯為則學者愈益畏忌其視左氏不啻科斗其文侏儒其音矣噫左何妨于博士業而慮之若此豈聆下里者駭彌高之曲憚修辭者為蔽拙之具歟河間祁君之守汝南也政歌黄霸教頌文翁服進諸生揚推菁藻思以左氏振之乃與貳守諸君校讐捐俸刻之郡齋遂為左冊之冠淮康千里僻壤寒士人人知有左氏家傳戸誦矣工竣司理君介中守華陽李君屬余序之余惟評左者謂其工侔造化思涉

鬼神六經之羽翮述者之冠冕知言哉而范武子謂其失誣不知左主記事疑信具傳史之體也無論子長史記張本丘明多神怪詭異即春秋亦有然者六合之内何所不有柰何以耳目不及為誣耶余又聞之洪景盧氏左書晉惠背秦如獄吏議法臯陶氏聽之無所伏竄其書趙鞅與鄭戰誓衆古郡縣名制因以可考其所載占筮如為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探賾索隱非後人可到至若引以斷獄則終軍詰徐偃龔勝議朱博中丞衆奏薛况比類甚多不止衛太子事而已是奚俟劉歆移書而始宜列學官哉太守往

恤刑西蜀民稱不寃而司理仁恕佐郡胥流循良之譽蓋善讀左氏而用之者今茲剞劂固曰辭不可已而經世之具寓焉學者其毋但為元凱之癖即曰素臣惡乎不可

孫子註疏序

昔趙括談兵父不能難然不謂善也而括果敗然則兵不可談乎夫兵猶水也無定形猶醫也無定劑水泥必潰醫泥必殃兵非不可談蓋有不易談者爾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夫是十三篇也者談兵者未之能踰也顧其詞簡其意該其機

洩而不盡繇註者不知凡幾家往往泥其陳言叅以臆見索及幽埏而反失之眉睫此何以術焉予友曾子澄氏幼為諸生蔚有藻思既以古詩文自雄而猶長兵法以戰功著海上會有盈篋之謗頓致投杼之走賴 天王聖明事幸昭雪而困阨極矣乃避地啇城山中幽巖絕壑樵牧所不能到架四巨松為屋縣梯而升彈琴煮藥者十年暇取孫子註之不特折衷衆說亦皆其百戰之餘取償左券者也書成秘不示人霜天月夜讀一二篇仰而嘯俯而欷人無知者今年春正予使豫章過吳門訪元美先生恬憺觀則子澄在坐元美謂予曰君與子澄同郡厚善而櫜鞬又君家青氊也胡不叙孫子新注迺强塞允者喋喋為予曰先生名高天下子澄非藉以自重除戎戒禦則子澄微意耳元美曰審爾君何可無言嗚呼予家自高王父至先廣威蓋五世介胄矣予以尫瘵不能挽强棄習佔俾然每飯未嘗不在行陣也緣是喜讀孫子而諸注未暢輒復思睡茲讀子澄注犂然當心勃勃動封狼居胥念子澄信善談兵哉雖然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而丘明病子長刑乃擅千古絕藝使子澄蚤為大將雍容油幕而不知畏途之

貪獄吏之貴即百戰百勝未必有是譔也今天下承平久 主上遠覽深計時時興拊髀之思子澄行且推轂騤騤大用其不為空談也必矣臏足無傷儀舌尚在予言曷能為子澄重聊識徒讀父書之愧焉爾矣

重刻稽古緒論序代

趙公浚谷所著稽古緒論若干篇平涼舊有小帙淮海孫公督學關中復梓示多上顧坊肆新刻盛行剽綴往譚假托時彥前輩鉅筆揮棄謂非近式卅何異村社俗伶聚觀詠謳間一奏雅欠伸散去也夫論之

為義大要不出劉勰氏所云然聞之長老論之為言倫也藻別者謂之倫鑒秩序者謂之倫理至于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事機微茫心術隱伏匪藉評議曷繇闡揚故扎篇二十謂之魯論固非騈儷俳偶末藝小技而已賈生通達治體過秦之著毋論文辭妙絕而嬴氏得失之故千載而下歷殽函之墟尚使人低回太息不能已斯不與百二脊重耶公秦人也弱冠南宮世擬之雒陽少年經濟之略弗竟厥用又頗相類今觀諸論雖不越場屋繩墨而卓識宏才雄詞古調庶幾過秦遺響乃知文尚西京不專繫之時矣自予

句宣兩河至于塡撫聞諸握槧者率攻時藝論學略而弗講即講亦不過記誦坊肆俛倖取捷豫為材藪意甚惑焉豈前輩鉅筆傳布未廣非盡多士咎耶暇讀公論有慨于衷因檢集中九篇舊刻弗載謀于學憲李君並梓學宮俾知嚮往誠欲以通達之才望諸生匪徒資進取之階而已予于公為館甥又嘗授業深慙李漢聊附侯芭毋曰烏烏擊缶與雅並奏也

古今醫統序代

新安徐君精于醫理客太師成國門下謂醫者聖人所以賛化成能宏濟元元之要術也爰遡軒岐以迄近代凡大聖名賢哲人技士玄編微帙蒐索靡遺又謂支流漫溢莫究淵源蹊徑紛紜周行罔適寶局方者十龍燕石妄纂錄者千金敝帚延醫之家不啻聚訟則又參伍變通祛其淆亂總挈群藉彙為百卷名曰古今醫統持以眎予用識首簡吁噫即命名之義知徐君之達于醫也夫統之為言系也又總也綱也緒也又撫御也天下無一事一物而無統其最大者曰治統也道統也禪繼之正克君天下則治統歸之不然併如秦隋成如莽丕制如呂武一如胡元君子不謂之統也授受之正克師天下則道統歸之不然

龍如老氏玄如揚子博如遷固藻如劉枚君子不謂之統也何也一而已矣一則統二則非統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醫之為道昉於軒黃非所謂至聖至神者乎靈樞素難開物先天嗣是以旋代有作者其理微其詞賾然全天地好生之德躋斯民仁壽之域則正派坦途遵流合軌亦若治統道統之不可奸者也夫僭亂弗平則治統弗尊詖邪弗放則道統弗著繇蕪弗芟則醫統弗昭雖道有偏全功有鉅細而其為統則一而已矣是故醫統不明而著書是猶不知治統而作史不知道統而立訓者也予故曰即命

名之義而知徐君之達于醫也

刻太上感應篇序

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謂杳冥玄遠非身所歷云爾若陰陽人鬼幽明晝夜循環對待如天地然烏可置之弗論也予今春請告歸卧白業山房不見一客惟與高僧羽士話報應事無礙禪師問予曰儒書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俱着如字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着如字何也予曰出門使民齊明盛服心存乎敬故以如形容之幽獨之中闃寂易肆而不知昭布森列十目十手猶以為少蓋凜凜乎

真有臨之者非假借以勉人也禪師曰子言固是第未廣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幽獨自幼至老不可須臾離之者也人能知此雖欲為惡亦不敢為吾之戒律子之進修一而已矣太上感應篇一目一手至于十百千萬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子盍奉行毋曰輪廻乃妄君子所不道也予大以為然故約郡人持齋禮佛二百餘人作為義會每以善惡報應錙銖不爽者令各勗其子弟行之數月感化者衆方苦是篇無善本擬刻而人給一帙清晨梳髮光州守王君書来已刻此篇與保甲事並行矣夫保甲約以王法是篇畏以鬼神相濟而不相病者也王君海岱名士予嘗與究二氏諸子兵曆律數亡弗精詣而寛平廉介先人有神君之頌夫所謂神君云者匪擿伏鉤鉅之謂福善禍淫惟神之司君與民期行是篇大都為善去惡不負　主上恵養小民德意非不盡人事而藉口神道設教以愚其民者也王君良吏哉君屬予序故述所與禪師語復之為慎獨之助

叢疑子夕螢録序

余師瀫陽趙先生數為余言其鄉有朱茂川先生者庶幾古慱物君子哉居無何来教信陽以身率諸生

若無事枝葉者每與談多覈前人之秘靡兢靡上語温而讓辨悉而婉匪范文子知庾辭而拆委笄也玆見先生之心矣先生所著叢疑夕螢録首辨春王正月為吾夫子建寅憲天不背時制反覆數千言以康侯為正闢者韙之若潮汐固自謂古無及者夫錢塘天下偉觀先生越産其不為燕說也明矣宋太宗殘冬改元悖禮忍心乃有謂可無開寶九年不可無太平興國元年而以武德大業正續綱目之謬不知此兄弟也與異姓革命者迥絕矣歐史帝温謂為春秋之志而以魯桓公宣公鄭厲公衛公孫剽皆弒君自

立聖人書而君之不誅絶也難者曰使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絶是有心於存惡也此二者咸余痛憤弗安而録中誅先義慘狡之心疑永䒭春秋之論又何同也或又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事有未易明者闕如可也信斯言也微顯闡幽凡以垂誡胡多事哉朱先生邃于經術質疑數條頗得漢跡遺意心聲諸篇固祛病之藥石應世之龜鏡也先生每持是録喟然太息世莫已知也則呼鄭生其及余弟其曰其以紹介太史氏為我叙之於戲令 天子慎擧功令廣厲學官修稱制臨决故事海内喁然嚮風部使者

仰承德意慱士中明經修行可以資獻納為六館師疇克有出朱先生之右而推轂也者奚謂莫知哉余益有感于趙先生言它日尚能為朱先生傳儒林也

學圃薏蘇序

昔子產使晉辨實沈臺駘之卜平公及叔向曰慱物君子也繇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者非所當知而玩物喪志世儒每以為誡即如若言唐參汾洮寧瞑目可默會耶喪志之訓為逐末遺本者蔎耳柰何寡陋者藉以自文也吾鄉陳晦伯氏蚤負異質彝象之年問字隷事已驚長老迨登第後購藏日富讐校益勤其

在關中問署多暇盡攬古籍摘其奇僻成書六卷曰學圃薏蘇盖取薏草忘憂皐蘇釋勞之義而命名託意雅且遠矣夫學者矻矻戸牖間蒐輯探討握槧焚膏有如不及豈以精力狥陳編哉誠欲通古今之故窮事物之變庶幾蒞政弗眩耳故子產相鄭國人愛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慱物之助不可誣也晦伯自諫垣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其備淮揚鋤惡植良法紀大振語具兩郡德政録中抑豈馳鶩靡汎徒擅該洽已乎說者惜君轗軻宦轍弗究厥用夫虞卿不棄相印其所樹立不過與穰雍輩爭雄爾而窮愁著

書千載而下猶為秇林嚮慕晦伯所著不啻十倍虞氏来代遼遠寧鮮子雲榮名無既其謂是哉其謂是哉

童訓序

余嘗讀顏氏家訓及家範家戒諸書輙矍然起喟然歎曰嗟嗟所謂世家大族率藉其先蔭華堂珍味鮮衣怒馬躋交仰附陽施陰取其子弟以貴介自居雖浮慕抑而膏梁紈絝習與性成故諺有之三世仕宦着衣喫飯吁暴殄豪侈毋論人惡鬼且瞰之時方盬若此亦可憐矣雖然不中不才寧獨其子弟罪哉

余家義陽接壤楚郢聞南郡上官氏家政甚肅且多嫻于文辭每登大龜絕頂眂荊門之墟未嘗不依依嚮往也今年春始識思澗君于都下盖愽雅篤行君子哉君間訪余安福旅舍出所輯童訓一帙自修祠祀至嚴守望凡二十八條幽顯靡遺鉅細畢舉教家之道備矣君泫然出涕以悲曰此先君子東澗公意也子盍序之嗚呼昔許魯齋於晦翁小學信如神明敬如父母童訓小學之翼家訓諸書之儔也是可以無紀乎學士大夫危坐而論揮麈而談性命之外直芻狗爾而著述自喜者敝帚是寶名山永蔵謂一生

之苦心為千秋之大業其眎童訓不諳為學究授雛之具耶悲乎哉悲乎哉上官氏系出吉豐代多貴顯至東澗公潛德獨行里人化之不啻彥方太丘也思澗天植孝友才復宏麗鼓其餘暇尚可使雄視騷壇者退舍顧獨汲汲于童訓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姑置勿論而其修身齊家之實可槩見矣雖然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惜其不大童訓非上官氏之訓而天下後世之訓也思澗楚人也茲訓其人之也哉

書蹏蕞抄序

予以編纂日事史館蚤入暮出同儕檢閱率不過數冊長夏多暇暇輒假寐木天清邃絕無暑氣往往作遊仙之夢睡起徛玉蘭俯金水徐步脩廊循省默念大官之奉難消迅曜之陰可惜因憶歸極門外所嘗觀花啜茶中貴頗畜墳典漫假二種則書傳會選尚書日記也其註解浩繁不能悉錄錄其訓詁名物可為小學之助者次為一編題曰書蹏蕞抄豈惟附猶賢之義亦以見詞垣之臣優游閒適無時而非　君恩也

家庭庸言序

古今家訓諸書不下百餘種而子孫能行者十無一

二然而父母之心無窮固不忍逆其不能行而默默也或以小學一書考亭之心良苦今率不講而乃別為一說何居小學原之曲禮叅之懿行家傳人誦通乎天下者也家訓諸書為其子孫者也夫手澤而不忍御口澤而不忍觸猶然物爾出自肺腑托之筆研諄諄焉不啻耳提面命使子孫良心不泯者展卷讀之有不廢書流涕感奮興起者乎雖然訓子孫者貴實不貴文貴近不貴遠尚藻繢而忘悃愊採異代而畧目前非所以訓子孫也訓子孫者期其必行而又酌其可行者也予家自高王父迄今雖世武弁而又

敢為不義事先昭勇生死含寃所以誨予兄弟者忠孝之外無他說也以故予自童子至茲不敢為一不義事每欲以身所経歷及耳目覩記可法可戒者為一編逡巡未能也茲不幸髙淑人棄予先逝而予胄疾大劇懼卒爾溘先朝露無以貽子孫廼於註籍養痾樂餌之餘隨所記而筆之曰家庭庸言不敢為髙遠難行期子孫可行者也長洲張幻于寄家兒私語多載其所行善事或謂其藉是自揚非也昔趙營平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說謂宜歸功二将軍營平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兵勢國之大事當

為後法卒死誰當復言之者予讀其傳未嘗不泫然歎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為國慮不憚自伐以示後為家慮乃嫌自伐以貽後哉是非有定耳目難塗要之實不實耳以故予所行煦煦小惠亦偶及之不欲子孫忽畀近而慕髙遠也漢陳咸小時父萬年召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風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謟也嗚呼予所言雖不敢希異古人然不敢教子孫以謟幸毋頭觸屏風也哉

空華録序

善乎莊生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能論亦不必論也而世儒于所不能論不必論者務欲窮之而六合之内所有者顧以為誣為妄嚴斥而深闢焉何哉夫幽明死生人鬼猶陰陽之對待晝夜之循環也執無鬼之論是陽不必有陰晝不必有夜亦自詘矣若曰致力于所當為而不惑於不可知則欽于昭昭惕于冥冥固相成之義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說者謂獨知之地無視與指敬畏之心若是之多是則然矣然可與能謹獨者道耳頑而悍者即恐之以百目怖之以百手尚不知少懼與否而持吾心之視與指語之其不聞而大笑哉予性好異聞

四五歲每聆人談鬼神事惟恐其詞之盡也稍長從外傳虞初諾皐諸家時時竊觀壯而遊四方聞見益廣然病撰是者一事而數出勦此以附彼而有所托以洩其憤有所藉以騁其辭又顯然為烏有子虛者流而闢之斥之者不幾于癡人說夢乎不佞廬先恭人墓側深夜黙坐有感鬼神事乃以目擊或聞之不誣者紀之為鑒誡取圓覺空華之語名夫空實無華病者妄執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讀是録者以幻華視之固可以真華視之亦可以幻華即真華真華即幻華視之亦可以本無幻華亦無真華視之亦可以實

有真華實有幻華視之亦可以真華幻華非有非有非非
有非無非非無視之亦可十目十手亦復如是

夢占類考序

予友張伯起氏蒐輯古今經籍旁及虞初稗官耳目聞見之異凡徵于夢悉著于編曰夢占類考蓋感其病之瘳若與神遇也者其事甚奇其意甚正其採錄既博其叙述又精其用心良苦矣予見而反覆咨嗟賞焉為捐大官之奉與尚書筆札資俾刻以傳或問王子夢可信乎王子唯唯夢不可信乎王子唯唯或人惑王子曰可信不可信斷之以理主之以心而已

矣昔廖生謁夢大乾闓考亭之言而悟此占夢之準也人有妄念夢亦因之或造物稔其惡示妖以禍之若張敬兒范延光輩不可殫紀堅忠孝之志銷覬覦之心必有餘慶自求多福此吾占夢之神術伯起敬肆之說也伯起事毋至孝躬調甘旨絕意公車日與幻于著書自娛蓋夢而覺者也覽是者悟蕉鹿柯螘之非真而不以身狥之其于死生得喪當亦超然矣

重刻河南戊午叙齒錄後序

戊午齒錄已刻矣重刻何居繫懼與思也曷言乎繫懼與思銳于筮進怠于宦成通患也晤聚則驩離索則感恒情也靡觸於目罔動於衷是故必觸焉而後懼與思也始與諸君子錄河藩而讌遊也有弱冠者有壯者有強仕者握手舉觴仰誓天日亡弗期表樹於時曾幾何時弱冠者壯矣壯者強仕矣強仕者髮種種矣迅雁駛波勢寧復迈動悲攬鏡肉感生髀能亡懼乎往與諸君子尋信陵之舊蹟吊梁孝之故宫邁往直前恥作低佪太息之狀今也隱顯異途存沒相半饑寒追把臂之靈悽惋動聞笛之感能亡思乎然咸於茲錄有觸焉是故重刻不可已也夫戊午迄今才十數年耳刻於都下視夷門者十易五六矧自

茲以往有不可知者乎夫及時而自樹者所以釋懼也隨在而敦愛者所以永思也是義也右河水陽二先生言矣諸君子念歲月寖久恐懼與思日怠也工既告竣則相率請于大司空鎮山先生先生復申飭焉言愈詳意愈懇諸君子誦未竟惕然喟然不能自已以是知先生之善感人人心之易於觸也先生既嘉諸君子茲舉之篤於義又以某有筆札之役使叙末簡嗚呼諸君子既有觸於先生之言懼且思矣某不肖遠慙竹素近愧金蘭靜省深惟重負未釋其何能言雖然師誡于上友規于下情也亦誼也是故顛

諸君子終相淬礪無時無事而弗懼與思也則是錄
也將刻鏤心骨矣而何工人之能為役

恩榮異數錄

自顯親揚名之說昉而微世仕進者遂以貤封為急
雖非聖人本意而人子至情可想矣顧其間有大不
易者　國家令甲在內者必三年滿考中于賞率及
覃恩始得之外則三年六年非騰薦牘不與而他部
使者雖薦亦不與也而又有時勢兩不相值登第不
沾一命者余見多矣此不可謂難也哉鶚峯祁公兄
弟同舉進士公牧襄陵以治績　召賛廷尉所平反

甚衆久之擢守汝南前後膺　封典者四次時太夫
人就養官署逾八望九康强若少年人鶴髮鳳冠早
坐堂上公出視事必以仁恕戒退食上壽觴以所蒞
事告太夫人太喜為加飯率以為常故公治汝四載
餘汝人愛如慈母則太夫人之誨也公間出四次
綸綍陸離焜奕輝煦庭廡則焚香北嚮再拜為非常
隆際復以　奎章珍襲不敢輕啟則敬錄　制詞付
剞劂氏為世寶而屬余叙之余理　誥勑久每銓曹
以應得姓氏履歷世系送　內閣給撰述儒臣叅以
輿論酌以月旦不為駢麗諛讕閣臣改竄定然後進
呈　御覽發下儒臣仍用　文淵閣關防始付中書
謄寫用　寶葫蘆之嘲殆不然也大臣非劌歷久
恩眷渥亦未有多獲者乃祁公甫二千石已獲四矣
繇此藩臬開府卿孤寵命方來有加無已不尤為希
世奇遘也哉雖然人子顯親以德不以位人臣報主
貴實不貴名公以道娛親以誠報　國以廉律己以
愛理人庶乎鄭重之　錫非濫而頻繁之獲非倖乎
美哉榮哉可為臣子勸矣

哀榮錄後序

夫積善餘慶配命多福自昔紀之矣所謂善所謂命

有大于忠孝乎所謂慶所謂福有大于昌後乎甚矣
哉天祐忠賢之篤且遠也我忠節公之死寧藩難也
等性命如鴻毛置妻孥于虎口當是時豈復慮宗祧
顧血胤哉然一傳而有南岡公再傳而有少岡兄弟
天道幽遠于此何顯耶往集公車得以梓里後進謁
南岡公私第退竊歎曰漢世重長者吾不識長者何
狀今接公顏色聆公議論殆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
公日侍　上左右　錫予疊渥又職司緝詰前騶一
出市人辟易貴顯矣乃垂髫之童被褐之士亡弗折
節下之而質諸鄉評稽諸宦蹟孝聞于家忠聞于國

豈徒如萬石君區區醇謹得名已哉公之捐館舍也主上震悼群工悲惋既錄其勞又祭于社是錄所載大較可覩信異數矣冢長公佩符禁旅　宸眷方隆次公譽重藝林　廷問待對文武濟美許氏寔擅之是不可上徵天道下勸忠賢哉繇斯以譚琬琰之垂擬諸鼎呂不重乎也

敬思錄序

士君子濟時遇主茂建勳猷史氏紀之為後人法宜矣若夫瑾瑜弗售丘壑是甘所謂獨善無與於人者也而亦大書特書使人讀之感歎忻慕韻為執鞭豈

清標卓行足以風世跡顯融樹立者尤烈歟余先世歷下每攬徃牒齊魯之士嫺於文學固其天性而高潔隱逸在在不乏耳目覩記未有若雲岡潘先生者先生邃于經術蚤冠東土再上春官不第即絕意進取遠近從遊皆一時名士科第貴顯者甚衆而先生教人以忠孝節義為本有洙泗餘風有勸先生仕者笑而不荅反躬實踐不求聞達先生其真儒哉古之隱者由光尚矣或倫德辟難或忿悄長往人未易識也先生發解鄉闈聲稱籍甚循資敘晉何所弗穡乃終窮約不肯低頭就之此豈無階而進有托而逃者哉白首韋布海岱爭勝儒林獨行光映汗簡所得顧不多耶先生有子文行如先生起家進士筮牧洛陽聞先生訃而奔也哀毀踰禮再補固始為循吏第一説者謂先生不自用而貽之子可徵天道不知先生所以貽子者不在富貴利達也夫孝子顯親行誼為上崇階峻秩乘時遭遇有幸不幸焉固始君兩領邑符茂著廉平節愛之績繇斯駸駸家為孝子國為忠臣與世之人爵顯親者自異是父是子殆不虛矣固始君以余同桑梓出所刻敬思錄示為之廣書以歎因綴此慰君永念俾善為身謀者知別有榮貴善承

先志者知別有顯揚是錄所貽愈宏遠矣

師竹堂集卷之九

師竹堂集卷之十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郡侯玻頤張公上績殊嘉叙

自昔談吏治者以惠養拊循為本覩子長孟堅蔚宗所列大效可覩已而蹷奸擿伏豪猾大侠歛手者顧安可少也梁肉不可以理疾藥石不可以供養有味乎崔氏之論乎牧羊而不去敗群力田而不鋤惡草雖勤奚補審時酌埶期於民之安而已矣信陽俗著厖淳數十年來稍稍漓渝歛慱不逞畜異幸變旦混

四民暮為群盜其出入公府雄黠陰狡持吏長短托寄耳目姸媸涇渭恣其雌黄鼓其餘焰武斷謷横莫敢誰何斯豈所謂漸化魑魅者乎侯西川儁傑雖以文鳴秇圃而志存經濟蚤登上第再守南邦恵養拊循殫竭心力積蠹俾省稔惡不悛侯歎曰此廿扞文罔柰何使上下胥魚肉哉盡法窮治居閭萬端終不聽也歳甲申汝南大侵申固盜藪前不逞結暴客焚刼熾甚揜牒厲翅侯漫應若不為理也者一夕袖出片紙密召司捕示姓氏里居蔵匿主名約會處所亡一脱者而盜遂絶跡其渠魁為人言惜哉圊侯術中束手就逮恨不鯨翻淛水耳盖盜多驕勇為謀已久先以村落嘗我早捕則激少緩則蔓而侯綏圖秘筭鬼神莫窺不動聲色弭此大亂它日肩鉅應變可徵遠畧矣侯以愷悌之心出精明之政持氷蘗之操務節省之實課士禮賢重農抑末不事鉤距閭閻銖兩之奸悉知盖慈毋與神君並稱膏沐與飛霞胥潤矣侯牧申三年兩臺及各部使者所奨薦之牘以十數而政成中率　主上嘉予錫以褒綸時也大計復偕海内長吏奏績　闕下特膺殊渥說者謂靖獻之忠顯揚之孝循良之異綜覈之明一行而四善具焉州

佐河東孫君謁予乞言祖帳淮門之外予雅辱侯知故自謂知侯諗侯善政多不能悉舉聊紀其大都俾留心吏理者審時酌埶獲通儒之譽斯侯心哉

贈郡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沈侯之牧常蔡也異績冠一時乃中於忌者歷藩幕邊邑久之始擢守信陽會塞下墾田議起撫臣特疏醴泉令惠愛有心計請就近陟寧羌必使汚莱變膏腴便太宰楊公謂其屬曰沈令淪落數載又俾經營荒郡非所以勸良吏也信陽雖中土而繇鉅難理竟持初議侯感激单騎遄釆值歳大侵殫力賑救暇進

父老詢疾苦凡所興革咸孚輿情訟累年不決者片語立斷人稱神明以是他邑詳讞多畀侯日午廳事瀟然焚香燕坐與諸生談藝講學未二載信陽大治所旌牘以十數侍御毛公按部嚴肅特薦侯績第一郡縉紳先生謂侯大造我申宜有紀以揚盛美予適請告歸里諸先生曰子知侯公車例古進賢義當受上賞侯偃蹇迄茲始鵲起子雖病可靳一言予謝諸先生不佞識侯薄士業耳博士家類文墨議論侯顧超逸若此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子貢為信陽宰孔子教以廉平斯吏之蓍蔡也士而不廉如不

貞之女不義之臣雖有衆善不足道矣侯通籍十四年三領縣一領州家無餘貲官無長物澹泊偸素弗殊寒士所在嘼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豈與豔容容而躐赫赫者計工拙較尺寸哉 主上嘉惠閭閻深嫉貪墨四知罔恤三尺即隨 聖心注嚮宜有純白苦節之臣仰副德意侯兹推轂庶幾廉平之訓風勵益章不但為信陽故實而已昔人有言天下有一知己而不恨蓋痛憤之語也侯脩潔潛懿本不求知斯知者多矣夫受知之多已自不易矧人臣而受知 君父非千載一時也哉諸先生休矣當有善頌如王褒者出矣

贈桂亭綦公首薦序

世儒談王道率卑管晏蓋尊孟子之說不知戰國時王道陵夷人心溺于功利孟子不得不振之不然孔子何有至今受賜之稱而太史公忻然願為執鞭也今二子之書具在而誦法孔孟者白首莫究厥旨談何容易哉桂亭公東萊人晏里也潛心洙泗慨然有用世之志既成進士奉 命牧嵩嵩故周南王化之先被亦陸渾獷悍之夷徼也環邑皆山環山皆獷環獷皆盜緩之則蔓急之則亂蔓為釀患急為激變歲

苦大侵萑苻箐洞互倚交伺驅車者以為畏途而公捧檄之初人以是語乃歎曰茲非汝墳遵化之區乎哉夫戈鋋視之則陸渾禮樂視之則周南遠姑無論虞詡龔遂何人也毅然叱馭延父老問疾苦省苛煩達幽滯力田為良民操兵傷人即抵以法又日進慱士諸生講經術治理而諸便與不便以身任之不以累它吏雖不事鉤距而擿發如神未期而境內大治按臺徐公特薦于 上為良吏第一公逡巡若無以承者夫晏子相齊人知其顯名當時聲稱後世而其深念自下其御之妻亦識之豈不掩肩揪隘弗易擬

三歸反坫則賢矣公廉介清澹靡所致飾　主上方綜覈群吏求可肩崇鉅者授之以政即公由諫垣驟躋秉樞筦建樹偉卓庳庳二子豈溢詡乎晏眇小丈夫而公白皙美鬚琅琅玉立海岱鍾毓信非偶然予系平原視萊有并州之思而兒子延世守備茲土朝夕奉公約束獲免辠戾故知之諗而述以贈公俾綰綬者知無難蒞之處而談治者毋徒滋大言為也

贈王太初先生兩臺交薦序

汝南諸邑土風淳美朗陵為最紀于圖牒者可考也顧今大渝其豪俠者敢扞文罔奸黠者健持訟牘蹇

人樸叟追逋羅法莫知厥由稍為振飭蜚語遙起吏茲土者率曰淮蔡遺悍也嗟乎蔡人吾人矧朗陵夙稱善俗哉太初王侯蚤以文執擅浙中丁丑成進士來令是邑予適請告歸侯過申訪予㵎濆清矑秀雅若不勝衣私計此詞林之英也胡百里畀哉及與譚吏事棼牘幽隱不啻遊刃觀火也侯推誠馭下恥鉤距擿發而雪冤滌滯如神明武斷弗悛輒裁以三尺賓客居閒終不聽邑故盜藪萑苻雄長誡其徒曰此真父母相率遠去境內大治居久之按院蘇公鹺院姜公舉侯治績為中州良吏第一予讀疏歎曰二侍御知人哉往部使者有所薦揚多取赫赫譽悃愊無華十遺六七甚則以力以拊斯巧宦所以日貴小民所以日蹙也侯治邑如家愛民如子凡人所畏避不敢為與不肯為者毅然任之盈篋靡辭推轂曷覬乎二侍御廉其勞心韙其任怨嘉其寡營賢其苦節南北交章芝蘭同好豈惟仰承　主上綜覈名實至意而急公忘私强直廉潔之吏感奮淬礪是朗陵為海內郡邑赤幟也知人之利溥哉予又聞之文武異途儒法殊軌信斯言也鉛槧之工案牘之拙也侯業以藻麗鳴藝苑朝釋褐而暮蒞民乃其績章章若是即

欽召諫垣危言讜論當不異作令之苦心任怨無所畏避也豈非所謂兼才耶予雅辱侯知又申確接壤尤悉其治狀以是贈侯寧直表二侍御之明延侯之譽且俾作吏者咸持吾人之心斯畫披輿圖無非善地矣

賀鑑峯左郡侯兩臺交獎序

海內自郡縣來睎封建為便予以為守令均親民而州為難府秩崇事簡總大綱而已稍陟即藩臬大吏上重拂下亦靡敢玩令秩小殿而臺省缺恒取諸此自非會城附郭環邑內外彼蓋獨尊州秩雖大夫而

無臺省之選上轄于府則有所掣而弗得專下統乎
邑則有所觀而弗可肆間或臨以憲臣叅以衛署来
塩廚傳瑣務猥事亦皆其責故曰州難信陽豫西南
隅層巒複嶺深麓幽壑嘯聚淵藪吴楚通途冠盖相
望武弁雜處屯營尺籍贗符陳牘靡可究詰咸付勘
覈觀察駐節屬邑覈十錢穀兵刑往往畀之余嘗謂
州難而信陽猶難匪特以勢亦以地矣會前守與監
齟齬論列雜治銓曹以是州不易理思得廉平惠直
之士蒞之而尤侯鑑峯舉進士高第手神清逸太宰
及選君奇之俾守兹土侯下車務休息節省訟牒必

親仍揭諭已能出入催徵寬緩人顧爭輸納凡所勘
覈罔弗當侯靜泊爽朗鋭意牧養弗卹嫌怨雖無赫
赫聲而年豐盜息軍民帖然庶幾悃愊愷悌古之良
吏哉居一年按院張公塩院董公交檄旌異侯踧踖
不敢當别駕潘君叅軍萬君過王子曰以侯之理信
陽尚不足一薦乎王子曰否否少年高第美官世所
極欣豔者先正固以為不幸而通達如賈生所上治
安十未酬一論者乃惜其君相遐哉淵矣侯弱冠高
第釋褐為大夫居無何而譽命上逮無論意溢志滿
損益乘除之妙茫然矣故千里之駒必侯銜勒萬鎰

之玉必假雕琢愛之深故慎之至也異材筮仕而弗
培植緣養導以驟徑啓以燥心是驅汗血于塩車付
良璧于庸匠将誰咎耶侯持悃愊愷悌之心施惠直
廉平之政售知弗喜罔孚弗卹勿憚難理勿覬速化
必将致空群之鳴来連城之價　聖天子愛養儁才
責成大受度越漢文遠矣

贈約齋衛先生兩院交奬序

周禮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數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而耿壽昌量錯之常平蓄積防
馬良法美意理民者弗能易也然非其人往往因緣

為奸利惠不勝擾諺云寧蠲負亡積穀穀盈倉民枵
腹噫斯豈法之獘哉夫田父里叟稍有心計尚為終
歲之慮一邑之命懸於一人眎為傳舍詰朝而去或
迫于上檄苟且塞命侵漁弗知科害弗禁卒遇旱溢
札瘥而束手無策也者歸獘於法其将能乎　主上
軫卹民瘼郡邑長吏咸令積穀監司以之旌别考功
以之殿最甚盛心也而　德意靡究則因循未袪而
任事之難也河東衛君奉　命宰西平慈愛節儉凡
可以裕民者罔弗殫厥心力暇閱倉廩巡行廬舍歎
曰古謂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兹且無一年之蓄

矣是尚可以為邑耶乃銳意講求蓄積不直蔵之官即窮鄉僻落皆以貯儲為命居無何公裕而民饒令行而獎釐中丞周公侍御張公廉之嘉歎交檄獎焉需其成薦之備臺省之選邑父老士夫諸生里胥謀所以敭休美而予表狀耿子馳申索言客秋請告歸入君境無蕪田無游民固以異之抵館識君秀雅温粹允稱長者及與譚世務則嫺于文秇習乎經術匪獨以吏見而已夫今為吏者率媚上取譽媚則怨罔恤譽則怨罔懼罔恤罔懼猶以良譽茲不特吏蠹上蠹甚矣衛君實心任事惟下之恤之懼而媚弗知率

之下頌而上譽何論衛君賢二臺衡鑑過人遠矣予又聞君之涖西平也崇節義燭隱辨寃獄慎改作米塩瑣屑經畫悉精庭閒雀啄吏散琴鳴輿人興歌袍鼓絕響盖以儒飾吏全材大受不獨積貯一事獲乎上焉而已

賀田子藝先生旌薦序

史列東方生于滑稽要未為知生者而漢武遺事及他稗官小說載生異蹟甚多亦未為知生也生自言陸沉於俗避世金馬盖玩世之雄即以為俳優為仙為歲星為譎諫為常人為非常人亡不可者夫惟不知其為何如人此所以為東方生也子秇田先生毓秀天目受尊人豫陽翁庭訓蚤以文鳴詞圃而又欲以材武樹行間乃又為俠為落拓為禪為玄為名理為風流晚乃以經術教新安為良師當道兢推轂旌薦之牘交馳苜蓿齋子秇漠如也居久之來掌申教其譽籍甚新安而中丞部使者藩臬二千石所推轂之牘盈几榻子秇漠如也人有謂子秇名高一世稍從世局馳顯之途若升虛邑柰何以慱士自貴子秇笑曰吾非以慱士貴亦非以它貴宇宙至大鴟鵬尺晏龜龍蜉蝣帝王乞丐聖智庸愚各貴其貴勢無相

奪理無相妨也吾始擬尺寸表見所如不合欲全吾真爾而諸公剌剌不休其于我貴之旨何也于是養虛張子以田子之言告王子王子曰子秇斯語所謂混俗玩世者不可不信不可信也東方生弄萬乘于掌股其眎一世奚啻螘聚顧對客啾啾自解何哉子秇有志用世寧惡游揚豈以造物忌名欲全厥真不欲犯其所忌處毋近毋遠之間也乎夫遠名而名隨者真名也遠貴而貴至者真貴也子秇之所謂全其真者雖不在此而亦不出此不然是以王子之言為多轂轢也夫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玉車氏理鄴郡四載矣案無滯牘獄無枉繫隱贖疑纖老吏莫辨一訊立白不惟鄴無寃民即它郡囹弗質成蓋仁恕明決得之天性而精研經術該浹文藝注流觀火未足喻也三年政成課冠羣吏　天子嘉之封二尊人如其官錫以綸綍鄴父老士夫及厮養牧竪歌頌鼓舞交相慶忭屬吏湯陰魏令與余同里躬逢盛典則遣使渡河而南索言為壽余嘗讀方塘釣叟集以為君二尊人齊德偕隱如冀缺梁鴻鹿門之儔無與於世焉者而余州守李仁卿氏與君俱蜀

人數為余言方塘翁家教嚴毎手一帙誨玉車至憭磯陰鶩未嘗不授書于地而太夫人恒以雋毋為則以故玉車受教惟謹郡稱神明也夫翁誨玉車時固知其必貴然豈逆知筮仕理官而以平反一事授之哉仁恕之心天地之心也人誠能以是心為心治已治人壽親壽國取之裕如翁之期玉車宏遠矣君家釋之徒以盜環犯蹕二三事迄今以為美談君理郡四年所昭雪者更僕未陳繇斯　特召諫垣剔歷崇膴賛　主上好生大德康濟元元榮名永譽寧有旣哉余又聞河北大侵君攝邑講求荒政殫力區畫全活以鉅萬計翁夫婦閨之坐雙梅下舉觴謂親戚交游吾不喜膺封典喜小子活人多也吁今父毋教子富貴利達已爾位高金多之外遑恤其他乃君家夫婦父子一以仁恕為心無論　寵命方新有加無已即徵以報應固知天道不爽也于是魏令聞余言歎曰始吾輩乞言籍手拜司理公堂下宣屬邑吏民歡悰耳而王子本之于親乃知　國恩家慶交相成天理人事交相感也至于父毋教子不以富貴利達人子悅親不以位高金多又允為名言不獨闡張氏世德已也請大書而張之清漳之上為鄴父老告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人恒曰天道遠夫其未定也微茫遼濶莫可究詰其既定也錙銖毫髮炯然莫舛蓋遠而弗近人將眎為幻杳無復欽畏之心近而弗遠人或萌夫希兾遂忽順受之正要遠于近徵近于遠此閱世者則然耳吾人自修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其遠其近奚庸恤哉乃茲于如川翁益信云翁孝友純篤禔身清苦有古獨行風少為諸生有儁才數不合於主司竟以歲薦高等為南漳令南漳愛之如慈毋會歲侵積穀不如額應降級而縣人號泣訴於監司至擁馬足不得行

乃以州倅仍攝縣事居久之陟判興化興守翻𧬈甫三月毅然自投劾歸明農課子絕迹公府人以二子慰翁笑曰士以第為榮偶然耳兒子輩即幸第烏足慰我識者固已知翁庭訓不在富貴利達矣丁丑春予承乏分校得一卷醇雅精暢閱其策述長吏聽訟株蔓之濫及閭閻疾痛讀之酸鼻後更憤激有人所不敢言者予持之太息曰劉蕡下第千載為恨此生自負如此豈可使不諱之　朝有遺直之歎耶乃亟錄之出闈來謁癯然書生耳詢其家世為翁仲子抑亭君予雅聞翁名又歎是父是子不虛哉無何有儲

養之選予慫恿之君謝曰館秩清華徒名高耳士瑗不佞幼承嚴訓思得一邑自效柰何事虛譽乎予韙其言不復強未幾出宰平湖一以南漳為法平湖大治三載績成所司上最狀　上嘉之錫以璽書翁膺褒綸晉秩而平湖鄉先生陸君慎菴嘗佐吾州有聲因至都下偕其親大行廓菴馬君過予曰吾令君所錄士也茲以賞率顯其親君與有榮焉其一言為如川翁賀予曰請言令治狀慎菴君曰吾令異績更僕未陳也其大者則田粮欺隱全越莫吾邑甚侯甫來蒞即慨然任之豪勢百計居間終不聽又陰為阻撓益不顧會清丈　旨下侯遂沿坵履畝以釜自隨斂于壠上形瘁神殫三月而錮獘積蠹釐革殆盡重輕多寡均平精密前居間阻撓者亦為歎服此平湖永利也予曰如斯言劉君信良吏哉夫父之教子未有不以富貴利達望者翁獨不以第慰即厥子之不囬策對不慕館職所以慰翁者豈世俗區區顯揚已哉然此可徵天道焉翁之興化歸也豈有吾姑奉身退留有餘貽其子亦自適其適而已乃未竟者子竟之如上農力田而獲有年詒穀食報取之目前是不可以觀天哉使厥子自平湖嚮往也始終崇庳不以富

貴利達間則所以竟翁者當不止此而予所徼榮于翁者亦不止此也劉君懋哉雖然自予禮闈得君也倏忽六載矣君一邑自效信如夙志而予役役鉛槧曾無毫毛補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思館秩徒名高之言則又悚然汗下矣

賀坡翁何丈寵錫崇階序

坡翁之膺　封晉秩也郡長老先生僉致賀詞美哉郁郁乎華而不溢肆而且核光揺書錦輝映閭巷矣乃舅氏七峯公寔秉衛篆則又率其僚暨千夫長以下徵言賢首山房其甥也誼弗敢諉且幼與震川君

游坡翁時時督教有師道焉迺請曰是舉也奚弗佸
縫掖也舅氏曰吾屬武弁家聞厥上世持戈鋌昌鋒
鏑委軀疆埸良苦矣剖符事竣爰及苗裔未嘗不上
感　國恩下榮世賞侈諸遠邇詡為奇遘也何氏誦
詩書握鉛槧亡攻略之勞匪闓承之命而廻翔館閣
出入銓憲世持文柄代師藝林與吾世禄相終始即
河山之誓曷加焉小坡公分符大郡朱輪華轂行部
縣邑惠流江漢望重鼎鉉矣乃挂冠解組賁于丘園
怡情松桂結盟猨鶴震川君鳳翥鵬騫雲蒸龍變詞
垣獨步台席攸歸　宸眷日隆殊恩用錫豈惟吾屬

欣豔即宣力　翊運茅士世臣亦嘖嘖羨矣夫吾以侈
吾爵而橐鞬道左未若公家貴也吾以侈吾禄而珍
賜禁庖未若公家渥也吾以侈吾胄而紈綺庸胤未
若公家賢也吾以侈吾誓而書香道脉未若公家永
也吾不敢自侈而侈乎公凡我纓弁孰不同予侈乎
夫侈同則榮同榮同斯賀之孚也弗戒矣奚借縫掖
哉予聞之歛衽起曰兹所謂際爾知際而已　明興
以来衍慶苯祉宦業葳蕤豈無遠過萬石君者侈何
氏者當論其功而際非所先也夫文之隆汙世運士
習咸攸關焉弘正之間振起衰弱翕復爾雅至於今
曰作者迭興超軼往哲非我先正大復公之力乎小
坡公承而衍之以飾吏治斯百世之利也南土化行
北山罔誚成功者退是造物之所與也震川君居謀
議之地膺啟沃之責宣猷贊化陰錫寰宇無得而稱
統觀攸列是可與持戈鋌昌鋒鏑者論功耶夫濟美
者際也承美者功也功愈溥則際愈隆是榮之至也
天寔侈之人曷與焉于是舅氏顧其僚屬喜曰何氏
之榮吾以侈諸人王子乃侈之天雖然天視聽自我
民視聽徵人天曷徵哉坡公之階極于公孫從兹始
矣嗣是侈之者其必合諸天人

賀　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余束髮為諸生數負笈試汝維　崇建國斯土人人
談　王賢東平河間弗論也及會鄉先生長老則曰
王樂善下士得于天禀然相匡弼者居多王雅重相
言罔弗俞即弗俞相以理争弗俞弗已今郡邑一間
藩封有携弩避者吾汝環千里内其庸庸者至白首
不知有藩封其有知識亡弗顉王千禩屏翰淮康也
斯可以知相矣相為誰關中南嵐劉先生也先生蚤
薦於鄉中禮闈乙榜教諭高平無何陞武鄉尹武鄉
近塞下甫月會胡騎蹂踐縣境法應罷　世宗念廑

大舉非尹能支釋不問先生感激居二年極力撫循瘡痍蘇息明年銓司大計群吏竟坐虜冦事教授南陽又七年始倅保定理紫荊關務而虜復侵浮圖峪先生多方戍守虜引去有實錄之　賜乃陟崇左相盖先生兩為博士兩居塞垣勞苦矣左相秩清貴王大賢汝又樂士特以優先生先生愈感激故事　恭王及今王夙夜匪懈名益顯績益著矣先生之為左相四年也王奏加四品服久之又給父母與妻　誥命隆慶二年王復奏保三品服未行　今天子嗣統初元先生為左相十九年矣王念榮貫不置而汝陽

强公晟者文章政事有聲為　秦左相十七年得加三品服王以為言　上命御史覈實特允王請嗚呼茲不為儒生榮遇也哉董賈挹經濟之才猶出為王相人至今惜之然二子相王未以績稱同時顯仕者何限乃千載誦說不於彼而於此斯何故哉先生有用世大志所如不合人咸惜之及相王獨以績稱也此豈悠悠工兎園之技終歲曳裾者乎固知為人誦說矣夫章服至三品秩等卿貳矣仕籍重制科非敭歷久且賢弗輕畀也先生豈終於不合也哉予又聞之積善餘慶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先生冢嗣少嵐君舉進士為地官尚書郎籍甚諸曹駸駸嚮用崇階峻秩益以子貴今茲三品未足榮先生者尚交懋哉部檄南下而汝人官京師者議曰崇國以賢稱吾汝吾父老子弟飽食嬉嬉終歲不擾相之功大矣相獲榮典盍圖所以頌之于是大諫義軒劉君以王子有筆札之役則使頌焉王子非能頌者以父老子弟誼不敢辭也

送北泉趙翁榮還　崇國序

北泉趙翁者今中丞汝泉公從兄也汝泉守荊州為海內良吏第一今撫全楚益優治郡時而蔡人稱汝

泉必首北泉若曰汝泉命世才而成于北泉者居多稱北泉所以風人父兄也翁家世歷下　武宗時以材力選內侍嘗隨　駕南幸　賜飛魚服時中貴人從者率肆婪饕蝘嚙虎噬郡縣甚苦之翁獨婉諭同儕多所匡捄　肅皇帝承大統諸侍　武宗者往往覬近倖翁每退抑越八年出役　崇藩遂占籍汝陽雖歷事　恭　莊與　今王三世矣乃逾益退抑四十一年陞典寶正專司錢穀務為節省王病痰火甚又憚醫毋敢以藥餌言翁正德中嘗供事　御藥房雅諳藥性則詭罵諸小豎曰王奚病飲食調攝愈矣

若等欲以藥苦王耶王聞之喜乃容以藥雜他膳王食之甘居無何病良已王知嘉歎握手慰勞甚至王子十五有令聞翁奉王命請　封而奏牘稍有齟齬禮官持不下翁力疾數往返條析明暢　廷議韙之竟得　請然不以為功府中事亡巨細一裁以義性喜讀書有人倫譽汝泉幼負異質翁語人曰此子不特以文顯他日樹立當匹休往哲迺延師館穀廣購典籍蚤夜督課甚厲汝泉亦感激嚴憚勤苦弗輟卒如翁語云汝泉之官荊州也尊公學菴翁嘗一往而性怡丘壑不樂官邸輒返北翁為養備至故汝泉盡

心民事不復以甘旨嬰情而翁之家信往來皆勉以循良無一語及私會　今上御極翁謝　冊封入京師王念翁勞勩保陛承奉正用資輔理　上嘉俞焉翁年七十有五齒髮視聽步履飲啖如壯年人事竣還汝同郡官京師者思有以榮翁行而司徒大夫少嵐劉君隨尊人宦汝最久悉翁行誼謂王子有筆札之役索言贈王子與翁同郡先世亦歷下故不辭而為之敘嗚呼人咸謂閹寺不可近而呂強張承業輩又表表不可揜此何說也翁事君以義教弟以忠持已以禮毋論貂璫即循循誦法孔氏者能之哉惜乎止于藩國靡竟厥施假使象應皇側禮備中門入直法宮出侍　宸扆其所啟沃視外廷者不事半而功倍耶雖然度利挈功不必已出汝泉行膺樞筦重寄奇伐懋績烜赫埏宇雖天生碩弼翊我　鴻運而琢玉織錦良工獨苦烏可泯也若爾即止藩國其所及者遠矣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昔諸葛武侯對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勤力自有餘饒臣沒之後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每讀其言未嘗不泫然垂涕也夫

人臣有功於社稷慶流後裔世世榮富此何足異然清介儉素之風微矣郭汾陽窮奢極欲人無貶詞說者謂公祖王翦市田宅遺意君臣之際不衰矣乎故太師端肅馬公勳伐行誼人人知之無論已獨其清介儉素之操世庸未有知者予多病寡交與一日有客謁者則端肅公曾孫上林君也布袍羸馬弗殊寒士予心欽之未信也居無何君陟江寧丞而中翰芹泉劉君雅善君間語予曰端肅公匪特中土士然中土人士籍公以重于四方不啻嵩高大河也上林君宦京師往往鬻產以充薪水嘗過其第自先世　誥

敕　御札外僅圖史滿榻耳毋論端肅公即上林君父兩令鉅邑大父守大州晉叅藩議累世仕宦亦應少裕上林君茲官白下攜孥以行至不能辦道途費非世守端肅公清介儉素之訓何以有此子職紀述又端肅公鄉人也可無一言俾後世知端肅公者不專勳伐亦庶乎與武侯並美哉予矍然起曰有是哉古人善遺子孫有以清白者有以安者然未必如意也自上林君西洋公少叅公至端肅公四世矣清介儉素有如一日昔人所謂彰美傳盛交相成者也夫清介儉素則無所愛無所愛則無所求無所求則心

為實心惠為實惠實心實惠可以感鬼神貫金石而況子民乎江寧豐鎬根本又赤縣重地丞佐令以理民秩崇外邑謦易上逮誠持清介儉素之操終始弗渝雖天下裕如也獨江寧也與哉是故念祖孝也盡職忠也忠孝人之大閑也上林君懋哉君甫之官予顧略其治邑事蓋自其重者言爾君亡忘其所重則中土人士自今重于四方馬氏世世有籍矣寧直端肅公

師竹堂集卷之十

師竹堂集卷之十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送劉石孔鄉丈之略陽序

石孔劉君雅善古詩文猶以賦自雄倜儻俊邁直凌往昔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旅舍出所為北征賦秉燭讀之如獻擊金玉逸韻清遠又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君間語予吾來非謀升斗者華髮儒冠謂何授一秩歸展墓償書負即製野服為商

平遊肇莫易矣予曰否否昔人膏肓泉石類有所託非謂際全盛之時抱可為之具籍得為之階浩然長往者也君斯三者全矣毋亦以資應小官未攄偉蘊世方以格品士安得有知我也者而晉之嗚呼士患無用世志耳委吏乘田抱關擊柝聖賢不鄙也昌論崇卑哉　聖天子厲精理道綜核名實邑丞尉以下敏幹廉明者即不次超擢海內翕然嚮風謂千載奇遘以君之才奚弗知弗晉患若雅抱不欲作吏羸挂冠返服由己爾君以語嵩室李君曰誠如王子言又旬日除目下則得略陽簿劉君走告予僻遠柰何予

曰否否略陽雖小邑捍蔽巴蜀控制商虢其人務農力穡質直好義考之圖經王女厨谷諸山嘉陵犀牛諸江與夫佐鄉化鶴之遺跡吴玠拒金之故壘皆在境内簿佐令以理民職猶易稱民猶易親惠猶易被君誠盡心盡力靡怠靡阻勸課農桑之暇蒐訪名勝時出雄篇遍勒崖谷俾後之攬者慨然興峴山之思不愈於猿吟鷗狎自甘湮没者耶君復以語滄浪李君亦以為然又數日三君與予飲王氏山亭二李君酌酒賀曰劉君感予言将捧檄之漢中矣盍書前語以贈嵩室真陽人時淹選調滄浪内鄉人尹赤縣聲

績方茂石孔鄢陵人二尚書公諸孫三君才名中土三傑也故交厚如此

贈瑞穀吴先生司訓應天序

余雅聞新都吴瑞穀氏以文雄秇圃王元美劉子威二先生咸推轂之謂文至瑞穀始無遺憾余私謂此標榜語耳畢從周為先太恭人乞墓表於瑞穀未通姓名也瑞穀謂此汝南賢毋慨然附陸退之義余服其辭感其誼愈嚮慕焉丁亥冬余以禫除補官司業瑞穀久困諸生始以貢赴公車持其集訪予斆學軒恂恂長者也與之談若不出口居數月見余所上華除附録疏流涕拊膺謂不可不紀則累數百言無論其慷慨激烈千百世覧之欷歔不能已已而考覈精慱即白首東觀未之悉也瑞穀豈徒以文雄已哉余暇讀其集大抵西京以前語求解人亦不可得始信二先生非溢詡而又私歎如此人主司不收卓識者謂宜倣宏詞羅非常之士有味乎其言之也瑞穀居久之裒敝金盡得應天慱士蕭然将襆又過余苑西草堂索言為别嗚呼古今賢喆窮餓無以自見不可勝紀然其名與天壤同敝一瓢千駟夫子有明訓矣慱士師儒官厥係甚重應天豐鎬重地夙稱材藪瑞

穀又砥節厲行以身先之六館諸曹翾翾從此朴矣雖然余有深感焉今天下文勝極矣談經術者往往以外座説法别立門戶誚之而好異之夫力詆朱子豈但操戈入室将使人以格物窮理為瑣務上乘玄旨茫乎莫知攸始斯道巨蠹也瑞穀為考亭鄉人令居首善之地以經術為職請姑舍雕蟲末技而潛心精詣俾學者由考亭以遡洙泗之正脉即不六館諸曹厥功偉矣瑞穀勉哉毋寧使人謂瑞穀以秣陵佳麗殫思於山水花鳥評其集者尚有遺憾也

贈張柳池先生署新城教事序

鄱陽史公之守汝南也若心實惠可質鬼神而明倫厚俗尤其惓惓首務云公愷悌諄然亡微弗燭民間瑣語細行輙知之古有鈎距術公殆不然亦不知何以得此也凡孝友節侠士必親造其廬或率諸生拜於學宮若栁池張君則公特重焉者君汝南名士蚤登賢書事親最孝母徐有疾醫藥靡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凡轉側吐唾皆躬扶抱比絶哀毁仆地父環捄良久乃蘇泣血三年寒暑弗去衰絰事父務娱其意兄雲翔弟雲萃先後病殆則又百計愈之教姪如已子合族童子歌詩習禮雍雍怡怡者近百人舉

行鄉約為里人式史公擬薦于 朝觀風者亦特檄嘉奬會史公去乃其事竟寢今年試禮闈不利喟然歎曰仕以行道奚論崇卑上書願就教職得請署新城教事瀕行問言王子王子曰令仕籍所謂卑且散非教秩耶乃君子謂其功與宰相埒此豈在於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已乎歲貢者懷日暮途遠之嗟其繇科目者則籍此遷陟直傳舍耳即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亦弗多見矧明倫厚俗如古先生之教哉若爾委吏乘田弗若邑論宰相乎孔子曰政者正也一命以上罔弗自身為人師而外身辟植標側而端求景亡是理矣君斟酌鄭氏家規敦行弗怠又有孝經註釋管見史公擬刻未及以教多士多士其有興乎新城畿輔鉅邑多奇節慷慨士部使者冠盖相望譽易上達吾見栁池君之駸駸膴仕從兹始矣予多病索居史公過聽誤厠檄末嘗聚講天中書院故知君獨深于其行書此贈之且告新城多士嗚呼多士其毋以言語文字師君也哉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往予已未在都下與遼士之試春官者談邉事皆以雲山杜公有文武才並道尊君古村翁事甚悉翁生

長遼海山川險要胡虜情偽甚諳且悉每接談畫慓夫小兒勃勃有繫頸笞背之氣翁顧眂阨塞輙太息曰大丈夫當折衝萬里為 聖天子紓東北憂何至如兒女子老牖下耶舞陽侯生中國願得十萬人横行匈奴中或者咎其易不知管氏作内政得士三萬人無敵于天下矧遼陽全鎮當匈奴一支又土著勁士乎翁嘗應例為戸侯隱然負封狼居胥志時重守邉不敢向虜發一矢撫鎮代更有如傳舍一切苟且莫為遠慮翁知不可為遂閉戸讀老氏書絶口不言兵事雲山公已薦畿甸聲稱籍甚矣予聞其言恨未

識翁即稠人中訪雲山公亦不可得居嘗悵惘辛酉歲雲山公節推汝寧予復北上道過淮康歲暮天寒顧予僧舍忼慨激烈逾前所聞詢翁動履公謂予曰始予有汝南之命也以親且八旬不可有萬里之行家君以大義責予流汗莫敢仰視且曰小子第之官廉以律己恕以臨民勤以莅事吾明年當策騎蔡地觀雪夜縱禽之績矣予聞公言固喜識公而又知翁之必来並得拜翁釋前悵惘也今年入日公馳書報予曰老父昨歲来仲春將又去時年八十一矣攄鞍矍鑠不殊少壯知予敬承前訓喜動顏色縋掖之士

邀登天中閣咸以為耆英之老不過也君何以贈之予聞而歎曰翁真仁人哉公真孝子哉今夫父母之于子也教而有成鮮不以富貴利達望之翁則惓惓以廉恕勤敏為戒而不及其他人子之于賢父母也方其受教之時固惕然内懼一旦之官遇快心適意之事自非純孝不忘鮮不易其所守公固始終如翁訓翁之来也豈世俗兒女之愛公之迎養也豈區區定省甘旨已哉公理郡刑人人自以為無寃徐杜必生古有是語公其杜矣由汝南之無寃而壽公由公之服訓而壽翁公位愈高則公惠愈溥公惠愈溥則翁訓愈行翁訓愈行則翁壽愈遠清淨無為如老氏攄鞍矍鑠如壯夫顧不淺之乎壽翁哉嗚呼使天下之為吏者皆若翁訓也内治既脩四夷自服即翁素所指畫隱然自負者亦無所用寧直清遼海之波鋒刃不交異域皆壽域矣于是存軒胡君謂諸君曰翁之来也榮在汝南翁之還也榮在遼海王子顧略焉何也雖然必如王子之言始可以贈翁亦可以壽天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辛未中州士之録於禮闈也盖二十六人云出則聯

騎行則握手談藝評古時或飲食相聚驩然樂矣予念老母居嘗悒悒諸君怙之以他辭對察冉君意有同予者亦未顯然詢之也嘗早朝進左掖君密語予曰家大人踰七袠僕鮮兄弟迫命計偕不奉甘旨者半載餘矣獨柰何遺老親于堂顧嗜進取哉因出袖疏曰歸決矣歸決矣予歎且贊之疏聞　上嘉其孝允焉諸同年聞之罔不歎且羡其將行也同鄉例有言僉屬予予病初起頭岑岑然不敢攜管而覲君去離思黯然情誼俱弗忍默也則謂諸君曰冉君此行有關世教不淺哉寠子賤隸村傭野豎奚有師友之

資誦說之啟哉而娛悅其親靡所不至矧士束髮讀書天經地義開卷第一義耶夫侈五鼎者寡養志之誠家仕宦者罕倚閭之戀蘐寒素者諱負米之感慕躁兢者文捧檄之説嗟乎年衰愛篤途沮思結即日列八珍秪益纏眷耳乃自解曰忠孝難兼豈陳情者為迂絶裾者迺通與冉君初擧進士聲稱籍甚鉅卿先生咸以公輔期之間多慰留竟毅然莫之奪也此其孝思之純豈復有所易耶　聖祖以孝教天下洪武二年幸後苑見巢鵲翼卵歎曰誰無父母令群臣親老得歸養繼又著之典章烏鳥私悰人人各愜惡

有忠孝罕兼之令耶夫缺養于親而擴忠于主無是理也冉君以孝聞矣他日立朝績業炳赫奚俟問哉而聞君之風瞿然興感遠追令伯李公之芳近並茂烈陳君之懿予是知君之兹行有關世教不淺也君大父强恕公宰邑以循良著事親至孝尊公村南先生起家進士歷御史叅藩議所至有聲尤以孝聞然則君之是請也殆有所受之乎昔萬石君徒以醇謹稱于時至今讀其傳者尚忻忻慕之況君忠孝傳家者哉予有弱弟例不得請以是贈君聊識予之耿耿且告世之為人子者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豫楚接壤而麻城信陽僅數百里而近予諗聞故光祿卿周先生為一時名臣恨未識也今春分校禮闈放榜之夕見周君應嵩者麻城人以春秋舉未敢必為先生子及閱世系信然盖益篤嚮往思矣出闈君過予苑西草堂年甚少清癯儉素不殊寒士固已奇之而察其中若悒悒不以一第為榮者居頃之儲養命下君雅好古文詞館閣諸公亡弗推轂君君顧潸然流涕為予言二尊人尚未襄事所以赴公車者冀副顯揚念兹幸見錄乃以一官滯情事未伸兩間雖

大奚以自容歸決矣予執君手太息曰嗟乎父母之恩埒之罔極何以圖報生致養殁致祭如斯而已矣親之故也不幸而罹訟獄荒疫水火兵戈之變尚可諉也無故而停柩數年或十數年嫁娶生産歡宴一切如常而遺骸暴露不得掩三尺之土歲時祭掃曾不如皂隸乞丐灑麥飯于丘壠固不獨慼風水一節而已少有人心者睍而視之不知其顙有泚乎不也君少年高第時所豔羨即弗儲養列秩中外孰非顯融君獨愴惻亟歸若不以三公祿易一抔土者孝哉周君他日之忠無俟卜矣予家居每見久不

葅親者貧則為之資助為之經營無主者径為瘞之
有力者則曲為勸譬或舉寘報以怵之故信陽旅櫬
多歸窀穸其不信不從者為之痛憤耳周君是行安
知里中不為感動哉光禄公平生大節當有名筆紀
述不敢率爾獨于周君是行悽悽焉先生有知當不
以子之一第榮而以子之一歸喜矣

送王峯程先生榮還新安序

新安程氏自梁忠壯公以來世以忠孝節誼聞於時
而族之蕃衍寔甲宇內雖其地無兵燹之變亦其恩
禮浹洽聯屬有法故其子弟習聞孝弟忠信之教相

師竹堂集　卷之十一　十

親相愛愈久而愈盛也王峯翁少警敏有材恥為章
句里人多販鹺翁試為之輒有次第然好赴人之急
不規規握筭較錙銖獲利獨倍他賈他賈喜豪侈日
痛飲縱博擁美姬歸孌童歌舞自娛翁獨悃愊如寒
生與昆季子弟講孝弟忠信之道惕然恐墜其家聲
翁其隱于賈者歟余同年友春臺張君翁館甥也今
年秋翁揚舲漕渠至京邸會以例授太醫吏目将返
棹淮濱抵其故里葺廬易畝以貽厥后與族中長老
優游結社輟車繫舟為授老計其鄉人寓京師暨與
春臺游者咸謂翁野服而来冠裳而去至榮矣不可

無贈則以屬余翁嘗理鹺事寓義陽最久余頗悉其
賢茲于翁行獨有感也夫士大夫之汲汲於仕也不
猶翁之汲汲於鹺乎仕期厚禄不猶鹺期厚利乎士
以仕為家不猶鹺以舟為家乎然翁獲利意不在賈
非如史遷貨殖之所紀也又慊然返其故里驚濤逆
浪惟恐復觸而仕也汩没宦海竟忘首丘然則翁之
歸也獨以一冠帶榮也乎哉余甫通仕籍乃為此言
非敢有所矯激而覩翁去竊歎焉高焉因以自警不
遂汩沒則翁之惠我大矣是行也冠服且不足榮翁
矧余言乎若夫宗系之蕃聯屬之法則譜牒具有故

師竹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略而不書

送太湖鄒山人還吴門序

予束髮時即聞海內有鄒山人既得其詩讀之雖未
識面以意度之山人必脩髯偉姿如閒鷗野鶴逈然
自適不可狎玩者丙辰冬始識山人于濾渠公坐間
信如意度詩可以知人未有並其貌得之者豈予與
山人有神契者歟山人幼有用世大志然以性高潔
不能隨俗俛仰又恥以經義章句求合有司遂寓意
煙霞放情林麓寰宇名勝足跡殆将遍焉故知山人
者謂人物似晉詩文似唐不知非山人樂居也中古

以来士大夫以仕為家揮霍簡貴一籌莫展小小黜謫至于涕泣自甘腐鼠竟忘首丘廉恥節義視為何物嗟乎嗟乎解組挂冠豈誠忘世振衣濯足未必沽名桐江一絲栗里五斗有何勳業史乃大書毋亦以激頑起懦有補風化者乎山人之心要難與俗夫論矣山人家太湖往以島夷之亂攜家東魯今歲將還姑蘇道過申士而予適抱病因書此送之予方奔走求名而以此贈山人亦以山人之知我也或他日過震澤之墟花竹蔭欝調鶴鼓琴望之若神仙者必山人也其毋移文逐我哉

送閔山人南還序

予多病好奇嘗南游吳會北抵燕趙訪古所謂玄踪仙蹟技流劍客之類未遇也癸亥寓金陵僧舍邂逅新安汪吳鄭畢四君負氣任俠汪吳尤善書畫品雅稱精鑒每縱飲長干之里必詣諸鬻書家盡出所藏第甲乙辨真贗主人斂手歎服不敢出一語雖踵前人神妙能雜之説而意則遠矣予因是日與之遊頗竊一二今年秋蓬山閔君自淮遠來寓慈氏寺月餘未知也偶於友人處靚其山水人物不知金陵四君賞鑒如何而寓意簡澹出筆墨蹊徑之外往寫真者雖酷肖細視轉覺索然山人所貌者不必問其為誰咸神氣勃勃可挹笑語且善詩詩多感慨每月夜訪之長廊闃寂佛燈熒熒然梵音琅琅然款門共榻焚香啜茶上下古今端坐傾聽殆不止畫家者流而已古善畫者凝神息慮若不能把筆者豁遇真境天機自運不然則攄幽寄憤有所託而洩之其人固世所謂磊落奇偉士也後世重之豈區區縑素已哉而惜者猶有畫掩之歎悲夫悲夫良工獨苦誰則諒耶山人庶幾磊落奇偉士也毋徇俗之好毋輕用其長真境躍如流動罔測惟弗工是謂至工惟弗好是謂至好

安知斯世無子雲耶山人南還郡縉紳先生多贈以言集為一卷予病初起忡忡靡寧必欲叙諸首聊以所竊聞于金陵四君者識焉山人有五岳之志持予說負諸海內名士當必有以語山人矣

贈盛泰甫序

昔漢購季将軍亟魯朱家不惟脫其難又能尊顯之張儉亡命所在破家迎之而孔北海尤烈嗚呼緩急人所時有也容容後福雖累千百烏所用之此侠士所以罵弗通也盛泰甫客都久門庭清閒花竹欝茂茶果酒具事事精雅公卿亡弗折節四方能詩者咸

與結社泰甫傭書自給未嘗因緣為姦利也丁亥秋予禫除北上相見甚驩又年餘而逐客之令下泰甫蒼皇預遯夜竄晝伏僅以身免而緝捕嚴急閭里震恐是時予在都門不知事所由起而人多為君冤者今年春予以妻喪病甚　請告歸無何而泰甫至不勝范粦之歎痛定訊之始知逐客有由而君又波及者也夫小而村落大而郡邑絃歌緐盛必樂土也人物蕭條必陋逼也矧　輦轂都會薄海內外是萃是觀者乎君吳人也聞之長老當弘正嘉靖初吳郡日有燕樂優伶輪值取給里胥公私俱裕不相病也近則引嫌避咎不啻束濕而財愈絀民愈困矣節省有源不慎濫觴而爭潰決可以踰其餘也已予通籍每朝散或休沐輒有宴集旗亭茶肆絲管相聞賸馥殘膏沾及貧窶因歎太平全盛　主上曲體臣下其周若此而挾筴躡蹻各以所長賦三都而擬二雅者濟濟也茲宴會有禁俳優有禁百貨有禁詩文雖不禁而陰亦忌之煌煌京洛柰何使人視如畏途哉或曰如子言客不當逐歟吁是何言也惡草弗除嘉禾弗茂鷙獸弗驅樵採弗往逐其可逐者耳槩逐非也今一命以上逮於三事可逐者豈盡無之而未聞其逐

也閭有逐者而人亦未愜客何能為而必欲逐之哉泰甫嘗受知故司空曾公當司空盛時泰甫無所請託司空籍沒家居賓客亡敢候者泰甫不遠數千里赴之善乎王百穀以書抵予云泰甫俠客非說客也泰甫將避難嶺南予既薄為治裝復作此贈之兩間至大奠有魯朱家孔北海之徒也者君足未刖君舌尚在其毋作淪落可憐態哉雖然龍可馴鴻可弋以欲故也閒雲野鶴何所不宜奚必鄭莊之館平津之閣足以自娛乎哉君行矣繹予之言當必永逐塵壒八極斯隘者矣

贈王蘆岡先生篤行序

或謂王子人有為親割股也者孝乎曰孝哉曷言乎孝體也者親之遺也不聞之曾子乎其語門人也以全歸為幸矣乃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斯又何也君親一道也而天人別焉君急捐軀赴之親急以不敢毀傷解斯又何也然則親病不割股皆不孝歟王子曰否否聖人教人為可繼而已矣故孺子泣而聖人以為不可繼非以孺泣為不孝盡人而孺泣即聖人亦不能也是故親有疾如曲禮所載可也不必割股也割股也者孝之變也夫針刺蠆螫壯士變色持利

刄而自殘斯豈易易也哉彼誠痛親之不起懼醫之技窮覬萬一可生不知其然而然也豈暇論孝不孝哉然割股之子親多愈而其體多易平精誠感格不可誣也然不可以為訓聖人於親豈憚一支顧未聞有割股者蓋聖人能為而不為又不必為所以為可繼也中道也非以割股為不孝也夫苟以割股為不孝則視親之呻吟委頓付之無可柰何漫以待盡者為孝矣故曰孝之變也斯可哀而不可非也吾申有盧岡王君者諸生夢桃父也幼業春秋至許子不嘗藥輙廢書而歎屬父病百計不瘳遂割股啖父父果

愈嫡母病焚香露禱以身代毋亦愈嫡毋一女磬貲嫁之而喪夫無所歸復迎而養之終身里人有爭君為居間亡弗聽者而又喜施予赴人之急里人敬之若吾宗彥方也嗚呼玆不亦孝友篤行君子哉予往聞割股而無它善可紀者豈惟無紀人亦弗齒是孝而盜者也斯君子之所惡司敗之所禁也君誠心為親恥于自衒予與君同里疾不聞君豈沽名者哉矧君可紀又不止一事哉是故論割股有道其人有它善則誠為親者也今年秋予姪繼志來都話里中孝友節俠事首及此因出順齋王子所紀君善行予為之歛衽而興濡毫而識也嗟乎古有斯人且頷為執鞭乃同里而失之豈所謂鄉人好之予非其類也乎雖然君子夢桃為郡名士行以科第大君門續君家三槐故事則予雖不知天寔知之矣

李氏一門三節序

終唐之世勳名福德相埒者惟汾陽西平耳汾陽子晞不戢士匪叚公忠諭幾墜家聲而西平諸子多賢若淮蔡功尤著子孫蕃衍至今未艾可謂盛矣吾申李生天叙持家乘睎予云出西平王後予攬之世系所載甚詳入　國朝占籍信陽有諱榮者領鄉書仕

濟川衛叅軍今南郭鄉進士坊是也凡幾傳而為秀秀妻齊氏弟相妾胡氏相子輌生員妻周氏夫皆先卒三氏矢志弗奪歲寒相守辛苦耕織日以饒裕又夙夜課子讀書故天叙秀頴能文有出藍之譽歲戊寅督學使者西川李公校士至申祇奉　璽書蒐羅節孝幽逸表揚風厲而父老以李氏三婦言李公異之檄有司旌其門曰三節郡薦紳先生僉謀賀焉予友岐陽周子與李有聯命王子為文夫太史公志貨殖蓋自傷也及叙巳寡婦清名至今不泯李氏稱未亡人家寖微能以耕織起稱雄郡中又秉節立孤可

不謂賢耶清徒以貲故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名顯天下其事甚奇而節弗槩見未足榮也李雖止旌督學使者哉然以節不以貲視旌人主榮不多乎哉曰西平王餘烈遠而未熄故厥後多賢如此王子曰否否古以氏族相高若甲乙丙丁得入者為四姓而隴西李趙郡李在唐最重大抵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見沈存中所著筆談大畧可考也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顧自致何如耳狄武襄不認梁公何損其績彼拜汾陽墓者千載以為無恥也李氏顧名思義能以節孝世世勉

西平不西平不必論也

師竹堂集卷之十一

師竹堂集卷之十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 代

嘗讀易至泰之九二盖深歎為臣不易云夫翊財成輔相之后際小往大来之運若無所事事矣而中行之尚聖人惓惓焉豈非以其責任隆重必動協于中而後可以成開泰保泰之功所望於後之君子不淺歟夫毛瑣匪包荒之體而貴於弗踈首鼠匪馮河之義而貴於弗愎狃近匪遐遺之旨而貴於弗馳比昵

匪朋亡之訓而貴於弗避宅心處事惟中是執而一毫之私弗與是純臣之道也故聖人賛之曰光大嗚呼論相業者孰有辨於此哉以予耳目所覩記今少師中玄高公有焉毓秀嵩洛夙負神解蚤入詞垣歷踐華要茂躋輔閣始終事　肅皇帝者二十六年造膝啟沃日侍宥密丙寅乙丑以来海内寧謐公力居多　今上御統公以甘盤舊學眷注日隆首筦機務兼秉銓選懇疏再上　温綸鄭重上下交而志同盖千載一時矣自公掌銓拔茅彚征不仁者遠内君子而外小人一命以上孰非為民造福者而北虜欵塞

裴言盈庭公也獨斷靡搖靡眩迄今延袤萬里烽燧
無警所謂內陰外陽外健內順生靈全活不知幾億
且慮周外寧內治愈悉仰思待旦罔非久安長治至
計此其開泰之力保泰之猷視二之中行光大未占
有孚矣蓋天保定我　皇歛五福總百祿中興之運
卜世無極故生公為佐命元臣忠勤翊戴以弼成配
天之業夫豈偶然已哉維季冬某日寔公嶽降之辰
距始生至今雖甲子一周而神彩益暢公卿以下更
起上壽濟濟讓美遠人之集　闕下者亦欣欣相告
所以祝巍齡而頌介祉者洋洋乎播之歌詩布之遐

邇矣予則以天欲壽吾民故生公以成開泰之治天
欲永壽吾民故先俾公以上壽以終保泰之功考之
虞夏殷周之際其君皆多歷年所以主泰於上若皐
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咸老成壽考以翊泰於下如
天以和氣下降而地即以和氣應之乾坤之交二五
之孚其機同其理一也公以中行之德事行顧之
主宇宙太和繼成周而再見矣抑且揚德禮之休著
吐握之節惟恐匹夫匹婦弗躋壽域朝乾夕惕公心
良亦苦矣侈奇逢頌偉績援久視之說以獻豈公心
耶雖然公既以身壽天下而欲止天下之壽其身胡
可得也夫有而不居者大臣之盛德也善而可繼者
大臣之盛心也予故略詩書之所稱舉泰交以為祝
冀後之君子尚焉其公心哉其公心哉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八十壽序

予嘗讀孟子達尊之說以為時重爵位為是信此抑
彼耳及觀虞夏商周尚齒養老以燕以饗以食至誠
南面之勢不敢抗禮然後知聖人用意懇篤王道易
易不虛也夫禔身修行式于閭閈人主猶崇敬不敢
有所加矧年位胥高名德並茂清忠粹節終始無議
國家以為典刑人倫以為蓍蔡者哉貞菴曹公起家

進士歷事　兩朝出撫臣鎮入贊機務凡厥建樹咸
關　宗社而沉毅凝定中外屹然推為一代名臣會
留都大司空缺　上以邦土重寄根本要地陟公以
往居無何控疏乞骸　溫旨慰留而請之愈力　上
重違公意特允致仕所以　恩寵者甚渥當是時士
兢躁進甘以身狥簪紱是榮丘壑見鄙公之一去可
謂　君臣兩全進退以禮望隆萬夫重逾九鼎者矣
公既歸明農灌園以孝弟力田教其鄉鄉人化之公
自忘其貴人亦不知公貴也七月十有二日為嶽降
之辰春秋八十康强悅澤壯夫弗若守臣方請于

上恩禮存問而郡大夫縫掖父老子弟咸捧觴堂下乃髙生崇謙兄弟以公姻連且累世通家冐暑来申乞不腆之辭為公壽予不佞以鄉里後進獲操几杖戊辰集公車公時以左司馬協理禁兵見枉旅邸因歎折節下士寥廓久矣而古貌古心全德全祉未盡知也公立朝則朝端重居鄉則鄉邦重如祥麟瑞鳳之應期和風甘雨之拂物達尊大老輿論攸歸不直乎于月旦為吾鄉故事已也往昔耆碩脩齡極品更僕未陳伊吕周召姑置勿論漢之韋匡唐之魏陸宋之司馬文范爛焉可考豈造物者特鍾私厚以鳴一

時之盛乎猶未也衛武公朝夕警戒百歳罔替非公所誦説愛慕者乎予不佞尚俟他日歌抑詩為公祝焉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慶曆名臣蓋有心齋張公云公歷事　三朝所建竪最茂而最為人所稱頌者安攘偉略也諸邊惟遼為難處公在遼獨久士卒愛如父毋夷虜畏如神明群筴稟為蓍蔡遠徼恃為金湯移督薊門三鎮益重迨由大司農改樞府内無萑苻之虞外絶烽燧之警天下享寧謐之福　主上倚畀日切眷注日隆爰晉宫保特賜褒綸公感激知遇慨然盡瘁不惟戎機凡軍國大事咸資謀斷當是時太夫人家居公思之不釋屢乞歸養　温留愈篤而公請之益力　上重違公意給傳省覲未幾而太夫人仙逝人以為純忠至孝全節完名未有如公者也公既禫除明農結社足跡不及公府部使者與臺省交章特薦壯猷元老不宜在丘壑間仲冬廿日為岳降之辰春秋六十有四康強不殊壯夫歐孫金吾君從緹騎師日侍　上左右欲歸而捧觴堂下也則過予乞言以為祝予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所以焦勞於上人臣所以奔走

於下務全此徳而已戕民之生惟賦役戰伐為甚公在司農則祛箕斂之謀公在本兵則慎止戈之戒是所全活者匪直吾寓中異域窮陬免鋒鏑之苦有陰受賜而不知者天鑒之矣六十四為易卦一周由此引伸觸類寧有紀極乎哉　主上方壽考作人尊禮耆舊予備員侍從毎見老成宿德布滿　闕庭竊歎成周之盛千載再見也矧公受　上心膂股肱之託精力矯健中外喁喁冀公復起欲為洛社之適豈可得哉公家留侯辟穀之行託意甚遠公之所遭留侯不能有也顧為周召而不為期羨寧直公之素心亦

海内之心也易之諸卦惟謙最吉德盛禮恭光明下濟敬以是為公祝若夫諸子諸孫述德繩武亦惟法公忠孝之心退讓之美張氏餘慶所以為積善勸者不既多乎于是金吾君再拜謝曰家大父惡諛而喜規持此為壽必歡飲累日不佞父子其敢忘大恵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王子請告歸居龍華寺寺去城七十里山高十數里林木鬱茂泉甚甘径流厨釜釜溢散之畦田大旱不涸昔人多避兵於此盖靈境也王子既倦游得此地清齋禮佛誓不作人間綺語乃大宗伯龍江沈先生以書来謂擬作明輔王先生壽文而苦脾病子其一言夫沈先生領袖詞垣予所嚴事其掌邦禮持正弗撓親藩權貴尨憚之棄宮保如遺跡此豈輕為人索文者王先生弱冠舉進士格於宗例不得立交戟内而由州守至方岳所在樹績不少貶以狥人往予奉使江南訪弇州王先生小祇園論近代作者於于鱗伯玉外獨推明輔先生予嚮往久矣客冬夢遊五臺與老僧坐巨石話大小乗歷歷弗忘曉得王先生桂子園集内紀五臺事不但摸寫入神而不二微旨略洩於叙述感慨者又與夢合予幾欲一瓢一衲訪先

生同禮文殊況沈先生一代宗工不自謙而遠屬多病不文之王子又為王先生也豈所謂夙縁乎般若四相惟壽難解説者謂八萬四千終為有盡不知生死大事佛為此出普度衆生豈以此為鴻毛不生不滅未可以文字闡口舌諍也臆測大意盖袪貪耳諸欲難割莫過於年此而弗貪何者弗捨人相我相衆生相皆原於此學人不悟爾王先生通籍四十年牧民則為循吏治兵則為良将斷獄則為神明臨財則為廉介語該浹則秇圃稱雄談名理則禪林推善禀受之全造詣之至凝持之力覺悟之蚤盖所謂異人也今方六十黑髮朱顔蹻捷若少孰不以為偹齡久晬之徵先生乃一切離之盡空所有其自序曰平生好性命之學對人言洞見底裏與印空天隱方外交焚香危坐以是終其身味斯言也不貪不着庶幾不可思議之境者也先生之子闇所君尹商丘修先生鄧州之政譽冠一時先生長憲中州雪寃鋤貪父老迄今能道之是先生父子胥大造我兩河也沈先生茲舉合郡士大夫不戒以孚正先生丘壑時可以觀人心矣王子摛詞不作祝頌語固感五臺夢要之般若壽相匪先生弗能解沈先生雖不談佛而妙契佛

理且因以質焉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閩有大儒曰見山田先生者今宗伯學士鍾台公父春秋七十孟冬二十六日其誕辰也宗伯門下士若大理少卿吳君通政叅議田君刑部主事陳君謀所以壽先生以王子從宗伯詞林後又嘗佐宗伯成均為通家子悉先生潛德儼然過而索辭王子斂容起謂諸君先生之壽所謂不朽之圖匪區區觴斝擬也蓋先生幼有異質弱冠為諸生試輒高等文未出已為遠近傳誦乃厭苦時義潛心經術自漢儒注疏迄

濂洛關閩諸說各有折衷嘉靖癸亥貢赴公車兩廷試俱第二當傳士郡邑念親老棄去而專以詩教宗伯　莊皇帝二年宗伯試南宮第一簡儲中秘先生就養授訓京衛武學未幾念親老又謝去先生志戀庭幃雅慕丘壑屏居山中部使者暨藩臬守令數訪不得一見有式廬歎息去者敦倫重誼二弟同爨白首無間言四十喪偶獨處一齋幾十年宗伯託所善者婉諭久之始畜一侍者恒悽愴憶宗伯毋不釋也先生以嚴毅見憚里人有不善惟恐先生知而和易坦率又爭昵之每出布袍草屨以一童子隨輒有數十小兒擁前後日日兢伺先生出以為常人謂康節居洛後此風寥廓不圖復見又謂有童冠詠歸之氣象云嗚呼余讀往史見儒林隱逸獨行視功業赫奕者尤重豈非一時之績百世之風不可同日語乎先生邃經術多著述可傳儒林樂幽潛遠勢利可傳隱逸而孤介自持苦節絕俗又可傳獨行三者有一已足不朽而先生寔兼之蓋靜而與兩間同安動而與四時並運者也將何以壽先生哉然此以理論耳養生之說黃帝廣成老子備矣而不出無欲之一語先生外不近乎名利內而汨乎聲色鏟光葆和守貞抱

一寡而又寡玄之又玄長生久眎尚落第二義而乃以文字壽先生豈但皮相已哉雖然先生負經世之略不自試而貽之子宗伯奉先生庭訓事　上講幄仰贊邦禮旦夕爰立密勿調變是　社稷之功寰寓之福也與先生身見之行奚殊視儒林託之空言隱獨甘乎枯寂何如也夫不朽之謂壽無欲之謂壽功德及人之謂壽先生何居矣先生大儒也必有默契而不輕以語人者尚當負笈操几杖謁先生請焉

陸先生七十壽序

漸以文雄海內而俗尚靡麗敦本者有遐思焉章文

懿公古道自持終始弗渝雲間何元朗謂蘭谿風土淳樸寧静澹泊者甚多予鄉往數矣隆慶辛未幸出瀫陽趙先生門先生蘭谿人謂予里有陸先生文行庶幾文懿惜不遇耳乃丁丑分校禮闈所首録者今宫諭可教先生子也以是益悉先生之為人壬午冬予奉使豫章便謁趙先生靈洞山房陸先生操漁艇訪予具茗果先祠祠祀　公嘗諫　毅皇帝南巡斃杖下者為低徊久而不能去陸先生村居終歲不入城市入則輒止祠中城内無居也是時風雪凌厲二先生送予嚴灘所晶者俱非習取穠豔語即面承

文懿豈適是哉予因歎陸先生雖不遇而宫諭君望譽詞垣不啻文懿貽穀昭然宫諭每一文出人争傳誦顧恂恂若不能言嘗有以下人者又歎是父是子俱可為敦本者風也已丑冬予病　請告歸宫諭君依依小齋顯然見于顔色間再拜曰可教不佞老父督誨至今日明年為七十壽辰可教圖歸省覲老父于世味淡無所好即膺　封典終不以鞶帶易薜蘿顧先生一言或者少當因以藉手稱觴乎予謂宫諭先生之壽維三不佞言而章也盖先生幼負奇藴咸以為無雙而先達唐文襄公學使孔文谷公俱有國士之賞逾十九首薦而不領鄉書詘亦甚矣詘其遇必信其齡是乘除之定理也人多欲則多營多營則形神憊而不知先生斂華韜光湛乎昬默是廣成之微旨也造物所忌者名所變者盈先生損之又損宫諭雖貴弗矜弗争是虛受之巨器也修此三者故全也予何以壽先生哉予聞先生博極群書饒于譔述名山之藏行之必遠此不朽大業也矧宫諭嚮用方茂論思翊贊疇匪先生之功其為壽也宏且遠矣雖然天地所以悠久者始終如一耳血氣之軀攻之者衆志以遇遷情隨境易有初鮮終古今同患也顧先

生期頥不忘儆誡顧宫諭富貴不忘貧賤忠孝廉退靡揺靡眩予所以壽先生如斯而已矣予與先生有通家誼先生古道自持仰止文懿故于規獨詳焉是不惟先生與宫諭所樂聞趙先生聞之當以王生一念耿耿不忘風雪舟中語也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夫士無可為之具可用之階而能量力安分不求晋者視躁妄貪昧亦已賢矣有具與階而不求晋者必有所忌與託焉者也有具與階而又無所忌與託而不求晋斯其人世可多見哉若吾鄉杏山李先生是

已先生幼負異質籍甚秋圍庚子薦于鄉罔弗以掄魁期顧數試南宮不利先生太息曰周官選舉之法嚴漢氏徵辟猶有古意今直以文而已矣而防檢日密握槧入闈不啻伺諜詰盜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胥賤甚矣吾不能絀已意傅一第吾遊且倦歸矣蓋自是絕迹公車明農教子以著述自娛歲癸丑長公成進士官詞垣是為少庄先生次公岞峪亦領甲子賢書長老嘖嘖曰李先生抱道藴才不輕售茲大售二子也可徵天哉　今上九年孟秋十一日為先生七十壽辰長公前陟貴州督學憲使重去先生側亦

不復出次公尹赤縣著績擢比部郎間過予苑西草堂道末綵歸壽先生色動者久之已又拜曰穎子一言馳寄伯氏庶藉手稱觴哉予家信陽與順陽同郡雖未侍先生杖履恒切仰止又獲從長公詞林後君即弗言亦欲闡先生潛德告里中子弟翊君儼然臨之乎予聞造物所最靳者年其所厚畀匪德則有所乘除者也先生負用世之具擢秀省闈即終弗第稍就銓選顯庸膴仕何所不至里推孝廉之譽生逢熙洽之朝昌忌昌託迺視一官如腐鼠然淵衷遐攬匪夷所思矣或者謂先生屈一身信二子用廉賈五之之術是大不然凡取必于天者皆私也先生雅志丘壑怡精葆神自適而已其年永子之貴初無覬也惟無所覬故德必得壽謙必受益則前厚畀乘除之說也夫廉賈操奇嬴去取而先有必之之念亦貪賈耳以無所必故曰廉史遷曰陶朱公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今視身約已顧責於天耶又聞先生幼孤事祖毋劉盡孝類令伯性喜施予里人待舉火者百家類隴西公沖接引後進風神峻潔類元禮修五賢祠以正學訓鄉人類處州公纂聚書卜隱不求聞達類廬山渤所著杏山集逸思不群類青蓮慕長生神仙類

鄴侯至于抱玄守黑則亦近代之猶龍予不能名之矣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萬曆辛巳仲秋之望為予師重齋先生初度之辰春秋七十高矣曩嘗為文壽先生其於淵靜斂嗇自致脩遐頗悉而於乘除損益得之天者固未及也今夕何夕佳節良宵古今賞翫請以月壽先生可乎夫月秉精太陰與日並麗緜朏而魄而弦而望盛滿極矣然不自滿也漸虧漸匿以至于晦而明復生焉往來不已循環無端蓋同天悠久者也先生少舉進士砣

譽秩圜𦬊聲郎署騷騷嚮用非盛滿之漸乎乃韜光歛耀損之又損綰綬州郡曳裾藩封竟拂衣歸也斯亦朓而仄矣然直道清操愈匿愈顯昔與同晉矜圓而炫赫者今其人與名胥晦矣盖虧盈益謙天道之常而月九人皆見之者先生之壽非天其孰為之或曰日月並壽者也日弗虧何居此陰陽之辨君臣之分也處半戒盈先生盖退然以明臣節耳其于月豈區區賞豔已乎雖然葆光用晦儉德隱身天且弗違謂先生之壽為自致焉亦可也是夕也桂醑初浮蘭膏欲繼金波澄澈玉宇寥寥瑞露天風恍若聞仙杵

而降靈藥者舉觴嘯歌追曉始罷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先生之節鎮汝南也揆文奮武約法樹防憲度肅清風裁丕振維秋九月念有四日恭值誕辰農事告竣時稱有年遠邇欣欣咸祁純嘏門下士王生某則又稽首颺言曰大哉先生之壽其關世運哉天之生人匪但以長存久視蹻雲躡景望之而已壽國壽民責成甚重名臣賢相功被當時澤流後世雖謂之至今存可也三代以還周祚最永宣王中興為姬令主侯辟分封咢可勝紀維嶽降神唯申伯誦豈非所關者大且遠乎汝南當天地之中信陽又汝南之中考牒索圖實定宅作庸地云柔惠且直式我南土吾申父老至今壽申伯者未已也夫屏翰錫圭秩崇勢峻嗣守若令名堂扃室往往自擬雖羅侯置守沿革靡常而蕃宣撫字委任遼絕烏可强附也　國初以藩臬大臣分制諸道汝南中原巨鎮又開府建節于信陽控馭設施略倣周制遺蹟故墟始崇以陟兹土榮哉先生毓秀乖祥嵩高允符壽我南國是保是憲更僕未陳竊有感于大者焉往師兇以烏合餘孽非有他志然而奮挺一呼郡邑震動信陽環以萬山深林長

谷亡命嘯聚乘之蜂起吾申素恃金湯千里聞亂固已中夜恐惕咸思委棄矣使非撲滅即百騎薄城奚殊坦塗耶先生下車不以時平弛備嚴賞罰肅部伍拊循激勵士氣百倍搴旗陷陣之夫爭言衛霍先聲霆迅不逞潛消豈直潢池波清村犬亦寂然無警矣汝南古稱膏沃數十年来旱厲螽午閭閻凋瘵至不忍言干和致青意者類東海孝婦事耶先生持憲如鑑如衡操以仁恕臨以剛决幽深葵曠罔不洞燭無鉤距擿伏之術人稱神明弗敢欺焉是故無枉弗伸無滯弗滌感和召瑞年穀比登衎衎熙熙始知有生

人之樂先生之政無問其他即此二者壽我汝南寧億萬已哉咸喜世功不知當時之祝申伯者視先生何如也我　皇上壽考作人久道成化比隆堯舜下陋周宣斯千載一時矣先生名世應期保和履泰行將與二三元老調燮左右海隅蒼生咸躋壽域當不止南邦世式而已而天下之壽先生者擬之申伯不既溥哉某不佞家世武弁先子積宦徃拘成案先生惻然雪之百戰微勞賴以弗墜壽我王氏者世世矣值此慶辰少展虔祝先生嚴毅剛介既不敢以諛詞進某受先生至教期克樹立亦不敢自同俳優承色

取媚獨以先生之壽有關世運者如此不惟而熾而康而蕃而昌琳琳琅琅世濟休光亦可以下壽八荒上壽吾　皇以綿國祚于無疆

壽水陽亢老師序

吾師水陽先生自蜀藩左轄歸臨汾十餘年矣明農課子新貴舊交一切謝絕式廬就問默弗應也今年春長公偕計集公車相見驩甚詢先生動履曰家大人六十有三往避宦多病返服迄今神精完粹壯夫不如也十月望值初度孟禧西旋謀所以稱觴者未愜諸子獨無意乎于是右廷尉周君謂王生某曰吾儕蒙先生國士遇久矣茲何以為先生壽王生曰先生於世澹無所好惟無所好故難老此人所知者至出處之際則先生自信不以語人固知知先生者鮮矣蓋先生弱冠發解登上第編摩史局者幾十年始出督學河南歷藩臬又數載弗　內召甫陟左使即為嫉者搏擊去夫史臣滿三考藩臣秩二品咸去樞筦不遠娥眉入宮妬婦媒孽寧惜餘力哉老子曰身與名孰親人擠其位天永其年斯乘除之理也有為先生解者國家需賢才如工師求大木求之而得又多方指摘以為弗中程度然以莊子散木獲壽之說

觀之彼之愛先生也至矣是不然天生美材自弱幹至參天自寸絜至百圍豈徒歷風霜閱歲序自若其性已耶清廟明堂匠石汲汲棟隆之吉壽孰大焉苟以沈腐液樠毀敗為適掊擊剪伐折泄為苦是穴居野處可以至今宮室之易聖人過計矣夫瑤花瑤草仙家所謂壽卉也笑五穀曰烏歲歲為人刈穫為夫使盈壤皆壽卉人曷以養此散木之諭也南華之意風世之營營自戕者爾先生在史則為良史在臬則為名臬在藩則為名藩在鄉則為鄉先生隨在沾惠所謂下自成蹊者也豈與山澤之臞較脩短哉雖然

長公曰先生游宦則多病迈服乃神精完粹弗苦厭生以自保莊子之言養生者弗能易也先生之壽譬之木蓋清廟明堂僅得其枝柯耳而深根直榦愈遠愈茂其所培蔭猶充棟梁之具非散木自保者也

仙室何丈壽序

自穆叔對范宣子之言防而世懿世祿之說始辨其所謂三者有一賑保姓守祊已不可同語而況兼之萬石君家重於當代但以醇謹退讓稱爾王元禮自侈閥閱謂世擅雕龍而鄙貂錦蟬聯不足道盛則盛矣亦未知與穆叔之言無怍否也考世類族豈不甚

難乎哉吾鄉何氏自仲默先生文章道德狎主齊盟二兄同登胥茂建樹先生仲子仙室翁發祥流慶益熾而昌翁三子長宗伯次太史次孝廉世擬三鳳諸孫矯翼奮翔苞輝掩映海內豔何不獨談藻穆叔之云殆謂是乎翁起家巍科牧懷遠有異政陟貳德安兩地尸祝方不次顯擢翁毅然挂冠歸時兢躁進以仕為家溷識之士謂翁一去重踰九鼎知言哉翁之歸也明農治圃自附鏖壠灌園者流而式廬操杖戶外之屨常滿翁于藝無所不精而尤邃於詩遡源風雅取材漢魏近體歌行開曆遺響詩為翁家青箱過庭之餘豈有別傳人莫得聞耶翁澹泊鮮所嗜好春秋七十有二神愈王力愈健咸疑翁有養生秘術不知清淑之氣天所特鍾先生負王佐之才年位未滿裒益多寡以全畀翁張弓之喻胡昭灼歟五月十二翁初度之辰每避客山中俗駕罕接其不佞翁愛如猶子又與宗伯兄弟締兒女之好思所以祝翁不得則為不腆之詞先期進翁行誼最髙里人有不善不憚三尺顧獨畏翁知宗伯公侍　上講帷久啟沃最深天下陰受其賜詒穀食報皆上壽徵父作子述兼際其盛文之所以無憂也所謂秘術意在茲乎或曰

子壽翁而侈其家世何居壽者受也天之所授榮名為大年齡次之穆叔所稱論其大者耳神仙冲舉超甲子而軼日月然囿于四相如來弗取矧其它哉吾家元禮徒以奕葉重光雄誇百代以翁方之不慊然自失耶不朽大業結為長年吾將以翁侈諸天下後世必不能奪吾說者

蔣翁八十壽序

予讀貨殖傳計然所謂修備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又謂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至太史公論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則矍然而起吾得養生之旨矣夫審天時制盈縮恒有餘不盡而又持不欺之心昌論貿遷即廣成子告黃帝弗過也讀貨殖者咸謂太史公自傷有激之言孰知寓長生久眎闕訣哉吾鄉蔣翁年八十矣厚德篤行雅重閒閑幼操什一不汲汲于蓄息而所在輙裕村嫗愚稚亦弗忍紿性喜施予窶窘感恵許子居廛罔為二價韓康貨藥惟恐知名故喜怒靡撓其真禁辱莫嬰其念臞如玄鶴秀擬蒼松霄灼冥鴻榻鶩闘蟻笑伏波之撼鞍陋廉頗之善飯盖攝生有術混跡玩世隱于賈者也太史公謂鄒魯以曹邴氏

多去文學而趨利翁獨教子承祚執經碩儒譚秇時彥廣畜鄴架殫力韓檠青藜分太乙之光彩筆感生之夢握瑜懷瑾以待沽梁苑燕闈而並捷他日綸誥章義方之訓綽楔樹表閭之榮此亦審天時制盈縮有餘不盡不欺之左券也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變化有概篠順之玄機也慎戒多藏貽後之懿訓也翁躋上壽子貴名顯所謂五之非耶翁子所與游皆名士而仰岡李君槐菴張君碧泉王君與翁親戚儼然過予曰蔣翁初度之辰開三徑延賀客待子言乃舉觴也夫諸君慱雅熟讀遷史者試一繹之必有味乎予言之矣

左山趙翁壽序

予閱弇州山人集見壽趙先生文甚奇而友人公共父與予同館數言其鄉多耄耋期頤即其家大人以上至於不可知皆然共父與趙先生俱青州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歲丁丑春先生子繼山公繇御史擢守汝南數迎先生年餘始肯就養先生雖逾七旬而齒髮完好徤步善飯若五十許者繼山公躬御入郡城父老摩帷瞻拜如安期羨門雲軿翩翩從海上來也斯天中勝事哉正月人日為先生誕辰貳守顧

公偕別駕龐公樊公司理趙公謀所以稱觴先生澹泊寡嗜獨喜古文詞又以王子山東人視先生為里中後進囑言為壽王子瞿然曰予始讀元美公之文得先生之行繼聞汝父老之喜得先生之貌茲于諸公之索言也得先生之心矣先生以經術舉業鳴齊魯間屢試屢首顧不慱一第晚以文學高等教完完士多第先生譽日起部使者擬薦六館乃徑返初服茲其心豈故留有餘不盡以貽後哉得于天者全不以人汩之也夫高蹈鹿門心乎晦者也避世金馬心乎玩者也其人世所謂卓行神仙上壽者也而意見

殊矣先生茹真葆和匪晦匪玩游心造化闔闢無窮
即生他所亦非甲子所能圍矧東海靈秀之區去方
丈蓬萊只尺乎予又聞之人責劵於天是之謂覩天
拂劵於人是之謂舛先生惟無所覩故天亦無所舛
咸感應自然之竗也他日繼山公膺樞筦銓衡之重
政府退省先生危坐謂曰我嘉隆間老文學也而何
以賛 一人俾元元咸躋壽域繼山公愳而對當不
止元美公所援鹽鐵故事而已斯又大奇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二

師竹堂集卷之十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田子秋六秩壽序

子秋田先生分訓新安幾六年當路諸公亡不推轂田先生者而侍御褚公督學南畿特疏薦焉海内人士咸顧交游子秋之名滿天下說者謂博士中有子秋及南海歐君兩人者左提右挈為詞圃樹赤幟大為青氊吐氣矣居無何褚公開府中土子秋亦陟臯信陽教公驩甚以書與子秋有天似良緣再值中土

之語子秋之初至也以學舍湫溢僑寓別署州守西蜀李公雅重黌序捐俸新其廨宇精舍四楹藏書設榻幽邃淨潔子秋居而樂之乃取褚公書中語扁其堂曰天值堂成甫月餘三月九日為先生初度之辰春秋六十有嬰兒之色門下諸生請其師崇甫朱君惟哲張君過王子徵言賀焉王子謂諸生今文可厭惟壽章耳大者詡豔而不情次者諛俳而亡當田先先以古道自處以實行教人奚取於是余聞之隆萬棼牘物之情也乗除剷量天之道也先生抱大才而阨於遇已有受益之理又所在自怡不以得失汩厥

慮每稍拂意則六橋三竺為文移我胡不遄歸斯人
也邪可易老是故謂田先生之壽為無所值而值焉
可也謂人值焉可也謂天值焉亦可也予曷能壽田
先生諸生以予言復先生喜曰吾堂落成擬記之未
能王子壽我有取於天值吾姑以識吾堂

壽楊翁赤壇序

粵古賢喆多隱醫卜如韓康賣藥恐女子知名君平
下簾謂富人不足豈直如神龍不可豢冥鴻不可慕
已哉風節矯矯足勵澆薄遐哉卓乎不可及已有以
方技小之者噫兢蝸牛螔腐鼠烏足窺其淺深耶吾

鄉楊翁七十餘矣歲序屢遷厥貌靡渝翁精岐黃術
診人脉闡發素難投藥輒效以瘍請以婦人小兒請
隨應罔弗效酬者受不酬不問也佛宮道院獘壞者
仰視默計慫恿人樂從橋梁道路陰為修葺官府大
姓請無不往不則終歲不一謁人以是高之翁居近
南壇南壇者郡祀山川風雲雷雨者也故別號赤壇
雖尚其色而位司長養澤及于物志念深矣翁既以
醫著而行誼為閭里欽一切居間排難惟翁是聽家
擅溮濵河每泛漲賈舶漁舠帆檣隱蔽賢首士雅諸
峯翠浥几席由木橋渡而西村落竹樹蘭若叢祠忘
機之鷗馴食之鳥與夫騎者徒者負者憩者樵者釣
者嬉而游者蹤樏內毛髮可窺客至焚香煮茶譚方
外養生或因果報應言塵俗事擊石磬止之吁若翁
者非二子之徒也歟二子以高逸稱其子孫不少概
見翁諸子多賢清郡學生有聲場屋廬毋之墓與姪
某俱以孝聞深讀父書知合變他亦秀穎又二子所
未有豈二子遯名混俗故無得而稱翁約已利物故
可券而責耶翁今年若干歲神愈王貌愈少或曰秘
術或曰食報皆予所不知第幽居雅況祛機械甘澹
泊自足致壽爾姪延酉幼多疾翁愈之因以兒子畜

之而予家自老母及諸子咸資藥餌家弟世昌書來
謂翁壽辰宜有祝言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二子有
聞非二子意也翁白首韋布怡情丘壑何所事名其
壽也其所自有何所事祝雖然郡人受翁惠溥矣孰
不欲名之祝之而予史官也如翁潛德不紀述備郡
乘采錄文獻失徵遺憾來者今茲之言固匪輿情私
頌而已嗚呼予家去翁居不數百步不日坐溮濵精
舍探其秘旨髮將種種猶戀一官不能去以是壽翁
得無且憐且笑我哉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季夏廿有八日予舅毋袁太夫人生辰春秋七十鄉人雅欽徽則釀金張晏以祝右梅周子松坪王子静山張子屬予文藉手獻予同諸表弟數候太夫人精神完粹昧爽坐堂上課諸子若孫讀諸婦女紅及米鹽雞鶩瑣務暇談古節烈數事諸子若婦各奉甘脆食已勞苦兒休矣里媪故嫗女史雜坐傳觴驩甚親戚喜會必徃合座貴而壽且賢又備介福無如太夫人者葢袁氏世萬戸侯我外祖雷山公雄毅忼慨我舅氏繼山公叅京營戎務樂善下士有古名將風諸子獲遂娛養雖曰至性而流慶承藉不虛矣夫易重

女貞彖歸言行葢言敎也太夫人為先正大復先生女先生灼風火之原建梱閫之極太夫人又嫕嫕柔順孰習内誡是故傍父毋則為淑女事舅姑則為孝婦相夫子則為良配誨諸子則為賢毋鳳冠象服則譽逮　楓宸韡操氷心則懿標梓里而又惠邺饑寒識超穀綺能貧是師暴殄用戒其獲上壽所謂以人勝者也海内人士咸謂大復公昭代鉅儒年位未滿小坡翁躬承嚴訓嚮用方殷急流勇退至啟圖兄弟始引而竟之如初月就盈巨坎受水勢弗可遏葢秉除損益之定理也太夫人託體先生引而竟之亦其家事豈若他人竊末光潤餘波者哉矧袁氏世以樹德聞太夫人為其家冢婦我舅氏年位未滿匪太夫人疇克引而竟之其獲上壽所謂以天勝者也予又聞自魏舒宅相之說起外甥貴者徃徃侈為美談太夫人三子神采英抜珠玉朗照引而竟之寧獨袁氏餘慶耶夫以人勝者曰德壽以天勝者曰福壽要之交感互發捷于枹鼓誠閨閫之甚奇也人知七十為古稀孰知太夫人所遺徃代可多得哉予甲戌奉使關内便過里中嘗撰述壽太夫人秉節立孤事甚詳兹故略而不書他日三子貴顯　封典洊錫太夫人

期頤華筵傾動市野則有啟圖兄弟黄扉鴻筆紀之彤管予惟樂覩厥盛衎衎醉飽誠不能為役也

劉毋詹孺人七十壽序

申楚接壤習聞莊襄公壹政甚肅自予為兒時先君以萬戸視衛篆雲藪劉公適以汝倅蒞州公莊襄子繇司徒大夫左遷又少府攝也衛將士惴惴懼無當公顧獨交驩先君隆慶辛未予與鳳嵎君同舉進士鳳嵎亦莊襄諸孫當是時雲藪公冢嗣思雲君已武科高第為大金吾帥緹騎日侍　上左右居無何又識王阿君而王阿父汝洲公寔莊襄季子何劉氏多

賢哉今年秋王阿君訪予苑西草堂再拜請曰守復不佞五齡先君捐館舍毋㫒孺人才廿餘誓從地下不言不食先大毋撫守復泣曰爾殉節甚善如此孤何予毋始進饘粥而先大父憐守復不令就外傅毋氏自訓也守復數絀有司毋笑曰仕貴行志曷論科貢乃以休寧丞峯毋往丞三年兢兢焉懼負慈誨于是有粤令之陟守復愚戇不善宦竟司理唐藩毋察守復倦游又責之曰小子莅官廉慎不墮八世清白風榮也多矣豈是弗榮以遷榮耶吾聞唐王最賢南陽去吾鄉僅數百里曳裾授簡全身奉毋無便是者

若薄此不為勿論江都長沙二相即免園諸詞客寂寂笑人矣守復敬受教將之宛而仲冬十月七日為毋七十壽辰頷子一言藉手觴毋且逾列㫒也王子曰唯唯令操觚家可嚴者無如壽文夫人子既自賢其親人何弗賢人之賢君觀壽毋之作孰不徼揚彤管修觴瑤池哉是何後世賢壽之毋之多也予蓋竊歎之然予為兒時所聞莊襄公家訓及稍長聞㫒孺人矢節教孤事甚悉自予與王阿君游又知其以誠事毋不忍諛獻也夫人知松栢之壽也以節而不知婦人女子之壽也亦以節節也者不獨弗渝厥操如松栢之堅貞霜雪雨露如一而已蓋節則必儉儉可遠暴殄節則必勤勤可袪凝滯節則必敬敬可齊心志節則必嚴嚴可割愛慕秉節之毋往往上壽匪惟天道亦人事也方㫒孺人之始為未亡人也不啻以舜華視其身豈知其間關萬狀介福脩齡如松栢之參天蔭蔽閱歷歲寒弗改柯易葉也哉然而辛苦之念鬼神感之貶抑之行造物引之莊襄壹教藉此宣之汝洲未竟寄是幟之則毋之壽雖盡歸之天道可也予又聞之毋氷蘗白首有司欲舉之觀風者　上聞表閭毋曰婦人不二適常事耳兒子幸祿養我奈

何先寒微無階而聞也者即此一事毋之識之心遠矣壽固無既哉

李毋王孺人七十壽序

人子壽親而必以言何居永之也曷為乎永之親教子有成于其生辰延賓張樂觴斝迭進或歌南山或頌西池簪履雜沓親豫且歡至樂矣然罷酒即已言以揚之千百載後如新也故曰永之也然則人子有不欲揚親者乎揚親者有不使能言者手秃頴竭楮未足殫也誰復信之此實與否耳實之柰何盡其力之養而弗敢侈述其親之事而弗忍誣是永之之道

也蓋永得其道則拾椹亦榮永非其道則列鼎亦辱親與子皆所當勉者也谷野李君楚名士也以文學高等分訓枝江捧檄沾沾喜謂宦其鄉便養母也間過予翠筠精舍則又再拜請曰旻不佞違養先君十四載矣母王孺人辛苦拮据恐旻兄弟廢業也旻兄弟幸緣慈誨為諸生諸孫亦緣大母教懋厲進修顧旻不肖不能奮身科第顯揚茲以博士旋母年七袠謀所以稱壽未能也子何以揚予母不直藉手捧觴且將告枝江多士惟子圖之吁此前所謂永之之說也君與母皆已勉矣而所以永之者不在言也博士

秩至卑論其功與相埒風化之出也往所課博士績眎所舉耳所舉誠多是為能教即有弗養母者亦置不問不則門有曾閔弗最也此何說哉　主上申明功令廣厲學官其有敦本尚實善俗興化者長吏六館師郎署臺省不次擢窮陬炎徼蒸蒸嚮化矧枝江荆巨邑業以明倫修行稱李君奉母往士見其師之事母者如此將不俟諭之人人親其親門墻桃李君雖不言下自成蹊矣夫錫類宣化觀風者之所亟錫
聖天子嘉歎所不次庸焉者也以此奉母母名曷窮以此祝母母壽曷既柰何榮科第之顯揚意若蒲博士不為也哉王子有母逾李母五歲雖數奉都寓而重去鄉土茲夏復旋燕去申二千餘里來如君之宦其鄉母安其養不萌家園念何異登仙君又作人有效所謂永母以道者也王子終歲握鉛槧雖極力編摩曾何毫毛補使王子壽母假左馬譔詞鄒枚比事曷能釋此媿哉然覩君去心旌搖搖行且陳情終不使君家令伯笑人也

祁太夫人八十壽序

雋不疑為京兆尹錄囚還母問所平反喜笑飲食異于昔時不則怒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以仁恕著聲君

子謂不疑母仁而善教齊田稷子相齊以金百鎰遺母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此非吾子也田稷子反金歸罪宣王大賞其母之義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余讀二母事未嘗不廢書歎也仁哉廉母賢母哉雖然屈法以信母曰不義矯枉以沽名曰不情求生以副母之不殘自污以章母之不取孝哉二子俱可為世風厲矣鶚峯公為廷正恤刑兩川辨冤滌滯全活不可勝紀其守汝南也庭無留牘客無懷金卓然為良二千石冠則皆奉太夫人內訓云太夫人愛而能勞慈而有識既教二子相繼登第而長公鶚

峯駁歷久誨迪尤至大抵以不疑稷毋為師以為服官者恕以臨民約以律已修此二者它美衆善斯兼之矣四月廿有七日為太夫人設帨之辰春秋八十鶴髮童顏若四五十許者人以為上壽之徵不知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天道好生人能體之固天所與者也昔人活一寃獄不待人言往往期後昌熾甚决此非責報于天蓋自信之真以身為左券從吏為善者爾夫多取則叢怨多費則暴殄二者造物最忌者也廉則于物寡尤于已能節曰慈曰儉老氏以為寶今養生家希長年度世以老子為宗而太夫人天

資暗合故曰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八十之齡世所豔羨其在太夫人則行遠登高舉足始耳矧鶚峯公鄉用方茂　綸誥畀養如日初升如水洊至介福完祉遝焉鮮儷獨壽也歟哉余州守乾齋李君為公屬吏又與次公鵬翥同舉進士視太夫人猶毋乃繪圖為歌詩識郡中士女祝頌之私屬余言于末簡乾齋受公約束治申有聲家有賢毋其誨旨大要如太夫人乃知揚芬彤管貴乎相成不獨不疑田稷子已也

張毋舒太夫人八十壽序

甲戌夏予奉使　韓藩同年友小圃張君餞宣武門外執手歎曰子使竣持節還里拜毋至樂也予毋七十八况届壽辰獨不能一稱觴堂下柰何予慰別去居無何君擢閩臬副盖為比部郎七年亦淹矣哉而君奉太夫人之閩也萬里致書苦炎蒸欲棄官歸予又慰止則又調闗內太夫人曰兒第之官我留里中甚適若勉報　上恩愈日日觴我也君奉教之秦則又陟行寺冏卿駐平涼予舊奉使地也客秋予歸省老毋聞太夫人雖踰八旬健甚今春督學公按申而君嗣五教來試丰神秀雅藴抱環奇知為大器間過

請曰予大毋五月三日懸帨辰距始生至今八十二矣予父遠官隴右嘗以弗獲捧觴憾公其一言持奉大毋且寄慰予父也予惟人子之事親務悅之而已他非所計也太夫人出濮山公舒氏名族幼閑女誡里媪有識者異曰此所謂王毋介福富家大吉者孰可當之而小圃尊翁封君胡室卒也太夫人甫笄歸焉是時封君貧太夫人紡績畜雞豚治脩瀡舅姑驩逮封君捐館舍益貧太夫人辛苦經營撫孤胡遺長公愛愈已出長公魁甲午鄉書小圃與予同薦戊午次年遂成進士　太夫人之教不章灼在人耳目哉小

圃君釋褐為廣陵理官太夫人惓惓以辦寃訓至于再涕故小圃君謫司理陟比部恤刑江西所在以仁恕平反著聲蓋活人多矣君駸駸膴仕將益溥太夫人之訓孰與盥漱櫛縰布席視具周旋堂廡間耶夫壽莫大于修德德莫大于活人活人之功辦寃為大何也饑荒兵火流離困阨止一身耳寃獄則株連蔓引茹毒飲恨至于干和召沴甚可畏也由斯以譚太夫人之壽當不知其紀極而小圃君之壽太夫人也至矣夫上壽榮名子孫貴顯娛身愉志是完祉也里媼之言信為有徵然匪張氏世積德曷致是哉予日

握鉛槧于　國家事毫毛亡補雖獲省覲求如小圃君之能悅親心汗浹背矣君顧欣豔我也何哉

壽焦毋八十五序

先將軍備禦上谷時岷山尊公實同事予兄弟甫知句讀即與岷山兄弟共几研太宜人亦時時與老毋話紡織叙親戚故舊之好予為兒時知太宜人懿行甚悉今年夏予自關中還登堂拜太宜人康強精爽如五十許齒落有更生者蓋上壽之徵也秋七月廿五日為誕帨之辰春秋八十五高矣岷山兄弟擬是日稱觴為斑綵之娛先數日謂予曰我家貧居陋巷中無車馬見過即過予毋不樂也須吾子一言藉手壽予毋毋聞予有言必大歡喜尨頤蓬華彼列鼎華屋者毋且土苴視之矣予肅然起曰以毋之賢奚俟予言始章以子之孝奚藉予言始樂然予有祝毋告子者尊將軍在行間何烜赫也居無何稍稍索矣子兄弟幼且弱匪太宜人撫育教訓辛苦萬狀寧有今日哉子兄弟青衿連袂人稱聯璧胥有昂霄之譽太宜人雖八十有五然稟之者厚養之者備即百歲可期矣安知尨頤蓬華不華屋列鼎哉抑予聞公服文伯之毋貴而能貧老而能勤誨子數言寔委質者之

蓍蔡不直主饋者之標表已也太宜人庶幾類之而兄弟痛思尊公之績與太宜人劬勞兢兢廩廩所以樂毋者必將出華屋列鼎之外太宜人之樂又豈止綺麗溫飽取適耳目居處之玩已耶夫孝子之養親也以志不以體賢毋之望子也以立不以名君子之壽人親也以德不以年蓋從所重也然志娛而體愈適行立而名自彰德純而年益永又相須之道矣而兄弟念哉于是長淮陸君小淮董君暨諸交游咸謂予言不文而意頗切遂持以為捧觴之具而里人聞賢毋名兢拜堂下車馬喧闐陋巷郡中侈為盛事矣

壽朱母九十序

古者養老之禮最重夫以天子之尊饋醬而酳爵割牲而總干至自袒焉冕焉何哉孝弟非上率之不可上為子弟代後有不親親尊君者鮮矣是故養老之禮雖專勸孝無他覬而作忠之道寓焉夫九十曰耄王制九十天子欲有問就其家以珍從蓋周衰而養老之禮廢養老之禮廢人不知孝弟人不知孝弟望俗之厚難矣哉雖然今之養老敬老者未嘗廢也視其子弟而已其子弟誠富貴有力也其親即未六十七十毋問其賢否已群趨具帳稱觴車馬擁巷矣其

子弟誠貧賤無力也其親即期頤即鄉里共賢也誰肯損一錢攜一壺至其廬哉若然是以貧富異敬貴賤移情古人所以重有慨于市道也歟朱母馬氏九十矣能於燈下縫紉自辦補敝衣其夫諱錦登科令蒙城有聲僅數月卒于官子生員孔陽雅飭有父風年亦七十其弟南村司訓海州亦踰七袠蓋壽考康彊天所特厚故兄弟母子咸如四五十許者嗚呼何物能移易人情若此哉夫以母之秉節立孤可礪閨閫而孔陽之躬耕奉母亦古孝廉之士且夫為縣令弟為郡博壻李倅府子郡諸生世居城中非窮谷僻

落靡可物色者予以為使生三代時不知隆養尊崇者如何乃寂寥破屋中不蔽風雨至拾薪以炊業屨以食母子相依四十餘年無一問者而畫鼓綵幟錦軸金幣日喧有力家人情可憐哉維八月廿有八日母設帨之辰先是予與陸君子易孫君汝觀董君惟名岳君稟淳德昌弟謀釀酒觴母鄉先生士夫聞之僉驩然樂予又以郡有九十之母且故令妻又極貧乃不聞之官非誼也因以書達之郡侯宋公公覽書歎曰養老郵寡表節礪俗予守土者責也往予家食見貞烈之坊充衢詢其人多顯宦家東南被兵來民

間有妻女甘白刃不辱者多矣未有為之旌者何華冑之多賢衰族之寥寥耶以馬氏事驗之天下可知也獨吾松哉獨信陽哉于是函幣題扁饋以薪米導以鼓吹偕別駕盛君造廬壽母傾城士女罷市聚觀有泣下者嗟乎陋巷破屋不蔽風雨之居一旦立楔縣帳俳優競歌絲竹並奏寡嫗寒士母子相依四十餘年無一問者一旦至枉郡守之車登堂拜母亦所謂數也乎然微公下士之盛德蒐遺之虛懷風世之微悰表義之善政曷以致此繇斯養老之禮復孝弟之行起禮教之俗興孟氏所謂親長而天下平者也

豈但申土丕變已乎是舉也可以勸孝可以作忠可以風吏可以倡義可以敦實可以祛靡盖衆善茲焉感之作壽毋序

壽家姊方淋人序

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本義謂陰主利居尊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余竊謂富家不專貲產家本寒微不振及嗣息衰弱能昌而熾之吉孰大焉若區區拮据左右吝嗇于米盐機杼之間因以致富則築懷清臺者真足以作内範當易旨矣余姊幼慧有至性父毋愛之備禦上谷亦攜以隨迨歸方將軍仰橋克盡

婦道將軍倜儻輕財重然諾嘗理衛篆屯政值歲荒多逋負監司督之急盡鬻第宅以償寓東門外竹園窘甚姊則辛苦紡織雜婢嫗之間稍稍裕矣生四子日夜誨之將軍復領踐更卒入衛姊請同往抵京將軍以戎務勞卒而群卒以它將兙兵餉各脫巾大譟當是時奇男子不易支也姊與偉甥外安群卒內理旅櫬間關萬狀竟抵于家而益窘甚姊又愈益辛苦過東園時復稍稍裕矣任甥蚤卒其子旭升姊為承顧昭勇秩如故俊伸偉感激向往相繼為諸生孫男女十餘人信陽武弁自萬戶至百夫長子孫蕃而賢莫如方氏也茲不可謂富家者歟今年姊六十髮未白猶如四十許者僉謂上壽徵十月八日生辰也諸子若孫羅拜堂下頌之而已盛矣乎余與世昌弟謀所以為姊壽莫如文以紀之夫吉莫大於永齡姊幸昔拮据于家不振嗣息衰弱之際能昌而熾之斯協于富家之旨矣天俾期頤何俟卜哉余毋太恭人富吾家而姊能如之是毋是女允為申家人法矣顧予與世昌俱逾艾感昔人焚須之義書此俾諸甥知其毋大有功于厥宗而勵顯揚之志姊當太喜慰哉

賀伍年伯夫婦並壽序

予攬徃紀夫婦齊德偕隱若冀缺梁鴻輩率優游丘壑白首無恙然子嗣不概見何哉豈遁名避世予鑒賢弗章抑苟資秉耜行汲甘同傭豎史遂因而載書也夫壽莫大于修德享名有後而齒弗與焉如前所列所謂散木自葆焉用文之者也 莊皇帝五年予與全州伍用思氏同舉進士同辦事銀臺昕夕靡甚君沉毅凝靜可肩重鉅暇叙二尊人賢輙與齊德之歎又數月君令新會以良吏稱屬督府入飛語論譎湖藩幕居無何所入盡白復令郟郟人頌之云殊新會也君在新會届满考例封二尊人以論謫不果

二尊人怡然曰欽哉分定矧茲　恩典可倖獲耶吾家湘山中薜蘿藜藿烏知文繡粥食哉小子倖成名宦轍畏途欲一蹶膴仕可得耶藉令拂氏干譽吾夫婦即濟膺　綸綍之榮視躬耕饋饁且汗下矣昔人從牛衣兒游顧重登龍門豈謂位哉小子弟矢心報上吾榮多矣用思再拜受教故歷官八年兢兢如一日則庭誨之繇也中秋前一日為尊公誕辰重陽前二日太夫人垂帨期也王斧將完金英初茂高秋爽霽佳節胥臨而君緋服張筵退食委蛇先月餘遣使函書索予言為稱觴之具夫中土去百粵蓋萬里矣

宦游者率不能躬奉甘脆用思水行陸馳間關萬狀不忍一日離父母且祇承家訓不忍一日貽父母羞蓋以道壽親者也矧用思久淹外邑行　內召矣始轗軻而終順適此乘除之理也雖然翁夫婦賢者也豈以此易薜蘿藜藿念者夫人有欲則命不在我無欲則命不在天有覬即為欲而榮利則大矣與鈇梁鴻葦皆無欲者也故跡晦而名章年高而德邵翁夫婦持不覬榮利之念易論脩齡即大隱食報共躋壽域獨行一節惡可同日語哉

誥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父母之于子也父常嚴母常慈慈易姑息又所主衣服酒漿至微瑣矣乃名臣雋士多成于母氏詩書載籍之所紀繫內則者十恒八九豈人子之心孤則思深思深則易於為善抑或秉節立孤之母多歷艱厄故所以誨子者泣諭憤厲罔不真切而覩哀容承懿訓者自不覺其感激而興起歟大中丞李村董公今所謂名臣雋士也為御史時以風裁著中外顧不能與時俯仰自舉進士至今二十年始由冏卿晉南臺然自舉進士至今未嘗一日不佩服太恭人之教而太恭人之賢日聞縉紳間不獨兩河稱頌而已會今

上嗣統恭上　兩宮徽號在廷之臣得榮所生太恭人乃晉封焉至是三錫命矣先旬餘為七月十有八日寔垂帨之辰又旬餘而李村公有南臺之命馳恩晉秩與壽母之期先後相值不可謂遭際之奇也哉公之陟南臺也　上親賜璽書諭以留都根本重地江防又留都重寄與所以責成大用之意公祇承以往將永綏南服因便歸洛為太恭人壽同鄉官京師者咸謂公茲行報　主顯親忠孝備焉不獨梓里之榮而已然實成于母氏宜有言以章太恭人之賢而大納言槐亭李公大廷尉紫山劉公則謂王子讀書

中秋以鉛槧為業又鄉後進誼當代長者言王子不敢辭因肅然歎曰太恭人之賢雅聞縉紳間固不俟吾兩河稱頌然其大者人或未盡知也聞之洛人云李村公每晉官太恭人輒諭之曰世以崇階榮吾以崇階懼勉修職業靡私之計是謂不辱親是謂不負君是謂永終譽故李村公自筮仕至今人見其所在著聲以為榮而不知其日夜以太恭人之言是懼人知太恭人之懼為古今訓子之名言而不知其秉心沖沖則老而能勤貴而能貧寔習勞惜福之盛心長生久視之闕旨也矧李村公受 主上特知行且膺

鈞衡之重必將推所受于太恭人者以壽天下而恩綸鄭重匪直三錫吾見太恭人之年日以高神日以健階日以崇福日以備而利日以溥矣其為壽也詎有涯哉若夫孝公姑睦宗族相夫治產恩及臧獲惠逮貧窶在他人以為難特太恭人餘事耳于是李村公聞之瞿然謝曰如王子言何敢當然謂崇階非榮忠孝為榮則予毋語不肖者自筮至今日無二詞也請識之歸而稱觴以壽予母聞斯言必當其心舉觴觴焉融融怡怡樂也是則諸君之賜也

太淑人王母劉氏壽序

今海內世系大族蕃衍赫奕各具其家乘好事者又採輯為錄用侈盛美每披閱之未嘗不歎我 國家培植涵濡之深且厚也然遡源出緒寔基壼範而叙次者弗及豈婦德不外見觀夫若子可知抑中壘之傳各自有體可以互考耶予先魯人雖以軍功調汝南然每飯未嘗不在歷下故于桑梓舊里節俠義烈有聞輒錄庶幾附好事者之後辛未幸與齊宇王君同舉南宮其尊人今少司徒見峰公方懸都諫陟同卿其弟中宇君為儀部郎而諸父兄弟布列中外各以建樹表卓齊魯固多賢廼萃一門且同時也何其

盛哉已又覩益都一川宋先生所撰少叅濼川翁狀為歎息者久之濼川翁者司徒公父也詢之鄉人翁配太淑人蓋有古賢母風云太淑人劉氏新城名閥幼閑女誡有善相者曰此女貴徵當大夫宗濼川翁已皡皡負儁望遂以歸之拮据之勞儆戒之助里人式焉翁叅議貴陽採木山中篳簬藍縷身先諸役竟致瘵沒于官是為嘉靖戊午司徒公適舉鄉書也太淑人奉翁櫬歸撫諸孫泣曰而父抱經濟大志弗酬玆無愧勤事之誼若曹何以繼先志俾辛苦未亡人有詞于世耶諸孫感激竟懋巍科上第遂甲天下說

者謂王世積德至潁川王傳始蕡其祥灤川翁大之
而啟迪左右太淑人寔成之知言哉知言哉太淑人
隨司徒公京邸某月某日為垂帨之辰同鄉官都下
者謀所以為壽而大諫肅軒姚君侍御懷堂孫君儼
然造王子曰太淑人賢聞遠邇不特吾海岱重已也
子職紀述又附世誼可無揄揚為吾儕稱觴具耶王
子謝不敏則颺言曰壽也者受也言授之天人不得
而與者也然而授之者有隆嗇受之者有偏全兩儀
分義為後為半王母介福僅一系之得全全昌閫內
可多見哉太淑人毓閨闥為貞女事舅姑為孝婦相

夫君為良配誨諸子為賢母 龍章寵于宸極燕喜
慶于家庭鶴髮康强象服榮貴奉觴則簪笏盈階舞
斑而朱紫炫目矧能勤契不腐不蠹之旨能貧協知
止知足之妙太淑人之壽所謂全昌介福備乎天人
者也豈區區脩齡一節已哉 聖天子以孝事 兩
宮方稱萬年之觴錫類埏宇司徒公 朝廷元老壽
母又在 輦下行膺 褒錫隆渥風大臣之有賢母
者此蓋邦國之瑞具載彤管無庸好事者侈之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三

師竹堂集卷之十四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予東魯讀書窮巷慕古節俠義烈士至貞婦賢母秉
節立孤可風頹俗者尤肅然興歎蓋閨閫之中鉛槧
匪職誦法末由鑒誡曷悉矧制義無成難易攸判亦
維世者所亟表見也今歲計偕會浙中名士道悅齋
管君籍甚藝圃並道太夫人之賢恨稠人中未晤君
也居無何乃與君同舉進士又朝夕辦事銀臺而諸

君白川胡君龍涯皆君里人競談太夫人事有曩所
未悉者相與嘉歎翼日悅齋君過予安福里第再拜
言曰稷不肖自先君瑞峯公捐館舍母陳甫二十二
子幼弱門戶衰落母紡績經營辛苦萬狀時時撫予
兄弟泣曰予弗從而父地下以而兄弟耳女曹胡不
矢志進脩承考用譽且慰我心也稷跪受教感激悲
憤幸薦于鄉又叨末第微母是無管氏維某月日寔
母設帨之辰歷寒暑五十矣顧羈執事弗能捧觴拜
堂下也子辱知我何以壽吾母將遠悰耶予歛衽起
曰如君言母之壽靡可紀極矣竊聞之太上壽德其

次壽齡秉節立孤德莫大者彤管揚聲厥譽無斁予何以壽毋哉雖然太夫人世之賢毋也殷勤撫育涕泣教君者寧直取青紫為溫飽計耶君所以慰太夫人者寧直侈祿養榮翟褘已耶夫以韋布賤士脫蹻釋笈結　主上之知始膺民社終任台鼎誠千載奇遘也何以竭涓埃報萬一哉惟忠惟孝靡渝靡雜庶幾哉可以樹績可以顯親可以康民可以壽國斯不朽之恒圖永世之懿行也而紀宏猷傳偉烈者必開先毋氏出緒內則太夫人之筴甲子弗能窮血氣弗能囿矣管君勉乎哉若夫炫上元之綺服厭麻姑之

珍脯集西池之嘉宴降南岳之雲軿則玄踪仙蹟怳惚夸詡太夫人之賢不取也

誥封侯毋朱太夫人壽序

辛未予與侯君復吾同舉進士又同出瀫陽趙先生門下相得甚驩嘗詢家世知君文行環卓出太夫人者居多云同年姚江管君嘗以其毋秉節立孤事索詞為壽君從管君處見之謂雖揚毋懿而勵以忠孝無諛語持此可以壽毋也遂過予曰毋朱氏幼閑女誡甫十三以吾大毋丘病亟歸先君白村公最盡婦職予幼尫瘵兩得危症醫環視技窮辭去毋仰天泣曰適侯氏辛苦萬狀止此兒且目擊侯氏罔覔于人罔奸于神宜昌厥後天宜奪我毋奪此兒籲已強藥藥故不納乃徐徐開目漸啜稍稍愈矣既愈又俾就外傅督責甚嚴或言兒多病毋遽毋笑兒命係天如弗學與亡兒同教益力用是感激幸薦于鄉又兩喪偶遺兒女並幼皆毋撫養號復吾者識已非吾毋無復之也昨計偕跪白毋五上弗第毋又老擬謁銓曹獲升斗供甘旨可乎毋怒曰若志竟此耶第行毋嬰它念用是益感激又幸録禮闈毋今年八十一矣旦夕陳情歸省子辱知我且知毋寧靳一言為壽乎予

聞矍然起曰毋之壽獲于天徵于人綿延無斁弗係于言弗言也君取號復吾識毋恩意若懇志則狹矣親恩罔極報之無從識之末由也且君謂之君身毋復之耶不知未復之先奚所受也不知所復者止于形軀可見者已乎抑弗止于此也君嘗讀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非失而始復也萬古不息之妙于一陽来復者可窺爾此孔子所深歎也是心也非吾所謂真吾耶君之真吾其盡復與否予不得而知也可但以形軀可見者之復是幸已耶太夫人曰不學與亡兒同卓哉見乎豈惟閨閫萬夫之望矣

君以奄忽如綫之身還其本質為吳中名士又舉進士高第在易所謂旡疾利往誠善復矣然天地人物皆吾也有一未復即非故吾古人建立大小視所復之分量靡爽侯君勉矣哉行將翊贊　聖主復唐虞之盛俾頌君者遡源賢母壽寧有既乎君謂予壽管母文無諛語故所以副君者規多焉雖然吾所謂吾媿未能復一二也君仁人也休復之望其予心哉其予心哉

劉母王氏榮壽序

士之成立資于庭訓尚矣縣孫奮起十常六七何也

孤多貧貧則內而拮据外而酬應率于母之一身艱難辛苦有心知之而不能語人者蕭然相對惟孤耳其孤誠穎秀為之母者安得不誨之勞之如女紅然夜以繼日而期其成為孤者誠有人心見其母若此安得不感愴懋厲如公家索租亟輾轉稱貸能不思力田以償之耶往牒所紀更僕未陳以予目擊則侍御泗洲君之母豈不尤賢乎哉母汝之上蔡人鳳翔倅清節王公女孫貢士縉公女也出自名閥夙閑內則蚤歸處士劉公以淑懿聞里中處士公故宦族倜儻好義不問生產日以貧捐館時侍御君甫七齡門祚益衰母撫侍御君時時泣澣汲紡績遇歲歉寧枵腹不使侍御君饑也侍御君知向學俾就外傅母讀書知大義日夜課之稍怠則欷歔不食侍御君感激嚮往譽日以起嘉靖辛酉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捷至親戚競賀母曰士而登第報主有階矣然我所榮者不在是也侍御君司理太原母以仁恕平反惓惓諭之績冠河東暨　召入辟臺蹏請教母曰我閨闈人安知持憲事然每聞汝外大父及汝父言官秩華要無如御史正直忠厚兼之為難小子勉哉侍御君奉教益謹輶車所至如淮如秦如畿內雖風裁大振而

惠澤滂敷一時良執法未之過也則慈誨之緊哉今年母七十有八侍御君迎養京邸三月十三日設帨辰也兩河士官都下者擬奉觴為母壽而柱史雲皐徐君給諫仁軒馮君儼然過王子曰予聞劉母賢不喜綺麗獨喜古節孝事子盍言之庶當母心乎吁予言曷能當母然吾鄉諸君所揄揚者母壽耳不知人子誠顯仕不必問其母何如皆徽掩媛圖享逾仙籙者也如是而即當其母其子也奚當輿論哉予家義陽與母里接壤諗知其賢且與侍御君布衣有善非通籍後始交驩也又非曲當以要結者母秉節立孤

茹荼履困己有致壽之基其孫之貴也曰以活人訓
無一語及富貴利達又有致壽之理孫果能奉母誨
以推之又有致壽之報是皆天也人何與焉夫孫位
日崇則母恵日溥母恵日溥則天心日篤吾鄉今日
之觴也其為母百歳華筵按轄之張本乎予又聞母
以侍御君貴兩膺　褒綸冠帔置之笥曰御澣濯衣
即此一事文伯之母奚讓焉能勤能儉老氏之所為
寶壽不必言者也由斯以談予言雖不腆其得當于
輿論也又賢母之賜也

壽新安吴母序

近世之稱孝者率重顯揚與孔子之旨異孔子所謂
顯揚者道德稱述非致身富貴徼國家寵命也以寵
命非顯揚固不可以寵命為盡顯揚之道亦不可何
也人子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其不在我者不敢必也
聖門至孝非曾閔乎顏子離親遠遊乃德行之科顧
先二子即檀弓所記孔子告季路之語非千古事親
之準耶予毎以是勗人子不以遇而以心雖天爵良
貴之緒論而不以菽水易鼎俎不以荊布易翟褘俾
隱約之士弗豔羡而懟阻亦勸孝之大者也新安吴
君國遜以博雅客都門戸外之屨常滿予訪君小齋

出古圖史鼎彝王石諸物賞鑒精到揮麈徃復蕭疎
簡遠忘其身之在燕市也而君悒悒若有所陳而未
吐固詢之則長跽請曰國遜不肖甫十三先君見背
母氏二十九二弟襁抱遺腹數月厥母摧毁絶絶而
蘇欲引决狥先君則又持諸孫泣勉進粥辛苦拮据
艱難萬狀不能述也迨國遜可應門戸弟稍長母氏
督誨不以愛慶而予兄弟亦感泣相懋不忍一日去
母側母又責之曰男子志四方所以廣聞見資啟迪
也柰何為兒女子戀戀老牖下國遜可出季可修而
父業我雖漸老尚能勤儉佐生計如我言而父地下

當快愉也自是不肖遡江淮入薊門一時公卿大夫
名士不以不肖踈賤日折節交驩所得珍異饌致之
母俟鯖不啻也而仲入成均季亦為郡諸生母氏春
秋高予兄弟未沾一命每念跼蹐若無所容頟先生
教之予聞歎曰賢哉母斯內範流徽宏遠矣子何彼
之豔而懟阻哉若以此憾是顏子陋巷為沒親之善
而遠遊為棄親之養矣且國遜以博雅籍甚秇圃季
進修日茂聳壑昂霄可以券取寵命赫奕何詎不如
近尊顯者而以為憾哉母賢母也匪此亦適矧又有
進于此乎國遜勉之持予説以壽母必有味乎其言

而以是昜人盡其在我而不在我者勿恤是錫類之
善者也

記

遊華山記

予多病雅有尚平志毎逢緇流羽客畸士高人輙詢
五嶽之勝咸以五嶽惟太華最髙而亦最險人不易
登而仕宦尤難何也他山之險可輿者半是山陡削
六千仞僅一線而上扶掖且不能措手而何言輿一
難也他山之險凌虚駕空一二止矣是山自千尺撞
至日月崖皆驚魂失魄之所俗云捨命遊華山二難

也盡日攀緣力在兩手寢具食具俱由背負崖居泉
飲其何以堪三難也結束单急状如手搏觀既不雅
而步步危慄戒切垂堂志沮叱馭四難也凡言遊華
者率至二坪詢三峯勝蹟擬諆欺人耳予曰有是哉
他日必宿絶頂以償夙抱甲戌四月于役平涼古朝
那地而回中則漢唐戎馬之區也是時關中饑聞韓
藩宗尉索糧斆窘使車意頗憚之惟以王母之占蓮
峯之額毅然遂行潼關阻雨同館盛敏炢亦言登陟
不便而予志甚鋭闗外去襜帷隱隱見霧中一黒尖
不知其為山也又行霧漸開三峯如芙蓉出水翠插
天際不覺身躋明星之㫫區神遊摩妝之別館矣敬
謁行宫默禱畢駐華陰署中以語李令李臨汾人以
才諝稱曰患公不能遊耳果遊當為公前驅奏童金
天令玉女以旌幢来迓爾予欣然謝之偕從周出西
門十里至雲臺觀而連趣惟賢飯畢至玉泉院希夷
瘞骨處骨在試鑿穴監司以為惑衆瘞此而風雷大
作水溢泉沸居人懼蔵峡中乃安由院後入谷兩山
壁立中通一徑皆大石水流石下數里有泉直下千
尺聲驚迅霆沫濺急雨當其湍處鑿飛泉二大字不
知何代何人書也側身過五里闗石級上屋數十間

奇樹爛然桃花坪也又五里至希夷峡峡在懸崖中
裂二尺高踰百丈予與從周捫蘿登崖約二丈不能
再上望林麓間有車騎惟賢已至峡下亦攀附上崖
命道童上峡取仙骨手足緣巖面孔向上而行使人
毛竦倏忽伏黄袱而下至希夷祠盥沐焚香再拜開
視頂骨甚大泥丸二小孔脛一節長三尺紺碧光潤
作異香氣仍命童子寘峡上峡傍有無憂樹道人云
峡前後絶山魈木怪蛇虎之類真靈境也度石橋日
已入崦嵫而霧尚未開汲泉烹茶憇道院拜金天祈
晴一道人脩髯偉軀長揖出陸仙圖一幅洞天福地

古今仙品咸載四骰子以赤碧青分等級引至一澗
澗二丈跨以巨石其平如砥匪由人力水流淙淙共
戲其上道人云公等俱仙矣又曰勿謂作劇此地為
此亦非偶然也袖圖長嘯而去予問住持道士曰此
甘肅叅將失䥫論死後辨雪棄官隱此者天又微雨
入飯道院復禱金天約二鼓童子報月出驚出視之
月度林杪如流螢隱見三峯如三巨人攘臂欲搏蒸
雲髙封不見肩項四顧悄然怖而入戶掩關挑燈聽
道人誦黃庭牖隙松蘿已奕奕射日光矣喜而至青
柯坪雨又作相顧歎曰山靈拒我至此哉李令備蔬

食寥陽宮因上玉皇殿拜禱禱畢下視亦削壁也不
知何由而上道人以鐵組縣之乃持而下予謂二君
雨若此縱不能上千尺撞獨不可至回心石乎奮衣
過十八磐槃練繫腰推挽而進久而至回心石下視
吐舌而退復至青柯坪又相顧悔恨仍至其下時雨
雖止玄雲尚結空翠點點自峽下滴從人咸謂峽雖
險天晴猶可登苔滑嵐濕手足何所施請俟來日或
使旋可耳予雖然其言而未忍遽去姑坐石默念谷
口露青天霧飛捲自東而西日甫辰巳爾予三人向
日拜曰嶽神憫予辛苦不拒矣出銀二兩謂從人而

輩顛上者西立有賞不顛者侯此不汝强也歡呼爭
應亡一人不顛從者予與惟賢從周笑曰利往利來
太史公之言千載一日也一道人請前導以香布酬
之方結束間忽有聲出峽上從周已與道人上七八
丈矣用手招速來無患也乃魚貫而登四人挽腰帛
二人捧左右足予兩手攀石坎從人戒以毋仰視毋
下窺凝神定氣殊無恐怖久而撞盡入百尺峽峽凡
三折最上二大石空縣側身而行覩天光一線耳峽
盡一石澗九丈長丈餘特出千仞之上曰望仙臺定
喘而行又二里曰猢孫愁鐵鑄一猿作愁狀其處以

鼻挨絕壁横足而行足趾外雲㶑起莫測淺深也從
人齊呼佛號其聲哀悽予又默念人至此始發善心
可笑也約二里險盡而車箱谷老君犂溝又復如是
度仙橋三里至雲臺峯道人云雲臺峯人不可至此
又一峯名偶同耳峯側小室僅可容膝老道士坐榻
上從人云百歲外矣見予輩來下榻迎揖上開小窗
下臨絕壑予題吸雲卧月四字道士煑粥出葉裡花
龍白茅二菜他處所無也食之甚美屋外望水簾洞
甚悉洞在三峯下太華北門也上有二十八宿潭通
玉井共注流山中如人鼻涕然非若瀑布流山外也

眺久大呼奇絶由峯前小石峽行半里曰金天洞洞上為日月崖兩崖特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得名而攀躋甚險上崖一里為三官洞又二里過閻王砭或作邊謂隣於鬼也如犁溝作離垢當是後人臆定爾又一里憇松下或曰五粒松非也道人云五粒松在西峯上平如偃盖上有青蘿下生茯苓如人形服之遐舉此松挺秀危巖不知年代亦是仙種因採其葉併根嚼之味甘苦又一里小石坊曰蒼龍神門長嶺峻脊濶約三尺左右陡削千丈猿猴以萬計援以石亦不驚此山一線而上飛鳥亦少而兕異獸此類

便捷故餘有如此人行嶺上傍列鐵柱云漢武至此以錦障風又蔽險也此嶺多風稍起即厲勁旋轉數人擁抱不能成步豈道家所謂剛風歟從周誦南華大塊噫氣之篇調調刁刁空谷中若相和者予振衣冷然御之而行過巨靈石二里一小祠曰靈官神像後一逕側而過曰一天門又上二天門總土地廟或曰總作宗言華為群山宗也傍有四仙菴為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修煉之所由玉皇洞北二里為玉皇閣閣下為玉井閣後為鎮嶽宮石壁上有十丈蓮三大字由閣右三里登西峯仙足跡長約數尺

亦曰巨靈也西一里金絲龜酷肖焉循陳香子劈崖而南如倚城堞下窺亂石若劍戟植立又一巖曰捨身凡所謂捨身者謂捨此身之欲佛之假合老之所患是已今海内名山往往有此巖愚民不知甘於糜碎可哀也由足跡而南為老君洞其煉丹爐在危峯上四面陡絶又一里為南峯三峯最髙處也上有仰天池黒龍潭祈雨輙應宋崇寧二年封顯潤侯峯凡三層一層有希夷先生睡像二層嶽帝祠俱屋數楹而已是雖絶頂無多地而一木一瓦必由背負險遠不易致也是夜宿二層縣崖為屋鑿石為牀時五月

二十一日下爇松火猶寒不禁道人具蔬食出所攜天池茶汲天池水用松火烹之與二君連啜數椀相顧忡忡恐隨天風去不能割人間愛也惟賢從周講玄牝逍遥徃復甚苦予與道人傍坐無語予謂道人予三人孰愈道人曰以不二法門論公似差勝耳二君亦歎服大笑少頃出戶月從東峯岫中出星斗燦然知明日大霽而西峯之顛有光甚異冉冉下玉女峯若列炬然道人云此山靈異不可名狀或聞異香或現瑞靄或絳節霓旌或乘龍跨鳳種種不一然凡濁之夫亦不能見公等見此非偶然也乃焚香作禮

入戶二君猶相講論予以攀躋倦甚石牀松火欹枕
殊適方向圖南乞睡法二君休矣勿妨吾事遂鼾齁
天未曙道人振予起起觀日披衣出崖外見東際赤
霞閃欻若飛電若晴虹目眩不能開道人云泰山日
觀近也此去海遠又群山蔽之特以最高故所見如
此昔人所謂西觀昧谷之已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
無峻極惟戴穹窿詎不信夫因又入寢久方日出晴
旭甚麗櫛沐畢歷謝神貺飽食菜粥道人引予三人
下視城邑村落畦田道路錯雜如雲錦而秦漢以來
故宮墟墓廢苑殘壘不勝吊古之思東南微微如濃

雲者太和也道人云二山晴明正可互見餘千峯萬
疊如波濤起伏蒼蒼茫茫不可窮也予見樹影中有
光類二金蛇蜿蜒烜赫其長不竟驚問何物道人云
黃河渭河也日映作金色耳予謂二君此何但秦中
大觀恐海內名山亡以踰此歸向人間言必不信也
眺久已辰刻歎息而下東南二里小徑曰避詔巖架
木爲棧甚險里許至雷神殿朝元洞在雷神之南一
巖如浮屠小徑僅二三寸下窺深黑過者如九級上
相輪外環而走也予謂從周子好玄嘗有遇眞之志
此洞險絕如此其中必有異子能探之乎從周短衣

赤脚向洞睥睨繼之以拜以為戲耳乃面危壁側身
旋轉而過亡不色變者久而復回但連稱大奇驚訝
之云過削壁路坦洞前一石突出洞可容千人供玉
帝像亦甚大不知何由措手相傳雷神劈石而成洞
西有巖壯行一里為郝眞人避靜處巖下有物毛長
尺餘非獸非人大怖至洞稽顙祈祐幸而至此吁亦
危甚哉從周復向洞拜乃透迤至東華洞洞傍有八
仙石榻可卧數十人外有影娥池如半月狀清澈可
鑒毛髮飲甚甘東行峪麓上玉女峯祠坐石龜上類
巧匠鑿成者石馬一靈異甚著祠前後臼五貯水清

碧不溢不涸洗頭盆也予以拭目笑謂二君少陵往
來嶽下覬得仙人九節杖拄而到此竟不能至徒想
其盛形之歌詠耳吾輩赤手容與何由叩玉女假神
馬招拾遺來此償其夙願作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乎
祠東望細辛菖蒲二坪拜斗臺混元洞俱未至而東
峯三茅洞道士以茶果來邀欣然從之斗折而行忽
黑雲谷内起隨風羊角而上道人云雨至矣懼而止
還見仙人碁所鐵子亡緣一着也復委曲至土地祠
下蒼龍嶺飯雲臺峯循岡北行觀仙掌巖壁黑色五
岐如指儼然巨人掌也或謂石膏壘流黃白凝結後

人好奇遂謂巨靈劈仙掌跡猶存王涯之辨亦云五崖破裂偶為掌形予謂海外諸山若曼倩所紀景純所注所不敢知其載于方輿者止武夷與太華有掌跡耳何他山俱無石膏壘流及破裂狀耶石月半輪與玉蟾終始漢武觀仙掌特立巨靈神祠又以名邑其來甚遠始予入山漸深見縣崖絕壁往往有樓閣人物丹青煥發亦謂膏液漬漸偶然耳既又思造化至妙何所不能宇宙至大何所不有庸可耳目拘胸臆測哉觀久恐雨至復遵舊徑而下覺不甚艱不知昌黎公痛哭作書與妻子別何處為之一噱甫下撞

雨又大作兩崖潺湲飛瀑交濺稍避青柯拜神之惠因與二君歎曰茲遊也天下之絕險而亦天下之絕奇恨迫于王程不能盡歷然出入煙霞凌駕霄漢穹日月之出沒閱桑海之變更翠靄盪胸白雲捧足渴飲金莖之露饑餐玉井之蓮庶幾骨蛻玄都氣通帝座者矣予平生亡他嗜好惟圖籍山水耳婚嫁稍畢再問真源縱不能見叔卿之鹿馭覩初平之羊城叩道廣而訊王刁禮壺公而挹貞晦亦豈能上恧冥鴻下甘腐鼠乞蓮峯道士之奏章貽華山處士之笑柄耶道人留飯而雨亦止復至玉泉李君已設燕張樂候盡日矣慰勞已酌巨卮為壽曰始公輩之來甚銳予雖不敢尼而陰雨如此計必無登陟理茲入山而霏微抵撞而開霽既上則靈曜麗空甫下而滂沱盈道灝素孚假何彰灼若斯哉公其紀之當勒石青柯道院俾來真者視為指南好奇者侈為嘉話袪懦夫之畏怖闡名嶽之幽潛三峯且謝公矣因痛飲極驩而罷夜分歸署栩栩蘧蘧尚作遊仙之夢凌晨西去回首依依使竣東旋步步瞻戀事親之暇恐遂遺忘默計登臨之程次而為錄匪云敢禽慶之遠攬資少文之臥遊亦以一褐一瓢他日重來為公案云爾

遊汝州崆峒山記

予以七月八日抵汝墳日夜大雨憲使新城王君州守姚江陸君時來慰藉十一日晴乘覓小竹輿自伊陽之嵩陸君過署曰茲行五十里憩湯泉又十里崆峒山黃帝問道處也已具蔬食當先往候耳予使平涼登崆峒絕頂探玄鶴洞下飯問道宮古蹟具存茲又有是山何也出門泥深艱於行數里遵汝滸沙徑平坦日色甚麗抵湯泉過午矣未及浴食少茶果西行六七里一山僅若巨阜而草木葱鬱樓閣參差林麓中隱隱見車騎知陸君已至渡小河登山之半黃

冠道之及小樓門陸君出肅相與四眺峯巒萬疊競秀爭妍雨霽天青上下一色移時而入石階竹院事事幽雅三清殿雖不宏鉅而塑像尊嚴無一塵態兩壁繪畫泠然御風老道士云相傳唐時吕僊谿道玄之徒歟瞻玩其下久而不能去西為黃帝殿又西為廣成子殿古色黯黯不問而知為前代手三清殿前一小門折而西殿三間凡登仙者咸位焉壁繪七十二化身金碧熚熚射人則今人為之廣成殿西三官殿殿後真武祠神光煥發有氣肅滄溟之意予所覩諸上真像不能殫舉而此為第一惜幽僻遊者絕少

故靈蹟茀蕈然亦因此完好若神物呵護焉者不偶然也陸君具薏苡飯道士供山菜而令行童汲澗泉烹予所攜天池茶腸胃頓易飯已徐步山下有洞其戶上出白犬常遊洞外曰王狗峯政可與平涼崆峒玄鶴洞作佳對也廣成子墓在蔓草中而崆峒有三安定臨洮汝墳也莊子述黃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而山下有廣成城疑此為近第邃古杳寞無從而考矣昏默淸淨守一處和宴為猶龍公鼻祖無為而治孔子賛易有遐思焉後人不察遂列黃老為一途與儒術相絀所謂愈遠而愈失者也陸君太息曰此予感奮欲言者子能宣之茲遊不虛矣乃書付老道人留册霞院中

雲夢山水簾洞記

伊陽在萬山中縣東五里雲夢山水簾洞相傳鬼谷子修道處丁亥七月予自嵩返伊令安肅張君指洞謂予此海內靈區也已具尊罍顧水漲莫可渡予謝別君去山離大道僅半里色類精鐵陡若危垣青蘿碧草奇花異卉交垂互結如張錦幙驟雨忽來凝珠飛溜纖成紋理虛明瑩徹宛然千尺湘簾放鈎覆地洞正據其勝得名有以也覩之躍然謂輿隸有能畀

我至洞者人犒百錢讙呼爭應而水流湍急波濤洶湧嵐光映之作深綠色令善泅者探之淺處及肩選長大有力者一人予坐肩上兩人扶予足兩人掖肩予者隨泅而涉雨尚未止波來輒停波去復行予赤腳逐流衣盡沾濕幸及洞口坐石濯足更衣而入可容百人石几酒肴張君夙備者飲二小巵餘分從人漸入幽窅寒風颯颯從者懼而止予復進有光如牖仰視嵯峨旁數小徑莫知攸往依光而行兩壁若榻若爐若鍾鼓若人物隱隱莫辨而風如箭射悚然而返土人云洞通南陽瑞雲諸處周迴屈曲不知幾百

里徃有異僧住三年深入數十里多巨潭蛟龍蟠據莫能進蝙蝠如箕殊不畏人一日僧方誦經有聲如雷自内出懼而奔遂無敢棲者予聞震澤仙洞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不知幾千萬里而中有銀房玉柱金沙白芝好奇者常見之即道書十大洞天俱在人間非若曼倩子年所紀莫可致詰者也伊陽雖汝洛屬邑幽僻險阻舟車不通干旄罕至以故洞在官道旁又鬼谷靈境知者且鮮矧探其勝哉予好奇之過不顧濡首又值急雨所謂水簾者的見其真可謂厚幸矣鬼谷子不詳何許人鄭玄謂

即鬼臾區黃帝佐也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今考鬼谷子春秋晉平公時人修道於此儀秦從之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栢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二子果不克令終予雅有幽棲志兹復汩沒為浮榮所驅低徊洞口得無為山靈逐哉避雨郵亭援毫作記不特草洞之奇且俾来遊者之省悟也

師竹堂集卷之十四

師竹堂集卷之十五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遊嵩山少林寺記

徃予自關内旋也道經汝境去嵩岳僅百里而瞻戀慈幃恨不縮地懐之十三年今歲北上延世以信来欲予至嵩縣取道登封可償夙願七月十六日自嵩抵伊陽過雲蒙山入水簾洞深處甚奇出洞三十里北望有山如冠秀拔雲際盡日目之私念此豈中岳乎十八日汝州北䕺登逶表嶺磽磴坡險逾冥阨而

是山漸近雨霽日高片片芙蓉露珠競滴問之土人不知何山也又數十里則草木巖壑鳥道樸遥歷歷盡見視前愈奇恨不一躋其顛去登封五里止隔一水問之老人曰御寨也昔有王者屯兵于此予又私念是山百里外見之其高其秀獨為冠絶而非嵩也豈嵩又勝此柰何在是山下也夜宿登封月明如晝城外諸峯近挂屋角次早出縣西門行兩山中即轘轅道也飯廓店鋪前所見山非復昔之高聳而巖日映之嵐氣濕衣靈光眩目凡山遠望如黛漸近則否此山去官道里許而翠微愈濃令人對之神爽飛越

詢鄖吏少林僅五里心愈疑之輿行亂石上循山麓
折而南已見二樓出林木表循澗渡石梁僧衆胡跪
道左道以梵樂予謝曰予欲探兹山之勝上人柰何
以世法縛我僧笑予攜之行棹楔扁跋陀開翔山門
榜少林禪寺入門為四天王殿北為大雄殿宋重建
也禮佛畢升法堂石座律師説法處堂後為方丈懸
大千上人住持序今少師元輔申公作讀之一過而
是寺首黄梅曹溪與戒律技藝二途無餘蘊矣法堂
後為廓然亭亭後為初祖殿石臺巍然棟宇已廢復
至方丈東西俱官廳縣令鄭君已親来治具時予同

方吴二生世中二兒擬短衣登眺而僧見令来執禮
甚恭予以實告鄭君留其倅及一吏而去予易小半
臂僧俱便服行童數人攜茶果先循兩廊碑碣不可
勝覽石柱勒名殆遍諸佛大士像唐以前者甚多而
漫患完好各半凡来遊者必題名必刻詩石工藉為
生計有力者往往鏟滅而加己作其上刧灰疥壁人
苦不悟名根難除即一可例其餘矣山門左為鐘鼓
樓下供緊那羅蓋元神僧以威力卻紅軍不入寺者
像約一丈卷鬈圓目柱杖俯首而立衣以綺帛宛如
生人僧云像自為之旁二像後人依倣而成雖酷肖

似而神氣索然矣寺以此為伽藍而拳棍技藝書者
相繼寺有文武二山剌麻師以経論授淨堂以拳奇
授扁囤形勝氣脉不偶然也右為轉輪藏機在地下
推之而行有梯架梁上可遠眺未暇登也循廊而北
折而西二三里至初祖菴祖像俊雅非令圖胡僧菴
後小室祖面壁而坐二祖旁侍半立雪中前一石不
盈二尺衣服紋理如水墨寫意人云眉目盡具非也
石在洞中僧以觀者登陟不便舁寘於此菴前四栢
一為六祖手植三攤壽藤所謂三花也花如乾薝僧
云孕婦過此必墮胎而花又治難產菴後多古栢仰

視洞在五乳峯腰可六七里時正午熱甚以一大栢
枝自覆攀躋曲屈凡十數憩始至洞口洞如一大屋
爽塏潔淨亂石下垂如滴乳而作龍形者鱗爪具備
旁一小洞深不可測僧云洞原龍穴初祖至龍遂移
此延世於小洞上隸龍窟二字洞前一石如碁枰鄭
君亦具酒果石上因飲二卮出洞外面少室二祖洞
及四天門之勝恨不攝衣奮往而暑甚汗喘從者俱
憊徐徐而下久而至甘露臺跋陀於此翻経天降甘
露下臺入寺由六祖殿至方丈則武僧百餘立階下
拳棍劔戟各逞其藝猛如熊虎捷愈猨猱寺以技雄

四方不虗也顧無可與談者一僧隨予上洞秀雅不群乃棄博士業學佛此地者問大鞋僧西去久矣東官廳前一僧自衡嶽来日一粥數日不食亦不餓趺坐不語與之錢不受餅餌亦分與貧者冬夏一衲異僧也予往訪之頭覆一圓氊清臞微須問之不荅僧云二年如此矣予歎息復至方丈主僧具蔬食欣然一飽日漸入嶮巇延世必欲宿次日上少室由二祖洞而下予以從人多供給不便又恃此吾豫境他日可復来乃出山門坐大槐下後秦所封也對少室久而不能去詢僧所見秀拔雲際者即此而登封北山

則太室也少室視太室最高二百里外俱見之而三十六峯如青蓮出水長劍倚天土人乃云御寨王敬美謂華陰人日在仙都下而不知予謂華陰人不以仙都為適尚知為太華也封丘人住二室下而不知為二室此豈相惡也哉嵩惟少室勝其所以勝者必自汝州過送表嶺至廓店而其竒盡見若少林對之他山等耳又太華五千仞望不過五十里而他山最高亦不能二百里外少室孟津渡河舟中見之未足異也覃懐而東去嵩已遠尚依依晴空也豈天中地勢使然乎中嶽亘百五十里微少室虗得名耳至于

釋氏入中土自達磨始而五乳之義派竟五支乳峯高遜二室秀亞諸峯而龍翔鳳舞揖太面少鍾為奥區飛錫首卓微乳峯則少林無依微少林則祖教不闡此豈惟土人不知遊者不知而問其徒亦無知者也僧聞予言合掌恭敬而白公兹之来為乳峯標靈請記之予謝而去夜坐登封署中四鼓記成書付首座若跋陀叱水嶽神移松真妄難窮存而不論

嵩陽宫記

出少林至邢家鋪日已晡望洛峯高阜處見孤峙若浮圖者唐碑也予昔使關中乾陵無字碑宏巨罕儷

覩此欲至其下乃循太室山麓法王寺而東石垣竹逕僅容旋馬數里昏黑折而北碑在野田中四旁木架縣令打碑應人索者火光不甚了了知為聖德感應紀天寶三載立也書法妙絶仰視巍峩與乾陵不相降伏當時規制非後世所能辦而輕用民力即此可例其餘矣稍北三樹漢武所封三将軍栢也下有石碣大可七人圍次五人次四人根蟠虬龍枝翔鸞鳳風過而笙竽鳴雨餘而蒼翠滴仰瞻則日月蔽虧遠睇而雲霞燦爛生平未覩目眩心揺真神物哉樹北為嵩陽宫舊天封觀基唐天寶建也至元中改為

宮令廩以祀二程則嘉靖初邑令侯君也夫唐碑在前漢栢在後而天封舊觀以祀二程于義何居二先生講道淑人所在從祀且嵩洛各有專祠此不必設即設別營可也柰何使古跡湮沒哉祠東為崇福宮啓母石石前啓母廟俱荒蕪一視而已自此而盧岩龍潭諸寺青童玉鏡諸峯皆太室之支夜深莫能遍歷紆而入城月轉嵩門矣嵩門在法王寺左八月秋分月從峡出

玉人峯記

二室皆嵩太室二十四峯自君子山至黄蓋可盡見少室三十六峯必自送表嶺至廓店其奇始章予自

少林之嵩陽宮俱循太室山麓夕照晻靄紫緑萬狀一峯亭亭如人嫵媚可愛問從人不知何名遥見老衲自深谷来詢之曰玉人峯也嵩嶽無志已為缺典而邑乘復疎寥數語莫可參考後見他書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中得玉人著大領衣冠幘群臣莫識崔頤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當是漢文以来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賀此諛詞不足道然亦可知峯名之義其他如浮丘子晋七佛羅漢藥堂璦壁諸峯當各有義惜不能遍遊亦不能遍質也予又有感漢武好神仙一時詭異不可勝紀嵩呼之聲安知非方士為之而迄今祝頌不改隋見玉人亟慶延長未幾有江都之事人君約己裕民深居簡出至于川嶽效靈歳豊人和此自不可誣者若夫封禪之侈心祥瑞之諛語豈惟明聖之主所當拒絶恐嶽神正直亦所不願聞也

黄蓋峯中嶽廟記

黄蓋峯太室東南欲盡廟在峯下遊少林之明日已戒行矣鄭君苦留曰已備一觴於測景臺道從嶽廟

飯而往迨未暮也予重違其意延世復慫恿之乃出東門過頴考叔坊越關廂地俱沙磧荒旱之後繼以水患民物蕭條為之酸鼻八里一市肆僅二三家鬻餅餌度石橋道士二十餘人各持樂器道而行三綽楔南曰中天第一山東曰嵩呼聖壽西曰嶽降賢臣復循廟垣而北真武祠後道院更衣處也盥沐畢由西門入兩廊畫傾方事修葺北曰峻極之殿制眆宸居謁拜階下道流引胙階升廟瞻禮至寢殿東一門北行胤嗣殿也香火獨盛階前老栢雖亞漢封亦千年外物南行折而北遥對峻極殿又復贊拜禮四嶽

也泰衡面西恒華面東各一小祠予謂五嶽並峙原無差等今以中嶽巍然南向而四嶽旁列豈惑于郭璞嵩惟嶽宗華岱恒衡巍然中立衆山之英之贊抑別有據也御碑亭俱前代及我　朝祭告之文不能盡讀崇聖門外古栢蒼蒼東一小城惟一門西向城四旁鐵鑄四力士守之各高丈四五尺曰枉死城也人不敢入予笑曰生必有死入復何傷攝衣而入荒草而已半已焦灼詢之道士乃焚楮鏹處也天中閣高偉壯麗大司空鎮山朱公有記登而四顧二室若雙闕餘山龍復碑兀爭獻奇巧應接不暇因與方吳

二生奕日去少室不數丈下閣飯道院擬躋黃蓋峰而峯頂雲起如車輪滃然四布雷聲殷殷亟驅而返卒未如測景之約測景者周公建土圭測日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而里人謂是地日中無景殆不然也始鄭君留予於此可歷石淙玉溪嶽廟瞻拜而已茲盡日廟中弗克一至臺所即黃蓋咫尺畏雨而止人生一舉足信亦有數矧其大者可強致乎

游太和山記

海內山川載之圖經者人未嘗不游游未嘗不紀雖荒絶僻遠之瀕詩人文士才一吟眺遂顯於世其襃域幽境足所不至與荒榛敗棘凄凄無聞者不知凡幾十洲記疑曼倩寓言即有之非乘雲御風不可到惟太和介襄鄖之野起兌出震應軫叒婁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宮觀殿宇皆倣天府帝座之制雄偉華麗不可名狀其為崖為洞為廟為祠不能悉數志云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不知作之若干歲香火之盛遍乎寰宇故其奇勝皆有目者所共見有足者所共遊匪若荒絶僻遠之瀕必待吟眺始顯于世又非神恠虗誕恍忽夢想之外可以夸詡而人莫之辨者也

予嘗遊楚之圜通寺與僧談天下勝蹟五岳而外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宕夔之巫峽其餘奇秀品第無遺僧曰子遊太和乎諸山可盡覧已予雖疑其言之侈然心動而神往者屢矣今歲十月有南陽之行過卧龍岡弔武侯登清高閣極目脩途行人如蟻祈拜之聲震動原野皆謁武當詢程不五百里遂慨然躍馬西去是為十三日宿鄧州白馬寺十五日過小江宿漁人家五鼓行高嶺路極崎嶇俗名瘦驢嶺二十里始盡月尚未落午未時過方山石磴下小坊書方山聖境四字循石欄至山顛有真

武行宮南望若黑雲挿天際者天柱峯也駭愕吐舌久不能定晚渡漢江江岸群山翠屏羅列東岸有巨石立於山麓昂聳如馬首約百餘尺上有亭曰滄浪亭俯瞰大江可以垂綸泊舟其下神爽飛動過江即均州水環雉堞縹緲入畫夜宿淨樂宮宮半城中壯麗宏敞甲于天下宮左為紫雲亭圜起城中狀類垂蓋江行者皆見之亭下石欄可環而走脩竹長松遍植欄外次日午至草店舍騎坐肩輿南行三里為遇真宮二里餘入仙關迥然別一境界矣輿人云玉虛巖人所不至循九渡澗凡五里始至徑益險石益奇

靈草異木不類人世縈迴曲折復由太子坡黑虎廟威烈觀至紫霄宮度灌木溪橋之間俯臨幽谷萬仞莫測而輿人左右前後捷若猿鳥隨其上下神色沮喪其實極穩經過杉樹蒼欝參天有大十圍者極目無盡皆隸紫霄俗所謂南巖景致紫霄杉信哉夜宿宮中次早登雷神洞太子巖下憩紫霄福地叩方士養生術言約意盡坐禹跡池大僅一畝舊傳禹導山至此亭一橋一並緣池設仰見三公五老竈門福地諸峯矗矗霄漢之表千態萬狀應接不暇次早過南巖宮宮即天一真慶故趾其旁多重巗曲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方未入時坐榔梅祠望北壁下懸崖置屋如棧道劍閣由祠右行百餘步度北壁深峭不可測中通一道如橫堵行者側足其上既度自南天門復折而入小天門並崖斗折而行過大巖下山將窮而崖見劈崖之半為大殿又其上為圓光殿殿下為黑虎崖從大殿後左折而東循崖緣石俯視欄外數千尺目竆處正黑不得底投以石無敲落聲陰風生於谷中令人毛髮灑淅戰掉不自禁又過元君殿入南薰亭外有石枰相傳為呂翁故物又折而下至捨身巖巖前刻龍頭橫出欄外四五尺遠望且使人奪

魄往往有緣龍頭置一瓣其上者愚矣哉其餘亭祠不能遍閱又東過風月雙清亭飛昇臺試心石咸極幽絶夜宿方丈中夜深月出闞諸峯之上如流螢穿林木之杪時隱時見步虛之聲雜以笙笛惝怳如夢且信且疑惟時時顧僕人一笑耳次早沐浴升輿十五里至斜橋經黃龍巖萬丈峯題刻大字如洞天絕勝日近雲低蓬萊深處字皆遒勁不知何人書自一天門至朝聖門歷路門者四每經一門石磴曲折不計幾里旁皆石欄鐵鎖攀援以升步步如雲飛鳥皆俯其背凡數十憩乃躋其巔平臺設真君殿殿大如

人小屋一間許治銅為質沃以黄金光耀天日真君及四天兵像皆窮極精巧殿前諸峯不可盡名其對峙而起逼几案者曰蠟燭峰若咼而攲者曰香鑪峯其下跪者揖者拜且舞者羅而拱者執戟而衛者搢笏而侍者冉冉而下作朝謁狀四望蒼蒼人云天晴北見華山亦隱隱莫辨也因憩太和宫贊歎瞻禮良久乃下徃来之人何止萬數盛哉盛哉是夜復宿紫霄雲房清泠徹骨如生八翼自天而下目不得合股不得定又如墮萬丈幽谷忽躍而起視吾身若腐鼠然無復塵想約已夜分恐明日遂去因與旗峯道人

坐竹院中汲泉烹茗聽童子吹笙孫月極明諸峯益奇恠如猛獸異鬼来相吞噬凛可畏怖旗峯因極詫紫霄之勝而宿南巖憩太和其主者亦相尚不肯下昔人嘗評曰棲危顛憑太虗如承露仙掌擎出數十百丈日月出沒皆在其下不如太和立神以扶棟宇鑿翠以開戸牖逞技巧于懸崖亂石間因險為奇遂在成趣不如南巖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廉貞貪狼二宿之下而環抱天成楹石所棲各有次第則非太和南巖所淂而有也故論太和之勝者于其高不于其大論南巖之勝者于其恠不于其麗論紫霄之勝者于其整不于其竒太和在上南巖紫霄在下足成三台可為三宫斷案矣話久就寢月已在諸峯之西次日欲遊五龍而力憊不支從者復多方沮之竟不果往聞五龍尤幽勝殊自懊恨廼由廻龍觀旁徑至玉虗宫宫在平野雄偉侈麗為諸宫冠玉虗殿前老桂樹三其最大者以指絜之得二十二圍護以石檻不知種自何時老道士云為國初植然不可考也由西塢北山下登望仙樓張三丰所棲故地樓外雪洞一洞有兩臺洞光臺容相輝映雖亭午如月出狀宫門内石渠涓涓夾以石欄跨以三橋渠起西山之

麓延袤數十百歩斗折蛇行入于東澗經自九渡自高山傾瀉澎湃數十里出右脇間與石渠合此去紫霄已五十里矣復出仙關遇方伯立山袁公憲伯望川孫公屏去騶從肩輿山行咸命再往因以困乏辭不獲供筆硯侍杖屨竊高賢吟詠又里餘遇郡守玻顧公郎君時田西川便道游此亦一揖別去是夜宿草店次日渡江山居五日十得一二耳而五龍之勝竟悵悵不能已諸山之靈不我拒矣五龍獨拒我耶抑草草之游不足以盡之將有待而盡探其秘耶晦日抵家客有未游者詢及輒不能荅即荅亦不能了

了而詢者益多乃作記以代口舌非有泉石之癖者
不敢示也

遊從姑山記

予使建昌事竣將歸　王使人留行曰已治具從姑矣偶大叅近溪羅翁来訪曰麻姑虛得名耳從姑雖小奇麗莫能名狀予當為主人盖翁世居山麓讀書其中予欣然謝而郡貳守郭君亦先攜美醖去乃出南郭渡盱姥由松竹幽逕行二里憇脫凡亭不百步入虎豹關攀躋而上至翠微亭亭旁石壁有宋人竹洞歌稍轉而南躡石級崖端千尺旁翼兩峯穹窿前

覆若欲墜狀下有屋數十間風雨不及寒暑互異崖上鐫飛鼇峯三字甚巨而遒勁翁同年中丞王公詢題翁手書也峯最中靈峯寺嘉靖初年災翁尊人比部公念其王母丘壠在焉而翁與少司寇東源朱公蔵修兹處乃盡力經營梵宇視昔差小而依巖傍壑深邃曲屈殊類鬼工後虛洞房壁鐫悟空前懸小閣曰長春憑虛遠眺盱黎二水若襟帶　王已命承奉賈君長史魯鄭二君久候矣予仰視二峯神爽飛越欲躋厥巔諸君有難色翁慨然短衣岸幘而前予亦結束輕捷以二童子善歌者隨歷碁枰步蹬二石憇

集英見雲二亭麻姑適與亭對循亭而下至斗毋殿殿上為寳光閣　益國潢南書蓬萊島三大字殿前為白業堂方外禪衲習静所也又轉入屏玉洞天左立石一方可三四尋平若几席花卉欲然右則千仞削鐵上鐫聳壑凌霄四大字下高山仰止天子萬年以與麻姑萬壽二山相向也石磴潔淨因呼酒命童子歌空谷中若有和者俯瞰獅子崖仰視蓮花峯蒙狂大叫繼以長嘯起覩虎據嵓復穿一洞側身入數丈內有虛牖以僻在峯陰絶無至者嵓北轉瞰叢篁密箐架壑懸嵓列亭館二區左則翁讀書處右則翁

季子軺隱居玄虛閣也又南行過靈湫洞以宋人禱雨應得名里人相傳洞出油米緣靈附會之爾洞門隘而中寬扶梯去屐襪巾幘躋石磴甚危仰卧徐徐入鼻去崖僅數寸入其中更復豁然見天光左右各石牀一可棲息予與翁及二歌童飲其中不知去塵凡幾許也洞前二小樓一為玉皇閣一為武當宮閣之西脩竹千竿石磴聯絡峯頂所從入徑也徑旁石壁鐫乾坤正氣及石竇雲梯俱東源公題梯竇數十武兩崖橫亘于其中者雙玉樓也當樓一樹緑葉如冬青而朱實纍纍若丹砂莫知厥名樹外崖石陡峻

翁書玉立二字去地約百丈鐫畢芟除其旁薜蘿中亦此二字不知何時何人書故樓名雙玉今憲使雲嶽朱公建亦甚奇矣樓以木架下臨無地試俯窺令人失魄而翁倚檻出身摘朱實矍鑠哉當樓斧劈一峽峽口垂塊石夃屍乃入入而仰視雙壁峙削百丈架以石梁有坊曰步天橋前郡守雙橋凌公立也橋當天柱蕊珠二峯之中下望深黑予與翁對坐橋上二童子以巨卮進諸君從峽下仰視大呼為飛仙峽口兩端各竪立玉樓孫峯其前獅昂其後象伏婉若生動二峯絕頂平敞百里盡見午後從面壁亭下至

見雲堂與諸君飯畢啓嵒扉酌玉泠泉為翁尊人前峯書屋上刻　制詞予因歎翁隨地不忘君父非嘗盲泉石者又西至冲和石室翁冢嗣軒隱居兢嵒構樓曰棲雲虛牖淨几出萬木丹青之表獨甲他所葢翁二子有冲舉志弱冠辭廩山居廿載而翁又急流勇退周旋其間地以人勝不虛矣是遊僅一日翁高年登躋靡倦而二童子解人意扶掖後慂小倦則歌以勞之歌清且激楚作孫公鸞鳳音故一日而盡窮其勝也夫峯崖洞壑互相隱蔽多鬱濕不可久居而玆山亢塏雖久雨愈爽周僅數里而奇勝不可殫紀去城市甚近而幽僻若遐壤冬溫夏涼晴晦各適又絕虎豹蛇虺蚊蚋之類信方外之玄宮人間之靈境也夜二鼓入城清冷不成寐因秉燭記之付翁刻石雙玉樓側

遊麻姑山記

季冬朔遊從姑山次早辭　王延入內殿奏雅樂日已過午　王曰從姑雖勝然以麻姑得名遊從姑而不登麻姑猶見小巫而不見大巫也已屆憲使朱君陪薄暮尚可迈予敬諾出建昌南門昇仙橋折而西村落不斷輿行畦上兩旁俱水數里則朱公已候于

竹舍因郤騶從並輿行十里許一平坂松杉蒼鬱則登山徑也輿以欵練拽之縈迴屈曲又三里至半山亭太宗伯郡人張公昇有記又二里有貞姑墓里人云此龍首也往有葬此者輒為雷擊姑孝而烈葬此乃安又二里有亭曰觀瀑山峽二飛泉如二白龍奮怒爭下又如二素練拖翠微中奔激霆震濺沫百尺稍下則萬壑爭流四時不絕廬山瀑布自千仞直下信天下偉觀然止一耳此雖巨崖僅十數丈而二亦甚奇也觀久山風四來寒不自禁朱公取鶴氅衣我又二里有亭架兩石之巔朱公曰此橋亭也渡橋即

神功泉泉由石隙細流池可數尺掬飲之微温而味甚甘美即麻姑仙源也道人云天久旱不竭有氣蒸起必雨農以為候而靈異無敢犯者池旁小碣漫漶不可讀泉側有亭侍御姚江邵公扁曰一勺之多此處多腴田一望平坦不知為絶頂也麻姑壇祠去泉未半里甚宏敞而棟宇摧落門前小峯五亦曰五老峯姑像如好女子王指瑩然殊不類鳥爪祀以七月七日仙降期也祠左為滁州胡公松去思祠右為三賢祠祀唐顏魯公宋文山公李文定公也祠前一松甚巨勒石其旁曰大夫松護以石檻真千年物也道

人請至別墅飯畢出所藏金龍云唐留此並象簡為鎮寶象簡成化中為中貴人持去僅遺金龍龍僅三四寸葢銅而飾以金者製作精絶古色蒼蒼非近代手時日已入西崦乃汲仙源水以予所攜虎丘茶烹之予與朱公各啜三椀朱公曰昔玉川子嗜此至七椀不知何水予二人共六椀得毋為長須赤脚笑耶又索一椀分飲之登輿而下入城約二鼓矣客有問麻姑何如從姑予曰麻姑山高氣象宏遠徒以仙源瀑布勝耳從姑雖小而奇麗之極莫能殫紀以閨闥言麻姑其青裙白髮之貞婦從姑其靚粧袨服之妖姬乎客曰子喻甚善第從姑靈境而以鄙褻語方之不幾于巫山黄陵之誚乎予曰否否大姑小姑彭郎十姨流傳指㸃孰真孰贋人間天上盡虗幻爾獨柰何疑於從姑吾家方平苟聞斯言亦必大笑不忍鞭我矣

遊靈洞山房記

予雅有泉石膏肓疾一丘一壑之奇必欣然探之嘗冒雨欲窮崆峒玄鶴洞而隂黑不可入太華卅洞非御風不能至予亦凌空架一木望之石林藥竈歷歷見也太和諸洞雖勝而溷於祈福猥俗匡廬佛手巖

洞多水撼石小坐耳從姑巧麗稍涉人力子厚石湖所紀自是嶺徼尤物亦以人顯且遠不易至讀宋景濂先生棲真院記所謂洞巖之山玲瓏鬱紆靈洞凡六而著名者三白雲紫霞湧雪神往者數矣洞在蘭谿為予師瀫陽先生里先生自詞垣出臬嶺南便過家園低徊洞口不能去洞舊有寺宋太平興國八年建嘉靖礽廢入民間先生以史局所積大官俸易得之除茇未竟之廣州毎飯未嘗不在兹洞也庚辰先生左遷歸頷始愜乃畢力于此今年冬予奉使豫章泛舟謁先生洞中而同館陸敬承子請告在里亦撰

屐往遂盡其勝先生因寺址稍改易起樓三間曰秘書藏所讀中秘書也前揖三山後臨絶巘兩翼各小樓一為遊客憩息所樓前曰三山齋前堂曰六虚堂前綽楔管中翰建初題曰太史讀書處門前池可半畝兩泉交流其中樓後小軒曰太乙爽豁幽邃設名香淨几翠巒環抱若女墻然軒前山池僅丈許而源出地中冬夏不竭汲以烹茶未知與中冷惠山孰愈池兩掖分流入前池又引其餘灌溉畦圃黎瑤石秘書隸小碣曰天池上題曰金華第一泉池右高山之半有石數百尺形狀奇詭無所緣而特起曰飛雲逕

紆又一里許中有半山亭遊客樵叟多憩此折而東一峯若菡萏倚天亦曰蓮花峯比之玉井云先生為予言茲山六洞寺僧厭遊者塞其三予時時策短筇物色不可得一日樵人報曰山外稍東里許一洞殊絶罕有至者因持炬深入題詠字尚可辨兩壁削鐵垂乳如玉四時滴水若露廼名之曰玉露此豈六洞之一為僧湮塞者抑其餘也稍南北仍有二洞已得其處尚未闢信有數哉嗚呼自有此山即有此洞闢豁固越材藪遊未必愛愛未必得也茲乃歸之先生蓋造物秘之欲洩于先生爾苟以數言晦而必顯不問其為何人時至亦出豈以人勝之義哉先生翰林不容出臯夔臯夔不容出倅郡隨在湮塞固數也主上方求舊臣錄遺直不但復舊而已是洞之喻也先生曰予自得茲洞即與松桂盟髙卧不出矣予乃以是說我此山最靈恐為文移子矣予矍然避席對曰巢由務光其名甚高其行甚卓然非中庸之道也孔孟生亂世值闇諸侯而栖栖弗止君臣之義重不忍一日忘天下也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先生抱用世之才際不諱之日廼戀戀一洞北山之移為南山之徑蒙爾先生誠始終不忘茲洞亦可避金馬何必焚

銀魚哉先生笑曰予念不及此雖然子姑舍是其以所遊者為予靈洞山房記

師竹堂集卷之十五

師竹堂集卷之十六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遊西湖記

壬午季冬廿八日至浙江驛十五里入鳳山門主湯氏園亭是日開府銅梁張公枉過邀明日飲湖上而三司府縣諸公相繼來訪次日荅拜臬司出錢塘門張公已艤棹久候乃登舟過保叔塔大佛寺望湖亭度六橋肩輿行蘇公隄謁岳墳觀忠武遺像高宗手勑岳珂肅之勑皆家藏物也祠廡之右檜中分而枝

榦鬱茂曰分屍檜其它樹枝南嚮異矣哉樹前巨石刻精忠報國四大字北為流芳亭石刻甚多不能悉讀由橋左至陸宣公祠祠後山曰孤山和靖隱居處今並祀敬輿等十二賢飯罷舟行憩湖心亭四望俱水寒侵肌骨予與公談歷下吳門天目南郡諸公事時雪初晴環湖諸山如玉筍森立信大觀也坐久日已沒西陵入湧金門次日為歲除雨雪交下游戎徐君治具飛來峯復捨舟由棲霞嶺九里松市井連絡過神霄雷院數里至峯下峯高不越百丈而翠環玉削玲瓏崒嵂千態萬狀盖帝後鬼工壘奇石為之使顧陸諸人臥其下十日不能措手也峯下巖洞窈窕嵢岈屈曲縈紆若行暗室欞牖朗豁各有門戶布鐫佛像遍滿峯壁晉咸和中西域僧慧理見而歎曰此靈鷲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以是得名而青林玉乳龍泓諸洞深入者往往聞江濤聲信寓內靈區也折而稍北過石橋半里為靈隱寺寺在北高峯下舊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望海諸閣巢雲見山諸亭白雲松源諸菴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並慶詢宋之問遇駱賓王夜吟處山僧茫然莫對也寺前冷泉亭唐刺史元藇建舊在水中今依澗

而立白樂天記所謂山樹為盖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可濯足于牀下垂釣于枕上者尚未盡其勝也予坐巨石取一缶烹茶甘甚欲躋高峯絕頂而雨雪不止苔滑不能上乃至呼猿洞折而東行密箐重巖幽澗石竇泠泠争瀉數里至玉泉寺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為出泉遂建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毛髮五色魚數百頭青者可長數尺僧散飯池中争來食遊泳殊不畏人第寺摧落不可棲息小飲池畔雪益緊乃回舟中優伶鼓吹競作約二鼓登岸月色射湖中如

晝怪問之乃居人除夕焚松柴若北方爆竹然富者柴堆丈餘貧者亦二三尺城内外數百萬家無弗然者此亦一奇也入城行火林中袍掩鬚髮輿人超越而過婦人盛粧立門首侑以簫鼓蓋杭俗如此歸與世昌弟延世及鍾雲畢生望楚吳生睗方生小集頗動年華之感而主人湯君曰來日元旦兩臺諸司郡大夫稱賀往來可厭公二日游湖未至三天竺盍避客茲地予已具笋蕨上天竺矣予欣然從之次日五鼓北嚮望　闕拜又遥拜親舍乃覓小竹輿七出鳳山門過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濆形若

飛鳳其麓為萬松嶺即報恩寺基建萬松書院設先師孔子四配為大成殿後曰明道堂又有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二亭以孔氏子孫世守之乃由殿後石級登振衣亭湖山諸蹟一覽無遺矣時雪止風急寒甚約十里過長橋為南屏山淨慈寺山峯聳秀若屏障凌空而中峙者曰慧日峯寺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田字殿貯五百阿羅漢塑像咸出一僧而儀貌各異如欲語者像成而僧化去寺有鐵釜數千斤欵云梁貞明二年鑄又觀雙井萬工池寺後蓮花洞居然亭蓋西湖之寺甚多惟此與靈隱相若為南北兩山之最云出寺過雷峯塔取道天竺祈福及省墓者遊者乞者肩摩踵接而香燭蔬食肆或僧或俗羅列不斷少婦靚粧當鑪甚多十餘里至上天竺正殿佛座高丈許架以木護以欄左右各梯而上男子婦女各持香楮闐擁無容足地佛前小燈以百千計殿前楮灰如丘阜三天竺惟此為勝僧導遊殿後觀音出現井大悲泉白雲堂由右石階登小閣而遊戎徐君亦至飯畢觀乳竇峯獅子峯天香巖折而東至中天竺小憩永清塢至下天竺坐靈鷲山麓亦僧慧理建寺後即飛來峯其材木皆巖骨摧起蒼翠葱鬱不

土而茂僧言茲山產玉故腴潤如此冷泉亭左一小峯洞鐫胡人騎獅子高丈許製作精巧予謂從人曰若等有能越澗上洞騎獅子者手延世攝衣緣危石過澗攀蘿薜而昇捫獅子耳躍而乘其首徐君大呼為飛將予伏卧石上飲泉腐穢之腸疑盡濯去瞋色四來依依不能去湯君若邀舟中秉燭張樂一鼓由湧金門廻次日出武林門揚舲至樵李

又

杭以湖勝湖以遊勝遊以時勝三者相因也南渡偏安志甘佚豫其勝宜矣我　朝統一寰宇杭特東南

一都會耳而俗尚侈靡遺蹟具在雖少遜錢塘之宋而佳麗寔甲他郡予之遊也里人嗤曰西湖山寺非累月不能窮如鼓櫂而往必梔李芙蕖穠郁芳馥豔姬孌童香車畫舫引觴流肸為佳公以三日之力雪深冰結又除夕元日誰之湖上者殆卧遊爾予曰如若言乃富兒俠少馳逐流連湖山有靈將饗感矣予遊有三大奇里人曰何謂也予曰越故暖雖雪不甚今盈數尺西施傳粉矣而吾在水晶宮與之勸酬一奇也絲竹歌舞藉湖為名一舫之外即非已有今凍壑惟釣艇雪徑惟樵夫本來面目至此乃見二奇也

歲除夕晦況復密霰而萬戶松火如皓月晴空秋毫可數玉壺金鏡落吾杯中三奇也然更有大奇里人曰何謂也予曰杭稱樂土而暴殄之咎造物弗予故方臘之亂殺戮不可勝已陳通之叛焚劫日以千數金酋陷城烈焰三日不絕遊軍斬關豔姿半沉于水山園故國淚灑新亭湖山牢落可想也曰者軍變未已民變繼之瞬息之間事機叵測匪　上智屈群策明見萬里特簡張公星馳颯迅部使同心藩臬協力共弭大亂毋論若董受禍慘不忍言即予一介使臣單軺銜命將廩廩望越境為畏途而迴車疾驅之不暇安得有今日之遊乎於是里人垂涕謝曰吾儕小人受大賜而不知匪公言塊石等爾昔賢築一隄種一梅湖山誇之為勝蹟矧　聖天子拯吾民于湯鑊而濯之清波將何以為報乎雖然　君天也天不可名亦不知感吾將圖張公而下凡與甚定之績者祠諸孤山之側以湖為邵之棠羊之峴可乎雖然公遊信奇吾儕聞公言尤奇飛來峯有佳石吾將勒其上以貽遊者可乎予不荅為賦蟋蟀而去

遊燕子磯記

何君啟圖隨尊君坡公懷遠官舍書來招予云二月

朔理金陵之楫先具毛穎知白數十輩俟子燕子磯其挐舟速來予得書每夢即在燕子磯平生未到恍惚注想已得六七讀宗子相燕子磯記差謂如夢中所見三月中旬南行二十四抵浦口過江鍾阜諸山翠屏圍繞龍蟠虎踞應接不暇舟人北指云自此順流三十里至燕子磯盡江左之勝日暮由儀鳳門至雞鳴僧舍啟圖僕人在秘密閣遥見疾走報啟圖啟圖迎謂予曰燕子磯久汙俗客奇秀閟弗彰子來何晚也是夜宿啟圖榻明日待小樓于萬竹叢中因館馬下石階數級即啟圖館朝夕謀踐前約苦無月色

四月九日月極佳屬肩輿明日来夜分陰雨竟日不休薄暮雲開霽漸無寸翳予謂啟圖曰燕子磯璺哉閔予勞苦上訴真宰得請矣遊山具已宿備惟市酒肴果核昧爽輿人来是為十一日由山後小徑花木曲屈十數里出神策門又數里出外城兩山對峙城樓高聳如關隘去揚子江岸僅二三百步别有小溪皆通江潮濶可丈許有漁艇數百結網者釣者曬者炊者紛紛不一居人云擬明日開網打鯿魚有中貴人督之谿北即關王廟谿南小山鑿路僅容一人予與啟圖下肩輿由石徑轉五六十步大小船泊者以

千數江岸懸崖有石級可上崖上一大樹倒垂江中予攀援坐樹上以小刀括去皮索筆題汝南王祖嫡何洛文来游下樹沿山巖傍江岸南行半里許至弘濟寺上佛殿少憩石洞僧引至觀音閣在高峯外就峯架木懸空而起外有朱欄試一凭眺長江洶湧從閣下過雖壯夫無不膽落啟圖有驚濤似拔危闌去峭壁還依巨浪浮之句下閣至江岸大石數千特起水中予拉啟圖坐石上石皆中空江流怒激嘈嘈雜雜如衆樂競奏復沿岸北渡小溪至關王廟童僕輩皆已治饌其中廟旁有大市肆闤闠如都城買得細

鯿可二三斤舉網旋得者羽士一人秀雅可語揖入清江道院潔淨無塵几榻器用種種精妙茶極佳問之乃江水予以舟楫所泊童子就汲終非上品别覓小艇特汲中流試以烹茶色味殊妙少頃魚熟予二人亦飢甚飯畢索碁方二局道人請至方丈出前人題詠甚多不能盡覽出道院上水雲亭有湛甘泉尚書天空海濶四大字隔溪已見之又循石磴謁關王廟宗子相所謂山川之勝非侯不足以當之信矣然侯威鎮華夏老瞞擬遷都許昌以避其鋒竟為仲謀龍殺漢事遂不可為侯血食此地得無有遺恨乎由

廟左而上有亭曰燕子磯又上里許有亭舊曰俯江今扁風澤洞虛四大字為白岳何侍御書亭後大石數十奇形異狀最巨者特入江中數十丈即燕子磯也磯下視江約有千尺勢如崩壓磯下巨石圍以鐵鏁蓋水緊多石舟易衝擊以鉤攬鏁綠徐無虞且可棲泊予與啟圖欲俯石瞰江諸僕力阻道人亦以為難予二人興方豪毅然不顧於是予俯石則啟圖把予足啟圖俯石則予把啟圖足瞰畢皆神消氣索良久乃定對坐石上酒肴羅列予與啟圖各以一杯酹江予先引滿二杯次啟圖二杯次道人二杯諸僕並

輿入各二杯予素不飲頹然卧石上啟圖笑曰今日非江神酬君安知麯生風味道人復命童子取茶飲予曰此揚子江心水也凡游醉鄉迷歸路者非此莫濟相顧大笑少焉月出返照映帆江山寂靜道人具紙墨索題啟圖先倡予勉强繼其後得詩共若干首遂辭道人上肩輿回時汝成胡君汝罷高君仲謨周君拱之王君方有事儀部不果同游乃作記示之並貽清江道人它日再来不為生客

山陵扈從記

萬曆丁亥春禮官請　上躬閱壽宫　命明年秋舉行戊子先期復請　欽定九月十日如十三年例惟内閣輔臣九卿諸司掌印官扈從予時以洗馬署司經局篆先月餘以名進呈九月八日赴　會極門欽賜大紅雲鴈羅衣一延世任神機營佐擊將軍守安定門賜大紅素羅衣一父子同時領賜歸第亦異數也因寺給馬駕部給夫諸從官俱九日行先旬日風雨寒甚至是開霽和煦如春出德勝門車騎輜重連繹不絶各鎮精鋭沿途列營營分四門旗幟以方向別四門之内復有四門巡徼遊奕井井弗紊而戈矛甲冑目眩色飛竪儒見此勃勃動請纓鳴劍想午

飯蔣氏園暮度河橋巨纛飄揚返照麗之馬鳴風急誦少陵出塞之篇千載如新也晚抵鞏華城儗居殊湫隘同年宫庶黄懋忠盛敏壯暨予三人各據一榻從人無宿所會門人侍御賈君訪為覓東門官署寬潔甚適侍御又餽茱萸糕酒薪米盖侍御巡倉與昌平有關此其餼廪盡以相餉月色如晝與延申共飲數小巵以酬佳節次早登城樓宏麗巍峩千里入睫西北萬峯争奇競秀清河之南已隱隱見虎賁龍旂塞道矣亟飯畢易紅便服繡帶懸小牙牌牌僅二寸面一文字側列其號尚寶司先期請給事畢繳還

行宫兩旁各建席舍百官憩息以次標識予同大司成田公同年學士劉　宫庶黄懋忠盛敏壯共一室懋忠拉予至龍蹕門因共入龍蹕殿後　上寢所俱吴肇餙以黄綾外列食品各以小黄帖書之不下數百不惟御庖珍異即市肆亦罔弗備方擬細視忽傳警蹕近蒼皇趨出恭候道旁千乘萬騎材官劍客控弦超距之夫不知紀極内竪驍雄者數千結束如天神状别有小黄門百餘各持金字聖旨旗牌肅隊分導　上戎裝白馬按轡徐行后妃嬪御後隨由龍蹕門入更衣進膳畢百官以次朝　上御龍蹕殿奏

事如常但不鳴鞭耳 命與酒飯仍憩席舍晚朝免百官仍先發出城約一鼓乘月行三十里至紅門夜深寒甚予與黃懋忠聯騎十五里宿 永陵旁中貴官署署規制如小邑四周疊石為垣若堅城人馬不減萬餘小屋一間信宿索銀十兩屏帳諸具咸昌平州措置瀕行往往不給還州人不敢兢也十一日飯畢仍候 行宮席舍如鞏華 上御感恩殿朝見畢仍賜酒飯晚朝免十二日五鼓素服角帶先候 長陵昧爽 上同后妃嬪御由側門入更衣 祾恩殿之東廡百官肅立 上青布袍角帶盥洗畢由殿東

門入祭畢百官亟趨出飛馬候 永陵 昭陵祀如前儀三陵事竣百官吉服列 壽宮之複道候 上入朝見東廡 上同輔臣入閟百官以次出仍候感恩席舍 上幸九龍大峪諸名勝漏下二十刻駕回百官歸署飯畢仍先發鞏華山空夜靜月色如晝秋毫可數連營列炬刁斗鳴笳莫測遠近大觀奇覯生平罕儷矣至鞏華月已半挂樓堞十三日方趨候 駕則已由龍蹕後門入儀注是日 上宿龍蹕行宮次日回鑾忽傳 上遄發百官未及飯亦未及更衣急遽惶惑於百萬劍戟叢中突圍而行從者多

失散不相顧驚悸莫知攸措隨予僅二人延申與諸家僮俱不見幸出城門行十數里家人有追及者言延申與衆僕由清河歸是日熱甚肩摩轂擊倦憊莫支而干旄戈鋋綵繡錯雜四望無際更以為適又三十里至功德寺蔣氏已具饌妙應寺之毘盧閣閣檻半山中由石級婉轉而上是日 上宿功德寺行宮夜靜月明凭闌嘯詠久而不寐次早免朝 上欲知黃河湍急乃駐大景山觀渾河洶湧狀命輔臣留意河工仍命作詩紀之十五日 上由阜城門還大内扈從往返凡七日

通政司題名記

通政司故有題名之石記之者為宮保益都陳公其所詮敘沿革申明職守者詳哉言之矣獨引周禮謂此官為周之司書以予攷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籍若主計會之簿書云者于通政無當也然周無通政而有其通政弟非司書之謂夏官之屬則有若太僕小臣御僕冢宰之屬則有若宰夫皆出入王之大命掌臣民之復逆是為近之然皆六卿之屬不足當今職也夫今制既視周為重而國家名公顯人標鴻建鉅歷茲職者代不乏人見諸前記可指數矣乃

跡其功名或不盡以是官著此何以故則其委寄與古殊也夫通政古納言職也昔舜以邪說殄行命龍曰出納惟允允者何若度量權衡信而不忒也邪說之不足信固也虞舜神聖其臣莫及猶不自信而徵信于納言豈非以天下之公論全挈而委之哉釋是弗用而僅以檢栝瑣尾云爾此何賴于納言也權之不如古一矣漢制少府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掌奏記與殿中丞相表裏深居禁近賦政四海自武帝始用宦官典尚書章奏唐宋仍習舊貫雖設中書門下徒以名貴乃喉舌之地與貂璫共之至今宫府分政

其軍國重事非時章奏厥司可復誰何其去古制又加遠繇此言之為通政者即有奇安施哉然漢世臣民封事先上副封尚書諸有所指摘至屏去不奏以重權臣壅蔽之勢今　聖天子遡聽遐覽四海萬里之外細民匹婦抱牘叫闔近於咫尺則是司也有納而無出職重於周而法加善於漢亦遠甚以故國家名公顯人其所以標鴻建鉅赫赫之跡雖不盡著於是官而居是官者則多明允忱恂通達國體所以標鴻建鉅之人也今少司寇張公視事垂二載欲復礱石以續前記而徵文於予故予為道其所聞如此

瑞燭記

自予毋還家也即病兩月病起忽忽不知饑飽悶或手一編亦罾蠟耳家人見予性情乖異竊恠之同年桂昌平託作岳兵憲賀文索者屢矣無以應也八月朔復使来促甚懇初四日晚乃秉燭濡毫而鄉園之念雜沓奪之書未數行忽燭爆有聲漫視之熾焰中傍起一枝如蓮榦上結小花作菡萏狀赤瓣綠蕚而旋轉不已若有物運之者予驚起凝對良久因祝曰予方念毋而燭異若此我聞普陀大士慈悲現微妙像坐蓮臺有誦蓮華經者累刼舌不壞猶作蓮香予

毋虔事觀音誦經不輟斯豈有靈感乎如予毋康彊上壽花當漸大祝畢果漸大如榆莢而旋轉更甚逾時始落異矣哉古之孝子有湧泉致鯉生笋獲金章非誣也然皆徵辟不就日侍定省故天嘉其躬養之篤志憐其專一之苦心既而弗蘄耳予毋七旬有五所謂風燭也予乃戀此微官遠違菽水徒於片紙中訊動定亦絕裾等耳奚所感而得此乎豈天惡予仕而忘親以燭花警予若曰紅英芳樹且易凋謝矧幻化炬形類之石火電光可久玩耶昔人誤書舉燭而得明揚之助斯瑞也即天憫區區念毋之忱以壽

徵䀹予亦不敢覬蓮燭之榮而忘相對如夢寐之句也

奇石記

古人愛石幽貞靜重可比德爾苑囿之侈耳目之娛則石之寃也予性好石北寓燕市南游秣陵歷秦隴趙魏梁楚豫章吳越之勝高而極天小而如拳賭玩移時不能去交游知予有此癖亦多方為予購訪許顏謝生雅召賞鑒為予言徽藩絕愛石不惜萬里之遠千金之費以故內苑獨多國除後珍玩圖史亡一存者惟石尚縱橫敗棘中而三者更奇咸平樂善下

士澹無它慕取而樹諸軒前謝生往來緩頰咸平歎曰予嘗笑文饒遺誡忽遠大而重微細未聞遺子之說也遂輦而致予其二高數尺濶如高之五六峯巖洞壑種種俱備而絕頂數寸白若積雪天欲雨雲氣勃勃應之其一高丈許宛若枯松正視作老龍奮鬚欲飛狀旁視又如觀音大士低眉俛首而立摯之清越或曰太湖或爭之予不能辨也予驚喜出不意衣冠拜之城隈隙地鑿池為橋寘石池上日與客觴詠其下或奕或琴或蕢清嘯幽竅中若互荅者客曰此太華三峯也又數月同年友定菴葛君守袁州移疾歸輦二石貽予曰分宜物也高僅五六尺而古色黯黯積翠欲流葢錦川佳者因寘三石旁又擬五岳云嗚呼予於此重有感也當主人全盛時一以赤社之尊親一以黃扉之遇合恩寵權幸奚啻炙手自非嬖狎孰敢睥睨石下者暴殄渝溢勢極而返國亡家破不勝頹垣廢囿之悲而此石者籍沒不收估鬻不售乃落寒士王生手雖曰有數亦可大為殷鑒也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聖人以萬夫之望贊之使主人少知斯義寧詎至是哉更有大者宣和殫天下之力壘為艮岳竟為金人輦去半委沙礫忠臣義

士往往切精衞之恨凡此皆石之寃也客曰欲石不寃柰何王生曰寘諸富貴之家不若寘諸隱逸之所寘諸隱逸之所不若寘諸無人之處何者貴金其天也于是舉酒澆石而與之誓曰吾姑寘爾于此聊與爾遊自茲以往吾全吾之天爾全爾之天請勒崖下用砭膏肓毋薄王生石腸哉

丘園記

丘園隱士之居束帛聘賢之禮漢儒已有是說而疏義謂爻象無待士之文丘園質素非華美之所五為貴主一不尚靡麗而貴儉約毋事質素與丘園似盛莫

大馬予既得石思築臺數尺置石其上無它營也而基舊汙渚畚鍤甫施以漸傾陷時經暴雨遂成巨浸因而為池跨以石梁池南為臺樹石屹然護以石檻博士田子藝同郡侯仁卿李公視之曰此亦海上三山也顧何以憩息池北隙地石階七級為亭三間爽塏幽邃憑虛臨池誦康樂白雲綠篠之句若為予詠者茅平仲自薊門返京口過此撫石嗟賞謂天上奇峯飛墮作漢篆瑞雲名吾亭亭後為軒四楹飾以楮粉虛牖洞啟明月積雪素光瑩潔如濯氷壺赤城王中叔隸叠玉縣之楣間城中望山不易而亭左一阜

巍然因築臺丈餘臺上起樓三間與賢首山對重巒飛瀑近在眉睫西亭宗正題曰見賢樓西石階七級為堂三間下蔽鄰居不妨縱眺啟圖宗伯題曰四部蔵書處也池左右各有門若兩翼然而亭之右堂之北別為一齋童子歌詩肄樂又一小屋專主烹茶又庖厨四間延賓治具而樓左幽境僅可容膝為精舍供佛酒人俗客俱不得入扁曰白業亭檐髙敞西南逶迤雉堞環抱仁卿為書城隈丘壑四字外為車門護以崇垣棹楔丘園二大字則俞山人筆也予雅不喜營建而力亦弗逮嘗著說戒子孫顧好遊好奕好興布衣故舊話禪除後欝欝如有所失又病不能遠出輙轉稱貸殫力為此匪但菟裘首丘之義與命名合此予志也嗚呼富貴權倖豪侈相兢園囿花石之盛極天巧而擬鬼工其載徃牒不能歷舉貴誠貴矣而禍卒不免予園叢爾剪芟蕪萊所貴者幽石叢竹圖籍魚鳥而已造物弗忌而人亦弗妬始吝終吉有味哉易之繇乎茍取徵聘之注謂是為捷徑則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自有賢者當之予已通籍既非其義弟澹泊儉約損而又損復於無色庶幾保身理人之術有取焉毋寧令人議我寔渝初心有所增飾賁于

束帛丘園乃如漢儒說也

浮玉亭記

京口金焦二山俱名浮玉予嘗登之風起波湧懼隨流去也蓋二山對峙大江中金以麗勝焦以幽勝故共斯名不相降伏人亦無能軒輊予家城隈門對雉堞如翠屏城下池約數畝既于池岸建小軒曰城隈丘壑復于池中叠石為臺臺上置亭亦曰浮玉客見而笑曰金焦玉界日夜浮動即洞庭之君山彭蠡之大小孤莫能擅也茲一勺之水容膝之亭而欲與壮固争雄迂耶借耶盍易諸予曰予昔登二山返也每

夢亦為浮去吾亭戌吾于月夜坐亭中萬籟蕭然風忽四起明月澄波上下激射久之風甚孤亭衝撞四顧茫茫若獨立金之𡸣高臺危坐焦之海雲堂也吾以大江視吾池二山視吾亭顧以非常名不可名耶如以大小無論九萬里之與枋榆各適其適即一室中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於毘離耶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窄幻耶真耶客試以問維摩詰

延綠軒記

喬峯亭左有門西嚮下石階紅梅一黃梅一鐵榦交䕶紅梅下桂一株高約丈許枝葉蔥鬱僅通幽徑俯

首而過不十步折而上亭亭西梅桂與東峙立若雙闕然墻外城堞甚高蜿蜒如群峯起伏嵐光雲氣寒浸几席急雨則飛瀑濺沫萬葉皆響日出翠涓涓欲滴也門右構小軒與棟接復開小門別為屋四楹南嚮左右各小軒一曲屈如行深洞墻外多大樹枝長者可覆軒檐而望月猶宜往宿廬山天池夜半月出坐茂林中清輝濃樾百萬虬龍互相拏攫差儷吾境乃摘柳子永州新堂記邇延野綠之語顏吾軒二客圍碁軒中枰奩畫碧一客覩扁曰昔人謂亭名難得佳者来青環翠沿襲可厭柳子俊語千載為吾子拈出可謂大奇然亦有當避者壯觀如歸之類宋人以為忌不可不知也軒名甚雅得毋田祿之嫌乎予笑曰凡物有形未有不毀且有定數疇克轉移劫灰焦土今古如斯盈丈之室欲久存也不大惑歟一客曰子言固達然子世祿家也賞延之義允符喬峯茲名也豈若啟之乎王子子遜謝曰是俱非吾所逆覩吾惟栽竹萬竿日吟嘯空翠中自適而已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名

錦湖記

豫以汝南為樂土兼山水而稱美無如吾州州西雖

秀而水逼山障爽塏幽曠千里盡見莫如城東城東之地後依崇岡前臨沃壤長河如帶疊巘若屏園以巨池錯以嘉樹無如宗伯何公園園舊稱勝公益治之濬池為湖不漲不涸復於吳下買二雀舫遡淮入漸繫之湖陰泛者無虛日蓋郡以地勝地以園勝園以湖勝湖以人勝不獨甲天中而已宗伯問名于王子王子曰錦湖哉湖易言錦蜀不有錦江錦城乎予嘗游匡廬雲封而上漸入佳境厥橋厥澗俱以錦名歷千載莫能易也茲湖雖一區而群峯蜿蜒紫翠萬狀岡阜蟠踞煙嵐異態喬木壽藤濃樾互掩奇花異

卉芳郁遠龍虖亭邃閣舟碧錯雜恠石珍禽璀璨煥發或翠欲滴或紅欲然倒浸空涵俱湖所有而揚舲鼓櫂清吹妙響瀠迴于孤嶼危梁之下容與于鏡波淨練之間心目俱眩爛然若繡矣錦哉湖哉湖哉錦哉斯稱情哉盖宗伯之輟講帷而怡玆也正人君子胥切貝錦之恨乃宗伯顧以得常奉尊大夫仙室翁遊為幸其治此園人擬晝錦之堂而不知為萊綵之具也王子曰君親大倫忠孝大節固莫敢軒輊而所遇不同不能無辨焉宗伯事 上潛邸以至於今恩眷渥且久豈其以萋菲俾終以娛斯而學製焉如鄭

僑所云無寧重夜行之誚而忘補衮之思必不然矣芳亭葳蕤前席綸扉錦湖漣漪旻佇鳳池仙室翁健甚雅好客足為浣花主人錦瑟錦纏與湖兢麗此宗伯他日事也宗伯曰我寔倦游娛親之外無他異名湖甚善盍記之當采芳英膾錦鱗飛畫鷁以謝子

師竹堂集卷之十六

師竹堂集卷之十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北嶽恒山廟碑記代

先是 上以雲漢之憂有詔遣大臣分禱五嶽已乃就命中丞若御史之撫察其地者奉 上旨即事於是撫臣三近按臣充上言北嶽恒山廟在真定之曲陽去山百里而近歷代望祀於是焉在廟制故閎侈稱其威聲邇乃日就頹壞廊廡傾陊丹繪剝蝕明神弗蠲灾𩲡時作惟是畿東羸瘠嗷嗷待哺靡所歸命

可以玆時鳩衆賦工取力流移匪妨於農微羨贖鍰匪溢於賦官不益費功因其成神以妥靈民用濟命且以宣究德意諭仁敬於幽明於計為便臣等昧死以聞 制曰可於是命所司庀財用料木石具陶埏蒐人夲以某年月日就事且簡諸僚屬之强敏有心計者董其役既逾年而臣仕繼撫玆土申命郡邑趣慎如前凡閱三歲而工竣門殿廊寢厥制仍舊加以堅新垣墉階級巍築穹闓神像彩繪威容煒如四遠走集攺瞻易視是歲江南北郡國百數具以旱告而自畿以東雨暘惟時禾麥豐穰登庚之贏施及逋從

耿耿明祉古其可誣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謁臣請記其事臣仕謹按故志稱山有二其一即今山所謂去廟百里而近者也其一在代之渾源州皆以飛石為證其言誕謾不經無可稽信竊惟五嶽職視三公我 國家北都燕上直辰極畿内亥職於制為宜矧又歷代望祀咸於茲地方今 聖神在宥百靈受職神之聽之其敢有二志是宜化祲為祥具如 上旨肹蠁之速明白若斯臣仕既適覯厥成乃遂伐石紀厥月日因略及圖牒所疑俾民罔貳聽銘曰維北幽都畢昴之墟有嶽崇崇華西岱東南衡中嵩茲惟畿

中歷代禋祀奠玉厥趾秩以上公或王或帝唐宋禮異祀享攸同皇皇 聖祖釐謬自古爰正厥封曲陽之邑有廟翼翼明神所宮惟歲弗登民叩於神 皇心沖沖爰命牧伯相盈補詘迄茲崇工厥貌言言厥構巖巖稱其威容牲牢樽俎秩秩楚楚罔敢不恭巫覡麗好神具醉飽報之穰豐風恬雨時百種具宜民罔時恫民曰神力匪神之德 帝誠潛通 帝受萬祉神亦萬祀享格無窮臣伐貞石孅詞鏤刻爰告成功惟民益虔惟神益蠲無替厥終

明因寺碑記

太古淳樸相安無事所在皆淨土也風開文著漸渝漸澆機械智巧千態萬狀聖人不得已為政刑以整齊之然有所畏有所不畏有所及有所不及西方聖人發慈悲心始以斯教流傳震旦五宗盛興三藏肇布法門廣大充棟盈車一言以蔽覺而已矣覺也者吾心之靈人人同具覺則如來迷則衆生善惡殊塗能明厥因自見本性翊教贊化所謂四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或者昧此以輪迴果報咸屬妄誕不思木有根則枝葉茂水有源則流派遠未有力田而獲蔬種麻而得豆者甚矣哉因之不可不明也

京師崇文門外之東舊有三聖寺僧雲岩者主之嘉靖間嘗為大戒宗師而寺頗湫隘萬曆改元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原系佛位特儷皇家憫輦轂之下億兆雜處相戕相害汩沒苦海扇以業風吹以颶浪種種惡趣不自解脫欲新其耳目移其志念乃即舊基重為修葺一木一石悉輟供御之費不煩民間殿宇山門講堂禪室鍾鼓庖庫金碧丹青光彩激射莊嚴美好風鐸天花異香清磬不啻覩舍衛城而入維摩室也 聖母以大藏浩繁講肄絕少復賜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俾升座宣布聽者感泣獷

悍之徒頂為迴向又于右安門外置園地三頃建普同寶塔生有養歿有歸可謂大德同天神道設教者美余嘗避喧玆寺主僧懇以碑文見委姑紀其修葺之由用彰我　聖母廣濟弘仁不可思議功德於百千萬億刼如一日也言已仍作偈以示大衆偈曰佛法如天地廣大不可測測之且不可而況為講說天地可一言其大德曰生佛心同衆生其德亦如是有果必有因如布種收穫又如印印泥無一舛錯者云何謂之明不出覺一語分別自饒舌當受犂舌報人在閻浮提如風飄黒海覺則登彼岸迷則轉輪沒仁

哉　聖母心慈航為普度施藏偏名山廣布濟生藥現此大士身拯救一切苦布金施梵宇仍以七寶聚一佛千萬佛筭數所不及八部諸神龍帝釋暨眷屬各據獅子座亦有蓮花臺以其大威力同作菩提想願五穀豐登願萬民安樂願我　聖天子福壽齊天地智慧堅固身永作神人主皇嗣暨貴主長秋迨儐御同躋無疆域永享承平祉願祝我　聖母永翊陀羅教佛法無終始　聖壽亦如是布施復經營佛悉知悉見各獲摩尼珠願諸君子進如檀越拱侍願諸小人退如群魔摧伏非人天小果亦非有漏因吾因吾自明佛亦不能說云何不能說忠孝在已心願汝大千衆明心即見性見性即成佛當作如是解

宋楊將軍祠碑記

小商橋介臨潁郾城南北各三十里宋楊將軍死事處也予為諸生試大梁數經其地許俗好鬼神歲時享賽豪侈相蒞叢祠滛祀金碧輝映詢將軍血食所漫不知姓名也隆慶五年予舉進士同年洪洞劉君尹臨潁永平王君尹郾城因以語之二君慨然曰此令首務也抵任進父老考圖牒故有祠有田寢遠莫可復乃於橋北官道隙地為祠祀將軍未竣而二君

以治績　召入劉為御史王為給舍無何王僉河臬欲竟厥工屬臨潁令清苑劉君髙平陳君前後經營已卯冬予告澣北上過祠瞻拜美哉壯且麗矣王君謂予首事宜紀會君叅蜀藩而大興趙君繇翰林編修陟少叅代之趙與予同史局十年瀕行問中州治狀間話將軍事矍然起必欲攜予文勒石遂稍次宋史為文曰楊將軍諱再興不詳何許人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感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

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再興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死之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甚痛惜張憲繼

至兀朮夜遯嗚呼茲毋論宋事以二邑言兀朮驍黠大酋憤怒益兵寧有噍類而再興以三百騎當十二萬之衆雖力屈而死而英氣神勇固足以褫氊裘之魄矣故張憲甫至胡馬驚潰合境保全藉使再興疑畏多寡弗致死力金人乘勝長驅憲即善戰恐未可擬强弩末勢也禦災捍患具載祀典矧全兩城百萬之命又以死勤事若斯慘烈哉李陵雅稱國士以五千奇材劍客射虎命中之士當匈奴三萬殺傷雖多李虧大節再興故從群盜爲岳偏裨非有隴右之家聲漢武之責望也乃甘受萬鏃不憚一死至於感忠義報國之一言李能蹈之生爲烈士沒爲忠臣予所以經其故壘想其蝟鏃血戰披靡馳擊之狀悲風四來白日爲匿未嘗不拊橋柱而涕泣久之不能去也嗟乎陵降矣子長而後往往爲陵辯說不曰漢負陵則曰奚得當報漢耳如再興者豈惟無人揚之即其死事地曾不得享叢祠淫祀殘觴冷炙之餘也生於斯官於斯者獨何心哉然則諸君是舉不直闡幽表烈慰忠魂于既往厲臣節于來茲亦足爲前人釋媿矣劉君名應元王君名胤祥趙君名鵬程俱進士劉君名岎舉人陳君名璨進士其工役歲月祠宇規制

與費之數咸刻碑陰復綴迎送神詞俾童子歌以饗焉其詞曰長橋兮卧虹逝波兮淙淙擄勝兮桂殿閟景兮苔封蠲吉良兮羅醑脯耄倪集兮橋之滸巫娑娑兮歌且舞神不來兮心獨苦右迎神 歘連蜷兮以降建旂鼓兮旌雙白馬兮拭汗青萍兮射光箭鏃兮蝟集冠髮兮鴟張齎怒兮容與紛沓兮酹罷既須臾兮毋遽輿皇皇兮輓韉右降神 輓陫惻兮靈靡留風颯颯兮鳴前騶靈降只兮橋水幽靈倏返兮空咽流誓爲厲兮殲虜酋繫殘壘兮桑麻稠靈憪憚兮袪螽沴福佑我兮尸世世右送神

固始令孟公生祠碑記

豐麓公之去固陵也盖廿餘年矣既去民思之為樹碑識遺愛去既久民思之不置僉謀祠公會来填撫遂止居久之移鎮畿輔復陟少司馬恊典禁旅公感上特知痛癢積獘每簡閱輙太息曰士貴實藝斯葷皆市井無賴與依憑城社者柰何縻縣官金錢粟帛養此積蠹哉以故罷械弗精擊刺弗彂老幼疲癃冐名尺籍者持以軍令中外大不便臺省論公處治非宜．上方大用公又不欲阻言者公亦引咎求退甚懇乃　命輙還候召固陵父老聞公觧戎務衲甚驚

愕既又稍慰曰今可祠公矣相率請其令邵君令矍然曰此予日夜耿耿者顧公大臣不敢頌德政茲旋里而固陵首善地邵棠羊峴千古同心寧能遏耶于是父老子弟暨縉紳士夫捐貲搆地鳩工庀材同謀恊力趨事恐後迺為堂幾楹中肖公像左右列庖湢諸室惟潔階植松檜佳木清陰蒼色翠流廊廡儀門之外門臨通衢額曰豐麓孟公生祠圍以崇垣翼翼言言過者式入若肅歲時伏臘歡呼羅拜若公儼然坐堂上詢疾苦而課農桑也工既竣邵君與王生交最久以王生備員史局名臣良吏例得紀述則走使義陽請識其事義陽固陵同郡予未弱冠聞長老談公異政甚悉已切執鞭恨未識公也丁丑秋歸省経恒山公開府茲地延之鎮樓壯猷宏度屹然當代偉人也而所控制南北千里枹鼓不鳴謳歌満野此豈悠悠持文墨議論者所能辦哉予嘗奉使隴右過公里表以太華環以清渭䖍攬咨賞意必有名世者當之及覩公状與所歴歴者乃知靈秀鍾毓不偶然矣或曰固陵祠公宜詳固陵事柰何述令以後者夫官急宦成弗渝斯善功損治郡全才為難公繇令而郎署而守而藩臬而中丞而少司馬秩日遷心日慎任

愈鉅業愈益非一長所能盡一邑所得擅也公所治固陵者嵩陽先生詳哉其言之矣即予述令以後亦聊具大都私意公去迄今名位勳業赫奕若此庶幾父老子弟入祠瞻拜慰祝顒之衷釋感戀之思乎公名重字汝罷別號豐麓渭南人嘉靖癸丑進士邵君名甄餘姚人治固陵有聲盖聞公之風而興起者

晉川劉公去思碑記

思也者識不忘也而曷以系之去赤子之于母乳抱拊摩相安相忘何思何慮惟一去毋側啼號戀慕愈久愈切盖天機感觸自然而然思者不知見思者不

知也聖人以機喻治涖民者不曰官而曰父毋服役者不曰民而曰赤子理之之術不曰法不曰政而曰保而曰字也情見乎辭矣古道寖遠淳樸漸漓為吏者多方以愚民甚則積威刼之或厚結其豪舉於鄉者請求名筆極其豔詡過其祠時時重召公之思讀其碑人人墮羊公之淚矣而詢之民茫然莫知所謂有飲恨集鬱而莫敢鳴者蓋上有求於下而下有兾於上相率而欺吏之大蠹治之極獘也以予所覩劉公事可以風焉公起家進士儲養中秘即以經濟自負迨受諫垣以直振一時竟不容而出令盧氏而公

之令盧氏也實心實愛無忝父毋故去邑而啼號戀慕未已也而祠之祠未已也而記之公無所求而民無所兾俱可以風者也公去未幾而以僉臬駐汝盧氏其屬邑也民聞公来不啻赤子去毋久一旦寘諸懷抱公亦歷訊曩所興革殫力拊循公陟去而民又啼號戀慕祠之記之如初也予奉使豫章道經武林公時為督學使者相與談周南故蹟惓惓不忘未幾而公以參政駐洛所統轄如駐汝而秩崇峻矣民聞公来而喜可知已是時中州大侵汝洛更甚公益惠養周旋起白骨而肉之不遺餘力數行部盧氏延父老問疾苦父老忘公之尊若家人父子公亦自忘若慈毋憫兒饑寒而拊摩之畢至也居無何公陟按察使備兵易水盧氏無少長男女思公不置而盧氏丞張君汝禎走使都門屬予再記之嗚呼使公翱翔瑣闥不親吏事慱虛聲而無實效所得孰多使公稍渝初志怠于官成則僉臬于汝必非令盧氏時而參藩于洛必非臬汝州時民愚而神烏能強之俾思汝者不殊盧氏思洛者不殊汝州哉抑又有至巧而人力無能與者三任皆周南豈天大造斯地千載與甘棠儷乎公旦夕填撫兩河所以惠盧氏者當更切于藩

臬時第入而握樞柄紀去思者未可以汝洛一隅私公故謂盧氏之系思于公者三可矣公之善政與名氏家世詳具前記不述第述公之與盧氏之民一出于自然用風長吏之深省之也

新建巡漕察院記

國家建都幽燕所仰給于漕運者視前代為甚既設文武大臣總厥事又有部屬藩臬郡邑長貳衛所諸將分理之而每歲簡辟臺有風力者一人奉　璽書往凡事關漕者咸聽監制數年以来儲積充溢斯不特立法之善亦得人之明驗矣辛巳春侍御知江揚

公奉　命遄往至則稽考故實叅酌輿議風濤震蕩長年三老悸無人色公屹不為動或循行河滸舍車而徒咨詢靡輟人始憚公嚴峻繼而樂其坦夷感其勞瘁罔弗殫力帆檣迅駛若有神助且無浥爛遺失漕輓者亦驚歎以為前此未有也故事巡漕使者舟過德州即為竣事歲庚辰始用省臣議仍駐通州訏察奸蠧候漕粮盡入京通二倉與邉餉俱獲通關然後復　命而漕無專署往往借他使者署他使者有事地方即相讓亦甚不便也州守邵君夙有心計謂舊城有署雖湫隘尚多隙地任其頹敝滛為巨浸守

土之謂何乃委吏目李標率長募夫役運土石除汙莱增卑濶狹高明爽塏遂擴一州之勝基址完固然後鳩工庀材經營程督以間計者踰通衢之門三儀門一左右門各一廳事五中廳五穿堂三退息廳三東西吏卒房各三餘若庖湢精舍屏障之屬罔弗悉備崇垣容棘嚴肅峻潔門施行馬庭列鍾皀佳哉執法名區美于是侍御公以書屬予曰不佞催儹迄今夙夜惕厲懼無以副　上任使茲漕務幸稍就緒而新署落成燕居深念東南民力竭矣粒粒辛苦未嘗不仰屋竊歎也夫建署瑣屑爾何足辱君紀然有不可不紀者五焉往所未設而剏之自今一也樓止定得專精綜覈二也力取諸夫役財取諸稅金公私無後有所考鏡三也凡臺臣有事茲役者咸勒貞珉俾與費省而工亟四也規制壯麗毋令後有所加為通人困五也予喟然歎曰是烏可以弗紀哉天下事樂于因循而憚于振飭所由来久矣自孔子善仍貫之言而委靡玩愒者遂以為口實不知不可已而已之與可已而不已者厥咎均也茍不視時勢之緩急事理之當否操一切委靡玩愒之心何所往而不以傳舍視之耶侍御公漕務已竣憲節將返乃汲汲于衆

所可已者毅然不已他日肩鉅任辦大事寧復有顧慮摇奪也哉雖然侍御公囑予紀之也豈直一署盖欲後来者憩斯蒞斯覩石而思仰屋而歎所以恤已竭之民力攄未盡之長策為漕永利者無所不殫用意深遠如此侍御公科第世家忠孝濟美與予同舉鄉書常慨然以經濟自負是署當紀其前五者固皆餘事爾

新建興安州城碑記

易曰改邑不改井說者謂邑能聚可改而就井井有常不可改而就邑又謂古國邑之建必觀泉之所在

故公劉創京于豳相其陰陽卜其流泉而後居之是或一道也愚則以事莫重於遷徙十金之產恒戀厥居矧都邑之大者乎地可澤物即謂之井不必穴地出水也金州蜀隴要害顧其地最下水一泛漲則以孤城為砥柱湫池為大壑民患久矣乃萬曆癸未四月下旬淫雨翻盆晝繼以夜千瀑萬川怒激橫奔漢江越黃諸河交瀉兟放城郭人民席捲而去其有附木攀樹蕩而之丘者又無所得食守道劉公抱勑乘筏瀕危幸免家奴溺者數人斯建置以来未有之大變也越二日水退存者僅半回望廬舍已為巨浸咸

哭曰是安可復歸而城南一阜平曠茂沃環以群峯俯視衆流廣約四里形勝完美若造物貽此以澤金民者僉謂建城便于是督府石公巡撫蕭公李公張公巡按陳公王公前後覆勘無異議具以　上聞報曰可仍改州曰興安先是堪輿家謂州以金名金能生水宜有水患而州在晉曰興安歷千餘載復之異哉夫不有所廢則無以興去溺就平安孰大焉富哉聖天子命名之義守土者可顧而思矣是役也民知上之永佚我也群力兢趨群策畢集財無餘羨工無遺扙盖自營其私事半功倍者也故城高而堅池深

而濶公署民舍祠宇衢巷鱗次櫛比壯矣乎雄鎮哉予同年友慎陽陳君筮牧此州未至而城沒乃兼程遄徃僦居别所與守道劉公附循經理次第漸舉會調君寧羌而劉公亦以疾歸廩延代劉若肥鄉張公率新守張君二南竟其未竟而城始成陳君書来曰昌言捧檄而西聞茲患也盖愴然傷心焉監者謂篳簵藍縷雜版鍤間非初仕所宜雖調寧羌固鄰壤也而劉公東蔆惓惓以首事不忘屬予盡記之俾百世之下知斯州剏建之繇　皇上所以興安吾民者若是溥也予敬諾則叙次徃復語為記若錢穀夫役之

數區畫賛襄之人布置向背之位始卒歲月之期間别有紀復系以詞告諸父老粤古嬀墟維舜之都介乎荆梁展矣名區衆滙濫觴疇濬疇鑿河伯不仁以茲為壑三版既沒一壺曷恃城郭已非陵谷倏易僉號于野盡氣狂奔誰哉援我躋之高原　帝聞閔惻由己溺之南有崇阜其徃從之經之營之亟其乘屋利用為依並受其福受福維何興我安我水由地中厲驅山左層樓霞蔚疊雉雲連壯稱隴道險控秦川壤沃泉甘宜稼宜圃豈不懷歸適茲樂土新土信樂遷民寔痒拊循勞来厥惟良吏踰政於虎其永言兮

徵禹其魚不可諼兮

順德府修城記

順德古邢國商祖乙所遷之邦漢鉅鹿常山地廣衍平曠為百戰之塲太行蜿蜒適居斷麓又可擄以守而城堞高堅隋圖經謂石勒所築號建平大城沈存中謂郭進築邢州厚六丈呼卧牛城則是地為古今雄鎮尚矣周衰為赤狄甲氏所有東晉為群胡所據宋南渡後為金為元淪於異域我　高皇帝廓清膻穢奠土昴宿復為名區　文皇帝定鼎建極密邇輦轂屹稱畿輔是故邢在職方自古重入我　朝尤

重埶使然哉城四門舊止二重天順中郡守濟寧楊君各增甓城起層樓其上成化中林君恭復益堞濬隍規制頗備嘉靖改元弘農王君郡倅袁君相繼修築又以餘土為隄分二河嗣是此方議築彼復告傾民甚苦之識者謂是郡風門百嚴之環拱濁漳沙河之襟帶不特咽喉孔道抑且股肱要區即不能如往牒所紀獨柰何䠶保障為傳舍意外萑苻有警令揚鞭城下得意也顧拘者泥仍貫之談狹者畏染指之議財絀于舉贏謀多于作舍曾莫有任之者予友王君時化繇右諫出守適值荒疫死者枕藉乃不俟申牘亟發廩庾多方勸諭尚義者捐牒郡堂遠近聞之輸粟具饘相望於道又延醫煮藥巡行委巷遍示病者全活不可勝計雨澤需足盗賊屏跡郡內大治君暇登城周閱太息毅然請之兩臺暨諸部使者估費若干金蓋鄙筒徃来十數而議不决君廼謀之厥僚某某檄下屬邑豪俠有心計雅為里閈推服者令與俱来至則愴馬道財力胥竭不忍破冒及為郡人永利不可中止之狀諸豪長相顧感動有垂涕者互懋交儆綜理詳密應役者亦體君心窮日夜殫筋骨于来不啻也工起某年月日就於某年月日費僅原估

之半而高若干丈厚若干丈累以磚石灌以脂灰門樓峻麗雉堞崇嚴敵臺警鋪碁布鱗次父老驚詫幾內八郡莫之能踰也落成之日予適奉　命報慶江藩便駐郡署而廷正浮化陳君恤刑滇南事竣北上君張宴設樂于城西隅層樓之前憑堞縱眺太行諸峯爭奇競秀翠流几席間四望則遺壘殘鏃燐火驪黯俯窺則太華五千仞削鐵下臨無地而每池環抱勢擬天塹壯哉金湯何論八郡予足跡幾半天下僅見都城與是耳酒酣君舉卮屬予曰茲後也僉謂必不可成予勞怨利害一切勿恤徼　國寵靈諸大夫

父老之惠幸而竣事而予精力竭矣予其記之俾後來者毋憚修濬屏翰三輔邢民子孫尚亦有利哉予作而歎曰昔人謂民難與慮始又謂不一勞不永逸味其言法主必行即大拂輿情不計也君茲之舉先事而孚志既作而忘勞費省其半功收其全皆古人所不敢任者即此一事它日膺崇膴臨艱劇寧有難處者哉雖然富鄭公河北救荒自謂賢于二十四考中書令君甫蒞邢全活不下數萬人尚奚他慕耶陳君曰不然發粟一時之惠全城百世之功君舊諫臣必不薄淮陽矣王子曰然遂次其語勒之城隅俾繼

者考鏡焉君名守誠字時化河南嵩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禮科給事中守是郡其僚屬父老及諸豪長姓氏工役錢穀之數君自有記不具錄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麗譙昉于魏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則周末已有之或曰譙亦作嶕壯麗而嶕嶢也陳勝傳戰譙門中顔師古謂門上為高樓以望故曰譙而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取譙呵之義近時楊用修謂麗如魚麗之麗譙為誰何之譙不取前說然詰奸禦暴觀象懸遠嚴晨昏之候昭懸布之典匪壯何以示威匪嶢何以設險匪崇何以臨下兼乎三義斯為備矣信陽譙樓剏自 國初歲久傾廢成化改元泰州武侯因臺構樓規制宏敞詳見邑人表洪記中蓋又百餘年于茲矣毋論防檢近疎瞻視起藝而風雨摧剝棟宇朽蠹過者岌岌於巖墻之訓何也華陽李侯槩進士高第再領郡符奉職循理約已裕民亡利弗興亡獘弗革未期而境内大治每覩茲樓輒仰而歎曰時詘舉羸治貴仍貫皆有為而發爾孰斯以譁必任其頹壞無跡乃為不擾不知勢必復作能財由天降後驅鬼工耶持因循玩愒之心遺厚費重困之患彼眎公廨

為吾廬愛齊民猶已子者忍為之哉乃周覽黙計敍然撤而新之臺拓而廣樓增而高南嚮左右各出數夫可列兵卒北嚮東西各建一軒以設鍾鼓綺疏朗豁可以燕集雕檻環曲可以凭倚縱睇則千峯蜿起嵐秀可餐俯窺則萬井鱗次炊煙相望峻陴崒嵂控三關鎖鑰之雄傑閣穹窿擅九塞山川之勝且材取積餘力取後暇市野晏如公私無擾厥工不日厥省不貲可謂善節縮之宜得悅使之道任勞怨之嫌貽恒久之利試盤錯之長才覘經濟之遠畧矣落成之日予適奉使豫章事竣還里登臨四顧歲豐人和荏

苻聞其無人枹鼓設而不用郡父老相率屬予紀之勒石樓左俾後來考鏡相繼修葺識侯惠於無窮夫燕臺延賢請自隗始侯蒞申善政不可枚舉茲特一事耳嗣有鉅筆爰傳循良不腆之詞㠯足為茲臺茲樓重亦聊附隗始之義云爾

棗陽縣重修儒學記

世儒執閔子仍貫弗改之說不問可已與不可已也咸援以自文蓋避嫌者牽顧慮之意因循者憚經畫之勞事苞苴者志切於自營急簿書者力分於塞責雖賢愚殊途公私異軌而廢弛玩愒其失均美往海

上之烽未熄雉堞之後版鍤相望若曰四郊多壘急于衛民時勢應爾而潢池無美枹鼓不鳴所在學宮建置非宜與夫敗垣殘宇草礫相依羊豕交跡莫之問也豈可已與不可已別有說耶棗陽襄巨邑介唐鄧隨郢之間地沃民樸顧科第徃徃乏人堪輿家謂學宮非宜弗信也予友王君令茲土省風俗詢疾苦撫循勞來化敷惠浹先謁　文廟見櫺星門在城樓之右且南逼危垣面墻而立明倫堂視廟若坎中仰丘陵也而周圍地日侵削為民居君低徊太息謂博士諸生曰嗟乎斯為廬舍且不可一朝居況絃誦遊息地哉亟檢庫藏得羨鍰若干復節省措處規畫詳晝請之某官某官咸嘉韙如君議于是改城樓與櫺星門對明倫堂升而崇之堂後建尊經閣視城樓若兩峯並峙者又移泮池于櫺星門內復侵削補未備凡門廡齋亭庖湢寢廬垣衛綽楔之類翼翼言言幽邃壯麗趨蹌而廡陛峻瞻拜而廟貌尊升堂而鍾鼓作考業程藝衿珮雍容舉嬴動衆公私靡擾信改作之善哉工竣君書來索辭用告多士予不習堪輿說有無不可知即有之籍此致利達非建學本意也然非利達又無以行厥志志也者所以用世之具而學

也者所以辨志之區也今夫挾貲貿易者必通都大會修真葆嗇者必深巖絕壑誦法孔氏而顓雜湫穢仍貫弗改居肆之言毋乃舛乎夫養之非所有司之責也有其所矣而弗自養其何解于父老里閈耶且多士知學宮之創始與今日之改作乎始之創未有不偉麗壯固者也歲月寖久漫不葺理故微隙致夫注溜寸蠹朽乎全棟使桑土慮周高明敞暢烏至傾仆耶此檢身之說也堂㠯為崇惡其卑也閣㠯為明惡其闇也濶而大之惡其狹小也亡一弗具惡其弗備也此進學之說也夫居室期於美志道期於樂學

玆美矣多士群聚其中寧無仰屋竊歎思所以自解也乎試以營建腧明倫修行克家者也專意進取傳舍者也藉以媒利隙蠹者也多士愼哉須為克家不為傳舍即為傳舍不為隙蠹庶幾乎上不負 主上右文之熙運下不負賢令任怨之苦心愼斯以往秉陽之士彬彬乎盛矣多士勗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落成於某月為費若干為役若干不具述惟述建學之意風多士用著王君之績王君名應辰字拱之為予里人隆慶戊辰進士筮仕榆次繼倅莒至今官所在務實惠不求赫赫聲而沉毅敏斷可當大任毋論其他即為學宮罔眩罔搖急於城堞信非拘儒俗吏所能辦云

師竹堂集卷之十七

師竹堂集卷之十八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栢鄉縣學田記代

余讀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作而歎曰嗟乎民物之待于養也若是大乎夫士也者民之則也養天下與有責焉然必待養之者何也弗養則弗能養人是故聖人養賢非為賢計也故曰及萬民士之不可不養也如是哉先正曰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鮮力耕青衿之士資身無策非重有以卹其私則弗勸非為利勸盖勸于義也今天下學校咸有氣稟顧限于額諸生貧窶者至弗能舉婚喪有司者亦漫視之靡為動念嗚呼其于養賢之旨何豔也贍學有田自宋始 皇朝稍易其制然不恒設必良吏而後亟此餙傳舍核簿書覬譽赫赫者且目為迂矣栢鄉古鄗地俗尚禮義士多慷慨而薪水靡給者居半劉侯甫下車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于學校尤惓惓焉郊行過王郎故城得五舖馬蓮灘等處空地十頃有奇喜曰是久棄者不可以養多士耶申之府守楊公按院楊公撫臺宋公咸嘉允之

以二頃四十五畝贍諸生于是栢鄉之士始得所養爭自淬礪以副侯責成與　聖天子養賢至意而邑諸生魏謙撝太學生張翰持狀示余索言以永侯惠余家中山與栢接壤雅聞輿人之歌至學田事魏張二生尤能道其詳栢士有田自侯始其以詩書禮樂自養而勸于義也殆猶良苗沃壤日新而月盛乎侯名儲湖南興國人治栢多善政不具述此系田事著其大都云其地界佃戶歲入之數給予之法乃載之碑陰

盧氏縣均田記

今天下最患者田不均古者井地之法至為詳密上以公使下下以公事上如天施地生其益無方遐哉淵乎不可尚矣迨去籍之後寖微寖亂大略猶可得言至於變為阡陌聖人良法無復存矣夫不存者跡而不泯者心通變宜民無井之名有井之惠人存政舉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盧氏洛中巨邑周公之所經營汝墳之所漸被者也　明興迄今稱為樂土數十年來日入凋瘵則田不均而糧偏累之故也蒞者率視為傳舍其有慨於衷者又公私掣肘勞怨縈心仰屋竊歎遺所不知何人嗚呼信若是將無民無邑而

後已乎郭侯楚郢名士其家食時即以經濟自任來牧茲地延父老問疾苦稽之故牒參之輿情知邑巨蠹惟田糧不均也毅然誓之神明白之當事嚴覈周咨里甲紊者十五租秕詭者十四磨筭誤者十三版策遺者十一乃絕交游杜請託鍵別署屏它務紊者釐之詭者正之誤者清之遺者入之低昂損益如鑑如衡不惟窘此獲直者歡呼鼓舞以為更生即兼併依憑莫敢誰何者亦帖然心服亡敢譁者嗚呼此可與俗吏道哉　主上軫念閭閻綜覈吏理而伊洛之墟人至相食蠲邸渥惠視它所尤亟予嘗私歎　主上之憂民至矣使長民者仰體如天之仁寧有傳舍視厥土者夫不以傳舍視厥土則一切勞怨成敗舉所不計田未有不均者田均則糧平糧平則輸納不累追徵不擾訟牒自清民力自裕雖有水旱疫癘未至於斯之甚者也郭侯知本而又不為異議搖宜乎臻厥成而晏如也部使者聞之于　上其顯陟為良吏勸也寧侯卜哉邑父老以此舉不可無紀以諗來者相率白之厥倅張君張君復走使京師屬予為記予雅知郭侯賢而又憤郡邑之蠹莫肯自任委罪天時民無所控故于侯事為之樂書張君贊侯當與有

勞而不居其功俱可以風也侯名之幹楚潛江人張君名汝楨保定新安人其均平之績別有記不書

固始縣重修春河橋記

汝南諸邑固始最巨而又為吳越燕趙孔道縣西七十里曰春河者要區也地勢卑墊兩岸陡削每雨輙洶湧涸亦濘淖淪陷若畏途舊有石梁久而傾壞前令潘君慨然欲新之事稍就緒以憂去居無何徐君來值大侵焦勞辛苦講求荒政悉發儲積佐以饘粥全活不可勝紀君念歲饑興役古人良法　文廟閘河以次而舉迺檢潘君措處橋金四百復捐俸新併

節縮濦惠得三百餘兩鳩工庀材綜理精密當衝避謬曲盡巧思數月落成長十丈餘濶十之二衛以修隄護以雕檻跨如晴虹蜿如游龍上凌虛空下張艨艟鞭石轚弓隣於鬼工壯哉橋可謂徃來咸通溥濟不窮者矣遠近交頌如出一口父老恐時序寖久莫有繼者僉屬王子記之夫川梁刺於單公徒杠譏於子產豈非民弗病涉王政攸先也哉乃慱名高者不屑為視傳舍者不肯為恤勞怨者不敢為悠悠玩愒莫知所終斯亦涖官之通患已君下車適與旱會旣起白骨而肉之復以其餘經營如此即一橋而它可類推人服君之精力烏知君之苦心哉君聞父老之請則又以書抵予此前令之緒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嗚呼令作吏者務掩人之美而陰炫其長君用心若是開誠布公可知異日之宏遠矣潘君名某山東夏津人徐君名某浙江西安人並進士高第修建年月與捐貲服役者胥載碑陰

羅山李侯救荒記

汝寧在中州稱沃壤而信陽羅山諸處水田獨多顧人惰而無力有塘堰者任其壅淤遷徙不常停畜無法雨暘時若則為有年不幸而旱潦束手無策矣自

予所見乙卯辛未俱荒而不甚遠米價雖貴僅三四月尚可支也乃甲申麥大熟膏雨及時民兢糶麥為揷秧計大麥一斗僅十五六文小麥則二十五六文而已蓋所貴在穀期秋當大稔故罄所收二麥不恤也揷秧後雨水更調人心益修復向富家大姓取青稱錢青稱錢者穀一石糶時值銀三錢則先期僅得其半主翁之禮錢說合之保頭又十之二三此輩非盡浪費亦有婚喪催徵不得不然者至夏則旱風炎日萬里赫然入秋轉甚河流盡斷村落遠汲往返十數里牛畜暍斃不可勝紀八月十日乃雨又日夜滂

沱並豆黍之類而浥爛民始大困當炎旱時李侯徒行赤日中遍禱于山川諸神騎不張蓋以二三從人歷積穀者家叙述悽怛言與淚俱慳悋守錢虜亦為感動爭相勸借侯自立劵償之大約百口之家有穀五千則計其一歲之食及周其親戚婚嫁諸費然後取之有侯不及知自持其籍來献者侯又遍之所轄境內嚴保家法煮粥食老弱病廢互相稽覈以故盜賊不起而民無饑凍死者侯嘗以書與予云大雪旬日粥內加以薑椒無衣者亦活惟二百里外一村落命一老人馳往未至而死者十三人以是為恨嗚呼

昔人謂救荒無善政又有謂堯舜猶病諸者又有謂天寔殃民不可與爭者又有謂沽名形鄰之失者信斯言也必視民之死而付之無可柰何然後為善政謂不悖堯舜謂體天意謂忠厚不形人短耶天道好生膺百里之寄無非為吾　君安民副天之衽而已牧守撫字其義昭然獨柰何此之不力而殫精疲神慱赫赫之譽也哉昔人救荒不以二十四考中書令易之而雪一寃獄食一餓人報亦不爽如李侯者活人不下數萬天之報豈其微哉予值斯時既無餘貲又無地可行此意覩民之枕藉填溝壑與父子夫婦相對雉經于荒林破屋中者徒拊膺痛哭而已故曰擊李侯事而私紀之為良吏勸李侯不知也侯名弘道河東襄陵人丁丑進士由南陽令補茲邑

義會記

信陽大旱二年河流亦竭村落汲者率十數里外得缶水不啻玉液困可知已予以庚寅正月十二日得請歸里雖雪不封條二麥漸槁信陽以水田為命至三月半狂風烈日溝渠成陸栽揷絕望穀日踴貴人心皇皇是時蘄黃郢鄖荒甚老幼男女纍纍來就食者相屬於道不知信陽亦自無食哀乞之聲盈於委

巷無肯捐一錢者予覩其狀愴然傷心雖濟之不能周且不給也因思信陽父老惑於輪廻報應之說茹素誦經者以千數而城東朝陽庵城南豐泰庵主僧皆耆宿持律極嚴然皈依者不啻親見如來也乃於二庵集大衆環坐語之曰信陽軍民雜處吿訐成風相欺相凌造無邊罪業諸善男子斷葷戒殺廻向三寶此不可思議功德信陽希有事也但汝等心雖善而事未善持念佛然燈禮僧作會以為修福如往西方卻從東去必不可至也大衆驚疑願聞其說予曰佛在舍衛城說法度人足矣達摩初祖何由來震

旦震旦者東方也即我中國蓋佛以慈悲為心不忍中國戕害故来覺之如吾堯舜周孔欲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夫萬物有一不得其所聖人之心終不自已視人之饑寒流離委於溝壑佛乃趺坐合掌漠不動心有是理乎饑鷹餒虎佛不憚以身布施況同類者哉昔梁武帝問達摩朕建塔修寺捨身布施功德如何達摩曰全無功德帝又詰之達摩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故曰全無功德達摩之意蓋謂武帝止知敬佛不知利物人能利物雖謗佛不為謗不能利物雖敬佛不為敬也武帝不悟達摩遂去今汝大衆止

知燒香點燈為敬佛喫齋飯僧為脩善不知此謂之不善固不可謂之盡善亦不可何也不能利物故也今方旱甚四方来乞食者至多汝等視其號泣而不顧死者至多汝等視其暴露而不恤乃日日燒香夜夜然燈不知佛以清淨為香普照為燈不賴汝等之供也我今勸汝大衆別作一會以十之一點燈燒香飯僧誦經以十之九賑此垂死之命既不廢汝等之善又可廣利衆生但願入會者諸色人等我與平等無有分別如何大衆踴躍喜曰敬聞命矣乃於二月十五日於朝陽庵三月初二日於豐泰庵每會約二

百餘人以有心計者報利益事不但饑者食之死者瘞之即不能婚嫁不能喪葬者苦於征求病於逆旅者一切咸周之先是予每煮粥食餓者爭奪顛仆粥流通衢釜缶俱碎予甚患之雖嚴諭不止也二庵主僧先命其徒煮粥不甚稠不甚熱埋大缸土中以擔盛粥擇其最老最瘠者為一處婦人小兒為一處病者為一處俱坐每一行約六十人則以一人主之人先給一甌一筯以次與粥周而復始食竟無一譁者徐徐鼓腹而去因歎賑饑有法不如僧遠矣自是每會食者不下千餘僧又蒸麪食包以菜人各攜去二

庵僧晝夜誦經祈雨至三月十九日雨二十二日大雨如注頃還鄉土者計道里遠近資遣之予又密囑蒼頭有幹者持錢遍行市野恐病不能赴與不知者自後食粥者漸減而會亦不廢予初立會時守錢慳夫笑為迂為褻而捕盜者以危言恐愒謂人衆致寇也予毅然不恤嗚呼視人之垂斃而不救甚則幸災而因以為利已獲罪於天地矣而人有救者又笑之阻之不思千瘡百蠹起於荒歲成於饑民雖有粟吾得而食矧有慘禍耶父老以然燈禮佛為功德牢不可破予一言感悟即二庵主僧亦以予言為是又知

天下未有不可化導者存乎人而已矣列為隊伍以次列坐以次傳食又煮粥賑饑之妙法是俱不可不紀因私識於此告仁人君子若夫攘善沽名則欣然領受不辭矣

紀

司馬張公戡定武林民變紀

丁仕卿者上虞人幼習舉業屢試督學使者棄習刀筆善持人長短里閈不容僑寓杭之平安里交結猾胥以訟牘托必深文巧詆往往取勝市有鬭不解或以事爭居間立散人以此畏服往来湖市睥睨恠誕

人莫之測也杭故有柵巡警卒雇役遊手無頼而市鬻牛酒諸食物通宵不絶藉以糊口市民與值外飽食安居甚便也萬曆八年更雇役為力役遊手輩不得一錢富有力者多免遊手輩僦居驅之應役財力俱絀而失盜法嚴笞繫日亟又夜禁人不得往来諸鬻食物黃昏後闔扉寢諸惡少憤怨益甚仕卿私喜有可乘每遇役者慰勞激以危語時時拉其豪長于湖濵酒肆飲酣太息曰諸君知有纍卵之危乎豪長曰何謂也仕卿曰杭稱天堂衣食游戲自適耳諸君材力非人下者往俛首為踐更尚夜得一醉飽茲仕宦毋論乃商賈富民錦衣玉食擁美姬住華屋力役以貰脱諸僦居間架無一免苦寒長夜枵腹擊柝曾不若商賈富民廝養奴也雖然此但貧困勞苦耳獄失一囚已不勝搒掠如諸獄逸出者多恐未及捕緝先斃杖下矣此所謂纍卵之危也于是諸豪長扼腕起曰君毋言丈夫死等耳揖而散去互相鼓扇然未敢為端也十年三月二日營兵群譟詬辱撫臣歷數民間諸不便首以力役言諸惡少心動會亂旋已色蔵未遑仕卿慫恿諸豪長請復雇役弛夜禁不得則倡言曰營兵月餉稍減即脱巾攘臂莫敢誰何吾輩

日夜辛苦曾無升斗給地方雞犬弗靖詰責隨之彼營兵固健兒吾屬孱弱易凌恐蜂蠆入懷袖不免變色也居頃之仕卿以他事逮繫則又號于衆曰吾為汝輩愬踐更獨荷校受搒楚忍乎哉諸游手輩勃勃兢起大呼市曰公窘辱久但隨我富貴可立致也揮霍之間響應雲集縱火先焚宦室次及商賈富民合城鼎沸一縉紳家計無所出則治具堂上婦女頂香跪迎門首仕卿遽上坐餘以次列巨卮大爵歡飲而罷誡勿動其毫毛有司往諭擁不得前盖四月二十九日也而右司馬西蜀張公先奉　特簡兼御史大

夫往甚兵變甫抵嘉禾聞亂星馳赴之左右諫曰往
營卒譟以餉不給尚為有辭雖辱撫臣而公私安堵
如故乃今變者咸飲博惡少雜椎埋姦俠而仕卿更
稱雄黠且勢已焚刼非可傳檄定公單車入虎穴即
置一身勿問如國事何請止于此分部決策可諭諭
之不則剪滅蓋先聲遠讋可制其死命惟公思之公
曰不可群不逞敢于蜂起恃營兵耳彼見我奉 璽
書便宜行事謂必戰取之又料我遠來未暇調兵食
若聞變止不進軍民皇惑勢必相合相合反益決如
收莞鑰釋獄囚脅三司長吏我進不得入頓兵堅城

下非可猝取毋論遺 上東顧憂武林百萬生靈立
遭荼毒仁人不忍也今馳赴之彼不測所以來必不
敢輕動不惟良民恃以無恐諸將膽益壯相機審勢
操縱在我斯萬全之計也何言虎穴哉乃兼程遄往
以是月晦入杭月朔視事時亂民已踰二千鳴鉦樹
幟奮臂招呼不從者戮之或挍之烈焰薄暮洶洶屋
瓦皆震公若不聞也者屏去騶從肩輿秉炬隨數儒
夫循行廛市亂民環向公訴公曰汝等不便吾已悉
知即為除去吾此來惜汝衆命欲保全耳若屠戮汝
當于嘉興調全省兵及各邉驍騎湖嶺狼土汝技幾

何當無噍類顧吾不忍輕身入城開汝生路能聽吾
言解散首惡外一切不問不則任汝殺我我非懼死
者亂民聞公言稍稍引去而仕卿謂衆曰斯何事可
以聽撫即張公不殺吾輩尚有殺吾輩者不聞騎虎
說乎衆惑其言夜復大掠火光燭天哭聲達旦昧爽
公亟下檄遍揭通衢諭以禍福民裂其檄猖獗益甚
公太息曰吾所以為亂民者至矣身親撫之又檄諭
之盖懼玉石俱焚耳豈難用兵哉乃密召遊擊徐君
景星謂曰民恃兵乃爾而兵莫知我意指時懷反側
汝速召兩渠率來又以秘計授徐君少頃馬文英楊

廷用至公開誠語之曰汝非前自縛軍門者乎不畏
死真壯士然為衆兵死曷若為 朝廷死今民亂如
此汝能討平之且録爾功不特釋前罪而已二人叩
首流血曰此吾更生之辰敢不効死會兩營留衛鎮
城者至公復備諭之衆兵叩首曰吾屬終歲勞苦而
不得一飽妻子凍餒愬之無從事急卒擾然不敢秋
毫犯縣官公至甘伏斧鑕身首異處為烏鳶食公逈
待以不死僵屍遊魂曷敢自愛爭奮而前公又誡中
軍郡邑各嚴部署而徐君復謁公曰城中兵少兹兩
臺三司府縣各有衛勢分而力寡盍集諸公幕府盡

徹衛兵把截街巷且護庫獄釜魚安所逃乎公從其議鼓勇兢進日方午遇亂民菜市橋搏戰火場亡弗一當百乗勝至褚家塘官港口章家橋皆其掠所也凡禽韓謹等一百五十餘人並丁仕卿縛獻轅門公會巡臺桂林張公暨三司郡邑長吏訊之惟稱死罪乃梟首惡五十餘以狥餘黨未滅未獲者不問指顧之間大亂平定當是時下邑貧窶坊市惡少觀望待釁各股慄潛散而仕卿臨斃猶大言舉事差蚤為群兒誤恨不使西湖之水盡赤云事靖公上疏陳亂之由且言根本不宜輕摇裁削不可太驟有司奉行過

當徒務虛名不恤疾苦兵變未已民變繼之離心怨上幾釀大禍戎首易生特釁于兩端耳請簡用良吏培養元氣拊循勞来盡父母之道雖驅之為亂死不從也事聞 上大嘉悅特賚公飛魚服並巡臺張公白金文綺錄徐君及郡守劉君伯縉仁和陳尹良棟錢塘孫尹琰討亂功各有差

史嫡曰予至杭詢公所以定民亂者人人能言之若夫忠勇誠智則有未易知者夫狥國孤城而死生勿恤可不謂忠乎叱馭危地而意氣彌厲可不謂勇乎披露肝膈而逆黨感泣可不謂誠乎應變倉卒而響捷枹鼓可不謂智乎然予所以服公者斷耳當公駐嘉禾也使惑于浮議而不進進矣而濡滯次且二凶合從東南之禍未已也公出其不意捲甲而趨所謂脫免敵不及距迅雷耳不及掩是以俄頃之間而大亂底定也雖然當營卒變聞而循例會推或以虛名往或以實禍避遷延玩愒賊得為計事未可知也乃 上徑簡張公星馳神速知人之哲將將之專卓越千古矣凡蔡之功惟斷乃成彼唐事烏可同日語哉

司馬張公戡定浙鎮兵變紀

浙未有募兵募兵自禦倭始盖括蒼婺甌民多驕捷督府胡公撫馭優厚得死力冦靖已西趙公代之稍事裁省月餉一金南城外羅木營者群聚其中又合一大營分而為九每小營把捴一員兵五百鈐束則杭嚴兵備臬使簡教則中軍兩遊擊咸節制于督府三月防汛二留鎮城七哨海上六月汛畢而旋三十餘年沿為成例萬曆九年省臣以倭熄而餉如故縻費無既議減三之一居無何又議新鑄錢給餉三之一而鑄錢市無受者兵生計漸窘憤怨日甚十年春汛迫期剏復餉不可剏新錢不可既無温語且怖危

法衆怒大譟擁督府至其營詬辱備至三月之二日也當是時變起倉卒合城擾亂盡失常度権關水部蒲坂王公聞之先往巡臺臨桂張公萊陽孫公相繼馳赴宣布　朝廷威德且誡以毋為滅族計衆稍稍解散翌日兩渠率馬文英楊廷用自縛請死諸公知其嘗我為兵端慰遣之事　聞舉朝大駭廷議方難其人乃　上特命右司馬張公兼御史大夫授以節鉞得專誅殺輿情欣然以為得人而遊擊徐君景星者故簡教杭兵久會它事歸鬱鬱不得志寓薊鎮不見用倦還汝上有為張公言者追及涿鹿携以行公

益悉營兵機宜公之始蒞也有為公謀調邊兵者有進材官劍客者公謝去驅車終已不顧甫入越境而踐更之變作公謂徐君曰是固有由彼坊市惡少倚雇錢為生今改力役是役如故而不得一錢也彼又見營卒如是始則效尤終欲相濟宜及其未合而猝趨之出其不意俾相猜忌而後可圖也廼以五月朔視事容召前自縛兩渠率及兩營留鎮城者諭之曰若輩之脫巾譟也雖甚不得已然於法無赦我奉天子命仗鉞來日夜思所以活汝者無以為計茲坊民焚刼罪大浮汝輩此轉禍為福之日天為汝開此

路也其勠力自贖衆感泣爭奮不移時盡禽亂者詳具民變紀中公疏請復餉又給兩渠率冠帶置之左右杭安堵如故而營兵自度終不免且不測公意指反側益甚布耳目要盟誓所以自防者亡一刻息公默計處叛之策上焉者握重兵以討之其次假他罪以誅之其次設陰謀以掩之而無一可者且戮叛貴正法正法止首惡數人耳今數千人為一心復在肘腋智如良平勇如賁育疇克措手必首惡數人為一心餘黨數千人為一心一獄吏可辦矣乃時其糧餉優其賞賚問疾病同甘苦更将領明紀律無一而非

便兵計亦無一而非携兵計也公偉幹豐順偹鬚炯目儼若明神初望而畏之稍就與語温粹愷悌如家人父子亡不以為愛己者營兵生計漸裕室家念重其親戚有識者語及往事輒相怨尤其父母兄弟又竊罵曰汝從數豪亂今數豪冠帶出入揚揚且役使汝而昨討亂反以豪為首功受上賞茲張公衣汝食汝一家飽煖較曩日稱貸取贏鄰里何如汝不思所以自白一旦追勘往事恐數豪功罪相准而汝頭懸藁街也營兵大悔悟且憤諸豪始則陷我繼乃凌我終且陷我恨不剸刃其腹公聞默喜愈益拊循之十

一年又屆春汛公計失此不圖于汛所討之大難為力且無以示杭人乃授計徐君復委憲副徐顧二公多方部署既禽文英廷用二人其七營不與討亂民者各把總禽本營首惡一人若陳得勝方子龍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章成盧舟俱罪狀顯著杭人切齒者以閏月二日昧爽為期匿形奮鷙破山疾霆亡一免者縛獻轅門集衆鞫之惟稱死晚咸梟首以徇公又下令兩營討民亂立功暨諸脅從　朝廷盡赦汝罪于是驩聲如雷亡不北嚮叩首　皇帝再生恩又相率詣督府叩首謝公再生恩又各拜其父毋親戚

曰吾儕今日始為王民匪張公死且為叛鬼矣而郡士女欣躍相慶貧者典衣沽酒始知有生人之樂公乃敘錄文武諸吏功于　朝下大司馬議其疏畧曰張其文武長才安攘偉畧當盤錯而猷益壯處危疑而謀益周定民亂于倉卒之頃禽逆卒于指顧之間功績獨優宜加特敘其餘論功有差疏入　上大悅曰逆犯伏誅法紀始正張其定傾戡亂茂著勞績遂晉公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甸佐部事憲副徐顧二公加俸一級徐君陞副總兵仍管遊擊事餘以次敘賚復追治首禍釀亂者遠近咸服　朝廷處置得宜云

史嫡曰予入鳳山門主湯氏園亭徐君以鄉曲誼攜酒過讘嚅偶語屬耳眗目者甚衆予覺之謂徐君曰予使江藩便經此聞西湖勝来游君為我作六橋三竺主人即遄歸也徐君解予意大笑曰明當治具飛来峯下因以二卒隨予盖營兵之黠者少頃張公枉過次日邀飲湖上絕不及杭事薄暮憩湖心亭四面俱水惟一童子行酒予密詢公處民變甚善而營兵首惡尚在左右如旦夕　召公還不知何以為計公笑不荅雜以他事予不復言抵

家未旬月而戡定鎮兵之報下矣昔晏子志念之深其御之妻能識之自公撫越曷嘗一息忘營卒乃左右親狎莫窺即其黨巧為詗伺不疑也沉機遠略凝重堅定古稱社稷臣張公近之矣予既辭纜武林門徐君追送離杭稍遠舟中促坐歷歷為道其詳故敘次之如此

紀李翁事

南宮李翁自予入史局已七十矣須髮如銀絲為太倉守庾官暇訪其居庾高潤人相視真若粒米用葦茅葺一小室炊所在木榻前布被瓦缶風蕭蕭四来

不可留也不携妻子又無童僕月支陳粟一石往納有微利近大司農嚴覈不敢取一錢即取人亦無與者所守糧放盡乃外轉驛遞一官每黄昏狐鼠縱横迨陰雨則窺枕霤梁盖不如請室之尚適也予以為此翁糧盡當喜繼以涕遂首丘頷矣丁丑秋予請急還已卯冬至都翁来訪詢其齒七十八自詫善飯庾藏盡乎十之八九矣矍鑠而去秋九月有持萊州庫官剌謁者則翁也須髮鬒光可鑒驚訊之用藥烏之且即之萊矣予矉蹙曰古稱七十致仕翁踰八載家不貧萊瀕海庫官卑賤奔走趨謁動遭笞辱聞翁

復不携妻孥以一力往不幸霜露疾誰為供饘餌者翁固持矯健不聞春寒秋熱耶頏翁毋行守老妻課子孫與耆舊話鄉曲往事南面之樂且不易矧么麼一庫官乎翁曰是固然吾里中少壯太半遊岱矣脩短有數吾當死南宮沙門島不能死也設當死萊司命者能强予南宮哉日者縣令尊大吾歸頭搶地直擴案受耳旦夕催租雞犬不得寧匪自食力孰肯捐一錢吾里俗薄見吾棄官歸揖拱且改故態吾之官笞辱我職分應爾饑而食寒而衣不聞取之家也而又有服役我者諺不云乎一日為官勝百歲為民公以奔走趨謁為予苦流水戶樞是致壽之道也公休矣予兼程東矣嗚呼區區一庫官遠瀕海上八十老翁以身狥之婉諭剴論不能入也况善于此者哉翁所言市井負販之見不足拆獨脩短有數則易以惑溺不可不辨也今有人日毆擊人有止之者則曰吾當死刑獄雖戴笠過樹下不免吾不死刑獄赤九殺吏白晝報讐司命者不能强桎梏我也由是推之凡可以扞文罔戕壽命覬非望圖倖免者孰非斯言啟之哉雖然翁亦未可盡誚也漢郅都有言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論者固

未嘗以予長列之酷吏而少斯言也李翁官雖卑亦天子所命也守庾十年布袍如故不顧妻子繇其言以考其志不死官不已也第翁死官非郅都旨爾是故兵一也有用之以為亂者顧用之何如耳李翁之言使嗜腐鼠攫市金鐘鳴漏盡不知止者固將以為口實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薄全軀保妻子不為者不將為他山之石也哉

紀夢

古今紀夢灼有奇異者大率皆偶然耳予夢若甚神而不盡應漫記之乙卯鄉試七月三十日寓一禱

擬于五鼓焚于城隍廟祈夢是夜即夢予家書房東墻上畫一人擴膝危坐如世所畫鍾馗之狀其下形狀無分毫異亦擴膝危坐而似差小又其下一虎皆獰惡可怖上書武廟二字武字草書廟字真書傍二人持花侍立瞻顧之間欠伸而醒已三鼓矣心竊自喜即赴廟再拜以謝是科下第叩之人無有知者後質予師咸唐先生曰得之矣信陽武冑登科者惟竹塢先生一人竹塢以萬戶應龍魁弘治戊午子亦萬戶應龍而來科又適戊午夫武而草書實兼此二義焉況竹塢又子外大父精神所感非偶然者由此言

之武廟二魁無疑矣至戊午予果領薦然名列十一既於所畫之魁不合而終不省廟字之義已未偕計春官入試之後夢人謂予曰子憶武廟二字耶武字之義子知之矣廟也者二月二十九日也予躍然而覺詳廟字之畫二月二十日五字最明顯思九字之義忽悟曰數目字自一至十惟九字有廟字傍畫然殊驚惧惟恐揭曉之日非念九也至期果然予益自負乃是科予竟下第夫以一夢委曲詳盡如此而神又告予予非欺人者然則古人奇異之夢皆偶然乎姑記于此俟博雅者質焉

師竹堂集卷之十八

師竹堂集卷之十九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傳

清白吏劉先生傳

余讀往史立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為世重而兼之尤難盖理人持已為道雖一揆循孫介為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人亦有言國史多誣家乘多諛夫禮失而求之野野失將求之無何有之鄉乎人心有直道天下有公論柰

何避誣諛之譏使高賢湮沒也余於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劉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生而恬惔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于叔祖東東葵解中州行誼為里人重而尤負人倫鑒每撫公謂族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閑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梁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毋父毋安之每舉筋歎吾食藜

藿不知列毋之為美也嘉靖庚子薦于鄉上春官不
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屩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
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醉詈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
次日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為犯劉先生無賴子
悔恨欲自經竟遠去公友愛甚篤二弟宋官授室治
生讓先廬與之而別搆茅屋于其側里之閱墻者往
往感化時邊儲缺馬大括郡縣不惜重價人兢趨之
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寄以語之
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烟黨被誣乞
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

爾誠誣人即不直神亦直之柰何舍正路而鑽別竇
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强飲
外墅而先置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
宜居此鑰戶出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
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
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
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篝燈煎藥昧
爽馳去僮為人言公終不洩也己未父毋相繼卒哀
毀逾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慈不孝之文示公
矍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禫除矢感風木不赴公車

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冥冥未沾一命何公又
矍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家
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同辛苦事父毋者父毋不
及祿養而宜人宜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
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單車赴任黃號難治而公職
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至誠開諭不事鞭
箠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棼賾亦以委公立
辦監兌蘄州黠吏悍卒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殊
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礪行吾自甘之不知其
它也自是廉平之譽孚于上下薦剡旌牘莫可殫紀

乙丑景王柩回京中貴人僕從横甚兩臺以下凜凜
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
嚴諭其下一無所擾撫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
宦如讐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覩劉君事良媿矣
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料夜泊蘆洲賊拔刃突
至詢知為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境而萑苻之警稍
靖副推僉臬者數黃人恐公去環訴兩臺竟從民情
不遽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陶氏公當其事無一波及
守缺例入覲一篋自隨見者垂涕公任既久操愈厲
而吏事益習漕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而洲涸百人

推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渠布以田間淤泥數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滸癸酉擢南戸部員外郎任黄十一年矣士女攀卧號哭之聲震于原野為立生祠歲時伏臘若水旱疾厲禱無虚日公抵白下未幾榷關武林公私稱便久之值滿考堅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公志不可奪顧不為二尊人地下耶公又矍然汗下貸十金行銓曹二人一為公門生一為舊部僚風公少需當有顯陟公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能行又疾作懇蹶乞休　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

蕭然親知勸公為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昬悖其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哉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小兒見公来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絶迹公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壬午大慶覃恩晉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猶手一編寘牀頭誡諸子甘貧安命毋為市井計六月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憩卒時盛暑顔色不變咸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媟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積人自感孚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實惠視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飲食忸怩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旋道經羅山公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得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為觀法地而又奄化恨如何哉公之訃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鄉賢亦未如徃例覆勘邑稱徤訟近為善俗桃李成蹊有味乎其言之嗚呼先生往矣其良吏卓行孝子義夫克兼於先

生者恐寥寥無紀耶公疾革屬其子毋求貴人志銘若曹必不已令王子為一傳足矣吁余何人斯而先生使操筆耶昔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使余記之而復為溢為諛何以見先生地下乃攄聞見之真略其微細而列其大都作劉先生傳邑令西蜀李君以表節義闡幽潛為首務式公之廬低佪不忍去索公志狀諸子以余傳呈因恤其孤而刻之邑署為里人矜式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李中丞傳

李公天寵者其先洪洞人　國初徙孟津五世祖諱

信生恭恭生端端生鳳鳳仲子瀛以貨殖至新安磯
澗愛其風土遂家焉娶鎮北祡氏女生公幼穎異不
好戲弄從塾師讀論語能通大義十二祡孺人卒鞠
於祖母力學不倦方城楊公視學中州見其文奇之
補諸生始娶新安處士孟公女次年父卒公傷二親
蚤逝悲奮奐副顯揚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
授行人二年選監察御史按宣大先是虜犯石門師
縱虜出妄殺報功督府庇之人莫敢議公發其奸軍
令始肅鎮巡私忿搆訐致焚草場公抗章彈劾且請
更調悉從公議虜酋結逆賊王三屢犯內地公設計

禽敗本兵特奏按臣雖不與敘而功不可掩有文綺
白金之　賜居頃之以病歸築室灌園絕迹城市丁
未補原官秩滿三載　贈父御史毋孺人復按兩浙
令有為相門人而玷官常者公治以法相子為居間
公若不聞也者而各省進曆相子索值數百金公裁
弗與緣二者思傾之矣公居嘗歎賈生洛人年雖少
乎其豫養太子書有味哉其言之也今人柰何釋此
而它不急日馳皂囊為乃倣賈生意極論之華亭公
時為宗伯見其疏歎曰此　宗社大計也會　東宮
甍遂已己酉主浙試所錄皆天下名士如陶文僖公

今司寇印川潘公中丞悟齋吳公予師瀫陽趙先生
尤表見者當是時有權貴託相肺腑與子列鄉書者
公斥之重以夙啣日夜思中公無何陞徽州知府人
竊憤曰李公良御史且滿二考柰何補郡吏而公孜
孜民事辯寃獄節冗費厲氷蘗之操遠近稱頌有一
路李花香之謠居一載告謝病歸當道留甚力公復
視事會虜大舉　上拊髀思異才南北臺省交章薦
公可當安攘壬子冬入　覲父老擁泣尸祝焉癸丑
江北饑盜起公以卓異首徙按察副使兵備徐淮賑
饑民簡良吏三月枹鼓絕響是秋師賊流刼中州遠

近振動公大破賊于五河甲寅夏倭犯如皋公復敗
之時鄭端簡公開府特疏薦公擬吉甫方叔　賞賚
有加公馳驅軍旅致瘁以病乞休鄭公疏留盛稱公
文武才可當大任而倭寇閩浙亟太宰古冲李公推
公僉都御史往莅禦者滋不悅公至浙賊掠柯橋公
督將士禽斬以數百計捷　上賜金幣而已而權貴
乘啣者怒謀叅海上伺公入人危之公不為動乙卯
夏賊犯嘉興公偕督府張公禦城上者七晝夜又督
叅將盧鏜等大敗賊于王江涇禽斬至一千二百有
奇又于餘姚禽斬六百四十父老言海上之捷未有

若斯者而俱為忌者裁抑公惟循行郡邑修城廓除戎器積穀練兵無幾微見於色伺者無所得則索萬金治第公又不可而失律之章上公先已為㘈者別疏削籍至是逮至京坐失陷崇德論死議者謂崇德無城公始築之又填撫大吏職異將帥與律無一合乃竟與枡山公同歸也寃哉寃哉公卒僅四十五是歳日月交蝕秦晉地震死者以數萬計未幾古冲公亦死獄中又久之擠公者得禍尤慘隆慶改元公子舉人根伏 闕上書 莊皇帝哀之下大司馬議公寃盡白贈邺之典尚有待云史嫡曰嗚呼予往聞李

公事雖知其寃而不詳所以然及公子根為信陽博士詢之則淚承睫衣盡沾濕良久抆拭為予述尚哽咽不能成聲也盖公忠孝天植以經術起家尤長將略輕財赴人之急至於不附權貴寧得奇禍而不顧古所稱烈丈夫非耶或曰博士君不宜仕是大不然偉元延祖均之父死非罪者一則淚枯窐木一則血濺帝衣史謂裒全其孝紹竭其忠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而有論紹死難獲譏者夫君天也天可讐乎吁司馬氏簒賊而史氏之言如此 天王聖明羣小置法柰何以晉事擬哉博士君慕偉元之孝而壯延祖之忠上感 國恩下傷家難竟中丞公未竟之業此臣子大義也予故論之解世之惑

蕭中丞傳

蕭公佐南臺風紀大振居恒念太夫人遂請告歸歸久之病卒于家其亟也囑厥子漢卿曰必傳我者汝南王子漢卿萬里遣僕詣長安旅舍介大叅王公所為狀涕泣請曰先公治命也王子持狀悲不勝因稍次而為傳公諱崇業字允修別號乾菴其上應天上元人有諱九成者毋慕氏 高皇帝時為東宮乳毋與宦官郤遣其子成雲南臨安衛遂家焉四傳而為

顒菴公配戎氏嘉靖乙未三月三十日生公顒菴公謂戎夫人此非常兒善育之五歳能屬對多警句九歳日記數千言里人啟仁胡公有人倫鑒以女許公十四為郡諸生試輙高等弱冠食餼廩聲稱藉甚嘉靖辛酉舉鄉書第二隆慶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館咸治詞賦公獨考究政理及古今因革損益而尤殫精于兵館師謂諸吉士蕭生經濟才也癸酉解館授兵科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廸士趨核實政以勵循良斥飾辯以重言路緝陰訐以維淳風禁侈泰以敦禮俗明暢剴切大裨時政會安慶軍亂

勘報齟齬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轉工科右給事中
畿內大侵復陳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緝姦民辨冤
獄撫無告六事以弭災變時黃河泛溢議者欲開濬
草灣諸處公謂不如開邳州泇河切中要害轉戶科
左給事中巡視京營勳貴斂手莫敢犯驛禁嚴甚臺
諫莫敢出一語公毅然上疏調停時雖未行後竟如
公議先是琉球國王請封例當行者謀覆㲉以避之
至是及公人為公危且憤公怡然曰使崇業以言死
杖死戍不者病邸中七日不汗死等死耳豈獨渡海
能死人哉生平大觀茲往殊愜吾將駕長風衝逆浪

窮日月出沒柰何老牖下耶 命下賜麟袍玉帶秉
傳往公為諸生時夢蒙書笏得玉帶一圍秘而不以
語人予訪公訊過海事乃以相告因歎一跬步有定
數即巧為避者亦數也海艘所費不貲公與副使謝
公議減十四五閩人德之入其國諭世子以禮世子
如公教謂其臣生長絕域與禽魚埒茲見天使不啻
出幽阱而覩天日也戀戀不忍別公瀕行餽黃金四
十兩公峻拒之王遣陪臣謝因以金請公復言不宜
受金褻天朝之體 上嘉俞以金付使者公之渡海
也颶風大起帆檣幾折舟中無一人色公與謝公衣

冠捧 璽書危坐坦然不失常度歸而絕口不及有
詢者但言仗 主上威靈海不揚波幸竣事而已久
之陞兵科都給事中凡使海外者不俟還朝超陟卿
貳而公之掌科由左皆常格也公復夷然不屑力言
貢市非長策久之稍遷光祿少卿辛巳始擢太僕少
卿而公為光祿凡內供諸費及貴主婚禮無一虗糜
冏寺蠶葦宿蠹旌別淑慝會 上謁陵敕守皇城併
前光祿時兩賜金緋又久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
館再晉南太僕卿馬政大舉居無何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操江公感激知遇飭將領嚴譏察凡所

以戢盜安民者務見行事萑苻寀然驕悍相戒御史
有修用贖鍰者公發之厥長以聞 上震怒逮御史
公謂長御史信有罪然而逮辱且不測柰何復上書
政府申救時論韙之公以炎海積瘁堅擬返服會太
夫人微恙家信至公驚悸寢食俱廢上疏乞休 上
閔其誠懇特允養痾還里杜門奉母絕跡城市然時
時病又歲餘竟不起疾革時命童子設香案憑几北
嚮稽首謝又稽首向母謝無一語及家事可謂不亂
矣公偉軀屹如山岳目如巖電聲如洪鍾僉素澹泊
出于天性而當大事濟大變片語立辨萬夫莫奪也

公儲養時不屑藻繢綺語而其詩與文顧瑰麗之極其所著琉球錄一編可知其餘矣予與公同讀中秘書出則並騎入則連榻公嘗謂予士君子不可一失足一失足不蹶則溺要以義命自安爾航海之役談者色變公視之若佳月良友扣舷而歌於平湖宜其易簀之際不忘　君親此非養之純持之定可以矯勉哉或者猶謂公年未六旬位僅四品未盡厥施為恨不知公直聲振諫垣文章著秇苑為光祿為太僕為中丞所在樹績而太約為忠臣為孝子則不俟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嗚呼鮑祁知我我何忍負鮑祁感而作蕭中丞傳俟他日國史採焉

孟起巖先生傳

孟先生諱說字宗傳別號起巖信陽人生有異質逾歲能指字稍長不好嬉戲父[redacted]公善說詩爭游郡庠家貧受徒先生甫七齡教以句讀能成誦徐授以詩輒通曉大義十六充諸生郡博士馮君奇其才嘗語人曰孟生目不邪視步往來不失尺寸篤行士也因延訓子弟時分給俸金堅辭馮君曰吁子過矣我所遺當受束修當受子貧有父母當受先生唯唯然亦不盡受也無何[redacted]公卒先生哀毀幾不起母泣諭久之稍起即治塋地北門外既襄事又手植佳樹百餘株時暑旱爍烈汲水培灌雨汗不少休樹蓊欝成林人咸異焉與二兄分產取敝者父老歎曰往聞薛包誼茲覩孟君不虛哉伯兄早卒嫂貧孤幼先生輾轉稱貸撫給備至事仲兄尤謹孝友聞於遠近四方從遊者益衆里中名士多出其門脩贄有無弗計也弋生少孤寒童子受業迄冠惟先生是依後補弟子員復助以鞾生勉備儀謝先生笑曰此所謂君不知故人耶生感泣跽不起先生收披紅數尺曰是可以安子心矣歲時諸生稱觴為先生壽則仲兄上坐

先生主諸生子姪列坐談藝歌詩盡歡而罷廩金所入必置酒招親友門生娛樂能詩者相與倡和夜分忘倦齋閣瀟灑絃誦雍容縉紳長老過者顧瞻咨賞不忍去贈帖盈室如春風童冠諸曾點化雨門墻一仲尼髮為談經短囊因愛士傾庶幾盡先生之狀云先生雅善古文詞博綜群籍洞悉內典嘗有詩云安得面壁子相與話無生其所得者深矣食廩二十餘年七試不第人有稱詘者因濡毫大書牕曰功名原有分天地自無私蓋真以義命自安匪內觖望姑自解而已性度沖夷犯而不較非公事未嘗一至官府

宦家富室猶憚不往嘗自言平生無皺眉事人亦信
之晚未有嗣妻　氏數勸始置妾閨闥肅如也萬曆
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于家距生正德己巳三月初
一日享年六十有六丈夫子一大卿郡學生文行有
父風娶王氏生一子長吉先生所命名也女一聘黃
氏皆申名族先生既葬郡北門外祖塋予適奉使關
內便過里大卿持狀泣請曰先生猶僻寡合數為不
肖談君誼頗叙次為傳俾我子孫述祖德若汝南先
賢故事不肖不敢也史嫡曰嗚呼往讀高士卓行諸
傳輙廢書太息顧世方尚進取不論其人如何一登

第為羙官親踈遠近少長及素侮慢有郤百計伸欵
昵車騎闐搡委巷豔羡不容口詢其氏里三尺童子
能道也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之士白首牖下誰問
之者夫侯王至尊崇貴顯苟有命屠狗販繒厮養亡
命皆可立致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高士卓行繇此
充之孟氏所謂不謂命者也乃縫掖輩亦不知為何
物市道奚責人情至此亦大可哀已抑予有深感焉
憶總角為諸生與儕輩事同庠齒尊者甚謹少拂即
峻責如其子弟不假借入學補餼廩謁師富者亦辭
而後受不則微諷益之雍雍成禮而去人知自重私

謁官府必群誚讓無所容有司遇節序喜慶父兄具
肴幣命子弟往入公門次且忸怩有終不肯往者非
庭參止長揖亡非禮稱倅以下賓主如常儀貧甚寧
甘凍餓不忍斬丘木鬻遺書與人忿兢輙蒙武斷名
或以傖父目之富室子出不騎騎亦不張蓋以布衣
寒素為尚有患難誓衆捄亡敢後庶幾乎美俗哉二
十年来日渝一日曩所愧畏反以為榮爭效尤至有
不忍言者予既嘉先生誼擬古高士卓行未知如何
所謂明經授徒安貧修行誠無所怍又痛憤士風日
獘思挽之不能且仕宦子孫有力者紀述先績琬琰
輝映大卿寒士捧手澤欷歔湫隘破屋中冐繇表見

哉予悲之為作此傳匪惟使先生潛德不泯尚冀里
中豪傑感奮興起復還美俗言弗矯枉烏能激乎

烈婦傳

己未都下同陳思俞寓愍忠寺春夜閒話思俞真陽
人為予言縣有刼盜白晝張旗監司督捕甚急有尉
其獲七八十人至縣縣令某觧府府駁視仍發縣秘
令盡杖殺之時盛暑屍棄城外穢不可近蓋尉懼獲
罪所捕寔非盜令又紿至府當辯而申牘坐拒捕禽
守命發縣七八十人者不知即杖殺也有婦人者確

山人其夫亦在捕中同舅姑兄弟來候其夫至則死數日骨肉狼藉不可辨識其舅姑兄弟號泣無計欲去婦人獨不肯自往屍所逐一檢認稍稍有觀者曰暮不得次日又往觀者如市有頃呼曰得矣緣在亂屍中不毀乃躬負出浴之衣之再拜哭謂觀者曰吾夫農也妾亦農家女嫁甫歲餘卒謂夫曰官與汝即來後聞反接去始惶駭不謂竟死使夫盜人一縷妾不來矣寃哉寃哉且哭且訴因撫屍長號遂絕觀者萬人靡不涕下乃同夫内一棺去令尉聞之戒毋言遂不得其姓氏思俞曰予有別業近棄屍所婦人檢

認時予亦在稠人中此目擊不誣子盍傳之因相與歎悼不能寢是歲予二人皆下第抵家罹先君之變憂病相仍竟未執筆辛酉四月陰雨浹旬頗有寒思深夜伏几恍有婦人往來矍然憶前事廼識之於乎彼一閭里小民婦耳非閑于女誡誨于父師迫于權力脅于兵刃其夫又以盜死宜惡其名而棄去即不去收屍以瘞誰指議之乃于腐壞臭穢之中反覆檢認竟得其夫若神物呵護以成烈婦之名者何其異哉當其辯認時一得其夫即長號倒地安知好事者不以中惡疑之乃從容負之浴之拜之白之然後死也是不為尤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讀聖賢書習見古忠義節俠事炳炳琅琅焜燿寰宇奚怪也而為一婦人意者天地間正氣互為轉移或古鍾之男子而今在婦人耶昔人有言士君子立朝平日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勇嗟嗟垂紳横帶多矣自釋褐至老死以全軀保妻子為事卒然有變綱常大任將焉賴哉抑又有不忍言者張邦昌劉豫不所謂須眉丈夫耶不讀書耶乃其事使人髮上指冠恨不食其肉寢其皮使其為此婦人捕其夫者調之必樂從而去命捶其舅姑必攘臂爭先矣况死哉况

死哉雖然予又有深感焉真陽去吾郡未二百里婦人死事未七八年其姓氏已不能物色思俞為予言始聞之又二年彷彿有見始為作傳毋亦所謂數也乎繇斯言之忠孝義烈之士不遇其人竟湮滅無聞者可勝道哉則前所言蓋一時有激而云恐未可槩論天下士也婦人死守令尉皆相繼陞去此七八十人亦不知真為盜者有幾寃死者有幾有婦者有幾能來收葬者有幾感無從而考矣因並及之益以見獄情之難不可不慎云

漫記

君子之言曰人之為盜賊非迫於不得已則出於不
知仁哉其言之也顧有不盡然者予觀近為盜賊者
方其少不事畎畝恥為技藝負氣于上恣意飲慱所
欲弗給它念遂興始而偷竊漸至行刼焚人廬舍解
人支體淫人婦女擄人財物慘惡有不忍言故治盜
賊者往往不俟報決輒先斃之以快其意伸其憤於
乎天下之惡一也如得其情即磔之裂之非忍也而
近之捕盜治盜者殊不然卒獲真盜先獲不貲縛之
官官以為奇貨也恐之以酷刑然後飲食勞苦之俾
誣列富家富家懼輒賂之然後捕外鄉貧民充數吾

嘗見訊囚者其刑具以十數而最慘者莫如腦箍箍
略加首舌輒出數寸許從而扛之離地二三尺旁令
健卒以短梃擊脇使囚輾轉摇動俾箍愈緊不知作
俑者為誰死猪愁突地吼不是過也囚遭此刑已失
精爽引讞監司雖有屈不敢言監司貴重多畏見纍
囚即見亦視成案不復究問有留心獄情者案先為
姦吏入以賍證路温舒所謂奏當之成使咎繇聽之
亦謂死有餘辜誠不誣也囚下之獄獄卒視囚不啻
一雞爾吾郡城西有澌河一城飲者咸賴之往往有
積屍十數狼藉沙上半棄水中州衛獄在西門裏棄

者皆囚屍也予傷之且性不喜井飲飲河水思積屍
輒嘔吐故見屍在河者必瘞之瘞未旬月又報有屍
復瘞之瘞一屍可費數十錢每一瘞多至十數少亦
不下六七予貧不能給屍出又不即知及知已為犬
啄烏鳶爭啖過半矣貧民小五柳四者以傭力為業
見予之樂瘞而力不給也來見予曰吾小人也不知
其他生長信陽見公之瘞屍已十數年矣夫一城飲
河水而無肯瘞一屍者屍不獨盜賊流遺者亦多俾
公日夜鬱鬱僕雖小人誠不忍見此自今有屍來報
公惟公給我不敢較多寡也予謝之二人者不計直

又有見輒報不獨西河他所亦瘞連歲凶四方來就
食者多死二人亦報予瘞焉嘗以諷郡守亦禁獄卒
毋棄囚屍禁不旬月復爾予恐有沽名嫌往往瘞不
令人知人亦多笑予迂也私念生於兩間鳥獸蟲
魚仁人且憐之矧同類哉盜賊亦人耳古者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未聞暴其屍也暴屍如彭越令至嚴矣
乃不罪哭者且義之今盜賊之屍有令禁瘞者乎掩
骼埋胔王政攸先唐制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
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甎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
瘞況冤死及流遺旅骸耶予每於風雪寒夜擁爐默

坐念饑無衣者憮然不能寢此蓋性使然耳古人性
癖有食痂者固知出于稟受不能易也笑不笑奚卹
哉然所以為此者亦有感於三事其一郡有刼盜已
逸捕者繫七八人皆良民吏共捕者索二百餘金時
郡守有事鄰邑登車點視甚略命送獄俟旋審之內
一人在獄中曰吾屬非盜索我財繫我獄守来當理
吏聞而懼以語捕者乃謀獄卒咸縊焉以瘦死報守
廻惑於奸吏竟出其屍又有越獄者吏卒捕囚不得
多殺丐者以為拒捕禽獲復割其鼻毀其面使不能
辯識官聞得因喜亦不復究又一嗜飲先月餘有反

獄之變適有捕他盜十數来者其人已醉又惡前變
且虞繫獄如前盜遂不復訊令卒取油房鐵錘重五
十斤者盜列堦下每數卒捽一囚上持錘者擊其脛
有聲微微已斷矣復捽一人上每擊數人勞卒以巨
卮寃號之聲徹天其人擾案愈怒此盜初末一訊何
遽殘之未數日西河報有棄屍矣寃哉寃哉天下惟
人命至重獄情難知搖楚之下何求不得為此者與
臨渭論囚何異耶此皆信陽事目擊不誣且不欲言
其名不知天下之大尚有類此乎不耶因泫然出涕
記之

予作此記志一時之感未出示人以其事有同烈
婦故附於此嗚呼仁人君子讀之有不掩面沾襟
者乎

節婦胡氏傳

庚寅正月予請告歸而病甚謝客理藥以延綠軒避
靜日伏几其中軒僅容膝几外一榻置佛經莊老素
難諸書交游鮮至心殊安之冬大雪忽聞叩扉童子
出視則友人畢從周一蹇數千里衝寒来慰相對歔
欷次日從周援一帙向予拜請曰自子為予家作汪
烈婦傳里人亡弗感動茲胡氏視汪更難而不一紀

述何以闡幽厲俗子雖病可靳片言予讀其事欽其
孤貞而又傷其辛苦為作胡節婦傳胡氏者休寧遮
源里人父浩有隱操女十八以歸畢生時堅時堅七
歲失怙恃養於伯母吳胡感而事吳夫婦如舅姑禮
吳病視疾尤謹而吳之子婦忌焉形諸詞色胡不為
動時堅治博士業屢絀棄去從諸父貿易雲間累數
千金年二十五無子胡時時風諭廣嗣為宗祧計時
堅歎曰婦人之妬天性也子乃若此然吾與子俱少
壯何汲汲也庶人四十無子始置妾盍俟諸胡知夫
意不回密置一婢秉間力勸而竟無子又三年時堅

病病且五月胡衣不解帶饘粥藥餌必親必嘗夜焚
香告天願以身代計窮又刲股以進而時堅竟不起
先是時堅知胡之必以身狥乃泣囑吳曰兒甫二十
八而死命也然不敢為負心事胡有身矣窺其意欲
相從是欲兒為若敖氏乎毋幸止之胡雖以此未死
而哀毀慘劣無復人色未幾生女胡愈慟絕曰夫真
死矣而女十三亦卒胡寢食俱柩側朝夕朔望一依
禮行之哀忌餘夕孺泣日夜不絕聲不易服者十二
年可謂至難至難者矣時堅卒之明年同堂兄弟有
欲奪其志者胡歎曰此欲利吾財耳盡以夫所積與

之又十一年始舉夫柩並其舅姑塟焉或詢胡十二
年不塟之故胡曰夫死我二十有八耳毀容苦行依
於殯所守禮者當見憐而強暴者稍知畏也今四十
矣一貧老婦可終身行吾志不然久露何為哉王子
曰嗟乎胡氏不惟見節亦見志焉已寡婦以財自衛
免于侵凌至使人君築臺以褒揚之此何以勸胡始
終一致已為不易而散數千金無所恡則遠慮卓識
有丈夫所難者時堅雖無子而有婦如此可以不朽
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九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傳

任母聶孺人傳

昔謝太傅問陸退張憑何以止作母誄退曰夫夫之
德表於行事婦人之美非誄不顯斯語泛閱何足動
念惟執桮棬而歔欷試讀之不思闡慈範以表徽音
非人子矣中翰任君以所作母聶孺人狀示未半悲
不禁為棄去既又思君純孝人也數年之諾千里之
懷何可使孺人之美不顯乃抑情竟之盖予方羅太

恭人之變甫十月既傷中翰因以自傷為作聶孺人
傳孺人皖世族諸生聶誠女也誠之先有萬齡者以
鹽筴雄郡中誠始用經術顯生男六女一即孺人長
老有識者戲曰晉樂廣有言不以五男易一女君六
男詎及一女乎孺人幼慧動以禮閑里有童張二媼
習佛頗異嘗往来聶氏家終日無一語獨與孺人談
聽者莫解也後二媼化去孺人益精苦年十八歸徵
仕公時任氏惟庶大母主內政而性嚴酷遇孺人無
禮孺人謹事之人推其孝孺人舉三子俱夭壬子臨
蓐獲奇夢乃生中翰而體質清癯毋視輙喜此非常

兒也躬乳抱之寒暑晝夜瘡瘍湊溺不藉它人手能步不令出戶出必衛之執桃栁枝鐵踶隨其後懼有所觸忤也孺人雖甚愛中翰而督厲亦不廢徵仕公或小過笞責孺人寧飲泣弗之止故中翰君感激進修日懋人謂嚴慈相濟可為人父母法而中翰君以丙子丁丑連捷授中書舍人又一年以使事歸省孺人喜甚手摩其袍帶不置曰始吾聞進士名謂為天仙中人乃汝小子耶因歎曰三年一榜多至數百賢者寧幾朝有官常鄉有月旦吾又為小子恩也勉之哉是歲以覃恩受封孺人冠帔北嚮謝已仍故荆布

居無何孺人病顧時時力疾為徒狀慰中翰君君亦日夜侍湯藥不暫離旬餘病良已而報命期迫孺人察中翰重去屢趣之至怒責曰我半生教汝期汝何如柰何執菽水小節傷吾心第行吾當大快愉也復指所居此張将軍故第吾不安可營別宅佚老中翰君輾轉稱貸卜吉而遷又遅遅乃蕆既蕆孺人益病每家信往必懇囑勿言病也時寒甚猶憫侍疾者夜深衣薄可少寢侍者如命迨夜分小婢驚呼曰適見二媪策白馬至榻孺人理鬟乘馬隨二媪西去亟視孺人則側卧枕左肱適然逝矣吁孺人誓帛未笄慈

六旬有四竟如初志廼知淨土在方寸恒河祇園未為遠也孺人善拮据治生尤長耕織農桑占候往往不爽縫紉飲食備極精妙其所釀酒清冽甘美至十餘年不壞而雞犬蠅蚋不得近徵仕公謂孺人酒可祀上帝即此可例其餘矣予又聞之中翰君孺人柔淑出于天性自少至老無惡聲厲色里閈親戚窘乏待濟不可勝數未嘗讀書通曉大義故徵仕公優游庠序四十年不問家人生產則以孺人左右云史嫡曰予丁丑分校禮闈得中翰卷異之冊誠披露非徒言者及見君貌又私幸言而中也君得雋數月予念

母請急歸歸三年壯上歲莫矣而君亦以念母欲歸無計則日奔走政府宗伯門以情控不自知涕淚橫集也又旬餘始得請去僅與予燈下片語爾君去甫數舍則孺人訃至嚙指動心矧生死之際哉孺人愛而能勞中翰孝而能感俱可以風或有謂中翰不克含歛憾者嗚呼此人子所遭之不幸要之定數弗可渝也彼田舍翁嫗兒女盈前終身不出戶牖覩車騎過門則歎惋累日何論顯揚讀左師觸龍說趙太后又爽然自失矣

汪母鄭夫人傳

臣之事君婦之從夫一道也乃聖賢於臣道托孤寄命臨節不奪並言之豈以一死自靖有未足為難者耶雖然吾儒束髮讀詩書長而從理忠孝大閑講之孰矣而猶不能踐婦人女子閨闈弱質縫紉飲食之外非所事往往有奇男子偉丈夫之行視碌碌安須眉者當媿死焉豈其性然乎余嘗作真陽烈婦傳出以示人人輙流涕今來金陵又聞汪母鄭夫人之賢嗟乎何近世女子之多奇也夫人子元甫癯然一儒生與余館鄰雞鳴僧舍樂善好施雅潔可語每乞余言以識夫人之德余未之許會其鄉人吴君古愚鄭

君養之畢君從周為余詳道諸君豪俠之士也其辭同當知非黨阿者元甫不求之宗工鉅卿顧於不腆之詞懇懇焉毋亦以狷介寡合之性有足信者哉夫人徽之大族也適汪門方少艾元甫五歲石臺公捐館家貲鉅萬間有强悍者百計困之夫人歎曰此輩利吾財耳守財兒將不免於是人有求者輙與之不責其償人既德之清苦之操人復畏之元甫長教習舉子業至於成立家貲如故而人卒不能害王生曰異哉夫人不難於氷蘗之節而難於委曲之智昔石季倫被收歎曰奴輩利吾財而卒死於財談者至今笑之夫人之識過人遠矣其在人臣則主少國疑人心不服竟能寢强藩之謀銷悍將之變從容暇豫屹然不搖而視伏節死義之臣貞烈不殊其事反若難焉者此忠臣良臣所以有幸不幸之辨也歟雖夫人賢矣元甫者追惟往事寧不惕然悽然也乎感激奮厲期無忝於所生是故居家為孝子持身為莊士由此出而事君為廉吏為貞臣夫人之賢益彰矣如群群而已逐逐而已豈值負夫人余言何辭焉元甫懼哉

行狀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先生行狀

水陽先生初卧病即呼厥嗣孟禧輩上指天下指心曰吾平生無他長惟於此二者不敢負如弗起當令王生狀我王生者信陽王某先生督學中州國士遇之者也蓋先生嘗問王生近世文最陋可厭何者生曰誌狀極矣先生曰否夫人以言重言以人重公則相成私則交累生視誌狀豈盡諛墓物耶生再拜謝不敏嗚呼孟禧奉先生遺囑來也豈先生憶率爾之對庶幾不忍屈筆哉謹為位哭哭已稍次孟禧行略

為狀曰先生姓亢氏諱思謙字子益世為臨汾人讀書平水之陽學者稱為水陽先生相傳出春秋宋大夫亢䡖後石晉時已著郡中入我　朝復成子通俱力田自給通子昇由歲貢授兗州府知事昇子逢溯為先生父以先生貴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里人榮之稱文林公文林公初娶賀氏以鰥遊閩而賀卒乃繼鄭閩大族也正德乙亥十月十五日生先生先是鄭屢夢雲中旌幢擁偉丈夫自東而西者以語文林公公默識私喜甫生即異常兒六歲讀書一過即能成誦十齡文林公卒當是時旅櫬嫠孫滯閩者又十年

先生感奮力學日與閩名士游閩士以為弗如也癸巳秋閩闈歸晉適郡邑校士俱第一父老大讙嫉者曰此剽竊偶合爾督學至當落落矣而督學及御史試又第一甲午以儒士領山西鄉薦第一丁未成進士二甲第一人讀中秘書屢試輒首已酉冬授編修癸亥使淮藩饋遺一無所受壬子三年考績賀贈太孺人鄭憶文林公不見子貴顯語閩事泪滛滛下也居頃之　命教内書堂竊歎曰中貴人不患無材藝患不知大義耳則摘漢以來宦者可法可戒諄諄諭之聞者感動癸丑分校禮闈所取皆名士丙辰　廷試充彌封官是歲陞河南提學副使先生蚤負盛名且由史局出兩河士懼無當先生而先生顧外嚴内寬循循善誘士翕然歸之中州遼濶徃督學使者二歲不能周先生一歲徧歷僻邑王生與啟圖何子會文風雪不輟郡中苦志者萃集幾四十人直饌者僦居治具數日僅辦而戊午秋先生簡信陽應試者五十餘人二子會中止遺三四人耳啟圖子尤先生器重延譽者王生最陋劣是科亦濫竽鄉書辛酉啟圖子發解乙丑高第今為少宗伯學士先生負人倫鑑即一何子可推矣是歲冬轉本省右叅政分守洛陽

是時伊庶人僭侈暴戾道路以目日侵民居廣府第有　旨于通郡屬邑履畝加徵給銀八萬兩為工費旗校虎冠者四出縛辱長吏先生慼然曰正供宜也而水旱頻仍民已瘁極矧額外誅求民不死則相率為盜耳乃白兩臺曰王宮堅美已踰制民即不困非所宜加矧殫已竭之脂膏填無厭之谿壑嵩伊獷悍易為亂萬一犯衆怒毋論官府此豈王之福耶宜委曲亟聞附屈突徙薪之義兩臺從之事遂寢偃師濱洛有孫家灣地饒棗梨棠已輸什一之稅有喜事者請什而三之御史稱其能先生以利微俾商不至是

竭澤而漁者也仍舊便永寧令媚事上官惡其簿之
直誣以帷箔事御史械簿繫獄先生竟為昭雪分守
署會城而洛下歲供復數十百金徃俱乾沒先生悉
登籍後太吏勘伊事冠蓋相望賴是不重斂貧民庚
申夏齊魯燕趙旱蝗流遺渡河日以千萬計斃者病
者相屬于道先生悉賑濟經理全活甚衆辛酉陞陝
西按察使監試所錄皆三秦俊彥耀州辛某富而黠
與甲構甲不勝憤仰藥死以乙與甲素郤賕入而乙
抵其辜案既上先生卒白乙寃而坐某罪憲長秩崇
先生獨親鞫獄辨枉滌滯秦民大悅是冬入　覲以

身率諸吏無敢受餽者壬戌陟山東右使宗藩廪祿
錢穀出納徃盈庭累日不了者立語而辦薇堂閴寂
有盜白晝刼大璫金大璫怒其左右慫恿欲誣富室
取盈先生知之密白兩臺速上其事下藩臬會訊真
盜伏辜餘無所問癸亥陟蜀左轄便歸省太孺人適
長子孟禎疾卒先生痛甚且不忍離太孺人太孺人
慰遣久之乃叱馭西去蜀地卑濕多陰雨諸郡邑運
米數十萬散處露地率數月不收浥爛則責補解者
徃徃破家先生躬臨倉所有至即收僚佐更視公私
吏居三月會　世宗肅皇帝以災異大計群吏而

先生在中州時按臣欲劾撫臣質諸藩臬獨先生以
大體爭之遂已而同僚某憸士也陰疑撫臣謂此舉
先生有力焉居無何撫臣入長內臺以事去御史復
嗾言官論先生先生聞報即束裝行既歸杜門謝客
絕不與官府徃来有姻族被誣勘者欲得先生一刺
即解竟不與也丙寅太孺人卒哀毀甚所居建二祠
左祀其師曰報知右祀所生曰致享一果一蔬必先
獻別治小圃羅列圖史日吟嘯其中暇與耆舊陳說
詩書惇行鄉約待先生舉火者不獨其族而已善飲
有酒德不喜聲伎優游丘壑十有七年雅善攝生康

强無恙偶苦痔過服涼劑竟於庚辰五月十六卒處
分條拆弗怖弗亂異矣哉卒之日市野皇皇相向悲
悼不惟感施予之惠亦以里中視先生若陳太丘王
彥方者云爾王生曰嗟乎自予兒時聞長老談督學
使者指不數下也先生試汝合郡數千人魚貫入無
一趾參差試竟無一欬側者而不聞夏楚也乃尤重
黜曰士而黜多懟沮淪落死賕去婦逐臣更甚牧羊
者鞭其敗群者而已自吾為史官閱貢卷十數不忍
寘一下列清熙之世昆蟲草木咸遂長養柰何于寸
晷文字禁錮為也蓋仁恕天性故所在務掩人過治

獄務求其生恵不責報善不求知子孫多賢世澤益
遠天道不爽哉平生好學卧病猶手一編曰此萬金
良藥也所著有館中稿及詩文若干卷蔵于家娶盧
氏贈孺人繼田氏封孺人側室二劉氏丈夫子六女
五孟禎庠生盧出孟禧舉人孟祺孟禖庠生俱田出
孟禴劉出孟禔劉出田女一適庠生李喬蕃劉女二
一適庠生陳經科一幼劉女二一許桂蘅一許侯于
齊孫男四以恒庠生孟禎出以幀以忱以清俱幼孟
祺出孫女七俱幼孟禧等卜以是年八月葬先生于
九州堡之新阡先生所卜吉者其瑣屑不具録云

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状

予與君同舉進士居相隣君卧病僧房予時時候之
君執予手歎曰甫一第疾劇若此家鄉遠隔如未竟
何予慰曰君神王萬勿慮顧所云未竟何也君太息
曰為良吏爲直臣死於所事足矣未幾君疾愈令陽
城而予念妥老請告奉使强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
亥秋强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太理寺左少卿矣相
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君同候大宗伯沈公
次日同送彰義門外次日聞君痰病卒痛哉時尚未
斂予撫而哭之幾絶是時比部馬君經紀其喪周旋
甚力馬司理廬州以平反著聲君巡按淮揚首薦之
所謂知己者也又月餘馬君率君孫灼以狀請予雅
知君而馬君高誼近世所鮮皆不可泯泯惟弗諛弗
罔弗負我良友俟銘君者採而附有道之碑云爾君
姓李氏諱棟字尚隆别號吉軒世河東人始祖卜居
涉曾祖大良二子長仁次恭仁有孝行見府志舉三
子長絅次緒次紹紹由貢士令井陘有恵政邑人祀
之配王氏丈夫子四長柵次君次扮次杭君幼有至
性不類群兒十八為諸生次年娶邑耆薛顯女二十
三食餼廩每試輒冠多士聲蔚然日起嘉靖辛酉舉

鄉書絶跡公府識者已知其偉卓矣隆慶辛未始成
進士釋褐令陽城陽城晉巨邑里甲税課弊孔百出
君為釐革歳省萬金鋤惡植良賑荒雪枉遠近稱神
明暇進諸生諄諄以孝弟禮讓相規勉身先儉約邑
遂大治凡五載所特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
異　賜金錫宴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鹾
兩浙凡無名之供夙倚為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
塞獘竇杜請托寛窶窘所免逋二十餘萬而又條上
蘇竈困均鹽政杜盜冐便兊運四事又以文冊清查
秪涉虛文復為四款綜覈詳密而地方災傷重大力

請蠲恤　上皆嘉俞著為令庚辰廵按真定畿輔要
害罷于供應依憑城社莫敢致詰君一切裁之以法
相戒莫犯是時料田苛急長吏承望風旨冀中賞率
君因上疏曰料民占田以塞兼併均豁夷也臣部扶
風密邇　輦轂寡兼併之訟無故動民而謂安之是
益薪止沸也請鎮之以静便陽曲等縣沙壓田數萬
畝悉豁之時捕盗經月未獲有司懼羅織鄉民冀免
已罪君又鞫而悉原之全活甚衆辛巳丁内艱田籍
里中困于條鞭法闕不行君又言于府縣邑人德之
渉連歳亢旱餓殍盈野復言于當道曲為賑貸甲申

服除出按淮揚辨冤獄百五十人往来運河見糜費
鉅萬而水弗治慨然理司寇潘公之枉而悉述其治
河故績　上雖薄罰君然心不能無動迄于起潘公
編氓而大用之中外稱快焉乙酉江淮大水城不浸
者數版君焚香告天按臣不法頗受顯戮何至魚鱉
赤子水為退數尺乃發粟蠲逋所全活不可勝紀自
奉甚約鍰金悉貯公帑行李蕭然不知其為御史也
丙戌擢丞大理歴左少卿歎曰廷尉天下之平一有
所撓即失其平干和多矣故力持三尺庶幾無冤之
風云君生于嘉靖壬辰十一月初三日卒于萬曆戊
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七丈夫子四長灼娶邑
主簿董渠處士段鎮山省祭王應宿女俱卒今娶監
生王應奎女次煥娶邑庠生王来聘女俱太學生次
熠增廣生娶義官王四魁女次煙聘邑耆張法女女
二長適工科給事中王科孫生員德性次適處士孫
尚科男自大孫男五堪增俱灼出基塾俱煥出塾熠
出孫女四俱聘名家嗚呼良吏直臣死于所事君言
若合符契齒踰五旬官居九列而子孫蕃衍餘慶方
来天之報君亦厚矣矧君所以不朽者又不在是哉
延陵之劍未酬山陽之笛增感諛墓之詞且不忍施

于他人而况君乎謹狀

明廣威将軍竹里府君行狀

公諱詔字朝宣别號清泉性愛竹所居種竹日吟嘯
其間晩號竹里先世山東德州人始祖汝錫以軍功
事　太祖陞大寧中衛百戸後靖難師起戰淡夾河
陞子悦正千戸調信陽悦生端從大司馬王公恕征
荊襄禽斬巨寇陞署指揮僉事端生瑀瑀生公未久
而卒鞠于大父明威公公性嚴毅不喜二氏徒雅善
僧慧昭毎與談因果報應事不覺膝之前也公嘗語
慧上人曰古謂三世為将道家所忌豈非多殺耶吾

結髮行間即以為誡荊襄逐賊墮大穽中有三男子蹲其下盖避亂者從人以為天援奇功吾獨歎曰彼即真賊焉知非脅况非真耶資而遣之三人流涕滿面去吾將七旬三子惟一存尚未有孫豈吾宿世有他惡耶上人笑曰公行有孫大公門矣是時僧已八十餘一日明威公坐見上人突入後室恠而隨之聞兒啼先君生矣使人候上人以是日化弘治十六年正月初六日也公生而多病砭灸無虛日八九歲病良已從塾師習章句為時義又能作五七言絶句明威公不喜曰弓馬吾世業汝欲作慱士耶公遂棄去

學劔學射猶時時不廢書年十五承襲弱冠白晳須長及腹日與縫掖遊城西草堂種竹萬竿畜書萬卷雅歌投壺翛如也嘉靖改元考選屯政催征有法糧完而軍不苦兩臺交奬十數次十年軍餘陳上者健訟善持人長短父子五人號五虎衛官畏之咸與交驩指揮陳弘道管屯獨不加禮陳上對弘道溺弘道不能忍笞之上嘻笑受杖去遂訐弘道侵餉至鉅萬弘道慘刻異常實未侵餉也按院行部信陽大駭行司理劉君勘弘道窘迫謀于老吏老吏曰此大不易獨有洒派耳弘道曰上訐止我名洒派益敵柰何老吏曰侵餉至鉅萬毋論罪之重輕即斃三木能完否也司理公好賄而州慱士黄君同領鄉書廣文官舍冷公能捐五十金慱士托致百金司理公必白巡臺根究前官事非公出何敵之益且洒派既可減贓又可為他日同舟誼筴無出此者弘道從之果逮公公見追牒莫知何事以詰持牒者持牒者怒投牒而去白司理公罵不就執司理大怒以白巡臺差巡捕鮑指揮領健卒百人来有為公地者馳報天大雷雨城門已閉縋而行十數里家人三人追至逐電光行兩甚避樹下電光久掣不滅見遠遠有物如匹練来嚮

而就阜甫及半樹杪沒矣天明至村舍燎衣炊未畢而捕者圍村舍公拔劍張弓遥謂鮑曰我之寃公所知也所以亡命者非畏死畏徒死寃不白耳我與公同僚婚姻柰何急我乎公即縱我而以追不及言不過杖耳聞按院已将他往未必杖也鮑猶豫不決健卒百人同持鮑馬曰王公管衛事十餘年吾輩受恩甚渥茲寃至此恨不剖心明之忍執之耶公不聞獸窮則攫何亡狐兎誼鮑不得已馬上揖公曰勉之吾甘為子受杖矣公既脫難囑家人 奏辨而司理隨巡臺他郡挺身就獄已入侵餉千二百石同官指揮

業本山備禦上谷則入千八百石弘道止八百石餘
洒派有差果如老吏計也公亡命時予毋亦避外大
父家雞犬無一存雨久周垣盡頹羊豕四来過者酸
鼻及公就獄獄吏日侵之予毋恐公引决時時慰勞
一針一線盡以易穀盖身無完裙面目無復人色粮
完會赦復原職出獄僅髙王父手構舊屋存公持予
毋痛哭哭已謝謝又痛哭家人輩亡不泣數行下也
公既復職念前坐侵欺有關名檢投牒兩臺勘所管
年分升斗弗虧也兩臺謂糧業已入官矣乃給三十
金曰此不疑償同舍金也于是考選軍政者又十年

餘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檄各路兵馬入衛汝南隷卒
數千義勇民壯應募者倍之大都市井遊手尺籍老
弱輩啼泣不敢行而惡少縁此為奸利兵道晉江黄
公閲之太息屬公訓練乃治驕悍退孱儒優其衣餉
激以忠義人人感憤亡不一當百黄公大喜統之行
命公領千人先當是時道路聞兵上市肆閭寂公所
部不敢動人一草居民争出饗飯及鄰虜退黄公每
語藩臬諸公曰王指揮大将才惜無推轂者會御史
豐城徐公以清軍至徐嚴毅衛所謁之亡不流汗股
慄獨時時進公款語檄公為汝南主将製大纛寵異

之盡奪衛印屯操捕屬公被奪者側目思傾之矣兵
道關西宋公悖戾人也在都已入中者及境而公不
橐鞬迎愈怒被奪者乘郤日夜短公而汝人有為御
史巡按浙中者瀕行尤嫉公者餙二姬進之以意授
御史至浙上疏言文武一途文臣戍還者不叙武臣
戍還者軍政如故是待文臣不如武臣且使武臣輕
犯法請自今武職戍所宥還者止冠帶閑住軍政不
與便　上如所議通行各衛宋公遂呈兩臺罷先君
職又恐不妨世績也於申牘内云身終之日查無永
遠字方許子孫承襲祖職盖以公初擬永戍也嗚呼

浙江之疏明謂武臣自戍所赦還者公雖擬戍初未
具招呈詳亦無衛分即遇　恩例還職考選軍政者
又十五年兹未定衛分援入戍所之條未出里門牽
比赦還之例已経　恩宥尚欲以赦前未竟之獄罪
之必使兩代血戰微伐湮滅而後已吁何其忍也公
既罷角巾就第輯醫卜種樹相牛之書自娱而生計
日窘僅先世所遺黄嶺田數十畝明農灌園與名士
結社有集曰耐辱子又為談録三十卷紀平生見聞
及陰報事自託齊諧諸臯而督不肖兄弟讀書甚厲
漏下三鼓燭煌煌未滅也癸丑甲寅間師賊起睢陳

兩河震動兵道涿鹿焦公提兵往而無一可用者詢之老卒皆言自公罷不復訓練百夫長以上朘剥見骨士卒貧者不能具朝餐柰何驅之戰哉焦公以屬公公辭以疾而焦必欲得公託予師咸唐岳先生慫恿曰是行也寧直雪往憤金印可立致也公不得已出見焦公曰某久廢精力漸衰不當言軍事但中州百戰舊區賊起邏卒合燕趙青徐流刼驍騎其鋒甚銳而公所轄皆望風自相蹂踐者請毋拘文法其得專制庶不僨事為公羞焦公曰善公乃簡閱留什之三又募健步而黠者賑常值數倍遣之四出甫至小

窑詗者馳報賊易服將掩我公厚集待之又言他帥他帥曰是恫疑虗喝者漫不為備賊突起屠戮不可勝紀焦公所統因而乘之賊大敗他帥慙忿且懼行千金掩篩賊平竟列薦牘陞一級公僅得一奬檄耳焦公每為不平公歸隱黃嶺不再見焦公迨焦公解任去送百里以報知己是行也公冀建功疆場贖前罪不亦因焦公以達當事者而俱不如額乃連愬之兩臺兩臺不省家益貧公志未已也跋涉萬里求援有力者所如不合門下士盡散去公呼不肖兄弟曰吾幼讀田文市道之說以為孟嘗量狹炎涼如歲序

無足恠者乃今知人情真不能堪也因歔欷久之公生計雖窘而好客如故予毋恐公欝欝病多方寬解之客至至鬻衣留晝夜飲以為常公飲酣輒長嘯嘯已哭人莫測也寒食掃先壠攀樹而號樹下漬成坎自是遂病戊午不肖舉于鄉公始小懌而腰膝痛漸不能步不肖不欲與計偕公怒曰吾寃待汝雪不行何也已未春不肖下第遄歸公伏枕卧又兩月卻醫歎曰漢高謂我命在天盧扁何益人徒知為呂氏不知古今至言也我生五十六非不壽平生無一害人念果有地獄吾不怖吾毋在堂不能送終吾不恨所

恨者生為寃人死為寃鬼無以見祖宗地下耳執不肖兄弟手曰汝二人念之我死毋求貴人銘毋葬我先塋當淺殯官道傍題曰前明威將軍王某之柩足矣言已長逝是歲五月十四日也痛哉痛哉公仁恕出于天性嘗攝緝捕馮家庄左氏者世持妖術能令人見宮殿官府及鬼神異狀遠近事之吳楚多納香錢跪拜以百數左夫婦頷之而已事聞監司命公速撲滅毋滋蔓公白此愚民覬福利非有異圖茀治首惡令解散足矣窮治恐激成大變亂不可釀亦不可激不見黃巾青溪事乎乃雍容集父老別而治之居

民安堵全活以千計左氏行是術幾二百年從此遂絶矣公善書徑尺者尤遒勁射命中諸將推服澆花灌園必親爲之曰吾銷壯志耳故咸唐先生贈詩有汲泉灌筍身忘貴走馬穿楊射有神之句云公性豪侈輕財赴人之急類古俠士讀書自幼至壯不輟校讐矻矻類辛苦儒生務掩人過雖遭誣擠而不修怨類漢長者量兼數人終不及亂飲酣而泣旁若無人類酒人至于事母孝雖大醉不至母寢所不已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公嘗謂不肖汝曾王父明威公欲拓世秩征荆寇三月不解兜鍪髮無一存至箠馬溺飲

僅陞署級耳非塞下功莫縣實授顧安可得乎已又歎曰吾大誤吾家署級且未白柰何他覬言已起涙下沾衣也則抆涙呼不肖曰使無鬼則已信有之當請于　帝直我寃畢我志終不以遺汝也嗚呼隆慶改元不肖訟公寃盡白萬曆辛巳延世兒承襲以試第一例送遼左適虜數十萬寇廣寧隨大將軍斬一級實授矣無何又出塞斬二級陞指揮使世襲嗚呼豈公果得請于　帝乎不然不肖貧書生非有遊說先容胡能積憤沉寃一旦昭雪延世兒即有斬將搴旗之勇白首中土何所施也寃憤之氣結而弗散竟符厥語可不謂異哉公既不欲貴人銘其墓而始終被誣狀安可湮而不傳謹泣血忍死直書與門下哀而傳之庶先君附以不朽且告後之愼獄者捃摭不根侈家乘以亂天下是非不惟不肖不忍即先君地下不欲也謹狀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行狀

亡毋太恭人袁氏行狀

嗚呼人孰無毋罔極之恩一也顧其間有順逆難易之殊幸而值其順與易稍閑內範者亦可以徽懿稱不幸而值其逆與難即使偉丈夫且不可措手矧閨闈之質哉予毋十四而歸我廣威公甫十年而陳上之獄起未幾而王賢之獄起又十年而忌者追傳陳獄失世秩蓋三十餘年廣威公入縶請室出對吏簿北走雲谷南歷吳楚東抵青丘西窮張掖乞哀求援事竟罔濟產業既窮親戚莫顧當是時上有白頭之王毋下有黃口之諸兒婚嫁以之嬰情饑荒何以卒歲太恭人百計苦辛多方拮据在廣威公固甘儐同舍之金在太恭人則必責無米之粥昔之挽鹿車而泣牛衣者貧則貧矣寧復有此哉太恭人每為不肖敘述往事未半而淚已盈襟不肖亦失聲不忍聞迄未竟其說也嗚呼太恭人已矣誰為敘述焉者不肖病軀遭此酷罰五內已裂萬感兼叢蒲柳之質易凋風木之懷更切一先朝露永恨終天用是抆淚抑情

與弟喬敘而為狀示我子孫倘仁人君子鑒區區之情不敢為溢為誣也憐而徼片言之惠是亡毋獲不朽之恩不肖結無涯之感矣

太恭人袁氏者故光祿寺丞竹塢公第三女也竹塢公諱鎔萬戶胄子未弱冠以春秋魁於鄉筮令當塗陟通政經歷晉光祿寺丞性嚴毅家人莫敢近顧獨鍾愛太恭人每撫之歎曰惜哉女子使男子不大吾門耶六七歲教以小學女誡日作小楷百餘課以女紅輒不欲公以女傅士呼之十四適廣威公以淑稱竹塢公喜曰女生長富貴幼即為人婦茲知慕桓少君孟德耀吾無憂矣居十年餘而陳上獄起語具予所撰辯冤私錄及王元美先生所作王將軍傳是時廣威公縶獄所誣坐糧千二百石歲荒甚吏侵之亟不肖生三歲矣適患痘臥太恭人腹他人近輒啼太恭人仰卧七晝夜不轉側炒秔米和茶進少許慮起入廁也痘愈太恭人下榻連仆始啜粥旬日稍健念廣威公無出期因市杵臼箕簸數事從鄰人借穀數斛試之利鄰人攜米及糠去太恭人持諸具哭因脫簪珥服玩嫁時粧奩不足乞之竹塢公又不足置酒請合族少長跪哭乞貸族人相視有難色一老者奮

騶駡合族人曰此吾家宗子婦也繫獄何人所坐何事柰何以越人肥瘠視之吾請先鬻負郭田族人始各捐少許猶不足一針一線亡弗易穀也欠米八斗計無所出止寢所一舊綾帳外祖毋親製亦嫁時物時外祖毋逝太恭人留以為念亦不得已哭而鬻之廣威公始出獄也初廣威公苦吏侵獄出片紙屢屬太恭人以宅售人太恭人泣曰王氏上世貽後者此官此居耳恐以百餘年堂構與他人已矣勿復言吾竭力經營不足鬻未晚也時富家垂涎必欲得之太恭人寧身無完裙日午不炊竟不肯鬻廣威公出獄

遇 宥復原職管衛事又十年而黜卒王賢以他事詿誤三年雖勝之然家益不振居久之忌者文致陳上事落職家居廣威公憤甚援牒辯理無寧歲太恭人復極力經營銖金寸帛盡佐道塗費事竟弗白僅祖宅一區黄嶺田數十畝而已廣威公好客客至太恭人必命童子屬耳廣威公已治具豐約隨時客亡不盡醉去皆質子錢恐傷公心也姑耿氏生廣威公甫三齡而寡居朝夕禮佛太恭人事之謹不肖及弟祖裔俱食郡廩屢試不利太恭人所以督誨者甚力時時泣諭曰而父之寃待子而雪緹縈女子彼何人

也嘉靖戊午不肖始領鄉書廣威公已病强起謝太恭人我久在外兒子輩有成汝之功也次年不肖下第又二月廣威公捐館舍又五年大毋亦逝太恭人持不肖哭曰而忘而父寃耶而父始末吾謹藏之懼奪而業而今三十餘即不第終不失一官而子而孫謂而父何我亦何顔見而父地下耶因展訟牘一一指示此為成案此為生路予遂誓之祖宗屏棄他務壹意辯理又三年而事盡昭雪延世兒甫三歲全俸優給毋喜曰吾與而自此無遺恨矣始不肖之理訟牒也私矢之神曰事幸白而復進取者鬼殛之戊辰

例計偕以誓白太恭人曰是固然也凡進取者燥而弗止則咎而能持是念進取何傷且而雪父寃可謂孝矣吾十四為汝家婦無論艱難拮据人所不堪所以教汝兄弟者良苦今老矣不得一 封典于汝安乎試以此告神當不以汝為渝盟也不肖唯唯壯上再舉始見録讀中秘書迎太恭人京邸數月歸癸酉夏解館授不肖檢討 覃恩贈父廣威將軍毋封太恭人甲戌正月不肖女適周氏子以疾卒太恭人過慟乃有關西之役便歸省覲七月初太恭人忽左手足痿痹次年春强逐赴都丁丑不肖分校禮闈太恭

人益喜曰此可藉手報　國恩吾且歸矣歸二月病
甚不肖請急旋病良已居二年太恭人又諭不肖行
恐以誓言洒指延世兒曰俟此子承龍酬盟未晚而
不憶丁卯優給掌武銓者欲華署級耶不肖矍然流
汗奉太恭人行甫至都又歸辛巳八月延世赴部承
龍皆遂遼左壬午八月歸太恭人七十七矣不肖忡
忡心動是時編摩事亟又兼撰述更番入直歸無計
也恭遇　皇嗣生例翰林給舍報慶　諸王不肖得
江西十月抵家旬餘捧　御書往明年癸未春仲事
竣旋適延世以遼左首功晉指揮使世龍太恭人益

喜曰而不但還先人故物又大拓之而事畢可酬前
盟吾事畢可歸報而父矣自是驩甚日乘竹輿遍之
村庄與故嫗老媪話舊事八月初之洋河謁碧霞元
君歸而病病月餘愈而精神恍惚頓殊往日不肖使
期迫以情控政府政府復書有親幃可樂簡書謂何
之語又二月太恭人大愈不肖以酬盟事言太恭人
曰家有牛馬苟盡其力亦當少休子勞苦極可少休
矣盟不盟勿問也不肖頓首受教具疏乞休未發而
太恭人若頭眩熱作暍所善方生診視曰老人常態
無慮又數日病亟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子時念佛三

聲悠然長逝距生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
十有八終天永訣乃在斯時粉蠆此身莫能少贖痛
哉痛哉太恭人性嚴整有外大父風內外皆憚之而
心慈好施族人親戚孤寒貧窘賴濟者不可勝紀每
風雨浹旬雪霰連夜或春艱于食必自煮粥食窶子
復念有病不能出乞則囑童僕攜粥遍歷村落廟宇
未卒前二日天欲雪寒甚猶施粥計米數石云課予
兄弟讀書親烹茶果慰勞備至少惰亦不責惟憮然
無一語以是予兄弟悲感立自責若無所容早為予
兄弟授室無何相繼喪又為娶俱荒年里中薄惡貸

一錢不與咸太恭人紡織節儉佐之中外親黨以是
服太恭人治家才不可及也太恭人生二子一女長
即不肖嫡次祖裔娶孟氏生一女適周之楨卒繼娶
高氏生二子長延世本衛指揮使娶徐氏次延申聘
何氏裔州廩生娶葉氏卒無出繼娶唐氏生三子長
延庚生員娶段氏次延澤娶馮氏生二女次延酉未
聘女三長適董紹祖其二尚幼女適指揮方大勳子
四人任叠卒子旭升龍世秩儁仲偉俱庠生餘盈前
不能遍識稱觴頌之而已嗚呼予家自曾王父至廣
威公僅一綫爾乃今子孫蕃衍世介冑無一為諸生

者自廣威公以詩書教子孫太恭人力賛之茲諸孫兢奮亡不事鉛槧不肖竊謂天生太恭人大造王氏何宏遠哉至若補綴澣濯能貧能儉則太恭人末節不敢贅也惟鴻筆采擇焉謹狀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萬曆己丑秋九月予有武闈之役妻高淑人已病而起卧櫛沐如常惟瘦弱飲食減予雖甚慮之念當新春恐亟耳屆期與淑人議曰是役也業已力辭不允則以子病縈懷抱茲欲再辭於子意云何淑人曰此國家大事我聞竣事僅旬餘君第入我病纏綿未即

有他虞也予心忡忡與陸敬承翰講議敬承曰王吉士診脉謂目下無妨且期迫矣即辭必不從當壹意勉供事窮日夜力蚤出可爾十三日五鼓起将 陛辭淑人猶勉以安心毋過念而徃歲出闈率二十五六因言於共事者以二十二日出甫 朝見恠不見家人来甚以為疑急趨至寓則淑人沒三日矣蓋十九日夜半也是夜予宿聚奎堂之東廂閱卷過丙夜寢寢而輾轉反側不寧甫合眼欲睡則若掣予衾者問之無人也已睡復然私念棘闈之内鬼神呵護何以有此遂不復寢秉燭起坐久而方曙計掣衾時正

淑人氣絶候也異矣哉嗟夫三十年夫婦挽鹿車泣牛衣靡所不偕乃咫尺不能三日待覩二児擁抱摧號及臧獲葷雨泣欲絶夙病大發蓋予禀受弱慈柔善悲胃噎之症起於哭前室孟淑人而又繼遭先将軍先王母先淑人淚眼幾枯矣衰暮之齡一旦值此矧在異鄉即欲抑情自寬有不能者二児懼予過傷間以筆研請為狀恐久而遺忘實藉是輟予慟耳予伏自念先将軍以寃未白戒毋請貴人銘止懇大司寇弇州公為傳予毋亦然茲曷敢銘乃抆淚紀此有所溢諛是遂死吾妻也妻而有知必不樂也嗚呼痛

哉

淑人高氏者吾州鄉先達鐵溪先生孫女也先生諱鑑舉成化戊戌進士任兵部主事以直諫謫炎徼稍遷鎮江同知夔州知府致政歸丈夫子八最季諱迅者淑人父也諸兄俱長各有内寵夔州公卒田宅書籍美好者迅一無所得止敝宅一區田百畝親戚咸不平迅泣曰先大夫以廉吏終柰何言生產人生分定宅一區田百畝勤力其中足矣迅生三子一女而性伉直弗阿讀書未成棄去慕古隱逸不喜見貴人郡有善否輒私識之善者為起立歎息否者奮髯大

罵訓子嚴撻至流血顧獨鍾愛女或譏其偏曰是非
而所知女稍長訓以忠孝節義事人聞高氏女慧爭
委禽迅俱不許諸兄曰女長矣不及時許人何俟迅
謝之終不從人或詢之迅曰此女有貴徵吾夢先府
君戒勿輕適以是待之耳人莞笑以為迂先是予娶
孟氏者予母淑人親姪也事予母以孝聞未幾以產
育卒外家信讒所以窘辱者萬狀幾致大獄是時予
既過慟病又念母氏以慈愛被窘私仰天垂淚曰娶
妻為養父母顧貽父母憂何用妻為故孟氏卒二年
餘絕不言續絃事父母念予世胄也未壯不娶如宗

祧何予跪白父母兒誓不娶茲不敢違嚴命必得婦
如孟氏又仕宦清白後家貧者父母勉從相與歎曰
安得如此者副兒願予未冠食郡廩多虛譽里中及
鄰邑富貴有女者爭来言一切拒之久而聞高氏女
賢鐵溪先生孫家無餘貲與夙願悉合父母懇請之
迅曰願一見王生因與所善者託他故訪予去謂妻
蔡碩人曰得佳壻矣蔡碩人者故縣令蔡公文女也
事父如嚴君力田紡績不敢御綺羅人擬鴻光云淑
人歸予年十九嘉靖甲寅四月也是歲荒先君辯理
澄盡廢予母辛苦拮据並日而食淑人與予弟婦唐

王母耿恭人至無完裾各畜一母雞育卵以易鹽菜
王母好佛晝夜弗輟淑人率贊之戊午予舉鄉書歲
亦稔稍稍裕次年五月先將軍捐館舍自初喪至禫
除議祭埜外淑人終不與予私言其秉禮如此孟氏
遺一女淑人憐愛甚甲子十一月王母病卒予與淑
人承重如先將軍既襄事予母泣語予而忘而父寃
耶予哭告於墓盡屏頴楮書籍理訟牘凡四年而後
雪隆慶辛未予成進士讀中秘書淑人攜女奉母来
京邸癸酉予母偕女還女已適周生之楨無何病卒
淑人恐予母傷痛勸予歸省乃有冊封韓藩之役次

年二月淑人又奉母同予北上母患手足痿痺性卞
急飲食扶掖咸淑人自侍予母甚安之丁丑四月母
思歸歸三月病甚家信至倉皇請急抵家母病良已
淑人與弟婦唐見姑病痿而年又踰七事之益謹己
卯冬請告期滿而纂修督趣予苦不欲行母默知予
意患之與淑人議淑人謂姑不勉一行必無去理母
又治裝予不得已又奉北上母安家居所以不憚跋
涉者恐予不出耳乃抵都未數月母又歸予自是鬱
鬱如有所失壬午八月　皇第一子生例詞臣報慶
諸藩國蒲坂少師張公為首相予館師也以朝鮮屬

淋人聞而曰姑七十七矣雖健寧可恃君差而南可以省覲柰何以一品浮榮易一日實養哉予瞿然汗浹背力請別藩得淮益二府同延世抵家旬日而之豫章癸未二月事竣歸母喜甚至八月母謁碧霞元君輿行速歸舍而病病月餘雖愈而衰十一月望後予屏人篝燈草休致疏淋人忽至見予把筆愴然曰得非轉假本耶不若乞休爾予遂以疏示之方遣使往而母病革竟逝是歲大侵內外百務倚辦淋人明年穀益貴而歲暮襄事祖塋破屋數間謀剏兎表為展掃憩息所蓋予欲廬墓側不欲有此名淋人知之

工役諸費予一無所與數月落成即今尋遠堂也是冬安塟畢予遂依松楸家事益不問丙戌二月服闋予歎曰仕為父母父母不待仕也何心且冉冉老矣逾歲不發丁亥三月復賫前乞休疏以情懇政府政府不允顧兩督趣之淋人謂予君不仕為夙盟然不背盟之心鬼神知之君嘗言有疏未上為大恨是不可勉一行乎蓋謂華除附錄事也予默然又數月過期矣方膏車淋人不欲往予惟之淋人曰自君南北無定踪無論田園荒蕪棲身之所亦甚湫隘君了宦事我了家事不亦兩全予曰我年踰艾不知鹽米價

以有子耳二千里外令我舍鉛槧日刺刺理庖廚瑣事能乎否也且延世夫婦任嵩縣此行可經洛下俟到都上疏後同歸此時忍令我獨往耶淋人不得已復同發抵都未兩月予承乏國子司業戊子春二月上華除附錄疏畢月餘延世擢京營佐擊淋人喜歸念輶轂又一月予陞洗馬田灰廠舊居延申補郡諸生同延世夫婦來九月初也淋人謂予君嘗言物忌太盛今忘之耶延申年十八尚未娶我當先歸君可乞差莫濡滯也予遂乞差政府知予歸志決許之今年正月十九日淋人率延申旋予與延世送彰義門

外趙氏園亭淋人登而四望甚懌升輿尤慰以輊別無亂懷抱潸然分袂去時予分校禮闈兼有文字委二月五日晚忽聞淋人至栢鄉病不能南復轉北次日予辭分校命且下矣初七日五鼓予入闈延世馳馬南逆二十七日出闈淋人臥延世寓自是漸愈至四月初弱不能徤步予念天暑如此曷敢遠行乃又辭差淋人輒徤步雖醫藥不絕而言笑如常詎意予入闈之次日痰壅忽忽不寧竟爾長往乎淋入幼隨予王母耿恭人及予母淋人禮佛二母俱卒于仲冬手足和軟顏色不變若睡未覺者淋人每向予豔羨

淨土之説不誣也兹淋人卒雖秋暮而嚴寒如隆冬瞑目危坐先一時猶問予出否婢曰止三日即出矣淋人曰我何能待三日無一語及家事儵然而逝嗚呼痛哉淋人雖長閨閫而不殊男子凡事一倣予母而性至孝其父迅之卒也病不能斂淋人為經紀塟事甚力及母蔡碩人卒貧更甚淋人佽極周旋予時窮孝廉無力而淋人二弟幼一兄山中不歸皆淋人輾轉稱貸其父永訣時執淋人手泣曰爾必貴恨我不及見又歎曰雖有三男不如一女里人至是始服翁明智而有女長未適者猶相謂欲效高八老耶淋

人治家嚴而有恩笞人而人不怨曉大義予有不決每質之片言立解衛有業指揮者止一女而落魄飲博棄其妻與娼婦處無何死妻女流落無所歸予壬午冬還聞而語淋人淋人曰君雅慕古嫁孤事盍迎來我當以女畜之俟其長當擇壻嫁之女在予家八年矣已聘丘百戶長子令隨京邸凡粧奩諸物俱淋人手置一笥封識宛然不忍發也又郡馮氏亦遺孤女責魏茂家為婢淋人聞之贖而與葉氏女俱後有責馮族有力者曰咄爾家孤女不能育何面目立兩間耶予聞而語淋人淋人曰女但不失所何忍獨為

君子以女付之予性好施每赴人之急淋人未嘗不慫恿甲申冬春道殣相望予在丘園以粥食饑者皆淋人親煮不令熱而稠念粥不給以錢佐之至麥熟貧人羅拜去人知予區區小惠不知淋人居多也鐵溪先生八子其四諱遠者名士也女嫁今少宗伯震川公迅與遠俱鐵溪先生子而二女同適詞臣同官都下予雖不敢望何公而內顏相類何夫人先卒於長安街南之寓淋人亦卒於長安街北之寓尤為大異無亦一定之數不能轉移耶淋人生于嘉靖丙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己丑九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四子二長延世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娶徐氏封淋人次延申郡諸生聘何氏淋人先以　覃恩封孺人今年秋加　封淋人猶及見　綸誥淋人愛城東祖塋山水秀麗予父母丘壠在焉淋人每至其處輒低佪久而不能去嘗謂予休官歸當卒老於此若塟亦當依舅姑傍他地即好勿為堪輿家移易也嗚呼淋人已矣予亦漸衰老矣同穴之願當亦不遠悲愴中援毫紀此以付二兒且併告後之為王氏婦者

墓誌銘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邽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丁丑予分校禮闈得渭南孫君而奇之謂異日必大有表樹而君由行人擢諫垣所論列咸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直振一時會毋趙孺人病聞家信不俟報單騎日夜馳數百里以是貶官三級以孝聞天下君歸而孺人已卒未幾邽野公亦卒君毀瘠不能起予兩使唁之且以書勉之曰君為忠臣為孝子可無遺憾顧報　君未竟顯親未終姑毋論滅性之戒也君得書感悟稍勉襄事又久之始介同里職方南

君持同郡侍御雷君所為二尊人狀請銘其墓此予宿諾曷忍負按狀公諱一誠字明卿居近下邽故號邽野其先晉之洪洞人元季遠祖奉毋避亂渭南遂家焉大父景暘父爵皆以行誼重以公伯兄京兆貴並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公幼弱多疾父憐愛不強力學而穎慧讀書輙解年二十四為諸生數試不利公亦厭苦章句慨然欲樹勳疆場　肅皇帝念南北多警於世胄武科外羅智勇奇士公應例授潼關衛署指揮僉事歷管軍政士卒悅服賢聲冠諸將訟不決咨多委公理有貧子聘女約已成富家子艷女姿誘其父毋私許之以二銀壺為公壽與渝盟公怒罪富家子而以女歸貧子聞者感泣兩臺各道愈賢公所莅牘歲數下然不與薦剡公歎曰古名將多起亡命屠販流今論資論援寧直有恨者不得侯已矣渭之陽先人菟裘餘地可圃可耕安能髮種種後行間于是棄去葛巾野服徃来太華終南而日課給諫甚厲萬曆癸酉給諫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公日與父老子弟為真率會幽居竹石攜酒直造之邑宰式廬避不見也下邽城中有寇公祠頹甚公謂此宋名臣奈何為樵牧墟倡而新之曰吾風委質者清操也里中

大侵以田售者多與之值或嗤公拙公笑是誠拙不愈巧攘乎夫售田急也吾不能赴其急而因以為利鬼神其祐我哉公好規人而不為峻人多感化德小必報怨大亦捐人人稱為長者其葬也會送數千哭盈野可以知公矣厥配趙孺人能左右公先數月歿公悒悒悼無何亦捐賓客同德同歸遠近異之孺人邑大族幼嫕靜視聽舉止不踰禮善相者謂有貴徵追歸邽野公果以孝敬勤儉式閨闥孫氏三世同炊孺人維之力飲食衣服與大小同之內外無間言其愛給諫雖甚篤而教之則甚嚴給諫性至孝不忍一

日去親側邾野公患風痺孺人謹事之給諫聞而泣曰柰何以湯藥遺老毋而遠戀升斗為遂請急歸歸而久不瘳公與孺人責以大義督趣赴 闕補官數月而孺人病凡請告者報可乃敢行君謂厥長曰當此時身不遑恤而遑恤一官遂亟馳去太宰與政府議孫給舍不俟命徑去當罷官然無以勸孝請之
上左遷三階而權貴近倖素忌嫉者亦謂君孝也予又聞君省毋被播也公語所知兒為親棄官賢九遷遠矣公病亟囑給諫兒為諫官數觸諱 上毋優容以私情不俟命僅貶秩 恩渥矣何以圖報毋畀小

官毋懷怨懟小子勉哉嗚呼公易簀之訓如此生平義方勿問之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八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孺人生於嘉靖壬午二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六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二長瑋即給諫娶姜氏贈孺人繼耿氏封孺人次琝娶張氏女一秀玧適庠生郭斗南侍父毋病晝瘁竟哭死女孫三其季適職方南君子居仁今殤公夫婦以 上生元子俱荷
恩綸而公以武階封諫垣尤為異數司諫君以公卒之明年與孺人合葬于祖塋東南之新阡又二年予始為之銘曰握槧而儒捉筆而將角巾而隱闌而靡放厥配齊德媲鈇是伉食報喆嗣讜直忠亮清渭若帶太華作嶂妥靈發祥世熾玄兒勸孝作忠永賁幽壙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義齋賀君之卒於京邸也同鄉同年既為經紀其喪俾遺孤扶櫬還其孤又以誌銘屬予以予雅知君且職在筆研也昔人有生友死友之分以交契言爾予則謂交友之道凡不負身前者可為生友不負身後者可謂死友固不但如昔人所指而已予幸與君同

舉進士同官于 朝復同梓里然無毫髮益君茲蓋棺矣而孤以狀来毋論不忍視狀且不忍視孤也又烏忍為諛語負君地下哉君諱一孝字子順別號義齋相傳為唐知章後有仕江西永新令者家於永寧以故二縣及廬陵多賀姓始祖錫自永寧遷鄢縣霞陽鄉遂占籍於楚生永新永寧永寧生慶慶生鳳鳳生宗廟號霞峯不忘本也是為君父以歲貢分訓成都稍遷魯山諭配朱氏生一卿一相一忠君其季也卿相俱無嗣蚤卒一忠子二曰介曰會是時霞峯公致仕諸生重別公固留之公感其誼卜居魯山時時

教君慱士業旁及古墳典文辭未幾而霞峯公卒君涪泊刻厲能成其業每搆一語人人以為莫逮也嘉靖乙卯補邑弟子員戊午食餼廩甲子舉於鄉隆慶辛未錄南宮念毋傷足請告歸侍萬曆甲戌始奉廷對是年秋授山東歷城令歷城省會繁鉅君以龐平治之巨細畢理而尤以辯冤達隱為亟三年考績贈霞峯公如其官毋封太孺人庚辰擢南戶部主事先是歷民王符四人以非辠坐大辟君力為昭雪事雖白竟與問官相左君又性不善媚人故僅得南部人為君絀君豁如也君既抵白下而太孺人以水土

弗調足痛轉劇君懇乞終養奉毋田籍越二年太孺人以天年終君嘔血毀瘠居喪以禮丙戌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晉後壽宮君往來山谿與士卒同甘苦竟勞瘁歿萬曆丁亥十二月十七日也距生嘉靖乙丑五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九歲君清慎自持所入俸祿咸散族友兄二子撫養教訓不異己子二子俱成立長為廩生次為太學生一女亦給以田產鄙族至魯山者亦為授室俾不失所而廬居時歷城人候問不絕非遺愛之深曷克致是哉君詩文若干葳於家而勸民憂旱之詩息訟監懲之錄良吏奉之為蓍蔡可以知君矣丈夫子三長桂芳太學生娶張氏繼李氏次承芳邑庠生娶燕氏次傳芳娶馬氏桂芳承芳俱孺人劉氏出傳芳側室張氏出也女四長適何應麟次適張行次適李良楨次尚幼桂芳子一曰名標女二承芳女一桂芳等擬己丑年二月十二日塟君於邑北之白象保乃為之銘曰奉親而娛蒞民而癯愛士而劬趨事而痛無惡於儒矣而以死勤事奚憾於征途叢祥流慶天耶人耶靡姧靡誣是之謂不朽之圖永有光於鑑湖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一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誌銘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公諱德元字子懋别號少泉其先汴人宋功臣美之後南渡居崑之雙鳳里今隷太倉十七傳至石泉公生公石泉公少游都門兢雜秩以故公舉順天鄉薦是時學春秋者率尊康侯不敢一字有異議公謂胡主復讐沿襲深求之不鑒則迂使聖人大公至正之意不白乃取經旨玩味務虛以求諸古故門下士往

往掇高第文喜左馬書得趙承旨法詩宗初唐而五言尤沖澹論者謂不減孟襄陽公既自負而八上不第念王父年高嘉靖丙辰謁選得商河令商河故壯邑遡罷甚公拊循勞來未期而稱裕邑有惡少殺人誣士人子田明等數人吏持之急公一訊而惡少服海豐為齊北鄙瀕海颶風大作漂沒廬舍人畜不可勝紀大司空萬安朱公時撫東土特俾公往公視流涕請以商河粟賑不足移陽信粟陽信人怒公温諭之無何陽信如海豐則移海豐粟賑之陽信始感服也繇是聲大起陟貳承天承天楚巨郡且衛　顯陵大璫諸舍人橫甚貳清尺籍動與相鬭漢沔水溢郢人大困當是時玄佑宮役亟公日夜焦勞工竣而民不知諸舍人亦相誡不敢犯頃之　景王就國宮殿為霖雨摧毀監司屬公料理軍校壯來者驕悍不可制有司稍缺供輒脫巾大譟公之至也衆疑謂治我空營而入刼以白刃左右辟易公屹不動徐諭所以來之意詞暢色温衆謝散去乃密語兩相寘首亂者于法衆為歛戢會倅忌公者欲陰中之倅部粮留都于上計之牘紿方伯書公名粮不足司農按名責之公不辯麾守信陽信陽中南鉅鎮蘇劇倍他州公治

頗嚴人問何故異商河公笑曰商河民力竭如調攝瘵者信陽南北要衝軍民雜處深林長谷實為盜藪柰何進痼以梁肉乎未幾境內大治公乃務崇寬厚與民休息時時進諸生課文談藝諸生欲得公書以錦箋素箑請揮灑淋漓人人如獲拱璧而山東河南兩校棘闈所推轂皆時名士公留心吏事雅不欲以文鳴故閭巷婦女私語曰不知而公寬然長者非鈎距擿發不知何以如此先君指揮為人誣擿讎發不佞悲憤撰辯冤私録有陳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況是閨闈之質公讀而傷之為言憲副宜

興楊公命不佞捘牒按臺屬公勘徃所誣盡白至今
王氏子孫世世尸祝兩公也公守信陽二年餘以治
績高等擢應天治中適獲江洋群盜波及巨商多以
嬿避公毅然直之居一年太倉誤以公名充粮役京
兆王公不平為移當道當道論罷公歸里杜門謝客
讀書自娛或偏舟訪隱園碁松下神清氣徤望而知
為上壽乃感微疢卒萬曆改元七月二十一日距生
正德三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娶嚴氏先卒
繼娶孫氏女一嫁舉人呂道炯嚴出子允升孫出娶
寧陵令秦霑女孫男三長聘官生顧咸寧女文康公

玄孫次聘庠生何存仁女次幼未聘孫女一許聘舉
人諸壽賢子不佞奉使豫章便過吳門吊公不勝知
己之痛事竣還里允升走數千里持狀請銘曰先公
意也允升妙齡能文予目久私慰曰天所以報潘公
者在是乎在是乎銘曰婁江之源清且長兮洞庭之
峯崔而蒼兮佳城鬱鬱鍾厥祥兮宜爾来裔永流慶
兮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申氏之先順興山西潞州長子縣人也洪武年徙洧
川家焉世埶讀積德至山公生文淵君始大其家聲
云盖隆慶四年冬予負笈北上経洧川飯逆旅主人
為予言邑久乏科有精堪輿者言改洧水不直便民
且發科當有瓌奇非常建大勛伐令題其說顧工鉅
浮議蜂起令不為動工竣文淵君果薦於鄉予曰異
哉申君何狀主人曰脩髯偉丈夫也予默識之次年
辛未君舉進士予偉附其後相見甚驩居頃之君授
崑山令崑山吳大縣劵劇難處十倍他所君至坦懷
務得其情民初見君脩髯偉軀目炯炯坐堂上股栗
莫敢仰視及習君廉平愷悌則油油然若家人父子
已閒也君雖寬以涖乎諸不法一切裁制不假借故

治中潘君德元卒子幼弱族惡聚衆奪其貲君聞使
皁諭之俠少者笑曰此吾家事何與乃公又使吏諭
之嘻荅如前君大怒使尉率徤卒捕之悉縛廳下以
律詰示俠少大懼叩頭流血不解其黨日踞士夫諸
豪舉數十百人詣縣長跪祈請自今不敢動潘氏孤
毫毛君始責狀以孤付之治中嘗守吾州能詩善書
有吏材其鄉人至都叙其家難且道君制族惡事縣
人甚快君亦不以語人也其他禮士勸農賑饑䘏患
雪枉滌滯有古良吏風部使者前後薦君可大用而
君兩覲　闕下丁丑春始擢南大理評事人為君絀

君泊如也君自都抵家將之南偶病痰手書邀鳳田趙君尚雜譚語趙君甫發信宿而君捐館舍傷哉傷哉趙君亦予同年友尹嘉定有聲陟大理評事至都始聞君訃趙君以誌委不佞不佞思逆旅主人所談堪輿說謂君之德之才之貌足以當之乃未竟而卒豈堪輿家有中有不中耶君嗣甚賢僉謂有父風豈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耶君諱思科字登甫別號文淵生於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丁丑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君配白氏先君卒生男所蘊娶樊繼娶張所養遊邑庠娶師女二長適邑

庠李際泰次適邑省相孫世爵男應甦繼配甯氏生所存聘新鄭都御史高公捷女孫女一許邑庠孫引男一清孫男二長自修次自治並所蘊出擬以戊寅年三月初十日啟其妣白氏合葬于先塋之次堪輿嘗過之謂為吉壤銘曰美哉洧乎嵩徉若人發之而大何必厥身其仕也循其沒也貧夫是之謂返真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予罹先太恭人之變禫除數月凌仲君以治行高等召寘諫垣又一歲而予戀戀松楸不忍發以書督趣扈艱於行又委曲圖所導之予感其誼勉為膏車甫渡易水忽聞君訃為驚慟者累日不能已已抵都則長公一洲率其孥發潞河矣君所最善侍御陳公儼然過予以所為狀暨長公手錄行實索銘予屢讀屢廢不能成一字也又久之為閱一過計侍御公長公為此以淚濡毫鬼神亦泣矣長公篤于同氣固自應爾侍御公徒以里閈交游同升彙進雲天高義生死交情可為友道一振而予又何敢辭按狀凌之先汴人扈宋南渡遂為錢塘人自二十七承事公六傳而至迪功郎某是為高祖迪功生某隱德不仕生承德郎德配張氏以貞節奉　旨旌表封太安人生建昌

守雙橋公君父也朱安人以賢淑稱未字時善相者謂其夫貴子貴迨婦建昌公舉丈夫子四君其仲也君生有異質額骨徹頂目燁燁射人稍長日誦千言了了乃已讀史至忠孝俠烈輒願為執鞭其姦回凶逆則憤懣扼腕拔書於地識者謂是兒他日當以直節表見不獨科第顯而已年十五試大司徒畢公督學奇其文補弟子員自是每試皆異等弱冠食餼廩聲稱藉甚庚午與兄登名同舉于鄉而君列第一是時蘄陽周公監臨三試文錯置各閱而皆不能愈君

榜出之日即下第者亦為歎伏也辛未甲戌兩罷公車屏山中充養益粹丁丑予分校禮闈首得君卷精粹爾雅不類博士家言而五策通達該浹慨然以經濟自負主考少師蒲州張公長洲申公以下相賀以為得人已　賜同進士出身授合肥知縣未蒞任而朱安人卒無何張太安人卒明年五月建昌公復捐賓客君連遭三喪哀毀逾禮祥琴將御感風木之義作歌自傷覽者靡不愴痛辛巳服闋補令興化時淮揚告災興化尤甚逋賦至數萬吏茲土者往往被罪去以為畏途授官日太宰謂君此地非君莫辦盤錯

別利勉哉行矣竟愍默而遣之君下車延父老詢疾苦知民所困在積逋而最患惟水亟請於　上得蠲累年逋負又遍詣村落胼胝皸瘃講求治水術築南隄數百丈開丁溪白駒二海港滄浪車輅海滸二河自是水有所歸不復泛溢又稽蠲租未盡者令民充後准糧貧窶踴躍爭赴遂補積逋六千金併節省公費餘課四千金上足　國儲下撫凋瘵民始知有生人之樂邑冊十年一造里胥緣為奸利貧富迥絕君洞其弊手自裁定裒益均平夙蠹盡祛覈定條鞭創平則加則之制催徵定載踐更之期輪年緩五日聽比之限凡可以拊循休息者以身先之吏以不便言則曰吾知便民而已有害吾自當之不以累若也邑東瀕海十鹽場隸轉運有司率秦越視之而民亦獷悍難馭君歎曰蔡人吾人矧我版籍邑後馬於竈歲次日增竈不堪命則計田泒馬歲省供十八竈輸粮于邑僦屋轉徙厥費不貲則建廒城北竈籍有丁總之覈其　亦十年承委者一至其地唱名爾君曰苟如是一吏足矣何以覈為暇召諸竈商確利病條上疏開墾定老匡禁包攬濬海河置牢盆杜私販六事鹺使者著為令萬竈驩呼勒石頌德邑久罹水轉

徙亡常婚姻愆期每每背約君以理法諭之咸為感悟吳山人南華高士也築室八寶湖上君數屏騶從造廬清言竟日山人亦不報謁人兩多之范文正公故興名宦有文會堂久廢君剏葺聚諸生講肄其中凡可以餙功令便博士弟子者靡弗殫力士習翕然丕變至於表節義闡幽潛崇正黜邪鋤惡培善案無滯牘獄無冤民一時良吏未能或之先也君雖盡心吏事而恒手一編其分校應天鄉試者一江北武舉者二所拔皆知名士遠近以古文辭及舉業請益者踵往實歸各遂所欲君蒞邑五年餘以經術飾吏以

實心接民所特薦之牘與德政碑記兩無愧怍而應召北上士民號泣攀留至不得發爭尸祝之可以觀人心矣君入諫垣感激知遇慨然有徇國之志所上疏皆剴切正大而其最為中外傳誦者則請　上崇儉德任撫臣風義舉廣存恤再疏保　聖躬崇　聖德御午朝對便殿明白沉痛殊類陸宣公君殁後長公檢其笥尚有二疏草皆　國家大計疾革未竟惜哉君溫粹坦易油然可親而理有不可萬夫莫奪天性孝友家庭雍肅人無間言重然諾赴人之急而不以為德有古烈士風於書無所不窺而文法左氏詩

法少陵書法大令蚤年游戲繪事輒有遠趣朱安人見而讓之遂絕不為飲酒可盡數升亦奉毋誡終身不踰半爵也杭俗喜遊宴尚侈麗君顧澹泊寒素所至愛而敬焉其發輿化囊僅可供舟車費比卒非侍御公周旋經紀幾不克殮嗚呼人惜君齎志以歿不知期願崇膴等之死爾鄉評無愧官評無愧又以此清白見建昌公地下尚何恨哉君諱登瀛字玄仲別號二洲生於嘉靖甲辰四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丁亥五月[illegible]日僅四十四歲娶王氏　鄭府左長史臯亭公女三子長嗣德府學生娶朱氏寧州守九疑公孫繼林氏滇憲副懷玉公女次嗣功府學生出後長公一洲者娶馬氏南京通政松里公孫次嗣業娶沈氏鬱林守龍洲公孫三子並有父風女一許聘顧某贛州守青嶼公季子孫女一幼未聘長公擬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山乃揮涕而為之銘泉壤有知當必興鮑琳之感也銘曰嗚呼以仲子為遂死耶循良之績忠諫之章午夜煥乎其有光以仲子為不死耶悽悽旅櫬遙遙素旌孤帆胡遝乎江鄉左紀不朽史重榮名豈別有所謂彭殤乎吾始疑天不可問繼又知報有常也天目之勝鳳舞龍翔佳城鍾毓世澤彌昌此

不獨繫于堪輿而已而後之攬茲銘辭者得毋下馬以拜墮淚而傷乎哉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予友陳惟功氏卒予往哭之尊甫居山翁垢面失聲盡持惟功素業長跪向予淚淫淫下不能出一語予揮涕謝曰翁意欲僕作墓銘耶此僕之心也僕之責也翁稍稍收淚請曰已見無似辱足下知愛共筆硯同塲屋十餘年矣覬謀寸祿慰我衰病不幸已矣疾革時畧微意屬銘足下惟仁人君子念之言已復哭嗟乎予尚忍銘吾惟功哉予多病寡合閒居靜處每

歎知己之難晚得惟功不啻兄弟始予與應亨符君
善應亨温雅和粹類惟功為人而文辭稍不及皆慨
然以名節相砥礪二君亦毅然自任不為世俗聲利
詘順之態予每喜交游中得二君可為士風一振無
何應亨物故又無何惟功亦卒良友凋謝悲悼不禁
嘗許銘應亨今宰木拱矣茲復忍銘惟功哉惟功魏
士也生不喜人阿譽死乃諛之相負深矣謹以其弟
惟伊狀書之陳氏世為信陽大族其始祖沛嘗任陝
西僉事沛生原原生讓讓生教是為惟功父皆以耕
讀自樂潛德弗耀教二子長惟功名如皋别號響泉

生而岐嶷不好嬉戲五六歲知讀書即琅琅夜分不
寢家人咸異之後習舉子業俗皆以書坊所刋時文
競相傳誦師弟朋友自為捷徑經傳註疏不復假目
惟功獨疑之盡焚所積時義案閒置尚書蔡傳四書
朱註沉潛玩味又購蔡虚齋陳紫峯林次崖三先生
說讀之故發而為文流自肺腑無俗儒支離泛濫之
弊予嘗厭苦記誦思一矯之以習尚方熾且筆力萎
弱不敢對人置一喙君獨卓然不奪予亦有所感發
乙卯補郡庠應試聲稱籍甚與予皆下第衆咸咎其
違俗不售君殊不屑意益勉前業戊午歲水陽九先

生以翰林編修視學中土痛懲剽竊陋習凡取文字
一以經傳為主士風翕然一變先生以藝苑宗工不
輕許可按試信陽見惟功文大驚曰中州有若人乎
奇士也時惟功以胃疾猶未盡所長先生每為延譽
聲望益著是歲予偶鄉榜末揭曉後見無惟功名士
論譁然稱屈惟功亦欝欝莫知所為下第未幾聞惟
功卧病予往問之惟功言論慷慨不減昔時察其形
狀殊困憊不能支乃竟不起惜哉惜哉君誠悃樸茂
怡然可親至聞不平事輒憤憤太息嘗以所見者手
書小冊皆嫉世憫俗痛切悲激之言異他日入仕籍

舉而行之君沒後居山翁始出示予予以為可附吕
舍人官箴胡太初書簾緒論之後君雖未仕所樹立
已可知矣彼汲汲升斗循資待次歷華要榮顯者自
世俗視惟功何啻霄壤然有道者視之直一噱耳惟
功何恨哉惟功食廩四年所入盡供甘旨一錢不私
積自為兒至卒三十四年未嘗一言少忤父母弟
惟伊友愛尤甚至鄉黨朋友咸得其歡心死之日識
與不識莫不悼惜云惟功生于嘉靖戊子閏十月十
三日卒于嘉靖辛酉二月十六日配劉氏子三宅聘
郡學生蔡可遠女弟如伊為郡名士文行類其兄銘

曰汝頼奇士萃申之㴩靈異攸鍾微君孰居修辭敦行弗事伎巧辟施與嬙任質自姣僉曰違俗予曰不然粤我宣父禮樂從先俯仰造化囿乎庶衆等之小兒雖俳實痛若才若德而夭而窮自古皆然嗟乎惟功

明宕渠張先生墓誌銘

余讀往史見隱逸獨行大為當世重則廢書歎曰士之不朽豈在位哉夫建立彪炳匪位曷施然而連篇累牘至不能盡攬若夫蓬藋終身明經修行居也見化歿也見思所謂鄉先生窮約無所表樹者寥寥汗

簡可多見哉感之作宕渠先生誌先生諱起隆字後明宕渠别號也世為雲間上海人父曰南川公母譚氏南川以積著起家豁達好義嘗收責里中其人窘不能償則餙其少女出佐酒公大駭婉轉避去知其窘也為折前券更貸之既而擧先生人以為陰德之報先生幼警敏誦習日數千言長而頎皙美須髯識者目為國器少保潘恭定公見其文大異之曰二陸傳也安有如此人而老博士弟子者乃數奇竟不售其鄉先達有人倫鑒者語及先生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先生孝友篤至年十二喪母哀毁如成人事兩繼母趙楊曲意承色順逆無衡命而楊尤恣睢里中謂先生善處人倫之變云南川翁避徭他徙命先生與二異母弟析居先生取瘠而推其羸既南川翁家益落先生悉售所析業奉之身僦室以居晚歲至不能具饘糜意泊如也所善故人多貴顯迄不以貧困有所干謁或造請之輙匿不見見亦無所報謝其特立如此先是經生家株守訓詁語先生獨規摹左國公穀先秦文流輩讀之至不能句則相與目笑之先生為之益力然迄用此終困阨疾革顧謂子藻曰吾攻鉛槧垂四十年碌碌以卒汝曹勿復事此噫嘻其言

激且悲千古有餘痛矣藻博雅藉甚秇苑盛年謝弁擧子業專精古文詞曰先生教也嗚呼是雖過矯然非純孝不忘能毋渝也與哉先生生于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卒于萬曆戊寅六月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丘氏繼唐氏子三長振衣丘出娶董氏繼董氏次振藻娶顧氏繼楊氏次振翰尚幼俱唐出女四孫男三宿羅宿奎振衣出昌緒藻出孫女一振衣出先生卒權厝于榆涇之域藻痛先生賫志未竟謀所以不朽先生者迺託其師比部陳君作狀屬予銘其墓陳君者先生通家子知先生最悉而其文紀述有體讀

之躍然如操几杖與先生游也何俟鄙言為雖然予每憤世之為誌銘者奚但諛墓中骨併諛生者十六七矣誠憤之不忍蹈也銘曰坎而封者瑩耶賤而貴者行也塞而通者名耶激而誠者情耶昌而熾者禎耶久而光者聲耶庶幾隱逸獨行者張先生耶

明内江張隱君墓誌銘

予讀易至積善餘慶之言未嘗不廢書歎曰善慶相因理之常也必有之辭聖人胡決於天若是哉或以為勉人為善夫善待勉而後為是已有覬覦之私而聖人又以利歆天下矣要之必有云者決之以理而

已矣予每持是觀人閱世禔身譫俗自謂超姑布季主之外乃玆於張隱君深感焉予與隱君之孫給諫善給諫舉進士司理鄞郡所平反賑救全活不可紀至修輯岳忠武之祠與文惓惓以忠孝為首務皆隱君之未竟易所謂積善之家者也給諫間訪予苑西草堂流涕請曰先大父有隱德寔啟佑我後人歸窆六十年而誌銘尚缺家君命應登以屬吾子惟吾子圖之予謂誌銘諛墓語爾然而孝子慈孫不忍死親俾有所考鏡安可盡廢也給諫以禮事親信而有徵知之諗矣張世系遐邈自麻城避亂徙蜀占籍内鄉樺木里數傳至自守者天順六年舉明經為耒陽丞惠愛臨民不事刑笞以卓異薦尹常寧　命下而卒於耒陽貧不能殮士民經紀資送歌謠祠祀伏臘不絶子洪化舉五子長即隱君諱弼字汝能幼聰慧不凡隨耒陽公任善對句又能令對者詞窮人以奇童呼之自耒陽公卒家貧廢學操什一倣史遷廉賈而業日起性儉朴與童僕同苦約赴人之急不以為德其所乘白騾若解公意遠近旦暮家人以為候咸謂公無機心海鷗豚魚不誣也先是里多逋負令索巨戶收解亡出應者公慨然請行令訝曰人視此役不

啻遠戍若柰何弗避公曰民頗饒裕若自匿而以窶子往公私胥絀誠不忍爾令歎久之不復遣然貲半充官物矣公有酒德酣適慷慨人間不平事拊掌數之不善輒相戒寧受官府杖不受張公掌因而改行者多公孝友無間嫁孤恤困輕財樂施蓋其天性然也嘗供稅操小艇渡江若有物附舟者挽之少婦也稍甦自言夫貸富室貲商于外昨傳夫溺巨室責償收妾義不辱自沉耳公惻然佯慰曰吾與而夫善而夫實溺幸不死以三十金託致家中今遇爾天也可持金去少婦不測拜謝去歸而夫至物色不能得公

疾華始述之其夫婦聞之制服事佛報公終其身人
謂予金可能也孫舟少婦閔愐弗犯賢於魯男子矣
公手書忍字數百以貽後又手書男務於耕女務於
織兒不習書書為犬為豕故張氏子孫世以清白耕讀
顯其所由來久矣公年七十五歿配七十八同日無
疾而卒於正寢大異哉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
月日與元配周氏繼劉氏合葬於邑南四十里栢林
溝之飛鳳山丈夫子三瓊瓚俱貴州藩掾以親老不
仕瑶邑諸生慱雅廉潔十試弗售以漁自娛世所稱
方塘釣叟者也以子應登貴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

孫七人應祥瓔子應聘應時應登應舉應泰應薦俱
瑶子君子謂張氏七鳳擬荀之八龍允符飛鳳兆云
應登自司理 欽召諫垣數月封事數上直聲振天
下其最剴切者則請賑周趙鄭三藩貧宗仍嚴禁毋
倡亂廩災陳四事內出宮人以宣幽闕力止 上取
太倉銀二十萬則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隱君食報
宏遠即給諫一時一事可推矣銘曰造物有知耶胡
隱君之德而弗貴造物無知耶胡隱君之後而大熾
人遺以利公遺以義厥遺為均孰軒孰輊飛鳳隩區
發祥毓瑞朝陽孤鳴翊我 皇治慶耶餘耶善耶積
耶莫為莫致吾遡諸大易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予以使事道經浙之龍游則聞其人負氣任俠重然
諾赴人之急燕趙慷慨悲歌今不盡爾有不係風土
者後會王生邦泰温雅多藝而碁品猶精同座數儒
生負甚生數濟之予雖心服其誼謂陽慕名高耳居
無何生之汝上又兩月以父訃来兼持友人王君順
治状請銘曰父僅中壽卒于外此最苦矣顧生平有
足述者不肖将以仲秋扶櫬還惟是旅魂栖栖待公
一言而妥易腐之骨待公一言而肉敢忍死以累記

室予傷其意乃稍叙狀付焉君諱祚字子恒浙衢之
龍游人相傳為宋王文正公旦之後四世祖慶兩淮
提舉生正由選貢歷國子監丞正生時斌五旬無子
商于澤潞盜掠千金去適漁石唐公撫晉逮繫緝捕
吏及郡邑人償之翁太息曰商而遇寇與力田不逢
年均之數也柰何以我故而累無辜謝不受歸而生
世第咸謂積善之報云世第配徐氏舉丈夫子二長
即君次曰祜君九歲而大父父繼捐館舍徐氏日夜
撫二子泣遺就外傳君性至孝所以察母顏色先意
承者無所不至母有疾捧藥而淚滴藥中不知也旁

侍者莫不感動毋尋卒居喪一倣古禮是時君才二十強支門戶顧友愛弟甚口無異味囊無私財為授室成立里人稱之君既苦家事不得專力儒業復念大父父為商合貨殖本旨獲以貲行其德而陶朱公以霸越之餘力數試數起非偶然而已商何負人人負商耳遂操奇贏與時消息而壹以史遷廉賈為師人爭趨之暇則下簾讀書彈琴焚香意泊如也君奕稱國手有叩其秘者輒歎曰此雖小技妙理具焉視已有餘而視人不足者敗已成功而不知戒懼者敗已勝而貪不止者敗小而保身大而克敵大而治國

胥此道也吾家積薪以仙姥神其術此係人爾神何與乎君久寓汝汝人士爭交驩君而 崇內輔圵泉趙公性狷介人有過必面折之尊貴人弗憚也顧獨敬君國有冠婚大典倚辦于君捐數千金任其所之錙銖靡爽也族子材訟當罰金吏責之亟走汝上君不俟其言輒給之已而客死又經紀其喪歸君嘗過金陵盜竊其珠價百金君知之盜窘自歸叩頭請死君慰遣之仍濟其乏盜感泣而去主嘉禾夜亡金主人彷徨不自安君曰君子為諸生豈欲為直不疑耶寓吳門族人九老喪其資貧甚君周之具舟俾還里中而淳化逆旅得遺金約七十兩為五日不發卒還其主嘗如汴渡河幾覆同舟號哭君危坐默禱雖極傾側卒濟人以為陰德之報云君不飲酒善飯長于攝生鮮疾病乃一病不起汝人士識與不識罔弗悼惋不言成蹊豈謂是耶史嫡曰嗟乎廉潔之士恥與商游而口亦絕不言為其兢刀錐而忘義又易汙也子長所敘貨殖類具奇偉試于斯爾而周急赴難家寥無聞王君賈人乎又慕俠烈彼峩冠博帶誦說詩書迺陰操什一之術于仕宦甚至攫金弗顧揚揚高自許而人有緩急雖纍百千何所用之此袁絲之所

罵弗與通者也予不獲交君而幸交君嗣茲復銘君庶幾後有惡諛墓者知予之心風世哉君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七日卒于萬曆丙戌四月九日壽僅五十娶舒氏確山邑博良輔女有士行以君長厚可託遂委禽焉親迎在官邸故取號確齋子四長邦泰娶徐氏次邦顯娶李氏次邦芝邦蘭俱幼女一亦幼銘曰仕耶商耶疇非腐鼠羈耶汝耶疇非逆旅慕義懷仁寔宰樂與歌焉歸來桐江之渚美哉阡乎翠環危巘茂滋槐陰寧詎如許攬我銘辭毋徒豪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二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誌銘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汝南王生曰嗟乎孔子書延陵季子之墓數語爾至今昭揭日星後世累千萬言乃其言與骨胥朽矣此何說哉今世所傳誌銘大都貴顯不則子孫貴顯者也予竊傷之故凡貧賤孝友行誼可表率閭里者輙為闡揚附昔人傳隱逸卓行之誼所撰起嚴孟先生事里中長者莫不流涕勉其子弟乃今于上官伯子

益感焉其弟思澗慱雅篤行君子也與予友善嘗出其家乘童訓諸書命予序之且言所以維持者伯兄力也今年春思澗落第還楚又數月其州人谷野李君謁選至出思澗一椷伯子卒矣介李君狀屬予銘其墓吁斯予樂闡揚者曷敢辭按狀上官伯子諱約字守夫别號立齋世為吉之永豐人曽大父静修公與羅文毅公友始徙荊門大父任高公子四季東澗公伯子父也東澗公有大志弗就居恒鬱鬱每撫伯子兄弟輙慰喜伯子少頴異五六齡使屬對多奇語母周孺人卒伯子哀毁甚東澗公憐之歎曰禮謂孺子泣不可繼廼今知之稍長治詩為諸生試輙高等食郡餼廩與仲子有聯璧之譽歲辛酉東澗公捐館舍伯子以冢嗣治喪一準于禮東澗公治家嚴伯子專力學米鹽薪水價弗知也人咸以克家難伯子而伯子井井有條凡東澗公欲為未逮者繼述靡遺間語仲子若第修故業諸弗以縈厥念時庶弟繩維嗣子守邦髮長延師日夜誨之繩守邦俱補弟子員聲稱籍甚而思澗以甲子舉鄉書父老嘖嘖曰上官氏固多賢自東澗公物故中衰矣匪伯子曷致此而伯子厭進取見弟子譽大起欲棄去諸生為尚平之遊

雖嬰于婚嫁而超然玄攬人莫之測也丙子秋守邦試武昌歸遘疾卒會主司以副卷旌伯子捧檄慟曰是兒謹恪先君鍾愛吾思先君慟耳未幾膺貢當是時申飭功令以年力文學為先後人以賀伯子伯子笑曰吾以次行耳得失有命此而萌攘取念它日何所不至耶伯子抱子戚試歸病病一歲不愈思澗試禮闈念兄心動遄歸伯子迎謂曰弟歸來乎吾旦夕遲弟未二旬卒郡人僉悲曰以伯子賢既夭喆嗣又僅中壽孰以問天乎谷野君過予苑西草堂談伯子不容口謂伯子天性孝友自東澗公卒事庶母陳甚

謹撫二弟愛田廬不足分給自擇甲瘠者凡祠祀家訓與思淵力行之上官故鉅族繇衍難齊伯子正身率之大小雍睦謙損不校務掩人過所為時義力復雅道古詩文亦雍視儕輩然喜推轂後進人以此益附之其他醫卜堪輿咸臻妙境俗師茫然莫究也以某年月日卒距生嘉靖甲午某月日得年四十七娶李氏即谷野君妹丈夫子五守邦娶王氏守郊娶曾氏守祁聘王氏守某聘某氏孫三某守邦生某某守郊生郊祁文雅如父兄其幼者亦秀穎不凡天之報伯子者遠哉思淵擬以某年月日塟伯子某地予所

叙誌者雖庸行無卓越之績然求卓越之績于庸行外予未知也夫子不云乎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藉使伯子生異代其修身教家董童若是予且願為執鞭矧與思淵游獘其人與政乎貴顯之士世所尊禮豔羨時時不乏也孝友之士内外無間指可多屈耶伯子臞然一儒生未沾一命怏怏死然可以挽頹風厲澆俗荒壠片石榮于高塚豐碑矣銘曰斂衾弗備厥配曷為謚之康躬衣不掩厥譔曷無愧中郎吁嗟伯子式悖厥常彼年遇嗇庸奚傷封宜馬鬣妥以藏叶兹吉壤永流慶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氏

合塟墓誌銘

申去泌二百里而近聞有篤行君子葛道行者未識也隆慶辛未幸同舉南宮君貌温氣和傾肝膽示人交游中如君古所謂挹芝蘭飲醇醪者乎萬曆壬午冬余奉使豫章抵家適君以長沙守入 覲過余草堂曰余性踈懶喜與故舊談譚痛飲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今當與君傾倒耳余雅不能飲以小犀卮陪君巨觴過夜分君懷益暢因言治郡苦心務利民而不能事上官狀慷慨悲歌欷歔泣下當是時君配于安

人已卒而君且倦游矣余為慰勉久之散去次年君調守袁州而余亦罹先太恭人大變廬居荒僻與君不相聞今年夏有自泌來者言君以病乞歸無何而君仲子上圖持狀乞銘君墓悲乎哉欷歔夜飲竟永訣哉君前此嘗囑余銘于安人而君之衰無暇示狀兹不忍負夙諾乃併君誌之君諱登名字道行別號定菴宛之泌陽人曽大父麟大父昇俱潛德而隱父介以君貴贈兵部主事君生有異兆長而秀穎嗜學不倦雖習博士家言而弗泥俗儒說隆慶丁卯舉鄉書辛未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以廉慎稱甲戌遷

駕部主事時議開馬市君規畫印驗馬政肅清又三年始轉職方員外武庫郎中而武庫司錢穀弊孔百出公置籍定程晝刻宿蠹庚辰擢長沙知府長沙故難治君以平易蒞之民咸說服有奸民誣讐家為盜而厚取其賞獄久不決君為直之其它訟牘一裁以法雖郡稱神明而亦因之失上官指竟以此調袁而君之袁也有規君稍易轍者君笑曰吾能以吾面為君面則可改爾而袁人益說服居歲餘以疾乞休當道勉留而君請益力民號泣而送相望于道也還家月餘竟不起萬曆乙酉七月二十一日也距生嘉靖

辛卯十二月十七日僅五十有五以若人而年位弗永天可問哉配于氏封安人隱君鑑女隱君與君大父親厚而有人倫鑒故以女許君而安人幼淑慧既歸事舅姑甚謹君故寒士安人能勤儉佐之不辭勞苦舅歿執喪如禮與姑處先意承順得其驩心戊辰姑病革謂安人汝事我至矣顧汝有婦如汝我復何憾語畢而卒時君赴公車在途而安人含斂用情里人式焉君歷官中外必偕安人有疑必質多所裨益而綺縠金玉澹然無好故君成廉吏尤閨闈所難云余又聞太守居鄉多惠安人室孫寒之族弟嫁無告之女姪則同德儷美是夫是婦矣安人生嘉靖壬辰九月初三日卒萬曆壬午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一子二長上勳娶許氏次上圖娶徐氏孫男二朝京進京孫女一俱幼安人先太守卒三年至是二子啟窆合葬焉禮也為之銘曰年至五十五壽已而德則長仕至二千石貴已而績則良厥配孟光厥嗣二方緊泌之陽允曰佳藏日熾以昌於鑠弗亡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墓誌銘

予讀史至魯朱家郭解之流直任俠豪舉得名耳乃

子長稱頌弗置言雖有激然緩急人所必有寥寥來者孰肯捐一錢哉每會同年友司徒大夫蕭君輒談王君東河行誼有可述者恨未識其人居無何有持狀索銘者視其狀則蕭君作索者即東河冢嗣元登也予方養痾未能屬蕭君出守臨洮瀕行為元登請甚力予先世歷下與東河有桑梓誼而闡揚義烈以風澆薄又史氏職也于是稍次第蕭君狀作王將軍墓銘公姓王氏諱袞字補之別號東河初例授東平守禦所千戶致仕後復以例還授金吾前衛指揮使兗之曹縣盤庚都人系出宋文正公旦也世祖諱茂

仕勝國至戸部尚書調福建行省左丞仲子麟以明經舉　國初翰林應奉遷隴州學正兄麒山西按察僉事都御史珣之祖也子孫蕃庶寔三槐餘蔭云公高祖魯曾祖玿俱不仕父崇智正德丙子魁于鄉任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母宜人班氏有丈夫子三人長襄次袞公其季也公少有智慮多力正德間河決曹境有舟失楫公拯三十餘人于瀕死時先壠被衝運副公日夜涕泣不欲生公沒入水良久得柩出人以為孝感所致運副公計偕北上卒業成均公徒步往來不憚勞伯兄卒其長子商于外少子穉且無

主毋公識其室中物長子歸錙銖無失也嘉靖十七八年及三十二三年間大祲穀貴公減值貸人於嘉祥鉅野之境約三千石後旱蝗相繼盡焚其劵弗問黄堌人有償以第宅者拒弗受其人亦不復取遂成閭田鄉人以為美談前後濟人婚喪不能悉數二十六年河決曹城壞僉議改築費約萬金公曰水可製垣可補柰何改作當道者從之民稱省便時倉庾蕩然新穀又未登公出私廪數百斛賑貧又念文廟傾圮而曹人困甚不忍重累則捐金五千餘市材庀工撤而新之公雅有心計凡所營建既美且固絃誦復

振而六年之間傭力者藉以糊口全活不能勝紀撫按藩臬檄下褒奬者三十有七復建坊表其閭士大夫播之歌詩爛然盈帙語具修學記中四十三年河決截沛逆流而南溢運道沮塞　肅皇帝臨朝慨歎特命大司空朱公治之工費浩大公聞矍然曰漢人有言賢者宜盡節于邊有財者宜輸粟以助困乏彼奮跡羊豕間能為此言吾家世受　國恩飽食安居不一動念毋論犯厚亡之誡卜式小子竊竊笑人顧予老矣不能荷鍤先迺約米千石佐工餉朱公嘉之建好義彌篤之坊而中丞霍公侍御羅公一時檄下

冠蓋相望于道里人以為榮有司每舉鄉飲公為上賓無異議也公萬曆改元八月二十七日無疾卒先期命諸子正衣冠神志弗亂距生于弘治七年五月初九日八十高矣配張氏允孝先生女貞靜寡言勤儉自持内外罔間既卒班宜人悲思成疾尋亦不起君子謂姑慈若此可以觀婦矣繼黄氏處士隨之女性不妬忌家人宜之張生于弘治十二年正月七日卒于嘉靖二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二十有五黄生于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一側室何氏賢而有子繼黄

主中饋者十七年又沈氏子男四元登太學生聽選兵馬副指揮元㠁元濟俱太學生何出也元譽沈出也女一適李繩孫男五士楷士材士木士樸士　孫女三庭闈玉映為善之報不爽哉元登率諸子擬其年月日啟張黄二孺人合塟而蕭君復為予言幼與元登同師河内婁先生因獲識公狀貌魁梧抗慨論邊事令人勃勃有封狼居胥意常恨不得帥材官劍士獨當一隊如李陵故事報　朝廷繇斯以譚豈直區區任俠已耶為之銘曰士欽好義斯何寥廓於維昭勇夙重然諾學後河工捐貲營作賑饑急窶活我

溝壑豈其覬之衷所篤樂鄭重表閭過者式恪賢配繼相内則允襄藹藹佳城熾昌永拓讀此銘刻懋哉靡怍

明居野王翁曁配孺人朱氏李氏合塟墓誌銘

予與王君敬民同舉進士聯鑣共榻相得甚驩居無何君理刑大名予讀中秘書郊寺餞别執手泫然泣數行下則以尊公年逾八十弗便迎養且有仲氏例不得歸養也愴然諭慰别去今年夏予奉使秦隴過真定君適承部使者檄查覈兵獄錢穀諸務驛亭話契濶首詢翁動定君起謝曰老父林壑之性壬申秋迎官廨甫廿日竟還里中數得家信徤步善飯猶昔也予且喜且賀及使竣便過家園則君僕持状索銘矣東嚮悲怛遂敘翁行誼付王君瘞諸隧道俾來者鏡焉翁諱稅字朝濟别號居野世金陵句容人大父鵬生訓訓二子長科次翁　孝廟末年從父商河南年甫十四性嗜簡編然不為佔俾綴裂獨觀大義有占竒驗者心慕之遂精于易凡決大疑必筮于易故終其身無大過正德中父母相繼卒乃營塟于瑱丘之原又數年占籍西華居田家口之北闢塾延師集里中英俊與敬民兄弟游亍少長折節下之一時名

士爭趨赴翁二子聞見日廣性樂施予以貧窶告必數給弗厭又為置產経紀之族牂佩仁賴以植立若寒士尨曲賙給姻黨張君富于財翁嘗稱貸張以姻故弗為券既而不復記憶翁償如數張大義之鄉人詹姓者夫婦老子幼詹沒婦盲待哺于子不得已鬻子營塟翁哀之捐棺槥塟其父仍贖子養母終身邑令訊一盜僧誣逮讐者十數人令搒掠甚慘有斃于捶楚者翁拊膺痛憤率衆詣縣庭爭之令雅聞翁賢餘獲昭雪是年冬敢請鄉飲再三乃就晚年以齒德膺冠帶優游林壑絶跡城市性儉樸不嗜酒客至

奕碁清言終日澹如也長公之大名跪泣請教翁慨
然曰名節難全獄情難究惟廉惟恕可持終身小子
勗哉毋以我念也長公奉教惟謹故蒞大名三年詳
讞平反人人以為弗寃然不知翁庭誨得理者咸加
額祝翁云翁生于弘治庚戌九月初六日卒于萬曆
甲戌七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五配朱氏句容大族
幼閑女誡既歸翁克盡婦道舅氏卒于墳丘奉姑劉
徙居田家口孝養備至劉亟稱孝婦不置遇翁父大
父忌辰灑掃設主致慇以薦居野翁姓嚴毅孺人承
順終身無忤顏教二子嚴督婉諭不為姑息待翁側

室李如姊妹終始無間言凡翁濟人必力贊之而慈
惠貞淑可式閨闈蓋未易枚舉也孺人卒于其年月
日距生于弘治乙卯二月十四日得壽六十有九李
柔順勤敏內外交譽長公在襁褓乳哺如已出翁起
家殷裕贊襄為多而房帷雍睦弗妬弗忌尤婦人所
難者辛未秋八月廿五日卒距生弘治辛酉壽七十
有一高矣翁男二長敬民登張元忭榜進士任大名
府推官娶張氏繼武氏次錫民縣學生文行如兄時
稱聯璧娶杜氏繼劉氏俱朱孺人出也女二長適太
學生張一麟次適鄢陵學生胡一鳳俱李出也孫男

二若時若宋女孫一許聘李[illegible]明敬民兄弟將以其
年月日啟二孺人窆合葬其地銘曰睠我彥方式廬
表里西華之噓二少並峙寔產哲人胥重國士寧直
二少鍾阜毓只厥配惟淑庶亦並美壼則雍肅適俾
彤史僭妥吉壤永錫完祉侈我三槐爰駢翁誄

明勑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中州諸道鉅且難理者無如汝南而兵巡駐守篠劇
不啻倍之奉　璽書至者匪臺省有風力則郎署資
望深重二千石最良者也蓋雖分臬隱然開府矣丁
丑秋余歸省老母會侍御蔡公出按順天居無何觀

察杜公還泗水　廷議方難代者則報公繼輔監務
陟副河憲來蒞茲道余里駐節地公雅下士時枉縱
談而不及吏事久之察公色慘弗懌又若羨余得請
也者微詢焉則愴然曰吾父幸健顧毋苦多病昔按
關內心動移疾歸歸未幾毋日促曰而毋繫念我我
善飯無恙而弟勉樹立報塞顯揚愈朝夕傍我也予
含淚出迄今心搖搖在親舍恨不縮地爾因慰諭散
去今年新正毋訃忽至申父老子弟暨官吏將卒哭
甚哀又痛公西奔攀臥長號相望于道公去數月則
走使持狀屬王子銘之夫闡徽懿以風梱閫史氏之

職也重然諾以荅知己烈士之行也余耶非其人亦何能辭按狀孺人程處士女世為德化大族生而婉靜閑內誡處士方嚴諸子無敢近獨鍾愛孺人值盛怒孺人在側立解家故饒孺人泊如也番歸[redacted]翁益[redacted]婦道舅氏[redacted]翁業賈多貲而慕俠好急人之難槖金盡弗問至[redacted]翁賈遂無以為資孺人悉脫簪珥服玩畀之又辛苦拮据治生家漸裕故[redacted]翁操奇贏經年不歸知孺人善事舅姑無復內顧也[redacted]翁雖與賈人游乎乃性喜讀書交縉紳既擧憲副公兄弟則屬孺人曰大吾門者二子吾以什一縈念

汝孟教之孺人唯唯悉遣就外傅夙夜督責甚嚴時指里中佳子弟與不肖者曰是皆人子而榮辱殊汝曹何慕焉二子感激嚮往有聯璧之譽而[redacted]翁客久故倦游長君有心計則以貿易付之大倍本業次公得專力於學補邑諸生聲稱籍甚甲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司理嘉郡迎孺人邸中郡故繇又數從部使者行縣每歸必訊雪幾冤獄鞫讞者得無羅織而力爭不次公出小牘袖中跪誦大畧兒不敢虧三尺法是咸求其生而得者孺人喜加飡曰天道神明不可妄殺吾常念斯語恐嚴毋地下笑人小子如是

吾復何憂次公塡首受教理郡以平反績最　上嘉之乃擢御史持繡斧行部貴州關內畿甸再視禁旅所在雖風裁凜凜而恒以仁恕行之則慈誨之繇也至蒞我汝南案無滯牒獄無冤民枹鼓弗鳴謳歌滿野方徼終惠而甫期扶杖去父老過鎮淮樓低佪欷歔有疾趨不能仰視者此與邵公之棠叔子之峴何異哉孺人卒于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高矣丈夫子二長廷輔次廷臣所謂憲副公也廷輔娶劉氏廷臣娶戴氏繼劉氏女二長適邑庠生戚王正次適國子

生陳褒孫男八士元士行士立廷輔出也士英士華士純士南信陽廷臣出也孺人性慈惠樂施予里人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咸涕泣悲悼而生平不喜綺麗遇　今上正儲　御極先後覃恩兩膺　封典僉詡希曠之榮孺人顧兢兢焉以能貧能儉檢其身克忠克孝懋其子介福完祉近代鮮儔天所以報賢毋者何昭彰若斯哉憲副公擬某年月日奉靈舉于仙居長嶺之原堪輿家嘖嘖所稱吉壤也為之銘曰繄毋之德淋且芳兮繄毋之後熾而昌兮　帝嘉今儀寵服章兮神洩幽閟錫壽藏兮仙居長嶺玄之鄉兮

既妥且肇永蕟祥兮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予讀中秘書時兩河鄉先生以李村董公母祝詞見委是時母之賢已式遠邇又十數年而復為詩寄洛下為母壽又一年則聞母訃作誄奠之居無何李村公介寇副劉公所作狀以誌銘屬匪惟濫竽史局當續中壘之業亦以汝洛相近通家世誼知母最切爾按狀母周南大族父陳翁郡名士龥湍未上公車而沒母趙孺人有身臨蓐適金谿客傳呼及門翁喜曰貴徵也母生迥異諸女少長婉慧通曉詩書大義翁

撫之惜女也使男不大吾門雖然亦當大人之門不知阿誰足當之自是聘者咸不許會李村公父封侍郎伊泉翁者見而奇之而公家亦雅知母非常女遂委禽焉母歸婦道克修若素閑者伊泉翁任俠好結客不問家人生產姑嚴淑人寢疾嚴急母拮据佐伊泉翁不使有乏又善事嚴淑人得其歡心伊泉翁治博士業無成母數諷以二親老歲苦侵盡專力勤紡織俾不缺甘脆柰何佔嗶俟河之清又微諷伊泉翁節飲簡客母蕟人遏翁大感悟里中稱為長者時李村公已有聲秇圃乃壹意督誨母又時時擧目前業儒鮮終者以勵之李村公奮激向往識者謂斷機和丸千載如新也李村公成進士司理廬州母偕伊泉翁就養惓惓以仁恕平反誡故江北無冤民迨召為御史晉陟冏卿洊佐留臺亡一事而不以二尊人訓念也李村公入蜀伊泉翁卒于家而婦劉又故母辛苦萬狀殫力經營李村公歸痛絕之餘時復感泣母雖愛子甚而恒責以大義甘鎮 命下公重違母側又以遠塞板輿不便母怡然趣治裝抵鎮諭公曰我雖婦人不習塞下事嘗聞古名將以屯田養士又聞有誘降致恨者小子識之李村公頓首受教故

撫甘二年餘經畧偉貰西人至今能頌也公數上疏奉母歸不獲未幾擢南少司空人謂白下去洛不甚遠而司空官崇且無軍旅責母雖春秋高健步善飯必樂行母顧不欲李村公亦以家居適疏請終養上嘉俞焉母謂親戚仕宦如航海茲始登彼岸當與若輩話舊自娛耳母稟受既異生平多陰德咸謂百歲未艾竟以微疾終聞者莫不悼惜中州失賢母云予又聞母性儉嗇雖貴恒服澣濯衣食無兼味虔祀豐實各適其宜御下慈以嚴相以內肅如也幼善女紅而機籍巧悟若別有所承米鹽雞豚諸瑣屑一目

不忘或籍或圖數十年可按索之家故力農而耒耜占候老于田者莫及也嘗以瓦礫雜糞積為識家僮得鄰翁錢以糞糞其田毋以詰之叩頭服作室匠尺寸稍紊或他詭計以問匠汗縮不能語城西荒田汙萊久棄毋授意指闢為苑建亭榭植花木遂為洛陽名園之勝至於賑卹貧窶赴人之急有烈丈夫風趙孺人之卒也姨毋喬宜育之毋事喬不異趙孺人里中舉以為薄俗勸毋介福完祉近代罕儷卒修內誠大董氏門陳翁可謂知人也已毋卒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七日距生弘治乙丑七月十八日享年八十

有四始封孺人再封太恭人今加封太淑人丈夫子一即李村公尭封娶散官張孝女贈淑人繼娶贈尚寶劉濟民女今娶贈知縣吳瀾女封淑人女二一適朱錫一適戴吉全俱庠生孫男五獻策舉人娶大理評事陳錡女對策增廣生娶憲副劉贊女定策聘肇昌知府袁桂蓀女延策聘舉人王正修女揆策幼未聘曾孫男一玉生聘南京工部主事錢守成女曾孫女四一字庠生呂爽鍾子乾生一字舉人方誠子可教一字廩生史嘉言子洛一字舉人溫溶子廷杞蕃衍昌熾流慶無既寧直大董氏門已哉李村公擬其年月日啟司空伊泉翁壙合葬於邙山上店里之原先期公以卹典請　上以公敭歷多樹績而西鄙晏然功在疆場慈訓足多且純孝可風並伊泉翁　恩卹隆渥信異數也伊泉翁潛德具大司徒孫公誌中不述即述毋徽懿亦彰彰為洛人稱說者銘曰邙原矗矗曷竟曷紀榮名寧既徤順同軌賢哉淑人備茲內美天作齊德異梁足擬篤生名臣宏翊至理得全全昌歸報夫子　帝嘉壼範懋倫赫只　恩賁玄扃光垂彤史餘慶源源有如洛水維孝維忠銘詞匪綺塵刼變遷佳城弗毀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陳孺人者雄縣令東皋胡君配也孺人光山世族父雲鶚以學行重閭里子一田邑諸生女二孺人其季也孺人生有異質幼不嬉戲烹飪女紅精巧絕人閨父兄讀書輒通大義未笄喪父事毋以孝稱逮歸東皐君益修婦道事翁石泉公姑呂夫人躬操井臼咸得其歡心小姑才數歲極意撫育教以女訓及適人分已奩與之東皋君夜讀則以績紡具置几側逾夜分乃寢友人過譚秪課業即瀹茗治具不以委侍兒也東皋君用是感激益肆力于學乙卯以春秋薦於

鄉無何石泉翁捐館舍東皋君哀毀遘疾孺人晝夜謹視之又曲喻吕夫人間關萬狀卒伸情事盖石泉公沒而家弗替誰力哉丈夫子二長孟清次自清督誨嚴切而事吕夫人廿餘年如一日至難矣甲戌東皋君試南宮弗利念吕夫人老謁選尹雄縣畿邑孔道長吏涖任靡敢時刻違亟迎養吕夫人曰所遺宦邸者公家升斗耳吾已食舅氏夫君之祿且老矣烏能遠涉孺人謂曰兒貿儁才非不能需一第所以仕者為姑爾柰何弗往吕夫人竟不行而遣孺人孺人泣曰吾往誰夫人事者且姑家食而吾不家食毋論

一邑奉即大官享能下咽耶吕夫人正色曰女行吾心愉不者吾朝夕念女夫是疾我也女謂誰我事不有長孫若婦哉孺人重違姑命垂泣北上抵治日欝欝病未踰年早起覺心動即欲歸東皋君亦亟遣之至家則吕夫人病篤矣孺人跽候榻前吕夫人開目喜曰婦来吾何憂孺人籲天請代同吕夫人起卧又旬餘吕夫人卒孺人絕而復蘇力疾治喪致服愧隱隱里嫗咸歎曰兹情兹事木石銷鑠人何以堪至今年戊寅四月三日竟不起距生嘉靖甲申五月十五日僅五十有五孺人性好施予慈惠有恩內外咸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此何必期頋哉孟清丙子領鄉書自清弱冠籍甚孫一拭孫女三俱孟清出東皋君擬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地而請銘於予信陽視光山為鄰封而東皋君雅善予故孺人懿行諗知之夫閫貞烈幽洲之德用風梱內亦史氏職也乃銘曰姑生能養姑沒用誠它善靡既孝哉首名受福昌後吉壤是承爰俟彤史永賁玄扃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南川公守申多善政顧植良鋤惡强禦靡怵以是忤當路慨然奉太夫人還新安躬耕養志恨拂衣之晚

又十數年太夫人始仙去公哀毀幾絕遺長公孝廉君持狀至京邸命王子銘之王子為諸生時辱公國士之遇太夫人在申久徽音懿行人人能道之乃王子獨真且悉也即公不言且當書之用風閨閫矧公惓惓屬哉母馬姓世為新安六里村大族馬翁三女母仲最賢翁有人倫鑑嘗曰此女不凡當求佳偶遂歸[illegible]公公幼有大志為繼母王撫育遊庠有聲母躬操井臼得王驩心夜侍公讀書兢燭光紡績夜分不倦公旣登科母益勤儉妯娌四人怡怡手無間也嘉靖丙戌公宰芮城涖任四年清苦如一日說者謂

氷蘗之操雖公天性然內助為多芮人思公至今祀
不廢云公之芮城歸也值歲荒家益貧毋無慍色公
謂南川公曰貧而無怨自古難之吾輩讀書堅忍且
不易汝毋婦人也能如此異矣癸丑南川公試春宮
不第居頃之念二尊人老又多病也慨然詣銓曹銓
曹雅聞公名俾守東平迎養二尊人咸以芮城事誠
厲又二月[redacted]公捐館歲丁巳復除信陽時溽暑毋
見輿人汗浹背色憫然不懌抵信陽布衣蔬食澹如
也信陽當吳楚要衝軍民雜處案牘棼賾毋曰吁小
子勞苦休矣而父遺薄田能勤力足供饘粥盍歸乎

盍歸乎每聞敲朴聲恒蹙額南川公察毋色有異則
跽稟曰兒所撻皆蠹吾民者歷述其狀毋乃解已未
陟　肅府右史毋曰我聞仕宦類薄王官憚遠地惑
也仕貴行志耳但我老不能偕汝去我不去汝又不
忍往在信陽令汝歸此豈王官遠地耶南川公跽受
教曰此兒夙夜耿耿者得力田供甘脆寧復宦覲毋
聞大喜相與還新安貴能貧老能儉極子孫之娛享
清平之樂至是乃卒嗚呼異哉毋天性慈仁見窶人
寒子毋論識與不識輒䘏之弗厭下逮臧獲八十餘
年無怒色惡言故卒之日識與不識咸潸然出涕悲

云毋生于弘治己酉之五月某日卒于萬曆癸酉之
六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五子三長光遠即南川公次
光世京衛武學生先卒次光國禮部儒士孫男四長
汝楨廩生次汝桓俱光遠出汝朴附學生次汝椿女
三俱光世出曾孫男四長燻次燃次爐次熛俱汝楨
出曾孫女四一為汝楨出三為汝朴出遐齡完祉近
代未有也先是[redacted]公之葬也少司馬劉公表之憲
副李公銘之名賢並祀輝映兩地矣乃今年某月某
日擬奉太夫人柩合葬城西之原王子濫竽史局賢
毋貞婦例得書銘曰於禕畀異而壽而康相夫教子

為循為良匪嘉內則式于四方神啟佳域厥庶裕昌
靈之憑矣永焉有慶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忠勇公死事甚烈予集公車已聞遼士言後延世咨遼鎮獲交公冢嗣黎戎君歸為予道之未嘗不矍然東嚮失席沾衣也今年冬黎戎君走使函幣度關以狀請曰先忠勇之死甚慘 朝廷所以褒卹者甚渥雲寵待罪疆場不能膏原潤野上報 國恩下雪家難枕戈卧薪曷敢一念忘唯是先君宰木拱矣墓道

之碣敢煩吾子慰忠魂而風臣節史氏職也吾子其重圖之予既壯忠勇公之事而黎戎君之言有足傷心者乃為文俾勒諸石百世之後過者當下馬歔欷弔也公姓黑氏諱春字景初別號西泉其先遼人為虜俘居山後始祖哈容哈率衆内附授都指揮使領建州諸部生廣石廣石生德叟中衰併于別部公甫十歲即能馳射如飛諸伙家相謂不除此兒吾屬無噍類德叟公聞而患之謀内歸未果其所居半邊城山魈為祟人咸徙去公奮然仗劍以十數騎往聞二石相語抄化將軍來謹避之餘鬼屬不足畏公歸以告德叟公曰吾世為[illegible]官夷以漢總兵為抄化將軍爾當以是顯未幾向所從騎以捕魚氷陷死德叟公歎曰鬼屬之言既驗吾兒它日為大將不俟卜矣于是決意内向正德辛巳捧 勑從撫順入關 天子嘉之仍原秩居廣寧無何以老致仕公承襲才十八而兩目熚熚氣雄萬夫中丞呂公見而奇之曰若能射乎公曰世業也因集諸材官善射者偶而試公三發洞的而弦絶呂顧左右與弓俱不可用因取強弩與之又連洞的呂大驚曰吾始聞穿札貫蝨虗語爾乃知真有若人自是厚遇之復以公弓懸金于市莫

能控者惟一酋差能挽亦不能發遂有神射將軍之稱嘉靖乙未悍卒陳羊兒執辱撫臣公欲報呂約所厚金鎮夜襲殺羊兒屍于通衢亂遂定而遜不以為功呂公之還也寧遠前屯軍欲邀為亂素為呂厚者盡避去公獨以身衛人憚而不敢動出關再拜而別人以是義之名遂大起公為遊擊把總使按甲東州賊入犯即擊走之以二十騎追至挂牌嶺幾達虜幕而還他日市夷謂守陴者曰東州有驍將白馬陷陣莫敵者諸酋計欲生得之再戰當易馬公故不易一虜直前公曰此射鵰者以大羽殪之取肝寘槊上虜

號哭引去為錦州千總按甲大興堡會虜至計寡不敵遂開門疑虜虜稍却公覘知大酋為石頭乃单騎免胄大呼曰石頭汝前日折箭不犯我邊今竟来不畏天耶虜相顧失色下馬舉手向天拜又向公拜公亦下馬責其背盟虜謝過解去甲寅由督府千總擢中固備禦時藝夷夾墻住牧竊發為患公欲勦之左右以為難公提兵數其罪諸夷錯愕鼠竄徙去虜相戒不敢犯巡撫蘇公與公論将公曰将内顧則心分分則勇奪岳公所謂不怕死者無内顧之謂也蘇為擊節歎賞乙未陞廣寧遊擊歳侵軍多枵腹公極意

拊循士爭奮起黑孛羅以二千騎犯細河猝遇于半山公誓衆躍馬直犯其銳虜大潰幾獲孛羅妒者謂虜據半山仰而擊之兵家所忌巡撫侯公以問公公謝曰虜據半山我兵卒至不敢驟下則疑畏生故突擊之而勝稍遲彼必先下乘銳從上攻我何能支先人以奪其志此自兵法諸君未察耳侯公稱善是年冬與大将軍楊公照會兵清河虜勢甚熾公請為先鋒諸将言賊初入宜避其銳公曰賊步騎遠涉山險我不以逸待勞反俟其成列耶乃先登大破之斬八百餘級楊公解飛魚服衣之曰今日匪黔侯幾誤公

面黑又以其姓故云明年虜犯薊鎮潘家口督府王公率諸将聯營禦之公進言曰賊初入勢驕謂我衆雖集相持莫敢嬰也誠分銳之半必滅此而後朝食王惑諸将議不決公退氣塞不食虜果大肆焚掠揚揚而去尋以功陞左叅将分守寧前路部以賈其代軍中有真将軍去假将軍来之謠明年改太平寨當喜峯口故朶顔泰寧諸夷貢所驕悍要挾主者莫能禁亟則閉關䟫避公開諭恩信虜夙憚公毋敢譁者辛酉擢遼陽副總兵先是大酋李董剛恃其疆盛深為邊害公按兵東州斬董剛等十三級東夷望風奔

潰呼公黑太師正月犯清河五月犯東州斬獲甚衆十月北虜犯海州攻[redacted]岳驛公援之受圍于野場峪虜兵二十倍圍百重公激厲将士擇最堅者當之日暮矢盡薄戰益力左部持盾者為虜奪去公遥見大呼取卒頭来卒皇懼突入奪盾還始解晚就川澤士卒創甚計明旦賊當復来令循環唱名聲振川谷夜半引歸虜不敢逼翌日過蓋州諜言虜死甚衆公選騎欲邀之大将軍雲公昌使健官執轡不得發御史王公劾諸将罪獨原公曰該主将預為發遣則能岳可保無虞使叅遊及時應援則野場尤能取勝怒鬆

落齒雖吞胡之氣未伸而華夏之威已振公竟以撫順捷晋三級　賜金幣慰勞壬戌五月虜犯險山公率兵晝夜行三百里大戰于媳婦山虜潰我兵逐利公馬陷淖中虜自山馳下援軍不至攤公及甲士老察去見公狀異爭問為誰公厲聲曰我黒總兵也快殺我虜喜欲質以求市公怒叱之曰我連年殺汝血屬欲啖其肉而顧生還我乎因坐虜取被掠十七人次第磔于公前公不為動老酋下馬縛公以行公奪棍批虜頰虜大怒悉拔刀向公脅公跪公挺之益奮摧擊糜爛罵不絶口虜裂公四體剖腸胃而去年五

師竹堂集　卷二十四　五

十六歲時老察逸叢棘中明日求屍不得老察歸言其狀而夜大風雨沙石漂蕩公體一無所失遼陽亡老少男女皆披跣迎哭先是有以公與虜俱北者有謂公脫歸者張夫人號踊曰公素以死誓必死無疑矣而公陷虜日雙白虹貫日府第群花邊皆變白色上聞震悼贈都督同知謚忠勇建褒忠祠祀之塋祭録蔭咸踰常制降夷言虜獲公甲變恠百出隆慶三年海西酋長王台復以甲入公初治甲謂函人曰護背不必精夾夫擐甲有進無退吾結髮與虜戰三十年未嘗以背示敵老兵迄今尚能言之史嫡曰嗟乎忠勇以死徇國臣節畢矣復何所言予獨于此見天佑忠貞甚彰著也公被執而老察與公同公不屈而老察偶逸非天道曷能如是巧哉昔淮隂侯母死貧無以塟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景桓侯卒天子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夫二子之功偉矣而忠烈未聞忠勇公精靈之氣如日中天不必塚旁置守樵牧自不忍犯而生為忠臣死為厲鬼至今敵愾日伸虜魄日奪環遼諸山孰非祁連哉參戎君能讀父書克光前烈而又善古詩文大雅自負都使君分閫薊鎮推轂方殷天佑忠貞

師竹堂集　卷二十四　六

不惟巧而又遠矣于是東嚮再拜表之曰有明大都督黒忠勇公之墓吁寧獨吾人過者歔欷而吊安知虜衆過者不嚙指縮頸揚鞭向天而詟也哉

明戸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汝南故稱多賢予擬叙鄉先生事如傳耆舊逡巡未逮也信陽徃會城　京師必由朗陵予為諸生即受知劉公竊有國士之感丁亥秋北上公延入後堂執手繾綣若有所屬而未發予抵都未兩月已聞公訃矣又三年公季子憲長君以墓表委嗚呼此予夙抱也遂泫然搦毫次之樹于墓道俾後世過者下馬拜

馬公諱大實別號受齋雖貴鄉人稱受齋先生而不以官父好義樂施凡境內祠宇橋梁道路壞者舉為修葺人有緩急輙赴之里閈德翁以為必有賢子孫翁嘗夢濟川舟將覆一緋衣偉人出載以歸而公遂生翁默自負稍長教之甚篤弱冠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令晉之高平高平內地無虜患而邊備寢弛胡騎闌入二弗為公危者公至練兵儲糧堅壁清野城門大開聽民樵採虜不敢犯迄今祠公如一日尋擢吏部主事進掌文選公益感激嚴黜陟杜請託守法奉公置毀譽恩怨於勿恤是時分宜父子頗撓銓務通

政使文華欲徑轉少司馬公執不可居久之始御冏寺馬政久廢視為故事公毅然綜覈坐大校以罪時赤縣凋瘵復值大侵識者有根本慮公尹順天力請蠲賑減徵派寬鋪商輦轂晏如晉佐司農日夜焦勞求所以裕國而弗病民者會有清理薊遼之役忌者文致罷歸公不怨亦不辯明農課子恂恂退讓人不知為卿貳之貴而樂善好施愈廣父志維風善俗里人受公賜甚宏不獨惠恤一節而已公性至孝撫諸弟成立始終弗渝鰥居二十年不畜姬侍此尤人所極難予嘗入公內室見筦鑰之類縣之壁臥榻蕭然惟圖史而已焚香烹茶僅二童子予為歎息者久之緋衣偉人之夢夫豈偶然也公之捐館舍也訃聞上為震悼予塟予祭俱溢常格佳城葱鬱 恩賚無窮又奚俟不腆之詞表墓為也世係嗣續生卒履歷之詳具載於誌姑書其大都杼寔長君霜露展省之思焉爾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叅議村南冉公墓表

冉故為中牟大族科第相望又多賢者盖村南公尤顯云公前後作述始終歲序語具張太史所著志中盖公歿三年而孫佳走數百里持狀來曰先王父墓

道之碑尚虛以待敢以表請不佞年家子悉公行誼則採志狀與所聞長老者稍次而付佳公諱崇禮字嘉甫別號村南生而穎異十歲讀書通曉大義與伯兄運判有聯璧之譽而人以白眉歸公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西安令西安附衢繁巨難理公務拊循不尚擊鷙俗生女多不舉則嚴禁而懇諭之人為感悟 召擢御史清山東戎政慎逋逃株蔓尺籍覈而民不擾會以王母憂歸服闋不忍去文林公文林公怒趣之單車遄發未幾而訃至公痛自恨責哀毀踰禮以識未躬含歛也禫除奉 璽書按蜀風

裁大著坐公誤改南廷評轉寺正陞湖廣按察僉事辯寃弭盜行部肅清而潔已寡交居五年始遷陝西叅議慶關太息曰士委質為君亦為親爾吾齒逾艾不能隨諸少年有所建樹而祿不逮親驅車往來俯清渭瞻太華焉所税駕耶慨然移疾歸吏民泣留不獲有追送百里外者公抵家明農課子以圖史自娛絶跡官府不通貴人竿牘嘗誓以一丘一壑外非所知也公性友愛輕財重誼先世遺產悉與仲季而所入俸數贍宗族儉以自奉亦以此教家故冉氏子孫人擬之萬石君云史嫡曰嗟乎士君子處世其嚮義

慕善者嚮不思皦然終始毋滋指議乎而營營於顯融汲汲於退休者何莫非身家子孫計利令智昏有味哉其言之也公為名縣令名御史名藩臬急流勇退雖混跡城市而入山益深豈非神龍不可馴冥鴻不可慕耶優游杖屨享清平之樂至八十一而始化而仲氏以趨庭者攄之 廷對其歸也以養其卒也以歿雖一命未沾而三公為輕矣孫佳韶秀奕奕射人天之報冉氏者何宏遠哉公不以余文重而余文以公重隧道片石逾九鼎矣

明勅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崔公墓表

林溪翁者今御史崔君廷試父陳留名士以子貴封者也 肅皇帝之三十七年予與崔君同薦于鄉越七年君成進士尹渭南以異績擢御史風裁茂著蓋予與君別十年餘矣甲戌夏予奉使隴右君為林溪翁服闋北上相遇鄭道中停軺話離索甚久君因潸然曰先君行誼子悉知而紀述又子職也敢以誌託予唯唯別去乙亥持節還則君按河東請告歸矣又二年丁丑秋予歸省太恭人君時疾愈北上復相遇鄭道中四年兩值同驛是遂異哉君則又潸然曰曩以誌銘請顧卧痾弗能狀又恐作者弗知先君孤介

少渉溢是孤以諫奉親也暇因自誌矣敢請子表厥墓予唯唯別去是冬君按淮揚又一年始持所為誌來予兩諾矣奚辭翁諱軺字任重別號林溪世為陳留人父鄉耆公以齒德重閭里教諸子躬耕供公家税毋逐末吾不喜而翁幼獨不好農數從儒生游購書甚富鄉耆公奇之俾習舉子業翁有至性每外墊歸定省如成人事兄鳴和更謹毋梁孺人沒過哀而事繼毋李無殊梁孺人也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娶朱氏能修婦道益肆力於學有司校文輙首列聲稱籍甚居無何鳴和卒止義子二鄉耆公緣是悒悒捐館

舍翁摒毀若不欲生祭葬以禮又悼兄亡後撫義子成立授室析產斯人所最難者翁雖眚目起而屢試不第年四十乏嗣乃娶周孺人生侍御君六歲即口授孝經小學諸書稍長課益嚴讀必夜分篝燈相守每太息曰吾少有用世志今逾艾矣未竟之業小子念之侍御君感激嚮往寒暑靡輟至于大成他日樹立偉卓為時名臣則庭誨之繇也翁既不事進取而里人式之若太丘彥方也晉授冠服與鄉燕翁益恂恂以節儉諭閭閻獄牘必求生道歲饑命多方亟賑全活甚衆隆慶戊辰值　覃恩翁及朱孺人封如例

是歲秋侍御君奉　璽書閱邊務翁遺書戒曰御史言官疆埸重寄建白弗審則踈玩揭弗振則廢有一于此咸為曠職慎之哉侍御君奔朱孺人喪既襄事晨昏奉翁甚驩辛未冬翁寢疾延醫進餌笑曰吾數止此不聞扁鵲何益之說乎念念忠孝復何言遂瞑是為隆慶辛未十一月一日距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高矣翁仁恕洞達諱言人過樂善好施始終不倦侍御君釋褐後惟以修身報國諭無一語及私而視聽聰明健步善飯燈下誦紫陽感興諸篇擊節琅琅人莫之測也史嫡曰深麓僻壤多耄脩齡然彼薄滋味寡營慮如木豕然無足異者翁生于通都巨邑又瘁神鉛槧既臻上壽復備完祉殆異人哉至于邴兄義子獨行高誼鬼神為泣食報侍御天道不爽矣世系蕃衍詳具誌狀中

明南岡李翁墓表

小岡李君嘗邀余至尊公南岡翁墓所曰嚮山渡獅三里幽徑紆仄入山漸平折而北若升陛然溪澗潺湲田盡膏腴田上甃以池清冷可鑑巨魚游甚適池上門二楹門內竹蘭奇花異草襲人衣裾中為饗堂五間庖湢諸室咸備堂後由石級上為南岡翁夫婦

墓約山之半山不甚峻而巃嵸谽谺環抱拱衛脉隱隱自天目來松楸蒼鬱嵐翠欲流雖不諳青烏子術知為佳城矣而小岡君顧指隧道片石潸然曰先君捐館舍三十餘年未能表厥墓歲時奠掃未嘗不攀樹低徊不能去也因出所為狀跽請曰願吾子留意也按狀翁姓李氏諱桐字伯琴別號南岡先世鳳陽人某世遷信陽祖勝生海郡諸生取吳氏生翁吳卒繼陸氏翁幼孤依大父母受業大復何先生年甫十四補州庠弟子員弱冠食廩聲稱籍甚大父母卒祭葬以禮遺弟梓為傳經授室後掌昌黎教一娣二妹

一為陸出資嫁如一翁少歷艱苦廩金錙銖弗妄費稍買田園勤力耕稼歲有餘饒與人交亡貴賤賢愚遠近披肝直眎人有謀殫力為之非其義千金弗視也諸生從游講習不倦貧者反給之繇是感激多名士群居燕飲非其任弗强翁有酒德醉後愈恭人以為不可及屢試不第迨膺歲薦數年為嘉靖丁未以疾卒距生弘治元年僅六十配史氏慈惠嫕懿事姑陸甚謹陸無子十九孀居完名全節咸謂史氏成之斯又賢于他孝婦遠矣史與翁同歲生至隆慶四年乃卒享年八十三夫夫子二長朝陽領嘉靖丙午鄉

書仕湖廣房縣令所謂小岡君也次朝旭郡學生孫七人盡性生員餘讀書能文咸稱偉器史嫡曰嗟乎天道人事至微至著莫過于報應之理合曰昭昭舛曰懵懵皆非也大要乘除損益于其定者觀之耳自予為兒時聞長老談里人某宜昌而衰某宜衰而昌意甚皇惑未十數年則昌而衰衰而昌若寒暑晝夜勢極而反倏忽如此何論久遠哉老子張弓之說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岡翁蓋恂恂厚德長者而上壽靡登偉抱弗竟合耶舛耶逮小岡君貴諸孫燁燁起迺知翁以不盡貽天以不盡報乘除損益之妙又灑然矣

明勑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氏

墓表

戶部尚書郎陳君擢關河西務將發謁予流涕請曰應熙不孝二尊人見背勉力襄事庶幾無悔顧父塋于龍山之陽母塋于沙溪之陽拂同穴之義擬謀遷徙二地俱吉壤靈寔妥焉茲乞表樹諸墓道不知各自為表抑一而已願先生教之予太息曰合塋非古然而孝子慈孫多合也者情也其不必合也者義也義與情非二也天地大父母有合祀者有分祀者不

以分而遂分不以合而始合也善乎延陵季子之言魂無所不之也君父母業已各塋矣又各為誌銘矣茲又各為表毋乃太二乎宜共為表而各樹諸松楸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陳君流涕謝曰微先生言應熙幾惑願合表以慰我二親以示我子孫也按狀公諱棨字公宜別號西泉相傳漢太丘裔唐有文肅公自河南固始徙閩建州至泰華公第進士為元提舉六世生希仁公事母至孝具載郡志希仁生晉齋公晉齋娶黃孺人生有源公即公父也晉齋隱居不仕依叢祠焚香不輟旦于敗絮中得白金約百兩蓋

延人外貿問毋病禱而皇皇遺者俟而還之名著里中晉裔公竟終布衣其捐館公僅三歲季兩月㒺貧不能繼饘粥黃孺人攜二子依其父家稍長督誨甚厲公泣告黃孺人兒幸勝薪水願奉毋歸歸而嫂復妬忌譏于伯兄焚其所讀易令其自炊公晝炊而夜潛誦不輟毋拮据佐之伯兄多方齮齕毋子私吞聲泣如是者數年竟貧困棄而治生產稍稍裕為季授室已而應熈應秋生咸令讀易曰此吾讀而未售者公慱淡尨精篤徃徃奇中豐頤美髯鬍慨然以節俠自負事毋孝竭力娛承毋病延醫躬禱無所不至毋

卒毀瘠幾滅性送終諸具毫不令季知也族有搆禍者譏于季謂父有遺金季怏怏頗見詞色公泣曰父死毋寄食安所得金弟非惑族人言恐襄事力弗勝耳此當獨任之曷恐遺弟耶季亦感泣公伯兄子不肖慶產嫂氏嗾伯兄將搆訟公捐金市屋割膏腴田與之伯兄媿見公公待之愈厚排難赴急甚於自為徵鄉人租率用小斛不能償者弗問有聚空舍謀盜者公慰而資遣之群惡少感泣去內一族人因而改行公絕口不道也公澹泊涓潔里人有不善惟恐公知公顧恂恂退讓厮養輩亡弗以身下之者而雅負

品鑑其言諸子壽夭貴賤無一弗驗與厥配太孺人齊德偕隱人擬冀缺梁鴻云太孺人程氏諱清字太清其先亦自河南流寓建州毋鄒氏夢月入懷有身已知其貴而孺人幼婉淑五歲能誦孝經九歲鄰居災父毋惶劇奔外獨孺人與其幼弟在榻默禱曰吾不足惜如三歲孫何亟抱而突烈焰出時救焚者攜屋脊尨石亂下孺人取竹箕蒙首緣梯登垣度不能下默禱如前奮躍而下俱無恙火熄父毋號哭將索之灰燼中有報女童枕兒垣側者趨視得之相持大慟曰吾夫婦老僅此如綫微吾女永為若敖餒鬼矣

遠近異焉孺人甫十六歸西泉公貧依黃氏姑貴介女嚴毅少當意孺人事之得其歡心當是時孺人上事姑又左右西泉公俾勿內顧及舉二子復躬育之誨之凡西泉公有所施予孺人率慫恿而伯兄謀操戈孺人謂西泉公此不過圖財耳賑族義事政不必較[redacted]直也二子稍倦輒泣對之以是二子感奮巨細咸遵慈訓而孺人治家嚴里嫗勸其少寬愴然曰吾嘗聽夫子及兒輩讀易至嗃嗃嘻嘻之辭知教家匪嚴不可然臧獲又煦煦有恩孺人之見遠哉辛酉應秋丁卯應熈前後舉于鄉二季復為諸生孺人獨以

西泉公不及見為恨丁丑應熈成進士司理潮州奉
孺人往母聆鞫訊惓惓以仁恕諭司理治潮著平反
聲其無冤者不須神君而須賢母也孺人居潮甚適
會幼子訃至孺人痛甚不可留瀕發執司理手囑善
涖官惟廉惟慈天道神明森列可畏吾與而別大都
不逾一歲復來矣而孺人既歸司理三迎之皆不往
越一年以疾卒無論司理擗裂幾絶即親疎遠近罔
弗悲悼斯可知孺人矣孺人見義勇為從子焌子死
妻死母死惻然憐之為經紀其塟不使失所在潮有
巡檢卒妻不能歸號于庭孺人復給之嘗歎家之不

睦由姑偏愛諸子諸婦厥生異也婦以愛母之心事
姑未有不孝姑以愛女之心視婦未有不慈實古今
名言云孺人為孝婦為賢妻為儀母與西泉公齊德
儷美不獨有光于陳氏世乘而已是宜表之曰有明
隱君西泉陳公暨配賢淑程氏墓應熈勳問方茂
恩邱方渥而不以官閥稱二尊人者所重不在彼也
其生卒年月及嗣續蕃衍具載狀誌不復書

明待贈孺人楊氏墓表

隆慶壬申五月王君時化扶母李孺人櫬南還抵家
三月尊翁清泉公亦卒越三年甲戌冬禫矣顧念楊
孺人不忍發乙亥十一月乃奉孺人北上孺人雅康
強無疾中途忽頭眩嘔逆心脾微痛君梶車跪曰母
喜靜平生未嘗離鄉土百里外柰何以兒微官冒風
雪驅馳遠道為也幸有薄田可供甘旨請自此旋不
願仕矣孺人怒曰吾何疾乍離家耳女不記幼讀書
受朴病我夜分績紡淚滛滛下篋笥盡濕非惜朴女
慮不學無成也今幸登第聞與女同館者授史局臺
省給　恩典父母榮顯矣且女受　恩未報萬一胡
歸耶君不敢言然亦日計一程十二月朔至都孺人
病漸劇君遍訪名醫診視又日夜焚香禱願以身代

十四日竟不起君躃踊長號絶而復甦真若以一官
故致母若此予寬喻久之丙子二月素轝南發祖奠
廣渠門外君哭拜已出一紙授予曰此先孺人行實
不忍一字欺第荒迷無次子稍敘為表樹之墓側俾
先孺人區區辛苦不泯也因悲愴別去遂按狀述之
孺人姓楊世萬人清泉公娶李孺人久未有子而相
言楊氏女宜子且貴甫十九歸清泉公公母張治家
嚴大小咸課以事刻期毋敢後孺人日炊爨上舅姑
食復理浣綴雞鶩諸瑣務夜又績紡不少休姑佯不
為憐私語人曰少婦至勤苦陰察罔怨恚每食我羣

盤怡怡孝婦也他日必生子大吾家矣孺人年二十七一夕夢日墮懷中驚寤次日遂誕時化彌月操作如初時化君饑啼則抱乳乳已復操作不輟鄰有申趙二嫗知孺人力不能兼嘗過乳又時時代勞一日孺人炊正急二嫗偶未過時化君饑甚啼異常君大父耆賓公聞之詢其故為置婢孺人始少休時化九齡就外傳所以督厲勉諭者備至時化繇此感激向往丁卯辛未兩捷至孺人獨泣數行下盖思撫育之難又自憫其辛苦云孺人質樸不辨楮鏹真贋端重寡言笑繡縠袨麗輒屏去曰吾衣布帛甚安此既不

安且損福也心慈樂施予親踈遠久愛敬如一時化怒笞一僕遽前止之曰怒多過笞後悔無及兒他日為官當慎此鄰婦有備者必飯之復與米鹽曰婦人彎力可憐彼綺羅女寧知此耶奉佛甚虔常蔬食每公姑忌輒泣曰人家翁嚴婆慈我所遇乃相反今欲見嚴婆焉可得也中年與李孺人同卧起者二十餘年和悅如一日清泉公畜妾多兢慧黠相傾孺人恩禮遇之人人敬服盖天性弗妬非以智術馭之也生子二一殤一即時化君孺人之病革也令諸孫齊念佛曰帝送劄子来兒接之我不聞此禮燈燭音樂迎我我去矣遂卒是為萬曆三年乙亥十二月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午六十六高矣王氏家世語具予所撰清泉公及李孺人誌中不述惟述孺人之行如此嗚呼王氏自少保公迄今二百年世世皆一子相續也清泉公逾三十無子危乎如綫矣孺人感異夢而產佳兒果大厥宗功亦不細況勤儉慈惠始終如一繇斯以談孺人之功王氏論之耳若其德則閨閫所當法奚論王氏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烈婦汪氏墓表

狥節死義有植之天性者有資之講說者有時異勢殊不得不然者有感觸憤激遂自引決者要之死非難而得其所死為難不能無辨也雖然此丈夫事也而婦人女子往往尤烈豈賦予獨異有不係其它歟往予紀橫山婦事欲求其偶而不可得乃于汪氏女事始而悼之為之欷歔繼而悲之為之墮淚已而壯

之為之擊節賞也橫山兗山千載不孤矣汪氏者新安汪洽女也十五而歸畢生竟可之子為行力行蚤孤稚母程大母趙同居甫十月力行偕舅氏之雲間歸抵富春渚舅氏先發一日而力行暴卒汪聞哭迎河滸抱屍痛絕投身中流保母亟援不得死因勺水不入口保母婉諭曰子死節甚善如夫未葬嗣未立何汪悟始進饘粥然亦奄奄如泉下人一切人事如不聞也者里人慕其賢又少艾多方謀之老嫗黠媼與坐終日見其哀毀狀不忍發也姑有他訟不解汪氏為代理家事惟姑之所命或鬻嫁時物佐之訟已

姑不歸而居母家汪日一再候請其歸並已嗣請漫應而已汪不測姑意事之愈謹姑一日倉皇歸潛擧力行柩與其父竟可合葬焉汪知而籲號擗踴謂王姑趙曰世寧有葬夫而不令婦知者趙曰咄咄恠事即葬吾子而吾亦不聞何哉相與持炬迹求則封土成阜矣汪哀絕久而蘇矢諸墓曰妾所不死者冀立嗣後相從耳今父子同穴亘古所無之事妾何地蓐螻蟻哉以頭損地流血破面王姑保母扶之歸汪又泣曰人不難無婦以葬其夫又何難無子而憐其婦姑惟程舅之言是聽異日以他氏輿來強抱以升即

死輿中已離畢門矣指其室曰歸于斯死于斯足矣伺王姑保母之怠遂自經死死之日遠近賢愚貴賤老幼亡弗弔而盡哀者蓋萬曆乙酉九月十八日也距生隆慶戊辰九月八日僅十有八歲云予友從周竟可諸兄也慕古俠烈每讀橫山傳輒賡書長歎茲目擊汪氏以狀來曰武臣不肖大母蚤寡終身不服紈綺不與宴會茹荼如飴九十始卒與汪並出兗山系也斯豈惟吾宗光哉顧不能少揚徽懿一日不死一日之恨也今姪婦殉節如此可使三尺孤墳與樵牧狐兔鄰荒煙蔓草湮耶子史氏也其表諸墓道用

風澆漓慰貞魂于九京猶第二義也予感其意于是表其阡曰有明節烈新安汪氏之墓嗚呼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兄弟不友交游背義俱速回車不但再醮之婦而已嗟乎漢重霍氏之功而以祁連象其塚安知黄山白岳不為烈婦食邑哉

明孺人童氏墓表

童孺人者上海塘行人父叔正母侯氏孺人生而婉靜通孝經内則大義女紅精巧冠于一時年十九歸朱公軒公父昇母范氏俱嚴毅難事孺人咸得其歡心公弱多病孺人每籲天願以身代未幾病延於頸

瘰浸淫腦後而躁甚孺人諭以創忌怒當靜俟其平且已有身不論兒女俱喜事勿藥矣已而生女而瘰潰天暑侍者咸避孺人獨手摩口吮抱女慰公且慰且泣公謝曰子事我至矣我無以報子父母老子必能事之第女非男柰何孺人哭曰君斯言欲我他適耶願先死以明志公力疾揮涕止之曰子不念我父母耶言畢氣絶孺人慟甚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范解之曰而忘而夫永訣語乎狥夫而棄舅姑而心安耶孺人為强粥而舅姑衰老竟以哭子相繼殁孺人絶而復蘇强營塟事毁瘠不可支里媪憐其少微諷之孺人指懷中女此非朱氏血胤耶當與並死見其父地下爾忍抱之呼他人作父耶自是人莫敢言三年喪畢依其父居父亡依其兄而兄又貧欲奪其志孺人歎曰吾不難一死為此弱息耳為人縫紉舂浣亦足糊口何栖栖傍人為乃於其弟之為母氏後名烈者旁一小室自炊自作備歷辛苦而教其女獨至舅姑及夫哀忌與其女奠之鄰人及行路聞之莫不掩泣孺人節烈大著遠近樂耕侯公為聘其女即大恭堯封母也女適侯氏甫十三而能以賢婦賢母稱者孺人之訓章章已孺人自食其力不妄受人一米

其壻白村公迎養乃依其女而日夜誨堯封不異自炊自作誨其女時也堯封每從外來必問所與游會有任俠者訪堯封留之飲孺人責曰是里中所稱雄不聞馬伏波之誡哉堯封汗下自是不妄交堯封善病病數瀕死人咸危之孺人獨指天謂其女此兒他日當亢侯宗何慮而堯封果無恙貴顯如孺人言不妄也孺人嘗言男健女順自是大分而男女俱當剛强凡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委靡之由也又曰家業之廢雖關天數而奢惰乖忤則受病之源凡此皆閨世名言律身炯誠寧直梱以内當誦法已哉孺人生

天順癸未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嘉靖癸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二與其女俱幾望百俱以賢稱可謂異矣乃巷封猶以未及表揚為大憾嗚呼表揚者果皆節烈耶村谷者果皆湮沒耶孺人始終如是安知不有繼中壘者而闡其微音乎是宜表之曰有明節烈孺人童氏之墓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當迴車矣

明令人陸氏墓表

自昔隱逸不仕必有同心同德之配若冀缺梁鴻鹿門牛衣之類視象服魚軒不啻腐鼠也彼黼綺縠而薄薜蘿羨舄姐而惡藜藿怨懟棄捐若買臣之妻何

限翟公聚散之憤顔遠離合之詠且在閨闥內予讀往史至淋媛賢婦未嘗不咨嗟歎賞不能已已也吳人王百穀文章冠一時而行誼[redacted]高終身不仕君不肯低頭就之者賢內助寔左右之癸未春予奉使豫章便過姑蘇訪君半偈齋揮麈促席月下閶門樓依依不忍别視舊綬真如遺跡也詢令人微懿君潸然久之又六年餘君始以一僮一牘抵都曰予妻歿二十六年表墓之石尚闕所以煩子者匪惟史氏故亦以半偈愴懷鬱而未發又見吾子横山兗山二婦之作使人慷慨欲躍悽惋欲絕庶幾續中壘之業發陸退之蘊乎嗟夫百穀高士也其自為令人誌銘已足不朽而復屬予表其墓豈略黄絹之辭重彤管之紀乎令人名坤寧長洲陸子紹女也毋劉碩人子紹祖潯州公邃於易官至二千石學者多從授易子紹世其業出諸生上女四令人第二幼聰慧異常女百穀父守愚公客金昌為百穀聘焉令人女兄適沈氏大賈也通貨於陸甚厚子紹責壻倫於禮守愚公歎曰是安得吏虜之道迨令人二十始歸百穀劉碩人送女自金昌至毘陵道遠頗怨而例沈家壻觖望大哭百穀毋劘碩人歎之亦如守愚公也守愚公劘碩人

雖歎不與較而內計翁媪之見如此必不善教女乃令人顧柔順事事當舅姑意若雅閑內誠也者是時百穀兄有年妻馮卒中饋莞鑰悉倚辦於令人而令人應之既暇且裕吴俗婦女侈怠成習劘碩人獨蚤起晏眠辛苦拮据手不釋縫紉身不棄澣濯令人與姑同操屏香澤躬井臼百穀壹意講肄凝神不分中外益賢之吴俗好鬼靡然從之劘碩人既不溺令人尤惡之簫鼓巫覡終不入王氏門里人初大駭後亦有化者未幾劘碩人卒令人喪之盡禮初守愚公力作致富毋謂有年季不問家人生産他日所得不知

與仲孰多然戅吾業者季也慎勿以戡畀之令人日夜憂念潛出服御奩笥售之買宅一區默為經紀癸亥令人病革執百穀手欷歔不勝曰仰事俯畜惟君是賴宜為主饋計毋為逝者苦也屬纊之夕百穀持繡髮步搖貽令人小妹留念令人已蔽面强開目視女鳳皇曰柰何不與若其精爽不亂如此明年甲子百穀應纂修辟客都下聞守愚公訃奔還蕭然矣歎曰匪吾寠幾不免寄食他人先是百穀習博士家言聲稱籍甚而屢不售令人曰以君之才即不一第終不湮滅無聞梁谿茂苑食力著書亦足自娛胡役役

如此百穀已厭苦進取聞令人語歎曰子能如是吾復何求嗚呼婦德不外見人知令人以百穀重而不知百穀以令人重也令人卒後殯於無錫西村以守愚公剃頑人及伯嫂未葬也又二十六年為萬曆戊子仲冬始治墓於長洲西郵白馬澗三葬畢然後啟西村殯葬令人以冢婦殿祔焉禮也是宜表之曰有明高士王穉登妻賢淑陸氏之墓嗚呼伯鸞葬要離塚旁妻子還扶風同穴之義闕如也百穀所治墓當去要離不遠其為令人銘有虛其穴以俟我之語是又德曜所不能有也雖然延陵季子不云乎氣無所不之也即謂令人墓與德曜並峙奚不可生卒子孫婚嫁具悉誌中

亡女王氏墓表

世儒每誚子夏喪明此誠過矣顧有弗自由者仁人君子哀之可也誚之非也予命蹇阨十年內喪一女五子元患耳鳴因之益甚此與喪明奚異然方哭泣亦內自慰解弟不能如木石無情乃今年春復有長女之悼卧病旅寓陳情乞歸不果閣師愍予于是有關西之役夏杪還家恐傷母心不敢哭有聲母察予抑鬱數相對悲涕迨閏月壬申葬于城東周塋禮也

哀痛之餘抆淚敘此樹之隧道俾來者知予女之可傷且以志予之過也女母孟氏行九其母與予母皆竹塢袁公女孟氏讀書曉大義賢而孝語具予所撰狀中不述歸予一載九月而女生生九日孟疾棄女去予岳家方慼人言罪予女置弗問予母鞠養孑然靡依也幼弱多病砭灸諸藥物備嘗而聰慧無比先廣慼極鍾愛之每撫抱輙與予母言惜哉閨孺使兒不大吾門耶三四歲已能誦唐宋人律詩六七歲為講列女諸傳一一通曉嘗鄙蔡琰為無媿耻予悚然異之性嗜畫夜分秉燭磐薄不寐書屋有石田山庄

雪霽圖注視其下久而弗去予毋戲而能為此乎女笑不言明日出小幅咄咄逼真然亦即毀棄弗肯留性慈惠予毋嚴毅家人有犯必懇女女婉諭數語雖盛怒亦悅懌如常予毋喜閱書史及小說傳奇女遂識字凡古忠孝節俠十記五六遇歲饑或愁霖甚雪必勸予煮粥食凍餒予數困塲屋庚午北上女書曰昨得佳夢父中必矣盖女澹然無思慮每夢輒驗往下第夢必弗吉與予毋相向欷歔迺辛未倖録禮闈未報捷女巳與予毋相向欣慶矣是年六月予奉
旨讀中秘書秋七月女適周生之楨九月從予毋至

京邸勸壻讀書稍怠輒喟然太息楊君遇春守備安慶以軍亂被逮時　君相怒甚擬叛逆大辟無敢捄者女悲泣累日至為誦経與觧脫予感之因語震川太史所在為白其寃乃久繫得不死玆亦末減矣女初不識楊亦非有德予家也癸酉正月予毋思歸女從南還至安陽疾甚數日良愈抵家日纏綿尫羸至今年正月七日卒于家時舅姑夫壻皆之宦因殯中堂之右室惟以不獲見予為恨又惓惓囑予毋弟額依其毋側中外悲悼不釋云予奉　使瀕發以女言白閤師師曰女子謂嫁曰歸死而依毋將焉歸哉且不聞治命亂命耶予意女賢有識依毋之言予竊知之有深悲至痛者非亂也顧大義當然雖拂之女必永妥矧周塋與女毋塚僅里許使䰟而有知必精爽往来無間矣女生于嘉靖壬子十月十九日卒于萬曆甲戌正月七日享年二十有三壻之楨湖廣竹谿令岐陽周君適子女淋行甚多病中十不一二聊書大都表諸隧道永識予痛焉耳

誄

王元美先生誄有序

萬曆戊子仲冬王生某以書寄弇州先生於留都

先生時為少司馬荅書千言奬予溢分無何獲交長公冏伯次年冏伯登第先生滿考北上中途晉大司冦舟復南發未幾先生引疾歸王生亦病得請還里始不相聞今歲五月乃知先生之訃前書遂為絶筆悲乎哉㥘劣之軀不能越疆而弔乃力疾撰哀誄遣兒子延世以生芻焚於柩前嗚呼我
明肇興二百餘禩人文之盛遠軼前代至我
世宗肅皇帝起自南服壬午踐阼允符嚮明英儁彙萃應期名世瑯琊歷下吳興南郡南海江都振藻揚休靡繇人力廼若著述之富考覈之精宏博之

才卓越之識鴻篇使人輟翰片語俾衆歛手未有
如王先生者也先生蚤罹家難忍死自汙切覆巢
之患迨權姦正法萬象維新始偕仲氏伏闕白冤
幽隱之枉既伸耆舊之録是亟先生敭歷中外馴
躋孤卿説者謂先生不宜仕又謂司寇刑官顧名
宜惕吁司馬之禍本於嚴氏小相殊死足雪戴天
若顧名之語則顔氏之推所謂親以噎終于當廢
食已道之矣某丁卯春為先将軍辯理赴都始識
先生于弘法禪寺嗣是大蒙誘引折節云渝先生
文章寰海共推無俟喋喋惟忠孝之志鬱而弗白

蓋先生嘗以心事摛毫幾數千言獨以示我知己
之誼每為感涕故誄詞少為抒憤冀鑒于九原而
已

於赫　皇明開天啓運嘉靖中興秇林兢奮婁江毓
秀篤生喆人神觧鮮儷慱雅絶倫弱冠登朝迴翔郎
署建牙青州東土康豫旋遭家難棄官遄奔時異偉
元血淚暗吞詗伺躭躭若敖是懼混跡銷形疇宣疇
籲嗚呼哀哉上玄靡爽西市好還沈冤雖滌慼綸未
須伏闕長號　帝心為惻卹典鄭重輝映兆域公卿
推轂臺省交章爰起田畝薦歷廟廊公位日崇公心
日痛旨繹我貴任此乡夢嗚呼哀哉返服弇中精其
二氏羽客高僧咸云久視胡厭塵綺泠然何之不依
大士則紥大師東偽摧峯北斗匿曜大雅正宗孰傳
孰紹嗚呼哀哉某何人斯遇以國士感德懐知奚啻
没齒戊子之冬寄我手書斐亹千言展讀欷歔怵慶
沖雅鉅平退讓征南淵博平原絶唱以彼美璧形我
穢狀謂巖龍蛇魏公倏甍陰張繼之長城頓傾意切
隱憂詞洩于情牘墨未乾公亦自攖嗚呼哀哉望七
匪壽躋二匪貴耿耿忠孝完兹正氣以其餘力抒之
簡編三才萬古罔弗精研何論近代恐亦無前不朽

大業結為長年矧伊喆嗣奕世象賢介福餘慶惟公
得全鑒斯蕪辭聊慰重泉嗚呼哀哉

王敬美先生誄有序

敬美先生謝南太常少卿歸澹園未幾病卒其友
人汝南王某聞訃為位而哭學士大夫識與弗識
莫不悲悼惜之以為如此人如此才而弗躋崇秩
脩齡不知先生於不生不滅久已了了即以九列
為高位不朽為長年非先生意也先生輯世説有
味乎傷逝之篇故其不敢如世情豔羡為哀誄惟
檃括傷逝以伸絮雞云爾

川嶽降靈哲人是育天道茫昧不貽其福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爰旌芳郁薰以香燒膏以明煎嗟哉庸衆竟夭天年先生達生其然豈然威明風韻神峯標映一兩過隙永歸寂淨刀掩絕鍇淮涸靡竟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豈況三光不欺暗室命也如何數至於此玉樹埋土情何以堪黃公舊壚緬想沈酣犀麈轉視疇與縱談載懷索輿徑坐靈牀嗟哉子敬人琴俱亡慟絕寧過俱往之傷婁江湛湛兩岸彌長法度不作風味轉墜廣斥滋蘆輟絃增喟發言莫賞蘊結衷悃生存華屋零落山丘

魂銷南浦淚灑西州虎賁孰肖吾與之遊嗟君素交誰為死友既恧引紼復慙執手冥漠胡高夜臺胡厚嗚呼先生玄攬千古不歸海山當往淨土雙樹涅槃孰樂孰苦情忘弗忘空華任覩閱予學人漫詢祊祖

祭文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葵亭

維王之先佐命燕山鍾英淮甸維王嗣之精白是將孝友罔間歷事 三朝金堅百鍊光輔泰平雲蒸龍變 郊廟禋祀駿奔殷薦 講幄 蹕從周旋翊贊監史玉署總戎赤縣嘉謨造膝 平臺便殿中使接踵上尊珍饌嗚呼榮哉方隆完祉宜享遐筭喬木胡萎摧我直幹嗚呼悲哉 帝聞震悼無已 宸眷王爵美謚 奎章輝煥異數殊恩桓桓孰冠嗚呼盛哉維王德懋慶流後彥維弟太傅勤勞靡倦禮樂詩書文武是憲王順且寧復奚遺憾某等濫竽史局從筆硯雅聆玄譚時辱清燕老成日遠愴焉永歎東園秘器旂旐璀燦爰象祁連師徒營繕擷芳挹潔隧辭擢殿鬱鬱佳城平楚目斷

祭誥封少師張公

嗚呼茫茫大界孰秉其全釋歸鈇陷理勢則然於維

太翁鍾毓獨厚介福完祉雲集輻輳孰不有配德耀敬姜內則出緒寔發其祥孰不有子為 帝師輔翊贊 熙昌勳塞寰宇仲首晉士孫兢禮闈聯珮丹陛接武黃扉莫艱者壽踰七望八洛社耆英高風賢達褒封鄭重貴極人臣腰圍虹玉虬錦華身嗚呼人得其一已足豔稱公獲其全乃如不勝貴而能貧高而彌卲樂終丘壑憂先廊廟是曰大老胡不百年留斯未竟以還於天 帝聞哀訃震悼無已 渥卹殊恩疇克比擬東園秘器題湊黃腸封符馬鬣碑煥龍光中條崔嵬爰作華表世澤源源大河縈繞功由已出

祿自天申終始盛美今昔幾人某等猥以樗材相君
培植國士之感浚畝寧易未操几杖永憶泉臺三[redacted]
咫尺庶幾歸来敬採幽蘭載酌玄露千里嗷詞鑒此
衷悰

祭張江陵相公代

信美江陵鍾毓良弼感嶽以生應期而出 熈朝元
老名世偉人清軀類寉脩鬚若神受遺 先皇恭翼
今上輔理希旦忠貞擬亮 社稷為悦仁義是陳休
休弘度蹇蹇忘身百辟稟成四海禔福遠格邇安刑
清民服勞謙頌厚主泰得中明良嘉會今古竒逢尊

曰先生親曰太岳 眦日以專 恩日以渥黒頭作
相憂國成絲年未六袠耄耋是疑公貌愈癯公力愈
健夙夜惟勤罔恤勞怨厥稟既厚厥養復全生平無
疾展矣永年偶感微痾僉期勿藥箕尾頓乘營星欻
落嗚呼哀哉公之病也 上心皇皇玉札珍餌絡繹
道傍公之訃也 上為震悼異數殊恩夜臺朗燿功
存 宗社名重華夷是維是眦允稱太師裴垍無私
韋賢有後善始善終疑天特厚某等叨從政府誨愛
最深既慭倚玉復感斷金公所建樹國之蓍蔡守而
勿失寧一永賴昔侍公側今奠公堂思公顏色盡焉

内傷公神在天如水行地佑我 國家萬年長治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天佑人國惟賢是係龍變雲蒸應期名世於晉材藪
靈淵攸鍾 肅皇儲儁公寔儒宗蚤登清華旋絲大
政舟楫鹽梅翊我 明聖正身率物開誠布公宫府
一體夷夏同風 倚毗方殷倏傳嚴訃扶杖遄奔摧
號長路毀瘠踰禮勞瘁匪躬殉忠殉孝善始善終
帝眷元臣爰虔政府胡弗慭遺喪我碩輔 九重震
悼百辟咨嗟匪私之故惜我公家中條巖巖毓公節
槩危峻自居清貞永佩大河浩浩毓公壯猷理棼應

變剖決如流裴垍無私韋賢有後全德完祉疑天私
厚易名增秩隆渥有加玄扃焜燿青簡分華某等叨
侍門墻猥承誨教感激曲成竊思自效登高西眺鬱
鬱佳城末繇築室相向失聲絮酒嗷詞風悲日暮諒
為明神鑒兹哀悰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吕老師

扶輿清淑桂林稱冠篤生我師為時碩彦蚤歲及第
堅譽詞垣望隆贊化寧直代言後學楷模均雍秘館
王署氷銜游歷華顯懋纂勞績遂正秩宗迺參密勿
簡自帝衷光大尚中德禮頌厚同心夾輔翊我 明

后辭榮引疾十上封章重違恬節俾還故鄉護使給
驛輝映遠道怡神葆和恭需特召懸車雖適望霖甫
殷曾幾何時忽以訃聞 帝誄不憖衆歎莫贖師謂
已溢人曰不足易名 賜郵獨渥獨隆清忠粹德全
始全終奕世象賢宋惟文靖師也亢宗蔓紹厥盛某
等洩溺下品濫收藥籠㝅躍陋質復荷陶鎔分屬師
生情同父子築室末繇為位昌已悽悽桂嶺渺渺灘
波緘詞萬里涕淚滂沱

又代

嗚呼桂林千峯輪菌盤欝篤生鉅公為世楷式首起

詞垣迄參密勿東觀横經西清侍直造士南宮代言
北掖外贊王猷内培 主德道足匡時才稱華國夙
夜寅清終始純一處涅不緇鎮喧以寂公德璠璵公
文粟帛公操氷霜公量溟渤憶同愳軸十載于茲予
愧房杜謀斷是資退口公能傴僂以辭嘉謀嘉猷入
告靡遺退口公功公謝不知譬彼雨露不溉而滋譬
彼元氣入人肝脾古稱大臣有譽有訾世人須公萬
口一詞徃歳之秋忽罹末疾十疏懇辭矯矯鴻翼
兩朝禁闥出入與俱公逸林泉委勞畀予昔公初歸
帝眷孔殷曰疾有瘳即爾蒲輪佇聞公来以長縉紳
曾未幾時忽以訃聞國失蓍蔡人亡典刑民愕而呼
帝吁弗寧豈獨吾儕潸爾涕零嗟吁公德足垂萬紀
有子象賢克承世美生榮死哀公亦備矣顧惟疇昔
獨深仰止為國慟公有淚如洗緘詞北風薦此芳芷
公神不亡騎彼箕尾

祭贈少保謚文莊乾菴馬老師

堪輿名勝百二惟秦秀靈融結寔鍾偉人弱冠藉甚
鄉書首薦禮闈擢頴詞垣推彥學優 講幄望重均
雍宮端少宰遂正秩宗 帝簡名碩旋正台席海隅
翹首輿頌平格同心夾輔 倚毗方隆致身盡瘁遽

隕厥躬 當宁曰咨奪我賢傅優郵易名渥典異數
祁連延家爰象武功太華何象霈澤賚工共武冑庸
流叨從秘館道德文章服膺欽勉丁丑秋孟省覲南
旋拜辭門墻師為慘然誡我遄来編摩孔亟毋戀家
園而曠女職黽黽別去釋繼義陽慈幃衰病絕裾内
傷静惟師言中夜感結詎意數語遂成永訣崇階全
德哲嗣文孫豈直闕内寰宇鮮倫上悼賢弼下慟知
已蓍蔡典刑九原莫起嗽詞遣奠西望涕漣諒為明
神返之金天

祭龍山董給諌

嗚呼其嘗讀穆牀世德世祿之說而歎君子立身貽後之不易也今之世祿大抵武功爾彼其遭際風雲之會遂堅河山之盟自百夫長以迄上公為兒稍勝衣固儼然膺冠服俸養此未足為榮也若夫致身科第有辛苦皓首而不見錄者錄矣而恒難其繼兩者孰非天哉而德至于世則有在我而不在天者此穆牀所以深辯也維翁家世積德孚于神明大宗伯公起家上第為時名臣倚毗方殷辭榮而退以其未竟䇿之于翁奮跡鐵闈克紹 廷對 天子弘開言路特簡留垣翁亦感激知遇思極論列未幾而疾且不

起淵遂忠讜鬱而弗宣此其痛寧一人耶翁子儀部君弱冠成名清曹𠷣譽說者謂無論前代 明興以來若翁家者可謂盛矣抑不知世之豔君家者在德不在祿也某不佞幸以詞垣晚進追隨宗伯公後塵而以未及宗伯公門墻為恨又幸交儀部君因以奉翁顏色妄附世誼于翁之逝雖為時悼惜而又竊歎有宗伯公為之先有儀部君為之後可無遺憾矣儀部君他日崇朧愍綸渥郵為翁玄扃燿者尤第二義哉某不能為韻語又不欲為諛辭而直述胸臆既以奠翁又以慰翁而因以世德厲天下翁或以為知言也

祭李遵石給諫

嗚呼李君生也弗羣降精翼軫毓秀湘郎孝友天植麗藻夙聞 虞廷對策閣省作吏持法著聲含香甫試青瑣近臣耳目是寄忠倡 新政力攻時相勇奮批鱗默恥立仗 帝鑒其忠嘉而弗罪直振朝野台衡咸待俄聞内艱扶持南奔倚廬泣血若罔郵存嗟我先子抱宼長逝志感緹縈憤切精衛閶闔 闕下接牒本兵敢義略孅洩我讐情申誓帶礪再賚世祿匪昵匪明閔詘廼復君雖匪昵我曷敢忘君豈望報

我心則葳徃過平靖絮雞慰弔哀毀僅骨愕然虺貌偕里衆彥追送寳林探奇幽壑縱眺高岑歌懃下里誼重南金分袂幾何忽傳訃報百身莫贖衆口咸悼嗚呼悲哉人非木石詎能久生先民有訓人貌榮名君為法吏德著訊讞繼入諫垣直旌折檻居鄉可式仕靡遠篠賦追九辯詞並三閭匪冠楚材寔明之儁求志達道沒寧存順造物遐邈夢也罔亥未艾之澤大昌厥胤再歷平靖涕淚漣洏上為 國痛豈屬阿私山陽感舊生芻比德印峯蕭森湞波悽惻載歌楚些四野悲風魂其歸來洞予素衷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蓋聞天佑人國家則必生貞亮篤棐之純臣以翊贊之功業爛焉燿往紀矣維公弱冠舉進士牧壯邑即以循良首郡吏迨督學則士習正總臬則風紀肅旬宣則保釐著塡撫則文武憲佐銓則流品叙至于晉司空平水土佐邦國卓然為一時名臣而治河之績説者謂並宋盛二公而肩重鉅任勞怨決作舍之勇折盈庭之議不啻過之　橋山之役竟以剔蠧杜濫忤時而去斯非清忠粹德善始善終者耶林壑優游享和平之福中外日望復起柄政而公不待矣豈非

天耶守臣以訃聞也　上為震悼追録往績營兆賜酎　恩卹有加矧有子繼之奕葉象賢竟公未竟又近代大臣之所鮮儷者復奚遺憾哉某中州竪儒幼習慱士家言公叅河藩即辱賞鑒收之門墻後通仕籍公又時時督誨古人知己之誼寧逾茲者顧世路多艱萍踪靡定操杖既乖執紼亦阻徒有登高西望相向失聲耳千里遥奠抒愫寫哀我師其鑒之否耶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大司馬居來張公

予聞之長老天佑我　國家每遇大難必有忠貞文武之臣以靖之若北狩之有于肅愍也討逆之有王文成也定策之有楊文忠也若預知而待之焉者吁三公之功偉矣然一時一事也如公者筮宰滑邑脱頸於匕首而竟禽巨盜識者已知其雄略迨上谷之服猾虜皖城之弭悍將武林之勘定民變軍變即

談者且為股慄齒擊無人色矧當之者哉督撫蓟鎮而疆場謐寧入握本兵而安攘茂著竟以功高見忌持正叢怨浩然歸矣公之歸也意以辟穀長年如公家留侯故事詎意歸未年餘永棄人間世也悲哉悲哉説者謂公有　社稷之功而悒悒以去不能無觖望不知公如航海而免颶浪探穴而出虎口固幸之不暇矣第古人蕞兵頭須為白矧公所遭何時何事幸而底定而神形已憊極矣寧靜澹泊武侯豈不能養生而卒盡瘁以殁此可以知公矣予雅辱公知而武林之事實紀之公之既歸猶數寄書勉以詞林悠

悠毋徒坐俟清華故予感公之知慨然不忍縻大官
之奉公茲往矣豈徒下匏國士之遇且上為　朝廷
惜矣雖然豐功完節崇秩盛名又有哲嗣象賢濟美
易名　渥䘏曾何遺憾所憾者公志未竟耳一觴奠
公重之以辭公當以為知言也悲哉

祭大中丞近淮董公

於爍彥喆應運而生嵩朗毓秀淮汝儲精庚辛連第
秋圃推英兩宰畿邑循良著聲　帝嘉內召擢居豸
史按浙與貴肅振風紀監築重城金湯頌美爰錄勞
勩陟丞大理廼綵卿佐再晉中丞秉鉞兩鎮宣布

皇稜孰意白璧来此青蠅　帝鑒忠直南棘用弁簡
督三省荒服綏奠惟彼甸寇雄黠驁悍公計禽之頓
弭大亂纛龍天威士欽神筴星馳露布僉曰奇功公
曰　帝力臣則何庸拔杼固釋推轂未逢歸里俟用
西墅明農明農之暇抱孫課子邃閣層軒左圖右史
眷戀楓宸優游梓里望重耆生咸卜再起天不憖遺
隕此偉人訃奔閭巷哀動朝紳　䘏典有待華表嶙
峋脉歷鉅伐具勒貞珉生也童稚質則謭陋公曰可
進曲加誨誘既與長君交修菀懋公弗鄙夷聯以婚
媾永念知遇感激靡諼擬操几杖日侍丘園仙馭曷
駛邈焉莫援登高南眺潸然涕漣秩崇開府年踰古
稀子孫修翮鳳翥鵬飛兩世豸繡逾昌有輝完名全
祉又烏用欷欝欝佳城山川環護衍慶蕟祥恩光無
斁靈鑒遥鴐悲感行路遠奠敞詞鑒此衷悰

祭和石王學憲

扶輿融結莫踰句吳鍾毓偉喆既洵且都兄弟師友
二程在洛藝苑宗工士林矩矱季方聲譽小宋魁名
文章道德疇與之京南北清曹旅進旅退匪三公輕
曰二親在　帝嘉恬憺爰重師模俾教兩河廣厲諸
儒乃餙經術乃布功令崇雅黜浮提躬修行居無幾

何力告歸養青衿泣留行道為愴既歸杜門壹意甘
旨暇與相君容與山水絲娛數載尊公仙游凡愛公
者毀瘠是憂雞骨支床竟莫能起彼蒼何心隕此孝
子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是曰長年天地與終豈無期
頤豈無崇峻何湍弗逝何熾弗燼其雅叨交誼況辱
通家聞訃驚疑相向痛嗟日落婁江風悲茂苑炙雞
絮酒傷心䟤遠掛劍尚在人琴俱亡聊爾酬酢大塊
茫茫

祭宮諭張子蓋年兄

嗚呼以天地為有知耶仁者未必壽賢者未必貴善

者未必慶惡者未必殃若幾干懵懵憒憒者矣以天
為無知邪易著謙盈之訓書垂迪逆之文輪迴譯於
竺西張弓喻乎柱下又何其昭昭懔懔也君以清粹
之資超邁之見沉潛之學虛抑之量因龍溪先生得
伯安之傳人知其為　大廷之魁詞垣之彥而已而
其邃抱宏猷未之盡知也嗚呼天生若人應期名世
似不偶然乃壽僅五十官僅五品而又以去年三月
匆匆釋繼今年三月忽忽易簀若故尼之使不獲大
用焉者抑又何也豈天之所以厚君者不在區區之
齡與位即君所自為不朽者不可與蟪蛄腐鼠論耶

予質最庸才最陋僻居寡與如聾無相辛未附榜尾
同讀秘館同事史局君不以予為不肖時時誨而
誘引之至於把臂披襟玄言清嘯博奕詼謔靡所不
至而予或有所質未可語妻子者必以語君君亦出
肝膽示予不知管子之於鮑叔自謂知己埒之所生
如予與君否也嗟呼予生多病齒已逾艾官念如不
然之灰君則百計煖之俾弗熸滅予廬居禫除五年
餘矣君以書勸駕者三暨予抵都君又極力游揚從
吏不使予知此雖君之厚德然胡可望此于近代哉
嗚呼梁月猶在人琴俱亡徒想金蘭之契永斷雞黍
之期豈惟輟響於絕絃亦且銷魂於哀篴摧慟之餘
不能韻語君之精爽如日在天如水行地當鑒予心
不以幽明間也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自古偉人厥生不偶名世應期寔天攸厚於爍碩彥
毓秀天中蚤登上第秩圍宗工筮宰晉邑輿譽卓異
召寘銓曹藻別群吏冏寺京兆咸奏膚功　帝惟國
計特贊司農盈縮講求公私胥辦上法周官寧豔劉
晏嚮用政茂勇退逾堅辭榮返服聚書力田未竟之
施詒諸喆嗣濟美象賢日昌日熾給事內省總憲外

臺騷騷膴鉅倚畀方来凡厥勳猷疇匪庭訓豈必厥
身延翊　皇運洛中盛事共詡耆英孰意絕響振此
芳聲翁年彌高翁德彌劭幽磴微吟孤峯長嘯兩河
大老一代達尊胡弗久眎胡弗永存嗚呼哀哉世喪
典刑里亡矜式遠邇親踈罔不愴盡嗚呼哀哉某也
後進雅辱深知誨迪誘引久矣我師昨經朗陵獲操
几杖尊酒論文情舒神王偎餞北墅執手慇懃曾未
兩月凶訃遽聞嗚呼哀哉百辟愕驚　九重震悼
恩䘏渥隆典垂崇報介福上壽全德完名發祥流慶
鬱鬱佳城恨寓京華未繇南逐緬懷教言為位而哭

生芻遥奠嗽以蕪詞翁靈如在格我永思
公祭少司冦朱東源老師
信美南城盱江環抱姑峯媚嫵融結秀靈應期名世
擬降申甫蜚聲廷對敭歷中外所在惠溥繁惟恒陽
鎖鑰重鎮建節開府晉佐邦刑仰酬　欽恤如陶贊
禹　帝嘉茂績筦樞是畀用資弼輔迺睠初服晦跡
遯名托之稼圃杖策以遊揮麈而譚逍遥容與二子
承顔翩翩萊綵式歌載舞流慶毓祥聞孫崛起胥達
接武矧伊耆舊佇竢旌輪敦趣旁午胡遽嚴氛蓧真
遐逝迄乎邃古里喪典刑　國失蓍蔡云亡奚補

恩卹隆渥琬琰赫奕輝映江滸生榮死哀完名全德
疇克與伍追惟徃歲特奉　璽書督學中土某等謭
劣濫辱甄收因獲進取國士遇我何以報之永鏤肺
腑山川迢遞築室末繇西向悽楚千里嗽詞爰藉瓣
香侑以醴脯諒為明神鑒茲哀悰陟降凡俎
祭贈禮部尚書謚文　丁后溪老師
巨淮湯湯上通天漢鍾毓靈秀偉喆是見射策　大
廷多士獨冠載筆史局三長雅擅爰擢宮寮遂視院
篆繼掌成均士風丕變乃佐邦禮教習館彥晉贊天
官譽歸月旦日侍講闈獨承　宸眷啟沃弘多而弗
自衒望重揆輔忽罹家難哀毀南奔憑棺淚濺天不
慭遺台光掩煥嗚呼哀哉　帝聞震悼恩卹周徧贈
謚塋祭光榮璀璨茫茫大衆夢泡露電全德完祉如
師奚憾其最庸劣家世武弁叨讀中秘誨我不倦永
懷國士徒切感戀老母多病遠游寔悼築室何心執
紼亦絆酌泉擷芷用伸薄奠南嚮嗽詞涕泣如霰
祭亢水陽老師
於爍偉喆生晉乘閩雲幢徵異世德聿新蚤冠于鄉
旋登上第蜚譽詞垣輝煌　帝制辭榮東觀督學中
州振揚功令近代鮮儔五踐藩臬務操平恕既用馳

聲亦因叢垢僉為憤懑公澹自如堯山返服明農著
書待嬰舉火感寔攺行式於國中遠亦靡兢賢而如
愚貴而每下公府絶轍丘壑命駕蓧光斂德庶幾喬
松孰期末疾遽爾告終天乎不慭人也奚贖胡彼之
溢胡此不足其愧離索質復顜蒙柰何溲渤亦收藥
籠仕豈謀身才焉用世懼負師門敢忘懋勵方儆終
惠遽聞訃音為位而哭西嚮沾襟德與功言均曰不
朽有一寔艱兼之豈偶人共憾者位靳衡鈞奕世象
賢何必厥身極贈渥卹爰俟来裔琬琰表烈雲霞爭
麗九州佳堡預卜新阡封宜馬鬣吉叶牛眠執紼末

由築室徒切江漢東流平水共逝師神在天師像在
堂千里瞰誄假我瓣香

祭王清泉年伯

於惟公之俶繇兮篤奇服而好修駇清雒而洒濯兮紉蘭蕙以自周紛林林其世趨兮獨不靡乎滔流味神明之真腴兮睨榮利於浮漚羌樹德以沃茲兮甘雲臥而天游相嵩高之嵬峩兮亶靈氣之所纒繆迺鍾如之人兮固宜籛鏗其是儔夫何少微掩芒於二室之顛兮三臺鶴去以悠悠豈王喬謝凡之有期兮俄羽化而接浮丘玉濼瀲瀲而不飲兮石髓棄而弗

妝時人憮焉莫知兮徒悵望乎山頭恣相羊其安之兮謇靈風之颾颾嗟丹桂之向榮兮方敷采於瀛洲邁萱花之遽委兮辭　帝閽而南拔胡厥時未歷再紀兮大椿忽斷於海陬彼蒼蒼下濟光明兮善閼曾不少留也緊若德而弗輔兮孰云玄載之易求也憶先哲固有言兮人也何尤驗厥昆之昌以碩兮是其攸酬渺千古而考終兮舜跖咸侔茍死而不朽兮抑又何憂獨念夫梁木之既摧兮望桒梓而悲愁爰瞰斯辭以遥酹兮庶來格而夷猶

祭孟我疆年兄

嗚呼特立之士世不長有所謂特立者隱逸則為獨行守令則為良吏臺諫則為直臣翊贊則為賢相卓然自樹屹如山嶽不可搖撼者也君為諸生已負康濟之志及成進士樸素不殊寒士人固異之而筮宰昌黎苦心實惠邑人至今尸祝伏臘如新也躋蜚聲者多躋顯要君獨謝絶遊揚壹行己意稍晉廷評再遷郎署人咸稱屈君泊如也出鎮嚴關峻郤竿牘會與時大齟齬毅然返服論者謂萬夫望庶幾無媿又久之公議明時轍易起而駇歷清華駸駸大用而君長往矣嗟夫卓立之士世不長有有之而遽奪之造

物何心豈天所以不朽君者不在名位而因君以風厲世道者不在存歿耶君潛心理學粹然一出于正而卒于官寓橐笥蕭蕭惟圖書數卷至不能含歛嗚呼此可以知君大為吾榜先矣同年兄弟官都下既哭君之堂又經營俾孤扶柩歸而又為詞祖君于道吁君可以自慰矣

祭諸曙海工部

予弱冠習愽士家言則聞諸紫橋氏以舉業雄秇苑是時君已發解武林矣及予通仕籍君尚困公車未嘗不以為恠丁丑分校禮闈所錄上卷甚奇追拆閱

則君也張申二相公及同事諸公咸賀予得佳士予亦不意得君良自幸也而中丞樂軒周公為予言君數不利俱其鄉人怨家忌之盖周公嘗以御史監試故知之悉予以語君君笑曰有之莫非命也君以例執門生禮甚恭予不敢當則以霍文敏之說辭而以交游處君授繕部郎所以贊大司空者甚力當事者擬改銓部而君以疾請告良𢙣僉重君去俾以差徃居無何予亦有江藩之役則聞君捐館舍矣悲乎哉君年壯而貌亦冲溢匪止是者且負儁才晚得一第又不獲盡究其用君寬然長者居鄉醇厚不知忌者

何心至於造物亦忌此其故不可問矣嗚呼自穆叔與范宣子之言昉世所謂不朽者三而已矣而不知有賢子孫亦曰不朽君行誼甚高著述甚富雖建樹未竟而㘞譽郎署匪苟祿者矧有子善繼大亢厥宗復奚遺憾哉千里暾詞直抒情愫秋風蕭索登高黷黮不覺淚淫淫下也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丈

人匪木石鮮有百年齒角翼足疇秉其全靈鍾英特產于世冑以武功顯光裕前後督粮弗擾視篆著勞逐飛楚郢靖警申郊入衛 輦下力疾行間身殲軍務弗克生還丈夫報國牖偈是恥朝獲所狗烏憾夕死矧三子者濟濟儒生諸孫兢秀益熾家聲獨念我姊備極辛苦不與偕老如鵜折羽嗟予兄弟幼自齠齔逮髮種種愛若同胞予父若母爰及諸姪愛如己有飲食游燕靡弗相從遂隔存沒曷尋舊蹤去年九月六日送別㸔門執手竟成永訣江生有言黯然銷魂以之悼逝銷何可論敬將薄奠寓我秉愫恍惚低徊愴馬而顧流波迅曜倏屆孟冬登高睇遠落日悲風爰酌寒泉載擷芳芷歌些以招魂歸来只遥遥旅櫬誼正首丘行消吉壤泉下優游

祭都閫程松泉姨丈

憶昔先廣威嘗語愚兄弟曰吾與松泉同庚同為袁氏壻同承龍赴京吾二人同秣馬從人不及也又同選同掌衛事天下其有若斯者哉已未先君棄諸孤迄今三十年矣乃翁竟壽八旬餘專閫梁秦享晚祉也嗚呼是何始同而終異也哉先廣威坷坎茹恨幸而昭雪不及見也愚兄弟于翁之歿柰何不悲乎翁仲子以文秇起家仲孫以橐鞬奮跡而佳城鬱鬱環震雷抱㴐水秀靈鍾毓益當昌熾尚何遺憾耶龔引有期恨以薄宦羈嵛署末由效執紼之役千里遣奠

抒通家百一微悰痛先君言不知淚下沾襟也

祭　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嗚呼鈞力無私罷孰功苦用之無當復歸于土睠維㒒㚇珍重終古矧人靈萬寧靡自樹不死云三壽先福五於穆明公賢書蚤通敭歷郡縣循良之風　肅皇曰賢妥命相崇　先王曰賢終輔幼沖越廿餘載眷顧彌隆卓彼先矩矜式于汝樂善化南再奉　褒[redacted]增峻階煌煌金紫超董軼賈鮐背鯢齒淮南仙謡歸壽　天子桓桓長君庭訓夙聞明經起家都運懋勳爨有家孫空驥進鷚賛獻司馬建　儲上言少

年添室念深本根孫謀祖德心同為　國改封義留冊立豈默僉曰義方邦之司直　上感明詔朝野動色公曰懋哉是惟臣職其神交有年𨭆祝耄篋世德世禄申重自天非熊渭呂永視彭籛條期汗漫八公與旋淮康哀怨歌杵磌磌䴏訃心悖煩寃侘傺阻臨歔欷嗽詞遣祭椿老大年清芬蘭桂道遠數悠口碑史系薪窮火傳身世遺蛻

祭　崇内輔趙北泉

嗚呼中貴人日侍人主寵暱之極易以階亂上下史冊卓然稱良者惟漢呂强後唐張承業暨我　朝懷恩耳惟翁廉潔之性果毅之才左右　崇藩諫行言聽淮康千里安靖不擾是雖　王樂善循理遠軼東平河間而翁之功固不容泯矣其尤不可及者冢宰公蚤孤撫育督誨殫竭心力冢宰公感激弱冠魁鄉書成進士敭歷中外所在樹績掌銓兩京為時名臣而長公繼起奕世濟美遂為天中世族之冠冢宰公言及尚淚承睫不止也嗚呼使翁侍　上禁籞其所翊導當不使前三人者擅美惜壓藩國然亦足不朽矣年踰八旬康疆富貴善始善終復何遺憾哉其雅辱冢宰公知曩翁以　特恩晉秩加服俸汝士夫不

以其不佞俾言贈焉茲奠翁也惟闡潛德以厲親暱無殊往說若夫哀榮福壽則汝人知翁剛方之靈所最聞也

祭孝廉胡葦野

嗚呼予攬往紀獨行隱逸之士心高其人如鴻不可纂龍不可馴然亦隘其峻峭而弗適于用若彦方太丘之徒可以式俗表閭寥寥可易得耶先生行誼具予所撰志銘自幸無諛墓之誚是為大年尚何遺憾顧風日澆趨日下無貞介嚴憚如先生者以維之將不知其底極柰梓世道寧無隱憂私痛也哉其雅尋

先生之誨反躬内省弗敢弗勉然標欵而求景之端且為汗下徒重莫贖之歎耳靈轝戒發奠以生芻今之哀誄卒多欣豔語是為生也者先生憤惋久矣何敢獻之几筵即為挽悼語則先生無可悼也故為此奠里中後進聞而興起是為先生之心也

祭孝廉段至菴

嗚呼不佞嘗讀老莊書一以身為患一以死為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達者以為二子洞始終之故齊萬物之變而又當亂世人心將化為魑魅故為此恣睢放曠之言以醒悟沈迷而不知至理如是有味哉其

言之也至菴幼負卓奇為諸生固欲有為于時而一枘鑿輒棄去若弁髦浩浩乎悠悠乎如御風而行無與于人世者此豈非于老莊微旨有默契乎哉一疾逌然視歸如飴即君家千木稱逸遺恐解脫未若此也真哉化哉真哉可與拘曲道哉人非太虛又非金石上壽與下殤均之澌滅無迹也而百憂千慮不可盡狀叢之一身淚為骨肉殫神為患難槁誰謂生為樂耶嗚呼至菴返乎真宅何處何嘗愚兄弟忝交誼最久而庚兒為門下壻盖百年之好焉靈轝將駕潔牲酌醴而復告以此文知必含笑無何有之鄉也

祭業師馬南村

嗚呼某幼顓蒙授經門下所以督責淬礪者甚至感激嚮往遂忘武弁庸胄晉縫掖薦紳末列陶鑄成就豈啻高厚哉迨某登第通籍先生適教海州海人士得先生陋昔絳帳爭副白眉彬彬興起為南中冠先生倦游拂衣歸里某亦請急日侍杖屨先生年踰八旬蹻徤若壯齡奕碁雅謔翩翩乎若安期羨門從海上来塵寰也僉以厚德冲襟真心古貌即弗能長生久視期頤以上勿問矣乃竟嚴紛化去也悲哉悲哉

先生自幼至老與人處亡賢愚貴賤遠近一以至誠待之無厲色峻言故沒之日亡賢愚貴賤遠近莫不悼惜痛惋此所謂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名實無愧矣發引有期某以假滿北上不獲效執紼之役追築室之誼區區感慕悽愴之懷惟付之蕪詞一奠爾

祭處士胡仁軒

闕之西墅君子隱居潛德弗燿于樵于漁賣劍明農散金聚書從者操杖過者式廬喆嗣煒煒握瑾懷瑜未售而砰輿情共歔翁也委順達觀用愉冝脩厥齡乃乗乃除烏亦盡化蝶遽遽有弟侍御既翕友于

秉憲南臺姜被久虛陟守巴蜀朱轓過閭幸候翁榻執手躊躇在原義伸又焉用悇其獲交侍御金蘭靡如雖欽翁誼未御翁車里有太丘而弗步趨炙雞漬酒平常之埏聊識責沈寔以媿予

祭賴懷山高士

嗚呼天道不可知乃令于賴先生見之先生醇謹弗衒奇抑抑畀畀暗室不欺明經修行為人師弟子亦咸有聞于時人有過惟恐先生知寧遭官長笞彥方太丘疇克逾玆先生善攝生毋飽寧饑微醺而已弗淋漓雖盛夏靡箑之颸沍淴亦弗火侵肌清心澹泊

聲伎玩好絕弗遺雖貧乎又有待先生而炊斯人也即不羨門安期何渠不繇耄而顚一疾弗起渺何之嗚呼悲乎哉冀鈌梁鴻夫婦竟追隨門祚衰薄子奚以自持吾將問天決所疑天弗予剖徒漣洏憶予昨冬之行也風雨淒其先生送予淮之湄執手不蔑意遲遲車急馬煩囬首罔怡尚覬過也而予規吾將解組從先生藜藿甘如飴先生不待碌碌升斗何以為高秋蕭索客易悲千里南嚮陳之以詞予欲希中郎兮不媿有道之碑何限貴而壽者徒湏眉

祭椿菴上人

徃予計偕數上必上人蘭若寓每談禪宗則引予大雄殿前巨刻金剛偈睇相與一笑一日予詰之曰一切有為法夢幻泡影露電信然矣不知一切未有為之先何以喻之上人無以應也丁丑秋予請告歸上人病久之良已已卯冬至都則上人徒復常日今冬沒矣予徃吊唁舊跡宛然不勝悲愴既思所談偈語生而驩死而悼俱幻夢也孰是以觀仙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滅亦夢幻泡影露電耳矧吾人蜉蝣舜華日溺苦海日熾火宅乃倏爾嬉笑倏爾涕泣何為哉吊已命厥徒烹茶啜之而去因紀以告上人想不

如曩之無以應也

祭畏菴上人

憶昔先將軍伏 闕時主上人蘭若歸語不肖即遠公之社弗過矣嗣是不肖追感徃蹟每集公車五主上人竟以辛未登第上人喜見眉宇以為先將軍茹恨重壤藉此可慰乃不肖聞斯言淚滛滛下也嗟乎玆豈泛泛旅中翁可擬哉休沐之暇結駟聆無生之談大滌塵刼曾幾何時遽赴淨土夫夢幻泡影上人常為予言之玆不足悲亦不必悲獨憶先將軍舊遊主客寀寀不覺悽然愴耳信有輪迴當與先將軍同

徃西方弗墮苦惱不肖方沒苦海卽不解脫奚恨惟
上人鑒之

延世兒以遼左功晋秩告墓

嗚呼我始祖考夾河陣亡也我高祖考尚在襁抱時以大兵後失黃我始祖妣躬負徒涉萬里始陞正千戶迨我曾祖考欲拓世秩從征荆襄笮馬溺而歿之盖三月不解甲賊平去兜鍪爲盡落始進署指揮僉事至我顯考承襲慨焉欲以功業樹疆場乃爲人誣擠含寃重壤祖嫡兄弟尫然書生家業衰落間關萬狀始克辯白幼兒延世三歲優給已屢告我祖宗矣

辛巳八月承襲兵部咨送遼東值虜大擧幸連斬三級昨以首次功叙陞世襲實授指揮僉事于本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公堂此非我祖宗憫家難之頻仍上請于　天默垂鑒佑卽奮螳臂而竭蚊力也烏能致是哉上迪啟祐之惟艱下懼繼述之不易感激涕零莫知報塞敬再申告並焚關文惟我祖宗永庇俾益昌熾忠孝大闢子子孫孫其敢不勉

禫服祭太恭人

嗚呼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人子於親之歿必行三年之喪此聖人明訓也然而昊天罔極三年烏足以報聖人恐人子有滅性者乃爲此制之若曰心無窮而禮有限也嗚呼宰予欲短喪遂蒙千古之譏不知喪有實有文宰予所謂實也非文也曷謂實擗踊泣血哀慕皇皇自然蔬食飲水自然獨居屏處自然不與燕會自然不與談笑若夫衰絰之服孤哀之稱稽顙之刺守制之例特文焉而已乃今人並文亦廢甚如春秋桐門右師所誚者不以爲怪如此卽十年何爲故凡深罪宰予者皆未及思詳考者也兒輩不孝自我母背棄以來無能如古人之實萬一然亦不敢不勉獨年齒踰艾身多疾病未能斷除肉

味以是爲恨耳嗟夫名曰三年實二十八月爾而此二十八月之內又遠媿古人稍有良心稍知子道者終天之恨何以自釋哉罪積不滅奄及禫除崩裂寸腸顏素難旣亦惟我母鑒之不忍爲他人道也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郭相公太夫人

瞻彼鄴下中土名封洹流融衍坤淋攸鍾於曜禕璽壼範允懋彤管嗣徽璇閨挺秀齊德夫子貢于丘園雀臺之墟人擬鹿門維嶽降祥元臣天錫擯彼埋鷩禮容是迪蚤翔玉署晉簡黃扉下賢吐哺翊　聖垂衣　帝曰休哉惟予碩輔出緒遡源令儀有姆八旬鶴筭一品　龍章郡詡勝蹟畫錦開堂老　勤機杼貴

最穀綺秉禮慎微敬姜並美鯢齒云遐胡弗百齡瑶萱萎茂寶發韜熒受茲介福　恩卹加渥賜酎授乑永輝宰木其等獲交掐嗣叨步後塵欽懿良切聞訃共辛酌彼寒泉妥擷芳芷遥睇漳濱逝波無已

祭　誥封一品太夫人張母陶氏

嗚呼今之閫揚内範者率侈其遇不知遇信難矣而偶值亦多略女貞而詳介福非遡源正始之意矣維靈毓秀名門儷德喆士相夫佐郡清白流聲撫育遺孤無殊已出中饋允宜前徽克嗣賢母之譽冠於燕趙司馬公起家　廷對振直諫垣攤旄北門控制左輔經略安攘勲在　社稷迨　國計告匱則畀主書籌戎務弗飭則畀握樞筦當是時太夫人已病信使相繼所以諭司馬公者亡非致身報　主之誼司馬公鞠躬盡瘁不敢言私則以慈誨故也太夫人病甚司馬公休致之疏十數上乃　温留愈篤至于請急情切　特嘉公孝給傳歸省未幾而太夫人仙去含歛獲親人稱司馬公純孝所感不知莫非　君恩也嗚呼太夫人始終以忠孝誨司馬公司馬公始終以忠孝副太夫人之訓此眎徒侈其遇者何如哉八旬上壽一品崇階　恩卹隆渥哀榮備極則中外豔羨

人人知之固可略也某爲諸生司馬公分臬中州已辱知遇兒子延世持檄遼鎮出入鋒鏑樹有微勞司馬公嚴覈而　請敘馬此世世大惠也司馬公諸孫金吾君與延世習騎射講孫吳矢表建于疆場以是諗悉太夫人懿行而某奉使歸里遭先慈之變病卧荒廬不能遠出謹遣家僮抒悃太夫人之靈而重之以詞且俾爲臣子者懋忠孝大義是太夫人暨司馬公意也

祭　誥封太淑人董母老夫人

嗚呼古稱賢母非謂相夫教子有功于國家耶然而

時異勢殊恒難相值是故辛苦拮据而能享子之養十之六七享子祿養十之四五享祿養而崇膴榮封十之一二崇膴榮封而康强壽考百之一二康强壽考而至期頥又見諸孫之有成也雖謂千萬一三可也太淑人寔備矣雖然此但以遭際之盛言爾司空公墳撫隴右茂著安攘　特簡邦土旦夕膺樞筦重寄乃念母終養毅然靡奪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乃今見之出為忠臣入為孝子使悠悠仕進甘心絶裾者媿死不暇又寧直尋常庭闈娛侍已哉某讀中秘書時曾為文壽母倏忽十九年今復操文以奠不能不愴惻然而介福完祉焜燿一時　恩邺隆渥嵩若

增高洛若增長剡司空公他日簡用所以奉懿訓而揚芳徽者又不止此雖謂古今一二亦可也太淑人賢母九原有知當不以區區之言為諛墓流也

祭　誥封淑人外大母丁氏暨孝廉述山舅氏

嗚呼古稱有是父必有是子而不及慈範豈以中饋之職而泯梱外之譽耶然發祥毓慶多本内則姙姒毋論已斷機和丸之類又何以稱焉我外大父雷山以武烈顯我外大母寔左右之篤生舅氏以文行冠辛士巳薦[redacted]竟拘于數監司之檄同儕至今惜之豈非命哉而孝養備至能以母之貞操表諸閭可謂克子矣母卒于前子亦逐于地下雖人間極可悲者宇宙間疇不死茲生能養死能隨又何必慕露電泡影之歲月哉某兄弟幼與舅氏同筆研同場屋外大母撫之誨之不殊諸孫今稍成立而外大母舅氏不可見矣予母太恭人亦棄某兄弟逾期矣泉壤信有知其聚而叙幽明之感悲耶喜耶當不異人世矣震雷之麓郡稱佳城表弟茂亭擬擧雙擧卜吉窆焉其佑茂亭福壽多男當不俟區區之祝額也敬奠一觴抒此哀悰嗚呼痛哉

祭　誥封劉母唐氏老夫人

嗚呼悲哉予尚忍操文告夫人耶夫人與予母同庚蓋自丁丑春分校禮闈得令嗣禮卿沈毅粹雅固知為大受詢及家世知慈誨為多云夫人生自名族女誡蚤閑迨歸翁仕雖不顯而佐邑著良績儆戒相成不可誣已篤生諸子並稱儁彥乃禮卿成進士贊大司農裕　國計鳳冠象服用揚内則可謂榮矣而禮卿督儲於外每念夫人輒欲棄官去壬午秋予以恩毋奉使豫章便過京口拜夫人閫外夫人命諸子治具金焦北固爾時甚健也予歸十月老毋背棄又一

年夫人亦最世長徃悲乎哉禮卿純孝茹必毀瘠予不能強顏為節哀之慰第以禮卿有重望需用方殷贈郵渥典源源未艾也而予病卧荒塋念灰神槁溘盡有期顯揚無覬予毋雖與夫人同庚又安得與夫人同福哉因夫人而痛吾毋不啻初喪千里暾詞亦以抒吾哀悰耳精爽不昧倘地下與予毋相見其不慰且慟乎情至之語惟夫人鑒之

祭　誥封夫人何毋髙氏

嗚呼余聞之父老云申多名喆若大復先生海內宗仰非州人所得私又若鐵溪先生抗直郎署著績鉅

郡備史氏之三長擅鄭虔之二絕咸位弗稱才年弗滿德真宰疑懵懵矣蓋自大復先生沒後巍科膴仕奕業重光說者謂信陽一出靈寶四明遂繼其盛髙氏門祚稍微而清淑之氣鍾厥孫息如夫人者蚤育閨梱已負貴徵迨歸震川公孝慈貞順軼美徃媛中饋恒瑣姑略勿述而斷機厲志於樂妻舉盌式恭於鴻婦震川公奮起詞垣　簡登綸閣固述祖德寧泯內助邪夫人舉丈夫子二有出藍之譽又季少非己出而愛逾二子余嘗謂婦人百行可勉惟妬不可勉夫人此心鬼神為泣矣夫功宜食報德宜永齡迺以末疾遽爾長逝余悲且歎益疑真宰之懵懵徐乃知夫人之生特畀天中既光厥宗又熾夫宗意者造物閔夔府之未竟故鍾女德以報鐵溪翁耶余妻以娣事夫人嘗締兒女之好故徽懿獨諗茲者靈轝迈乎義陽祖奠一觴遥遥素旐悽怛用傷若夫　贈郵之隆渥子孫之顯揚玄扃流燿彤管載芳則世共豔羨奚俟鄙言始彰哉

祭　誥封恭人師毋方氏

越以才甲海內而婺又稱雄毋論科第即忠孝節義之士接踵又多賢婦貞女地耶人耶時所感耶予師

瀫陽先生蚤慕古人思得婦如德耀者里中富室兢欲得先生先生不屑也乃夫人蘭芳玉潤志侍君子不欲苟然而已卒歸先生斯非天哉夫人之歸先生也事上孝恤下慈待閭里惠而儆戒左右先生者尤至先生及第官詞垣夫人不為喜出嶺徼謫河東夫人不為慍　賜環柄用所以儆戒左右者猶夫布衣也可不謂始終內外一以德義相成者哉先生甫佐南雍夫人遽逝千里將信曷先生以報　上恩毋內顧斯其懷曠其識卓尤非喁嚅兒女子所敢望寧獨兩浙之淑巳哉夫人既以先生貴　贈郵隆渥方來

未艾且篤生諸子肇啓昂霄和丸晝荻之訓益章也介福完祉復何遺憾乎其以使事泊舟澂水謁先生靈洞山房拜夫人堂下歸僅十月先慈背棄夫人亦以其時仙去也夫人寄先慈衣帨諸物言及摧裂誠不忍視信有鬼神當復泉臺一痛或結瑤池之侶乎瓣香攄悰惙劣荒迷無庸韻語亦不知作何語惟靈鑒之而已

祭　勅贈孺人馬老夫人楊氏

靈輀就佳城其子賔友人某先四旬餘有祖母之變哀毀不能往送乃具牲醴匍匐以奠之曰於惟夫人

女誡克備更僕未陳也予所感於夫人者其難有六云我百愚翁之謫戍賔陽也禁網方熾交游屏息噤不敢一語夫人以閨闈弱質委身中饋藻識賢哲匪夷所思其難一也賔號瘴鄉侵觸易斃愚翁清癯若不勝衣夫人事之飲食興居罔不中度優游倘徉至和弗戕其難二也愚翁晚歲無子投荒遐域乃生用光雖天祐忠鯁俾昌厥後而鍾毓秀傑實自夫人其難三也愚翁直並朱雲幾遺韋去名同唐介竟未生還旅櫬幼兒遥遥萬里夫人迺棄墳墓辭父母間關千狀至我申疆其難四也夫人至申力謀襄事橐有羨書家無石儲矢心氷蘖可泣鬼神厲志勤儉不間內外其難五也用光尚幼且多疾病夫人周旋保護備歷辛苦涕泣勉諭逮就外傅折節向學長老嘉歎謂有父風其難六也嗚呼古垂四德之懿未聞六難之萃愚翁精爽如雷在天如水在地即相見何恨哉光曜迅奔流波難轉彭殤脩短泡影奚言節義何物獨與兩間不朽夫人其亦自慰乎某誼辱通家詞多憤俗一觴再拜悲愴曷勝既以表愚翁之孤忠發夫人之潛德抑於用光兄弟不曷風木之哀奮顯揚之孝也哉

祭　誥封太恭人陸母

某等義陽鄙人也往歲負笈都門待試宗伯海內雋彥聚首晤語兩浙人士彬彬甲他省縱談今昔間及姆儀乃知太夫人之賢不可及也是故慧擬大家敬擬德耀孝擬龎姬教擬軻親謨擬滂母老能勤貴能儉也擬諸敬姜至其敦比隣之誼紓窶子之匄振戹散積惠敷遐邇懿德粹精內則無漏所謂閨闈之良範賢豪之仰成非耶每聆斯述恨不捧觴稱壽親覿儀刑逮乃孫慎菴公蒞吾申也循良之政廉敏之行愽浹之識益民無方愬流千源考茂于本雖未捧觴

稱壽視曩者徒聆厥述不有間乎太夫人怡神葆和迎養弗就純祜遐齡将謂曆所不能窮序所不能究其等或他日通籍仕途奔走越土登堂稱壽一慰素悰私愿方殷訃聞遽至長天萬里瞻望涕零豈貞淋靡常造物特厚若古賢聖一見亦靳耶遥拜敷詞山川脩閡精爽罔間哀些何為靈其鑒之哉

祭　誥封淋人舅毋何氏

於欷禕靈稟柔鍾順出自華胄徽音淋問卓哉丈夫寧直閨秀適我舅氏雞鳴儆戒譽繇以茂誥究防汛晉叅京戎膺功日奏於靈惠慈樛木逮下流慶燬後

三嗣翩翩争馳兢奮鳴于秋圍秉節立孫維世振紀俾益孔厚彤管揚芳毋儀不朽是曰永壽　明綸啓郵既以子貴亦以貞授疇曰玄扃茫茫幽泐皎如白晝不肖徽惠愛埒鞠育俯恧固陋欲報未皇星軺歸里倏憑素柩震雷之陽鬱鬱佳城禎祥輜輭覯輦之叢愴怛敷詞将以清酎精爽如存同仁三子是鑒是佑

祭　勅封孺人高氏

伊洛名墟寔為材藪匪宷里儁亦鍾閨秀有美淋懿芳徽宿懋嬪下令人躬操井臼惠浹閭閈孝揚姑舅克相夫子瑾瑜大售秘苑儲英諫垣糾繆股肱巨郡専城綰綬循良異績簡在　明后雞鳴勸儆象服章黼宜竟内襄聿享上壽胡捐璇閨而御素軿嗟哉蕙蘭擬之蒲柳幽馨靡渝是曰不朽矧産喆嗣大昌厥後萱榮即萎槐陰逾茂某等獲交夫子情誼篤厚諗悉婉孌用嘉左右風傳冊旐日匿白晝莫磬彤管遥将清酎精爽如新悽愴感舊

祭　誥封太淋人董伯毋劉氏

茫茫大塊疇秉其全齒角翼足理勢恒然於爍禕靈貞懿嫓孌徽音介福遠邇欣豔孰不有夫厥配中丞

偉績茂烈内贊攸稱孰不有子厥嗣克肖暮史朝經雄詞雅調孰不有孫玉樹璚枝兢拂霄漢竒樾葳蕤孰不有壽踰七望八文伯之毋能勤是法孰不有貴曰太淋人象服鳳冠賁于　恩綸孰不有葬佳城萃祉　郵典方来玄扃燿只某等雅受慈誨矧屬通家仙軿遄發佇望咨嗟寶婺韜精瑶萱隕色索婁淒淒行道用惻寒泉始冽秋菊落英載酌載擷薦此悃誠悃誠曷既達之蕪詠琬琰球琅爰俟彤史

祭待贈王毋楊氏

嗚呼尊靈遽仙逝耶始聞板輿之北上也卜館舍具

薪水旦夕南望以為登堂捧觴數娛慈懿曾未半月
乃長往耶痛哉痛哉尊靈辛苦環伊兄母述之輙嗚
咽不勝夫辛苦于前而逸樂于後此乘除之理也何
環伊兄授職在目下亦不少待乎豈生死定數雖一
刻不可强抑辛苦于生前顯寵榮于身後造物為是
巧𢡟夫妻道無成嗣息蕃衍則其大者矧為　國生
賢功不偉哉功不偉哉夫閨閫弱質下之續王氏如
綫之業上之賁　皇朝無疆之庥即使里嫗村媪碌
碌無述而遡源出緒亦已不朽況徽則如母有不賁
彤管燿玄扃者乎緊斯言之長往何憾耶靈鑒南發
跪奠敬詞不能藻繪惟靈慰之鑒之

祭待贈張母胡氏

吾申齒德名位並隆無如我大司徒宮保申臺翁翁
諸子最稱克紹無如仰臺公仰臺公薦于鄉已有公
輔之望而年位未滿壯齡化去匪有夫人張氏如綫
之緒不絕幾何夫人不惟冰蘗之操可泣鬼神且篤
生二子泣諭痛勉齊驅競爽人謂竟乃父未竟之志
繩祖武大厥宗當不俟卜矣緊斯以譚夫人之功豈
尠小哉食報方殷嚴氛胡遽豈知其子必能竟父志
繩祖武大厥宗吾事已畢歸報夫子耶予為史官烈
女賢母例得書又從仰臺公遊諗悉徽懿夫人發引
有期奠而重之以詞用光彤管惟夫人享之

祭待贈表母劉氏暨茂才廣哥

予聞之長老造物茫茫使人不測若舉兩間而鼓舞
顛倒焉者而後為造物若人預知其也脩其也短其
也中斬其也昌後將廢業弛行坐以俟之而已必盡
世皆茫茫雖聖人亦有不能逆覩焉者惜噫愛日職
思其居幸值其定也可以為為善之報不幸而值其
未定也亦盡其在我而不萌怨尤之念此之謂命此
之謂教有味哉其言之也孺人之父為良吏為廉吏

家世積德女誡所由來矣孺人之夫為名士為端士
家世積德乃生哲嗣髫齓即能文至久握翰者嘖嘖
退讓天將昌表氏非此兒哉乃以勤苦積瘁隕孺人
真愛難割無何而亦逐子去是何造物哉予亦為此
未定耳孺人徽音遠播殁可無恨古人期頤何限不
啻糞苴而童烏文考名至今輝藝苑也彭殤奚較乎
孺人之子聘予弱息而予視孺人之夫表弟也孺人
之夫方有時譽抑且壯齡哲嗣既可榮孺人而孺人
之子地下有知將為羊子認環此乃造物哉歸空有
期奠之以酒而又為是說孺人母子當言下大悟矣

同母舅祭胡姨文

於惟我娣柔順貞淑本於性成幼以孝稱內外罔間逮適名家遂閑婦道禮宜舅姑勤相夫子古紀賢烈曷以尚焉瑣節弗陳感其大者我春山娣丈晚歲乏嗣吾娣皇皇多方婉諭竟生室甥撫育教導視已尤甚補弟子員為邑名士閥閱益宏蒸嘗攸繼有功胡氏可以恒所稱述者論耶全德純名神理所佑受茲介福幽顯廼宜夫何微疾遽嚴塵紛嗚呼痛哉璣蚤失所恃賴娣維持承襲世勳結姻近翁嗣續蘇衍孰非我娣之致勞須未酬袂良永憶痛哉痛哉嫡甥毋氏為娣親妹聞娣之訃悲泣更篤衖途歲暮臨奠未能敢率二甥敬陳菲儀菲儀之具哀悰是將泉壤寵榮尚需用慰

祭節婦曾母祝氏太夫人

嗚呼母之堅操苦節可貫金石可泣鬼神人人知之無煩須讚已獨子澄之罹大難而母志弗渝則人未必知也古今稱賢智母不曰曾母趙母哉然殺人之言三至而不免于投杼代將之間甫行而即虞其連坐知之而未能信信之而弗能止其可悲一也子澄幼孤母辛苦撫育誨以儒業聲燁燁振秇圃取青紫

拾芥爾子澄見疆場多事慨然有請纓投筆之志鄉人竊笑母曰兒有奇抱聽之既而果樹戰功于閩海迨貝錦點人圜扉對吏死灰遭溺寧望復然母以理自解靡咎靡動牛乎將犨壁也竟完他日副　聖主拊髀之思膺大將推轂之任發源出緒知子之志智固卓矣成子之名功不偉歟柰之何子澄方秉耜圖奉母遽駕軿長往耶悲哉悲哉某竊蔭梓里雅入蘭室擬瑶萱永茂而寶婺韜光生未登堂沒阻執紼登高南眺潸然涕零遥奠一觴攄此衷悰嗣輝彤管爰慰玄扃惟靈鑒之

祭節婦孟大孺人鄭氏

靈生淑美產自名家女訓夙閑兼承指誨迨適鉅門益彰婦道夫子蚤逝矢與同歸諭之百端抑情從義屏去綺縠苦節終身遠近咸欽鬼神為泣觀風屢上方事表揚胡弗少需一疾長往松筠金石百代恒存彼二心者過閭顏泚夫人之功不其大歟某忝姻末雅嚮孟母遥聞訃報執紼末由南望伸詞臨風悽惻

祭陳母程氏

古之賢母見子治獄平反則喜為加食嗚呼推此心也子之褆身蒞政寧有過舉耶往會閩士問其鄉貞

淋可為女師者僉稱陳毋迨丁丑春始識厥嗣司理
君詢其家世而毋之懿行益詳司理君之治潮獄也
持哀矜仁恕之心洞羅織鍛鍊之弊一時詳讞全活
甚衆每謂僚友曰天道神明不可妄殺毋氏惓惓之
訓也柰何弗慎乎予聞之南嚮矍然毋存心若此福
壽當無既也曾幾何時毋遽棄司理君去耶村嫗野
媪期頤何限大都蜉蝣爾以毋之賢自當揚徽彤管
矧司理君奉慈訓以周旋晋用方茂它旦渥邱永賁
玄扃可以侑短論哉某雅辱通家諗悉梱範悲風送
訃悒悼良深遥奠陳詞用慰冥漠惟靈鑒之

祭同館劉年嫂

嗟嗟碩人淑慎柔嘉視彼天球溫然無瑕燁燁華閟
詩書纂組視彼菀林翹然有楚善事姑嫜潔奉脃甘
視彼蘋蘩惠時且蠲相維夫君徊翔藝苑視彼琴瑟
靜好且變燕御弗專乃愿斯勤視彼江沱期裕後人
雞鳴示箴乃躬斯瘁視彼魴尾永矢靡悔女也克士
婦兮維順造化何知令善不憖豈謂德音而弗遐耇
豈謂髫髦而弗執手鸞輦杓服魚翟脩摧雲輧迓旋
鉛華在帷嗚呼哀哉某等同館追隨夙仰芳躅云何
梁鴻失此内助薄奠陳詞悼兹賢淑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七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八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策

己丑武舉程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强幹废不若備非常示
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唐之府
兵更而為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
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厲武節
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囙以遂壞何
也我　國家統兵於五府練兵於三大營權
輕重强弱虚實之勢至孰也後更為十二團

營又更為東西官廳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靖
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
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
大將者有議做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
京兵戍邊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强
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
端分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
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
在兹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　二
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

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托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敎陳整旅三令五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虐重兵不虐勝民不虐用命不虐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煒然渙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獘有所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獘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獘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獘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獘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苴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狥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華

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本之後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獘獘則不能無變變而復獘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獘至武帝而變變而復獘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法至高中而獘至開元而變變而復獘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　朝之法至正統而獘至景泰而變變而復獘正德中受之會當肅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大營

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将吏朝白羽暮黃鉞亦與　二祖将將将兵之旨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為之説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鋭為團營而汰冗者為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鋭為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抜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説曰實行伍實

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徼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為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説曰重将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将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人非故也将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説曰分将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為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説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兵戍邊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為數十年来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

何有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為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説曰入衛京師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奥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德中邊将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窔窴禍幾不測説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為横也且夫以今之将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将者何也謀師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恊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将之選太軽則其令不行也部将之屬太濫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

臧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為之禁令
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
則其聽紛也槩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
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玩
日必且視蔭必且剥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
且逸於法之外必且舞於法之內而　二祖之制乃
始一切廢格而奬端滋起於是議者覩其一不覩其
二覩其末流不覩其本始遂乃議增議减議分議合
議出議入呶呶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
冗議减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

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
愈以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可
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
軍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
所練習也則微我　二祖當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
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
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　諭
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
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
法在也　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

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
無赦故以肅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
部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
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　文
皇帝法在也　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羸弱
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
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　閱武營內指麾諸
士卒坐作進退無不如指　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輟操練也故
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

議不若取故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為制
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遏佚吾致明之有
所廢閣吾致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
務平之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
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
法耳何以呶呶議制為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
甚難後人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惮其難以貽
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難則胡不引漢
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
為厲階况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陽

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銖錙相負臺雖高峻隨風
動揺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説者謂輕
重力偏故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
凌雲臺之類也

問昔人有言天下最不可為名曰治平夫時際
治平相安無事而曰不可為何歟今天下治
平極矣顧邊羽靖乎外而枹鼓警於内豈釁
糵之萌不在外而在内歟説者謂邊塞之寇
封豕長蛇也郡國之寇鼠竊狗偷也或又謂
邊塞之寇虎狼窺藩也郡國之寇蜂蠆入懐

也二者孰是歟　主上神聖統一寰寓其於
安内攘外之策無遺矣乃近者粤盜虔盜湖
盜敢於倡亂雖穽獸釜魚自取糜爛而荼毒
吾民亦已慘矣稽之往史有单車而靖渤海
之盜者有抵部而靖冀州之盜者有饗會而
靖朝歌之盜者有開譬而靖廣陵之盜者當
其時諸盜之勢固甚熾也而數子不煩徵調
不淹歲月弭之甚易用何策歟其亦可施於
今否歟連歲大侵人心易動鋒芒螘穴胡可
以其微而忽之茲欲萑苻風清潢池波静須

何道而可諸士来試司馬以戡定自負而講
會　泰寧釋戈橐矢雖欲馳騁沙磧睥睨烏
嶼無繇也其先言弭盜之略爲莫夜勿恤助
即緼之遠者可窺已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皆所以治盜也後世則邊塞
之盜郡國之盜爲難治邊塞之盜夷狄是也郡國之
盜亂民是也論其勢則外巨而内細論其機則外遐
而内通要之得治之之道内外俱易也失治之之道
内外俱難也時有順逆郄有淺深備有踈密變有緩
急而得人則最切且要矣執事以治盜詢而意亟於

内盖覩歲侵而感夫近事者也桑梓之慮抱心久矣
敢不攄一得之愚乎宋儒有言天下最不可為名曰
治平豈非有大而無以治之則釁糵易萌耶聖人知
否泰之相因故不恤否而豫吾保泰之圖知禍福之
相倚故不計禍而盡吾求福之道所以天命常凝人
心永固享國長久而非後世所能及也今天下治平
極矣釁糵易萌雖無所不謹而内外二寇則尤當思
患豫防者也邊塞之寇莫强胡虜控弦躍馬率數十
萬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封豕長蛇未足喻也郡國之
寇則迫於饑寒誘以姦黠昔人譬之遊釜涘池鼠竊

狗偷不足深慮此一說也邊塞之寇從古為患聚我
精鋭竭我飛輓斥堠常嚴詗諜日密虎狼窺藩未易
入也郡國之寇則持梃猝起一呼響應昔人譬之門
庭肘腋蜂蠆入懷壯夫失色此又一說也由前言之
巨細之不倫也由後言之遐邇之異狀也比度參伍
要諸時勢何如耳我　太祖廓清垂統　成祖撻伐
宏業　列聖相承　威靈殫赫至我　皇上則日月
出湲罔弗臣妾三代之盛未之有也顧近者羹羽未
戢而枹鼓數鳴粵寇虔寇或鑿囹圄或汙斧鑕固云
幺麼爾湖寇則為徒寔緐畜志頗異諸郡戒嚴三省

震動雖幸薙獮而荼毒亦已憯矣連歲大侵人心易
動鋮芒洩氣螘穴壞隄可弗慎耶愚竊以治盜猶治
水也善治水者非能遏之使不流也俾毋潰決焉可
矣善治盜者非能絶之使無類也俾無滋蔓焉可矣
治之之策更僕未陳而其切且要者則保甲宜嚴也
奏報宜亟也撲滅宜蚤也反側宜安也豪俠宜收也
招撫宜戒也周禮士師掌鄉合聯比之法最為精密
後世昉之為保甲非不善也而什伍無制譏察莫辯
徒文具耳今宜擇行誼為鄉里所服或強幹有材者
優而任之無事則相睦有事則相助餙團結之規申

連坐之令庶詭異無所容而四境輯寧矣此保甲之
當嚴者也盜之初起其勢尚微其心尚渙稍見其萌
即為申達不可瞬息緩者也乃有司以張大為疑焚
刼為諱相蒙相蔽遂至難圖不知兵尚伐謀幾貴先
見制人見制利害頓殊此奏報之當亟者也盜之倡
亂其始也一亭長縛之而有餘其既也以大師克之
而不足而有貰禍鄰邑幸免去任甚則玩之自固養
之自資其所由來久矣厲朝食之氣奮共濟之心星
星易燼涓涓易塞此撲滅之當蚤者也蜂屯蟻聚各
有渠魁盜欲大其聲勢必誘之以利刼之以威故脅

從罔治至仁也亦大義也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
務窮支黨而治之豈惟玉石不分抑且噬攫見迫焚
書解網人心自定此反側之當安者也宋蘇軾告其
君曰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必不為亂小人困於
無門無所不至矣此確論也今惟文武二途徵辟且
不行況其他乎漢劇孟唐朱克融匹夫爾條侯得之
如敵國河朔視之為存亡柰何以其賤而易之耶別
立科條廣為羅致資其幹力制其雄心此豪俠之當
收者也人君立國紀綱耳賞不及善誅不及惡何以
為治倡亂之民神人共憤為招撫所誤者通天之罪

亦為湔雪揚揚得志俾不共戴天者飲恨而不敢報
是歆天下以為盜之利也元末之謡可為痛心此招
撫之當戒者也治盜之策雖不外此而切且要者在
得人耳何也同一兵也或一克敵或以自覆同一藥
也或以已病或以殺人不可不察也是故保甲嚴矣
不得其人僉派之擾科索之蠹不如休息之為適也
奏報亟矣不得其人誣善要功小隙激變不如鎮靜
之為安也撲滅蚤矣不得其人見利蔬趨未謀躁發
不如徐圖之為當也反側安矣不得其人養癰待潰
放虎自衛不如鋤惡之為盡也豪俠收矣不得其人

屠沽彈冠椎埋彙進不如甄別之為清也招撫戒矣
不得其人歸正途窮紓難計絕不如受降之為便也
縱橫棼牘未可跡拘通變神明詎能言悉故曰在得
人也姑以漢事徵之渤海之盜得龔遂而靖冀州之
盜得張敞而靖朝歌之盜得虞詡而靖廣陵之盜得
張綱而靖夫是數盜也郡邑不能制朝廷不能討蛇
豕恣食於境內虎狼已入於藩中可謂熾矣而四子
者未赴則忠義慷慨既赴則志氣安閒不煩徵調不
淹歲月洞之眉睫玩之掌股若馴獸承蜩教狙捕螋
無所施而不可皆萬全而動非再試而敗者也愚則

謂鉤鋤下令力本之首務也渠帥購名塞源之妙筭
也募姦誘捕渙群之秘筴也詰壘開譬輸誠之真愫
也考四子所處之時論四子所具之略酌其機而毋
拘以文師其意而不泥其跡何詎不可行於今日哉
嗟夫盜之起也多歸怨有司藉口朘剝孔子告季康
子之語千載不能易也選用良吏輕徭薄賦衣食有
餘而又教以禮讓申以孝弟彼亦人耳胡為以父母
妻子仰賴之身受天下極惡之名蹈天下不宥之罪
覬天下不可必得之富貴哉雖巨姦大俠未可此論
而元氣固邪曷侵根本實蠹曷蝕弭盜之效良

將良吏自當有辨矣噫此其未爾周書有之撫我則
后虐我則讐虐之之甚征戍之相繼也勞役之弗息
也聚斂之無已也三者有一足以致亂而況兼之秦
隋之季可為烱鑒已我　皇上親賢遠佞約已裕民
無窮征遠討之師無離宮別苑之役無加賦興利之
臣而又振肅紀綱綜覈吏理遇災　恐懼弭變　憂
勤蠲䘏頻仍遣使鄭重所謂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扶
之不危節之不盡三王迄今僅再見也有　君如此
而恐負之兩閒雖大奚以容哉今天下沙磧塵清島
嶼浪靜梯航重譯俯伏　闕廷蓋王會所不能圖職

方所不能紀者也長鯨歛跡短狐何為馬革攄忠螳臂烏奮執事之慮毋乃過乎雖然先幾遠攬捂后之宏猷也杜漸防微良弼之深念也危明憂治直臣之苦心也嫠恤杞懷野人之私悃也忠愛無已執事之情見乎辭矣介冑之士受命忘家宿野忘親援桴忘身內外遠近惟所驅使知有此而已矣他何計焉

論

人君無所不謹

人君之荅天戒也求之於事不若求之於心心與事一也事不能相貫而心無所不通緣事應心故形用

而易窮以心應事故神用而不滯天也者無方無體維玄維默者也而吾乃以類求以跡索是之謂不知天不知天者不知心者也天之心即人君之心天以心譴而不能以心荅毋論其疎密何如而相拂亦甚矣無所不謹人君事天之實弭災之要也請以是發象山陸氏之意天之立君何為乎為民也誠為民也而以災異示愛之耶困之耶噫難言也天立君而為民不得不以至貴至富之權畀之而至貴易驕至富易侈一有驕與侈之心而民失其所不可勝言矣天不忍斯民之失所而又不能諄諄焉以命之不得已

而以災異示其示之也雖巨細微顯遠近久速之不同要之懼人君則一而已矣懼之者非欲其避殿減膳蕃樂索鬼蠲恤策免之虛文而已欲其儆戒修省去驕與侈之心也去驕則恭去侈則儉恭儉人君之美德天之心亦民之心也此理最明此義最切而世儒之言災異吾惑焉公孫弘餘烈之說啟人君不足畏之心無足言矣若董仲舒劉向李尋京房翼奉皆通乎陰陽之理極乎陳說之詳而君子不之取者為其著事應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而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達天之道而通民之故諸子烏足以語

此哉諸子之意亦主於譴戒顧區區執象數之定跡挾占驗之末技而求合於聲臭俱無之表陰陽不測之神即有所驗君子不道也矧不能盡驗哉今就諸子之說而論之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錯行其所著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近於誣劉向憤王氏之盛集上古以來符瑞災異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曰洪範五行近于傳李尋知漢阨會以日月消息星辰五行山川變動人民繇俗考禍福近于術京房受易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近于拘翼奉好陰陽律歷之占以

方向支干參伍進退五性六情推驗得失近于璣璇
各有妙契各有奇中然執此以應彼舉顯以聚幽若
責券合符寧直理有不可而勢亦不能也人主喜祥
瑞而惡災異樂佚游而憚檢束百事百中未足動其
懼心百事一跌不以為微茫不可知則以為遷就不
可信亦將何所不至哉孔子之作春秋也災異必書
至百二十有二之多日有食之而不著為其事食也
星孛星隕而不著為其事孛其事隕也地震山崩而
不著為其事震其事崩也水旱饑蝗而不著為其事
水旱其事饑蝗也宮室及列國災而不著為其事災

也聖人之意若曰天以心警人君何者非當謹之事
人君以心荅天何者非當謹之時不但一身一家一
國四海之內當謹也即疆域殊絕亦不敢忽不但一
時一月一歲百年之內當謹也即人代遼邈亦不敢
肆譬之人子之事親不問其怒我者何而起敬起孝
之心則純而愈純譬之人臣之事君不問其譴我者
何而自靖自獻之心則篤而愈篤幸而天心可回天
戒可弭也而無所不謹者不恃之而少荒不幸而天
心未回天戒未弭也而無所不謹者不因之而少怠
必如是而後理物之責塞事天之道幾乎雖然春秋

不書祥瑞聖人之意遐哉淵矣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非孔子之言乎是安可以弗紀也是又不然孔子所
謂禎祥者謂機之先見必有致之者不可不謹也人
君以恭儉敬畏為禎祥荒淫佚樂為妖孽舍此而求
諸玄象堪輿草木蟲魚之異非天所以立我民所以
戴我之意矣是故和風時雨之潤物而景星慶雲弗
問也耕食鑿飲之取給而甘露醴泉弗問也桑麻蔬
果之濟用而三秀兩岐弗問也雞豚狗彘之養生而
麟鳳龜龍弗問也溝洫渠堰之灌溉而河清海晏弗
問也材木魚鹽之貿易而岳貢川珍弗問也閭閻市

肆之得所而重譯至否弗問也潢池萑苻之無警而
兩階格否弗問也其心懍懍焉瞿瞿焉惟恐上鑒天
心下拂人欲而又奚計其他哉或曰人君以一身而
統萬物以一日而理萬幾無所不謹是無一快適之
事暇豫之時矣得無厭其煩而苦其勞乎是又不然
人君以民物康阜為快適太和薰蒸為暇豫聲色玩
好土木甲兵遊獵禱祠服食仙佛則皆所厭苦者也
敬天勤民則無所不謹褻天虐民則無所不肆自古
及今未有謹而弗王肆而弗亡未有聖哲弗謹庸愚
弗肆者也毫厘千里烏可以弗慎哉然而謹未易言

也謹於大者或略於小謹於始者或怠於終謹於人所知者或忽於人所不知心非純王之心而欲政為純王之政其可得乎必也慎於不覩不聞之際嚴於方動未動之間為天理耶則謹而擴充之不使其遂也為人欲耶則謹而遏絶之不使其潛伏懼謹非所謹也則親賢講學以辨之懼謹間弗謹也則箴諫規誨以儆之懼謹弗克終也則左右前後以維之凡帝王所存憂勤惕厲之心詩書所紀恭儉敬畏之事咸身體而力行之淵然湛然無一而不與天對越無一而不與天周旋純乎其純粹乎其粹無事於謹而自

無不謹天心永眷民心永懷位育參贊聖人之極功王道之能事畢矣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此人君所當深思而服膺者也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人主激勸天下之大典唯其中而已矣夫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非惟事之少拂者非中即時之少踰者亦非中也譬之天焉雨暘寒暑所以生萬物成歳功也反其常則同運而致災渝其期則雖施而滋怨人主奉天御世何以異于是乎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蓋專言軍旅而意則遠矣請明其説兩間之内凡有知覺罔弗愛生而况于人手援枹而鼓擐甲而趨冒鋒鏑蹈水火呼吸之頃存亡攸係于此而欲瞋目攘臂而兢進膏原潤野而不辭者雖曰教以忠義齊以紀律而鼓舞激厲所以使人視敵如讐視戰如飴者則以爵賞之利焉爾先王知其然也彤弓以貺之鍾鼓以饗之太常以銘之太烝以祭之策勳飲至開國承家凡所以恤勞懋功不少吝惜者非以利誘之也誠嘉其捐軀報上與他庸異也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有死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

士之所死也吁是可以後時也哉奏捷有遲速而吾酬之如水之決而弗壅也戰功有巨細而吾第之如火之熾而弗蔽也惟弗蔽故亡有弗服惟弗壅故亡有弗悅人見士之朝束手而暮多金也皆曰彼勇于致身為善也而富如此利孰甚焉又見士之朝荷戈而暮裂土也皆曰彼勇于報主為善也而貴如此利何大焉勃然作死綏之氣油然生敵愾之心雖非上以利誘之而下之應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斯鼓舞激勸之機也賞而踰時如當雨不雨後雖雨也何救于枯槁當暘不暘後雖暘也何救于浥爛寒暑愆候

為弁為異天心仁愛亦後儒遷就之臆說也人君憲天為治寧獨賞功一節已哉雖然為善之利非帝王之師也然亦近古焉降及末世則貴戚近倖濫策殊勳紈袴豎子冐膺上賞即不踰刻徒使血戰之士扼腕刺心陷陣之夫銷骨解體不若不賞之為愈也故項羽之印刓賢于桓帝之封拜幕府之對簿優于中郎之寵眷是可以不慎乎抑此自為上者言爾若夫巽爵賞而宣力者忠臣之所鄙也計尺寸而效力者烈士之所羞也上下各盡其道是之謂大中節制之兵猶第二義也斯司馬法未盡意哉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己丑武舉程論

聖人之不忘兵也何其為謀之周而用意之正乎兵也者所以戡亂弭變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得已而不用也明矣聖人顧諰諰焉無一事之忘一時之怠若深憂過計焉者不知戡亂弭變凡以為民也戡已亂弭已變其為民也近而淺戡未亂弭未變其為民也遠而深淺近者易窺深遠者難測也聖人於此既順之而握其機又要之而歸於正以不去為去以無用為用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也知此則知司馬法所以首蒐狩有味哉衛公之言乎嘗考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四時皆然司馬法獨舉蒐狩何也春則農事方殷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就農冬則農事已隙兼用三時而通閱之舉蒐狩者以其重者言之也是故路鼓賁鼓晉鼓提鼙鐃鐸鐲各有器也王侯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各有執也坐作進退疾速疏數各有節也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各有次也虞人萊所田之野自百步以至五十步各有界也建旗聽誓斬牲徇衆各有紀也振鐸作旗鼓行鳴鐸行及二表摝鐸獎旗振鐸鳴

鐲驟趨三表鼓車馳徒走及四表鼓戒三闋三發三刺鼓退鳴鐃卻及一表各有律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取耳及弊皆馘皆譟致禽饁獸獻以享烝各有等也若是者聖人豈以法宮為監曠原為適哉又豈以咸若為迂擊刺為快哉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徵發大擾也馳騁至勞也無故而數舉不以為贖則以為厲矣矧人情好逸逸久則難使故因獵以訓軍旅而示之武取物以供宗廟而示之孝其戒嚴而罔敢後也莫不曰是非勤我也祭享之不容已者也其奔命而罔敢佚也莫不曰是非苦我也禮教之不可廢者也

耳目相習心志相安不慴於斬刈殺伐之威不眩於貴賤先後之等欣欣焉聞車馬之音而相告見羽旄之美而色喜三令未飭而驕悍之氣潛銷四郊未壘而敵愾之勇已奮聖人之意何其至周至正一至是乎天下之大較二創業者艱難百戰天下既定則以歸馬放牛爲美談守成者坐享大業志念旣盈則以制禮作樂爲嘉運不知五才不能去兵三王不敢忘戰桑土慮周衣袽戒切乃久安長治之道也是故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東都之田逮及召陵之師踐土之盟皆假之朝會因之

巡狩陰用九伐以威不恪以逸道使三軍而忘其勞以敬道教天下而趨其事宰之至秘而莫窺其原運之不窮而莫究其變者也何可以輕議哉要而言之豫而已矣豫之爲豫辨而已矣今夫農之於耒耜也工之於器用也商之於泉貨也士之於圖籍也未有不辨而能習者也況戰陳之法國之安危身之生死揮霍呼吸間不容髮而可以嘗試哉故振旅所辨在鼓鐸茇舍所辨在名號治兵所辨在旗物大閱則兼三者而辨之皆豫之之道也豫則用志不分神凝氣定感之卽通觸之卽應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屹然如山沛然如川飄忽如風雨迅掣如雷電難測如鬼神斯豫而辨之之術也胡寬擬新豐雞犬縱之皆知其處善辨者也不然有駴而走耳士卒不辨而猝與敵遇其不爲雞犬之駴也鮮矣胡可以弗豫哉昔晉文公欲用其民先示之以義以信以禮及城濮之役曰少長有禮上下和睦民可用矣故一戰而覇彼所謂義也信也禮也正之謂也彼所謂先示也豫而辨之之謂也伯者且然而況聖人乎雖然聖人之蒐狩用以供祀仁孝誠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之順時用以育物撙節愛養無所爲而爲者也兵家者流竊其

淺者遂以爲有所托而爲之是聖人爲此以愚天下而持其操縱之權不知涉於陰詭聖人不爲也此言一倡巡幸遊獵每每藉口外未威而內已荒兵未練而民已困信史具載往蹟如新毫釐千里可不辨哉愚聞古者出師必告於廟其返也有飲至之禮皆所以教民孝也未有敎以孝而顧愚之者也當萃之時萬物聚矣王假有廟未已也而除戎器戒不虞繼之所以奠宗祏培國脉而衛民命至深遠矣聖人於時未嘗不順而於神未嘗有要也司馬法李靖之論吾直取其豫取其辨用以保治云爾若夫王者之師仁

者之勇與夫聖人奉天時行神道設教之妙彼惡足以知之

陰德論

或謂王子曰陰德之說久矣不特活人全物雖滑稽戲謔之間有可以排難解紛人被其利者皆謂之德古今報應紀之傳記者未盡誣也夫德曰陰德鬼神知之人不及知者也異人之知皆鬼神之所惡者也今之拯人于危脫物于死大抵先有獲報之心又因欲竊名于世如賑饑瘞殯嫁孤恤阨之類非不為美談已則善矣置有司于何地昔人謂恩使歸己怨將

歸誰大哉公乎其王道之言乎言未竟王子泫然出涕以悲徐乃謂之曰誰為子倡此論者吾懼夫禍天下後世從茲始矣慎之哉慎之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以建官以立法以垂訓章明詳盡無他焉推是心而已矣聖人不嘗有是故官也法也訓也亦不能不因時而或渝官良矣法樹矣訓昭矣不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諸耶是故凡可以利乎民濟乎物者雖謂之贊化翊政可也奚恩怨之執哉夫無所為而為善聖賢之心非所望于衆人也世之勉于濟物者可逆探其心而槩沮之耶夫盜賊至惡也感孝子而援刃優伶至賤也悲故國而殺身未有人而無良心者也無良心者輒蔽耳蔽之之甚亦未有無一息不悟不開者也如賑饑如瘞殯如嫁孤如恤阨凡可以利乎人者雖素有冀報之心安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遇于前惕然矍然並素所有冀之心忘之乎又安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衆人過之曾不一顧出于矯激憤疾勇于為之雖有冀報之心亦不暇計耶夫以有所為而為善者為沽名將以有所為而為惡者為不沽名耶以損己益人者為分怨將以己益人損者為任怨耶有人于此饑垂死臥于

路旁一人見之憐而食焉恤焉其心無所覬焉耳矣者所謂無所為而為善聖賢也又一人見之曰是人垂死吾救之必德我鬼神當報我人當欽我于是極力救之卒能全活也者是所謂覬獲而沽譽者也又一人見之曰我救是人人將以沽名望報議我視其呻吟輾轉之狀略不少動念也者視前二者何如也嗚呼已不能仁又恐人之仁倡為陰德不知恩怨孰歸之論俗之守錢慳夫援以自解而好善不篤者聞斯言或生眩惑為禍之烈若此皆鬼神之所必誅仁人之所深痛者也嗚呼不知者為陰德凡古人已行

紀載彰彰者不知其人自言耶鬼神言之耶如曰自言則非陰德矣如曰鬼神言之鬼神曷能告人也已既未言鬼神又不能言紀載奚從得之若夫恩怨之說則又宰相用人之大體非吾人日用之細事也吾申有張老者好行善事深雪有凍餒欲絶者輙煮粥親往食之與以衣有死者瘞之而市人竊笑吾懼其因人笑而自沮也迺著此論且告來世之君子無所為而為者不必言有所為而為者亦愈于無所遏而自不為又寧知有所為而為之者不至于無所為而者也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九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辯

月令辯 閣試

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為此書中間多先王遺制其夏時所行之政令歟其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行政與唐虞曆象授時齊政之意同未可廢也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宋過陳大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麐之知靈公之將亡也繇斯觀之月令所紀其所從來遠矣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為十二室為明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不一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如曰舜南面而立雍也可使

南面皆此義也豈有分向四方按季各居一方之理
哉大抵王者居處有常輿服物色有制澤梁無禁警
蹕以時其敬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通于兩間
固不必區區于儀文度數之間屑屑求合也愚又觀
孟夏命太尉贊俊傑之文而知月令不盡出于古蓋
太尉之官昉于秦古未有也吕氏蓋欲以秦法參先
王之教耳學者知所慎擇焉可也

說

缺陷說

李文靖公所居湫隘不以屑意藥欄壞亦不葺曰豈

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其治第未嘗荅其弟維及
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
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達哉有味乎公之言也夫佛以世界
為缺陷則天地之大人物之微其不能圓滿者勢也
隨其不能圓滿者而順受焉豈惟清心省事之助亦
惜福保身之道也顧人必欲圓滿與真宰爭何也即
以治第言窮土木之工殫營建之巧數尺之軀所需
能幾然而廳事無鍾鼓曲旃末已也別墅無亭榭臺
沼末已也廩藏無錢穀狼籍末已也後庭無新聲麗
色末已也心之所思目之所接手足之所拮据而經
營者固欲事事圓滿矣不知康強壽考享此娛此亦
可以拮据經營否也且已仕而欲圓滿則攘剥之心
滋未仕而欲圓滿則覬覦之志切據已成之積而欲
圓滿則造物笑其勞心恃姦富之貲而欲圓滿則行
路嫉其非分閱訓楊子則高明者先瞰惕戒老氏則
多藏者厚亡以此述德則黜清白之家聲以此詒謀
則啟紈綺之陋習平泉珍石有力者負之而趨梓澤
名區鍾情者過之而弔若夫乖沴豪勢貲為禍基際
時亂離首為身累巢林一枝聊以自足達哉遐乎文

靖真聖人矣或曰居以安身必若斯言將盡以傳舍
視之任其敝陋傾壞而一弗關心乃為賢耶是又不
然桑土避侮巖穴遠害可以人而不如鳥獸棟宇之
待輪奐之止人生顧安可弗備也第不可堅圓滿之
心以逸身之所反勞身以殉之耳是故爽塏以養神
精潔以怡志門垣以為防內外以識別俎豆肅虔觴
詠暢適如斯而已矣猶未也先人之業可守不可棄
可葺不可侈以傳舍視吾身而不以傳舍視吾親以
缺陷視事物而不以缺陷視德業在吾教中謂之安
宅在彼法中謂之淨土茲文靖之引而未發者歟

長安歲除百感交集偶案頭一帙宋李文靖公事也讀至鈌陷之言廢書太息援毫識此戒我子孫親戚交游有悟斯旨不吝出示

如保赤子說送門人為令

巳丑二月南宮校士余與都諫泉臯公共閱禮經得二十二人居無何以次服官中外其為令者問治於王子王子曰是奚待問無已則如保赤子一語盡之矣赤子生未久饑寒疾痛口不能言而機實相通者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斯言也聖人謂理本如是分當如是爾太古淳樸噩噩悶悶彼

自赤子烏得不以赤子視之世變風移日趨日薄近則詭弖百出夫婦兄弟且不相信柰何猶以赤子視之乎王子喟然曰是安得壅閼憸礉之說而稱之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視以赤子則觸目皆哀矜也吾視以黠夫則觸目皆忿嫉也無論其他淮蔡獷悍寧可理諭吾人一語聞者感泣也况真心實惠乎哉必如子言將畫化鬼魅矣諸生曰催徵刑獄之類可盡廢歟鳴琴而治閉閤而化今可行歟王子曰不然赤子雖保而砭炙或施所以保之也吾誠以赤子保民其生遂則輸納自易其俗敦則訟牘自寡鳴琴閉閤孚假自然非迂談也諸生曰赤子之於親天性也故可言保民之於我殊方異域而又有勢分以臨之柰何保乎王子曰天地萬物父母也君天下父母也令一邑父母也既曰父母保奚容已耶保赤子者無所為而為天道也如保云者有所為而為人道也盡人合天一而已矣諸生曰當官三事所謂清慎勤者與保奚辯王子曰三者咸統於保者也保赤子者有取於赤子者乎有肆焉者乎有怠焉者乎凡莅官而不清不慎不勤者皆不愛其民者也如愛三者自不能已矣諸生

曰保亦難言哉先生試言其狀王子曰余何言心誠求之聖賢有明訓矣夫保而不以心非保也以心而不誠非保也容保無疆亦是道也豈有加乎哉雖然有本焉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真心也故見圭組不愛見珠玉不喜見鷙烈不怖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失此心而已吾能常持此心常保此心為良吏為忠臣為賢相終身裕如也不然矯偽飾取即赫然以功業樹君子不道也矧未必樹哉諸生以王子語請之泉皋泉皋肅然起曰王子斯說雖未悉治邑狀而根源具矣諸生第服膺行之善治真儒率不外此毋曰吾

以蒞民切近質而先生言涉講學意涉騖遠慱蘼譽而忘悃愊豔神君而忽慈毋也

奏疏

論革除附錄疏

為循史職修鈌典以昭　祖宗心事以隆　繼述大孝事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為難也曷為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叙述周悉揚搉該贍是也曷謂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也洪惟我　太祖肇建區夏　列聖纘承大統

駿烈鴻猷咸載．實錄昭先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修　大明會典又蒙　皇上嘉俞輔臣之請爰　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　歷朝實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　皇上留神採納焉臣之疑革除何也　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絜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　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絜神器而完之　高廟濬變之微權也鍾虡不移人代損沒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讎胡為追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宣力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搆建文之過非　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

見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亦謂當時之臣逢迎為此後世不察遂謂　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為言而卒不可行者我　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復革除則師疑無名如　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太祖之視　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　太祖成祖同一　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　成祖心

必革除其為仰體　太祖心乎天下有跡異而道同
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
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
何悖之有矧　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
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
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
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
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
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
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

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謂革除者不過使
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
誣吾即不為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寧
能以建文之實曆為洪武之虛數乎必將大書特書
接洪武之統矣夫與其紀年立史於千萬禩之後孰
如今日之為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
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
革除而顧莫之議者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
何也　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
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為　社稷也名異兩

朝事總一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
者亦有五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
皇帝勑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
宗社及寢疾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謗搆請去帝
號　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
上賓未即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
質諸　聖母亦曰此　先帝本意宜即舉行朕祗服
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
會議以聞嗚呼既加　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
帝郕戾之舊名前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

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為裁抑每切憤歎繼閱耆舊
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
固已曰不如是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已之功
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
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
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為之解　英宗始雖惑於讒
搆終竟懷乎悔恨故　憲宗之勑廷臣一則曰　先
帝本心二則曰用成　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
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沒虞舜親愛之意貽漢文粟布
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

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真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左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　社稷為重也　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脩　北狩迴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借偽附偏閏附夷狄附大義也茲　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姅以景泰之事而忝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姦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　景皇

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所未解也自古有為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勢有難兼而機有難值非偶然也茲　聖神在宥慨然志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貳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懋思樹立而又斥堠煙消萑苻風靜雖水旱為災堯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為豫大豐亨之說取媚獻諛竊以為有　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日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為當然目為迂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已於言也臣又伏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鍊子寧若在朕猶用之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錄大哉　皇言父老跪聽有泣下者嗚呼削地狂謀皆建文諸臣之罪也　陛下尚追原卹錄如此矧建文者我　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我　成祖文皇帝

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　陛下之心未安　太祖之心未安恐　成祖之心亦必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附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之攸關　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時者也抑臣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嘗兩白輔臣俱以意見齟齬阻關莫達今又荏苒數年矣桑榆之景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溘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儲養與　陛下罷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

終古矣伏乞　陛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　勅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　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為錄凡野史不經之說盡為毀棄其景泰自為一錄削郕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　成祖　英宗不宿不藏之盛德以慰我　太祖一源一本之公心以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繫信非眇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涓埃於萬一矣

亢旱陳言疏

為時久亢旱屢厪　聖懷觸事陳言少裨修省事臣竊惟儒者之談災異言人人殊說者獨取仲舒天心仁愛之語謂其意婉其辭正可以警悟人主不知斯言也可以警賢哲而不可以警庸愚何也賢哲之君心本仁愛一遇災異必憫民之失所而思以副天惓惓之意庸愚者素草菅民命將謂天無柰我何其悍者直謂民多隱慝天仁愛我故助我以殺之耳且災異不同彗孛薄蝕草木蟲魚之變尚無關民事也若夫水旱兵疫禍最慘酷而尤以為仁愛不幾於迂且忍乎孔子傳震之象惟曰恐懼修省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畏天之實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弭災之要也仰惟我　皇上恭儉慈仁出於天性一遇災變力圖消弭蠲恤之令無歲不下甚則徒步祈禱不憚勞瘁近而見者遠而聞者莫不感泣顧連年以來東南苦水西北苦旱今二麥雖幸薄收間遭冰雹畦田多損　皇上端居深念惕厲憂勤亟命所司竭誠顓告禁宴會止屠刑惻怛肫懇孚于上下然而恒風恒暘日甚一日塵霾沙礫盈蔽道途間小霡霂旋復開霽此自　京師言爾人自南來言處處亢旱處處祈禱甚至河斷泉枯汲者率數十里外南方以稻田

為生茲夏已半杳無栽插之期農夫織婦望龜坼而痛哭此豈小故也哉人心易搖莫過荒歲近者湖寇慶寇海寇雖幸撲滅遠慮之士尚切隱憂未可以小盜易之數勝驕之也昔人謂天下最不可為名曰治平而豐之日中泰之艱貞聖人致意尤至今天下可謂治平豐泰矣即無災異亦當深懼矧譴告如此柰何以停宴會止屠刑素服角帶辦事數日為消弭之策哉臣本武胄世受　國恩猥以章句賤儒乘時厚幸驟躐清華感激圖報靡碎未喻且幼遭家難致耳虛鳴年入遲暮漸成重聽又有膈噎之症時時恐先

朝露迈服山中苟延殘喘志念甚決但受恩深重涓
埃未效碌碌而去又所不忍輾轉思惟寢食俱廢又
見　皇上側身罪已兢兢靡寧臣顧以保位為心出
位為解且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敬攄芻蕘少裨
高厚於時政最切且要條為五事雖間經諸臣言及
然弭變回天莫此為急　皇上不以人棄稍見施行
而亢旱如故請先治臣妄言之罪死且不悔或責臣
曰翰林坊局以編摩講讀為職柰何越俎而呶呶如
此慱名干進臺省已申戒矣臣應之曰詞垣供奉最
親且近雖未以言責之亦未以言禁之也毋論其遠

即　肅皇帝時詞臣論列前後相繼載之實錄歷歷
可考惟近時以養望為賢醇謹為厚遂成故事耳矧
翰林坊局多英俊名流或啟沃於目前或論思於他
日攄忠殫策前途甚遠臣年逾艾復嬰痼疾遊低有
期俟河無望與諸臣自大不同且身既隱矣何名可
慱何進可干要惟反之寸心不愧不怍少效狗馬之
報萬一耳一得之愚謹陳于後惟　皇上垂慈採擇
焉臣不勝隕越激切之至
一決　建儲之議夫　建儲之議輔臣言之科道言
之　皇上亦俞而釋中外之疑矣輔臣者　皇上
之耳目也部臣者　皇上之任使若手持而足行
者也連篇累牘危言激論可謂至矣盡矣無復可
加矣然竟不能致　皇上之信從而荏苒歲時莫
測　聖意臣何人斯敢復申瀆欲於輔臣言官諸
臣所不能回者而倖萬一哉顧　天愛　皇上乃
特畀皇子肇億萬載有道之基皇子甫生臣嘗與
命報慶茲已八年矣倫序久定儲位未建得無拂
天所以愛　皇上意乎　天視　皇上猶　皇上
視皇子也設　皇上有所命於皇子而遲回猶豫
久而弗決　皇上之心何如今茲亢旱雖不止此

而干和逢怒莫此為大　皇上誠思臣言勉從輔
臣之請決建儲位慎選左右豫作聖養正之功將
見　天悅於上民悅於下太和洋溢禎祥駢集區
區亢旱又何足言伏乞　聖裁
一溥　赦宥之仁夫赦過宥罪著於大易莊公肆大
青春秋譏之自管仲匡衡吳漢諸葛亮之言昉後
世遂以為蠹政不知春秋之所譏諸臣之所論謂
濫與數耳時異勢殊寧可執一臣讀前史每值災
異多霈膏澤我　國家惟大典始一行之是以寥
寥數十年覆盆向隅與夫投荒遠戍之夫目斷頸

延英沾　浩蕩之恩百不副一亦甚可憫　皇上試與輔臣商確召九卿臺省各陳所見酌量輕重渙發綸音開天下自新之路但不使善人瘖啞元惡僥倖何妨於　赦宥乎當此災異頻仍人心反側之際雷雨作解尤合時宜伏乞　聖裁

一宣幽閟之氣夫陰陽二氣和則致雨亢則致旱人事亦有然者宦官宮女　太祖高皇帝皆有定額今浮額外不知凡幾皆足以致沴而干和也近收內監聞多幼穉俟其諳習必俟十餘年請於此十餘年內毋得再收以後給事果至乏人不妨間一

舉行若驅之而復收收已而又驅富貴薰灼誰不兢趨恐數十年後盈都城無置足所矣至若宮女老者病者久思父母與不中使令者尤為可憐請簡而出之任其寧適此寔　皇上第一美政不但召和祛戾而已伏乞　聖裁

一寬疑似之誅夫誅極刑也用以懲惡止姦洩憤正法得其當則天下服失其當則天下懼不可不慎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定為律令萬世遵守莫敢移易我　皇上仁覆天下斷獄一事尤慎且重然尚有事最可恨而情未盡然罪若不枉而法未允協者錢若賡李材是也二人之獄諸臣力爭申救至矣　皇上雖不亟誅亦未末減當此炎暑瘟疫盛行囹圄之中更易傳染萬一二人斃請室與棄市何異匹夫含冤尚致不雨矧二人者專城開府儼然臨於民上哉　皇上試虛心平氣取二犯罪案併前後諸臣之疏　勑下法司會同多官酌議上　請量為矜宥雪冤滌滯實弭災之首務也錢若賡雖臣同榜進士生平落落絕無往來李材則無片刺之通半面之識者也臣孤蹤之跡既憚於廣交狷僻之性尤恥為遊說一念激切不

敢有他伏乞　聖裁

一除枷號之酷夫枷號者示人知畏未欲寘之死也今大枷率三百餘斤通衢廣陌負荷而立晝夜皆然面黑髮堅股腫汁流千百人無一生者夫五刑至大辟極矣大辟繫獄有數十年不決起卧飲食尚得自由今一荷枷慘毒備至曾未旬月屍橫枷下此上干　天和之最者也　皇上之意用以懲惡譬衆俾人畏而弗犯至仁也第攫金者見金不見人罹法者知利不知法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夫刼人財隕人命豈不知斬絞之條而

强盜與毆人死者接踵也誠使大枷俾人不犯則一枷之後可以絕跡今前枷未已後枷繼之徒使過者掩袂而不忍視掩鼻而不忍聞耳　皇上誠以此輩情重罪輕恐其苟免即於人煙輳集之中斃於杖下不愈於　輦轂清嚴之地有此可怖形狀哉且應決之囚　皇上尚矜之為連歲停刑獨不可推好生大德於此輩乎伏乞　聖裁

擬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臣竊惟天下之大本係于太子太子之太本係乎講學人不學不知道學而不講雖簡編日陳亦無以析

其精義之所在庶人且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乎然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學其取聲利者既以詞章雕繢為工而知自立者亦不免弊精力于訓詁著述之所若夫太子者上而　宗社億萬年之統下而臣民億萬年之仰實寄焉則夫輔養睿德以為作聖之地者可不豫哉臣嘗稽之經史考之載籍知古之教太子者甚嚴且備是故未生則有所謂胎教甫生則有所謂襁褓之教能行立則有所謂童穉之教少長則有所謂出齒太學之教十八則有所謂孟候之教既立則有所謂三公之教既冠則有所謂膳宰諫鼓誦詩誦箴之教是其儀若甚繁而其事若甚勞焉者無非漸摩其德防制其欲習于勤儉恭敬之懿語于軍國閭閻之務如水源之澄而流莫禦木根之培而長不窮者也此意既衰後之所以為教者或導之非其人或言之弗能踐如是而咎治之弗古若也不其惑歟恭惟我　皇上見高千古登極二年即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預示出閣之期茲者睿筭十齡復命禮官之請首加元服次出講學內而百官外而氓庶莫不欣欣相告以為三代以旋所未有之奇遘盛典也臣歡忭欽頌之餘竊有區區忠赤敢一披

瀝冀萬一　東宮講學之助惟　皇上留神採擇焉

臣竊惟明君之務莫急于講學然有身講之學有言講之學此最不可不辯也何謂身講其人有忠孝廉節之行素孚于人其發于講也不惟其辭之剴切明暢聞者惕然而其溫厚惻怛之誠莊敬嚴毅之狀自溢于言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如是而日侍　儲宮雖不日諄諄于編簡之間而其益不可勝言矣其人有便嬖邪佞之行素惡于人其發于講也不惟其辭之浮靡還就聞者易入而其容悅脂韋之態不覺盡逞所謂有言者未必有德如是而日侍　儲宮雖極

口堯舜周孔而其損不可勝言矣此最不可不辯也
中人之產為子延師亦必謀之交游詢其行誼而況
主器之重可以匪人參之耶臣愚以為例講之臣固
多正士然巖穴隱逸之中豈無卓行偉識重于鄉評
者賈誼所謂慱選孝悌行誼之士其所指蓋廣也今
獨不可行乎至于日講之書已有規制似難別議但
孝莫大于法　祖德莫美于納諫斯雖二者固可以
該衆美也如我　太祖之儲君昭鑒錄　成祖之文
華寶鑑　宣宗之　帝訓　憲宗之文華大訓及我
世宗之欽天敬一諸書咸切于身心治理之術是不

可不反覆而誦繹焉者至于納諫之美秦漢迄宋毋
論其君之何如但能優容言官不憚改過可以為法
者日講一二條強愎自用優柔不斷蒙于壅蔽覆敗
不悟可以為戒者亦日講一二條至于六曹職掌別
為修纂務為明白簡切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
積弛士風不振其它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專備詢覽
交儆互誠必誠必恒將見　睿資日啟　令德日崇
下陋漢唐邁成周而獨盛矣雖然臣猶有過計焉孟
軻氏之告齊王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也而宋儒程頤之告其君亦有一日之間見宦官宮

妾之時多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臣每讀其書未嘗不
泫然流涕廢書而歎也茲非所謂治亂之源也哉
儲宮雖天姿英邁然生于深宮大內之中長于保姆
阿監之手寒之至而見之數是不可以不謹也必也
委老成畏慎之人加開導維持之力毋見少麗以犯
未定之戒毋見奇袤以長奢侈之端以天下為臣而
毋有私人以四海為富而毋蓄私貨謙抑節儉之說
聞之習數他日血氣既定游息既安雖有快巳之事
放心之圖亦弗能入矣此易之所謂養正學記之所
謂豫也講學要務莫先于此臣愚無所知識躬逢盛

典感激慶幸輒效狂瞽之說惟　陛下不以為迂俯
納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休疏

為奉使事竣毋老身病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臣
年四十三歲河南信陽衛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今
職伏念臣父指揮王某為人　誣擿抱恨以沒臣痛父
寃閭關萬狀至隆慶元年始蒙昭雪臣嘗私誓父寃
獲白仍蒙進取念者鬼神殛之而臣毋袁氏當父繫
獄拮据辛苦身無完裙以大義責臣謂知有父而不
知有毋臣承慈訓遂違初心勉與計偕叨登甲第蒙

先帝儲養濫竽史局既全汗血之功又躐清華之秩受　恩深重感激涕零臣更何言但臣圖報之志雖切而不自由者有五輙敢披瀝血誠直攄哀控惟

皇上憐察焉臣禀受素弱不善攝生臣父生死含冤目擊家難悲憤之極致耳蟬鳴然或間作聞聽未妨今血氣漸衰毋病未瘳寸心如割鬱悒自傷漸成重聽詞垣即乏人柰何以瘝瘝之夫厠其間縱獲優容寧不自媿是臣之當休一也臣毋最鍾愛臣未嘗遠離臣嘗迎養者三彼時尚健跋涉無苦近患風痰手足痿痺步履不能寸移湯粥亦假人手或口流涎而

不知舌蹇澁而不語臣時扶掖覩其衰容五內俱裂乃捨之而官二千里外臣誠何心是臣之當休二也臣家世武弁受　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臣係胄子不能荷戈挽强効死綏之義棄去學章句隨諸史官後編摩撰述藉筆硯之役少稱報塞者區區精力耳臣昨奉　命恭報皇嗣大慶于淮益二府雖已竣事而所經之途半係水程北人不習舟楫鬱濕成病兼之痛毋痼症形神俱憊臣之精力已銷歇矣騏驥過時不及駑馬況非騏驥是臣之當休三也臣聞之君親雖異罔極則均臣前之仕雖曰圖報　國恩亦以臣毋少經苦楚有人所不能嘗言所不能殫者同夫之患難而不享子之庸顯人情何堪矣故臣毋言退臣毋必責之近者臣毋七十八歲復嬰危疾臣毋言仕臣毋必止之狗馬戀　主之心雖切烏鳥反哺之念更殷是臣之當休四也昔人之所以甘隱者上之執高潔之操次之鑒殆辱之誡若夫有所覬覦有所規避者斯患得患失者也臣矢誓神冀父冤一白即肝腦塗地無所恨矧進取乎茲冤白矣又進取矣而猶不已無論鬼責其于滿溢何也臣之乞休非真能慕高潔而鑒止足實有不容已者乃避咎非辭榮

也是臣之當休五也陳情之章今古何限而李密之表獨傳誦不置者以其苦心苦語流自肺腑故讀之感動耳臣竊歎密仕司馬之朝徒以一念真實不違厥志可謂厚幸矣臣遭際　聖明萬萬于密我　皇上以孝事　兩宮大溥錫類之化而可使臣遠媿于密耶臣備員史局歷俸已踰八年非不知三考倖免幽黙可以循資嚮往但毋病如此臣病如此而猶徼非分之榮覬無妄之福且不可以為人曷言為子有臣如此　陛下亦安所用之乎臣查得吏部題准凡自顧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查得吏部題

准內外官員有疾顉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行實如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京官係部院俱考稱職外官係撫按俱有旌異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許陞職致仕臣待罪詞垣日糜大官之奉茫無寸補豈敢冀陞職之榮惟是身委患病志甘退休與例相合伏乞皇上憐臣一念為毋別無規避　勑下該部准臣休致躬耕食力奉毋餘年倘未塡溝壑則鼓舞　聖世欣同擊壤之民如溘先朝露亦感奮幽泉矢為結草之鬼臣不勝迫切俟命之至

請告疏

為抱病危篤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臣河南信陽衛人年五十三歲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歷陞前職伏念臣家世武弁受　國厚恩臣忝冑子禀受尪弱不能騎射勉習舉業中遭先臣指揮王某寃獄家貧無力昭雪悲憤鬱悒致耳虗鳴脾胃噎塞方在壯年時發時愈不忍自棄追先臣之寃既白臣又乘時厚幸濫登甲第馳躐清華犬馬且知報主豚魚亦可信及矧含齒戴髮稱為人類者哉顧臣命薄質羸疾不離身藥不離口本年九月內臣妻　封淑人高氏隨任病卒已令臣男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王延世解任扶櫬先歸臣勉服藥餌冀萬一小愈供職又蒙　聖恩陞臣庶子仍兼侍讀斯　宮寮之華選詞垣之美秩也臣又何忍言去但臣之疾原係悲泣過度所致年既踰艾血氣漸衰一旦感觸不惟重聽益加抑且米穀不下延醫診視咸謂反胃之症已成不亟調攝必將不治臣伏枕流涕私念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而畀之編摩者區區精力耳今病若此猶濡滯註籍徒糜大官之奉螻蟻之命固不足言律以官守職業亦為大舛用是下披愚款上干　聖慈查得臣同官

洗馬張應元以病乞歸已蒙　俞允臣之事體與應元同而苦情危病殆又過之伏乞　皇上憐臣病在膏肓不敢欺罔　勑下吏部放歸調理倘餙巾未盡尚可同擊壤之民如就木有期亦可遂首丘之願臣不勝迫切哀鳴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九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表

登極賀表

鴻業啟圖世際中興之運 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草木交欣神人胥悅恭惟 皇帝陛下聖德天成睿資神授聰明智勇寔鍾禹會之山川恭儉慈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璿旒之睟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克遵古訓虔奉國經俯抑 聖情正位宸極 聖人有作夙當 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 君之子

繼明而四方均照首物而萬國咸寧今古希逢華夷同慶臣等欣揚玄覩叨列清朝利見 龍飛情同獸舞顧敬承之後憂勤諒甚于涉淵丕變化之初珍重豈惟于奉璧伏顧 睿學常新 皇綱丕振天長地久永臻平治之期日就月將敬獻緝熈之頌

進 世宗皇帝實錄表

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奉 命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謹恭進呈者大書特筆深惟信史之傳 駿烈鴻猷奠釐名言之妙繪天雖切測海徒勞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古帝王之興咸有事功之著放勳之德非堯典何彰重華之懿攷虞書乃見思禹湯文武之聖志雖沮千載之遥讀夏殷周官之編神可游三代之上訏謨既遠實筆漸徵爰及漢唐迄于趙宋頌功頌德務為粉飾之觀紀動紀言奚取起居之注蓋出乎身而見乎政三五經世之道槩乎未聞故昭于今而式于後一二搦管之臣茫然曷述所以論治者興希古之思而評史者發鮮才之歎也肆我 世宗皇帝神聖握圖靈長衍祚一敬傳心默契危微之秘四箴作聖宏昭克復之機起 尊親之典則濮議之謬明正 郊祀之章則俗儒之說廢威

伸閫外褰韃無跋扈之夫令戢禁中貂璫復埽除之役禎祥疊見年穀屢登雖四十五載之間遺百千萬世之利鼎湖龍去徒瞻黃帝之昇華表鶴歸莫喻蒼生之痛翠華雖遠 皇極常新恭惟 皇上恭儉興周敬承繼禹聿維 御極之初爰切開局之念謂先帝德業之盛莫可揄揚思後世樂利之休宜有紀述是必備三長之善乃可效一得之愚詎意謭材猥承重典臣等受 命戰慄惟日是兢内檢蘭臺石室之藏外裒稗官野史之記自制禮作樂之精及用人行政之跡顯微畢録巨細靡遺顧編摩之徒勤終潤

色之未備附鳳之幸深慶所遺雕蟲之技寔無餘力
伏望　繼述隆孝問察虛心獨秉乾剛防壅蔽之失
茂昭節儉杜奢侈之萌不必遠稽之方策亦惟近守
乎憲章庶幾赫赫駕馭之烈與　先帝比隆區區鉛
槧之役省微忱少塞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謹
以纂修實錄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擬　上幸石景山觀渾河洶湧囙　念黃河時
有衝決屬輔臣及時經理仍　命作詩紀之謝
表萬曆十六年

喆后憂民每切先時之慮　聖人觀物不忘觸類之

思事恒貴於豫圖機必因乎所感式稽往牒咸懋嘉
謨惟人主深居乎法宮顧地形遠隔乎封域欲悉知
其利害能遍履夫山川邈遡河源上通天漢濫觴星
宿歷九折而弗迴瀠涌崑崙脈四瀆而稱長鼈雷噴
雪怒奪浙江之潮浴日吞天險失瞿塘之渡自漢渠
之頻徙蓋禹跡之已湮湍激之流孰防孰障潰決之
患彌廣彌深拔壁徒勤錫圭莫繼脂膏已竭仍蕢水
衡之錢冠蓋相望頻遣河隄之使斯實人力之未盡
庸諉水勢之難爭俯察仰觀亶獨禀之全智遠求近
取豈百姓之與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覆群
生　明見萬里　小心致治民已安猶若未安　大
德同天人之溺不殊已溺謂地有遐邇推類可以相
通事無顯微錯舉可以互見　壽宮閟竣吉典告成
翠華駐石景之山　皇覽晢渾河之注覩茲洶湧念
彼奔衝竹楗茭搴悵想宣房之役白狐玄貉詎夸滲
澤之祥寧侈大觀用廑遠慮耳提面命欽承　天語
之丁寧循滸尋源疇若　聖明之洞悉抑又　諭效
雕蟲之末技恭紀[redacted]馬之靈文　君臣極千載之逢
遊豫為諸侯之度臣量同鼠飲識埒蛙窺念瘅瘃之
苦而身欲負薪懼康濟之艱而才慙作楫敢不宣布

德意申飭臣工毋欲速以邀近功毋玩愒而遺後患
講求久湮之故道經理併濬之新渠白粲雲屯穩泛
桃花之水錦帆風駃安揚觜子之宮群策畢輸一勞
永逸伏願　鑑思止水　惕切臨淵氣洩針芒凡事
必圖于細隄潰蟻穴無念不謹乎微取至柔至剛之
義而行政務協于中繹載舟覆舟之訓而保民必用
其極出入公帑豐其源而又節其流調護　聖功滋
乎榮而復導乎衛庶幾虞廷喜起之遺響奏　宸游
而再宣何幸孺子滄浪之微言契　聖心而不朽
絲綸赫奕與綠字以流光　琬琰昭垂並朱文而煥

彩圖籙胥呈翠嬀協軒轅之瑞平成永賴玄夷彰神
禹之功

致語

擬　萬壽聖節請　兩宮聖母宴　致語

伏以景運璽長寶籙際中天之會　慈闈歡豫瑤光
騰南極之輝玉燭調而五穀豐登金灝爽而八音迭
奏祥呈　鶴禁慶衍　龍孫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儷體　先帝肅師表于六宮　慈聖宣文皇
太后陛下誕毓　聖躬受蕃禧于　九廟能仁能儉
大聖大慈芳徽遠播華夷同堯舜之稱雍睦潛孚中

外式英皇之化交貽燕翼胥受鴻名迨我　皇上道
協軒君孝奉　文母當　虹流電繞之佳辰適海晏
河清之盛世稱壽觴于長樂張廣樂于洞庭方舟弱
水畫鷁齊飛連袂遥天青鸞雙導雖踵排當之故事
類非佚豫之新聲清虛邃洞遠飄仙桂之香絳節高
居數薦蟠桃之實臣等仰窺　楓宸供事梨園懃末
工郢上之詞幸雅習周南之詠　九重天子奉　宸
遊永娛三秋　兩宮聖人受介福同躋萬歲恭颺勝
事輙貢伶歌兩兩雲軿駕彩鸞上元王母降瑤壇齊
天此日呼嵩嶽玩月前宵到廣寒玉露金莖承　帝

睍綟笙湘瑟侑　慈歡含飴樂事從今盛記取蘿圖
次第看

露布

擬平嶺賊露布　閣試

臣聞日照月臨普著熙明之化風行霆擊式彰神武
之威嶺癰全消海氛盡滌逆賊某本我編氓潛懷異
志始通猺獞效妖狐穿窟之中復結黨徒肆長鯨
吸颶濤之上屠掠我城邑虔劉我人民商賈不行農
工廢業圖撲滅者不下十年轉饋餉者奚止三省夫
何逗留玩愒驕悍不前遂致鴟鶚跳梁兇猺益逞敢

奮當車之臂損忘游釜之鱗誰能為陸賈口舌之爭
延漸覬尉佗狂悖之計屢　至尊旰食之憂重守臣
多壘之耻羽檄交馳而愈急　璽書切責以加嚴文
武協心士卒用命一戰而思田之寇平再進而惠潮
之盜息勢同破竹易若摧枯虎噬者搖尾深穽之中
鳥合者垂翅敗棘之內荔山藤峽千里絕吠犬之聲
桂月嶺雲四郊樂耕牛之牧非敢繼韓雍新建之勳
聊以洩炎徼荒陬之憤此皆　玄威遠播　廟筭先
成故川嶽效靈鬼蜮褫魄蓋　赫赫中興之烈何幸
躬逢豈區區疆埸之吏所能獨辦顧鋒鏑之餘可矜

而玉石之雜當判用是殲厥渠魁散其黨與謹嚴首惡之誅仰體好生之德奏軍中之凱樂歡呼飲至之尊想　天上之鈞陳踞聽平蠻之頌臣等待罪行間不勝悚慄謹差某官星馳露布以聞

啟

請丁后溪館師

伏以容臺儒雅官聯玉鉉之尊經幄清嚴位奠金華之秘光分奎壁侈稽古于龍圖望切鈞衡重師臣于虎觀章縫跂企鉛槧承休恭惟閣下劍水儲精會中天之閭氣磬山毓秀負名世之奇才筆鼓風雷胸吞

雲夢夙稱神解三千擅獨對之雄蚤擢倫魁九萬摶扶搖而上掄鴻篇而載筆晉鳳掖以鳴璫誦說六經覲耿光于秘苑典司三禮稱妙選于清卿文章追班馬之宗工德業儷夔龍而表著玉瑩氷潔識鑒玲瓏秋月寒潭襟懷灑落讀易邁子襄之精敏斯道以東明經軼公著之清勤廿心于約展矣儒林之龜鑑允為後學之楷模媿某等志匪經時學慚博古承明射策幸已際乎昌期天祿然藜茲濫叨夫華選望西清之帷幄目眩五塼聽東觀之鼓鍾神迷三昧賴有門墻化雨仰承桃李春風茲于修菊之芳辰爰展采芹之舊典梧飄金井同聆擲地琅玕雁背銀塘共奮沖天羽翼敬鳳池而止貢顒魚珮以增輝期早駕于蓬瀛慰快瞻于山斗

請楊虞坡冢宰代

伏以統百官而均四海寵高曳履之班首八座以定九流位奠持衡之重妙簡已膺于　宸綍祥輝上燭乎台垣晉長天曹崇登政府恭惟閣下榮水涵精會中天之閭氣條山毓秀負名世之奇才蚤奮賢科綵筆已行乎天馬繼專兵柄干將上射乎斗牛肆望重夫群公寔任隆于冢宰清通簡要凝重剛方公有天

知上星辰而聽履私無賓謁指風月以揮談雜渭分涇登奇收異岌岌連天之峻不與世道以浮沉澄澄徹底之清一洗人才之淹滯葑菲無遺下體桃李悉在公門甄陶庶品百辟咸賴以裁成霖雨八荒群黎想望其丰采誠　明時之柱石而　當代之鈞衡也某等叨依梓里幸芘鴻庥仰虎變之有孚快龍光而在望敢效烹葵之典少伸傾藿之忱移文昌之法從貢爾來思分赤舄之餘輝薄言茁止聆珠璣于謦欬瞻山斗以儀刑

賀吳環洲督府

伏以禮隆宣捷方頒春省之章典重疇庸爰晉夏卿之秩光輝麟閣慶藉鵷班恭惟門下命世偉人 熙朝良弼幽并開府茂敭保釐之猷遼薊擁旄益著安攘之烈蠢茲醜虜敢肆跳梁閭左被其虔劉關西為之騷驛勝決千里師出萬全不惟胡雛之潛踪抑且名王之授首唐擒頡利盖曰得之已降漢斬郅支猶為乘其無備豈如妙筭奏此膚功疆埸謐寧 宸扆嘉悅職專九伐居爪牙祈父之司望重三公簡喉舌尚書之任丕延世賞載 錫褒綸金分內帑光揺霜雪之姿服出上方瑞映雲霞之麗驩聲雷動 寵命

星馳三鎮為之改觀百寮因而生色某章縫賤士介冑庸流志切請纓覩槖鞬而思奮業疎學劍握鉛槧以徒勞敢布蕪詞用將薄篚一家胡越無煩續車攻吉日之詩千載 明良頌恭上 聖主賢主之頌

請高宗伯館師

伏以鳳閣掄材際 昭代文明之盛龍門接士慰生平瞻仰之私望協斗山輝騰奎壁恭惟閣下一代真儒 兩朝元老手神凝重毓天目之精華問學淵源湧淛江之藻思以發蒙為心能包能納以天民自任先覺先知掌邦禮則神人上下之咸宜晉公孤則左右前後之是正延辭居寵堅請明農顧台鼎之望方隆豈湖山之娛終遂茲賓館之弘開肆師模之 特簡祟蘭堂石室之藏畀鼓鑄甄陶之任青藜垂照紫極呈祥其等地素孤寒質仍謭陋南宮倖錄涓埃之報未酬東觀叨儲 作養之恩罔極況值亨嘉之會獲宗名世之賢敢不益勵進修靡圖温飽雖慙藹藹吉人冀副循循善誘謹詹其日肅具芹觴希通憤悱棟梁榱桷均徯匠石之程黼黻經綸竊稟皐夔之緒迓仙仗于瀛洲聚文星于玉署

請趙瀔陽老師

伏以 彤庭覲遇欣逢 御宇之初絳帳摳承共際觀光之會桃李均培於化日感切傾陽几筵肆設於春風情深獻曝追攀為懽瞻奉彌勤恭惟閣下蘭水涵精橫山毓秀蚤魁鄉棘干将上射乎斗牛獨對軒墀彩筆已行乎天馬秘館編摩夙擅三長之譽禮闈校閱不遺一得之愚望重論思功深啓沃某等才疎待兎跡厠登龍磨礱在昔敢云白璧之拔鍘治迄今尚負青萍之選肆備員于中外爰竊祿于熙明方拜命以服官自慙尸素茲詢事而考績特荷曲成冠裳復會想當年釋褐之惟均衣鉢同傳慶此日叅乘之

有自念報章而莫展懷教思于無窮謹涓月日淵氣迎和陽休開泰肇舉需雲之典親承晉日之歡祗迓雲軿仰謦欬而親炙輶分星履聆提誨以服膺槐棘分陰僉詡門墻之勝菲葑可采永侈尊俎之光

請丁后翁館師

伏以樞衣秘館栽培豈廊廟棟梁綰綬　清朝造就實門墻桃李敢忘所自欲報靡由茲涓吉以祗肅賓筵冀徽寵而趨承師席恭惟閣下得天間氣為世偉人淮甸挺生協昌明之期于五百　彤廷獨對抒禮樂之蘊于三千學有淵源才堪經緯遂羽儀乎　聖

世即領袖夫詞垣薦歷崇階漸躡風雲之會蔚隆雅望恒依　日月之光楷模一著乎成賢衡鑑兩推其校士昨者執經東觀朝夕惟勤項　贊治南宮夙宵匪懈奉　天顏于咫尺羨日錫之頻繁鳳池曾演絲綸麟史仍資筆削舉　朝廷視為重典既萃一身以兼承屬館閣難于得師復荷　九重之特簡仰厘虎席俯駐鸞坡每乘啟沃之餘更勞吐握輶借寅清之暇得侍光儀文欲起衰於近習之浮靡無取教先敦本惟古人之節誼是崇何當藹藹之倫均沐循循之誘春風座上既有因之可宗夜雪庭前固無行而不與至誠動物惟嚴則道尊覿德傾心故逸而功倍遂使童縫之侶叨聯簪笏之班玉署瑣闈咸躋禁近蘭曹栢府並列清華飾敝帚以千金何幸獲經題品效鉛刀于一割尚期不負陶成懷感激于無窮仰儀刑之不遠謹卜某日時惟徂暑候且生涼爰效葵烹擬伸芹獻輶下黃扉之直少分赤舄之輝篚是將敢云恭敬之實蘋蘩可薦用昭明信之忱瞻山斗于步趨復茲捧袂聆珠璣于謦欬從此書紳

請同館前輩

伏以東壁探書竊喜龍門之得御北扉通籍幸聯鶱

禁以同升望班馬之林中奚窺半豹集夔龍于沼上式燕嘉魚謹涓其日夙薰槐閣日永花磚敬迓雲軿移景曜于文昌太乙祗敞瀾藻會神仙于瓊島蓬壺少分視草之陰輶枉鳴珂之步光風霽月見君子而樂且有儀玉色金聲聆教言而服之無斁

請餞陳楚石年丈入賀　萬壽

伏以瑞煙籠紫極欣逢　樞電之辰爽氣接清秋普際梯航之會　一人有慶萬國同歡恭惟門下三楚名賢　兩朝耆俊升車攬轡西南著振肅之猷建節擁旌淮汝頌澄清之績恪捧諸司之牘入稱　萬壽

之觴詠　月抒誠望雲祈戴長生殿上躬宣紀鳳之編擊壤途中猶識乘驄之客别雖數月思切三秋敬諏其日治具蕭寺祇候仙旌少展微忱肅伸縈餞堯階蓂莢懸知金鏡之先陳習池接䍦尚冀玉山之傾倒仰希臨貺曷既光華

請王四槐年丈

伏以署首周官夙擅銓綜之譽臯分謝地兼隆控馭之權自非經略之長才曷克屏翰之重寄恭惟門下科第承家文章名世蜚英　廷對敬攄仁義之陳塋譽邑符茂著循良之績特膺　帝命擢寘天曹迫內

秩之既深乃外臺之是畀豸冠行部芳躅繼乎尊人舄朝京舊治憶夫長吏爰霈隨車之雨式揚攬轡之風淮水同澄申邦咸喜其業荒鉛槧系本槖鞬蚤遂登龍秉燭共譚于禪榻晚憐附驥看花偕騁于都城久委珮于　楓宸幸建旄于梓里年豐盜息既為國而先憂佳景良辰宜與民而同樂序當中夏地借西園觴詠怡情登臨縱睇披襟濃樾欣千章喬木之清促席幽軒挹一水繞田之綠褰帷而出慰父老之具瞻擁彗以迎增山川之勝蹟肅陳蛙部顒候熊轓

南城樓新修起請王四槐憲副

環郡皆山惟南樓之獨勝抱城一水羨西浦之尤佳惜壯麗之摧殘增登臨之怊悵匪緣改作疇克維新畫棟朱簾不數滕王傑閣峯迴川繞遂為申伯名區況瑞雪之乍晴兼素月之初上恍憑玉宇如坐冰壺敬採園蔬爰攀道從倒接䍦而酩酊山翁之樂方濃據胡床以嘯歌庾公之興不淺

請陳楚石年丈

雨足申郊預協西成之厚望風清淮涘適揚中土之休聲矧當豐豫之時正值融和之候可無雅集酬此佳辰爰卜其日薄陳荒墅祇迓仙旌式歌咸喜寧直

宣兩郡父老之歡悰載詠重來亦以抒數月離索之濶悰供惟筍蕨席止松蘿花下接䍦冀續習池之勝事湖濱修禊聿追曲水之風流

請顏嶧臯憲使

西臺持憲郊關頌鎖鑰之勳中土建牙淮汝奏澄清之績思深瞻嶽領愜登龍時維仲春吉涓四日肅傾家醞躬採園蔬見賢高閣眺滄蕩之雲山叠玉層軒玩巃嵸之竹石冀光蓬蓽偕枉干旄惠然臨貺軼褰帷行部之芳蹤幸爾周旋侈折節下交之盛事凝香祇候操几恭迎

請鄭聚井太守

伏以看花燕市衸分丹扆之符捧檄申郊大愜蒼生之望識荆寔幸御李為榮恭惟門下閩海竒才考亭正脉潛心典籍蚤邃康成之經舉足星辰先識尚書之履徤翮奮九萬里之遥專城膺二千石之貴廉平繼蜀惠直揚芬當五馬雙旌之初至即兩岐五袴之興謡雨霈隨車風清開戸某夙欽山斗獲遂瞻依日卜丙寅月建丁未肅陳荒醴祗迓高軒俠慕平原擬為十日之飲雄誇河朔正當三伏之期仰異寵臨曷勝榮藉

中秋請沈郡伯

海澄波静雲斂煙消八萬二千天上之工已滿四時三五人間之景獨佳兒值豐年可虚良夜敬潄桂酯異泛瑶觴同看金鏡之升莫惜玉山之倒清游月殿顧予志已欲仙長嘯庾樓知公興復不淺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尺牘

上郡守徐公書

某不佞嘗讀史至公子虗左以待侯生王生結韈以辱廷尉輒廢書太息兩高之顧此道寥寥代罕覯毋亦以驕貴日熾故高尚之士感而愈踈趨附日盛故折節之禮懲而槩廢斯所謂兩失者也然上之失十二三下之失十八九何也下賢美名也盛事也非倨傲侮嫚之甚孰不慕延接而喜游揚哉躡蹻擔簦

馮軾結軔皆有干於世者也而尤可恠者山人夫山人也者隱於深山無用文之者也今失志碎咎挾筴餬口之流槩稱曰山人人亦曰山人揮麈談詩捫蝨抗禮揣度上意因緣為姦利退或大言時政詬訕要津陽示戇直陰持長短一遭驅逐已命乞憐事已復集都下以此敗者多矣夫士誠自重寧掩榮名苟不見知天地至大焉往弗適何至懷刺伏謁向輿人闟吏罄折耶某申之鄙人竊伏淛濱聞徐先生子與久矣毋論歷下吳門並馳競秀而坦夷清粹海内人士咸切登龍之念兹幸綰符出守作我邦伯徐榻不懸

鄭館益闢昨者行部敞州復先枉駕鄙人不敢見又不謝豈故偃蹇自高如前所云俟王二生成公子廷尉名耶私憤上愈尊士愈賤傴僂公門先取厭怠極意趨承徒博一笑不且目攝之矣雖明公冲懷雅量萬萬無此而白屋屈郡守之尊黃堂有不謝之客聊為寒士解嘲耳乃明公弗訐惓惓注念過為奬與鈇然久不報是執匹夫之小節忘國士之大遇稍慕俠者且弗忍矧鄙人讀書粗知嚮往者哉竊又聞之馮驩賤士也而田文禮之為上客劇孟博徒也而條侯獲之如敵國知其有所贊助也鄙人自度無寸長即伏謁臺下終無裨益謹以所撰烈婦傳呈覽夫是傳也紀匹婦事爾奚關政務而以獻左右哉良吏之職莫先於燭奸雪枉良史之筆莫要於闡幽植教斯二者皆明公所優者也烈婦之行甚奇烈婦之節甚著而其事不久人所甚諱明公一閱致慎將來憤掩捕之倖功則毋憚詳覈之煩痛愚氓之冤死則毋拘已成之獄多方物色務得其姓名大書表楊永風乎澆薄亦長吏之美談秋林之盛事也若夫挼贄郡庭移席別墅逞非馬之雄辯衒雕蟲之末技或稱頌德政逢迎意指妄附名流甘為狎客甚者藉聲勢以驕人假請託而媒利豈惟明公賤之遠之鄙人即老死巖穴不為也

又

僕辱門下知愛感結于衷深矣癸亥春遇公淮水舟中欵語未幾而柁師理楫津吏促旌南北軝飛心目俱斷繼覩仕籍知公秉憲湖藩欲揚舲訪于黃鶴樓之上竟以先君舊櫝奔走辯理殫瘁心膂數載始白小兒延世年甫三齡祿優四品、國恩獨渥家難稍平人間之事復奚所覬惟時時坐賢首之高峯步龍旋之巨壑歌公佳句暢我幽懷耳昨歲計偕柅車釋

笈進取念冢弟老母嚴迫北上久病荒業不謂錄之主司感激知己不敢忘所自也麋鹿之性日逐馬塵薜蘿之衣驟易官服豈所宜哉私心欲夏間陳情乞歸惟門下有以教之耳丁卯優給小兒會鳳洲公兄弟于都門郊寺戊辰春試川樓公忘年定交曩呈烈婦事俱有譔紀爛然成帙矣路遠無由再祈大筆為恨冗極嗽嗽徹夜弗寧敝鄉馬生屬役門下敬託候私南望滇雲不勝瞻戀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書

某不佞偶有感觸輙敢昧死陳於師相之前幸亮督

焉故相江陵老師嚴重峻厲其雖出門下未嘗敢一
私謁即諸郎貴介自負亦未嘗面交一談私授一刺
也老師奪情在丁丑之冬其歸省在是歲七月其上
疏與慫恿諸臣得罪始末俱所不知雖傳之邸報聞
之人言亦大略耳固已不勝憤恨以為老師得　君
如此其專毅然以古名臣自任危機彰灼懵然弗悟
猶曰智昏也至於衰墨視事枎戍忠讜屹乎如山嶽
之不摇愛之者以文潞公待唐介諷之則以為拘儒
不達時宜此其不與清議不能為之解矣然而老師
柄政　主上甫十齡自癸酉至壬午外已烽燧之虞

內寡萑苻之警雖　天地　祖宗之佑　主上講學
勤政之致而其功亦有不容泯者天下有公是非感
恩而欲刎頸者不能私報讎而欲剸腹者不能誣也
當其炙手可熱時噤不發一語追其盖棺則群起而
攻之吁攻之誠是也固宜權其功罪酌乎情法上不
失　主上帷盖簪履之義下足為人臣氷淵罠鎖之
戒可矣柰何詆為林甫盧杞秦檜似道未足也而以
操懿莽温加之必使若敖為餒鬼霍氏無噍類噫亦
太甚矣斯時也士類如狂其扼腕瞋目訾江陵者不
問其素何如人必共稱之曰端人正士也其竊歎而

微惜者不問其素為何如人必共指之曰姦黨憸夫
也幸　主上聖明不盡從諸臣之請然受禍已慘不
忍言矣昨見廣東按臣蔡夢說疏叙嗣修困苦之狀
又詢荆州人太師毋旦夕入土不異荒村貧老嫗不
覺為之墮涙嗚呼即使江陵師之罪果出八議之外
常赦所不原也其骨已朽其男已縊已戍已盡削籍
其產已沒入官其名已為人詬斥斯亦足矣兹無論
嗣修若其老毋囹　兩宮聖毋召入宮中賜食賜衣
優禮而厚遇之二百餘年人臣之毋詡以為隆際曠
典也一旦饑寒藁葬不將使千萬世有　聖朝寡恩

之議乎當今老先生精忠粹德翊賛　聖皇中外乂
安宮府一體一獄之不平一人之獲譴所隂救而默
調者不知凡幾獨此未及豈以　聖怒尤未釋不欲
激之有所待耶抑造膝秘謨外不得而知耶亦或使
恩歸　主上不自以為德耶其闒劣咸不足與此竊
以張氏之禍憯矣其時亦頗久矣素所盡力攻之者
近亦惻然矣不以此時伸救一旦嗣修死瘴鄉老毋
死凍餓於輔弼之體不無少損狐兎之誼不無少憾
乎哉古之烈士感知己之義或收葅棄市之遺骸隱
匿如綫之遺孤視嚴禁如泛牘蹈白刃如甘飴當時

徃徃原之豈惟原之又從而用之所謂義不負死者豈忍負生者要妾欲其駡人爾此道寥寥反面易心所在皆是其所以每讀徃史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也憶劉御史臺被逮獲罪回安福其雅所最厚者亦遠避之某獨使皂隷毛欽持俸金五兩送之彰義門外劉却金涕洟滿面歸而語其子今其子固在也吳趙二君受杖編氓某不遠數千里兩遣家僮候之二君荅書千言惴惴以池魚為戒今其書固在二君固在也嗟呼三君得罪正江陵師全盛時也乃不恤禍而候其深惡痛忌之人今死灰不復然而某宦情如槁

木何所覬而為此特以方寸不安老先生又以古賢相自待故喋喋如此冀上全 國體下慰公議耳伏乞寬其狂妄無知之誅諒其無所希覬之悃力賛蔡御史之疏或共倡言于 上俾嗣修不死戍太師毋不死貧此亦仰翊 皇上好生之大德宥過之至仁張氏孤魂有所依而不為厲亦調爕之一事也某不勝皇恐待命之至

與大梁道劉公

臨潁之南小商橋者宋楊将軍一死節地也楊名再興岳忠武裨将與金人力戰死之後得屍于橋下箭鏃升餘然金人亦挫衂境獲保全語具宋史及綱目續編諸書所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災捍患祀典應血食者也嘗往來其地問其姓名茫無知者而椎牛釃酒日事滛祀未嘗不低徊太息泫然流涕馬弟旿奉使過其地與鄢城臨潁二令言之以為有關風化復親述其事於父老靡不感動争為建祠聞已與工矣倘門下再徑恿之豈惟慰忠魂于千載而傷勇敢之氣勵忠烈之節亦持憲者之急務也惟留神幸甚

與撫院裵洪溪

寓内藩臯郡邑之吏不知凡幾 主上屬精化理思

顯陟異等用風中外乃明公裒然首舉輿情大愜未幾 璽書特畀撫我兩河兩河固明公舊治歌頌地也旌旄入境目擊赤地白屋溝壑之殘漱流遺之餓人傷心雪涕它務未遑首上賑救之疏反覆數千言詞旨沈痛區畫周悉所以起兩河枯骨而肉之者無餘筴宜乎 主上覽之喟然太息大司農不靳儲畜錢鏹重費沛然亟發也嗚呼富鄭公活饑民多自謂賢于二十四考中書令不知者謂其自矜知者謂其不惜自暴以勸後人蓋趙營平之意也仁人君子用心深遠如此不佞未嘗不歎今之民所遭重不幸也

兩河餓莩不知與富公所活孰多然而富公勸所部
民出粟人爭應之又䝉官廪不俟上請時勢固易也
茲兩河部民有積者肯爭應耶官廪升合敢擅發耶
是明公所遭視富公尤難矣不佞竊歎服泣數行下
焉然有所獻于左右者四字曰務沾實惠而已夫此
四字者非　明旨懇惻屢下蠲恤之命昭如日月迅
如雷霆者乎然而大不易言也何也奸黠豪猾之胥
吏為計甚巧為慮甚密鮮有不墮其術中者不佞嘗
見郡縣賑饑村落四五十里或百里未必知知之未
能来也其能来者尚能步履者也而奄奄待斃闔門

枕藉者即穀如山積錢如泉湧能救其溘盡之命否
也能来者環聚城市或數日或旬餘唱名不及借貸
無從大半餓死及唱名而給者多係奸黠豪猾雇覓
之人官見其形容枯槁艱難困苦之狀負粟而出喜
曰可沾實惠矣抑孰知出即它人之有守候多日僅
得雇覓穀錢已乎其有不肯雇覓者携米而去則强
健者三五伺之至小巷静處或城郭之外不惟奪米
且並其衣而刼之此皆不佞親覩是每一賑濟强梁
者沾實惠而孱弱者受實禍矣是可不為之深思而
善處也哉為今之計宜令各鄉村鎮店各舉公正有

力素為人信服者一二人即以本處賑濟委之令其
互相糾察多立棚廠以煮粥寧就饑民毋令饑民来
就又必時刻散給毋令其爭奪至于顛仆此在當事
者加之意而已又須多差精敏畏法之人在在訪查
或佐貳首領親歷周視賑濟有法民沾實惠者小則
量行奬賞大則迎勞給以官帶其有侵漁為利與夫
賑濟無法民不沾惠者亦視其大小而懲治之使人
人知上之不可欺而又不忍欺也庶饑其少濟乎然
又必責之掌印正官不時舉其留心民瘼者一二人
劾其不盡心力者一二人而後上下相維彼此相制

即不能人人沾實惠而如前之奬斷可祛矣正公有
力為人畏服雖僧道俱可使在知之真而委之專耳
凡此俱明公灼知經略餘事而不佞竊有獻者桑梓
之至情又目擊之夙弊不忍默默也保甲之法既以
弭盜又可行賑不可不講也昨見邸報䝉臨德二倉
陳粟以賑此尤　主上渥恩但路遠不易致或令各
處富有積者先捐穀或錢散給貧民官為立券如散
穀六斗則俾其持印信票帖領穀一石蓋二倉陳腐
食當加倍又省脚費此亦一道也倘富民不願又當
設法務在通融不必拘滞賑饑如救火貴速又貴力

也明公下車不使不敢以幣交又不能為世俗稱頌諛語以取媚左右謹布區區如此

與賑院　公

吳越旱瘦從来未有　主上惻然溢格蠲恤而又特簡忠亮仁恕如門下奉　璽書往賑之此雖值時不幸不忍以此為功然賢者所當盡力億萬生靈待以為命亦千載一時也諺云巧婦難作無米粥斯言也束手無策者每每借口吁婦雖巧難作無米之粥是誠然矣苟疑立釜側袖手視薪熾湯沸而已則米不從天降不從地湧焉得有粥若乞之鄰里質以衣服

則有米矣今之守令際極重災傷而倉廪空虛法令闕沮固難責無米之粥然坐視吾民之輾轉溝壑困苦萬状而姑以此自解又烏用設官為也殫竭心力如吾父母妻子之枵腹奄奄狂奔盡氣以求少濟未有不濟者也救荒之政不止一端而責成守令則最親且切者也彼處饑民聞　天子霈發德音而又假門下便宜之權其延頸跂足幸須臾勿死與沾升斗者不啻水火之望拯倒懸之望解也門下宜兼程遄往若抵地方當屏去騶從少霽威嚴延問父老遍行村落仍出簡明條約人人各陳所見採而行之務使待哺者沾惠貪黠者斂跡斯不負　主上選擇而使至意昔人活千人以上且與後之興若取左券　天道鬼神昭布森列報應之理不可誣也僕往家居值歲大侵嘗煮粥以食餓者男婦老幼雲集待哺亦先戒以毋爭奪毋越序自當遍及粥至則群赴爭食釜盂盡壞粥流滿地互相蹂踐次日復然欲造之官府恐忌妒者以為沽名攘善形已之短乃陰雇健夫十數持巨梃往来恐喝戒諭編以字號粥不足則視其困瘁状給以錢多則三文少二文盖得錢買粥但榖氣在腹雖極尫憊不死矣自冬迄春以此法行之四

月麥熟相率羅拜而去嗚呼僕書生也中人産也沾沾小惠且足活人矧門下奉　天子簡命何者不得為何者不可為是在加之意而已矣昨七月六日三鼓夢　上帝以勑授僕黄紙盈尺皆蠅頭細字大都千餘言内有東南災旱異常可語大司徒破格區處覺而流汗次日恐涉語恠未達宋公既又思夢境明白如此安知　上帝好生不假僕以示意也遂以其事達宋公嗚呼亦奇甚矣門下負經濟大猷前者封事一字一涕也僕於是行惕然感觸又安知夢中徵旨不欲以告宋公者告門下哉狗馬病註籍服藥末

縣躬控外曩寄秉洪老書附覽雖豎儒常談然有可備采擇者萬代瞻仰在此一行努力自愛

與秉中丞

某頓首奏記中州連歲大侵繼以瘟疫重以河工藩封民苦甚矣而諸衛更苦諸衛之中信陽尤苦曷言乎信陽尤苦也信陽為中州西南隅介萬山中其地之膏腴者皆民田也其瘠薄者皆軍田也夫地土同列一郡而民肥軍瘦者何也凡為民田者率印契稱為絕賣子孫世世守之治渠積糞建廬舍種桑麻租稅之外優游卒歲得以暇力墾闢除芟安得而不肥

凡為軍田者許典不許賣即用善價亦不敢以為世業有力者目前非不修治非不收穫而無賴刁卒百計垂涎其有力者身夕死而訟朝興矣其訟也本用價而曰强占本納稅而曰累糧本開墾而曰應伍本軍之骨久朽本軍之後久絕不曰我為其一族則曰昔曾售我父祖也上司每以占種屯田為恨每以逋欠子粒為急凡告未有不准凡准未有不勝者何也孤弱之子易淩悍黠之口難敵而況斷以貪婪之衛官折以賄賂之証佐稍有遠慮者何苦竭力經營貽子孫之害如此田安得而不瘦夫田已瘠薄人又怠窳一遇荒旱為州長吏率先期以災傷申告而衛官惑于左右動以申文獲罪為解千百戶以下又恐蠲恤而不催徵已無所利也往往同列一城州有災傷而衛無災傷州有蠲恤而衛無蠲恤事關軍儲亟于星火發檄之吏人盡蒼鷹承檄之卒人盡乳虎囹圄桎梏搒掠慘毒姑置弗論不佞家近南門官廳三間老幼男女貫繫充塞疾病穢污不見天日至有無寸田為業者無一丁送食者死者甫出又捕生者而糧竟不完故盡室逃亡盡室自縊上司猶以慢令督責嗚呼此獨非父毋所生名為人者哉柰何草菅若是

也該衛凶荒三年矣今春至夏雨澤全無塘竭泉枯河流亦斷人以稻田為命茲栽插絕望西成毫無覬矣雖二麥薄收而債主逼勒十去六七矧催徵者動以積逋預徵為辭區區升斗何能了公家之務病妻弱息所值能幾如之何而不村落鮮人溝壑盈谿哉明公雅以仁厚存心正直著節茲奉　天子命填撫兩河下車未久惓惓以通民隱恤民窮為首務而信陽凋瘵可憐如此衛官畏威而不敢申士夫避嫌而不肯達明公曷繇知哉不佞不惟生長地方而先君以上世為指揮不佞又冑子也以故衛事知之頗詳

憫之獨甚明公試一留意行文該衛凡遇災傷許與有司一體申請隱匿後期治以重罪又乞查該衛屯粮見徵若干帶徵若干預徵若干目今秋苗栽否麥收幾分被徵佃戶家產盡絕與逃亡及為人負累無所控訴者作何處置小則兩道計議大則特為奏請所謂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也昔汲長孺矯制發粟富鄭公極力救荒皆委曲有不自由者明公開府中原何者非所當為何者非所得為在一注念間而生死肉骨其惠無窮矣

上史府尊

僕家世介冑至先父指揮承龍慨然欲立功名於時不幸為人誣摘羅織成獄世無張于坐視深寃莫為平反僕方齠齓私竊痛恨用是感激讀書妄冀寸進以雪極枉稟受尫弱復罹家難致耳忽忽如蟬鳴自甘廢棄進取念絕顧夙願未伸俛仰兩間置身無所後隨諸生游梁謬厠鄉薦父即捐館祖母繼終情同令伯寸祿未沾志感緹縈尺牘未上歲時伏臘拜掃松楸未嘗不長號攀樹天為苦陰也幸當路大人廉而閔之盡反成案申之本兵覽牒稱屈破甑復完枯骨再肉祖宗血戰之魂先君不瞑之目少慰重泉僕即肝腦塗地尚曷餘憾僕不佞十二三時卓然以聖賢為必可至屏棄訓詁務求實地恨立志弗堅奪于舉業然亦不敢溺而忘返時時廢書太息年踰三十汩沒無成脾胃素虛飲啖稍稍過度輒痞悶累日藥籠醫冊頃刻弗離母袁氏年踰六旬更復多病父昔繫獄僕才襁抱艱難營救盡出母氏奉姑教子備歷辛苦僕既以廢棄無用于時敝廬薄田先世所遺敬守不敢輕鬻蒸嘗婚嫁人間所需勤力可辦躬耕奉母苟全性命寧復有他覬哉明公蒞我汝南苦心實惠漢吏以來不多見也僕雖竊伏草野聞輿人歌久

矣又且館開鄭莊榻延徐穉廣詢民瘼有如饑渴僕不敢懷刺叩閽非但惧私謁之嫌亦以懶病疎放無益左右耳乃明公過聽檄下學官查僕素行捧讀流汗若無所容夫表揚節孝用礪頹風為政首務也顧近世薦舉往往有力者孤寒寒素窮鄉荒落即有奇節人誰知之知之誰為言耶夫終南捷徑徒舍猿鶴而慕軒冕非有覆餗折足之累也而見誚當時貽譏來代矧盜名眩世有甚于此人或可罔天其可欺僕學不加人行猶混俗用世初志既以病妨延譽廣交皆為長物況人易改節論必蓋棺來檄奬予不肖者

毋論不敢當恐未可遽信矣如同撫節婦其孝子其
咸目擊不誣允宜厲俗若僕者祇自媿汗耳府撫礽
下僕即以懇悰累逹學官及諸生巽轉聞矣而案牘
尊嚴不蒙諒允茲復覆核愈增皇恐伏望明公察僕
區區原非矯枉俯停前議其同撫節孝乞速施行勿
為僕沮則風世之微機以德之實愛並行不悖倘天
假以年僕當感知已大恩勉力進修永佩德教傳諸
來哲以為美談若陽辭而陰釣索價以沽名則良心
炯如鬼神昭布萬萬不敢也臥病委頓未能匍匐踵
陳遥瞻台席曷勝悚息

與王春陵大司馬

其有迫切懇衷敢披瀝於老公祖幸垂察焉先父指
揮為人誣陷茹冤以殁其間關萬狀瀕死者數始獲
昭雪而先君易簀時執其手猶以署級為言若欲其
白冤後承襲祖職效力邊陲稍拓先業以是永訣之
詞銘之肝肺而禀受尫弱不能騎射乃教兒子延世
學劍學射萬一少酬先志辛巳承襲比試左右馳射
後試文字謬居一等一名蒙本部咨送遼東送別揮
涕以不立功不生還勉之兒子亦慨然以此自誓及
至鎮值虜大入隨大将軍出塞因追虜迷失道大将
軍遺健兒尋覓與家丁獲級歸蓋自是家丁重傷因
而物故于本鎮者二人失散者一人後奉　旨囬衛
及查理前項功次又奉　嚴旨行巡按御史有無臨
陣冒濫查明具奏彼時按院嚴行兵備道及各營将
領查係親臨斬級合鎮大小将士及軍伍等連名共
保如虗甘罪囬覆本部覆題始奉　諭陞指揮使與
夤緣詐冒者不同也詎見本部重修邦政内一欵凡
別鎮獲功本衛叙陞者子孫承襲之日以所獲功級
仍于本鎮叙不額者就行革襲無非杜冒濫重軍功
至意但延世所獲功次除本鎮巡按御史查覈外又

奉　特旨嚴查至合鎮将領士卒共保甘結此有何
術能使數萬衆保他處一指揮哉原牘具存自可查
閲今不聲說明白子孫承襲之日既不能于遼鎮叙
功本部必将以新修邦政為據所獲三級不免盡革
是捨命異域辛苦血戰之功與冒濫欺詐者泯沒豈
惟泯沒而負冒濫之罪之名何以為人臣何以為人
子哉用是哀鳴釣臺查理前項案牘係　特旨覆勘
之功與尋常查叙者不同給一執照以便子孫承襲
不勝懇切皇懼之至

與洪肖泉年丈

旌旃之援遼左也不肖先有報慶之後事竣抵家毋子俱病聞　明旨覆勘小兒功次擬具尺素以達不惟脩途莫致抑且避嫌不敢居無何毋病不起不肖即忘摧毀尫悴之軀幾乎不免奄奄餘息困伏苫塊新春部檄下始知小兒微績始終查覈盡出愚力不然驅馳氈裘之隊出入鋒鏑之林遂至湮沒因歎漢時雲中首功幕府差級戰士解體向值臺下寧有賞後之歎望哉此雖臺下謀　國之忠不私之誼顧不肖感結世世曷能忘也狗馬病小愈能粥扶杖强起北嚮再拜專使以謝附將素帛抒此下誠盖同袍寒

膧之常幸慈亮焉

與撫院衷洪溪

某頓首頓首死辠死辠先祖毋耿氏伯祖毋周氏俱係指揮嫡妻俱十九而寡七十以外而卒又俱家貧相依守節者五十餘年向以明例子孫不許自行陳乞後遇　覃恩許節婦孝子有司勘明題請本州師生遵例結呈州府學道具呈兩院又行布政司重復駁查首尾三年幸而竣事按院劉老公祖疑年遠未即題奏夫節義之事為政之首務地方之美事也未奉例既不敢自陳遇例矣查勘明白又以為年遠是窮鄉下邑貞女節婦生既備歷苦辛死竟湮沒重壤不大可傷也哉夫表揚節義但問其真不真耳年之遠近明例所無不必拘也事果真毋論當時豈無前代忠烈鬱鬱未白後世始褒表祠祀焉者事果非真則朝物故而夕恤錄何益激勸祇令為善者解體爾語曰盖棺論定正恐其不久也茲乃以久慶阻耶某不佞嘗私謂人子于親情雖無窮當以義事之然後為孝故親有善可紀而人子不能闡揚是謂沒親沒親不孝也親無善可紀而人子務為粉飾是謂誣親誣親不孝也二者不孝罪均然而沒親者善雖未彰

善固在也誣親者既欺其心又欺天下後世罪不尤大也哉故某生平兢兢不敢妄為人作誌銘懼涉諛墓之譏今乃恐自蹈之哉矧先祖毋故後僅二十年已經兩院月給薪米又俱妝之實錄非倏然無因而起者伏乞台臺一閱原牘自昭然矣今歲首已控之政府及禮部惟俟會題至日覆奏茲竟寢閣毋一念及痛哭先壠行道聞之亦為墮淚徐老公祖持憲初莅某不敢以刺通唯是素徼老公祖之惠又兩教中州風化之事乃惓惓留神者故敢一抒下誠倘轉達按臺再加查勘如果非誣早為題請俾泉壤孤憤幽

魂待此少慰而烈婦貞女知一時雖轉湮沒久而自章其補風教誠非杪小若區區報劉之志與夫感激私悃即化為異物亦不敢一息忘也臨楮不勝悲痛迫切之至

與沈龍江宗伯

病伏荒廬萬念灰燼惟仰懷高誼未繇酬報以是為恨不肖于世間事俱不敢與聞或震老時示邸報每見老先生歸志甚決　主上眷留益篤夫大臣進退與小臣異老先生又事　上潛邸以至今日君臣父子恩義兼之柰何以一去為高也妬婦之口何所不

至往古聖賢俱所不免皦日在天豈以氛塵輟照耶老先生幸堅斯志毋渉悻悻之跡茲非中外輿情攸矚哉外瀆先王母十九而寡七十九而殁殁又二十餘年子孫不敢陳乞幸逢　恩例本州師生具呈有司督學轉呈兩院盖駁查數次往返二年計秋冬閒始克會題可謂至難矣不肖待溘殘軀顯揚無覬報劉之情惟俟此舉且藉以見先君泉臺敢乞老先生閔惻維持獲與表閭之列不肖即化為異物不敢忘報也懇切之悰又雅辱知與邇敢具吐惟崇亮焉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一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尺牘

與王鳳洲

前見南科論明公事甚不平詢之人曰昌言手王司馬公之禍為中丞公激之也人曰分宜父子既甘心忠愍亦畏公議中丞公時為郎與二三君子哭忠愍痛相嗣聞而惡之謂所親曰胡不移此哭乃公繇此司馬公不免嗚呼司馬公之寃不繫中丞公哭與不哭也即繫于哭則一時義烈憤發以戰陣無勇之例

推之乃所以為孝也昔漢暴彭越屍有哭者夷三族而欒布哭之夫明知至慘之令故犯之後世且多布義茲忠愍非越比又無禁令乃于不可知之事不可測之禍傳仁人孝子耶至以明公為不當仕亦非也盖　肅皇帝明聖司馬公之獄非上意也丁卯伏闕固已昭雪一二矣然贈謚諸典未及是可以已乎今一命以上必以顯親為榮矧司馬公勳伐在社稷又罹極寃竟爾湮沒焉用子為當是時恐毀粥廬墓為小節矣人見明公之仕由臬而藩而冏卿中丞廷尉也以為明公必內喜孰知明公每一遷秩之痛哉或

曰王袞之不仕非歟嗚呼司馬氏篡賊爾欲掩喪師之罪而殺無過之人正所謂不共戴天者也是可以擬明公耶至于沉湎縱飲則僕未數侍杖屨不能知以意度之必分宜當國時明公畏禍故以此自汚不則洩憤宣鬱昔人所謂長歌之痛者耳泥其跡而不諒其心即大聖大賢且不白于天下況後人哉雖然凡此皆不足為明公累也明公之為累者名耳夫名造物所忌也僕誠謭陋無知識然竊觀明興二百餘年卓然秇苑未有如明公者豈惟今時即往代亦未可多得此天人共忌可畏者也眉山氏雄視一時徒

以語涉譏刺輾轉狴犴崎嶇嶺海時人之心未已也而明公筆記卮言諸書直斥無諱迷途指南學者固德之然不佞名山之藏即貴洛陽之價其孝子慈孫門生故吏何以堪也而明公位日以顯則所以盡力于搏擊者固不待智者始知矣況與角去齒又乘除之數乎明公達者此等事籌之熟矣奚俟僕言所以言者則以雅受知遇故一白明公之心亦欲明公鑒四時之序毋與造物爭繹我貴之旨毋為造物忌此亦區區顒為門下忠臣也僕不佞頗知自樹非以明公名高天下故為此阿附語覬互標榜以延譽惟明公察之新刻大集懇祈示教毋曰子方以倫德風我吾如子言姑俟子雲于後世矣

又

老先生出人間世欲與管城子絕交某敢以文請顧有懇衷諒老先生必憐而允之先君雖武弁而所交皆當時名士慕古節俠慨焉有死綏之志不幸為人誣擠含冤以沒易簀際尤囑不肖不必求位高者為誌銘止乞當代如韓歐者作一小傳足矣不肖雅辱門下知與不敢輕啟即昨至觀中亦逡巡不敢言也繼思之賤軀素弱多病狗馬齒浸艾矣卒然先朝溘

何以見先君于地下用是白于左右老先生倘有意乎徐當專請幸矜烏鳥之衷不勝懇泣

又

先君歿且二十餘年墓道片石未具誠以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無論有力者即稍知文墨遊縉紳間孰不有以揄揚之而善士盈天下矣夷考其間乃有大謬不然者是以欺視其親而以欺亂天下僕誠痛之寧親之無聞而不敢藉顯貴者揄揚也雖然先君武人也抱忠孝之志不惟不獲表見抑又茹恨以沒為子孫者視其湮滅且無論他人即一二世茫然莫能

述也忍乎哉僕之以狀請蓋為先君辨寃非為先君
延譽也門下蓀真塞兊誓不作文字障况諛墓猶所
最者䀹攄血誠乃門下慨然允焉豈非鑒區區之悃
微異夫世之所謂孝子慈孫之用情也乎悲感長號
謹專使跽懇敬奉來諭不敢具不腆之幣惟是冱寒
勞記室謄錄用酬一飯之需非敢贄也惟門下哀之
詧之

又

丁丑春傅士王君之貴州曾附小啟奉候居無何僕
亦歸省老母竟不知前牘得達否門下道大不容靜

顒祇園南面之樂且弗易𥫗一官耶僕抵家倏忽二
載戀戀慈幃不忍萌膏車念西圃棗柿二樹相傳先
高祖手植物幾二百年矣虬枝森束冥濛葱蒨如層
巒疊嶂秀摩蒼穹乃于其下砌石為臺隨根蟠屈建
一小亭護以石欄可環而眺昔使隴右登華嶽絕頂
下宿青柯道院夜半仰視三峯如巨人聳立肩以上
蒸雲封之斜月悲風怖而閉戶自謂生平絕奇茲夜
半坐亭中仰視樹顛若青柯所見又思先人手植之
勞附喬木世臣之義因名其亭曰喬峯乞門下記之
籍有聞于來代然不敢望也陳晦伯新刻一種並烈

婦錄奉覽曩索四部稿已有惠者毋煩再賜餘悰不
悉

又

曩對客語直洩憤懷非奠左右德我乃公忘年下交
至反覆見諭可泣鬼神公所以見信天下後世者寧
藉此耶佳卷移惠珍感仰瀆喬峯亭記不知輒撥冗
否倘成得小楷刻片石寔出望外矣麟洲公卧痾謝
客未敢數謁僕歸省倏忽三載暮年之母多病之子
相依畎畝甚適而乞休轉假遣使四上懡㦬莫達不
得已卒卒北發驅馬捘刺為徃日伇倆南望故山懷

抱作惡然一入都門此語那可告人誰復見諒孱公
之知一吐爾

又

不肖自南歸已鬱濕卧病甫十月老母背棄人子值
此即壯夫且莫支矧以尫悴當之非緣摧毀幾不起
矣老先生閔區區烏鳥私衷慨然為先君作傳家僮
持歸不肖正困卧苫次憊劣之極不能讀也久之進
饘粥目可視物扶杖强起跪誦焉長號復為隕絕蓋
傷先君之寃得鴻筆暴于後世而又追惟往事先母
拮据苦辛今不見也若感激微忱則世世為牛馬犬

豕不足報矣少司寇之命三辭而竟得請也甚善不肖竊以為　聖上起耆碩資老成以興太平此千載一時也門下經濟宏猷乃竟以文章掩乎如不以綸扉事業易祇園丘壑獨不可輒起為先司馬贈邱渥典而後迓婁江之棹乎此在老先生必有說非膚淺所知幸示以廣不肖也待溘餘息不敢通一字于人亦絕不忍言世事唯是感知己高誼不覺輟哀一吐耳菲具申候匪云報也仰鼻慈亮餘懷哽咽不宣

又

客歲辱翰貺慰唁不勝哀感敝州荒甚輾轉稱貸僅

克襄事上甦勿悔之文下切傷哉之歎病臥先阡幾至不起雖人間酬應一切謝絕而每念高誼輒為感泣茲者小愈謹耑家僮持不腆抒此下誠遲遲之罪想見亮也外報慶錄者紀奉使歷覽名勝與所接奇士高人之蹟也藁成未及刪潤值此大變摧擗中以為同糞苴棄之矣昨者曝書忽於亂紙內得之漫視亦不知作何語復欲燔燬竊思數千里乘傳舟車館穀靡費縣官又獲便歸省覲湯藥含斂少釋終天之恨孰非　君恩哉故復存之識一時之遇匪云敝帚之惜也不肖家世櫜鞬棄習鉛槧已非本業且資質頑下索居寡與騷雅門戶懵然莫究門下雄視往古主盟當代凡得片語即可不朽不肖素承知遇何恐自棄以是請正與加塗抹仍乞數言庶幾章　君恩于永永非不知門下絕交楮穎誓須甚苦敢以蕪穢輕瀆清虛第廬居迄今形神胥槁恐卒然有不可知者故不能脉脉耳附青雲而聲施後世非本心也惟諒詧焉力疾布懇無任皇悚

又

皐積不滅倏忽禫除栝棬之痛未釋松楸之戀更切四月初控疏乞休政府力止不令上又移書督責趣

之硜硜匹夫之志寧可見奪徐當再伸前議耳老先生道體近復何似眠食適否有俗客溷否牛山無礙禪師久住敝州昨苦為管登之請去俾主天池此公堅忍精進老先生試一叩之當互有利益爾去春得五奇石其三為徽藩物國除棄之荒棘宗尉售我似太湖而色類老松二高五尺餘峯巒巖洞俱備而中一峯頂白若積雪其一高丈許如枯樹正視作虬龍攫拏旁視如大士俯首竝擊之清越餘音久不絕徽庶人有愛石癖此其最珍者其二為錦川高僅數尺玲瓏峆岈古色黯然則分宜物也敝同年葛君袁州

載還見貽當二氏盛時此石孰敢睥睨茲乃落寞士
王生手信有數哉城隈隙地鑿池為橋寘石池上北
建亭十餘級可俛石曰瑞雲亭後有軒曰疊玉亭左
為樓三間高五丈正對賢首山重嵐飛瀑近在眉睫
西亭宗正為題曰見賢樓西為堂高三丈而不蔽山
曰蓄德登樓啟牕環申皆山千里在目貯書數萬卷
及古今圖畫之類命之曰丘園其視小祇奚啻枋榆
之于扶搖而小大各適亦足以老死此中矣老先生
肯惠我片言乎誠欲附之大集以有聞後世毋又讓
輕恩左右也敬美公棄方岳若敝屣高風峻節可厲

澆漓近聞晉陵清卿去建康一水而近能強起佽荅
特知否今寄具一牘候並乞丘園之作如已鼓權希
便寄之老先生澹然于世無所愛慕不敢以俗儀往
羅漢一卷家藏甚久敬奉佐襄致三教圖屢乞近刻
不豢見吝知欲掃除文字噇茀譯流震旦當為何物
學人于此承藉寔深幸老先生教之

又

襄承老先生惓惓之諭遂以客秋北上未幾叨忝辟
雝日與諸生講肄歸臥苜蓿齋中中如老先生祕旨
入之茫無下手處乃知天限濁骨不可力爭有宋徐
節孝先生患此猶甚絕不治之所見卓矣僕何敢望
節孝先生於萬一獨生平慕其卓行而又私喜支離
無用以自全也華除末議賴荆老主持得達于　上
顧事體重大　俞附錄一節孤臣耿耿庶幾少盡方
圖迈服乃又有玉牒之役病廢之夫數月之間受
恩如此何敢遽爾言去而胃疾漸益日不能一盂粥
陽和張君旬日間尚與僕圍棋賭墅夜分持子不下
慨然以脾症慮且約為匡廬之隱無何竟先遊岱僕
柰何以身徇一官哉老先生再起殊慰中外之望第
萬不得已荅　主上渥恩所謂衆人固不識者竊窺

雅抱恐旂常偉績終不易祇園一壑也敝省大侵聞
江左米更踴貴以是俱為畏途偶值便羽匆匆奉候
正苦齒痛百不鳴一惟老先生亮之

又

前者偶聞敬美先生之信以為年甫逾艾偉抱未竟
家世積德而又冲夷澹泊塵網莫攖洞達二氏非甲
子能囿柰何遽爾後稍聞非紿則南嚮悲淚為廢食
者累日又念老先生篤于友誼必不能堪然此晝夜
常事雖不敢謂涕泣為癡人即以世情恩愛解敬美
公位躋九列名垂千載佳兒滿眼穆牀之所稱述王

筍之所誇詡未之過也老先生宜寬慰勘破何言何言生芻久缺非但南北修阻若無紀綱之僕亦以病鬱掩關若在深山老先生想亮之也茲以哀誄獻之靈牀愴結之懷顏楮曷罄

又

鄙人乞休之意不告妻子不謀朋友乃當路若不放盖為鄙人十五年史局撰述編摩效有微勞一秩未遷為其衙門體面惜耳使鄙人勉出不過以資陞二級或再與分校各省主考之役收士百十人耳此二事何關身心柰何强所不能以殉之乎管登之書來

為生死大事與鄙人訂天池之約茲非鄙人所能自念生平不曾枉殺一魚鳥之微至于赴急賑乏則不量力而為之至若姬妾之奉侈靡之享尤所不欲每遇迅霆掣電壯夫無色鄙人可披襟露坐對之如此行徑似不受地獄之苦焚香小齋彈琴奕碁靜以待遊依之期如斯而已矣生天成佛在靈運先後未敢必也一笑一笑敝州百里而近有地曰楚王城耕者往往得盌鼎諸器而完全者甚少昨老農犂地丈許獲二銅盌中貯水清洌聞之作薔薇氣農棄水而懷二器以出鄙人以數石麥易之又小兒在遼左獲玄狐皮一張此物彼處珍之過于貂鼠皮可作一坐具二古器可列弇中併羅漢卷賓七寶浮圖上照耀大界矣

與王麟洲

某家世櫜鞬不蓄墳典猥以冑子例承世業而尫弱復多疾病弗能挽弓馳馬效力疆場重以先子羅寃門戶衰落因之感激涕泣勉從塾師求通章句與識姓名為父雪憤稍試主司漸加獎誘然慕古好奇頗由于性中多山水時時獨出脩林幽壑天日蔽虧樵牧不至之境愛其閴寂坐巨石漱流泉因便藉草暝

色四至往往皇惑迷其歸路中恒痛咎輙自觧曰天生此軀當不作豺虎食也嗚呼迂僻若此豈能匍匐跼蹐取適宦徑哉敝壤荒落見聞不廣握牘先民浩焉興歎尚論近代仰公兄弟不啻二程兩蘇幾欲負笈吳門畢此傾矚而慈幃垂白憚於遠游每登賢首高峯凝神南睇龍巖洞庭之間彷彿侍杖屨而聆咳唾焉者則又惘惘若失書責沈之文於壁也丁丑都門謁公郊寺忘年下濟欵語勤懇未幾先子事白冐暑南旋既聞 主上悼司馬公深寃復官優卹二公相繼起用悲憤私衷差為少慰而苛妒纖人覬攖腐

鼎遂忌鷦雛直可發達人一噱耳出處大節公講爛
熟天生公輩付畀甚重即終弗遇塲屋布衣林泉亦
足以震爍永世矧聯鑣藝苑並馳天衢也哉其雅無
宦情蒙　恩儲養尤非其地公私訓誨皆悠悠自保
之談懷刺于門策馬于市種種巳非惡境安能含灌
園饋榼之樂為此拘促乎迅曜流波千古才瞬一先
朝露永無禧期未侍几席則耿耿抱恨者爾婚嫁稍
畢當從公遊鴻便略布積悃近著倘惠數種開我鄙
陋大願也臨椷瞻戀不備

又

昨過仙里恍如夢境精舍片語散去即衹園且不得
奉清誨奚論其他夜發婁江惘惘者久之因歎退處
吾人常事何至不得已如義山所誚未見一如緇流
所譏毋亦以仕為家之多或有所覬與避者未易談
與公名滿天下齒未及艾以二十餘年制科而臬臣
特起又令甲希曠盛典顧宜飛天外曳尾泥中此何
所覬與避卓哉王君足為仕途解嘲矣僕顛毛種種
守七品冷局且猶行役驅馳也登公堂淂無汗浹背
哉抵家鬱濕卧病兩月玆幸强起屬南鴻便奉謝夙
愛兼致傾豔私衷邇者名山之副不靳惠教幸甚

又

客歲寄一札奉訊值道從都門未旋雖數得長公老
先生誨言而于門下若未通紹介者悵悒如何門下
始晉清卿尚涉淹滯而中外大快則秉政日近人情
賢乎夢卜詎不信哉僕禫除年半一切灰心不獨宦
途而已乞休之疏三上而三不達玆不得已夏秋之
交勉為一行近獲奇石置之盆園亦頗小適舍此而
戀升斗何顏與石丈對哉大書敢乞一二刻之瑞雲
亭中當與吾家如礪之誓共遠也

荅王元馭宫后

拜嘉貺儀南望媿感莊誦手教勉以進修甚盛心也
隱憂預圖之揄見老成淵慮惓惓忠愛之念顧有難
為言者亦非筮進小臣所敢知也　主上英明昧爽
視朝　天語宏暢新政煥然寰宇無疆之福也　穆
宗莊皇帝升祔有期昨閣試以　廟議詢諸生其竊
有所不安謂宜復祀　睿宗于　世廟百世不遷尊
崇為大且以義事　睿宗亦　在天之靈之所甚安
世宗一時孝思無已之心未遑他計者之所望于後
者也反覆千言不敢為首鼠之說或者謂　武宗
世宗兄弟非昭穆也　宣宗　睿宗俱不必祧此一

時不得已權宜之術恐天理人情之極仍有未安者
天佑　國家　聖聖相繼世次無窮又將何以處之
固不若復　睿宗于世廟之為當也不知老先生高
見如何希惠教之幸甚留院清暇神精益粹不日入
輔　聖主凡大典禮大刑政必有允恊輿論輝映簡
冊者不獨雅辱教言者私慶而已入秋病痢註籍調
攝使旋又速輙附伸謝

又

去歲仲春家僮得老先生素翰歸也老毋已背棄兩
月餘矣病卧苫凷不能讀又一月扶扶强起始能讀

也則慟號隕絶何也老先生兄弟以經術起家忠孝
振世所以尊顯奉養太翁者可謂至矣盡矣太翁上
壽完祉人世無兩逌然仙去老先生尚摧毀慠劣如
不欲生小人有毋辛苦艱難生不能備娛愉之養沒
不能徼贈邺之榮雖賢愚貴賤不齊而劬勞罔極之
報寧有差别耶反覆思惟先將軍宼死賴鳳洲公憐
而傳之可附以不朽巳毋所遭更甚先將軍非得老
先生一傳何以逭不肖之罪不肖此意非但老先生
海内宗工脅驅鳳老莫敢軒輊寔以老先生純忠純
孝方在讀禮時觸風木之悲動同病相憐之意焉爾
故非他文辭敢煩記室也謹哭告先慈事以狀請不
肖于人間事一切成不然之灰不獨宦念所以顯揚
者止此惟老先生憫之不腆之具亦惟老先生鑒之
荒迷哽咽不知所云

上王荆石相公

其抵都月餘值老先生軖轂機務杜門靜養其亦途
受暑濕寒熱交作病瘧困卧伏枕呻吟輙有懇悰敢
昧死陳之惟老先生垂察焉其禀受素弱先君之宼
無力昭雪悲憤鬱悒致耳虚鳴然亦時發時愈癸未
廬居摧傷過度漸成重聽所以疏乞休致者非能慕

丘壑之高知止足之義徒以詞林清秩以病廢之夫
厕其間人即不言能不内愳又數年習静山中頗悟
空華之旨一褐之外即為長物寧復興前薪之歎来
小草之譏乎乃老先生吐握忠勤垢汙含納手書督
膺議懷之十年不及老先生秉政時一言是終無可
言之日矣膺議者建文革除景泰附録二事也辛巳
四月嘗白之江陵相公止不令上壬午九月又白之
蒲州相公面諭使旋上之彼時亦白之今元輔申老
先生矣徃伏謁老先生時袖此疏藳請教因覩老先

生毀瘠骨立之狀歎息逡巡不忍呈涵它日問之鳳洲公可知已其不肖濫竽纂修者數年　歷朝實錄咸獲莊誦每見詞垣諸臣建白相繼非盡職掌也
上每嘉納而下亦不以為越俎嗣是則寥寥矣所以然者非今之史臣有所畏而不敢言亦非禁之使不言也秘苑清華容勿論思往往是出蓋有所待不輕發爾某病夫也不惟無諸臣之心而亦無諸臣之福河清難俟自計甚艱尚奚待耶區區十年之抱不一吐露顧循資遂隊受一官而去是其之來為一官之榮也嗚呼使其以言而獲罪當甘如飴而某所言史

職攸關非敢出位也使其所言而閣不行也即為後世張本亦可也謹先以疏揭呈覽惟老先生垂教幸甚

荅荊石相公

伏承尊札知老先生欲歸誠切不計其他又有女弟之悼一歲之中骨肉凋謝聞者且不堪況老先生身值者哉破涕強歡懼傷太毋心此昔賢恒言不稱老作嬰兒戲之至意也來退之疏披肝瀝血情殫詞窮無復可繼矣顧　上慰留愈懇疏中所第一痛切者已病不支毋精神漸減一門食指雖多至親相對五六人耳歸家謁掃時展先墓志願畢矣所謂勇退所謂見機非本旨也其竊謂老先生忠孝之誠天地鑒之第未深思其不可爾方今東南旱疫道殣相望西北麥苗薄收而大侵之後私債官逋一切倚辦二月新絲五月新穀卯糧寅支所存已罄　輦轂之下舊稱富戶巨商近俱消乏而脫巾操戈之徒此方正法彼又倏起若蘄黃之盜所在皆是第未敢先發耳目下　聖躬靜養久未視朝　儲位尚虛人心皇惑貂璫日熾緇黃日多淫巧靡麗之習愈禁愈盛財黙耗而不知俗潛移而不覺凡此皆宰相事非六卿諸司

各司其事所能與也老先生起家耒耜位致莞樞而荷　上特知殊眷有諸臣豔羨所不敢望者當此之時即　上嚴之逐之亦繾綣低徊上倣三宿出晝之意下慕終南清渭之感可也矧　上渥寵懇留乃必執志弗渝浩然而去耶夫值承平則共享遇艱虞則遂去老先生之心雖為毋真切不皇計其他千百後世責備賢者不將有遺議乎哉老先生意謂三相當國自足斡旋無妨獨退不知五臣十亂各攄其忠五味八音共協厥美君子滿朝泰平盛事若蔡澤之說范雎則傾危策士之談智巧避禍之計非所擬於門

下也其猶有過慮者三吳輕佻易搖際此荒歲必不肯枵腹待斃萬一賑救不足奸黠倡誘百十成群假稱貸而肆刼掠至于桴鼓晝鳴干掫夜警此時奉太毋家居何如赤縣暇豫不啻清都天府之安適乎宜趂此秋涼勉為一出講求弭災銷變大計俟　聖躬安康積誠感悟盡力扶持蚤建元良養正作聖然後奉身而退始終完節自無閒然但堅必去之志何妨少留以副衆望狂瞽之見惟老先生深思熟慮不以人廢不勝悚息之至

又

連日炎暑未敢奉謁某亦以胃病服藥忽覩大疏不勝歎服忠言危論流自肺腑宜　主上温諭懇篤雖未即施行計　聖心亦或感悟矣某且讀且泣私念當此亢旱祈禱未應即未有求言之令凡有一得之愚亦當直陳少裨修省萬一矧其備員　宮寮歸念甚決一出春明瞻望　闕廷不啻天上悠悠而仕碌碌而去含恩報德曾狗馬蟲魚之不若且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直攄芻蕘之見可以濤　渥澤宣幽鬱者五事謹先呈覽幸老先生教之仍乞維持其獲行與否獲譴與否俱所不恤庶幾盡萬一之忱焉耳某不勝激切皇悚之至

荅王龍涯大叅

某家世槖鞬應承先業多病困瘁不勝負戈棄去習佔俾雖於文字無所解而私心好之以故弱冠游梁游燕已知當代宗工如門下暨二王汪李諸先生矣諸先生幸奉面教尺牘往来頗浹獨于門下未操杖屨從之嘗以為恨昨沈宗伯公以病憚于把筆而謬以壽章見委某竊念俚語即無當尚可藉是通姓名于記室遂不自量為譫為竄方切悚汗乃翰貺遥賁山中時正炎酷倚長松臨巨壑琅琅讀之如飲沆瀣

而御天風也門下壯猷未竟此自柄世者之恥然完名全祉貽不朽大業於永永所得仲孰多耶某記先君言為某僧後身五臺名勝數數夢游倘狗馬病良已一瓢一褐訪明公于煙蘿金碧間志願畢矣羽旋敬謝西望惓惓不盡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尺牘

上亢水陽宗師

春暮值道駕駐申二三子得侍杖履師弟之情宛如父子不惟山川草木因以增重一時士女詡為美談何其幸也小坊蒙我師勤念今已告成經畫費用皆出本州雖張守下士敏政素心然足以仰見我師聲教威令使窮鄉僻郡人吏奔走奉命之速如此區區遭際託之不朽遥望門墻敢忘所自耶顧其心有所

不安迹有所不白者敢為吾師陳之竊謂牌坊之建將以旌賢勸能以樹風教其一介鄙賤讀書脩文不克樹立雖謬領鄉薦亦以後時且生而多病自念踈愚不能策勵以自表見重以積惡通天先君背棄號呼震裂恨不即死徒以祖母七旬有五風燭靡寧報劉之苦乃令任之老毋幼弟相依以立負罪苟活已為漏網一旦建坊藻飾恐非煢疚中人所宜恐道路喃喃且笑且罵曰屋何宜覆何人也寢苫枕塊何時也而顧為此身非犬馬心非木石寧不動念然亦有不得已之愳情焉耳某家世武弁不知詩書至先君始好筆硯勉諭不肖百倍常情信陽僻在一隅無師友之助又無名山大川可以觀覽開發晚為文章如瞽者無相倀倀終日莫知所之閉戶自慙不為人知然亦不敢求人知也我師以藝苑宗工獨持文柄睥睨海內特承簡命振教中州一旦拔之衆人之中置之諸生之上殷勤延譽遂濫鄉科坊牌之建在某不足言然因以感激奮勵或他日不碌碌於世累我師知人之明一也信陽設衛以来幾二百年矣武職子孫相沿不學至弘治戊午先外大父袁鎔以指揮應嶽魁河南于今又六十年矣其蒙我師教育亦以

是職是年領鄉薦氣數符合咸謂不爽時武職應嶽游州庠者已五六人從師讀書者又彬彬争奮矣使有衛者槩若此或庶幾有知大義曉兵事者以副我皇上拊髀之思則坊牌之建又轉移鼓舞之一機二也先君指揮某居官三十年蒙當道薦舉者二奬勵者十九至今軍士能言之顧被誣閑住虧枉之情天地鬼神咸鑒腑肝數辯撫臺轉行臬司竟擄成案無肯平反奔馳南北家業蕩然生人苦辛嘗之略盡憤憤欝欝竟以此終先人血戰微勞一旦掃地生為怨人死為怨鬼歲時伏臘拜奠松楸未嘗不拊膺痛哭

天為苦陰也礿其之報捷也先君已腳疾聞之蹶然起曰吾兒中鄉榜矣可以伸吾寃矣及建坊之檄下則又喜曰吾兒以應襯建坊矣他日有張釋之于定國者出覩茲坊而及茲事必有憐而理之者可以伸吾寃矣未及興工先君棄去則此坊之建雖吾師盛恩有司盛典亦先君遺志也是以强顔抑情未忍辭去三也嗟乎一坊小事爾在吾師刻期督治有不容已之勢在不肖痛追遺囑有不容已之情皆所謂心不安跡不白者亦焉能嘵嘵置喙于人人乎某雖闇劣亦知人間有羞耻事前陳三事感知己之遇昭激

勸之典以之藉口可也乃若假親意以自文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大丈夫生世不朽者固有在耳汲汲焉惟坊是圖恐非吾師所以責望不肖至心與不肖所以祇承門下鄙志也語云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其敢執是以吐露于門下我師其亦憫而教之否乎礿冬得邸報知吾師入相在邇亦人往還恭聞道體萬福不勝慰仰某多病服藥檢方殆無虛日中夜皇皇惟恐進修不逮上負教言為懼且縗絰在身未能侍側請益謹專人問候兼布謝私臨楮荒迷無任隕越瞻戀之至

與史惺堂太守

舍弟偕諸生領教還道及明公所以勉諭不肖者甚至古人知己之感謂處衆人之中獨能脫略形跡直信其心若鮑叔之于管子云爾然亦難矣况惓惓以聖賢之事導之若明公之于不肖也哉顧不肖多病尫弱自罹先君寃事恨不剖心為白于當路壯年來卧薪嘗膽曷能一念釋也幸天地鬼神鑒此血誠隳甑復完枯骨再肉而不肖亦精力竭矣靜定思痛輒為泣數行下尚敢有他覬哉然老母辛苦萬狀撫育至此于情于義俱當奮發自振以副厚望若如

近之工舉業求售有司以一第為榮則豈敢也則豈敢也惟明公教之外有所啟信陽訓導遲堂上谷邊衛人也到任以來忠潔無他腸諸生甚安之昨偶病故止一妻一妾二子幼稚別無婢僕相隨身故之日覓升米不可得賴諸生經營僅可就斂赴任時輒轉借貸始抵信陽而居官一年無一錢之入薪水之費亦出借貸且不責束脩諸生有貧者往往輟己貲助之亦近代教職中所難得者不肖聞訃往弔則寡婦孤兒之哭聲與夫家徒壁立之狀為之酸鼻遲遲三千里外二婦人二幼子守一旅櫬何由至也即殯之

郊寺其毋子何依首丘之誼仁人不動念乎檢之舊
牘止給銀十二兩夫十二兩為泛常教職小官在任
病故者設耳若遲之極遠極貧恐不可以常例拘也
麥舟之誼古今以為美談不于明公望誰望哉不肖
亦欲倡之士夫但可為有人心者告即諸生中豈無
翟公之客耶茲渠幼兒抱狀臺下仰冀垂憐或轉申
上司或徑批屬吏俾施法外之恩寧直飄泊羈魂含
感泉壤已乎此舉雖微有關風教伏惟諒察施行不
勝皇恐

答張崌峽中丞

某謭劣即知海内有肖甫先生久矣通籍以来私淑
益切旌鉞還部方幸獲侍門墻乃老先生受 上眷
知一閒悍卒之變不俟僉議 特命填撫蓋從前未
有奇遘也彔戟方抵錢塘復值惡俠焚刼夫反側未
安不逞歛起要結倚藉在肘腋間即使鎮靜如岳揮
霍如風恐亦未繇措手茲乃前者帖服後者龠戢不
動聲色俄頃而辦此毋論絶吳越江淮滋蔓之憂而
武林百萬生靈咸荷再生之賜矣嗚呼今人掀髯扼
腕動以古人自期及臨幺麽猝擾一籌莫展不佞今
乃知老先生非常人也往以文章私淑者淺甚矣淺

甚矣辱手札感戢良深使旋草草奉復其頭亂始末
老先生私紀者幸惠教焉餘惟加飯以需渥寵

又

明公以經術起家而敭歷中外率以武功顯如昨武
林二事何論今人即古名相名將處此亦有未易辦
者殆難與傍觀者道也不佞濫竽史局紀述自是本
職矧身經其地得于父老之談及徐副帥舟中私語
眎前二録為備輙不自量稍叙次之謹謄呈覽雖筆
力萎薾不足揄揚壯猷偉烈萬一庶幾附稗官野史
云爾 主上軫念薊遼巨鎮改易絃轍特輟京營重

寄畀公往蓋不惟夷虜落膽知軍中有韓范而且塞
垣加額賀中國相司馬矣慶忭之餘敬少攄積悃伏
冀鑒涵不勝惓惓

又

主上以畿輔之重畀明公而又控以三鎮延袤數千
里雖先聲遠讋烽燧闃如而兵食戰守之畫何者非
廑念慮者安所得暇與聘慰唁于踈逖末學哉跪讀
佳誄溯泗橫流亡毋苦辛備歷不肖無能顯揚賴明
公之言在庶乎流徽彤管引耀玄扃乎戡亂無紀蓋
以身歷其地感而書之附隗始之誼云爾乃明公不

為蔵拙置兎礫珠玉之側形穢末繇自匿潤筆嘉貺
明公媿我耶抑動傷哉貧也之歎藉是周之耶徒切
悲感而已使旋稽顙以謝附将素帛抒此下誠仰兾
慈鑒不備

又

客冬仰承慰唁不勝哀感病伏苫凷曷敢與聞世事
唯是道義所激有所獻於幕府幸垂詧焉順德知府
王守誠者不肖同舉禮闈同儲中秘又同鄉厚善者
也孝友久著于鄉評愽綜雅聞于秘苑諫垣不容一
麾出守甫涖邢襄歲荒民疫焦勞措置全活不可勝

紀修城省不貲之費斷獄雪久滯之寃萑苻無警絃
誦翕然茲已滿考前後薦剡十數第其人負慷慨之
氣以貞介自居交際餽遺一切頗嚴自非憐才愛士
如明公者能不以衆人遇之耶夫見善不舉謂之蔽
賢名譽不彰朋友之過明公旦夕入秉銓衡當必有
以處此君者而不肖一念非敢為曹丘生之游揚兾
其德我即不肖此言亦不使彼知之耳惟明公亮之

與曾子澄将軍

弟思兄良苦矣閩燕相去萬里登髙南望雲樹蒼茫
心目俱斷積懷鬱結饑渴未足喻也載讀髙篇雖羈
囚放逐而忠厚悽惻殊弗怨恨至生死非吾計獨恨
未報恩之句不覺為兄泣數行下矣嗟乎曾君古昔
稱賢豪往往出一生於百死竟樹偉績垂休聲光映
汗簡至立言之士亦必幽憤窘阨備極窮愁乃能為
来哲歎賞引而尚之大聖大賢罔弗若此使兄盡焚
倭艘於海中長逐胡馬於塞外剖符懸印開國承家
而飛語遠庭謗書絶篋必将以天下事若斯易也孰
知獄吏之貴畏塗之險至是哉茲寃雪滯滌還其本
質惟毋忘往事酸辛絀極而信将見兄之偉績休聲
軼美古人矣勉之哉勉之哉弟本武胄生而庭弱弗

勝匹雛勉握鉛槧已非世業重以先君罹枉間關萬
狀僅獲兎全昨上春官廿意黜落不謂謭劣幸錄主
司蒙　恩儲養深省叢媿靡可自釋兼貧邸蕭索桂
玉縈心擬散館後陳情乞歸躬耕奉母無復他覬矣
兄雅稱知己寧有疑於斯言耶入秋暴瀉旬日不止
體為極憊不能與人通一刺偶因人便情雜脈脈伏
枕敘心口授吏人殊不詮次惟常惠報音是耿耿也

又

昨夕南望旌旂甚懸懸也桂使至得華牘瑶篇若徒
天降又重以文綺繡縠珍餌竒書上自慈幃下逮稚

子罔弗沾惠甫出危途行李索寞而周旋辦此大費
經紀在丈為厚德高情鄙人寔過享逾分矣然不敢
忘報嗣圖之耳詢使知道體違和航海之人帆傾檣
拆狂颶鼓震汨溲盪天浴日濤中瞢瞢如夢也登岍
就輿安居華堂靜定思痛往往頭眩心嘔神奪精悸
丈之疾毋亦類是乎雖然險已過矣康莊萬里正須
緩轡徐馳天道人事消長微機毫髮靡爽毋追憶欝
邑也弟生厎弱無意宦情日騎馬塵中倘林巨壑時
時神往丈樹柱勳銘之後葛巾歸里弟學稼灌園之
暇畢了婚嫁擔簦負笈結五岳之盟亦人生大快也

使旋正苦脾病信筆點楮殊無倫次惟丈鑒我惓惓
而已

與福州李司理

道徑過敝州擬竆東南巖洞諸勝而簡書趣發容與
末繇溯濱握別黯然之懷江生所賦未盡矣兄抵閩
年餘山川修阻郵筒莫致有人自侯官来道平反之
政甚悉不佞往讀酷吏傳每叙鷙猛數事必曰上以
為能如此者不一而足史遷之意昭昭言表豈盡諸
吏罪哉　今上御極最久數親斷大獄泣罪之心海
㝢傳頌凡有詳讞務得其平民生斯時何大幸也兄
司理為職辨寃滌滯承　上德意矧仁恕之念甚切
宜閩無枉牘而不佞故人曾君抱明白之寃前後鞫
者咸埶羅織成案未有原而洞晳之者愚以為非堯
舜之世所宜有也曾君事閩人知之甚詳至護罪之
由有難以言述者若折節下士之誼捐軀蹈陣之勇
喪妻不娶清苦如頭陀散金購書披閱如博士囊無
私蓄篋無遺策庶幾有古國士之風而推轂之寵未
彰盈篋之謗隨入簿責條侯灰溺田甲此俠客所以
扼腕戰士所以解體也兄當詢之父老訪之縉紳毋
抱已成毋憚失指推法於可矜之情求生於必死之

地梔李之蹊不言薏苡之誣竟雪頌張于之不寃有
光前紀脫郭李於瀕死終收後效在門下加之意而
已曾君貧甚無嫌可避不佞雅自樹非為人作說客
者亮之晳之

與李遵石

癸亥春節旌過申擬良晤從容值前騶遄發又旬日
僕亦有白下之游雖政聲遠播不殊申疆而德音睽
阻逾增離思昨歲例應北上治裝之際祖母忽終事
出倉卒重以厎羸奄奄骨立幾至弗起情同令伯寸
祿未沾志慕緹縈尺牘未上忍死苟活尚復有他兾

哉憂病之人本不敢致聲左右值敝鄉曾參將者緣福省舊事繫信陽獄中半載矣其人慱學尤長將略本兵楊江諸老最器重之徃在閩中已試之績公可詢而知也獨以貧甚昨上谷逮來止書數束繫申獄中至不能自備一炊非敝郡士夫憐而濟之瘦死久矣聞有謗於福省當道諸公者語其家鉅富厚有聲妓之奉僕恨不剖心碎首為渠暴之渠上老毋依食族人渠喪偶獨居不置一婢意欲屏嗜絕慾求方外養生之術奚飛語之中若此由此推之世之含冤莫白甘作枉鬼者獨渠一人哉公在閩中釋之定國弗

過也倘于參將者極力一援之胡虜跳梁島夷未靖更過之餘感奮百倍豈獨活人之德謀國之忠亦並得之福省鎮巡諸公敝郡泉皋近淮諸公咸專使為渠達之事出至公鬼神昭布惟留心垂炤焉敝州志稿孫望川公持去曩託奉取未見回示如便附來二百年缺典一旦復完我公之惠我申人者當與浉水賢山並永矣

荅李本寧太史

僕家食即辱門下知愛晚年通籍似有天幸又獲從大君子四翔石渠東觀之間時時曲承誨益義陽公署握手步月之誼未渝也昨春痛悼弱息乞歸未遂乃有隴西之役今春北上私心幸覲謂可侍教無間途次許頻始得擢參秦藩之報方食投筯矍然起且駭且疑也既思之 主上深惟理道內外罔有軒輊況館閣名臣釋鉛槧而親簿書因之永譽流慶宏裨台鉉之業者毋論前代即 國朝前後相望也矧雄藩大吏建節擁旄金紫赫奕一 召還則宮詹御貳駸駸坐致丈静俟而已遠荷翰貺感戢之餘更觸離索之念使旋草附報謝希鑒炤不備

又

明公領袖詞垣其雖嚴事之而未久明公以直道外補自是狗馬病甚兼之先慈在堂旅進旅退盖家居者十之七八雖丘壑深藏避人絕俗然所傾仰門下誦法而如日侍函丈者固良切矣客歲都門幸接誨言時以武闈見委不敢數數無何賤室奄化倚逯旅櫬特一哀鳴於門下詎意憫恤隆渥有不得于至親骨肉間者小兒每一敘述未嘗不相對歔欷泣數行下也方抵家園未遑布謝廼復拜翰貺之辱嗟乎古所稱知已謂德及其身爾併妻子而及之其即不能如古俠烈然亦人耳獨何心而不思圖報哉去信陽

七十里而近有山曰龍華上有蘭若瀢泉甚甘極旱不竭用竹引之釜溢則散而灌田林木鬱茂可以避兵與數老衲趺坐話無生明公視此境能令復上長安道耶所恨者末由致車騎一躋為山靈重耳風雪凌厲使者言旋謹呵凍布謝伏覬崇亮不備

與張陽和

老母袁氏為光祿寺丞竹塢公季女甫十四歸先君即孝恪勤敏內外不間先君以指揮管衛屯政為讐家搆陷大獄坐粮一千二百石桎梏縶狴犴責償家人逃散歲值大歉親戚交游無一顧者老母百計措

置寸帛銖金咸鬻于市竟出先君獄中先是監司心知極寃以案成無肯平反者居無何蒙　恩宥還職考選軍政十五年復為讐家入賂監司羅織前事落職先君竟鬱鬱茹恨沒老母泣諭不肖祖嫡及弟祖裔力雪父枉復痛厲日夜讀書先君事始獲昭雪本兵還世祿優給不肖幼男延世訖辛未不肖倖登壬夫榜進士又與讀中秘朝夕獲侍左右貽迎養老母京邸以水土不調南還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為垂帨之辰春秋六十八矣不肖思一跪堂下捧觴弗可得輒南向悵悒成疾而舍弟祖裔首諸士應試大梁行

有日擬遣星使馳南祝敢祈金玉之章為老母光為世世子孫寶為不肖兄弟交游重悠悠寸草亦仁人君子所動念也謹匍匐以請惟慈允不任懇望之至

又

始吾二人俱有老母旅進旅退若不以晉取為急者然亦歷倖八年餘矣而又有分校禮闈之秘屬乃汲汲以討差為急使竣還家十月餘俱罹大變豈吾二人烏鳥之念人所不知天獨知之故委曲以就之歟詒吾二人覩三考之陟豔多士之妝以昔人日短日長之說為迂緩垂白慈親委頓几榻思愛子而不能

一見鬱鬱而逝數千里訃聞摧號奔赴憑棺慟絕亦無所補矧未必滅性徐憶音容恩愛而湯藥不執含斂不親即異日者膺渥邱極贈能無終天之恨乎哉同病相憐未嘗不為吾二人幸也雖然兄奕葉顯仕家用饒裕老年伯敭歷中外茂著勞績伯母與之周旋屢荷綸誥而兄卓行絕秩為時鳳麟又　先帝臨軒所擢大魁也生前之受享歿後之恩榮海內寧有伍者小人有母艱難辛苦人所不堪語具不肖所撰狀中而家僅中人之產雖不至子路傷哉之歎然于養于瘞俱恨于無悔爾矣之文而不肖襄事迄今舊

疾大發形容枯槁視聽愈衰進取之志真死灰不然鎩羽不振矣安敢望兄萬一哉肝膽之語鬼神鑒之亦或兄諒之矣友人曾將軍子澄有會稽之行困卧荒塋力疾寫此裹愫薄奠致几筵通家子萬里區區耳再乞以誌狀示不肖即慨劣當勉為譔述雖不足揄揚伯母徽音亦庶乎備兄家乘一體耳其他節哀强粥之慰不忍言之亦兄不忍聞也

又

皐積不滅奄忽禫除梧棬之痛未釋松楸之戀更切此恨此情與兄同之弟有大不同者升沉晋退各適其適而已四月中控疏乞休乃中堂力止不令上又

移書督責趣之硜硜匹夫之志未可竟奪俟明春大計萬一倖免當再申前議耳非兄知我不敢及也縈發當在歲杪恨無王生誰與手談者近于城隈隙地鑿池為橋寘五石于上其三為徽庶人物國除宗尉售我其二為嚴相公物則葛定菴守袁載以見遺者也徽為太湖嚴為錦川而太湖奇甚興廢之感寧獨文饒之誡文叔之記已哉橋址一亭曰瑞雲亭後一軒曰疊玉亭左樓三間正與賢首山對重嵐飛瀑近在眉睫曰見賢又取思齊之義對樓齋四楹雖在屬級上而高不蔽山藏書數萬卷及古今圖畫曰蓄德齋址為精舍供諸佛大士曰白業而門扁曰丘園其大略如此兄肯作一記甚善扁字已有倘再徼惠借重別號賁我多矣枋榆之樂如此兄以為何如哉相見未期言及愴結

與皇甫百泉

不佞竊伏淛濵自為兒時聞海內有皇甫百泉久矣稍長從學士大夫游獲覩司勳及解頤新語諸集蓋取材于六朝而不俳折衷于詩品而大備者也已又得少玄昆季集讀之輒南嚮矍然起曰嗚呼昔謂代

不數人人不數篇要其常爾如皇甫氏者人人金玉代曷能拘字字錦繡篇曷能限至於老先生者豈惟擅白眉於厥宗抑且樹赤幟于當代顧不佞無緣未能侍杖履聆謦欬每一念及汗為洽背慕晏異代責沈同時誠不自知何心矣老先生跡愈晦名愈高年愈尊文愈妙造化所以成老先生者甚奇即老先生雖自奇恐亦未歸功造化惟齋居默坐思通籍迄今所經歷者乃知未及門後生晚學如不佞者為老先生知己也曩聞賢郎誤抒文罔不詳委曲竊憤之後晉吳人道老先生怡然順受視陶朱公弗訝憂子獄

加一等矣新部使曾覺堂敝同門也偶談老先生山斗重望不可不尊禮吳俗澆薄可以此風厲亦未審渠信不佞為公言或疑為游說也不佞于老先生平生未通一刺何由游說哉所以聞之者見區區仰慕不能已者耳夫懷平生仰慕之衷竟爾脉脉賤軀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豈非千古恨事哉因便布此積悃不佞陸沉金馬雅有丘壑志倘輟供奉而歸耕當即訪老先生太湖虎丘間執弟子禮願畢矣附將不腆統希尊鑒不盡瞻依

與畢松坡大司農

其總角時即知海內有老先生誘引後學有如不及幾欲負笈門墻而家難頻仍次且弗果辛未通籍雖嘗挍刺亦以隨衆相詣無何老先生超然去矣其竊謂近代名公鉅卿以文章勲業焜燿一時往往不乏而智昬於介石節隳於末路覆轍相尋亦多弗悟求始終進退全節完名未有如老先生者此非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狗馬賤辰索居多感重以劇病日夜呻吟乃畢生武臣以老先生名世大作千里惠將力疾莊誦且感且媿不知汗之浹背也昔人以寰宇寥廓有一知已而不恨矧老先生貽代山斗片言許可水鏡月旦曾奚足云不意奄溘厓軀獲此於門下也可不謂甚奇也哉謹九頓以謝不腆之具亦惟鑒存曷勝瞻仰

與王百穀

不佞汝南鄙人也每攬往牒樹績奇偉心雖慕之以為乘時遘會偶然爾至于逸民高士苦節獨行未嘗不掩卷太息泣數行下也嗚呼世方以進取為事他途別竇逐臭攫腐毋論已而階以科第可以立侯者亦以身徇之至為賤倡重臺所姍笑則所謂逸民高士苦節獨行紅塵紛擾何可一日無此人青史炳煥

何可一日無此傳哉不佞自為諸生已知吳門有足下久矣文似莊左而達以宣暢之詞詩本顏謝而發以沈欝之調私歎吳固才藪此菰蒲中傑出者然而計吏不偕仕版罔載主司者豈懵懵一至是哉後有談故相袁公事者東閣數年僅得一王生時人未之異也及袁公卒足下冒雨衝浪千里哭之蒐輯遺文經紀家事哀誄凄絕行道為惻世始兩髙之不佞乃知足下匪徒以文鳴者夫袁公於足下徒奇其才耳且生死不負使食祿立朝寧肯負主哉勾章沈先生嘗游司馬胡公幕胡公欲致之不能胡公冤死賓客

遠遊沈先生獨為文哭之悲風苦雨白晝四来不佞以為嘉則百穀二君類逸民而不忍忘世類高士而不必逃名若節弗窮獨行弗僻出其緒餘猶使詞壇夙将逡巡退舍雖謂之天下士可也往髙沈先生以書候之辱荅數千百言毎一展讀神為之王乃足下者獨半面未奉八行靡通嗟乎忻執鞭之願于異代書責沈之文于同時獨何心哉兹専使操牘求通記室不佞陸沉金馬雅有向平之志少知自立切味我貴之旨非欲附青雲聲稱後世者惟髙足下誼恐人世不可知一旦溘先朝露私淵耿耿便成千古所以未同而言不特神交而已将有不腆惟亮之教之

與王育泉

不佞企仰髙風為日久矣幾欲負笈閩海一挼清揚第老母在堂未敢遠出然時時得公大作于交游中展誦數過輙南向耿耿者累日曾君雖同桑梓無殷勤杯酒之驩繫非其罪偶憐而與談請室始竒其為人遂為知己後被逮福州嘗有信来道公髙誼不容口使司馬子長遇公安有蠶室之辱乃知大賢君子何代無之顧有遇不遇耳僕欽此義毎願執鞭從恨巫進無繇操几杖于長者葉君芝谷抵都枉過敝寓出公華牘腆貺使僕捧持踴躍慙感不勝公敭歴中外二十餘年勳績文章海内傳頌頃者養髙丘壑絶意軒冕鉅卿達宦過貴里者往往以不獲一見為悵乃惠書萬里之外于不識面之後學小子此豈所望于近代者哉僕本武冑生而尩弱雅有泉石之癖倖録主司豢　恩儲養日握鉛槧非所好也感時觸事不敢避批鱗履尾之危特出位有誠因之默默爾夫既不能表表樹立于清朝又不忍俛仰碌碌苟竊升斗而廣卿之著名山之藏雖切此心力又弗副此所以慨然有慕于向平非敢忘猶長往聊畢區區雅抱

不汩沒此生他無所覬也公當代達者其諒而教之不耶卧病初愈草率布謝鴻便毋靳報音為懷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尺牘

與馮文所年丈

嘗讀白首如新傾盖如故之語不覺悽然欲泣以不佞與老丈雖中州東海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同舉制科同官交戟有世誼焉乃門前投刺馬上相揖落落如常人漫舉姓名尚或記憶忽於他所恐不相識豈薰蕕臭味殊如此斯不謂之如新也乎不佞多病自以武冑棄去習博士業重以先將軍之寃悲憤鬱

結致耳聋鳴以故通籍迄今十八年卧故山者强半即東一官亦掩扉焚香所日夜對者非祇園柱下即軒岐諸籍爾而丈督學貴筑移疾歸隱俱不佞廬居時也食力六年不意客秋迫于簡書復低頭就之稍稍得丈西征集讀之廢書太息私念此古人言耶古人顯者俱頗涉之今人言耶今人那復辦此矧吾同榜不但交臂失之王生非人哉柰何同時有斯人而白首落落也夫詩文海內有定評不佞于此道雅未諳不敢為䜈羨附標榜之議第脫鄒君於遠戍辭榮進于急流所謂萬夫之望矣乃又聞近者感南皐之規畫掃綺語復于無色嗟嗟今天下文勝極矣膚立皮相亡弗結社貽集人人握靈蛇之珠至洙泗濂洛遺響幾絶非卓識之士孰能違衆特立以斯道為己任耶吁講學豈不美而世恒不欲立此門戶者則以虗談盛而實行寡又或以之避咎以之干晉如近所謂山人云爾丈家世忠孝輝映汗簡穆叔之所稱述王筠之所夸許未之過也斯其人品已屹然如名嶽朗乎如白日必將潛孚默化廻如狂之俗而反之正何大幸歟不佞齒已踰艾胃病侵尋雖朝聞夕死不敢自棄而俟河難期遊岱漸逼徒抱耿耿耳迈服之

計當在獻歲倘弗溘先朝露尚可一瓢一褐訪丈雲間精舍揮麈晤言一日千載也羽便抒此積悃幸毋靳金玉之音曷勝延佇

荅李少庄太史

某將家子棄去學博士家言晚叨一第非本業也顧于賢達節俠不問今昔忻慕頷為執鞭若門下曠古逸才超世卓見且毋論不肖追隨詞垣後塵所當請益即申順僅三百里而近亦當執經操几杖於門墻乃竟阻于御車登龍之頷雖時時附仲子龍美致此惓惓而私心固未已也壬午之秋于役豫章取道吴

越北人不習舟車鬱濕成病抵家十月日事藥物宿
痾未瘳老母背棄即忘摧毀已數瀕死去冬勉為襄
事復值歲荒上慼勿悔之文下重傷哉之歎結廬先
阡饘粥苟活且不知時序更易矧應酬竿牘乎哉八
月朔患瘧迄今未愈復以餘毒創瘍作苦風雪凌厲
忽承翰貺遠賁窮巷伏㞐讀之不覺強起令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實以縱橫捭闔之術授人所好為名
高耳老先生顧寘心遂古取衷聖言佳集中有鄙心
所欲言而不敢示人者輒已先之彼觀場學步炫俗
釣奇者真堪汗下矣不肖病甚未能卒業姑以所披

閱者復左右俟狗馬疾稍差當專人請教也荒迷中
不知喋喋若此亦惟于門下敢吐露耳寒暄長談不
忍及也幸亮詧焉

與王鑑川大司馬

國家之患莫大於北虜蓋自嘉靖庚戌以後籌邊者
無善策夫猛鷙如秦皇富強如漢武逞其才力差稱
得志而得者十一失者十九千古佳兵之誡以二君
為口實矧其他耶明公文武兼資忠貞性篤往督雲
谷虜求內附斯時也誠僞叵測利害懸絕乃明公力
排目前之異議罔恤日後之奇禍豈但頭須為白抑
且形神胥槁矣卒之　天祐　皇祚　主斷不疑迄
今十餘年　國體益尊邊務益飭耕田抱子嬉游之
人皆鋒鏑之餘魂沙磧之殘齒也而享成利遵遺軌
者尚以勛伐表樹不佞竊以明公之功乃　社稷之
功位裂茅土盟垂河山亡弗可者晉保　青宮旋佚
綠野此何說哉不佞濫竽編摩獲閱掌故僅于兵曹
奏牘見公經略之蹟常以不見其全為恨幸公蒐所
紀述此亦營平之用心耳　主上厲精圖治不遺故
舊公　三朝元老間世偉人中條山色信佳恐未能
曳杖容與矣不佞於公為屬氓山斗之仰生平獨切

弟孫踪晚學末由自通門下爾昨者奉使江藩便歸
省覲鄉人官貴地附此奉候伏冀尊鑒不勝惓惓之
懷

與周樂軒年丈

國朝身兼將相者代有其人大氐要結鈎樞掩人之
庸為已有雖勳伐爛然而直筆往往不免英雄欺人
人可盡欺哉臺下在東塞御將御兵一以實務而始
終守正不阿不撓初雖不悅政府賞弗酬功卒乃特
知　聖主眷遇無兩易稱民服豈惟勞謙其旨遠矣
幸臺下持此靡渝卓然為　昭代名臣豈不偉歟弟

窮措大耳何幣何儀可以稱賀惟是堅丈之志旻附古直諒之友或者于幕府重耳小兒赴試肅此布候別具菲薄亦是書生家數幸笑入焉

與陳光州雲浦

公天下士也不佞傾仰久矣往歲於友人處得尺牘一帙讀之疑非今人作嗣是每詢公出處偃蹇郡邑輙為太息昨見除目補守浮光以為姓名偶同耳後會張陽和孫栢潭二館丈乃知為公嗟嗟專城千里秩大夫不可謂不崇矣然非所以處公也以公之才當置之編摩潤色為詞垣重不宜以吏事親之而編

摩潤色類皆上第或掄讀中秘者爾此皆一日之技偶然獲之曷足上乘秇林左袒詞客耶雖然不佞所言俗夫耳不朽大業是烏係輕重哉不佞多病寡交與雅有尚平之志甲戌奉使隴右登大華絕頂宿懸崖石牀時當五月燒松爇火徹夜乃得寢天未明搨政東嚮開小牕見赤日騰湧發狂大叫以為人知日觀而不知此日漸高梯而陟希夷臥榻之上風四来屋疑摇動極目全陝惟見黃河渭水如金蛇蜿蜒或隱或見驚神眩目宇宙大觀穿後踰此若夫懸千尺撞過烏龍嶺日月崖至玉井稍平其間凌飛虹入空

翠神工恠窟鳥駭猿愁昌黎痛哭之區少陵悵望之所不佞直欲御風而游不知其險與否也嘗飯雲臺峯小室僅僅容膝老道人謂不佞曰茲境靈異海內群山難躋無過斯者凡言陟顛咸至回心石詢景相摸寫夸人耳若貴人尤不易至何也千仞削鐵一線通天足横圓木手攀鑿石岸幘為妨短後亦累毋論阽危且近褻體蓋自貧道棲此七十餘年鮮見貴人登者嗚呼自甘枋榆每以王陽藉口不知載紀以来探奇攬勝隕身有幾彼華屋重裀傳觴顧曲慎周措地戒切垂堂而暴殄佚豫鬼且瞰之斯非天下之至

危哉閒公累粮杖筴金天閟靳靡不身歷無恠乎雄文與蓮峯兢秀偉哉偉哉不佞雖幸涉其境猶樵夫牧豎瞑然相羊爾奚能發洩靈蹤萬一乎聞有佳記希惠教為後遊公案若公全文當齋沐請卒業此固不敢草率也亮之亮之

與陳侍御

道從之南發也僕適臥痾註籍蓋幾三月始勉出以故未祗餞郊外覩攬轡避驄之盛然門下風裁久著中外傾頌豈直叨蔭桑梓者侈以為榮已乎辱翰教知已渡西江而来諭肫懇不作報代套語顧何能贊

裨萬一竊以為御史之職古今所重而近為最何也輔相能行而言非其責給舍能言而行或非任能言能行惟御史耳持大體而略苛細辨究滌滯使良吏盡其職而墨夫無所售其術如斯而已矣即有鋤擊亦必昔人所謂安能問此賣菜傭者庶幾扞文罔者懼乎此皆門下已試已效之績僕尤述之者願門下持之堅爾亦不敢作復報代套語負知己之雅也惟門下諒焉

與熊陸海館丈

人自西江來每訊動定知手一編坐白鹿洞日對五

老峯長嘯也嗟乎此與騎馬長安塵中望門投刺者宦況孰佳哉居無何則聞兄西奔矣歔欷久之未繇一械慰唁館中諸弟兄散聚靡常每歷舊游輒復悽愴弟自丁丑秋歸省老母昨冬又奉板輿北上席未及煖老母思歸切又南旋矣留之不能送之無計乃知躬耕養親徵辟不就視我輩誠腐鼠耳雖然弟豈竟汨沒者行當拂衣去矣館長罪案兄想見之或謂兄當大快弟竊以為兄非快人者恐當憐而惜之爾棠軒公行匆匆附候外具不腆少將蕢敬路遠不敢累棠軒公行李諒體之也後會何時臨紙悵結

與周中丞

明公填撫中土三年餘矣毋論吏奉其職民安其業絃誦相聞桴鼓絕響即如唐闈事使古名臣處此亦不敢窮究稍治其標猶以搏擊為門下罪案彼衞薪者環宛數百里皆盜一抔者也宛哉宛哉雖然宦途苦海也及岸為難門下致政西歸優游泉壑暇登崆峒與廣成子之徒講長生秘訣畜養精力為它日賜環樞筦地回視汨沒颶浪如吳兒弄潮終弗悟者不愉快哉不佞雅受知門下恨以冷局無能為門下直之然公是公非千古不泯亦何俟鄙言為也謹專使

持不腆奉贐幸勿以常例揮却不佞即不文或異日者為兩河父老撰門下遺愛庶幾信史可備 國史萬一手臨緘不勝瞻戀悵惘

與張玻順太守

不佞受門下知愛獨深申郊餞別至今十年未嘗不側身西望依依也顧尺素杳然不相訊問不佞豈敢旦夕忘門下哉緣甲子冬承重祖母復以先君極冤日理案牘間關萬狀產蕩力罷丁卯伏 闕始獲昭雪祖宗血戰微勞因以弗墜破甑重完枯骨再肉狗馬餘生奄溘無憾豈復有進取覬耶辛未勉偕計吏

不謂多病廢業録之主司㕘　恩儲養癸酉解館濫竽史局追憶門下國士之遇輒感激涕零嗟乎士為知己死僕何人哉僕何人哉劍閣瞿塘浩渺天末每持尺牘竟沮便翼區區瞻戀私衷竟亡繇達也柰何柰何門下䅬顧林泉塵氛逈絶時或枝策異人如李八百者游視膻蟻腐鼠不共一喙乎不佞雅有此志何當婚嫁少畢訪公青城峨嵋之巔秪耿耿耳貴州倅君行附此布候潤臆明崖翁不敢草率啓諸郎君並捷秋闈當日遲都門賀也

與徐孺東年丈

世儒泥古每謂良法不可行又謂南北異宜以故燕趙之墟沃壤千里廢為蕪莱乃頭會箕歛于民之膏血秋毫必析夫慨然著之于書又見之于行　主上深惟裕國利民莫大于此斷然持之今果有成效矣豈非千載盛事奇遘哉弟二月終忽忽服闋摧毀殘息觸輒成病瘡瘍作苦晝夜呻吟即欲勉出力己弗逮擬夏秋間乞恩休致躬覩經略永圖雖老丘壑當大快愉也後會悠悠言及悵惘風便布此潤悰頒言自愛茂膺殊眷

與羅山劉龍翁太守

昨奉候不恭方切悚惕乃辱翰貺感媿如何不佞每覽往紀見獨行苦節之士未嘗不廢書法然想見其為人然皆遺逸弗仕者耳門下久莅大郡分署司農至無田以耕無宅以居氷蘖介石可泣鬼神視彼甲第連雲膏腴負郭豈直穢如腐鼠亦罪逾胠篋矣汝南何幸產公不佞他日譔郡中耆舊高士亦藉以侈于来代矣使旋附謝外具白金貳星為山房朝靡費不佞雅知自樹不敢以不義汙亦希諒之不勝欽仰

與楊少江游擊

尊公之難行路聞之且為泣下况情切桑梓誼叨緇

紳者哉顧顒晦有時褒贈大典久當論定昨雖少拂天道人心終不容泯直需之耳吾丈忠孝成性武毅絶倫奮然投筆因之脫穎上報　國恩下雪家難誠世間偉丈夫乃尤歉然豈有羨于鉛槧腐儒文墨議論錙銖無補者耶邂逅之頃即敦久要烈士不欺感結之矣昨別太匆遽鄙懷怏怏已悉之原泉夫乃又辱手教斐亹雙函摯節彼自詡藝苑或不能一言而公橫槊立成先司馬過庭遺訓可窺一二雄哉雄哉俸金之惠使我跼蹐無處高誼厚德容圖少酬使旋先謝外非儀乃豚兒寄郎君者幸擕存之塞垣早寒

努力自愛

與田子藝

不佞自丁丑秋歸省老母昨歲莫始抵都門所云新安解官之書未見也茲承手教惠諸佛像極感遠念黃白之游自是福緣內而驅馬外而折腰直腐鼠醯雞爾同文集秩苑奇編何時得一讀之倘已殺青即綿力無所効亦德惠當路者剞劂不難也來諭以冷局卑官恨今要津崇秩何限孰敢望田先生哉傳士中有足下與歐楨伯者大為青氊樹赤幟矣李宛平有蓴鱸之思不佞苦止之楮中丞公寄足下書並

付新司理龍君馳上不佞雅以師事足下來刺忘年折節固盛德事然可施之俗子耳交游如吾輩豈宜有此也鴻便幸數惠報音並近製為懇

與西亭宗正

不佞仰公高誼久矣嘗負笈梁苑懷刺王門見座中之客戶外之屨皆海內名彥極一時之選則逡巡愧汗返卧旅邸惘惘累日然膺馥殘膏沾被寔沃未嘗不慨然思一操几杖從長者之後也河間東平徒以樂善循理非有文章之美述譔之惠也人代幾更傳頌未已門下挽迴大雅力振頹風且忘貴下交寠客寒士咸與抗禮鼓舞感激之餘俾操觚藝圃者有所承藉以鳴　國家之盛此蓋金匱之偉績匪特玉牒之休光已也其生而多病雅無宦情蒙　恩選拔獲讀中秘時序載易學業不進時時切故山之思婚嫁少畢便曳裾門下待廷顓蒙萬一開悟當不使鄒枚之徒擅譽此地也小价便過東門肅椷布候用伸積悃菲儀引贄幸惠報音南望瞻想

與孟豐麓中丞

信陽與固陵接壤不佞東駸時聞鄰邑談明公德政蓋至今有餘思焉客歲祗役關內登太華絕頂縱攬

形勝寔甲埏宇私心自計當必有裴祥鍾異翊中興之運者洎過仙里迺知門下卷高渭曲屏祛塵躅顧單軺之使亟趨王程未能晉謁然名嶽偉人並峙兢秀則低徊詫詡久而弗能去矣　帝念兩河特簡節鉞過化舊區益溥新惠何其幸與開府嚴肅未敢修賀嘗車壯發瑤翰飛臨奬與太過媿汗無已而又腆貺珍庋貴錫傳舍榮侈旅人輝映行笥鄙人曷能承領哉使旋敬伸謝悃行李倥偬鄙衷莫罄統希尊鑒不任瞻馳

與李霖寰

鄙人多病寡交雖官都下時時閉戶以圖史自娛然于世之名賢偉人即未識面亦忻忻切執鞭之願往歲聞公籍甚蓺林及戊科高第私以為必入詞垣鳴昭代之盛乃俾宰嵩邑毋亦以往哲殊代多起長吏欲公他日膺樞筦重寄故不獵鉛槧之䖍聲溥簿書之實惠耶洛中人來輙道公循良之績甚悉而環伊丈至則稱頌纚纚使鄙人矍然斂衽以不獲御李為恨也嗚呼鄙人不佞未奉半面恐為此諛詞哉幸公自信而已環伊丈忠直無他腸又與公同出荊石公門下想文章政事有交修互益者環伊悰然居廬惟

公數存之此奚待鄙人言也唐詩紀事一部奉琴堂吏散檢閱不盡之衷統俟歲暮奏績躬拜不一

答龍貞伯

僕家世武弁例應承蔭生而尫弱不能挽强少習舉業叨領賢書雖事進取雅有尚平之志理楫秣陵幸侍杖屨京畿公署連床共几鍾阜雲深玄湖波靜微吟長嘯亦生平奇遘也無何兄歸武陵我返申國龍江分袂杳不相聞追憶舊游悵然累日每集公車詢之朋輩竟以冗積避喧遠處郊寺然每閱試冊見遺大名又咄咄以為恠事庚午再上此念已灰梶車釋筊欲酬五岳之盟老母慈諭勉奉就道不謂謭劣錄之主司彖 恩作眷麋鹿之性餙以華檻薜荔之衣易以官裳非所宜矣貧邸支吾輾轉借貸日握鉛槧又苦應酬故山猿鶴之思徒耿耿耳齋居深念懷人不淺忽華牘遙臨開函展讀離思黯然嗟乎兄之念僕若此豈知僕知念兄又有甚焉者乎高才絕學自難久淹戊科瞬息一飛冲天俟之而已僕擬散館即返我初服躬耕奉母無他覬矣不敢為知已者作䖍語也鴻便附候數惠德音南望惘惘

又

猥辱翰貺情儀鄭重曷勝感戢兄秉苑宗工人士傾仰佐郡迄今仁恕口碑播我僻壤無論旦夕 召寘臺省大行厥志即雪一冤獄活一無辜亦大為快事不以簪組易丘壑雖賢達本心第非此日耳長公妙齡邃抱平反之績得之趨庭計資最深論譽更𡎺諫垣首擢不俟卜者乃姤婦滋舌慈毋援杼咄咄恠事今古同情不佞則以往昔名臣建樹偉卓多自讒毀中得之巧宦捷徑立致顯融政可資嗢噱爾不佞耻作媚人語惟兄信之承訊北上之期徒增悲愴摧號餘息幸而不死保守墳墓忍他覬哉使旋布謝瘡瘍

作苦不盡拳拳

與張周田中丞

昨奉謝不莊方圓遣使一抒積悃而偶有感觸冒病增劇左脇連腹痛不可支至妨櫛沐如此幾二旬而後小愈僕生平無寸長惟於高士名賢卽異代且忻然願為執鞭如門下者同郡同時乃未一識顏色書責沈之文於壁何以自解也僕又有最憤者陳之門下昔人謂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迄今猶然病之不知宋人擯棄講學於下雖語類聚訟然鑿鑿可行惜不用耳今何時也而以偏安之宋擬哉宋能愛惜人

才茲名高者必百計毁之而當國者亦不能違衆而特執如此而鄙宋為不足為不為宋人笑乎門下超然遠覽其以僕言何如哉綠波樓以明公勝恨未登眺聊為俚語四章病體未全復都無詮次皇恐皇恐

與趙儕鶴司理

昨承大作佳筆斐疊滿紙雙美合併連城之值不足道矣五言古梁陳以旋寥寥絕響而門下崛起千載力追漢魏俾操觚之士遡源騷雅不專工乎近體中興之功視近代李何輩不其偉哉不佞多病寡學又無師友之助雖時有吟咏皆下里巴人之詞乃門下行有觀風之責村謳巷謠咸采攬之遂忘其穢謹錄一二請政賤軀尚未平愈搦管忡忡不盡欲布惟門下諒之

荅其中丞

山房理藥戸外事卽如絕域忽鄭筒中致尊札至倚松讀之仰見仁人用心徹覆盆而臨以皦日流泉亦為嗚咽也茲事勿論其枉否卽使人命果真而主人苦刑斃於囹圄亦足抵償矣況家因以破乎古今寃獄為成案所拘者不知凡幾乎反昭雪不於臺下望誰望耶信陽春間大旱四方来就食者甚多僕既私

賑之而又為義會以倡里中人茲幸麥秋各還鄉土拙記奉覽因老公祖念及瘞骸下詢故也力疾不盡

與其掌科

昨讀大疏三復慨歎古循良之吏豈有奇行異政實心實惠務使民不失所而已今受郡邑寄者寧謂盡無但躐虛聲而博功名十恒六七天下何由治哉大疏不恤衆忌毅然直陳可謂頂門一針矣僕近有感觸妄條五事以為少裨修省萬一乃中堂再三諭止謂內一二事　上所最忌恐蹇怒而不可止夫人臣言事詎以禍福動心第不能行而杜後来之口亦非

筴也茲已蔵之笥中而赦宥一事不意大疏更切倘門下從吏同心再為力請覆盆向隅獲沾浩蕩恩澤寔今日急務也疏揭奉覽仍希教正擲還曷勝惓惓

荅趙定宇

生平大幸得朝夕晤侍高賢顧聚首未幾而兄扶杖南奔郊寺送別真黯黯銷魂矣弟多病庸陋苦無寸長頗有泉石膏肓之癖昨者解館濫竽史局麋鹿罝雕檻人以為榮不知躑躅旁皇豐林幽壑之想無一念釋耳鬱鬱懷人悲歌淒烈忽得兄手書兼領佳貺空谷跫音云何足喻此時把酒南向一讀一杯幾于

大醉何者離索易感況如兄者寥寥海內交游復能幾耶老母南還弟因抱疾時愈時發又種種應酬不能解脫緣此缺然久不報非敢忘情也二三兄弟解館以來更復參商間有下石之慘至諫垣交論大為吾黨之辱此時思閉目掩耳逃之深山兄或傳聞之矣諱禫除非遥新春當入都門不勝昕夕傾望脾病小愈尚忡忡不敢多談諸惟鑒諒不一

與曹近陽年丈

別後未嘗不南望悵然中古以旋仕宦為家援捧檄之說文絕裾之恐致垂白之親倚閭歎結且擁姬妾享膏粱而曰忠孝罕兼也嗟乎是何心哉是何心哉吾丈歸侍一疏重踰九鼎矣弟多病踈慵雅有尚平之志顧方蒙 儲養未敢求去昨秋迎老母就養貧邸索寞蘇水縈懷明春散館陳情乞歸躬耕之暇或可訪兄嵇雲之上嘯歌把酒亦生平大快也弟有嗜墨之癖都下惠者殊不堪用文房珍蔵有佳者即寸許亦可不在多也 大行皇帝挽詩五首請教便惠報音

與唐凝菴

有懷翁昔守潞州值先君子罹寃繫獄翁數存而卹

之及先君子昭雪翁又時時枉過吳箋越箑手澤如新豈惟世珍且識感德之私于無既也我年伯荊川先生省親申署日與孟中丞游龍旋普濟之勝僕時襁抱及稍有知大恨不能操几杖隨長者後每欲負笈毘陵執經門下庶幾弗虛度此生而多病嬰懷憚於遠出未嘗不書責沈之文於壁也而先生再出鯨波甫靖營星倏隕僕私為世道流涕復聞吾丈譽燁燁起藝苑竊有執鞭之願若有天幸蠅附驥尾大愜生平而病卧邸中註籍調理間欲敘述此衷彼此冗奪若相避者居無何兄遂養痾南旋嗚呼三世傾仰

之殷幸藉世誼周旋數月竟未握手一談豈情也哉僕本武弁生而尫弱無意宦情家　恩儲養媿無寸補僕解館後陳情乞歸躬耕奉母無復他覬婚嫁倘畢便為五嶽之游而兄方翱翔盛世竟先世未艾之績此而不言恐鳥飛魚沉踪跡懸隔悠悠後會良未可期徒抱恨耿耿耳便附候私並致繾惓幸惠報音

荅劉復齋館丈

使者至展誦華牘如春爰郊行芳菲觸目又如入石家金谷園覩其寶玩艷麗恍恍若失也丈云玉體需藥乃摛翰妙絕如此豈春遝芳菲匪繇雕繢而寶玩

艷麗昔人所謂司空見慣者耶大典方期速成小恙豈容久託身可當乎三千所宜酬恩臣不能為四六未敢聞命毋辭勞苦同事編摩君其遄征我則延佇

與吳復菴

戊春宣武門送別不勝黯然之懷居無何弟亦遠後隴西歸家擬走使奉候忽老母左臂足不能動履日侍湯藥乙亥春小愈又匆匆北上盖分袂抵今幾三年竟彼此無寸楮隻字往来毋論弟與兄雅稱契篤即曽奉半面不若是踈濶也往来過毘陵者道兄起居甚悉奉老伯毋及尊兄暇輙駕小舟于薰葭鷗鷺之鄉若昨海樵丈避逅煙波中想鼓吹旌旆咸廚鼎矣然此非兄事請俟他日弟當扣舷長歌相從也弟此来良非本心策馬舊游滿目怊惆惟日夜遲兄来晤言消之昔人所謂一日千載耳南鴻偶便繫此尺素尊兄老先生一不敢草率具啓希致仰慕之私為懇

與戚南塘

僕家世歷下以武功調信陽雖土着累世然每飯未甞不在齊魯之墟也昔之名將或搴旗陷陣而筆札非長決筴運籌而枹鼓靡御又或勳庸盖世而居美未聞寵遇冠時而有終鮮克匪獨才難竒遘寔罕公

文武全材忠孝世族崛起海上樹績雲閭師中之吉命奚止于三錫謙以居勞德允服乎萬民可謂一代偉人非常隆際者矣文墨堅儒濫竽史局無由具稟鞬于轅門窺公秘略徒耿耿耳敝鄉曽君子澄感激大恩敘述懇至茲承督府之檄趨走左右曾本竒士公雅知之不俟僕言而區區久仰威名亦欲藉此達識荆之悃非儀侑緘統希炤誉不備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四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五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尺牘

與王四槐年丈

前拜翰貺區區書儀將付来使忽聞 明旨使者遂去不顧此時恨不叩 九閽為剖心白之也曾會荊石相公言及亦云無妨及丈至非不能日日侍左右弟 主上聰察喜聞外事懼益重丈之累而食不下咽寢不成寐唯天地鬼神知之耳幸 天王聖明薄譴還里而輿論尤然稱屈弟思開原孤懸苦寒危慄

王玄隱曾言是地不能一朝居今優游家園已為甚適矧被逮之際事且不測今萬金之軀如前蓄養精力為它日效用地乗除損益天道人事不可誣也昔彼譊人豺虎魑魅不足言矣昔有航海者日夜以及岸為祝中流颶浪幾葬魚腹顛危萬狀幸而克濟痛定成悲繼而大快丈之所遭無乃類是乎人生飲啄莫非前定達人大觀寧之而已弟承乏太學如居郊坰凡事不便緣此未一握叙百口難解然弟于此處亦頗勘破斷不忍為翟公客也惟丈亮之照之不腆之具聊用為慰辭不宣心摘毫愴結

荅范鴻泉

入計之春彼此冗甚又拘禁例卒卒别去私心殊悵恨也乃高誼厚情有加無已更復愧悚别後數得音問于抑亭知足下宦況堊適積穀之咎昔人所謂不可無者彼日事鞭棰取盈媚上固弗以此易彼也雖然積穀備賑寓古常平遺意又賢者所當盡力焉者在酌量緩急而已吏来辱翰貺足仞遠念偶患喉痛伏枕以謝不腆見微意統希鑒入秋爽自愛

荅周新銘

都門握别倏忽兩易裘葛老母幸安好但年踰七旬

不敢奉之遠行不佞獨往又悵然不忍緣是戀戀然限期尚遠俟秋涼商議也承翰札惓惓深感相念而腆貺過厚登受不安門下河東名士茲宰畿輔雖苦衝繁聲譽易達清慎勤三字三尺童子能言之八十老人未易行也夙夜兢惕顧諟弗忘俾循良之績冠群吏毋論實學實用增重制科即不佞一日之知不與有光榮也哉使旋附謝不腆侑緘統希炤鑒

荅王太初朗陵令

道經朗陵辱公逾格厚愛殊非客子所宜惟有感勲耳抵家拜老母悲喜交集有詩云老親扶杖起幼女

繞衣行未訴書千紙先悲鬖數莖不須更秉燭相對有餘情真實境也應酬冗蝟乃承手教讀所叙天台鴈宕之勝令我泠泠欲飛舉矣不佞山中人久為冠裳所縛茲惴惴恐山靈移檄敢負稚誨哉侯至越圖之烈婦為丈表揚遂與范毋同血食茲地世道人心維繫不小使旋附謝餘俟小暇當專奉候亮之

與陳芝田年丈

天道幽茫損益乘除毫銖不爽丈紬于一第乃初仕為大夫而金州介秦蜀之間土風不惡以丈蒞之大壑循良之譽崇階峻秩若取左券縮彼盈此造物巧

哉客冬繇楚黃岡江行至潯陽登匡廬憩滕閣遊二姑畢復舟行桐江候敝座師靈洞山房至武林姑蘇為弇州山人邀小祇園恬澹觀經虎丘惠山至京口登金焦宿北固始舍舟乘軺回東南奇勝十攬四五閒有俚語拙記但北人恇怯風濤震撼輒渟泊不敢進以故往返數月抵家勞瘁鬱濕臥病月餘稍起而筒中之稿竟未潤色方擬遣僮奉賀匆匆未發迺先辱翰貺愧汗不禁矣聞榮行甚迫謹專使持不腆伸此積悃希鑒原是荷

與趙見田年丈

丈之羅御史家居也雖直道不容而莫知其詳昨舟次毗陵會復菴兄始歷歷述之乃恨知管子之未盡也茲起司馬郎署駸駸以功業樹清時嗟乎趙兄不媿科名哉弟念老母甚幸有報慶之役渡潯陽登匡廬訪敝座主靈洞山房由武林姑蘇至京口返棹亦略攬東南之勝矣蓬艇鬱濕積瘁發病歸而困臥今方强起偶值便翼附布濶衷不腆侑椷存館中故事耳幸亮詧焉

答何錫川

遠承翰貺且惠及老母感甚聞春試連占首此丈餘

事未足欣豔惟乘暇日與群彥淬礪奮發講究有用實學為他日啓沃論思地不徒求工藻繪衒衒大官之奉庶不負哉不佞濫廁儲養日惟閒談不則就枕齁睡解館之後每一追念汗流浹背丈何庸以不佞為戒第述之左右識區區悔恨耳鄉園甚旱昨得雨雖未足時尚霢霂但溽暑異常思院中長廊老栢稍解煩燥賢首幽巖澌濆清樾丈亦憶之否乎

與畢鍾雲

客冬虔冥阸至黃州燕竹樓由赤壁渡大江小憇潯陽宿東林寺登匡廬天池至洪都住滕王閣二日建

昌事竣遊麻姑一日從姑一日從姑奇麗之極平生所經無與比玉山盡西江界乃由常山舟行至蘭谿風雪數日可深三尺許屢問天台雁宕乃長年三老百計沮之復以嚴寒不得已過桐廬至武林四日在湖上又舟行至姑蘇三日宿惠山一日過京口北固金焦各一日乃渡江而北取道滁州還家也此南游大略而悵悵之懷則以天台雁蕩無日少釋大抵僕冷局難奉 使而應付之難不能殫述即欲枉旬日之程盡平生之願不可自遂它日布衣杖策即海外遐僻亦為我有何論越中二山哉承丈惓惓之念必

不敢負想山靈鑒之矣抵家應酬冗甚復以積勞鬱濕困臥不能出戶乃辱翰貺感不可言紀行並諸俚言統俟賤恙小愈請教外陸葵日踐烈婦詩亦乞刻之力疾此謝不盡欲布

與闔州士夫辭奠

吾州素稱秉禮之邦惟居喪一節頗為未當人子大事莫過送終無論泉壤永隔摧擗如初即經營塟具所謂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者恐未可委之他人也夫悼化者之湮坳慰存者之毀瘠錫以佳誄肆之豐奠豈非生死交情厚道哉顧沿襲既久失其本意叢引先期則車馬盈門冠裳滿座張樂奏伎無殊慶筵扶杖者輟哭泣之聲飛觥者恣酬歌之興鑰戶援轄繼晷焚膏主不如此則謂之慢客客不如此則謂之罪主寧它務之可輟而此必不可輟寧別事之可省而此必不可省毋乃非致哀而止食側不飽之義也乎不肖誠痛之憤之欲力挽而返之正抱心久矣茲不幸罹母大故襄事有期尊親長者必以往例不可卒渝垂情施惠有加無已不肖其曷敢辭第知其非禮而以之自處所不忍也知其非禮而以之處人所不敢也用是哭告先慈而後瀝血披肝布之下

執事體亮積忱維持歸厚移易澆俗請自隗始倘里中相信者踵而行之富者消暴殄之愆貧者免稱貸之苦是尊親長者錫類之仁維則之誼所貽吾州者宏遠也萬一閔此凶變不忍恝然或擧玉趾而送諸郊垧俾素旐生光黃壚迴耀不孝殘軀碎為微塵不能圖報非所望也惟仁人慈諒焉

與張伯起

去歲仲春家僮自吳下旋得丈手教題跋諸珍翰時老母已背棄兩月餘矣摧毀殘喘困伏苫凷不能讀也又久之扶杖強起而讀則又長號不能已何以故

丈純孝人也以絕世之才壯年自廢則以太夫人耳所以娛愉奉養者仙家服食且無以踰矧人間列鼎哉而大集竿牘若有羨于閒居賦者不肖竊謂潘毋以知足戒安仁安仁亦自謂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躬御板輿獻觴歌舞可謂孝矣乃作賈謐望塵之諂違賢毋乾沒之訓不孝之罪孰有踰于安仁者乎公家兄弟名滿天下即不赴公車稍從常調亦可綰符結綬騕騕貴顯顧以太夫人在堂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也此非所謂純孝哉小人有毋雖嘗儌大官之奉而戀鄉土懷親戚

旅進旅退蚤年辛苦言之腸斷今則已矣覩丈之孝養終始如一也安得不痛絕哉茲欲得名筆一誄附之傳後敢以狀請而幼于兄亦有所乞蓋不朽之計以人重此區區本意也不腆侑緘統希慈亮餘懷哽咽不宣

與張幼于

區區苦情並烏鳥之私已悉之令兄書中矣小僕吳下歸未見丈之復言也礽以幽人每嫉俗客懶作報書而是時不肖惙劣甚亦不能讀也久之從尚進士所得手教則知牛渡馬溺猶欲儲之藥籠耳不肖遭變以來形神胥槁生平善病此而尤甚蓋尫儢之軀易于感觸非緣摧毀已又矍然懼先慈螻蟻思少降伏其心每夜于先慈柩前誦金剛楞嚴諸經視人世一切事真如夢幻空華不然之灰不獨宦念已也獨于先慈辛苦艱難不忍少釋乞丈閔之惠以一誄先慈附以不朽志願畢矣謹勒狀以請試一閱之當為不肖愴然也張翼海侍御敝同門也憐才下士近代罕儔而以棘闈事削籍且冐不韙名不肖誠疑之不肖此時何敢啓齒談他事唯是此君在金陵數以佳集見寄而差滿赴都每以南州高士莫如丈者游揚

無已古人國士之遇豈踰是乎丈幸秘以告我不腆之具蓋寒暄問遺之常統希鑒入不備

與馮開之

都門相處有如戲場矜持排調取悅目前耳以故大雅如丈竟阻連床握手之驩何論異代哉不肖念毋之甚于後江藩抵家十月餘先慈背棄多病弱質豈能堪此蓋不待摧擗已幾滅性矣偶爾不死困伏荒廬忽忽如夢久之始聞丈亦南奔風木之悲均抱終天之恨奚但同病相憐已哉所不同者丈絕學高第年齒且壯嚮往方殷顯揚政茂不肖漸入老境耳目

俱衰邅變迄今萬念灰燼不獨仕宦一事而已出處異途霄泥迥隔後會悠悠言之愴怛耳子秋丈陟教秣陵翻然動蓴鱸之興不肖高之所恨者索居寡與有懷莫吐知己之難顯然曷已且其發也不謀妻子不告朋友買舟順流一瞬千里不肖適卧病亦不能出郊一別獨憶丈犖然廬居不能已已力疾附候不敢具菲物者恐煩裁荅也家刻三種統希鑒入

荅于穀峯太史

蓋自丁丑之秋不肖請急南旋未久而丈亦超然東矣嗣是不奉教言者倏逾七年前歲祗役江藩北人

不習舟楫鬱濕成病歸而日理藥物覩老母衰容愴然不忍言發方為躬耕食力事毋餘年踈草已具使者戒行而毋忽病病月餘竟長逝矣尫怜殘軀寧堪此變雖引禮五十不致毀之文自解而奄奄餘息幾不能起兼之不善治生輾轉稱貸而里中俗薄不知脫驂麥舟為何事傷哉貧也千載有餘悲矣丈以直道遂抱召還講帷行入政府事關民社桑梓之光固末節爾不肖病伏苫由人間事一切不敢與聞不能不於丈柄用扶杖而起也遠辱慰唁兼拜厚奠不勝哀感使旋敬北嚮稽顙謝附將素帛抒此下誠統惟慈亮不一

與鄧定宇年兄

貴里人来拜翰貺之辱病卧荒廬不任感涕敝州大侵盜賊饑莩充斥于野輾轉稱貸僅襄事事自此保守墳墓茍延旦夕若晉取之念則固如已槁之木不然之灰矣兄玅齡上第遂抱冲襟政嚮用之時矧伯毋康強所屬于兄者甚遠胡為栖栖丘壑而不膏車王元美公書来云清朝不得兄羽翼何名鳳池斯天下公言也思之思之弟明歲二月禫除倘亥歲大祭漏網當有所乞耳朱鎮翁弟鄉試座主也久聞捐館

舍茲始能走使一奠又顧齋兄信不的未敢草草幸示之

與蹇理菴憲使

明公之督學東土也不肖寔治玶然不敢恃夙誼而通剌左右者涉嫌故也茲值先慈大故犖犖苫由人間一切俱為謝絶而啓戟甫臨吴下乃以不祥姓右往者亦自有說先君究事白之汴臺賴明公維持之又三年而後昭雪然始事時則敝州守潘君力云潘為崑山人物故十年止一子允升青年向學志趨不凡而里中俗惡凌侮無虐日門戶衰落有可傷者昨

千里遣僕惠莫寒廬不肖愈感之厥使旋敢瀆門下少庇護之俾專精不致廢業即不肖藉以報故人萬一也不腆薄幣抒此積悰惟明公閔之亮之餘懷哽塞不盡

為諸生求解兩院

頃聞欒州諸生舉動輕𤏲自罹法網固痛之恨之以為不大懲創恐此風遂長千餘年惠直廉平所漸摩者頓成惡俗後見姓名有雅稱謹飭言不出口者亦列其間始大駭愕稍稍詢及鄉人乃知一二儇薄轉相眩誘至于匿名之帖諸生號痛稱寃以為儕類妬

忌者反間之計雖真贗不可究竟而悔艾悚讋仰示天俯視地若無所置身之狀有足憐者一旦盡法治之不惟孤寒辛苦纍辱禁錮絕父母妻子之望而玉焚波及將阻善良之心此不佞所以不避冒瀆之嫌纓冠往捄非區區為同室而已伏乞矜豎儒無知曲加寬貸廣遷善之門在門下固大造乎多士援陷溺之手在不佞亦有解于閭閈矣臨楲無任懇切

荅季太承

數歲前中州官詞垣者最盛蓋二百年所無也曾幾何時落落如晨星僕本武夫又善病而雅嗜丘壑客冬以妻喪告歸私念石渠東觀已兩河一士又私念門下禫除將膏車矣名世應期即足下一人奚啻豫百二哉所恨者此入彼出若互相避者一會晤有數信不可强也養痾深山脩竹流泉外便同絕域詎意憫我恤我不遠二千餘里唁賻繾綣存歿感結寧有既哉僕雖未奉顏色固習知門下自任與任世之重匪碌碌溫飽者大約始終一正弗眩弗渝寧晦毋豔寧滯毋捷功名分定俟之而已僕嘗謂五倫之道今廢其一友道是也何也標榜多而規諷鮮頟與門下共振之使旋敬謝附將不腆聊抒積悰亦惟亮原不

盡欲吐

跋

題辯寃私錄後

傳曰匹婦含寃三年不雨匹婦之寃何與於天而致不雨且三年耶蓋天之於人勢若甚懸機寔相感怨讟悲憤之氣凝結不散上干天和焉可誣也先王知民冤之不可不達也士師聽之廷尉平之司寇讞之足矣而又有覆奏之令矜恤之使猶以為未也肺石設于外朝路鼓建于寢門是以閭閻之幽昧庶之賤無枉不伸太和流通至仁宣暢邈乎遐哉不可及矣

夫世變無窮獄情難悉搒掠之下何事不承羅織之餘何詞不具一入狴犴奚異虎穽割烹調惟所意欲雖勇如賁育辯如儀秦安施哉夫事涉隱微情屬曖昧藻鑑未真姸媸偶遁猶可言矣若夫指白為黑易薰為蕕還就援引文致其罪案牘既明情理又顯如先君所遭者迺拘成案莫之平反已誣于前又擠于後可勝痛哉可勝痛哉昔歐陽文忠公父欲活一囚獄已具矣公反覆檢閱夜分不寐夫人問之公曰欲求其生耳夫人曰生可求乎公曰求生于死猶懼弗生求死于生何往非死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

與我無憾也千載而下莊誦其言尚堪揮淚況當時哉其系出山東世勳南畝嗟予始祖任俠喜兵當中原逐鹿之秋適　聖祖飛龍之候周旋行陣頗效微勞大戰白溝奮勇而死嘗諷豹皮之言竟副馬革之志錄死綏之節優延世之功始由大寧出調申土成化間妖起荊襄震動朝野上公推轂都憲贊戎我曾祖佽劍軍門獨先諸將身經百戰體被數槍時賊絕汲道士幾渴死馬冀人溺笮而飲之事平之後始去兜鍪首無寸髮論功行賞僅陟一階是何成功之不易也我先君幼嘗圖籍蚤繼箕裘雖列韜鈐無殊韋布負氣尚義砥節礪名用貽後人冀光前烈不幸蠹吏倪家株連波及誣曾參之持刃執不疑以盜金胥以不堪之刑責以必伏之狀身危名辱產竭力窮未結獄詞旋蒙　赦宥脫桎梏而加冠服出囹圄以坐公堂誓報　國恩敢修舊怨蓋自是而列考選者十二年膺奬勵者八九次忍生銷骨之奸復萃鑠金之謗號天呼地聞若不聞欝欝怏怏齎志泉壤矣冤哉冤哉先君之沒也祖母已七旬有四矣覘沾升斗慰此酸辛壬戌春試又遭黜落今冬例應借計行李將發祖母忽終人生之苦于斯極矣嗚呼陳情令伯不

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況是閨闈之質其幸際休明托身男子每思家難恨不剖心顧多病尫羸貧無資給覆盆徒激伏　闕莫能敢述厥由類而成帙總陳條析題曰辯冤倘鬼神鑒此血誠仁人哀其負屈釋之定國豈乏清時結草啣環矢之皦日

讀陳侍御疏

眉山蘇氏之論諫也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其辭甚雜其意甚婉然非明主之盛事直臣之純節也人臣進言務殫此心而已矣其行與否非所逆覩也然事關宗社機伏隱微有人所不能言所不

敢言者能言矣而怵于奇禍牽于私愛擬議遷就引之而不竟談之而不激外慱直諫之名而中寓遠害之計如晏嬰於掌股之間調徂於朝暮之際可以此而施于君父哉蘇氏之說蓋昉孔子取諷之言而不知孔子之意所指一節非謂凡諫君者俱以諷為貴也如俱以諷為貴是比干非仁而武子信愚矣難言哉難言哉　主上明聖寬仁逢怒之臣往往譽咸顯融以作敢言之氣是以壬午迄今讜論剴詞視前代為盛而使人縮頸吐舌扼腕拊膺流涕悲憤不能已已未有如陳君之疏是疏之甫上豈惟陳君概然不

有其身而中外之人亡不謂不斃杖下必戍遠徼乃上持是疏且歎且思且置且閱竟無一毫譴讁即此一事　主上之優容陳君之忠赤俱三代以來所不多見也或謂陳君之疏信能言務盡厥心而不知所謂術者惜竟留中未見之行耳吁是大不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夫猛獸未噬而人避之者誠憚之也謀寢淮南功首曲突障潰隄於蛭穴葆元氣於鍼芒豈不宏且遠哉柰何與一言之中一事之施比度長短也予不識陳君第讀其疏始而危之中而壯之既又躍然喜　主聖臣直躬逢其盛耿耿孤忠不敢出位乃為嗟嗟歎賞私紀于此俾進言者慎毋以術云

菽抄附餘跋

菽抄二月而畢偶見楚蘄周先生所著名義攷愛其精覈又錄其日用常談而弗究厥旨者若干條因歎曰慱物之難自昔紀之矣它姑無論如濫觴二字謂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言水始微細僅可濫觴耳今以為泛濫流獘不失之遠乎夫家語非僻書本文非奧語則忽焉而不考之過也左傳自元凱迄今注者甚衆而近時傳慱士屬事雜証如筮短龜長室如懸磬

楚子伏己而鹽其腦繞朝贈之以策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之類背前人所未發豈傳之智獨賢於先民亦以思之攷之積久而渙然耳乃知求之六合之外而失之眉睫之間學者通患而慱學之後繼以審問慎思明辨也聖人之意遐哉淵矣

書虎鈐經後

虎鈐經二十卷凡二百九條許洞自序雖模擬孫吳諸家而談之頗詳其書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凡系于師靡不具論誠軍中之指南也予獨于所

謂穰厭者疑馬囊符繫于旗纛擧以指敵敵人駭走咨購敵将年命以我王相可克彼則近乎巫蠱之流矣我能擧彼亦能擧我能購彼亦能購即彼不能則變幻之卒可以勝節制之衆仁義之師不能當妖妄之輩有是理哉牀子饋藥敵人弗疑仲達詢使飲食必告數子者皆雅稱知兵者也寧昧是耶靖康勤王軍聲頗振不為戰守之計擧宗社生靈而聽于穰厭之邪説兵未及交城因以陌此最不可不戒也予恐讀是書者惑于禳厭之説以為無事行陣可以走勁敵而殲大将也故識數語于後以諗觀者

先将軍遺墨跋

右詩為馮瀛王道作或曰宋齊丘非也馮為人姑勿論而詩語明切足為躁進妄覬者藥石先君竹里公蚤承世閥中遭誣擠晩號耐辱誦此自遣故辛苦備歷怨尤自寡嘗手書於餘慶堂前粉壁之左又時時戒予兄弟曰汝曹第如詩旨而行可保身家可袪疾患不必質姑布而訊季主也己未先君捐館舍門戸衰落風雨浸淫壁雖摧剥遺蹟尚可辨識敬臨一紙藏之笥中無何上先君寃状南北奔馳日理訟牘丁卯事幸昭雪而所藏遍撿不獲嗚呼屏書古誡思房相之保躬符失常山知趙孤之不肖撫茲思往愴恨何窮昨偶閲先君談録夾有薄蹏漫視之則曩臨者墨如新也悲感涕流字為沾濕爰屬倉生勒之片石俾王氏子孫知先人垂訓懇篤若此安分循理毋萌它念幸手澤之恒存冀家聲之弗墜畧彼黄絹為我青箱云爾

師竹堂記跋

右記為予師司徒大夫岳先生作繼山予舅氏忝戎公璨建述山郡學生近淮大中丞董公威南村海州慱士馬先生奇也舅氏喜賓客園亭花木甲于一郡

先将軍性愛竹城西草堂手植萬竹日吟嘯其中故號竹里慱雅豪俊與舅氏埒先生作記時予甫舞象之齒嘗憶書堂歸口誦是記先君擊節歎賞曰小子他日當取號此予敬諾以白先生先生笑曰而翁與此君莫逆欲子師之甚善子而師父有説乎予對曰周公不云乎文王我師也先生大驚異即語舅氏邀先君痛飲竹下極懽乃罷未十餘年先生督儲蘭州病卒先君己未捐館舅氏兄弟中丞公南村先生皆相繼物故所謂堂所謂竹無復舊跡矣予茲顛毛種種於此君之道百未師一撫歳序以歔欷誦誨言而

愧恨乃購佳石爰托良工寄肖竹弟置寒玉齋中庶幾子孫盖予之從固不特存吾家子猷故事而已

刻金剛經跋

先王母恭人周氏耿氏先毋太恭人袁氏俱篤信般若壽俱七十八九歿俱冬月顔色如生不驚不怖人皆異之余癸未罹太恭人變慽劣幾不起延庚延世輩思所以節抑從無碍禪師假金剛經俾朝夕柩前跪誦友人王敬美管登之趙汝師各以書惻亦勸持此經又見南史王固母卒終身蔬食晝則坐禪夜誦佛經因歎昔賢亦有此者襄事後遂廬居弗輟時大

侵百步外焚刦不絕而余共二童子孫墳深夜若有護持者顧是經善本頗少余前後所購幾十數種今年春延世得小帙精妙易置懷袖乃翻刻典具善根者共且識余一念悲感云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五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六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奉 旨擬撰對聯

聖母萬壽宮中用

一德垂懿範 千祥集壽慈

璇宮開寶籙 玉殿啓貞符

塗山端壼範 瀛海毓仙源

母儀端萬國 聖壽介千齡

兩宮同壽豈 萬國共謳歌

緱笙吹月殿 宮錦舞霓裳

堯甸瞻雲近 周京愛日長

電繞含章閣 虹流太液池

徽音秀出千春永 順德明章萬福同

王母蟠桃分帝座 麻姑春酒出仙家

四海九州娛至養 千秋萬歲共慈齡

南山瑞氣宜春酒 東海祥光報曉籌

彤雲色映珊瑚玦 赤霧光生玳瑁簪

百味上珍開露醑 兩階仙樂奏雲璈

七華寶扇迎王母 五色璚環獻聖人

金輿翠輦迎嘉節 御苑仙宮祝壽辰

長信月明開寶扇 宜春花滿慶瑤觴

金籙延禧慈慶逢初度　東朝聖人頌女中堯舜
瑤光薦瑞嘉兆協長生　西池王母壽海上神仙
洪範錫神疇茂膺多福　朕惟斂福隆有道之庥
泰元增后筴勿替永年　母乃益齡篤無疆之祜
褕翟煥金巵壽躋山海　三襚蟠桃獻慈寧膝下
副珈安玉食福備天人　百壺仙釀歸榮壽杯中
巽順承天喜徽音有慶　黃道轉彤幃雲高雙闕
坤貞應地師儉德無方　赤光輝紫極月抱重輪
聖孝繼虞周受茲介福　雲錦成衣鵲橋來織女
母儀同姙姒克享榮名　蕋珠祝壽鶴馭聽飛瓊

寶婺麗中天一任年光轂轉
瑤萱榮上苑共欣慈壽川增
天春方新玄化衍鼎來之祚
仙齡逾永坤儀綿滋至之休
玉液奉慈歡青鳥彩鸞雙駕
金莖延聖壽上元王母同過
保合太和衍箕範五十六字
緝熙純嘏增思齊萬八千年
坤元資萬物含生安貞應地
震肅啓一人繼統福壽齊天

九州之富以為養克愜歡心
萬壽之福而無疆永光慈訓
惟聖母大德得壽頤保萬年
斯上帝申命用休喜逢初度
長樂啓華筵兢進仙桃仙果
慈寧稱壽斝喜看龍子龍孫
百歲喜含飴茂衍靈長上祉
四方師服練陰承樂利弘庥

萬壽節宮中用

龍顏瞻日近　乾坤成並運　山河綿大統

虎拜祝天長　堯舜與同心　箕翼永昌齡
昌辰昭瑞應　軒體鍾仙骨　南極祥雲滿
祺壽衍靈符　堯眉煥壽毫　西清湛露溥
軒圖呈有象　天心明玉燭　堯壤餘多壽
姬籙卜無疆　仙掌溢金莖　周京衍百男
帝圖天並久
王氣日爭明
九重聖壽延昌曆　瑞叶霧圖光寶命
萬歲貞符協上玄　靈開水劍應真人
萬國山呼仁者壽　日臨仙掌天顏喜

千年河慶聖之清　雲近螭頭壽篆清
齊天此日呼嵩嶽　紅雲高護三花樹
翫月前宵到廣寒　紫氣光浮萬歲觴
八千歲衍莊椿筭　瑞靄千重虹貫日
九五尊膺箕福壽　仙音一派鳳儀庭
斗極精英凝景命　閶闔歡騰来玉帛
軒轅曆數受元符　蓬萊瑞擁慶冠裳
一百十年共稱乎帝舜　虹氣藹霄三靈欣可接
萬八千歲遠繼乎天皇　嵩聲動地萬國慶俱同
治世華胥中納民壽域　龍鳳禀天姿延長寶籙

齋心大廷内契道真詮　風雲開景運炳燿貞符
運撫瑶圖並三才而立　萬曆際昌辰與天齊壽
序移玉律告萬寶之成　三秋開聖節共月貞明
對寵靈歌天保于周代　紫氣映西山壽躋翠巘
揚休命祝華封于堯年　虹光輝北極祥滿彤庭
瑞日獻群工獨取千秋金鏡
祥雲来一粒恭承九轉丹砂
景運璽長寶籙中天逢聖會
嘉祺符應瑶光南極靄晴輝
率土謳歌九有躋九皇之軌

望雲祈戴萬年稱萬壽之觴
玉液瓊芝兢獻長生之上瑞
瑶琴錦瑟交鳴累洽之洪庥
周雅載賡宜民宜人而受祿
堯封共祝使壽使富而多男
奎躔次壽星會真符而開泰
寶位綿橫乾握玄鏡以乘乾
四海稱觴天上壽星光燦爛
萬年奉曆人間甲子任循環
物寶成秋華祝和康衢之壤

年辰開泰嵩呼感靈岳之珎
南極祥光率土祝無疆之壽
西成佳候普天書大有之年

年節便宮殿中用

九重存儉德　思行寬大令　念念防邪說
四海布陽春　好採豫游謡　時時近正人
莫道為君易　春和思賑貸　兩宮同萬壽
須知創業難　世泰切憂勤　四海慶三陽
金屋榭花馥　瑞叶青陽令　鳳扆千祥集
璇題栢葉新　春融絳節居　龍樓五福臻

人間同化日　龍樓春晝永　萱花瓊島秀
天上自長春　燕寢月輪高　芝草玉階芳
三陽開大曆
萬壽紀長庚
清虛日煖奎章麗　燕閒凛若臨師保
邃秘風和御墨香　游息常如對聖賢
清籞鶯花欣對育　清淨無勞瀛海藥
殊方民物遂生成　經營永惜露臺金
歲首上尊陳白獸　金闕卿雲懸綵勝
夜分前席問蒼生　瑤池仙液釀屠蘇

萬壽無疆綿舊曆　葱鬱瑞煙浮黻扆
百男有兆報新年　曈曨曉日麗罘罳
鶴禁光騰春不老　祥呈南極前星燿
龍樓慶衍日初長　春轉東朝寶婺明
創業艱難守大經大法　披香殿中謹十行之禮
天心仁愛祈長泰長豐　春明門外念萬里之民
危明憂治之說所願聞　造膝嘉謨時勤于召對
豫大豐亨之言其勿進　逆耳讜論日切乎旌求
玉杯栢葉懲長夜酒荒　玉燭太平春歡騰海宇
金盌五辛念窮簷菜色　瑤光嘉會日喜徹宮闈

紅傍五雲栽蟠桃再熟　紅杏碧桃滋九重春色
秀從雙闕現瑤草初芳　和風甘雨聽四海歡聲
瑤池閬苑八千歲為春　黃宮氣復適萬壽維期
禹甸堯封億兆人同樂　紫極春回乃一人有慶
輿地開披四海九州同壽域
羮墻如見三王二帝共春臺
黃卷時臨魚躍鳶飛同活潑
綵毫春灑龍翔鳳舞尚淋漓
遠塞隔春風尚念玉關之士
近郊饒渥澤宜栽金窟之家

雨順風調千載太平今有象
河清海晏九重端拱自無為
講說詩書王晷景移休衛士
咨詢化理金蓮光射薦儒臣
春靜珠簾女中頌唐堯虞舜
福凝寶曆膝前繞玉葉金枝
百子圖中瑞鳳祥麟娛永晝
萬年枝上嬌鶯乳燕報芳春
寶鼎祥雲率土祝無疆之壽
金盤瑞露普天書大有之年

福壽冠瑶圖共切海山頌祝
禎祥騈御禁何須荼壘驅除
玄統乖親蠶已念梭機辛苦
青陽巖祈穀應知耒耜艱難

年節賞人通用

人樂三皇世　孝友承家慶　敬天先降福
恩綿萬曆春　忠良報國恩　向日易生陽
曉山呈壽意　運同元氣久　遷鶯占歲喜
春水蕩恩波　恩與歲華新　璽鵲報春祥
時時持謹德　不渝風霜節　賛予培國脉

日日布陽春　偏承雨露恩　與爾迓天庥
莫替勤勞職　神皋春浩蕩　喜瞻雉鵲觀
常存忠義心　化國日舒長　恩沐鳳皇池
直希三代古　綵筆榮飛白　月明刁斗靜
樂與萬方同　朋心勉汗青　雨足桔槔閒
桑麻蕃綠野　北辰開泰運　風雲千載會
簫鼓樂清時　東井煥文章　胡越一家春
山河綿久曆　天府禎祥浹　九天開泰運
箕翼祝脩齡　神皋雨露深　四海兆豐年
瑞氣消氛祲　喜撰賢臣頌

璽星示吉昌　勞陳聖德詩
登三幸際風雲會　班聯玉陛祥光近
尺五常依日月光　家傍金門淑氣多
青碧銀濤瞻斗極　聖經賢傳宜三復
玉河金鑰直蓬萊　帝德親恩要兩全
感恩處處懷忠藎　種竹好培堅歲節
錫福年年樂太平　栽葵要識向陽心
雲開日麗青霄近　捧日無忘扶泰運
心樂身安白晝長　聚星須祝產賢才
清輝日挹三花樹　久直天宮聞廣樂

紫氣時瞻萬歲山　每從海屋賜仙籌
溫樹不言嘉謹密　羊車但令巡游少
御書先得詡恩榮　狗監何妨論薦頻
樂地須知尋孔孟　遠道能馳千里足
豪門何必慕金張　上林何惜一枝春
瑞煙曉拂長揚樹　九塞旌旗閒夜月
佳氣晴融太液波　萬家絃管醉春風
潢池波靜民安樂　沼魚輕躍隨龍化
玉燭光調國太平　宮燕低飛學鳳儀
春浪煖千層波澄太液　千載際風雲皇穹肇慶

祥雲凝五色居近蓬萊　三春滋雨露青帝無私
銀燭夜堂匿鐘遲長樂　鶴髮朱顏享昇平福壽
珠簾春晝永花龍昭陽　虬袍玉帶酬翊衛勤勞
持忠誠此生可無別慮　室取容身畏高明之瞰
戒暴殄方寸自有長春　財惟足用戒老氏之蔵
錦衣身上縷縷費工夫　承業納忠揄揚乎史氏
白飯盤中粒粒皆辛苦　巷伯嫉惡詠歎于詩人
惟忠孝常守富常守貴　漢氏之明詔孝弟力田
去矜伐莫爭功莫爭能　孔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鳳扆臨花幸恩光共被　世幸治安毋導予游樂

虬袍傍日欣喜氣先知　天切視聽頒共爾憂勤
里卜安居處無邉樂地　詩書禮樂期比屋可封
田耕方寸享不盡豐年　福壽康寧頒普天同慶
賞以懋功仰朝廷有道　操心以仁恕胤祚永昌
福緣積善知天地無私　持身以廉平聲績自茂
力本者勸則五穀豐登　尒俸尒祿知本于民脂
逐末者懲則四民樂業　為孝為忠當培乎國脉
幸逢盛世作太平之民　民能由蕩蕩平平之化
何必佛家乃極樂之國　世自樂熙熙皥皥之風
帝里繁華車馬四時千氣象

天門赫奕衣冠百代沐恩榮
日日漢宮煙輕散五侯之第
年年春社燕不飛百姓之家
清慎勤三字名言可得其力
君親師五倫大道貴盡其心
大禹惜陰予己謹防乎佚豫
周公待旦尒當共勵乎憂勤
治國在民安金玉雖多非寶
克家惟子肖詩書能積稱賢
老吾老幼吾幼道不外于身

賢其賢親其親治可運之掌
勛著旂常人捷樹房名自顯
誓垂帶礪侯緣恩澤報當深
甲第連雲富貴與皇圖共久
忠誠貫日功名期青史齊芳
民物本同胞豈可藩籬自隔
君臣原一體要當血脉常通
紫籞森嚴出入起居宜謹畏
蒼旻昭鑒祖宗孫子定興隆
道協天心仰見銀河如矢直

瑞凝仙掌佇看玉露似珠溥
聖子神孫堯舜禹湯相授受
天長地久秋冬春夏自循環
三戸可以亡秦務驕矜盡去
匹夫猶能勝禹顩勤儉常存
航海梯山萬國車書趍禹會
耕田鑿井九州黎庶樂堯年
四海奉宸歡豈貴葡萄醬
八荒躋壽域何如閬苑瀛洲
院落深沉遠岫出雲催薄暮

池塘淡蕩細風吹雨弄輕陰
錦繡春光日麗名花嬌欲語
幽閒野趣嵐生怪石翠疑流
鶯囀芳林日色曈曨花似錦
魚游春沼風聲習習柳如煙
紅藥翻階滿院柔風吹畫閣
碧桃遮戸一簾香雨浸雕闌
八水神京一統山河崇盛世
五雲仙仗九階冠冕麗芳春

端午節便殿宮中用

祈年逢五日　絲添長命縷　艾觴思禹旨
慎德迓千祥　藥備謹身方　蘭浴切湯銘
絃歌憐孝女　緐華雖令節　壽索垂金殿
菽黍念忠臣　雖肅自齋居　靈符佩玉扉
天中開令節　蠶絲五色縷　消魃懸軒鏡
地臘紀良時　蒲酒萬年觴　迎薰奏舜絃
遠佞書白舌　迎祥方結艾　綵背翻條達
憐忠憶綵繩　獻捷已穿楊　紅心響僕姑
影騣雕蒲宴
塵清鬬草場

祥開地臘雲霞蔚　先結兩宮長壽縷
慶衍天中日月明　均頒萬姓辟兵符
躡草歲傳荆俗美　五日看花憐結子
浴蘭時布漢宮香　三宮鬬草愛宜男
五日金門分五竹　百鍊江中天子鏡
千官玉殿給千絲　千盤宮裏帝師符
金殿日長閒虎艾　艾畜三年宜早計
玉河波靜繫龍舟　鑑存方寸莫他求
離宮快覩真龍出　鳴弦雨急鳶齊下
馳道齊歌天馬來　擊鞠風圓馬並飛

日煥金花生紫氣
雲呵玉鏡出清江
午臘逢辰綵絲生化日　艾酒合誰先兩宮福壽
昌陽屆候紈扇起薰風　朮羨如有約五日禎祥
天啓朱明壽符徵萬歲　律呂中蕤賓香生榴艾
時逢長夏靈藥採千方　歲時當午臘色動菰蒲
日上罘罳祥開千縷勝　紫閣曈曨瑞煙生曉日
雲飛閶闔瑞應五時圖　青宮葱欝佳氣引薰風
萬壽無疆何須添壽縷　鸜鵒能言比忠臣疏事
五兵不試奚用辟兵符　蟾蜍有用效猛士除戎

索結蒲文繞臂雙條達　佳節清和乘時思保治
符傳桃印揷殿兩神荼　宸遊暇豫遠略豈觀兵
技試中涓寓習勞徵意　曳練騁長楊光分榴徑
駿馳內廐示馭朽真心　障泥騰渥水香襍蘭湯
天賜赤符辟五兵而驅五毒
仙傳綵縷來百福而效百靈
節慶天中葢笈琅函宣妙典
恩迎地臘冊臺紫府校良圖
地節逢時仙苑薰風生百草
臘辰衍序帝宮遲日散千絲

葢篆弘宣五臘佳辰迎上祉
蒲筵肆設萬年真主際昌期
五日值五時集陽禧而昌熾
萬方逢萬曆介道祉以駢蕃
團扇鮫綃龍鳳總成雲五色
赤符神印熊羆自協夢多祥
皇祚延綿菰黍祥開九子粽
帝圖廣大葵榴瑞叢萬年枝
萬里光明揚子江中方鑄鏡
四時清穆未央宮裏更飛符

梟鳥賜羹除惡不教留族類
鳧車觀渡褒忠肯使沒聲名
閒閱楚詞得遠佞親賢之道
上觀虞事師阜財觧愠之方

午節刻龍船用

清灩飛迅鷁　瑞氣昆明麗　仙楫浮瀛海
綵幟引游龍　歡聲太液多　鈞天奏洞庭
錦纜穩牽長命縷　翠華冉冉天邊渡
素波明映錬江銅　絳節悠悠鏡裏行
鳥棹旛翻朱索遠

鳧車飛奪錦標忙

五日千祥龍舟凝寶籙　鼓吹樓船鑒流連往訓

两宮萬壽鶴馭奉慈航　薰葭澤國切饑溺冲懷

樹影空涵禁煙澄玉宇

水光天遠仙籟接銀河

琴室用

和風傳孔曲　思士歌周雅　會矣無聲妙

清響發虞絃　来王操越裳　悠然太古心

碧沼流寒峽　心隨徽韵遠

朱絃響衆山　調逐篆煙清

月澄太液宜三弄　雅樂祇須觀季子

風送鈞天合九成　新聲勿令薦桓譚

石室仙音翻秘譜　東土循良思單邑

瑶階爽籟應鳴絃　南薰明聖契虞廷

怡情志信非山水

作樂心應為事民

玉軫輕調喜河山佳麗　禁止邪淫鯀聲思放鄭

珠徽徽按聽鸞鳳和鳴　導宣和暢雅調若聞韶

舜殿餘音切羡墻遐想　永晝可娛心松風並響

蘇門清響動巖穴深思　良宵閒横滕梅月雙清

廣樂具心中絲桐備寓

太和生指下魚鳥潛孚

材選嶧陽奇古共徵三代製

筵開長樂和平好侑萬年觴

治貴清寧祇憶幽絃彈宓子

志端好尚應憐羯鼓召花奴

清角悠揚浩浩天風玄鶴舞

白雲閒曠蕭蕭仙籟綵鸞鳴

曲瀉氷壺湘瑟笙俱別調

風傳玉宇舜歌文操喜同聲

天地同和至樂無聲傳雅操

君臣相悅太平有象被幽絃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六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紀行

報慶紀行

萬曆壬午正月人日予與劉子良修撰同直史館因徃西苑觀蘙山為中貴人留飯且言内将有大慶齎御書報各藩勞諸公行也予聞心動盖予日夜思歸而詞垣止冊封差既嘗西使又已請急時兼纂修撰述何計自遂七月初聞選乳母八月十一日午後報皇子生禮部傳奉下次日具儀注例詞諫二垣報各

親王十三日習儀朝天宫以是日致詞稱賀改十四十五朝散予於左掖問張子藎則已二次講允矣予益心動次日習儀歸延世亦自東鎮馳至曰太毋年高機不可失予遂之朝房以情白館師蒲州相公果不許次日又言出使勞苦徃返多費非念老毋甚不敢請也蒲州師曰例當汝輩去但衙門人少耳如必去但早轉則可予敬諾而出以白申余二相公及院長陳先生又謁宗伯徐公言江西去鄉便而江西已許左諫顧汝備矣予又過汝備言汝備以予念老毋甚乃之桂林而以江西讓予甚感之次日又謁蒲州師言豫章差已定蒲州師喜予又請曰昨歲四月曽以建文華除景泰附錄二事具疏釐政江陵師力止之又命張生元忭諭毋上是時亦具揭呈左右矣夫二事本無可諱祖嫡窮巷即切憤歎玆幸守史局得遍覽金匱石室副本二事始末益詳且確國家大典莫巨於此事關史職非敢出位也蒲州師曰昔揭忘之可再書来遂連夜錄三揭一疏十九日呈于師第師覽一過曰子言極是我心更切但非今日所宜言使竣可爾予詢非所宜何者師笑曰子勿問第轉来耳遂怏怏而出是月三十日　命下次日朔閣揖畢

同子藎敬卿謁朝房敬卿華州人王槐野先生諸孫也初四日戊辰諸公餞十日同館及丁丑諸公餞皆衙門舊例也十一日同省中諸公之禮部領　御書御幣司務廳茶畢後堂見宗伯徐公左右堂二陳公送出仍之司務廳設一案儀部正副郎立案之左一吏持簿依各藩位次正郎以　御書授每親王袍服十五疋予所領淮益二府　御書二道幣三十件各具一領狀如冊封例吉服由中道出鴻臚寺報名次日陛辭午後仍候朝房申刻中堂尚未出閣留一刺回私第子藎執予手訂匡廬武林之約君出崇文門

予出宣武門悒悒分袂孫給舍純王餞門外相知攜觴者多一揖而已至真空寺已一鼓月色如晝鼓吹悲壯回首神京動終南清渭之感四鼓至良鄉次日倦甚而夫馬送省中諸君無餘遂留一日十四日宿涿州十五日安肅十六日保定飯宿陘陽驛十七日至定州雨十八日雨甚亭午雨霽因登塔四望塔絕高從者言往遊人喧雜一赤面者持刀驅之顛仆死者甚衆見之邸報斯亦異哉夜宿新樂復雨次日僅及伏城驛十九日晴爽午過真定中丞陰公留飲辭而見訪者多因登大佛閣迂道渡滹水二鼓抵欒城

同鄉雲菴李君作令夜話二十日宿栢鄉二十一日至內丘將晡而同館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邢州使相繼來趣二鼓抵郡君與其僚見過君獨留話雞鳴始去次日請燕郡齋後水亭亭前廩庾數百間積穀紅腐而半已竭君極言此良法美名顧甚不便且言予初抵郡各部使及監司以積穀為急務順德衝疲歲荒訟少而所司必欲取盈其紅腐者咸前人竭澤而漁者也而予至則饑疫死者不可勝數因慨焉發粟賑之史為予危予思以一人易萬人之命奚恤其他此苦心惟可為兄道耳次日邢令同鄉郝君請燕別

墅辭而時化城工竣偕予登眺壯哉城可為畿輔冠矣時光州陳則濟以大理正恤刑雲貴旋同宴郡樓父老以城記請先為一詩付之日離太行孤峯不數尺遂與時化別行十餘里大風揚沙因宿民舍次午飯臨洺關得家信夜抵邯鄲謁中丞董公祠公予里人筮令茲邑有惠政公歿久矣民伏臘拜祠下如新也二十五日令汝陽蕭君邀登叢臺午後至磁州守道劉小鶴大參留飯予與君布衣交也晚宿豐樂鎮二十六日過安陽謁東野相公談館中舊事甚悉夜宿宜溝鎮二十七日宿衛輝外署二十八日至延津

尚早中丞周樂軒公仲子錦衣君留固辭蓋欲至河滸早趁風靜渡行二十里昏黑風猛不可持炬三鼓至于家店郵亭久隨洪波去草房三間四無鄰舍周垣盡頹殊不能寐次早行數里風勢殊惡至渡口益烈寒如嚴冬絕無食肆少頃村民持餅餌來衆爭買啖近村利售之速也兢以熟食牛酒來予為厚酧從者始有人色而風亦漸止僅登岸風又大作回視雪浪浴日為之發悸晚入汴館貢院中聞嚴柝聲尚如布袍草履入試也三司諸公來訪憲副王調元少參趙汝圖同年厚善叙久而撫臺愛所褚公按臺用吾

趙公同過即邀飲別署用吾與予同出瀫陽趙先生門知予經蘭谿託寄一牘予因歎一日之間早泊河濵餞寒恐懼如彼晚宴會城受享懽笑如此人生遭遇寧有常哉次日報三司府縣禮宗正西亭先生留其邸中命童子歌詩促席縱談先生精經術是夜說春秋不專主康侯說禮指陳注之誤言簡意暢惜予寡陋不能盡質也張南榮太史見訪話久去次日為十月朔早發延世留待試夜宿尉氏初二日宿許州初三日午飯臨潁令高平陳君備牲醴偕予祭楊將軍祠祠在小商橋北將軍死事處也予有碑記晚宿

郾城初四日午過西平大毋耿家也大毋諸姪孫留飯夜半抵遂平初五日至確山令王恒叔夜談四鼓去次日同謁烈婦祠烈婦事具予所撰記中未有祠有祠自恒叔始也司徒受齋劉翁同囧卿陳晦伯餞郊寺至新安店諸甥姪族人候二日矣初七日抵家登堂拜毋悲喜交集骨肉聚話乃知辭親遠宦人生最苦也二十日延世恐予南發亦馳歸而報捷者繼至仙室何丈與長公宗伯已預製綵幟待親友兢舉予念簡書可畏謝客戒行世昌弟有肺病欲探勝吴越而方甥儁吴生績宗先期相約訪醫鄱陽問程甚悉因止其先發而與偕行十一月初四日出郢門州守乾齋李公餞田氏園親友餞送者甚多一鼓飯紅羅馮氏庄前去多虎鳴鉦列炬夜半始抵談家店次早過平靖關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隕阨其一即此過關望大龜山若覩霄漢憶往歲八月望夕登此山絕頂天無寸翳擊石歌楚詞山鬼篇巖阿間彷彿有薜荔女蘿嘯者此境此情人生能幾晚宿應山同年魏子鳴太守劉孝廉夢郊李傳諸文學過訪而諸親友甥姪送此次日別去亦各有惘惘之色夜至德安弔劉大鶴其毋哭甚慟為之墮淚初七日早戒行矣

延世登厠板朽蹶陷右臂骨脫覓醫環視無計家人王慶多力隨行朱家友蹻勇善騎射一人抱持一人伸之方接因覓一小輿行午後飯雲夢山城岑寂晚宿孝感令尹子文故里有坊曰董孝子仙鄉有橋曰縷絲仙跡有村曰董村縣得名以永故而山西志載永為萬全人未知孰是也是日大雨宿陡山舖四無居人空館長夜聽雨至曉初九日宿黃陂次日行大澤中約四十餘里此本巨湖冬水落視大道近而泥淖殊艱又十五里至沙口前即大江民舍鱗比皆編竹為藩籬晚宿陽邏驛枕大江多巨石半入水中可

釣可濯江豚出沒殊不畏人又有白雞形短首脫魚尾與豚鼓浪腥滑多力網罟無所施少焉月上帆檣掩映目力無盡坐石久之戸部劉禮卿監兌武昌使人來候驛吏呈一傳牌知予蓋由儀真入楚計程二旬始至悵然作一詩書壁去十一日循江滸至李坪驛即團風鎮也商賈雲集次日至黃州郡倅陸君浚川來訪君與予同游南雍茲由南考功左遷攝府篆邀飲竹樓樓在府署右舉目盡長江之勝次日登舟君復邀游赤壁然非周郎破曹公處也黃岡令趙君亦枉舟中是日風浪極靜鼓櫂如飛驛息已過武昌

縣少焉風忽起急泊江岸四鼓少止解纜行遲明已八十里聞有海門關甚險夜行熟睡不知也辰刻抵蘄州李淛元來訪予與君同讀中秘書君在諫垣有聲陟嶺南叅議致仕歸話久而別黃州貳守李君春林攝州事亦枉舟次君守乾州予使平涼飲乾陵甚驩不覺九年矣是日風惡行十里即泊十五日早大霧開霽乃行午抵富池口有甘將軍廟因登謁祠宇雄偉過者必乞靈題詠極多惟吳明卿詩差為將軍重爾祠旁捲雪樓宋人題字未至祠三十里舵師呼神鴉至仰視二烏集檣上以肉擲之遠近高下接之

不失又有食素者以肉擲不食也舟人云此鴉迎送離富口各三十里不爽然止集官舫耳異哉晚泊黃龍洲長空無寸翳月照水中如百丈浮圖下寬上銳善繪者不能為之月上始不見蓋斜照也自來江行對月者皆未及此淨練清霜冷浸肌骨予詩有鏡中光射黃金塔天上寒生白玉堂亦紀實也因與世昌延世方吳二生坐船頭四鼓不忍睡取長笛吹之波為湧沸平生勝游無以加矣十六日早至九江官艘商舶及小舫趍逐者十倍蘄黃時撫臺荔溪曹公偕按臺賈孝徵枉叙舟中別去同年計部崔獻可大叅

師同南李惟賢偕守巡二道咸來訪薄暮兩臺請宴九江衛城中望匡廬甚近次日孝徵獻可邀飲海天閣閣在寺前特臨大江帆檣從檻外過勝地也因訪琵琶亭在驛旁湫隘甚居人且不知白司馬何論商婦乎十七日陸行盡日與廬山對晚宿東林寺額曰白蓮淨社殿宇宏敞佛像精妙僧言唐製也寺後峯如展旗巨木壽藤不知時代僧談遠公異事甚多公為安公高足避晉亂而隱正不以神異為貴也惟賢攜酒坐三笑堂壁有淵明遠公陸靜脩像王伯安先生長句書壁墨光奕奕僧以朱欄護之坐久月上香

爐峯與惟賢訂天池之約十八日渡虎溪敺雲封寺
登躋蹊軔地也有司預備小輿牽以聨練遥聞鼓吹
出沒嵓壑間笑謂惟賢此不為君家義山喦喙耶因
屏去以二笛導笛韻悠揚與飛泉鳴籟應張樂洞庭
何如吹笛廬山也行二里有亭曰登高前臨澗澗萬
壑爭流過石梁折而東絶壁削鐵松杉虧蔽空濛萬
重咫尺無路而灌木溪流之間復出石級數里至錦
繡澗小坐錦繡亭中青翠紅紫穠郁芬馥爛焉如芳
春天孫於此毋乃太勞乎數里為躡雲亭亭舊名半
雲念菴羅公易今名有碑亭中紀其事云夢中易之

然不如半雲佳耳又數里至試心石孑危坐其上喘
息小定至甘露亭里許小石屋供土神石屋之上懸
崖裂五六寸金書竹林寺後門五大字入首仰視體
瘦而勁不類俗筆且裂處小而險無由措手竹林異
蹟僧能歷道之御製碑亦載其事近此多大木無敢
盜伐者信靈境哉又百餘步石坊廬山高三字王伯
安先生書也過坊里許為披霞亭崖畔精石無寸土
而產合抱松杉甚多折而二里一坊傾蔽行幽麓數
百步始及天池自雲封至此凡十五里九十九折云
寺絶宏壯正殿七間覆以鐵瓦中九行俱白銅階前

即天池白石清泉可鑒毛髮殿潔無纖塵諸佛莊嚴
及帝釋天王阿羅漢脩羅像俱非近代手大銅鼓如
缸擊之作鼓聲舊有象革鼓今廢殿後藏經千函完
好如新右窣明堂堂後太乙峯梁昭明太子遺蹟右
塑太白樂天像西為四仙祠祀天眼尊者赤脚僧徐
道人周顛祠左文殊臺臺上古松奇怪不可名狀往
往佛燈現樹下小石屋文殊像稱王佛下為舍身崖
俯視崖下雲氣如海濤其傍浮圖渡虎溪五十餘里
咸見之如毛頴立青霄上也惟賢已令縣吏治具雜
以優伶俱麾去移席樹下持巨觥和雲霞飲之因憶

甲戌夏予二人同使朝那宿太華絶頂夜半月上𤼵
狂大叫罡風四来互相攤抱恐飛去也別去八年復
同游此寓內名山二者稱最結緣何深哉飲久起立
山門泉聲哀咽出寺由披霞亭登山而北幽徑平坦
旁大石鐫湖天勝覽不著年代又三里拜讀　御製
碑白石如玉光瑩可鑑覆以石亭周以石垣可凭而
眺東西二林僧房歷歷可數西望瑞昌諸山北則大
江窮目之力彌漫莫辨也下亭北行數百步曰佛手
嵓可容數百人水由大士座下流占嵓十之七欽殊
甘冽後有三洞竹木前門也巖上題字幾遍姚江邵

侍御作洞天玉液四字甚佳巖在如来堂古千佛閣
閣後小逕由雲厨而出數十步為訪仙亭四仙談道
處也下臨香爐峯左鍾山右鼓山三峯並峙自東林
望之不啻雲霄此直螘垤爾僧云轉而東有寶樹二
因令導之徑益平松杉交蔭衣屐盡翠樹髙數丈圍
約七八尺其一四垂如蓋其一直上如塔人不知名
止稱寶樹相傳東晋異僧手植云樹傍古木甚巨藤
蘿纏附皆去稍遠如遥侍者北有澗淙淙自石孔流
石多怪狀有磐可坐予與惟賢且飲且濯誦左太冲
千仞萬里之句從人亦以為仙也澗左蘭若極麗老

僧夏臘久蓄糧千石作萬僧供五日前悉為回禄取
去刼灰餘燼未熄也晚宿天池小閣上山静月明方
吴二生手談落子作金石聲空谷若應者乃知弹琴
衆山皆響非虚語也惟賢宿東堂頗遠使人窺之夜
分猶行吟長廊未寢世昌與僧倚天池石檻看月延
世教童子吹簫予憑虚默坐都無一想月隱西巖晨
光東發惟賢詩来借梳飯畢僧若請題壁為書廬山
紀遊而下嵐重苔滑扶掖危慄至錦繡橋老僧舉金
剛經諸相非相語示予若有悟者因作詩付老僧殷
勤而别晚宿圓通寺寺去天池四十五里門前石耳

峯峻秀亦垂若耳亦廬山支也寺宏敞數倍天池僧
亦富有衣鉢講堂東精舍三間極潔樓十數間曲屈
相通非其徒導之往往眩惑盖山居防寇者予笑謂
老衲隋煬江都建此以貯粉黛維摩一室魔波旬即
從萬二千天女鼓樂絃歌可備灑掃亦施以法樂無
盡燈當不礙三萬二千獅子座也安用是為老衲亦
大笑晚具蔬食與談名理使客子忘倦次日行六十
里至徳安縣熱甚如夏一飯即發午後陰雨宿建昌
縣惟賢已先馳與僉憲鄭公張宴待予連宵未得寢
辭而行數里過楊柳津水緑可染晚宿華嚴鋪鋪在

山下四無居人二十二日五十里過江館滕王閣閣
殊壯麗然非舊址也帥同甫先訪少馬方伯王公大
叅余公憲副孫林二公榷關水部徐公来驛吏始給
薪米時張太史洪陽以南司業左遷州倅未赴因往
訪之相見而喜可知也燒燭話舊月上始别公索予
作瑞芝詩公尊人手植桂甚巨公舉丈夫子芝產桂
下信瑞哉出城至江干夜分矣遥見閣上數百炬光
射水中頗訝之則同甫惟賢張樂携觴久俟矣五鼓
二君去勉欲就枕濤聲震撼不成寐日出倚欄閲江
風猛浪翻帆檣出没若行坦途荔溪適自九江来及

岸即訪因言行路之難公為予遣一牌孝獤亦遣使
護送惟賢餞予鐵柱觀規制壯麗百貨具陳鐵柱園
以石檻下積水通江潮真君禦災捍患自應祀典其
諸神異固可略也二十四日五十里宿陽武驛同館
鄧汝益攜一尊追至夜話訂偕隱匡廬之約且葳述
益王之賢蓋君嘗充正使冊封也次早微雨二十里
飲王嶺嶺多大竹風雨作碎玉聲故名又二十里度
羅溪橋石隄二里環以碧樹結實如朱櫻間作黑色
憶少陵冊砂點漆之句如畫也夜宿進賢縣館在山
半雨又大作四簷浪浪榻下成溪壑鄉思增劇二十

六日雨不止二十七日早晴三十里飯花園舖山險
林密夙為盜藪七十里渡小江至撫州夜行橋上約
半里覆以亭傍列市肆神祠舟狂往来巨麗可想二
十八日四十里飯中關館三十里過小山口自此山
水秀雅林麓鬱茂村饒大竹野多腴田穠樾芳郊常
如春夏水碓水磨交飛互激使人應接不暇夜宿青
林舖二十九日行三十里　王已命承奉長史来候
又數里王具儀仗迎乃以　御書寘龍亭予易吉服
乘馬導五里至建昌關廂富盛甲它郡及驛門王冕
服拱立予下馬寘　御書堂上王率郡王以下行四
拜禮王先騎候端禮門外予捧　御書由中道至承
運殿寘訖立龍亭之左王行五拜三叩頭禮導引由
殿左門至龍亭前跪予以　御書授王王叩頭以御
書授內臣復以御幣授如前儀王由左門出行禮訖
王入內易服出行朝見禮王升座面南予西向坐宴
甚豐腆優伶承應者百餘作魚龍曼衍西域化人之
戲王執禮甚恭而情甚浹宴畢謁世子于東堂世子
有太妃之戚容服憯澹素髭蔬食可謂知禮飯畢辭
出抵館已夕分巡雲嶽朱公枉答拜留飲次日王復
於殿西書院因出　御書龍箋淡黃色光澤煥奕王

談經術甚精又及諸史稗官虞初有白首佔嗶所不
辨者次日為季冬朔建昌貳守郭偕承奉長史諸君
邀遊從姑適鄉先生大叅羅近溪翁過因談其勝翁
與少司寇東源朱公讀書山中僧房道院樓閣臺榭
半為翁葺實山主也予欣然隨翁出南門渡盱江不
數里至其處予平生遊攬頗多奇麗巧怪無逾此者
已別有記尚恨不能盡之元美王先生謂為茲山寫
神為之恧汗一鼓下山取道東門度太平橋不減撫
州也入城二鼓時東源公臥病令二子宴別墅梨園
子弟臨川人絕佳扮演南北諸傳奇殊忘倦怠回館

雞鳴矣兩學師生共舉王賢冀以　上聞予謝之辭
王宴如初見午後王携手至後殿觀雅樂童子五十
餘王引遍視毎一樂則道古今同異諸儒雜説令人
曉暢乃命合作媿非延陵季子不能審爾奏已童子
歌天保之章曁燕勞使臣諸什予為再拜王問昨遊
從姑奇否予對曰奇甚王曰從姑雖奇然以麻姑得
名時尚早已托雲嶽朱君陪盡一登乎予敬諾王復
引予周覽府第務如崇阜俯睞雉堞江山之勝歷歷
在目久之辭出離城三里朱公已候竹舍同行蹊由
小堤十里登山浩浩乎大觀哉予亦有記不具述第

瀑布雙飛如二白龍交攫嘗閱厲蕩志載西谷龍湫
水從石凹瀉下隨風作態遠近斜正或如散珠如驟
雨如飛雪如輕煙濛霧或直下如注溜或屈曲　如蛇
蜓或大注如睛雷旁濺者為山風所遏盤桓而不下
此亦差近之矣雲房笋蕨欣然一飽復汲仙源烹虎
丘茶予二人共飲七椀下山入城約三鼓王以金花
文綺来予悉付南城縣轉行長史司啓王王批答云
天使遠臨幸駐皇華之節親藩快覩勉為信宿之留
傾竣事而且即膏車當戒行而禮宜餽贐乃勵方廉
之操不染纖塵肯循交際之常悉歸完璧知氷蘖久

稱玉堂之選而風猷愈增上國之光謹當承順乎初
心詎敢再瀆乎行旆原儀既郤永盈庫如數檢收清
節聿昭長史司移文回報次日遂行石逕傾仄峯勢
紆轉溪橋多梅蘇苞映水明珠錯落暗香清遠良愜
幽懷而寂寞空山不逢驛使鄉愁增劇耳晚宿金谿
與王太史敬甫夜話太史為同門友冊封歸省談久
回館王又使来親書贈言一卷詩扇十柄龍尾歙硯
太乙冊藥侑以金花二枝銀爵三件路費五十兩予
矍然謝箋燈作啓辭曰遠渡盱水幸接脣顏念皇華
之勞錫清燕之暇百戲具陳信宿靡倦賜觀雅樂指

示元聲在齊之聞鈞天之奏曠世相感矣猥辱嘉貺
敬控鄙悰仰荷曲體下誠悉歸内帑茲抵金谿復承
瑶翰蔑陳思之高詠揮汝陽之草書寧直秘苑奇珍
乆為傳家至寶謹再拜而什襲之其文房清玩藥籠
良劑不敢過為矯餙再嗽辭瀆至於花爵路費萬不
敢當昔陸生使南越槖金而返議者兩誚殿下樂善
秉禮今昔鮮儔何論炎徼君長即不佞奉　命而来
敢為一介行李累哉謹九頓附使璧上希鑒亟馬次
早出郭敬甫携一尊候梅下予雅不飲為畫一杯折
梅各挿一枝別去行二十里路益險惡屈徑仄蹊莫

可置足澗上諸峯或紅欲然或翠欲滴怪石若牛伏
者僧叅禮者猊相逐者鬼欲搏者因歎造物之巧如
此晚宿東鄉縣近郭多大木地亦平坦初五日行七
十里宿玉虛觀觀在山中敗垣豐草荒寂殊甚東一
道院僅可棲息風雨瀟疎坐以待旦次日早晴六十
里渡河至王龍津商賈輻輳夜宿餘干館在山上次
早行湖路度水者七午後至饒州城外越河通鄱陽
湖舟楫亦盛司理滇南向君請飯僧寺寺甚偉高閣
若九級浮圖然乘月一登四顧寥廓初八日 淮王
使内臣来問禮已刻王率郡王府屬迎 御書至府

行禮畢留宴王頗謙抑但不交一談詢之内竪王厚
重寡言逾艾尚無子歲禄二千視他藩最貧辭出歸
館王以饒紗八疋磁器數十贐予勉受磁器數事餘
悉辭因訪惺堂史公史嘗守汝寧力行鄉約布袍
蔬食無殊寒士予時未赴公車公誤聞予雪父冤狀
安貧自守可厲士習呈之兩院及督學使者擬薦授
國子博士予皇恐汗下辭避甚力公亦不奪予志風
雪中請至天中書院與諸生講業感其知已持一造
謁而公村居頗遠門館瀟條不蔽風雨低佪不忍去
也初十日早行念所蔡公使至公德化人谿御史擢

憲副駐信陽與予交好昨經九江公廬居避客故以
書至午飯野寺夜抵萬年縣十一日宿安仁縣十二
日至貴溪山水甚佳時同年徐伯繼由給舍左遷家
居往訪之君携觴至寓所話竟四鼓去索序潞水客
談其書言東北水利鑿鑿可行也十三日抵弋陽從
周畢君書来邀登齋雲且侈詡不下篛嶺予以迂道
辭且約游西湖十四日至興安縣飯坑口舖縣建山
半勢甚險惡往有大盜據之久而削平始立縣治飯
畢傍溪行水流淙淙茂林密箐出入翠微頓忘行役
辛苦又十數里遠望一山如雪光又如大鏡稍近則

石山巨孔可數十丈南北空透上如長虹橫跨可行
曰石橋又曰月巖其所見如雪如月者天光也予聞
道州有月嵓東西兩門可通往来當洞之中虛其頂
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就中望之
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虧異狀尤為大奇天壤間何
所不有哉又見西北山最髙曰靈山七十二峯崔嵬
巃嵸道書為三十三福地上有葛仙壇晴空菡萏遠
不能躋去城十里月極佳雨忽大作至廣信而猶不
止聞吴氏園甚勝乃出西門至其處洞壑深邃引以
溪水危峯可眡幽軒可憇而翠栢亭猶奇亭架四巨

栢為之紅梅盛開雜以珍木爛焉若繡吳為夏文愍
公壻夏公當國時此園甲于東南茲十不一二爾因
歎盛衰常理梓澤蘭亭一刹那已為陳迹亡弓得弓
任之而已柰何屢平泉木石之誡動洛陽廢興之感
乎夜赴司理顧君席次日抵玉山雨不可行為停一
日而江西境止此且作書付兩臺各道使者盖自貴
溪至此路多欃杉葱菁可愛風氣如春蒸濕易雨連
日霽則如夏燠矣十八日雨止早發四十里至安樂
關舊設重兵以防礦盜今廢矣殘壘敗堞為之凄然
度關里許草萍鎮越境也夜宿常山縣督府嵎峽張

公已遣使来次日舟行大風三十里泊崖下入夜雨
大作二十日雨不止行五十里水多灘石牽曳甚艱
舟傾蕩頭目俱眩而兩崖山列翠屏嵐結冊幢蓬窓
凝睇秀色欲飽夕至衢州復雨長年三老必欲抵龍
游數里昏黑咫尺莫辨秉燭圍爐與吳生手談任其
所之夜半始至雨聲瀟瀟濤聲助之不忍聽也二十
二日微雪風順揚舲而下山勢已盡兩岸村落竹樹
如玉漁簑釣艇點綴煙波又十餘里小舟數百各有
鳥如鵝而大利喙脩頸斷魚甚捷巨魚則兩共衘之
漁人坐收其利不用網罟也晡抵蘭谿謁瀔陽先生

留飯夜叙次日雪先生邀游靈洞山房予與先生各
覓一竹輿傍瀔水五里折而入山又十里至洞洞傍
起樓如長廊㨿嶺面前為精舍門外大池源自山發
樓後小池清洌亦曰天池由曲逕躋數百步有石特
起百尺龍嵸崒嵂若倚天外曰飛雲洞凡七久湮先
生始得其三詳具予所撰記中飯畢談館中舊事先
生以侍讀出為嶺南憲副又謫州倅戀茲洞不發因
勸先生行久之雪甚而陸太史敬承聞予至亦来先
生出所藏酒絕佳者立飲雪中蘭釀多甘此殊清美
大類襄陵瞑色漸合萬峯盡失舊徑迷漫不復可識

先生復邀予同敬承至其家燒燭爇炭觀優伶戲夜
分始罷而朱生若請生予州傅士茂川子予過家瀬
行茂川已折簡矣坐同唐比部中廓話久歸舟略寢
曙色已將辨物遂解纜行先生偕中廓駕小航追送
不及而返而敬承獨送五十里是夜泊大陽鎮雪益
甚津吏報有御史戍回者予心知為傅思善也詢之
果是因操漁舟訪之君就予舟秉燭相對恍如夢寐
予因問昨九江會兩臺俱言劉國基飲酒近婦人同
江陵相公一日卒此君達者自污耶避禍耶君颦蹙
曰烏有是予戍海上與國基信使往来頗勤國基来

攜家累且不善飲一日赴門人會歸而感寒卒蓋先江陵師一日也予又訊張以孚事君益太息曰此吏寃唯予知之以敬太史不幸類敬通太史一子甚愛之其患痘症也為屏燈火卻醫藥欲其斃也以孚痛憤與之力爭而竟夭太史悼惋無已以銀鎖繫其頸無何遭盜叢折項取鎖去太史悒悒卒而忌者反以中以孚嗚呼古今寃抑寧止二君哉為歔欷久之約五鼓矣雪益大君辭歸舟執予手曰應禎萬里生還聖主恩至矣兄幸一言贈我予敬諾君得詩乃發二十六日二十里至富春驛驛去嚴州三里西一河通

徽州東則錢塘江遂泛江下桐廬未至驛十餘里雙塔對峙兩山亦名南北高峯各有祠廟又數里兩岸峯巒秀揷雲際江僅數丈挾以兩山翠光入水紺碧澄澈嚴灘正據其勝祠在半山巨木恠石陰森晝結碑碣甚多不能遍覽懸崖千丈危亭特立曰釣臺予強欲登而陡絶無路恐別有逕舟人百計沮之且怖以上多鷙獸而天亦暮矣徘徊久之而下去此數里有懸香崖蓋一洞在削壁俯江數百仞有石如炷香空懸不墜停舟仰視非飛仙莫可至也夜宿祠下誦范公山高水長之句又戲謂方呉二生臺高若此必

任公乃可釣而羊裘翁一絲能下垂桐江昔人謂其重踰九鼎權度比絜信不誣哉二十七日早飯桐廬縣江岸一山甚秀綽楔書江天勝覽四大字倦不能登又百里抵富陽江至此始大風濤怒奔舍舟由陸岸石崩摧雪消泥滑足踵數尺即雪浪掀湧輿行懍慄六和塔在江滸虛牖可睨飯浙江驛由鳳山門入主湯氏園亭督府張公栢顧召明日飲湖上方伯舒公李公大叅呉公少叅唐公憲長徐公憲副劉公来訪而同年方太守思善姜少府孟頴召飲辭不赴入夜徐将軍壯河攜酒過言會城酧應甚勞且歳除元

旦無行理盍避喧三竺乎予欣然謝次日登紫陽庵嵒壑玲瓏瓌奇莫狀所謂瑞石山也田叔禾謂杭州之勝莫愈紫陽而下瞰巡臺登躋者少元薩天錫詩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差狀其麗但巨璫於丁真人蛻骨巖下建真武祠雖土木增勝頗為不類輿行呉山望南渡故宮為之太息時嵎峽公候湖上久乃出錢塘門登舟久之並輿行六橋謁岳祠道人出王遺像忠烈如生又出宋高宗手勅岳珂肅之勅周視廊廡酧酒墓前分屍檜信異石橋下鐵鑄秦相夫婦諸奸半沒水中予謂張公古之大惡如王

莽董卓朱温輩弑君后如草芥屠臣民如羊豕汚辱
禁籞移易鍾簴兒溪慘惡所不忍言而如温者歐陽
氏尚儼然以帝尊之自謂春秋遺意檜罪誠不容誅
然亦遇高宗大位出於非望身罹憂患佚豫自保惴
惴恐撫强胡失其故物檜窺其隱乃能殺飛然政足
成飛名耳何必如此始洩其憤乎公大以予言為然
又飯陸宣公祠祠後孤山和靖居處也飯畢登舟飲
湖心亭積雪初晴環湖諸山玉筍叢植丹青金碧互
相掩映目為之眩坐久入湧金門次日歲除雨雪交
下徐將軍邀游飛来峰址废石橋憩靈隱寺坐冷泉

亭擬登高峯雪徑不可上乃至玉泉寺觀魚沽酒與
徐將軍飲池上復泛湖心二鼓登岸月色如畫光射
湖中怪而詢之乃居人是夕焚松柴貧者不廢也入
城行火林中用袍掩鬢超越而過歸邸與世昌延世
方吳二生小集而主人湯君約次日遊三竺五鼓址
嚮望　闕拜已遥拜親舍覓竹輿七前一日從周得
戈陽信來赴遂同出鳳山門萬松書院謁先師孔子
登振衣亭時雪霽風急寒甚乃過長橋至淨慈寺觀
五百阿羅漢像遍遊三竺而上天竺最勝郡人持瓣
香楮鏹禮佛者貴賤男女肩摩踵接而徐君亦来騶

從甚盛蓋方戡大亂示彈壓爾君屬僧具蔬食殊精
美因同登舟夜分乃罷凡所歷湖山别有記此大都
耳初二日出武林門與大行林君别君閩人自常山
先後發而許直夫侍御過舟中許仁和人按中州有
聲請告在里初三日宿塘栖鎮初四日過崇德朱訥
齋廷評令此君大司空鎮山公子學行為士林推重
以妻菲謫人咸屈之君贈予一詩予亦書扇頭荅之
初五日至嘉興人物繁盛商賈殷富欲尋樵李戰壘
而同館黄懋忠亦以報慶使朝鮮無為主者次日大
風邑邑行河岸見二旅骸詢之居人則父子趂食者

惻然瘞焉計部韓君山東人遣使送初七日風順至
平望初八日至吳江縣令徐君同年侍御子齡子因
託一書於常熟約趙汝師遊震澤初九日抵蘇中丞
郭公訪府守朱君貳守陳君倅王君繼来陳嶺南人
同年也予欲往太倉訪瑯琊太原伯仲適曾將軍子
澄舟泊婁門遂與同行抵崑山夜半矣令劉君過予
舟一茶而發次早至太倉謁元美先生恬澹觀在
城隅幽僻淨潔若在深麓先生道服引拜諸真及曇
陽像後一室先生靜所也坐談久同訪荆石先生時
先生廬居毁瘠甚其弟和石嘗督學中州容亦憔黯

顧太史實甫聞予至亦来會先生為具蔬食食已元美先生邀遊小秖園時敬美起督浙學不赴病謝客延予後齋略叙別去而予與子澄實甫飲園中先生躬導幽嵓邃壑孤峯深洞虗閣危樓靡所不至復駕一航出入島嶼花木間時先生不茹葷飲亦小杯日夕始罷是園先生自有十記海内傳誦毋俟予言即言亦不能模寫也抵舟先生復借荊石公兄弟来鄭重而別及曉已至胥門是日迎春士女艤舟而游觀者不可勝計草隄沙逕亦無隙地近晚月極佳因與從周訪王百穀半偈庵君自烹茶坐談月下西堞始

歸十三日中丞公召飲徐氏園園在閶門外壘石為峯石俱太湖錦川佳者水環其下周可千步蘇多苑囿此園稱最可想其盛矣燕罷入城訪皇甫子循年八十矣尚健因過周公瑕宅觀燈顧與賚以都諫守制偕馮駕部正伯往慰留飯二君皆同年也歸舟雨雪霏霏倦甚欲卧而常熟令沈君特来方送別則崑山潘太學允升至潘尊公諱德元嘗守吾州先将軍寃賴公與兵憲楊公極力昭雪楊公諱準宜興人是時二公宰木拱矣感德懷舊為之揮涕十四日欲發而趙汝師駕遊山舫偕管登之僉憲至相持淚下君

與吳子道廷杖削籍歸予在京師遣人兩候之二君復書各千餘言皆肝膽語管君亦以是累間住是時汝師子道起用　命下矣問震澤遠不易遊遂同往虎丘百穀亦来坐劒池話酸辛之抱飯小閣乘月返棹二君別去舟中四顧月明波淨不能寢覓一漁艇尋張伯起幼于俱以伯起赴公車幼于遊武林束志園扉久鐍苔滿徑矣及予抵家得二君書乃知初未出也人生會晤信有數乎十五日過滸墅關十六日至無錫阻風忽子道往弔愛荊王翁相見悲喜為話舊遊久之始去而孫太史以德請告家居苦邀入城

予以病避客意語之君亦去常州司理余明復攝縣盛談惠山吳下名區也予雅欲往風雨大作乃與子澄擁氊策騎至則入夜矣余君治具山下一園雖木石不及廣信太倉而依峯附澗天巧自然殆丘壑本色也樓上啓牖正對惠山浮圖約四鼓雨猶不止因往觀泉泉覆以亭山僧數輩各持茗椀予為俯吸清泠甘美塵襟盡滌又借僧竹筩携以歸天欲曙矣雨止逆風過橋水勢洶湧鯨吞雷震百人推挽凡十數而後上晚宿常州貳守邊君携熟食過君與余眀復俱鄉人也夜未及訪唐玄卿與吳後菴公留刺而去

次日宿丹陽侍御于公言漕卒悍狀為遣使持檄導
松江司理徐君亦来訪次日舟果壅塞不壅則以一
舟橫水中民船稍拂則百十為群以壞運舟為名不
盡所有償之不已也予無柰何為停一日侍御使者
以檄示乏殊不聽夜半聞喧譟驚訊則蘇松兵道李
公自京口旋從卒百人各持巨梃不問人船亂擊漕
卒乞哀披靡爭避因而獲濟既憤且快二十一日至
鎮江劉禮卿自武昌已寄書其兄弟子姪董甫繫維
即邀飲甘露寺寺據北固東西望金焦二芙蕖孤出
水面也周覽久之巡漕雷慕塘侍御已候予舟郡倅

王君司理左君繼至是夜風雨殊惡漕舟壞者甚衆
次日雨霽雷公復過以詩招遊焦山乃由北固東行
抵江濵予與公同一小艇風濤大作幸而及岸僧衆
各持辮香迎飯海雲堂易巾幘便服攀蘿捫石凢數
里躋羅漢巖坐吸江亭正對金山公因叙家難泣數
行下談虎色變予亦悲愴下憩賛善閣日已入江不
及尋瘞鶴銘乃與公各為一詩又歌招隱弔焦先生
風蕭蕭自海門来不可留也公渡江歸署予獨坐小
舟風恬浪靜星光爍燿上下交射十餘里自北固西
岸回二十三日同年計部楊克一又與劉君叔姪携

酒金山而渡江必由山下欣然一登晉建武時寺曰
澤心宋真宗夢遊其地更曰龍遊飯楞伽室遍覽浮
金雄跨玉檻水陸諸堂化城無邊金鰲奎文諸閣留
雲吞海回瀾煙雨諸亭予乃由妙高臺下躋薦福塔
塔在山最高處四望大江歌煙樹歸舟之句惴惴乎
恐隨濤浮去也詢老黿逝矣第一泉雖佳而遠遜惠
山旁有小島與善財石對郭景純墓也真泉在墓側
予欲乗小航往探僧衆力止而日亦將晡乃別諸君
北渡大抵金以麗焦以幽同以浮玉名而人亦莫能
軒輊而金當孔道游客接踵僧亦厭之以故挂錫者

咸不足與語焦自海雲堂東山更深僻而游者絶少
往往有異人此二山公案哉舟中回顧若別知友去
故鄉黯然銷瑰矣小飯瓜洲二鼓始至儀真二十五
日宿六合二十六日宿滁州追思與啓圖仲謨諸君
遊南雍往回數過此倏忽二十年鬉種種猶未息山
靈即不移獨不愳俗駕哉同鄉張公丞楊公俱汴人
辭疾不見予亦鬱病次日過定遠五十里宿農家一
十八日宿池荷驛二十九日宿壽州次日為二月朔
大雪晚宿正陽初二日雪晴泥濘艱於行猶至霍丘
同年周中丞樂軒弟丞此留飲夜分初三日至固始

司理張涵滇公攝邑篆飲四鼓始寢初四日宿光州
州守李君蜀人由戶部左遷與談楊用脩事甚悉同
年熊仲時賈伯恒陳則濟及蕭鄭諸文學招次日手
談未昧爽遂蓐晚宿羅山龍山劉翁以滇南太守致
仕偕鄭松橋兄弟劉胡二長公邀飲此去親舍百里
而近世昌延世方吳二生已夜馳去初六日早行薄
暮抵家盖往返三月餘東南奇勝亦略覽矣疇非
君恩哉應接稍暇追憶錄之回首已成夢境吾姑以
紀夢而已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七

〔明〕李言恭撰

青蓮閣集十卷

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青蓮閣詩序

青蓮閣詩者臨淮侯李惟寅所作也按唐李太白生于蜀彰明縣青蓮鄉後世詞人輒稱李青蓮閣名青蓮蓋李家故事云嘉隆之際余官廷中是時七子之徒解散余與惟寅結談天之社旹南海黎秘書惟敬梁舍人思伯太倉王太常

敬美南昌楊祠部懋功濟南沈檢討子静吾楚陳宗伯仁甫丘太守謙之永嘉康山人裕卿此八子者朝夕談詩而雅道大振令諸子多脩文地下即山林屢屢存耳獨余與惟寅同奉朝請詩筒南北往来無虛月乃寄玆稿屬余序焉往惟寅曾刻貝葉齋稿有評惟寅詩凡三

變者少年氣盛有觴易形意恒在多既得于鱗詩習之乃檢括為深沉之思引商刻羽宛似其家言已稍稍縱其性靈時復脩然自得博採旁引未見其止又有評明興二百年来世所尸祝莫如北地嘉隆中興而濟南起當户其間接武嗣響羽翼二子厥有盱眙氏蓋中原稱

三李有味哉其言之也二十季前余亦序惟寅詩謂高適工于暮年杜陵細于晚節頗惟寅勉旃而惟寅唯唯謝今惟寅春秋五十當班白而語道壯哉惟寅之為詩工而細矣昔唐世敦尚辭華儒臣以能詩供奉稱旨者籍籍相望更歷開元長慶隱顯數百家中間稱雄埶苑

繞一两人耳然且奔播瞿峡長流夜郎了無着足處詩顧不窮人哉惟寅世受

國恩共山河帶礪之盟其祖乃曹國公也佐

高皇帝有奇功惟寅自幼好讀古書甫弱冠即為小侯出入周衛之中絕無玉帛子女狗馬之好即擁節旄握金印徃

徃折節下韋布之士其精神日流貫于詩倚馬横槊而賦令取而讀之無牢慅仳離之感而有得乎應心之玅巧若承雕弄丸勁若飛戈奮戟麗若落花飛艸捷若流風回雪宏若張千門立萬户奇若飛兎越山神魚超海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暇近讀渾河召對感遇諸篇

上錫爵宮保有金幣幄帳膳羞之賜其與太白在金鑾殿沉香亭披宮錦袍而詠者何以異哉供奉天才高邁龍遊雲騫長歌絶句真奪千古之幟惟寅藻思秀逸敲金戛玉五七言諸體足衍三唐之派明興以來徹侯中一人而已然太白遭永王璘之黨下獄潯陽至有夜郎

之流而識者嘆其以才禍身惟寅謙折貶損不以才華傲物而遺際

聖明長守禄位與國同休古今人遭遇真有幸不幸哉夫李杜在唐號稱大家世之學子美者家驥人璧王元美以為或得其皮或得其骨或得其肉或得其髓至得其神者頗稀而學太白者絕少

下逮
國朝勿論前所云三李近日大梁李僉
憲川甫章丘李文選伯華濮川李尚寶
伯承内鄉李檢討子田富順李宗伯元
甫京山李叅知本寧其詩善學古人而
與余莫逆乃杜陵之後絕少豈隴西之
派流傳百世而襄陽殘骨騰馥衣被後

來者不啻孫子乎造化之微兩公莫得
而測焉不佞老矣惟寅少余五歲日孳
孳于詩仲尼論詩于洙泗之上而嘆曰
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則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顧
與惟寅共勗焉

萬曆辛卯春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
應天府府尹奉
勑專管漕務督理廬鳳淮揚糧儲提督
四川學校沔陽陳文燭撰

青蓮閣集序

通侯李惟寅氏裒其生平所著詩名曰青蓮閣集屬余爲之序而友人何仁仲數慫慂之問所以名青蓮仁仲稱曰文武之道析而爲二所從來久矣西漢之代列儒林傳者多韋布士所傳授弟子仕貴顯

則艷稱之而貴無如王侯將帥王侯將帥能橫槊賦詩倚馬成檄者有幾惟寅王孫列侯也出入兩京所任靡非兵革忘其茅土之貴而游情于竹素之林薄其蟬冕之華而勤思于觚翰之業釋氏愛蓮花處汙泥而不滓青蓮其最秀者也

君家供奉故王孫文藻風致冠絕一代甞自號爲青蓮居士惟寅得無似之乎余曰然旣卒業而後知惟寅之取義固有在也今夫唐詩祖三百篇而宗漢魏旁采六朝其妙解在悟其渾成在養其致在情而不强情之所本無其事在景而

不益景之所未有沈涵隱約優柔雅澹故足術也世之爲詩者不然以爲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聲要眇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妙於是嘆飄零傷遲暮無病而呻吟其情景與人了不相涉此一失也反此則有詩識之戒而避忌

滋多沈逆驚喪不以贈遠短促凋
衰不以稱壽卑降免失不以獻達
官落遺下出不以聞新進長幀短
幅行卷累帙一切爲應付供給之
語而情景與人亦了不相涉此一
失也七言律體最晚出而用最濫
遂與塡詞等大氐麗姓名象品地

摭舊蹟綴節物援引故實傅會牽
合以蕪蔓爲富險僻爲新纖巧爲
奇矜誕爲雄而作者之指蕩無復
存此一失也體各有宜而才各有
合度材量力自足以成一家言而
或欲包舉諸體囊括百家諱其短
而詆其所難行岐路者不至懷二

心者無成非馬非驢類鶩類狗此
一失也惟寅在朝言朝在野言野
在軍旅言軍旅觸境以生情而不
迫情以就景取古以證事而不役
事以騁材因詞以定韻而不窟韻
以累趣緣調以成體而不備體以
示瑕余所舉四失者何病焉昔湯

惠休評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
錯彩鏤金顏深恨之惟寅之名集
以青蓮也意在斯乎仁仲曰善余
更謂仁仲即君所以名青蓮者而
求之惟寅之先岐陽王以
帝甥貴戚佐天下於馬上然而總
理中書省御史臺兼領國子爲儒

者師文武並用令聞長世顧其詩靡得而稱焉即惟寅所以名青蓮者而求之葉夢得引禪宗論三種其一隨波逐浪其二截斷衆流其三函蓋乾坤嚴滄浪言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皆言詩也渓於

青蓮之義者也仁仲以語惟寅惟寅曰詩道陵遲于今極矣二三子將起而振之不腆敝賦敬率以從事乃若先岐陽天授非人力也

雲杜南新市人李維楨譔

李惟寅青蓮閣集序

海內自隆萬而後歷下李于鱗集出則攻聲律者咸左袒于鱗以為古詩漢魏近體則武德大曆哉睞李獻吉何仲默西先生為顏行且心非其急嗟戲西先生詩與李于鱗詩具在篇較字評疇抬漢魏伯仲武德大曆

頡頏哉于鱗亦鴃々不為錢劉以下語然性情真趣固其所尠以故左袒于鱗者巷摹戶擬非不斐然鬱々顧性情真趣則愈攻愈離三百篇々之旨安在哉吾友徹侯李惟寅自髫齔即口吟哦唐人詩其天性嗜好則然積日累月篇翰成帙遂以貝葉齋藁付剞劂氏

詞御雅士亦知惟寅詩矣庚寅秋惟寅過余京兆署中時有邁軸之累惟寅則然扉至榻前强余起而謂曰某有青蓮閣集將梓之君其為序余唯唯隃旬惟寅貽以所梓集詩體悉備余度之几上且讀且嘆以為惟寅詩非不浮慕乎鮮然抒寫性靈冲融情境超然自得眎夫左袒于鮮愈放愈離者寧不蓬壒哉無論惟寅詩刻意法古即其人有古道焉曩余計偕入都門與惟寅談詩許言蘭臭把臂定交及余登仕籍客都日久與惟寅譚詩更甚及余以大計入都者再與惟寅談詩不廢嗣後

以左遷入都補任惟寅酒余談詩勃勃不減裕曰豪也頃承之京兆惟寅修舊社為蓮池倡和而銀臺朱秉器為湖亭倡和各有集余皆與焉吁嗟世稱交者則市道然計顯晦較睚眦招許管鮑終則參辰人情澆漓世態魍魎良足悲夫讀惟寅詩者不獨詩已且知其人交久而敬毋盩於宣尼所取齊大夫平仲者云

萬曆庚寅季秋袁應祺文毅甫撰

李秀巖先生詩序

昔先王治軍以禮太師持六同之音以聽其風俎豆弓矢其道不異葢時天子六卿六師帥也下及春秋列國之卿將三軍者必且於民譽甚都如云郤縠說詩書敦禮樂其淺者耳故其軍旅誓告之文賓

客勞贈之紀各稱詩引禮學而後政可知也師固邦政無學而以軍此其於折衝也必不在尊俎間矣觀惟寅有昔人之思焉其於戎政也若漢南北軍皆隸之矣咏其青蓮貝葉諸篇什如干一何暇也天子大蒐和戎宴對之事父子弟兄

賔遊山川花鳥之觀行役痒愉一付之聲詩節和而鏘致蔚而亮無論歸來笳鼓徒步山岡卽春秋列卿酬奏音旨當不是過盖予與惟寅遊十餘年矣入都見其居處供具蕭然也惟寅曰吾名爲侯其實一禪邪耳唐人以詩思清爲門對

寒流雪滿山所致惟寅詩其亦有清寒之色邪善哉太倉王奉常之言他公侯好子女玉帛狗馬而惟寅好詩嗟夫子女玉帛有盡而風雅無窮惟寅其不朽矣

萬曆二十三年仲春上浣日臨川湯顯祖謹序

青蓮閣集卷一目録

樂府
鉦吹曲三章
浦城閱武
圍營大閱
扈從　宸遊
紫騮馬
從軍行
獨漉篇
楊白花
銅雀妓
鳳臺曲
洛陽陌
春遊曲
大隄曲
君馬黃二首

箜篌引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雞鳴
朝雲曲
趙瑟曲
出塞行
折楊柳
遊子吟
釆蓮曲
烏棲曲
河水曲
黃澤謠

青蓮閣集卷一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會稽陶允宜懋中
檇李陳泰來伯符　校

樂府

鉦吹曲三章

浦城閱武

浦之城據上遊控荆楚拱神州開幕府擁

貔貅浮青雀起白鷗錦纜牙檣緩帶輕裘
旌旗蔽大江簫鼓震中流避鮫人息陽侯
鯨鯢遁魍魎愁

浦城閱武曲凡十六句其十二句句
三字二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團營大閱

懸鵲印統六師八陣開萬騎隨坐樓車擁
旌麾旗若雲栁如縧走材官類熊羆佩魚
腸冠鵕鸃傳宣號令雹掣風馳先聲萬里
震讋邊陲瀚海波翻何有醜虜

團營大閱曲凡十八句其十二句句
三字六句句四字

扈從　宸遊

紅雲結旭日明驅虎旅出鳳城馳豹尾轉
龍旌碧草長堤輦路平翠華行處引鳳笙
羽林百萬山岳驚遠近嵩呼動地聲

扈從　宸遊曲凡十四句其十句句
三字四句句四字

紫騮馬

蹀躞紫騮馬遠向天涯去門前白髮親目
斷天涯路洒淚向雕鞍馬去無回顧萬里
致青雲倚門自朝暮

從軍行

榆塞傳烽火興師備天驕長安少年兒寶

刀時在腰從戎是今日封侯在明朝試看
血戰者行間雙鬓凋

獨漉篇

春去春還至花謝花復妍春花自無盡人
生誰百年七十古所稀為此浮踪牽相對
春與花胡忍不陶然

楊白花

楊白花飄還聚落向江干作高樹長條拂

地細如絲無數往來車馬駐祇作離人斷
腸處

銅雀妓

舞罷行雲散歌餘片月沉君王寧復問傷
此百年心園陵松與栢春到鬱森森願得
同此樹相依自古今

鳳臺曲

紫霄音自徹員嶠夢還通彩雲飛不散何
處客乘風

洛陽陌

朝朝飛練袖處處起歌聲年少誰家子相
逢意氣生

春遊曲

浮生百年期九十春易過何惜典鷫鷞日
日花間坐啼鳥和人歌芳草留客臥試問
五騂騮何如一鍾荷

大隄曲

隄上花開落隄邊水自流水流不復返花
落黯生愁妾身非春花朱顏安可留花發
還如舊妾身應白頭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黎君馬行天臣馬隨君馬如
龍臣馬疲

其二

君馬黃臣馬赤君馬驤首臣馬伏櫪君馬千里而空群臣馬駑駘何敢忘驅策

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流滔天公不渡河對之晏然

其二

公無渡河不聞舟師如此風濤公將何之

其二

公無渡河河能覆舟公不渡河柰此狂流

其四

公無渡河河流無涯胡為渡之冐此險危

門有車馬客行

開尊日結客紛紛車馬塵結客一何廣滿堂稱故人知己不常有按劍是白首寄言結客主生平幾死友

雞鳴

雞鳴起披衣送君君遠行明朝聽雞鳴看行千里程雞鳴不可聽天涯若為情君應富貴還曾念伏雌烹

朝雲曲

兩晴旭日影徘徊時集楚舘忽荆臺或聚或散招不来招不来䰟自斷陟高原意何限

趙瑟曲

户外春風花半開美人調瑟一何哀花間

促柱勸君杯勸君杯欲君醉君不飲愁無柰

出塞行

馬似邊風急弓隨海月彎盧龍望烽火夜度玉門關

折楊柳

三月黃雲塞沙塲雪未消朝来折楊柳腸斷玉關遥

遊子吟

高堂有白髮遊子将何之萬里豈不遠母心亦相随山有虎豹行澤有蛟龍窺歉歲兵與戈逆旅寒且饑錐在高堂中高堂身更危寄言遠遊子應念倚門思

采蓮曲

翠黛籠輕霧湘裙蕩緑波花深人不見惟聽采蓮歌

烏棲曲

何處亂啼烏關山夜月孤燈前數行淚寄不到征夫

河水曲

河水何悠悠妾自采芳洲采芳不可寄君獨在遐陬

黃澤謠

黃之澤其馬蹀躞皇人怡悅黃之州其馬驊騮皇人優游

青蓮閣集卷二目録

五言古詩

過無住上人有贈

郊行偶成

春日西郊同黎維敬王敬美陳玉林康裕卿朱汝脩胡元瑞洪從周諸子

寄懷屠長卿

懷胡元瑞

春日懋季公園

遊仙四首

詠鴈

竹林

冬日見友人書室梅花

春日邀喻海屋屠漢陂嚴天池徐述齋林泰華張少齋小集

寄家弟惟禮

春日同殷無美卓澂甫鄭子玄程孟孺朱汝脩何仁仲集城西大慧寺時袁道饒朱可大游汝順賈北卿適至

春日懷方子仮

春日感懷

送張去華

懷陸無從俞公臨梅季豹

寄姚叔卿

同宋西寧忠甫郊遊

林天廸叅軍奉使南行送之詩

輓劉仲脩時仲脩舉鄉賢

旅中述懷

青蓮閣集卷二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甬東沈明臣嘉則

安陸何宇度仁仲　校

五言古詩

過無住上人有贈

一自曹溪後誰復聞妙悟嗟彼緇衣徒紛紛說淨土淨土亦非遥真相本無住識得無住相即是菩提樹試問菩提樹無住果何因不見有住者萬刼總為塵偶過雙樹林開士方入定定中無所有㝠㝠見真性坐我以蒲團山空月如鏡悠然縱大觀不垢亦不淨

郊行偶成

出郭不數里豈無風與塵但違城市喧行行自可人遠山濃似黛細草積為茵穿徑呼筍輿臨溪理釣綸落花飛不去幽鳥故相親松間雲裊裊溪上石磷磷山桃開且爛依然武陵春人孰不云樂忘機樂始真願言謝車馬許作樵漁鄰

春日西郊同黎維敬王敬美陳玉叔康裕卿朱汝脩胡元瑞洪從周諸子

聯鑣出西郭行行適遠村流水喧石梁垂柳蔽柴門山光或隱見雲氣時吐呑不必武陵溪亦有桃花源穿林驚鳥宿攀崖亂苔痕落蓝上屐齒飛霞入酒尊且避逢迎勞况無城市喧獨有芳草色凄凄怨王孫爾我本同心相對總忘言一觴聊共揮身外非所論

寄懷屠長卿

古来妬蛾眉况是日相随世情多按劍白首尤難知一日出春明西風悵路岐雲山

千萬重匹馬將何之吾道本無恙更得遂幽期隱顯非所計世事良足悲滄海可垂釣青山殊相宜所以巢由輩終不受人羈念我意氣交千里神自馳一別幾更歲天涯鬢成絲東風吹落花能不長相思願言加飧飯握手知何時

懷胡元瑞

秋夜一何長瑩瑩下清霜篝燈不成寐披

衣據胡床豈不有良朋良朋天一方皎皎銀漢橫飄飄白雲翔欝欝良獨悲所悲在江鄉安得奮兩翮遥隨旅鴈行鴈行不可隨有酒且盈觴終夜自酬勸對此明月光美人當此際亦復亂衷腸

春日憩季公園

東風吹我衣落花浮我觴芳草沒行徑青霞生曲房淺溪流水鳴高林啼鳥藏恍疑

出人境悠然來上方人生百年間歡譙不可常今日對春花明日飛秋霜名園不盡醉其如此流光

遊仙四首

崑崙高無極上與紫霄通拂袖生白雲策杖凌罡風翩翩駕白鸞悠悠行太空執手羨門子接踵河上公琳宮芳樹隱玉殿紫烟籠滄海渺浮漚飛梁跨長虹俛視人間

世塵蹤悲斷蓬

其二

駕言訪赤城弱流三千里飄飄生羽翰疾若雲之駛安期忻相迓為壽以玉髓碧藕咲相將瑤臺共徙倚有客跨蒼虯出沒雲霞裏授我玉笈文捧持不敢視為言是真詮駐顏端在此

其三

瑶島亦非遥瞬息可遨遊曲曲轉丹梯重重上玉樓懸崖長赤松白髮騎青牛鸞凰往復來蛟龍沉以浮亭亭有大椿千歲為春秋火棗堪辟穀天地果何求所以滌園叟閲世等蜉蝣

其四

秉槎泛溟渤浩浩何無涯嵯峨三神山羽客以為家度索梚千年玉洞樹三花枕簞羅星斗衣裳披雲霞醉我以玉醴餘我以胡麻回視塵寰中應嗟虛歲華

詠鴈

秋水滿江鄉秋風鴈成行遥栖湘浦月高度玉門霜一舉應萬里幾日到衡陽衡陽未幾時又復瀚海傍繒繳總莫及冥冥自廻翔感此未歸人凄凄欲斷腸

竹林

溪邊萬竿竹亭亭覆茅屋高標作舞鸞寒聲散飛瀑酷日午行天涼颸透毛骨也知城市間亦自蔵嶰谷况有求與羊過我慰幽獨

冬日見友人書室梅花

邊城何所有白草與黃沙登樓一以眺朔風吹戍笳積雪春正凝陰山日易斜豈知長安中灼灼見梅花移來臥榻側一室散飛霞寒香襲枕簟疎影上窓紗疑共羅浮仙沉醉酒人家折以寄隴頭其如隔天涯

春日邀喻海屋屠漢陂嚴天池徐述齋林泰華張少齋小集

暮靄沉西山皓兔輝衡門鼓角喧且悲星斗明以繁草堂具雞黍燈火過高軒浮生自萍梗聚散安可常况是人間世奄忽見滄桑何論對春色轉盼飛嚴霜值此松醪

熟胡為不滿觴東風春正早清言夜未央不向良宵醉其如白髮長百年幾同心形骸總相忘共此大塊中何地非故鄉

寄家弟惟禮

余昔居家園只尺有丘壑引水到門徑肴山在城郭聊鑿浣芳池亦構草玄閣支枕聽春禽揮麈調玄鶴水鳥去還來山花開自落時時過惠連一枝共可託何意事遠遊十載淹京洛雖有栁為營蕪之印是鵲多病客中身其如慚衛霍豈不知鉛刀何以當盤錯春草旅夢遥西堂空寂莫

春日同啟無美阜徵甫鄭子玄程孟孺朱汝脩何仁仲集城西大慧寺時袁道餞朱可大游汝順貫北卿適至

當此休沐日況值春深時行行偕所親雙林自委蛇蘿徑曲且幽岸栁弱而垂松間鳥自言谷口雲何之風過鈴語喧日斜花影移芳草故相隨枇花若有知借彼青蓮界覆此金屈卮人生本如寄蕭蕭鬓成絲擾擾將何為留滯天之涯振衣眺高岡寧不有所思所思在萬里風塵徒凄其忽爾車馬聲美人来若期芳辰良宴會且拚倒接䍦

春日懷方子伋

浮踪日以遠故人日以疎自媿誰相迫茫茫萬里途竟作參與辰各在天一隅振衣暖風来出門芳草鋪有酒不堪醉凄凄念吾徒、

春日感懷

春光倏已半積雪猶未消朔風徹夜號寒氣尚蕭蕭芳草寂無色何以云花朝忽来萬里書為言北山樵掃石長松下白雲時

可招更說燕磯漁来往浮輕船十里蒹葭
月風前繫一瓢此際天涯客能不心搖搖
作客苦逢春逢春轉無聊所貴在適志莊
生故逍遥試問鯤與鵬何以異鷦鷯

送張去華

萋萋春草綠嚶嚶春鳥鳴折此河橋柳相
將送友生友生日以遠千里一帆輕去去
不可留言赴溪上盟溪上無所歡鷗鷺析

相迎日與釣石俱不聞車馬聲念爾正朱
顏蚤已事逃名如何白髮垂猶然甘遠征
送送一杯酒依依故園情

懷陸無從俞公臨梅季豹

凉月上藤蘿西風吹梧桐念彼二三子淞
淞江之東歲序忽云暮尺素安可通憶昔
城南隅蓼花開正紅脩竹十萬箇一一搖
蒼穹時乎賣漿家忽爾帝釋宮班荊對長
溪清嘯倚冊楓一任浮雲色往来于太空
所携有大白何物能與同胡為風與塵踪
跡類飛蓬徒爾神爽馳悠悠羨冥鴻

寄姚叙卿

如何對明月凄凄百感生嗟哉此清光亦
照石頭城石城不可見登樓若為情况值
芳草時何當白髮增憑高聊振衣一尊誰
與傾堪笑竟何為空負白鷗盟

同宋西寧忠甫郊遊

三月春欲闌城市無草色駕言出西郊甜
此空王宅非徒恣尋遊藉以慰離索曲磴
斷復懸流水去還折溪畔柳色搖馬首泉
聲瀉遠山當户青杏花隔林白我本丘壑
心苦作風塵客所幸有美人悠悠歌白石
惠風暢我懷蕭然一岸幘况復談名理豈
但忘形迹佳哉此春光何以不自適白日

易虞淵莫惜頻移席

林天廸叅軍奉使南行送之詩

憶昔傾蓋間依然白首憐白首尚如新傾蓋尤所難古道久不作人情良足嘆騑騑四牡車送君路千盤今日出承明明朝望江干霏霏細雨濕悠悠落花殘山程古驛荒澤國春雲寒雖云歌皇華寧不念金蘭送送復送送願言在加餐

輓劉仲脩時仲脩舉鄉賢

生平負奇氣弱冠遊鳳池冥鴻不可留白雲如有期歸來謝組綬老去號鴟夷滄霞固所願世網胡能羈草玄楊子雲置驛鄭當時賓客滿高堂日和郢中詞珠璣散四座一一光陸離念余肝膽交時多雜佩貽良工心獨苦大雅今在茲地下復脩文造化所獨私乘風任寥廓招魂翻自悲空山存廟貌千載興遐思

旅中述懷

種竹秦淮曲一一垂青陰百尺千層霄綠雲飛滿林望望湘波搖行行陸海深夜月我浮白涼風一披襟城市苦長夏赤日欲流金蕭然對此君絕無炎蒸侵歲月亦已久相結為同心如何事遠遊塵踪嘆陸沉三徑已就荒空負此琳瑯高標不可即天涯應斷腸

青蓮閣集卷三目録

七言古詩

寄沈嘉則

得王仲房書却寄

借樹軒歌為杜上林作

長歌贈何仁仲典客

濟上太白酒樓

渡瀘溝

萬玉山房歌為太常司澤民

送黄孔昭還武夷

渾河召對篇 有序

送謝将軍之武林

贈朱羽士

夏日黄中祕賓王過訪即席作短歌

題松菴别號

四皓圖為郭侍御題

同大司馬本菴楊公給諫心菴洪公

侍御後齋荆公團營閲武

送潘博士之慈谿

聞徐金吾覆舟長江遂葬魚腹歌以

吊之

題兩山圖

同吴少保邀孟給諫何典客王都尉

集静脩上人方丈

宴夷 有序

渡黄河

題九華山圖

春日有懷

題栢溪沈封君畫竹

贈金逸人

送太保範溪鄭公經畧秦晋諸邊

擬四愁

青蓮閣集卷三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東海屠隆長卿
豫章胡汝焕孟弢校

七言古詩

寄沈嘉則

沈郎七十鬢未皤猶能長夜醉笙歌才空燕市昭王駿書換蘭亭道士鵞蔵名不獻

長楊賦生平不識長安路醉臥金峨石上雲渴飡赤董花間露坐對青山把酒巵匜裏吳鈎光陸離射書應是摧燕將結襪翻能重釋之把釣桐江七里灘江風飄飄吹鶡冠世間萬事不入耳五月披裘亦自寒屈宋已往不可起郢客陽春亦已矣千年又見沈休文一代風流真在此今年訪我到江村我尚栖遲在薊門雖云看竹不問主其柰無人共酒尊江頭大醉自歸去兩岸春花亂如絮拂衣長嘯上扁舟一片白雲任何處

得王仲房書却寄

何處黃山深卜居花間漁樵隨鹿車龍江一別今幾載忽爾遺我雙鯉魚為道黃山最深處滿地白雲飛不去瓊芝瑤草醉堪尋白石青霞餓可茹千巖萬壑近在門淺

溪高栁各成村竹間流水沒芳徑樹杪飛泉下綠尊羨君此地何快哉獨許求羊日幾回龍泉鵲印終何事安得浩歌歸去來歸去來想君當日作賦獻平臺何異陶侃到八天兩翼又復墮塵埃吁嗟王生白髮擁蒿萊空負人間八斗才

借樹軒歌為杜上林作

誰家芳樹墻頭起傍我幽軒作風雨赤日

苔堦墮綠雲蕭蕭爽氣不知暑黛色還疑
青嶂開芙蓉片片浮空来最憐明月扶疎
影偏覆君家掌上杯聞道上林花萬樹君
家正官上林署東風不借一枝棲託此鷦
鷯意偏注我家結廬在紫桑門前五柳垂
地長何似與君掃一石樹下把酒對江光

長歌贈何仁仲典客

當時共結少年場說劍談天興未央不妨
留客頻投轄何異藏名在賣漿燕子磯頭
問明月天闕山前餘薇蕨匣中紫氣吐虹
蜺嘯處西風震林樾月明同放大江舟酣
歌擊楫橫中流慨然自負澄清志媿我原
非祖逖儔春来携手杏花村家家杏花低
映門鳥語嚶嚶如喚客無數落花浮酒尊
有時夜泊秦淮水桓伊遂聲猶在耳對杯
不見晉時人千載風流復誰是釆石洲前

水接天與君坐石月正圓吾家供奉騎鯨
去綵筆空多吊古篇風塵回首三十霜燕
市相逢歌慨慷慚予未赴滄洲約喜爾今
為典客郎典客日日侍螭頭紫霧紅雲奉
冕旒丈夫出處在適志何必區區萬户侯
君不見鹽車偏是困驊騮荊山刖足猶未
投伯牙子期不相值流水高山空自愁君
家自有不朽業郢中一代稱人傑眼前世
事胡足論鄭人蕉鹿莊生蝶人生不滿百
年期請看短髮漸成絲天涯誰復稱肝膽
有酒不醉將何為城上流雲初過雨赤日
當空不知午開閣西山爽氣来時時過我
閑揮麈遥憶吾廬在石城萬竿脩竹與雲
平何時得買扁舟去與爾荷衣續舊盟舊
盟不獨在脩竹十洲五岳應吾屬閒登太
華釆芙蓉醉臥匡廬聽飛瀑已畢向平婚

嫁忙青山何地非故鄉移文豈爲吾曹設
處處白雲携滿囊

濟上太白酒樓

濟水城頭舊酒樓西風留客一停舟吾家
供奉竟何在衰草斜陽黯自愁試看五斗
天涯客多少道傍如磬折何如春風日醉
酒家胡青山獨臥袁安雪黃塵何處訪丹
丘醉裏依然是十洲登樓振衣一長嘯半

空明月海天秋鷫鸘聊作杖頭錢搔首酣
歌夜扣舷逢人不用問今昔千古英雄盡
杳然桑田幾度成滄海且傍蒹葭聽欸乃
况有堤上芙蓉花到日逢秋正堪采

渡瀘溝

朔風蕭蕭吹客裘滿城氷雪渡瀘溝何人
當此歲云暮猶自天涯汗漫游夕陽野店
寒烟裏西山白雲馬前起最是鄉心不可
留一時飛渡秦淮水

萬玉山房歌爲太常司澤民

長安甲第敞朱樓夜夜笙歌醉未休何如
君家萬竿竹滿地緑陰數椽屋彷彿移家
嶰谷中枝枝葉葉含秋風風廻盡作青鸞
舞將謂瑶池降金母亭亭高標上拂雲虛
心勁節惟此君霏霏烟霧晴亦雨枕上濤
聲時在耳幽窓護此碧琅玕赤日炎天午

夢寒三徑依然開蔣詡啣杯日過求羊侶
林深自是客堪留門對瀟湘萬頃秋豈知
人世有陸海朶朶青蓮醉堪采滄洲不必
問丹丘五岳何須作漫游丹丘五岳在杖
底葛陂龍化風雲起君不見牡丹艶質稱
花王又不見紛紛桃李競春光西風一夜
盡凋落此君霜雪色自若

送黃孔昭還武夷

江上西風吹白雲帆前明月堪贈君青牛
自識函關氣駿馬應空冀北群結茅遙在
武夷曲萬里高翰送黃鵠峰頭飛瀑隔溪
垂澗底長松映衣綠洞口扶筇聽碧簫山
中結伴有王喬憐予不淺滄洲思能許空
林繫一瓢十年訪我長安陌握手驚看髮
俱白黑貂堪付賣漿家綵筆誰稱作賦客
相逢半載君獨歸虛左夷門願復違到家

七月秋正早處處青山有蕨薇采薇采薇
堪自老不向人間呼小草日日花間玉缸
倒

渾河召對篇 有序

龍飛萬曆十六載秋九月十有三日癸
亥
上還自
壽宮駐蹕功德寺之
行在越翼日甲子
駕幸渾河河距京師四十里許古桑乾
也
遣中使召相國少師申　少傅許　少
保王　定國太傅徐　暨臣恭隨之
跨河長橋懸若蝃蝀其下奔騰溯湃
毛骨盡悚
上先登五臣翼而趨及橋之半為中流

上曰水從何來少師對曰自大漠經居
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
上曰觀此水洶湧則黃河可知嚴諭河
臣及時脩築堤岸毋妨漕計噫我
皇上一登覽間而民瘼國計念念不置
即二帝三王之心何以加焉臣恭陋
劣無足比數叨總六師職在護
蹕得與二三元老秖承

召命恭侍
宸游金幣幄帳膳羞之
賜有非臣下之所宜蒙者曠世遭逢懼
難負荷即効竭犬馬何以報塞萬一
也勉作長歌恭紀始末若夫注
起居揚盛美此史臣之事在臣恭何敢
勝地
宸遊御六龍羽林千隊轉高峰休言海上

三山遠已入蓬萊第幾重居庸之南桑乾水派發崑崙伏地底百泉湧出渾源城直下天津疾於矢千山夾流折復通疏鑿惟憑造化功飛空濁浪傾三峽跨岸長橋亘兩虹長橋高起山之麓誰遣六丁移地軸轟轟白日走雷霆一瀉明珠十萬斛龍旌常傍翠雲濃處處離宮結蜃樓何幸 君臣同緩步况兼召對在中流支祁遁跡蛟龍伏河伯効職陽侯逐恍入銀河躡斗牛不識君平何以卜翠華行處 天顏喜因問黃河勢若此負薪沉馬下淇園深陋漢庭歌瓠子大庖之餕上方珍中使頻傳賜五臣黃封釀是金莖露馬上微醺別有春豹尾先馳 鹵簿還鳳簫龍管彩雲間嵩呼遠近搖山岳萬姓爭看 上帝顏君不見周王八駿終何遇高唐上林徒作賦千

年今復見唐虞一遊一豫諸侯度

送謝將軍之武林

將軍樓船下江滸萬里西風震鼙鼓陣壓錢塘八月濤旗翻天目千峰雨山川草木盡皆兵海上鯨鯢早震驚雙懸鵲印雕題靖銅柱休誇漢將名將軍翩翩不獨武橫槊猶能賦鸚鵡况是自署高陽徒慷慨風流足千古緩帶西湖載酒看湖上青山薜

荔寒六橋明月應無恙説劍酬歌興未闌

贈朱羽士

不向人間問歲華玄都幾度種桃花峰頭嘯月騎黃鶴洞口啣杯醉紫霞蚤歲從游赤松子弱流飛度三千里辟穀飡英何所求兩袖翩翩白雲起花間擁出青芙蓉身在瑶壇第幾重日御剛風朝絳節時呼法雨召蒼龍年來幽築鳳城阿曲曲丹梯轉

綠蘿登樓款我青精飰對月聽君白石歌天涯媿我髮漸白猶然潦倒長安陌何日三山共采真挾我乘風奮雙翮

夏日黃中祕賓王過訪即席作短歌

燕市黃塵凋鬢毛青天不動火雲高道上行人汗成雨大地紅爐何所逃忽爾故人黃叔度策馬相尋正薄暮虛堂抵掌一披襟滿座蕭蕭正風露蕭蕭風露不在天只在吾曹几席前門外浮雲應莫問且拚今夜共陶然陶然自向北窗卧不妨明日重相過世間何物勝啣杯劉伶一鍤吾堪荷

題松菴別號

堦前古松寒色傾百尺直與烟霧平千枝畫作蛟龍態三徑時聞風雨聲幽人數椽青嶂裏床頭片片綠雲起不羨秦封五大夫上林芳樹空如許

四皓圖爲郭侍御題

翠嶂層巒斷復連懸崖千尺掛飛泉琪花瑶草不可辨白雲黃鶴相周旋幽深豈是人間世人世應知別有天此中蕭然藏四皓厖眉鶴髮何翩翩高卧不知更漢代相逢猶説避秦年一局碁殘溪月曉處處青山聽啼鳥一任長安塵土高荷衣自是稱皎皎徵書匹馬疾如風一日蒲輪入漢宮

四海從此誇羽翼不讓當年汗馬功汗馬功竟誰念狡兔方死走狗烹千載英豪竟長嘆卓犖不受漢衣冠到處青霞可自滄歸去孤雲天地寬

同大司馬本菴楊公給諫心菴洪公侍御後齋荆公團營閱武

堂堂六軍開細柳獵獵西風擊刁斗壘壁旌旗雲霧沉轅門號令雷霆吼曉日光搖

錦戰袍皷角睛翻瀚海濤貔貅萬隊自天下踴躍奔騰聲怒號談笑指揮開八陣車為城郭霜為刃一騎方馳萬騎隨黃塵蔽天山岳震常山六花無定名頃刻變幻風雨驚魚鳥鵝鸛總成隊山川草木亦皆兵信是投鞭流可斷分合進退若魚貫露布宣傳奏凱歸朱鷺鐃歌徹青漢帳前趨走鵷鵜冠腰下寶刀星斗寒投石超距稱猛士亂髯燕頷是材官我昔吳門弱冠時江頭溪畔垂釣絲搦管雕蟲工小技萬里從戎敢自知先世遺我有干將匣底床頭夜吐光何日驅兵出榆塞陣前親縛兩賢王

送潘博士之慈谿

鯤化如雲垂大翼怒飛上與青天逼暫困扶搖九萬程圖南終向天池息花嶼湖邊絳帳開春風桃李待君植生徒前列後笙

歌誰云苜蓿不堪食登高作賦擁霜毫到處山川盡生色試看三鱣集講堂功名未可言雞肋握君手贈君柳他日蛟龍自驤首扁舟且繫蓼花灘西風好醉紅亭酒紅亭酒浩歌傾百斗

聞徐金吾覆舟長江遂葬魚腹歌以弔之

靈均既放沉汨羅爾獨何為赴滄波珮逢

湘女愁難解淚洒鮫人恨轉多水晶宮中何所有浪翻明月大如斗千尺驪龍睡正鼾頷下玄珠入君手涇陽女子為傳書湖邊大橘洞庭居應是凌波共盧婦豈徒開宴在靈虛出入黿鼉為前導左右鯨鯢導蹕召直上銀河犯女牛歸来巨鰲還可釣白鷗汎汎兩忘機水車荷盖芰為衣澧蘭沅芷采堪佩回首人間萬事非人間百年

萍梗浮古今天地總虛舟嗟爾一夕向中流

題兩山圖

青天削去雙芙蓉曲曲丹梯第幾重幽人卜築自仰止峭杯坐對烟雲起彷彿雙龍掛九霄松聲晴沸海門潮洞庭秋色憑檻外天際長江望如帶員嶠方壺不可求扶笻五岳亦漫游何如數椽兩山曲蕙帶荷衣披王笈不必函關著五千亦有紫氣高接天況是咳唾珠璣落胸中欝欝藏丘壑醉来高卧兩峰雲俯視人天界自分何日向平婚嫁畢與君峰頭歌白石澗底桃花春復春漁郎疑是武陵人

同吳少保邀孟給諫何典客王都尉集靜脩上人方丈

薊門歲晚朔風蹕漠漠黃塵凋二毛此際

天涯羈旅客病餘能不念江皐何意青蓮法界開百尺藤蘿覆講臺不必西方求淨土翻憐城市有蓬萊松間結駟隨上客白雲徧駐空王宅坐對曇花落滿衣豈知身在長安陌薄暮登樓呼濁醪一時抵掌盡綈袍借榻跡鐘清梵起倚闌長嘯月明高況有雙林慧遠儔說法能教石點頭一過虛堂聞四諦此身恍亦是比丘君不見凡

所有相俱是妄朱顏他日成何狀良宵且
自酒盈觴世間何物如醉鄉

宴夷 有序

四夷款貢接踵都門故事朝鮮琉球
安南陪臣　遣大宗伯宴之其他種
種不可名狀悉屬之總督戎政勳臣
用以示威武也恭奉　命供事得以
縱觀來王之盛勉作歌以識之

盛朝聲教訖蠻貊梯山航海來重譯雕題
左衽效嵩呼斷髮文身歸版籍西極比丘
跣法王面如怪石鬚如戟亦知稽首明光
宮何論屬夷在只尺方物貢獻自有常
天朝所重非尺璧而況奇獸與珍禽安敢
以之干　帝澤昫　命慚余時主宴方丈
前陳大官饌笙歌繚繞遏行雲綵袖翩翩
掣飛電緋袍糾糾擁材官兩列傴僂仰面
看宴罷頫首聽宣戒懽聲應直達金鑾君
不見虞庭僅見三苗格漢室和戎譏史冊
唐宋之間良足悲中華受制竟無策惟我
國家款貢盟萬年應是堅金石

渡黃河

濁流直下三門來一瀉萬里何雄哉飛浪
紛紛懸瀑布驚濤滾滾鳴春雷聞出星宿
尚微細奔入榆關薄雲際排空浴日白晝

寒龍宮鮫室知何處片帆搖曳過徐州兩
岸青山遠若浮銀漢天上如相接且自乘
槎問斗牛

題九華山圖

世間何地可爲家萬壑千巖躡紫霞幽深
自是神仙窟扶筇面面青蓮花蓮花上與
青天摩不羡玉井峰頭十丈多漢家高出
金莖掌能似花間玉露通銀河千尺懸崖

飛瀑布白日行空結雲霧黃金大藥何物駐人顏瑶草琪花滿地隨客步洞裏高眠夢不驚枕畔時過鶴背笙貝闕瑶壇朝絳節自信人間有玉京故園我有青蓮界半偈蒲團趺坐自愉快九華之山時會心獨柰風塵白髮侵

春日有懷

憶昔大江垂釣時磯頭雪晴柳如絲出門

草色疑相迓把酒月明如有期而今松菊荒三徑猶自他鄉托一枝東風蕭蕭吹短髮何事遊子留天涯

題栢溪沈封君畫竹封君大宗伯龍江公尊人也

拂卷琅玕色若吐翩翩綵鳳驚還舞長夏寒披嶰谷雲虛堂晴動瀟湘雨風流君自逼王猷圖寫此君百慮休不須買地開三徑日日毫端生素秋

贈金逸人

不向黃塵問郭隗老去移家傍滄海蹊成桃李本無言秋到芙蓉足堪釆橐中辦有買山錢處處青山自可憐醉後閒歌白石爛野雲片片墮尊前

送大司馬範溪鄭公經畧秦晉諸邊

八月燕山秋氣高忽聞烽火照臨洮廿年

邊塞無爭戰此日將軍拭寶刀天驕夜渡黃河水處處旌旗皆壁壘肇昌城外列穹廬射生逐兎黃雲起 聖主臨軒自推轂太保決勝在帷幄古來名將伐謀多先出居庸趨上谷上谷胡兒心膽寒望塵來迓漢衣冠稽首請哀求款貢馬前今復見呼韓旋持節鉞向西秦匣裏干將若有神帳下貔貅三百萬行看青海淨無塵叛者自

烕欵自撫虞廷亦許三苗舞運籌一夕掃
欃槍麟閣勳名震千古從今九塞倚長城
萬里時聞奏凱聲自向燕然重勒石雄文
應不待班生歸來曳履上星躔三錫爭看
帝寵偏千年帶礪山河誓豈但芳聲重鼎
鉉

擬四愁

我所思兮在蓬瀛欲往從之泰岱横側身

東望涕盈盈美人贈我雲霞裾何以報之
尺素書路遠莫致倚太虛何為懷憂心茫
如

我所思兮在昆池欲往從之天一涯側身
南望淚沾頤美人贈我白玉簫何以報之
敝紫貂路遠莫致情無聊何為懷憂心搖
搖

我所思兮在峨眉欲往從之大雲垂側身
西望淚如澌美人贈我紫鴛鴦何以報之
雙鳳凰路遠莫致空斷腸何為懷憂心徬
徨

我所思兮在恒山欲往從之斷玉関側身
北望淚潸潸美人贈我九畹蘭何以報之
玉露團路遠莫致轉自嘆何為懷憂心漫
漫

青蓮閣集卷四目録

五言絶句

山居三十八詠

清嘯園
松關
瑶華堂
芙蓉閣
清風舘
先月臺
涵虚閣
渡雲橋
浣芳池
瞻辰閣
蔵真洞
白雲峰
凝秀亭

翠微亭
來雲洞
虬峰
梅花亭
釣磯
鼇嶼
琅玕亭
芳草齋
青霞舘
松室
青蓮閣
貝葉齋
澹然閣
如如境
緑雨樓
留客處

會心處

蒼玉館

浮白齋

草玄居

製芰齋

滋蘭室

艤舫軒

留春亭

問月亭

五姓湖八景為林臬宗侯題

書屋

狎鷗亭

學釣臺

魚市

蘆花浦

荷花灣

通真橋

栁巷

題蘭四首

戲贈寫相羅生

除夕同行之讀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之句凄然有感遂以為韻

青蓮閣集卷四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閩人黄克晦孔昭
京口茅　蓁平仲　校

五言絶句

山居三十八詠

清嘯園

孫登不可作千載誰同調何必到蘇門悠

然發長嘯

松關

門開翠色流徑轉亂枝閉何處晩風来濤聲散幽砌

瑶華堂

尊同北海開榻爲郢人設赤日午行天飄飄飛白雪

芙蓉閣

竹聲支枕聽峰影隔簾看處處芙蓉色朝来掬可飡

清風館

故人揮麈過不用舉齊紈淅淅清風起虚堂五月寒

先月臺

何處看明月高臺風露涼城居方薄暮登巳對清光

涵虚閣

方塘縈可濯春水蕩吾廬憑檻星辰入茫然涵太虚

渡雲橋

花間跨石梁彷彿天台路應不到風塵人隨白雲渡

浣芳池

花開覆曲池花落隨流水問渡有漁郎武

陵疑在此

瞻辰閣

銀河榻畔懸雲霧尊前過丹心共斗杓時時拱帝座

蔵真洞

峰高蹊自險洞古晝還陰中有飡霞客雲深未易尋

白雲峰

獨從層嶂起疑向九華分日對烏皮几悠悠生白雲

凝秀亭

孤亭驕緑蘿正續青山斷空翠日飛来東風吹不散

翠微亭

峰巒最深處隱隱小亭開不斷青霞色霏霏入酒杯

来雲洞

洞裏自忘機飛花典客衣江頭雨初霽無數白雲歸

虬峰

何物奮蒼虬超然欲騰翥有時雲霧随微茫不知處

梅花亭

影随孤月沉香逐流雲度殘雪酒醒初疑

臥羅浮樹

釣磯

臨淵非羡魚聊爾寄幽思何必富春山披裘方適志

鼇嶼

中流見砥柱風雨蕩春濤試問垂綸客何如海上鼇

琅玕亭

蕭齋在人境有此碧琅玕支枕南窓下長天午夢寒

芳草齋

空堦自春色雨過草芊芊夢斷西堂月能無憶惠連

青霞館

未能起弱水且自醉青霞不羨金莖露當年出漢家

松室

一室覆松陰陰深不知午兀坐晩風來枝枝散秋雨

青蓮閣

面面起青山蒲團自愉快時有老瞿曇來話蓮花界

貝葉齋

時來杖錫僧趺坐談世刼得悟真菩提何須翻貝葉

澹然閣

浮世百年間何人稱意氣卓犾君子交白首有真味

如如境

客至談名理悠然見太虛未能離世慮翻自媿如如

綠雨樓

野墅長林合涼風小閣開恍疑千澗雨遥帶翠微來

留客處

日日過羊求湘雲駐不流無煩投去轄有客自淹留

會心處

會心不在遠況有數重山魚鳥來相狎依然濠濮間

蒼玉館

淇園隱曲房黛色寒相對開簾過秋風畫
作湘娥珮

浮白齋

天地總虛舟何如大白浮百年堪荷鍤不
忝醉鄉侯

草玄居

幽窓帶泉石虛閣雲氣白門為草玄開時

過楊執戟

製芰齋

未得辭軒冕應同芰製焚壯山家自在寧
不媿移文

滋蘭室

對茲九畹芳不問三槐貴釆以贈同心依
然同臭味

疑舫軒

幽軒帶野塘何異浮青雀翩翩有白鷗時
向尊前落

留春亭

不斷名花色高歌過郢人總教飛落葉一
室自陽春

問月亭

把酒問嬋娟清光尚何處遥憶舞霓裳乘
風欲飛去

五姓湖八景為林皐宗侯題

書屋

徑轉芙蓉色門摇蘆荻花牙籤應萬軸不
數鄴侯家

狎鷗亭

散髪芰荷衣孤亭傍翠微沙鷗栖不避知
爾已忘機

學釣臺

平湖雨色殘醉裏漫垂竿何異羊裘客悠
然七里灘

魚市

雨過釣絲懸沙汀晚泊船得魚堪換酒日
醉白鷗天

蘆花浦

開滿荻蘆花秋深雪萬家夜乘王子興如
泛剡溪艖

荷花灣

爽動千山雨光搖萬壑霞花開應十丈何
處覓漁艖

通真橋

石上危梁跨花間曲澗斜桃源知不遠流
水出胡麻

桺巷

傍人寒氣重拂地綠陰深不減陶潛宅蕭
然世外心

題蘭四首

紉作三閭佩秋風氣自寒國香原不偶可
並艾蕭看

其二

蘭為王者香衆草敢為伍援琴意自深清
風動江滸

其三

湘江春正長幽草自含芳百寶欄前色何
如九畹香

其四

桃李競春光紛紛向洛陽爾自藏深谷郁
郁含幽芳

戲贈寫相羅生

有相即為累忘形意自閒何勞揮綵筆為
我駐衰顏

除夕同行之讀一年將盡夜萬里未
歸人之句凄然有感遂以為韻

歲月隙駒疾明年是明日江干把釣儔何
以通尺一

歲晚旅愁徧餉如家食年秦淮尊酒熟到
處草芊芊

故國人千里濁醪誰共將蕭然看白髮寧
不悵流光

愁多旅病深客久黃金盡猶自滯他鄉東
風吹短鬢

獨坐不成眠青尊對寒夜洞口碧桃花春
來任開謝

行雲遊子悲芳草王孫怨有客少年場樗
蒲擲百萬

西風大漠黃落日燕山紫春色是天涯何
處紫桑里

冒雪問梅花策杖寒生袂欲寄隴頭人此
時開也未

江畔蕨將肥風塵胡不歸白雲如有意遲
我薜蘿扉

白草不堪問黃雲自愴神故園花萬樹春
到轉愁人

青蓮閣集卷五目録

七言絶句

送梅禹金還宣城五首

送程山人歸新安五首

寄懐伯符四首

送行之十二首

過宋忠甫擊筑齋四首

比干墓

次黄白仲雨中見懐二絶

為丘謙之題逗雲湖

又題緯蕭庄

贈張子敬

荅高牧仲二首

雨中荅黄白仲次来韻

葡萄

有容自閩中移居廣陵索詩為贈漫賦二絶

陵陽十二景為大司農畢公題

萬春嵩呼

長林社諭

崇明歸詠

陵陽獻瑞

蒲沼添籌

金城避暑

舒溪汎槎

秋亭飲月

仙峯陟頂

丹竈陽回

雪閣奇觀

松坡晩節

徐氏園次韻十首

題画

郊行即景
吊盱眙靖獻公公名廸遜國時死東市
金陵八景
石頭城
桃葉渡
牛首山
雨花臺
燕子磯
鳳凰臺
杏花村
白鷺洲
題桃源圖
對牡丹四首
為劉百世題画二首

青蓮閣集卷五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壽州朱宗吉汝脩
嶺南張萼孟奇 校

七言絕句

送梅禹金還宣城五首

歸去頻登謝朓樓送君無恙大江秋漢庭
自重長楊賦其奈西風已倦遊

其二

空山漠漠雨凄凄酒盡西風斷鴈啼薄暮
孤帆獨不見白雲無數大江西

其三

衰柳猶能綰別愁滿天風雨傍孤舟敬亭
此去梅花發春色何人寄石頭

其四

落日孤帆可暫留懷中明月轉堪愁還家

處處青山色何物能如載酒遊

其五

枕畔泉聲夢不驚花間濁酒自遙名何須
梅福藏吳市猶自逢人變姓名

送程山人歸新安五首

倦遊風雪對江關孤艇寒潮客自還到日
濁醪看正熟城頭春色滿黃山

其二

江上離尊對夕暉帆前殘雪照征衣何堪
客散紅亭酒回首孤舟去若飛

其三

風流不羨五陵豪況復陽春調轉高歸到
故園花萬樹遙知沉醉擁霜毫

其四

春來遲爾大江干處處青山欵鷓冠十日
平原拚盡醉任教人作酒徒看

其五

潮來歸客片帆高握手臨岐解佩刀試看
匣中秋水在頓令寒色滿江皐

寄懷伯符四首

行歌何處伴漁郎千里雌雄寶劍光試看
曲池芳草色豈無蒐夢到西堂

其二

大漠黃塵晝亦冥逢君當日眼偏青而今

澤畔行吟處曾有漁人笑獨醒

其三

北風吹雪暗渾河江上青山伏枕多遙憶
五湖花正發扁舟一日幾迴過

其四

隴梅落盡寄誰人草色天涯倍愴神何似
當年醉聯轡東風花滿鳳城春

送行之十二首

西風吹客客乘舟客自傷心水自流惟有
多情是明月送君應直到滄洲

其二

風雨蕭蕭送逐臣孤帆幾日過延津雌雄
兩地還相合能似張華劍有神

其三

青雲綵筆總沉淪無數離愁白髮新莫謂
生平知己在而今鮑叔是何人

其四

天涯揮手竟何之回首春明日莫時不是
朱顏偏薄命漢宮原自妬娥眉

其五

長河五月新水流孤客放船雨未休家傍
洛陽橋畔栁不知何處正逢秋

其六

一棹滄江任渺茫何人知是秘書郎夢回
五夜星初落猶憶鳴珂入未央

其七

戴筆頻年侍翠華鳳池春色上林花邵平
自具封侯骨且種青門五色瓜

其八

伐鼓揚帆不暫留腰間解贈有吳鈎惱人
最是青山色送别偏增無限愁

其九

黄塵衰草怨王孫不必驪駒已斷䰟後夜

江湖何處泊滿船風雨荻蘆村

其十

握手休嗟行路難故人惟有勸加湌武夷
山下磯頭月安得相隨把釣竿

其十一

煙波且莫嘆途窮失馬當年有塞翁三徑
未荒朋舊在還家况值蓼花紅

其十二

散盡黃金未是貧孤舟飄泊正迷津故園
指點青山外野水連天長白蘋

過宋忠甫擊筑齋四首

空齋擊筑筑聲苦倏忽滿天散秋雨慷慨
千年壯士心一夜燈前向君吐

其二

把酒何人意氣看一譚匕首不成歡生平

為吊荊卿淚洒向西風易水寒

其三

翩翩結客少年場搔首酣歌夜未央不問
黃金散如土獨留顏色照干將

其四

吳鈎腰下氣如虹話到覊恩髮上冲千載
自將肝膽在漫從燕趙說英雄

比干墓

為吊孤臣一愴懷空山風雨怨黃昏當時
七竅雖曾剖千載冊心耿自存

次黃白仲雨中見懷二絕

秋來風雨臥清溪抱瑟何堪舊向齊知爾
扁舟孤興在白雲千頃太湖西

休論長鋏客齊邦匣底蛟龍本自雙一說
延津當日事滿城雷雨過西江

為丘謙之題逗雲湖

羨爾翩翩楚大夫畫船頻載酒家胡何須
自號鴟夷子一日藏名去五湖

又題緯蕭庄

楚蘭為佩芰為裳門外垂楊春水長况有
青山常對酒壯窓應自謂羲皇

贈章子敬

一日驚傳郢客名新詩題滿石頭城何人
謂建騷壇幟看爾先登上將營

其二

潦倒西風慷慨扶幾人傾蓋即陳雷莫論意氣翩翩甚况是中原八斗才

荅高牧仲二首

有客登堂數問奇書裙還羨墨淋漓一時執苑稱才子海内如君更是誰

其二

匣底干将好共親夜深光自動星辰蒯緱

豈爲無魚嘆懐璧當年是楚臣

雨中荅黄白仲次來韻

黄金消盡總愁聞千里真空冀北群寂莫燕臺荒草色滿城風雨獨思君

葡萄

絶勝醍醐醉五侯扶風應許拜凉州當年自抱文園渴空憶金莖漢苑秋

有客自關中移居廣陵索詩爲贈漫

賦二絶

海上移家猿鶴随廣陵煙月自嵛危不知春色来芳草故國能無二華思

其二

浮生何處是他鄉華髮清尊興未央不必腰纏還跨鶴醉来一臥即羲皇

陵陽十二景爲大司農畢公題

萬春嵩呼

春到嵩呼萬國同衣冠遥拜　大明宫當年曳履星辰上雙闕旌旗想像中

長林社諭

山居二月柳如煙豊草長林興自偏此際文翁還諭俗豈徒春色共陶然

崇明歸詠

城南野寺落花中與客行歌伴釣翁不向青山傾百斗更於何處醉東風

陵陽獻瑞

雨過千村細浪平風回萬頃綠雲輕老農
莫話姑臧瑞不減當年九穗生

蒲沼添籌

長夏芳尊泛紫霞中流簫鼓隔蒹葭蒲滄
九節顏能駐不必籌從海屋加

金城避暑

河朔深杯興未闌何如趺坐向蒲團睛空

赤日炎如火一話青蓮氣自寒

舒溪泛槎

載酒長溪鷗鷺隨夷猶小槳出花遲恍如
博望銀河去寧不高歌覆羽巵

秋亭飲月

流水蒹葭客自留月明況復是中秋青尊
一據胡床醉豈羨當年庾亮樓

仙峰陟頂

九日陵山霜葉濃醉來猶自蹋芙蓉當年
跨鶴人何在杖底西風萬壑鐘

丹竈陽回

陵山樓閣閟煙霞咫尺蓬壺路未賒丹鼎
千年尚無恙何須勾漏覔丹砂

雪閣奇觀

陵陽高閣倚雲開六出繽紛一快哉試問

剡溪回短棹何如憑檻自啣杯

松坡晚節

大夫端不羨秦封百尺堂前煙霧濃豈獨
孤高傲氷雪枝枝帶雨作蒼龍

徐氏園次韻十首

何期嶰谷在重城片片琳瑯帶雨聲門外
寒濤三萬頃總居驪市亦逃名

其二

杏花如雪柳如煙溪畔樓臺樹杪懸長嘯

白雲春色滿風流何減竹林賢

其三

玩世還如在漆園青山行處落花繁漁樵亦為雲深阻春到惟聞鳥語喧

其四

夕陽邀客一登樓捲幔鍾山紫氣浮自是壺中偏日月不須員嶠問遨遊

其五

孤亭如在萬山隈來往流雲日幾回不獨

門前多問字一時還羨草玄才

其六

十年衣染洛陽塵搔首東風兩鬓新安得一帆風雨潤共君遙作採薇人

其七

花間薜荔掩柴關溪上浮鷗自往還一榻北窓諸籟寂流雲能似客心閒

其八

曲檻雕欄路幾盤清溪猶可着漁竿醉來何處簫聲發况是峰頭月正圓

其九

放歌春色滿湖天落日開尊更擊鮮不必鷫鸘堪買醉東風猶足杖頭錢

其十

林外塵囂靜不聞花開舉白日浮君蓬萊

清淺那堪問且自青泥共煑芹

題画

溪流曲曲石磷磷無數青山隔問津春到桃花開萬樹不知何處覓秦人

郊行即景

不斷黃塵大漠風幾人能不鬓如蓬薊門春色來何晚四月桃花開正紅

弔陳靖獻公公名廸遜國時死東市

俎豆空山廟貌存不勝愁色對黃昏堦前雨過松聲咽猶似潛然向白門

金陵八景

石頭城

霧裏青山高出城帆前煙樹與雲平蕭然獨臥江天閣夜半寒潮作雨聲

桃葉渡

橋邊流水帶沙村溪上桃花盡掩門千載美人獨不見渡頭芳草祇銷魂

牛首山

雨過峰頭塔影懸磬聲遙度白雲天東風芳草溪邊月曾有人歌扣角篇

雨花臺

當年說法人俱往荒草寒煙暗講臺把酒滿空飛六出猶疑上界寶花來

燕子磯

時杯與客坐高秋檻外帆檣萬里流乘醉不妨漁艇臥滿天風露冷滄洲

鳳凰臺

臺上寒雲晝不流臺前煙水帶芳洲當年鳳去曾何返落日空懸萬古愁

杏花村

秦淮堤畔白鷗沙春到村村開杏花不必三山遥跨鶴芳尊已泛赤城霞

白鷺洲

大江春雨沒蒹葭兩岸青山萬里槎老我他鄉歸未得秋來空憶白蘋花

題桃源圖

洞裏桃源何處尋村村雞犬隔春林當時尚有漁郎到猶覺秦人避未深

對牡丹四首

敢向名花負酒巵東風翻媿鬓成絲醒時

却恐花神哭安得朱顏似醉時

其二

依依國色自傾城西子誰教獨擅名莫謂向人難解語倚門終日獨含情

其三

二月春光唱鷓鴣武陵爭道花如雪天香纔放洛陽城大地群芳盡無色

其四

都人爭識百花王弱質香魂出上方貰酒且拚今夜醉莫令風雨暗春光

爲劉百世題画

日日湖頭醉夕醺人間不遣姓名聞蕭然箕踞長松下指點青山起白雲

無數青山樹杪懸村居遥帶晚溪烟扁舟自動江南思況有歌聲是採蓮

青蓮閣集卷六目録

五言律詩

送丘謙之歸田四首
送汪子建山人
過雙寺訪靜脩上人不值
過廣濟寺贈寶藏上人
送姜仲文民部奉使南行
送謝仲毓山人

爲匡南王孫題來爽臺
題朱子厚白水草堂
送黃説仲山人南還
張元易種竹署中甚茂黎維敬題曰紫禁滄洲因賦之
送羅光禄之金陵
同黎維敬王敬美丘謙之康裕卿朱汝脩憩華巖寺

寄贈南陽孔炎王孫
荅歐經季山人
贈梅庄
春日道中四首
題趙州栢林寺壁間吳道子画水
經廢寺
曉渡
途中有懷歐楨伯姚叔卿

途中懷雲津史丈
曉發
同林開先吳翑嘉黃白仲夏繩卿小
　集共得高字
雨中登憑虛閣訪金伯韶孝廉
送鞏山人之狼山幕府
哭沈君典
會閲江營東大司馬繼津王公二首

棲霞寺二首
集宋忠甫虛白齋得青字
送梁持伯任　周府左史二首
三雲鎖鑰卷爲韓兵憲題
送史金吾南還時聞虜犯臨洮
送惺僧遊楚
秋日送梅泰符還宣城
送水部屠田叔之任留京二首

雨中得周公瑕書知有美璋之慶公
　瑕以八旬之年猶能辦此甚爲起
　躍賦此寄之
送太虛上人還金山寺四首
題畢節婦冊
春日邀卓澂甫張明順顧朗扎陸伯
　生程孟孺朱汝脩張明用梅泰符
　西郊推集十首

春柳
春草
贈許君信二首
送熊兆周南還
蓼花居
大慧寺同王承甫余孟武卓澂甫茅
平仲朱汝脩何仁仲得肴字
又得遲字
送寬僧之補陀
送周新之文學出塞二首
大司馬東泉石公少司馬克菴李公
次溪李公招同制府越峰孫公集
大慧寺二首
送張伯夜出塞
同仁仲元瑞集汝脩脩竹館即席得
青字

讀徐孺穀孝廉游西山諸什漫賦四
首為贈
王行甫胡元瑞甄文學過集得寒字
二首
劉國用過我談禪有贈
送僧明順南還
病中聞汝脩清恙詩以訊之
贈郭仰父
甑少玄宗侯

青蓮閣集卷六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光州劉黄裳玄子
雲間陸應陽伯生校

五言律詩

送丘謙之歸田四首

牢落易為愁紅亭客暫留那堪逢細雨况復是新秋濁酒看華髮青山送故侯生涯

應自辦萬里洞庭舟

其二

西風吹客行山色擁離旌名自顛狂重身因放逐輕蓼花雲夢澤秋水漢陽城到日江醪熟能無念友生

其三

罷官方緑鬓長嘯竟荷衣掛席潮初長還家蕨正肥滄洲栖自穩白眼世堪違回首秋風外當年萬事非

其四

十年歸未得萬里送行旌相對風塵色能無感慨情自尋秋水去正及蓼花明天地容君懶江湖遍結盟

送汪子建山人

送爾大江濱西風吹角巾黄金都買醉白壁不干人自謂雙龍在寧知兩鬓新遥憐

氷雪罷孤艇太湖春

過雙寺訪靜脩上人不值

何處支郎去虚堂落照間遥憐飛錫杖應只在青山鳥語如迎客藤花為掩關坐來雙樹下雲氣點衣斑

過廣濟寺贈寶藏上人

貝葉空王法黄金舍衛城樓頭青嶂起杖底白雲生慧月寒相照曇花幽自明一談

名理罷回首萬緣輕

送姜仲文民部奉使南行

五雲隨使節千里問王程曉夢揚州月鄉心北固城送君春草綠掛席晚潮平負弩爭前導依然漢長卿

送謝仲毓山人

家在五湖堤輕雲散馬蹄漫隨芳草去行共白鷗棲華髮心逾壯陽春調轉凄秋來聽說劍遲爾鳳城西

為匡南王孫題來爽臺

層臺半過城空翠拂衣輕影墮匡廬色寒飛瀑布聲啣杯山雨至岸幘野雲平不淺凌虛思還高買駿名

題朱子厚白水草堂

幽砌擁蕙葭長溪似若耶屋疑青雀舫徑是白鷗沙飛瀑寒生雨雕闌曲抱花翩翩滄海思應不減浮槎

送黃說仲山人南還

春來黃叔度忽爾返滄洲星斗張華劍風塵季子裘岸花迷去路江柳暗行舟試問中朝貴何如汗漫遊

張元易種竹署中甚茂黎維敬題曰紫禁滄洲因賦之

綠陰移嶰谷朝罷一披襟恍覺滄洲近寧知紫禁深爽含金掌露幽寄白雲心我自羊求輩能容載酒尋

送羅光祿之金陵

幽思滿滄洲鳴珂向石頭晚鐘京口寺秋水秣陵舟岸草迎行旆江雲上戍樓送君黃葉渡能不解吳鈎

同黎維敬王敬美丘謙之康裕卿朱汝脩憇華嚴寺

一壑萬松寒雲深路幾盤日斜山氣紫溪晚蓼花殘草色侵行徑藤陰覆講壇野僧能飯客暫此觧衣冠

寄贈南陽孔炎王孫

朱門稱大雅叢桂結幽盟綵筆風雲思青山鹿豕情客應同北海文自擅西京醴酒知能設何時過穆生

荅歐經季山人

羅浮花外客猿鶴漫爲群不共尋芳草徒勞寄白雲黄塵堪媿我春色自思君遥想斷杯處千峰對夕曛

贈梅庄

隴梅春似雪疑泛剡溪船庾嶺情堪寄羅浮夢自偏氷寬塵不染踈影月初懸最是晚風動香隨萬壑烟

春日道中四首

東風長綠蘋萬里擁征輪芳草城邊雨寒煙樹裏津鳥聲如喚客春色自宜人况是松醪熟他鄉興亦新

其二

未論身如梗翻憐鬢欲皤山光隨處滿春色入村多鼓角通前路樓船渡大河鳳池天正曉回首憶鳴珂

其三

處處草如茵還家正早春况爲持節使堪慰倚閭親鬓自多愁改身因作客貧到門花滿徑應咲浪遊人

其四

山色擁旌旄長途攬佩刀魚龍潼水濶雲霧太行高報國心逾壯褰帷興轉豪主恩盟白馬安敢憶蓬蒿

題趙州栢林寺壁間呉道子画水

忽爾臨滇渤西風起夜潮聲疑瀑布落影
共雪山遥宿霧晴猶梟洪濤靜轉摇蛟龍
栖自穩何處着漁船

經廢寺

古寺淺溪傍空門澹夕陽無僧堪問法有
客自登堂鳥雀喧頽屋蓬蒿没短墻佛今
何處去不見白毫光

曉渡

煙樹曉栖鴉長汀帶白沙中流聊擊楫新
水快浮槎雲與人爭渡。春隨客到家。遥知
飛綵日開滿石城花

途中有懷歐楨伯姚叙卿

春林鳥亂鳴春水與溪平風雨迎歸客雲
山送去程花開梔葉渡柳暗石頭城賴有
綈袍在青尊遅友生

途中懷雲津史丈

去去白雲層星軺向秣陵路隨天共遠春
與病俱增上苑花如雪燕臺酒作澠遥憐
肝膽在亦念旅人曽

曉發

春曉雨初晴寒煙到郭平東風吹客騎殘
月問王程鳥語花間驛山光樹裏城襜帷
雖自快亦動物華驚

同林開先吳叔嘉黄白仲夏繩卿小

集共得高字

結客五陵豪相看盡綵毫已拚成傲吏寧
忍負春醪把劍星文動登樓月色高不須
論意氣慷慨自吾曹

雨中登憑虛閣訪金伯韶孝廉

寒氣坐来頻空門興自真雲山能款客風
雨解留人舊業青藜在浮踪白髪新莫耶
驚復合應不待延津

送筆山人之狼山幕府

衰柳黯蕭蕭江雲上敝貂羨能工草檄端
不媿題橋落日長途雨孤帆大海潮漫游
應萬里送爾自蒐銷

哭沈君典

一別鳳城春憐君竟反真文章千載業意
氣百年身夜壑寒雲起空山暮雨頻生平
不下淚今日為何人

會閱江營東大司馬繼津王公二首

江光組練明千艦列如城何意鮫人室翻
開虎將營雲連旌旆色潮雜鼓鼙聲殺氣
干霄甚鯨鯢亦震驚

其二

樓櫓大江平濤聲撼石城魚龍堪作隊草
木亦皆兵鸛鶴尊前出風雲座上生不須
誇漢將萬里戰昆明

栖霞寺二首

紺宇空王宅香臺佛子筵鐘聲流萬壑雨
色散諸天暫遠人間世聊尋物外緣到來
心境寂一扣野狐禪

其二

曲磴沒蒼苔千峰抱講臺客隨飛鳥至僧
共白雲回塔古藤蘿翳林深鶴鶴哀啣杯
山雨過疑是寶花來

集宋忠甫虛白齋得青字

謝客草玄經依然揚子亭日斜雙闕紫雲
散萬山青捲幔遲卿月開尊聚德星一時
知己在寧許獨為醒

送梁持伯任 周府左史二首

鳳池鵷鷺侶畫省紫薇郎落日驅征馬青
山指大梁文章推賈傅醴酒醉元王後夜
懷人處高城明月光

其二

秋色晚蒼蒼長途落葉黃董生偏去國司馬重遊梁潦水斷客路西風急鴈行雲山不可望有酒且盈觴

三雲鎖鑰卷為韓兵憲題

虎帳對祁連單于繫馬前犁庭空瀚海勒石重燕然萬里烽烟斷三關鎖鑰專還朝頭未白劍履上星躔

送史金吾南還時聞虜犯臨洮

聞說居延外將軍正控弦黃沙沉漢壘白草接胡天未見狼烟息頻驚羽檄傳請纓今日事何以放歸船

送惺僧遊楚

送爾曹溪去言尋舊講臺雲深堪掛錫潮長好乘杯大道無生滅浮蹤任去来遥知棲臥處日日寶花開

秋日送梅泰符還宣城

送客下揚州西風急暮流十年重把袂千里復移舟駿馬堪誰顧驪珠轉自愁敬亭山上月遲爾醉吳鈎

送水部屠田叔之任留京二首

如何與君別風雨萬山秋一棹通瓜步千峰轉石頭才名元水部勝地是滄洲遥想登臨處啣杯起白鷗

雨二

我尚依燕市君今向舊京寨帷江雨過開閣海雲平正值傳烽火何堪送友生西風楊柳色欲折若為情

雨中得周公瑕書知有美璋之慶公瑕以八旬之年猶能辦此甚為起躍賦此寄之

臥閣三秋雨開椷千里書喜君垂白髮報

我産玄珠猶自酣醞醁還能賦子虛人間
萬事足安用嘆居諸

送太虛上人還金山寺四首

草綠金山寺花藏鐵甕城捲簾通蜃氣支
枕聽江聲遠水接天盡高潮到檻平秋来
堪掃石逞我濯塵纓

其二

薜荔披山嵬魚龍引客旌帆檣京口渡燈

火廣陵城鐘斷月初上門開潮正生爾能
超彼岸我益媿浮名

其三

多病逢春至何堪送爾行錫飛高鳥避杯
渡白鷗驚自顧風塵跡空懷泉石盟蒲團
如可借相與證無生

其四

中流開法界孤嶼轉蓬瀛客自乘風至僧
能艤棹迎龍從優鉢起月共寶珠明不道
人間世依然有化城

題畢節婦冊

鸞鏡總成幻鹿車安可尋雖餘千載恨已
慰百年心淚洒湘筠變魂歸月殿深蕭蕭
原上樹愁結暮雲陰

春日邀卓澂甫張明順顧朗甫陸伯
生程孟孺朱汝脩張明用梅泰符西

郊雅集十首

曲逕晴垂柳深林泛落霞一春俱臥病二
月始看花總是躭遊賞能無感歲華青門
歸未得空憶邵平瓜

其二

塔影千峰外禽聲萬木間披林通上界開
閣對青山拙宦宜逃世芳尊借駐顏塵機
何日息妬殺白雲閒

其三

結客叩林扉行歌訪翠微南州高士在北海主人非且自眠芳草寧忘采蕨薇夕陽驅匹馬沉醉落花飛

其四

竹外銅鞮曲花間金屈卮出門自無累扶病亦忘疲古道久不作風流今在玆明朝還策馬莫負白雲期

其五

何意多愁客名園一共君到来青嶂合行處緑蘿分策馬尋芳草邀賓坐白雲羽書猶告急幾得此成醺

其六

行隨幽磴入不礙白雲飛細草生當路飛花落滿村一尊浮竹葉雙屐破苔痕晚出招提寺鐘聲月正昏

其七

何處是玄都桃花醉可扶人間忘歲月市遠即江湖啼鳥自来去青霞忽有無丹砂吾所願華髮滿頭顱

其八

洞口駐飛霞林喃白鼻騧未能栽五柳且共訪三花坐久渾忘病春深轉憶家自慙成潦倒猶爾建高牙

其九

三春今過半聊慰賞心期嬾慢從吾拙顛狂與世疑試看花滿逕可負酒盈卮客有高陽侶何妨倒接䍦

其十

探奇捫薜荔掃石臥莓苔山鳥呼人過溪雲拂座来風塵頻抱病歲月且啣杯不向仙源醉桃花空自開

春柳

苒苒含朝霧依依拂早春烟銷青眼出雨過翠眉顰豈礙俄生肘偏憎解送人長亭看折贈誰不為傷神

春草

病起聞芳草萋萋遍隴頭未消羈客恨翻動故鄉愁醉可班荊坐閒宜緩步遊池塘新水滿春夢正悠悠

贈許君信

白眼嵇中散玄亭楊子雲霜毫含岳色龍劍拂星文好奮溟南翼應空冀北群有時稱揖客翻重大將軍

其二

五岳寄游蹤行携九節笻才應誇繡虎技自擅雕龍爾去攀叢桂余將訪赤松他年雞黍約多在白雲峰

送熊兆周南還

敝盡黑貂裘風塵汗漫游驪珠空自握駿骨轉難收芳草王孫夢青山故國愁何當冰雪候萬里送扁舟

蓼花居

小山叢桂遠客舍蓼花殘聊結三生舍應同十日歡居隣金馬署興寄白鷗灘遥憶滄江畔磯頭把釣竿

大慧寺同王承甫余孟武卓澂甫茅平仲朱汝脩何仁仲得看字

林花開欲殘猶得把杯看細草沒行逕流雲暗講壇松間人駐馬樹杪客憑闌不有青山約何能此日歡

又得遲字

秖園聊竟日不减竹林期月白僧歸晚花深客去遲斷雲游子意芳草美人思試問

高牙貴何如覆羽卮

送覓僧之補陀

蜃氣連青嶂潮聲撼講堂愧余迷彼岸送爾泛慈航路轉鮫人室波揺舍利光中流開上界日日禮空王

送周新之文學出塞二首

西風吹短褐秋色度長城定遠應投筆終軍自請纓関前黄葉下天際白沙平匹馬

荒林外寒空落鴈聲

其二

漢代燕然石行行問勒勲夕陽明白磧衰草帯黄雲未奮滇南翮先空冀北群呉鈎堪解贈深夜動星文

大司馬東泉石公少司馬克菴李公次溪李公招同制府越峰孫公集大慧寺二首

緣溪馳小隊載酒憩珠林勝地當休沐芳辰共賞心松蘿人境遠鐘鼓法堂深暫爾停封事啣杯起夕陰

其二

同現宰官相閒披貝葉文遠山沉暮靄空殿冷斜曛未得尋芳草猶來訪白雲　賜酺今日事東海息妖氛

送張伯夜出塞

翩翩題柱客還作棄繻生匹馬穹廬月黄沙漢将營濁醪胡不醉白草若為情自有玄珠在堪償十二城

同仁仲元瑞集汝脩脩竹舘即席得青字

燒燭夜冥冥啣杯不暫停霜清驚宿鳥坐久落寒星媿我身多病逢君眼倍青論交三十載寧忍獨為醒

讀徐孺穀孝廉游西山諸什漫賦四首爲贈

披林聞梵語駐馬問香臺曲磴依山轉飛泉帶雨來峰頭聊借榻花下數啣杯賓客如雲盛翩翩作賦才

二

山開金粟界地是白雲鄉亂石寒泉細長松古殿凉一聞談妙偈已即悟西方月出僧寮集鐘聲禮法王

三

流泉通古砌蒼蘚翳長廊樹杪層臺出花間斷壑藏飲能容慧遠興豈讓高陽不共陶然去其如明月光

四

曇花尋上界瑶草識丹丘一榻白雲滿四山清磬流落霞堪泛酒脩竹故當樓赤日

長安陌君應咲五侯

王行甫胡元瑞甄文學過集得寒字二首

載酒夕陽殘翩翩總握蘭宮雲拂樹瞑山雨入樓寒問友穿花徑聯鑣訪藥欄舊游凋落盡青眼重相看

共二

自憐初病起強對故人懽春去花陰盡風來雨色寒君誇龍是劍我欲鶡爲冠不淺扁舟興秋江蕩釣竿

劉國用過我談禪有贈

姓名留五岳談咲悟三乘爲聽無生論真爲有髪僧迷途余尚阻彼岸爾先登一榻同趺坐悠然萬慮澄

送僧明順南還

一衲澹忘機蕭然返翠微錫隨雲共起龍

與鉢同歸入定諸天寂觀空萬刼非別来
相憶處秋月冷禅扉

病中聞汝脩清恙詩以訊之

余方需藥物君亦臥烟蘿華髮同支枕青
尊阻和歌閉門芳草遠掃徑落花多白日
書空過何由遣病魔

贈郭仰父

脩竹開三徑青鞋傲五侯結廬雲夢雨支

枕洞庭秋龍劍應無恙驪珠轉自愁千年
稱李郭何日與同舟

輓少玄宗侯

何期騰鶴馭忽爾返蓬壺一代風流杳千
年郢調孫竜應随五岳名自重三都叢桂
依然在高原啼夜烏

青蓮閣集卷七目録

五言律詩

達磨洞二首
春日同宋忠甫邀歐楨伯吳公擇方子仮臧晋卅陶懋中李道父陸伯生項公雅黄白仲陸成卅楊世卅集雞鳴寺憑虛閣得闌字二首
贈張英甫山人

渡江閱武東大司馬印川潘公
何将軍出塞送之詩
王行甫方仲美二山人過訪即席共得寒字
憩木末亭
秋日同督府諸公登牛山共得秋字
祖堂寺寺乃嬾融卓錫處
送方伯書還閩

得陳玉𤣥書郤寄
送劉汝欽之任滇中
送鄭伯良還錫山
贈張幼于時幼于遺我惠泉
朱汝脩以玉環寄贈謝之詩
薊門道中
玉華堂爲余無且題
憇棲霞寺

送廣僧
白櫻桃
秋日
夏日過宋忠甫君侯園亭漫賦二首
送項生之楚
送黃復陽山人南還
元夕華畢周陸衣黃潘七中翰邀集
二首

韋公寺同徐子裁朱汝脩何仁仲賦
得二首
春日同騎邦相使君劉玄子比部啟
無美司馬憇法藏菴
題画
爲翠山宗侯題中泠舘
題方塘雙梅圖
送費僉憲之蜀

芝林爲潘大司馬題
徐公子翠雨樓四首
題新淦張進士回生傳後
陳民部奉使還楚艤舟白下送之詩
輓淮南王文學
送夏山人遊燕
夏日西寧宋忠甫招同諸公雅集
送金玄朗北上

輓康裕卿山人二首
秋日夏文甫黃訦仲汪彖初程孺文
余無且過集清嘯園遲梅季豹不
至共得秋字
送沈孺休山人
送余無且歸新安
永寧寺訪佛肩上人
送張鴻臚入　賀元旦

題冊
念梅爲黎文學題
送人
賀劉仲脩一乳雙英
題梅雪齋
苑西別業爲劉百世題
同殷無美袁道饒朱可大集大慧寺
次道饒韻

鴈湖釣叟爲王君題
送劉怡獻還楚
送陳山人
輓劉仲脩二首
題貞節冊
新秋邀朱大京兆秉器殷職方無美
袁司理文穀袁選部道饒朱光祿
可大蔡選部子瑞淩金吾伯升申

武庫敬中龍國傅君善汪山人子
建集西郊演梵寺蓮池得秋字
和朱秉器門字韻
和殷無美天字韻
和袁文穀遥字韻
和朱可大高字韻
和袁道饒峰字韻
和蔡子瑞肴字韻

和凌伯升卮字韻
和申敬中山字韻
和龍君善棲字韻
和汪子建人字韻
用城兒飛字韻
送吳叔嘉徵君南還次来韻十首
春日郊遊同卓澂甫程孟孺朱汝脩
何仁仲潘景升黄賓王分得春字
用卓澂甫来字韻
用程孟孺還字韻
用朱汝脩鐘字韻
用何仁仲深字韻
用潘景升過字韻
用黄賓王衣字韻
用城兒雲字韻
送藴璞上人之補陀

贈少林寺無言法師二首
送殷司馬無美改留都比部
送陸伯生

五言排律

春日殷無美袁子久朱可大申敎中

招同朱秉器張玉車袁文穀蔡子

瑞高正甫姜永明凌伯升龍君善

吴伯焜燕集顯靈宫得看字

送潘景升出塞十二韻

送鞏山人入燕

贈陳御醫

壽李寧遠二十韻

青蓮閣集卷七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古鄞余　寅君房

臨邑邢　侗子愿　校

五言律詩

達磨洞二首

昔人禪定處洞口白雲封飛瀑崖千尺垂蘿磴幾重青霞堪借榻芳草漫扶笻彷彿桃源路胡麻未易逢

其二

空山洞即扉嵐氣濕斜暉怪石如人立高泉作雨飛野僧能飯客沙鳥亦忘機坐數風帆過江雲落滿衣

春日同宋忠甫邀歐楨伯吴公擇方子彶臧晉叔陶懋中李道父陸伯生項公雅黄白仲陸成叔楊世叔集雞

鳴寺憑虛閣得闌字二首

入寺溪流急穿林花霧寒青山人載酒徹雨客憑闌擊筑俱高唱登樓亦大觀不知萍梗跡深夜戀蒲團

其二

初地黄金布迴廊曲幾盤白雲巢鶴鶴古樹長旃檀花氣湛移席湖光快倚闌春醪寧忍負潦倒二毛殘

贈張英甫山人

皂帽欹華髮青山倒綠尊白雲堪贈客短劍重羈恩老去心逾壯愁來舌自存他鄉芳草色歲歲怨王孫

渡江閱武東大司馬印川潘公

鼓角乘潮去帆檣隔霧看鳴笳喧戍卒伏節擁材官岸折旌旗轉江空劍戟寒貔貅三十萬潦倒媿登壇

何將軍出塞送之詩

江柳黯蕭蕭孤帆上晚潮陳琳工草檄司馬壯題橋星斗輝長劍風塵暗黑貂封侯看燕頷應不讓班超

王行甫方仲美二山人過訪即席共得寒字

扁舟月正寒訪我大江干自媿風塵色何當意氣看冲星龍是劍浮海鶡爲冠莫負村醪熟談天夜未闌

憩木末亭

雲氣滿奚囊支筇到上方城頭低夕照樹杪出江光可負看山約無妨岸幘狂已拚成傲吏頻過禮空王

秋日同督府諸公登牛山共得秋字

人語殘霞外泉聲斷壑間解貂聊醉客扶病强登山徑轉峰頭石雲歸樹裏闌千年

松檜色借以駐衰顔

祖堂寺寺乃嬾融卓錫處

何處堪容嬾空門得暫閒自憐歒白憤兼喜對青山野鳥驚人去溪雲帯雨還當尊寗不醉秋色鬓毛斑

送方伯書還閩

西風吹黑貂衰草莽蕭蕭送客逢秋雨揚帆上晚潮白雲親舍遠黄葉旅蒐銷九鯉

仙人在遲君醉碧簫

得陳玉叔書却寄

别後物華頻綈袍萬里人書來芳草遠病起鬓毛新按部峨嵋雪題詩劍閣春雌雄那復問風雨共延津

送劉汝欽之任滇中

江草問王程江光上使旌十年金馬署萬里碧雞城擁節風雲起褰帷瘴癘清送君

秋正晚衰柳若為情

送鄭伯良還錫山

故國寒江外離筵落照閒狂來歒白憤歸去買青山荷芰堪裁服雲林自掩關二泉無恙甚支枕聽潺湲

贈張幼于時幼于遺我惠泉

青山自主盟陽春雜流徵授簡過梁園藏名隱吳市扁舟載白雲千里贈秋水過我

草堂開擊筑西風起

朱汝脩以玉環寄贈謝之詩

何以嬰瑶報翩將楚壁遺大刀心共折明月影相随玉樹逢難倚蒹葭轉自悲白頭

江上吏還日未應期

薊門道中

薊門秋正晚荒草路蒼茫日落空山紫沙飛大陸黄清霜驅樹色衰柳澹湖光為吊

孤臣墓西風起白楊

玉華堂爲余無且題

大雅郢人壇薰蕕倚曲欄青藜光自照白雪調應寒榻爲南州下樽同壯海看蕭蕭三徑轉風雨長琅玕

憩栖霞寺

一壑路千盤青霞客可飡日斜山氣紫溪晚蓼花殘雀語喧頹塔藤陰覆講壇淹留

鐘磬寂孤月萬松寒

送廣僧

秋色長千里三衣幾度遊逢人談彼岸別我向滄洲自謂能超悟何猶問去留白雲江上滿送爾放扁舟

白櫻桃

應是藍田種還將薏苡看光分金掌露影斷水晶盤泪洒鮫人去花飛玉樹殘何嘗此長夏氷雪對生寒

秋日

貰酒自新豐蓼花開正紅任教青鬢改忍使緑尊空潦水荒林外枯蓬細雨中何人當此際能不感秋風

夏日過宋忠甫君侯園亭漫賦二首

古樹先秋色虛亭駐晚霞柳疑陶令宅書是鄴侯家開徑堪招隱通泉為浣花吾廬

滄海畔因爾憶漁槎

其二

籬深偏爽氣支枕夢魂清謝客常扃戶看山不出城淺溪隨徑曲流水抱花明已足西園勝還高大隱名

送項生之楚

送客湘江水揚舲片月隨山藏神女廟路轉屈原祠樓自宜王粲人皆說項斯慨然

千古思日和郢中詞

送黃復陽山人南還

把酒不成懽西風吹鶡冠故人無狗監滄海有魚竿歸去青山在愁來白壁完落英秋水曲到日正堪飡

元夕華畢周陸袁黃潘七中翰邀集二首

笙歌促酒頻萬井月華新寶炬疑無夜銀花不待春香分三殿霧光散六街塵此夕仙人露應偏侍從臣

其二

無聊千里客多病百年身春色愁偏劇綈袍意自真況逢傾白墮寧忍負芳辰其柰尊前月看人兩鬢新

韋公寺同徐子裁朱汝脩何仁仲賦得二首

法界黃金布名園綠樹圍馬隨芳草至雲帶落花飛不與浮鷗狎寧辭衮鳳譏醉來歌白石轉憶故山薇

其二

曲徑駐飛霞陶然大士家到門垂薜荔呼酒隔蒹葭共是尋春色能無感物華未栽彭澤柳徒戀武陵花

春日同俞邦祖使君劉玄子比部啟無美司馬憇法藏菴

塔影青山斷鐘聲野寺藏未能超彼岸聊此問西方芳草浮春色梔花帶夕陽入門諸念寂況復對支郎

其二

如何方出郭便覺好懷開柳色沉山閣花陰瞻講臺不妨僧入定且共客啣杯三月春無幾還能載酒來

題画

村居屋數椽秋色㪚湖天洞轉溪流曲林空塔影懸床頭起青嶂木杪下飛泉試問人間世何如抱膝眠

為翠山宗侯題中冷舘

幽築轉溪梁春流帶草堂捲簾散飛瀑支枕聽滄浪花發闗疑閉苔深徑自蔵酒徒俱白幘應不減高陽

其二

芳徑通流水青山抱曲房藤蘿垂作户荷芰集為裳鮮珮來神女揮毫舞大娘醴筵應我待枀已倦遊梁

題方塘雙梅圖

一池堪作鑑雙榦欲凌空踈影偏宜月寒香不待風人元何水部夢自趙師雄驛使遥難寄飄殘玉遂中

送費僉憲之蜀

文翁曾化蜀爾去自齊名栁色瞿塘水猿聲白帝城江廻千嶂合風暖百花明一過臨卭里能無弔長卿

芝林為潘大司馬題

毘山栖息處神草似天葩一歲連三秀千巖爛九華遥分商嶺色尤帶赤城霞當日齊房瑞瓊英且未誇

徐公子翠雨樓四首

脩竹帶溪流幽蔵百尺樓暁烟連斷壑秋雨暗靈湫天遠江光澹林深酒力柔春來花滿屋堪作醉鄉侯

其二

虛閣晝幽扃簷牙切土台草凄吳帝闕花散越王臺爽氣千山雨春光萬樹梅高陽原我輩寧負數啣杯

其三

習園聊載酒啼鳥亦多情有桂堪招隱無花不擅名江光寒落日嵐氣澹高城片片青霞起疑過子晋笙

其四

結客入烟蘿還同羽客過飛泉當座遠啼鳥隔花多雨色沉青嶂溪聲雜玉珂滄洲空有約華髮媿蹉跎

題新塗張進士回生傳後

忽爾沉冥去天涯正問津弟兄千里客生死百年身自悟蕉中鹿應回夢裏春魯陽當日事何異返紅輪

陳民部奉使還楚艤舟白下送之詩

掛席晚潮平江風吹客行雲山持使節烟雨問王程柳色荊門道湖光漢口城青尊不成醉千里若為情

輓淮南王文學

夢斷浮雲散春来隴樹新身因違世貴家為賣漿貧叢桂頻招客青山自結鄰百年俱幻跡此日是還真

送夏山人遊燕

郢隗應誰識荊卿祇漫遊燕臺空自在易水黯生愁落日驅羸馬西風凋敝裘贈君江上月千里照吴鈎

夏日西寧宋忘甫招同諸公雅集

地自秦淮近尊同河朔開城頭涼雨過竹外晚風来投轄陳遵意揮毫宋玉才薜蘿寒色滿寧惜坐晰杯

送金玄朗北上

孤棹大江濆高潮正夕曛天涯何可送踪跡好相聞劍自含秋水囊空貯白雲即看虛左席應有信陵君

輓康裕卿山人二首

萍蹤何所事空使姓名留日月凋蓬鬢江湖敝葥緱斷雲隨落月細雨暗荒丘欲賦招寃些西風起暮愁

其二

彈鋏三千里論交幾十年半生燕市酒二頃洛陽田共下鮫人泪空憐楚客篇不堪瑶瑟在愁絕斷朱絃

秋日夏文甫黄説仲汪象初程孺文余無且過集涓嘯園遲梅季豹不至共得秋字

蘆堂薜荔秋相對説滄洲地自開三徑鯖猶媿五侯遠山堪欵客片月快登樓把酒遲梅福孤雲何處留

送沈孺休山人

倚醉掃羊裙長歌拭劍紋眼如嵇叔夜腰似沈休文白髮空憐我青山堪贈君片帆留不住生計太湖雲

送余無且歸新安

西風吹客還幾日到黄山荷芰堪裁服藤蘿自掩關送君秋水外進艇夕陽間此去江醪熟狂歌倒白綸

永寧寺訪佛肩上人

孤雲何處尋高樹逐森森轉徑花猶隔入門山更深經來元白馬地布是黄金一共譚名理蕭然出世心

送張鴻臚入　賀元旦

玉珮趨中禁鵷行傍法筵五雲遥待漏千里快朝天步履星辰近瞻依雨露偏鳳池春正早稽首祝　堯天

題冊

數椽封薜荔遥帶白鷗沙倚杖看流水斷

杯醉落霞匣中應射斗筆底自生花何必青門去窮年學種瓜

念梅為黎文學題

氷蒐不染塵誰寄隴頭春庾嶺愁偏繫羅浮夢自真暗香寒帶月疎影夜隨人爾獨疑風木凄然欲愴神

送人

何物是漂蓬還家桂樹叢自甘吾道在安

問宦途窮興到尊常滿愁來調轉工一帆煙水闊幽思五湖東

賀劉仲脩一乳雙英

徐卿何足羨一乳誕雙雛豈讓連城壁俱稱千里駒玄珠齊照乘明月並懸弧他日看庭下聞詩應共趨

題梅雪齋

凍蕊香還暗氷壺色倍寒郢歌頻屬和羌篴漫吹殘何遜愁堪寄王猷興未闌瑶華春萬樹因憶故園看

苑西別業為劉百世題

門對青山啓樓應爽氣多為園栽桂樹邀客臥藤蘿不負青藜業頻賡白雪歌也知城市裡亦自有巖阿

其二

爾獨何為者藤花晝掩關啣杯發長嘯開

閤看青山濁酒從朝暮流雲任往還古來成大隱應不出人間

同殷無美袁道饒朱可大集大慧寺

次道饒韻

漸看青鬓改忍與白雲違載酒探春色尋花入翠微林深僧卧穩洞古客來稀處處晚鐘發人隨片月歸

其二

巳快風塵遠還憐車馬稀斷杯譚五岳結
客問三衣徑轉溪光逼春寒草色微桃花
如有意洞口送人歸

鴈湖釣叟為王君題

老作鴟夷子蕭然任去留雲山供作賦烟
月伴垂鉤不出人間世寧知物外遊五湖
秋水闊何處問扁舟

送劉怡獻還延

秋水大江平西風吹客行郢中元雅調鄴
下自才名曉夢巴陵道青山建業城雙龍
他日事雷雨合來鳴

送陳山人

天涯愴敝裘慷慨拂吳鉤別我浮青雀逢
人問白鷗雲山送歸路風雨亂鄉愁袖裡
秦珠在何須計去留

輓劉仲脩二首

白髮傷知己黃泉竟反真不能為楚些何
以弔靈均長夜幾時旦寒花空自春彭殤
雖莫計為爾亦沾巾

其二

空林山鬼哭細雨夜臺昏百歲身原寄千
秋業自存何堪埋玉樹空記倒芳尊隴外
桃花色多疑是淚痕

題貞節冊

藁砧何可問鸞鏡總堪傷地下求無媿人
間稱未亡名應光竹帛節自苦氷霜別鶴
琴中調西風欲斷腸

新秋邀朱大京兆秉羆殷職方無美
袁司理文穀袁選部道皜朱光祿可
大蔡選部子瑞凌金吾伯升申武庫
敬中龍國博君善汪山人子建集西
郊演梵寺蓮池得秋字

祇園無俗駕河朔總名流雨暗千峰夕雲寒萬木秋佛應為地主鳥亦擅歌喉十里芙蓉色乾坤此勝遊

和朱秉器門字韻

荷風吹綠尊結客亂苔痕栁色沉僧舍泉聲到郭門萬花迎客騎一水轉山村莫話西園勝中原大雅存

和殷無美天字韻

為訪白鷗天啣杯坐輞川近山無小草傍寺有青蓮樹影跡斜照溪聲帶晚烟邊城烽火急幾得此陶然

和袁文穀遙字韻

蘆荻莽蕭蕭流泉喧斷橋栁深村不見溪折路疑遙移榻延青嶂開尊醉碧簫吾廬宛相似但只少漁舠

和朱可大高字韻

聯鑣載濁醪把臂是綈袍不獨青雲重還依玉樹高人間鵷鷺侶天上鳳皇毛醉和陽春曲翩翩五色毫

和袁道饒峰字韻

出郭擁千峰危梁路幾重誰家無薜荔到處是芙蓉雲送溪頭雨花藏寺裏鐘不妨成酩酊長嘯撫孤松

和蔡子瑞看字韻

澤國午猶寒林深一駐鞍故人聊下榻詞客盡登壇社為蓮花結杯將竹葉看自慙非壯海滿座盛衣冠

和凌伯升危字韻

流水意自適白雲心共期况逢花滿徑寧不酒盈危野唱漁人和閒情鷗鳥知接䍦何可側雙鬓漸成絲

和申敬中山字韻

斷雨殘霞外平湖落照間貧猶能載酒忙
不礙尋山鳥語亂僧磬溪光駐客顏重來
是何日且與弄潺湲

和龍君善棲字韻

彷彿桃源裏行行野望迷聊從駐車馬恐
或礙鳧鷖澗草牽風細溪雲拂樹低自憐
多病客亦得此幽棲

和汪子建人字韻

處處水粼粼村村長白蘋輕雲散馬足宿
雨斷車塵已是忘形跡何須問主賓綠波
三萬頃應屬漫游人

用城兒飛字韻

垂柳暗柴扉寒烟澹夕暉花藏鷗鷺渚雲
濕薜蘿衣落日穿樵徑涼風枕釣磯長天
雨初霽無數晚霞飛

送吳叔嘉徵君南還次來韻十首

憶昔秦淮曲朝朝共綠蘿幾年成遠別千
里忽相過對酒愁翻劇逢秋病轉多他鄉
方把臂又復放船何

其二

能捐婚嫁累曾似向平無落筆傾三峽逢
人說五湖有誰求駿馬且自擁昆吾不必
青雲貴登高即大夫

其三

別後音書杳到來氷雪深名不借狗監詩
自重雞林且向當壚醉何妨抱膝吟鍾儀
憔悴甚未改楚人音

其四

自快嵇康嘯休嗟范叔寒相逢良不易作
別信應難落葉傷秋暮青尊坐夜闌一談
滄海釣鄉國思漫漫

其五

早向江干别何期歲暮過滄洲君汗漫華髮我蹉跎岐路青山斷関城白草多吾廬三徑曲脩竹近如何

其六

還家種叢桂閉户草黄庭娩我頭俱白逢君眼倍青放歌堪擊節把臂總忘形又作関河别長途雨雪零

其七

楚壁應難獻蛾眉轉自憐不妨成落鬼何必計媸妍從此幽棲日俱為大隱年可能容傲吏同結白鷗緣

其八

懷珠應自媚刖足轉堪疑不淺凌雲志徒存傲雪姿月明人去後夢斷酒醒時念爾如孤鶴慙余寄一枝

其九

自甘歌鳳去不作食牛要客夢支硎月鄉心鐵甕潮黄金雖散盡傲骨未應消潦倒長安陌何如共採樵

其十

黄沙斜日外白磧晚烟中榆塞猶飛檄天山未掛弓敢忘從汗馬遷謂託冥鴻爾獨無拘繫飄飄海上蓬

春日郊遊同卓瀓甫程孟孺朱汝脩

何仁仲潘景升黄賓王分得春字

出郭病初起尋幽亦宿因寺疑天竺國花是武陵春芳草知迎客青山解款人韶光如往歲秪見二毛新

用卓瀓甫來字韻

試問春逾半幽探曽幾迴有山頻着屐多病強登臺客為攜罇至花因載酒開况當峰火息日日捷書來

用程孟孺還字韻

濁酒能逃世丹霞為駐顏放歌幽鳥荅開閣白雲還但得酣金谷何妨倒玉山秋來叢桂發期爾日同攀

用朱汝脩鐘字韻

溪迴路幾重處處是芙蓉荒草空山碣斜陽古寺鐘樓頭偏綠樹馬首忽高峰流水桃花滿秦人未易逢

用何仁仲深字韻

幽徑落花深桃源路可尋平湖斜日澹遠寺晚鐘沉未返桑里來依秪樹林憑高一以眺白首故園心

用潘景升過字韻

未須言辟世此即是岩阿羽客青精飯山人白石歌風前聊拄笏花底一鳴珂不淺維摩病還能百遍過

用黃賓王衣字韻

山村春雨後片片白雲飛徑僻苔常滿花深客到稀浪遊萍梗跡鄉夢芰荷衣賴有綈袍在相逢說采薇

用城兒雲字韻

暖風禽自語晴日客如醺不共尋芳草何由到白雲巳虛東海釣應媿北山文幸熟新豐酒酣然且夕曛

送蘊璞上人之補陀

萬里孤雲去遙栖帝釋家經文翻貝葉法界擁蓮花錫響空山月杯浮大海霞真如自無相世劫任恒沙

贈少林寺無言法師二首

一衲孤雲外鐘聲轉法華結茅依二室飛錫乘三花蓮是談經座杯為泛海槎予方迷彼岸肯為指津涯

其二

有相皆為幻無言始是真爾能通大慧我
欲悟前因孤月懸心印三天轉法輪達磨
西去後面壁更何人

送殷司馬無美改留都比部

西省元仙吏留京亦鳳池花間青雀舫湖
上白雲司共道償金日還同失馬時獨憐
君去國南北羽書馳

其二

君署移南省吾家傍北山未能同桂棹翻
益戀紫関歲月貂裘敝風塵鬓髮斑天涯
啼鳥亂揺落對刀環

其三

歲星元玩世何地去非宜最是生春草無
端分路岐蛾眉終見妬白眼任相窺且對
鍾山色頻酣金屈巵

其四

君到滄江上村村花正飛况逢春酒熟應
念故人違華髮羈愁切黄塵客計非寄言
溪畔侶為我拂魚磯

送陸伯生

秋色蓼花寒歸心七里灘雲山迷去路風
雨撲征鞍久客音書斷長途歲月殘送君
無限意不獨別離難

五言排律

春日殷無美袁子久朱可大申敬中招同朱秉器張玉車袁文穀蔡子瑞高正甫姜永明凌伯升龍君善吳伯焜燕集顯靈宮得肴字

依然留洞府不道是長安山水元成癖風塵轉自嘆何當依薜荔相與解衣冠入座月華滿拂衣花霧寒雲中朝絳節樹杪出

瑤壇白石已堪煮青霞無可飡兩餘芳草長林晚落花殘正值三春莫何妨十日歡放歌頻岸幘眺遠一憑欄白雪俱孤調玄都亦大觀故人誇綉虎羽客候驂鸞燭為良宵剎琴隨流水彈星河浮檻外風雨出毫端我幸薰葭倚人皆玉樹肴鄉心醉轉劇客計久愈難且盡高陽酒何須問夜闌

送潘景升出塞十二韻

萬里玉門行西風看射生聊為出塞客遥訪受降城亂磧胡人語穹廬漢將迎琱弧閒自佩刁斗夜還驚白日陰山黑黃沙大漠平關前貔虎隊馬上鼓鼙聲古戍悲風起高原野燒明豈因逢款塞遂爾罷譚兵定遠甘投筆終軍銳請纓星辰長劍逼氷雪紫貂輕自落單于膽應高國士名九關堪作賦歸日獻　西清

送華山人出塞

不復論彈鋏風塵已倦遊猶能揮綵筆相對畫滄洲白髮冠仍鶡青山杖是鳩百年頻醉酒萬里獨移舟世事蕉中鹿機心海上鷗何當稱御李應念尚依劉湖海詩篇在星辰劍氣收明朝傍燕市擊筑向誰謳

贈陳御醫

幽築似桀桑溪聲帶雨涼高歌翻白雪春

色滿青囊眼自豁中散壺仍賫長房風雲
來北極池草夢西堂爽挹金莖露寒生寶
劍霜芙蓉持贈客荷芰集爲裳沙上鳧鷗
狎尊前薜荔長悠然栖臥處應自謂羲皇

壽李寧遠二十韻

白馬山河誓　中興社稷臣威能寒九塞
勇自廢千人瑣鑰　三朝舊風雲八陣新
登壇遥授鉞出塞重推輪已落氊裘膽全

消沙漠塵揮戈廻落日倚劍逼秋旻號令
馳雷電先聲動鬼神雄關嚴虎豹高閣畫
麒麟作賦猶横槊交人若飲醇六軍曾掃
穴大地盡回春茅土千年國疆場百戰身
步趨依日月出入近星辰勳業光前烈
恩波邁等倫冊心時耿耿玉樹總振振緑
野春常滿蓬壺與自眞懸弧當盛世飛綵
是芳辰火棗來瑤鳥金莖下　紫宸壯門

稱大樹東海祝靈椿已是朱顏駐還飡大
藥頻一堂珠履集此日慶生申

青蓮閣集卷八目録

七言律詩

春日携城兒同茅平仲朱汝脩集韋
園四首
扈從　大閱恭紀二首
同歐廷評楨伯李比部襲美湯太史
光文袁中祕景從梅孝廉客生張
光禄元易胡茂承盛泰甫二山人
登顯靈宮紫極閣眺雪得州字
秋日感懷寄康裕卿周公瑕黃孔昭
王百穀莫廷韓諸友
席上贈林山人分得無字
送歐楨伯水部之留京
紫宸宣對為管建初題
冦元之山人出塞
壽劉仲脩憲使

送盛泰甫遊太岳
陳山人過訪即席限韻
送何啓範太史使　楚藩
贈陳泰宇環衞
清嘯園同茅平仲送羅敬叔還豫章
即席得高字
題靜海寺潮音閣
巴山草堂為張肖甫題

方子及比部周文美山人過訪共得
秋字
送周文美山人遊燕
秋日陶懋中郭次甫陸無從陸伯生
俞公臨方信吾沈孺休過集小園
得山字
靈谷寺
雪夜同宋西寧忠甫黃孝廉白仲集

蘇廷尉子仁署中共得風字
冬日邀歐工部楨伯蘇廷尉子仁方
比部子及金民部持甫臧國博晋
叔李祠部道甫集清嘯園得山字
送大司徒繼津王公應　召北上
邀陳右甫吴公一王世用諸君子集
顯靈道院即席限韻
春日方訥言允治王司成紹傳黄宮
諭鳴周習太史時甫過集清嘯園
得侵字
送大司馬凝齋劉公致仕還楚二首
送歐楨伯
鍾給諫陶比部陸文學過集草堂對
牡丹共得花字
贈南陵沈明府
送劉惟衡給諫兵憲秦中

和許石城八十自壽三首
胡茂承陸伯生俞公臨張英甫方元
素過集蒼玉舘得春字
鍾道復給諫招同陶懋中比部李季
宣蔡汝正二孝廉集城南王氏園
亭得雲字
輓蔣子久山人
翠雨樓次徐公子韻四首
送潘中翰請假還雲間
送葛尚寶奉使中州便道歸省
送吴叔嘉即席得寒字
送何靖卿謫官之楚
補陀崖
春日邀汪希點卓澂甫顧朗哉程孟
孺朱汝脩何仁仲潘景升黄賔王
愚上人集韋園十一首

蕪葭池得漁字
弘善寺用希默西字
山徑用澂甫寒字
花下用朗哉門字
桃溪用孟孺蒲字
韋曲用汝脩偏字
杏園用仁仲閑字
涵虛亭用景升空字

晚歸用賓王花字
柳堤用愚上人隨字
郭外用城兒遥字
送鄒吏部奉親歸里
送中丞朱秉器開府晉陽
贈李季宣尊人
春日卓澂甫程孟孺朱汝脩何仁仲
邀同朱秉器西郊雅集得尊字
用秉器陵字韻
用澂甫催字韻
用孟孺飛字韻
用汝脩花字韻
用仁仲人字韻
用城兒城字韻
初秋詹吏部東圖劉比部玄子傅侍
御伯俊梅太學禹金過集聚星草

堂得来字
秋夜邀劉貫叔劉應象胡荊甫陳雅
仲周公化梅泰符劉百世趙孟清
雅集得飛字
贈王彤陽鍊師
春日過翊教寺贈性上人
得張英甫書却寄
送藩伯李澂川之晉陽

送王希泉給諫奉使歸省
送胡孟弢博士之沅江
寄荅小山宗侯
送吴允兆南還
贈張虞侯
同周公瑕黎維敬王元美汪伯玉徐
子與王敬美楊懋功汪仲淹康裕
卿功德寺得青字

青蓮閣集卷八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嘉定殷都無美
蘭谿胡應麟元瑞 校

七言律詩

春日携城兒同茅平仲朱汝脩集章
園四首

章曲招尋醉酒餘太行雲氣滿郊墟花間
疑有秦人宅竹外堪停上客車自取青山
當几席漫隨芳草問樵漁風塵明日長安
陌相對清尊可暫虛

其二

路轉長溪十里斜滿村春水浸蒹葭池邊
曲檻園芳草樹底輕舟載落花樓閣晝涵
滄海氣衣冠晴帶赤城霞開尊況有高陽
輩何必風流說習家

其三

紫宸朝罷散鳴珂載酒邀賓一放歌信有好懷如叔夜不妨病色似維摩他鄉幸得登臨數勝地翻令感慨多佳會自須拚酩酊狂來安問覇陵訶

其四

風塵何處訪冊丘十里蕭葭下白鷗金谷信堪容傲吏鳳城亦自有滄洲當春綠栁偏垂户過雨青山故入樓况有畫船能載酒共君擊楫向中流

扈從

大閱恭紀二首

休論細栁亞夫才况復山河百二我九陌晝聞朱鷺奏六龍行傍翠華來登壇組練風雲起馳道旌旗日月開不是先聲傳瀚海即看露布入燕臺（時遼陽報捷）

其二

黃塵不動陣雲盤萬里軍聲到塞垣赤電忽開貔虎隊春烟低繞鵕鸃冠龍旂影拂青天色金甲光摇白日寒何必燕然誇漢將一時趨走盡材官

同歐廷評楨伯李比部襲美湯太史充文袁中秘景從梅孝廉客生張光祿元易胡茂承盛泰甫二山人登顯靈宮紫極閣賦雪得州字

樹杪同登百尺樓六花吹滿鷫鸘裘尊前華髮寒相映杖底殘霞凍不流自是放歌皆傲吏况無從事有青州一時綵筆縱横甚賦就真疑兎苑遊

秋日感懷寄康裕卿周公瑕黃孔昭王百穀莫廷韓諸友

紫菊青尊好結隣其如潦倒病中身雲山

何處三更夢霜葉滿城千里人秋到可堪
風雨惡愁來惟見鬓毛新蕭然自羨滄江
客此日扁舟寄白蘋

席上贈林山人分得無字

漂零何處著潛夫千里逢人片刺無興到
青山披薜荔醉來寒雨夢江湖匣中秋水
光猶在座上陽春調轉孤莫謂頭顱看漸
白請纓猶欲繫匈奴

送歐楨伯水部之留京

鍾阜秦淮問舊京掛帆寒色海潮平文章
不忝中朝望意興元高水部名臥閣夢回
楓葉渡題詩秋滿石頭城未須侵倩徉狂
甚亦自能兼吏隱情

紫宸宣對為管建初題

一日聲名滿鳳城五雲宣對袞衣明登樓
誰謂淹王粲前席應知重賈生萬里滄洲
隨綵筆九天仙露出金莖蕭然爾自巢由
性不淺江湖鹿豕情

寇元之山人出塞

黃塵蹀躞紫驊騮翻笑當年蒯作緱染翰
畫誇鸚鵡賦登壇猶着鷫鸘裘尊前八陣
生風雨腰下雙龍逼斗牛怪殺傍人稱揖
客即看投筆自封侯

壽劉仲脩憲使

當日西秦解綬還十年高臥白雲關青藜
夜色寒相照叢桂秋風晚自攀豈讓謝家
稱王樹共言安石在東山方壺員嶠君家
事況有丹砂蚤駐顏

送盛泰甫遊太岳

送君西遊太岳巔丹梯芒屩躡蒼烟溪邊
流出胡麻飯門外常垂瀑布泉忽有風雷
生足下豈無笙鶴過尊前醉來搔首一長

嘯滿地白雲遥接天

陳山人過訪即席限韻

慙余華髮老承明爾獨依然避世情湖海竟爲歌鳳客風塵寧羨棄繻生綈袍別後寒無恙長劍悲來夜有聲最是天涯成落魄空教白璧自連城

送何啓範太史使　楚藩

萬里前驅負弩過元王賓客近如何使臣

啣命圭爲葉　帝子分封帶似河星斗夜涵雲夢澤魚龍春滿洞庭波秉軺意興原非淺過郢頻賡剡羽歌

贈陳泰宇環衛

將軍簪筆散朝回幽興還將辟荔栽北斗自高雙劍氣綵毫應擅兩都才談天碣石風雲起作賦中原雨雪來儤直日酣金掌露漢庭不忝侍臣杯

清嘯園同茅平仲送羅敬叔還豫章

即席得高字

片帆明發大江皐長嘯登樓且濁醪海內文章元屈宋尊前意氣自荊高懷人廬岳三秋夢送客潯陽八月濤莫向西風怨離別中原慷慨是吾曹

題静海寺潮音閣

高閣虚疑上漢槎繽紛當日墮天花簷楹

曉度龍江雨几席晴飄鷲嶺霞檻外樓臺連睥睨尊前帆舶隔蒹葭蒲團夜夜僧寮集鐘磬千聲轉法華

巴山草堂爲張肖甫題

浣花溪畔草堂開捲幔峨嵋入座來白雪千年梁苑調玄亭一代子雲才山中桂樹人爭賦江上芙蓉手自栽名姓只今麟閣重可容幽思到蒿萊

方子仮比部周文美山人過訪共得
秋字
脩竹高槐傍酒簿一時才子擅風流軒窻畫敞芙蓉色几席晴含桂樹秋扶病猶能具雞黍開林應合過羊求踈狂天地吾曹在可負平原十日遊
送周文美山人遊燕
言訪燕山舊酒徒大江秋色片帆孤懷中

白壁廿淪落臺上黃金任有無老去尚堪遊五岳興來誰與賦三都遥知匹馬風塵外應念芙蓉滿太湖
秋日陶懋中郭次甫陸無從陸伯生俞公臨方信吾沈孺休過集小園得
山字
吾曹一日此亭間華髮青尊對白綸竹外流雲涼似雨城頭高樹暗於山故人應不煩投轄傲吏何妨善閉關况是黃花正秋色可能乘月獨醒還
靈谷寺
入寺人天界自分二靈佳氣晝氤氳千峰薜荔含秋雨十里松杉下白雲樹杪樓臺僧作舍花間麋鹿客為群即看名勒燕然石能似來披貝葉文
雪夜同宋西寧忠甫黃孝廉白仲集

蘇廷尉子仁署中共得風字
長安朋舊此宵同華髮青尊意氣中幽興幾人乘夜雪雄譚四座起秋風豈徒結襪高廷尉共覩揮毫羨國工居傍鍾山寒色滿白雲片片曲欄東
冬日邀歐工部楨伯蘇廷尉子仁方比部子及金民部特甫臧國博晉叔李祠部道甫集清嘯園得山字

苑西孫舘曲池間座上寒雲去復還白髮傍人頻岸幘青尊邀客一看山登樓不淺滄洲思玩世能容傲吏閒况是江天正風雪日堪乘興扣紫關

送大司徒繼津王公應　召北上

畫省司農自上卿嚮　恩謁　帝鳳皇城九天劍珮風雲起三殿旌旗日月明北斗遥看趨赤舄東山今喜慰蒼生其如江漢

波臣在秋色空懸萬里情

邀陳右甫吳公一王世用諸君子集顯靈道院即席限韻

竟日塵喧寂不聞瑶壇深結海鷗群尊前脩竹寒生雨樹裡青山晩入雲賓客盡能操郢曲江湖真自媿移文已拚白髮成疎懶何必豪華説四君

春日方訥言允治王司成紹傳黄宫諭鳴周習太史時甫過集清嘯園得侵字

家近蓬萊紫翠沉城頭雲氣坐來侵一尊聊與青山約三徑猶堪上客臨賦就晴飛風雨色堂開春散薜蘿陰金門玩世吾何敢聽説滄洲思獨深

送大司馬凝齋劉公致仕還楚二首

典午中朝豈陸沉楚江西去謝冠簪星辰

漢殿尚書履祖帳都門太傅金緑野總為明主賜青山聊遂老臣心武陵溪上偏春色萬樹桃花與自深

其二

大江春色片帆徐別後風烟萬里餘杭疏當年曾折檻歸心此日忽懸車千峰遥對燃藜閣三逕幽通背郭廬共道青山謝安石可容踪跡混樵漁

送歐楨伯

夕陽樓櫓動江關衰柳册楓愴別顏為道仙郎辭漢署遥隨秋色到家山羅浮春信猶堪寄神武高踪未可攀一似五羊同化去從今無復到人間

鍾給諫陶比部陸文學過集草堂對牡丹共得花字

天香晴逐暖烟斜潦倒翻令感物華幸有青雲來上客也將白髮對名花芳尊不負邀明月醉眼真疑駐落霞更說洛陽開似錦欲隨春色便移家

贈南陵沈明府

絃歌百里自分符城上青山日與俱花滿河陽開萬樹烏從葉縣化雙鳧聲名不獨稱三異詞賦猶能擅兩都 聖主只今虛諫席珮聲行傍翠華趨

送劉惟衡給諫兵憲秦中

星軺遥帶白門烟萬里關城紫氣邊望裏山河雄百二帳前組練擁三千寨帷輿動終南雨按部香飄太華蓮青瑣幾人頻抗疏勳名無得似燕然

和許石城八十自壽三首

抽簪歸向五湖春蕙帶綸巾白髮新深夜自高投轄興青山堪寄採薇身夢回勸客尋芳草雨過開尊醉綠筠歷覩四朝年八十朱顏如舊更何人

其二

當日含香侍從年鏘鏘玉珮近 宸庭爭看意興同嵇散况是文章重廣川董仲舒字五岳可期頻策杖三山何用訪飛仙白雲無數床頭起春滿江醪醉正眠

其三

一日懸車興轉高扁舟烟雨自終朝人如
許遜身應舉年到彭鏗鬓未凋此日買山
栽桂樹當年曳履上雲霄未論介壽傾春
酒猶有金莖出　聖朝

胡茂承陸伯生俞公臨張英甫方元
素過集蒼玉館得春字

藜杖江干病後身鷫鸘堪典未為貧祇緣
看竹成高會況是登樓畫故人三徑濁醪
頻待月一城芳草正逢春世間何物如沉
醉明月東風迹已陳

鍾道復給諫招同陶懋中比部李季
宣蔡汝正二孝廉集城南王氏園亭
得雲字

出郭風塵迥自分鳥聲人語隔溪聞芳園
宛屬漁樵侶盛會翻隨鷗鷺群夾岸殘霞
酣夕照曲池流水泛春雲座中客有鍾期

在一拂朱絃意轉殷

輓蔣子久山人

楚些歌殘隴樹秋空山風雨問藏舟人間
自照青藜火天上應歸白玉樓性似巢由
甘辟世窮如王粲不依劉泉臺莫謂空長
夜姓字猶能傲五侯

翠雨樓次徐公子韻四首

萬竿寒色散樓臺地主翩翩大雅才溪畔
藤蘿三徑轉城頭風雨一尊開憑闌遥對
千峰起載酒頻攜二仲來安得向平婚嫁
畢日堪乘興醉忘回

其二

處處青霞掛杖頭翩翩飛蓋共追遊風來
爽動千山雨露下凉生六月秋措枕一城
啼鳥亂攜笻滿地綠雲稠不須跨鶴方壺
去汗漫遥尋十二樓

其三

不羨當年金谷遊瀟湘寒色滿虛樓開簾自許流雲過說劍寧辭大白浮星漢遙瞻雙闕曉蒹葭晴帶五湖秋慙予空負青山約萬里風塵蚤白頭

其四

乘興何妨似子猷薜蘿秋色晚悠悠談天高傍星辰坐辟世甘同鹿豕遊萬壑鶯花

聊對酒滿城風雨快登樓看君自有奚囊在江上雲山取次收

送潘中翰請假還雲間

鄉心一夕罷含香海日江雲問草堂天上暫違金馬署山中爭識紫微郎正逢秋色鱸魚美其柰長途霜葉黃後夜放船三泖月與誰浮白對清光

送葛尚寶奉使中州便道歸省

太行疑望白雲開擁節乘軺亦壯哉路轉黃河迴北極天連東岳近蓬萊綵衣日奉潘輿過金掌頻看漢苑來況是掖垣稱尚璽一時無重子虛才

送吳叔嘉即席得寒字

太行山色墮征鞍客路秋雲繫鶡冠老我十年留薊北送君幾日到江干城頭落葉燕關紫馬上西風易水寒此去長途正氷

雪故人能不別離難

送何靖卿謫官之楚

賴爾中原大雅存解攜無柰且青尊漂零不下孤臣淚去住俱爲　聖主恩江上梅花問黃鶴帆前芳草過荊門汨羅春色行吟處吊古應傷楚客魂

補陀崖

五岳三山總浪遊法門高敞海天秋窓前

雲氣蛟龍起檻外波濤島嶼浮月映寶珠明上界星隨燈火散中流黄塵白髮真無頼彼岸慈航何處求

春日邀汪希點卓澂甫顧朗扎程孟孺朱汝脩何仁仲潘景升黄賓王愚上人集韋園十一首

蕪葭池得漁字

蕪葭堤畔好停車坐石投竿豈為魚山影半蔵垂栁外鳥聲偏在落花初傍人飛鷺自来去隔水浮烟任卷舒不道天涯羇薄宦還能與客混樵漁

弘善寺用希點西字

栁滿長堤花滿谿緑陰踈處見招提磬聲隱隱隔人境草色萋萋信馬蹄老衲可将三昧說白毫應照十方迷依然一借蒲團坐已到恒沙天竺西

山径用澂甫寒字

幽径藤蘿晝亦寒黄塵不上竹皮冠誰家楊栁垂朱户到處桃花護曲闌勝地為尋芳草至青山得共故人看淹留自咲何為者忘却滄洲有釣竿

花下用朗扎門字

花底丹霞覆緑尊東風歌管自朝昏但知金谷偏春色不信桃源在郭門十里垂楊堪繫馬數家流水亦成村如何不見秦人至閒對漁郎一愴魂

桃溪用孟孺蒲字

一溪春雨長菰蒲岸岸桃花醉可扶多病也知虚歳月會心何必到江湖地當舍衛黄金界客是髙陽舊酒徒薄暮踈鐘騎馬去紛紛猶聽隔林呼

韋曲用汝脩偏字

郊原何物不堪憐把酒西山爽氣偏漫說懷鄉生白髮且拚邀客坐春烟城隅綠樹通車馬花外輕舟載管絃韋曲千年今再見況逢鄒衍此談天

杏園用仁仲閑字

何人種杏滿青山海上冊丘指顧間翻信赤城連上國謾疑紫氣起函關日邊自是偏春色酒畔還能駐客顏不但桃花知笑

客可容洞口獨醒還

涵虛亭用景升空字

名園池舘綠陰中水長蒹葭浸太空青嶂故將塵世隔落花應與武陵通主非北海尊常滿客是西京賦自工莫惜黃金俱買醉一時意氣幾人同

晚歸用賓王花字

淺溪流水抱城斜城上寒烟起暮笳興到未妨頻載酒春來能得幾看花故人雖忝情無已遊子風塵鬢有華搖落天涯倦行役白雲何處不爲家

柳堤用愚上人隨字

日轉長堤樹色移幽探野衲自相隨人同慧遠雙林起門似陶潛五柳垂白社亦容携酒至青山堪訂採薇期風光三月春將暮且向花前倒接䍦

郭外用城兒遥字

溪流曲曲路疑遥古寺長林遠市朝千里雲山人把臂滿村芳草客聯鑣花開況是同知己酒盡何妨典敝貂縱有黃塵飛不到可能於此託鷦鷯

送鄒吏部奉親歸里

千里言辭五鳳城河橋楊柳拂離旌九天自重山公啓一疏真同令伯情春酒頻從

金掌出綵衣遥奉版輿行高堂誰似丞惟
日北極光連寶婺明

送中丞朱秉器開府晉陽

玉節星軺出未央雄藩西北拜龍章旌旗
曉拂祁連月劍戟寒飛大漠霜塞外射生
俱版籍馬前稽首是名王何人緩帶當樽
俎日有新詩和栢梁

贈李季宣尊人

盛世偏尋物外盟漢陰不淺灌園情無官
東海同梅福有子西京是長卿家對晚烟
依步兩尊閑寒月廣陵城豈徒白髮騎黃
鶴把釣還高渭水名

春日卓澂甫程孟孺朱汝脩何仁仲
邀同朱秉器西郊雅集得尊字

春來花滿辟彊園面面平湖鷗鷺翻玩世
果能成吏隱種依何必到青門百年踪跡

浮名繫四座風流大雅存自笑維摩多病
態且拚十日倒芳尊

用秉器陵字韻

東風吹折九河氷客裡青山强自登不共
向平遊五岳聊從慧遠問三乘人間未必
無蓬島花外應知即武陵落日憑闌一搔
首故園何處白雲層

用徵甫催字韻

綠樹陰雲晝未開虛亭歌管勝遊哉花疑
舍衛城中散客似華胥國裡來天上雙龍
驚紫氣人間二馬識雄才一時綵筆飛揚
甚不用尊前刻燭催

用孟孺飛字韻

溪畔與君歌采薇何妨終日醉無歸馬前
山色出城近寺裡鐘聲隔嶺微流水自將
村舍斷落花偏傍酒人飛登樓好借繩床

臥一任寒雲洒客衣

用汝脩花字韻

好從勾漏問丹砂轉盻風塵鬓有華何日共回千里駕與君同泛五湖槎一春幸得尋芳草萬事無如醉落花十載天涯羈客思恍然銷盡梵王家

用仁仲人字韻

薊門三月不知春何處桃花好問津眺遠

秪增羈旅思看山翻媿浪遊身青蓮共結三生社白髮俱為萬里人潦倒空懸雙鵲印敢期高閣画麒麟

用城兒城字韻

雨過長溪新水平春來花滿鳳皇城豈無勝地同金谷況有行厨是步兵遊子天涯芳草色故園江上鷓鴣聲獨憐三徑凋殘甚不待西風白髮生

初秋詹吏部東圖劉比部玄子傅侍御伯俊梅太學禹金過集聚星草堂得來字

新秋落日草堂開拂座西山爽氣來簾外荷香分太液樓頭雨色散蓬萊清歌欲遂行雲斷明月堪隨上客回一別幾年星再聚忍教此夜不啣杯

秋夜邀劉貫叔劉應象胡荆甫陳雅仲周公化梅泰符劉百世趙孟清雅

集得飛字

他鄉朋舊好相依子夜啣杯賦採薇千載幾人稱大雅一時諸客總雄飛風迴紫塞黄雲起秋到燕山落木稀此際故園鱸正美扁舟何似季膺歸

贈王彤陽鍊師

西池曾醉九霞觴叱石看君亦化羊信道

蓬萊無歲月豈知人代有滄桑我非玩世東方朔爾是懸壺費長房堪笑風塵雙鬢白天涯猶自夢黃粱

春日過翊教寺贈性上人

春到空門長綠苔遠公偏許過宗雷祇園地本黃金布西竺經從白馬來謾說浮雲應是幻即看明鏡總非臺淹留爲話曹溪旨天外寶花無數開

得張英甫書却寄

別後誰將薜荔裁滄洲應是掩蒿萊自高流水鍾期調不匕黃金郭隗臺老去逢人猶賣賦愁來搔首且啣杯十年不共秦淮月何意加飡尺素來

送藩伯李澂川之晉陽

千騎蕭蕭擁使君星軺四月轉河汾波濤曉沸三門日旌節寒衝二華雲攜去綵毫

風雨色佩來龍劍斗牛文只今西北多烽火談笑應空胡馬群

送王希泉給諫奉使歸省

錦城柳色帶江邊到日峨嵋雪未消此去諸侯爭負弩當年司馬壯題橋九疑炯月懸征斾三峽風雲擁使軺誰似高堂雙白髮宮袍歸作綵衣飄

送胡孟弢博士之沅江

此去傳經亦快哉勝遊何地不蓬萊誰云首蓿青氊冷自有笙歌絳帳開作賦豈煩楊意薦浮湘爭道子長來石渠天祿君家事况是陽春楚客才

寄荅小山宗侯

梁園池館駐烟霞不減淮南帝子家未得共君攀桂樹何當爲我寄瑤華邊城落日催黃葉大漠西風捲白沙遥憶朱門賓客

盛一時綵筆賦蒹葭

送吳允兆南還

懐中雙璧夜光寒華髮窮途轉自安無柰
白雲招爾去獨憐秋色共誰看一城風雨
促歸棹八月江湖蕩釣竿莫負平原重載
酒草堂十日罄交懽

贈張虞侯

白雪歌来楚調孤黄金日醉酒家胡毫端

風雨三都賦袖裏雲霞五岳圖不向春光
游漢苑翻回秋色夢江湖平津開閣應相
待况是登髙即大夫

同周公瑕黎維敬王元美汪伯玉徐
子與王敬美楊懋功汪仲淹康裕卿
功德寺得青字

栁外陶然醉復醒溪邊宿霧脫冥冥滿前
飛鷺不避客無數遠山時送青天上踈鐘

開法界花間幽閣帶春星月明姤殺支郎
卧一枕寒泉夢裏聽

七言律詩

吴明卿叅知泊舟江上同歐楨伯虞部方子及比部李于田司封周文美山人携具訪之分得人字二首時叅知有吴門之行
春日遊嘉善寺
載酒江上同方子及臧晋叔送吴明卿還
苦熱柬歐楨伯虞部方子及比部二君居傍秦淮
秋日徐袁州茂吾鄭光禄伯良過集草堂得然字
登鳳皇臺
靈巖寺
送周行之北上末篇兼懷陳伯符

遊弘濟寺
羅浮歸客詩四首送歐楨伯
中秋日費崇信宋西寧焦侯景三督府招同趙武靖遊清凉山寺
江上同歐楨伯水部訪貞吉王孫得人字
送貞吉遊吴兼訊元美廷尉敬美憲使
太常方新渠周志齋通政郭養齋臚卿徐寅陽過對牡丹分得過字
臧晋叔還家聽調送之詩
王百穀過訪秦淮有作
滕晋生閔壽卿俞公臨沈子東趙幼安張去華過集得高字
送閔壽卿讀書金山寺
寄歐楨伯

燈夜邀給諫鍾道復孫正甫吴幼鍾
王實之即席得花字
送趙武靖出鎮全楚
吴幼安孝廉過訪有贈
夏日蕭慕渠水部高訥軒觀察招飲
濟寧南池池為杜陵舊遊池上則
太白樓也
宿昌平

周行之中翰招同莊太史吴侍御莊
民部畢黄二中翰集顯靈道院
春日登真定大悲閣
安研泉授光禄郎贈之詩
王仲房山人過訪有贈
送金伯部孝廉兼懷行之伯符
送馬從甫兼懷令兄用昭叅軍
送鄧德咸何學繩二孝廉上春官

送李孝甫太僕昆玉還四明兼訊沈
山人嘉則
送黄白仲遊燕
張幼于張英甫潘象安胡元瑞屠和
叔過集清嘯園得過字
送張伯大侍御請告歸蜀
送王仲房
送張伯大侍御席間限韻

送吴叔嘉遊燕
送胡文甫上春官席間得干字
昆山讀書處為大司馬印川潘公題
留餘堂為潘大司馬題
送劉怡獻還郢中
送李天衢都護
崧齋為卓澂甫題
送卓長習還武林

陳泰寧督江防八載於茲矣以太夫
人春秋高得　請解任馳驛還
朝盖異數也送之詩
贈周文美
莫公遠王良材陳右甫張太玄程子
虚黃白仲過集小園同家弟惟禮
分得寒字
送陳觀吾觀察蒼梧

送鄔汝翼遊燕兼懐舊遊諸子
送梅歙戎之彭城
送陳宗伯仁甫還武陵
夏日朱大京兆秉器招同啟職方無
美朱光禄可大蔡選部子瑞凌金
吾伯升申武庫敬中袁司理文穀
汪山人子建讌集湖亭得孫字
和朱秉器清字韻
和啟無美虚字韻
和朱可大稀字韻
和蔡子瑞喈字韻
和凌伯升迷字韻
和申敬中移字韻二首
和袁文穀寒字韻
和汪子建莱字韻
送畢泰宇中翰轉餉遼陽

冬夜胡元瑞朱汝脩過集話舊得山
字時元瑞初至
長至夜同俞孟武顧朗㦸胡元瑞朱
汝脩得雲字
送城兒　册封日本 有序
何仁仲有留都銀臺之擢送之詩
送鄧太素孝廉下第歸豫章
春日感懐時城兒奉使日本

送楊子昻
夏日酌栁陳父沈孺休得天字
送王用吾方伯之秦中
王德稱文學過集小齋有贈
吳允兆王行甫栁陳父胡元瑞汪明
生甝文學雨中過集得人字

青蓮閣集卷九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莆田方沆子及
宣城梅鼎祚禹金　校

七言律詩

吳明卿叅知泊舟江上同歐楨伯虞部方子及比部李于田司封周文美山人携具訪之分得人字二首時叅知有吳門之行

十年一別鳳城春握手相看霜鬢新何意鶯花過白下乍疑風雨會延津中原詞賦千秋業澤國帆檣萬里人明日又從東海去和歌寧厭酒杯頻

其二

片帆東下大江濱話到當年意轉親客豈綈袍稱故舊世因紫氣識真人青尊別後

應無恙綵筆狂來倍有神千載郢中歌自
在徵君誰與和陽春

春日遊嘉善寺

斷崖孤壁足躋攀片片飛霞可駐顏谷口
人家花是徑溪邊僧舍竹爲關興來勸客
眠芳草醉裏啣杯倒白綸試問黃金雙鵲
印何如春色萬重山

載酒江上同方子及臧晋叔送吳明

卿還

大江風雨共倘徉十日平原興未央不獨
山川增氣色頓令吾道有輝光詩才鄴下
名誰並酒態高陽老更狂無柰洞庭秋水
外片帆歸去楚雲長

苦熱柬歐楨伯虞部方子及比部二

君居傍秦淮

黃塵不斷火雲紅紈扇安能敵祝融作賦
未堪回白雪懷君忽爾動清風懶如嵇散
逢迎廢才媿相如病渴同羨爾秦淮蹤兩
過蕭然爽氣蓼花叢

秋日徐袁州茂吳鄭光祿伯良過集

草堂得然字

孤亭秋色坐蕭然地接蓬萊爽氣偏樹幟
到君稱大雅停杯爲我拂朱絃青山自合
留徐孺白髮安能老鄭虔更是早捐婚嫁

累漫遊却在向平先

登鳳皇臺

衰草寒江客自來高原猶說鳳皇臺雲歸
釆石三山出地遶秦淮百雉開萬里波濤
浮日月六朝宮闕掩蒿萊即今王氣連霄
漢十二金人安在哉

靈巖寺

曲磴深林法界開講堂香積上莓苔座中

雲氣千峰紫杖底泉聲萬壑哀十里松杉
巢鶴鶴半空烟霧鎖樓臺人間何地堪招
隱一借蒲團世念灰

送周行之壯上末篇兼懷陳伯符

大江風暖雪初晴。處處梅花帶石城。十日
濁醪酣未足一帆春水客將行故人不必
進楊意 聖主應須重馬卿試看鳳池誇
作賦五雲頻傍綵毫生

其二

碣石談天跡已陳淹留江國幾逢春可憐
病後生芳草又向尊前別故人去住幸餘
肝膽在飄零其柰鬓毛新莫言建業稱佳
麗一對東風一愴神

其三

逢人不必問丹丘誰似看花漢苑遊雙闕
曉烟隨綵仗九河春色泛仙舟省郎自是

中朝望 天子何須異代求潦倒綈袍江
上客豈無飛夢到燕幽

其四

風塵搖落好誰論又向天涯送所親江上
雲山堪贈客陌頭楊柳轉愁人歌翻郢雪
難爲和匣隱吴鈎未是貧到日薊門花正
發多情投轄有陳遵

遊弘濟寺

斷崖絕壁大江濱紺宇祇林帶白蘋霧裏
樓臺開蜃市佛前燈火借鮫人珠光自照
三千界龍氣常涵丈六身堪笑風塵多病
客也能來此漉陶巾

羅浮歸客詩四首送歐楨伯

高臥文園祇自吟陽春爭羨郢中音時名
不藉青雲重意與偏因白髮深綵筆縱横
千載事扁舟汗漫五湖心東風萬樹梅花

發一入羅浮何處尋

其二

蔵名漢署豈沉淪歸到羅浮正及春枕上梅花先入夢尊前草色總傷神悲深宋玉三秋賦老逐鴟夷萬里身不是翻然成辟世由来能性本難馴

其三

家在羅浮第幾峰送君猿鶴日相從遥瞻

紫氣真人去曽許青牛令尹逢秋到買山栽桂樹醉来騎馬踏芙蓉月明後夜應何處杖底孤雲萬壑鐘

其四

漢庭十載舊含香一夜歸心向五羊曼倩金門聊玩世相如華髮倦遊梁何堪落日孤帆遠正值西風萬木黄有酒與君難盡醉天涯秋色路茫茫

中秋日費崇信宋西寧焦侯景三督府招同趙武靖遊清涼山寺

夕陽鐘磬滿林丘野寺憑高晚自留何意青尊来上界况逢明月是中秋城頭雲樹千山色木杪帆檣萬里流堪咲行間頭白吏也能扶醉對滄洲

江上同歐楨伯水部訪貞吉王孫得人字

把臂驚看萬里人中原誰復和陽春白頭翻恨逢君晚青眼何當顧我頻進艇芙蓉秋水外啣杯風雨大江濵一談雷焕當年事腰下雙龍各有神

送貞吉遊吴兼訊元美廷尉敬美憲使

送君何處訪滄洲沙鴈江風八月秋夢裏蒹葭京口渡枕邊風雨太湖舟爭看下榻

迓徐孺不負開尊醉子猷倘遇二王堪寄
語閉關應即是丹丘

太常方新渠周志齋通政郭養齋臚
卿徐寅陽過對牡丹分得過字

曲闌晴霧傍人多忍對名花不放歌豈謂
國香開洛下亦隨春色到巖阿晌杯聊足
高陽醉結駟何當上客過休沐莫辭成酩
酊況逢烟月滿藤蘿

臧晋叔還家聽調送之詩

謫遷端不為君愁酒盡斜陽下石頭豈向
漂零論得失翻因岑寂見風流三言慈母
應投杼千里孤臣忽放舟共道賜環明主
意荷衣能戀五湖秋

王百穀過訪秦淮有作

聲名蚤歲滿平津賣賦黃金未是貧貴似
釋之曾結襪窮如王粲肯依人病餘娛我
迂踈甚秋到逢君感慨頻不向秦淮酣十
日西風其柰二毛新

滕晋生閔壽卿俞公臨沈子東趙幼
安張去華過集得高字

石城烟雨暗江皋三徑蕭然滿濁醪座客
一時俱白幘故人千里共綈袍病餘溪畔
蒹葭冷秋到山中薜荔高況對西風正無
柰不妨終日過持螯

送閔壽卿讀書金山寺

日日中流坐講堂大江雲氣滿奚囊叩門
不借青藜火展卷頻分舍利光樹影夢回
京口月鐘聲客渡廣陵霜懸知作賦憑高
處多少帆檣下夕陽

寄歐楨伯

月滿羅浮載酒頻花間日日和陽春漢庭
起草官非薄滄海移家興轉新自有白雲

能款客況逢秋水好垂綸買山毗傳金元
足誰道歸來是隱淪

燈夜邀給諫鍾道復孫正甫吳幼鍾
王實之即席得花字

玉漏從教斗柄斜鶺鴒堪付酒人家星橋
簫鼓千門月寶炬樓臺萬樹花天上寧分
金掌露尊前疑度赤城霞芳辰拚取高陽
醉容易凋殘是物華

送趙武靖出鎮全楚

大江貔虎伏波軍陣裏魚龍亦自分刁斗
夜沉三峽雨旌旗春拂九疑雲登樓不淺
元規興勒石應高竇憲勳一過黃陵千古
思可無詞賦吊湘君

吳幼安孝廉過訪有贈

中原意氣好誰論春到因君一掃門幸有
竹間聊下榻況逢花底共開樽眉堪起妬

翻為累身為無官轉自尊袖裏大秦珠尚
在鮫龍風雨傍朝昏

夏日蕭慕渠水部高訥軒觀察招飲
濟寧南池池為杜陵舊遊池上則太
白樓也

長夏涼生萬井秋人間別自有滄洲城頭
雨過沉青嶂檻外船迴起白鷗忍向浣花
辭醉酒可能問月不登樓開簾十里芙蓉

色陋殺當年河朔遊

宿昌平

繫馬空山霜葉飄孤城寒色莽蕭蕭燈前
古寺三更雨枕上扁舟八月潮故國黃花
音信斷天涯衰草夢魂遙何當憔悴雙蓬
鬢萬壑秋聲對寂寥

周行之中翰招同莊太史吳侍御莊
民部畢黃二中翰集顯靈道院

上客招携到赤城瑶壇孤月坐来明樓臺不礙青霞度雲霧頻看絳節迎落葉總關遊子意醇醪能似故人情百年肝膽應無幾握手尊前轉自驚

春日登真定大悲閣

崚嶒臺殿倚星躔梵語鐘聲下界傳雪霽雲山供上客夜深燈火散諸天城頭高出滹沱水檻外寒浮大陸烟一眺中原千載

思到来不獨為逃禪

安研泉授光禄郎贈之詩

鳴珂一日向承明玩世應知傲吏情萬里春雲隨綵綬九天仙露下金莖狂來眼自稀中散醉後歌仍阮步兵不必青山叢桂發漫從招隱是逃名

王仲房山人過訪有贈

女蘿為帶芰為裳一任相呼是楚狂已不向人懷片刺猶能過我說干將綈袍別後應無恙白璧愁来倍有光共對青山拚盡醉百年何物勝持觴

送金伯韶孝廉兼懷行之伯符

慷慨相看結客場酒徒猶復署高陽少年君莫嗟雌伏華髮吾真媿鴈行獨向飄零知意氣豈從踪跡問行蔵中原兄弟俱揺落夢到池塘轉自傷

送馬從甫兼懷令兄用昭叅軍

不堪惆悵黑貂裘酒盡孤帆下石頭江上青山隨客去雨中秋色傍人愁莫論齊瑟應難遇翻信隋珠未易投到日西堂池草出羨君兄弟擅風流

送鄧德咸何學繩二孝廉上春官

把臂翩翩大雅扶片帆何處問蓬萊揮毫北極風雲起射策 中朝日月開豈謂一

時空冀北翻因千里重燕臺遥知得意長安道春色爭看二妙來

送李孝甫太僕昆玉還四明兼訊沈山人嘉則

西風雙鬓各蕭搔且自酣歌勸濁醪兄弟騑騑俱上駟故人戀戀是綈袍夢回片席江雲冷歸去孤城海月高若遇休文相問訊年來白雪向誰操

送黃白仲遊燕

秋老江關霜葉紅片帆千里挂西風驊騮豈爲燕金重鸚鵡爭誇楚客雄六代豪華憐爾在一時肝膽許誰同即看　天子掄才日不藉當年狗監通

張幼于張英甫潘象安胡元瑞屠和叔過集清嘯園得過字

三徑邀賓岸幘過西風寒色滿藤蘿黃花

不負良宵約白髮其如傲吏何萬里故人憐對酒一時詞客畫賡歌談天往事俱陳迹回首春明想玉珂

送張伯大侍御請告歸蜀

暫爾還家彩鷁輕非關多病厭承明帆前樹色瞿塘峡夢裏猿聲白帝城秋水夫容何可贈大江烟雨若爲情遥馳四乘臨邛過不負題橋似長卿

送王仲房

衰栁何堪把贈君别來踪跡好相聞醉携句曲峰頭雪歸臥黃山石上雲人謂眼如嵇叔夜自甘腰似沈休文豈徒身爲無官貴老去風流更不群

送張伯大侍御席間限韻

挂帆明發大江頭無限離情落葉秋别後雲山那可望夢回風雨不堪愁九疑日月

迎青雀三峽波濤下白鷗春到萋萋芳草
色鳴珂遲爾鳳皇州
送吴叔嘉遊燕
尊前誰爲勒移文十月氷霜黯送君匣有
雙龍堪射斗足元千里自空群孤帆曉拂
滄江雨短褐寒披紫塞雲投筆棄繻今日
事豈徒長揖大將軍
送胡文甫上春官席間得干字

擊筑燕臺意氣看又携風雨到江干帆過
廬岳雲猶翳劍出豊城色自寒才子一時
推獻賦故人千里勸加飡懸知後夜談天
會應念秦淮客鬢殘
昆山讀書處爲大司馬印川潘公題
百轉丹梯切上台藤蘿高擁讀書臺半窓
雲霧吴山起一枕帆檣震澤開北斗自髙
雙劍氣緗毫真擅兩都才未須天祿誇劉
向夜夜青藜太乙來
留餘堂爲潘大司馬題
曲檻雕欄坐爽然上卿幽興日翩翩軒窓
曉度茗溪雨几席寒分天目泉疏鑿河渠
書自在遭逢金掌露常偏君家更是留餘
澤春色堦前玉樹連
送劉怡獻還郢中
郢地風流在昔聞雄才誰更似劉蕡一尊

客散秦淮月片席人歸夢澤雲信是隋珠
原照乘由来燕馬自空群朱絃欲拂愁堪
絶何處青山不憶君
送李天衢都護
十載曾登大將壇馬前稽首繫呼韓旌旗
影拂秋雲斷劍戟光揺太白寒暫向青山
開緑野可堪芳草送征鞍中原不淺蒼生
望未許烟霞老謝安

崧嶽為卓瀓甫題

十尺幽軒客自邀蘼葭一望莽蕭蕭尊前
寒色千峰雨枕上濤聲萬里潮三竺風雲
浮大白六橋烟月伴輕舠倚闌面面夫容
起不羨淮南桂樹招

送卓長習還武林

歸去錢塘擁敝貂天涯芳草客心遥開帆
夜月過三泖入里春雲暗六橋何處不堪

捫薜荔幾人能似混漁樵未夙十日平原
飲相送東風倍寂寥

陳泰寧督江防八載於茲矣以太夫
人春秋高得請解任馳驛還　朝
蓋異數也送之詩

萬里深懸令伯情花開一疏返承明江干
日抱旌旗色天上風隨劍珮聲金闕曉烟
仙仗轉高堂春酒綵衣輕版輿不用誇潘
岳此際騑騑擁傳行

其二

旗鼓樓船上將營十年南國海波平陣回
鸛鶴風濤擁帳列貔貅組練明魏闕忽傳
烏烏疏太行其奈白雲情遥知緩帶趨朝
日草色春光五鳳城

贈周文美

搖落逢人和四愁床頭風雨冷吴鈎窮如

阮籍惟耽酒渴似相如已倦遊老去懷中
無片刺興來江上有扁舟白雲黄鶴君家
事況說移居傍十洲

莫公遠王良材陳右甫張太玄程子
虚黄白仲過集小園同家弟惟禮分
得寒字

江干春晚落花殘詞客聯鑣訪曲欄流水
故侵芳草徑白雲偏繫竹皮冠共占百里

星初聚況對千峰月正寒不必梁園誇作
賦一時風雅盡登壇

送陳觀吾觀察蒼梧

四月高潮江水平蒼梧山色問王程青雲
自起　中朝望白簡猶傳抗疏名嶺外梅
花堪寄客尊前楊柳獨含情即看畫變雕
題俗豈但風行瘴癘清

送鄔汝翼遊燕兼懷舊遊諸子

一拂朱絃意轉愁又從尊酒解吳鉤漢庭
自重相如賦客路休嗟季子裘醉後斷雲
滄海夢別來寒雨大江舟舊遊燕市俱無
恙爲道天涯已倦遊

送梅叅戎之彭城

大江樓櫓鵁鶄冠山色濤聲四月寒路轉
黄河堪擊楫營開細柳快登壇風雲低傍
尊前起戲鶴頻從陣裏看籌國自知龍劍
在送君惟有勸加飡

送陳宗伯仁甫還武陵

廿年簪筆翠華前日日金莖上苑傳命駕
何當鄉思切　賜環真見　主恩偏帆開
赤壁千峰雨夢遶桃源萬壑烟海内幾人
肝膽在艤舟寧不一陶然

夏日朱大京兆秉器招同殷職方無
美朱光祿可大蔡選部子瑞凌金吾

伯升申武庫敬中袁司理文穀汪山
人子建燕集湖亭得孤字

帝城亦自有江湖蕩漾波光落照孤隔岸
斷烟浮睥睨到門流水沒菰蒲共追河朔
千年會未減平原十日餔莫惜當歌偏酒
態風塵容易老頭顱

和朱秉器清字韻

暫遠塵喧氣自清況依流水駐干旌千秋

再覩談天會四座寧忘置驛情地僻客隨
垂柳至湖空波共落霞明一時大雅俱才
子執耳登壇賴主盟

和啟無美虛字韻

城隅草閣帶芙蕖面面湖光浸太虛傲吏
自容栽薜荔清朝無得混樵漁西山爽氣
到人境上苑荷香引客裾十載他鄉成汗
漫翻因滕地憶吾廬

和朱可大稀字韻

處處人家傍翠微一溪流水蕩紫扉買山
未得還鄉國扶病猶能訪釣磯話到滄洲
心自遠歌來白雪和應稀尊前鷗鳥紛相
狎座客誰容不息機

和蔡子瑞喈字韻

溪流曲曲鳥喈喈草閣苔階蔭綠槐多病
可堪懸紫綬尋山端合辦青鞋但逢酒熟
且盡醉誰值花開不放懷此際故園偏樂
事滿城歌管醉秦淮

和凌伯升迷字韻

芙蓉夾道柳為堤烟瑣藤蘿徑自迷綠樹
晝浮秋水外青山多在夕陽西風來小閣
客初至雨過高槐鳥亂啼應有漁郎來問
渡依然身到武陵溪

和申敬中移字韻二首

坐來雲氣向人移綠藻平湖過雨時出郭
看花邀客早隔溪呼酒到門遲沙間鷗鳥
總無意檻外芙容若有知赤日黃塵此長
夏青山能得幾相期

其二

鳳城地接華胥界金谷泉通太液池薄宦
已虛滄海約故人幸有白雲期不妨短髮
揮談麈且更長歌覆羽卮一夕風流千載

事任教斜月馬前移

和袁文穀寒字韻

雲樹千章隔岸看恍疑歸向大江干花間流水斷行徑柳外長溪護曲欄地轉蒹葭秋色早尊開薜荔午陰寒獨憐旅病無聊甚此日逢君亦自寬

和汪子建萊字韻

習家池館白雲偎樹色山光入酒杯休沐自應寬組綬忘機此即是蓬萊月明不淺元規興賦就真同子建才憐爾空群千里足黃金何處築燕臺

送畢泰宇中翰轉餉遼陽

把酒長天壯鴈哀龍沙千里壯游㦲銀河牛斗仙槎近紫塞風雲使節開遼海尚傳烽火急燕關不斷羽書來即今 聖主勞東顧轉餉還須侍從才

冬夜胡元瑞朱汝脩過集話舊得山字時元瑞初至

蕭蕭氷雪滿燕關銀燭清歌一解顏老去多情惟白墮別來無恙是青山談天自信雄心在把臂翻驚旅鬢斑寥落石頭城畔月十年猶爾滯行間

長至夜同俞孟武顧朗㦲胡元瑞朱汝脩得雲字

燕市芳尊此共君故園風物杳相聞邀賓正值陽初至把酒寧知夜欲分堪咲白頭猶作客喜逢綵筆為書裙勲名莫問麒麟閣杖屨何年五岳雲

送城兒 冊封日本 有序

日本國遠在東海之外二百年來不通貢獻嘉靖中有部落跳梁閩浙輿師致討旋即蕩平然濱海之民亦被

其塗毒矣我
皇上聲教訖于四海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而關白平秀吉乞封
天朝願為屬國求朝鮮為之通而朝鮮
負之輙爾觸冒以煩
天討既悔禍矣乃歸所侵朝鮮土地及
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
請朝鮮國王又代為叩

闕可謂恭順
主上特允廷臣之議錫以封典列為外
藩
命男宗城以後軍都督充正使京營都
督楊方亨副之
加一品服持
節以行仍
賜勅印符驗旗牌得便宜行事弁服化
為衣冠鯨鯢知有禮樂用夏變夷之
盛固唐虞三代之所未有然蕞爾小
夷一旦仰沾
聖化永作藩臣亢千萬載一時之幸也
因城兒行送之詩并記大畧云
掛帆重譯問扶桑玉節金函下建章萬里
浮槎稱漢使一時負弩是名王潮回島嶼
鮫人出日轉旌旗蜃市藏莫道周家來白
雉兩階干羽正垂裳

何仁仲有留都銀臺之擢送之詩
金闕銀臺自舊京大江飛棹晚潮平雨中
芳草秦淮渡花裏青山建業城春到秖增
鄉國念愁來翻送美人行勞君為掃清溪
石遲我啣杯坐月明
送鄧太素孝廉下第歸豫章
東風吹栁栁如絲腸斷紅亭送別時千里

月明人臥病一帆天遠客何之還家自幸驪珠在作賦那須狗監知歸到匡廬雨初霽滿空飛瀑且啣巵

春日感懷時城兒奉使日本

可勝搖落在天涯細雨邊城響暮笳萬里尚為燕市客十年不見秣陵花翻憐春到人多病豈但愁深鬢有華況值吾兒持使節遠從博望問浮槎

送楊子勗

羇愁離思兩茫茫古道斜陽幾斷腸自是聲名高折檻何堪蹤跡遠投荒登樓太華秋雲白駐馬函關霜葉黃指日賜環　明主意可容唐介老遐方

夏日酌柳陳父沈孺休得天字

華髮論交二十年相逢為我拂朱絃登樓爽動西山雨把酒香飄太液蓮匣底豐城應貫斗人間碣石盛談天中原朋舊今無幾握手綈袍倍惘然

送王用吾方伯之秦中

畫戟星軺祖帳前雄藩百二借旬宣分携聊折金臺柳相贈何如玉井蓮地轉黃河通大漠雲浮華岳起中天秦宮漢闕荒烟外按部應多弔古篇

王德稱文學過集小齋有贈

虛館相邀坐月明一尊深夜轉多情長卿自抱題橋志廷尉應高結襪名不獨詞章驚絕代還因意氣見平生何人年少翩翩甚擊筑談天五鳳城

吳允兆王行甫柳陳父胡元瑞汪明生甄文學雨中過集得人字

一雨全消大漠塵滿亭脩竹好留賓可堪多病逢秋至莫惜啣杯過我頻夢裏鄉關

仍是客遂中楊柳轉愁人遥憐此際秦淮
月兩岸西風長白蘋

青蓮閣集卷十目録

七言律詩

陸伯生潘景升二文學過集得高字

懷陳玉叔京兆聞張幼于茅平仲王

百穀俱客金陵

期茅平仲不至

懷梅禹金

春日程孟孺李子璞顧朗𢦙陸伯生

朱汝脩周公化張去華過集小齋

得衣字

武岡王以詩見寄賦荅

燕臺卜居

春日邀焦弱侯王宇泰區用孺董玄

宰黄昭素孫鵬初陶周望馮正子

諸太史雅集

送太宰夢山楊公致政東還

春日諸友集大慧寺次朱駕部可大
韻
憩蔣山廟中有作
樂莘爲萬徵君題
雨中同泰寧陳公西寧宋公督府侯
公遊牛首山寺
同諸公遊華巖寺
登燕子磯

贈余吾廬徵君
連舉三孫志喜
送黃賓王中翰奉使南行便道歸里
爲陳玉叔題天尺樓
贈高薇垣中翰
元夕大司馬春陵王公招同周行之
燕集
燈夕邀大司馬春陵王公後川傅公
大司空東泉石公少司馬本菴楊
公岳峯蕭公大中丞敬吾魏公雅
集
周中翰宅二月觀燈同大司馬春陵
王公左司馬本菴楊公漫賦
春日過寶蔵上人時上人年八十矣
其徒靜脩索詩爲壽遂信筆如左
云

顧朗哉周公化二文學過集小齋得
人字
吳孝甫陸伯生金玄朗三文學過集
小齋得危字
王經洗緇昌席上同劉觀察仲脩劉
比部玄子盛逸人泰甫得千字
王恒叔給諫招同劉比部玄子袁寶
坻坤儀即席得人字

送內翰李文峪奉使蜀中
胡孟弢孝廉何仁仲典客過集齋中
得逢字時孟弢將歸豫章
贈姜翼隆儀部
陳玉叔過訪草堂
送朱秉器使君
張孟奇孝廉程仲權程士元二山人
過集齋中得來字

禾芳洲爲何仁仲題
再爲仁仲題甘露園
李大參本寧蕭太史以占劉比部玄
子殷司馬無美何典客仁仲過集
小齋即席得尊字
席間李本寧談黎維敬張肖甫王敬
美丘譙之已成異代停杯愴然再
用尊字
比部何公露之任舊京兼奉太夫人
還里
送何興父進士令光化
春日同太保範溪鄭公閱武
再次鄭太保韻
輓王季孺太史
送陳僉憲之滇南
得陳仁甫少宗伯書却寄

送宋肓齋兵憲閩中
雪坡草堂爲陳玉叔題
懷黎維敬
張明府過訪有作次韻荅之
再次韻贈明府
贈顏廷愉文學時文學將歸八閩
得故人書有感
題楊孝子冊孝子尊人抑齋公爲權

奸所陷死西市孝子竟不食而死
抑齋究既白孫裕忠衆　恩廕入
太學盖翩翩隹公子云
送蕭乾養中丞省覲歸滇南
馮咸甫孝廉下第南還詩以訊之
劉百世生子賀之詩百世仲脩觀察
孫也
送侯將軍出鎮兩浙

秋日集蔡世卿陳子信許太初程仲
權潘景升韓敬魏得人字
贈汪子建
寄贈少玄宗侯
有感
送華中翰轉餉遼陽
送黃昭素太史奉使　冊封韓藩便
道歸省尊人

楊妃上馬圖
送凌伯升金吾謝政南還二首
贈魯郡丞
贈魯茂才
邀劉百世張太初二文學集聚星堂
得寒字
用劉百世開字
用張太初人字

用城兒危字
贈張太初
送海寧黃少府
送張衡西上林奉使還里
春日感懷
送吳念郁都諫請告南還
王承甫俞孟武茅平仲過集得高字
春日邀王承父茅平仲俞孟武朱汝

偕集西郊隆恩觀得寒字

送中丞李于田開府遼陽

夏日邀汪長文茅平仲張虞侯程仲權張成叔張伯夜周新之集苑西草堂得寒字

又用新之徒字

秋日與方鍾岳話別次韻

秋日游宗謙茅平仲章行甫張去華周新之過集小齋共得寒字時宗謙將歸

秋日送茅平仲南還

寄陳廷尉王叔

送周用偕南還

訪雪松上人

青蓮閣集卷十

盱眙李言恭惟寅著
壽州朱宗吉汝偕
安陸何宇度仁仲 校

七言律詩

陸伯生潘景升二文學過集得高字

門外朔風如怒濤蕭蕭寒色捲蓬蒿喜看病起故人至況值夜深明月高萬里王孫芳草夢十年遊子大環刀邊城氷雪歲云暮且自壚頭滿濁醪

懷陳玉州京兆聞張幼于茅平仲王百穀俱客金陵

浮世誰將姓字逃幽期端已負林臯故人別後無雙鯉羈客愁來有二毛天外日斜山氣紫城頭風急鴈聲高秣陵江上今宵月千里清光屬爾曹

期茅平仲不至

作客幾看霜葉飄祇令踪跡媿漁樵天涯薄宦歸不得江上美人何可招滿地白雲京口寺千家明月廣陵橋青鞋此際正沉醉來往扁舟乗暮潮

懷梅禹金

深栖端不媿移文綵筆朝朝白練裾湖上掛帆千嶂雨峰頭開閣萬重雲他鄉頼有雙魚至春色其如兩地分一自夷門虛左後而今誰是信陵君

春日程孟孺李子璞顧朗哉陸伯生朱汝脩周公化張去華過集小齋得衣字

良夜沉沉玉漏微浮雲應不到柴扉他鄉留客且投轄白首逢春未拂衣雪霽寒星窺户入酒闌明月送人歸一時刻羽聲相

答郢曲誰言和者稀

武岡王以詩見寄賦答

漢水晴川近若何別來歲月總蹉跎十年不醉元王醴萬里還投郢客歌江上梅花黃鶴夢雨中芳草洞庭波何時再授梁園簡無柰風塵兩鬢皤

燕臺卜居

蕭齋何物是他鄉寥落秦淮舊草堂踪跡自憐同斥鷃風塵聊爾托榆枋夢回江上蕪葭遠秋到山中桂樹長三徑總教無恙甚幽盟早已負求羊

春日邀焦弱侯王宇泰區用孺董玄宰黃昭素孫鵬初陶周望馮正子諸太史雅集

雪消明月倍多情耿耿星河五鳳城四座風雲回北極一時詞賦擅西京石渠自借

中朝望金馬還高大隱名莫道平原偏勝
事也教十日酒杯傾

送太宰夢山楊公致政東還

歸向滄洲訪漢陰東風吹動探薇心掄才
自重山公啓去國爭傳疏傅金春到紅亭
芳草遍堂開緑野落花深種桃不減秦人
宅縱有漁郎何處尋

春日諸友集大慧寺次朱駕部可大

韻

皂帽朱衣結伴来隔林鐘磬寺門開自将
流水供茶竈無得飛花勸酒杯幽徑入隨
芳草至空山僧共白雲廻聽君趺坐談名
理豈但陽春楚客才

憇蔣山廟中有作

載酒捫蘿破石苔蔣山樓殿倚崔嵬千峰
雨色尊前起十里湖光樹杪開鳥道漫隨
芳草至馬蹄行帶白雲来六朝舊事丘墟
外搔首西風感慨哉

樂莘為萬徵君題

二頃蕭然興轉孤鹿門終日醉堪扶爭誇
作賦稱才子況是登高即大夫繞屋青山
生桂樹滿溪流水没菰蒲不知何物人間
世能似酣歌對酒壚

雨中同泰宰陳公西宰宋公督府侯

公遊牛首山寺

樹底飛泉百道分空堦寒色長苔文登樓
客醉千峰雨持鉢僧歸萬壑雲傲吏亦能
談四諦青尊無得共諸君自多豊草長林
思妬殺溪邊麋鹿群

同諸公遊華巖寺

桃花休説武陵春萬壑千巖霜樹新野鳥
亦能迎上客溪雲偏自傍遊人樓頭雨色

沉青嶂木杪江光帶白蘋一共比丘披貝葉諸君知現宰官身

登燕子磯

大江秋氣敞樓臺俯檻中流島嶼開快有魚龍能迓客況逢雷雨促傳杯千章樹色浮空起萬里潮聲動地來吳楚東南俱在望山河百二　帝都哉

贈余吾廬徵君

慷慨悲歌擊吐壺扁舟幽思滿江湖花間鸞鶴三山夢袖裏烟雲五岳圖老去引商工楚調愁來謝客著潛夫啣杯意興翩然甚不忝高陽舊酒徒

連舉三孫志喜

含飴日日醉春風眼底他鄉四世同驥足人言空冀北鳳毛吾敢望河東箕裘聊爾承先業帶礪寧無念祖功七十高堂頭未白齊看王父綵衣紅

送黃賓王中翰奉使南行便道歸里

目斷黃山萬里程九河氷雪送離旌乘軺不負題橋志過里誰如擁傳行別後梅花何可寄春來芳草若為情應憐華髮綈袍在遲爾談天五鳳城

為陳玉叔題天尺樓

百尺雕闌漢水西元龍孤閣轉卅梯夢回

枕簟星河落雨過軒窓雲霧迷自有郢人賡白雪豈無太乙照青藜醉餘捲幔發長嘯天畔大江明月低

贈高薇垣中翰

仙郎簪筆侍承明玩世東方大隱名都下千金傳賦草人間八斗擅才情吳鈎夜拂寒星色郢曲晴翻白雪聲屈指有誰方弱冠懷中雙璧重連城

元夕大司馬春陵王公招同周行之
燕集
今宵明月斷啼笳萬户笙歌散紫霞何意
薰葭依玉樹况逢氷雪映瑶華芳尊夜出
金莖露綵炬春開上苑花自是太平多樂
事漢南文已淨胡沙
燈夕邀大司馬春陵王公後川傅公
大司空東泉石公少司馬本菴楊公

岳峰蕭公大中丞敬吾魏公雅集
寶炬銀花處處開長安車馬勝遊𢦏月華
自向青尊墮春色偏從上客來萬井樓臺
依壯極六街燈火下蓬莱 主恩况是當
休沐一任蓮壺子夜催
周中翰宅二月觀燈同大司馬春陵
王公左司馬本菴楊公漫賦
酒畔銀花照落梅東風簫管促傳杯月華
應不殊元夕春色偏多接上台秉燭夜分
天禄火揮毫人自漢庭才一時軒盖 中
朝盛潦倒何堪折簡来
春日過寶蔵上人時上人年八十矣
其徒靜脩索詩為壽遂信筆如左云
深林宿霧畫冥冥鉢底蛟龍帶雨腥上界
黄金曾布地西方白馬為馱經逢人說法
曇花落邀我登樓山色青爾性無生亦無

滅豈從浮世問年齡
顧朗𢦏周公化二文學過集小齋得
人字
蕭蕭華髮不禁春况是風塵萬里身病後
濁醪堪醉客天涯芳草轉愁人歌来郢曲
應難和話到家山倍自親神物豊城雙寶
劍恍疑此夜會延津
吴孝甫陸伯生金玄朗三文學過集

小齋得卮字

忍向東風不解顋鳥聲如管柳如絲共高碣石談天會未減西園作賦期下榻正逢花滿徑建牙能敵酒盈卮因憐家在秦淮曲何日同攀桂樹枝

王經洗綃昌席上同劉覲察仲脩劉比部玄子盛逸人泰甫得千字

未論青牛著五千放歌燕市且陶然　帝城不隔巢由性暑氣全消郢客篇旅食況逢多病後鄉心其柰斷雲前中原大雅諸君在一拂朱絃倍可憐

王恒叔給諫招同劉比部玄子衮實坻坤儀即席得人字

雨過虛堂薜荔新相邀俱是和歌人夢回滄海心還遠話到青山意自真客裏可堪華髮短花前寧負綠尊頻莫言河朔千年

事一醉明朝迹已陳

送内翰李文岭奉使蜀中

江風吹雨片帆輕十二巫山擁傳行三峽星河馳使節九疑烟月問王程碧雞何限鄉關思金馬元高漢署名不獨文翁同諭蜀一時詞賦擅西京

胡孟弢孝廉何仁仲典客過集齋中得逢字時孟弢將歸豫章

蚤歲看花車騎從十年萍梗各浮踪良宵綠酒胡不醉白首他鄉豈易逢未得移家栽桂樹可能伴爾釆芙蓉明朝又有天涯客目斷匡廬五老峰

贈姜翼隆儀部

画省含香侍從年絲毫勞贈郢中篇聲名豈但雕龍重詞賦應同綉虎傳老我他鄉生白髮對君流水娩朱絃何當長夏遥相

過赤日黃塵亦爽然

陳玉叔過訪草堂

萬里朝天自豫章舊遊先獨問高陽衣冠爽帶匡廬色詞賦晴搖瀑布光無柰逢春多白髮何期握手在他鄉十年不作平原飲忍負鑪頭典鷫鸘

送朱秉器使君

到處褰帷聽鷓鴣碧雞金馬問長途青雲

一代非君重白雪千年見調孫碣石風流今自在夜郎春色好誰俱天南天北生芳草曾憶燕關舊酒徒

張孟奇孝廉程仲權程士元二山人過集齋中得來字

荒徑因君掃綠苔一尊聊對落花開隔簾夜月窺人醉何處曉風吹客來玉漏且酣徐孺榻牙籤應媿鄴侯才譚天擊筑吾曹事四座翩翩意氣我

采芳洲為何仁仲題

辟疆別自有芳洲綠藻平蕪下白鷗秋到芙蓉頻贈客夢回烟雨一移舟但逢城市風塵色即是江湖汗漫遊二十年前曾荷鍤可能重此醉何休

再為仁仲題甘露園

人自酣歌鳥自譁西園樓閣閬烟霞移來

太室三花樹栽傍青門五色瓜簾外遠山供伏枕竹間流水快浮槎夜分沆瀣全銷渴不必金莖出漢家

李大參本寧蕭太史以占劉比部玄子啟司馬無美何典客仁仲過集小齋即席得尊字

客來星斗夜光繁門近高城鼓角喧白髮祇堪為地主良宵寧忍負芳尊故人十日

幽盟在絲筆千年大雅存四座一時俱紫
氣可能為著五千言

•席間李本寧談黎維敬張肖甫王敬
美丘謙之已成異代停杯愴然再用
尊字

夜深車馬款柴門苔色何妨着屐痕自信
蕉葭應有託敢云桃李本無言風塵不到
南州榻歲月堪浮北海尊十載舊遊多異

代翻因沉醉一銷魂

比部何公露之任舊京兼奉太夫人
還里

薊門秋早葉初飛尊酒紅亭澹夕暉天上
自攜金掌去江干遥奉版輿歸隔城山色
迎青雀遶署荷花入翠微故國幾人曾作
宦趨庭兼得舞萊衣

送何與父進士令光化

鸚鵡洲邊春水生掛帆西去楚雲平滿城
桃李歸潘岳一代文章重馬卿當日題橋
應不忝前途負弩競相迎朝天萬里雙鳧
舄行見翩翩到玉京

春日同太保範溪鄭公閱武

登壇星斗拂干將帳下材官盡蹶張萬隊
貔貅開細柳九天宮闕近長楊旌旗曉動
風雲色組練晴揺日月光不必犁庭誇衛

霍先聲早已奪賢王

再次鄭太保韻

共挽天河洗甲兵春光偏傍六花明曾寒
漠北氊裘膽豈羨淮西鸛鵞聲節鉞十年
留上谷封疆萬里作長城非徒曳履星辰
近千載應高竹帛名

輓王季孺太史

綠嶺空傳跨鶴遊夜深誰復剡溪舟禁中

曽擁金蓮炬天上俄歸白玉樓一朿生芻何可吊五陵芳草不勝愁凄凉欲賦招䰟些腸斷西風攏樹秋

送陳僉憲之滇南

二月東風吹使旌褰帷遥問碧雞城都亭曽識埋輪意梁苑兼傳作賦名落日長途芳草色空山細雨鷓鴣聲伏波銅柱荒烟外萬里應多吊古情

得陳仁甫少宗伯書却寄

風烟遥隔楚江天萬里椷書倍惘然春到武陵花正發夢回燕市月空懸蒼生不淺東山望白雪仍高郢客篇爲問桃源今在否他年一泛釣魚船

送宋育齋兵憲閩中

使客延津路幾盤七閩相望海雲寬五華峰逐鳴騶起九曲波揺畫戟寒此地銷兵能是劍故人執法豸爲冠紅亭濁酒那堪送萬里天涯好勸湌

雪坡草堂爲陳玉叔題

曲徑幽軒泻水濆藤蘿秋氣鬱紛紛簷楹曉度湘潭雨几席寒浮夢澤雲滿座高歌餘雪色當尊孫劍自星文校書天上青藜火夜夜還從太乙分

懷黎維敬

歸去衣裁薜荔新一朝神武謝朝紳非關叢桂能招隱自是青山解欵人蔣詡老爲三徑客鴟夷遥遁五湖身何如高卧羅浮月枕畔梅花萬壑春

張明府過訪有作次韻荅之

中原搔首一登臺况有張華共舉杯座上風雲 朱邸出簾前雷雨大江來文章漫説梁園會尊酒還疑河朔開秋到小山叢

桂發披襟亦自足徘徊

再次韻贈明府

賦就霏霏白雪寒誰言郢客和歌難十年葉縣曾飛舄一日春明早掛冠故國松筠三徑在扁舟烟月五湖寬逢人更爲談名理知是君身現宰官

贈顏廷愉文學時文學將歸八閩

豈向天涯問蒯緱大江風雨繫扁舟賦成

梁苑遊還倦酒醉平原客暫留花底不妨歌白憤尊前別自有滄洲武夷山色應無恙況是君歸正及秋

得故人書有感

客思憑誰寄白鷗十年猶自滯并州夢回大漠孤城畔家在滄江春水頭花發祇增鄉國念書來翻動故人愁遥思今夜清溪月還似當年載酒遊

題楊孝子冊孝子尊人抑齋公爲權奸所陷死西市孝子竟不食而死抑齋冤既白孫裕忠蒙　恩廕入太學盖翩翩佳公子云

誓死何人稱孝子承家今復見文孫青山自掩孤臣骨白日空傷楚客冤千載精神留竹帛一坏風雨傍朝昏荒原二月花如血不是春光是淚痕

送蕭乾養中丞省覲歸滇南

一疏寧親去漢京褰帷草色問昆明白門聊駐中丞節烏鳥其如令伯情到日正逢春酒熟登堂真羨綵衣輕東山益重蒼生望早晚徵書出鳳城

馮咸甫孝廉下第南還詩以訊之

江干結客草堂開公子翩翩意氣我弱冠有誰稱大雅中原憐爾擅雄才談天四座

風雲起染翰千山兩雪来不必長楊嗟未
獻行看宣室為君開

劉百世生子賀之詩百世仲脩觀察
孫也

隹兒不必試啼聲業有青藜自大名合浦
玄珠光照乘藍田白璧價連城他時坐膝
星應聚此日懸弧月並明誰似一門看四
世翩翩又見鳳雛生

送俟將軍出鎮兩浙

帳前寒色起千峰大將登壇雲霧從腰下
黃金原是鵲匣中寶劍自為龍熊韜已落
雕題膽燕頷應同定遠封十里西湖堪洗
甲凱歌終日醉芙蓉

秋日集蔡世卿陳子信許太初程仲
權潘景升韓景魏得人字

何當烽火照西秦況是天涯長白蘋未得
小山栽桂樹猶將華髮混風塵百年誰似
啣杯好五夜應知刻燭頻堪咲行間多病
客也能留醉採薇人

贈汪子建

新秋燕市喜相過六十年華鬢未皤盛世
自垂滄海釣窮途不作薊門歌醉来白眼
無天地老去青山有薜蘿家在太湖烟水
外歸時為我製漁簑

寄贈少玄宗侯

賓從西園鸛鶴群一時俱重信陵君纛前
瀑布生秋雨城上匡山起白雲開徑客来
花正發登樓月出酒初醺何人帶礪分茅
貴綵筆還兼屈宋文

有感

聽到三言事已真眼前白首亦如新任教
慈母驚投杼自是曾參不殺人好去青山

隨鹿豕敢云高閣畫麒麟故園三逕今何
狀一對西風一愴神

送華中翰轉餉遼陽

薊門楊柳拂旌旄落日紅亭且濁醪綵筆
暫辭供奉列黃塵不憚轉輸勞關當山海
中原盡劍倚星辰北極高絕塞貔貅應萬
竈一時爭識鳳凰毛

送黃昭素太史奉使　冊封韓藩便

道歸省尊人

金泥遥出大明宮會見分封葉是桐函谷
早看騰紫氣梁園應為起雄風仙人掌上
露初滿太華峰前蓮正紅堪取携歸同綵
服趨庭日壽白頭翁

楊妃上馬圖

花底雕鞍控玉騮佳人含咲且含愁試看
無力強跨鐙猶似多情醉倚樓雨過芙蓉
憑檻出春來楊柳帶風柔莫教誤作青鸞
駕飛入瑤池何處求

送凌伯升金吾謝政南還

漢庭十載執金吾一日扁舟泛太湖去國
秖應存傲骨還家誰謂是窮途愁來說劍
心逾壯醉裏揮毫調轉殊白髮黃麈余已
倦好隨秋色問蓴鱸

其二

片帆幾夕過揚州客夢悠悠江水流璧本
連城應自重眉因傾國轉堪愁他鄉共惜
雙龍別何日同為五岳游眼底浮雲君莫
問且將蹤跡託沙鷗

贈魯郡丞

看君意氣正飛揚一日聲名滿建章自謂
談天過碣石更誇作賦擬長楊鵬程早奮
南溟翮龍劍猶懸北斗光宜室定應前席

問誰云華髮老馮唐

贈魯茂才

少年綵筆甚縱橫過我慙非鄴下盟染翰爭傳鸚䳇賦題詩應滿鳳凰城郢中白雪堪誰和袖裏玄珠轉自驚他日好將三策獻 聖朝元重魯諸生

邀劉百世張太初二文學集聚星堂得寒字

相邀何以藩交榷雨過虛堂薜荔寒夢落五湖人抱病月明千里客登壇共看天上星初聚況是花前夜未闌自咲他鄉雙白鬢醉來猶倒接䍦冠

用劉百世開字

二妙當年題柱才一尊過我坐蒿萊居隣太液荷香入門對西山雨色來不獨文章追屈宋還因意氣識鄒枚青雲自是君家物此日平津閤正開

用張太初八字

敢云投轄似陳遵過我榷呼漉葛巾衣典鷫鸘堪貰酒賦成鸚䳇自驚人豈因多病青尊廢總為懷鄉白髮新何意天涯搖落後與君相對和陽春

用城兒危字

黃塵不問鬓如絲且自酣歌覆酒巵風雨

一春鄉信斷兵戈千里羽書馳松間白石閒堪煮湖上青山病最宜此夕綈袍挨晝醉年來心事杞人知

贈張太初

鳳池獨對五雲開綵筆翩翩大雅材豈謂一時空冀北翻因千里重燕臺人間早著三都賦天上驚傳八斗才屈指詞林誰最少相逢爭說是龍媒

送海寧黃少府

君自東方曼倩儔十年京國擅風流已曾結襪高廷尉不必居官抗督郵邑舍夜寒滄海月縣門秋擁白蘋洲生平豪興依然在日日何妨促酒籌

送張衡西上林奉使還里

八月西風塞鴈斜送君秋色冷蒹葭忽分豐獄張華劍遥泛銀河博望槎江上芙蓉

堪贈客山中桂樹暫移家春來十日平原酒莫負同看漢苑花

春日感懷

春色翻驚兩鬢皤五湖歸計轉蹉跎夢回雙闕寒星落病起千峰積雪多南國音書今阻絕北方戎馬近如何燕然銅柱非吾事白石青山好放歌

送吳念郁都諫請告南還

一時詞賦重西京折檻還高抗疏名雙闕暫辭青瑣署五湖聊結白鷗盟關河况是當春暮烟雨何堪送客行試問東山謝安石可容堅臥負蒼生

王承父俞孟武茅平仲過集得高字

一時風雅屬君曹落日相過興轉豪不獨聲名齊屈宋更憐意氣失荊高愁來故國無雙鯉病後他鄉有二毛眼底幾人稱鮑

叔看花寧忍負春醪

春日邀王承父茅平仲俞孟武朱汝脩集西郊隆恩觀得寒字

郭外曉風吹鶡冠依依垂柳拂瑶壇雲開高閣湖光白路轉長溪樹色寒伏枕可堪芳草遍啣杯翻恨落花殘壯心十載俱消盡獨有青山意不闌

送中丞李于田開府遼陽

啣恩初出紫宸朝萬里貔貅擁使軺此去建牙專節鉞即看拽履上雲霄旌旗曉拂連山月鼓角晴翻瀚海潮一夕欃槍應盡掃馬前稽首是天驕

夏日邀汪長文茅平仲張虞侯程仲權張成叔張伯夜周新之集苑西草堂得寒字

四座風流總建安一時才子盡登壇居隣太液荷香滿門對西山兩色寒華髮半生成汗漫青尊十日好追歡相看世事浮雲外沉醉何妨倒簪冠

又用新之徒字

何人弱冠賦三都匣底冲星劍氣孤開逕與君捫薜荔啣杯為我說江湖梁園授簡稱才子[illegible]市肆石混酒徒莫向窮途悲阮籍袖中知有大秦珠

秋日與方鍾岳話別次韻

旅邸那堪又早秋慚非李廣漫封侯客來門外應題鳳病起江干好飯牛試問長楊朱紱貴何如叢桂小山幽故人戀戀綈袍在其柰王程不可留

秋日游宗謙茅平仲韋行甫張去華周新之過集小齋共得寒字時宗謙將歸

芙蓉寂寞蓼花寒落日翩翩訪曲欄最喜秋風邀客至況逢明月倚樓看主非北海尊常滿座有高陽興未闌無柰故人歸思切又攜烟雨向江干

秋日送茅平仲南還

白髮天涯秖自驚薊門衰柳若為情曉風不共湯[illegible]去秋小何堪送客行江上疎鐘京口寺尊前明月廣陵城還家正值黃花

發一采東籬寄友生

寄康廷尉工叔

海上三山事有無人間亦自隱方壺堂開綠野心偏遠曲奏陽春和轉孤几席曉飛雲夢雨樓臺秋敞洞庭湖誰如大雅推牛耳五岳歸來混酒徒

送周用脩南還

雨餘垂柳暗都門匹馬長途愴客魂萬里青山瞻故國五陵芳草怨王孫愁來季子裘應敝歸去張儀舌尚存漢苑看花他日事東風遲爾倒清尊

訪雪松上人

為訪支公薜荔重法堂鐘鼓動高松春来四壁啼山鳥雨過雙林起蟄龍終日閉關空萬念六時開戶對千峰[illegible]然出定閑飛錫能許拓随九節笻

伍輯 23 — 550

〔明〕費尚伊撰　劉若宰輯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二十四卷

明崇禎刻本

劉胤平先生訂選

費太史市隱園集

本衙藏板

市隱園集序

楚多才自古然也蓋江漢之會三湘七澤之區雄風磅礴鼓蔚為人文徵為著作泱泱漭漭如河漢之無極若鬻子摭符於西土莊生寄傲於漆園左史以訓典稱良蘭陵以老師闡繹斯皆原道立德隆於千古光於四隣所謂質有其文行之必遠者也後之

君子渡湘以賦覽屈宋之流韻發激楚之悲風又豈非騷賦源流忠愛無既哉

國朝嘉隆間于鱗元美諸先正以起衰爲己任文自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黜不道載諸盟府海内之士湛風翕然故人多握珠抱玉自命而浮之陳廷尉童庶子並有旗鼓中原之壘觀察贊國聘先生繼兩公起稱鼎足蓋先生爲詞林先輩得讀中秘書又與於一時斯文之盛迺登謝軒冕肆力文翰而茹其菁英以歸典要其所就豈苟焉者哉故能再啟夕秀嗣昔賢開來學成一家之言使風流不墜先生之功於隆萬間則大矣即其自題曰市隱園集身將隱焉用文之而立言不朽已

在後世文之不可隱也先生
顧安得自隱之乎庚午余奉
詔武昌得識其長公石園因愛
斯集而年業為幸騷雅之不
亡正始之復作也其所著詩

賦古文辭本寧先生稱其法
漢魏三唐進於三百篇之盛
李先生知言有人論鑒余何
贅惟余之心折先生不自今
日然蓋余先君子以隆慶辛
未出于本寧先生之門先生
嘗為余誦沔才之多而推轂
先生今又得與長公游悉讀
先生書尚論其人後迺知昔
之知先生終一涉其流耳茲

所謂以瀾水為未足進而之
河之江之海何無盡哉先生
其鍾江漢之完氣而於屈宋
猶接踵於王李諸君子猶比
肩者歟今斯集且公之國好

爲名山之所不能闕余亦樂附不朽而序之若曰後世有子雲能知子雲則吾豈敢

中江退史劉若宰謹序

市隱園集序

草閣江寒屏居謝客都不聞戶外屐齒聲一日沔陽費君申甫出其先集見示且徵弁詞余受而卒業焉則其尊公國聘先生所爲詩若干卷皆歸田後五十年餘之所爲怡情導性以自鳴其酣適者也先生自謂娛悅所寄賢於博奕殆

偶然嗜之不復求工乃雲杜太史則復盛稱其嫺於古法足以披吊詭游戲之雲霧知言哉知言哉古之擅一長一技者未嘗不以偶然赴節爲極致若斤斤受束於成法則意態未免結轖天趣何能生動故夫偶然欲書書家之三昧也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畫家之神逸也然未有不變化於古法之中而能以其意爲偶然者也泰豆氏之御也立木爲塗飛衞之教射也三年承挺卽吊詭如長吉游戲如香山嬉笑怒罵如坡老政復意生於法法與意盡舍曰成法自侈匠心則里調巴歈咸譜絲竹村謳社鼓悉薦郊廟必不

然矣先生負俊偉曠達之才懷憂危匡濟之志宦故不達退而講酒德琴心量晴較雨之事者垂五十年悠然自得不願乎外陶通明曰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先生遂得以服官之暇肆志古人之法奪席著作之林視之浮湛宦海碌碌馬蹄駒隙間所得孰多豈曰賢於博奕而已哉昔吾夫子刪詩並存十五國而不及楚自今觀之楚材乃獨盛豈閟於昔者大演暢於來茲乎或謂離騷之作怨誹近於小雅蓋其流離失職侘傺偶同耳先生不得志於時而集中侘傺之語不少槩見豈所謂內足於已有至適者

乎雲杜欲以史事引先生
襄陽太宰欲以先生應啟
事皆拒而不荅論者惜先
生之大用未盡見於世然
而此足以盡先生矣長公
申甫傳學能文章譚子稱
其有封狼居胥之志而能
世其家學表章先生之著
作以傳楚材其未可量哉
今其將在費氏矣遂序而
歸之
己卯夏日江東史氏後學
方拱乾拜手題

費國聘先生文集序

沔陽費國聘先生以詩文宗工著海內其集中詩文諸體大宗伯大泌李氏序之甚悉先生復命艸莽儒生翥弁辭翥維文西京以上尚

矣西京而下迄宋元未甞無文詩黃初天寶以上尚矣黃初天寶而下迄宋元未甞無詩要不得以形似者爲西京黃初亦不得以形似者爲西京黃初以下也

國初功葢三代文氣亦巍蕩復古洪永以來宗宋文憲正嘉以還宗李崆峒茲二氏者百代不可祧也先生生嘉隆官萬曆朝聲氣應求近瑯琊新安而骨氣獨寧樸毋雕

寧止毋溢不求形似直以神合於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其積也厚其發也薄之意不附會於前輩不取媚於後生爲書詞猶靜雅可誦宋李二公是爲同調非翥所敢贊茀

思以先生之才弱冠登承明讀蘭
臺石室書以此襄天下事正當如
李文正楊文襄而一麾出鎮蹇滯
南北掛冠築園蓋四十有餘年何
其用之不究且中間廢居起者徧

朝端先生不與
光宗登極有欲以舊德起先生修史
而先生痛拒遠避不啻中散之書
是又不自究用矣先生亦不向人
咄咄又若不安以著述終則人奚
從測先生所安翥更思世不易生
偉人亦不易成偉功人與功常不
相值天也抱天之所畀而仍限于
天之所值惟越相蠡漢相良知天
于事後而古之人多知之于事前

晉謝安王羲之殷浩三人齊名世
莫辨其輕重殷之出也右軍書勸
切當殷不能忍一覆而桓温之勢
成惟謝之出也晚獨有所砥柱于
江南人多謂謝之功為幸翥獨謂

謝之功非幸而謝之出爲幸廼右軍乃深不欲以幸出而深以殷爲戒也通達時務斟酌古今孰如右軍寧藏器弗試付廣武之嘆于會禊之彥情見乎詞沉餘年于山水筆硯惟恐壯心之不急銷歇則千古誰知之知右軍之所安則知先生之所安矣雖欲不以著述終固安可得哉

天啓乙丑季夏吉

黃岡年家門人王一翥稽首拜

書于漢陽城下舟中

王一翥

賀太史市隱園集選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烏棲曲二首　烏夜啼二首
大隄曲　白紵舞歌二首
飲馬長城窟　艷歌行
煌煌京洛行　結客少年場
出自薊北門行　妾薄命
採蓮曲二首　櫂歌行
放歌行　關山曲
升天行　北風行
團扇郎二首　輕薄行
古別離　雜曲
名都篇　當壚曲
美女篇　前緩聲歌
東飛伯勞歌　遠遊篇
白馬篇　春江行
映水曲　舞媚娘二首
夜夜曲　獨處愁
白楊花　悲哉行
塘上行　日出東南隅行
釣竿歌二首

四言古

送友四首　自責十首

五言古

春日楊公亮馮開之諸館丈遊西山諸刹
曾直卿太史邀同榜諸鄉丈宴集天壇
飲陸敬承祭酒來爽臺
贈何啓範檢討兼呈長公少宗伯
同曾確菴翁少司馬遊趙園
贈周元孚水部陶憖中比部
秋夜飲管建初中舍宅
贈趙常吉中舍　贈蕭以占太史
長安七夕　沈茂仁止酒戲柬
雜詠十八首　送張質卿侍御按部
畿南　冬至侍班

集曾大司空宅　送王對翁閣老還里
中秋同諸館丈演象所玩月
九日同沈君典修撰曾直卿楊公亮編修顧
寶甫沈茂仁簡討張質卿甘應溥侍御集
西山寺閣
劇飲十日而還遥有此寄
晉長卿令青蒲聞沈君典馮開之輕舟造訪
道逢張金吾公邀飲水心亭子
有感二首　懷友二首

贈葛更生孝廉
傅塏仲謫宅園桃盛開邀飲花下同王國禎
蕭珍卿兩文學洎家弟國齊國燕兒之巽
同集
春日飲田家作
送何外方文學携家歸候太君於里便取道
北上省覲尊公大宗伯

卷之二

五言古

別友二首　秋夜懷任山文
秋夜同盧龍二丈飲陸啓元宅
秋日省直　從南陽抵衛輝蝗旱
相屬啃焉為賦　晚眺龍泉寺
夷陵道中曉行　萬縣道中
五樂草堂宴客　安陸寄社中諸子
涇陽驛　七峪堡
商山謁四皓祠　終南山
益門　七盤山

鄖谷　漢陰舟行
讌陳立甫觴咏亭　隴州曲二首
餞別貞成王孫二首　聞謫報二首
除園
張無疆秀才自江夏過訪酒間談秇却贈
柬丁元甫年丈

五言律詩

恩榮宴呈同門諸丈　早朝
入館　送張直卿年兄令霍

送朱文臣年兄令秀水
遊海殿莊次顧實甫檢討韻二首
送蕭博士之隨州
春日同甘應溥諸子郊遊
碧雲寺
輓內閣馬乾翁老師二首
寄楊孟嘉太學　寄高仲益將軍
送馮開之請告還里二首
尹乾叅比部邀集天壇
經筵恭侍　出京
次琉璃河　次直河
湖上訪戴徵君　重慶呈巴令張養晦
年丈　周坪館中
次石門　灔澦堆
從梁山抵墊江　暮春仁壽行部
歲暮言懷二首　齎捧別蜀父老
出峽　鈞州道中
南巖宮夜宿　送陳玉叔先生入蜀

二首　送史郡侯之任平陽
同程孟孺童少齊攜酒邵子源半畝園
市隱園酬程孟孺李少白諸子有引
白龍寺
中秋同曾直卿太史集張質卿侍御宅用中
秋二字爲韻各賦二首
至後二日與莫廷韓集劉百世齋中
微雪同友人小集　立春
夏日蘇以時觀察招集湖亭同方仲美聽琴
雪洞爲張觀之太學賦
春日南郭訪曹汝安徵君
婆蘿館　止畊堂爲吳次魯山
人賦　送蔣生還金陵
下橋　送張生還廣陵
得外父張叅軍書却寄
大隱園爲陳立甫儀部賦二首
訪熊領師不遇　送傅伯仁同長公游
玄嶽　美人詠

中秋同陳廷尉集王將軍宅
王汝賢鎮鄖襄招余北上荅詩二首
集童徵君園亭　立春日與友人小酌
送童少齋之蜀二首　秋月
十一夜集史岾雲都護宅
十二夜集王將軍東堂對月
十三夜集楊文似宅　十四夜集王登之宅
大行仁聖皇太后輓歌
坐嘯軒為周啓明叅知賦

湖上堂成　遠遊別同社諸子二
首　寄張質卿太僕
邵子源招飲以病未赴時貞成王孫雲洞二
和尚在坐　戊戌七夕集傅伯仁
山樓　山成二首
清明之次日為上巳同王鳳麟陳賓王萬吉
丘陳蓮岳傅仲謝陳孟章諸文學國士諸
兄弟健甫諸侄兒巽觀為曲水之宴
郭外堂成　題阮上人壁
春日莊居　送王五玄入都
入都呈李長叔二首
譚學甫以南察再謫賦此慰之
集譚學甫邸中
同譚青湖廣文童石湖司理姜冲遠劉玉陽
兩孝廉童荊門李心裏劉似南三文學集
李戚畹園四首
襄陽道中登鳳凰亭作時壁間有龍君御叅
知詩

寄姜仲文大叅四首時里人嚴少陵自冊陽
回云仲文相念甚切曾寓書譚廣文所尚
禾至

卷之三

五言律詩

上巳同傅伯仁民部泛舟留酌河祖封公祠
堂四首　送鄧侯還粤二首
哭陳立甫司理六首　湖上聞歌
春日過唐徵君宅

集尹乾泰中丞園亭時以制還里
荅得之王孫　塞上曲四首
和鄒孚如吏部禾芳亭詩
長春臺爲周黍知賦　醉臥美人
病起美人　題沈虞衡明府園亭
六首　春日園居
題鈺公卷　送謝峻卿將軍轉運
送程時英從豫章入越謁王大都護
哭陳新之計部二首　同諸公飲郭美命宗
伯別業四首　呈常汝一中丞二首
市隱園雜詠四首　呈李司理
寄李本寧二首
同劉郡丞宴集陳大理山亭二首
同王昂生諸子春日泛舟
重起伯萬玉亭觀梅得先字
寄鄒爾瞻吏部二首　送傅仲應貢北上
烏林夕照黄蓮山十景　蓬湖春漲
松林欝秀　南江横練

古城喬木　連院薰風
雙洲鷗鷺　北村烟樹
靈福晨鍾　崇明古栢
謝王爾耳文學惠蘭　和龍君御秋熱四首
壽王君寵少府二首　贈方仲美二首
送鄧汝爲孝廉謁選　送張司訓之零陵二首
圖徵館爲楊龍文文學賦
夏日同諸公宴王汝賢官舫時汝賢謝事還
里
偶題　水中美人影
鏡中美人影　燈下美人影
月下美人影
春日陳敬甫携酒南園同諸公宴集二首
送徐惟得憲史再起河道二首
李本寧先生僑寓維揚詩以招之
寄懷譚學甫明府時左官越幕
戲爲三字韻四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寄李和元學憲　哭周元乎尚璽二首

夏日園居二首　秋日除園

望雨　喜雨

秋夜集柴如卿青卿兩文學園亭舊是尊王父太封公暨尊公武選讀書處

半笠園四首　行園

冬日湖上即事二首

陪郡侯應公閱南莊嶺堤詩以紀事四首

世耕莊偶題　冬夜家宴四首

送漢陽劉學論入蜀　壬子元日二首

集梅氏伯仲作

同高敬伯王君禰半笠園野集二首

題定濤上人卷

鄧汝爲郡守解高唐綬致政還里詩以志羨

寄懷太宗伯陳肅菴翁座師二首

題張隱君壁　訪胡國獻理問有引

讀開外侯捫膝吟　送開外侯還里

過童外方文學別業

贈蕭三和甫爲孝廉君甫仲兄

五言排律

座師陳肅翁晉秩禮卿呈贈

甫佰臺爲李本寧太史賦

贈尹惺麓司理　雙珠晚耀爲王學博賦

壽李和載年伯舊爲西郡令以子叅知貴進封

壽蕭湛泉明府

棧道感懷用太司馬張嵋峰韻

壽王汝賢都護　送沈上卿之內江令

送陳章閣叅知入賀　賦得夾紗燈

贈陳章閣觀察始壽　集玉蘭花下作

王少府君寵年丈七十

壽張公可秀才　寄丁元甫給舍

贈邵徵君　壽尹春褒中丞

壽錢養純郡侯　贈唐完素明府

今上誕日爲郡侯孫公初度之辰賦贈

世耕莊宴客　曉行
造竹亭晚憩
同高敬伯明府蕭君甫孝廉王昂生文學泛
舟
秋日同李少省滕師孔兩文學泛舟
初理書舍　草閣
贈謝子侯玄石
同萬毓卿段在茲兩文學洎國齊國燕諸弟
任半竺園踏青

上巳同友人泛舟日暮登雲雉樓作
初夏同友人集瑞虹橋
奇字齋爲塤陳孟章賦

卷之五

七言古

古意戲簡陸敬承太史
薊門行送莫廷翰之薊鎮兼呈張肖甫司馬
金甲歌爲王高兩都護賦
任公賣藥歌贈任山父

牧牛歌爲王汝賢都護賦
老將行爲高都護賦
巫山　壽危徵君
題畫贈傅元介將軍　寄王伯楨太僕
送許尉還新安　題畫梅贈徐叟
夢偕周元孚龍君御游東越諸名勝目所不
經神乃獨往豈與湖山訂良會耶詩以記
之
大堤曲　贈曹頡南畫史

荅謝通明文學
龍郎行送龍君御入越兼詢屠長卿儀部
送尹乾泰叅知之寧夏
秋月篇集陳晉甫日涉園賦
題畫贈余叟
寄高敬伯兼呈周元孚尚璽
木罌歌
老驥行贈滕師孔兼呈鄧少滇藩伯
爛柯圖爲玉亭王孫賦

與王昂生秀才憩仙棗亭
晝舫行送壻劉伯達赴省試
喜雨歌代吳岐陽荅王汝賢
送定濤止水兩上人之南海

卷之六

七言律詩

重修乾清宮奉　慈駕還御恭紀
耕籍恭紀
同鄉孚如姜仲文龍君御三進士張子大金

吾遊西山諸蘭若
同張質卿侍御顧實甫沈茂仁兩檢討集陸
敬承太史來爽臺
送御史大夫曾以三之留臺便道歸省四首
春日省直　出京寄同館諸丈二首
寄管建初趙常吉二舍人
寄劉金吾子大
寄顧侍御不佞之行也侍御有贈言
巴縣贈張養晦年丈　相如琴臺
晚憩桃花寺用甘少保韻
凌雲寺　萬壽入賀
叢臺　邯鄲客舍
渡河　涿州逢劉憲使席上作
寓善果寺承諸館丈携酒見視賦謝
同管建初中舍飲鄉孚如文選宅得晌字
集陸敬承來爽臺得朝字
秋興呈同門朱文甫吏部四首
懷周元孚郡判

九日西郊寺閣同曾直卿馮用韞賦得重陽
登高四韻
夜集譚太玄文學宅同諸昆仲得長字
喜傅民部入都同管建初中書夜集蒔民部
方欲請告　寄內
李本寧太史招飲
何仁仲招飲甘露園二首
同鄭使君登天柱峯四首
同李本石本立二孝廉游唐中書別業李太

史未赴
次內鄉投贈李少莊太史
固原鎮城承纂蘭窓兵憲招飲郭外池亭
咸陽懷古二首　寄呈曹以鶚中丞二首
涓陽別王昂生　送張博士之任秦藩
讀程孟孺輓陳觀察諸什感賦
送程孟孺遊衡山四首
夏日同社中諸子泛舟
同高仲益傅伯仁訪楊孟嘉湖上載妓
贈琴客齊安素兼呈齊玉沙太常蔡系川觀

察
童文卿叔姪讀書寺閣詩贈
江陵龍堂寺漫述　登黃鶴樓
怡雲草堂爲陳志襄工部賦
與客泛舟
送張養晦憲使還任閩中
送高維吉應試　送陳晉甫入都
送莫使君之東昌　泊宜城懷王吉甫年丈
寄龍君御　郢上逢李君實却贈
送王汝賢鎮襄陽
熊太無文學以甘應淛憲使書至即日言別
對菊却贈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呈郭希宇中丞二首　寄懷余世用宗伯
寄懷馮用韞宗伯　寄史立之憲長
寄張膚甫沈仁卿二丈時並官閩中

九日朱陵閣
送李平寧太史以廉訪入越二首
酌酒與貞成因懷常惟一中丞陳新之計部
送貞成之岳陽　寄屠長卿祠部三首
贈嘉流李文學　壽陳文叔鴻臚
冬日同黃健之諸子雲洞二上人看山紀遊
伎樂得親字
送郭美命大司成之南雍
送崔丞還維揚　傅園白社冊

龍君御再謫寄懷　張名可樓成作
再寄龍君御　懷周元孚尚寶
懷李本寧太史　寄呈方金湖少保二首
壬寅元日有懷京邸諸大老二首
寄楊公亮太史府掌閫憲
送陳師卿之白下兼訊鄒選部龍計部熊明
府三丈　洞房詩贈蕭石卿孝廉
贈謝峻卿將軍
陳玉叔先生致政還里奉慰四首
送陳文叔北上兼寄何仁仲與客
寄懷吳明卿先生
同陳玉叔小憩來禽園
送馮用韞太史自惟錦給諫枝士還朝二首
泉王汝賢時罷山東閫帥
七夕集傅伯仁一勺軒
九日飲萬汝相文學启樓
送王心塘廷評之任
宿友人宅　寄陳新之計部

題王無見如如菴　贈魏羽士
寄呈王孫達之卽得之弟
送陳環玉北上兼省覲尊公光祿
贈張澤確太史　贈江夏方明府
寄周元孚尚璽
寄張思永伯仲兩太史
一枝巢為郭美命宗伯賦
漢上喜逢郭美命宗伯府會陳立甫儀部奕
寄懷孫湘山給諫二首
寄謝衡冲侍御
集童起伯宅賞太紅牡丹
送許仰亭參知之任楡林二首
陳章閣觀察招飲蓮湖
朱官虞吏部枉過同傅伯仁民部集小園
寄王羽卿總戎時任粵西三首
寄鄧東里先生二首　鷺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壽李本寧太史二首　送童師善孝廉北上
寄李本立　贈程少府
贈童師善孝廉娶妾　題陵恭述四首
江亭爲温金吾賦　贈冠巨源山人
寄李本寧太史時冠巨源過訪
訪鄒孚如文選　傳園觀稼限韻贈妓
壽吳仁襄郡守　壽龍伯貞計部
寄姜仲文叅知二首　送李本寧之任大梁
送沈上卿按滇南　同蕭民瞻文學泛舟

訪王君㣲夜泊　黃蓮觀
題陳孟兼墨與齋
送潘泰符明府時遷計部
秋興四首
送王汝賢都護齎捧還任嶺南二首
集常汝一中丞陳新之計部席上作
半袛園爲趙長卿文學賦
壽歐茂野憲伯二首　詠觀音蓮
四哀詩

贈黃使之萬戶從辰沅入粵訪舊二首
重陽前一日集陳晉甫城東新宅即席賦
檀園爲龍君超孝廉賦
贈嘉漁孫徵君　壽常汝一中丞四首
孫湘山給諫貽詩見答兼示尊先公遺草賦
此爲謝　習家池
經南巖有感
次南潼界寄懷周啓明叅知
天柱峯三首　再憩紫霄宮

送王郡倅赴貢院　送陳生之武陵完娶
送李九父明府謫官閩臬兼呈楊公亮太史
呈孫見田使君二首　贈譚及泉計部
贈王國楨文學
郢上逢吳鳳泉叅知胡幼泉宮副郄贈
隱園雜詠十首
寄楊以德中丞時開府西粵
壽盧左塘徵君七十
送王子俟北上兼呈尊公都護

送張履祥文學還豫章
荆豔詩

卷之九

七言律詩

皇孫生恭覲　恩詔志喜六首
寄徐文江大京兆　五十自嘲二首
夜宿三元閣有懷郭宗卿郡守
傅伯仁民部新宅宴集諸老得天字
送金郡幕入覲　鴈字詩十二首有引
王伯楨年兄起家南通政旋以兵侍巡撫保
定志喜兼呈次公少宗伯
甘應溥督學以新命入閩馳書見詢依韻奉
荅
與王君弼諸君集僊掌樓
別何崑柱宫諭二首　何外方完娶賦贈
有感　送謝峻卿將軍督餉
心賞齋山茶玉蘭並開對酒作
安陸逢揚龍文文學

入邵哭陳還樸給事何仁仲詹簿鄒孚如文
選二首　禾芳洲再哭何仁仲
寄贈歐宜諸觀察時以　新命起官太僕二
首　謝李華堯參知送瓜
寄尹輔運萬戶有引
輓館師元輔王荆翁二首
張養晦年兄起官滇臬遥有此寄
贈李子侯　贈豫章熊文學
題王明生行卷　汪調甫孝廉過訪賦贈

集尹典客園亭　寄胡國獻理問
送賀子侯北上　贈黃健之萬戶
送常使君入覲　贈魯叟
送尹長吉孝廉之京　贈方子侯
題李景會給諫正氣樓
有感　贈洪雲臺將軍
贈王汝賀太學池陽守王公冢子
送汪懋叔謁太和　趙徵君生子
寄李東楚徵君時以能醫著名兼善堪輿家

言
同沈上卿侍御泛舟醉賦
送王文傳之武陵文傳能書能琴
同沈上卿侍御高敬伯明府陪應抱貞父母
南莊嶺閣堤喜賦
同應抱貞郡侯宿湖上
童起伯偕嫂胡孺人僑寓江夏歲暮久客詩
以招之
題朱山人卷山人閩人也以家難徙維揚

送劉陶宇方伯入覲　入省飲朱貞成別業
中秋前二日集尹乾泰中丞官舫
寄懷陳心抑大中丞二首
上高堂塘公祖
七言排律
壽國士兄　壽八十翁程時英先生
和龍君御觀察松庵十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送徐汝絜之清河謁向明府四首
期李山人不至　印池爲傅伯仁賦
八景詩爲姚別駕作
三山秋月　雙渚烟帆
蘆岸漁舟　石巖仙洞
古祠曉鐘　郵亭夜鐸
黃生醴井　龍王靈磯
送客二首　南湖垞二首
世耕莊雜詠四首

樂耕莊四首莊去先公墓道數十武而近
半竺園四首　市隱園四首
寫竹　宮怨二首
水仙花　朱竹程雪齋寫
盆松　擬蘇長公詠物二首
蟋蟀　蟬
大水謠四首　半竺園雜詠
栢堂禮佛　紅蓮泛沼
風前綠篠　古栢當窓

高城曉角　古寺昏鐘
喬林繡羽　梅林春信
高原望雪　春怨二首
秋怨二首　鄖上謡二首
郢上謡四首　上陵曲三首
湖上即事二首　蕭圃
瓠瓢　錫杖
心賞齋詠物　醉翁几
花瓶　題四雨上人壁

宛虹橋送客　池亭納涼
有感二首　賞梅二首
題大司空周明卿餘清閣十二景
平臺月色　隔岸湖光
玄觀曉鐘　村西夕照
漁舟晩唱　潭口白雲
臨流釣艦　南浦蔬畦
橋口風帆　沙頭古度
茅舍修篁　長堤烟柳
元夜二首　贈太和山楊鍊師四首
諭鶴二首　市隱園雜詠
餐霞館　涼風亭
寒香亭　懸壺洞
聞箏六首
懷龍君御叅知時官靈武二年矣將有新命
作此寄之　雨後行園二首
春遊曲四首　贈張隱君四首
絳桃

六言詩
從樊城抵太和宮十首
遠志堂雜詠六首　市隱園四首
偶題四首　牡丹花下作三首
詠朱魚二首　書白沙驛壁
途次言懷二首 有引　元夜
九日　入郢望
肅皇帝舊邸恭紀五首
鴈　鶴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

送賀將軍還里　歲暮懷社中諸子

出塞歌四章爲周元孚賦

送陳立甫司理紹興　竹枝詞四首

再別柯少府　贈李君實二首

秋官愁　寄常汝一中丞二首

題移生暮雲春樹卷生吳人爲陳玉叔先生

典記　鶴鷺贈邵子源

送陶別駕還越二首　贈日者胡生

贈黃隱嶺道人三首

散花詩爲寺僧普敬普璥作

贈歌者宋阿鳳二首

沖漠館爲徐惟得使君賦四首

九日朱陵閣同諸公宴集四首

爲王汝賢題亾友程孟孺畫梅卷時汝賢往

嶺南將酹其墓

送畫史余生兼呈李封翁潘令君二首

留別盧徵君　贈陳鶴麓文學二首

送李君羲文學完娶歸里二首

送龍君御兵憲之任西寧六首

陪李雲卿觀察元夕觀燈六首

觀妓三首用寒香亭爲韻

江夏懷貞成宗侯時入晋訪李本寧太史二首

送程山人之黃州訪舊二首

爲謝通明文學題番絲海棠二首

送王又槐將軍督餉三首

訪尹長吉不值二首　菊影

戲題鸚鵡　惱菊三首

聞鴈　蓮湖泛舟二首

詠紅道二首

哭甘應溥大叅二首有引

王姑射文學惠竹

中秋對月懷邵子源徵君時過荆門訪友

郡誌八景

五峯山色　三澨波光

滄浪漁唱　搦口樵歌
丙穴釣秋　荆樓玩月
東沼紅蓮　西城古栢
徽人舒生爲予作曲水流觴春日泛杯醉賦
題文姬卷參戎陳相如側室也
送黃健之督運北上　江上謠二首有引
送童起伯偕嫂胡孺人北上五首
眞定池蓮尹乾泰中丞舊守此郡
荆軻里

長安旅寓以草莽臣不敢覲
聖因是請謁皆絕言念舊遊俱成隔世愴然爲賦
都門即事二首　獲嘉縣新柳
園花欲開適有遠行不及見比其返也一花
獨媚急呼酒賞之　田家樂
笑美人　醉美人
顰美人　泣美人
歌美人　舞美人
寄揩陳孟章國學時公安袁小修先生方官

成均二首
久不得鄒霞聘年兄書問詩以代柬
壽尹乾泰中丞　挽程大川九十翁二首
閨怨一首

卷之十二

碑文
潛大夫高公重修承天府儒學碑
郡丞後山孫公修築總口堤工碑
漢中府重修儒學碑　潛江縣侯王公修學碑

觀察蘇公開城河碑
封通議公北樵翁祠堂碑
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愼菴柴公墓誌銘
故康州守叅宇歐公暨配封孺人劉母合塟
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表
南京大理寺卿陳玉叔先生墓表
故鎮筸叅將毅齋王公墓表

明廵按廣東御史燕雲沈公墓表
封孺人亡繼室張氏墓表

卷之十四

序

送觀察梁公入賀序
送觀察洵川曹公遷遼東苑卿序
贈觀察存菴袁公遷寧夏叅知序
送觀察聞野黃公遷陝西按察使序
送觀察李雲卿入賀序

送蜀憲田芸野遷楚叅藩序
送陳章閣憲使之任江防序
送梅寄之序

卷之十五

序

壽吳明卿先生七十序
壽魏惺吾觀察序　壽徐中巷憲伯六十序
壽許州守呂崇觀六十序
壽李本寧太史序　壽舅氏陳翁六十序
壽傅伯仁民部序　壽太醫劉翁六十序

卷之十六

序

刻李崆峒先生文集序
郡守史公欲慈錄序　刻李君實紫芝詩稿序
刻任山甫詩集序　刻陶靖節先生集序
刻陳玉叔先生因論序
刻光祿丞童少澤詩集序
題若耶上人行卷序　刻謝通明文石齋稿序

刻郡丞潘公穀音草序
刻王爾耳詠懷詩序　承德兩府圖志考序

卷之十七

序

贈曾生序　送劉處士還豫章序
送郡傳滿翼庭終養還里序
壽李心堯叅知六十序

卷之十八

序

壽藩伯周𢾺松公同配蕭恭人六十序
壽周太君八十序　壽童母馮孺人八十序

傳
故威遠令蕭凌漢先生傳
故處士張修庭先生傳
李少白山人傳　故郎襄守戎高仲亨
將軍傳　雲山子傳
義俠傳

卷之十九

記
郡倅石公督修江堤記
陳蘇山先生祠堂記　歸來園記
白沙園記　鶯雛館記
市隱園記　雙芝記
寒香亭記　同年宴會圖記
半竺園記

卷之二十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陳立甫行狀
封兵科給事中先府君行狀
贈孺人母陳氏行狀　封孺人任母行狀
祭周仰南參知文　祭徐中菴中丞文
暮雲春樹卷引　圓明洞引
題王汝賢故人如見卷引
刻趙長卿詩引　書參趙太宰事
王君弼閨怨詩引

卷之二十一

贊
水墨羅漢畫像贊十六首
臥佛贊　陳五嶽先生像贊
來燕堂贊　一枝齋贊爲李少白
山人作　陳玉叔先生五石贊
張上人方丈六物贊　蓮杯贊
大理石屏風贊　古琴贊爲壻陳孟章
文學作

銘

來爽臺銘有引　斧硯銘
市硯銘中書嘗見初得之市者
金星硯銘武陵龍君御見貽
月硯銘
新安詹東圖吏部以端石小硯見貽旁刻五
嶽眞形圖乃從子叔正所鐫銘以識之
酒罏銘

卷之二十二

書

奉曾確菴少保書　荅陳玉叔先生書
與吳明卿先生書　奉方金湖少保書
寄曾陽翁書　寄李本寧先生書
與馮開之太史書　寄馮用韞宮諭書
與顧賓甫中允書　奉郭希宇中丞書
與常汝一中丞書　與楊公亮太史書
荅鄒孚如文選書　寄曾直卿宗伯書
荅朱平涵太史書　寄周元孚尚璽書
寄尹乾泰中丞書　與龍君御書
寄陳立甫儀部書　寄陳新之計部書
奉董思白太史書　寄周啓明督學書
寄沈箕仲按察書　荅潘禮卿將軍書
與藍挺石山人書　寄龍君贊孝廉書
寄甘應漁憲副書　寄丁元甫書
與易海洲中丞書　與李景魯給諫書

卷之二十三

書

寄鄒南皐通政書　寄屠長卿祠部
寄張澤癯太史書　與何仁仲少府書
與孫湘山給諫書　寄鄧東里叅知書
與錢郡公論鄉飲書　荅王希泉給諫書
寄王漢翀總戎書　寄張養[illegible]藩伯書
寄姜仲文大叅書　寄沈上卿侍御書
奉朱虞言吏部書　與劉起南給諫書
與葉廬溪書　寄黃寶王中舍書
與李善夫光祿書　荅周仰南叅知書
荅王君寵少府書　寄史漢中書

寄楊以德中丞書　寄龍君御書

卷之二十四

書

荅尹乾泰中丞書　寄太宰周敬翁書
寄戸侍陳志襄書　寄禮卿何崑翁書
奉觀察顔公祖書　賀督學葉玉壺公祖書
與周仲符書　荅別鳳藻明府書
荅陳伯玉中翰　迎大叅陳萊玉公祖書
再寄鄒南皐少保書　奉憲副王公祖書

與蕭學甫明府書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一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兾申甫父編

古樂府有引

費生曰古樂府可無作也體自我創速肖謂何字而剽之句而模之獨不曰盜之屬乎近代作者無踰王李然持議各異亦互有瑕瑜元美縱橫無所不可而自運爲多于鱗沾沾學步抵掌叔敖恐亦未爲得也余不嫺古文辭每讀樂府時一拈弄然亦自魏晉以下寥寥數章其白雲黄澤等篇不敢牽合傳會暇日簡篋中藏凡得若干首寒蟬哀蚓去兩先生不翅霄漢何論古人哉故曰古樂府可無作也可以無作而作者聊以備一體云爾

烏棲曲二首

林烏一雙棲猶然將九子所恨同心人不得長如此

其二

烏向白門棲妾在青樓臥露冷月初涼殘粧爲誰破

烏夜啼二首

郎來夜未央郎去天欲曙愁殺夜烏啼悔種城南樹

其二

烏啼妾亦啼斷續聲相似啼痕曉未乾啼烏已飛去

大隄曲

大隄女兒白如雪裝成桃李無顏色銅鞮一曲斷人腸陌上行人行不得

白紵舞歌二首

華燈錯落夜未央吹笙擊鐸琴瑟張美人膏沐炫新裝嬌歌妙舞被羅裳裴回宛轉升中堂滿堂觀者如堵牆纖腰利屣垂明璫各桴逗節時低昂廻風舞雪汗流香揮空貼地影亦藏游絲飛花白日颺駕鶩鸛鶴翱且翔須臾激楚聲清揚餘音嫋嫋徐繞梁踟躕四顧趨洞房逡巡不拜奉羽觴勸君爲樂樂莫荒

其二

蛾眉二八色傾城含顰斂笑如有情若爲楚歌我楚舞燈燭高張絲管盈文袿被體麗且潔錦帶颺空縱復橫宛如驚鴻逗極浦嬌若游龍騰太清全垂楊葉腰肢嬾半墜桃花骨態輕舒徐一應嚴鼓節低昂每逐繁絃聲徐整玉釵趨曲席更歌金縷向前楹喉中鼓吹嬌鶯語舌底笙簧小鳳鳴簪遺履墮忞心賞斗轉星回待目成願將寶炬千金夜共結青松百歲盟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長城幾千里道苦馬蹄穿悲鳴弭其耳昔人昔城邊中國無息肩今人但城守日夕愁風烟風烟日夕至太白纏兵氣有詔下徵兵大發雲中騎雲中十萬户十室九行役不辭行役苦但愁死窮磧出門別少婦少婦莫長嗟生當復相見死可嫁東家少婦前致詞愼勿憂仳離君自事關外妾自守中閨努力在戎行方稱是健兒

艷歌行

明月何團團光彩有時缺人生諧伉儷安得無離別

别離何復道所憂顏色老昔爲芙蓉花今爲野田艸
一雄復一雌誰憐妾所私不愁冬夜永但恨春風遲
春風日駘蕩妾在高樓望落絮與遊絲飄飄定何向

煌煌京洛行

欲知帝京樂佳麗難重陳規模原大漢風俗自先秦
華岳蓮峰聳章臺柳幔勻畫一蕭曹法綢繆衛霍親
玉管房中樂銀鞍陌上塵將軍灞陵夕公子曲江春
兒童知郭解賓客慕陳遵巨室鯖爲鱠高門蠟代薪
墮馬梳爲髻盤龍刻作茵五侯競舍宅七貴奪蹄輪

獨有翟廷尉題門墨尚新

結客少年場

長安少年身不賤腰帶雙鞬臂兩箭珊瑚之鞍瑪瑙
鞭平明走馬如飛電胡姬十五貌如花曲房清夜成
高宴五侯七貴醉相邀酒行以往杯無算大梁公子
忽經過何物么麽重垂盼丈夫肝膽偶相傾那用生
平長識面事成依舊返都亭俠骨雖香君不見聞道
征兵大伐胡意氣猶堪累百戰短兵日夜淬天霜七
尺可掮頭可斷非關鹵莽取封侯耻令匈奴輕大漢
伐鼓吹鐃奏凱旋白馬紅顏誰不羨次子爲郎長子
封大婦娉婷小婦槃每將蠟炬代燃薪不惜金花作
飛彈笑殺書生徹骨貧白首無成羞鋏硯

出自薊北門行

連年烽火驚馬閑蕭蕭鳴天子耀神武三軍下井陘
受脤辭楓陛吹笳發柳營男兒欻邊塞命若鴻毛輕
九攻出天上十步無留行既奪陰山壘遂抵單于城
老上出送款左賢來請盟一舉烟塵净再舉沙漠清
白骨積京觀丁壯皆返甿飛書報明主從此無佳兵

妾薄命

青銅磨爲鏡光彩有時滅結髮爲夫婦恩愛忽中絶
憶妾嫁君時妾髮初覆額步搖動春風流蘇吐明月
昔爲春園花今爲秋林葉錦衾但虛張羅帶爲誰結
東隣屠沽兒黃金買少妾特誓比青松將心炤水雪
榮悴命不同悲歡理亦隔食苦心但傷種萱情靡悅
紅顏眞誤人薄命空自惜

採蓮曲二首

採蓮復採蓮纖手蕩畫船腕與藕相似面與花爭妍

湖光宜美日女伴皆少年擢歌發皓齒商聲悲遠天
攀花既灼灼弄葉亦田田羅袂半沾濕縞帶隨風牽
鱸鮪游我側鸂鶒戲我前魚鳥各相匹感此心茫然
紅顏不長好薄命私所憐蓮擘心更苦藕折絲仍聯
回船向空闊墟里生寒烟

櫂歌行

桂櫂木蘭舟相將汗漫游泝洄黃河曲擊汰臨中流
洪濤瀉赤岸好鳥翔芳洲哀絃將急管鼓櫂發輕謳
清音寥以亮餘聲和且柔廻船向底柱置酒望嵩丘

白魚不復躍黃龍不復游河清詎可俟延年萬歲秋

放歌行

鷦鷯巢深林局促聊自怡匹夫本狹隘安知達士規
煌煌帝城裏冠蓋日追隨天標鳴鳳嶺地引濯龍池
遭逢際明主鄉用及良時高冠切雲表長劍何陸離
一言動軒陛萬乘爲轉移平明上金殿日暮下彤墀
門迎趙氏客戶擁霍家兒朱弦撫瑤瑟綠酒繫青絲
高歌動梁木列坐皆蛾眉榮華及九族紫綬紛纍纍
借問道傍子譽折將何爲

關山曲

莫聽關山曲曲苦腸斷絕人度鴈門霜馬踏陽關雪
生不到龍庭死誰探虎穴漢家天子事窮征要使飛
書過虜城親啓元戎三百乘橫行都護五千兵疏勒
河全凍皋蘭艸盡枯失群壕上鴈戢影幕中烏獵火
燒羌遠烽烟入漢孤兵老防奔北糧空望轉輸雪寒
晴臥鼓月滿夜吹蘆劍澁思塗鷿裘穿憶綴狐辛苦
四較尉偃疆五單于不滅匈奴不用家寧辭軀命殞
黃沙葡萄帝苑杯中酒驃騎天山雪裏花書生何事

空饒舌一矢功成漫自誇

升天行

弱冠履華宴起草漢明光補衮箴帝闕抗論肅王綱
豺狼爭斂跡羔鴈日成行偶悟盛衰理拂衣還故鄉
九飛鍊霧藥萬里歷扶桑玄虬爲我引朱鳳爲我翔
金童啓瑤籙玉女捧瓊漿一飲體調暢再吸心清涼
徘徊文昌殿登涉太薇堂紛披玩紫芝數榮弄華芳
闕庭既壯麗幢蓋何輝煌俯首視塵世何翅雞鶩場

北風行

北風涼雨雪飛美人中夜弄鳴機寒衣手紉却寄誰
思君不見淚交頤紅顏一擲難再得春花灼灼秋無
色神飄搖心反側恨難填思何極

團扇郎二首

裁蒲亦裁練製爲白團扇寄與一心人一心分兩面

其二

裁練復裁蒲團團明月孤請郎試披拂看有嬋娟無

輕薄行

長安輕薄子意氣亦何驕高樓臨廣陌服飾美且饒

麈尾白玉柄寶馬黃金鑣手提盧龍劍腰懸明月刀
厮養皆通籍兒童盡珥貂朝迎許史彥暮集金張豪
前堂列鍾鼓後室吹笙簫美醞酌大斗珍殽出中庖
寶鼎爇沉水烈炬燒蘭膏美人曳利屣伶優唱雲璈
檀口吐麗曲舞袖貼纖腰鱏魚躍曲沼玄鶴降層霄
墨子不得去展季慮見招簪珥悉墮落徒御皆諠譊
行樂殊未已平明出東郊雕弓白羽箭豹冠黍複裪
奮臂鼓餘勇一發落雙雕醉入酒家胡調笑董嬌嬈
衛尉不敢問行人懼相遭但恐司隸至不敢久炰然

古別離

遠與君別離乃在盧龍北寒冰結交河匹馬歷荒磧
別君是何年明月幾圓缺庭樹生秋風柴門深雨雪
人壽能幾何紅顏久銷歇歲月日以長衷懷日以結
霜砧擣寒衣泣盡繼以血

雜曲

紅顏二八嬌且柔生長深閨不解愁宮中舊起鴛鴦
殿雲裏新開翡翠樓高樓洞閣連雲起千嬌百態情
無已身如蛺蝶舞春風面比芙容照秋水舞袖歌喉

總可憐羅幃繡幙花長妍龍梭織錦天邊宿繡襪凌
波水上仙春月春花經幾度漸覺新恩不如故粧臺
寂寞掩流塵深宮冷落悲紈素畫角城邊秋夜涼流
螢暗度燭無光悄携舊日合歡被來就珊瑚七尺牀

名都篇

名都多姣麗京路盛畋游千金買匕首百金製衣裘
鬬雞過繡陌走馬越長楸後隊喧鼙鐸前軍置罝罘
原獸咸股慄百計恣擒蒐韓盧未及走蒼鷹巳脫韝
强弩射彪虎利刃殲犛牛馳驅未終日其獲如山丘

觀者咸辟易意氣間且遒歸來宴平樂羅列皆公侯
仙杯瀉美醞御庖出珍羞長筵列廣坐呼侶仍命儔
巧捷信無匹行樂復何求白日忽西馳光景不可留
願言騁羲轡勿荒竟誰尤

當壚曲

胡姬年十五嬿婉自當壚紅顔映初日素手擎玉壺
白馬誰家子投鞭就我沽一盞浮琥珀三杯勝屠蘇
沉湎不知止頓覺心膽粗殷勤喚小字贈我雙明珠
感此綢繆意酬君繡羅襦君若不識妾請問秦羅敷

美女篇

采桑復采桑提筐還提筥中有絕世姿定是誰家女
素腕約金鐶巧笑發皓齒三爵製爲釵五絲織爲屨
橫簪刻玳瑁羅纓飾翠羽步搖生春風霞衣若輕擧
行者皆歎息居者快一覩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墅
高樓大道傍繡閣連朱戶井上雙梧桐睡起調鸚鵡
媒氏何所營佳人在環堵豈無玉帛將束情難遽吐
明珠匿重淵至寶幽塵土盛年處房帷空使淚如雨

前緩聲歌

今日何邂逅群仙會曾城長風吹廣莫嶢峨垂慶雲
靈棋樹縹緲羽葢何縱橫後房奏寶瑟前路吹瓊笙
洪厓酌巨斗大容歌廣庭游龍戲碧漢紫鳳紛相迎
獻酬旣已畢天路快遐征停驂駐玄圃息旅憩瑤京
千秋與萬歲持此祝休明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烏誰將織女會黃姑邯鄲女兒貌如
花施朱點翠髩堆鴉錦帳羅幃只自眠南窗北牖揺
春烟臨粧攬鏡惜蛾眉不嫁人家輕薄兒荳蔻開時

花滿枝最是含情獨立時

遠遊篇

九州勢促隘誓將遠行遊遠行何所至海外復九州
神鼇戴巨嶽方丈接罘罳瑤宮及貝闕仙館若雲浮
王母宴瑤島宰割龍與鰍王喬在我側韓終居上頭
湘娥拊琴瑟秦女彈箜篌明霞映丹嶠玉樹接芳洲
行矣訪東父泠然過不周崑崙原我宅偓佺原我儔
桃花千萬歲曾城十二樓延年而駐世彭籛安足侔

白馬篇

白馬紫游韁挿羽度龍荒寄言千金子作戒切垂堂
葱嶺三春雪榆關九月霜嚴寒爪指墮凜慄肌膚傷
褁糧經北代捲甲趨西涼匈奴苟不戒帝城安可望
紫塞初收虜金城蚤破羌兵氣銷青海邊烽靜白狼
歸來報明主繁弱掛扶桑

春江行

郎載木蘭舟妾恨桃花水花飛別舊條郎行辭故里

映水曲

髫學浮雲染眉同新月粧幾迴臨水照驚起野鴛鴦

舞媚娘二首

原艸青初合隄楊綠正齊壚頭春酒熟門外紫騮嘶
綠鬢梳曉霧繡襪踏香泥何時卓氏女嫁作馬卿妻

其二

盈盈樓上女軋軋弄鳴機忽感游春思開奩理故衣
香風飄翠帶旭日照明璣羞過鴛鴦渚無人伴妾歸

夜夜曲

北斗夜闌干零露濃於雨秋蛩四壁啼啾啾如人語
孤枕不成眠夜半弄寒杵喔喔曙雞號海日光已吐
合淚理殘粧鏡鸞爲誰舞

獨處愁

美人愁搖落獨處自多愁望窮千里目淚盡五更頭
自君征馬去魂夢遶邊州不識邊州路遙聽隴水流

白楊花

三月城南路楊花作絮飛隨風蕩漾不知止繞穿繡
幙復羅幃含情幾許淚漣漣妾比楊花更可憐瘦怯
怕沾沙際雨飄零愁逐陌頭烟

悲哉行

遊子惜春芳所惜非一事鮮雲垂薄陰和風煽清吹
好鳥吟高枝時花滿芳隧沿谷幽蘭生拂羽鳴鳩至
王孫爭籍艸佳人競拾翠華館動行軒金隄騁遊轡
蔦蘿亦有託葛藟亦有寄傷哉遠游子思苦形亦瘁
驚心花鳥繁舉目河山異欲逝津無梁當食爲誰喟
不謂陽和時獨下窮途淚

塘上行

幽蘭生渚側日夕播微芳誤蒙君子惠移植向中堂
盛以碧玉甕灌以流瀣漿發藻映瑤砌垂影照滄浪

榮悴一朝改隕落委餘香天運有代謝人理時低昂
男寵不敝席女愛或易牀金屋晝已閉長門夜未央
已知憔悴苦恐亦棄姬姜

日出東南隅行

曉日上扶桑流影照蘭房蘭房有麗質對日理新粧
惠心既閑止淑貌何清揚肌膚若玉潤舉體皆蘭香
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璫白素裁上襦丹霞製下裳
暮春結女伴娛戲洛水傍北崖飄蝶粉南渚奏鶯簧
清川含麗景惠風被崇岡紈綺悉騈集軒車儼成行

妙曲諧羽徵纖手彈宮商琅琅吐清響宛宛播幽芳
燦若明霞舉矯若驚鴻翔瓊姿冠絕代綺態媚青陽
微微褰玉齒燁燁飄華襠冶容不可詠春游樂無量

釣竿歌二首

東海何洋洋仙人飛羽觴一舉連六鼇聊以佐酒漿
區區守蹄涔志在鯈與魴

其二

截虹作長竿投犗為芳餌巨鼇潛深淵魴鱮皆遠逝
釣翁不在魚垂綸聊爾爾

四言古詩

送友四首

言膏其車載秣其馬飲子清酤送子中野高雲亭亭
流泉漫瀉執手踟躕潸然淚下

其二

淚下潸然悠悠此別對酒踟躕臨歧嗚咽層巒虧蔽
遠水明滅嶂雨山嵐寒烟凍雪

其三

雨雪霏霏子行何往息駕中條驅車上黨去矣行輈

渺然歸鞅無以追遙而易疇曩

其四

疇曩云何與子莫逆曾是居人而送行客鹿走於原
鴈號於澤豈不爾思我心匪石

自責

明明我祖是曰大費服事於虞佐禹平治惟帝念功
錫姓伊始啓我後人本支百世

其二

世以代殊或釣或軸豁也仕吳禕也相蜀善則亢宗

否將圯族衮鉞俱存賢愚並錄

其三

叔季而往更僕難數我　明肇興代有夾輔舊沛之間大江之滸奕奕科名煌煌爵土

其四

粤我高曾世隱於農以稼以穡有秩有種循墻比愼數馬同恭棲岩飲谷先民是從

其五

作善降祥嚴君聿起黙象言爻左規右矩流覽六經博通諸史鴻漸於逵龍卧於里

其六

倚與嚴君行不混俗至德可師如金如玉隱比嚴陵棲同鄭谷不忮不求何寵何辱

其七

嗟予小子少承家學踰冠登朝誤叨寵渥出入承明追陪帷幄惟是童心誰折其角

其八

帝曰試哉遷秦徙蜀罪大罰輕彤軒纁轂放舸巴江驅車函谷飭憲持平臣敢苟祿

其九

繄言俄興我躬遑恤以憂嚴君討將安出負負何言言返其室黽勉甘薺徜徉清泌

其十

神理荼毒嚴君溘亾天崩地坼抉腎屠腸菽水永謝風木顚傷攀松撫栢其曷能忘

五言古

春日楊公亮馮開之諸館丈遊西山諸剎

帝城風日好芳春景物韶良朋騁遐矚結軫向西郊香塵餘帝輦妙樂雜仙璈雞鳴發野店捫蘿上山椒回首日月近置身雲霧高祥光護禁苑爽氣散林皐摳衣謁梵宇解帯息僧寮香火盛今日棟宇出前朝鍾聲鳴暮雨塔勢摩青霄虎啼溪外石龍卧澗邊橋薝蔔花千樹胡麻飯一瓢頓覺凡情滌從教俗慮消明朝城市裏依舊逐塵囂

曾直卿太史邀同榜諸鄉丈宴集天壇

上帝儼宸居瞻依纔只尺太常領祠官棟宇輝金碧

士女俗好遊陽春二三月寶馬走長衢香車鶩廣陌
曾生吾黨英求友意良切並轡抵琳宮深盃恣歡悅
羽客吹洞簫雲璈落瑤闕鸞棲萬歲松雀翥千年栢
改席向長廊輦路直如髮醉後仍覩鼇虎拜無蹉跌

飲陸敬承祭酒來爽臺

敬承金華人家有蘭溪酒其性復好嚼盃斝不停口
呼我臨高臺西山落吾手爽氣來撲人時時噎意牖
自與子爲歡倡狂無不有子飲纔二三吾醉已八九
魯薄豈足談齊大寶非耦耻受卽壘攻甘作華容走

子信江與河吾當作升斗三復酒德篇伯倫吾畏友

贈何敬範檢討兼呈長公少宗伯

檢討夙能文克尉父兄業鼻祖昔煌煌詞林冠先哲
鳳子定鵷雛龍駒應汗血出入承明廬雁行振霜翮
漢殿兩靑雲趙氏雙明月元愷接芳聲機雲遜高潔
賤子附英游榮名欣忝竊會掃舍入門行相旦與夔

同曾確庵翁少司馬遊趙園

四郊少烽燧司馬有餘閒招呼二三子緩轡出近關
烟島旣豁目石潭亦娛顏珍饌出御府美醞皆常頒
長林騁遐矚丹磴窮躋攀投餌喚朱鯉開籠玩白鷴
酒行頻金谷罰多頹玉山月出藤蘿外日沒崦嵫間
城烏驚繞樹宴坐不知還

贈周元孚水部陶懋中比部

伯仁自空洞元亮素高潔朗映天台霞清絕峨眉雪
操觚各有神才大無優劣舉世好涯眭何人珍汗血
空憶承明廬止補曹郎缺入署但謳吟逢人愁磬折
飲酒雖不多狂叫恣歡悅俗子或譏彈禮豈爲吾設
威鳳奮層霄神龍謝羈紲若盡泉下人狐貉皆嗷啜

千載孰神交晉人有先哲文舉與正平儻焉無差別

秋夜飲管建初中舍宅

零露晩已湛候蟲鳴啾啾主人貧好客琴書事事幽
博山爇沉水古帖摹銀鉤新婦治酒漿美醞不外謀
從容文字飲大白時一浮吳閶多妙曲興至發淸謳
捲簾看明月仰見銀河流晨鼓動天衢罷酒攬衣裘
醇酹諒不乏良夜仍相求寄語婁君卿何須就五侯

贈趙常吉中舍

趙生家東海其人信奇異落魄長安中志不可一世

劍術既精工翰墨仍游戲騣騣鍾與王彷彿師其意
卷軸湍羣公傳布入大內奉詔入金華從容典文字
時乘中廐馬每拜大官賜雅志欲批鱗直言天下事
大者切兵機小者扶清議其言雖不行足以勵頹靡
執鞭所欣然其直信如矢

贈蕭以占太史

漢水濬嶓源長江衍仙派衡巫與洞庭高深互襟帶
至人不虛生其出與時會偉哉蕭夫子吾黨遜奇邁
髫歲治周易爻象皆玄解文海泛狂瀾時時吐光怪

十五上賢書青紫信拾芥江夏數黃童都人看衛玠
養晦復十年一朝逢道泰姓字冠南宮夢寐協帝賚
直筆注起居講幃多嫺戒天廐錫麒麟仙杯酌沆瀣
旦夕覆金甌哀鳥行大拜維楚雖有材堂堂公獨大
溟渤納細流零露滋蕭艾願弘吐握風勿忘昔傾蓋

長安七夕

御苑梧初墮金堤柳乍黃仙露零高掌宮雲覆禁墻
今夕復何夕雙星儼成行云是牛女會環珮聲鏘鏘
津吏擊鼉鼓烏鵲填橋梁龍梭夜拋擲鳳輦遙趨蹌
絳闕停雙轡銀河轉七襄爲樂不終夕咫尺還分張
長安好婦女冶容耀新裝爪菓陳戶側筵几遙拜將
玄針穿七孔綵縷貫中央結網試蟢子得巧誰短長
子夜笙歌發富室羅酒漿擫管詠清夕四座飛華觴
情思青鳥下緬想赤龍翔誰憐晒褌者貧無公子裳

沈茂仁止酒戲柬

沈郎向豪飲百罰所不辭云胡旬日往頗有止酒詩
閉戶日高枕對客情不怡舊時花下酌梨棗空垂垂
羞澀青玉案孤負金屈卮但恐伯倫笑得無次公嗤

婦言不可用君當以爲規

雜詠

陰房熠鬼火髑髏處其中何當肉爾骨返子於幽宮
云胡慘不悅使我心忡忡無乃泉下樂不易王與公
世人慕冲舉人力謀天工靈藥既不效服食終無功
徒使爾揶揄笑彼學仙翁秦皇與漢武畢竟非英雄

其二

巢父不臣堯掛瓢隱山中上流洗牛耳千古挹高風
末世事馳騖智力相與雄弱肉乃強食墨守或輸攻

主父探雀鷇小白出尸蟲冠履既倒置骨肉不相容紛紛當何已循環無終窮所以於陵子灌園辭三公

其三

良馬有至性飲齕無他求伯樂製羈紲馬遂少調柔昔在垂拱時主聖民無偷視禽解三面下車泣纍囚析楊設不用百姓無煩憂商君治秦國慘毒多陰謀赭衣滿道路羅網盈遐陬迨至秦政時反辱或見收二世乃亾滅人乎天何尤賢哉漢高帝寬仁誰與侔入秦僅三章所以基炎劉

其四

澤雉遊山梁飲啄無餘羨不斷畜籠中神王亦不善幽人慕林壑好爵不掛念朝命忽見嬰有如塗與炭軒冕豈不榮雅意在貧賤鶉衣勝簪紱藜藿充嘉宴孫登隱蘇門管寧棲海畔所志苟不渝浮雲任舒卷

其五

黃帝握玄珠至寶忽捐喪使衆各無獲得者乃象罔離珠既捧腹索詬亦鼓掌區區竟何能伎倆出吾黨無乃省思慮兼之謝塵鞅冥心理自該靈焰坐逾朗止水鑒不昏虛室白無爽下士炫多能虛幻結夢想神馬與尻輪憧憧日來往何如解天弢游心希太上

其六

僕夫夢爲君富人夢爲僕旦暮各有分苦樂互相伏僕夫且勿論富者胡勞鹿紅腐積倉囷縢緘固箱簏持籌日不休抵暮或秉燭恩毋靳同袍惠不沾九族白首如窮人老死忽就木咄咄醒時榮賢者巳捧腹何必睡夢間始悟臣虜辱

其七

鄭人踣野鹿慯藏以爲夢聞者竊之歸士師聽其訟國相請兩分聊以息爭鬩濁世何紛紜蠕蠕走羣動大夢苟不醒難爲覺者誦至人屏機智心若太宇空無妄亦無眞無我亦無衆精神不搖惑因想無所用胡不呼羣迷曠然發其矇

其八

子華病健忘妻子憂且悸祈請極百方巫醫皆逃避魯國有儒生自言能診視其方不告人七日而病治病者雖良已其實惛且詈自我病忘時不知有天地

天地且不有何況諸瑣細今子雖愈我苦樂復爲累
循環日無端從玆萬緒起仲尼躗其言顧爲囘也記

其九

燕客久寓楚垂老始歸燕同行謬相謂過晉而悲塡
指廬則飮泣示隴忽涕漣行者乃哄笑其人始大慚
逡巡抵故國墟墓實在前哀過念已寢事往悲弗纏
大道有止極見妄心乃遷辨之貴及早無若燕人然

其十

仲尼刪六經雅志在春秋雖操南面權罪我非所憂
河汾計不朽西蜀附英游大玄與中論僭擬東家丘
其旨時離合其志固亦道優孟學叔敖但似復何求
後生工肉食歲月空淹留殺青無一字轉眄成白頭
予也雖不敢黽勉追前脩

其十一

魏侯禮干木秦兵不敢窺子文伏利劍而晉喜可知
死生雖異路存亾國以之所以得一士賢於百萬師
漢代諸矦王勳名勒鼎彝其重乃桐江九鼎繫一絲
淸風百世下何忝惠與夷

其十二

漢祖困成皐太公幸無恙不然烹而翁惡在天下養
晩節稱上皇貴極信無兩擁篲雖近諛賢於在俎上
兄弟自同胞其義無較量季得良已多其言亦不讓
谿來馬上公詩書非所嚮

其十三

越王諆夫差妻子爲奴隸臥薪復嘗膽心力皆已瘁
周旋險阻間仍有種蠡輩十年謫兵食拮据無寧歲
一朝智力全鼓行襲其弊吳亡越乃昌甬東有囚繫
燕丹小竪子怒秦挺螳臂曾不務攻守而使客行刺
徒往無成功客與國俱斃樂毅旣先亡郭隗亦前逝
惜哉無善畫召公乃不祀寂寞黃金臺過者但長嘅

其十四

隱公攝彔事莬裘將佚老羽父討不從懼爲子允討
賊公社圖間殺君如刈草周公輔成王大義兼師保
管叔雖誅夷遘侮亦不小其卒發金縢天日良可表
惟聖始達節公也辨不早所以吳季札有位非吾寶
求仁而得仁高風良已藐

其十五

吳晉不兩立夾漢同鳴張於時丰與陸身各在戎行
胡爲通信使來往無猜防疾病饋醫藥薙獲還所傷
叔子豈酖人惟恐不得當徂詐詎可信況乃事疆場
韓趙欺智伯肘足胎禍殃一朝爲飲器身藏國亦亡
境外無私交君在禮不逞父子尙梟獍兄弟猶虎狠
仲尼不我誣未達不敢甞

其十六

魏文飲倫兕趙宣食餓士爲得雖不多報者竟以死
高誼激人心其感刺骨髓茍可捐微軀貪生反爲耻
俗士惜刀錐其算及履屐日夜持牙籌錙銖恒盡取
金谷基厲階郿塢梯禍始骨肉成仇讐珠玉化糞滓
財利令智昏齷齪安足比

其十七

桓公伐孤竹老馬爲先途尋蟻得水泉三軍渴乃除
明君貴博取緩急皆可需況爲賢與哲而使困衡廬
奚去虞以敝增亡羽乃誅楚材而晉用千載笑其愚

其十八

王裒傷父誅終身不臣晉門人廢蓼莪至孝繇天性
如何嵆侍中父亦死非命栖隱志不堅雅意營仕進
國步值多艱倥偬死鋒刃流血濺御衣大節亦可勁
爲臣諒已忠清議或亦病末世無董狐純疵竟誰定

送曹子運侍御按部畿南

侍御冠玉姿讀書向中秘文采擅春容才美出流輩
一朝下詞林去作西臺吏豸冠何嵬峩白簡時論事
有命按畿南攬轡出都市樓船發潞河喧塡饒鼓吹
夙昔與子親離憂從此始把酒不盡觴泫焉沾衣袂
中原方苦兵三吳日凋敝無以嚴霜威而逞鷹鸇志
大要在安人芻蕘君勿棄

冬至侍班

日晷窮南陸辰星始垂象一陽來已微君子道初長
千官集彤墀祝願禮無爽明聖際中天萬國悉傾仰
候氣緹室中書物靈臺上稱觴奉御筵進履陪仙仗
侍從媿非材王恩空浩蕩補衮切愚衷伏蒲託微尚
應候思一鳴肯作寒蟬響

集曾大司空宅

司徒愛敬客名士時結靷齒爵豈不尊忘年亦忘分
簪履集前楹結納皆英俊珍饌出良庖瑤觴斟美醞
吾黨辱維桑推輓及後進斗酒日招歡從朝或至暝
轟飲不知疲蘭燈幾欲燼公曰且無然瓶罍猶未罄
還坐多喧𠴫公也一無問休休如有容斯言今始信

送王對翁閣老還里

相公古休休坦率無城府枚卜叶元龜輸忠事明主
丙魏企同心時事多齟齬幹蠱旣不遑改絃良亦苦
如何鳳鸞姿乃與鷹隼伍長嘯賦歸來雲霄眞一羽
徘徊綠野堂清觴伴玄麈

中秋同諸館丈演象所玩月

薊門秋氣涼遙空淨如洗明月何團欒忽向城根起
長安百萬戶家家治瀹灑窈窕聚佳人游閑集公子
吾黨胡不歡徒爲達者鄙且解杖頭錢市酒新豐里
南陌漫遨遊東軒時徙倚清影下庭階流光泛筵几
乍展芙蓉鏡滿注琉璃水姸應百寶裝瑞合重輪紀
何處洞簫聲綵雲駕簫史

九日同沈君典修撰曾直卿楊公亮編修顧實甫沈茂仁簡討張質卿甘應溥侍御集西山寺閣

九月天宇肅涼風吹大荒鱗鱗塞雲白颯颯山葉黃
同門二三子感時思故鄉何以寄繾綣且復飛華觴
古寺舊寥落高臺接渺茫繫馬白楊下展席丹楓傍
解帶謝拘束落帽從疏狂紫萸醒醉眼寒菊挹孤芳
不枉登高賦誰牽載酒航城西歸去路日暮下牛羊

屠長卿令青浦聞沈君典馮開之輕舟造訪劇飲十日而還遙有此詢

屠生天下才落魄常不偶方困諸生時新詩滿人口
三十上公車聲名冠曹耦厭薄承明廬墨綬親黔首
翩翩製錦材落落彈琴手片言了公事但飲婁江酒
狂客涉江來方舟繫河柳爲樂不知還縣印時掛肘
人或謂無然生也疾其首平生疏狂人胡爲戀五斗
長嘯歸去來元亮眞吾友

道逢張金吾公邀飲水心亭子

旭日散朝烟晴光蕩墟里走馬城南隅把袂得吾子
孤亭水中央泓然見其底馴鳥不避人文魚時掉尾

斗酒出新豐杯行清且美瓜棗摘前除餘甘沁其齒
主人愛敬客十觴或九起語鳥頌心經僮奴評畫史
傀儡夜登場絲竹奏盈耳為樂殊及時濡首良可已

有感二首

趙女邯鄲艷美好天下知清晨理明鏡愛惜雙蛾眉
明珠充首飾芳蘭塗口脂窈窕信絕世婉孌須及時
一朝嫁厮養空為同輩嗤長離配雞鶩伉儷恐非宜
佳人愴命薄壯士惜時違女憂既如此士懷良可知

其二

騏驥日千里來自流沙西不入天閑選安能从途泥
苜蓿苦不飽顧影時悲嘶曾謂茁壯長不如犢與羝
一朝逢伯樂風雲生四蹄從容備法駕出入黃金羈
志士感且歎衆雄我胡雌致身倘如此君無笑雞栖

懷友二首

麋鹿時呼侶雞鶩亦有羣良朋从離索愁焉傷我心
豈無新知好匪我思所存憶昔與子交意氣如同生
風波豈一旦渺焉參與辰寄子十行書附以七絃琴
琴以寫離思書詞難具陳

其二

今夕復何夕蟋蟀鳴我牀空堦泫白露涼風振枯桑
攬衣立前除鴻雁東南翔感此憶我友乃在天一方
欲往身無翼欲濟川無梁微言久絕耳結念徒縈腸
苦思斷金利浩歌伐木章亦有盈尊酒飲之不盡觴
安得共斟酌慰我長相望

贈葛更生孝廉

良友夙所畏邂逅今始逢弱骨不勝衣文心何豐融
齠年事幽討典義探鴻濛六籍既流覽百家仍淹通
有時運爪指落筆蜚烟虹曹劉謝高韵揚馬趨下風
竭來讀新詩矯健如游龍彈丸脫敏手初日開芙蓉
飆轂自茲建吾徒慚未工譬彼驊騮足一騁驥羣空
寄言李毗子空自修雕蟲

傅塔仲海宅園桃盛開邀飲花下同王國楨蕭
珍卿兩文學洎家弟國齊國燕兒之巽同集

昔聞武陵谿桃花滿谿路舊是仙人栽芳非幾千樹
陵谷今變遷遺核落君處手種是何年臨水復當戶
折東為君來尋源詎非誤把酒對花吟花開經幾度

春光不久停花事行且暮板歡須及時莫待花如雨

春日飲田家作

仲春風日和我行次原野野水遶茆茨垂楊堪繫馬
主人出相迎坐客桃花下自言九十餘生長在村舍
無緣至城郭久已畢婚嫁客自何方來斗酒聊堪瀉
我聽老翁言欣然泛杯斝巢許久已亾園綺倘其亞
頓令俗情消寧止塵慮化酒盡辭翁歸餘陰映桑柘
何當託比隣白首事畊稼

送何外方文學携家歸候太君於里便取道北
上省覲尊公大宗伯

游子戒行舟江干水初緑還聞載室旋錦帆映雙玉
文鳥戲河洲鳴鸞出幽谷漁人款乃歌孺子滄浪曲
別緒酒千壽歸装書幾束稱觴禮不違拜慶情何篤
美醞錫天庖斑衣裁霧縠從知婺宿光遠共台星燭
計日向長安青袍隨繡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二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五言古

別友二首

驅車重驅車送子長安陌白楊多悲風西山匿寒日
憶昔晤子時慷慨心相結古道良不薄中情炤冰雪
人事詎差池倐忽從兹別天地爲躊躕離懷莽蕭瑟
豈無新知交念此多情濶淮水清且漣欲渡無舟楫
嘹唳高飛鴻長夜聲鳴咽思君令人老孤燈坐明滅

其二

白日一何短悲風一何長慘淡王孫去携酒河之梁
飲子金屈巵侑以碧玉璫區區豈足陳寸心聊以將
丈夫重意氣勿爲兒女傷中情苟不違萬里非參商

誰爲伊人遠盈盈水一方涼飈入君戶明月隨君牀
此時故人意努力勿相忘

秋夜懷任山父

蓐收肅金氣涼颸吹大荒孤齋夜寥寂蟋蟀鳴中堂
隱几不成寐披襟起徬徨步立庭前除清露零衣裳
仰視牛女星迢迢隔河梁因之懷遠道美人天一方
憶昔長安市斗酒朱樓傍青絲白玉壺寶馬黃金裝
興酣麗雲漢談笑生輝光云胡一旦別竟作參與商
白日下盤水青山障夜郎道路阻且脩徽音無繇將
人生匪鹿豕會晤安得常思君氣欲結援筆申斯章

秋夜同盧龍二丈飲陸啓元宅

自作長安游四緑長安艸逢人白雪稀結客黃金少
公子偶見招壺觴共傾倒况有新相知高襟溢塵表
氷盤色乍瑩茶鼎烟初裊晚風滋微涼霽月呈虛皓
卷幔度流螢明燈下棲鳥歌翻子夜長醉覺浮年小
爲樂且須臾東方洞清曉

秋日省直

大造無停運金氣忽已結殿閣動涼風秋光倍澄徹
朝罷散千官鳴珂下雙闕亭午人吏稀咫尺塵喧別
金莖望不遙仙露清可啜散帙既餘閒焚香更清絕
何必問滄洲翛然乃怡悅

從南陽抵衛輝蝗旱相屬蹐焉爲賦

行行向宛洛田野一何喧僕夫前致詞飛蝗蔽高原
去年旱爲虐今年蝗復繁五穀總不實何以克饔飧
豈不急公上慘毒難遽論奈何里胥怒收租時過門
使者出行部揚揚策高軒豪猾竟嚮蔽徒驂雞與豚
縣官歲捐稅小民不沾恩縱然議賑貸安能逾遐村
饑烏啄白骨溝壑多游魂豈無一二在那得飽與溫
使君不下問誰爲使君言願借北風翼因之奏宸閽

晩眺龍泉寺

平生負向心矚目恣遐想側聞龍泉勝深懷慰疇曩
赤日下崦嵫薄暮披林莽山僧解迎客掃徑供幽賞
陰霧障層巖白雲盪虛幌龍藏碧澗深雀喚青林朗
樓閣洞參差簷廊逓軒敞捫蘿信躋攀宵鍾動清響
纖纖東林月委焰蒲團上因之萬念空超然謝塵網

夷陵道中曉行

曉風滋微涼纖月委餘焰使晨戒僮僕裹糧趣遠道
艸店隔長炊村烟迷野燒古木既崚嶒叢篁復縈抱
無復天雞鳴但聞山鬼嘯車馬苦不前輿徒顛相弔
媿彼山中人高臥從所好

萬縣道中

日行不滿百道遠苦莫至兕乃陰霾多竟日無開霽
雲深鳥道窮雨急猿聲碎頻回墨子車數下嗣宗淚
浮生大塊間逐逐終何意

五樂艸堂宴客

家本漢江湄結廬漢江上江水日悠悠秋波增浩蕩
命駕出言游朝來山氣爽清涼薄幽欄晨曦瞰虛幌
游女墮明珠清歌咏方廣斗酒各酬酢詩篇互雄長
濯足向洪流牽衣挂寒莽片語足論心千秋供抵掌
齷齪里中兒從人稱俯仰大地總蘧廬榮枯終腐壤
何如偕友生窮年恣欣賞

安陸寄社中諸子

自返白雲鄉遂作青谿客愛彼山澤癯結此林泉僻
逍遥池上游俯仰丘中適賤子既寡儕良朋仍莫逆
斗酒日爲歡淸言時造夕引分不外求微榮忽相迫
揮手謝滄洲驅車印長陌遠樹憶涼風華池夢明月
空舍猿鳥愁渺與松蘿隔子陵釣嚴灘陶令栖彭澤
所志苟不渝千古同一轍爲書報故人茲行竟何益

涇陽驛

曉月没猶焰晨星稀較明客程已彌月何事仍孤征
涼蟬咽高露羸馬嚼枯莖欲滿不願餘吾生胡營營
君子戒止足小人念微榮所以鴟夷子扁舟無世情

七峪堡

夜投七峪堡榆柳何森森我家池塘樹無乃同葱菁
薄宦仍羈旅舍悽辭故林葱菁不長好繁霜將無零
念此亂衷曲悠悠勞我心何時撫柔條坐聽倉庚鳴

商山謁四皓祠

石林散晴烟絕壁翳朝景崔嵬商南山四皓此棲隱
人傑地信靈歲久名弗隕四皓不可攀茲山日延頸
漢帝寵戚姬太子計已窘咄嗟[illegible]安羽翼爲公等
處則潛九淵出則扶九鼎誰云[illegible]翁枯槁物同盡
我來行山阿彷彿詣靈境采蘋[illegible]魂冷然發深省

弓旌湍清朝斯人胡壓壓高風邈難期紫芝爲誰𢡟

終南山

終南連太乙可望不可到空翠杳靄間咫尺秘神奥
平生出世心所歷領其要如何阻兹山孤我夙懷抱
仙人駕蒼虬當關吼玄豹天路諒非遥所務闢靈造
達人鶩八極曲士詢常調何當結精廬絶嶺燒丹竈

益門

浩蕩歷秦川間關經隴阪徘徊益門間嵯峨信天險
絶壁日下暹疊嶂霧初展鳥道勢盤紆石林氣悽傺
憶昔尋干戈蒼生危纍卵勁弩貫三巴長弓射全陜

白馬旣西馳紅旗亦東閃豈防虎豹跳兼慮羯羶染
天下今一家仁風盛敷衍此地撤藩籬刀戟化冠冕
游子暮何之向夕松杉晩生爲太平人萍踪任流轉

七盤山

自我來秦川山行疲應接七盤佳有餘及兹豁雙睫
大塊滲元氣地險符往牒豈獨靈跡標兼以幽賞協
撫景眺逶迤長歌窺岌㠏日色冷高松江聲咽危堞
憑欄嘯山風餘颸振林葉天路邈相邀參井近堪躡
更聞石門幽古洞秘瑶笈何當飽經過快意恣所獵

鄭谷

嵯峨七盤山下有幽人宅云是鄭子眞考槃留遺跡
漢業昔中衰賢智遭杌梍羅網置中逵群飛鎩其翮
哲人覩未萌長往謝羈絏鴻飛一何冥高舉唳遼濶
採薇山可茹爲漁江可涉清風激頹波貞心厲氷雪
大道日陵夷塵心若一轍君看俗士駕媿此江頭石

漢陰舟行

家本漢江曲來浮漢上舟漢水去無極歸心那自繇

六月南風惡解纜無安流曉行石瀨狹暮泊金沙柔
中夜暑猶酷展轉生煩愁推篷納涼氣瞥見沙邊鷗
弱羽戲文渚短翮棲芳洲繒繳豈不設遠害良自謀
以兹悟出處長吟思故丘何事風波裏悠悠送白頭

漢江夜泊懷李少白山人

漢水濬長條滔滔日東注長風撼驚濤入夜勢猶怒
維舟江上村徘徊起四顧爲愛山風涼逌踏山間路
山路非一端覽勝時復住回船望新月清光翳仍吐
念我同心人相思渺何處漢水日東流緘情寄魚素

讌陝丘甫觴咏亭

古城抱崇岡閒寂遠人境竹樹秀而佳喬木清且蔭
共結丘中緣斗酒各相命膾鯉出珍廚烹葵啓野性
岩谿似覩人魚鳥亦游泳蜂蚓面高峰突兀披雲磴
居然毛髪清頓使神情瑩皋石非不歡薜蘿豈終遁
天路方高張竹帛增輝映群公浦清朝倜儻思一奮
勿爲美吾徒潦倒安足論

隴州曲二首

但飲隴頭水莫折隴頭梅飲水心不熱折梅悲難裁
白雲千萬里我家安在哉梅花與流水歲晚空徘徊

其二

隴山高莫扳隴水流不歇朝行山上雲暮見水中月
雲出不知還月盈有時闕辛苦隴頭人鏡裏凋玄髮

餞别貞成王孫二首

赫赫楚宗國維城亦何繁君侯稟異質價重璵與璠
寄由識妙理著書師玄言念我能枉駕衡門迓朱轓
慷慨奉杯酒殷勤敘寒暄胡爲思遠道别我江之門
翩翩雲中鵠一舉離哉翻

其二

黃鵠離且翻矯繳杳難及游子遠何之零露夜已溼
送子盈觴酒駕言越鄉邑玄雲暮四野慘淡百憂集
時至鷹隼翔道困蛟龍蟄願言慎玄珠勿使鮫人拾
後會良有期白駒尚堪縶

聞謫報二首

弱冠期用世攻苦嘗一官譬彼鴻與鵠矯首青雲端
時命偶相值弱翮振飛翰簪晃日不樂翻然思掛冠
常笑黄耇翁垂老陪鵷鸞鍾鳴漏已盡狽狼何時還
此意常不替悔不歌考槃吾今適吾願俯仰復何歎

其二

毛生榮捧檄賤子樂罷官出處雖異路所志各一端
自我别衡茅蕙艸日凋殘江山一以渺道路阻且艱
每思堂上翁日夕摧心肝有時七行書種種成悲酸
仕宦豈不適割親良獨難抽簪從此逝貧賤諒所安

除園

葛弘令勾漏陶潛尉江州在世苟無欲仕宦何所求
自公值多暇散步行園丘喜茲時雨降呼童理鋤耰

土膏乍萌動嘉蔬日夕抽風葉既盈晦露穎亦充疇
傾筐事掇聊以佐厨羞平生藜藿腸一飽無餘諆
寄言鼎食子覆餗良足憂

張無疆秀才自江夏過訪酒間談執却贈

維楚昔有材江夏稟其儁濟濟諸名賢壇塲互爲政
夫君擅華藻厥問一何令神情信内朗符采亦外潤
擔簦歷遐方所至窮勸詠三復北游篇碣石爭凌競
臭味感相投蓬茅枉芳訊執手無寒溫大業與商訂
雅道久淪亾淫哇亂眞聽策足置康莊而乃趨邪徑
攻玉良獨難師心復誰信誓將從子遊予其徼天幸

東丁元甫年丈

與子結同袍青雲互馳驟調笑金馬門意氣無先後
中道感仳離有如失群獸空眙七行書出入在懷袖
好風自西來挂席忽東首江月夜澄泓淸光皎如畫
咫尺登君堂斗酒爲君壽君才本陸離胡爲事株守
男兒骯髒身正氣横宇宙安能效轅駒而念棧與荳
君看崔背翁白首無婚媾玉齒吸瑶漿來往棲雲竇
榮名豈不貴雅志師勾漏濟世有刀圭觀化同鷇鷇

丹竈幾時泥君其眎火候

五言律詩

恩榮宴呈同門諸丈

蚤歲承家學淸時荷國恩官花簪帝苑天酒錫朋罇
力竭登臺駿魂揺運海鯤致身應此日那敢念丘園

早朝

九門遙夜闢三殿徹明開簪笏千官集梯航萬國來
黄衣天只尺彩轂日昭回旅進眞何補空慙侍從才

入館

謬從登第後還是一儒生染翰揺雙管堆書面百城
師席台垣貴朋簪海内英大官糜廩禄何以答恩榮

送張直卿年兄令電白

象郡天南隔羊城嶺右分幾人稱長吏此日得神君
甘澍銷山瘴仁風蕩海氛遙看郎宿燦千里挹淸芬

送朱文臣年兄令秀水

遠道持銅墨長風送舸船鳴琴官是令露冕吏爲仙
算賦多蠶户收租半蛤田黄金徵茂宰遲爾五雲邊

遊海殿莊次顧實甫簡討韻二首

偃乘休沐暇指點到滄浪日轉溪陰薄風回逕艸香
林光看欲澹山色坐逾蒼悔不抛簪紱陶然逐酒狂

其二

一鑑藏山溜雙虹跨石梁浦蓮淩檻出溪樹引杯長
暑薄青絲舴涼生白苧裳帝城風日好拚醉倒斜陽

送蕭博士之隨州

亦是談經者如君自令名下帷秦博士避席魯諸生
望裏枌榆近吟邊苜蓿清楚官猶可賦緜筆況縱橫

春日同甘應溥諸子郊遊

暫解朝天珮平原並馬來鳥能窺對奕花若勸銜杯
樹接龍池近溪連鳳沼回勝遊殊未已畫角晚相催

碧雲寺

碧雲信弘敞玉砌與金鋪鷲嶺連三殿蜂臺接五都
稽拜勤中使齋糧出御廚老僧思眷渥剃度廣門徒

輓內閣馬乾翁老師二首

磊落匡時業崢嶸命世才忽從山陛去不向夜臺回
傍斗台光黯承乾國柱摧臨喪天子淚無計起鹽梅

其二

枚卜推名碩元龜丧宰衡新吁今酹酒舊鼎昔調羹
日月辭三殿風烟隔五城無勞洛後事世業有玄成

寄楊孟嘉太學

作客逢燕雪懷人憶楚蘭乾坤雙鬢改風雨一書殘
北闕慚簪筆西湖足釣竿聖朝無逸士何日慰彈冠

寄高仲益將軍

授命初分閫登壇盈建牙清霜晴淬劍明月冷吹笳
擊柝軍無警銜枚士不譁南征應製曲笛韻落梅花

送馮開之請告還里二首

雅意栖丹壑遙心下紫宸行看金馬客去作碧山人
折柳河橋酒飛花驛路塵正當尊業美好醉雪溪春

其二

馬卿原病渴張翰復思鱸擊筑辭三市鳴榔向五湖
曲從招隱士書莫著潛夫史局方虛席懸知待董狐

尹乾泰比部邀集天壇

禘祀崇周典圜丘闢帝壇簪裾偕勝侶杯斝出祠官
栢老皆栖隺松喬半集鸞玄穹方眷德四海正安瀾

經筵恭侍

不事畋遊樂能將講幄親宸旒天語近曉蹕日華新
篩易安危見論詩美刺陳台官魯訪道千載協休辰

出京

幾年陪禁闥一日御輶軒過里雖持節還家猶灌園
世情工射影吾意恨孤恩從此瞻天遠何時望九閽

次琉璃河

東風吹短碣迢遞此征途細水明荒燒長林澹夕晡
還鄉雙鬢換去國一身孤縱有芙容在蕭條不可呼

次直河

此地看鄉邑鄉心倍黯然孤帆一片雨疎柳萬行烟
世態終行路韶華總逝川王猷殊興盡空泛剡溪船

湖上訪戴徵君

五月臨新漲扁舟問友生斷烟孤嶼出落日半湖明
不減游豪樂應同訪戴情醉來發天籟清度棹歌聲

重慶呈巴令張養晦年丈

露冕巴江吏飛鳧葉縣仙使星慚落莫郎宿喜周旋
市上花如錦齋頭艸是玄故人聊飲酒一別是西川

周坪館中

旅館逢秋夜征人倍寂寥雨聲喧谷口雲氣冷山腰
有夢家逾遠無媒路轉遙劍門何處是馬首又明朝

次石門

信宿依津館侵晨次石門江光迷艸樹山氣變朝昏
峭壁高難越垂蘿細可捫此中堪寄傲底事促征轓

灩澦堆

瞿塘秋水落灩澦揷孤蹤一線江從破千尋峽欲封
帆檣占象馬窟宅穩蛟龍清夜扁舟渡猨啼若箇峰

從梁山抵墊江

亦是巴渝地居然雲水鄉遠山斜抱郭細溜曲懸塘
旭日褰帷敞天風衣帶涼小僮搖短策躍馬亦徜徉

暮春仁壽行部

三月東風暮山城擁傳過大都泉賨少強半石田多
社日邀官柳村烟下女蘿最憐花萬樹欲謝奈春何

歲暮言懷

慷慨游燕日逡巡入蜀年宦情千里外鄉夢五更前
霜栢啼烏鳥春花泣杜鵑老親資祿養那得遽言旋

其二

故國河山迥殊方雨雪深思歸兒女念懷往歲時心
署冷栖霜雀庭陰噪暮禽有誰憐傲骨惰不謝冠簪

齋捧別蜀父老

不陟三峩嶺空題萬里橋朝天追日馭騖迥走星軺
彈歷才無補驅馳路轉遙峽江化春酒持去祝神堯

出峽

斗絕疑無地微茫只有天帆移風乍舉枕側淚初懸
猿飲群垂壁鴉飛數繞船高堂空有夢欹枕不成眠

鈞州道中

平楚蒼烟盡長林曉望饒好風梳石髮宿霧幌山腰
絳節瞻應近青鞋踏不遙偶然占紫氣雲物宛相朝

南巖宫夜宿

顥淡群靈府岧嶢上帝居萬山環拱抱片月動清虛
天女調金闕仙童引玉裾便因生羽翰白日駕雲車

送陳玉叔先生入蜀二首

去去巴中道聞君舊此游山花如識面江柳故當頭
峽盡黃姑暮霜高白帝秋西征曾有賦綵筆更宜留

其二

楚水一爲別巴山何處鄉德聲遺雨急鳥道接雲長
持檄原稱馬談經舊姓楊漢庭虛左席早晚奉明光

送史郡侯之任平原

及瓜君折柳愛樹我思棠綏轡辭鄉國驅車向晉陽
茲鄉多壁馬此去儼圭璋獨有羊公石千秋未可忘

同程孟孺董少齊携酒邵子源半畝園

野興成吾黨秋光抱此亭城孤纖月上郊迥片雲停
郢里原同調江潭詎獨醒秖應頻載酒來往託沉冥

同程孟孺李少白集萬汝相太學宅

末路憐知己通家集友生晚涼分桂酒秋雨割蓴羹
湖海誰容傲乾坤總忌名如君情不淺寧羨五侯鯖

市隱園酬程孟孺李少白諸子有引

園去宅數武而遥向蕪穢不治長夏無事屬
家僮掃除憑高作舍因下爲池籬落粗具蓬
茅乍清竹亭亭而近主花灼灼以媚人乃知
大隱端在城市秋日美游平原宜客老親樂
而載酒佳士醉而投詩歡比西園罰殊金谷
爰賦短章用酬高咏

五畝青門宅雙楓白板扉老親扶竹杖上客着荷衣
徑笋穿雲細池魚過雨肥逃名吾豈敢聊茹北山薇

其二

大隱在城市結廬應就茲龐公空自遠彭澤信吾師
夜雨葵初茁秋風橘徧垂不緣高士過誰枉艸堂詩

白龍寺

爲聽高僧偈因過福地游古苔隨坐碧新竹捲簾幽
卓錫寒泉布鳴鐘夕梵收講堂香積近啜茗亦堪留

中秋同會直卿太史集張質卿侍御宅用中秋

二字爲韻各賦二首

金風吹大陸華月霽遥空影落三山外凉生九陌中
青天邀桂醑白露灑絲桐亦有高樓怨驚心度晚鴻

其二

一年頻見月茲夕倍驚秋大地光逾照明河澹不流
悲同紈扇老興逐綵毫遒何以娛清宴蕭蕭桂樹幽

至後二日與莫廷韓集劉百世齋中

積雪擁庭柯高齋並馬過金蓮開蠟炬寶瑟度雲和
物候從吹律時名且放歌誰云燕市裏容易覓荆軻

微雪同友人小集

漠漠彤雲布蕭蕭夕霰零和風穿繡幕雜雨濕沙汀
臘酒傳春信寒梅動吒馨因君歌郢調擊缶未堪聽

立春

凍艸初經臘寒梅忽放春烟霞辭故國湖海阻歸人
郢樹連江癸湘波接漢新乇鄉聊對酒莫遣淚沾巾

夏日蘇以時觀察招集湖亭同方仲美聽琴

偶爾閑中賞翛然物外心好懷都縱酒幽意獨鳴琴
柳暗湖陰重蓮香浦氣沉知君憐傲吏長此得招尋

其二

遠浦淨如拭清觴樂未央盪舟雙槳發促柱七絃張
古調龍吟水餘聲鶴警霜游魚潛出聽此地卽濠梁

雪洞爲張觀之太學賦

不分晴窗曙時驚積霰垂寒光侵枕簟縞色上鬚眉
可是虛生白眞成涅不緇興來揮玉軫流水浸朱絲

春日南郭訪曹汝安徵君

負郭田園好芳春樂事新共携桑落酒來訪竹林人
解語花初艷含顰柳乍勻東風如念客吹拂白綸巾

娑羅館

舊日祇林樹亭亭忽在玆陰能庇十畝香亦吐經時
甘露頻沾灑慈雲久護持菩提如可證對此即須彌

止畊堂爲吳次魯山人賦

非關遺世務自愛遠塵囂卒歲田園樂經春耒耜勞
覘泉過北阜炊黍餉東臯醉向茅茨臥浮生付濁醪

送蔣生還金陵

漢浦孤帆色商颷幾日秋還家蔣詡徑送客庾公樓
島樹經霜變江潮帶月流故園重聚首黃菊正堪浮

下橘

愛爾垂垂好經霜色倍黃摘疑金乍落剖覺霧初香
美合勝瓤酒甘應比蔗漿獨憐覯不逮懷袖欲誰將

送張生還廣陵

歲序日云暮客行歸故鄉海門樓櫓近江路水雪長
物色瓊花秀歌塵玉樹芳蓬蒿餘舊宅三徑未應荒

得外父張衆君書却寄

客從江表至投我白門書字帶烟霞潤情憐歲月疎
壯心殊未已歸計欲何如直待春帆發懸知慰索居

其二

幾年林下樂千里帝京游已是休官去如何爲客留
靑山隨短策涼雨夢孤舟好趁江潮穩歸來理菟丘

大隱園爲陳立甫儀部賦二首

已自翔千仞猶然念一丘柳疑彭澤好花似武陵幽
洗盞分泉潤拋書汲竹留門前車馬客來往不驚鷗

其二

北闕辭明主東鄰結素心入林雖造次閱世且浮沉
刻燭詩同就連牀酒並斟賢哉吾與子端合羨抽簪

訪熊鍊師不遇

道人原避世混俗本無心甕與龍俱出空留雀自吟
柳搖香殿色松覆石牀陰欲賦仙遊曲飄然未可尋

送傅伯仁同長公游玄嶽

漢浦鳴榔去春風羨此行聞鐘過竹院躡屩上芝城
草結郎官綬花迎帝子笙未能生羽翰徒有送君情

美人咏

錦席開芳榭新粧照水濱避人掠短鬢喚客啓香脣
舞逐回波影歌翻隔浦塵明珠翻贈汝薄命不須嗔

中秋同陳廷尉集王將軍宅

碧漢澄秋宇華筵倒濁醪月臨卿座近星逐將壇高上客歌叢桂佳人喚小桃夜深淸露滴寒動鷫鸘袍

王汝賢鎭鄖襄拓余北上荅詩二首

故人成遠别書札幾相聞爾念湖心月余停峴首雲時危須仗武才拙敢論文縱有提携意終爲鹿豕群

其二

旗鼓淸時業烟霞野客姿未忘東道主還畏北山移納履原長往彈冠已後時何當嵾嶺去來醉習家池

集童徵君園亭

最喜吾廬近應躭野趣同亭臺無刻畫林木自菁葱魚跳驚新月禽言落晚風知君能愛客寧畏綠尊空

立春日與友人小酌

景物三春麗烟花萬井通暖隨靑帝布歡結綠尊同撿曆驚年至爲農願歲豊偶然歌一曲春雪未應工

送童少齊之蜀二首

我亦三巴吏於今送爾行山連金馬遠江帯石犀淸北闕應懐主西羌正用兵莫愁馳坂坂定好立勛名

其二

蜀道靑天上江流白帝邉三分曾躍馬百丈此牽船跡鑿通瀘水梯航入漢年羨君持竹杖應是吏爲仙

秋月

金虎候初肅銀蟾夜欲寒一輪猶未滿半壁好同看坐久驚衣薄歌長覺漏殘誰家吹短笛調苦不成歡

十一夜集史岵雲都護宅

將軍有揖客明月在高樓白雪工難和黄金散不愁西堂思永夕北地憶防秋何日盧龍塞吹笳出隴頭

十二夜集王將軍東堂對月

幕府多公暇賓僚集上尊淸霜閉武庫明月照轅門立馬嘶花徑鳴蟲下竹根不辭零露濕留醉向西園

十三夜集楊文似宅

爲愛携琴近何妨得月遲酒波光上下花塢影參差醉倚梧桐樹歌翻楊柳枝歡情殊未巳寧畏露華滋

十四夜集王登之宅

漸覺淸光滿寧辭永夜拓酒當行樂處曲度可憐宵近席槐花落當空桂子飄興來書白練零露濕庭蕉

大行仁聖皇太后輓歌

窈窕鍾華胄安貞協厚坤。鼎牲天下養環珮域中尊
一日仙宮閟千秋女史存空餘香燈路不上濯龍門

坐嘯軒爲周啓明叅知賦

山中無俗事長嘯迥悠然泉壑聲皆應孫峰意已傳
鸞歌時縹緲鶴御日翩躚想見神仙宅烟霞自歲年

湖上堂成

散髮滄浪外狂歌綠水傍荷風初痟暑梅雨乍生涼
堞雉皆趨席橋虹半飲塘幾人池上影能共鷺鷗翔

其二

飛閣浮朝景澄湖映晚晴珠胎含月滿翠羽挾風輕
壚戶容凫入開門待鶴迎夜深群籟寂獨坐有餘清

遠遊別同社諸子二首

三春非久別千里繫相思芍藥堪貽我芙蓉却寄誰
夢魂隋苑柳心事楚江籬想像持螯處唯應兩地知

其二

出門何所適今日遠行遊潮信通吳會山光到越州
白雲湖上舫明月酒家樓悔別林間客歸期想自由

寄張賁卿太僕

湘水深無極相思苦憶君少年驄馬使今日白鷗群
倚劍清沙漠投鞭靖海氛九重思廟略寧負北山文

其二

太僕周官寵高賢粤徼留恭曾同數馬樂不廢盟鷗
斑竹佳人怨蒼梧帝子愁芙蓉如可採約買洞庭舟

郤子源招飲以病未赴時貞成王孫雲洞二和
尚在坐

處士住東陵幽齋近佛燈吹笙迎上客杖錫引高僧

竹翠深堪把梧陰靜可憑馬卿時病渴多憶酒如澠

戊戌七夕集傅伯仁山樓

清露零朱閣涼飈動綠醽星從雙杵合人共一尊開
浦樹搖歌扇城烏繞吹臺夜深簫管發疑向斗邊回

山成

平生眷岩壑結構此爲山頓覺諸峰秀寧辭一簣艱
客能攜綠醑我欲駐紅顏不學終南徑空令猿鶴閒

其二

斗絕孤峰秀嵌空一徑微人間新着屐天上舊支機

對月頻浮白臨風數振衣何須持苦節去採北山薇

清明之次日爲上巳同王鳳麟陳賓王薦青丘
陳蓮岳傅仲誨陳孟章諸文學國士諸兄弟徤
甫諸侄兒巽觀爲曲水之宴

清明仍上巳惠日與和風酒泛隨花片泉分傍竹叢
興饒從曲緩才敏得詩工莫問山陰客還知此會同

郭外堂成

去郭纔三里爲隣只兩家半簾晴捲月四壁晚蒸霞
徑曲桑垂蔭籬疎荳作花幽棲差自喜隨意侶魚蝦

題阮上人壁

禮佛瞻高座尋師到上方竹風吹石壁花雨濕繩牀
瓶水同心淨盂蓮共舌香翻憎多慧業筆妙等鍾王

春日莊居

桑麻場圃外竹樹水雲間霧重鶯喉澁風輕蝶翅閒
琴書歡自賞魚鳥樂相關闃寂無人問隣翁獨往還

送王五玄入都

匹馬向長安關河値蚤寒霧籠霜葉重風攪雪花殘
且喜談天近休嗟見帝難故人多宦達應脫舊儒冠

入都呈李長叔二首

偃爲燕市客空負鹿門期明主寧相棄孤臣轉白髮
食檗聊混俗索米竟依誰無復同心友惟君念故知

其二

帝切洛垂舊人欣御李多偶逢天北極正値日南訛
坐久薰蘭桂談深到薜蘿明時方倚賴未可戀烟波

譚學甫以南察再謫賦此慰之

廣文原冷局亦掛考功書定識心無怍空疑色未鋤
君恩仍自重宦况莫欷歔試看浮雲態隨時任卷舒

集譚學甫邸中

顧我休官蚤憐君謫宦同悲歌燕市筑得失楚人弓
倚檻邀新月披襟納晚風世途多齟齬莫遣酒杯空

同譚青湖廣文童石湖司理姜仲蓬劉玉陽兩
孝廉童荊門李心實劉似南三文學集李戚畹
園四首

棟宇紅塵隔園亭白晝長穿花憐綽約蔭樹得清涼
玉椀盛氷水銀瓶瀉蔗漿不能騎馬去猶自惜斜陽

其二

出郭幽仍僻為園美且都花多移帝苑酒半出天廚怪石如堆玉飛泉若迸珠妓童能唱曲醉去却敎扶

其三

倚藤時作幕依樹便為樓種藥無閒地澆花有剩流委蛇穿鹿徑縹緲望懸洲棹楫還誰造天書在上頭

其四

地近珠林闢園左即報國寺天連玉宇開佛花墻外出仙柳苑邊栽選勝營歌榭憑高起吹臺不禁幽興熱騎馬日能來

襄陽道中登鳳凰亭作時壁間有龍君御叅知詩

大隄行樂處突兀此孤亭綠水環衣帶青山列畫屏鳳隨高士舉龍為故侯扃安得山公酒憑欄醉不醒

其二

覽勝登芳樹乘高俯大川泉聲懸夜雨石氣散朝烟好日遊人屐長風估客船故交詩句滿流水奏朱絃

寄姜仲文大叅四首時里人嚴少陵自丹陽回云仲文相念甚切曾寓書譚廣文所尚未至

客從江上至幾度望清塵為道逢君晚兼傳念我頻遠書猶未到高義已堪陳何事同袍友於今半是新

其二

長安分袂罷別去幾經年客路星難聚他鄉月自圓漫期千里駕空泛五湖船後會知何日相思倍黯然

其三

舉世誰憐我惟君獨念予夢回燕市騎書寄楚江魚綠水堪浮棹青山可結廬何時重把臂斗酒話離居

其四

久矣成衰白空焉憶渥舟寒溫憑遠信會合阻高翰莫念盧敖杖還彈貢禹冠故人甘[illegible]落惟有勸加餐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三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熈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五言律詩

上巳同傅伯仁民部泛舟留酌阿祖封公祠堂

歲月山陰禊風光洛浦游鳥啼楊柳岸人上木蘭舟路轉迷金谷林深隱石樓叨陪良宴會十日倘堪留

其二

社古枌榆側堂虛薜荔垂新歡留繫艇舊事想騎箕易得田家樂難忘祖德詩醉歆原上樹喬木重遺思

其三

萬石家聲遠千秋廟貌新薦從蘋藻潔盟結鷺鷗親柳色憐歌伎桃花愛酒人直尋谿路去疑是武陵春

其四

俎豆先賢宅壺觴上巳杯船從湖口入槎似斗邊回薄日飛晴雨輕陰送晚雷因思童冠樂欲去轉徘徊

送鄧侯還粵二首

祇道來何暮那禁去見思棠留南國愛萱化北堂悲嘆息班荊晚艱危借寇遲此邦餘涕淚不獨峴山碑

其二

愷悌眞民牧風流況我師杯棬成異物筆札阻同時雞骨添新恨魚腸別舊知黃金徵郡守珍重是前期

哭陳立甫司理六首

詞賦千人敵雲霄萬里姿蓋棺今日定聞笛異時悲湯述安仁誄誰鐫有道碑向來流水曲絃絶爲鍾期

其二

寶劍埋豐獄銘旌返舊廬不聞宣室詔空草茂陵書馬鬣魂難定龍門客漸踈牙籤三萬卷長蠹壁間魚

其三

不羨東陵壽空餘北闕情百年同逝水五字獨長城秉燭生前樂藏書沒後名還疑緱嶺上夜半學吹笙

其四

朋簪余舊合宦轍爾初分麗水金同斷燎原玉獨焚
人間寧玩世地下倘修文後死吾徒在還誰運郢斤

其五

仕郡仍稱李之官甫及瓜人情嗤燕雀世路泣龍蛇
歲晚思瓊樹朝榮惜蕣華向來誇綵筆無復夜生花

其六

衆口調難定私心痛轉殷世皆憎傲骨我獨憶雄文
淺土埋朝日空江哭暮雲九原如可作端不歎離群

湖上聞歌

風動綠荷香清歌夜未央蒼茫隨浪遠斷續與更長
乍起依城角徐聞繞屋梁餘音殊未已伴月墮橫塘

春日過唐徵君宅

檢曆春初至張筵雪已盈梅花同客瘦竹葉比人清
白紵裁新曲青蘿訂舊盟不能騎馬去端合爲君情

集尹乾泰中丞園亭時以制還里二首

中丞開府地百二表山河貫遐帷中筴能清海上波
馬頭方草檄猩首遽爲歌不是南州客那能訪薜蘿

其二

燕喜初辭魯鷹揚暫去齊池殘冰鯉躍門隔夜烏啼
栢自臺中植蘭從陝右携偶來攀竹塢名字雅堪題

荅得之王孫

大隄行樂處芳草憶王孫授簡人俱老登壇爾獨存
桃無三士勇桂有八公尊倘念平生好猶能向鹿門

塞上曲四首

匹馬關山道蕭然動遠愁塞烟頻帶暝隴樹蚤經秋
白羽傳軍壁黃沙暗戍樓誰云荒服外容易覓封侯

其二

遝勝千夫長乘危七較兵羽林星並列驍騎日横行
胡馬皆潛遁王師尚遠征隴西諸將吏應不媿家聲

其三

不識羌中險新從塞上行地荒秦帝壘天濶漢家營
將勇勍三罣軍閑習五兵試看鳴劍客半是弃繻生

其四

斬將交河北搴旗瀚海東畫眉辭少婦長揖事元戎
騕褭來西極蒲萄入漢宮遥聞丹詔下新拜貳師功

和鄒孚如吏部采芳亭詩四首

帝城春望好隹思幾悠哉長樂聽雞入新豊走馬廻
筆花時泫露袍色乍侵苔舊日嵇康輩能無憶酒杯
其二
漢庭無關事才子日賡歌市酒青絲絡趨朝白玉珂
虞絃欣解愠商鼎待調和莫羨歸雲好含情向碧阿
其三
爲有神仙吏眞成杜若洲梗楠栽後蔭桃李坐中收
散帙花陰午開尊樹色秋遥知清淺水不似濁河流
其四

竹樹全醒目湖山勝結緣坐移青玉案臥展白雲篇
氷鑑時名重琴尊樂事偏何須抛印綬籬下始悠然
水上謡二首
九夏無炎暑三秋足泬寥浪摧雲土壯波撼雪山驕
墨突烟空冷藍橋路轉遥何當脩禹績四海仰神堯
其二
漢江衣帶水一日兢横流地坼魚龍闘天昏鸛鶴愁
無緣陪獻納何計免誅求肉食諸公在能忘四境憂
長春臺爲周叅知賦
何處春長在高臺晝不扃桃垂千歳碧栁彈四時青
把盞流丹液開軒望翠屏誰言人世外還自有宵庭
醉臥美人
酡酊來華閣婆娑散綺筵象牀横玉腕鴛被側香肩
撩亂花初睡顛狂栁乍眠不知巫嶺夢行到阿誰邊
病起美人
一春多是病今日始平安試管聲猶澁彈箏力尚单
漫調籠裏鳥新拂鏡中鸞女伴欣相訪還愁再拜難
題沈虞衡明府園亭六首

避囂頻謝客選勝漫移家彭澤栽時栁河陽種後花
榻留曾伴鶴庭噪欲棲鴉料得烟霞趣風光似若耶
其二
避世龎居士躭詩沈隱侯豢魚恒取樂植草毎忘憂
入洞緣花去登臺被月留懸知三徑裏來往有羊求
其三
用意羲皇上埋名綺季間有時澆塊壘終日弄潺湲
桂茁堪招隱松喬欲駐顔池頭鷗鷺集應共主人閒
其四

解組還三戶爲園抱一丘花間時坦腹樹底日科頭
琴客綿泡竹紅稀擘海榴虛疑城市裏瀟洒在滄洲

其五

庭子鳴琴後朱公泛舸初酒尊疑晉代花木似秦餘
鳥語幽成韻蝸涎細作書還聞有游女頻駐七香車

其六

仲蔚園亭美昭丘雲水深盤餐多蜀味歌曲半吳音
犬吠林間影鷗知物外心何須鐘漏盡垂白始抽簪

春日園居

世事堪雲臥吾生任陸沈遠心林下酌幽意石邊琴
谷響啼山鳥溪閒戲水禽更憐三徑裏二仲得招尋

其二

樹隱朝難曙亭虛夜易遲草深連丙舍花發到辛夷
懶每拋巾幘狂仍縱酒巵半生湖海思誰與共襟期

其三

不逐鴛鴻侶能隨鹿豕群觀魚恒得我對竹每呼君
雨氣迷山黛晴光蕩水紋試看松桂色那復畏移文

其四

自得爲園趣翻多出世情酒從黃鳥勸詩與白鷗盟
看竹憐高韻烹茶破宿酲干時原自拙端不爲逃名

題鈺公卷

法性同雲懶禪心與月空錫飛山路外杯泛海潮中
雙樹吳門迥千花越徼通不知玄度輩曾否待支公

送謝峻卿將軍轉運

旗鼓西師捷關河北道游糧經三月聚餉遍萬人投
嶽降周方叔軍輸漢鄼侯懸知金印大還借幄中籌

送程時英從豫章入越謁王大都護

已向西江去仍從南海游客程惟訪戴旅食倘依劉
揖客芙蓉府歸人薜荔洲莫淹梅嶺信虛負菊潭秋

哭陳新之計部

不省何時別重來跡已陳昔年東道主今日北邙人
賦就應題鵩書成尚續麟五更江上笛悽惻爲情親

其二

可歎斯人沒悠悠繫我思握蘭成異代攀桂想同時
湧酹脩玄墓空鐫郭泰碑不能敦友道誰爲郵而私

同諸公飲郭美命宗伯別業四首

帝選宮寮重官聯國子尊乞身辭絳闕引客醉文園
草帶洲邊色山藏柱下言偶然陪杖屨倘許負橐鞬

其二

錯認窺金穴眞疑坐玉堂儲書應萬卷種樹已千章
禮佛松龕近娛賓竹院凉自然塵事少那用說羲皇

其三

偶驅千里駕得叩五經厨奇字眞堪問清言况可娛
晩凉仍啜蔗深夏尚烹壺雅解憐才意其如此調孤

其四

掃門吾豈敢躡屨乍相過後舍無鍾鼓初衣有芰荷
野麋穿碧篠巢鶴下青莎誤說山中相蒼生柰爾何

呈常汝一中丞二首

久辭中執法時草太玄經蟻泛心無累鴻蜚道自冥
教兒歌白苧贈客解青萍信是同袍友何妨聚夕星

其二

與物心無忮同人分毋忘朋簪忝末席客屨滿中堂
坐狎偏宜謔杯深不忌狂頓令炎暑却蛩部按清商

市隱園雜詠

樹老全垂蔭花深半没苔聞鳩初辨路趂蝶一登臺
客少移文至人多問字來猶慙書未著空羨長卿才

其二

抱甕心無累拋書步每遲鵲巢風不撼珠網露偏垂
綠愛槐當户青憐柳匝池最便高枕後容易上皇時

其三

徑曲三三轉林香一一攢芝原培漢叟松不染秦官
雨重荷垂檻風輕藥覆欄更儲桑落酒留待菊花看

其四

自以心能静因之境不譁客題雲裏竹僧寄雨前茶
宅豈同江令池應似習家遠遊終未得衰颯任年華

呈李司理

白屋君頻訪彤闈我久辭但營巢父隱翻荷叔牙知
鼠璞終難辨龍鍾總自嗤青雲如可附那敢負恩私

寄李本寧二首

蓬壺官未返荆棘路仍難老子龍誰識狂夫鳳且歎
青雲終自起白日詎應寒肯逐逢萌輩終焉學掛冠

其二

聖主開元會詞臣領外臺騶虞原不殺鷹隼忽相猜
湯許前薪積空憂大厦摧山中多酒伴長嘯好歸來

同劉郡丞宴集陳大理山亭二首

鳴騶來谷口飛盖擁山腰謦以題輿重歡於載酒饒
歌長喧澗鳥餞美出江鰩燒燭餘殘跋相將過石橋

其二

喬木青城色修篁白板扉酒陪嵇叔夜詩和謝玄暉
仙吏蘭同籍幽人桂暫依不能騎馬去步步惜烟霏

同王昴生諸子春日泛舟

二月桃花水三江竹葉杯鶯聲和雨度鷗影逐波開
賦作浮湘去槎疑逼漢廻不須逃海上爲樂已悠哉

童伯起萬玉亭觀梅得先字

竹樹皆成趣庭梅我獨憐縱云三徑晚曾是百花先
濕重珠含潤晴歸玉吐烟偶然香雪墮疑泛剡溪船

寄鄒爾瞻吏部二首

同袍多薦達高臥少塵氛豹隱栖玄霧鷗閒泛白雲
書傳章貢曲劍劃斗牛分會有彈冠日重看謁聖君

其二

解組楓宸北移家栁市南胡威清詎改汲黯戇難堪
樓傍仙城五園開客徑三山棲兼谷飲端不悔抽簪

送傅仲　應貢北上

蕭蕭班馬鳴挾策赴神京酒綠青山遠花殷紫禁明
千金收郭隗雙璧拜虞卿不用君王夢爲霖美此行

烏林夕照　黄蓬山十景

愛此桑榆景相將弄夕暉牛羊高隴下猿鳥遠溪歸
杖短那能逐戈長不用揮喬林堪載酒莫掩暮山扉

蓬湖春漲

春水高於岸蓬湖浩莫涯馬牛都不辨蛟蜃湧相誇
曉日迷烟樹長風捲浪花好舒千里目吾意欲浮家

松林爵秀

誰種青松子葱蒨並長成烟籠團盖偃風挾壯濤驚
欲效明堂用難忘處士盟三花如可釆吾意在長生

南江橫練

南國千年紀西江四瀆尊建瓴從蜀道濕綠亦吳門
覲海情應切通湖勢欲吞浣沙兼濯錦局促未堪論

古城喬木

却月空巢壘㮴天自楚材土人無剪伐帝力有栽培
老幹牛全隱高枝鶴半來有時撑大廈樗櫟莫輕猜

蓮院薰風

紅蓮栽滌水深院動凉飈拂檻香徐引凌波影乍移
碧筒端可製白羽未須麾河朔堪乘興頻來倒接䍦

雙川鷗鷺

野水生仍落汀洲斷若連馴鷗諳野客振鷺識朝賢
點綴蓬間景翱翔鏡裏天舊盟渾未冷相伴復相憐

北村烟樹

遥村人跡罕數里接江皐漠漠荒烟淡亭亭野樹高
結茅山嶺屋繫纜水邊舠北叟時相過知君遠市朝

靈福晨鐘

何處曉鐘生迢遥自五城響霜遲鶴唳唱日應雞鳴
急響轟逾壯餘音裊復清羣靈方謁帝應雜佩環聲

崇明古栢

翠栢何年種空遺此地看餘香經麝食古勢儼龍蟠
近佛逄呵護全身歷冱寒青青臺畔色長望五雲端

謝王爾耳文學惠蘭

本從幽谷出欣與善人居臭味真同爾殷勤獨贈予
祥徵燕姞夢香襲楚臣裾何幸庭階色分榮到里閭

和龍君御秋熱四首

溽暑應收斂恒暘尚著災未成歸奥室翻欲履層臺
爪菓蠅仍集關河鴈不來虞絃誰為鼓徒爾詠康哉

其二

軒曆分寒暑箕疇若雨暘梧纔當候墮桃復過時芳
夏令能無僭商音遂以荒臺官占咎應端不在岩廊

其三

皜皜秋原烈炎炎夏較隆喘牛寧為月嘶馬不聞風
姅合徵和仲狂將問祝融遥聞營露禱天子在齋宫

其四

杌隉時方蹇艱虞態轉多火流金尚伏木落水空波
帝德應難訾民時倘易訛賈生曾痛哭今日定如何

壽王君寵少府二首

有美滄浪客居然海島仙雙鳬辭漢日五馬入秦年
酒泛山中桂花開嶽嶺蓮遥知緱嶺上笙鶴迴翩翩

其一

仙室通三島丹臺接五城雪中披鶴氅雲裏度鸞笙
入座皆華轂趨庭並美珩翻嫌園綺輩空傍紫芝榮

贈方仲美二首

客有攜家累身餘玩世閒酒懷花欲助吟與鳥相關
白璧詞人譽黃金壯士顏莫言無遇合世路本多艱

其二

歲月吾投老江湖爾卜居短笻惟伴鶴長鋏豈歌魚
市上賢人酒門前長者車爲君高臥在風物似秦餘

送鄧汝爲孝廉謁選

去矣長安道何當謝薜衣十年書未達一日刃初揮
江海烟塵滿閭閻杼軸稀知君諳上理原不念輕肥

送張司訓之零陵

振鐸方辭郢彈冠復渡湘高齋吟苜蓿畫舫泛沙棠
縫掖趨前席歌鍾列後堂江頭有瑤瑟莫不吊英皇

其二

官途無遠近所貴得人師江迥應千折山長盡九疑
濂溪堪訪道衡岳可留詩獨有驪歌曲迢迢重所思

園徽館爲楊龍文文學賦

壯圖君已見微譽我先聞竹箭材原美芸編氣自芬
臥遊饒五嶽流覽足三墳會奏河東賦方知豹有文

夏日同諸公宴王汝賢官舫時汝賢謝事還里

向持橫海節新罷伏波軍畫舸魚蝦侶清尊鹿豕群
壯懷空擊楫幽思但論文想見還家樂開心在水雲

其二

魯連思蹈海范蠡憶歸湖若問幽心愜居然往事符
胡姬能佐酒仙媛欲投珠莫向沅湘去應憐楚大夫

偶題

涉園非一事幽討日無虛疊石峯當戶分泉水到渠
兒嬉頻弄鵲客至一烹魚郫復雲霄想何曾問鶴書

水中美人影

紅顏江上女浩蕩寫容輝蹴浪沉湘媛凌波墜洛妃
游魚驚欲逝落鴈顧還飛安得珊瑚網重淵載爾歸

鏡中美人影

傍曉臨粧鏡隹人宛共陪神疑天女降仙訝月娥來
拂後開金屋呵時掩玉臺絲鸞如有意相愛亦徘徊

燈下美人影

蘭膏初散彩有美恰相隨暗覺歌唇動低知舞袖垂
釵從餘燼彈步逐短檠移長得流光照何嫌夕漏遲

月下美人影

美人當月夕步起向雕欄皓質隨輪滿豐肌逐暈殘
衣香花嫋嫋履跡佩珊珊恨殺嫦娥妒難留到曉看

春日陳敬甫攜酒南園同諸公宴集二首

雜遝延賓處桑麻負郭田池塘收宿雨爐里吐晴烟
竹裏敲茶鼎花間繫酒船最憐紅藥艷留賞赤欄邊

其二

爛熳花經眼參差酒入唇天原韋氏近地與石家鄰
樹靜吟黃鳥池閒躍素鱗藍輿兼草屩端不弃陶人

送徐惟得憲使再起河道二首

遠心悽澗谷寵命下綵綸此日防河使當年蹈海人
錫圭功不細投璧跡空陳會見平成後煌煌陟要津

其二

俗尚餘西楚提封表北徐惠文原舊轄執憲復新除
赤帝無苛法黃公有秘書此邦遺迹在應入採風餘

李本寧先生僑寓維揚詩以招之

樹幟期張楚移家類徙陶夢回潮信遠書致驛音遙
肯學萍同泛徒知桂可招莫言江路迥春水正容舠

其二

為切鳴原念因懷避地情離愁翻楚曲別思冷齊盟
璧去城堪償珠回浦自盈邦州千里月應共故園明

寄懷譚學甫明府時左官越幕

乍別盧龍北還浮畫鷁東名從遷客重才與謫仙同
標格風塵外樓臺卷畫中不知靈隱寺幾度聽松風

其二

自是神仙吏兼之汗漫游踏青湖上路浮白海邊樓
署冷惟留鶴官閒只伴鷗故人疑望處黃鳥正相求

戲為三字韻四首

歲月人空老烟霞性自耽才慙叉手八宦類折肱三
意懶雲歸岫心閒水注潭瓣香時禮佛無夢到朝參

其二

敘遝寧望九問黜已過三湖海窮偏得桑麻晚漸諳
翻羨從婢拙使酒任奴憨欲識衰榮理終當事老聃

其三

用世眞無術榮名詎可貪巨堪寧耐七不朽敢論三
客泛林間蟻人貽海上蚪食貧無上策多種洞庭柑

其四

未躡名山五聊開小徑三引泉通澗壑種樹雜梗楠
適足芒編屩科頭竹製簪此中宜飲酒一任髮毿毿

市隱園集卷之三終

市隱園集卷之三終

原缺第一葉

長日應如歲幽棲不記年蕩舟蓮浦雨煮茗竹房烟
解帶同琴掛抛書代枕眠葛巾堪漉酒時復一陶然

其二

椰長應千尺梧高定幾尋詩留青壁寫書向綠蕉臨
幻夢依園蝶閒情狎水禽市囂都不入瀟灑一披襟

秋日除園

爲得除園趣頻頻相土宜荷鋤無暇日抱甕罕閒時
剪韭充朝餉烹葵佐晚炊邵侯瓜自美多種亦何爲

望雨

但有雲滃鬱都無雨發生殷勤看礎潤彷彿聽鳩鳴
黑蜧何當出弘羊信可烹月行新入畢龍伯豈忘情

喜雨

聖主堯湯似災民旱潦同一朝沾帝澤萬戶荷神功
儉歲秔差足衰年秫不空無煩賢郡主移粟向河東

秋夜集柴如卿吉卿兩文學園亭舊是尊王父
太封公暨尊公武選讀書處

止水明於練浮橋宛若虹月臺松濯露烟樹柳含風
縱飲停宵鵲耽吟伴夜蟲不須留下榻來就菊花叢

其二

仙吏含香舊賢昆接武同軒窓今夜月堂搆古人風
竹共兒孫長花連跗蕚紅欲知貽慶遠喬木正菁葱

半竺園四首

椰陌逶連寺槐堂近接菴飯僧貧亦嗜醉客老猶躭
覓句揮銀管繙經貯石函林間扳話久逢著舊瞿曇

其二

懶性宜田野幽情寄薜蘿夏蟬分樹噪春鳥隔林歌
酒病驅非易詩逋積漸多自知門戶冷那用復張羅

其三

戶接青林近門臨紺宇幽谷宜時飲犢溪靜只眠鷗
剝棗宜深夏收橙及晚秋翻疑城市裏日有釣魚舟

其四

自得爲園趣彌增玩物情捲簾樓月近開戶塢風清
籬菊堪携酒池芹可治羮往來多莫逆相與話平生

行園

風日情偏美園亭槃自諳門前埀五椰林裏載雙柑
望遠依丹嶂臨深俯碧潭偶然逢舊友聊得片時談

冬日湖上卽事二首

乍歌荒陂騎還呼隔浦船澤喧群鶩集渚靜一鷗眠
水宿風初定宵征月故圓至今生理少大淩昔稽天

其二

永夜寒方集初暾煖乍生蟻浮村妓勸鵠泛榜人迎
漁火維舟晚樵風挂席輕所嗟昏墊甚無計慰孤嫠

陪郡侯應公諱汝稼别駕徐公諱應登閱南莊
嶺隄嶺舊有隄洪水衝决以致泛溢西南一路
無歲不災侯請於上議加修築一勞永逸眞百
世之利也時從行者爲高明府繼明沈侍御正

隆泊不佞伊詩以紀事四首

投鞭堪斷海積羽亦填河志决應無撓功成自不磨
萬家思保障百世想謳歌只尺看棠樹懸知蔽芾多

其二

日皎湖光白霜高木葉丹偶從軒盖客來集鷺鷗灘
定識成功易那辭始事難壺漿誰氏子高宴不知寒

其三

漢上五驄馬湖邊一舸船職原膺守土念每切防川

慰告千艘集歡呼百堵堅狂瀾從此障端合庇蘇天

其四

臨州方拯溺佐郡亦哀矜未可乘輿濟惟將版築營
功同標底柱力並倚長城小大從公邁瘡痍夾道迎

世耕莊偶題

歲殘方壠戶農隙始於茅乍喜新醪熟兼無俗客嘲
鑿池魚可釣躡嶺笋堪烹物候宜行樂那能學繫匏

冬夜家宴

溢笋曾北郭歸隱但東墻卷軸成書癖壺觴助酒狂
聞雞心已息躍馬意都忘且共妻孥樂陶陶夜未央

其二

味已甘藜藿心仍念酒漿妻貧能舉案兒弱解持觴
湯訐衰方至從教樂不荒云何鍾漏盡白首逐駕行

其三

文史三冬暇星河五夜餘漫愁紅燭短恒畏綠尊虛
福豈邀仙籍榮曾忝帝廬江湖今潦倒不醉欲何如

其四

婚嫁非無事尊罍恰有情歡能浮一石貴不羨三旌
漏永霜沉角星殘月在楹肯愁家醞竭只待曙雞鳴

送漢陽劉學諭入蜀

瀟湘持鐸後灧澦挂帆初陣列江頭石兵藏峽裏書
梓橦栽後圃桃李植前除舊日淵雲輩論詩定起予

其二

片帆歸漢浦匹馬向江城鳥道千山路猿聲幾日程
荒池楊子宅遺像武侯營會變蠶叢俗衣冠似鎬京

壬子元日

老大眞無補衰頹轉自嗤又翻新歲曆仍把隔年巵
賀歲慙腰帶看春怯鬢絲幸逢隣叟過扶醉一開顔

其二

歸田三十載縱飲百千場歲月新蓬鬢烟霞舊草堂
舉觴椒乍泛開徑蕙初香尚記朝元日鳴珂入建章

集梅氏伯仲作

谷口逃名久桃源避世深偶然維短棹颯爾見長林
禮樂原先業墳篪並好音醉攀江樹綠春望正堪吟

同高敬伯王君弼竺園野集

朋儕人漸老景物歲初新谷鳥方調舌池魚乍躍鱗

尋林穿谷篠逕石坐嶙峋爲有青帘近頻賒甕底春

鄧汝爲郡守解高唐綬致政還里詩以志羨

我已懸車久君今解組新光陰誠過客仕宦幾歸人
籠盤羈凡羽江湖躍巨鱗只愁清白吏長負酒家緡

題定濤上人卷

此中無罣礙是處可行遊止水看原住孤雲去不留
路遥憑錫引川逈倩杯浮何日還高座皈依集勝流

寄懷大宗伯陳肅菴翁座師

蚤歲典絲綸丁年陟要津共推黃閣老竟作碧山人

風月胸弘景烟霞鄭子真蒼生皆仰德蚤晚駕蒲輪

其二

佐命登卿席横經造帝帷一朝辭寵渥四海繫安危
桃李門墻遠藤蘿歲月私直看天北斗彷彿見光儀

題張隱君壁

遺榮惟短褐寄傲獨精廬避客踈農譜教僮肄隷書
狎鷗塵事少抱犢俗情踈爲有絃琴樂簞瓢每晏如

訪胡國獻塋周 有引

不過國獻宅者十五年矣偶偕童孟玉劉太乙丙文學扁舟造訪雨中留三日而返其次君文學燦余子壻也父子肅客行酒丙夜忘倦昔稱陳雷之好與潘楊之睦盖兼之矣因憶往昔游國獻時國獻方少壯雅負大志同袍諸貴介鮮衣怒馬時窺少年之場今故交零落殆盡國獻髮皤白矣而余亦迫衰俯仰今昔復用慨歎因留贈

荏苒頭俱白過從眼倍青地經茅店雨人聚草堂星
慷慨今還昔流連醉復醒宿酲渾未解一瀨夕鷗汀

其二

榆柳三春色風烟兩日程旋移花下榻重洗竹間觥
蝶板輕呈態鶯簧巧度聲故人惟爾我那肯負交情

讀關外侯捫膝吟

鄉里論同調於君見苦心美才沾比玉佳句擲如金
已豎詞人幟還參作者林從今探妙曲端合慰跫音

送關外侯還里

作客逢深夏還家及蚤秋匣中三尺劍江上一孤舟
惜別看玄塵憐才感敝裘青雲當自致明月莫輕投

過童外方文學別業

湖水如油碧村烟似墨濃徑隨紅藥轉門任綠苔封
竹色經年秀槐陰過午重秋花仍着意開到木芙蓉

其二

巷帶青城轉門迎碧澗開息洲連釣石鷗渚接琴臺
遠艇尋花入輕輿看竹來何須金谷麗方覆掌中杯

贈蕭三和甫爲孝廉君甫仲兄

族姓青楊遠庭階王樹齊琴書存素業水竹愜幽居
戲藻未鱗躍穿花繡羽啼有時還買醉歌曲度前溪

五言排律

座師陳肅翁晋秩禮卿呈贈

光嶽鍾靈秀胸懷蘊瑰奇授書尼丈壁挾策董生帷
閬閬騎千里科名桂一枝無瑕瑚璉質有美鳳鸞姿
蚤踐清華地先承特達知詞林誇斂捷講幄羨委蛇
掌握絲綸重優崇錫予私經頻翻虎觀宴每集龍池
扈蹕甘泉賦浮觴曲水詩貴乘天廐馬榮曳御園絲
桃李皆朝彥甄陶信國師詔從三殿下官向六曹移
北斗天喉舌南宮世羽儀自天敦五典佐帝代三推
洒落文章伯從容禮樂司荷囊趁紫禁曳履下彤墀
會見持衡近誰云拜袞遲和調商鼎在端合致雍熙

甫栢臺爲李本寧太史賦

甫嶺何年栢龍門奕業留去天曾幾尺爲歲已千秋
蔭省全身近花磚息影幽客陰團翠盖清籟響鳴球
鐵幹青於染銅皮滑若流麝眠清晝裏鸞集最高頭
澤共南山遠烟連北渚浮後凋存晚節勿剪詠前脩
呵護神明在栽培正直俾不忘風木思還作棟梁求

雙珠晚耀爲王學博賦

江漢開靈跡河汾列大儒衹言懷片玉復道抱雙珠
赤水初含媚丹泉晚吐腴隋侯驚共握漢女約同輸
照耀輕千里提携重五都貴寧魚目混珍自蚌胎殊
抵鵲空相比投人定不孤有時離篋笥光價倍當途

贈尹惺麓司理

西蜀推冠冕南荊羨羽儀錦江鍾秀骨劍閣挺雄姿
灑翰濤驚峽揚葩墨染池徘徊趍上國瀟洒奮中逵
濯濯泰庭璧煌煌漢殿芝絲毫題柱後新刃發硎時
驛道花迎綏江城柳韡帷園陵豐邑舊湯沐沛宮私

慷慨持三尺殷勤念四知懸魚時自矢鳴鶴每相隨
解網流湯澤停車滲禹慈片言蘇欝結隻字起瘡痍
信以民爲子寧將吏作師庭中無滯牘臺畔有新詩
楚服裁蘭葉巴詞製竹枝授書原尹喜作賦復陳思
雪豈千人和星方一路垂禮能先白屋聲已薦彤墀
顧我慙遲暮逢君祝鼎彝神交遺牝牡氣合感雄雌
可歎馮唐老其如宋玉悲願將山水操含意託鍾期

壽李和載年伯舊爲西鄉令以子叅知貴進封

仙李煌煌族龍門赫赫聲珪璋瓏楚璧銅墨寄秦城

霄漢皃初奮閭閻犬不驚政書三異美人頌四知清
偶爾思抛印飄然憶濯纓罷官黄菊里結社白蓮盟
獻壽浮春蟻當筵度曉鶯懸燈珠錯落剪勝縠分明
杜曲花饒笑章臺柳向榮歌喉隨夜永舞袖逐風輕
不盡騷人賞寧忘烈士情錦堂森桂玉華屋待弓旌
豈學東家叟徒徵綸綍名

壽蕭湛泉明府

碧梛先生宅青楊處士家丹丘閒歲月赤縣領烟霞
昔肄諸生業曾觀上國華才名吳季札經學漢侯芭

默識周三篋多聞富五車千秋亭上草一夜筆端花
通籍承明迥之官蔓澤賖清心映氷雪直道類蓬麻
未厭青氊薄還將墨綬誇兩河曾捧檄三輔更開衙
誓比鸞將鳳羞稱虺與蛇蒲鞭歌簡易棠樹羨交加
安集民無擾催科吏少譁春田饒黍稷秋水憶蒹葭
化鳥辭天闕吹簫度月查倘徉隨鹿豕浩蕩侶魚蝦
幽思躭棋局浮名著釣艖向人傾綠醑與客鍊丹砂
獻壽桃初核開尊菊已芽橘黄甘似蜜棗碧大如瓜
楚服裁丹縠萊衣剪絳紗盤行初鱠鯉燭散後棲鴉

進酒湛而樂陳詩麗且葩綺筵翔鸛鶴玄圃集麏麚
谷口招非遠濠梁望豈遐書能傳李耳卜欲起姜牙
會見皤溪叟翻然奮水涯

棧道感懷用大司馬張崌崍韻

雨露虛湛渥雲霄分解携幾年投草澤一日別花蹊
楚甸狂歌鳳函關曉聽雞携家臨碧嶠入棧陟丹梯
慘淡空巖寂紛拏怒石擠五丁窺欲怖七聖度應迷
信宿依荒館扶持仗小奚橙林全帶雪芒屩半侵泥
版屋宵防虎沙田晝走麞新愁嗟道路舊業誤鋤犁

旅夢驚頭白塵容覺面黧陰霾山鬼嘯落月夜猿啼
洞壑幽難數烟嵐氣轉凄迢遥持漢節踈薄負周黎
背日彤幡迥穿雲皂盖低千峯懸岋嵲一徑引招提
世事安蛇足生涯信馬蹄部華虛自擲直道竟誰蹊
客緒榮難定鄉書遠莫題窮途眞類阮俗駕總慚嵇
早夏松篁蔭芳春桃李齊歸偕漁父侶隱共鹿門妻
樗櫟終無補鷦鷯合有棲距同萍與梗飄泊任東西

壽王汝賢都護

文武周推尹衣冠晉數王承家儒術大報國主恩長

前後三持節從容一舉觴樓船迴嶺海兵仗歷沅湘
統制今蠻府提封古夜郎楚邦資保障蜀徼借隄防
驛騎千金市芙蓉八寶裝旌旗開永晝刁斗肅清霜
用鉞軍威壯投醪士氣强屬城無蠢動幕府有鷹揚
勝日開油幕新秋泛酒航飲當明月夜吟向白雲鄉
笛裏吹楊柳簫邊下鳳凰盤飧青玉案賓從紫遊韁
似棘心頻赤猶饕髩未蒼蹔標銅作柱終紀帛爲常
鐵嶺追驕虜金城討叛羗書從黃石授仙共赤松翔
肘後懸金印腰間佩玉璜豈同紱掖輩空老蠧魚傍

送沈上卿之内江令

起官爲蜀吏將毋卽川程岸轉山猿嘯波迴浦樹迎
巴童瞻露冕蠻女拜行旌雪壓三峩秀星垂一路明
大家榮逐子上理貴安氓經想文翁授琴將單父鳴
錦江心比瑩玉壘骨同清樓閣諳秦代風雲護漢營
朝廷方用武羗僰正論兵會表循良與兼留保障名
懸知政成後邦國待持衡

送陳章閣叅知捧表入　賀

禹甸徵群牧虞階集九賓祥烟騰鳳觜瑞日耀龍鱗

嶽降生名世河清出聖人驅車當桂闕秉笏覲楓宸
江漢朝宗久岡陵作頌新堯齡重起甲夏朔遠頒寅
殿裏朱衣近闕前紫氣眞玉桃王母宴清蹕列仙塵
帝祉標南極天樞拱北辰苑花千載色宫柳萬年春
樂奏歌鐘動觴行法酒陳寵需方岳重恩荷屬車頻
六合皆含潤群黎盡飲淳層將姬籙上風與舜絃隣
亦有華封祝多慙在隱淪

賦得夾紗燈

本自吳機織翻將蜀錦隣巧心傳畫史艷質感遊人

匹練浮空近流黄入夜新群仙邀綵鳳百子集祥麟
蜃市何曾別鰲山總未眞光應添火樹色欲鬭冰輪
虛白堂成玉殿紅燭傍銀水晶簾湧設雲母障空陳
拂拭當佳夕歡娛集衆賓豈同紈扇苦寂寞掩空塵

贈陳章閣觀察始壽

磊落千夫秀飛揚一代英才能撑半壁價可敵連城
射策遥通籍登壇舊主盟鳴鞭過帝里泚筆賦神京
襆被郎官重含香省署榮議曹資畫諾計相付權衡
權奉西江使儲爲北塞行蕭何原主餉王粲亦從征
聚米諳山谷贏糧待戰爭師徒恒宿飽士馬每縱横
明主旌功伐強胡識姓名一麾辭桔据三命列寅清
禮樂夔龍秩文章董賈聲朱旗過嶺嶠絳帳領儒生
郎郎懸高鏡翩翩薦美珩雷池珠盡剖炎海錯俱呈
暫息還甌越重來鎮楚荆官從徵省拜人向栢臺迎
雪豈巴渝和星仍郢甸明大蒐雲夢賦屢省漢陰耕
斗氣籠雙劍霜威厲五兵桑麻年自稔豺虎夜無驚
疎散容詞客慨弘狎酒讌遠心山水調幽意薜蘿情
願得隨鞭弭何當報玖瓊紫芝常曄曄黄菊尚盈盈
屬吏趨油幕佳兒戲綵棚祥烏栖後院瑞鶴舞前楹
媿乏千秋筆欣陪百歲觥他年緱嶺上倘許聽吹笙

集玉蘭花下作

爲愛春花好居然冠衆芳幽蘭紉作袂温玉琢爲裳
皎皎迎朝旭亭亭媚夕陽當門無剪伐照夜有輝光
皓白原呈象繁華豈鬭粧夢魂梁苑雪臭味栢臺霜
之席如攀璧攀條似佩璫何須桃李夜方可縱飛觴

王少府君寵年丈七十

可羨烏衣族縣來玉局仙青箱傳世業綵筆擅當年
博雅卑劉向淹通陋鄭玄古文諳石鼓高調撫朱絃
委巷頻過轍高門屢駐駢絳帷延弟子赤幟領豪賢
遂發千鈞弩能傾萬斛泉驊騮趨遠道鷹隼奮遥天
邦喜收和璧人誇着祖鞭青袍方矯矯墨綬乃翩翩
花縣聲逾起桐鄉譽更專飲冰心自苦游刃目無全
績以三年著碑將衆口傳龍章頒藻績鳳翮翥蹁躚
劒合輸雷煥刀仍贈吕虔阮公聊玩世平子遂歸田
北郭園林美東墻水竹妍因高除作墅就下瀉爲淵
酒把籬邊菊花移嶽嶺蓮夜棋驚宿鳥朝曲應鳴蟬

五栁金堤匝雙梧玉井聯甬扶林裏展晴蕩屋邊船
洒落探奇賞蕭疎結勝緣狎鷗時泛泛夢蝶毎娟娟
錬烝師玄牝齋心禮竺乾避喧心久寂休粒骨逾孱
漢闕皃初去遼城鶴乍還鼓鍾喧四座簪履列初筵
令子斑衣燦文孫綵袖鮮瑞呈三秀禾香吐百和烟
絲引犀觥滿紅添獸炭燃錦屏連燭艷仙掌接弧懸
國典尊蓍蔡鄉評擬偓佺不騫安比嶽方至盛如川
渭水丹書就函關紫氣纏桂山君膚傲芝嶺我周旋
園綺懸方駕巢繇媲比肩澗松聊共息巖薜毎同牽

朋好星頻聚過從日毎連相期瑶海上赤手弄潺湲

壽張公可秀才

大雅談何易風流信在茲學窺三篋富文揜七襄奇
仲合周王佐良眞漢帝師名高翻盭俗才大毎遵時
倜儻諸生籍頻繁國士知楚材兼杞梓荊璞少磷緇
羔雁人皆贄璵珵客遍貽競抄平子賦爭打孝娥碑
邦論章縫重鄉評月旦推波同黄叔度塵絕庾元規
琬琰空陳席蛟龍久在池正逢爲壽日應値出潛期
玉筯調松粉氷盤折藕絲酒依金谷數花艷石榴枝

續命寧須縷娛顔豈待芝童歌初宛轉賓戲各委蛇
鷹隼秋方擊驊騮晚欲馳會同圜綺輩遊羽在彤墀

寄丁元甫給舍

丁仙原化鶴葉令蚤飛鳧帝以神君寵人將喆匠呼
吏才工製錦藻思擅操觚善政歌田麥清班近掖梧
讜言留萘闥直諫伏青蒲衆口金能鑠全身玉不汙
一麾官更左再命眷仍逾太上思弘畧諸公媿豎儒
廣庭叅廟筭大海領軍符主辱臣當死時危道轉孤
豈其忘執事何以謝當途抗表肝腸裂談兵膽氣粗

壯懷同請劍雅意在捐軀仗馬鳴還斥韝鷹擊豈徒
寧憂投鼠誤甘與畫蛇俱國是行當定人情斷不誣
歸湖終霸越盻野自強吳詎惜唐公老堪知甯子愚
江山聊繾綣花鳥暫踟躕獨有貧交念相思淚欲枯

贈邵徵君

青門原世業秘閣自家聲傲骨殊凡態剛腸異俗情
居人嚴郭解過客禮侯嬴自得壺中趣還逃物外名
結廬荷雨潤掃徑竹風清雅意躭圖史高標寄墨卿
形容同野鶴歌曲雜林鶯緣酹爭爲壽丹霞遠結盟

偕荊布老春入綵衣明落落稽中散翩翩阮步兵
同咸餘道氣好共覓長生

壽尹春寰中丞

周室曾生甫清朝復見公羽毛千仞峻局幹九流通
閥閱推江右簪裾接漢東少標名士目夙抱老成風
楚璞生成質吳鈎淬勵功一鳴過上苑聯捷薦南宮
作宰桐鄉並分符渤海同屢遷官益起獨坐職逾崇
彈壓齊疆重澄清越徼雄雅懷調芍藥壯志倚崆峒
旆轉連峯赭舟横截海紅轅門懸畫戟御府錫彤弓

偶爾懷松徑居然隱桂叢釣池魴共鯉樹木梓兼桐
重以池亭麗兼之翰墨工題詩青靄外載酒白雲中
蝶夢符園叟鷗盟結海翁入林穿窅窱登閣瞰穹窿
鶴氅拖衣豸籃輿抵畫熊巢垂庭畔橘蔬摘澗邊菘
壽斝寒初減春杯煖乍融金花光燦爛玉樹色菁葱
子姓歌皆雪兒孫氣並虹朱衣明綉幌綵筆贊高松
黃髮初稱老紅顏轉勝童東山人望久北闕主恩隆
會見蒲輪至空勞念渚鴻

壽錢養純郡侯

五馬來荊甸雙旌歷楚丘夢刀方領郡剖竹乍臨州
漢吏循良重虞官牧伯優美材驚越箭利器別吳鈎
重發千鈞弩兼容萬斛舟四知清自矢百務廢俱脩
政以優游布恩將愷悌流綠林無吠犬青壠有耕牛
訓俗齊方變安民魯已鳩射堂閒白羽講幕簇青油
父老歌廉叔兒童識細侯蘇天高可庇趙日遠堪侔
帝寵寬和理人思保障謀允宜綏福祉況復富春秋
翠釜魚初膾瑆林笋蚤抽舞衣輝藻綬退食擁文裘
瑞應同雲合祥徵紫氣浮宴游開虎帳徵詔出龍樓

宦籍通三殿仙經閱十洲野人何以祝栩管代吟謳

贈唐完素明府

洵美神明宰居然特達賢骨清膚比玉體直道如弦
濯錦文章麗題橋姓字先銘鐫高閣上墨染舊池邊
檄草凌前輩宫花媚少年驥辭燕市塊鵠泛楚江船
郎宿星輝夜官銜月湛泉鳴琴操滌水養鶴放青田
比日冬兼夏披雲吏亦仙綠林無夜警黃犢罕朝眠
不憚持三尺猶嫌受一錢教推搖木鐸威但設蒲鞭
花事眞繁矣瓜期已及焉政標良吏異名列御屏鮮

已見珠輝筬終看劍躍淵聖朝期補衮天闕待司銓
龍渥絲綸美清通藻鏡懸股肱叅紫幄羽翼護彤旃
不似河陽縣花空萬樹妍
今上誕日爲郡侯　孫公初度之辰賦贈
命世生人傑登朝信國楨詞鋒搖泰岱　海泛蓬瀛
聖學師言偃儒宗得顧榮東南千載色珪璧一時聲
襆被趨郎署抽毫賦帝京五言才擺脫八詠思縱橫
倜儻無先輩鏗鏘有大名何人侔趙璧此物抵秦城
粉署含香久朱轓請郡行江湖開氣象民吏望澄清

五馬騶人導雙幢稚子迎惠風揺素籟靈雨濯枯莖
肅穆園陵重寬和邑里平幕驅秦法吏門集魯諸生
貧每憐原憲狂能恕禰衡陽和春蚤布福曜夜逾明
尸祝群黎願謳吟百室情龍章初照耀虎竹倍峥嵘
嶽秀鍾申甫星精叶昴庚佛應同見在仙合領雙成
漢水爲醽醁江田足稻秔況逢周曆永應與舜年并
北海尊常滿南山壽不傾三呼心較切九轉骨常輕
游女爭捐珮詞流競報瓊桂香庭結實蓮艷浦含英
月共蟾蜍滿天連蝃蝀晴棗留方士贈松訂大夫盟

湛露盈珠斗凉飈度兕觥盤旋看舞鶴彷彿聽遷鶯
舊渥金頻賜新銜玉蚤鳴星辰移赤舄槐棘引朱紘
巨室材原大黃鍾量自宏潁川聲不損渤海伐猶旌
會列三台貴長將八柱擎

世耕莊宴客

懶性宜田野幽居恰隱淪忽過門外屨方着壁間巾
雨後籬花潤風前柳愕新剪蔬成造次對酒失逡巡
話自桑麻好詩偏俚俗眞兒童諳勸客魚鳥解親人
醉熟千場過歡多百戲陳柴門相送處月色正如銀

曉行

霞起標青漢星殘墮碧濤鳴雞啼喔喔嘶馬去駸駸
遊客覊秦望征人感越吟草深亭畔路梅斷隴頭音
裘敝貂難續書遥鴈易沉高樓有思婦悽惻搗霜砧

造竹亭晚憩

一鑑俯方塘虛亭背夕陽調調鳴衆籟寂寂撫孤芳
樹瞑玄蟬咽池幽白鳥翔袂沾荷氣潤扇引竹風凉
寐爇憑髹几醒消賴蔟漿月纔飛玉鏡露蚤濕銀牀
息念諳緣盡澄思百慮忘可知塵市裏容易到羲皇

同高敬伯明府蕭君甫孝廉王昂生文學泛舟
澤國三年澇陂塘六月秋好懷聊載酒快事一移舟過雨荷珠容牽風荇帶柔白鷺鷗遠近赤訝鯉沉浮不作沅湘去叨陪李郭遊杯同浮曲水纓共濯清流善謔無猜忌清言足獻酬漁歌存楚調伶曲度吳謳擊楫心空壯回船興未休更留餘瀝在拚醉水西頭

秋日同李少省滕師孔兩文學泛舟
負郭田禾熟臨江朧樹幽呼童携桂醑喚客上蘭舟作喜朝曦朗俄驚宿霧收參差飛水鳥浩蕩點沙鷗白覺蘆洲曉紅知蓼岸秋溪翁晴掛網稚子午垂鈎伶曲兼漁唱蓮歌雜棹謳平明過鴈浦昏黑渡龍湫槳歇隨風引杯空載月遊興因回艇盡才合濟川侔若使浮槎去還應傍斗牛

初理書舍
未厭丹鉛業仍營水竹居貧能收萬卷癖不廢三餘藝圃開堪獵文瀾近可漁露添朝硯潤月助夜窓虛點筆刪儒部焚香寫道書秘非藏室守富或酉山儲與義寧芻狗前身倘蠹魚窺園無暇晷庭草不曾除

草閣
山居原閒寂草閣轉深沉僻任經旬臥閑堪盡日吟時花晴舞蝶朝樹晝鳴禽徑草心難拔堦苔跡易侵幽攀青桂色濃憩綠蕉陰湯滌烹茶鼎頻澆汙酒襟僮閒俱抱甕客至但携琴藥菓資扶老蟲魚取會心應知城市裡原自有山林

贈謝子侯玄石
閥閱橋兼梓箕裘桂與蘭青標霞共舉美質玉同看學自三餘積書從八法刊禮賢懷恣賤結客勝馮驩慣闖求羊徑慵窺鷗鴨欄惜統寧製衿愛簪每裁冠物論推黃憲門風述謝安共攀雲裏鶴爭羡月中鸞可但標鋒頴終當薦羽翰千金輸駿裏片玉貢琅玕雅信承家易誰云報國難文心工入彀武略壯登壇奇服人爭覩榮名衆所歎何如渭川叟垂白始投竿

赤隱園集　卷之四　五言排律

同萬毓卿叚在茲兩文學泊國齊國燕諸弟侄半竺園踏青
景物春初麗巖扉日乍遲朋儕俱矯矯兄弟並怡怡選勝依林麓尋幽就水湄桃舒紅吐錦柳嚲綠垂絲

谷鳥吟歌曲池蛙奏鼓吹藥䠓衣任減竹絹帽從欹
賭勝採棋局追歡抱酒巵網魚肥可鱠擣黍細堪炊
躡屐登松塢扶筇度槿籬形骸忘爾我情好協塤篪
何必隨山簡頹然倒接䍦

上巳同友人泛舟日暮登雲雉樓作

上巳春將暮中林興並遒暫攜曾點瑟同上李膺舟
禊向清流祓杯從曲水浮王孫連騎過神女弄珠遊
句倣蘭亭集詩同洛浦投絲搖千竹塢紅綻百花洲
乍覩波心劍還登水上樓捲簾微雨過倚檻颭烟收
蝶板停歌扇鶯簧佐酒籌城南歸去路新月乍如鈎

初夏同友人集瑞虹橋

繞砌紅初瘦沿隄綠正肥塢風飄夕吹窓目梟斜暉
野客諳槐徑溪童啓竹扉倚欄欹布帽入坐解絺衣
賭勝敲棋局臨流踞釣磯籍苔斑㲲褥搴薜翠成圍
市酒堪謀醉池芹足療饑杯殘城角暗燭跋寺鍾微
不辨林間路裾襜伴鶴歸

奇字齋爲壻陳孟章賦

累葉躭奇字韶年啓後賢草堂閒且適竹樹靜而娟
烏篆羲文上蟲書禹鼎前素紈時點綴斑管日周旋
舊跡裴潢古新函積貯駢臣斯如靚面史籀若隨肩
法豈鑽研易功應結搆堅有時翻墨瀋香濺小池蓮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五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熈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七言古

古意戲簡陸敬承太史

君不見漢主離宮三十六阿嬌寵貯黃金屋一朝引見李夫人棄擲長門歎幽獨又不見班家婕妤舊不賤承恩曾拜朝陽殿一從飛燕冠椒房秋風冷落悲團扇妾本長安好兒女十五乘鸞嫁蕭史手把明璫吹玉簫朝作行雲暮行雨陽臺暮暮復朝朝椰枝含媚花含嬌寶[illegible]粧殘白日晚羅襦舞罷春風銷寶髻羅襦自一時曲房繡幕何曾離自將調笑矜顏色那知寵盛恩還移紅顏薄命古所嘆賤妾空房淚如霰君情淡薄似秋雲妾身飄墜同花片流蘇帳冷瑇生

塵請君拂拭呼新人流落亦知同覆水等閑那敢怨前薪

薊門行送莫廷翰之薊鎮兼呈張肖甫司馬

薊門九月胡霜作甲士鐵衣冷難着薊門秋高胡馬肥將軍夜突陰山圍陰山一路古燕代高臺寂寞今何在樂毅空栽太子書當年駿骨今成虛君騎白馬欲何之乘乾古渡行人悲黃塵慘淡日無色道傍戰骨看纍纍檀州司馬材且武區區衛霍那足數喑啞叱咤皆文章百萬貔貅坐降虜攙搶掃盡旄頭落凱旋夜奏軍中樂就中書記孰翩翩君才定冠青油幕男兒上書不得意長纓且繫單于臂贈君彩筆大如椽試為司馬銘燕然

金甲歌為王高兩都護賦

娑羅館前月初白王生為主高生客醉把明光鏁甲看四坐觀者皆辟易蜜如繁星麗高天燦如陸地生金蓮火雲一片垂不滅明霞萬點綴相連三軍組練本衛身虎豹有華龍有鱗將軍虎子與龍種雙橫意氣凌高旻從來壯士皆勗勳戎衣往往趨戎行但使

千戈無擾攘豈令褭馬徒輝光太平有道百不憂爾
曹無事俱優游玉麟但貰壚頭酒鐵馬空嘶塞外秋
君不見祖公椎陶公甓戮力神州康晉室丈夫處世
勿蹉跎坐令甲胄生蟣蝨花前拂拭錦模糊月下摩
挲光皎潔請君披服從此辭要使疆圉盡寧謐

任公賣藥歌贈任山父

任生本是文章伯作吏還家頭未白釣鰲海上三神
山絕頂烟霞逢羽客上池盃水心清涼房中刖後俱
荒唐金針巧運鑪錘手玉屑勻調沆瀣漿去年移家

棲剡曲今歲維舟來楚服江頭洗藥岸花香閣上題
詩洲草綠雖然賣藥不論錢等閑却病仍延年龍中
舊蓄三年艾筆底猶工七發篇青囊絲筆同輝光紅
顏白晳何昂藏到處高門迎扁鵲偶來近市識韓康
韓公避名兼避地范蠡遺榮亦遺世扁舟湖海閑風
波匹馬風塵開瘴癘任生任生真國醫即今海內多
瘡痍如君藥石世所少胡不掉舌稱帝師功成辟穀
應有待白雲丹竈心長在我亦前身費長房願逐壺
公駐光彩

牧牛歌為王汝賢鄰護賦

將軍金印大如斗棄置衡門甘白首那用殊威震北
邊但將餘力緣南畝長劍倚天幾千尺市牛買犢應
不惜牛耳時牽洗上流牛角時敲歌白石七月長濤
翻澤國地軸疑傾天柱側誰謂無牛九十犉求牧與
芻渾不得四野蕭條奈若何向來圉牧今風波通蜀
已知成偃蹇千秦空復怨嗟跎抛犁解軶城南畏日
暮垂鞭盡下來草根木葉聊生活桃林牧野空徘徊
大牛昂首小牛息感君飼畜未盡力還堪賈勇報君
恩為君一戰收即墨將軍將軍勿徒戀家食

老將行為高都護賦

十八學彎弓十九學擊劍二十游長安天子親召見
人生知遇合有時咫尺青雲滿深殿中使傳宣勅賜
金大官飽嚼傳分膳至尊恩重報難圖牀頭匕首空
嗚嗚男兒七尺死不惜要令四海行天誅匈奴昨夜
寇蕭關羽書飛過祈連山平明躍馬鳴鞭去不掃胡
塵誓不還凱旋賜第功臣里甲帳連雲熠金紫璽書
超拜冠軍侯車如游龍馬流水從來富貴百不忌那

期寵盛恩還易一朝首虜不相當低頭對簿趨文吏
須知時平不好武可憐往事空茅土勢去空劃北海
蛟身間且射南山虎丈人膂力渾堪羨手挽雕弓腰
帶箭晚歲終妝銅柱功末路猶勝鉅鹿戰君不見天
開上駟老服廂病垂兩耳烏啄瘡請君拂拭爲君用
還能萬里騰扶桑

巫山

巫山十二高插天上有綽約窈窕之飛仙翠翹金釧
雜玉環瓊樓絳闕拖青烟含情忽憶湘水邊暫驅雲

雨來人間龍笙鳳管吹喧闐錦衾繡褥樂嬋娟天雞
奏曉晨星殘與君安得長周旋還君瑶枕跨紫鸞天
風珮玉聲珊珊彩雲一去不復還我來吊古空茫然
飛花滿地苔痕斑青山盡日聞啼猿

壽危徵君

君不見海鶴南飛幾千里朝向扶桑暮弱水又不見
海上桃花千樹燃開花結實三千年危郎矯矯丞相
後曾將彩筆趨文囿一從長嘯臥烟霞枯棋濁酒間
清畫只今六十神逾健紫芝青桂心相戀碧漢遙同
海鶴姿清尊滿映桃花面青鳥銜書下九天瓊樓丹
閣會羣仙就中我亦東方朔三度相逢不記年

題畫贈傅元介將軍

長夏門前一老翁行年六十顏如童生平慷慨託肝
膽等閒意氣輕王公少年裘馬事游冶猿臂能彎五
石弓射鵰中鵠不輕發手提長劍撐崆峒前戶旌旗
擊鳴鼓後門花月喧歌鍾絕纓會裏氍毹紫市酒壚
頭琥珀紅揭來訪道悟空虛大袖方袍碧玉裾留侯
辟穀心常遠弘景休官意有餘龍歸茅嶺時通信鶴

去緱山每寄書風月清言許玄度丘壑紅顏謝幼輿
丹青貌君眞不俗豐草長林坐幽獨矗矗古木抱秋
山片片流泉響春谷浪說麒麟有畫圖可知麋鹿無
拘束拋將金印煉丹砂擲去銀床餌芝朮仙子翱翔
白玉官阿嬌偃蹇黃金屋當時楊葉幾廻穿此日桃
花三度熟

寄王伯楨太僕

長安走馬何翩翩與君共作蓬壺仙玉宇金門同出
入彤墀丹陛還周旋羨君騎馬向中臺皂囊白簡多

風裁言事屢遭丞相怒上書或被乘輿猜繡衣驄馬
按都亭五矦七貴門常扃回思慷慨埋輪日不忝昂
藏執法星二十年來官不起歷落嵚嶔胡爾爾但使
清朝海不波那知久宦車生耳昨日聞君入舊京躑
躅容臺復冋卿朝廷豈惜中丞節天下爭傳御史名
飛鴻迢遞下江干憶爾長歌道路難江上秋風蚤涼
泠願言珍重好加餐

送許尉還新安

君不見江干六月愁炎暑小吏逢迎色如土道傍磬
折眞何爲五斗給人徒自苦先生本出平津系五矦
七貴同聲勢自從佐幕有餘閒坐嘯行吟無一事忽
聞江上戒歸舟掛冠解組思優游父老情深寧忍別
扳車臥轍爭相留先生不語但默默起看車馬有行
色白嶽黃山好息機微名已信同雞肋

題畫梅贈徐叟

君不見六橋涼月夜初白清光倒浸孤山宅又不見
隴雪高飛暗戍樓羌管無聲水咽流江南漠北遠相
看惟有梅花耐歲寒躑躅幾枝臨水岸葳蕤數點發

江干積霰凝霜合有期游蜂戲蝶未應知高士山中
餐玉粒美人林下鬭冰肌昨日江頭殿歲華今朝堂
上擁春紗瑤琴細綴紛紛蕋鐵笛輕吹片片花一片
花開酒一盃錦屏銀燭江之隈可知臭味還相似仙
客吳門舊姓梅

夢偕周元孚龍君御游東越諸名勝目所不經
神乃獨往豈與湖山訂良會耶詩以記之

越國山川渺何處東南半壁相撐住金簡深藏帝子
書石梁倒跨仙人路仙路飄飖阻且長欲往從之心
傍徨眼前二子復何在分明挾我凌青蒼卅巖翠壁
幾千丈虬松鳳篠森相向倏忽疑乘剡水舟須臾似
策盧敖杖劉阮當年亦此游羽幢芝蓋北山頭乘鸞
跨鳳不長好水流花謝空悠悠物換星移不記年我
今彷彿叩靈仙洞口騎鯨烟漠漠湖頭駕鶴月娟娟
箇裏逢迎事亦眞片時寬夢覺相親定携禽向他年
去料得湖山識故人

大堤曲

楊花飛盡棗花白襄陽城傍冶遊客靑袍白馬紫游

轀一拍銅鞮日將夕日將夕矣可奈何當年樂事俱陳跡物換星移改歲時陵遷谷變非疇昔羊祜祠堂怨落蕭蕭統樓臺悲暮雲楚宮荊棘廢麗穴漢水波濤雁鶩羣臥龍岡頭龍不起呼鷹臺上鷹空闊蕭條穀伯城邊壘寂寞鬍公水上軍休沉淵底碑休抱山中壁鹿門田巳荒漢浦珠還擲無客賦雄風何人禮黃石庚信巳無家羅含空有宅孟亭草色過秋衰王井苔痕經歲碧富貴豪華總如此文采風流倍堪惜我來吊古大堤傷感歎萬事增悲傷不如酤買宜城酒快騎唐公兩驌驦㕦擁如花之嬌女爛醉山簡之池塘倒著接䍦袖䄄襠兒童拍掌笑踈任酩酊回頭問葛彊百年三萬六千塲飲者之名誰短長

贈曹頡南畫史

曹生都雅多丰姿雞羣有鶴草有芝當年矯健富文史何時硇礴稱畫師文心畫手技相通其如俗眼多雷同羡君畫意不畫像居然人巧侔天工去年閱君瀛海圖使我擊節心爲娛班龍彩鳳互來往恍到五城遊清都緜來能事不湧作與君對酒還大嚼須臾放筆如有神言是胸中具丘壑我有側理竟丈餘創自成都女較書請君爲我作長幅貌我蕭然水竹居月榭風臺兼霧島吮墨和丹渾一掃却愁妙蹟忽仙去五絃寂寞孤鴻杳

荅謝通明文學

昔我過君廬君年方燥髮去之二十年君材已特達本寧先生天下材弇州歷下同崔嵬君今崛起在縫掖希顏之徒君亦回去年見君百一草情至之語堪絕倒今年讀君瓶花詩化工爲爾增天巧一見緜來勝百聞感君相顧何殷勤手把芙蓉相脫贈長歌字字干青雲丈夫意氣原不薄我豈能鳴君已躍仙才昔媿費長房才子今稱謝康樂斗酒勸君君莫辭千秋之業君自知雕龍繡虎久寂寞哀蚓寒蟬空足啞丈夫揚扢須及早要使文章兼鼎彝本寧揮戈齒巳宿余髮種種何能爲君如日中光四表可是竿頭進步時

龍郎行送龍君御入越兼詢居長卿儀部

君不見龍郎弱冠蚤登第五矦七貴知名字章臺柳

韡日垂鞭上林花發頻霑醉拜宮騣領新安理寶劍
新鉶試秋水更有餘閒灑墨花白眼詞壇二三子世
間美好詎能全廣文謫去仍翩翩滄海日輝揺彩筆
赤城霞起映青氊漢文有道還遷客賈生依舊趨前
席孤臣戀闕髩猶青直道忤時心轉赤臣身可殞首
可碎抗疏爭言天下事縱使批鱗百不憂但知投鼠
他何忌龍性從來未可馴謫居仍向越江濵道大魚
鹽聊自溷官閒鷗鷺迴堪親昨夜維舟過漢浦悠然
握手無千古詩篇跌蕩世爭傳酒態蹁躚時起舞流

澌曬月江水平吳舲越榜遥相迎再來禹穴驚司馬
重到江東訝季鷹我亦湘潭憔悴者送君有淚空盈
把吾徒百折詎能回此調千秋和應寡越中詞客盛
才名就中旂鼓誰縱横題書遠問窮愁客東海屠生
字長卿

送尹乾泰忝知之寧夏

君不見賀蘭山頭千丈雪陰風獵獵吹不絕又不見
黄河岸頭千尺氷邉人六月無炎蒸君今建節何所
行吹笳疊鼓賦西征分陝旣膺方伯任防胡仍領靈
州兵去年靈州城中亂幺麽小醜何足筭天子興師
便掃除至今百骨堆京觀放牛歸馬此一時君過但
問瘡與痍全力要使中國盛一臂何慮匈奴爲鬬樹
扶踈塞草長計君四月到咸陽安得短衣隨李廣走
馬同過古戰場

秋月篇集陳晉甫日涉園賦

草閣沈深夜留客丹桂能香月能白踈篁短竹抱清
流藕花菱葉並含秋長松拂檻青於染香栢臨堦翠
欲浮主人世業原文雅況復才名凌作者綵筆時拈

蕙圃邉高軒每過竹林下洞房曲戶垂珠箔鸞部琵
琶按新樂梨園子弟曲未終教坊供奉伎旋作玉筯
金盤鱠鯉魚青絲絲酒盛璠璵客子科頭時汗濕主
人握手仍踟躕愧我嶔嶔歷落人醉君園亭十五春
縱使春風不長待也應秋月還相親春花秋月年年
有紫芝之丹墅同白首但教酩酊醉君前安用浮名挂
人口

題畫贈余叟

我聞匡廬五老峰青天倒削五芙蓉蒼虬飲江白鹿

走壽藤古木紛菁蔥誰將此意貌圖畫五老峻嶒不
相下剖判原生天地先逍遥豈在風塵下海上三峰
日月長杖頭五嶽乾坤大金鸞玉蕋春長存丹桂紫
芝冬不謝就中一老識者稀婆娑無乃余翁非少年
躍馬入城郭此日鞭龍向紫薇偶然忽下人間游鳳
歎鸞歌盡道流桃開碧海三千歲椿老莊園八百秋
椿樹槐花若箇邊千人會裏過羣仙彭籛小兒不解
事空向人前說歲年

寄高敬伯兼呈周元孚尚璽

高生屹屹余畏友意氣昂藏凌輩耦手提赤幟竪詞
壇親扶纁轂驅文圍黃鶴樓頭幾醉歌胸中雲夢常
八九生窺文海渾在瀾直捫南箕跨北斗是時高生
不可當如椽之筆何飛揚文成璠玙堪同價賦就鸞
龍可並翔青雲箇裏無蹤伏白雪聲中少雁行要嘘
寶劍歸天上肯弃明珠委道傍寶劍明珠事不同黃
金白璧俱成空逡巡駿足過燕市老大蛾眉出漢宮
誰道馮唐嗟晚歲誰言宗慤羨長風自擁青氈身不
賤旋施絳帳道逾隆蘄陽江水清可憐回琴點瑟時

鏗然筆札西河迎卜夏笙竽後舍引彭宣客子横經
嘲五鹿門生握筆紀三鱣清霜紫電芙蓉老夜雨春
風苜蓿妍苜蓿芙蓉經幾春青衫白馬漫愁貧繇來
弃置多才子差喜提携有故人三時花雨滋南國五
夜文星拱北辰想見紅頗爲祭酒未應白首老風塵

木瞿歌

君不見千尋之木壽無比飽霧經霜堅且美龍鱗剝
蝕是何年結癭傑然大如此箕山老父不臣堯剖作
山中處士瓢穎上清流日幾歃至今穎水風翛翛神
物埋藏今始見肯辭拂拭登華宴金卮玉斗詎爲工
雕文刻鏤吾何羨垂楊大道日將午主人持此江之
滸摩沙玩弄如有情居然使我懷千古懷千古對美
酒逃名欲比箕山叟栝棬倘可伴餘生一任提携卿
生肘

老驥行贈滕師孔兼呈鄧少溟藩伯

滕生似是葛天民從人笑罵心不嗔世間萬事盡顛
倒偏與鉛槧能相親少年賈勇奮詞塲一時文采何
飛揚所至公卿皆倒屣交游藉甚生輝光文章不救

貧與賤家無斗粟曾無怨兒啼女哭如不聞甑塵一生惟酒伴酒中之樂亦何多不語不笑亦不歌得酒即飲醉即去二豪侍側將如何牛衣臥起日高春衣裳藍縷步從容蕭寺讀書時一往殘編過眼闘昏鍾同學諸生湯取裁幾番挾策向君來楊雄遲暮多奇字王粲飄零自軼材滕生滕生善自保與子同年覺余老我已無官任陸沉君應有路開懷抱江東使君青眼開提携蚤已出塵埃老驥重逢堪一試長風吹送黃金臺

爛柯圖爲玉亭王孫賦

弱水西來接玄圃赤鳳斑龍渺何處客來示我爛柯圖使我習習欲風舉王孫自是謫仙人蚤歲操棋如有神墨守輸攻百不誤楸枰一着世無倫竭來訪我烟霞藪諸公滚滚爭奔走蕭郎善奕雅相持畢竟終輸第一手世事紛紛似奕棋等閒成敗有誰知縱使爲犧寧是福從教失馬未爲悲悲復悲兮喜復喜龍爭虎鬭何時已所以仙人臥白雲一局殘棋無老死王孫善保千金軀萬歲千秋樂在玆願作樵夫爛斧柯蟪蛄蜉蝣眞可嗤

與王昂生秀才憩仙棗亭

偶來仙棗亭不見仙人棗雲旗羽葢竟何之落葉空堦跡如掃安期海上大如瓜王母筵前應不少却輸氷藕瀉仙漿獨使交梨爲世寶瓊枝玉蕋諒非遥安得移根自蓬島任教咀嚼齒先黄定使皺腴顏自好爲問仙人歸不歸一聲長笛滄洲杳

畫舫行送堉劉伯達赴省試

長風捲濤水初漲畫舫遥遥牽百丈蘭橈桂檝棹歌

聲聲聲直在青雲上中流擊楫定何人劉郎材美今無倫生成逸足過驊裏等閒赤手縛麒麟麒麟驊裏豈尋常黃鶴秋高月正蒼伐鼓鳴榔矜意氣錦帆挂向高樓傍樓頭筆陣紛縱横虎豹相攫蛟龍爭就裏何人操赤幟劉郎刷羽應先鳴刷羽先鳴信不難紅雲紫霧快飛翰鍛就吳鈎終出匣剖成荆玉自登壇長價蜚聲此一時玳筵錦席鹿鳴詩青藜絢綵書盈閣丹桂飄香酒滿巵酒滿瓊巵桂滿輪錦作肝腸玉作人纔收董賈輸丹陛旋集夔龍覲紫宸紫宸丹陛

君家事奕世箕裘今不替漢家經術重韋門晉代科名推郗氏我亦當年角鹿者欵段何曾及奔馬姓字雖然忝制科雁行却愧居人下斗酒江干遠相送少年意氣爲飛動安得從前二十餘仍向中原逐麟鳳快壻如今願始償其才什倍誰能當但敎衣鉢堪相付始信人間玉潤郎燈花結蕋喜蛛垂泥金報我莫敎遲駕鳳乘龍應此日方知生女倣門楣

喜雨歌代吳岐陽荅王汝賢

五月藴隆天不雨農人憂煎對無語桔橰力盡河欲

枯斗升之水亦何補吳生風角雅稱奇汝且勿憂吾語汝十九之日雨當來要取滂沱潤下土王郎聞之笑不休安得此言妄誇詡過期不雨罰爾金罏頭有酒市有脯吳郎塞耳若不聞須臾黑雲佈穹宇雷轟雷掣勢淋漓遂自西郊遍南墅吳生大呌喜欲狂誰使君家足禾黍與君賭勝有成言乞與我庚兼我釜吾家負郭近如莢顧此爲之亦軒翥頃刻能滌卒歲糧縱使傾倉亦堪與

送定濤止水兩上人之南海

南海崔嵬一片石萬頃琉璃湛空碧大士巋然在上頭盡日濤聲喧四壁紛紛緇素走塵埃無人不道海南回幾見浮盃超彼岸空餘花雨覆蓮臺兩衲翛然都不俗一是洪都一西蜀彼敎眞堪號白眉禪林乍可稱高足談經忽向此中過譬海無濤水不波寄跡林間曾幾日告我南行謁補陀長者無金可布施園蔬一筋飯一匙若言綺語堪留贈媿我殊無絕妙辭

市隱園集卷之五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六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七言律詩

重修乾清宮奉　慈駕還御恭紀

瓊宮重葺欝輝煌　慈駕遙臨自建章冉冉卿雲明玉珮茸茸仙荚映霓裳衮衣膝下春風煖珠珥尊前愛日長　聖主只今隆舜孝瑤池更進萬年觴

耕籍恭紀

太平天子重農祥穜稑親携出上方諷日六龍初秉耒踰時萬寶遂盈箱三推禮肅終千畝九賦輪同食萬方從此如墉歌大有明馨蚤已薦穹蒼

同鄒孚如姜仲文龍君御三進士張子大金吾遊西山諸蘭若

柱笏看山思若何籃輿幾日遍山阿蒼龍北拱皇居壯白馬西來梵宇多空裏樓臺晴並倚嶺頭鸞鶴夜猶過金吾酒禁如相假肯惜壚頭發醉歌

同張質卿侍御顧實甫沈茂仁兩簡討集陸敬承太史來爽臺

長安陌畔有高臺岸幘憑陵四望開興到王猷看爽氣吟成方朔羡仙才當年買駿金空築此日呼盧玉漫頹帝杜去天原尺五不緣深處識三台

送御史大夫曾以三之留臺便道歸省四首

薊門花柳報春晴迢遞熊車問俗行帝自天中分印璽人從江左望澄清南州官屬歸彈壓北地羌夷記姓名試向麒麟圖上看還誰華髮炤簪纓

其二

提戈曾度錦官來畫省談兵意氣哉蒼佩曉分鵷鷺覲白雲晴指鳳凰臺揚帆夜色千江暮攬轡霜威萬里開南顧也知明主意履聲旋向日邊回

其三

秣陵寒色炤冰壺總憲翩翩漢大夫蕭索東南空王

氣澄清江海自雄圖山花爛熳迎霜戟臺榭葱蒨度
夜烏六代風流今在否好將詞賦擬三都

其四

軺車南去指江臯雪盡黃河泛暮潮錦綬銀章恩不
淺朱紘白雪調元高春風郢里裁斑服秋色吳門熖
佩刀兩世雲霄那得似韋家門第向來豪

春日省直

龍池春色曉蒼蒼名隷黃扉厠末行臣職每虛思補
袞主恩彌重切循墻雲扶帝幄瞻天近露湛仙杯覲
日長空向大官麋廩祿矢心端欲詠羔羊

出京寄同館諸丈二首

褭馬翩翩憶帝閶蕭條何地不傷神向來意氣原千
載此別雲霄更幾人落日飛花隨夢遠東風啼鳥喚
愁新懸知諸子登高處定少當年漉酒巾

其二

梨花如雪柳如絲猶記河梁送別時一曲渭城春欲
老兩行燕樹日初遲浮雲忽散千秋色明月空懸萬
里思從此雙龍風雨夜斗間靈氣各雄雌

寄晉建初趙常吉二舍人

薊門花柳日婆娑斗酒頻憐二妙過乍可星辰陪視
草無端風雨散鳴珂逢人白璧磷緇易失路黃金慷
慨多爲問鳳凰池畔客蓬萊春色近如何

寄劉金吾子大

憶昔金吾酒禁寛清尊閒日競交歡大都朱履延文
雅强半青雲藉羽翰底事風塵催別袂遂令霄漢失
彈冠長安此去無多路翹首金莖露已殘

寄顧侍御不佞之行也侍御有贈言

豸袍驄馬惠文冠曾向交游羨羽翰芳草忽催游子
去青萍虛傷故人看相投芍藥情應遠欲報瓊瑶計
已難珍重明時簪筆在漫將魚素問加餐

巴縣贈張養晦年丈

蓬萊高閣舊氤氳曾共仙郎賦五雲劍閣幾年虛遠
夢花封一日對清芬彈冠並起西天色把袂雙高北
斗文漢吏循良應不忝徵書旦晚到神君

相如琴臺

茂陵詞客漢相如駟馬橋頭向卜居題柱已無遺翰

在彈琴空復舊臺虛千秋寂寞求凰操一代崢嶸諫佩書多少栢梁高唱者翻從徇監借吹噓

晚憩桃花寺用甘少保韻

招提小搆翠微邉偶向經過結勝緣樹老青林頻礙月花深白社但聞泉繩床石几如相候野燒龕燈共一燃堪笑塵蹤成底事欲將生計付枯禪

凌雲寺

千峰秀色敞孤亭歷盡幽篁度石屏佛舍旃檀雲不掃僧房猿鶴晝還扃沙圓燕尾尊前白江映峨眉坐底青試倚危欄舒一嘯天風吹客酒初醒

萬壽入賀

手攜金鏡入長安誰道君門萬里看蜀路馬蹄雲作棧漢宮仙掌露爲盤三多祝聖趨堯陛九有歸王集禹壇朋舊滿朝皆宦達幾人還着鵕鸃冠

叢臺

欲到層臺路已荒豪華自昔轉凄涼千家暝色搖漳水四壁秋陰落太行衰柳尚縈陪乘邑殘花猶炫守宮粧歌容舞態空塵土惟有征人吊夕陽

邯鄲客舍

颯颯悲風吹白楊邯鄲客舍飛華觴才人命薄嫁厮養仙客夢熟炊黃粱相國逝矣印不借君王樂哉臺已荒當年廉藺有生氣鼓瑟擊缶誰短長

渡河

大河東注氣陰森慷慨中流思不禁吾道蛟螭同汨沒世情鷗鳥共浮沉乘槎雅切尋源思捧土其如拯溺心欲向龍門看砥柱太行愁絕更嶔嶔

涿州逢劉憲使席上作

當年華省共仙班别後相思逈莫删忽有西風吹易水詎令紫氣焰燕關清宵月爲同心滿大陸雲從握手閒自是故人肝膽在一尊聊爲破愁顔

寓善果寺承諸館丈攜酒見視賦謝

秋風匹馬問桑乾斗酒招提續舊歡謫蜀久慚巴父老游燕重覩漢衣冠誰從奔走憐皮骨欲傍飛騰愧羽翰意氣差堪吾黨在幾人名字是詞壇

同管建初中舍飲鄒孚如文選宅得啣字

飄零誰復問青衫愛客偏君損素函盃覆綠蘿人競

綰盤浮朱李烏能卹酣歌且喜逢燕市物色虛傳到
傳巖莫向長安論近事年來唇吻已三緘

集陸敬承來爽臺得朝字

薊門車馬自昏朝贏得高臺恰避囂萬里秋陰生樹
杪一尊涼月吐山椒嚴城夜永傳金鑰小檻風回度
玉簫舊是酒徒重把臂青青那用桂相招

秋興呈同門朱文甫吏部四首

悲風颯颯撼高林中夜披衣思不禁迢遞雲山千里
夢淒迷湖海一生心黑貂此日逢搖落金馬多年謝

陸沉爲問山公新啓事可容樗散誤朝簪

其二

誰憐蹤跡滯長安閱盡風波路轉難久客故應成拂
袖無媒那敢望彈冠空疑泛梗同飄泊忽向冥鴻媿
羽翰回首五湖生事在欲將初服問漁竿

其三

客舍逢秋嘆索居到來長鋏日歌魚五陵裘馬心無
妬千里蓴鱸思有餘總爲疎狂慵宦計欲將迷路問
除書金莖露冷文園病更許何人薦子虛

其四

漠漠寒林起夕愁孤鴻嘹唳度高樓已捹黃葉秋同
隕那憶青萍晚更收中散栽詩原自懶正平懷刺好
誰投故人雅有綈袍念肯向西風悵白頭

懷周元孚郡判

故人謫宦久羈遲此日投荒跡更疑痛哭何曾裨漢
主行吟空自擬湘纍誰從柳下憐三黜莫向關門賦
五噫聖代只今多雨露豈令遷客嘆支離

九日西郊寺閣同曾直卿馮用韞賦得重陽登

高四韻

天涯節序未全慵雙眼憑高倩短筇驚嶺烟霞成勝
集龍山冠蓋想遺蹤輕雲北闕寒相映涼雨西陵翠
欲重爲語白衣冠載酒幾人蓮社得過從

其二

洞庭木落雁南翔時節驚心暗自傷三仕雲霄荒菊
徑十年風雨負萸囊青尊有客携燕市短褐從人笑
楚狂落日放歌山寺暝酒徒端不媿高陽

其三

九日長安秋氣增上方高處輿堪乘齋厨集衆分僧飯講榻談空倩佛燈塔勢全浮蒼靄外鍾聲半落白雲層但逢佳節能相伴裹馬何妨滯五陵

其四

憑陵雙屐踏林臯從倚層臺輿轉豪丹樹參差容繫馬黃花蕭瑟伴持螯長風颯颯還吹帽落葉紛紛欲點袍易水燕山頻極目更於何處覓荆高

夜集譚太玄文學宅同諸昆仲得長字

宛轉深盃樂未央鳳城秋色漏初長荀家兄弟俱文雅楚客飄零獨酒狂睥睨寒雲連綺席轆轤涼月炤銀牀醉來一鼓清商曲多少陽春入和章

喜傳民部入都同管建初中書夜集時民部方欲請告

蕭蕭寒色滿燕關玉樹何緣此共扳别去星霜凋短鬢到來尊酒失愁顏生涯不分雲鴻杳世態眞輸海鳥閒未路與君同病在未如歸隱鹿門山

寄内

天涯芳草遠菲菲腸斷中宵是綉幃廡下伯鸞堪共老山中畫鹿恰相違江花姤見連枝發海燕嗔看作隊飛莫向高樓扳柳色洞簫無日不思歸

李本寧太史招飲

詞臣青鬢擁朱軒清夜招歡倒綠尊舊業詎能陪虎觀新知猶喜傍龍門楊雄賦就多奇字莊叟書成半寓言蚤晚承明遲載筆莫將幽佩結蘭蓀

何仁仲招飲甘露園二首

曾向江南作壯遊歸來林壑理菟丘青春載酒花當户子夜題詩月滿樓不分高門容倒屣却令空谷得鳴騶平生傾蓋逢人意多少新知勝白頭

其二

綠酒青絲碧玉盤高齋長日罄交歡甫家少子原傳業楚國騷臣舊握蘭結客黃金投欲盡逢人白雪和俱難長楊羽獵須君在莫向清時賦考槃

同鄭使君登天柱峰四首

籃輿清曉度高秋域内名山此壯游翡翠平鋪金作闕芙蓉四起玉爲樓包羅五嶽眞拳石襟帶長江只細流便欲鞭龍從此逝居然人世一丹丘

其二

千峰壁立揷青霄絕頂烟霞逈自超遂有神明趨黯
淡豈無雲物護岧嶤垂簷北斗真堪摘倚檻東皇乍
可招舊識仙人王子晉天中鸞鶴坐相邀

其三

高峰晴色隱危欄曾說垂天八百盤紫氣半從封頂
出紅雲低傍殿頭看振衣人境摩黃鵠岸幘天門跨
紫鸞欲按霓裳歌一曲恐驚星斗落欄杆

其四

跌蕩中天四不倚孤懸樓閣透青冥烟霞步步開塵
刼風雨時時降異靈石澗仙蒲縈九節洞門瑤草祕
千齡長生倘許探鴻策豈少泠風長羽翎

同李本石本立二孝廉游唐中書別業李太史
未赴

中書亭館碧山陲並馬何妨倒接䍦石乳滿床流沆
瀣谷泉遶席動漣漪相將北海尊前興獨少西堂夢
裏詩來日武陵尋舊路桃花流水盡堪疑

次內鄉投贈李少莊太史

漢庭詞客厭承明乞得閒身託杜蘅幾地青樓傳樂
府頻年絳帳引經生賜環屢下山中詔破碣都忘物
外情只尺龍門成悵望簡書無計緩王程

固原鎮城承党蘭密兵憲招飲郭外池亭

調兵清暇羽書稀燕客紅亭敞碧扉小隊故應諳椰
徑垂蘿徧自胥絺衣花邊度酒檛鼉鼓水畔呼船建
隼旂尊俎折衝君自見不妨談笑解重圍

咸陽懷古二首

青山斷日半川黃駐馬高原客思長秦地關河仍四
塞漢家法令僅三章新豐道上曾留蹕渭城邊舊
釣璜却望茂陵春草綠馬卿詞賦有輝光

其二

荒臺殘堞費攀躋舊是金鋪與玉題帝子降秦三尺
劍真人恢漢一丸泥胡驅隴塞秋高馬客度關門夜
半雞獨有終南千古在朝朝晴色五陵西

寄呈曹以薦中丞二首

曾將綵筆勒燕然詔遣熊車向酒泉一片丹心緣報
國半生蒼鬢為籌邊湟中近見收殘虜山後遙聞繫

左賢多少元戎資勝筭長城寧使昔人専

其二

芙蓉雙劒鬱崢嶸獨擁軍麾控五兵舊日長楊曾獻賦清時細柳一開營教成虎旅冬搜敵逐盡胡兒少射生怪底攙搶都掃却緜來方略在金城

湞陽別王昂生

渡頭車馬送征塵爾亦移舟向水濵桂樹秋深招隱士蘼蕪天遠憶佳人孤帆渺渺千山隔舊業蕭蕭四壁貧若到江南趨幕府元戎應念白綸巾

送張傅士之任秦藩

錦江春煖咏歸與老向王門更曳裾魯殿靈光應可賦秦關紫氣未全虛終南路接仙人府太乙天廻帝子居黃髮尚殷明主念可容朱邸逐懸車

讀程孟孺輓陳觀察諸什感賦

生㒺千里酹秋原高誼如君可再論雙袖總沾知己淚一盃差慰故人䰟悲來白馬嘶山館哭罷青烏集墓門末路交情應自見幾家懸榻似陳蕃

送程孟孺遊衡山四首

洞庭南去祝融峯試上岩嶤定幾重圭璧倘能尋舜狩壇壝端合訪秦封尊前斗柄窺朱鳥杖底雲湫走白龍自是登高能作賦綵毫無數勒芙蓉

其二

短策青鞋遠自隨南遊司馬此探奇看來紫蓋天應近望入蒼梧地轉疑日月互經炎帝廟烟嵐全蝕禹王碑山靈最是憐仙骨可少長風酹酒巵

其三

振衣百尺躡巉岏域內名山此大觀九折湘流縈匹

練孤撑石閣透危欄夫人籙在魚難蠹羽客書殘鶴乍摶絕頂靈苗千頃熟可携堂北薦春盤

其四

神皐仙嶠鬬崢嶸雲裏孤根訝創成三楚地靈標嶽望六星天極象樞衡烟霞宅近尋宗炳杖屨身閑託尚平回雁峯頭鴻不少好題尺帛寄同聲

夏日同社中諸子泛舟

綠樹啼鶯清晝長垂楊深處試舟航菰蒲過午陰初合菡萏迎風酒並香樂事蟲魚開笑語物情鷗鳥見

行藏詩成漸覺林烟暝應有驪珠趂夜光

同高仲益傅伯仁訪楊孟嘉湖上載妓

百里重湖接素秋爲乘幽興遠相投桃源洞好堪移宅柳市橋平一放舟歌爲遏雲遲錦纜夢因行雨濕粧樓深盃短棹寧辭醉乍可臨流到十洲

贈琴客齊安素兼呈齊玉沙太常蔡系川觀察

半生江海任萍游楚水衡雲幾日留下榻每依僧舍僻彈琴偏向客窓幽山中白鹿徵君宅湖上青螺處士洲聞道相逢皆把臂伯牙絃在更何求

童文卿叔姪讀書寺閣詩贈

窓含殘雪篆含烟坐誦行吟手一編蕭寺客依祇樹佛阮家人是竹林賢攤書遍掃龕前石滌硯頻澆杖底泉題壁可知多麗句恵休詩好定相憐

江陵龍堂寺漫述

曾聞王粲滯荊州我亦飄然事遠遊南國鶯花千里夢西陵烟火五更愁逖禪且自依龍象混俗何妨應馬牛到處登臨堪作賦肯從吾土歎淹留

登黃鶴樓

澤國烟波迥不分高樓一望倍氤氳簾飛巴徼三峨雪檻落蒼梧萬里雲湖上郎官遙載酒洲邊處士舊能文流光逝水俱堪惜獨倚危欄悵夕曛

怡雲草堂爲陳志襄工部賦

河上晴雲帶草堂怡怡兄弟美清揚開池並影棲鴻鴈種竹和鳴叶鳳凰靜夜書聲連北郭蚤春花事近東牆謝家瑤樹枝枝好翹首丹霄見頡頏

與客泛舟

淡烟疎雨木蘭舟斗酒江干作勝遊爲載紅顏驚逝鯉因歌綠水駭潛虬天孫湧抱河邊石海客空浮島外洲去去桃源應未遠落花深處好垂鈎

送張養晦憲使還任閩中

八月仙槎送欲行當尊無限和歌情驚分海徼明珠色愁聽閑門落葉聲荔圃風光廻畫舸鯉湖消息候仙旌揮毫定擬南征賦好向郵筒寄友生

送高維吉應試

意氣翩翩美少年青袍綠鬢宛如仙花生五夜香文管柳潤雙旌拂畫船杞梓程材應自別風雲入彀更

誰先終軍弱冠人爭識一日驊騮見着鞭

送陳晉甫入都

喧喧騎吹發江津一片遥心入紫宸客舍崇梨千樹雪帝城楊柳萬家春論詩想見推才子擊筑何妨傷酒人聞道至尊憂社稷願言西北有風塵

送莫使君之東昌

樓船遥指潞河開三十專城亦壯哉北闕舊懸郎署譽東方新籍使君才搴帷岱色車邊出臥閤春陰海上回莫道風塵淹領郡黃金應伴璽書來

泊宜城懷王吉甫年丈

習習南風五兩輕維舟今夜是宜城河流半帶青山色江雨全飛白雪聲四海交遊頻入夢十年兄弟倍含情龍門只尺無繇到翹首蒼烟冷翠屏

寄龍君御

襆被何年入漢關含香此日侍龍顏才同賈誼書頻上官似馮唐髩未斑三殿鶯花吟裏過五陵裘馬醉初還故人雅有彈冠望小草冬慙賦出山

郢上逢李君實却贈

少年裘馬五陵遊破虜曾封萬戶侯已道勛名同衛霍況兼文藻似應劉歌中白雪難輕和篋裏明珠肯暗投四海風塵渾未息殷勤猶自惜吳鈎

送王汝賢鎮襄陽

笳鼓喧闐漢將營紅纓寶馬大隄行山公載酒空陳跡叔子題碑自令名四海烽烟戈未息三江魚鳥陣初成亦知肘印渾餘事不信吳鈎入夜鳴

熊太無文學以甘應溥憲使書至即日言别對菊却贈

鬻熊家世信名賢秀骨昂藏儼若仙雁字遠傳千里札漁簑初繫九江船酒從謀婦秋方熟花為娛賓夜較妍何事入林纔把臂却將歡緒作離筵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七

汚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晥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淵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𡚱申甫父編

七言律

呈郭希宇中丞二首

端居憲府日從容靜掩軍城樂四封江上帆檣爭出市幕中鎧甲半歸農風清遠徼搴帷過月滿高樓載酒從借問手栽誰得似前身曾是郭林宗

其二

尺蹏高懸海内名至今列栢聳留聲千金自倚燕臺重一劍能令楚甸清虎帳通宵傳節制雞壇長日盛逢迎隋珠和璧皆無恙可拯沉淪達聖明

寄懷余世用宗伯

儒臣簡命列東曹史局仍兼職事勞夕下紫宸卿月廻曉陪丹陛帝星高千秋大業歸調鼎一代榮名識佩刀欲詠康衢參妙曲只愁仙樂隔雲璈

寄懷馮用韞宗伯

六傳如雲擁驌驦天書遙捧入明光時名共擬豐年玉物論同歸大國香色藉星辰驚曳履身依日月佐垂裳枯鱗未敢希恩澤願灑甘霖遍八荒

寄史立之憲長

蓬壺仙嶠舊同官一別風塵會較難楚客久辭玄武伏吳儂猶着惠文冠應知北闕歸嚴助莫道東山起

謝安彭蠡春深雲夢濶可無書札問漁竿

寄張睿甫沈仁卿二丈時並官閩中

閩道垂楊拂御溝當年裘馬五陵遊三都賦就張平子八詠詩成沈隱侯劍過延津原自合珠沉漢浦未堪投相思九鯉湖邊夢好囑西風向楚州

九日朱陵閣

九日淒淒風雨過登樓一望思如何黃花近水秋容晚碧樹連空暮靄多幽意且傾彭澤酒遠心還憶洞庭波醉來咲倚芙蓉劍安得中原盡止戈

送李寧太史以廉訪入越二首

白馬何年出帝畿清秋憲府肅霜威刑書鑄就傳東里史學編成貯北扉石姥風高迎露冕鏡湖烟煖動搴幃吳舲越栫堪乘興倘許嚴陵拂釣磯

其二

豸冠驄馬外臺崇水綠山青到越中短棹夜乘王子雪芳帆晴挂鄭公風看來竹箭材同美集罷蘭亭詠較工自是龍門聲價重不將獨步數江東

酌酒與貞成因懷常惟一中丞陳新之計部

對君尊酒共躊躇傲骨終當與世疎擔爵爾辭宗正法挂冠余謝考功書身歸湖海神差王道在烟霞癖未除爲問江干寥落者想應同釣楚江魚

送貞成之岳陽

離亭秋晚戒行裝返棹猶聞向岳陽江上丹楓朝共暮湖邊青草露爲霜衣裳夜緝芙蓉冷筆札晴連橘袖香別後相思何所寄君山如黛水中央

寄屠長卿祠部三首

春卿署裏舊含香逐客傷心淚幾行自是曾連思蹈海非關張翰憶還鄉崚嶒俠士千秋骨璀璨詞人五色腸借問騷壇誰赤幟可知旗鼓在高陽

其二

高閣重重坐紫雲一時山斗重論文薄田種蛤堪輸吏遠浦爲漁不事君滄海珠明懸濕思赤城霞起接清芬遙知綵筆多題詠寧數羊欣白練裙

其三

蕭蕭蓬鬢雪霜侵遠道懷人損素心射策昔年曾片玉懸書此日尚千金相思有夢通秦望同病無端感

越吟聞道五湖生事澗與君何處抱瑤琴

贈嘉漁李文學

曾對鴛雛五色文客中何意更逢君談詩已自同匡鼎作賦還應似陸雲帳裏青燈陪舊雨爐頭綠酒坐斜曛他年碧漢看軒翥倘憶深山鹿豕羣

壽陳文叔鴻臚

紅顏白皙美清揚五十歸田鬢未蒼江上鶯喉公子曲殿前雞舌侍臣香湘蘭九畹裁春服楚醴千鍾泛羽觴我亦玉皇供奉吏肯容長在和歌傍

冬日同黃健之諸子雲洞二上人看山兼携伎
樂得親字

年來泉石雅相親郭外雲山況不貧芝嶺漫勞邀漢客桃源只合隱秦人高僧笑振孤峰錫小伎歌翻別浦塵爲問青松林下路幾時重斷白綸巾

送郭美命大司成之南雍

樓船簫鼓發江村只尺金陵王氣屯學士北扉陪虎觀諸生南國望龍門詞垣史局名俱重文苑儒林道並尊見說平津開閣近可容束帛到丘園

送崔丞還維揚

歌罷驪駒愴別愁送君歸向古揚州三年佐郡聞輿頌一日還鄉見錦遊數卷圖書江上棹幾家烟月海邊樓畬田倍稔紅粱熟何用王門禮數優

傳園白牡丹

絲棚高護水晶寒噴雪匀霜別樣看織就素紈裁作片琢成香玉鏤爲盤應從家世傳清白不逐風塵競渥丹携得如花頻載酒幾回扶醉向雕欄

龍君御再謫寄懷

仙吏舍香自委蛇一官那意轉栖遲十年市虎還今日千里江驅復此時易水歌殘燕客散湘潭吟罷楚人悲相思莫不憐同病回首風塵事事疑

張名可樓成作

江干垂柳抱青谿陌上高樓俯大隄洛水白鷗當檻落踏花黃鳥隔簾啼大夫綵筆秋能賦老子胡床夜可携更有紅顏歌進酒恰同梁燕一雙栖

再寄龍君御

聞君斗酒別新豐謫宦蕭然似轉蓬越徼向應收美箭楚人今不怨遺弓湖邊木綠飛仙鵠郭外青山駕彩虹知爾遠遊能作賦肯因寥落湯書空

懷周元孚尚寶

瘴雨蠻烟一逐臣籌邊當日疏猶新君王雅意清沙漠客子孤忠臥海濱象郡天遙連桂嶺羊城地迥隔楓宸相思剩有羅浮夢好折梅花慰遠人

懷李本寧太史

芙蓉爲佩芰爲裳解組清朝鬢未蒼文士幾年驚入洛詞臣千古怨浮湘官蒞虎觀名終達客到龍門願

始償閭道山公新啓事甘盤舊學肯相忘

寄呈方金湖少保二首

佩玉垂紳四十年飄然手采似壺仙功成北漠無烽燧身退東山有管絃再起雲霄還致主揭來魂夢尚籌邊沓沓黃髮加公少莫羨湖頭范蠡船

其二

青山歲月主恩長擁膝狂吟樂未央黃石可能傳孺子朱幡猶記走賢王陶公力健仍移甓渭叟身閒且釣璜多少朝紳思舊德至今清節詠羔羊

壬寅元日有懷京邸諸大老二首

聞道群公集鳳池銅龍金馬鎮相隨官聯北斗天猴舌經學南宮世羽儀宴罷椒花俱獻頌朝回蓮炬共裁詩長安市裏春燈爛猶記當年並轡時

其二

蚤年東觀較書同一日承恩寵獨隆池上鳳凰將九子府中槐棘引三公朝元會裏花相近退食公餘酒不空見說邇來多善謔可陪談笑坐春風

寄楊公亮太史時掌閩憲

芙蓉闕下紫眞官漫歷人間道路難雲陛久辭承露掌霜臺新着觸邪冠龍潛浦水光終吐鵬徙溟池勢自搏多少故交調鼎在相期白首奉金鑾

送陳師卿之白下兼謁鄒選部龍計部熊明府三丈

此去扁舟入建康桃花綻碧柳拖黃洲邊浴鷺帆初落巷裏啼烏酒乍香爲愛彈琴過茂宰因憐題柱接仙郎相逢盡道人如玉肯使明珠委路傍

洞房詩贈蕭石卿孝廉

連理花開比翼齊七香車伴錦障泥玉簫吹徹還乘鳳金屋粧成肯嫁雞謝女窓前吟自好江郎帳裏夢初迷他年千騎東方貴記取柔桑陌上携

贈謝峻卿將軍

青油幕府七香車總是風流屬謝家挂席每思尋海月敲棋直欲淨胡沙韝鷹解紲驚霜草麃馬連錢焰雪花聞道元戎多揖客滿堂絃管促歸衙

陳玉叔先生致政還里奉慰四首

解組清朝鬢未斑甓歸林下得身閒向來泉石眞成

癖此日烟霞欲駐顔坐客盡能傾北海蒼生仍望起
東山漢庭槐棘猶虛席莫道冥鴻不可攀

其二

一疏雲霄念已慵誰從湖海覔元龍閒園種竹應千
箇買石爲山定幾峰捉鼻詎能忘小草科頭聊自撫
孤松中原鼙鼓渾忘故那得閒情學老農

其三

十畝園成水竹多盡將幽意付松蘿門閒白晝堪羅
雀書就黄庭欲換鵞七澤鶯花供酒盞五湖烟雨傍

漁簑梨園弟子翻新曲好向春風一踏歌

其四

舉世何人解獨醒於公千古見鴻冥榮躋卿席曾懸
月會集朋簪每聚星短杖淡烟蒼桂塢小冠疎雨綠
楊汀憐予亦是幽栖客只合相從泛醁醽

送陳文叔北上兼寄何仁仲典客

陳琳草檄名非忝何遜題詩衆所推桑梓同官周禮
樂雲霄分直漢威儀傳宣帶曉趨金闕警蹕通宵奉
玉墀到日朝元徵禹會春風應上萬年枝

寄懷吳明卿先生

春風曾記釆真遊握手欣逢杜若洲一頷青雲生左
席幾廻明月憶高樓丈人家食猶蒼髩客子行吟漸
白頭聞道河清猶可俟何時書札慰相求

同陳玉叔小憩來禽園

城南草色綠初齊小構茅齋俯碧谿松出短牆連睥
睨柳平高閣隱招提絃中白雪禽能和屋裏青雲竹
可題爲厭囂塵頻謝客獨憐幽賞得相携

送馮用韞太史白惟錦給諫較士還朝二首

諫闥詞林蔚有聲鳳池鸞掖沐恩榮一經較士俱秦
鏡三試登臺並楚珩澤國魚龍新奮翼天朝鵷鷺迥
含情絲來緩轡過方域可釆風謡達聖明

其二

黄鵠澄江匹練空樓船迅發信長風清朝舊接夔龍
武大厦新收匠石功爲歷沅湘文轉勝因披雲夢賦
俱工行行倘憶滄洲客莫惜陽春到郢中

柬王汝賢時罷山東閫帥

大海旌旗擁上游黄金横帶古營丘戈船忽罷三千

旅貝闕空瞻十二樓報國縱然懷馬革爲家且自理菟裘吳鈎清夜鳴相向定有精光射斗牛

七夕集傅伯仁一勺軒

零露蕭蕭湛綠波當尊莫問夜如何查頭活水原通漢户外明星欲渡河玉佩響隨雙杼落綵軿光映七襄過人間歡會同茲夕一度滄洲一醉歌

九日飲萬汝相文學蜃樓

到來秋色滿滄洲更上岧嶢百尺樓景物會兼風日好池臺眞並水天浮時危且喜秦師捷身隱空懸魏

闕愁黃菊有情聊共醉綠毫無恙復何求

送王心塘廷評之任

巴川循吏鳳蜚聲忽捧新綸向舊京龍阜山連江浦近馬當潮接海門清庭無枉滯頻操牘國有艱危一請纓試到石頭城上望羽書南北正縱橫

宿友人宅

懶慢從君卜夜歡重來清興未應闌藤蘿徑小偏容榻薜荔林深不礙冠竹葉尚分氷簟冷桂輪長逐露桃寒白頭兄弟身俱健肯唱尊前行路難

寄陳新之計部

扁舟一日賦歸與不分明時有謫居逐客自多江上淚流言空滿篋中書高樓月上堪乘鶴小艇波平好釣魚顧我與君俱宦拙五陵裘馬竟何如

題王無見如如庵

任世長懷出世心蕭然一鉢寄東林花因入定開初落鳥爲聽禪靜不吟錫杖引泉潭水近石龕縫衲塢雲深恠來天語聞清切可是松濤響梵音

贈魏羽士

上清狂客逈翩翩愛爾形容似偓佺魚蠹仙經三萬字鶴歸華表一千年桃花碧映燒丹井芝草青連種玉田我亦吹簫緱嶺去肯遲天路共周旋

寄呈王孫逵之郎得之弟

紉蘭栽芷佩都梁朱邸人稱大國香漢代子孫隆準貴馬家兄弟白眉良尊生漫逐魚龍戲食客寧分雁鶩糧獨有鶺鴒情倍苦久餘清夢在西堂

送陳環玉北上兼省覲尊公光祿

寶馬連錢映錦裾長安此去復何如斑衣晝省寧親

後彩筆仙廬謁帝初玉碗光浮燕市酒金盤香鎖楚
江魚歸來楊椰橋南路會見相如擁傳車

得沅陵張養晦年丈書兼示秋夜見夢之作賦

答

舊雨長安客袂分幾同愁思歎離羣魚書珍重湘中
字龍劍參差斗底文夢就空梁看落月詩成綵筆賦
停雲緜來沅芷芳堪襲願得瑤華取次聞

贈張澤瀍太史

紫筍班清映玉壺侍臣何事乞江湖茂陵有客歸司

馬直筆何人惜董狐沆瀣欲殘仙露迥醍醐空滿客
星孤相逢莫訝疎狂甚曾是長安舊酒徒

贈江夏方明府

委蛇齋閤有餘閒吏是神仙未可攀戶外懸魚門似
水庭中磔鼠案如山河陽花好俱含態勾漏丹成剩
駐顏共道金華供奉客即看天仗領朝班

寄周元孚尚璽

頭白相逢未有期空將尺素寄離思君恩似海仍三
逐客路如山尚九疑湧向楚弓論得失誰從豐劍判
雌雄才名似爾應難匹翹首中原建鼓旗

寄張思永伯仲兩太史二首

蓬壺清切傍天閽父子同心奉至尊相業兩朝司鳳
閣史才一派接龍門風雲色變開台象渤海波寬識
主恩仙露未殘金狄掌莫將多病卧文園

其二

曾是蓬萊殿裏仙銀魚金馬信翩翩文章二陸聲俱
著經術諸常業並傳湧道留侯思辟穀何緣平子賦
歸田漢庭不久徵邅客想見和鳴在大天

一枝巢爲郭美命宗伯賦

鳳沼曾棲五色毛巢居翻喜遠蓬蒿籠中日月雙丸
近袖裏風雲兩翼高湧餌丹霞浮沆瀣閒鋪銀漢枕
波濤緜來珠樹原棲鶴只尺聲聞達九皋

漢上喜逢郭美命宗伯時會陳立甫儀部葬

雪花飛墮鷫鸘裘仙吏迢遙下十洲路轉江皋騎白
馬人同關尹迓青牛齊盟誼重悲長逝楚些聲哀惜
舊遊顧我龍鍾慚倚玉也從問字慰相求

寄懷孫湘山給諫二首

洞庭湖上岳陽樓曾向樓頭幾日留明月洞簫龍女過晚風殘笛鶴仙遊應知詞賦悲湘鬼何用江山泣楚囚翹首長安天北極莫言漂泊有孤舟

其二

鳳沼鸞坡快羽翰於時詞筆讓登壇纔陪雉尾初逢主一拂龍鱗遂弃官客自還家能佩芷人誰當戶欲鉏蘭賜環不久徵才子倘許同彈貢禹冠

寄謝衡冲侍御

繡衣驄馬五雲端越水吳峰攬轡看一自直言虛請劍遂令幽事穩投竿籬花爛熳經秋艶臺栢葱蒨歷歲寒太傅東山府捉鼻想應重拂惠文冠

集童起伯宅賞大紅牡丹

依鸞別館勝氷壺況對春花興不孤大壑松蟠堆琥珀重溟波迴出珊瑚醉餘西子顏同暈浴後楊妃色並腴試倚雕欄裁艶曲露香疑濺錦氍毹

送許仰亭忝知之任榆林二首

幾年湯沐賴旬宣新命俄驚在朔邊獵火燒天秦上郡騎兵殷地漢居延關城坐運吞胡策沙磧行投飲馬錢尊俎折衝君自見會看談笑取祁連

其二

熊車討日賦西征控虜驚看節制榮塞上旌旗榆作鎮軍中笳鼓栁爲營秋高幕府呈胡馬雪壓河源渡漢兵從此漠南烽燧少使君原自號長城

陳章閣觀察招飲蓮湖

豸袍驄馬擁朱旗絕勝風流在習池片舸迴空搖睥睨雙珠含月蕩罘罳芙蓉水漾蘭爲棹螮蝀橋長栁作帷百罰深盃從愛客鳴雞達曙肯相辭

朱官虞吏部枉過同傅伯仁民部集小園

隱囊紗帽鷫鸘袍十日平原醉濁醪二仲可堪同蔣詡七賢元自引山濤盃搖水鏡光逾映斗轉台衡氣並高紫荇綠蘿空綰客郎看啓事在中朝

寄王羽卿總戎府任粤西三首

虎帳前頭列旆旌居然萬里一長城歌鍾不愛和戎賞戰艦先浮下瀨兵屬國威名班定遠老臣經略趙營平爭言幕府多羔雁可少書生奮請纓

其二

才名三十蚤登壇繫虜夻胡總未難閫外游兵犀製
甲幕中揖客鶡裁冠威倅新息征交趾詩儆延年仕
始安聞道師徒還北首看君談笑取呼韓

其三

將軍雅意絶天驕粤徼新恩節制遥賊伏菁篁周徼
犹師行梳席漢嫖姚平沙落日看盤馬遠浦清秋見
射鵰旦晚歸朝雄職事文階重喜列宮僚

寄鄧東里先生二首

銅龍金馬侍臣班解組何年問大還最勝賓朋人北

海平分風月地東山爲漁遇主心猶赤化鶴回家髩
未斑曼倩向來饒吏隱桃花三度待君攀

其二

水雲深處小華胥適軸年來總未虛石塢松喬龍偃
褰竹亭花煖鶴軒渠烟霞勝事陶弘景丘壑閒情謝
幼輿欲覓桃源谿路迥只應雞犬是秦餘

鷺

飄零湖海寄閒情澤國烟霞共此生風動釣船飛更
落月昏魚火宿仍驚亭亭荷葉波間影戞戞蘆花渚
畔聲最喜虞羅渾不挂肯教孤負白鷗盟

市隱園集卷之七終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七言律詩

壽李本寧太史

誰將吾道比雕蟲屈指詞壇信國工文力若搜搖渤海詩才高揭倚崆峒長飛郢里千秋雪幾息溟池六月風賜衮宣麻俱未晚平津閣在掖門東

其二

一官行省久婆娑金馬銀魚事已過天下文章尊北海人間經術重西河道因牴捂翻慚大才爲淹通轉厭多聞說著書倖藏室驚看紫氣定何如

送董師善孝廉北上

驚聞才子赴公車好是彤庭射策初九萬乍搏雲裏翼三千爭諷牘中書文成珠玉頻飛鳳官是銀青發佩魚明主倘然咨側陋只言江上有樵漁

寄李本立

一謝榮名賦遂初幾隨田父駕巾車於陵仲子能辭祿玄晏先生只著書自以遠心遊鹿豕每將幽事託禽魚知君舊是梁園客更有何人薦子虛

贈程少府

彤軒烏榜鷫鸘袍春色相隨到漢皐作宰遠携雷煥劍徙官新佩呂虔刀漢家湯沐君恩重楚國風烟吏事勞共說綠林無嘯聚陽春端合向誰操

贈董師善孝廉娶妾

溪沙環碧草鋪茵爲訪娉婷似玉人仙女投珠過漢浦天孫促駕向河津渡頭桃葉堪乘輿障裏梅花若寫神不是風流京兆手雙眉誰畫遠山春

題陵恭述

先帝龍飛土百神寢園恩重薦明禋翠華改玉封仍舊御藻題碑跡尚新王氣昔垂雲五彩孫謀今覲日重輪皇家雨露多霑被不獨南陽是近親

其二

金堂玉宇切穹窿覙史詞官典祀同文母孕周岐是邑上皇基漢沛爲宮蒼松不剪皆棲鶴丹淵長扃漫飲虹翹首鼎湖天只尺龍髯何用抱遺弓

其三

漢家湯沐重尊親千古園林儼若新歌就大風思猛士讖符白水識眞人衣冠展覲尊黃屋牲帛趨蹌切紫宸聞説六飛曾駐蹕至今香惹屬車塵

其四

兩都同建勢崢嶸郢邸於今配二京天子至時瞻日近聖人生處頌河淸山因拱衛如屏列水爲朝宗似帶橫望裏鬱葱佳氣在子孫千億盡神明

江亭爲温金吾賦

帝里芳菲二月過金吾别館隔烟蘿軒窗面面懸靑嶂亭榭泠泠瞰綠波路接歌塵行雨近客來文酒聚星多壺觴盡日論幽事肯逐朱門鬪綺羅

贈寇巨源山人

有客翩翩信楚才幾年裘馬滯燕臺書從盤谷山中授詩向華陽社裏裁澤國烟霞初擊艇文園雨雪乍御杯與君十日堪留醉莫擬扁舟夜半回

寄李本寧太史時寇巨源過訪

靑山突兀水潺湲學士巖居盡日閑郢里縱能工白雪漢宮終是妬紅顏魚龍久蟄難垂釣豺虎虛多但掩關有客北來應問字莫教騎馬只空還

訪鄒孚如文選

尺素頻勞問索居相逢應得好懷舒尊前黃鳥堪求友湖上靑山豈傲余心遠可能忘魏闕情閑端合戀

潘輿深源正切蒼生望莫擬窮愁只著書

傅園觀稼限韻贈妓

南郭招賓近水濆碧窗朱閣坐斜曛梧桐徑杳茶烟出薜荔林深酒氣聞田父故應占夜雨美人何用怨朝雲榴花漫向尊前好肯妬殷紅六幅裙

壽吳仁寰郡守

海上仙人種玉禾偶從塵世閱風波官分虎竹威名遠地擅魚鹽惠政多漢水春深添雨露閬江秋老隔松蘿黃金想見徵循吏好詠薰風入帝歌

壽龍伯貞計部

如來弟子武谿仙祇樹桃花不記年紗帽凉欹三島月緑毫光散五湖烟藹薰畫省香猶握菊浸瑶觴色並妍渭水商巖堪用世可能重侍聖人前

寄姜仲文叅知

弱冠登朝意氣新馬蹄曾共踏風塵中原旗鼓名猶昨上苑鶯花跡已陳老去烟霞仍傲骨鰥來湖海尚枯鱗吳門水渺荆雲杳猶及函書問隱淪

其二

薔薇行省大江濆何處相思不憶君湖上鴈多書尚滯斗間龍獨劒猶分西山拄笏飛寒雨南浦褰帷傴暮雲安得從容陪下榻一尊高閣對論文

送李本寧之任大梁

學士茨魚定幾年起家重見主恩偏雲霄漢殿推先達詞賦梁園領後賢未必周南留太史暫從鄴下聚羣賢東山雅自饒風月總爲蒼生卧未堅

送沈上卿按滇南

黼斧煌煌夾道光花驄躞蹀按炎荒埋輪慷慨都亭

日攬轡迢遥驛路霜三尺雅持崇國憲六條頻檢勵官常丹心一片依閶闔可少封書達未央

同蕭民瞻文學泛舟訪王君弼夜泊

蕭蕭蘆荻滿汀洲徐引風帆漾碧流客興漫乘王子棹仙標眞附李膺舟殘虹遠樹摩蒼鶻細雨輕湍點白鷗野燒漁燈堪照夜暫憑尊酒且淹留

黄逢觀

帝座高居切上玄客來風御自泠然仙家舊摘燒丹井道士閒耕種玉田羽蓋層層遮嶂霧香爐細細引湖烟游人隨欲探鴻寶重問桃花定幾年

題陳孟兼墨典齋

精廬初闢枕江湄典到悠然泚筆時花妓索題頻染練竺僧求偈每臨池摘殘蕉院三秋葉剷盡松房百歲枝有客經過還問字可留餘瀋一裁詩

送潘泰符明府時遷計部

凉風吹雨水生波祖帳傾城醉復歌花事河陽開未少槲條江浦折偏多天中五鳳黄金闕雲裏雙鳧白玉珂身是度支司國計可忘凋敝在潛沱

秋興

青袍白馬帝京游香案前頭覲冕旒東觀文章陪董賈西園詞賦集應劉艮朋半入山陽笛薄宦空回剡曲舟閶闔九重天路杳蓼花蘆葉迥添愁

其二

豸冠驄馬外臺崇奉使曾隨八月中浪裏樓船過灩澦斗邊龍劍倚崆峒廻思蜀道三千迥遙憶秦關百二雄漂泊只今成底事不如天際逐冥鴻

其三

迢遞江湖隔紫宸長安棋局幾番新朝廷似惜朱雲劍省署空儲汲黯薪漆室更誰憂魯事桃源猶自待秦人由來葵藿能傾日安得從前犯逆鱗

其四

天時人事晚相催搔首狂歌日幾回楓赤可同愁緒墮菊妍能傍醉顏開尋仙漫欲過三島禮佛還思向五臺抗疏傳經俱未得不如長覆掌中杯

送王汝賢都護齎捧還任嶺南

芙蓉雙闕許經過此去南方瘴癘和光映玉麟新羽葆曲翻朱鷺舊鐃歌梅花嶺外還珠發柳葉宮中挾纊多欲著短衣隨爾去陳琳草檄定如何

其二

躡嶺浮江道路長遠從閶闔覲明光天廻北極翔雙鳳地接南溟跨五羊嶽底三呼逢祝聖海濱重譯屬來王孤臣亦有河清頌不及鴛鴻綴末行

集常汝一中丞陳新之計部席上作

中丞綠鬢罷登壇公子紅顏亦挂冠畫舸並廻吳苑柳初衣同結楚臣蘭磯頭黃鵠傳書易閣上清尊對

面難今日喜逢良宴會綈袍寧復舊時寒

半祇園為趙長卿文學賦

祇林曾說自西方禮佛新開郭外堂柰栢每依醒酒石散花時滿讀書牀松濤入夜聞清梵蘭氣颸空祝妙香若問遠心堪用世宰官身現復何妨

壽歐茂野憲伯

為辭榮祿賦浮湘薜荔芙蓉幾度芳客到問奇楊子宅人題通德鄭公鄉當年封事層霄上此日行歌一水傍莫訝釣璜忘出世也應垂白侍君王

其二

象郡曾驅博望槎罷歸江海理烟霞閩門萬石嚴朝典文史三冬擅國華繡陌黄雲初試稻綺筵青玉乍浮瓜桃源只尺堪乘興幾逐漁郎問落花

詠觀音蓮

自在行深觀世音繁華一種落迦林非關渡海能瞻相不用扳巖已見心葉覆金輪香露冷花含寶燭瑞烟深於今始信空中色何事峰頭澗底尋

四哀詩 陳廷尉玉叔

蘭摧玉折竟斯人駐馬看碑涕淚新上國衣冠空振鷺中原詞賦共悲麟真形五嶽留張楚綵筆千秋見過秦聞道乘箕今遠近可知光采化星辰

其二 張曹州名可

江上樓成太守居鳴琴濁酒意何如十年泉石心無改一日刀圭事已虚高足門生傳舊草白頭開士哭精廬庭前吊鶴翔空下倘附真仙去後書

其三 蕭文學夌[?]喬

蕭郎文采美翩翩六十爲儒恨不前半世酒尊詩比聖一生[?]棋局競猶賢師心豈厭雌黄口蜕骨寧論大小年江上遊魂招未定青楊門巷但啼鵑

其四 李山人少白

生成麋鹿性難移偃蹇誰當國士知作客朱門頻使酒逃名白屋只工詩無家到處堪埋骨有婦何人爲療饑一自鍾期長逝後哭君空灑淚交頤

贈黄健之萬戸從辰沅入粤訪舊

角弓犀靶紫驊騮爲訪同聲事遠遊霜冷猿啼湘水暮月明鴻叫洞庭秋風塵老去猶存劍帷幄年來欲

借籌試向河魁占舊業可能談笑取封侯

其二

扁舟迢遞武陵春遠向沅湘更問津湖海久閒金鎖甲風霜猶護白綸巾裝從鞈[?]韎知君子交爲綈袍揖故人漫道蓮花栽儉府好同高閣畫麒麟

重陽前一日集陳晉甫城東新宅即席賦

甲第樓臺氣鬱葱璚簪珠履往來通洞庭木落秋初老彭澤花開酒不空筆底烟霞詞客句城頭鐘鼓梵王宮明朝更有茱萸會想得登臨賦轉工

檉園爲龍君超孝廉賦

公子爲園半樹檉亭亭疎影蔭江干池塘憶弟詩同謝場圃娛親賦似潘竹老尚停湘女過花深獨許洞人看牀頭舊有三千牘那得頻年滯鶡冠

贈嘉漁孫徵君

玩世居然一楚狂曳裾蚤歲混諸王烟霞漫向漁山老日月翻驚鶴嶺長紫菊艷含甘谷水黄柑香劈洞庭霜城頭百尺江如練想辦綸竿學釣璜

壽常汝一中丞

賜履當年控越州歸來依舊理菟裘十圍江上桓公柳百尺天中庾氏樓每許仙人騎鶴至頻期神女弄珠游肌膚似雪顔如玉何用區區問十洲

其二

掛冠高卧水雲居濁酒鳴琴日晏如江上帆檣辭越後洞中雞犬去秦餘隣翁笑値頻投轄關尹驚逢一著書莫道懸輿今已穩八騶重駕藹熊車

其三

鹿裘雅稱竹皮冠鏡裏紅顔轉渥丹西土國稱生是佛東山人望起爲官風霜不變燕臺栢雨露長滋楚畹蘭自矢孤忠懷魏闕可容幽事老漁竿

其四

選妓徵歌樂未央每看佳氣百花堂洲邊綠水翔鸚鵡宅裏青山下鳳凰幕客半留矜舞劍館娃頻進勸持觴樓船漢浦時乘興好向烟波釣玉璜

爲謝

孫湘山給諫貽詩見答兼示尊先公遺草賦此

久矣江湖歎索居湘魚衡鴈未全虛開函無恙蘇卿

札載牘多方惠子書三世詞壇驚咳唾一時文苑借吹噓王陽信有彈冠慶想望承明舊直廬

習家池

大隄草色碧如茵習氏池亭跡未陳入座尊罍非夙客到門車馬尚遊人墻頭古樹飛殘葉屋裏清泉餌細鱗唱罷銅鞮愁日暮青山一路起歌塵

經南巖有感

采眞曾過最高峰複澗層巒定幾重道士已乘緱嶺鶴遊人重跨葛陂龍松蟠秘洞烟空鎖檜側陰崖雪

自封記得題詩青壁上荒苔埋蝕久無踪

次南漳界寄懷周啓明叅知

惠文抛却埋菟丘有鳥嚶鳴未可求江上舟航成獨
往山中猿鶴阻同遊烟霞弘景三重閣湖海元龍百
尺樓聞道儲書勝鄴架知君容易傲王侯

天柱峰

居然赤縣與神州歷磴攀巖到上頭山配衡巫曾鼎
立水容江漢只杯浮旗峰四展龍蛇競劍石孤撑蝃
蝀愁塵世久應嫌局促青霞碧靄任相留

其二

不待凌虛思已仙况憑高處望風烟璇房切漢惟盤
鶴獼壁攢空盡站鳶天闕漫論樓十二雲逵寧隔路
三千須臾寓目渾閒事倘許遊人訪偓佺

其三

歷盡清都挾化城直從天際辨瑶京空疑雲向封中
出不道風從腋底生千地樓臺成蜃氣半天笙管雜
猿聲蓬壺只在人間世八駿空勞萬里行

再憩紫霄宫

曾來此地問仙踪别後依然紫氣重北極星辰瞻上
界西清雷雨度中峰屏開翠壁翔金鳳澗落銀塘掛
玉龍見說羣靈頻望幸祥雲瑞靄待登封

送王郡倅赴貢院

送君此去典翩翩從事由來羡獨賢風定錦颿過夏
口月明黄鶴在秋天楚才屈宋初經眼蜀客淵雲舊
比肩腰下寶刀頻拂拭不知解贈阿誰邊

送陳生之武陵完娶

洞庭南去武陵谿得到桃源路不迷細雨掛帆青草
岸煖風嘶馬綠楊堤河邊解佩雙星度臺畔吹簫兩
鳳棲爭道館甥同玉潤丈人峰好待扳躋

送李九父明府謫官閩臬兼呈楊公亮太史

河橋嘶馬復啼鶯纔别三吳又七閩烏榜乍浮鼂鳥
遠青袍却换豸衣新沙蟲視影能無射海鳥忘機定
可馴太史憐才方執憲肯令仙吏久風塵

呈孫見田使君

雙雙馴鹿擁朱輪虎竹遥分下紫宸門爲却金清似
水谷因吹律煖如春公卿秩峻徵黄霸父老情深借

寃恂自是股肱湯沐地莫教大海有窮鱗

其二

露冕吹鐃倚碧岑陽春臺館幾登臨官閒長孺那妨卧政暇玄暉雅好吟萬井黔藜無菜色四郊蒼翠有棠陰城頭漢水如衣帶杜預豐碑好共沉

贈譚汲泉計部

孤燈濁酒擁寒衾誰識天涯謫宦心幕裏烟霞聞坐嘯江頭風雨憶行吟孤臣自抱懷中玉久宦寧營橐底金我亦琵琶多苦調想因同病得相尋

贈王國楨文學

過江詞賦駿諸王大令風流更擅場池草帶烟搖綵筆井梧和月坐銀床形同海鶴三山迥夢入湘蘭九畹香四十登壇應未晚好搏雲路快翱翔

郢上逢吳鳳泉叅知胡幼泉憲副却贈

石城楊柳漢江春握手相看意倍親腰帶並忘今日貴角巾猶是舊時貧星辰坐上瞻陳寔風月尊前值許詢爲愛素心人定好倘依芳社結爲隣

隱園雜詠

曾驅袁馬五陵西別後羊腸路轉迷每爲詩逋慚杜叟頻愁酒竭囑山妻弓遺那用重歸楚竽濫無煩更逐齊成敗偶然同一局澠池何必勝囘谿

其二

轉看星鬢欲凋殘歷盡途窮與歲寒漢吏舊簪鳴豸幘楚人今笑沐猴冠誰能偏地皆栽棘却悔當門誤植蘭新買南湖三畝宅不愁無地着漁竿

其三

燥髮登朝忝制科乍從初服返烟蘿閒中花月揮銀管夢裏星辰褭玉珂欲附青雲朝士少從倡白雪里人多雙柑斗酒堪謀醉一度鶯聲一度歌

其四

春風幾醉百花洲曾見南園吐火榴要識行藏占祉燕欲知晴雨卜林鳩論妝六合歸玄塵功課三餘付酒籌搔首問天原不憒笑他空抱杞人憂

其五

不問官途謫與遷渚鷗溪鷺足周旋臨流坐月同花笑掃石鋪雲共柳眠鶯簧澁戀朝雨潤蝶衣輕倩午

風顛隣翁寄訊能相過恰有新醪勝隔年

其六

讓他垂老亦歸田喜占楸枰一着先洞裏烟霞原有主壺中日月豈無仙旋收魚鳥供詩料半肎琴書作酒錢髹几竹牀堪偃息不教塵夢攪春眠

其七

千載棲遲只舊林每逢幽事獨追尋防人鶴鸛營巢客畏客鼪鼯鑿穴深谷鳥偏能分語默池魚也解識浮沉因窺物態諳時態却恐機心損道心

其八

曉烟收罷午風和燕子飛攙蝶又過閒慰楓林留日少常關竹戶得雲多曾無咄咄書空字乍有烏烏擊缶歌衣半松濤來枕上錯疑洗耳向銀河

其九

爲甚閒人特地忙幾般幽事費商量因支頽屋多栽柳欲綴疎籬密種篁笥檢亂書編甲乙架抽殘帖補邊傍何時一切空諸有消受人天禮法王

其十

乞將名姓隱菟裘失路從人喚馬牛藜藿詎堪參肉食弓旌那敢望形求林鶯睍睆歌相似庭鶴婆娑舞未休縱使白頭持手板也應寬夢在滄洲

寄楊以德中丞時開府西粤

清秋憲府罷論兵採聽風謠劇有情蠟屐登山賓從樂綵毫題壁鬼神驚遙知錦向巴江濯忽訝珠從漢浦明安得短衣趨幕下酒吟花醉日逢迎

壽盧左塘徵君七十

籜冠芒屩芰荷衣老去龐公入市稀湖上秋風鱸正

美山中夜雨蕨初肥人陪謝客登棋墅地傲嚴陵擁釣磯梧葉松花堪駐世可容一叩白雲扉

送王子侯北上兼呈尊公都護

蚤歲登科冠楚閩更從天上整戎衣弓號大澤如烏奮馬躍平原似鳥飛公子過庭閒將畧丈人投筆曉兵機行看並綰封侯印直抵龍城破虜圍

送張履祥文學還豫章

天風吹客酒初醒别袂殷勤向綠汀家近斗牛雙劒紫門收桃李一燈青曾揮綵筆驚飛鳳更葺芸窗待

聚螢共道馬融能教授還期衣鉢在彤庭

荆艷詩有引

貞戚宗侯結客於郢與雲杜王稚恭伯仲謝通明文學輩暨吾沔王爾耳諸詞人為荆艷詩凡二十首既付剞劂不佞與李本寧太史敘而行之宗侯復邀余擬作如數傳神寫照既為不易效顰學步更覺苦難宗侯其何以命之其鴈字一首別錄

月華

皓魄當空湛碧池俄驚光彩動罘罳玉盤出匣千重綺氷鏡開奩五色絲蟾抱水晶嵌玳瑁兎舂丹藥染玻瓈嫦娥若許裁宮錦會躡雲梯剪陸離

虹梁

猩紅黛綠巧相和閣道斜通逼絳河高柱可題無客到迷津堪渡少僧過鵲橋路接迎天女兎闕宮聯引月娥昏墊只今多病涉搴裳欲濟莫蹉跎

氷花

玉蕊瓊葩色共鮮縱無香澤也堪憐玲瓏宛結林間蕙皓白先粧井畔蓮剪就幻呈天女巧琢成清勝雪仙妍東風若解池邊凍映日撩空恐未全

水紋

洞庭木落晩生波瀲灧潆洄態較多色映清氷留作繭影含新月借為梭金刀細剪吳門練玉尺輕裁越女羅見說靈妃來鼓瑟湘裙六幅捲仍拖

石筍

嶽頂峯腰歷歲寒此君端作丈人看春雷未鼓青先迸夜雨初滋綠巳攢幹老蒼龍初蜕骨心堅朱鳳晩留翰秦鞭若遣過東海好付任公作釣竿

麥浪

參差秀色滿平疇帝遣來麰五月秋隱隱黃鋪千畝熟涓涓綠漲一泓幽蝗消喜共驅淵獺雉雊歡同狎水鷗若使劉綱仙去後縱遷陸谷不知愁

柳絮

三月河橋欲暮春飄飄萬點趂遊人輕颺白下千門雪狂逐章臺幾路塵裝襯蝶衣驚掠鬢粘留蛛網訝鋪茵柔條若比秋容淡好與蘆花共結隣

竹粉

亭亭千畝倚潺湲細抹鉛華襯緑鬟虚白信能超物表纖濃原不羡人間何郎拭後看逾姣湘女啼殘染未斑縱是炎蒸三伏裏也留霜雪在稽山

荷珠

明月何須出蚌胎池錢初展漫堪猜翠盤凝露紛相濺碧葢搖風半欲摧神女弄餘仍蕩漾仙姝投罷尚徘徊應知掌上珍同玩莫遣憑夷按劍來

楡錢

誰移芳樹下星河贏得青銅滿舊柯九府漫留圜法在百文堪載酒爐過因風隕石磨鑪久借日鎔金鼓鑄多布地便教成馬埒腰纏十萬欲如何

松濤

聳壑昂霄百尺高長風吹動轉蕭騷驚雷破峽晴仍聒急雨翻盆夜更號海上潮音喧法鼓空中梵樂響仙璈懸知弘景三重閣吹入疎欞不厭聞

蓮房

青錢貼水褪衣紅接葉連枝結搆同仙客並棲金狄掌宫娃同占蕋珠宮薰香肉映芳樵膩茹苦心愁翠幕空江上女郎扳折盡却將零落恨秋風

荇帶

逐浪牽風覆碧渠箇中衿帶信非虚柔莖傍蛤疑裝貝脆葉棲魴恰佩魚越女心同歡易結沈郎腰瘦弱難舒沿波泛沼多如許不倩詩人賦有餘

遊絲

縹緲綢繆不定飛日中搖曳雨中微貪隨蝴蝶縈芳樹懶逐鴛鴦上錦機千縷恰添宮女線五紽堪製殿

臣衣多情更借東風力一罥花枝不記歸

花影

慵隨妖艷鬬春光淺碧深紅一樣粧撩亂豈無空裏色婆娑合有暗中香虚多倍矗愁難折實少根荄恨易僵若使衆芳凋歇盡倩誰同與吊斜陽

麯塵

春風釀就百花香化作遊寬逐杜康滚滚馬頭中亦聖紛紛陌上飲非狂桃腮半赭呼歡伯柳眼多慵號醉鄉莫道提壺能勸客氤氳不散酒壚傍

燭淚

漫說華堂夙似銀潛然何事不勝顰行行蜀魄啼紅血點點湘魂染綠筠郢客書成揮玉筯楚宮纓絕拭羅巾流光若照高樓婦粉褪香銷也自嗔

睡蝶

粉衣乍斂鋏鬚拳偃息琪園若个邊葉底抱花曾信宿枝頭攀栖只初眠偏疑夢裏霑紅雨未許醒時弄綠烟聞道三危多瑞露香魂端合費縈牵

鶯梭

林間公子號金衣辰理流黃到夕暉織柳絲拋千縷去穿花紅捲七襄歸寧憂雀角輕投抒似惜鸞絲少下機歷盡世途多貝錦莫教拋弄惹嘲譏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九

沔陽費尚伊國璠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煕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兵申甫父編

七言律詩

皇孫生恭覲　恩詔志喜

皇家聖子毓文孫海内同聲慶至尊九廟神靈扶漢鼎六宮湯餅獻尭樽蘭培鶴禁蟠根遠花近龍樓結實繁只尺天顏應有喜可聞笑語出重閽

其二

重閶紫禁垂旒日副帝青宮侍膳辰蚤見麒麟遊苑囿旋看龍馬出河濵謀超百聖貽文祖占應三靈協大人澤畔纍臣欣未老幾迴扶杖聽綸綸

其三

承華殿起挾飛仙五色神芝産玉田寶歷畔盤傳帝

璽金頒御府洗兒錢應知曆數符周永不獨謳歌頌
啓賢更祝皇齡千萬歲眼看餘慶到曾玄

其四

祥烟瑞靄切重霄最喜春宮樂事饒姬䄙重興釗繼
武唐風永邁啓開尭尊陪大父趨中禁貴匹嚴君侍
内朝料得河清重紀瑞更歌天保入雲韶

其五

鳳啣丹詔出岩廊丽德宗功澤共長少海潛龍驚九
子中天懸象燭三光官寮並命師兼傅國史連書帝

與王聞說漢家隆準貴子孫親見似高皇

其六

聖德如天未可侔油雲膏雨徧遐陬金灘銀礦停征
取寶井珠池罷採求遷客還朝欣共集流人歸國喜
相收皇皇大業無疆在圖綺何煩更翼劉

寄徐文江大京兆

白門烟月接吳閶誰似官途郎故鄉南國具瞻師尹
石東園小隊令公香都亭尚憶過驄馬省署還驚集
鳳凰料得題名京兆府風流何減漢田郎

五十自嘲

脫却朝衣理薜裳只宜身在水雲鄉尾全自信生無
累樗散偏知歲欲長公案昨非惟酒過浮名今識只
詩狂桃僵李餓俱搖落倘許黃花晚節香

其二

衰顏羞澀鏡中看醉起蕭然一鶡冠不羨買臣初拜
秩已樓弘景蚤休官千場滿泛中山酒萬事空廻大
海瀾高卧柴門深雨雪虛勞賓客度銀鞍

夜宿三元閣有懷郭宗卿郡守

殘燈疎雨竺僧房繾綣伊人水一方漫向桂叢思隱
士虛持貝葉對空王家稱孔李名非忝徑引求羊過
不妨江上木蘭歸未遠肯留十日醉清觴

傅伯仁民部新宅宴集諸老得天字

百雉崇墉萬井烟驚看畫棟與雲連花邊杖屨迎三
老竹裏尊罍聚七賢家自謝庭輝寶樹客從儉府植
紅蓮由來世業龍門在始信城南尺五天

送金郡幕入覲

寒雨霏霏酒滿卮忽聞嘶馬向江湄賢聲久動青油

慕佳氣遥聽赤玉墀旅舍更殘千里月上林芳樹萬
年枝汀花岸栁應相待恰是遷鶯欲囀時

鴈字詩十二首有引

鴈字詩起於吳下諸人吾楚袁中郎龍君贊
伯仲近皆有作不佞擬和如數詩成而君贊
輩亟賞之不佞則竊有形穢之慙耳

西風南浦數聲過日費丹鉛定幾何墨瀋半消彭蠡
水筆鋒橫掃洞庭波訛無亥豕那難辨蠹少蟲魚豈
易磨欲倩題名留紫府只愁雲路隔金河

其二

莫問詞人翰墨香由來禽鳥亦登場帛沾窮海羇臣
淚錦識高樓思婦腸風外顛狂張長史天邊容與蔡
中郎獨憐月黑黃昏後餘力猶揮急就章

其三

不分泛沼與圓沙想見同文自一家未到衡山書隔
絕纔臨湘水勢橫斜將疎乍密眞縈蟻却斷仍聯信
綰蛇若使羽蟲存筆諫可能無意入金華

其四

工書不用遠尋師按羽聯翩露並垂素拂雲山爲側
理蒼磨烟島作隃縻一行縹緲標羲畫數點模糊認
禹碑堪笑右軍頭半白猶將幽事日臨池

其五

有鳥雍雍入目聞蟲魚蝸篆若爲群未遭羿射皆全
牘一挂虞羅半缺文酷愛墨濃迎暮雨生憎紙薄恨
秋雲稻粱恩重渾思報會染先生白練裙

其六

鴈門兄弟並諸王楷法兼工草亦狂蘆楮夢殘花五
色榆河信杳札千行嬌同女史拈彤管富比儒生搆

墨莊若使日南隨太守也應從事簿書忙

其七

問奇那用詣玄亭史頡臣斯見典刑桂兎乍寒毫共
白竹龍初炙汗俱青纔過瀚海驚傳檄却到恒河伴
寫經舊識傭書班定遠玉關同去歷王庭

其八

舊傳戈法自穹廬到底何曾筆陣踈北去平安傳報
帖南來珍重附函書童蒙搦管應求我老宿操瓢笑

起予天上若能留副墨可堪鐫刻在清虛

其九

研無端石管無斑合是藏身翰墨間漢隸尚存來漢苑秦書未燬出秦關湖山景好參差錄子母形垂次第刪鶴唳猿啼煩寄答可知雙管不曾閒

其十

爲愛奇文慣遠遊半生湖海赫蹏留星當踈處仍加點月到纖時不假鉤赤牘罷裁愁結夏素紈初寫耐悲秋何人欲榻來禽帖只在沙頭與水頭

其十一

一漸雲逵路杳然驚看薙劍與針懸月明銀海披吳練水蕩丹霞染蜀箋縱掣池鵞那可換即矜野鶩敢爭姸共言重譯來朝日似送降書過赫連

其十二

紛紛結構起層波剪霧裁烟拂曙過藻掞星辰依帝苑章窺雲漢接天河野無烈燒焚書少池有頹翎退筆多掞彈拈弓君莫近虛擬剌舟寫維摩

王伯楨年兄起家南遁政旋以兵侍巡撫保定志喜兼呈次公少宗伯

驚傳初詔起陪京俄徙熊幡向北平地控盧龍收鎖鑰官兼司馬佐樞衡風裁漫肅臺中紀經略仍馳塞上名一卧東山今挺身可知安石爲蒼生

甘應溥督學以新命入閩馳書見詢依韻奉答

才子當年業禁廬一麾翻遣外臺居之官容與楓江棹戀友綢繆荔浦書心遠每懷陪欬唾名微那望借吹噓從知九鯉湖頭路定有相思入夢餘

其二

漢家詞賦盛如雲屈指南州獨羨君絳帳兩馳蠻徼傳繡衣初淨海邦氛臺中結綬推朱博江上吹簫憶伍員窮達有時兼有分敢諫匡阜作移文

與王君弼諸君集傑掌樓

層樓恰與碧霄連一嘯憑欄思洒然掌上隄翻渾飲露眉間蒼翠直棲烟雲璈似度天中曲風馭堪招洞口仙才是子淵能作賦相看詞筆大如椽

別何崑柱宫諭二首

初傳冊使出蓬瀛示國風烟不憚行下榻雅思迎孺

子停車先爲訪侯生棋枰賭勝聊乘與杯酒論文實
主盟折柳河橋應暫别掃門終擬竊光榮

其二

揺筆縱横賦有神由來何遜是前身班聯玉笥稱仙
吏跡附金蘭媿酒民絳節到來瞻紫氣朱轓歸去望
清塵招賢但晩應闕閣莫以難逢棄故人

何外方完娶賦贈

嘈嘈絲管沸中宵金屋初成貯阿嬌坐上何郎疑傅
粉樓頭秦女解吹簫心同弱縷眞堪結眉倚新粧信
可描舊是神僊今會和佩聲盃已在藍橋

有感

薜蘿深處藕花居竹戸長關草不除公餗久傾官罷
蚤侯鯖長闕客來疎空求海上難逢藥且讀人間未
見書自是死灰然未易枉從門外覓軒車

送謝峻卿將軍督餉

獨領軍儲發漢東樓船千里駕長風湟中未試屯田
策灞上先論轉餉功兵控水犀横寶劒詔從金馬錫
彤弓歸時肘印纍纍繫始信人間躩躒翁

心賞齋山茶玉蘭並開對酒作

璚葩玉蕚兩交加並倚雕欄鬭歳華淺白乍凝姑射
雪深紅初剪赤城霞堪同桃李開濳縣敢擬芝蘭出
謝家最是東皇多繾綣好憑金屋貯雙娃

安陸逢楊龍文文學

短劒孤琴數束書蕭然行李寄僧廬人誰高誼能懸
榻客自窮交爲下車安邑我慙非仲叔臨邛君合似
相如新詩定比春花麗肯惜瓊瑤一啓予

入郢哭陳還樸給事何仁仲詹簿鄒孚如文選

給舍名高得謗多歸來文酒日婆娑清尊百罰携狂
友白馬雙馱擁素娥别浦賞心猶郭外荒丘埋骨已
山阿從來遷客憐同病不獨傷心哭逝波

其二

問奇曾過子雲亭墓草回看幾度青寶劒光銷埋夜
壑絲毫香歇黯春星稽生久絶門前札考父空鐫鼎
畔銘棘院槐廳成底事只留遺草照秋螢

釆芳洲再哭何仁仲

百花堂接藕花洲爲爾曾停谷口騶何氏園林人速

荷□園集 卷之九 九

朽習家池館客重遊酒罏眞若河山邈蠟屐空存鳥
嘆幽啼殺杜鵑春欲老不聽隣笛也堪愁

寄贈歐宜諸觀察時以　新命起官太僕

登朝何減賈生年美箭新硎信卓然兩握虎符曾典
郡一拋豸繡遂歸田書同玄晏當年著論擬河汾異
代傳一自懸車無請謁綠楊門外草芊芊

其二

聞道滿輪水一涯彙征端合見明時入推謝傅爲朝
宰帝擬桓榮拜國師八柱漸高聯紫極三旌驟顯列

彤墀故人樸滿空持贈久矣羔羊詠素絲

謝李莘苑叅知送瓜

偶向江門暫駐車東陵重詣故侯家逢君欲看三秋
菊饋我先投五色瓜乍擬氷漿流象筯絕勝崖蜜出
蜂衙宿酲頓覺都消盡痛飲從教噪曙鴉

寄尹輔運萬戸

輔運侍御志伊公子大司成蕭以占公壻也
少負奇質英氣勃勃厭棄毛錐起家爲萬戸
侯謝事歸里嘗蒐裘以老偶抱羸疾何恙不
已乃於居傍先爲宅兆此自奇人奇事也走
詩爲詢並以代柬

四十登壇奮請纓寢堂何事起佳城非關處士新求
死自是高人舊達生元亮身前能製誄李膺沒後不
邀名憑君莫問泉臺路騎鶴多應上玉京

輓館師元輔王荊翁

老師一生清節砥行修名垂老大拜百僚具
瞻晚歸田里有志冲舉縣官求舊蒲輪踵接
而高卧不出竟爾長逝人之云亡世道奈何

訃至爲位以哭後有此作悽愴之私非獨爲
師門作痛也

驚聞天上墮台星哭向婁江涕淚零羽翼巳成辭漢
室股肱空切去虞庭詔催白髮門猶闢恩錫黃腸墓
巳扃身是元龜堪壽國不將芝朮駐頹齡

其二

一代經綸屬鼎燊肯將勛樹負科名心懷慕晏嘗辭
富志欲師夷恰比清碧宇瓊樓驚蜿骨彤庭丹陛罷
持衡當年桃李多先蠹誰伴騎箕上玉京

張養晦年兄起官滇臬遥有此寄

一卧湖湘近十年俄聞　御命復遊滇山中蘭芷遥相憶江上芙蓉晩自妍蠻部再瞻新絳節蕃君重覩舊彤旃居夷莫道提封遠記取長安在日邊

贈李子侯

深院高梧翠且重玳簪珠履日從容葡萄夜煖人如玉苜蓿春肥馬似龍鴈塞幾年思北伐狼居千里想東封看君一片昂藏骨那得閒情伴赤松

贈豫章熊文學

雨過園亭暑乍輕對君眞比玉壺清書開短笈螢分照榻近高林鳥不驚漫道明珠非漢浦可知雄劍郎豐城從來范叔窮交好敢博中郎倒屣名

題王明生行卷

曾說王家逸少賢幾從湖海探眞詮仙人舊授壺中術孺子兼傳圯上篇竹杖駕雲龍偃蹇玉笙吹月鶴蹁躚江南塞北堪乘興記取吳鉤入夜懸

汪調甫孝廉過訪賦贈

十載長楊獻賦同黃金臺己築高臺驊騮自合趨燕市杞梓終當屬楚材遠水孤帆逢夜雨短檠殘燭對春醅因君忽憶江南樂幾處行歌詠摽梅

集尹典客園亭

羊裘雅稱鷫冠新肯郭詠莃漢水濱閣上清風傳素業門前紫氣識眞人松棚鶴瘦閒梳羽蘭沼魚肥劇躍鱗竹裏藍輿花下屐不知牆外有朱輪

寄胡國獻理問

夏木陰陰鳥共啼懷人無那暮雲低壺粱洞裏花爲輿丞相臺邊柳作隄濁酒每邀田父飲新詩半爲館

娃題柴門對水堪乘興想見桃源路不迷

送賀子侯北上

帝苑清霜落禁鐘心隨河水共朝宗韜鈐舊學千人敵茅土新承萬戶封騣裏連錢飛似鳥芙蓉出匣矯如龍相逢莫道輕投筆試掃燕然第幾峰

贈黃健之萬戶

緩帶輕裘一偉人曾提三尺淨胡塵黃金裏印封侯業綠鬢談兵報主身門外隼旗威震赫匣中龍劍氣蟒响由來郤縠稱儒將想見論詩集幕賓

送常使君入覲

朱幡迢遞發江皐柿葉寒飛點碧袍五馬渡河宮日近六龍當世殿雲高東朝甲仗陳琮璧南國提封貢羽毛此去定承明主問肯將陳對屬功曹

贈魯叟

犀爲麈柄玉爲琴杖底烟霞閱歲深三徑酒尊娛北墅六時齋罄禮東林廻翔秀骨凌孤鶴汗漫閒情戲五禽不待功成逃海上紫芝玄鹿又追尋

送尹長吉孝廉之京

綠酒青絲白鼻騧送君南浦卽天涯聽鴻曉度梁園雪走馬晴看漢苑花淮浦輓輸勞轉轂海方樓櫓類浮槎平生許國無虛讓肯使掄材屬兎罝

贈方子侯

久知名字重干城躍馬橫戈控五兵弱冠舊諳黃石畧短衣新殄綠林兵曾聞緩帶綏南服要使投鞭掃北平自是壯猷誰得似元戎端不媿家聲

、題李景魯給諫正氣樓

一眺中原莽盪收幾從星漢坐高秋凭欄未少江湖思望闕還深社稷憂嶺外暮雲猿欲嘯尊前明月蟻初浮朝廷遺直須君在莫倚元龍百尺樓

有感

蕭蕭華髮鶡爲冠總爲憂時淚未乾北去旃裘連朔漠西來烽火照長安空唾漢使貽金幣不見虞庭戢羽干欲勒燕然慚弱質憑誰談笑取呼韓

贈洪雲臺將軍

弱冠承恩拜虎牙居平壯志淨龍沙弓彎明月三湘影劍淬寒霜五夜花苜蓿馬肥追掣電葡萄酒煖泛流霞卽看矯矯登壇日瀚海祁連路未賒

贈王汝質太學池陽守王公冢子

橋門冠蓋盛趨蹌歸隱猶能學楚狂但道姓名廉吏後每留歡笑酒人傍山花並吐依雕砌海燕雙棲語畫梁王氏青箱饒舊業肯徒隣壁借餘光

送汪懋叔謁太和

送爾青山汗漫遊芙蓉千尺坐高秋雲拖翠蓋巢峰嶺日湧朱輪吐殿頭羽客盡隨金策上仙官爭捧玉笙留況兼彩筆驚人句題遍中天十二樓

趙徵君生子

名家素業有箕裘生子何當似仲謀光抱珠胎驚乍
吐香徵蘭夢喜初投高門想見能容馬墮地應知解
食牛從此圖書恢舊德降祥不獨屬嵩丘

寄李東楚徵君時以能醫著名兼善堪輿家言

聲華籍甚曾諸生一臥滄浪遠世情江上梅花時遣
信山間桂樹屢尋盟經傳郭璞囊中業人識韓康市
裏名何日扁舟乘夜雪與君杯酒共班荊

同沈上卿侍御泛舟醉賦

曾向長安作壯遊臺郎相繼覲宸旒丹衷體國心能
照綵鬢歸田志未酬都邑尚驚桓典馬壺觴叨附李
膺舟應知機事從來少且共飄飄狎水鷗

送王文博之武陵文博能書能琴

斗酒曾携坐薜蘿柴門風雨復經過章江遠泛王猷
棹漢水新添叔度波張旭書成顛未少鍾期絕響恨
偏多孤帆又向瀟湘去極浦丹楓奈別何

同沈上卿侍御高敬伯明府陪應抱貞父母南
莊績閣堤喜賦

五馬驕嘶水一方巡行端合軫如傷乘輿不用經溱
洧保障真同治晉陽零落幾人牽竹筏蕭條三戶奉
壺漿從今粒食伊誰賜勿剪應歌邵伯棠

同應抱貞郡侯宿湖上

野燒寒烟日欲晡偶隨征騎宿菰蒲湖頭酒盞鯨爲
客水上更籌鴈作奴窮到閭閻憂坐困恩同草澤詠
來蘇維魚入夢應今夕記取豐年望不孤

童起伯偕嫂胡孺人僑寓江夏歲暮久客詩以
招之

畫舸長風幾日程似聞消息寄江城梁鴻入越携家
去范蠡遷陶載室行彤管香飄推畫品彩毫光吐見
詩盟故園梅樹花如霰肯惜迴舟慰友生

題朱山人卷山人閩人也以家難徙維揚

輕橈柔櫓木蘭舟短劍孤琴伴遠遊家厭海氛辭荔
浦身隨潮信到揚州樓邊載酒宜花笑橋上吹簫被
月留賦就莫嗟流寓久幾迴清夢鯉湖頭

送劉陶宇方伯入覲

文犀製帶鵲盤雲綠酒千鍾別思濃南岳北尊司屏

翰西江同遠切朝宗牙璸首集趨蹌列玉扆先瞻肅
穆容蜀客建旄開府近肯將車騎羨臨邛

入省飲朱貞成別業

底事音郵滯未聞相逢應得慰論文王門有禮能延
客旅舍無魚却就君城上軒窓開楚岫架頭書札染
湘雲新詩字字清人骨那畏炎蒸氣若焚

中秋前二日集尹乾泰中丞官舫

畫舫江臯儼似仙一尊相對共陶然故人總惜多年
別明月何須後夜圓遠思漫隨黃鶴舉清歌不礙白

鷗眠踉蹌欲問如花女知在青溪若個邊

寄懷陳心抑大中丞

憲臺清切傍高真鎖鑰終當屬老臣襟帶抱江仍挹
漢提封控洛復連秦水從東注朝宗易山盡南條節
制新剩欲摳衣趨儉府可容長厠幕中賓

其二

森森門戟晝生寒奮武興文總未難介士御枚趨虎
帳儒生緩帶赴雞壇恩流南國追羊祜望繫中朝屬
謝安旦晚內庭虛揆席台星長倚五雲看

上高塋塘公祖

執憲曾聞向海濱帝鄉俄見擁朱輪官於記岳稱方
伯地以維藩屬价人識省書閒招集遠戟門風靜保
釐新從知一曲應無和都作陵園萬戶春

附七言排律

壽國士兄

當年諸父篤宗盟奕葉於今更屬兄野寉昂藏原國
器江鴻聯絡自家聲高情豈被儒冠誤傲骨寧將世
網攖頻過田翁浮盞斝每從石室玩楸枰嘲風弄月

心無繫咽露餐霞骨自輕最是肝腸無畛域虀來脣
舌少譏評多男並擬珪璋出有弟同將杖屨迎堂上
塤篪人踴躍坐中簪履客崢嶸祥凝暖閣灰初動瑞
集高門雪已盈銀燭錦屏燃獸炭瑤笙翠管度犀觥
綵衣膝下蹁躚起金縷筵前次第呈書自函關邀李
叟頌將椿樹屬莊生壺觴雅羨鳩筇健綸綍還膺鳳
誥榮想見六千三萬日鶺鴒長伴共飛鳴

壽八十翁程時英先生

憶昔承恩沐鳳池文人風節雅堪師但將避世偕朝

隱不倩談天取世貧客向城南過季主帝從方外引
安期冠裳已見周京盛杖屨仍探禹穴奇越嶠湖山
時載艇吳閶花月每裁詩爲看釣石尋嚴瀨因訪丹
台到武夷卿相府中浮琥珀將軍幕裏倒玻瓈行遊
未覺乾坤大歸臥翻驚日月私門遠軒車無結納案
堆書卷有唔咿性同薑桂辛難改志絕脂韋晚不移
籬下偶陪陶令酒池邊曾賭謝公棋靈椿合共烟霞
老古栢從教雨雪欺閱歲可知盈耄耋論年端欲到
期頤劉安得道攀叢桂黃綺全身種紫芝渭水綸竿

垂釣日漢庭函丈授書時佳兒舉體蘭爲質快婿連
姻玉作姿爲壽政當牛女會追歡應有崔仙隨河邊
擊鼓浮槎近樓上拈針製彩宜共把大匏斟北斗分
持彩筆賦南箕冰桃擬結瑤池實雪藕遙須華嶽詞
我亦蓬萊三島伴可捐餘瀝泛瓊芝

和龍君御觀察松庵十韻

溪流澹蕩遠山碧高閣危樓天五尺弘景辭官但鍊
丹子雲垂老空持戟長松挨漢挺高標曲檻流膏滲
玄液雨露從知帝力私斧斤那畏神工擘開窓謖謖
乍飛濤深院亭亭寧化石歊霧蒸雲似若華飲水嚼
雪同姑射看時地主眼先青種日山僧頭已白莊叟
空矜上古椿孔陵謾詡千年栢樓停鸞寉不驚弦奏
比笙簧時應拍箕踞知容我輩來長謠短詠應通夕

市隱園集卷之九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

汭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五言絕句

送徐汝潔之清河謁向明府四首

但沽平原酒莫問平原里府主能下客高風謝公子

其二

使君自奇才雄文擅千古鳳翅乃雞棲此意問季主

其三

徐卿一七首百里不留行把贈神明宰能作蛟龍鳴

其四

我有綠綺琴貽自單父堂爲我致君侯一鼓發清商

期李山人不至

蘿月照衡門松風吹縞帶美人期不來零露滿蕭艾

印池爲傅伯仁賦

郎官五畝湖倒印青天影一從解組歸鴛鷺日延頸

其二

荇帶弱堪繫荷盤淨方展不用龜紐文自有蟲魚篆

其三

明星墮方池精光搖北斗舊日尚書章馮夷爲君守

八景詩爲姚別駕作

三山秋月

三山高不極涼月夜何皦婆娑桂樹枝慣向山中老

雙渚烟帆

雙渚蕩晴烟孤帆自何所中有釣璜人脉脉不得語

蘆岸漁舟

秋水日潺湲兩岸蘆花白爲漁不在魚船頭弄明月

石巖仙洞

仙人久已去洞壑依然在有時化鶴還只在中峯内

古祠曉鍾

幽夢若爲醒鍾聲動寥廓爲送白雲來晨起開齋閣

郵亭夜鐸

美人隱抱關清夜聞鞞鐸爲語宦遊人青山差不惡

黃生醴井

泉水日清泠黃生風已邈叔度是耶非撓之亦不濁

龍王靈磯

老龍將九子鱗甲各森布大旱作甘霖千里被靈澍

送客二首

二月都城外茸茸碧草生羨君歸騎疾一路聽啼鶯

其二

釋褐爲朝士君歸我未能故人如問訊官冷只如冰

南湖垞二首

禾黍依楓岸菰蒲接柳堂湖燈終夜雨城角五更霜

其二

東園稱漢皓西嶺號商遁何似南湖叟堪爲北郭徒

世耕莊雜詠四首

家世原農圃吾生偶市朝彈冠空慕貢擊壤幸逢堯

其二

已辭彭澤俸賴有雒陽田肘印心無繫腰鐮性自便

其三

堤線多栽柳池錢半種荷曉窗聞牧笛晚徑聽樵歌

其四

籬落開三徑尊罍載百壺庭花分字詠砌草帶經鋤

樂耕莊四首莊去先公墓道數十武而近

禾黍連丘壠風烟接市廛挐舟憑去槳騎馬信歸鞭

其二

雞黍聊供客簞醪亦勸農暇攀原上栢倦倚屋邊松

其三

結搆無多地過從只數家隣分春社酒傭送夏田瓜

其四

茅屋斜連浦葑田曲抱湖豚肩聊祝歲牛角湧懸書

半竺園四首

買地便幽性爲園接化城慈雲侵浦出慧日傍樓生

其二

禮佛花堪供逢僧栢欲叅在家爲善宿出世即瞿曇

其三

塔影孤雲外鍾聲細雨邊乞金思布地借錫欲通泉

其四

僧容雙樹憇佛借一枝棲座聽青獅吼林聞白馬嘶

市隱園四首

市僮三家少園堪十畝多客從芝嶺至僧向竹房過

其二

買山謀已拙浮海事空傳但得營三徑何妨受一廛

其三

跡與囂塵接心從水竹閒桂山攀岸崿蓮浦弄潺湲

其四

洗藥晨初罷敲碁午正長茗烹荷露紫扇引竹風涼

寫竹

盡日搖蒼翠高堂六月寒定無風折損那用報平安

宮怨二首

無才堪侍輦有志欲當熊摠是恩難遇非關命不同

其二

不買長門賦休裁紈素詩昭陽無舊侶凉冷自家知

水仙花

飽餐姑射雪細泛鬱林香爲有梅花在相攜淺淡粧

朱竹程雪齋寫

程生稱畫手贈我赤琅玕爲染湘娥淚猶餘血未乾

盆松

青松纔一尺盤曲長新枝敢不勤封植凌雲倘未遲

擬蘇長公詠物二首

蟋蟀

唧唧空房夜聲聲妾自知寒衣將寄遠機杼莫教遲

蟬

幸脫汙泥去能遷高樹鳴縱使涼風至猶聞斷續聲

大水謠四首

江漢紀南國滔滔自今古浩蕩亙爲災荒我禾與黍

其二

陽侯數降割白骨蔽四野誰爲負薪人兼沈璧與馬

其三

江流攻我南漢水溢其北會鎖無支祁災沴從此息

其四

貧屋有朝啼寒原多夜哭賢哉汲長孺矯詔發倉粟

半竺園雜咏

栢堂禮佛

翠栢何森森頻過禮佛子佛自西方來栢葉皆西指

紅蓮泛沼

方池印皓月曲沼浸明霞香風動衣袂知是芙蓉花

風前綠篠

前身倘王猷種竹聊免俗好風自天來鏗然戛蒼玉

古栢當窗

高樓日晏坐晨起或至夕蒼翠落軒窗知有千年栢

高城曉角

烏啼天欲曙嚴城已啟鑰枕上角聲來想伴殘星落

古寺昏鐘

上方自寥寂入夜鐘聲動餘音杳靄間忽被風吹送

喬林繡羽

平生愛種樹種樹不種棘好鳥鳴高枝文章成五色

梅林春信

老幹冰為骨繁花玉作胎欲迎青帝至先送素馨來

高原望雪

寒氣集高原雪花如掌大對酒復狂吟肯作袁安卧

春怨

白馬黃金勒青絲碧玉鞭難將輕薄壻去比冶遊郎

其二

別夢三千里愁腸十二時鳥調將恨曲蟲吐織愁絲

秋怨

露重薰籠滅霜繁畫角殘玉關千里隔繡被五更寒

其二

郤扇京初薦鳴砧暑乍除如何征雁至不寄半行書

郎上謠

鳳山何嵯峨春風艷桃李花開連理枝翩翩映羅綺

其二

昔游采芳洲泉石相明媚釣石今已荒萋萋只叢桂

郢上謠

貴族椒房舊鴻儒桂籍多客矜珠作履人琢玉為珂

其二

石城何所樂二八有佳人秋月飛觴近春風鬬草新

其三

市上歌為雪江頭夢是雲莫愁工度曲宋玉雅能文

其四

柳媚迷粧閣桃嬌近舞筵管絃娛永夜羅綺度芳年

上陵曲

玉膴扃何日金魚闕幾層欲知天子氣但望上皇陵

其二

蕩蕩堯仁遠嵬嵬舜孝隆租曾蠲舊沛營不費新豐

其三

閟殿停天蹕幽宮切帝衷但聞悲伏地寧有曲歌風

湖上即事

客路尋源入人家向晚過一帆收雪艇半榻覆烟蓑

其二

宿鷺依寒渚鳴雞自遠村支牀龜殼穩代褥獺皮温

僧自廬山來以四物索詠走筆應之

蒲團

問叱何時製從師祝髮年綻處將雲補携時帶月眠

瘿瓢

古木千年瘿流傳自沃州山僧將注水泉在北山頭

錫杖

錫杖經行久鏗然聽有聲六時隨四大擔荷尚嫌輕

心賞齋詠物

醉翁几

愛此烏皮几居然六尺牀醉翁將假寐便是黑甜鄉

花瓶

春花不長妍苦爲風雨妬折向此中看恰是藏春處

題四雨上人壁

短墻纔覆屋古井不通泉總爲禪心寂長貧已有年

宛虹橋送客

地簇藤蘿影池飄菡萏香橋頭車馬散一半是高陽

池亭納凉

漠漠穿林月迢迢渡水星爲愛凉風好山扉夜不扃

有感

後生薄陳人其人誠老醜前路阻且脩問君能至否

其二

狂且小有才志欲薄宇宙醯雞不見天還誰發其覆

賞梅二首

寂寞經殘蠟敷榮冠脊春一花忽飄墮疑是墜樓人

其二

縞白原無染芳菲別有胎一枝臨水畔莫是宓妃來

題大司空周明卿餘清閣十二景

平臺月色

明月出東方流輝映華屋幾度臨高臺淸光時在目

隔岸湖光

瀲灩蕩晴波水天同一碧何須載艇遊凝望有餘適

玄觀曉鍾

珙園隣道院中有憑虛閣風送鍾聲來忽共白雲落

村西夕炤

陽烏匿崦嵫日暮牛羊下燈火出深林主人將卜夜

漁舟晚唱

漁子日暮歸扣舷歌欸乃返炤映菰蒲餘聲入烟靄

潭口白雲

止水潴爲潭澄泓最深處時有白雲來水止雲亦住

臨流釣檻

曲檻俯淸流一竿時在手釣璜不釣魚疑是磻溪叟

南浦蔬畦

闢地種嘉蔬園丁時採摘剪韭與烹葵聊以供過客

橋口風帆

虹橋何宛宛百尺架晴波鳴榔兼伐鼓知有賈帆過

沙頭古渡

大舸涉長川行人爭日暮風恬水不波誰謂公無渡

茅舍脩篁

主人愛幽栖茅屋面叢薄種竹碧參天時對此君嚼

長堤煙柳

綠柳帶長堤輕煙橫一抹爲聽倉庚鳴時時披短褐

元夜二首

繡陌風初暖璇霄月乍圓管絃晴沸地燈燭夜熏天

其二

井邑魚龍戲樓臺水月觀春燈明百子絲勝集羣仙

贈太和山楊練師四首

抱甕汲淸泉石凷敲新火客到鶴先知盤中具仙菓

其二

山路阻且深芙蓉靑萬朶絕嶺有茆菴白雲自封鎖

其三

黃芽朝可餐白石夜堪煮鍊就九還丹泠然欲冲擧

其四

道人久閒闊坐卧千峯蔂戶外有長松閒房落松子

諭鶴二首

本是仙人騏今作籠中鳥終當放爾還千年返華表

其二

縞衣映朱冠整翼日延頸何當抱瑤笙與爾向緱嶺

遊絲

縞白疑飛練遙遙時趂風若教蠶婦織杼軸豈成空

市隱園雜詠

餐霞館

亭子水中央垂蘿互虧蔽日暮晚霞生片片落天際

凉風亭

碧樹上參天濃陰時匝地爲有凉風生頻來振衣袂

寒香亭

積雪滿孤亭寒梅秀幽谷寥落數花開流香沁人骨

懸壺洞

壺公去已遠岩洞聊彷彿瓢笠掛㪚空此外無餘物

聞警六首

昭代崇文德疆場久罷兵犬羊原內屬何事却橫行

其二

滅此方朝食將軍膽氣粗同時俱死敵浪說氣吞胡

其三

虜騎縱橫至塵沙白日昏沿邊諸較尉畫地守空屯

其四

漢廷多借箸高議有羣公肉食當謀國何人策最工

其五

虎臣辭禁綱舊號復元戎聖德如天大扶桑好掛弓

其六

國憤終當雪君憂逈未分長纓堪繫虜誰學漢終軍

懷龍君御參知時官靈武二年矣將有新命作此寄之

躍馬朝防虜提兵夜控關沙場容易老莫不損朱顔

雨後行園二首

池篁青蘸水窓草碧沾泥不分蓬蒿滿穿林徑欲迷

其二

總是芳菲節花殘亦耐看低枝藏宿雨濕却鹿皮冠

春遊曲

桃李芳菲日壺觴汗湯辰如花邀妓女似蟻集遊人

其二

喬木鶯初囀香泥燕始巢畫船浮漲水寶馬出香郊

其三

紫帳紅樓外朱軿漲水邊花間看塊塌柳外出鞦韆

其四

短策侵晨出輕輿抵暮還尊罍同北海宴集似東山

贈張隱君四首

雅有匡時具而無用世心從教冠竹籜端不易朝簪

其二

屏跡安農圃冥心遠市朝應同巢許輩揮手謝神堯

其三

南隣羅罔食北里撞歌鐘何似山中客長吟信短笻

其四

長嘯時登木狂歌湯採薇溪山堪寓目宴坐日忘歸

絳桃

爲留王母核種得赤城霞那用仙源裏先尋洞口花

六言詩附

從樊城抵太和宮十首

帝闕爭先北首仙關賈勇西征寶馬朱輪駟騄斑龍

綵鳳逢迎

碧水深霑足踝山青遠閣眉痕野店青帘霧市山扉

白板烟村

馬首芊芊芳草鴨頭漾漾晴波蝶翅平無日暖鶯喉

遠陌風和

種樹貲憑菓市淘沙力盡金灘粳糯全輸驛使園田

半領祠官

憲府臨江控漢仙山負郢憑薙躍馬材官白羽拈香

敕使黃封

採藥山翁不返投珠漢女難逢誰見吹簫引鳳空聞

截竹成龍

檜雪高攢石氣松濤壯挾潮聲大地黃金作闕中天

白玉爲京

道就梅邊寄榔心堅澗底磨針鵶比漁人引路虎同

居士開林

漢嗜秦封帝宅洞天福地神皐雪巘雲峯四想瑤宮
貝闕中高

烏帽青鞋客至皂旗玄纛神來海外更無島嶼空中
別有樓臺

遠志堂雜詠四首

陶潛不羡五斗何曾空費萬錢腐鼠那須嚇鳳山夔
何用憐蚿

禽慶心懷五嶽君平足徧九州鵬鳥方知海運鷽鳩
豈解□□

王父思烹五鼎鴟夷欲泛孤舟日暮途窮潦倒功成
身退悠優

子雲垂老執戟終軍年少請纓繫虜一時志銳草玄
千古名成

市隱園四首

囂雜魚鹽近市清幽水竹爲居賴有隣翁送酒都無
朝士貽書

市上攫金誰子山中泣玉何人蝸角蠅頭長物鷗汀
鶴塢閒身

不用黃金作谷但浮碧玉爲漿花雨拋殘蝶粉柳風
吹破鶯簧

市上懸書勿羡牀頭貯酒堪誇借問風波異路何如
松菊貧家

偶題四首

南阮富過北阮西施美勝東施晒裈聊能免俗効顰
翻用增媸

脛短增鳧取怨足長斷鶴成悲處順庸愚亦辦逢屯
聖哲空馳

負山未可與蠓測海安能用蠡綆短汲長徒苦牆高
基下終危

子牟頻懷魏闕尼父不夢周公壯志堪貲理亂衰年
莫問窮通

牡丹花下作三首

金谷園中富貴蘂珠宮裏神仙肯繁華時虛度却零
落後空憐

凝碧池頭奏樂沉香亭畔裁詩何似山殽野醞堪延
賦質香肌

錦障園同繡閣實欄倚似粧樓卧月何須便[illegible]舞風
不用纏頭

詠朱魚二首

點額龍門已遠賜腮鳳沼空遙傷我雕欄文砌從他
井鮒江鰷

朱鬣揚波自煦金鱗耀日同鮮愛惜頻投芳餌殷勤
每換清泉

書白沙驛壁以下六言八句

驛路微茫一線宦情寂寞三巴雲根欲斷水落嵐氣
半消日斜湯擬臨邛持節寧同博望浮槎遙知親舍

巴遠誰遣暮雲復遮

途次言懷二首 有引

從略陽抵寧羌二百里而遙萬山環抱一徑
中懸羊腸詰曲鳥道崎嶇信行路難也因思
雨雪既零歲月云暮高堂隔絕佳友睽離情
脉脉以空縈心搖搖而靡定爰賦短章用宣
長嘆匪徒王粲荊州之感實有張翰吳興之
思矣

人謂宦游不惡我嗟行路偏難樹杪江分百折馬頭
山歷千盤墻東居士避世彭澤先生罷官此意悠悠
難解鷽鳩寧識鴛鸞

溪聲乍遠乍近石色一青一蒼橙樹枝枝雜霧楓林
葉葉含霜歲云暮矣何遑日苦短兮增傷明月洞庭
歸去扁舟獨釣滄浪

元夜

萬井笙歌鼎沸層城火樹珠連西園公子寶馬南陌
少女香軿竹葉當空泛月蓮花徹夜生烟銅壺銀箭

欲罷一刻千金可憐

九日

鷹隼翩翻乍擊鳫鴻結陣初來落帽應知興劇授衣
漸覺寒催葉墮丹楓擺面花留黃菊含胎臺上從他
戲馬籬邊任我啣杯

入郢望

肅皇帝舊邸恭紀

先帝分茅宅郢昊天眷命新周山勢攢空起鳳水光
逼漢潛虯瑞日似輪似盖仙風如磬如笙自是靈阜

吉壤何慙赤縣神州

其二

海晏河淸龢聖握符秉籙臨人豐沛應知軼漢崤函
何用誇秦露浥階蓂應朔烟籠宮柳搖春若向臺官
卜世直窺海若揚塵

其三

王氣龍從非一皇風汤穆仍新赤映虹梁屹屹黃鋪
鴛瓦鱗鱗定是神靈樂沛猶存父老歌幽億載金甌
永固千秋玉燭常勻

其四

不覩皇居壯麗安知帝澤深長啓土煌煌禹甸凝圖
翼翼周疆耀日千門乍合承風萬幄俱張時有貂璫
灑掃暗塵猶惹衣香

其五

舊邸曾分赤社先皇遂著黃衣文物彬彬帝里威儀
濟濟王畿地勢遥同虎踞天心久屬龍飛浩蕩常沾
寵渥枌榆永藉恩暉

鶴

寂寂青田夢杳迢迢碧海心長瘦影徘徊帶月幽姿
綽約凌霜湯逐真仙作騎曾思故國還鄉放雨冲霄
遠去那能深院囘翔

鴈

北去啣蘆萬里南來繫帛三秋影落空潭極浦聲傳
遠樹高樓書信衡陽斷絕夢魂湘水優游漸陸羽儀
堪貴沾泥爪趾難求

市隱園集卷之十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一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鶚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七言絶句

送賀將軍還里

短劍猶龍傍斗墟千金裘馬意何如熟名總說麒麟閣不信中山有謗書

歲暮懷社中諸子

三徑蕭條未可知美人寥落隔天涯慇勤一夜江南夢猶記河橋折柳時

出塞歌二章爲周元孚賦

白馬朱纓照客顔軺車迢遞指燕山臨岐一鼓陽春曲春色隨君度玉關

弃刀錯落浄如霜拂拭龍文夜有光岐路贈君從此去滿天風雨下漁陽

送陳立甫司理紹興

歲宴江寒楓葉鳴翩翩才子賦東征相思不少西來鴈鴈宕峯頭好寄聲

天姥西來是鏡湖湖光秋色澹相無軺車若向湖頭過可似清氷貯玉壺

竹枝詞四首

赤甲白鹽山復山送郎直向百牢關臨行更祝東流水萬里歸舟一日還

瞿塘江上水漣如日日江頭市鯉魚拏舟漁子休相訝怕有征夫一紙書

東園桃花開滿枝西園楊柳碧如絲柳絮似郎今日意桃花比妾少年時

郎去東吳妾在家春風孤負幾年花金鈿寶靨無心理獨向江頭自浣紗

再別柯少府

久客淒其寄楚城重來應見故人情無端又作孤舟別愁聽雙鴻入夜聲

贈李君實二首

旗鼓曾登上將壇至今名字走呼韓一從肘後辭金印夜夜悲歌易水寒

芙蓉雙劍氣如虹慷慨真成國士風裘馬舊游三殿北圖書新載五湖東

秋官怨

椰市風橋接玉堤御溝流水自東西秋來紅葉知多少怕向人間不敢題

寄常汝一中丞二首

熊車遠向越中行大海旌旗耀日明一自流言歸赤舃至今江左望澄清

鳳凰山下理菟裘子夜清歌醉不休待到潮平江水濶門前猶放五湖舟

題穆生暮雲春樹卷生吳人為陳玉叔先生典記二首

遠客逢春憶故園不堪雲樹兩銷魂主人義重難辭去匣裏魚腸欲報恩

南來消息不堪聞海上戈船未息氛身是信陵門下客肯抛書劍學從軍

鶴氅贈邵子源

霧縠雲綃剪未殘絕勝蜀錦與齊紈憐君入道輕相贈不為尋常范叔寒

送陶別駕還越二首

越客還家遠問津誰憐憔悴楚江濱檣烏乍起孤帆發惟有東風送逐臣

閱盡羊腸路轉難歸來重掃百花灘門前楊柳籬邊菊可道陶潛已罷官

贈日者胡生

久廢荀卿力命篇與君相對但蕭然池頭荷葉堪投贈此是貧家赤白錢

贈黃隱嶺道人三首

野鶴昂藏七尺身向來家世本西秦不抛芝嶺扶炎祚但逐桃源問楚人

三巴行盡復三湘鬼嘯猿啼道路長鐵笛吹殘千嶺月麻衣歷盡五湖霜

海上曾遊第幾山雲窓雪竇信躋攀三茅嶺上鞭龍

去二室峯頭跨鶴還

散花詩爲寺僧普敬普暾作

亭亭天女散天花片片晴虹點點霞山鳥啄來供帝釋野麋䠞去與僧伽

生成寶樹是菩提碧跗紅鞋綠葉齊不學桃花貪結子肯同柳絮誤沾泥

旃檀沉水浸仙葩嘗見盂蘭一葉花自是國香成妙偈果然佛土長靈芽

憂鉢花開禮佛堂枝枝葉葉自相當自然天上成風

韻豈向人間鬬色香

淺碧輕紅別樣裝分明仙子着霓裳枝頭妙果應回首葉底空花枉斷腸

松風謖謖響流泉采采三花入梵筵此味只應香界有好將下界駐頹年

千花成塔禮寒山鹿苑蜂臺未可攀一樹旃檀雲不掃妙香吹落滿禪關

贈歌者宋阿鳳二首

荊釵裙布舊衣裳不掃蛾眉淺淡粧自恨沾泥同柳絮被人呼作野鴛鴦

孱孱病骨強支持最是當歌進酒時共道西施顏色好一生心痛有誰知

沖漠館爲徐惟得使君賦四首

五湖三島一閒身轉見雲山不厭人元亮休官長縱酒攢眉端不爲家貧

循吏聲華滿漢宮歸來貧薄見門風河陽舊日花無數獨有青青柱一叢

門掩青山乳雉飛海棠開罷到薔薇主人醉向花前

宿一夜山雲染薜衣

飛花片片出林端玉井凉生琥珀寒更有澄湖銷客思不妨扶醉狎漁竿

九日朱葭閣同諸公宴集四首

曾是柴桑處士家客來隨意坐烟霞樓頭碧玉千竿竹菀裏黃金一樹花

何曾風雨妬重陽小閣迎暄日正黃共倚危欄遲夕照陶然一醉菊花傍

木落江空鴈叫哀登高虛媿大夫才蕭君試擬凌雲

賦已任岧嶢百尺臺
白雲紅樹滿江關綠酒黃花解破顔風景自殊人自
醉不將清淚灑牛山
爲王汝賢題亡友程孟孺畫梅卷時汝賢往嶺
南將尉其墓
越江白練楚江梅玉樹天中忽自摧縱使九泉無驛
信香魂還向月中來
送畫史余生兼呈李封翁滑令君二首
蕭寺逢君恨已遲一尊無柰送將[illegible]沙來月白江楓
老可似丹青泚筆時
輕縑薄練出吳機興到江山任一揮欲寫敬亭千古
色眼前誰是謝玄暉
留別盧徵君
岸柳江楓點暮鴉相逢竟夕話桑麻孤舟一去柴門
遠流水依然泛落花
贈陳鶴麓文學二首
湘簾乍捲燕飛初芸閣花深草不除莫道儒家無素
業牙籤堆滿鄴侯書

拂漢摩霄玉萬竿多情長借子猷看春來美箭知多
少好贈幽人製籜冠
送李君義文學完娶歸里二首
曾向金華殿裏行圓珪方璧本生成朱衣拭面何郎
白繡閤題詩謝女清
爰風晴日擁歸途沙上鴛鴦作對呼共挽鹿車趨渤
海青依犢鼻在成都
送龍君御兵憲之任西寧六首
尋常說劍與論兵慷慨何妨一請纓三十六人堪對
壘不須十萬始橫行
建牙吹角古平城代馬宛駒次茀迎便取先零誅月
氏老臣誰似趙營平
紫駝蒼兕與黃羊較獵縱橫古戰場更有角弓堪命
中應教一發落欃搶
團花鎧甲鷫鸘裘把酒憑高上戍樓記取攜來新樂
府可能翻入古涼州
錦韉將母白龍堆靜掩軍城數舉杯枸杞葡萄親薦
壽何須頻上望鄉臺

拚掃胡塵熄虜氛貔貅帳裏列如雲我亦向來稱國
士可容仗劍學從軍

陪李雲卿觀察元夕觀燈六首

驚傳憲府秩初筵寶燭銀燈徹夜燃恰有法星懸上
座直同明月麗中天

開呼小隊躍青驄萬戸千門樂事同火吐銀花開陸
地烟含瓊樹颭晴空

使君風節凜寒氷爲愛良宵興偶乘匣裏青霜三尺
劍尊前凉月九微燈

細綴明珠八寶裝流蘇匝地遍生光青烟一一翔鸞
鶴紫燄雙雙吐鳳凰

丹綃爲閣絳爲樓舞樹歌臺在上頭角觝紛挐今漢
苑烟花繚繞古揚州

豹髓龍膏四照新纔過近市又通津雲鬟霧縠如花
女寶馬香車似玉人

觀妓二首用寒香亭爲韻

雨過山亭五月寒美人扶醉倚雕欄歌聲半入青雲
裏那用吹簫駕綵鸞

剪霧裁雲作舞裳蛾眉半掃細塗黃粧成只似良家
女始信幽蘭是國香

絳紗紅燭影亭亭一笑嫣然倚翠屏莫是石家金谷
女明珠無計買娉婷

江夏懷貞成宗侯時入晉訪李本寧太史二首

后土汾陰舊有祠漢皇曾此駐靈旗只今地主招賢
日可似從官載筆時

吹臺寥濶接歌臺醉客西園日幾廻今日未應題鳳
去絲楊嘶馬一徘徊

送程山人之黃州訪舊二首

微風月落水生波對酒其如愴別何怪底採蓮船上
曲聲聲唱出別離多

淡烟踈雨木蘭船訪舊知君意愴然試數當年朝士
籍於今一半是歸田

爲謝通明又學題垂絲海棠三首

一捌腰肢不自持斕珊舞袖每低垂春愁萬種和絲
亂長在雕欄獨倚時

貌如西子醉顏酡恨比春蠶吐更多欲向春風看半

面斜陽踈影柰愁何
總盡衣香却有無幾迴不語湯跏蹰庭階過雨烟階
冷龐得紅絲繡錦襦

送王又槐將軍督餉三首

樓船蕭鼓發江干匣裏芙蓉白日寒莫道蕭何頻轉
餉須知韓信蚤登壇
下瀨戈船未息爭幾聞飛輓更論兵曈曈果日扶桑
近好挽長弓射海鯨
十月寒濤怒未平千艘萬舸壯東行幾經青海雲邊
戌更轉黃河塞外城

訪尹長吉不值二首

秋水蒹葭遠問奇柴門寒鎖月明時從來寂寞楊雄
宅苦竹叢深聽子規
聞騎黃鶴上江樓樓上僊人結伴遊鸚鵡賦殘江月
冷可知狂客在滄洲

菊影

絳蠟高燒倒玉卮素屏張處影參差裴潰一倩蘭膏
力粉本何須覓畫師

戲題鸚鵡

枉自喃喃語未成連環空鎖月三更縱然有夢鄉逾
遠不及孤鴻向北征
隴鳥能言知慧多雕櫳彩檻謾蹉跎當時只學深藏
舌縱有虞羅柰爾何

惱菊三首

為愛寒花着意栽等閒難得傍籬開不如紅蓼灘頭
去短棹輕橈酒一杯
曾是柴桑舊酒徒看花無計轉躊躕金英瓊蕊原相
並得似揚州一朶無
池上芙蓉久着花斜臨秋水映明霞黃花不是無顏
色金屋何緣閉館娃

聞鴈

寮唳高樓結陣過為驅寒色到關河交游半老音塵
絕縱有書來字巳磨

遊湖泛舟二首

輕帆短棹鏡中行十里朱荷照眼明何處女郎能唱
曲葉邊花底一聲聲

淡烟踈雨木蘭舟爲愛仙葩盡日遊欲折一枝思寄
遠並頭花在水西頭

詠紅蓮二首

漢女江娥結伴遊紅巾拭面錦纏頭仙葩自與繁華
別芙殺桃花逐水流
房櫳曬足日初斜水面波心片片霞自是美人粧束
好氷刀初剪茜紅紗

哭甘應溥大叅二首 有引

應溥與余同年同館最稱莫逆辛巳以臺省

郎同補外臬已同挂議籍家食有年應溥以
卭司理薦歷尊膴其爲司理時曾一飲余市
隱園大醉而別嗣後官黔官閩時有音問頃
遷辰沅行省冀其一晤而訃至矣先是應溥
書來謂同館諸兄弟存者止五人今又少一
應溥矣愴然爲賦

曾從絳帳識文星幾地諸生奉典刑今日及門多薦
達却誰能守太玄經
一脫初衣叙九遷邦人延頸望行旆那堪銜岳開雲
日便作長沙賦鵩年

王姑射文學惠竹

從他挂馥與蘭芬蕭散那能勝此君不借琅玕相贈
送高枝從長拂青雲

中秋對月懷邵子源徵君時過荆門訪友

年年把酒上江樓爲愛清光祓月留風景不殊人乍
遠想携笙鶴北山頭

郡誌八景舊有盧博士題詠大都學究語耳暇日
挺筆各賦如數非求炫美聊用解嘲

五峯山色

湧向名山說五宗何如江上五高峯移家欲上峯頭
住那用廬敖九節卭

三滏波光

北漢南江一艦通當年疏鑿聖人功只今江漢爲池
日定有榮光瀲灧中

滄浪漁唱

輕蓑弱笠撅頭船雨沐風餐不記年款乃一聲江水
綠等閒驚却白鷗眠

椰口樵歌

碧椰盈堤颺遠空樵人斤斧往來通歸途近晚歌聲發半在村烟野燒中

丙穴釣秋

閑向秋風理釣船停橈多在綠溪邊蘆洲荻岸魚偏美只索投竿不用錢

荆樓玩月

高樓百尺晚吹笳幾度憑欄玩月華最是夜深看不厭女墻直待玉輪斜

東沼紅蓮

陽烏初出日生東沼上芙蓉作意紅游船半向香風起可似西湖六月中

西城古栢

敗堞頹垣覆古阡森森老栢欲參天須知呵護神明力散木空煩說歲年

徽人舒生爲予作曲水流觴春日泛杯醉賦

種籬杉塢間叢篁漉漉流泉泛羽觴莫向蘭亭誇往事風流應不減諸王

高陽舊侶日相過勝事眞堪續永和獨有詩逋應百罰縱依金谷莫辭多

題文姬卷叅戎陳相如側室也

紫金條脫玉搔頭不逐歌樓並酒樓閒寫兵符抄劒術從敎夫壻覓封侯

日將銀管瀉掌掌搦得黃庭不換鵞閒坐小牕翻樂府新詞都付雪兒歌

送黃健之督運北上

代鼓鳴橈出漢東千艘啣尾駕長風從他浪說攻城

畧轉餉還推第一功

畫舫春江路不迷彤弓綵筆並堪携遙知橫槊詩應富未少湖山入品題

江上謠二首 有引

江上謠美府丞孫後山江隄告成也洿爲澤國江水尤甚當事檄公董役帑金無溢費期月而竣於事作此頌之

琅瑙不用鎖支祁撇見波恬浪靜時自是吾侯明德遠玄圭何日錫江湄

長隄如砥復如坊禾黍新栽鴈鶩場楊柳青青柰柘
絲可堪南國比甘棠
送童起伯偕嫂胡孺人北上五首
平津開閣引儒生取次英髦集帝京更有大家堪續
史欲憑香輦到承明
東方曼倩是前身載牘三千謁紫宸若問細君嫺筆
札曾師南嶽魏夫人
絳羅初剪試春衣馬首桃花作隊飛共把玉壺斟琥
珀帝鄉雖好莫忘歸

青袍白馬送將行玉扆前頭拜聖明不用鍾聲傳刻
漏只煩賢婦聽雞鳴
布帆無恙泛晴波瞥見雙星遠渡河壇上詞人閨裡
秀可知朝士乞詩多
眞定池蓮尹乾泰中丞舊守此郡
沿陂泛沼疊清波太守搴帷幾度過趙女如雲多艷
質可能學唱採蓮歌
荆軻里
西風颯颯水漫漫旅客投人夜正寒多少輪蹄朝帝
闕何人相送白衣冠
長安旅寓以草莽臣不敢
覲
聖因是請謁皆絕言念舊遊俱成隔世愴然爲賦
朝元殿裏散鳴珂戶外軒車造請多今日途窮無過
客何須門巷更張羅
都門卽事二首草莽之臣存諷諫也
鑄山煑海意如何贏得金錢御府多聞道九邊無宿
飽莫教戎馬渡闌河

文華殿裏日華鮮想望青宮御講筵鶴駕未來金鎖
閟空餘官屬聽傳宣
獲嘉縣新柳
作隊分行萬縷垂纔看似幕復如帷濃陰布地渾無
暑可比甘棠詠去思
園花欲開適有遠行不及見比其返也一花獨
媚急呼酒賞之
春花如繡滿雕欄爲愛芳菲欲別難了却殘春花事
晚一枝聊向醉中看

田家樂

野曲村謳不辨腔郭郎鮑老也登場兒童夜半猶貪覷歸向燈前語阿娘

生長烟霞老薜蘿等閒城市未經過昨日酒閒逢郡吏方知法令出蕭何

伐木爲垣竹作椽整籬編席度新年堂前競貼宜春字半向高門索錦箋

六美人詠

笑美人

總爲多情日破顔歡聲時聽出花間應知買笑非容易擲盡金錢亦等閒

醉美人

強酌春醪渾解愁不知沉醉下西樓踉蹌更向花前過一似花枝舞未休

睡美人

錦衾文枕竹方牀日午花陰過檻廊熟睡不知天欲暮定乘雲雨會襄王

泣美人

春愁何處不傷神血淚潛然欲滿巾拋墮不須將鏡照應知顆顆似珠勻

歌美人

雲鬟高結口脂香一曲清歌出洞房坐客滿堂皆側耳不知若箇是周郎

舞美人

一搦腰肢細可憐幾番垂手向筵前渾訝颺空揮綵袖不愁貼地損花鈿

寄壻陳孟章國學時公安袁小脩先生方官成

均二首

內家宮闕倚雲邊聖主臨軒曆正綿漢代威儀周禮樂明君重賦帝京篇

橋門冠帶盛如雲君到超然定不群聞道故人登講席摳衣想得共論文

久不得鄒甫瞻年兒書問詩以代柬

屢上除書總未除年來消息竟何如知君自有千秋業羸得楊雄老著書

講學談禪總未閒其如姓字在人間天下蒼生望安

石至今翹首向東山

壽尹乾菴中丞

五陵裘馬昔翩翩猶記長安擲菓年今日朱顏無改
換肌膚如雪藐姑仙

生而何當表嶽靈中原歷盡鬢猶青閑時但把仙人
臂續得浮丘相鶴經

栖岩飲谷道彌尊市聒塵囂不到門淨几明窓時捉
筆著書已得五千言

梅花舒白柳拖黃江上新開薜荔房聞說長江化春
酒十千應滿碧霞觴

酒泛屠蘇玉作觥錦堂燒燭聚耆英春燈照地銀花
燦疑是人間不夜城

挽程大川九十翁二首

曾學君平歷九州東西南北任遨遊朱門未少踈狂
客爭似侯嬴禮數優

麈尾高談信不虛懸河注水決深渠從他白馬饒雄
辨牙底機鋒慧有餘

閨怨

煖日和風不耐愁柳堤桃塢湧凝眸鴛衾已負三春
約虎帳空營萬戶侯

市隱園集卷之十一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二

汚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羾申甫父編

碑文

藩大夫高公重修承天府儒學碑

高皇帝混一中夏建學明倫黌序之設棋布星列其有朽蠹以時營治布在功令此良守令事也至藩臬大夫奉簡命節制一方握屏翰彈壓之權勤宣主德糾察官邪咨詢民瘼旁採謠俗惟日孜孜猶慮不給而暇論庠序之事乎藩大夫高公以進士高等荐歷清華頃以新命蒞郢曾不期月百廢具舉吏畏民懷風移俗易而尤於憐才造士特爲諄懇退食有暇輙引諸生講業奬進其賢者化誨其不及者士用丕變顧學官傾圮思有以新之而未遑也會諸生以請公慨然捐俸撤朽易新首事大成殿次明倫堂門廊廡舍漸次脩葺殿後建尊經閣藏經史百家之書復於其左爲奎星樓上應斗極凡此皆出公指畫碧瓦朱甍丹楹畫桷高明爽塏翼如屹如廸竣於事而公喜可知也於是郡伯李公別駕孫公梅公司理陳公及諸博士與諸弟子員謂公費不取於官力不貸於民而大工克就請勒石紀事不佞嘗讀詩而知文王造周壽考作人樸棫菁莪風人是詠則岐豐洛鎬之都重首善也後世敎化陵夷事不師古漢高過沛歆大

風而思猛士夫文以安邦武以戡亂天下既定不思尊賢顯俊製禮作樂而猛士是思得無覇心之餘乎

我朝

明聖代興文敎翔洽

肅皇帝起潛郢加意湯沐士依日月之光感風雲之會雲蒸龍變其時鼎臣上宰鴻儒碩士比肩接踵而起彬與盛哉綿歷數紀

皇上以文孫紹祖烈維桑與梓培植爲多而飛纓縹組垂紳搢笏之士不減先哲詎非重熙累洽之徵耶

公擁麾建節作屏王家適與時會仰承德意首重彝倫宮庭肅穆丹堊輝煌重樓邃閣躬自創置堂有皐比舍無茂草標文明之象表壯麗之觀假令守若令爲公屬者盡化公之屬典賢考室一稟成訓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其成就獎進寧有旣哉昔召伯廵行南人繫思甘棠勿剪遺愛斯存明德如公可令湮没固不佞上下數十年之間而知君則姬文

肅皇帝所以基命

今上所以纘服也臣則召伯大夫所以承休也曠世

同符良不多遘而不佞猶有說者公不負士士亦宜有以自效太上立德其次脩名氣節宜崇也而恐忸伎倆之習榮進宜願也而恐長奔競之風藻績宜工也而恐傷大雅之體有一於此非公所望於爾多士者也詩不云乎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固未有不誦說仁義被服道德而能駿奔俎豆之間者多士勉之若夫巍科膴仕則地靈人傑其鄉所自有無事從吏矣

公諱第北直永平之灤州人

郡丞後山孫公脩築總口堤工碑

沔澤國也江水經其南漢水環其北沮洳沉溺之患所從來久矣歲戊申江水暴漲四境爲壑民死徙不可枚舉蓋至於今昏墊如昨叅知高公以爲憂首事江堤咨於郡伯李公司理陳公廉公賢推擇以往畚金無溢費逾月告成令郡迤南賴以有年則公之力也乃高公又謂江水可無慮矣漢決總口且三年於玆莫非民也安可以秦越視乎適觀察劉公至亦深以爲念經營創始且將復以公往而公適有

新命遷彰德丞行且有日父老子弟匍匐而詣兩公謂公以賢勞從事民方倚藉令聽以遷去保障謂何且郡丞缺就近銓補則水利於公爲專轄計無便於此者於是兩公奏記中丞梁公侍御彭公具疏以聞

詔報可公乃留郢而總口之役始一意委公檄下公慨然自誓曰夫當路誠知我不惜削牘以請而我孤其託是上負當路也父老子弟誠賢我不惜牽裾以留而我孤其望是下負父老子弟也余朝受命而夕飲氷矣乃葺茅野處日騎款段行畚鍤間戴星出入不遺餘力而分理學博鄒君國洎諳材官一稟公成

命尺尺寸寸無敢爽者再逾月而竣於事瑕者以堅甲者以增望之如墉卽之如阜一勞永逸倘所謂百世之利非耶用是當路嘉悅黔首歌詠而公意猶未已也蓋公謂潛沔若唇齒上流潰則沔將坐困手書移令其接壤而堤弗治者築無後時仍械治其一二阻撓者於庭民不敢譁者自是沔可無震隣之憂則公之慮遠矣故余嘗謂是舉也非公賢且材無以底永賴之績非高公劉公推誠委任無以副特達之知非中丞侍御結知

明主無繇得請衆思集群策舉諸賢戮力相與有成意者天其庇沔乎昔在漢光武時潁川盜起以寇恂安輯而不拜郡百姓遮道以留願借冠君一年黃次公以河南丞起家其後尊貴用事以丞相封侯今天子軫念災民不難改成命以公畀沔不翅借矣而晉秩爲丞與覇同其勤宣吏治精辦嚴整不徒以長者見稱有加於覇其功名可勝道哉沔則公之畏壘也適郡守郭公洎僚張公趙公倅王公立石紀公嘉績而不佞次其語如左梁公諱見孟北直之清苑人彭公諱宗孟浙之海鹽人高公諱第北直之灤州人劉公諱不盈與中丞同里李公諱養蒙山西之陽城人陳公諱本江西之南城人公諱應期陝西之西安人

漢中府重脩儒學碑

余不佞奉　簡命治兵漢南甫至諸縫掖迓於途魚魚雅雅心竊豔羨比謁　先師登堂鳴鼓進而講業又率能誦法孔孟陳說大義愈益心折謂鄒魯大儒不啻過之顧學宮圮廢無以爲游習地謀於郡守

繇君思有以新之守謝未遑踰年歲熟民和乃始修葺越三月而工始竣守率諸生請記歲月余乃諗於諸生而告之曰諸生秦人也請言秦事可乎蓋昔者周先王曾邑於岐豐之間矣壽考作人江漢之人漸焉則菁莪樸棫之所繇作也周祚既改秦始建都禮義不修功利是尚迨於始皇焚弃詩書坑殺儒士焰至烈矣卒用二世而亡此周秦之已事也

明興列聖相承家絃戶誦秦士彬彬以道德文章著聲若渭南武功諸公未暇縷數今之秦非復昔之秦

矣顧地多近塞時有虜警有司繕城隍儲糗糧詰戎諸武孳孳是務安暇及庠序之事而士生其地者長鎗大劍馳騖戎馬之場朝上首功暮秉白鉞將速化是務又安能褒衣博帶白首佔俾而希河潤之澤哉漢南雖泰地界於楚蜀保山依谷民老死不見干戈而饒魚鹽竹木之利資用饒給夫瘠土之民勞勞則思思沃土之民逸逸則思淫爾諸生得無擊鈴柎缶鳴箏挾瑟而爲長夜之飲者乎得無鬪雞走狗弋鳧射鴈而贖窮年之樂者乎得無裂冠毀冕蕩節踰閑

而陷當世之罔者乎夫不佞猥以一日之長儼然臨諸生上誠不宜過爲不必然之說以塵點爾諸生而設表以爲坊使賢者趨焉竪幟以爲標使不肖者制焉詎不矯然思奮乎盖孔子嘗論儒矣其言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求多積而務多文以爲富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則履仁蹈義譽髦所以興周賤則乞墦登壟竪儒所以促秦夫士道汚隆而國之興替隨之諸生繹聖言徵故實而儒之道思過半矣是爲記

潛江縣侯王公修學碑

潛於文學盖稱江漢鄒魯云先是學舍荒廢前令朱君曾一脩葺語具今諫議袁先生記中歲癸未漢水暴溢守隄之吏弗謹水浸淫入城郭百姓廬舍漂蕩學宮亦就圮壞適王侯來宰兹邑博士弟子員以請侯曰河決城毀郎水再至而暴客乘之諸士何以決筴且力詘舉贏民力謂何諸士且遲我於是侯始行隄設障繕城築堡發公帑賑流移蠲一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旣踰年政平人和博士弟子員復以請侯

曰今兹可哉乃捐俸勸義出倉庚之羨與公帑之積悉以佐費輸城旦弛刑徒諏日作力首事大成殿次堂廡各祠次學官廨宇次諸生廩舍崇庳築虛撤朽刻餙期年而告竣事侯旣喜與諸生樂成乃謁余文爲記夫以余覩記上代神聖陶冶群類曷嘗不兢兢教化哉堯舜之世洪水九年浩浩懷山襄陵衆庶艱食然二聖人曾不以此時忘其振德書曰澤水儆予伯禹作司空汝平水土百姓不親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典謨所載可考鏡也漢興去古未遠武帝時河水

爲祟令年決瓠子明年決宣房天子投璧沉馬諸侯
王百官負薪以從然明堂辟雍釋奠釋菜之禮無歲
不議郡縣論士亦無虛日故當時經術吏治號稱得
人而文翁獨以文學化蜀著聲循良抑何盛也今天
下車書一統絃誦萬里
明天子繹紹理學廣勵學官功令具悉項者復採言
官議俎豆大儒眞千載一時也以故川瀆效靈河流
順軌九服晏如莫於磐石獨漢水一再爲患
天子固惻然憂之誠慮百姓苦昏墊無以興詩書禮
樂之教侯簉仕茲邑乃能奉揚
上意首事學較役不妨民士不失業假令司國史者
傳中與循吏即文翁之於蜀何讓焉夫功令具矣而
有司者或溺其職有司之過也有司無負士而士鮮
速化無以報塞者則亦士之過也今鳴鐸在堂執爵
在廟居有廬矣食有廩矣諸士奔走殿庭效法孔子
顧瞻郿廡思齊游夏徘徊祠宇無忝於鄉聞人惟爾
諸士不然而燕僻廢學嬉游墮業佔俾一經僥倖青
紫卒而弁髦棄之仕無聞于朝處弗譽于鄉亦惟爾

諸士諸士勉之然余雅聞侯質行君子也其母太君
以節著今大江以西言孝義之門者褎然首舉夫曾
雖不能育鴿卵螟蛉視以蜾蠃而肖故曰以言教者
訟以身教者從以侯樂育諸生而日視之能無肖哉
能無肖哉

觀察蘇公開城河碑

沔澤國也江水趍江陵東注爲沱漢水滙三澨南溢
爲潛而郡兩據焉一城斗大二水環抱故形家言謂
沔以水秀則地勢然矣項者河源細水泉涸計郡治
東南隅迤邐三十餘里悉爲平陸無論商賈貿遷及
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溉之難即襟帶一水乃令隔閡
弗通譬之於人經絡管衛不相聯貫卒有痿痺之患
此於地脈風氣所關匪細也第吏茲土者率蘧廬官
舍及瓜而代有掉臂去爾或一二健吏稍稱任事荷
畚鍤爲終日之計止已嗟夫河柰何不終塞且化爲
陵也大夫蘇公以郎署高第觀察荊以西旣涖沔問
民疾苦及一切興革郡人士首以疏河請公毅然決
策曰吾奉

璽書廉察一方若水利
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其安敢避事乃下令令
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鍾出粟一釜期月粟具條
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報罷而公持益堅蓋越月而
河成大都公審時度事因民之利用民之力故費省
而具功逸而倍古人舉大事類若此矣役既竣公集
郡人士巡行河曲方舟載泳清波湛如田者溉於岸
樵者喧於渡漁者歌於浦爨者汲於埂賈者揚帆鼓
枻而駛於中流盖公徘徊容與而喜可知也然公又

謂是役也非創始之難而持終之難苟且目前而闕
於長慮一旦河流復梗是塵飯土羹之戲也於是從
舊閘之口以張水勢僉隣河之夫以給常役减征商
之稅以通泉貨建四路之橋以濟往來隨事擘畫條
分縷析盖公之言曰吾心力盡矣吾姑爲此以待繼
我者潤色而增益之可乎夫由前則巳事之效也由
後則來事之師也美哉明德遠矣昔者禹之治水九
州攸同萬世永賴玄圭旣錫禹貢乃作今洞庭會稽
之間遺跡具在杜預治襄陽刻石紀功一置峴首之

上一投漢水之下令後世無忘公於沔百世之利也
是安可缺然無記不佞乃從長吏及郡人士之請而
授簡如左公經術吏治冠絕一時不具論論其有功
於河渠者公諱雨登萬曆甲戌進士蜀之巴縣人

封通議公北樵翁祠堂碑

傅伯仁民部爲其祖封通議公北樵翁建祠湖上白
雲之鄉祠成勒石率子太學生大訓請記於余余惟
唐虞之際五官並建其後咸有天下而后稷之祀獨
爲無窮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則粒食之源長而勤民

之績茂也成王幼冲踐祚周公爲輔日誦豳風而陳
無逸述艱難則祖德如在論稼穡則家法具存故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之子孫曷敢一日而忘先烈
哉傅氏以閥閱雄郡中世以武功顯而公獨隱於農
今祠地則先世菟裘在焉當公微時幾爲雞家蠶食
公履后土而戴皇天不難以身爭之事平則推讓伯
與仲巳獨取磽埆者汙邪者而耕焉漁焉陶然樂也
夫由前則怏復之難由後則克讓之難而卒以天幸
力田逢時號稱素封所謂烈士之風非耶再傳而得

尚書公當
肅皇帝中興瑩精太平千載一時尚書公憑日月之
光仕爲大司徒督理西苑農事體國經野家給人足
此何翅稷之佐虞旦之造周而要以畢公未行之志
比其歸老廣阡陌治宮室逍遥比之漆園芬華況之
梓澤沃衍擬之勺陂而要以拓翁未竟之業譬諸治
室尚書公堂矣譬諸治田尚書公穫矣自茲以往繼
尚書公而爲子繼民部公而爲孫歌斯哭斯聚族於
斯世以永存而要以食翁未盡之報顧尚書公位踐

九列功在旂常開國承家人所共覩而翁之潛德或
秘而弗耀令聞令望湮没謂何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祭海者必先於河禮嶽者必先於魁父將民部公是
舉也意在斯乎且也栝棬必思重以物也霜露必哀
重以時也桑梓必恭重以地也漢高帝由布衣起豐
沛比都咸陽猶戀戀故鄉曰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
樂思沛余弱冠時曾謁尚書公於田間授餮行酒每
食必祭其先人某樹則曰先公手所植也某廬則曰
先公手所葺也欷歔泣數行下借哉尚書公髮短矣

廟祀之設或有志而未之逮民部象賢惟肖紹明先
業補鈌事先世德翁如有知寧無樂此乎夫禮之廢
也久矣在禮大夫三廟惟士無田亦不以祭今士大
夫盛治居室窮極土木而寢廟之制鈌而不講肅賓
客行酒漿鳴鍾考鼓而先祖先公曾無魚菽之祀賢
哉民部舉不稱僭費不稱靡庶幾其可風乎至若牲
祝在庭俎豆在列仰視榱棟俯視筵几覩箕裘之不
易念繼述之惟艱思哀而哀思懼而懼將使若敖不
餒殤丘勿奪是在民部之子若孫息業而大之雖世

世血食可也公諱昇尚書公諱順民部公諱作霖伯
仁其字祠始丁酉某月某日成於戊戌某月某日法
得具書

墓誌銘

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愼菴柴公墓誌銘

不佞讀柴氏兩文學君所爲尊人職方公狀而竊善
之也其事核其詞贍死而不朽斯職方公之謂與居
亡何兩文學衰絰而造不佞乞一言銘公墓夫不佞
卽嫺於詞何以加文學所爲狀然辱職方公知徵狀

安忍鈌然無迹按狀柴自梓林公由鳳陽入楚樂潛士風家焉公生如珍珍生士英英生浩是爲孝子公浩生蕙蕙生西嶺公明明生贈文林公文林公以縫掖起家爲諸生高等視一第猶掇之耳而無祿蚤世娶贈孺人余生子二長卽職方公公之生也王父西嶺公方營廳事客皆持牛酒賀忽報舉孫公沾沾色喜爲盡一𦟛公生而頴異方孩抱時露奇掌股間垂髫就外傳授毛詩十歲摛管爲文多驚人語給諫郭公奇其才以女字焉比西嶺公及文林公相繼下世郭公所爲卵翼公者無乎不至自是公文日益進學使者胡公行部大奇之補博士弟子員公乃益折節讀書每試輒褎然冠諸生督學如鳳竹徐公霽岩陳公省吾金公皆號水鑑得公文讀之無不擊節賞歎以爲不凡顧數奇屢困於塲屋迨已卯始登賢書明年上春官不第公策蹇還于舍時王母廖母　並垂白在堂公日夕奉甘毳尸饔無缺亡何兩孺人復相繼没公拮据襄事不遺餘力迨竣於事而柴毁骨立矣服闋買舟東下卒業南雍適幼峯余公定宇趙公

爲太學師一見器重海內同聲之士奉公主盟載酒問奇屨滿戶外已丑計偕與今太史澤癯張公叅知震南孫公侍御心原任公內兄平樂守郭公談秇都門每一義出諸公無不心折也者是歲成進士出秀水太史朱公門下庚寅謁選拜常之無錫錫山故巖邑公捧檄往也務與民休息不爲赫赫聲十年編審一以人戶爲軒輊舞文之吏曾不得夤緣爲姦計裁撹造磨勘諸冗費不下千餘緡則襄縣官所當納諸橐中者也邑故有鈔課銀邑輸府府輸留都又之府剏其累也令邑徑輸公扼腕而歎曰官解尚不支柰何病吾民白於當道竟報可仍下旁郡邑著爲例民有訟其子若弟者公念置之法則傷天性歸令悔罪卒爲父子兄弟如初邑民黃仁者以詿誤被溧陽逮幾陷重辟公廉其狀奏記大中丞朱公得末減他若持廉而却遺金之利以還主者躬禱而獲甘澍之應邑以有年寬假而成僚屬之美丞王丞劉輩並遷秩以去幹以仁心輔以亮節良法美意種種而是故公雖不求名高而官譽驟起履任五載直指使者御史

巾丞暨大司徒大司空露章列薦者二十有八首薦
者五大都謂公以實心行實政有古循良風邑人少
宰栢潭孫公亦謂公折圭綰綬無以異人至行古之
道則指不一再屈故公去而邑人相與祀公錫山之
陽孫公實首倡云時與公同吏於吳者蘇兩司理則
閔公廷甲朱公一龍長洲令則江公盈科與公而四
梗楠杞梓不徒張楚且撑東南半壁矣尋三君皆次
第內召公獨以大司馬推擇爲職方郎時時事孔棘
大司馬方倚公爲重會冊使誤國廷議紛沓

主上切責宗伯司馬之屬同時被斥者十有九人公
視事甫十日亦掛謫籍滌訌陝西延川尉既陛辭策
馬馳萬里始抵任尉冗員無所事事間以其暇走延
綏界榆林覘虜出沒處居然有鳴劍躍馬之思已登
太華坐蓮花諸峯與客觴詠習習風舉若忘其爲逐
臣遷客者歸而闔門養重治城南別業遊息其間顏
其亭曰晒言志考槃也公既家食又好施不倦祿入
之餘且罄室人以爲言公曰汝等不託乃公之爲諸
生時乎方清丈時令君其胥欲授余田以療余饑而
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汚吾躬也王毋廖毋余之喪
令君王欲令余居間以賑余乏而謝不敢當者懼以
不義汚吾親也今雖跧蹐於時乎頹

主上恩貸猶竊升斗自潤卽善貧固愈於諸生時而
烏用嗷嗷爲也公生平持廉大都如此矣公年始杖
而神王色澤髮無斑白一夕感凶夢遂染末疾經宿
而逝若羽化然者余惟老氏有言損有餘補不足天
之道也公天才卓犖何難一第偃蹇棘圍逾壯而俛
得之其取數於造物非嬴也爲邑七年而始博一京

朝郎郎十日而謫謫而賷志以沒不及見賜環之期
天之質貿一至此乎善乎公之言曰士之仕止當折
衷於孔子故得時而駕則爲會司寇攝相事不爲亢
不得則乘田委吏不爲卑湘纍之辨長沙之怨豈不
牛騷抑鬱之感爲臣而懟其主則罪之大者夫公既
曉然出處之大義其他窮達顯晦寧復介於懷耶可
無爲公哀矣公生嘉靖癸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
萬曆癸卯年十二月十七日配郭氏封孺人郭給諫
嵩女子男三長一真邑庠生娶張氏茂才文明女繼

初氏吳縣簿莘女次一德邑庠生娶德慶守歐陽東
白女俱郭孺人出次一谷聘隗氏大學建章女厕室
朱出女三長字鄉進士郭銑蚤卒次適太學生謝攸
郭孺人出又次未字朱出孫男一瑗聘劉氏茂才道
裕女　出葬以甲辰年十二月十六日墓在荆門
州青塚之紫金岡負乾履巽則公所自卜也銘曰
謂公擒藻灼如春華蒸霞絢日晚吐其葩謂公蒞政
熙若春臺油雲膏雨以潤枯莠厥潤伊何既安且阜
璽書用徵星言北首何以陟公霜雲之司何以去公

鄜川之淯帝之震怒臣何敢慰尉耶仙耶難進易退
採菊於洲樹蘭於畹望公如歲將以公返命之不延
溘焉就木胡進之艱而奪之速人誰不死所貴令名
班揚等譽召杜齊聲俎豆在官松楸在里天所祚公
三丈夫子

故康州守漈宇歐公暨配封孺人劉母合葬墓
誌銘

今海內稱閥閱右族者孰與歐陽氏哉漢以前無論
唐以率更令顯宋以文忠公著此非彰彰者與而適
跡於潜者抑何盛也方面則觀察公卿寺則太僕公
郡邑長吏則康州公孝廉則誠夫其他仕別駕而官
博士被青衿而擁素封者難以枚舉安成之族至潜
始大將朱公之徙陶而敬仲之適齊耶余不佞獲事
觀察而友太僕於康州公交一臂晚識誠夫往康州
六十懸弧不佞曾為文以壽非久康州下世與封孺
人劉葬有日矣誠夫儼然衰絰之中偕其弟文學百
里重繭而造余乞誌其墓余讀狀娓娓數千言其旨
慘怛其文瑰麗即余媚於詞無以加誠夫然業已拜

命之辱其曷敢辭按狀公諱東白其先則安成人也
自叔謙公始徙沔引河叔謙三子長荷池公遊潜樂
其土風徙永興而家焉族從此大矣荷池公亦三子
季模即公父以子貴封文林郎娶於趙亦三子季即
公文林公謂世有積德白首而卒老於布衣公生雅
屬意公雖在齠齔異於羣兒趙孺人蚤逝哀毁如成
人十二屬文觀察公異之推為國器弱冠補邑庠弟
子員劉孺人來相室孺人為文學遵阜先生女和柔
婉順能事兩尊人以故公得一意攻舉子業每試輒

高等時兄合州丞而弟太僕相與切劘爲文章迨太僕薦於鄉嗣登上第公益下帷發憤取舊業盡付祖龍坐臥一室撮要鉤玄欣然有會劉孺人時以女紅之餘市酒脯勞公篝燈熒熒呻吟達曙戊子遂裒然賢書出太史馮用韞門下雅相器重羞報至而文林公喜可知也明年上春官不利歸而杜門却掃義不干有司有孀婦某者爲族子所噬重賂屬公居間公謝弗聽是時業有孝廉及弟文學君公日訏而訓之不遺餘力而劉孺人亦慈不廢嚴尤熊畫荻有古賢毋風壬辰以乙榜授清河諭至則爲諸生陳說經義士皆蒸蒸向風居亡何聞文林公病劇公以爲憂乃先以劉孺人歸孺人躬視醫藥其爲禱治萬方終不起凶問至公一痛幾絕歸抵里門㞷然骨立與孺人經紀喪事一切不以煩伯若仲丙申服闋補江夏諭江夏爲省會巖邑上官騈集徵文之令無日不下公倉卒酬荅援筆立就庠士賀君克猷朱君冲吾呂君斗垣熊君非白皆在函丈公特爲延譽悉成名士時直指趙公廉公儁才擬薦六館而宜山之命下矣宜

山在西粤號爲荒僻民獞雜處頗稱難治公與民休息一用寬和爲理地故宜稻而環境皆山難盡以耒耜舉也公乘籃輿周行遍視其曲阜膚隈小堪布麥則載種分給教以樹刈迄於今宜之歲大旱肥磽權公齋沐步禱甘澍立降士女皆懽呼載道謂匪我侯吾儕幾無噍類矣簿書有暇時進諸生講業徙庠士食餼者纔十四人公奏記學使者得增廪士二名廣文者以遲暮去官公憐其貧甚多方爲營槖裝旁邑荔波令缺當路檄公兼治雙印纍纍口碑無異桂林司理連公八闈高士行部得公治狀手書一聯貽公有四年清白有天知之句督府楊公並署上考至約僮僕嚴扃鑰躬親庖湢以供過客雖在蠻烟瘴雨之鄉而公庶幾無疾病得倨而臨吏民之上則劉孺人匡助調護之力居多時太僕公守昭州去宜陽數百里而近郵筒往復不絕大要以清白相淬礪非久太僕遷去公亦權守康州故粤人迄今有大小歐君之頌甲辰赴康州以劉孺人從州在海一隅土沃民偷六博郡飲者相聖於市多因緣爲姦公至條與社

學立保甲明婚禮禁博戲七事請於當路當路韙焉巳訪民瘼知閭閻所重困者莫若供億因下令吏始自公賦外毫不以煩里甲豎石門屏著爲令故事每徵收編銀十鏹其一計歲可博千金公愀然曰朘民之膏以自肥吾不忍爲也禁主者毋得私一錢其他善政更僕難數此其犖犖大者劉孺人故善病遘病遘起以爲常先是孝廉君奉公命携弟文學君就文使試孝廉義不離孺人膝下孺人促之行乃就道而孺人竟死官邸公痛賢妻之溘亡也悲愛子之遠離

也幾欲解組去適覲事迫遂與孝廉兄弟扶櫬抵里門旋復北首道路間關眠食爲少損又康尉某以司理左遷忿公爲長吏倜然不相下思以考功法中公事雖寢而公遂初之念益决會太僕亦謝政在里相與結社林皐笑傲溪山罨畫間花晨月夕浮白大嚼遇田翁野叟雖露蓄村醪時復一醉然每念劉孺人凄然伉儷之感輒欷歔泣數行下也戊申公病幾無起色己酉誠夫舉於鄉公沾沾色喜病亦良已越明年屆六袠壽觴珠履趾錯於戶公應接如平時偶宿疴發遂彌留不治方易簀時正襟危坐勅誠夫兄弟無忸吾化吁嗟乎傷哉大都公因心則友天植其性其事文林公及繼母鄭孺人務當其歡心歲時伏臘稱觴上壽諸父諸昆少長咸集而孺人能選甘毳以成其孝生平不事家人產雖宦嶺海不載鬱林片石歸爲文學搆室歷數稔不就而孺人能脫簪珥以佐其廉性好施予往往周人之急族黨親故待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孺人能傾筐篚以導其施生平好客客座常滿鳴雞喔喔不問罍恥而孺人能治酒漿以勷

其娛居恒譪譪僮奴不少假借與人言鮮忌諱意所不可輒義形於色而孺人能匿瑕垢以剃其嚴年不滿耄耋而逾艾過耆不爲不壽位不列鍾鼎而握虎符被象服不爲不貴子姓不必蕃庶而孝廉龍躍於前文學鵲起於後諸孫振振不爲不昌大而隆赫生有顯號沒有榮名若公與孺人復何遺憾哉公暨封孺人生卒子男詳具狀中銘曰

遒理有枝比翼有鳥方璧圓圭金芝瑤草良人作牧爲民師保淑媛宜家式供蘋藻綰綬蠻鄉分符嶺表

譽命煌煌以旌上考皂盖彤襜魚軒羽葆黽勉同心
琴瑟靜好庭栢俄摧堂萱倏槁孰爲此者以詰蒼昊
鴛鳳翩翩騎鯨蹻蹻没也同歸生也偕老欝欝佳城
悠悠仙島於萬斯年以藏鴻寶

市隱園集卷之十二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三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墓表

南京大理寺卿陳玉叔先生墓表

廷尉玉叔陳公母任恭人余費之所自出也戊午公舉賢書先給諫公辱在雁行不佞結髮受學又獲從公之子立甫敬甫游余季弟曾聘公之女今余女更字公之孫葢屢世婣好云公没墓有宿草矣乃得授敬甫狀表其墓不佞辱公國士之遇又其親暱也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文燭玉叔其字中憲公禱玄嶽而孕公比生有祥應庚戌中憲公薦南宫仕爲司馬郎公依母任恭人居長安邸中甫四齡輒通小學諸篇一覽不忘中憲公以爲奇爲韻語題扇比於康

節之夙慧從叔太學公亦賦神馬篇貽公雖在駒齒一日千里矣弱冠婚於童童故甲族而處士公屢一女不輕以畀人得公喜爲快壻乃聽委禽年十六試於學使者蔣闇中林先生督楚學政得公卷大奇之置高等戊午舉於鄉爲尚書第二人華亭袁履善先生爲公舉主履善高材能文不輕許可得公文特相賞鑒恨不推轂以冠楚士比撤闈履善謂公昔歐陽永叔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子固獨稱孤芳今玉叔何讓焉蓋是時同門而舉者四人故履善云云比落第歸居任太夫人憂幾以毀瘠滅性無何中憲公以郎秩亦中掇拾營菟裘以老公讀禮有暇草堂江閣時時撰杖屨以從比析產則獨遜其兄光祿公不遺餘力而讓財矣乙丑上春官舉者爲蒲州張少師公少師奇公文擬薦上第適有朝士修中憲公之郤者詆公政府並館試不錄蒲州公有遺珠之歎焉比授官廷中一意修古文詞披牘之餘卽署中下帷讀書抵暮乃篝燈出以爲常一時賢豪長者如歐楨伯黎惟敬方子及李本寧輩爭相交公公亦折節下焉文譽

日益以起績滿出守淮陽淮故劇郡地瘠民貧公下車姁嘔先德惠而後威嚴拯其溺者哺其饑者淮民以寧時督府臨海王公以嚴見憚於公臭味特合每上謁輒坐語移日鎮守湯公素貴倨居常以屬吏凌守公獨長揖不拜而方巨開閣以延諸公文卿墨士造請無虛日一觴一詠相與揚扢千古今集中所載浮淮榕隱諸篇是也甲戌遷蜀學使者時執政者務嚴刻於功令無所假借而公獨持寛用以得士爲多襜帷所至登高弔古愬子美東西草堂登三峩絕嶺長吟朗詠蓋至今風流文釆焰燿三巴七蜀之間矣尋擢叅知行省綱紀漕務樓船泛京口鼓棹 山酌中冷第一泉詩篇日進踰年而中憲公捐館舍訃至公一痛幾絕比抵子舍孺慕逾切迨終三年喪而皇皇如有失也里人謂公孝友植諸天性不虛哉服除叅蜀藩旋晉閩右伯閩故勝地武夷屬在部內公振衣躡屐覽秀蹭奇與東吳王敬美多倡和之詩詩載雙鳳集中滿歲遷江右左伯左視右爲尚轄錢穀出納得任意盈縮公獨兢兢恩有乾沒滕王閣爲豫章

勝槩歲久傾圯公捐俸修葺朱甍畫棟頓還舊觀於
爲文以紀成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穆然有深思焉
會乙酉賓興士公職提調多所節省御史受成事而
已大計入
覲屬吏非貪墨甚者不輕寘下考吏賴以保全者衆
公平心宅物大率如是矣公名既太著又義不苟合
不能隨時俯仰守淮五載無竿牘抵長安任左轄時
通相公僅以一吳縑以是不獲開府而以左伯轉南
京兆一載方遷大廷尉公既質木不習爲巧宦比遷

廷尉雖膴仕而心薄之又金陵佳麗之地適王元美
先生起家爲南大司寇兩公握手恨相知晚詩筒往
返篇什彌多兼公有元章之癖有奇石輒轉而致之
前輿後謣聲相聞也側目者愈益不堪而前修郄者
復起爲太宰遂嗾言事者論公公歸矣時伯子立甫
方司理河間叔子敬甫治經生業名藉甚諸孫繩繩
繞膝童夫人白首唱隨崇山峻嶺茂林芳沼徜徉乎
樂也六十而修高年之會龐眉皓髮之老被方袍持
竹杖從公以嬉公方自謂園綺復生而籛鏗同老也

胡不百歲而止耶不佞聞之中行穆子不朽有三立
言其一楚自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以詞賦著名代不乏人
明興則顏子木王稚欽童士曦吳明卿諸人並稱楚
材公晚出而特秀卽位不躋鍾鼎功不彼中外夫非
不朽之業耶且陳之族莫盛於潁川太丘遺跡四世
逾昌中憲公清貞表俗勿滅於寔元方之列九卿公
似之矣繼世而躋公軸爲群爲泰將在敬甫之身與
其子若孫耶立甫則未定之天也敬甫材美足世其

家其狀公懿行特詳他若敦倫惠族好義急分獎善
匿瑕遺榮躭隱難以縷述姑識其大者立甫後公四
年死於官別有述立甫名汝鎣敬甫名汝圭太學生
其世系生卒詳志傳中不具論

故鎮皁參將毅齋王公墓表

友人王汝賢者余莫逆交也名簡在汝賢其字毅齋
別號也家世爲沔陽衛材官父都護公娶於彭生汝
賢既長明眉秀目朱顏白晳望之如璧人尚書傅司
徒公奇其貌以女妻焉汝賢既貴冑子又娶於傅箱

篚恒有餘財而汝賢一切弁髦褒衣博帶游於諸牧
校間時曹州守張名可清苑令趙仲璞儀部郎陳立
甫暨不佞伊皆爲諸生相與切劘爲文字交每汝賢
一義出宏深浩衍無不心折也者間爲詩歌援筆立
就以古文詞緣飾經生語學使行部輒置高等廩食
膠庠聲稱藉甚其視一第直掇之耳亡何季父顧以
池州守卒於官汝賢浮舴艋犯波濤星馳往視竟扶
櫬以歸值文使試郢汝賢後期遂槩以規避例諸生
籍檄至汝賢笑曰班定遠不云乎丈夫當立功異域
安能久事筆研且長鋏大劍安用毛錐哉乃走長安
謁選司馬門時不佞官中秘休沐之暇輒與汝賢浮
白大嚼仰天而歌烏烏或並馬都亭從胡姬買醉景
陽鍾動猶拍浮不休長安市人目爲狂生謂荆卿高
漸離復出也既拜官歸抵里門抱司馬牒從事中丞
幕府將東越邵公爲大中丞會
主上震怒有
旨籍沒文忠之家邵公先以汝賢往汝賢至則扃鑰
其門奉太夫人置別院慰諭諸公子令無惶怖長公

以縊死汝賢械其股而哭之爲經紀其後事比中使
至見汝賢艴然丈夫也鷹揚虎視心輒異之遂一以
其事屬汝賢汝賢謂相君抒丹攄赤無大負於國毛
摘瑕指八議謂何乃一切竟假兩太史而下特以無
恐大司空曾少宰王以餘波並逮汝賢爲营救萬方
皆得從末減兩公沒齒而德汝賢不衰其津要大臣
有投書相府辭很瑣齷齪而猶存故篋者悉用焚燒
不欲顯其過至一切珍異玩好靈圖怪牒名琴古書
之屬毫不敢以自潤其私槖事竣邵公以爲能與直
指　公特薦於朝尋以武試登會舉守備鹽城飭兵
練卒卓有成績而搦管揮毫不堪技癢登高作賦觸
事詠懷時多題詠邑令某者陽浮慕而陰擠之遂不
安於官期年復以前官鎮鄖襄鄖襄爲京邑孔道汝
賢骯髒多疏節不能以羔雁事過客自郡守而下皆
與抗禮不少下司理某矜刻自好嫉汝賢亢直卒爲
中傷用是再起再罷自是絕意仕進居傍舊樹芟薙
葺茅其下日夕觴詠醉則擊唾壺而歌有烈士暮年
之感而長安諸貴人舊識汝賢者皆爲推轂復起登

萊尋佐越閩踰年遷東粵連帥樓船瀚海厥功[illegible]焉
而多賢豪長者之交於浙則暨長卿儀部於粵則黃
雉吾　皆與倡和尋用新命叅鎮筸兵事鎮筸在
萬山中苗賊出沒無常攻奪剽掠無虛日汝賢明斥
堠嚴節制苗皆鳥獸竄叢篁密篠中絕無嘯聚之聲
帥府故有公費歲不下數千金汝賢悉用葺軍吏
廩廩然過無敢以苞苴入者虞侯典籤不能無怨望
譏詢以與汝賢掀髯而笑曰乃公髮種種矣即金印
斗大將安用之且歸而訂湖山之游汝賢故豪飲而
里人沈上卿侍御暨不佞差爲敵國與至酣飲行[illegible]
無筭風晨月夕過從以爲常非久汝賢病病且委頓
不起嗚呼泰山頹梁棟折長城壞傷哉費生曰聞汝
賢爲童子時挾策而就試於郡大夫母彭夫人爲製
肉糜充邸餉方出釜底皆化爲蝴蝶翩翩滿室此豈
飛而食肉之象耶不然何文士而以武興也因心則
友天植其性父歿徒跣走百里擇善地於山中松柏
樫梛皆手植歲時伏臘將祀惟謹弟亡而恤其孤逾
於已出斯不如而將者耶顧剛腸嫉惡意所不可雖

䫌見於色其不取封侯倘以此夫葢汝賢塟有日而
不佞爲表其墓俯仰今昔不勝威明絕鍔之痛矣

明巡按廣東御史燕雲沈公墓表

余長沈上卿一紀蚤歲通籍不及交上卿戊子宅先
公憂衰絰中客有言上卿才者杰之奇也無何省試
中雋閱其文瑰瑋奇壯竊驚歎謂客言不謬及相見
握手瞻矚甚高光采注射又竊歎以爲名士無虛亡
何登進士第以令上考入爲侍御持斧一再過里自
是始得交上卿而上卿執禮恭時有以自下於是益
信其爲弘受遠詣君子也上卿出沈氏諱正隆世爲
沔陽衛指揮使父同里娶於吳生上卿甫生外王父
吳公聽啼聲喜曰此吾家元舒也當成吾宅相髫年
就外傅日記數千言塾師異焉十歲搦管爲文輒冠
其曹耦時父封公好狎游饒花月之飲華門圭竇坐
客常滿酒行以往時以餘瀝嚼上卿需酢以爲常而
上卿不以廢咿唔間一下帷輒多淹貫時同學者焦
脣敝舌或至丙夜上卿已卒業中酒酣醉鼻鼾鼾臥
矣然州郡每試士上卿輒奪高等故鄉父老有云沈

家兒直以盃杓得利益善諾云弱冠登朝授南充令南充在萬山中最稱桀驁難馴自上卿授事曾不期月而大治亡何封公以疾逝扶櫬東歸上卿謂肯滌仕而親見背罔極謂何乃行營高敞地封樹其間門堂廡室屹如翌如毎魚菽之祭攀松撫栢淒然風木之恨哀感路人服闋補内江令内江爲蜀壯縣家珪户組令時有掣肘不得一意展布而憑恃城社者往往持吏短長吏無良去者乃上卿獨以嚴治鋤强芟惡擊斷無諱苞苴竿牘一切謝不入府有貴人某勢

焰薰灼適富人子陷文罔爲居間上卿署其牘尾而遣之持刺者語侵上卿上卿立械於門諸貴人聞者皆錯愕相戒無犯令然亦以此媒謗賴侍御王公賢疏薦於朝卒用推擇爲侍御始視事西城西城故多中貴人邸宅星羅棊布暴子弟因緣爲姦殊不可問自上卿在事無敢譁者市儈戴某稅監陳奉之私奴也奉入楚戴爲參隨曾持奉檄入沔大家巨族無不被其搜括者奉敗戴隨入都偶上卿遇於朝逮至榜掠立斃杖下沔人爲快事竣簡命滇南滇南在萬里

外上卿叱馭以行中道黔國行故事致黄金白鏹爲道里費上卿拒弗納比至移檄其邸謂侍御奉簡書彈壓一方不得以私恩庇貴介其勅騶吏諸舍中兒無撓吾法犯者無貸邸人皆杜門齚舌無敢犯御史臺而稅監楊某者横甚諸材官不勝其魚肉謀積薪其邸夜半火舉焚其尸從者數百人悉咨爛奏至皇上持匕首繞殿屋者三日夕守臣以下幾不免賴上卿疏入得輕比誅首事一人而上卿優錄其家不替世襲滇人至今尸而祝之還朝移按東粵粵地故

稱饒富吏茲土者多以賍敗上卿一以潔廉爲政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綬撫臣某者宦粵久處財貨地不無封殖且荏苒老矣見上卿輒傴僂爲恭時以暇日延致上卿殽案山積兼備水陸之味而上卿直荅以觴酒豆肉而已其風采凝重以嚴見憚大都類此矣比告滿而吳太孺人歿於家訃至上卿一痛幾絶王事鞅掌重以柴毀蓋自是上卿不無滅性之憂矣力疾襄事袒且及焉擬膏車北上而以大計挂吏議當罷蓋上卿之言曰某臺郎挾私恨而論斥某貴人我

實不知而引余爲証安得無言某遂釋憾於彼而遷怒於我此當罷一銓部郎某者名爲清白實胸多荆棘不近人情朝士嫉之而余以爲言其黨反戈而向余此當罷二粵之役司理某余實寄以耳目及疏薦而名次稍後遂生得失彼誠國士而我衆人遇之推此而於滇於粵其負者豈少哉此當罷三夫隆誠負任使

主上不以爲討姑投之長林豐草間吾且從諸君隱矣乃疏池治圃蒔花種竹日引吾黨二三子轟飲其間上卿飲酒温克雜以調諧昔人謂與何次道飲欲傾家釀上卿近之後以疾戒飲自是涓滴不入口竟以歿傷哉上卿歿吾黨寥落皆相嚮哭於里而親黨故人無遠近皆至葢上卿性好施予隣邑某某負子母錢百餘金過時不償皆富家子竟折券不問兵馬劉以詿誤賈奇禍上卿從人假貸數百金爲營救郢士被逮幽圄土中上卿傾身庇之賴以全活其好義急人之難未易枚舉故士多德之不數年竟以歿而人思之不忘云費生曰往余聞之封公上卿爲童子時赴試於郢道苦渴一嫗以茗進飲訖而嫗忽不見又前至於江岸蹲而休足一老父呼之上上起而岸隤讀書童氏宅有鬼物若世俗所云魁星者跳躍於前上卿亦自言按粵寢疾夢大士俯其頂餽以藥一丸而疾良已卽粵而建大士廟若上卿者非天生之使匡扶社稷安定國家者耶不然何鬼神呵護時有徵驗乃爾而位不滿德年不究材又誰爲之耶然纔斧所至誅元惡懲大憝進賢退不肖功澤大矣卽無年庸傷乎上卿配童氏封孺人子二繼登繼美女一配隨州何文學敦仲今宗伯何公仲子生卒具狀中

封孺人亡繼室張氏墓表

余弱冠娶於包爲封行人包公德容女自爲余婦三年而余舉于鄉不幸亡祿蚤世先君乃爲余更覓婦於里得叅軍張公志翰女以婚請張公與先君有夙好又雅重先君之爲人乃定盟逾年而孺人來相余室孺人旣名家女又爲孝廉婦於人身不賤而時有以自下事母任得其歡心先君嘖嘖謂新婦賢孺人謙讓未遑也方孺人少時能讀內則諸篇比長涉獵

女史問觧說大義嘗謂余稱伯姬共姜之賢䕫臺不
下誓死靡他壯哉烈婦非歷歷者那至若孟之舉案
桓之行汲苟爲慕義曷不勉焉下此而蔡姬卓女琴
心藻思詎不斐然而鶉奔取誚陷虜貽譏穢濁如此
何以搖史臣之筆哉故夷光之亡吳不如漆室之憂
魯懷嬴之麾晉不如宿瘤之强齊丈夫從躬飭行安
主庇民取法古人當如是矣不佞聞其言而避之竊
以爲韋絃之助云丁丑余成進士讀書中秘孺人從
余京邸長安米珠薪桂祿入有限而孺人廉其身約

其口以佐余貧計旅食都門者凡五年而資用不乏
不至假貸富人子本孺人力也㢲江陵柄政氣焰方
張㢲有請謁孺人必戒曰子無近熱是隆隆者而久
乎賓宴之會孺人必竊視某也賢某也不賢卽有雜
客孺人必戒曰子無近賦近則汚人侃侃正論固未
易更僕數也辛巳改授兵科給事中孺人謂余今士
大夫沾沾詞林者非以優游歲月安坐而取公卿耶
借令人盡逸也誰當其勞者給事侍彤闈立丹墀彈
射封駁其言朝行而澤夕下子民給舍何負於官第
免爲之余唯唯居亡何外補蜀臬孺人復謂余今士
大夫戀戀闕廷非以內重外輕君門遠於萬里哉借
令人盡內也孰爲其外者觀察鳴華鼓建朱旗綜覈
彈壓其法朝行而澤夕下於民憲使何負於官第勉
爲之余唯唯行且嚴裝入蜀而孺人死矣嗚呼哀哉
自今以往其誰以規爲瑱而恒實之余耳乎旣諏日
卜𦵏又五年而爲表其墓㤗余流覽載籍悼亡哀逝
在昔有之大都牽於伉儷之情而溺於房帷之愛也
倘賢女淑媛雖痛何傷乎孺人偕老弗遂然從一而

畢無䌛見節若荊布操作雖貴能勤在貧能施假令
終其身爲糟糠婦雖桓孟曷加焉至以笄黛曉暢大
義名言至論足垂藥石豈麗情綺語所可同日道哉
惜年不登中壽死無藐孤神理斯酷矣自孺人死而
余一仕於蜀再仕於秦遂偃蹇林壑得以餘閒譬畫
封樹令茂林喬木蔥菁掩映文禽綺鳥旦暮飛鳴孺
人有知當必樂此而余爲紀其生平之槩如此其詳
別有狀不具論
市隱園集卷之十三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四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㒺申甫父編

序

送觀察梁公入賀序

憲使梁公以楚臬入賀

聖壽行有日矣郡庠傳士弟子員重釋公去屬費生以言贈費生曰士釋褐脫屩獲占籍京朝入奉承明之廬簪筆謦折揖讓人主之前斯不亦愉快乎浸假而服在外僚或從内庭出爲藩臬郡邑長貳君門越在萬里至白首不覩闕庭將安所借于公力哉矧人主萬壽天地神祇且爲效靈錫嘏九夷八蠻貫胸雕趾之屬且爲重譯來朝而號爲臣子者乃不獲列在班行一奉萬年之觴得無有留滯周南之歎乎

明天子在宥十有一年矣先是歲在壬午不穀曾以蜀吏從事甫至陛見

主上親爲慰勞迨期開明堂設鹵簿秉珪以覲穆穆乎皇皇乎巨觀哉禮竣而得錫宴大官且内帑給楮幣有加竊自分榮幸過望顧欽啓寡聞無繇揚厲鴻爍炳諸金石漢臣有言有美不揚天下易觀今公之往也何遜焉葢公嘗爲黄門郎矣時

主上冲齡踐祚晏然守城無繇覩其章明顯赫非久公且以外藩行矣迨公以奏績再入時縣官方倚辦元宰一切無所更易今

主上春秋日盛威命靈爽政繇獨斷方博咨中外延訪治安而公復以慶典展覲有如禮成而

賜淸問筴所以馴致昇平之術公亦覩記

主德朝政煥然一新便宜條奏無復忌諱

明主採而行焉而後以其餘閒藻潤鴻烈鋪張盛美比於昔人生民玄鳥之章斯永有休聞哉昔漢武帝禱祀名山以祈長生公孫卿徐偃輩設爲詭誕以惑

主聽其從官至云中嶽太室聞有呼萬歲者大都上

下從諛無足採者至若三代盛時君臣合德下以福履純嘏忠愛其上故其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其人主茂膺多福亦期與臣下共之故其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耈此極治之音也千載而下試於公今日之行占之抑不佞又聞大河以北公太夫人里居在焉輶軒所經以其大義覲君而復致私養於太夫人太夫人喜而爲進七著斯忠孝之吉備乎哉諸博士弟子曰敬諾乃授簡

送觀察洵川曹公遷遼東苑卿

賁生曰曩不佞待罪兵垣則同僚今太常秦公曾疏及馬政大都謂諸侯之富數馬以對矧

天子控制四夷兵食爲先馬次之內外冏牧實司厥職匪其人則國家緩急無所賴

天子韙其議盖自是僕臣始益增以重云乃不佞則謂內僕近在輦轂優游調芻牧計無難者諸邊鎮越在萬里外無事則已有事則駃騠千羣取給頃刻孫卿所云取我中駟敵彼下駟取我上駟敵彼中駟是豈旦夕可辨者哉遼東一路孤懸左輔外邊事孔棘又什伯它鎮東虜最稱桀驁難馴曩者錦義之戰直以鐵騎橫衝我馬辟易不前卒以敗衄此往事可覩記者今雖賴

聖天子神靈威武烽燧不驚而文武將吏拖戈擐甲未敢一日忘戰邊釁一起則騎而格鬪者諜而馳奏者一切倚辦是談牧政於遼非難之難者乎盖不佞時抵掌遼事馬曾四十餘萬矣此卽雲錦之富何以加焉

肅皇帝末年疆圉多事馬消耗殆半淪澌至今日所謂存什一於千萬者也將焉用之且也當事者曾議兌給矣而令不聞數數下也曾議孳息矣而莝豆阜棧之費軍與民不啻病焉故遼人謠曰養騎卒一不如養步卒二誠難之也公行矣振刷而劑量之遼其息肩乎盖不佞常奉敎于公矣公之言曰子亦覩夫馬乎喜而相靡怒而交蹄此眞性也伯樂氏出而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而馬之病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而馬之病者過半矣惟民亦然順之則治逆之則否吾之監臨此一方也亦勿擾

之而已矣語有之不習吏治視已成事公深於理人
矣於茲行何難哉公行矣異日者
天子鑒公熟習邊事付公鎖鑰之任驟引驟陟晉公
本樞其籌邊以東必有如燭炤而數計者不佞竊於
今日之行占之

贈觀察存庵袁公遷寧夏叅知

大夫袁公以進士高第歷官中外垂三十餘年所至
持大體不以小辦爲工新進浮薄多所齟齬以故三
十餘年官屢中大夫項從田間起家荆以西荆西故

稱江漢下流然雲夢之澤綿亘千里公用三尺彈壓
甫至按部省問風俗某也貧某也瘠某也凋㓜而不
可支嘉與所司一務休息寧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而
二三長吏始有所持循而得臻於理其大者權使在
境亡賴子弟竄籍其中稱爲私人幕客乘傳往來搜
括庫鏹不盈谿壑不止又陰伺巨家大姓恫疑虛喝
責以厚賂其勢無異白晝而攫金於市公廉其狀移
文主者其屬始跼蹐相戒無犯袁公犯則立槁矣而
二三長吏始有所倚藉而得免於戾大都上之率下
猶臂之使指臂指不相能而血脉始有所底滯血脉
底滯而元氣以耗則官不得理而民不蒙福之喻也
自公從事而吏始不溺於職吏不溺職而民以寧壹
宜吏與民不能忘公而公且以新命憑軾入秦矣自
守君而下以及郡邑長吏丞尉簿史咸若不釋於公
之行者余惟縣官所恃以威天下者刑與兵而監司
得兩操之五刑之屬兵械爲重兵之重莫大於西北
邊西邊之重莫大於三鎭公所轄其一耳遠事無論
頃寧夏之役則秦已事也一夫首難遂以騷動王師

壓境僅而克之夫材官蹶張披荆棘冐霜露乘障保
邊不啻苦矣當事者復爾操切毛摘瑕舉一切用惠
文弹治其誰堪之大夫所至持大體不以小辦爲工
三十餘年一日也其忠厚正直結知於人主者久而
信於士大夫者深藉令無事於秦則已非然者安邊
制虜舍公將誰屬哉昔殽之師穆公用孟明而棄蹇
叔逮於覆師河上而始悔之故書曰詢茲黃髮將靡
有愆金城之役漢宣帝使丙吉問趙营平誰可將者
對曰無踰老臣卒以降罕开誅先零而史稱其能持

重愛士卒先討後戰公長顧邵慮似蹇叔老成諳練似趙營平天子誠思用耆德以贊廟謨矧公三仕於秦金城當其舊地引輕車就熟路荆以西固非公稅駕之所也諸長吏誠戀戀於公有如公推擇故吏上書闕下某可治兵某可治餉某可當某路某可當某障幸而得請一旦釋吏事列在行間公建旗鼓其上左提右挈附青雲而起垂功名於竹帛則同事之日固長也區區離合䟽絶豈所語於烈士壯心者哉於是自守君而下咸趨余言乃率父老子弟祖帳郢西門外而賦秦風諸篇其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而又申之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公乃躍馬長驅以去

送觀察聞野黄公遷陝西按察使

大夫黄公以廉察使兵備荆以西甫至問民疾苦除去煩苛與民休息曾不浹旬吏肅民懷郡人士熙熙乎若登春臺而蔭夏屋也則相與誦使君賢冀公久由沔居無何拜新命徙治關中縉紳大夫不能釋公以去徵言於余余不敏盖曾吏秦而習秦事云夫秦古天府之國也今咸陽扶風赤地千里暴子弟白日刼人都亭中亭長蒲伏至縮朒不敢問同州白水間羌漢雜著歲祲羌人煽亂動遮奪漢父老財物所司旋撲旋熾階文以北褒斜以南奸人買茶鹽之利羣聚鼓譟所過剽掠無異行刼此豈其民盡桀驁難馴哉無迺民物凋耗財力匱之與史稱男務於耕女務於織勇於公戰怯於私鬬者異耶有司居平不能佐百姓之急逮其觸羅禁網更以文法從事甚者置大憝弗按株連無辜羅織成獄烏覩三尺哉廉訪一路之平有司所環向而受成者也天子軫念秦民蠲租議賑惻然如傷有如刑罰不中民安所措手足仁人在事將使寃者白滯者蘇反者平入者出斯司銓所以推轂使君意哉昔者周公召公盖嘗分陝而治矣殷民新出膏火歸周仁政二公一切用平易近民故周公之書曰汝陳時臬事師兹殷法有倫召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二公任德而不任法之明効也商君事不師古虐用其民立信於徙木立威於弃灰錄囚咸陽渭水爲赤當其法行之始

豈不快然肆志卒之出亡無含而秦祚亦因是以促
繇斯以談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威嚴哉公往矣
宣平明之治流愷悌之澤弛文墨疎禁綱以惠安貧
民將
主上湛恩濊澤覃布西土者爲不虛二三有司有所
持循不至虐百姓以逞其欲卽周召之烈何以加焉
記余竊祿關南適携李艾公爲政其人愽大長者也
其法之行民以不宽今公往代必有合者史不云乎
蕭規曹隨較若畫一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此關中巳
事也請以是爲二公頌可乎諸縉紳大夫遂用余言
爲贈

送觀察李雲卿入賀

觀察李公以進士高第佐劇郡有聲繇廣陵擢守吾
郡郡故
肅皇帝湯沐地
天子加意寢園大工伊始當事者特用推轂始至一
切治辦甫二載復用治行第一遷治兵使者彈壓荆
以西若曰以旌公閥而又不欲公釋此以去匝歲爲

天子萬壽之辰公以次當入賀馬首將北問於余是
役也所以祝
明主者宜何居余唯唯對曰有士庶人之壽有諸侯
之壽有天子之壽田家作苦膾鯉炰鱉子姓滿前曲
跽行酒此士庶人之壽也金奏之樂侑以肆夏宰夫
獻食酒正司觴國人環視而君舉焉此諸侯之壽也
南面負扆萬國來王斟酌四時斡旋元化羣生遂命
百嘉休暢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此天子之壽也盖自
黃帝爲長生之說而華封人始用以祝堯箕子陳五
福其一曰壽天保之章如岡如陵如日之恒如月之
升周公作無逸歷舉殷三宗厥祖文王之壽而復諄
諄以後王爲戒上有祈天永命之主下有頌不忘規
之臣壽考作人保世滋大有繇然哉秦皇漢武不勝
侈心之萌登山涉海乘輿四出謂神仙可力致而黃
金大藥卒無徵驗其究反以釀釁而胎禍國本因以
動搖海內繇以虛耗而其臣亦無聞誥戒之文治亂
之跡詎不相遠哉
明興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

世廟河清海晏中外寧謐四十六年一日也
皇帝法祖爲治三紀於玆盤盂之景如日中天忠臣愛君卽欲効萬年之觴其陳說寧復有加於古人乎無亦人主一身爲天地神民之主不傷天之和則天有常清不盡地之利則地有常寧不匱神之祀則神有常饗不奪民之財則民有常依而後舉其常清常寧常饗常依者聚爲景福以貽一人斯稱天子之壽非諸侯王與士庶人所可望者乎公往矣願以此爲
天子祝抑又聞黃帝之訓曰勿勞汝神勿搖汝精乃有長生故君者心也百司庶府者四體百骸也四體百骸備而後心無轇轕之擾百司庶府備而後君無馳鶩之勞此謂不羽化而仙不導養而壽不禱祀而算同天地者也唐之玄宗撫有社稷者四十四年不爲不久矣其初相韓休張九齡而治其末以楊國忠李林甫而亂彼賢不肖雜而治亂猶若此其迥異矧舉朝虛無人而縣官獨高目於上朝勤夕厲豈保泰之符而適治之蚍耶且自昔談人主之壽者不獨黃帝爲然舜年百有餘歲則五臣尸其職文王享國百歲則疏附後先奔走禦侮者是資是賴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名聖人無功則代之者衆也豈以
主上聰明神聖而念不及此哉公往矣請以是更爲
天子祝夫不佞草莽臣也炙背美芹所以效封人之欵欵者義止此矣公囅然笑曰美哉隱不忘君其吾子之謂耶乃左握金鑑右執金簡兼佩余言北首燕路以去

送蜀憲田芸野遷楚參藩序

田公以給事黃門補蜀臬監邛雅諸郡越一載入賀
萬壽甫竣事還有
詔遷楚參藩憲長鄭公暨同寅諸君子重其去授簡費生費生楚人徼惠梓里庶幾一日獲藉我田公安敢無言葢不佞竊嘗考覽輿地圖今天下談重地者稱楚蜀矣翼軫參井之文步武相望其封域同也大江從岷山而東注汪洋淜湃抵秭歸迄江陵而滙爲巨浸內方大別與劍門玉壘爭雄競爽其形勝同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楚爲門庭蜀爲堂皇利害緩急譬則脣齒其要害同也夫疆域同則酌土俗而劑

調者宜無異形勝同則陳綱紀而盈縮者宜無異要
害同則未事而保釐有事而張皇者宜無異轟
主上念蜀越在萬里外卭雅諸郡邑尤籍籍多事土
酋奪印兵連不解而採木之使旁午於道謂田公誠
才且賢故令公輟簪筆以往蓋重爲蜀計也今業巳
奏效矣又再計而爲吾楚寧能舍公他屬哉昔秦越
人號稱神醫然其醫率隨俗爲變周人重老則爲老
人醫秦人重幼則爲小兒醫雖其察脈理視癥結總
之不離禁方而因地相宜隨試輒効斯神之謂乎蜀

自上世以來號稱天府當漢武帝時昻筰不靖司馬
相如以文學侍從之臣一傳檄而定是蜀易治之明
効也楚伯業之餘而最勝之遺習三代之盛不齒中
國故大史公稱楚俗有三大都剽輕而易發怒盖自
古記之矣矧洞庭以南地數反側民俗桀驁視他郡
尤甚且也天潢之族其麗不億皆仰租稅縣官非有
沃野千里擅銅山丹穴之利私筰馬旄牛之畜也有
司之長呰窳而沒於利非有張趙之安集文翁之教
化也其地向卑濕無賴子弟迫於飢寒竄蒲萑而嘯

聚非有卓鄭之金錢寡婦清之積藏也屠牛坦一朝
宰十二牛而刃不折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
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君子曰此技也而其究幾乎道
公往矣此非公用斤斧時耶抑又老三國初湖南諸
郡舊隷蜀漢逮晉始屬荊州路是長沙寶慶蜀故土
也今公雖釋蜀士民以去假令是諸郡者治而蜀父
老子弟藉以安焉是公大有造於楚而猶陰庇於蜀
也豈惟楚人幸哉豈惟楚人幸哉

送陳章閣憲使之任江防序

國家所賴輓芻飛粟通魚鹽之利轉輸萬貨而無滯
者其用莫大於江與海然波濤之浩渺舟航之出沒
或以叢冠而藪盜至生叵測故特設憲臣耑董其事
海防江防所繇重也楚地寥濶綿亘數千里江自夔
門而下東注於海上則荊岳據建瓴之勢下則江黃
司縮轂之樞烟帆霧艇游儌千群要使枹鼓不鳴萑
苻無警上下江防所繇重於楚也憲使陳公鎮沔三
載會江防缺有詔晉公叅知徙治蘄春父老戀戀不
能釋公余惟朝廷之用人若大匠之治木長短方直

惟其所裁又如醫師之治方甘苦燥濕惟其所劑藉令以一人而滯一方以一事而膠一官器使謂何公鎮沔久矣吏畏民懷士歌輿頌所煦育沔者至矣曩當路議移公鄂渚賴父老遮留而寢令業有成命誰能輓公之轍使無行耶惟是長江之險昔稱天塹暴子弟盤據其中輕帆利舸日睨賈舟而奪之財跳梁跋扈莫敢誰何此其小者也當春秋時徒邾伐黃蘄豈無事之國哉曹劉之際互相吞篋舳艫千里旌旗蔽空此非必爭之地而用武之場耶縣官廉公材若

曰得公之重坐而制之江黃安而舉洞庭雲夢之間皆得高枕而卧公雖去沔河潤之澤寧有異哉不佞事公久頃楚宗之變當事巽愞首鼠逃竄公佐臺使遥制於郢出奇制勝罪人斯得此其沉深果毅之才有過人者大阿之劍陸剸犀兕水斷蛟龍今且劃長江而界公水師十萬日討而訓之即小醜竊發何足煩公指揮哉沔於郢蕞爾彈丸勢烏能久有公耶父老既不留公乃謀尸祝公而先以不佞之言告諸騶吏若公所以功德沔者人人而能言之無俟不佞緩頰矣

送梅寄之序

余於齊安益游梅公生與其弟公岑洎丘謙之周元孚四君子云謙之既謝世元孚亦蹙起復諸獨公生以侍御治兵西邉公岑繇夕郎忝藩中土方貴重用事海內人事咸想望丰釆而公生在長安時獨向余推其季父寄之之賢雖在諸生有國士風謙之元孚亦抵掌云然余竊私心嚮慕久矣逮今十有餘年而寄之適以談秇入沔偕諸文學儼然造焉余既從諸

君識寄之雅重其聰颺已又得其文若詩讀之文則左氏司馬詩則開元大曆靡不引繩墨而中宮商者始信四君子推轂寄之者不虛也乃寄之慷慨謂余士之處世猶錐處囊要以功見名立爲賢無庸垂空文自見爲也尚父鷹揚方叔壯猷遠者無論卽如近古所稱曹沫一刺客之雄耳柯之會以片言而重魯魯仲連一布衣之俠耳聊城之役以一矢而亡燕世主高其勛伐後世艷其行事詎不千古豪舉乎哉今逆卒首難於邉陲羌夷接軫於內地宇內不翅多事

矣士不及此時收薄伐之功取封矦之業坐令緩急無用卽口吐白鳳之文手握驪龍之珠譬則玉卮無當將焉用之夫處不忘君則藎臣之義奮不顧難則烈士之摹假令寄之用世必有過人者彼四君子所以推轂寄之者又寧謂寄之文士止耶玆寄之且買舟東歸將訪公岑於大梁大梁中州一大都會也竹池兎苑與古夷門繁臺之勝具在憑高吊古庶幾一吐其奇而後攺轅之秦問公生所以安邉制虜者何狀其運籌壁畫亦必有助公生之所不逮者功成奏

凱公生上書謂賴

陛下神靈威武逆賊授首然非獨臣之力也臣季父

節在行間實敎臣方略

天子不愛通侯之賞以旌公生幕府上首功次第且及寄之寄之待詔公車都人士咨嗟賞歎謂惟楚有材三梅鼎足旣文且武於焉攸出徐奏子虛上林之賦令人主翩翩乎有凌雲之思非不朽一盛事哉閒元乎在里寄之就而商之當必領余言也

市隱園集卷之十四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五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羿申甫父編

序

壽吳明卿先生七十序

當嘉隆之際縉紳號能詩者濟南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吾楚則明卿先生是已是五六君子者進則弾冠結綬修委蛇之度退則操觚染翰商大雅之業一時聲譽赫然隆起故好者譽以爲祥妬者亦駭以爲異卒也好者不勝而妬者爲政於是諸君子始不安其位于鱗出守順德元美治兵海上公實子相請告子與謫從事而擯斥留落屢起屢竄無如明卿先生甚者乃先生夷神委命絕無逐臣遷客之悲道愈窮而詩日愈工宦

愈拙而吏日愈良今讀大梁臣廬諸篇什而知先生於詩不翅工也頌閩海南粵諸治狀而知先生於吏不翅良也是時先生年已艾當時妬者皆罷去其一二好者尚欲推轂竟以直道齟齬曾不一再遷而先生且歸矣先生歸而闢園下帷取古人書胠篋而讀之大業所就駸駸超兩司馬而上蓋計懸車之日且二十餘年而所稱五六君子者亦衰謝殆盡獨先生若松栢之後凋挺然獨秀於千仞之上則世之誇詡先生者寧獨以才勝哉夫爵位一顯一晦年壽一修

一短或相什伯千萬者至不齊也然官或可以巧取而年未可以倖致則司命者實爲之先生宦業視元美差讓然官至中大夫不薄矣乃其年則諸君子有莫得望者即令諸君子享有身後名不至湮沒無聞孰若先生身名俱泰親見其業之必傳爲愉快乎哉善乎寇生之言曰惟楚有材天實生以張楚屈原嗇矢也宋玉唐勒景差羽翼也然以原之不遇自沈以沒宋玉諸人至爲九歌以招之有足悲者先生楚材士何減靈均即不遇不至如原之甚年七十而神王楚人士咸思摛詞記事以侈先生之盛夫方城漢水無改也章華之臺雲夢之野無改也以今視昔楚文士竟何如哉余竊韙其言而寇生又謂先生雖老人乎尚讀書至夜分不寐飲可百斗而不需醉翩翩乎仙仙乎壽徵哉冠生者先生門下士也

壽魏惺吾觀察序

月在履長之慶一陽來復君子道長屬觀察大夫魏公初度郡邑長吏咸造在庭以次奉觴上壽乞言不佞盖不佞聞之裨海所環爲赤縣神州者九而中國處其內今職方所掌爲中國之屬者亦九而豫處其

一豫之境夾兩河南北而洛陽獨居天下之中成王定鼎於郟鄏惟洛食其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於時太公畢公周召閎散蘇公史佚之徒相與輔毗人主君臣合德祈天永命臣曰欲至於萬年君曰公其以余億萬年承天之休洛誥之文可考而知也數傳而至宣王赫然中興時則有若吉甫張仲召虎方叔申侯仲山甫經文緯武安內攘外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洛爲天地之中陰陽會道里均

日月所炤霜露所隆其得扶輿清淑山川靈異之氣獨多故其人不獨經國康民而且以壽考有年其得氣之先然也公起家於洛强仕而為

天子持憲之臣攬轡以臨茲土解釋煩苛鋤存大體明作淳厚相待以成則姬公迓衡之旨水旱露禱存問疾苦蒿目憂民痌瘝在身則召公甘棠之詠惠文從事三尺惟允法有必行文無深入則蘇公繇獄之執鞶武詰戎陳師誓衆枹鼓不鳴葦萑無警則方叔克壯之猷奨進諸生商訂經義微言奥旨型範斯存則吉甫清風之頌昔子輿謂五百年而王者興名世繼出繇周迄今不知幾千載而光岳適完公以盤盂之景躬履其盛春秋甫壯名實已加侵假八十而為望九十而為畢其烜赫可勝道哉客謂周室人材雖鍾於洛而動庸閥閱於南服為著故治則巡行畢其惠叛則膺懲耀其威惟洛有材楚實用之公奮跡天邑其得地同應名世之運以興其得天同而縮帶荊楚以旬宣而寄彈壓其宦轍又同最爾不腆之賦公業已安集而衽席之矣屬者播酋之役當事且數推轂公大中丞治兵沅陵其倚公不啻左右手踈入新命且旦夕下文武而憲萬邦公殆將以武德興耶在禮男子生而懸弧繫矢于門所以明有志於四方也今公攬揆之辰且及焉乘時而建旗鼓可忽橐鞬之思耶廓清江漢以靖四方元老壯猷千載接軫煌煌京洛人傑地靈而周召申甫之業不得專美於前獄祥信不誣矣

壽徐中庵憲伯六十序

在昔名臣碩輔經國毗民歌無彊而美有終令名壽考固非所深願而不可必行者哉舜五十而登庸太公望八十而載後車迫於榆景皆百歲以上而白首窮年矻矻不休藉曰神聖其聰明智慮亦必有時而耗南華所以譏卷婁也此於生亦太勞矣而玩世之士復有浮慕奇節者拂衣以為高解組以為潔安期逃秦梅福避漢其人皆羽化登遐游於清都化人道之眞以治身非耶其緒餘固不暇為天下國家計也此於生亦太狹矣今

聖明在宥群賢布列上不竟臣之力臣不擅君之寵

進則孳孳爲壽於國退則衎衎爲壽於家以吾觀於
徐先生之涉世也詎不善哉先生未壯登朝起家歲
邑秩滿用最遷太宗伯屬已又用郎高第出守新安
新安號巨郡雅稱難治先生用寬和爲理一切治辨
三載考績
天子下璽書褒美爲中興循吏第一旋擢觀察山以
東已用憂歸歸而盤桓里舍者幾十載再起再陟再
報罷去而雅意游方之外闢園治墅時引酒徒奕客
婆娑其間呼盧浮白日飲而醉二三童子度新聲奏

雲和諸曲先生援琴而和之冷然善也間與緇流道
侶談說玄理旁及養生家言娓娓忘倦杖屨經行半
在東湖西刹間每覽竟陵老人陸處士遺跡慨然想
見其爲人至低佪不能去於時三事九列以及兩臺
使者推轂先生月無虛牘羔鴈在門弓旌在舍而先
生若將與世相忘者有不進進則豎勛於時禹稷所
以經世也有不退退則祭酒於鄉籛彭所以往世也
老子猶龍意在斯乎而先生之筭又安可用壽常測
度爲也雖然先生亦安能遽忘世哉蓋壽等耳有一
人之壽有億兆人之壽先生愷悌作人業有聲稱於
世蒼生想望不翅東山油雲膏雨人思溉焉藉令先
生一出而荅億兆人之望鑪錘萬有嘘植羣生胥一
世而躋之仁壽之域則所以爲筭者固遠且大也先
生毋多讓先生視不佞十年以長先生蚤貴不佞亦
後十年而登第今先生始耆而不佞方艾其閱歷之
歲不甚相懸也邑屋州廬項背相望先生鴻冥鳳舉
而不佞雌伏在里其汙漫之跡不甚相懸也顧先生
英聲茂實炳煥宣朗而不佞庸庸無一可者固願先

生出而弘此遠略不佞分東壁之餘光竊與有榮焉
勿使人得輕測先生而猥云先生之於攝生者監也

壽許州守呂崇觀六十序

皇帝改元龍集於酉汚人士應賓興起者呂崇觀氏
王君寵氏洎不佞伊蓋三人焉兩君齒視予咸長予
猥以一日之遇稱鴈行以起居恒嚴事兩君即兩君
亦時時弟畜予悵相知晚也嗣後相繼通籍奔走於
塵埶者垂二十餘年始得息肩於里爲崇觀六十之
期君寵且漸及焉予亦偕強仕矣每回還往事抵掌

舊游曾不轉盻俱化陳跡未嘗不偏袒扼腕系之感慨然興至浮白雜以笑謔醉後耳熱擊唾壺而歌恍若坐白雲而招黃鶴晴川大別映帶左右又未嘗不踟蹰滿意居然有長風萬里之思顧君寵於仕宦之念微矣予亦倦游無意天下事而崇觀方以王相國入秦秦王天下之賢王也崇觀白晳美鬚髯約如少年曳裾授簡婆娑朱邸盖視穆生設醴之辰申公授書之日尚未可同年語也且居則杖於鄉仕則養於國有如用藩臣爲國老引王僚爲帝師人主席白茅趍下風而問禔身理人之術翩翩乎仙仙乎若眲之驅紫氣而出函關也園綺之盛衣冠而侍儲宮也度崇觀亦安往而不善哉乃予又竊聞之父老謂沔科貢代不乏人至各位通塞年壽修短子姓隆替紛若十指之不齊也獨予三人者崛起一塗譬則鼎足以爲美談夫以予不佞安取父老言若兩君龍爽誠有然者然崇觀有母八十健噉無恙伉儷偕老迄於白首令子賢孫珠輝玉映此其愉快即君寵不能無微遜焉者夫崇觀生平穆穆落落言吶吶不出口而吉祥善事獨鍾一門彼務爲雌黃專設城府好乘人而闘其捷者竟何如哉父老之言深遠矣崇觀謂余吾黨華門圭竇徼惠人主得以祿入之餘膏潤其私宇內多事曾不能荷殳執戈以捍圉牧人臣之義謂何而安用飲食燕樂爲且吾母夫人在堂吾惧洗腆之弗供甘蘚之弗薦毋用不怡又安敢儼然爲壽而當酌者之詞迺謝客戒幣無入獨以余言進夫言必依於君親之大吉余於是益信崇觀爲筭之日長也

壽李本寧太史序

在隆慶戊辰士奉廷對而充秘館者盖稱極盛云群哲彙征相繼柄用者若而人卿者若而人貳者若而人獨吾本寧先生官不大起方先生以妙年通籍官太史氏輒爲曹耦側目出膺分陝已典其邦學政故事繇史局典學政類得從四品遷入領太常兼國子祭酒旋復舊物先生乃獨用平進周旋藩臬再起再廢者幾三十年而猶不免忌者之口然先生文章醞藉爲時鼎呂詩若文無脛而走天下學士大夫尊爲太山北斗而不敢名退而里居士無賢不肖皆裹糧

重繭而趨雲杜得先生片語爲拱璧户外屨滿或貸千錢以奉客子墨客卿借先生游揚以成名者十人而九而先生之名亦因以日益著盖天以諸公樊調帝業以先生經緯人文或專一代之榮或擅千秋之譽絜長比短先生寧舍此而取彼哉昔在漢武得人爲盛公孫弘卜式嚴安徐功枚乘之徒皆以徒步游説爲尊官膴仕惟兩司馬獨偃蹇留滯子長以言事下蠶室相如卧病文園不翅窮矣然文釆爛焉聲施至今先生今之兩司馬也以一代良史之才樹千古

詞人之幟其言不朽而名與之俱遇不遇烏足以病先生哉計先生登第四十年矣而春秋始耆諸公雖稱鼎貴乎然皆日暮途遠寥落殆盡或老守平津邸上書乞骸骨不得去跼蹐國門狼狽萬狀先生方以簡命嚮用受事封疆躍馬鳴劍爲縣官釋西顧之憂夫相如諭蜀拓地開疆爲漢通西南夷敎衛霍戰功千載如新折衝尊俎制勝帷幄亦詞人之能事也詩人之祝尹吉甫者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然則出建旗鼓入叅密勿安知天下不以諸公所有者奉先生於今日哉則吾黨一二小子願擁篲舍人之門以需先生大拜之期且孰謂文士不効於世乎

壽舅氏陳翁六十序

余母太孺人陳之所自出也外王父娶於王舉子若女各一女則余母子則舅氏太孺人無祿蚤世舅春秋六十矣不肖竊從諸外弟曲跽稱觴始泫然以思既申之以慰籍已復竊竊然以喜云益聞孝始於事親自非有胸無心孰不欲逮親而事之哉自余幼而失怙母弃桮棬之日久矣每讀閟宮之篇曷嘗不悲

其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成風之澤遠矣人孰無母槩我獨無而外家之戚獨有舅在卽萬鍾三釜養焉不逮直朽壤耳故泫然以思也已讀渭陽之什感慨存没鍾情往昔其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夫母不可作矣彷彿於母之昆若弟焉見之猶之乎將母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故申之以慰藉也然渭陽之贈其舅者亦既有言矣路車乘黄庭實厚也瓊瑰佩玉旅幣備也余少而食貧家無餘貲仕爲下大夫祿入匿匿宜無以修舅氏者而母之遺體在焉誠舉不

肖之軀以事舅舅不弁髦而弃之是舅無譙呵而毋有色笑也是門容躡履而堂安樹護也是中鮮姬姜而大起宅相也是北宮嬰兒子之環瑱無恙而大家之筆札猶存也是修嘉爵於舅而毋茹之也是奉康爵於毋而舅尸之也適異國者見似人而喜逃空谷者聞足音而悅矧在骨肉之間乎故竊竊然以喜也雖然渭陽之詩其文則詩其風則秦其人則秦伯也彼悼穆姬之亡而惻然於重耳之行誼厚矣君子愛其人猶思封殖其樹矧在親暱雖十世直將宥之令

狐之役不旋踵而惡矣仁親謂何若在重耳則不然當其出亡而溺齊女也咎犯謀而載之行投戈嫚罵若將甘心焉者比其反國咎犯請辭重耳乃授璧而盟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何卒也重耳主盟而犯之功爛焉千載而下猶豔談之余之賢不逮重耳而舅之教有加於犯幸而相與有成是天贊之也孰牛耳於墠坫之上舅氏為政兩家競爽固當引之無替寧直百歲之祝而已哉益舅有仲子傋學攻文能大舅之門不於其身必於其子秦晉匹也其將代典

乎舅聞而喜且歎曰老夫少姊十年耳令姊在猶之乎七十人也顧姊已矣今犬馬之齒乃微惠吾子是不沒吾姊也且也不鄙而辱之言雖白璧一雙良馬千駟覺渭陽之為凉而此之為腆也乃命仲子載筆書之

壽傳伯仁民部序

在昔民世之業奕世相繼若伊摯之於尹呂伋之於望召虎之於奭世德作求後先焜燿詩書之文可考而知也其或箕裘未改堂構中微欒郤之後降為皂

隷叔敖之裔不保寢丘此又何以稱焉毋抑析圭擔爵用物既弘五世之澤德以遞降而又其子若孫以驕淫矜誇馳騖熏灼或以階之厲而釀之釁耶汚稱閥閱無若傳氏顯融光大者自余事司徒而知貽謀之善也自余游伯仁而知克肖之賢也蓋自司徒沒而伯仁以任子叅大府軍事兩試京兆一擺司農藉令稍自貶損可坐致尊膴而伯仁一意獨行其志已復念其毋田太恭人老竟以終養歸侍子舍急流勇退若曰祿賜之入留不盡以還公上者比其歸在田

閭家故殷富藉令稍自封殖撮土之毛悉爲河潤而伯仁寧以供漏巵給野燒不爲淵魚之察若曰廪庾之奉留不盡以還造化者夫天道猶張弓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夫惟念餘則不足方來夫惟知足則有餘力至繇伯仁所履究伯仁所詣卽無論程能較伐於伊摯呂伋召虎諸人何如而於國稱廉退之臣於鄉稱純白之老要使當路推轂有司式廬鄉閭欽袛族姓躡履燕翼子而貽孫謀璧合珪聯珠輝玉潤而又時以餘閒鳴箏考鼓擊

鮮行酒六博投壺呼盧賭勝高談滿坐勝友如雲陸賈之娛生陳遵之結客伯仁有焉人生行樂耳貴何必鍾鼎名何必旂常哉以此知司徒之澤遠而伯仁之慶長也余少伯仁三歲而最稱莫逆仕同朝隱同里交同心婚同盟而以退讓潔廉相砥礪臭味又同今五十之年伯仁已及而余亦荏苒几肩隨伯仁禔躬飭行無復訾議猶願與伯仁交修不逮昔在漢韋賢石奮亦父子並號鼎貴然至論內行修潔以孝謹聞於郡國則韋氏之經術尚不如石氏之行誼故史氏謂萬石君之家法雖齊魯諸儒自謂不及傳氏自司徒邁跡兩者不乏惟是益弘乃訓以培厥祚勿替雕刓圓以存石氏之風以延傳宗之祜是余祝民部意也至若結遐齡於金石祈景福於桑榆請更五十年而以玄修冲舉之說進

壽太醫劉翁六十序

自古有道之士多隱於方術技藝有所託以逃於世鶉居鷇食命曰天放布衣倜儻而肆志耳目胸臆無所結束故其人皆長生久視遠者千歲近者數百歲

其於導養未嘗數數然也輓近世操術則同設心則異或以吊詭或以爲罺其行卓鷙其志淟涊其末流不可勝道若是者無爍濕寒暑之患必有人道之災概於壽類則未也以余觀於劉公其猶行古之道夫公之言曰人生而靜性之體也靜則無爲無爲則俞俞俞俞則壽是不百歲豈止哉顧人之戕其生者多矣一無所有而專務游大人以成名佹得佹失以蘄非望焦火凝冰其疾俛仰而再撫四海之外則神病攖金於市剖玉於廷屏氣黜息以伺貴人之顏色置

驛請謝猶恐不徧則形病以此域進以此域退耳目衰矣心志耗矣而猶爭於錐刀之末鍾鳴漏盡馳騖不休則形與神交病夫三者於生亦外矣於以幾長年無乃朝適越而夕至乎余聞公言而旨之夫人心排下而進上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故豹養其內而物戕其外毅養其外而患攻其內皆外生之類也公隱於俞附之術其行不爲吊詭不出爲精而大都有所託以逃於世抱德煬和與一世委蛇而一切利害得失不以滑其天和而汨其靈府此謂養內而未始遺外也睥睨以游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忘爵祿而化高門縣簿無不走也亦無不擁篲而趨倒屣而迎者鳴鍾考鼓以娛賓客日飲而醉二三此謂養外而未始遺內也夫養內則神和養外則形和內外交養則形神兩和而壽之道歸焉不江梅而閒不導引而仙公且加古人一等矣是不百歲豈止哉葢公隱於醫而其子文學君方以儒顯夫審脉理察癥結雜難豕零時相爲帝其要起瘓人而肉白骨信莫如醫仁義道得以調海內疲癃殘疾有養瘠瘐有瘳出膏火而登之春臺民壽而國以庇焉信莫如儒然公之奏效或止里巷閭閻而文學之河潤且盡一世公之壽人或十佰而文學之陶鑄且千萬億兆夫合十伯人以壽其身合千萬億兆人以壽其親宜必有當者秦越人業非不精也及身而止倉公技非不殫也壓以女着公之加古人者寧止一端哉

青霞園集　卷之十五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六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熈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序

刻李崆峒先生文集序

郡大夫李公四維既梓其先王父崆峒先王集成偕博士馬君輩丐余言爲序余惟自有文章以來至元而靡曼極矣

高皇帝汎掃六合誕敷文教於時劉宋諸公並衍厥緒永成而後代不乏人斯不稱一時之盛哉然皆沿習故常雷同附和卒未聞有獨造兼詣以追先民之則者則無遁斯文之運既衰復振譬則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者耶先生以命世之才崛起弘正間高覽遐矚謂文不秉于左國東西京不足爲文詩不程于晉魏諸名家以迄杜少陵不足爲詩卽所撰搆一裁諸古盖是時學士大夫始知文有左國東西京詩有晉魏諸名家以迄少陵莫不改易弦轍以應先生徐昌穀邊廷實康德涵輩號稱名流皆趨望下風自遜以爲弗及獨何仲默以名高爲敵國持堅白不相下已卒逡廵稱鴈行而左袒先生者尚多盖天下仰先生不啻泰山喬嶽珍先生之制作不啻明珠珙璧遂使中興文運曄然一新斯非明興一人哉今憐先生者謂先生稟靈毓秀爲時赤幟上不靡鍾鼎竹帛之業散藻一代下不從金馬石渠之彥筆削千古徒託空文以自見爲先生惜而病先生者又謂先生負才大高持已太峻曾不少貶以徇時好卒坎軻偃蹇白首夷門爲先生咎不知先生既以文章名世業垂不朽卽假令稍自貶損以就功名浮雲朝露何足身後名哉是目論皮相未窺先生之大者也故余嘗竊論先生伉厲自喜慷慨論事雖在疏逖雅意本朝于洛似賈生遇公正發憤卒以直道賈禍退而著書大梁之墟於隴似司馬子長流落放逐身被竄黜之名以

老而激昂悲壯愛君憂國之私時一寓之篇什則似少陵迺其才與文若詩又似千載而下倘有起吾言者乎卽謂先生明興一人可也大夫吏治經術無忝家世三年政成爰梓斯集昔馬遷書成而藏之名山大堅以俟知巳少陵之喬其後無振者若先生所得又較奢矣

郡守史公徵慈録序

費生曰語有之士寵專祿女寵專席以不佞所覩記馮孺人遝夕事竊異乎所聞孺人於中憲公爲副室雖蘇恭人稱嫡而孺人最幸中憲公謫通州則從量移之藕再從詎不爲寵乎李孺人四方之人也晚而獲御壽以病癈孺人憐而爲行畜之足矣胡遝哉乃不難以其身讓之卒以有子斯千古屢屢者非耶且婦人無子而卒有子者三或以常御或以當夕或以偶幸未聞其以病癈字也李孺人病癈而卒敵吾大夫大夫生而上亢厥宗下開厥後盖孺人不克以身孕而萬一于李孺人微孺人則李弗以有身其功德史者詎不偉與嘗聞天下有道君子讓於朝庶人讓於野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分者讓財則嘉禾出朱草生鳳凰來儀而麒麟騶虞遊於藪澤此和氣之應也家雖遐無異天下大夫雖育於李乎而讓卽毓粹實孺人始基之是宜有大夫哉天旣鑒孺人明德中憲公蘇恭人暨李孺人各先後沒世獨孺人無恙獲食其報天道恢恢孺人執左劵而俟之矣然假令孺人不忍荼如苦稱未亡人以撫吾大夫卽太夫莬焉六尺孤安知豎立能有今日哉在禮母之屬八其服視所生者而降孺人光敵大夫又祝大夫而肖其於母誼兼之矣盖孺人歿而大夫爲三年喪大夫起家三禮酌禮與情而行之斯爲以義起者也後世有肖孺人而繼起者其子欲爲圖報此其律令矣乃大夫更有歉然於懷者盖大夫以郡守奏最例得推恩其所生孺人以諸母故弗逮大夫言而輒淚淫淫下也不佞竊慰藉大夫謂大夫春秋鼎盛如日方中自玆以往名位日益崇茂卽孺人褒崇之典不載令甲大夫請以光寵李孺人者改而移焉李孺人當九頓首以讓孺人地下且大夫之子仲君司馬郎方騤騤柄用

不及孺人之生而事之情苦於令伯矣繼大夫而次第以請
天子當俞其奏無疑夫然後孺人潛德彰明後來司國史者且將採以附彤管郎百代可風也不佞請拭目以俟

刻李君實紫芝詩稿序

余既從郢上邂逅君實因貽書陳玉叔先生洎長公立甫儀部曰頃得李君良奇士其談國典朝章吏治民風與安邊制虜開屯轉漕諸石畫洋洋纚纚百言百當也至其原本道德商訂大雅下及稗官小說靡圖快帙無不若倒囊而出者比歸而玉叔先生曰是嘗不遠千里而吊我先公者今其詩猶膾炙余口也立甫曰是嘗識我於山陰道中美鬚而白皙君子也余始逡巡赧媿恨識君實晚已出君實郢上詩玉叔先生顧立甫而嘆曰異哉髮短而心甚長是於詩道不翅堂奧矣宜吾子之亟稱之也無何君實入汧出全稿又若干篇始信君實詩不獨盡於郢上蓋君實遊道廣於天下賢豪長者無所不接而銓部趙夢白先生特稱契厚今觀其詩往復酬和大都十二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夢白蚤負時名其爲吏部卓爲人倫之鑒所臧否人物無少假借豈其從里閈私一君實以自損知人之明必不然矣繇斯以談君實生平所以遊賢豪長者所至推轂豈徒以其詩乎哉今君實且去此而遊洞庭衡嶽之勝夫洞庭浩渺澒洞粘天浴日最天下駭異之觀而衡山秘靈孕秀綠文金簡之書盡在焉君實既夙負仙骨而復適茲境時而壘胸時而寓目收扶輿磅礴淑詭靈異之氣一發之詩於取裁博矣於用物弘矣其爲文章助寧淺鮮乎哉乃君實則又言時方多事
人主旰食家世受國恩郎日暮途遠猶庶幾一吐其奇得當而報夫余以詩知君實所得遊揚者詩耳若旂常竹帛願君實與夢白諸貴人商之君實有友劉子玄方以餘艎治兵海上君實倘有意仗三尺劒從之乎樓船瀚海滅此朝食手戮鯨鯢築爲京觀然後攜如椽之筆勒功之罘諸山宣
明天子功德於萬里外可少君實哉可少君實哉

刻任山甫詩集序

任山甫從新安擕荊緐鄒提王邑藥囊走汚客陳立甫儀部所授余一編則所自爲詩也既卒業屬余序余惟太史採風瞽師奏樂而詩歌之道與三百篇考詎非盛世之音邪然皆原情體性依永諧聲體裁各異杼軸並殊總之風不襲雅雅不襲頌譬則大塊噫氣激者謞者宎者咬者各以其類觸而成聲故曰天籟之自鳴此詩之所繇生也唐以詩取士故詩獨盛於唐

明興作者代起寧復多讓成弘之間最號近古自北地信陽歷下太倉諸君子出而學士大夫始點唐詩不講其於諸君子至欲尸而祝之效顰學步既不勝其比擬沿襲之私而逐聲吠響者又從史以成其是不知優孟之學叔敖邑澤則是而神情弗肖濫觴之極至使刻削者傷氣悲壯者累情割裂者傷體詩安得而不卑乎余既歎恨於此而耳目塗塞又不及盡覩記海内能詩之士乃今得山甫而喜可知也山甫於詩上自三百篇下迨于唐無所不窺其意寧法自我創而不俛仰於時寧慕古不得而不沾沾於二三君子含毫濡墨初若率然而情境所詣每極風人之致今試取其詩讀之鏗然而哀玉鳴冷然而清風噓卽令開元大曆諸名家與前所稱二三君子者而在山甫揖讓其間可也若比擬沿襲庶幾一語之合以爲快山甫非不能直不爲耳惟不爲而後知山甫之妙於詩也盖山甫弱冠操觚神解夙悟金膏玉屑靡千言其才情之所鍾者富生長黃山白嶽之間僑寓兩都和陽春於郢里問雲雨於高堂探藏書於禹

穴巳南去而爲昆明萬里之游其覽眺之所經者多偃蹇一官晚乃削籍擇地而蹈不免齮齕擯棄留落羈愁鬱抑其得於窮之助者益不淺兼此數者而一發之於詩詩安得而不工乎世有沿襲比擬而爲詩者視山甫何如哉山甫曰余罷官卧山中曾授異人術其言黃帝岐伯諸方技之書糟粕耳所貴醫者能用方而不用於方扁鵲之望形郭玉之言意斯善之善者也余韙其言用以療人盖十人而起邑者九乃吾子之言詩似之也夫詩不師心匠意以求獨詣而

比擬沿襲以爲工何爲者耶余不敏曷敢附於作者之壙竊慳今之稱詩者又禍心焉今聞吾子之言毋乃美疢而忘藥石我乎遂書以爲序

刻陶靖節先生集序

余讀史至伯夷西山之詩而傷其志也近舍成周慨想神農虞夏之間我生不辰有足悲者至屈原以楚宗臣悼主聽之不聰悲國土之日蹙離騷一篇反覆致意其哀抑又甚焉夫文則善矣得無隣於怨而戾於敎厚和平之旨耶故孔子刪詩而首列關雎他日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令樂而淫哀而傷孔子奚取焉陶元亮家世鼎貴先祖先公代爲方伯而迫於宋禪黍離麥秀其情事豈在古人下耶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仕爲彭澤令纔八十日竟解印綬以去此豈弁髦節義者哉然讀其詩率冲淡閒適陶陶然日飲而醉二三若舉天地之大無足以攖其懷者蓋體伯夷之高亢而託之乎漆園之逍遙本屈原之忠憤而託之乎竹林之嘯傲其志則首陽汨羅其文則雲龍野鶴假令孔子而在刪詩晉宋之季寧不亟收之耶先生往矣而議者輕搖其筆端或曰陶柳或曰陶謝夫文之合者我則不敢知而要以柳之失於匪人謝之陷於非僻逕庭河漢烏足望先生之後塵耶蘇子瞻命世奇才而擬陶朱詩未免鑪錘之跡今試取而讀之形似則有神情乃不相傳和優孟之效叔敖虎賁之似中郎時靚一班其在合不合之間乎大江以西材士淵藪而鄱陽之族陶氏爲盛士行功業豈不焜燿而世遠人湮鮮有知者至先生之名雖里師塾儒粗之大義者悉皆仰止立功誠難而有德有言唯先生當之地靈人傑將在此而不在彼耶友人高敬伯令彭澤詢其家世及先生子姓皆質有其文余既嘉尚會敬伯刻先生集乃以一言弁首簡而且戒世之操觚者勿輕擬陶浸假陶而可擬子瞻優爲之矣談何容易哉

刻陳玉叔先生因論序

陳玉叔先生舊著因論十二篇偶出以示觀察游公公檄郡大夫梓以廣其傳大夫問序於余余惟因之時義大矣哉昔伏羲仰觀日月星辰之文俯察鳥獸

草木之形而畫八卦此因乎天地者也文王因是廣之而爲爻周公因是繫之而爲詞此因乎前人者也立言者莫盛於孔子其言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故易本于伏羲書沿於古文詩準於十五國風禮樂稟諸周禮春秋則魯史之舊文迨書成而天下後世不曰孔氏之書而曰六經至筆削刪定遊夏莫能贊一辭斷非孔子不能即謂六經爲孔氏之書可也嗣是以降著作日繁道德南華經之屬也荀卿法言書之屬也而持論之士代亦不乏賈誼之過秦崔寔之政論班彪之王命王充之論衡朱穆之絕交裴頠之崇有未可更僕數然或慷慨於一事或寂寥於數語或文詞爾雅而營宇狹小或詳於眉睫而暗於大較是尚烏足貴哉先生少讀父書日記千言比長授官益復周覽迨以進士起家其於朝章國典尤所注念故宏中肆外森若武庫之儲浩若瓊林之積原本道德則董生天人之旨敷陳理要則賈誼治安之策討論兵政則孫卿攻取之畫品較財貨則文學鹽鐵之議盖散之則爲一曲之論合之則成一家之言用之則先資之實已不用而人用之則後事之師譬醫者之談病察脉審形劑之投也疑於神而方不必自我創譬奕者之行其得手應心宮之運也捷於悟而譜不必自我裁又譬則大匠之治室良治之治瓨材也博儲物也弘而後成明堂寶劍之用亦何所因亦何所不因哉故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祖堯舜而宗文武無非因者其施之於政亦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盖必集六經之文以爲文而後爲孔氏之文章酌四代之禮樂以爲禮樂而後爲孔氏之制作彼譊譊而務爲言斷斷而務爲治者終茍道也先生誦法孔氏其大旨意在斯乎即旦暮柄用舉而措之茲編其前茅哉大夫稱善乃弁諸首簡

刻光祿丞童少澤詩集序

當正嘉之際竟太史士晴以雅道先鳴歌南風而詠郢雪一時同志之士聲應氣求齊安則王稚欽蒲圻則廖鳴吾安陸則顏子木二三君子遂以張楚而里中罕有和者將極盛者難爲繼耶今去之數十年而

縉紳學士以迨布衣之賢咸習操觚少滓以大史主器先執牛耳夫非盡人之子耶抑何偉也且昔文子名位相繼者不少概諸不朽遠肖爲難藉令竊其名以行君形者亾矣式穀謂何少滓自傷失怙忝被遺編覩手澤盡焉傷心卒也收遺弓於既墮出璽寶于將沉微音不絕具體斯在夫惟大雅卓爾不羣雖謂蘭臺石室之業至今存焉可也少滓性簡澹不事交游居恒不問家人生產日閉門下楗讀三墳五典之書聲淵淵若出金石故其藝日進服令置驛請謝裘

馬休休日游諸公間徵逐酒食於以博游閒公子之名得矣顧安所坐進此道乎不佞椎魯少文雅浮慕太史天之未喪斯文後死者或與焉今太史有後矣以嫡子而亢大宗則少滓在奚有於不佞哉

題若耶上人行卷序

若耶上人江陵人也自少祝髮持戒爲苾芻之秀既壯去爲方外游始卓錫吳門旋浮杯入越所至頂禮名師講說大藏諸品遇鴻儒鉅卿或文人墨士輒丐手跡若詩與文以爲行李重而諸公偹其精詣時加汲引或闡精廬與剖析疑義於是上人名日益起投珠報玖卷軸益富歸以貽余余謂上人佛以貪爲首戒而子之嗜名亦貪之類也佛以綺語爲業障而子之嗜文亦障之屬也子將何居乃上人則謝謂不然其意盖謂蘇長公以文章高天下晚而逃禪僧辨材參寥輩託以不朽韓昌黎以諫佛骨遭竄逐而不難爲浮屠文暢捉筆惠休之詩智永之書龍象錚錚而儒士珍之不啻鼎呂儒與釋固相待以有成者也且吾遊行天下多矣足不謁權貴口不言金錢而惟文

士之藻績是耽含英咀華猶不逾於逐臭之夫乎夫信如上人言將彼教所云不立文義與一切屏絕語言者非耶余既無以難之而竊怪今之儒名而墨行者舍冠裳禮樂之教而苦空寂滅之談衣水田手木串焚脩持誦跏趺膜拜種種而是而其究也五濁未除六塵未遣日汩沒于愛河苦海而不自知夫士且如此余無以刋吾黨沉溺之謬而乃欲易上人文字之癖耶上人往矣行南遊衡岳西上峨眉遊道日廣結納日多將必有退之子瞻爲上人重者余椎且魯

姑爲噆矢可乎知上人不以弁髦而弁之也

刻謝通明文石齋稿序

自汝墳江漢詠於南國浮湘哀郢創自靈均而楚文士甲天下又自陽春白雪刻羽流商歌於郢中而郢文士甲楚今之郢猶昔之郢也　明興以來作者代有大雅不羣指未易屈則極盛之難也頃天不愛道名世間出李本寧先生夫非翹楚耶文釆之所照耀意氣之所符合士生其鄉雲蒸霞蔚元禮龍門人人尸祝具體而微其在通明哉計往歲曾一過雲土通明猶齠齔之年耳試以騈耦之學應聲響對心竊奇之更十年而讀其文黃鍾大呂也又更十年而讀其詩咸英韶濩也地靈人傑有倡必和氣類之感則然而要之濬靈心於獨詣揆妙思於同聲則通明之才出於天授有足多者集成而已質余余惟唐以詞賦課士故詩爲噆矢　明以制義設科故文爲正鵠顧詩之用簡而易就文之體浩而莫窮則已難矣唐詞賦之途一　明文與詞賦之途二又難之難者通明弱冠操觚多多益辦如椽之筆所向無前而賈其餘

勇挿列詞壇借以韜鈐論文壘龍城飛將舍通明其誰屬哉通明謝曰余小子談諧耳不習兵家言即如子大夫所云則高牙大纛將印登壇而建大將旗鼓者本寧先生也左執秦鞭右執鞬弭而周旋壇坫之上者子大夫也曩爾不腆聞於齊楚悉索敝賦背城借一而計無亾矢遺鏃之患者小子景倩也嗟通明善謔哉其歸以質本寧景倩通明之謔也

刻郡丞潘公轂音艸序

自漢通南粤易侏㒧爲文墨化椎結爲冠裳而嶺海之勝遂與中國齒其渾淪磅礴之氣鍾爲物産明珠翠羽文犀大貝種種珍錯厥族非一土著而號爲人士者皆珪璋特達家詩書戶禮樂而尤長於雅道在世宗朝弇州歷下並建旗鼓梁公實以粤士顓頏其間爲中原七子歐北部黎秘書後先羽翼迄于今而縉紳學士大放厥詞五尺之童皆知臨池染翰詎不海濱鄒魯哉丞以諸生高等來佐吾郡方其始至望之文弱書生耳已規其行事一切治辦徐進而與之談犁然有當於余心旣讀其轂音草益爲心折嘗試

取其詩姿意評隲鳴臯赴隴則胎禽嘹喨之響遒逸逗漉則高鴻迢遞之音喋露吟風則玄蟬沉鬱之韻而託言於微細果且然乎哉將取義也大其稱名也小歌螽斯而知后妃之賢詠草蟲而識君子之思賦晁鷺而紀公尸之福如詩人所云者耶柳大音希聲不取諧於俗耳寧啁啁乎啾啾乎不失爲天籟之自鳴而與世之兆號而叫怒者異耶余椎魯無文去王李不翅河漢而公業已造公實之堂奧辱在臭味輒因文學錢君泊家弟呂熏輩之請樂爲序而行之若當官蒞事勤慎自將軫恤民隱饑溺繇己水上諸詩惻怛懇至輶軒之使必有採而聞當宁者昔張茂先賦鷦鷯而識者知爲王佐之才杜陵作縛雞行而論者謂得一體民物之意今以兄丞得無似乎詩可以觀信在此矣

刻王爾耳詠懷詩序

友人王爾耳於人間方技事無所不妙而尤長於詩文其爲古文詞及諸生經義卓然名家而不爲當路所識拔客有嘲者謂爾耳以狐白當暑爾耳不顧也意興所至一切寄於詩詩若干篇其目有三而括以詠懷諸公序之詳矣爾耳謂余操里中月旦權柰何無言盖聞詩以言志從來遠矣馳騖者慷慨於功名悲憤者慘怛於窮約恬惔者託寄於玄遠舉古今才人志士歌詠其情事輝映於簡編大都不出此三者而其體莫備於離騷故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以遽桓文以尊君也哀衆芳之彫歇歎美人之遲暮以悼巳也驂玄虬駕赤鳳歷琪園憇玄圃則飄飄乎憑虛御空而莫知所之故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此實錄也而議者謂當楚懷王時國事巳非原思以一髮引千鈞不能則止而卒以窮死自沉汨羅跡其言幾於揚主過以成其名詞則美矣大指無乃謬乎爾耳家世習儒翩翩大雅懷瑾握瑜以企一遇勢不能無求於世求而不得不無徘徊顧念侘傺不平之思思而不已不無高蹈遠引超世出塵之想我思古人在西一方其有騷之心夫然其旨率和平恬惔寓視頌於思君忠不爲諂㬪衷情於悲巳怨不爲懟託契慕於遊仙樂不爲荒其襄

騷之美而不蒙俗之呰議者乎且道有汙隆時有否
泰今
聖明在宥賢哲彚征朝無蔽主之奸澤罕行吟之苦
加以爾耳之才之年旦暮遇合何至跉踔汙泥而肯
以危苦不遜之詞輕觸時忌必不然矣故讀爾耳之
詩而知爲治世之音也騷云乎哉余於爾耳同里閈
又臭味也而才不逮遠甚姑序其詩如此若夫信爾
耳之詩必傳無疑若太史公所爲不朽於離騷者則
有李郭二史之言在

承德兩府圖志考序

不佞某奉璽書觀察荆以西邛與郢故荆西地也邛
在戰國時爲淯隨之鄉春秋謂楚武王伐隨使薳章
求成軍于瑕以待即其故處其民雅馴而類多剽勁
沉毅之士蓋其郡近在汝鄧則中州之風教漸焉與
都故郢上地說者謂秦王伐楚一戰而舉鄢郢郢即
今郡治傳載久遠不可考矣而宋玉又謂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今陽春臺故址在焉其
民矜奮而多智士操文墨爲名高則荆裔之俗然乎
哉不佞按部之暇盖嘗進諸郡邑長吏問民間疾苦
大都稱邛據郢上游又介在山谷間憑高負險卒無
水潦之災旱則就陂澤瀦水爲塘以其時灌溉即凶
歲民無流移者郢當江漢下流昔人所稱澤國遠者
無論論其近者頃漢水爲虐潛沔之間以洎竟陵一
望成壑百姓阻饑半菽弗登積釁叢辜過在守土夫
何說之辭方與二三有司策所以賑救之術顧謗也
陋卒無善畫適大中丞李公奉簡命撫玆全楚甫下
車即檄諸道問山川形勝及其土風淳薄民俗汙隆
條分縷析盖將採而行焉固千載一時也不佞某伏
在下風敢不置對昔季札聘魯魯歌十五國風饗之
樂畢而云某也民瘠某也民儉某也民袤淫而不治
曷以故則聲音之道與治通也夫彼猶使臣耳行李
所至國君且資博識以咨理道矧公提衡一方而控
制之齋斧所臨即喙息蠕動有不被其澤者將引爲
已釁豈其父老子弟而弁髦遺之哉此一舉也更化
善治移風易俗下吏且將藉手以逭過矣錄既工剞
史史君謂宜付剞劂以貽掌記俾觀風者有所考也

遂綴其說於左

市隱園集卷之十六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七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㢲申甫父編

序

贈曾生序

曾生士章隱於奕溷跡於掾行北上受事大府客有問者曰布衣與掾史孰適曰無適於布衣者奕與按牘孰娛曰無娛於奕者然則子何以舍彼而就此也曰吾跡掾史耳而心布衣也吾役案牘耳而心奕也吾一爲博士掾矣博士弟子未嘗盡繩我以一切也再爲郡掾矣守丞而下未嘗盡責我以三尺也寅而入終卯而退皆吾奕之旦也申而入終酉而退皆吾奕之夕也吾嘗三失太守之期主者逮我而太守翻以奕知我也吾嘗一失庫藏之鍰竭貲以償而家人

不以奕恚我也盖當吾奕之道雖舉天下之大而無以加又何有於一掾哉客曰子何以卒善於掾也曰吾爲掾亦以奕之意行之耳人皆競利而吾獨守吾泊卒也競者十九被譴而吾無恙也人皆競進而吾獨甘吾退卒也競者十九遭蹶而吾無恙也此昜以故則筭勝也老氏不云乎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老氏語道也亦語奕也吾何爲不善哉客曰然則子將以奕往乎亦以掾往乎曰吾亦以掾往耳

明主在宥京邑翼翼其視學宮不翅祟也九列三事亮工熙載其于一郡不翅劇也諸司展采而錯事令史分曹而程勞勤者有勸未聞以奕旌也怠者有罰未聞以奕免也故均奕也寄情於野則王公標譽於手談是一道也燕僻於朝則陶公作戒於妨事又一道也吾又何能盡以吾奕至弁髦吾掾也客曰然則子將以掾終乎亦以奕終乎曰吾亦以奕終耳客獨不覩夫奕乎置棋賭勝兩敵相持強者輸攻堅者壘守郎兩國之爭弗勁於此矣卒之勝者爲榮而榮者無賀也負者爲辱而辱者無罰也此所以爲戲之具也今乾坤之有四表猶大局也人之有智力工巧猶搴奕也時之有盈虛消息猶奕罷也方吾爲布衣則奕之始也迨爲掾則奕之變也闔闢惟時卷舒繇巳則吾之卒老於奕者吾奕之終也吾誠得尋橘中之叟而定交徑爛柯之山而託處吾視去一掾如脫屣耳客何見之耿哉賁生聞之曰辨哉客之難善哉生之答也乃授副墨之子

送劉處士還豫章序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志也丈夫出而躡屩擔簦以游萬里所以立名也然越烏南枝代馬北風雖壯夫烈士不無故土之思在遠客羈人時有他鄉之感故王粲登樓而浩歎莊舄腃國而長吟此猶無聊之鬱思有情之恒態也若夫纏綣而辭異域富貴而還故鄉弃繻而去著錦而歸盛宮室帷馬以明快意奏管絃絲竹以寫清歡里老吐舌而驚顧鄉人交臂而趨迎則長卿之所以重於成都買臣之所以榮於會稽也劉君某里人謝徵君之子壻洪都

廬陵之巨家也擁朱輪馳華轂門多鼎貴被文褰躧良馬代有豪華吾獨僂神淡泊雅意清貞蚤肆章縫之業既攻積著之書薄游沔水息業澌湖因天順地財之歸也若流水完物待時貨之積也如丘山心同范蠡能輕越國之封跡異陳平不羨張公之助傾怡情於泉石爰結念於鄉閭誰謂漢廣一葦可航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郎官湖處士洲輕帆若鶩五老峯藤王閣彩鷁如飛兩兩和鳴不羨河洲之鳥雙雙比翼箏誇江浦之鴻蓬底吹簫楓葉帶吳江而夜冷爐頭[illegible]對酒雪花連楚岫而朝寒從此棲梁鴻於吳苑荆布同心自茲隱龐德於鹿門瑣珈偕老錦纜牽而徐發驪駒賦而莫留并州客舍不無回首之思陽關故人可少贈言之旨不佞識程生於傾盖投分有因别蘇子於臨衢扳轅無計於是爲廬山之歌以送之曰廬山嵬嵬兮高揷天香爐縹緲生雲烟之子何來兮今言旋有美同舟何嬋娟山中白鹿迎畫船雙蛾照影石鏡邊獨有故人兮别思綣何以贈之雙瑱玕又爲彭湖之歌以送之曰彭湖浩浩兮廣無涯江鷗湍鴈銜寒沙良人得意兮今還家相邀帝女浮星槎鳳簫鼉鼓相喧譁樓船百尺搖浪花獨有故人别思賒何以贈之雙瑤華

送郡博滿翼庭終養還里序

麻陽之閥滿最爲鉅其族皆珪璋特達能讀二酉之藏書列嵬科躋膴仕者代不乏人而公獨以明經顯始訓西陵再任崇明於沔而三矣始至而望其人溫然長者繼而抵掌與譚上下古今臧否人物若叩洪鐘而響應也時臨海應侯刺沔雅號神君其疑事疑[illegible]獄時咨公以行且薦公當路當路擬推轂適餘官朱邳諸生相顧扼腕若不釋然於公之去者公獨沾沾色喜盖公文太翁在里百歲而加四矣公戀戀予舍幾欲解組適有茲命遂用翻然諸生乃復嘉歎歌驪駒設祖帳東門外乞余言爲贈聞之南華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父子之情無所解於其心盖言君親並大而忠孝貴各盡也顧利祿熏心賢者不免自非曾閔孺慕其誰故周之盛也牽車牛而服賈者皆用洗腆以養父母而其下衰大夫有尸饔之歎矣

惟賢者則不然意謂子一而巳人盡臣也君行制臣行意徐庶之解蜀李密之表晉皆牽於分之無所逃而權於心之無可解親在則然而禮有省覲終養之文皆先王曲體人情而爲之制也公年過耆而親百歲以上爲公計者餐苜蓿御款段束帶而覲長吏退就閒曠望白雲於天末孰若鳴鍾考鼓而娛其親爲太翁計者柂巖棲谷飲食衎衎賓客雜遝樂極罷酒切切而思遠人孰與持螯浮白而嚼其子今公且決策歸矣子姓滿前曾玄並集鸞笙鳳管土肉石華瀕有康爵後有清觴厖眉丹輔而跽於上者將食巨棗者安期而乘赤鯉者琴高耶褒衣博帶而侍於側者將餐桃實者曼倩而舞班斕者老萊耶抑姬公所指老榦高張旁枝近狎仰不爲亢俯不爲撓南山者橋而北山者梓耶抑又園吏所稱百仞凌霄千尋飽雪斧斤而傷牛羊不入八千春秋者椿而五百歲者冥靈耶在漢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子建白首爲郎而萬石君無恙雖在貴近親浣厠牏此其親之年與子之賢亦時有者太史公爲立傳津津艷慕即人主亦以爲齊魯諸儒不及假令生今代親覩太翁百歲而上其嗣薄文學掌故不爲父子喣育一堂其爲誇詡宜何如者不佞生太翁之鄉而又耳其人旦以洞庭間以九嶷不獲登閬風陟姑射席白茅而趨下風一探長生之訣而幸識其子覲河而悉海履霍而知衡有足幸者姑因諸文學而致其豔羨之私如此

明天子在上方用仁孝爲理頻詔有司尊禮高年且思收申白其人者議明堂辟雍之制粟帛在門弓旌在里迎廣成于空同延伏生於楚耶剡溪之藤邛嶺之竹並杖於朝

人主執饋酳爵修憲老乞言之典如漢寵異萬石君以風厲諸郡國吉祥善事寧有窮極余又雅聞公有從弟以進士高等爲咸陽令與摧使搆逮繫都官直節勁氣天下士大夫壯之其尊人亦八十餘祿斯以談雖謂仁壽忠孝萃於滿氏一門可也

壽李心堯叅知六十序

在昔天子萬壽詠鳧鷖歌既醉則必有重臣元老碩人艮士應運而生黃耇駘背厖眉皓髮點綴太平之

象緯無涯之年而符有道之長故自舜而降人主壽
者爲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在位百年而後巳稱綦壽
矣其時太公望以八十起棘津爲尚父迨事武王秉
鉞東邁封齊三年始報政此不百歲豈止哉我明享
國久遠無如
肅皇帝
皇上以神孫踵武鬑髫年抵今日三百甲子矣壽考
作人故一時三事九列以及中外大小臣工耆耇相
望冢宰孫耄而司銓此其一耳郢固
先帝湯沐邑長養休息巳非一日又當
今上承平之會父老甘衣美食垂老不見兵革故江
漢之間雅多耆德吾沔呂左史王少府逾八十矣潛
則李封翁行且及焉長君叅知公亦以今年躋六袠
取類於木則南橋北梓徵信於古則前鏗後聃考制
於禮則一杖於國一杖于鄉郎郢人士眉壽不乏若
封翁父子非僅僅者與方封翁令西鄉時不佞適其
事於秦神明愷悌其於尊膴直掇之耳一旦謝事以
歸林泉丘壑其樂無量叅知公旬宣西土亦既有年
迫于王事不遑將父徘徊子舍暫亦里居父子煦嫗
介景福於一堂叅知公進則祝君退則祝親而日月
岡陵之頌壽考康寧之福還以自祝郎旦辭方岳暮
陟孤卿竹帛鍾鼎吾所自有而何取速化爲哉不佞
嘗一再過潛矣窃覩叅知公日擊鮮行酒迎太公於
西第泰韝曲跽而奉千歲之觴絲肉競奏珍錯雜陳
選伎徵歌履遺簪墮所以娛封翁者無乎不至而封
翁復別營菟裘花晨月夕置酒高會叅知公挾介弟
携諸子婆娑其間六博投壺浮白引滿綵衣朱紱輝
映筵几賓客故人遨游兩家無不霑醉以去者盖不
佞既欣然以喜巳穆然以思復赧然以媿記封翁舉
於鄉先大人叨在世講今去之五十餘年矣無論先
君不逮養郎同籍之士有尚存者乎封翁譬於喬松
古栢經霜獨茂魯殿靈光巋然獨存而叅知公又以
文章德業表著一時既自致清雲而復以譽命榮其
所生封翁方易青衫而製紫解墨綬而垂黃更邑宰
之秋而署紫薇之御俯仰今昔吾黨之于人子也眞
豚犬耳能無思且愳乎

明主在宥人惟求舊方簡籓臬之良登巖穴之老借
天下仁壽之域投竿而起爲周太公者非他人必封
翁也其父歸之而子焉往哉隴西之族河上之裔其
植幹而蟠根者同遠且大矣

市隱園集卷之十七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八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兵申甫父編

序

壽藩伯周敬松公同配蕭恭人六十序

凡爲人臣者各欲壽其身然不敢自私也必思舉而奉之於所尊故其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凡爲人子姓與肺腑之戚者亦各欲壽其身然不敢自私也必思舉而奉之於所親故其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夫臣不以自私而必効之君舍是無以作忠子姓與肺腑之戚不以自私而必効之親舍是無以廣孝教化所繇隆風俗所繇美也今
天子執七鬯以爲百神萬民之主者三十餘年矣周
公之列爲人臣與配蕭夫人之列爲命婦者亦三十

餘年矣而又以其期並杖于鄉圜珪方璧垂白相歌
國恩家慶詎不都且美哉會八月爲
天子誕辰公以益部使者奉璋秉瓚百拜而稱萬歲
之觴於朝竣事而還里門其子姪與肺腑之戚恭韝
鞠跽百拜而稱千歲之觴於鄉於是蕭恭人舉酒酌
公謂妾貧家女耳操箕帚而稱公家婦魚軒象服始
願豈及此哉僅是白首而不敢虧婦道者將稽手以
報公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願公無忘精白之
衷以用翌戴

天子公亦洗盞而酌蕭恭人謂物則有羣人則有耦
自非聖哲孰不資內助以有成哉自余績學以迨宦
成非一日矣賴爾相余室故迄老而獲逭於官謫夫
君之須臣猶士之須婦也願恭人忽忘鳴雞之儆以
匡予不逮其子若壻亦洗盞而酌兩尊人謂公經營
四方不遑家食久矣恭人挈室以從亦安能久有膝
下令幸以使事還里父老咸集擊鮮行酒以終一日
之娛者非人主寵靈之及哉夫子若壻之祝親猶臣
之祝君也願兩尊人勿忘偕老之盟以慰藉二三小

子於是贊生爲公因姬執爵在傍乃仰而賀曰美哉
語不忘君周大夫其代有興乎然此非公卽安時也
古稱歷數之長者莫盛於周文之遵邦周業始基其
時黃髮之老起於渭濱白旄西邁姬籙以昌夫非千
古君臣之奇遘耶
天子愷悌作人允符前哲靈長之慶引而勿替卜年
卜世此何論成周哉公親丁其時以藩臣長手捏金
鏡躬視無疆又親攜法醞珍餽歸與蕭恭人共之臣
主俱榮公私交慶金版玉璜獨無意老臣乎乃眷西

顧縣官方計日召公願公且馳紫氣而西此所謂顧
不以岡陵獻不以芹曝者也語未竟公蹶然起曰人
情重去其鄉則維桑之誼有難遽別者子大夫儆然
以大義相規敢不唯命乃相與大嚼歌崧高賦驪駒
而退

壽周太君八十序

主上御極之元年楚舉士九十人同年友南漳周君
啟明其一云時尊公已下世獨母太君在次年成進
士司理漢南以太君從績滿遷繕部郎太君又從敎

所出則從事大府入則侍養于舍諸所姁育其孫者
無乎不至時同年常汝一爲給諫鄒孚如爲銓部郎
其母並集京邸每伏臘之候啟明輒供張治具徵諸
母爲壽汝一諸君及啟明或時奉觴酒行以往太君
爲陳說生平及訓啟明褆身理人之術諸君子無不
灑然心折者最後啟明以文學之選輟直試士於滇
已復用恩文典文中主啟明念太君老或不時行部
即奉太君邸中無虧旦夕展覲迺上疏乞歸養田間
既得請奉太君還里門既踰年爲今八十友人王都

護舊爲啟明屬吏又起官於郎去啟明近丐余言爲
壽余爲南華有言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
子之情無所解於其心君親之旨盡不翅並重矣顧
賢者未必仕仕者未知稅駕之所子路太賢曰傷哉
貧也無以爲養周大夫仕有祿矣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此兩者將安歸乎啟明官至中大夫祿之所入
日有常珍弗稱貧矣獨念太君春秋高不難勇退太
君亦怡怡安之若以家食爲恢者孰非子也孰非母
也周大夫何爲者哉乃從王事鞅掌之後而始爲此

離感慨之思也今太君且上千歲之觴翟冠錦帔耀
耀里閈度啟明徵諸里媼爲會當無異長安時諸里
媼豔羨於太君有子而賢退而督教其子若孫其子
若孫亦目覩啟明自致青雲之上榮其所生即又不
以三公易一日養退而修孝友睦婣之行啟明即伏
在廬舍所以爲
天子弘錫類之孝者豈淺鮮哉此又何必垂紳曳組
高車駟馬令太君拮据而從於四方之役始爲快耶
迺都護貽書謂太君方健敢當爲百歲以上人時方

多事　主上推轂啟明甚殷謂啟明終不當戀戀爲
烏負縣官需材之意是或一道昔太史公傳聶政謂
母在政身未敢許人至豫讓則曰以國士遇我以國
士報之今縣官獨不以國士期啟明乎願啟明出而
圖天下寬假數年而後待太君於里未晩也

壽童母馮孺人八十序

童母馮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仲子師善將率從子永
之子觀之稱觴上壽先一日孝廉鄧汝爲氏李文叔
氏蕭石卿氏謝秋實氏譚學甫氏蕭君甫氏六君子

偕不佞以幣造則月令所謂五月五日也汝爲氏首酌而進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夫端言日之初也午言陽之盛也陽之初壯其精爲日出暘谷入虞淵陽烏之晷南陸爲長詩曰如日之恒爲夏日言也孺人壽考維祺歷耄耋耋去之百歲須臾事耳過此以往爲冥靈之五百爲籛鏗之八百此非蒼京之景耶大明中天有進無昃魯戈雖健無假揮斥祝孺人者宜莫如此日願爲孺人壽文叔氏更酌而進曰合歡之索約以朱絲爰繫之臂一名續命之縷夫縷難言矣

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以至於丈於尋則引之無端而繩繩相繼也孺人少業女紅白首而不遺餘力心目之所營手指之所經其得于縷者多矣寸而度尺而量以一縷而抵一旬必有當矣祝孺人者宜莫如此縷請爲孺人壽石鄉氏更酌而進曰嵩高之陽厥產菖蒲一莖九節上通仙靈王輿韓終並採服而仙壽皆千歲延年益智則蒲以之孺人行年八十而耳目聰明安步健食酌彼黃流注之玉斝樂而泛蒲融融洩洩此何必減絳雪之散與玄雲之膏哉

祝孺人者宜莫如此蒲請爲孺人壽秋賓氏更酌而進曰維澧有蘭楚所自出當門則鋤處谷則芳固取其在遠而能潔也孺人少柄家政內言不出閫佩閾香蕪夢是踐庭堦之蔭芬芳苾茀午日沐蘭會臭吠之殊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祝孺人者宜莫如此蘭請爲孺人壽學甫氏更酌而進曰維揚之鏡背龍特異廿湖窟鑄有感必通是爲五日而鑄于江心者也孺人身處閨閤姸媸莫爽詒孫翼子鑄顏則顏屬且乘雲上下河潤千里蛟龍之窟信有所歸魏珠秦鑑

寧足比其光怪方其靈異哉夫鏡一也其光監者映一室而常靈其光大者朗六合而久照孺人則大且久者耳祝孺人者宜莫如此鏡請爲孺人壽君甫氏更酌而進曰冰蠶之繭織而爲縉染以五色以象五方宛彼步搖綴于心胸義取辟兵而兼示蠶功之成也孺人生長高華每存挹損衣裳機杼非其織紝所出不以被服姬妾化之遞相祖習宵砧夜杼斷續相聞語曰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孺人之教豈不因年而遠哉祝孺人者宜莫如此縉請

爲孺人壽六君子言畢不佞乃引滿而進曰眷之道書稱命嗣息各有主者袁益增損則帝以五日從事外滋舊類內延年壽絲文金簡之談非虛設也孺人享有高年儁諸福祉子姓蒸蒸日以融顯夫非籍長生于斗極垮羽化於清都者哉有如師善旦夕上公車永之觀之相繼嚮用以安車迎孺人長安邸中抽書虎觀則曹大家之已事也師善與六君子列在史局當執簡以從授道齋宮則西王母之芳躅也不佞方外臣也願徊翔阿母前夫六君子所取類者物也

近而核不佞所徵信者書也遠而彰總之肓壽之符帝命之矣於是孺人喜而脩爵命師善肅客賦燕喜以退

傳

故威遠令蕭凌漢先生傳

先生諱翀凌漢其字先世爲吳之吳江人始祖其以義兵隨

高皇帝有功授沔陽衛百戶祖某從征廣西殊死戰陞指揮僉事父處士公授什一以貲雄郡中五男子公最長公生而魁岸拓落多大度髫年補郡庠生

肅皇帝詔飛改補府學生時撫卿曾公璘中丞劉公庠皆郡名士少許可獨推轂公自以爲不及郎公亦盱衡而睞同黨士無已若者頹散奇弗茀去而爲詞賦之業時司徒傳公觀察陳公皆致政在里公日從兩公爲文字飲其最號莫逆則無如宗給諫公及封行人包公客每會輒賦詩行酒或沈湎濡首連丙夜不休是時公有弟凌雲爲郡學生居恒約食酒漿不入口安步審視時然後言而公一飲或浮數斗非百

錢不下箸間跟蹡走俠邪間操竿抱瑟爲樂然兩人竟齊名里人士兩高之故好事者謂南華有言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兩者皆譏蕭伯子善娛生仲子善攝生操行各異而亾害則同盖善謔云比既以明經貢仕蜀綿州訓已轉崇寧諭蜀故揚馬之鄉雅多文士公謂模不模範不範師道謂何始折節爲恭敬務束諸生以功令諸生無不瞿然顧化者今廷尉陳玉叔先生方爲蜀學使者薦公於朝其署曰臣無似待罪巴蜀典蜀學政三年

於此矣每按部引見諸博士其經明行修無如崇公
論賢者願得優異以風厲諸學官弟子員詔報可擢
威遠令威遠界在山谷中民悍而難治公甫下車自
念白首受經幸一當司牧豈其靦顏在位以負知巳
郎彼流稀靡潯無所短長使父老謂我一老禿翁何
能爲於是約都鄙有章服舍有制豪強者勿得亂政
期年邑以改觀偶諸生有踸踔者公繩以法稍稍謗
起而上官多皮相惡公抗直不爲公伸雪臺使者又
迫於立威議逮公公遂用憤恚卒先是公寓書抵余
余方觀察川西百計思脫公無何訃至乃與公仲子
汝玉經紀其喪而歸之後竟寘諸者於理差足慰公
九原哉外史氏曰世儒恒以名檢爲競競蕭公乃獨
骯髒不拘小節然不失爲名高宦雖不達仕百里爲
令可謂不遇哉及爲令奉三尺爲謹口罔擇言乃用
以敗此何以稱焉且仲尼之徒多矣文學則游夏爲
著跡公訓蜀豈在西河之下牛刀一割卒敗於威遠
豈禮樂之敎浹洽於諸生而扞格於黎庶耶彼訾先
生者獨非諸生哉倘儒衣冠而盜跖其心者耶臺使

者及諸當事者於是少恩矣初於公赫赫聲何損哉
仲子錚錚其務息先業而大之勿曰廉吏不可爲也

故處士張修庭先生傳

余擇㨗於潛而得劉生伯達才美韶令詢其所受業
則張君履祥爲豫章之廬陵人尊人前嘉與公之執
友也㕥何履祥擔簦負笈自其家至與劉生館於余
室劉生復從講易履祥無携書默存而口授若倒囊
而出物也者間爲舉子義若鎔金在冶莒頴四射又
若探驪龍之珠而出重淵之下心竊奇之詢其所受
業則爲尊公脩庭先生先生諱應龍字有道先世出
唐丞相宏淵後巳繇山東徙於鄉之東源數傳而爲
父東明先生孤貧力學治易補邑庠生配李孺人生
公三歲授小學諸書七歲讀易未幾而盡易之旨時
從祖常德公以薦于鄉毎見公輒撫其頂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時東明公困諸生家徒四壁立公下帷發
憤木榻幾穿客有諷者曰而父以縫掖貧而不懲而
父之貧而復烏用此筆畊爲哉公叱曰惟學而貧吾
故不可不學也顧數奇往往蹶于有司邑顯者忒陰

爲推轂而齟齬如故客又有諷者曰爲儒不効既已覩矣日暮途遠屹屹何爲公叱曰惟學而困吾故不可不學也已舉履祥及弟某後先補邑庠弟子貢並能紹明其業先生乃罷去諸生籍讀六經子史之書稗官野史以及農圃醫卜之方無不寓目而於忠臣孝子義士節俠可以風世而範俗者必手書其事或揭於屏或置於几既以淑人而還以自淑以故鄕人爭擅慕公尊爲祭酒而不名里中月旦至比於陳太丘魯仲連而公益砥礪名行迄於白首不衰善乎公

之言曰學莫先於誠事莫先於恐誠故入理深恐故涉世順嗟此先生所爲終身用之而不窮者耶先生不能詩而眈詩詠不善飮而喜集賓客家無擔石儲而好遠遊杖屨所至於楚於粤於閩所著有荆南璞說則述其父東明公所授易義也公素善病幾爲岱宗之游者屢矣卒有天幸病良已嘅感腸痛猶手書八卦於座反覆玩味歎曰易在吾心今其驗之吾暫置此心於太極亭上覺痛少瘥耳太極亭者則公所經粤亭也繇斯以談公於易深矣豈徒剿說而已乎

屬疾革旣與其父東明公訣乃立二子而命之曰爾父竟不起矣惟是爾王父老矣而吾不逮事責將在二子哉遂端坐而逝先是公之從弟某夢客有高冠長劒而造公庭者車騎雍容甚都也函書而致公若迎之帝所者其夕鄕人之夢亦云嗟妖夢是踐倘公龍蛇之讖乎余生平不識公而繇履祥以知其槩履祥詳視雅步口無擇言眞心實行不獨以其文已耳夫不知其父視其子余於履祥之爲人而益信公之賢也外史氏曰易經四聖而後成蓋其詳哉密義無

論矣文王周公孔子其制行有弗純者耶文之拘于羑里周公之居東孔之轍環而不遇將易所云盈虛消長之數雖聖人不能違耶公家世治易褎然儒宗而鴻漸之羽困於燕雀井渫不食獨且柰何剝而基復否而徵泰將在履祥伯仲哉至於易簀之夢幾於語怪夫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生爲賢碩死爲明神神道設敎倘亦易之所不廢乎

李少白山人傳

少白山人諱希白匡山其別號家世古籍爲編珉山

人欲以儒顯顧坎坷不遇乃謝去攻詞賦之業時里中有杜秋谷先生者善八法兼公吟詠山人從之游臨池染翰駸駸堂奥而雅節豪縱蒼勁骨力過之其爲詩歌琢肝劌腸窮姿極態直凌駕其上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然哉時司徒傅公憲使陳公以好客聞知山人材且賢相與招致花晨月夕浮白賦詩每一篇出兩先生未嘗不稱善乃山人雅不欲以幕客自居特冠匼褐時作青白眼遇諸貴人必與鈞禮其他膏粱紈袴之子直孺稚畜之而已又性嗜飲飲或達曙

三爵以往不無酒過於是諸貴人及諸惡少羣起交謫而山人窮矣席門委巷不治生産老妻弱女時有菜色然益苦吟不休里中一二脩辭之士時載酒脯問奇字療饑之策賴有此耳會司徒起家陪京攜山人之金陵祿入之餘時有河潤度其裝可二百餘金悉以製衣裘供花月之費比其返也重慶蘇公觀察汚偵山人爲司徒重客而酷愛其詩躬造山人廬損俸以餉爲艸堂貲又盡以其金付酒家金盡而典故時篋衣愈枵然壁立山人生平落魄不羈此其大都

矣時李本寧太史罷官里居能養士士多附者山人乃重繭造李投詩爲贄太史驚異一見傾倒虛上舍館焉已憐山人垂老無子爲置婦令移家相近以老媼不欲行乃返舍余方宅先公憂在家食與山人往返者十餘年山人故家給諫執友又長余可兩甲子恒嚴事之山人亦折節交余每過從酒人箕踞大嚼狂態復作輒呼余小字謂貴以明乃有此兒以明先君字余倚膝謝曰遽如許余小子戔戔曷敢望嚴武賴保全汝不至使簾鈎罥汝冠耳乃相顧絕倒已

忽辭余復訪本寧其里比至纔數日一夕醉飽遂卒旅邸耗至余遣使輿棺而還致之里因葬焉山人死竟無子撫弟女爲女亦蚤夭塚近河壖時爲水所齧亾友王汝賢都護謀爲改卜亦相繼沒爾封爾樹夫非後死者之責與外史氏曰韓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而名位不至通顯流落擯斥以死此何以解耶山人窮而工詩豈李前身而卒以窮老其醉飽死客邸又絕類杜陵詞人陽九固如此哉然客伏軾而來汚者不詢諸貴人而首問李山人安在或欲爵其

墓從自唐至今知有李杜而不省國忠林甫爲何如人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若山人者窮可矣

故鄖襄守戎高仲亨將軍傳

公諱履謙字仲亨別號三山家世爲萬戸侯父金累官都護毋傳太孺人大司徒傳公妹也家世鼎貴公綵燥髮以至成人不爲遊閒公子容粗衣糲食比于單戸齊民顧性好弄或登技捕雀或掘地熏鼠或剪紙放鳶或張罷採偽備諸戲具里師東之嚴則密以彈彈其師塾廬不戒于火師惶怖幾不免公獨身躍

出置師不問先生無恙其蹈跐何也稍長折節讀書補郡諸生屈首功令非其好也乃去習孫吳之業三試於武闈皆中雋顧獨阨於會舉以其餘閒從六郡良家子走盧龍諸邊躍馬鳴劍居然有封狼居胥之意矣都護公没襲祖職如其官公生而長身偉幹秀眉目當道器重推擇視衛篆公精心蒞事撫綏士卒嚴斥堠整部伍軍政一新適郡守成公以吏部郎謫守汚欲用材官子弟供有司坊市之役衛士皆鼓噪幾于激變賴公調停役得停免而守亦化其成心其生平操行類如此矣以何領運事舊例領運者可坐得羨耗若千金乾没者倍之公一切以給漕卒裝糧而往不私一錢而飛芻轉粟剡在諸衛官先當道廉其狀皆與特薦大司馬方公典部事擢公大閫山把總任滿移備鄖襄所至皆以潔廉稱會治撫其遷任例得舉劾文武吏其人耄而多欲視賂多寡爲殿最公第以禍布毛褐往遂被糾論歸而徜徉田間種秫釀酒坐客恒滿時民部傳伯仁儀部陳立甫及不佞伊皆里居相與過從爲歡每會投壺射覆丙夜燭再

跋而公頹然醉矣公固善謔酒間執手高談嘲弄百出情至之語四坐絕倒說者以比東方曼倩而雅善治生家固饒積貯息業而大佐以謝夫人精敏勤勵益用殷振公竟感末疾卒子長公兆元仲君中元季君甲元皆世其家親賢禮士有父風皆與余善故傳公遺事以貽之

費生曰世之以皮相窺高公者不以爲滑稽之雄則紈袴之小隹者耳而不知操行嚴慮事遠泛於仁義道德之途而託之乎玩世不恭之跡者也古名將多

矣馬新息頗多緒論其言騎欵段馬乘下澤車遊行田野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訓子姓左伯高而右季良嗚呼公近之矣

雲山子傳

雲山子者余友周氏勛之道號也世勛世爲鄂州之武昌縣人歲癸酉與余同舉於鄉已竟坎壈一第仕爲犍爲令時余以惠文觀察巴以西舟次其境赫然神明愷悌之稱也爲令六年當路屢列上考以失其監司意遂中掇拾法於考功當謫世勛竟拂衣歸歸而家徒四壁立世勛嘆曰功名長物也富貴儻來也吾烏用是區區者爲哉且吾理人而弗効毋寧還而理吾身乎乃去而爲方外之遊家故近潯陽一蒂所如首事廬嶽已歷虎丘次餘杭跨天台觀石梁尋返齊魯燕趙之墟於洛嵩少於秦終南太華於閩武夷於粵羅浮探奇攬勝足跡所至幾半天下始猶携一童子荷杖自隨尋亦遣去飄然若雲鴻野鶴之孤征獨邁間值異人與談玄析理至經月不去或徒步走數百里倏往倏來若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蓋二十餘

年之中一再訪余若相期爲汗漫游者余高陽酒徒也且婚嫁未畢謝不能然嘗讀列仙傳著名丹籙者指可縷數其以仕宦冲舉者則葉之王勾漏之葛旌陽之許皆令之屬也千古鼎立所蒞之邑附以不朽今世勛其以犍爲顯乎世人耳食云世無神仙藉令有之胡匿光鏟跡而猥云五城十二樓爲哉大王公大人深居簡出世俗之人猶罕見其面仙何所求而羨世之昏濁乎故古之得道者靜如山峙動若雲流山之窮崖巖巢有目共覩雲則恍兮忛兮而不可爲像頃刻變化而莫知所之此世勛之善自韜而要未可與時俗言也今世勛且别余而去將渡洞庭歷湖南諸勝稅駕貴筑而後旋武陵桃源則神仙之窟宅也朱陵紫蓋則錄文金簡之藏也楚之南境黔之北境則藥物之所自出也世　往矣聲應氣求必有拍浮丘之肩挹洪崖之袖者余且掃白雲而俟世勛之至也

義俠傳

余讀太史公列傳至豫讓報智伯之仇欒布收彭越

之尸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志矢日月誠感鬼神詎不于古高義而晩近世乃有朝爲臣僕暮即途人一有緩急掉臂不顧惟恐逃之不深而去之不速以余觀於雷生侑者非僅僅者與生浙人而出故郡守李公先著門下北遷滇臬攜生以往居頃之以義士酉事與當路左時同事某者亦多異同李公遂弃其官以歸當事者謂李公家長安懼有戸語乃先發以激上怒疏入有詔逮繫都官瀕行李公辭生云子亦從此逝矣不然者人且耳目子禍將及子生曰豈有歎載從公而一旦解去者乎且人有德於我而我背者不祥乃間關萬里從之闕下李公旣下請室生爲進飲食具醫藥問寒燠勞苦萬狀暇則匍匐諸貴人之門陳列寃狀一時言路諸公並爲申雪

上怒稍霽而李公竟以憤懑卒卒之日生枕其股以哭如哭其私親殮視其含衾治其基一切悉生營辦而以四時修魚菽之祭于是忠義聲播滿諸公間即諸公無不交口而譽生思把臂定交恨相知晩者而生方謙讓未遑謂無錄死知己以爲慎憾亾何當事者尋以他事下獄同事某亦暴得心疾與李公同日死於里生乃擊牲釃酒爲文以告李公泉下因攜家之長安市李公宅傍地以居事李公婦如其母友其嗣子如同生歸死者之骨而相生者之室此豈待洊身呑炭屠腸刳腹退就烹醢而始爲烈丈夫哉時里人沈上卿官侍御知生甚悉故不佞綴其遺事而傳之雖執鞭所欣慕焉

費生曰李公余同年友也其守吾郢以淸節著滇之役土司富於財而當事欲利其有遂誣以反而卒文致殺之身爲戎首戕賊善類令以憤死曾謂持爲大臣而慷慨好義與是非羞惡之心曾不一雷生若耶卒也身脂大戮爲世唾罵而雷生之名遠矣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十九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記

郡倅石公督修江堤記

沔澤國也漢水自襄郢而來當其西江水自秭歸而來當其南而沔兩受焉其苦昏墊從來遠矣顧漢水雖大漲勢不過三日而殺沙泥之積間化墝埆爲沃壤而江水則浸淫灌汪不經月彌旬不止其爲害最酷而所恃爲砥柱者則沿江一線之堤耳客歲大浸稽天百年所未覩長風怒號波濤洶湧堤址盡嚙甚者蕩爲平地閭閻單竭既不能支而倉廩匱乏復無所倚雖善畫者莫能圖矣遂郡相南海李公視州篆移文乞賑得穀若干石給散有期矣監州石公獻議大都謂荒政莫善於賑然聊以救旦夕之命耳舉長江數百里之險而不思一爲捍禦計保障謂何藉令年復一年恒饑之民能常賑耶今饑饉流離無之非是而南轄爲甚計去郭百里而遥勢不能扶老携幼以就斗升之糧明矣無亦汎舟移粟以哺饑者而隨簡其丁壯使受畚鍤彼果其腹我資其力無乃兩利之策乎議上相君報可因以堤事屬公公與水利潘公偕往畫界分作公至櫛風沐雨或暴行赤日中獎賞其勤者而扶其怠者人人鼓舞爭先受役曾不旬月而竣於事崇墉延袤若堂若坊父老子弟快覩其成舉手加額欲世世尸祝公而徵記於余余惟江淮河漢四瀆之所由列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由漢而江而淮而河轉輸之勢則然而不無陡徙壅閼衝決之患於是排淮濬河挈天下財力以奉之而猶時有齟齬則所以爲儲餉計者至深且遠也乃本源之地爲財賦所自出者反弁髦視之是庸醫治病但攻其標而不治其本要未可令倉公扁鵲見也若然者縣官非不軫念民間疾苦而當事者秦越其民或甲

可乙否首鼠觀望民有轉死溝壑耳公以一監州能不傳舍其官爲百姓長慮却顧規此百世之利而相君又能以獨信任公卒相與有成功寧在禹下哉雖俎豆可也盖余讀郡乘至江防而知江堤之所係重矣前觀察柯公暨舊守儲公並與茲役儲公蒿目苦心至上書闕下娓娓數千言故老猶能誦之縣官軆其議爲減藩司維正之供與玄嶽焚修之美以助經費是時卓鄭之家尚能出羸餘以佐公上之急今天聽愈高呌閽日逺上多掣肘而下悉燃眉微公在

事民其魚乎借令工力有餘盈縮由己則卑者可增而高邇者可漸而逺公豈有軒輊其間哉語不云乎雖有巧婦不能無米而炊余於是而益歎時事之艱也李公諱天培粵之陽江人石公諱邦柸魯之單縣人潘公諱槐粵之靈山人勞績與石公埒以專轄水利另有碑記余當次苐識之

陳蘇山先生祠堂記

明興尊崇聖道倡明理學一時大儒若薛文清王文成諸先輩並從祀學宮所在血食至榮寵也其或公論雖定而祀典未正者法得祀於其鄉而孝子慈孫不泯其前聞人欲尸祝於家者功令在所弗禁江陵柄政始黜一切祠宇遂使高賢大艮之業掩而不彰仁人孝子之思欝而弗暢海內扼腕幾於秦人之雹熖夫不有廢者其何以興盖至今日稍復振矣沔於楚雅稱文獻然學乏師承剽切章句獵取世資與耳食無異蘇山先生出學士大夫始知學有道德性命宋有濂洛關閩本朝有王薛諸儒盖先生起家孝廉艾始通籍計潜心大業者且二十餘年以故於書無

所不究於理無所不詣參以曾得顏以敏悟以質若彼以力若此假令先生而游聖門其在顏曾之間乎今先生往矣褎衣博帶之士類能稱說先生談道古昔其議論操履不詭於名教庶幾鄒魯之鄉譬諸陶冶先生實型且范之卽從祀諸賢何讓焉先生没有司業采輿論祀諸黌宗冢君光祿公復謀祠先生於里塾會没不果越今十年其孫立甫乃始卒業門堂廡室屹如翼如歲時伏臘立甫暨先生門下士羅拜庭下覩遺範於羹墻寄遐思於俎豆纘祖服成先志

詔來學維世敎一舉而諸善備焉甚矣立甫之似先生也祠成立甫請記余惟史稱儒行者詳矣在漢伏生轅固申公之徒皆以耄耋受知人主而其後人無能闡明其學者則紹述之難也孔子之道大矣得子思而益尊七十子之徒教授列國至使王侯擁篲以迎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在立甫及二三門下士勉之哉勿徒務妥先生之靈已也

歸來園記

陳王叔先生罷廷尉歸既營菟裘諸業最後爲園東

第署曰歸來蓋取陶元亮歸去來辭之旨也園成屬余記余惟自古出處之正莫若孔孟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孟子去齊曰余三宿出晝然後浩然有歸志夫孔孟豈忘世者哉阨窮於陳不合於齊不得已而後去彼其心未嘗忘天下也當元亮時晉祚潛移大運已去區區以一木而支大廈難矣故隱居不仕放言自廢一令彭澤旋卽解去假令得時而駕則彼詠荆軻而述貧士者豈其徒慷慨激烈而無尊王庇民之畧者耶世人不達槩以處士酒人目之溺其旨矣今

聖明在上埜精太平先生仕九列官不爲薄一不當意輒引去歸而爲田間遊者三年於此矣頃方偶多事縣官南憂倭北憂虜論者謂先生服在大僚宜先公家之急乃先生隱益堅若將長往而不返者蓋世方梯突滑稽以爲通而先生度不能世方傴僂磬折以爲恭而先生度不能世方閃爍變化以爲僞而先生度不能不然先生豈遂忘世而與硜硜自好者比哉故君子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旣度其身又度其時

可進則進故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可退則退故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孔子去魯孟子去齊皆比物此志也若夫上蔡之犬華亭之鶴末路狼狽雖欲歔挋腕而無救於敗此所謂未可以進而進當退而不退是又孔孟之罪人也在易歸妹之九二利幽人之貞夫幽而能貞元亮近之千載而下先生奚讓焉余結髮登朝三十懸車與先生之歸適相値也一丘一壑先生匪余莫諧余匪先生莫從非南鄰素心之交則門人籃輿之役也先生其許我哉作歸來園記

白沙園記

張氏爲汚舊族文章風雅之業代不乏人其以仕宦著則自吾友名可始大名可以孝廉登乙榜爲玉山令滿三載擢曹州守曹州臨淄一都會也饒魚鹽畜産之利當路若以優名可乃名可輒投劾嘆曰一縣令僕僕無暇所不去者冀得京曹郎一秩陸沉金馬門胡爲復持牒爲郡吏局促轅下駒哉遂拂衣以歸而名可子觀之有儁才能世其業束髮受書厭薄諸生功令去而卒業太學所至游大人以成名客屨

恒滿久之文日益進譽日益起至搦管賦詩引商刻羽即白首修詞者皆遜以爲不及而觀之亦雅自負視流輩蔑如也顧數奇不售於有司觀之愈骯髒自好一日謂其父名可曰大人掛冠里門齒駸駸長矣而不肖亦遂稱壯夫獨柰何汨没名利之塲不及時與大人爲娛樂耶乃闢隙地爲園築山浚池蒔花種竹而旁搆丙舍雜貯册經釋典名可優游其間或對客浮白終日酣觴或閉戸引黃冠緇侶談仙論釋亹亹忘倦觀之時以游莜之暇奉觴爲壽父子怡怡相樂即里中多鼎貴之家鍾鳴鼎食有適如名可父子者哉人亦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假令名可不罷曹州守剖符折圭專制千里不過栖載以歸爲鄉里誇詡安所得樂事而稱之又假令觀之畢力趨時騶致雲霄之上絶裾而爲萬里之行叱馭而窮九折之坂於榮顯足矣又安得父子煦煦一堂也世稱陸賈善娛生其子五人遞相傳養以爲美談即名可仕爲廉吏無陸生槖中裝有子如觀之逾於黃金滿籯且其才足多何論五也雖然隱約而肆志者逸民之樂也

慷慨而自効者烈士之事也名可起諸生宦至郡守不薄矣進而矯矯退而衎衎安往不可觀之富於春秋譬之大明則暘谷之朝也讀書樂道要以功建名立爲信即釋親而仕名可有餘樂焉斯又吾夫子之所謂大孝而子輿氏所稱養志也在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請以是爲名可祝在漸之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請以是爲觀之祝盖園成而不佞爲之記如此曰白沙者汚舊蹟而園實跨之盖觀之之肯也

鷽雛舘記

三月上巳任生山甫李生少白王生汝賢陳生立甫及不佞伊集於邵君子源之半畝園修禊事也酒酣山甫舉觶而言曰今

聖主在宥賢俊彙征史稱天下有道麒麟游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詎不信哉子源負有儁才卓犖修絜宜柄用於時乃抱瑾握瑜卒老丘壑之間是殳僊不仕於虞而閟散不列於周也彼儀於庭鳴於岡者果何物哉榛也惑立甫曰璧聞之人亦各適其適耳以

子源之才獨不能自致青雲之上哉顧其身且以隱爲適矣弋於林釣於澤飽而嬉醉而吟有餘娛焉之人也強令在事是鳳凰可致而羈也彼翺翔千仞覽德輝而下者曾鸞鳩斥鷃之不若耶且子謂儀廷而鳴岡者爲休徵爲吉祥不知巢由洗耳於潁上夷齊遯跡於西山斯亦虞周之瑞已仕不仕烏足以病子源哉汝賢曰在聞之一薰一蕕十年猶臭貴各從其類也子源生長紈綺所習見無非紛華也者乃一切弗好獨喜從諸君游諸君戴義履仁左賢右智飾五采之文備九苞之美相與和鳴國家之盛倘鳳質而鸞章者非耶子源乃得以布衣頡頏其間朝飧琅玕夕啄璆琳賡歌則聲合蕭韶之響歒詠則音中伶倫之律夫不知其人視其友諸君所以爲子源重與子源自爲重者寧獨一命之榮已耶費生曰伊聞陳敬仲之適齊矣其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五世其昌蓋語閟也子源素艱於嗣今有子矣三歲能誦古文見客拱揖曲折中矩度斯不誠卅穴之產耶子源固謹厚居常崇奉釋氏其行誼多可述者天

尸其報神告之休邵氏而熾也寧在五世之後耶夫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即子源遁跡自躬何加焉少白起而言曰辨哉諸君子之言也[illegible]用語適其言達汝賢語類其言章國聘語閟其言[illegible]曰無以益矣然余聞鳳凰之子其名鷽雛諸君語鳳特詳盍顏子源之館以符敬仲之占乎山父乃載筆各進一觴而退

市隱園記

費生既罷漢南節歸而懸大夫之車宅前故有隙地將闢園而修隱者之業客有過者曰昔東方朔陸沈

金焉此以仕爲隱者也鄭子眞躬耕谷口此以農爲隱者也嚴君平賣卜成都此以市爲隱者也三者宜何居費生曰余市井之臣也生於市而安於市請隱於市可乎客曰以子之才浮沈一官囊粟雖儉足以養廉懷大官之肉歸貽細君亦人倫之樂而伉直不容卒挂謫籍是子進不能爲方朔之寄傲也郭門之外近者十舍遠者百舍子之寢丘在焉爰稼爰穡可以無饑而胼胝罔事宴安是懷是子退不能爲子眞之削跡也兩者無所取而第浮沈里閈朱輪華轂子曾弗匿過客游士子曾弗避傳徒酒民子曾弗攜而

乃號曰我將以爲隱也將子無乃以十室之邑三家之市爲子終南之捷徑乎費生曰唯唯否否夫程能而任者明王之誼也度力而進者藎臣之義也今聖明在上㒷衡不虛貴鍾石不虛富即令方朔在事滑稽善謔直俳優畜之而况不肖之身何敢嘗試湯爲以自取殞越於下是余之不能爲朔者存余之拙也弱而好弄不辨菽麥長操觚翰不任耒耜且性喜賓客客至談碁射覆六博行酒歡然忘倦又安能逃

空谷而思跫然之音是余之不能爲子眞者求余之適也夫爲朔不可爲子眞不能而市之中吾廬在焉將舍此而奚適哉且子不睹清池之蓮乎其始託根於汚泥菰蒲荇藻紛然以植迫其擢莖挺幹秀色可餐而語潔者歸焉又不睹高樹之蟬乎其始溷跡於糞壤蟯蚓螻蟈雜然以處迫其吟風咽露美蔭方濃而語清者歸焉吾雖隱於市而皭然塵埴之表其言齷齪卑呰而吾曾不以溷耳其狀紛華靡麗而吾曾不以淆目其事米鹽凌碎而吾曾不以經心其人武

斷任俠而吾曾不以定交優焉游焉棲焉息焉則令水耳安知不爲江湖之適拳石耳安知不爲蓬壺之觀環堵耳安知不爲清都帝庭之樂則又何必一龍一虵俯仰取容如方朔高蹈遠舉勞生苦形如子眞哉千載而下君平眞吾師矣客曰小人近市謂市爲囂微子言幾爲目論余今而後知大隱之在城市也

雙芝記

蓋不佞逾壯而艱於嗣云歲在丁酉楚王孫貞成過而訪余值草堂遂成書五芝館三字見貽余曰無其

實而有其名吾將爲賓乎然王孫愛我則不可不存謹奉而藏之篋中忽一日讀書堂上童子報余廳事前後有物若雲氣長於甃石之中走視之則兩芝也前者色紫而黃狀若浮屠宛蜒連蜷而上後者色正紫狀若雲毋光澤可鑒余竊訝之此何祥也居無何而室人孕有身以次第獲兩兒事與期會應若桴鼓王孫疇昔之贈殆謂此哉於是出舊書揭諸堂而里中修詞之士以迨四方同志更製爲詩歌長篇短什用誇詡其事遂燗然盈帙矣按瑞應圖王者德至於

地則芝生抱朴子云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種類食之令人壽千歲故漢史載芝一耳毓之銅池則覆以玄雲籠以紫霧而爲王者之瑞茹之商嶺則結爲金膏滲爲玉液而爲隱者之糧今

聖明御極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郊藪蓂莢在庭蓮莆在澤禎祥種種不借瑞於編戶士自監門斗食以上皆得旣廩於公朝藉令綺季而在亦不假茹芝以爲名高而吉祥止止乃在余堂廡間將二字者爲家珍乎抑爲國瑞乎昔人謂子孫何與人事而亟欲其佳譬芝蘭玉樹欲植於庭階夫芝蘭之生無以異於蕭艾也其託類也善其稱名也芳人猶愛而植之矧子孫而賢者乎故人瑞以物瑞而彰物瑞以人瑞而久且大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二子而長余將以是迪之若夫繩繩振振將符商瞿之數以無負王孫之愛則後來者或未可量而里中修詞之士以迨四方同志其爲歌且詠者尚未巳也是用爲記

寒香亭記

舊有亭曰靑桂取淮南小山義也歲久桂蠹且朽而亭殊無恙陳玉叔先生懟而笑曰夫名實之賓也獨名存乎哉余因易桂以梅先生爲余顏曰寒香而余爲之記曰夫春夏者非陽氣長養之候哉天高地下品物流行其間軋者萌茁者長凋者榮瘁者華芳蘭與枳棘同生狠莠與嘉禾並列則時至而不得不化氣至而不得不育也迨秋而時則摇落矣又冬而時則閉藏矣羣葩旣歇百物方謝而梅始以瓊姿玉質璀璨照曜於林樾之間雨雪觸之而色逾妍衝風

掝之而香逾烈亭亭踈影寂寂孤芳夫非造物者留以殿歳功而表勁節者與今士當不諱之朝廣彙征之路天網恢張賢愚並進豈不甚盛際哉然與渫阻深之域枯槁遐遯之鄉廼有隱君子者伏於其間岩居川觀林棲谷飲或箕踞而長嘯或披髮而狂歌此雖與鳴珂振玉彯纓繫組者有間矣而要使山林生色若瑩長價則飯牛歌鳳捕魚牧狩之徒固未可少於世而明君察相所賴以奬頽風而勵薄俗者其裨益反出勞臣志士之上故昔在唐虞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師師濟濟展釆錯事不為乏人矣而箕山之陰潁水之陽乃有巢許其人者脊天下以遜之猶蚊虻之過前曾不一瞬故非禹皐稷契無以賛文明之治非巢許無以弘處士之風如以仕者之優議處者之劣豈不謬哉先生仕為九列退返初服悵美人之遲暮結歳寒之遐思弃桃李之芳鮮甘林皐之寂寞有心哉名余亭矣客曰不然商周之始造豈少一士然伊尹釋鋤而建格天之治呂望投竿而竪鷹揚之勛彼其初耕於野漁於川獨非巢許者流哉

有不處處則為蟄伏為泥蟠有不出出則為雄飛為鵲起故梅或孤秀而克冉實士或隱約而立功名先生之意倘在斯乎余謝客曰小子林壑之跡深矣冀與桂也偕止則淮南八公吾師也今與梅也偕處則孤山處士吾友也夢不必羅浮而香魂在近吟不必維揚而晚節堪憐曲不必武陵而芳心可挹浮白引滿日箕踞其下若登首陽陟姑射謦咳真人之側揖讓夷齊之間吾以賞心肆志而已復何敢攘臂而譚用世之業有如客言陳先生當之矣

同年宴會圖記

今上癸酉沔士登賢書者三人郡守呂崇觀氏少府王君寵氏其一余以孱弱與焉既領仕版各後先謝事相與謀適軸之樂時崇觀君寵並七十有加余亦有隨繫鮮行酒日夕過從龐眉白髮遆相為壽於是三家子姓侈為盛事謀繪為圖屬余記焉余惟士挾牛冉以千寵祿幸而得當坐致孤卿而不免遂纍雎伏則彙進之難既進矣而縻於好爵于進不已白首龍鍾曾無駐足則勇退之難既退矣而或蚤夜經營

持籌握筭多積是務文酒未遑又不然而始或相慕末乃操戈室廬相望只尺參商則聚樂之難若夫身少康强時遘疾病年壽不齊修短各異則享受之難故洪範列五福而首曰壽福必始壽也子輿氏論三達尊齒先於爵貴不加年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譬之尺幅各有所制幸而有年非難之難者乎自吾黨通籍三十餘年於此矣後此而舉者十有六人今存者半耳聚如乘鴈散若飄蓬遠或一紀近則數年長逝者結根於泉臺僅存者纒悲於故侶悠悠歲月寂寂山丘卽欲慷慨杯酒陳說生平訂范張之交結王貢之歡能乎哉吾三人者垂老冄立安步健舍又各有場圃園池之勝賓客游談之雅棋酒弋釣之娛一丘一壑一詠一觴卽未知於竹林之賢香山之老竹溪之逸爲何如而囘視諸賢有愉快如吾三人者哉有弗仕能止能速有弗處能恬能愉食禁臠者一染指而緯有餘味遊鈞天者一傾耳而緯有餘音卽令吾黨驟列三事位極人臣日暮途遠將安用之又安所博今日之樂乎天祚明德錫此難老自是以徃崇觀君寵不百歲不止余亦願時時撰杖屨以從附驥尾而千里則余所徼福於二丈人者固不止一科目之榮而已也

半竺園記

郡城延袤約五里許報恩寺據東南之勝余園在其傍舊爲闤闠地諸材官各聚族於斯大司徒傅公以善價漸次克拓欲規爲別業會沒不果子民部公別營南墅地益荒蕪不治民部沒諸子讓而不有以售余余用闢爲園題曰半竺若曰園與寺地若中分然者園南向而道從此入門面古塘春夏水漲白蘋碧藻映帶左右悠然濠濮間想也門以內爲修徑夾道樹槐大者如幢小者如盖濃陰四罩遊人無觸熱之苦園故有堂堂後栢四株銅皮溜雨黛色參天則司徒所手植者因顏其堂曰壽栢堂後爲正寢五楹以供宴息而傍爲丙舍竹牀髹几酒爐茶竈不移而具最後爲樓憑高望遠樓櫓當前白雲起麗譙間百雉環繞若翔若集則雲雉所由名也面堂而澄碧者爲池池方若印而亭其中央是爲飲虹長橋百尺翼以

雕欄日影下春蟺蜒欲墮垂虹飲澗彷彿似之矣沿池爲堤樹以桃柳右爲水田歲可種　其左稍窪雜植菱芡荷葉田田花開如錯錦兩岸芙蓉秀色可餐垂楊蘸水作流蘇狀對月舉觴金波蕩漾則池之勝也堤窮而北上爲蔬圃肩鋤抱甕僕夫灌溉其中紫茄白莧殊飽藜藿之腸客至烹葵剪韭足代炮炙借曰老圃竊願學焉圃盡爲梅塢凌寒作花瓊瑶滿把幽人之致倘在斯乎又前爲采芳堂樺籬竹戶衆芳咸列澧蘭沅芷不待外求其將以紉吾裳而製吾佩

乎堂後爲聚仙亭亭制八角而圖列仙其中綠蕉覆檻紅藥當堦客多樂而造者輒相與浮白大嚼醉眠矇朧麻衣草屨如囈如咳如登崑閬之巔陟蓬壺之側與群仙揖讓其間則友人王昂生筆也去此而東折爲慧福庵其前爲露香亭周遭種木犀風起蘋末鏗然戛玉而閣峙其後爲妙香閣奉大士其中六時禮拜老宿王焚修門徒供酒掃閒誦楞嚴法華諸品風鈴雨鐸妙香飄墜匪敢徼福聊以懺過而已庵傍隙地傴闢爲圃荳棚瓜架手自編置客至以佐茗飲而草玄室在其腋一室斗大中鑿小池畜朱魚百頭每傴雛擊鉢郡魚唼喋荇藻間故扁其軒曰魚藻夫安知叢篁落篠荒烟宿莽間不爲華林園哉軒後爲芋田行數十武北向東轉爲滄海別業池大可四畝餘巨鱗潑潑芳餌不驚花晨月夕泛舴艋其中長笛短簫紅顔皓齒扣舷而歌窈窕致足樂也池上爲柳浪青帘縹緲飄拂樹杪則黃壚在焉網魚酤酒與客沉醉復散步城隅喬木葱蒨禽鳥和鳴瓶有餘瀝洗盞更酌而日已迫崦嵫矣宿酲乍醒援筆爲記若

律以竺乾之勝水涵功德樹植旃檀鳥韻迦陵花開薝蔔蜂臺騶日鷲嶺標雲然且舉一切而歸之苦空寂滅之鄉叢爾彈丸又何敢嘐然自侈哉聊以識吾適而已壬子歲中秋日記

青隱園集卷之十九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二十

汚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熈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行狀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陳立甫行狀

嗚呼傷哉吾立甫死耶立甫生長富貴有美才登上第兩佐大郡一爲京朝郎其於家世人身不薄矣顧年未艾也志未究也胤嗣未廣也毋老而追衰也數者皆可無死而立甫死耶余不佞曷敢望立甫幸與立甫生同里游同學仕同朝其臭味期許盡同顧余一趺不收立甫方激昂青雲竹帛鍾鼎庶幾覯之彈冠結綬其在立甫猶在余也而立甫死耶立甫諱汝壁立甫其字其先世由廬陵徙江陵已又徙汚遂世爲汚人陳之先有隱士曰彥昇公生二子長曰勛永樂庚子舉人仕至山東青州府知府是爲中順公次曰勉富好行其德歲饑輸粟千石事聞不願授官旌表爲義民是爲義民公公生高年公廷噐噐生承德公泮以子貴贈兵部主事以孫貴贈江西布政使泮生中議公栢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山西按察司副使以子貴贈江西右布政使中議公生二子長文燦以太學高等爲光祿監事以子貴贈文林郎紹興府推官次文燭登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光祿公有三子長汝堪次汝嘉俱郡庠生又次爲立

甫時大父中議公方以錦旋在里而立甫適生故小字阿錦年甫齔齒倜儻不常六歲就外傳輒好誦古文詞目十行俱下間爲駢語曼絕意表時廷尉公方爲孝廉尚未抱子乃其意常在立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請於中議公乞以立甫爲嗣乙丑廷尉登第携家長安立甫從時立甫雖在齠齔而長安諸貴人知其不凡業已目屬之矣比廷尉由大理守淮陽立甫又從之淮時廷尉公已有子今太學汝圭矣廷尉爲延師授書而復以身督敎之無少假借立甫亦孜孜

無厭廷尉故好客四方詞客觴集郡閣立甫賈其餘
勇間從諸公攻詩屬文旁及臨池之業無不神解妙
悟也者一時諸公皆交口而譽立甫謂淮陽守有佳
公子咄咄逼其尊人矣一日請於廷尉公曰兒之齒
長矣請歸從鄉舉里選以無負大人之期望可乎廷
尉乃聽立甫歸歸補博士弟子員是時立甫瞻矚甚
高意不可一世徘徊里閈得吾黨二三兄弟故曹州
守張名可今都護王汝賢洎不佞伊相與刮劘為文
章立甫於二三兄弟獨若騴騠浮慕余者常謂不佞

子操業與人同而下筆不休抑何醞藉弘深也不佞
謂子文微傷簡古耳譬以蝌蚪治爰書趣時謂何吾
文若芻狗茅取說主司目終當覆瓿耳立甫悅其言
為易絃轍盡弃古文詞日市坊間舉子稅讀之三年
足不出戶目不窺園人皆謂立甫好內託之書淫而
立甫愈益攻苦不倦比試督學使者今錢塘金公崑
山陳公並賞其文置高等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
時不佞方挂謫籍在里門立甫函書不佞謂璧也無
似辱吾子左提而右攜之幸叨一第然不朽之業負

有感言自今以往與子毋主齊盟可乎其年館試不
收比選得紹興司理紹興故大郡立甫往輒赫赫有
聲當路諸公無不屬耳目者而立甫賦事行刑獨依
於寬厚不取辦文墨當路以此重立甫守闕郎以篆
付立甫或令闕又檄立甫視令事如其守事印纍纍
而綬若若其在闕葺鮮不敗者立甫愈益辦當路以
此愈益重立甫秩滿封光祿公如其官毋謝為孺人
毋童淑人晉夫人蓋立甫繼於廷尉公會光祿二子
沒復歸光祿公徼得並封云巳被召當為臺諫會尊

公擢大理卿格於例乃拜儀曹郎儀曹故清貴而郎
務殊簡立甫第取浮沉而巳一日思其毋謝孺人者
乃請急南歸會廷尉亦以浮言罷余故遂巡里中乃
相與為方外之遊廷尉建五峯以配五宗立甫與余
及二三酒人婆娑其下坐嘉樹息茂林陶然致足樂
也無何立甫亦中掇拾當調先是立甫司理於越遣
同年上虞令為邑子所訟令被逮佹家窘令百端立
甫偶行部為出其橐裝而遣之卒以此得謗再逾年
強起復以司理補河間河間為三輔重地部使者連

轂擊於途一切用惠文彈治獨於立甫特不溷以案
牘寬假文法然立甫終不以此嚜其職業屬京事警
立甫日從諸材官跨馬穿札以爲常時獲家張公爲
監司潞安劉公爲郡守皆器重立甫疑事疑獄悉谘
而後行間及詞賦二公輒推轂立甫至欲尸祝而立
甫遜不居也甫及瓜廷尉公沒於里訃至立甫嚴程
而歸一慟幾毀比葬必誠必信期於毋悔顧九卿沒
法得沾卹典禮鄉先生沒得祀於瞽宗兩者未逞立
甫窅然若有失者然立甫謂有待也服闋遣謝孺人

七十之期立甫破哀爲歡曲跽稱觴供張治具所以
娛謝孺人者無乎不至酒行以往謝孺人謂立甫曰
見休矣必欲娛老人須祿養耳立甫唯唯乃謀束裝
北上時天隆寒河水凍家累重郵傳之禁嚴立甫行
甚苦計得畿輔一官可無道路勞與行李之費值司
銓者倨甚立甫既骫髒不能以傴僂爲恭竟得饒州
立甫乃買舟載其室張孺人以行是役也立甫既不
勝內熱而託於豪舉以澆其塊壘之懷道經虎丘洞
庭諸名勝輒維舟信宿浮白爲樂諸故人賓客或置

驛以請授餐行酒殆無虛日簡書既迫乃解纜趨豫
章立甫體素壯不耐鞅掌觸暑行萬山中仰視飛鳶
欲墮毒已浸淫中其體迫履任復苦應酬益委頓不
支竟以死嗚呼傷哉大都立甫生而磊砢多奇跌節
淍目自其天性而交接賢士大夫毋降心揖志嘗有
以自下今新安潘去華太倉殷無美四明屠長卿齊
安周元孚華容孫湘山武陵龍君御或商討大雅或
砥礪名行皆極一時英俊之遊其於古文詞不事雕
鏤藻繢而居然大雅詩多簡重嶄嶄不羣五言尤爲

長城今門人朱平涵公所傳藺肖集特一班耳居恒
以幹畧自命而箕裘堂構之業無憾爲先祖先公所
掩乃盛治宮室廣爲花圃增益陂池臺榭畜狩牧豕
漚麻樹漆以微見其才其他狗馬聲色絲竹管絃徵
逐飲食非其好也至若繼廷尉公也不私其室歸光
祿公也卒大其門慷慨激烈周人之急公正發憤不
侵然諾有翁伯之義而醜其俠淸酒百壺坐上客滿
握手道故雜以詼調有孟公之遺而薄其放曲房文
閣重裘累茵田園周備箱篚恒餘有濟冲之饒而鄙

其筴供奉釋子持誦三寶福田勝果種種檀越有何
克之施而排其佞凡此皆生平制行之畧而要未易
更僕數也嗚呼傷哉立甫既死無亂子乃以敬甫之
子之述爲子在禮兄弟相及同宗爲繼主陳祀者非
仲子而誰光祿公之血食遠矣立甫其瞑目於九原
哉立甫生丙辰年某月日卒戊戌年某月日女一字
郭美命宗伯子

封兵科給事中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得智字以明王父華生二子長貢士公得義

次卽府君府君始生鄰嫗有來視者因爲王毋史孺
人治糜迨食色爲藉凡三易皆然鄰嫗驚詫以爲貴
徵七歲挽髮就外塾塾師爲授小學諸書一目十行
俱下雖修童子業好覽古佚事家無所得則假諸市
肆篝燈夜誦質明而返無遺忘者塾師戒無然府君
謂自有餘力且先生何淺之乎待孺子也孔融曹植
獨非人哉塾師驚異謂爲不凡年十五王父業中廢
徙家於田府君獨寄食從兄得仁公所得仁公性喜
客客至六博行酒男女雜還府君獨伊吾一室如弗

聞也者坐客或三呼之益閉戶不應得仁公笑且詈
曰唉孺子何至自苦如此且田家兒安得縫掖而衣
之十六補郡庠弟子員十七試於靑陽柯公奇其文
置第一時兵部郞童公承契封主事劉公熾尚在諸
生中皆府君所嚴事者一時名聲籍籍出其上自是
歷試學使者及郡守牧輒高等用尚書教授里中從
者履恒滿戶府君亦傾心化誨日夕程督遂浸淫成
瘵迺謝諸生去之玄嶽講神仙冲舉之術仙仙乎若
有遇者逾年乃歸遘兩尊人相繼物故府君痛罔極

之未酬也悲顯揚之未効也乃罄家貲爲殮送具毫
髮不以煩兄貢士公貢士公故多豪舉府君雖稱雁
行然事之不翅其父每貢士公有所睚眦於人府君
率多方爲請而解人無恨焉者已貢士公竟以佣游
廢產鬻其居可二百金府君弗爲問盡以貽貢士公
脫身獨出市宅傍地與毋陳孺人斬蓬藋以居戊午
舉於鄉迨冬毋孺人卒府君謂甫上賢書而毋見背
悽然伉儷之感迨上春官不第歸爲孝廉愈貧於爲
諸生時間以公事覲有司輒徒步獨往從以一奚奴

遼頭歷齒時與府君同舉者家皆殷盛鮮衣怒馬見府君藍縷相與竊笑或詬呰謂辱其同輩府君獨于于安之屬歲不虞家無擔石儲至採藜藿拾橡栗以充朝夕餉或雨雪無從得薪就爐火以炊突無烟釜生塵者或累旬日亦不用爲戚讀書樂道時擊唾壺而歌聲出金石栩栩然適也時再娶毋任毋家素饒羨自稱府君婦日見窮窶一布衣藍縷或十年不更居嘗私語曰傷哉貧也府君聞而恚之稍思有以自潤者適有司編戶某子甲欲脫其籍以百金爲賂府

君將爲居間已復思更一人籍一人更者便矣籍者何辜且吾終不以貧故改玉改行其人乃更囑它氏卒得請府君亦弗爲悔時不肖已知操觚爲文府君督教無少假借每從衽中子討論文義出酒脯相勞惟恐不腆即有空乏令毋任脫簪珥爲市且慰藉毋謂吾家書田盡在此矣幸而有獲汝無憂貧間不肖有所撰搆稱府君意者爲擊節賞嘆以故家貧拓落愈自喜而里中好事者頗有譽兒之誚矣癸酉不肖舉於鄉丁丑成進士讀書中秘尋改給事中適有

恩詔得封府君如其官時府君尚在計偕不肖思而請命府君曰成吾志者子也吾老且倦游幸以汝貴政不必出乃公且乃公纔僥首就一官度吾生平徑徑自好是安能魚肉其民遺所不知何人哉卒就封封君雖不涖官然世俗多以子貴專作氣焰以誇詡鄉里或干謁有司以爲常府君獨不然紗帽革履一再御輒屏去仍取壁間舊角巾著之第日與故人放歌浮白爲樂即故人有折簡者鄉壺餐斗酒亦必終日酣暢務厭其意以去至尊貴請謁一切謝絕去亦

不爲報家故瀕湖郡守陳公觀察蘇公每宴集湖亭過府君宅廬輒輟樂屏伎令勿溷封公凶事太保曾公入沔以微服期府君湖上府君亦不往見曾公貽書至比夫人荷篠漁父鼓枻盖高其節云無何染末疾手足瘻痺府君曰是不妨我嘯歌雖在床褥猶日飲而醉二三或舁藍輿過從諸故人然穀食稍衰矣竟以痾卒卒之日招諸親戚故人相與永訣醫至診脉公曰叱無怛余化呼侍兒觴來觴來連舉三爵因徧浮諸親戚故人乃瞑盖府君嘗自謂生平修行修

名它無所冀如爲善獲福當以考終卒如其言天道恢恢豈不信哉大都府君天性慈仁愷悌御物無少長惟恐若傷至大節慷慨卽責育弗能奪於人物無所臧否聞人有過多端覆匿至一善可稱爲游揚無乎不至性嗜書上自墳典下迄稗官小說無乎不窺爲文浩瀚磅礴務極情態之所至詩則閒適簡澹有陶韋之風惜其稿多湯漶不存者余小子無所釆而輯之矣昔大司徒傳公嘉府君清節欲薦於朝會司徒罷政弗果方爲封君時有司毋舉憲老乞言之典謂府君耆德輒相推重府君謝曰老夫耄且至而病及之其何敢當三老五更大夫請更擇賢者盖府君没而博士弟子員相率請於郡大夫謂府君生不與於修爵没當祀於瞽宗郡大夫上其事學使余公報可乃俎豆學宮而門人劉計部華復立祠于里以春秋奉祀扁其額曰鶴臯先生祠鶴臯則府君別號也府君既没葬有日不肖冀土之息無能爲泉下軒輊謹詮次生平大畧乞靈如椽之筆庶不朽逝者華衮之褒無論不肖孤子若孫且世世感焉

贈孺人毋陳氏行狀

毋贈孺人陳之所自出也其先豫章人父文泰公始徙汚以賈爲業娶王媪生子女各一女卽孺人孺人生而端凝婉淑父珍之不啻掌珠嘗語王媪曰女殊有至性必非凡兒婦也時先大父家闤闠與陳公比廬而處家大人甫垂髫從里師授書陳公一見而奇之曰是兒頭角嶄然足託吾女矣先王父聞之乃舒媒委禽焉甫及笄歸家大人時王毋史操家政嚴卽家大人晩子最所憐愛至待子婦靡少假借孺人亦祗修婦道不遺餘力晨起立侍巾櫛跽奉槃匜敬問寒燠勤搔痛癢唯恐無當王毋心者有暇則退而修織紝刺繡之業闔門下楗雖室人罕窺其面者時毋雖稱婦無以異於女也王父毋旣弃世産中析家大人以諸生教授里中毋爲諸生婦茹苦嗜辛怡然安之時毋已有吾姊及生不肖矣家大人性故嚴峻居嘗嗷嗷毋終不以有子女故稍弛婦儀家大人亦時時以彤管遺事爲毋陳說大義期於相成時毋雖稱毋無以異於婦也毋生孱弱少苦羸疾噉粥甚少體

若不勝衣者既逴家大人以數産復善病迫舉不肖遂益委頓嘉靖歲戊午家大人舉於鄉毋疾轉劇竟以不起没之日持不肖泣曰女之齒長矣旦暮無有而家吾無憂女獨念兒稚甚譬之植禾吾不見其成死而目不瞑者殆爲兒矣乃以首叩床屬不肖於外王毋王及伯毋彭曰以天之幸徼惠吾毋及姆孺子苟無恙敢忘報地下乎言畢而逝毋没二年而家大人娶於任爲今毋任氏又二十年而不肖成進士讀書中秘授兵科給事中

今上覃恩得贈毋孺人云嗟嗟傷哉盖不肖狀吾毋而淚潸潸下也緊誰無毋而何奪吾毋之速耶不肖年四歲而毋見背猶記毋以餘桃啖我及彷彿毋口輔間一黑子耳乃其行事若有若無不能悉矣諸毋諸姑時時述其遺事以授余嗟嗟余不及養余毋尚安用文之如其文也則在當代名公憐而賜之一言毋且不朽而不肖且藉手以報毋地下敬述如左

封孺人任毋行狀

毋任女也父任翁雖田舍翁而雅有布衣之操被服仁義而行古之道閭左不敢與鈞禮至尊爲祭酒而不敢名卽古節俠無讓矣娶張媪生女二毋其季也毋年齠齓而慧十五攻紡績刺綉之業婉娩待年室人罕窺其面任翁每言吾女閨閣之秀會得快壻以壯門楣終不以嫁凡兒歲戊午先君舉於鄉未幾贈孺人毋陳卒諸卓鄭之家以貲雄里閈者爭介蹇修求爲配先君一切謝絶謂吾貧士甫離諸生籍終不以婦奩置富且梁鴻鮑宣竟何人哉適行媒者白任女賢乃娶焉毋十七而歸先君其操家政武健逾於

老婦酒漿絲枲事事精辦顧無柰先君貧雖稱孝廉婦家徒四壁立席門委巷藜藿不克釵荆裙布毋于于安之時姊方十歲余纔七齡一衣一履毋親裁製迨余就外傅漸習章句先君爲督教而毋慈訓有加毋坊閒新義至輒梱載以歸卷帙浩汗幾於充棟間引童儒切劘爲文章出精饍以佐食則悉毋簪珥之所自出也迨余登賢書成進士祿俸之入毋不憂貧而操作如故比膺封典翟冠褕狄一再御卽屏付箱麓居恒課奴以畊課婢以織米鹽零碎出入必稽先

君日飲而醉二參不以塵務經心末年病在床褥高朋滿座供張靡缺者則恃有毋在也先是毋數艱於嗣逾壯始生弟呂又三年生弟奭自孩提以至成童不少假借愛而能教則毋以之比先君沒程督益嚴故二弟感奮卒賴以成立比長各授室子婦鱗集日以次上食蚤暮躡履問訊惟謹毋正襟危坐嚴若朝典其御僮妾無縱舍即有跐跖者榜掠無少貸以故先君沒門祚無殞不肖兄弟得免於閱墻而二三娌姒睦若同生毋訓深遠矣毋年逾艾行且及耆不肖

兄弟方圖擊鮮行酒稱百歲之觴且思徼寵大方乞一言以志不朽而毋竟不待自惟糞土餘息無以報毋地下則華衮之榮亦惟是仁人長者不靳如椽之筆而銘之誌之謹抆血爲狀以請且世世載明德焉

祭周仰南叅知文

嗟乎傷哉公之沒也記余小子之託交於公久矣以地則雲杜之去沔也百里而遥公曾不以遠而遺余善相長過相規肝膽肺腑抑何殷也以齒則公之加余也十年以上公曾不以長而先余喜相慶戚相吊苞苴竿牘抑何勤也大都羊腸詰曲其跲躓而不偶於時也既爲同病之憐而草木臭味其繾綣而莫逆於乘也又爲同聲之應公之結念於余也倘在斯乎頃者公方期訪余於滄浪之滸余且置榻待公而公竟不成來余亦期謁公於竟陵之野公方折簡招余而余亦不成往白雲在天龍門可望扁舟夜棹剡水堪浮方謂良晤有期而公竟長徃耶將青雀之舫狹隘而不可居抑綵雲之洞嚻塵而不可處或翱或翔於帝者之鄉若徃若來於化人之境耶說者謂公在

嘉隆時其占爲泰雲燕龍變非不亶貴而於公之宏抱未究其材在　今上時其占爲遯岩居川觀非不亶遼而於公之退受未滿其算兩者知言哉而要之公不盡以身顯而顯以孝廉公顯融光大極之爲合爲禺皆公之貴也不盡以身壽而壽以孝廉公高朗令終極之爲鏗爲鏘皆公之算也區區浮雲爝火何足多慕而余小子又曷敢三號於至人之側以怛公之化爲惟是桂折蘭摧珠沉玉碎典刑日遠風流行盡有足傷心者耿耿之私惟公鑒之

祭徐中菴中丞文

惟翁川嶽降靈球琿挺秀大雅不羣卓然天授蚤奮賢科南宮繼捷茂實英聲鴻猷駿業綰綬花封搴帷露冕市少晨羊村無夜犬爰擢春曹含香視草國典朝章實多參考新安出守勤心撫字璽書褒嘉中興循吏載引載遷持衡秉臬攬轡澄清聲華爀赫江陵秉政鄉無碩果炙熱趨炎如蛾赴火公於其時掉臂不顧枕石漱流含眞葆素寄興湖山怡情篇什雲杜齊名牛耳並執楚氛既熄公起田間董河之役千里安瀾惟帝念功奉常是陟且以逸公晉公要秩俄改新銜建牙開府佩玉馳熊朱旗華鼓帝所優崇天胡靳之慶徃悲來止誰尼之嗚呼殤子非夭彭籛亦盡苟非金石其誰不殞雲夢之藪何材不毓跡公生平如金如玉雅韻閒情酒尊棋局其用其藏恬愉則一生有令名沒亦考終以此而槩何憾於翁尚伊欸啓么麼辱翁剪拂引之詞壇時加齒錄方期結社江皐漢浦文酒之會翁爲盟主赤幘如新翁巳長逝慷慨踟躕潸然把字靈輀就駕執紼無從陳詞修奠以寫余衷

雜文

暮雲春樹卷引

嘗聞十尋之木斷溝中而汞弃蒼蠅之翼附騏驥以千里士固有遇不遇合不合耳陳玉叔先生文章山斗問學淵源蔚高價於詞林蚤標赤幟泛狂瀾於萟海晚獲玄珠以故海內文卿墨士景仰風猷豔羨文采咸思望龍門而至止共欲执牛耳以周旋聲應氣求鱗集輻湊而先生方且吐哺延士倒屣求賢企切

剸於乜山不求其備采菲葑於下體寧問其人適吳有穆生者蕭然寒士卓爾名流環堵無棲巳分傭舂廡下置錐未晚尚思脫穎囊中介賓客以求通願備掃門之役緣筆札而見幸遂克典記之司文詞爾雅青出於藍舉止安閒白惟守黑始載筆於金陵旣維舟於夢澤鶯花楚甸雌息影於高華鹿苑長洲尚含情於雲樹於是先生察其眞心憐其苦志旣選地以授廛復行媒而置室庶盼睞成餙咳唾增榮野鶴羣雞尚表千里昂霄之志依人飛鳥不忘一時共事之

情蓋識之驪黃牝牡之外而拔之廝養輿臺之上豈與牛口共汚燕翅同甲者哉諸君有作何殊朱家推季布之賢不佞爲文詎比孔氏敬遺生之使聊存汗簡永爲佳話云耳

圓明洞引

圓明洞者顧華玉先生書也先生以御史中丞鎮楚手書揭於退食之所比歸以授太醫劉公劉公卽其家爲洞懸書其中其於中丞不翅羨墻見之矣會老且没其子太學君復裝潢成帙謹笥而藏之既以意

識不忘而謁不佞引其端夫中丞宦跡在楚不佞既耳之矣比長談藝則中丞不朽之業又獲寓目焉乃今復得觀其手跡之存其骨力類其人其風格類其詩雖嘗鼎一臠詎不償生平之願哉至若太醫公挾禁方結知中丞不爲不遇因緣際會其於致千金不難曾不以此規富厚而屢屢珍其遺翰人之所取我之所弃人之所弃我之所取此豈與方術伎藝之人游大人以成名及志存於食糈者可同日道哉宜中丞之國士遇之也再傳而有子太學君既心通其藝又不替父之愛毋亦唯是先賢之手澤存焉耳思其人愛其棠封且殖之以無忘角弓之詠抑親之所愛則愛親之所敬則敬雖細而杯棬賤而狗馬不敢狎視矧高賢大良之遺親所琬琰而弘璧視之者其跡存其愛與敬存耶昔趙子固得定武不損稧帖乘舟夜歸風逆舟覆子固披濕衣立水中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蘇明允愛吳道子畫板自度不能守以施僧舍戒取者與廣明賊等將太學君父子之旨然耶不然卽令太醫公從中丞所居閒而取千金亦立盡耳

烏得至於今摩挲披玩使後世子孫知中丞公好客不虛哉客謂太學君之於軒岐之業直寓耳富有日新其於中丞之文章功業直旦暮遇之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中丞之在太學君猶臭味也卽赫蹏徑寸豈忘尸而祝之哉嗟乎不佞淺之乎覩太學君矣然藉手太學君得覽中丞公之遺跡聞太醫公之高義又竊覩太學君之能世守其詞人之翰墨而且駸駸作者之塲詎不厚幸若文采則曷敢望華玉附驥千里雖執鞭所忻忻慕焉

題王汝賢故人如見卷引

蓋聞鳥嚶鳴而求友鹿食蔫而思羣物誠有之人胡不然矧曰故舊業已接杯酒奉殷勤貽我以芍藥投我以瓊瑤豈其掉臂不顧白首如新哉故時月不見還思黃憲淸風明月輒意許詢呂千里而命駕王雪夜而乘舟目有所觸情靡不鍾良有以也豈徒然哉友人王汝賢少工筆札晩屬櫜鞬讀父書而知變暢武畧而兼文步兵縱酒都護能詩信爲潁陽之將種無忝江左之門風矣兼以宦跡所經悉皆名勝千里尊鱸五湖鰕菜尋盧敖於渤海訪龐公於鹿門矚會稽而窺禹山之金簡度庾嶺而探越嶠之明珠幕府紅蓮頻多揖客轅門細柳半是騷人禮樂詩書共訝將軍之武庫江山風景爭陪老子之胡床登壇授簡繡虎雕龍橫槊賦詩廻鸞翥鳳抵掌軍城銷魂岐路以此言思思可知矣於是悉收琬琰並入裝潢紈素常披那望秋風而永歎淸光宛在如臨朗月而常懷接陳雷於片牘對張范於尺蹏奉縞帶之殷勤寧須把袂憶綈袍之繾綣豈待披襟故詩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志慕賢之渴念也又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明懷人之極思也推斯心也舉而加之詩人寧有谷風之怨朱公豈著絕交之論哉不佞譬諸草木辱在臭味亦大將軍執鞭之士盍簪之友也敢綴短言用弁首簡青松白水其情毫端張祿紫電册霞其采箇裏蘇章神交邈矣手澤依然願言披覽之餘盡在提攜之內

刻趙長卿詩引

趙氏雅多儁才而長卿尤長於古文詞其學浩博無所不窺下筆爲文洸洋自恣負其材地高自標置策驊騮於康莊居然一息千里之勢乃讀其詠懷諸詩慷慨發憤多侘傺而不平詩可以怨意在斯乎昔趙元叔有言詩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則古今所同慨也夫士患不遇不患晩合司馬長卿故倦游及奏子虛賦天子飄然有凌雲之思蜀之役長吏負弩矢先驅以古揆今安知趙長卿不爾耶長卿春秋甫壯如盤盂之日王司亦間以一班知長卿譬錐處囊中行且脫穎而去茲詩固其嚆矢惜不佞陸沉里閈獨浮

慕長卿才不得用狗監薦士以此爲媿屬在臭味其曷敢差池駿發而先鳴是在長卿勉之余竊願爲之宰矣

書參趙太宰事

餘姚趙公錦者　世廟時御史也緣劾奏分宜得重譴　穆宗御極以恩詔賜環薦歷南太宰今　上七年入賀萬壽余官給舍見其擁腫傴僂步跚跚不前也謂當乞骸骨明止足之義故事言官言朝政得失洎糾論官邪皆先關白元輔時江陵秉政謂余趙公

清望夙著子姑舍是余謂疏草已具懼有漏泄疏上趙公旋請老竟予告歸疏方上同年陸太史敬承公里人也謂余子謬矣夫夫者　先帝直臣即老悖當聽其自陳而子務輕詆豈未悉其生平耶余聞之媿汗沾衣先是江陵父死當避位還里而徘徊顧望不即引去南北諸司承望風旨皆具疏懇留趙公在南獨不署名士論翕然以爲重而余疏及之耳目塗塞不及聞其事衆口嘖嘖實有繁言謂余或出江陵指授使嗾趙遂出余爲蜀臬未幾大計趙直指浙人也以考功法中余調漢南兵備嗣月宰孫公爲考功亦浙人也復以京察謫璽壁丞量移紹州司理修趙之隙也居亡何丁先公憂服闋竟掛冠長往而去講農圃之業者二十九年矣自惟少習父師之訓偶竊一第獲讀書中秘既椎魯不任不得從諸君子執牛耳詞壇而敭歷中外或可勉建功業効鉛刀一割之用舉事一不當不免爲世人指摘卒輱軻終身每一念之未嘗不拊膺悼息雖心知其無他而人固未可家喻戶曉惟有引退可以謝天下士大夫而弭讒謗者

之口然亦噬臍無及矣故自隱處以來日浮白取醉以耗雄心而消壯志不知老之將至客有勸駕者因書以告之且戒後世子孫或有居封駁彈壓之司者須鄭重周詳毋効余輕率儻易一跌而不復收也

王君彌閨怨詩引

宮娥奪寵弔形影於長門室女懷春憶綢繆於吉士怨讟之興所自來也故班姬辭輦托紈扇以宣憂賨女鳴機織回文而寫恨雖有懷而必吐抑不平而始鳴女既有之士亦宜爾吾友王君彌弱冠下惟丁年

射策才高罕遘志大弗酬失足青雲厓從里選許身白璧空抱席珍文生於情詩以言志假笄黛而寄丈夫之慨感仳離而舒壯士之裹蛾眉老大望幸無時魚目雷同致身何日君弼搦管長吟拊膺浩歎良有以也至其述詞亹亹寄興翩翩雖哀不傷寧怨毋懟國風好色而不荒小雅怨誹而不亂其於離騷庶幾彷彿豈與結綺迎風俟春宮之游宴投珠捐珮美游女之嬛娟闘靡曼於片言炫奇濡於隻字者同日道耶君弼方束裝北上游道日廣世有讀其詩想見其人者行賈魚以進委禽以求又何至淒涼金屋嗟惟間明月之光寂寞香閨恨陌上綠楊之色含其歡娛而集其憭淡哉必不然矣

市隱園集選卷之二十一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熈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贊

水墨羅漢畫像贊

第一尊者以右手捫膝左手剔鼻垢若欲嚏者

爾以鼻觀云胡窒礙一彈指間幽通無閡

第二尊者袒右肩昂頸長眺

解衣磅礴偏袒右肩揚眉汪目明月在天

第三尊者摳衣擷帶置袈裟笠子於水傍蹻足不下作欲渡狀

摳衣欲渡彼岸云何蹻足有思懼此馮河

第四尊者坐枯木擁膝向水涯一童子扶錫杖其側

欲濟於淵先揵於木官止神行視淵猶陸

第五尊者横錫獨涉

折蘆疑幻浮杯近誕曳杖而行胡不坦坦

第六尊者持錫挈屨與一宰官同涉

屨或隻履錫亦孤錫現宰官身拯世人溺

第七尊者涉将抵岸一人負笈從後至

負笈擔囊倉皇問渡豈曰先登更進一步

第八尊者方渡一僧雖已濟以杖力引之於岸

濤壯如山舟輕似葉以錫代航公私利涉

第九尊者屛然背立倚杖而坐一童子從傍摺衣

既謂枯禪亦曰癯仙扶杖而起俯視諸萸童子摺衣裙珠皺然

第十尊者方面大耳以兩手引腰帶俯然獨立

面滿如月耳垂逾肩振衣束帶爲誰恭虔龍象之姿尊者少年

第十一尊者盤足危坐置布袋於石側

十方供養餘糧滿橐狼戾何爲以施饑雀

第十二尊者右手持木串左手抛錫擲空

極目太虛氣吐而嘘經珠在手錫杖天飛

第十三尊者合眼掀背舒兩膝坐岩石倚杖假寐

垂頭没肩宴坐石畠不知有經飽食晝眠問師何爲諸佛亦然

第十四尊者脱舄露坐童子搔背癢

脱舄着地露坐裎裸長爪童子爬搔當可以之利濟無物無我

第十五尊者坐石龕中一童子擊磬一童子烹茗作供

宴坐石龕童子茗供磬聲淵淵以振群動

第十六尊者解衣炙背手補敝衲

破衲手紉金針在指蟣虱不除是亦佛子

臥佛賛

架七淨以爲基搆六通以爲宅安四大以爲牀織三明以爲席栩栩者神夠夠者迹噫嘻安知大覺者之非勞而大夢者之非遽

陳五嶽先生像贊

赫赫五宗配天作鎮降神有徵篤生賢俊既伊誰
我公鶴起玉質金相黃中通理華貫齊聲淵雲莖軼
學古入官載引載陟帝寵維新薦登規棘棘寺龍縱
高門咼貴晚節辭榮志流勇退紅顏丘壑便便腹笥
何以狀公雲龍澤矩羽翼既生泠然風御其人則徂
其文炳蔚

來燕堂贊

翩翩公子玄其裳入我華屋巢我堂口中有簧舌有

簧喃喃不休語畫梁哺雛長大翱且翔穿花掠水春
風狂王謝子弟非膏粱琪花寶樹摇琳琅主人恩重
歲月長一年一度慎勿忘

一枝齋贊為李少白山人作

席為戶兮竹為椽水一勺兮石一拳先生處此日晏
然走筆時著鷓鴣篇古人誰匹張茂先

陳玉叔先生五石贊

鳳石

仰之千仞之上叩之六律之響誰為一拳之多而非
羽族之長

一　虎石

人云寢石我疑伏虎壯士挽强射不沒羽君子之占
允文且武

龍石

動也天遊靜也艮止用汝作礪用汝作霖雨

雲石

此不可轉彼不可繫巖巖者形蒼蒼者氣巫山為雲
此其系

人石

冠冕佩玉正笏垂紳東岱之峯展也丈人

張上人方丈六物贊 有引

玉泉寺天下名勝處予入蜀因得周覽晚宿
住持張上人方丈出六物索題佳其雅尚各
為一贊塵土之言殊不足存也

笠

織籜與箘貯以秋篺其大如箕其覆如幕濃陰美蔭
如拭如柞境界清涼炎暑永却大厦之庇衆生以託

瓢

箕山之遺弃置千年剖塵去垢以歸瞿仙饑餐芳吉
渴飲淸泉不改其樂於儒亦然

蒲團

惟澤有蒲織如團月此無虧欠彼有盈缺五夜跏趺
禪心寂滅累褥重茵端爲誰設

衲

錬白虹以爲鍼績靑霞以爲縷重則千鈞輕則一羽
曝於葱嶺之巓洗於恒河之滸祖右云何以覲佛祖

鐵如意

昆吾之鐵製而爲器出入懷袖指揮如意號召生徒
掃除魑魅直之無前往無不利

木串

規木爲串一佛一珠過去未來唱佛不殊爲筏爲梁
惟爾之濵

蓮杯贊

出汙泥登几筵泛綠醑生靑烟誰者客太乙仙

大理石屏風贊

點蒼有石鑿以五丁化工泚筆悉若丹靑不琱不
製此素屏或張於几或置於庭晴川夜浩碧樹冬靑
既文且質象彼德馨

古琴贊爲壻陳孟章文學作

嶧陽之桐老幹高枝傳以髹漆亘以朱絲竹窗初月
松舍涼颸龍唇乍拂鴈足雙支一彈神往再鼓情怡
玄鶴下降卿雲四垂伯牙巳逝誰爲鍾期平情理性
倘在於斯

銘

來爽臺銘 有引

皇帝在宥之五年禮部舉士三百人拔其尤
二十八人讀書中秘時越士與選者四明楊
公亮嘉興馮開之秀水沈茂仁金華陸敬承
凡四人而敬承特爲儁異文心酒德不減稽
阮諸賢每休沐之暇 携朋儕載酒郊亭幕
天席地箕踞大嚼以爲常而復於寓館累土
爲臺風日晴霽或明月之夜拾級以登周覽
郊畿烟花萬井寓目西山蒼翠滿把乃取王

子猷拄笏西山致有爽氣之句題曰來爽臺

命吾黨各賦一體不佞以次當爲銘銘曰

赫赫帝畿南控燕代北枕幽并

文皇啓土　列聖嗣興多士彙征於惟我

皇幼冲踐祚亶聰與明聖作物覩乘時鵲起賢哲挺生惟此中秘文昌與府會集群英陸生矯矯携李之俊爲時主盟賓搜博採時有餘閒日飲而醒累土爲臺其崇數仞爽塏崢嶸亦有朋徒登高望遠眺覽瑶京爽氣何來西山之麓拄笏以迎顧此而樂浮白無

筭飲如長鯨客有規者乘危懼墮爲樂戒盈姑蘇侈志章華賈禍子胡是營主人唯唯子言固當猶滯俗情人生朝露如其夕落何貴朝榮吾姑與子憑高劇飲以快生平不聞郢上亦有陽春遺址弗傾安知撮土予倡汝和不有令名客言河漢予所弗欽罰以兕觥

斧硯銘

形剽且疾質靜以專校書秘閣勒石燕然其斯爲體用之具而文武之全

市硯銘中書管建初得之市者

倚市門克秘閣繡爲函組爲槖中書君契不薄

金星硯銘武陵龍君御見貽

嗟太白不知落地幾千尺不化爲羊化爲石五丁鑿之薦文室光㸌㸌兮搖四壁

月硯銘

望舒製象太陰儲精磨礱則夕暈生而暫翳淘洗則寒潭徹而較清歷晨昏而久照更晦朔而常盈覩其全者以爲大圓滿而窺其半者以爲哉生明

新安詹東圖吏部以端石小硯見貽旁刻五嶽眞形圖乃從子淑正所鐫銘以識之

冊溪之石僅一握眞形突出五方嶽美人之貽比瑱玗其製精良誠足樂烟雨生時彩鳳飛源泉市處玄蚪濯溪源石亢豈堪侔桂櫝瑤函薦文幄盧敖那用遠行遊几席尋常見絪邈

酒罏銘

客有貽余酒罏者周遭布竹中實以土厝火其間用以温酒每郊遊童子負而趨其制甚

朴而便於提携又甚減於銅錫之費喜爲之

銘

黄鑪之裔酒人所贈竹君胙土火官司令言徂邺堌
載以賢聖沈湎非宜温克爲令

市隱園集卷之二十一 終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二十二

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書

奉曾確菴少保書

客歲從貴捧還里側聞翁榮晋宫秩輙不勝踴躍當欲遣使入都申賀匪久又側聞翁且中流言歸矣輙又不勝扼腕周公精忠不利孺子仲尼日月貽誚叔孫是胡爲乎來哉已又竊思今縉紳大夫祿位名秩動膺勞伐如翁幾人功成名立以其餘閒歸奉兩尊人歡裴公綠野不逮其覯白傅香山未聞其子今吉祥善事萃美高門昔人所稱一日之養三公不易殆謂此爾矧翁又業已帶玉垂紳儼然而稱公孤之列乎漢渚春深福履休暢敬耑一介起居左右葢翁歸

四越月而不佞伊始得一奉竿牘疏節可知矣

荅陳玉叔先生書

里中稱宦業之盛者傳司徒而後指不再屈我翁崛起艱近薦列高華司徒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雖然此直論名位已耳司徒公天姿高朗然性不好書即有撰搆一二合耳假令與翁並列今日其文章聲譽能超乘而前乎則雖謂翁爲里中一人可也伊悠謬委瑣齟齬清時三黜類下惠而人不與介行吟如正則而人不謂忠以此浮沉於世良負長者之訓昔人有

言文章憎命達又曰文必窮而後工是二者於僕進退兩無所取而翁乃命之曰勉卒大業至以古之作者相期狐狸捕鼠蟾蜍捕蚤非其習矣第惟是長者之意則不敢不知惟終惠而敎之種種不盡

又

王都護從金陵回每向孤道京兆府多暇大京兆委蛇退食日與當代鉅公海內詞客揚扢不朽之業竊用愉快已覩邸報則儼然改玉晉大延尉爲天下平矣明主好生祥刑惟慎以釋之之恕行定國之寬將使矸犴無寃高門衍慶其在斯乎且三尺重典九列崇班縣官旣用王元美先生爲司寇又用玉叔先生特平其間揭泰岱之高標賛平明之盛治杜陵有言青史無勞數趙張不虛哉

與吳明卿先生書

曩不佞行吟漢上也益有屈平憔悴之思焉先生遊方之外不作漁父引舟相避貽詩見贈歡若平生握手臨岐重以繾綣豈其臭味之投抑亦昌歜之好也歲月荏苒於今六年漢江一衣帶水幾欲訪先生於

下雉山中一訂千古之業而出門成礙有志未能悠悠我思曷可言喻冦生來乃辱先生惠書重以勸駕夫以先生負垂天之翼抱命世之才猶婆娑三楚雲水間云何小子復覬覦雲霄之業耶頃玉叔懸車本寧予告天若以二先生佐先生於林壑者後來之秀齊安有周元孚江夏有郭美命雲夢有鄒孚如武陵有龍君御吾鄉有陳立甫其人皆沾沾以才自命倘先生欲弘奬後輩以廣楚材此其錚錚者若不佞庸庸漆闒吏所謂樗杜之木不煩先生繩墨也冦巨源

還里且謂當以獻歲祝先生七袠不朽之詞敬託巨源轉致典記臨楮無任馳戀

奉方金湖少保書

曩平津當軸勢焰熏灼二三大老逐聲狂吠惟翁若祥鸞威鳳翱翔千仞之上急流勇退其意念深矣迨其末路狼狽卒皆汚蟣爲桑梓戮辱而翁獨闔門養重餘波靡及推此志即與日月爭光可也頃來皇路雖清邊烽未靜重以海上艅艎之師爲縣官憂苦天相耆德及翁康强廟堂推轂端有厚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之詠若在今日翁得無意乎哉伊樸遬偃蹇無足比數竊祿長安辱翁垂盻獨厚無繇望翁顏色疎節可知偶因潘禮卿率爾奉記拙詩四章以塵清覽翁方張樂洞庭之野擊甂拊缶知無當也惟翁教之

寄曾陽翁書

鄞上父子相繼以名德勳位炳彪一時者翁與太保公而後無兩覩矣翁方追踪黃綺比壽喬松而太保公乃棄鼎牲之養爲閬風崑崙之游頁海內東南之

望蒼生揮涕實從纏悲又非獨翁一人之痛而已不肖孤謭且陋辱太保公湔祓卵翼蓋義在師友之間旣不能負土子雲之墳又不能酹酒喬公之墓負罪幽冥擢髮難數矣一介之使代候起居併致薄奠於太保公蕪辭寫臆蓋莫知涕之無從矣惟翁抑西河之過慟希太上之忘情介百年之景福慰泉壤之惓惓臨書無任悵惘

寄李本寧先生書七首

一

前呂生奉謁閽人不爲通竊訝明公之癖王延評入沔乃謂明公雖杜門謝客諸姬日魚鱗左右呼盧賭勝則又姤明公之快也昨丁元甫有書抵生詢及明公起居云明公鑿坏踰垣其思良苦生荅書謂李先生雖苦心然不廢人倫之樂有任客至當抉雀羅而入但恐美人從樓上笑客耳寇生行便附此起居寇生雅工詩爲明卿先生上客酒行以往則荊卿漸離之流狂者進取則琴張牧皮之選惟典謁者勿以一槩而麾之幸甚

又

明卿没玉叔相繼楚文士陽九之厄然明公在一不
爲少策長馭於脩途吾黨何患於喪也前致小札並
不腆之奠於王夫人靈牀計巳尚達茲辱來教又損
素紈之惠奉揚仁風敢忘披拂哉本立之出僕亦疑
其蚤計世人欲殺果用劣轉曳裾授簡當在何王之
門乎明公稱病未遑或亦懊恨於愛弟也游公碑記
敢謝大教其言風俗之蠹賈生治安疏無以過矣

又

門下起家非獨桑梓之光抑亦吾道之慶方閱邸報

政欲走一价爲贐而郢中顏掾傳紫氣巳西行矣巴
蜀古稱勝地三峩揷天安可無謝眺驚人語往不佞
眞浪遊耳沈令回辱酒貲之餽席未及煖而垂念故
人誼厚矣送李嫗者卽轉致之山人當卹結地下也
役去草草財謝胡觀察得時時相聞否程居翁吾㾜
師也晤間乞致意拙草二帙寄覽布鼓雷門以當捧
腹耳

又

往歲門下以新命起家不勝彈冠之慶且計非久當
還朩天不謂猶然薪積也自有載籍以來何代無材
士亦何代無讒人不圖翁丈以身丁之一之巳甚至
再何居紛紛籍籍亦何多也久不起居頃聞以太夫
人憂歸敬遣一力爲候龍門在望相憶爲勞何時策
杖一奉玄麈知翁不厭狂客也舊有四詩奉慰並上
典記詞不必工取其意焉可耳諸不盡

又

相隔僅二百餘里纔得從歌者附一信千里命駕果
何人也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十家九疫轊車相望而

沔獨差善朱銓部以里之疫逃死於沔而卒不免非
沔之罪也假如輿安守亦客死旅邸豈獨玉沙之上
能死人哉緣此而躋足不度沔一步是懲噎而廢食
也不敢聞命不穀落落如舊以天之幸庶幾無疾病
翁之餘庇及焉子在則顏回不死豈惟不死且將煉
長生之藥與翁徜徉十洲三島間無老死寂滅翁幸
强飯翁不渡沔我當訪翁新市也貞成繇沔抵潛至
南漳訪周啓明年兄此月望後或可抵雲杜歌者在
四兄處當不落莫矣

又

七月中曾附一卷於貞成王孫所詩箋一握於木石兒所爲翁袝虔侑觴未審達否比諗孫陜入晉大是快事長鋏大劍翁何所不可第湩酪氊裘之鄉諸寵姬不耐耳嚴君平謂州有九涉其八計翁賜履所至於吳於越於蜀於洛於秦於晉幾半宇內昔馬遷之文浮湘轉勝杜陵之詩入夔愈細然皆得之蓬窓葦席之間與險阻艱難之日豈若翁躬際太平又親以宦轍臨之文章詞賦卓越千古豈偶然哉使至拜命

之辱極感雅念至諧謔之言貸而不討複裯遠寄件以朱提何物么麼反以口業得利但枸杞蒲萄未至終爲觖望此行食棗而甘鹵頰餘黃糞分以相啖一歲九遷當爲吉讖以圖報塞想翁又當有解嘲之論耳小兒仗庇風氣日上來歲就外傳金年四月一日亥時又得一雄承詢並復不多具

又

於秦複裯於晉朱提珍菓曾不浹歲兩辱大貺翁之用情於是爲厚此鄙人所爲願翁一出祝翁九遷所以報也來詩云云若責僕口業意不能無恨而形之筆札者文小而旨大傳之異日無乃與客難解朝類耶然孫此而脩三章之約不無禍心惡膛惡詩吾所自有僞學之罰譴塞兩耳其如予何且旦夕聞有新命縣引驟陟還翁鳳凰池安知調笑不爲有功獨不聞張儀之相其友激之耶即區區不敢當公友尚可比於淮陰少年夫袴下之辱極矣方淮陰貴重用事召而官之一何寬然長者至李將軍則不然一灞亭醉尉何足芥蔕而卒用事誅殺此兩者事同而處異

願翁爲彼而不爲此區區且從翁起家何至用司空城旦書爲哉小詩奉荅發翁一笑耳向有四詩爲翁壽者並錄請政文在貞成冊中恐貞成亦不能遠涉客禁方嚴願翁且謝客不多談

與馮開之太史書

不晤吾開之幾易春秋矣曩需次長安日翹首跂足望開之來迺竟不成來也今年縣官計吏齟齬如不佞弟固宜三黜開之何爲者哉開之咀六秇之華振百代之響兼總儒釋領袖來學何負於時而議者乃

爲屠長卿任誕不羈實吾開之標榜過甚有以成之以此不免嗟夫即長卿攻詩能文沾沾自好亦何負於時而必欲株連吾開之也以開之謙愼畏巽時然後言擇地而蹈猶然不免又何有於不佞弟哉雖然不佞弟何敢望開之計海內人士憎開之者十一憐開之者十九今憎者已矣憐者且思有以振之雲龍矯矯能小能大吾開之何患焉至不佞弟則有捧頭退耳臨楮神往

寄馮用韞宫諭書

曩沈南充回里拜手書之及謂弟伏處丘園以文酒自娛兼得游意翰墨當令生前樂與身後名兼而有之夫流落擯斥之人於世無所復用而頹然一放意於酒則誠有之至身後名古人所稱不朽之大業談何容易哉足下高議雲臺揚扢千古退而脩自公之樂所謂實與名兼而有之者無如足下且足下何愛於流落擯斥之人而羨之也實甫茂仁遂爲古人身後名不如一杯酒宜足下之羨於酒人哉

與顧實甫中允書

曩乙酉歲長安邸中花晨月夕旦暮過從遂使孤臣羈客忘其愁苦無聊之思其爲感戢曷可言喻一行出都足下以老伯之訃歸矣吳楚各天無緣聞問先子之喪乃辱儼然惠奠孰非親也孰非子也足下於人父誠厚矣不肖非人哉覩邸報知足下還朝遂晉宫秩瑞日重輪前星將燿進正人行正道輔翼教誨以符三代有道之長者非足下事哉海內人士竊喁喁望風矣不肖弟家食已久長林豐草殊無意仕進獨膚甫陸沉於下位公亮播越於海濱開之投閒於檇李之楨株守於長安足下與二三兄弟方高據華津能忘溯祓之耶此猶其生存者耳茂仁之才美中原之蘊藉一旦溘然俱先朝露真爲文士之厄行其遺文收其遺孤非友朋之望而孰望哉哭茂仁詩四章附上記室訃諸同胞共此悲惋耳

奉郭希宇中丞書

尚伊資不逢世遷累而行自宅先公憂不通朝籍者十年於此矣唯是疏賤姓名無繇塵瀆典謁乃辱門下采於方之外而收於衆弃之餘使者至閒大貺儼

臨不翅陽春之被幽谷枯木朽株孰爲先談豈門下寵薦銜茅雖牛溲馬勃亦倉扁所不廢耶不然者何以辱門下注存也尚伊誠汙不自量竊惟耳目覩記其奉璽書而鎮撫楚者不少矣至其卓然寡儔者唯門下及先任李克翁公祖實不多覯蓋克翁刻意獨行矯世憤俗爲其道可廉頑立懦而淸章太出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識者或病其不廣至於門下圓方互用張弛咸宜寓貞肅於和平運神明於愷悌蓋以孔明寧静之旨行姬公平易之政故仁心義問爲而不宰智名勇功運而無跡相提而論於是加克翁一等矣夫此非不佞之私言實楚人之輿論知門下不樂從吏聊述其瞻冀之私耳今疆宇未寧南北多警明主簡在固不以門下私楚一偶願崇嘉祉以俟新命尚伊臨文無任悚息

與常汝一中丞書

浙使便曾擬奉書左右書未及發客謂常中丞公歸矣余叱客曰海上艅艎之師方警縣官倚中丞譬則長城豈其弁髦而遺之無何聞鳴騶已繫空谷矣嗟乎廟堂之上不翅多事阻深輿濮之鄉弋釣漁獵之藪有賢人焉尚思羅而致之柰何有一常中丞而輕議去也客曰周公至聖三叔流言曾參大賢慈母投杼總之責蠅無損白璧耳且縣官以流言而罷中丞安知不以輿論而起中丞乎進而嬌嬌退而衎衎於中丞奚病焉余謂客曰敬以聞中丞並以爲候其他寒溫不多及也惟執事命之

與楊公亮太史書

曩謝理問從閩中致仁兄書既同袍結念在遠不遺空谷之音與寒谷之春慰可知矣自後鱗羽踈濶鈌然久不報李明府自長安回喜得起居爲悉蓬萊仙吏偶落人間十年補外一日趨朝二三兄弟不推不輓還昇禁廬而又令留滯外臺神羊觸邪何如騶虞不殺池上鳳凰未免笑人情凉薄耳弟伏處泥滓五十之年且至仕非久宦家鮮餘貲故人相念往往素以祿仕去歲馮用韞書來云楊公亮誓不入都門今且來矣以此招弟良感其厚意然度性迂戇終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仁兄與弟同病雖圖南之翼固不得

不以躓息搏風擊浪要自有時耳昨春初偶得馮開之甘應溥書在開之夷神委運不改其樂在應溥嫉邪憤世不堪其憂弟兩憐之而意乃左袒開之葢應溥之臨誠不如開之之達以此遂欲定而賢優劣狂夫之言殆仁兄一噱耳湖海波臣望武夷如在天上風便幸惠好音

荅鄒孚如文選書

春初家僮入闗拜命之辱娓娓數十言大指責弟輕出好進不歸訂洞庭雲夢之約藥石之言胡不蚤以

相示令弟成此狼狽也二月聞察報三月歸抵敝廬展覲老親便欲走一介報足下適程生至聞足下起居而喜可知也秋風稍凉當買舟漢渚一詣足下乃程生又謂足下謝客甚嚴諸乘軒之使莫得見其面至若弟者恐未可遽麾之門墻之外也

又

足下請告玉叔不安其位本寧致政元孚立甫竄謫削籍楚文士之阨也亦海内文士之同阨也諸公勿論即足下掌選一疏開誠布公登賢選良繇其言雖宰天下可也議未及行而忌者指摘其後直道不伸寧獨今日哉然足下春秋方壯養繇基雖善射安能不百步一息太夫人垂老而思鄉當以家食為娛度足下亦何所不快新詩楚楚足泣鬼神季子何人豈當年躍馬而從不佞南還者耶足下又失一偉丈夫弟矣

又

曩常中丞致書云足下已抱子殊爲足下喜甚謂合浦之珠還矣適詢來使復爾夭折造化小兒哉不佞

長足下二歲猶孑然此身雖有五女不如無有然不佞善逃於酒三爵之後便自陶然計足下坐卧萬卷中當亦不惡西河之痛曾不如東門之達不佞常以自解今以解足下見寄四帙種種精絕古離別自爲創體江文通以後一人而已近不佞有詠史三十章其旨季孟也其詞天壤也今以觀足下如謂可存乞以數語弁其首往往見足下標榜尹長吉不啻其自口出豈以三十年綈袍之誼反出一日傾蓋下哉倘脫稿乞付蕭廣文處千萬勿吝

答朱平涵太史書

不穀坎壈仕路越在草莽無繇交天下豪傑士曩以天幸值明公持節過沔如人墮苦海中轉徙顛躓驟見西方至人現宰官身說法迄今五色琉璃光猶躍然心目間然不敢持瓣香投足頂禮願爲皈依者則緣分淺薄不堪爲如來弟子耳往陳上舍奉謁乃辱記憶頃復枉箋書重以匪頒龍鍾幺麼何以辱此勤懇於執事果哀其沉淪顛躓而引之甘露法門耶亡友立甫家學淵源天才卓犖資不逢世賷志以没明公以一日之知圖終身之報既哭諸里又表其閭紀綱其家事剞劂其遺文悠悠世路誰無衣鉢而結念如明公者豈非千百而一人者耶至於弘文奥旨首冠篇帙榦以仁心傳以縟采法言以侯芭顯三都以玄晏重于瞻有子立甫有徒槩諸立言均爲不朽此何必復寢丘之封紓下宫之難贖中郎之女而後爲陳氏忠臣哉詢諸使者知出山有期聖明在御元凱登朝從此以往即明公帶玉甌金之日玄嶽培塿恐不足再辱履跡而竹林漁艇之夫唯有加額以祝無

疆之休或得金石彝鼎之文而誦之其一念私淑不敢後於他人則不穀所以爲報執事勤惓之遇者如此

寄曾直卿宗伯書

錢上舍回里拜大命之辱兼示今昔行言念離合之蹤追惟友朋之契前既心折於沈生今復魂銷於顧子爲之欷歔泣下至於質卿卷舌而去國嘉猷掉臂而還鄉又復嘆行路難也每觀沈茂仁骨孱孱如不勝衣顧實甫目精黯淡無光疑非長年客今果不虛至如老伯遲發大受若萬斛之舟與千尋之木經霜飽雪盪壑排山抑何遠不至何重不堪哉特事多艱太平未集元老倦勤調羹有待平陽治裝平津開閤此其時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掃楚人之虐焰張平明之盛治於相說一篇蓋有深望焉尚伊偃蹇林壑猶然故吾前書娓娓頻懷干進須奉求教知以義命自安隨處可以有酒隨處可以有詩當爲十二字箴矣

寄周元孚尚璽書

足下從謫籍三命丞尚璽吾黨故人無任彈冠之慶以足下才具自合顯庸第冀足下少自韜晦以就大業勿使娼者快意爲佳耳往弟需次都市有謂弟指摘足下詩於曾司空所者足下坐此詿誤及詢其詩則足下贈沈太史詩書司空便面者怪哉怪哉嗣得足下金陵與頴上兩書始知足下無望於弟然人言亦大奇矣董夫人詩集機掩作者足下序更悽惋真不減安仁之誄爲元孚婦便足千古矧其詩不朽哉

又

元孚起謫籍超拜符卿尋用推轂觀兵塞上終軍繫組之意氣長卿持節之文章充國屯田之計畫晁錯實邊之論議可謂前無古人矣從此握樞秉要目無全虜資廟堂之勝筭寢邊徼之邪謀誰爲隨陸詎無武烈乎弟株守丘園落落如故昨見足下特薦管觀察不知餘人爲誰謗劣如弟倘藉子公力得入帝城乎一笑笑

又

客有謂余者元孚謫矣余謂元孚方貴重用事旦暮

取公卿奚譎也及覩邸報乃坐夏鎮兵變彼門庭之冦而肘腋之禍也倡之一夫發之一旦假令足下察見淵魚亦安得預爲不祥之論而設不必然之防耶大都足下剛腸嫉惡遇事無忌諱持方枘以內圓鑿故忌者借此中傷丈夫磊磊寧爲百鍊剛勿爲繞指柔令足下行夷狄而居蠻貊何所不可獨怪朝廷當勵勦擾攘之時而輕棄英雄謀畧之士以此爲嘆耳聞足下在里輙因梅先生奉書何日買舟東下尋足下於渚烟溪月之間一快其私言之神往矣

寄尹乾泰中丞書

計與足下別漢上七年於此矣此七年之中足下聲譽宦跡日引日升而不佞偃蹇流落無乎不至獨吟裏青山醉中明月可傲足下想湖柳婆娑池魚饞爵足下水竹居亦時時神往耳賢郎文采翩翩臨池特妙固當有王謝門風神駒矯矯一日千里天之所以奉足下者亦安所不有哉

又

七月中與傅民部爲鄂渚之游舟過漢川聞中丞以

避水墅寓府城卽欲同民部維舟過訪不謂近在別業去仙女山頭只尺耳比歸則日為糊口之計奔走衣食不仁哉陽溪也至若大中丞位高祿厚粟陳貫朽方收薛邑之責以奉客損雞鶩之餘以養士下壺餐以救餓人捐萬鍾以給貧乏吾黨日翹首跂足以待嘉惠何言憊也家弟贅壻於朐以甥館代子舍百年之託二老人終身賴之而天奪其室事眞有不可柰何者中丞公以葭莩垂念誼厚矣

又

价旋得報書綈袍戀戀情見乎詞不佞喋喋不無褊心矣至所稱園圃之盛嬉游之適疑於溢美好事者傳之則為過實不佞當之得無為夜郎王耶昔坎井之蛙自以為樂及觀東海始䂓䂓然失也他日不佞覯於中丞之巨麗有不神懽心悸而狂走者乎

寄龍君御書

壯哉君御白面臨戎賈生五餌斷匈奴之臂終童尺組繫單于之頸詎非千古盛事哉秋風凉矣塞上多寒輒因徐君寄聲徐君游足下舊矣挾一七首走數

千里而上謁軍城計當為入幕之賓矣足下季女無恙不多及

又

伻回悉太公達生之適及足下伯仲承顏之歡具慶在堂二難擁膝漢則潁川之陳宋則眉山之蘇於今為三矣足下方且譜龍虎之文翥鸞鳳之章九芝之一集含英咀華揚葩耀采使人讀之眞若游銅池而踏蔚嶺九華七明璀燦奪目偉哉龍生垂齒牙樹頰頦猶人耳而遂擅不朽之業柰何使世人無姤也弟之齒長矣頑鈍如非項玉叔長逝立甫繼沒輟斤絕絃日成荒墮市隱園花卉無恙跫然之音不能無望於足下秋以為期倘惠然肯來乎明月在天凉風入户當與足下為十日之飲第恐鼓楫大江順流而下漢汭一水終成脉脉耳乃說者又謂足下甫就子舍恐未卽出夫天下方多事王孫寧可以親為解耶武陵桃花源終非稅駕地也

寄張質卿侍御書

自都門分袂闊問幾絕天假之緣韓材官入粵麻留

後入楚借爲洪喬竿牘時相及詎不幸甚前惠扇頭詩已至項讀新篇抑何洋洋纚纚也古詩榦以風力運以遒勁浸浸漢魏唐以後無論矣南溪放歌極才騁辨遂闖杜陵堂與七言律時莆錢劉佳境與丈別十年而不朽之業乃爾卽今丈旦暮鍾鼎何如坐進此道耶張羽王先生不佞耳其名久矣曩讀韓侯歌及下雉諸詩窺豹一斑耳今在山中與丈倡和足稱桂林雙璧顧安得凌晨風而從二君子游也留後致足下書附此爲咨問留後其人磊落酷似其舅弟尚未之見拙草三冊寄覽亦望丈評隲且以請政於羽王先生傳一咲竊恐小巫神索耳

又

客歲里人程大川自東粵回始知諸郎次第登賢書記在長安邸中長公方駒齒次公髮初燥季君尚在乳抱今遂軒舉他日步武瀛洲爲眞佛名仙定不比阿翁唐突也一笑笑

寄陳立甫儀部書

自仁兄北上社會寥寥叔於田巷無居人詩人之言豈欺我哉入春尊公微恙高將軍尋亦病雖不妨謳歌而杖履簡出獨傅郞酒德差王花晨月夕時結念足下然足下以仙吏自命婆娑瀛海間烹九河之鮪酌中山之酒得無亦凝睇遠望思居者之岑寂耶弟懸車日久仕念已灰家慈不察强以祿仕里人好事者復慫慂其間而長安諸貴人又不肯從中引手王貢彈冠仁兄得無意耶北行紀事古文詞雜以諢浪是太史公滑稽傳也當梓而傳之種種不多及

寄陳新之計部書

新之無恙春和讀書窮巷中聲出金石何如鞅掌吏事也友人陳立甫司理河間頃歸言新之於吏事甚善顧無柰鄰邑令何含沙之子何處無之卽常中丞近亦不免計兩君直當以清歌綠醑澆其塊礧耳

寄周啓明督學書

曩仁兄柄文中土曾拜命之辱當附書呂許州爲謝知達典記矣彼時天厭楚德玉石俱焚李本寧旣先蠖屈仁兄亦復鴻冥賢人道喪正士氣沮詩所謂攜手同歸正嘆此也本寧相去只尺時得聞問獨仁兄

隔越千里雖有雙魚道遠莫致頃見邸報迺知復有彈冠之會於齊接淅於魯獵較聖人出處自有律令且天下多事望仁兄出而拯之每念仁兄頭骨隆起眉稜紫氣勃發目光閃閃若巖下電當爲神仙中人此非其時耳執事以爲然否

又

楚稱南州冠冕者非吾啓明哉樓閣三重則弘景烟霞之致圖書萬卷則鄴侯架軸之藏奬拔沉淪則德操氷鑑之識嘉惠後學則有道人倫之師兼以風流

自命大雅不群客有求羊庭多羔雁披丹抒素味若醍醐嘉善矜愚量同山藪一代高標千秋素業海内人士無不延頸企踵思一覩龍門矧辱在臭味夙忝金蘭者哉客歲持兩瓣香一詣玄嶽作禮高眞一走珂里渇吾啓明翹望仙廬近在步武舟人利涉揚帆夜渡千里皈依跬步而失十年夢想一旦爲虚詩人所以詠蒹葭也當裁一詩以寄渇懷計抵峴首轉付王孫得之詢之土人云已下世悵然言返遂抵於今偶貞成王孫奉訪敬附十行七尺之軀倘不先朝露尚期坐仁兄酉陽樓把酒一醉但恐束帛在門徵書在室爲仁兄計者將老鹿門之畊乎抑應隆中之聘乎弟當謹伺之

奉董思白太史書

伊惟魯無文謬從秘館諸公之後仕路迍邅徘徊讁籍藎引而家食者二紀於茲每抵掌當代賢豪輒心折於閣下兩科制義既士類之楷模一代文章復詞林之冠冕世卽多才誰復先閣下屈一指者哉夫才爲世生亦須世用當吾世而有閣下謂宜晉陟台階

燮調鼎味不則從容師席輔導儲宮而乃除玉皇香案之吏執法外臺輟承明侍從之班銜文下國將惡直醜正宰司溺其職耶抑出踐方岳入秉鈞衡廟堂之上固有微權耶然閣下方且變易隨時圓方互用稽帷所至不廢獻歌較閲餘閒時有登覽遂使洞庭杯水若浚而大衡山魁父若增而高柱下猶能將在斯乎異日閣下相業安知不醖釀於三尺之管與七尺之輿哉蘭谿新建往事可徵則不佞所踴躍於閣下之甓出而目論者或不深知也伏在蓬藋不敢觸

禁私謁竿牘代候實生平調饑之懷惟執事者不以未同而麾之幸甚

寄沈箕仲按察

楊用修博學多聞國朝無兩弟往過新都曾一式其廬而遺文散佚良可嗟嘆時華亭蔡公領蜀臬頗爲蒐輯倉卒删定不無鹵莽踵訛襲謬挂一漏十卽吾鄉陳廷尉一序采綴雖多品題未盡兩公苦心誠有之將以稱用修知已則未也仁兄敏贍該博一時宗匠自公多暇願加詳定標前賢之赤幟豎後進之芳規誠不朽一盛事也

荅潘禮卿將軍

大將軍提漕卒百萬轉輸數千里功不在酇侯下當事者旣勤推轂謂宜撫劍鳴鏑立殲鯨鯢海上而逡廵里門壯猷謂何晤令弟衞浦乃道將軍頃善病病良已且劉羽登壇又私心壯之昔馬伏波趙營平皆以遲暮立功金城銅柱炳炳青史所貴鷹揚虎視老且彌壯愼勿以勁悍偪摯之力僅供靡㛑妖冶之用章臺柳終不如穹廬雪銅雀妓何似休屠祭天金人也昔忝大將軍捐客輒敢緩頰新觀察且至埀黃繫組倘有意乎秋以爲期當勑嬋娥掃廣寒以待五字長城又當屬將軍矣

與藍荆石山人

不佞洒之陳人也少理章句流覽載籍輒慕禽慶向子平之爲人其於富貴功名無浮慕也好爵縻人偶羈榮祿一行作吏遂苦徽纆從事旣久愈同嚼蠟比桂謫籍决意懸車而酒祟詩魔未能解脫觸境生情時一吟咏寒蟬哀蚓天籟自鳴政恐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不意足下以鴻漸之翼隱吾南郭非黃生娓娓幾失藍田一片玉也投我四詩尚未屬和兼以索居寡處未及從籃輿中物色高賢乃復損勞訊重以瑶篇尺牘則阮仲瑜之藻績諸詩則庾子山之清新何物菰蘆中有此佳士獨怪李本寧不能標國士於里閈而令不佞始探玄珠於重淵之下恨得寶晩爾黃花初艷紫蟹正肥何時過我抵掌一談啓予之益屬望非淺敬掃徑以俟

寄龍君贊孝廉

伊不佞辱在臭味二十年已前事尊公渠陽翁則知渠陽有子二十年已後友吾君御則知君御有兄然大者不能接殷勤次者無以通問詢則所謂一處南海一處北海風馬牛不及耳宇內詞人百六哲匠淵謝維楚有材雅稱不乏而公家父子兄弟一門鼎立於洛則鄴下之曹於蜀則眉山之蘇以古揆今寧復多讓渠陽翁厭弃雕蟲今且去而講玄修之術君御浮沉仕宦不無妨作者之業足下大器晚成後發先至竊恐足下出而渠陽翁不得而子君御且難乎其爲弟也一介行李候尊公洎次公殊不敢自外於足下敬削短牘以塵典記兩家世講千里神交或不以未同爲拒

寄甘應溥憲副

記戊已之歲與仁兄分袂小園迄今二十年矣從此各天覺音杳然客歲始覩入黔之命兼知爲郭中丞公推轂仁兄才美自時楨榦然中丞友誼卓冠千古矣弟碌碌如故仗仁兄餘庇晚得兩兒長者已就外傅風氣欲上以此婆娑粗足送日每思茂仁用韜韋非不驟貴然代遊亦蚤碌碌瓦全差爲勝之昨聞開之公亮亦復登鬼籙屈指宦遊惟仁兄一人耳行百里者半九十信非虛語後來者居上此在仁兄勉之里人史材官赴任附此爲候中丞文章意氣爲黔山斗弟所尸祝久執事者能一道其仰止之私乎夷方溽暑加餐自愛

寄丁元甫

歲杪鄉里人便曾附一札知達記室矣獻歲以來計道體休暢婆娑青桂把玩紫芝倘遂忘天下事耶丈夫進思經世退思出世然古人有互用而不膠者留侯則以經世出世者也鄴侯則以出世經世者也願仁兄擇一而處焉偶歌者綠如便附候其人中州人也挾長袖而入楚將無與鼓瑟齊門者類耶然落落穆穆固自可兒惟青盼不旣

又

會城七日如坐火坑中而積薪其下雖仁兄噓我以仁風濯我以甘露飫我以玄漿而不勝火龍之焰坐是宵遁遁而不及與仁兄爲別然鄂沔相望近在項

肯即二十年而罷不爲遲七日而別不爲遽別而又罷不爲難耳仁兄以命世之才兼獨行之節道大莫容急流勇退土苴治世眞以治身刀圭欲就冲舉非遙而視膏靈液欲以黠化頑愚敢不惟命第夙非仙骨久溷酒人方悔前因寧希後果昔君家令威化鶴千年而始一歸吾家長房僅僅鬼仙耳緣分有淺深功行有厚薄成就有大小以古揆今不當爾耶張了心文學殊於此道不淺方瞳碧眼鬚髯戟張當是丹籙中人吾友王昂生讀參同悟眞諸編頗涉其大旨

其爲丹青寓於方技耳願仁兄兩收之弟請游其藩可耳古詩一章書扇請政董公冊得附驥尾而又無結搆之勞大快事也昂生骯髒客游乞善視如何

與易海洲中丞

客歲不揣疏賤率爾奏記荷蒙枉荅情詞委宛前無古人矣獻歲以還輒欲買舟東下一望淸塵討蓮花幕府不廢㕑䄍而適聞旦日有謝客之令遂躑躅未前伏思弘才碩望爲時鼎呂何物含沙乃恣彈射所冀帝簡方新輿情共允毁仲尼者無傷日月之明返周公者不待風雷之警彼其之子徒自點耳初於翁臺盛德何損哉

與李景魯給諫

沔距珂里三日程耳側聞仁兄每多境外之遊黄蓬赤壁所至除館以待弟匏繫不能一陪杖屨得無僉父乎孫西赤來乃辱惠書且得聞所未聞深用爲慰乃西赤又言仁兄方駕畫舸載美人將者屐衡霍理楫沅湘范蠡五湖何足多讓顧蠡爲於遲暮之時當繇計畫無復之仁兄爲於方壯之年藉令他日履津

躡華樂巳先蠡而饒爲之然朱公能再致千金而仁兄枉示不免乞貸富人豈王陽黄金之術尚未精進此道耶一笑笑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卷之二十三

汅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黃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書

寄鄒南臯通政

自乙酉歲獲侯仁兄於長安邸中今去之二紀矣彼一時也弟以謫籍需次選人而仁兄方尊貴用事乃不難忘分接引雖屬在同袍人誰無情然臭味之投或有一二合者亡何讒者且起謂弟曾指摘周元孚之詩於一大老前致元孚左官逐使仁兄不能無投杼之疑而且目我爲含沙之蜮肆毒之蠆覺一時傾注爲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柰之何不懼且逃也比再踰年會元孚則其詩乃元孚感時憂憤書紈扇以貽曾司空者夫元孚作詩欲比於風人之諷諫惟恐覽者不詳傳者不廣而謂弟用相媒孽嗟乎寃哉蓋至於今而猶恩仁兄之不察也仁兄忠猷亮節一時砥柱於漢汲黯於唐陽城於宋唐介史冊所載良不多覯而暫爾泥蟠人情憤懣然直聲動寰宇氣節壯本朝只今方隅多事危機日伏而國勢尚張民心不渙所賴係天下安危之望寢淮南反側之謀者果誰之力乎桐江一絲實繫九鼎則仁兄之謂矣頃聞仙廬卜吉熊夢徵祥韋氏雙珠一時並燿麟角鳳毛繩繩未艾而方且飲谷棲岩讀書樂道出則夔龍處則巢許天際眞人何往不適矧明主知仁兄

而憚其稍戇前薪小積耤令翻然求舊賜環之召寧復他求盖明主英斷作用自殊太倉相公生平孤介歸田十載尺一下徵仁兄名實正與此符茀秣馬膏車以俟鶴書之至耳至若同榜兄弟大半鬼錄一二顯者足自生活其他落落冀仁兄引手龍鍾如弟惟願分餘光於岩壑間耳

寄屠長卿祠部

今海內稱宗匠者勾吳則王元美先生吾楚則李本

寧太史長卿起東海捲甲而趨遂鼎立爲三詎不壯哉若尚論古人則蘇學士之文李供奉之詩千載赤幟長卿又何讓焉而遠謫嶺表長流夜郎文士陽九亦畧相當長卿兼昔人之美而欲免流俗之憎能乎哉越使便敬致十行四詩附徃聞紫雲摟食客甚多得無損太夫人之餉乎

寄張澤𤸇太史

徃不佞在長安明公方待詔公車逆旅傾盖輟軗稅之談出麯生相向浮白大嚼從朝抵暮賓既濡首主亦屬厭此爲豪舉去之十餘年聞間鈇自然明公登第愈益踈絶毋接曾少宰書輙云明公齒頬間將有不佞項姻黨譚孝廉自江夏還復道明公惓惓自非臭味能無秦越乃不佞一任踈節非人哉三湘七澤號稱材藪天不愛道明公與郭美命先生並起江漢龍章鳳采信足張楚然楚二三狂士猶望明公引之壇坫之上九奏萬舞不廢缶缶之音大厦明堂尚資榱桷之用流落不偶非敢有加於明公要以成明公之大而佐千古不朽之業遠者無論陳新之老驥伏櫪而窘於芻粟丁元甫徤鶻摩霄而困於矰繳楚王孫貞成東箭南金而束於宗令凡此皆明公枌榆之侶與肺腑之交所急宜引手者自此而外畧可指數至若不佞高陽酒徒耳牛溲馬渤曾在藥籠諒不揣弃倘不卽塡溝壑俟明公開東閣將徐議之未晚也草野倨侮語無倫次伏惟涵亮

與何仁仲少府

仁仲簪筆彤庭鳴珂丹陛朝游衛霍暮集金張市酒新豐當壚買笑和歌燕市擊筑爲歡人生適意仕何必鼎鍾隱何必山澤哉尚伊雞骨餘生羊腸末路蹔雖除禪業罷弾冠毋懷京邑追憶舊游仕者晨星没者朽壤酒壚既邈隣笛含凄安得與仁仲縮地論心仰天浮白一銷萬古之愁哉臨書浩歎

又

自仁丈歸里遊人過客齎書奉謁者不啻數次道路轉徙想俱作洪喬也仁丈入踐清班出佐大郡譬諸食蔗晩乃逾佳驟聞解組莫詰其故讀李寧文似以詞賦爲祟詩能窮人信然哉盖部談貧不減華陽國

志不穀入蜀先仁丈二十年而虛往虛返譬諸夢遊以此娩仁丈多矣遠辱芳訊附此爲謝張麗華想無恙把酒坐文杏齋箕踞大嚼何用巫山十二峯頭望神女也

與孫湘山給諫

曩上春官與明公交纔一臂而意氣深遠矣日月不居雲泥互換不佞旣遠跡於山林明公復辭榮於雲漢篤非千里水可一航而江上芙蓉澤中蘭芷不堪持贈耿耿何如明公相念歷久弗渝客有入洱者曾

枉箋書陳說生平感慨離合回環把玩情見乎詞迄今五載缺然不報然戢明公高誼未嘗不感次於骨也明公天才卓犖家學淵源作邦司直爲時宗匠出則景星慶雲處則雲鴻霧豹加以賢郎繼美璧潤珠輝世業則玄成之有賢史局則談之有遷文苑則洵之有軾與轍門與一方里推三柱擅南楚之芳聲拓東吳之令緒洞庭雲夢襟帶包絡不知幾千里而閥閱鼎貴冠冕蟬聯有如明公家世者哉頃國慶初新諸賢彙進甘盤舊學賜環非遠願明公膏車以待至若不佞跧踔清時日就衰颯逾壯舉子不辨叔麥仰覩明公不啻天壤所賴酒德差王不減江東步兵明公起司國史爲逸民立傳必有不朽賓生者他非所願矣何時買舟南下偕明公登岳陽樓覽君山之奇乎言之神往

又

洱去華容三日程耳三十年來偶從譚孝廉附一札疏節可知明公不弃枉書見荅尊公遺草爛如雲錦扇頭雄作炯若明珠譬諸師武明公三世登壇多多

益辦不佞欲以偏師仰攻有三舍避耳乃明公謬相推重命以大巫柰之何不娩且走也譚孝廉回道明公適軸之樂甚適不佞云孫先生行且膏車以出安得久有林壑不謂北軺尚滯日月方更雷雨不解明公將謂此又乾坤何等時耶譚孝廉北上沈直指尚在滇南大從遠來無可爲東道主者比還肅此申謝秋期公子省試當得晤明公於晴川黃鶴間浮白一醉自千古奇事升沈顯晦可無詢詹尹矣

寄鄧東里恭知

楚縉紳里居而號鄉祭酒者不少乃稱者獨推轂東
里先生至比於謝太傅白香山之爲人其事觀覧而
爲泚𥬂亭圖之屬者亦不少乃稱者獨抵掌百可園
至比於午橋平泉之爲勝地以人重人以地益重有
自來矣以故望先生之顏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醪涉
先生之園者如游清都如履玄圃人人厭其意以去
而小子伊切近維桒辱在臭味顧不得一望清塵寓
目名勝豈廣成姑射貟邈在天上武陵桃源終隔人
世耶側聞先生春秋八十高矣而小子伊年且踰艾

蒼松犂栢受命爲獨先生山中之碧甚長小子伊郎
不塡溝壑終當以角巾野服訪先生於丹霞白石之
間狂非嵇阮妄意入林变匪求羊儻然開徑則剪蓬
蒿而入撰杖屨以從者詎在諸名輩後哉往敝郡李
孝廉曾侍玄塵謂先生談藝之頃奬藉小子伊若將
引而登之作者之塲孺子可教乞勿以未同而麾之

與錢郡公論鄉飲書

竊惟鄉飲之禮至爲隆重今大賓介賓郎古之三老
五更也不佞自有識以來諸所覩於爲賓爲介者非
齒爵俱尊之老則鄉里自愛之夫盖朝廷以此磨世
而礪俗當事以此奬善而勸賢邦大夫鳴鍾考鼓而
饗之諸博士弟子歌雍咏勺而進之煌煌盛典秩秩
初筵非其族類誰敢妄干而今乃有大謬不然者或
假苞苴而圖倖進或憑請托而市私恩昔爲胥史今
列西階朝論鬼薪暮叅賓佐匿魍魎之跡妄希白日
之光餙糞土之資強附青雲之列前此一二么麼醜
顏在事至使君侯詘體抑尊造廬請謁闔郡之人爭
相呲詑謂何物傖父遽爾唐突而着儒碩老一聞齒

錄反掩耳却走唯恐逃之不深此舉者之誤其於君
侯令名令德初何損焉項者復有亡賴小人備諸瑕
釁不自忖度多方結納彼推此輓冀徼非望皂白不
分又將塵點一誤已甚再誤謂何生居鄉不能及陳
太丘王彥方之節槩而剛腸疾惡竊欲執鞭古人君
子不失身於匪人義士詠無禮於君側輙敢明目張
膽爲君侯一言乞念盛典不宜輕褻公議不宜頓廢
明示舉者曉以大義令閭里砥行布衣抗節鶉衣鵠
食岩居谷飲者項背相望一加咨詢盡是嘉賓濟濟

彬彬凡筵生色何至使頑鈍無耻甚者觸刑憲而蒙惡聲者辱邦君之席而羞縫掖之士哉昔縶纓之請小物也而孔子惜之矍圃之射末秩也而孔子慎焉今縣官憲老之典不輕於矍圃之射而膠庠康爵之設特重於縶纓之錫忝何不以珍重行之而猥云彌文哉夫厚風俗彰彝教苟無其人寧虛其位又惡用此彌文爲也狂瞽之言惟執事擇焉

荅王斋泉給諫

伊不佞曾一持仕版言邁大邦立馬夔門白帝間竊

承高誼之日久矣比明公登第文章氣節益聞所未聞至若碎首批鱗直聲動天地雖在古人猶思執鞭矧可當吾世而失明公哉苐沿江泝漢土雖接壤捫參歷井天尚一方脉脉之私惟有艷羨明公不弃踈逖枉書見貽雖異姓鶺鴒之旨實跫然空谷之音從此結納明公時通聲問好音相續臭味潛孚寧復以未同爲解耶王父母人旋附候伏惟蹔遵時晦益拓遠猷賜環在近鳴玉有期海内喁喁咸思沾濡臨楮無任馳念

寄王漢翀總戎

曩從友人王汝賢抵掌當代人士輒稱門下具有文武材畧盖心識之久矣比從黃健之扇頭讀門下近體二章初日芙蓉秀色可餐則又怪汝賢稱述之未盡也嗣健之奉訪即欲附一書幕府竊揣未同遂逡以止虞侯入沔乃枉箋書重之鼎貺將大將軍寵薦寒素繇健之知我耶抑昌歜之好有自來耶昔嘉隆之際屈指名將無踰戚將軍右者請纓鳴劍戚固自致青雲而游揚推轂則王元美汪伯玉諸人之力居

多故戚將軍不靳摳衣倒屣門下材符衛霍技冠曹劉高視獨步直超乘而上不佞推無文無能爲大將軍役者異日有緣短衣相從倘許厠諸典記之末爲大將軍勒石燕然雖無其材雅有其志惟門下命之虞侯竣事而還肅狀申謝黃健之感綈袍之愛且得攜細君以歸自千古高義若戚將軍則自治不暇矣一笑笑

寄張養晦藩伯

往王將軍健步還里匆匆附候夫以赫踸一片而寄

數千里之遥心與二十年之積想忘草野之倨侮寫
懊恨於懸隔懟則有之懟於何敢仁丈不以為討沈
直指戴星而過沅陵乃辱枉書重以隹刻兼識文素
統之悲仁人愛弟畧其瑕疵伸以久要弟小人哉有
禍心矣及讀秋夜見夢之作何物幺魔乃鬧寤寐將
意氣之投有逾把袂精誠之感不待彈冠至於誼重
連牀情深共被落月屋梁池塘春草片言悽惋淵鬼
含愁一字踟躕楚囚墮淚弟復何心能竟斯旨回環
把玩惟有感泣而已㵂使回再附尺[illegible]並謝遠既沈

直指云仁丈方為時楨幹未宜引退或俟賢郎中傷
當有開府新命弟野人也所聞於直指者當不虛矣

寄姜仲文大叅

曩庚辰辛巳歲獲與足下聚首長安謔浪笑傲連乙
逹丙致足樂也造物妬人雲飄雨散壬午乙酉曾兩
入都門足下皆以簡書他出酒壚雖近邈若河山迄
今二紀馬牛莫及每念舊游潸然涕下李雲卿公祖
從竟陵來出足下一緘二詩見示把玩有如覿面嗟
嗟仲文足下乃尚憶菰蒲中有落落如費生者哉自
費生交海內賢士大夫不少朝而刎頸暮而下石一
室之中尚為胡越轉盼之頃且有炎涼而足下持高
誼乃爾世人徒見仲文宦業文譽照耀一時而誰知
肝膽意氣久要不忘有如此哉昔虞卿解相印而急
魏齊子厚辭播州而讓禹錫千載而下政使仲文為
之復何難耶久聞足下起家豫章無從聞問適傳廣
文任彭澤敬附十行並扇頭數詩見懷足下有意為
楚游乎青油幕府願以角巾請見

寄沈上卿侍御

冬初聞有請告之疏且詫且喜其詫則謂夫長駕遠
馭舉足千里乘時豎立勉就勳業何至下襲幽人肥
遯之跡其喜則謂繇基善射不妨嚲息郎以年餘徘
徊子舍吾黨酒徒旦夕過從鐘鼎之業固為未晚嗣
後得王汝賢口信始知清恙已痊按部伊始此一舉
也副當宁勉留之意釋慈母憂悸之懷慰粤人挽留
之願釋沔俗猜忌之訛將不佞前所謂喜者為非而
詫者為是耶獨恨汝賢日夕聚首千里遣俟不以相
告坐成疎節昔人耻獨為君子豈以汝賢而不辨此

不佞犬馬之齒長矣於進退榮辱之途尚未能自判
然平康老妓見者欲嘔終不能塗脂傅粉以悅年少
如丈憐才推轂里人致士隗始當以汝賢爲急不佞
一貧措大肘無斗大金印安能以空文爲質發丈一
噱耳黃舍人行敬附起居楚粤隔絶而始致舍人一
函不啻上林帛書瘴雨蠻烟眠食自愛則野人芹曝
之私也其勿弁髦而弃之

奉朱虞言吏部

不佞自擯斥以來杜門謝客者十八年於此矣草野

侶儔重以癖惰故於里中尊輩一任疏節即顯重如
明公者復以未同爲懼自分於世長畢矣不謂明公
過以桑梓辱而存之徃傳民部上謁曲荷諮問頂李
崇明旋自京邸又道明公勤惓之意沈侍御書來復
娓娓不置云明公爲不佞委曲而圖其進取若哀其
窮而急收之者夫不佞何以得此於明公哉昔山巨
源之舉嵇中散也則結納在前韓康伯之薦吳隱之
也則名實克副不佞事乖昔賢明公愛逾徃哲靡因
靡緣莫推莫挽而昌歌之好似結念不忘篤將明公
眞有意湔袚之乎藉令推此心以待天下留落偃蹇
之人將何幽不照何鬱不宣邦有司直則朝多君子
即不佞一人之感可罷無論而要之明公高誼則不
可不知顧不佞年已迫衰不以駒齒汗血追逐風雲
而欲驤首長鳴於壠坂間即明公欲策之馳之恐誤
主者未若放之清泠處以曠邈補綴烟霞洒掃泉石
以待明公於里異日者明公甕虛衡軸小憇丘園東
湖西竺當奉盤血以從則不佞當别是明公藥籠中
一物耳直指人便敬附寸楮若云生平未覯猥以途

泥唐突尊貴則不佞無所逃罪臨楮悚亥

與劉起南給諫

尚伊與明公井邑相望而獨不得一覯顔色徃鳴騶
柢敝里藏星徃還又弗克追望仙塵迄今懊恨無已
時然間讀明公疏草忠肝義胆貫日凌雲意氣則汲
黯唐介文章則賈誼晁錯鄉之杞梓邦之柱石舍明
公將誰屬耶三載積薪物情扼腕頃聞新命衆志斯
孚且國政維新諸賢彙進矢卷阿之音稍山龍之衮
上裨主德下庇生民非明公今日事哉尚伊自忖六

同不當奏記每鄉里人回輙道明公高誼若有昌歟之好者緣譚孝廉北上敢以書謝孝廉美才績學冀執事加盼

與葉盧溪

今海內文士無過七閩閩士瓌瑰特達無先門下其間取上第掇巍科者歲不乏人乃門下獨落落不偶珠屢投而不顧玉三獻而竟抵如才士何盧溪雖儉於百里乎然化侏儒以禮樂易刀劍以牛犢求也爲之豈更他俟且武陵有桃源沅澧之間饒丹砂蘭正

借此修眞鍊性蕩胸怡目葛稚川陶弘景而在當羸糧躍馬以從門下又何歆然之與有弟吾黨狂士去皐比日遠回琴瓢瑟無所取裁他日明府以卓異見徵想不惜廻舟繞策一詣汚境則把臂入林尚有期也拙論褊心忤世不敢示人門下不以覆瓿而以災木藏垢謂何重以玄晏之詞又當爲世世實矣湘漁衡雲日遲好音以慰離索

寄黃賓王中舍

賓王無恙曩從燕邸識足下於管生所文弱秀雅體若不勝衣妄意足下游閒公子耳山中讀封事乃能抗言執政疏朝上相君夕解組若萬鈞之弩一發中的雖賁育之勇何以過之昔留侯須如好女陳平美於冠玉皆爲漢宗臣定太子策誅呂其功爛焉足下似之矣因憶不肖曾濫竽省闥時事多非不能抗疏從諸君子後乃論劾會稽趙先生以衰老當罷至令人疑爲江陵指授如足下名重於太山矣任山父還新安附此起居山父云與君家光祿爲莫逆交坐光祿得罪明府客游楚而囊愈貧唯足下念之

與李善夫光祿

自別都亭業踰兩紀人壽幾何堪此離索徃仁兄罷安慶守山公啓事而高臥不起如蒼生何將遠倩卓識嘗鼎一臠了無餘味耶弟鄉評士論萬不及兄徑徑一念或具體而微自宅先公憂遂掛冠長徃世不我求我亦無求於世茂林豐草豕覺自適安得南江北漢遂化爲嚴灘潁水也同年物故半在鬼籙曾宗伯年逾七十猶戀戀平津相邸聞其易簀時尚勅舍中兒治裝卒之身死名穢阿堵中有金錢八萬盡爲

倫兒竊去此翁娓娓名理尚爾狠狽何論其他以此
益羨仁兄之高也偶小价之沅州訪舍親王都護附
此為候計仁兄泊浮之興無損疇昔而紅顏白皙當
亦少減弟顛毛種種矣未卜此生可得一握手否若
千里命駕則涉江而采芙蓉彼此未遠也

荅周仰南叅知

曩泰之役以奔走餘閑謁明公於里授粲行酒高義
無量去之十餘年缺然不報即又不能以尺一之函
通候門墻非人哉然每聞明公懸車之樂長公繼美

之賢未嘗不踴躍以喜其跡退其心則邇計明公之
結念賤子亦猶此矣伻來拜命之辱玉屑金聲高言
蒲褚既申之以縫綣又重之以庭實復不鄙而徵不
腆之詞越人章甫愈非所習然業已拜賜其曷敢辭
徐之旬月當有以復典記也承示長公試草神龍天
馬矯矯多奇有子如此明公安往而不樂哉

荅王君寵少府

郡内以同年稱遠者無論即近者亦若存而若亡矣
自癸酉迄今三十餘年獨翁與吕翁若二華高撐雙
松並挺而不佞弟亦以培塿之質蒲栁之資頡頏丹
崖碧水間真覩記所未有者盛事不可虛擲流光不
可虛度尊諭云云實獲我心但賤體偶爾失和尚未
對客城南之約乞寬以數日如供張已具不佞弟不
妨青精飯代紅梁醞也

寄由漢中

僕之始拜漢南也諸縉紳游門下者咸為僕色喜謂
門下今之賢大夫也子之行必有合者迨僕抵任而
竊怪稱述者未盡也大都門下平如水直如弦停泓

如淵煦育如陽春僕臭味偶同遂成莫逆而門下方
且隆僕以禮貌接僕以退讓僕小人也儼然當之然
得一意展布其愚行其胸臆庶幾風夜可無大戾實
惟門下左提右攜不謂主計者披舊罪而討之也報
至之日室人交讁謂柰何博此惡聲負門下以去即
僕無以自解而門下猶復憐而存之慰藉窮途清觴
祖道悽惋欲斷則門下誠古人哉而柰何卒負以去
也行時大醉踉蹌走三十里而別日暮酒醒恍忽如
夢寐中享然非醉恐亦不能徑別弟飲河之量不勝

大晉耳廿七日詆石泉從水程徑由紫陽趨與安與周參知一飲而發從此去門下日遠矣七尺之軀已付泉石自分餘生無足報荅知已但日祝故人旦暮樞要實爲分華割榮不淺也

寄楊以德中丞

不佞伊天之僇民也因緣際會謬厠賢書比濫竽瑣闥猥以糠覈居先蜀之役又竊祿大邦種種馮𩕄徼寵非一末路逡巡伏處蓬藋雲泥異分白首如新以此一端殊爲悵恨大都仕宦譬諸行路遠或百里近或一舍甚者跬步而止至若章亥之步窮無窮極無極足力所竟安有量哉則翁丈今日之享受是也楚粵各天壤地相接適有便鴻敬上短札爲候憲府尊嚴極知唐突三十年世講之誼或不以爲訝

寄龍君御

足下抱經緯之才負覇王之畧陸沈廿載雄飛一旦弟雖無冠可彈聊假扇頭雜詠以代鐃歌鼓吹之曲不謂老伯母遽焉仙逝頓使祿養之榮轉爲風木之感大浸稽天不克走一力爲唁罪人哉前是得內弟張郎書知足下讀禮以來聲伎都屏栖心玄室壯哉君御安得此慧劍一割昔郭璞有言人生稟受有數恒恐用之不盡此英雄欺人耳及覩王敦開閤放婢事乃知豪士作用自殊今不圖復於足下見之奇人奇事真千載不爽也弟半百之年已過其五髮且毿毿白矣晚有子息足娛桑榆景向來妾婢俱悉遣去室無訴誶覺耳目爲清近搆郭內田一區在報恩寺傍廣輪可五十畝乃故司徒傳公別業也因高爲臺因下爲池種魚千頭植椰百株傍有稻田悉皆種秫舊有樓三楹郡城當其前題曰雲雉樓樓後有古栢數株扁其堂曰壽栢堂旁建一菴曰慧福菴奉六士其中左右翼以周廬數楹而冠之曰半竺園蓋地之勝與寺各占其半短墻茅屋雖無雕繢奇麗之觀而地寬廣足寓目須足下各爲我作聯數副或五七字以至二三十字仍求大幅一詩將梓而傳之爲子孫世寶足下幸勿我吝

市隱園集卷之二十三終

涔陽費尚伊國聘父著
皖上劉若宰胤平父訂
黄岡王一翥子雲父
同郡張　熙學修父
張應斗伯生父較
男之巽申甫父編

書

荅尹乾泰中丞

尚伊年未逾壯即從翁於京邸五陵裘馬深以倚玉爲榮嗣後翁騁逸足於康莊而伊崎嶇於羊腸鳥道中雖顯晦殊途翁不以疏賤見遺每一握手情好倍親殆四十餘年猶一日也頃翁以眉壽養重東山如蒼松古栢挺拔於千仞之峯而弟亦以樗櫟保其天年得徜徉於一丘一壑之間則翁餘庇之及也乃辱翁存注翰貺遠頒重以瑤篇琳瑯滿紙情文並縟就中描寫交情感念疇昔自非錦心繡口宜不及此乃獎藉過賔祝願彌深則非伊所敢仰承惟有銘之五内而已從還遣冗裁謝擬二月中挾一葉舟訪翁於漢上芳洲草色想不厭狂客也臨楮無任瞻遡

寄太宰周敬翁書

先皇晏駕主少國疑人心搖惑物論紛紜譬罷棋不定累卵方危翁直取辦呼吸旋以鎮定大明中天群狐屏跡霍子孟之擁昭立宣狄梁公之反周爲唐方斯篾矣道大莫容功高不賞讒人交亂流言俄至臧氏之子初何能爲翁遂翩然求去不俟終日此於翁高蹈遠引之跡得矣其如社稷蒼生何聞八騶抵里敬馳一力爲候有如天心示警公歸有期内冠台司外總戎務爲時砥柱作邦具瞻翁雖欲保全東山未可得也請洗耳以俟

又

前家弟歸道翁盛意欲令里閈諸縉紳約會於景沔之間脩荀陳之故事嗣嵇阮之高蹤甚盛舉也而良覿難得佳會竟虛桂楫空浮籃輿不往徒使江花岸柳水鳥山雞咲人寂莫乃知翁延攬天下賢士大夫固易而結納於梓里親故知交輩固難天下賢士大

夫欲望翁顏色而奉亥唾者固多而梓里諸賢謁閽於門墻之外者不少也倘前盟未寒尚當笑蹇以從

又

友人有携翁約言見示者去汰去浮在沔尤爲對症之藥近與小壻陳中秘復爲翻刻就中稍簡約其詞欲令迷者易悟遠者易傳且邊幅小窘易於印刷粘貼非敢擅自竄易也近郡侯徐公亦刻有五篇說移風易俗大旨亦與翁合俟刻成並呈尊覽

寄戸侍陳志寰書

伏聞新命晉陟司農暫借南都根本之寄行膺内庭端揆之司公席卿階增里門之勝事太山北斗壯元老之具瞻允副群情卓爲時望尚伊自卄下走謬附英游荷高明特達之知良非一日感忌難周旋之誼迥異乎時祁奚胱叔向之刑晏嬰贖越石之罪代豈無人翁實生我剏洒佛門之甘露已蒙分俸於榮須潤涸轍之枯魚復荷投瓊於亟餽貧兒暴富壚頭酒價應償寒谷頓春河上草堂堪葺郤且不恭感媿無極敬遣一傔代候萬福憶漢浦之仙旌無從把臂望江干之晝舫徒爾馳神

寄禮卿何昆翁書

伏以上臣秉軸際五百年豪傑之昌期元老添籌延八千歲春秋之景福惟位望仰同乎稷契兼年齡上接乎籛鏗恭惟閣下鳳麟儀止龍馬精神昴宿鍾英抱黼黻經綸之蘊箕星炳燿爲文章禮樂之宗瑞靄千重玉笋班中傳刻漏形雲五色葢珠宫裡聽鳴珂時維九月挹清露於瑤階候値千秋擣玄霜於玉杵天優名碩南極流輝帝重耆英中台動色瀛島蟠桃纔熟鶯探擷於群仙上方朋酒初成許傳宣於中使剏人主呼嵩之後正相君開閣之時周室生申允資岳降商宗相說不待形求瞻巖石於中朝榮添漢幄聽歌鍾於北里福備箕疇令子班衣杯泛金英堪却老門生絳帷觴浮玉液更延年歡動簪紳慶關宗社尚伊誼聯桑梓臭切芝蘭欣逢初度莫効鳧趨喜際芳辰徒深雀躍敬馳寸楮用祝長春伏願永奠河山長爲柱石甌金帶玉竟中書三十四考之勳補衮調羹翼聖朝億萬千年之曆

奉覲宗顔公祖書

郢雖湯沐邑而七城之屬凋敝特甚自祖台下車還定安集天下雖多事而此無折竿持挺之慮海内雖乏財而此無折骸炊骨之憂仁心惠問則祖台所涵濡者深而蔭庇者廣也夏屋春臺民方倚賴而黔土不寧遂有新命震隣之驚危幕之棲須黔始息肩而楚方怖席全楚之稚護者大一郡之保障者小縣官既用方叔伐鬼方自不能以寇恂借河内廟堂之遠識淵筭固未易窺測也尚伊泥途賤質屢荷湔祓拒衣方切折柳空殷仰惟揆文奮武弘此遠畧旦晚建牙開府彈壓楚疆無任瞻溯

賀督學葉玉壺公祖書

側聞簡命晋陟文衡恩在閶闔絲野擅桑麻之利教存函丈青衿占桃李之榮名高五馬瑞集三鱣恭惟老公祖道學淵源文章山斗孕兩越三吳之秀讀九丘八索之書奮翼鬼料含香粉署次公治郡方儲鼎鼐之司劉向傳經忽藉鑪錘之手人心共快士類同歡朗鑑懸輝物有妍媸而必照洪鐘應響扣無小大而皆鳴選良材於楩楠杞梓之間待飈待劍識逸足於牝牡驪黄之外受策受鞭日有課月有程前含列生儒之席左則圖右則史後堂絶鐘鼓之聲居曾子於武城一時師範鑄顔回於洙泗百代宗工信協群情允孚公論尚伊厠身大廈久荷栽培寓目新除倍臻愉快顧龍門雖近而驛路尚遥莫效凫趨久羈燕賀自取不恭之罪難逃後至之誅伏願中行表俗大雅維風坐春風而人知趨向改玉改行沾化雨而士奉周旋遵道遵路歐陽脩之正文體曾何讓乎昔人董仲舒之號儒宗庶復覩於今日作時標準爲世羽儀伊臨楮無任欣忭

與周仲符書

自春初一札後長安不翅天上矣聞郢報知以新命榮授蓮幕五陵裘馬三市鶯花出則參大府之謀畫入則奉高堂之色笑昔魏公子處江湖而戀闕空遥周大夫苦行役而將父莫遂古人之所難明公之所易其爲娛情滿志宜何如哉惟是蓬蒿故人生事寥落東壁之光既杳南隣之跡亦疎翹望台光徘徊遠

道徒有調饑之懷而已北鴻偶便聊附短札大司空德隆望重行正宰席倉卒不敢奏記嗣當耑恭過庭有暇乞叱名道意

荅別鳳藻明府書

靈陽古徐沛地而今湯沐邑也陵寢重地舟車孔道當事注念寵借高賢運利刄於新硎馳輕車於熟道馴雉懸魚何讓古人而猶結念親故不廢音問踈賤如伊亦儼然拜貺之辱推此心也寧有屯膏壅澤哉棠陰久垂瓜期已及璽書徵拜當在旦暮要使皇路

淸夷虜塵不擾田野耕農拭目以俟不佞昔有靈陽之讁若在今日則台丈我長吏也吊故沛之遺宮問高陽之舊里可少慕中狂客哉發翁一噱

荅陳伯玉中翰

十月朔日書奉伯玉足下伏承遠札感念睽離情至之語不減賓家機上錦也所示選事聞前此光祿鈌頗多想足下入都稍緩爲有力所奪中翰清華天上仙班相公推轂良爲有見大官良醖殊不足戀也至若長安天遠虜氛日熾彼絕裾叱馭之子豈徘徊於

里合鳴劍請纓之客肯躑躅於疆場哉男子弧矢四方丈夫効節官下巢許稷契固未可同日論也不佞潦倒如昨幸酒懷尚壯詩思未枯近修理市隱園澆花種竹頗堪娛目濁酒一杯枯棋一局以此送日不知老之將至别諭云云見獵不無喜心死灰終鮮燃理若賣田而赴彈冠之會又非本懷且恐爲識者鄙足下諒之鄒南老白首同袍頗能見憶譚海澄姜萬安回頻頻寄聲前書徑達或不至扞隔劉起翁慎畬恐書中别有關說也見王錢二丈乞致意一榜兩魁

大爲郡人吐氣琢玉丈並此申意

迎大參陳莱玉公祖書

帝眷忠良行副登樞之寵代資名碩先膺執憲之榮黔黎喜切於雲霓湛濊恩同於江漢恭惟老公祖珥海鍾英崑池毓秀通今傳古蘊命世之奇才緯武經文抱匡時之偉略琦行瑰意蕙質蘭心蚤薦賢科歷登華貫論兵畫省冨籠貊豹畧之奇作鎮雄邊奮雷厲風行之勇文章卓爾牧桃李於公門閥閱嵬然策驊騮於遠道惟賢惟技載引載遷幸明王隆湯沐之

邑斯高賢領節鉞之寄聽郢歌而賦曲和彌寡而調彌高蒐雲士以陳兵士日强而師日練仁言代鈇鉞寧憂聚螭之聲闔澤遍閭閻頓起瘡痍之色雖請纓鳴劍氣壯吞胡而省訟輕刑志先安內睠茲澤國久田波臣地為從來駐節之鄉民兢頊者搴帷之暮瞻雲每切望日愈殷遜矣壺漿豈忘情於父老遐焉竿牘輒奏記於閽人莫效鳧趨聊申燕賀嚴霜蚤布正登車攬轡之辰法曜高懸斯頁弩摳衣之日

再寄鄒南皋少保書

新君嗣服元老柄用社稷蒼生倚賴方切道大莫容柄鑿不入遂使大寮懷易退之思高賢堅遠引之節雖新銜改玉賜金乘傳優　之典主眷彌隆而世道人心從可知矣惟是怡情綠野抗志青雲進則秉鈞當軸輔翌人王退則鳴琴鼓瑟教授生徒理學淵源文章爾雅不朽有三翁其兼之他日傳名臣傳儒林傳文學者且犄書不一書此又何必長縻好爵久擄華津哉姻黨姜君作宰萬安去龍門甚近輒敢託以為候令真心實行質有其文不但可為郡邑佳吏亦足備門墻高足倘蒙甄拔是孔門顏閔由賜之亞雖進而教之伊無任均荷

奉憲副王公祖書

恭惟祖臺千秋司馬一代人龍架插麟經見羨墻於衮鉞榜魁象郡長聲價於枌榆萬里起鵾鵬既剷滇南之羽千金收騄駬仍空冀北之群紛署含香懸郎星而朗照清曹覩草映卿月以長明用蜚明允之聲特簡澄清之寄惟茲荆土為楚名區式簡朝賢爰置重地煌煌纁斧瞻依慰南國之思燁燁衮衣寤寐叶

東人之望端方表俗威如秋隼乘霜寅畏持身清若春蘭綴露壯蜀門之鎖鑰屹楚甸之金湯尚伊泥塗賤質樗朽微材只尺龍門鳧趨未遂參差魚素燕賀長覊敬奉短書借呈華幄無階御李空馳擁篲之懷有路識韓尚抱執鞭之願

與蕭學甫明府書

不佞伏處泥途日聞明府佳政當路屢列薦剡託在交游無任色喜但一文不取故人貧薄不無觖望客謂明府昔為廣文反富時有寄贈今為邑令反貧一

Z121.7
17.5(23)
ZW 21101000823416

無推與不佞云惟廣文宜貧而富也故能省餘以及物惟邑令宜富而貧也安得瘠已以肥人彼一時此一時愛明府者宜何居焉客慙而退茲爲明府誦之計當發一笑耳久不聞問老友萬一我從劉侍郎之白下復致短札貪士易爲德明府何以處之勿謂不佞善爲明府解而又重爲明府累也

市隱園集卷之二十四終